

英雄横空出世，他整合最大的利益，
他汇集最大的能量，他带领天下找回辉煌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力挽狂澜

奎文阁 著

LI WAN KUANG LA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千山残雪 奎文阁 著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铁血中原 奎文阁 著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群雄逐鹿 奎文阁 著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风雨飘摇 奎文阁 著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力挽狂澜 奎文阁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千山残雪

奎文阁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铁血中原

奎文阁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群雄逐鹿

奎文阁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风雨飘摇

奎文阁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力挽狂澜

奎文阁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英雄横空出世，他整合最大的利益，

他汇集最大的能量，他带领天下找回辉煌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力挽狂澜

奎文阁 著

LI WAN KUANG LA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G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曾经傲视东方，繁华冠绝天下，历时三百年的

大唐帝国，遭受着内忧外患的侵袭，危机四伏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风雨飘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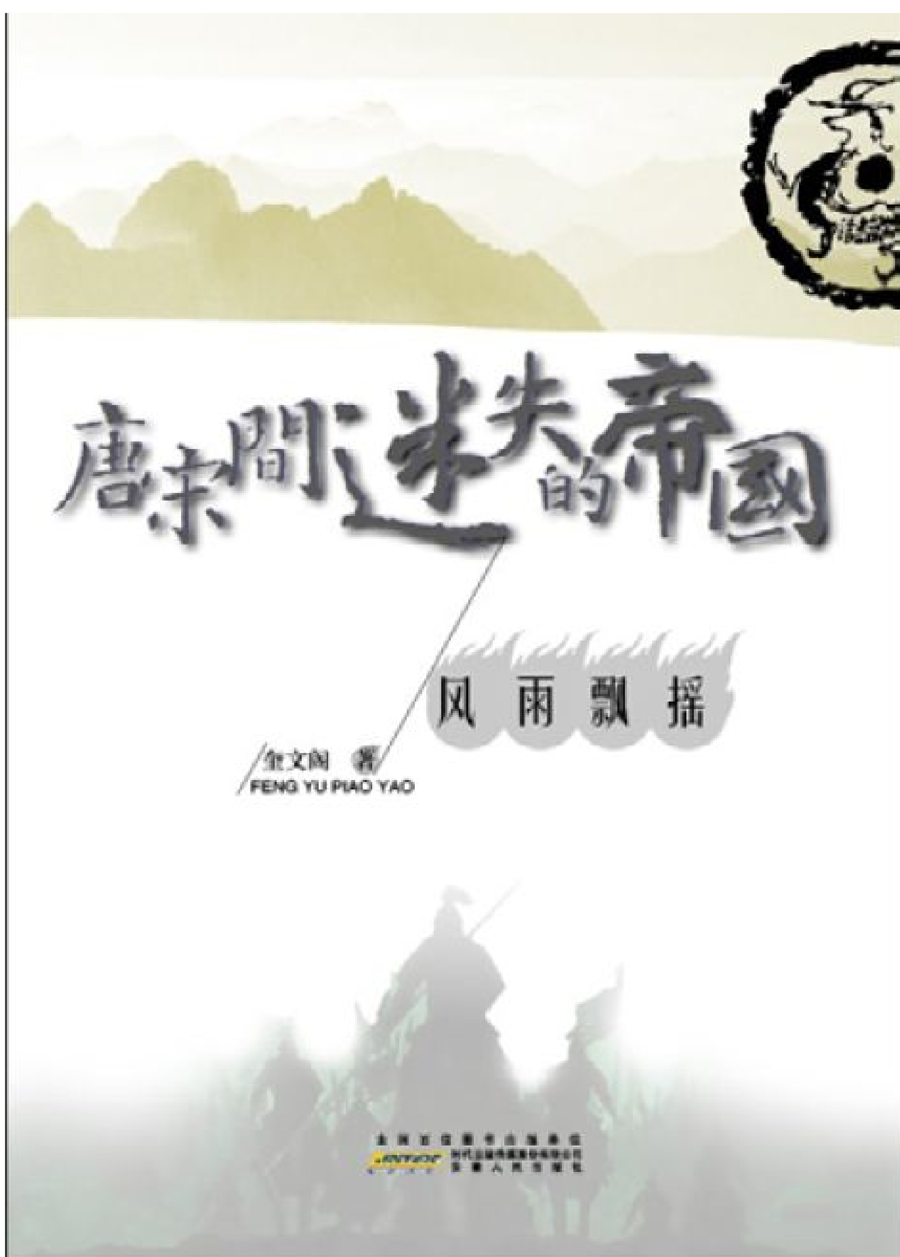
仝文阁 著

FENG YU PIAO YAO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1, 风雨飘摇 / 奎文阁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12-06341-2
I. ①唐… II. ①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299号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1：风雨飘摇
作　　者 奎文阁

出 版 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胡俊生 梁明德
责任编辑 胡俊生 侯芙瑶
责任印制 刘 银
装帧设计 王 艳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8 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A 座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120 010 - 64267397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00×96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4 月第1 版 2013 年4 月第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2-06341-2
定 价 28. 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1, 风雨飘摇 / 奎文阁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12-06341-2
I. ①唐… II. ①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299号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1：风雨飘摇
作 者 奎文阁
出 版 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胡俊生 梁明德
责任编辑 胡俊生 侯芙瑶
责任印制 刘 银
装帧设计 王 艳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8 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A 座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120 010 - 64267397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00×96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4 月第1 版 2013 年4 月第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2-06341-2
定 价 28. 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1, 风雨飘摇 / 奎文阁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12-06341-2
I. ①唐… II. ①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299号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1：风雨飘摇
作 者 奎文阁
出 版 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胡俊生 梁明德
责任编辑 胡俊生 侯芙瑶
责任印制 刘 银
装帧设计 王 艳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8 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A 座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120 010 - 64267397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00×96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4 月第1 版 2013 年4 月第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2-06341-2
定 价 28. 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序
一、残唐末路
1．山河破碎谁做主？
2．劳模将军
3．农民的力量
4．满城尽带黄金甲
5．我要投降
6．李克用想为人所用
7．战京师
8．刺史的约会
9．朱全忠要为自己拼搏
10．末路
二、天下烽烟
1．要命的宴会
2．瘦皇帝与肥太监
3．此去故国已成空
4．门前雪不得不扫
5．吞并河阳
6．闹市之中得子房
7．门前雪不扫不宁
8．决战秦宗权
9．河阳的确好地方

序

在第一个公元千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曾经雄踞东方、傲视世界、领袖群伦的大唐帝国，历经几百年的繁华之后，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走到了王朝的终点。

东起渤海西至天山，北临兴安岭南达苍山洱海，幅员辽阔不知几万里的大唐帝国；物产丰饶，交通天下，百业兴茂的大唐帝国；三教九流，人文荟萃，种族融合的大唐帝国；通商通海于四邻远邦，使团往来于水陆旅途，文治武功矜伐于欧亚大陆的大唐帝国。这样一个大帝国崩塌了，难以想象其衰亡之路是何等的痛苦！更难以想象，失去中心与重心的土地上是一番何等的乱象！

其实从末唐时代，天下就进入了一个大变局。从历史料可知，这种大变局从来不会是一个以新汰旧的自然过程，而是充满暴力、血腥和动荡的残酷争霸战。

天下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与混乱。

这种乱在格局上，是以中原地区的军阀争霸、边疆地区的部族整合、大系统的能量异化与分化为主要特征。

局面错综复杂。

这种乱在时空上，是以此起彼伏、更替变换、交错叠加为演变脉络。

动荡漫无边际。

乱了几十年后，大宋王朝的确立与崛起，才使华夏文明再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生机来之太不易。

唐宋之间历经五代十国，随机兴灭的区域政权不下百数。直接的后果是上下失矩、四分五裂、乱象丛生、百业凋敝，帝国陷入了迷途。

五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国历程中的迷失期。

五代是帝国各种矛盾积累酝酿激化冲撞的混乱期。

五代是传承皇权核心道德文明史的断裂破碎层。

五代是弱肉强食、争权夺利、武力泛滥的角斗场。

五代是贵贱颠覆、社会洗牌、人欲横流的大赌局。

后世人们对五代诟病颇多，或许由于五代缺乏精神与理想，更多的是眼前利益的攫取与纠结。

诟病五代于事无补，探究五代社会运行的机理还是有些价值的。

社会运动的重新调整，是否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五代乱之深、乱之久、乱之广，令人欷歔。

李唐藩镇割据的行政及武备配置，为五代时期军人大佬成灾种下了祸根。

有枪就当草头王的军阀意识，导致了五代时期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的战火与战乱。

缺乏公义旗帜的犯上作乱，从埋葬李唐那一刻就成了传染全社会的病毒之源。

因此，五代很乱，乱得很自私，乱得很无序，乱得很恐怖，乱得很无奈，乱得难以止息。

在那个遍地是机会、满眼是诱惑的世界里，手握军队的军头们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乱世纷争，沧海横流，大道理的苍白、残破与更生，小人物的人性、操守与求生，交织在一起而异彩纷呈。许多影响和塑造历史进程的强人出现，许多道德变异、行为古怪的小人物登场。

解读历史，循着事件入手比较容易，也有血有肉有意思。探寻事件离不开人物命运，关注动机与结果会增强立体感。说起五代的故事，人物太多了，数不胜数。欲做“青帝”再造世界的黄巢，志大才疏的末日皇帝唐昭宗，狡诈胜过曹操的朱全忠，骄傲勇武的李克用，偏据一方远交近攻的钱镠，野心勃勃窃取四川的王建，雄姿英发后继乏力的李存勖，统一契丹八部的耶律阿保机，背了几千年割地卖国臭名的石敬瑭，历经数朝政治斗争而屹立不倒的冯道，傍依雄豪的落魄士族敬翔、盖寓、葛从周，英明神武却英年早逝的柴荣，宏阔豪迈定分止争的赵匡胤。这些“大人物”纷纷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将偌大帝国推向深渊，再

掀向峰尖。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所谓“大人物”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做？过程怎样？后果如何？

历史是在大势中运行，但历史又是由一个个激荡激越的大事件与异彩纷呈的小细节和巧合所组成。潜行其里，穿越其中，细细品味，滋味无穷。

五代的大冲突点在哪里？我们试着一一剖析。

两晋之后也是乱，且乱了很久，据说也是道德世风江河日下，可是那时候还有名士。五代几十年，为什么连个名士都没有，连篇像样的文章都没有？我们试着条理评说。

衰朽的大唐帝国覆灭，是打烂了一个旧世界，而五代的取而代之，则是陷入了一个更加罪恶的旧世界。五代有没有创造和建设？我们共同来探究。

五代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为春秋战国？因为藩镇不是分封的相对独立王国，没有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基础。军阀为什么不能一呼百应、席卷天下？因为军阀不是旗帜鲜明的新时代的创建者，对老百姓没有吸引力，对摇摇欲坠的老皇室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具有革命的进步性。

五代打烂了一个腐朽没落的旧世界、旧帝国，但开启了一个更腐败、更血腥的新世界，一个个粉墨登场的领导者无法找到一个新体制代替已覆灭的大唐帝国。

五代之乱源自于大唐帝国太庞大、太系统、太发达，大唐帝国坍塌之后，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真空难以填补，难以迅速出现一支独大的力量来取而代之。如东汉之后、清之后莫不如此。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能把旧帝国的遗留能量消解，新生力量曲折孕育，才会再次走向整合。历经末唐五代，政府、军阀和农民起义越来越深地破坏了社会的人口、生产、经济和文化，社会不堪重负，承载力和消化力越来越小，所以五代的动乱，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内涵，直到折腾不动了为止。

五代的变形与异化，是进步还是倒退？是不可或缺的过程，还是本应免却的噩梦？五代是封建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变异的一个阶段，其负面

影响是将人性中个体对群体的破坏，个体对个体的破坏的阴暗劣性彻底释放，使进化的修正和回归变得异常困难。这也是宋代立国的背景，是摆在赵匡胤面前的大难题，以至于宋代过分地反思了唐代的多元与开放的弊端，从而是摒弃多元文化而追求思想统一的深层次的历史动因。

五代的话题太多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品味。

一、残唐末路

1．山河破碎谁做主？

末唐的颓废与残破令人产生无限的惆怅与伤感。颓废与残破的末唐引起此起彼伏的内忧与外患。曾经傲视天下、雄霸东方、隆盛之巅的大唐帝国威风扫地、风华不再。终结了一场流连回味的美梦，坠入了另一场望不到尽头的噩梦。帝国天下从此陷入了深深的祸乱漩涡不能自拔。到底谁才是拯救这场梦魇的主宰？

冬天。

每隔三百六十五天都会准时到的冬天。

这个冬天有什么特别吗？

有。

这个冬天更早更寒冷。

这个冬天似乎携裹来特别的寒意与特别的冰冷。

至少在一个人的心里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人正坐在一所大屋子里。

一所富丽堂皇暖融融的大屋子。

一所天下独一无二的大屋子。

一所既空荡荡又压抑的人透不过气的屋子。

一所台阶高耸、廊柱巍峨、雕梁画栋、门窗华丽的殿堂。

这所屋子是大唐王朝的皇宫议事大殿。

天下独一无二、威风八面的皇朝宫阙。

冬天的标志之一是风，强劲的北风。

北风打着呼哨，越过崇山峻岭，穿过草地大河，强劲地扑进了千年古城长安，似乎要将整座城池连根儿拔起、吹走。长安城高大的城墙也没能阻挡住北风的冲力。城内偌大的楼宇建筑群鳞次栉比、连绵起伏，这是唐皇宫，甬道华丽，门匾庄重，庭院深邃，台基广阔，廊柱巍峨，

重檐高耸，砖瓦精美，这所宫城尽显了大唐王朝的皇家气派与权势威严，也代表了曾经是当时世界上顶尖级的建筑工程水平，这是实力的象征。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是一百多年前的往事了。现在偌大的唐宫城在寒冬里显得十分寂寥。皇宫大殿高高挑向天空的檐角只能将风头劈成丝丝缕缕，兽头瓦当下的铜铃在风中胡乱地摇摆，发出稀稀落落的声音，时高时低的透过薄薄的窗纱钻进殿内。



殿堂中央有一座高大的青铜暖炉。暖炉呈三层宝塔状，四壁镶金镂空，琉璃重檐覆顶。暖炉里木炭的火苗旺盛地燃烧着，炭块不时发出轻微的炸裂声。跳跃的火光映衬着大殿的四壁，影影重重，亦幻亦真。这座暖炉似乎就是这所大殿的心脏，在孤独地跳动。

殿堂内不止一个人，大约共有五六人。北面高高的龙椅上坐着一位

十二三岁的少年，眉目清秀，身材有些单薄，勉强能够撑起躯体上的龙袍，龙椅因此而显得有些空旷。这位少年就是唐僖宗李俨，他刚刚继位不到一年，这一年是公元874年。过去的一年中，李俨的身份从一名普通的藩王瞬间变成了万人朝拜的皇帝，而且是大唐帝国的皇帝，是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的最高君主。末唐的太子制度基本荒废，在变幻频仍政局动荡的时局下，谁也不知道下一任皇帝可能是谁。老皇帝活着时不能掌控朝政，驾崩时也无法左右身后的局面。新皇帝大多是稀里糊涂地走上了新岗位，来不及熟悉情况，更没有时间进行预习和培训，只有靠干中学、学中干，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李俨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属于毫无思想准备的新皇帝。

皇帝与藩王的差距自然是巨大的，其工作量、工作内容、生活制度也是截然不同的。皇帝虽然地位高，可是藩王可以自由自在，吃喝玩乐不亦乐乎，没有那么大的责任压在头顶上，也没有这么多工作等待处理，更不必面对这么多烦人的事和烦心的人。尽管老皇帝懿宗临死前在遗诏中评价李俨“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把他夸得跟朵花一样，这些不过是制造舆论的烟幕弹而已，李俨有几斤几两他自己心里清清楚楚。正在自由自在衣食无忧做藩王的李俨，突然接到诏命，让他做皇帝。李俨感到脑袋“嗡”的一下，半晌没有回过神儿来。他知道皇帝这个位子不好坐，因为他看到了他父亲懿宗的辛苦。所以李俨根本就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也毫无思想及技能准备。当了皇帝的李俨并没有欣喜兴奋，反倒觉得天天在这个椅子上坐着，疙得屁股疼，不如做藩王时自在好玩。在过去的七八个月里，每每坐上这把椅子后，李俨脑袋就走神儿，胡思乱想地琢磨些乱七八糟的事，借此打发难熬的时光。

可是今天小皇帝没走神儿，不仅没想乱七八糟的事，简直是脑袋空空，任何想法都没有。李俨不时地左手指头摆弄摆弄右手指头，或者右手指头摆弄摆弄左手指头，眼睛盯着铜炉里的火苗目不转睛。火苗映照李俨的眼睛，黑黑的眸子发亮又有些飘忽不定。皇帝对面隔着铜炉还坐着五个人，这五个人个个神情凝重，低头不语。时间一分一刻地流逝，

漏壶的滴水声清晰可闻。过了很久，仍然没有人说话。不仅无人说话，反倒都把脖子往衣领里缩，还有人不住地打着寒噤，似乎厚厚的锦绣棉袍里揣着北极的冰块。

李俨看着眼前这些人，忽然想起了他父亲老皇帝懿宗在临终前的遗言：“做皇帝的日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想到此处，李俨愈发觉得今年冬天特别早特别寒冷。

天气的寒冷，侵袭人的肉体。内心的寒冷，却在掠夺人的灵魂。

寒冷的原因是缘自于几案上堆放的一堆奏折。

这些奏折每一份都是八百里加急。

这些奏折每一份都重有千钧。

这些奏折每一份都令人心惊肉跳。

第一份奏折是魏博藩镇节度副使韩简十天前写来的。内容是原魏博节度使韩允中病故，军中无主。韩简受魏博驻军拥戴，被推举出面负责料理魏博藩镇事务。韩简作为藩镇留后，正等待朝廷委派新的节度使到任。韩简奏折内的语气虽然不失礼数，但谁都能感受到奏折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迫人气息。魏博藩镇素来军兵强悍，父子兄弟世代为兵，姻亲关系复杂纠结，如果处置失当将后患无穷。韩简是韩允中的儿子，并不是个太笨的人，也不缺少做节度使的必要条件。奏折中透出重重逼迫与杀机令室内空气似乎凝结了。

第二份奏折是西川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八天前写来的。黄景复向朝廷报告南诏聚集大军进犯西川。在争夺大渡河的战役中，唐军苦战几仗，虽然抵挡了一个多月，终因西川援军不至，寡不敌众而溃败，大渡河失守。南诏现已进逼成都，成都沦陷在即，军民告急。成都告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都有可能守不住。成都守不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京畿长安西南屏障的垮塌。

第三份奏折是天德镇守一个月前写来的。报告西北的党项、回鹘大肆寇掠，唐军不敌，损失惨重，天德镇制有被消灭的危险。党项总是不肯臣服，从来是剽悍难驯，对唐王朝即使有短暂的恭谨，也不过是表面做戏，骨子里总想称霸一方。

第四份奏折是感化镇守五天前写来的。农民起义军烽烟四起，斩关夺粮，劫掠富豪之家，州县衙门束手无策，屡遭杀戮，徐州危在旦夕。感化军素无军纪，哗变生乱几乎是家常便饭，现在又遇到民众暴动，不知道局面会演变成什么混乱地步。

第五份奏折是商州刺史王枢二十天前写来的。由于朝廷拨付的军费开支迟迟不能到位，军中及衙门财政难以为继。发不出军饷，士兵和衙役往往开小差做小买卖，不正常出勤。王枢为了开源节支，于是将向农民收粮食兑付的价钱减少一半。不料这项措施引起民愤，老百姓冲进府衙用棍子将王枢痛打一顿，在群殴中，两名官吏被打死。

正在殿中人都默不作声的时候，突然，屋顶上一阵“骨碌咣当”之声。僖宗皱着眉头看了看身边站着的值班宦官，那宦官马上明白，一溜小跑出得殿门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那值班宦官回来了，低着头奏报：“启禀万岁，是屋脊上的神兽塑像被风吹掉下来了。”众人齐刷刷拿眼注视了那宦官片刻，然后又都不言语了。僖宗看了看奏折，看了看炉子，又看了看几位大臣，咳嗽了一下，怯生生地说：“众位爱卿，这些奏折已经积压了很长时间，你们倒是说说应该怎么办啊？这么多难事都堆过来，总要有个对策啊。”

那朝堂上都坐了些什么重要人物呢？

这种场合的参加人一般都是宰相一级的人物。

按照唐朝制度规定，宰相权力分割在中书省、门下省及尚书省。中书省的最高长官称为中书令，其下设两个副手称作中书侍郎，再下设有七八位中书舍人，中书舍人负责拟定办文办事意见。门下省的最高长官称作侍中，设有两名副手称为侍郎，再下设有给事中若干人，给事中负责核对诏命的合规合理性，属于操盘手。尚书省最高长官称为尚书令，其下设有六部，各部最高长官称为尚书。中书、门下、尚书的建制合起来称为“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负责对拟决策的事拿主意，提出办理意见，呈皇帝同意后，形成敕命，送门下省复核，如无异议，则由尚书省的六部负责正式实施。当然，这其间，皇帝有否决权，门下省也有不同意的权力，尚书省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这是三省六部的日常职责和

运作方式。唐朝在三省六部制基础上又发展出了议事堂制度。议事堂是决策军国大事的正式机构，属于最高权力机关。所以，唐朝的决策方式还属于真正的“议”，议事有固定的场所和程序。议事场所即政事堂，政事堂分正堂和后院，正堂是宰相们集体办公和开会的地方，后院是秘书处办公起草文件的地方。到了中唐以后，议事堂制度稳定下来，其实是将三省的长官聚拢在一起，召开联席会议，是一种群策群力的工作制度。应该说这种工作制度既有民主也有集中，议事氛围比较宽松，最后形成的方案也多属于优化结果。如果不经过政事堂讨论，皇帝自行决定发出的诏命是无效的。由此可见，唐朝决策程序有一定的科学性与严肃性，宰相具有很高的地位，皇帝只是决策程序中的一个环节。皇帝朝会文武大臣时，给宰相还设有座位和茶水，允许坐着议事，精神待遇和物质待遇都比较高。后来，宰相不仅仅指三省的正职长官，包括了六部长官以及诸如拥有参知政事、同平章事等头衔的人。如此环境下，不同意见一般可以允许发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议事者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唐朝在前半叶的辉煌发展与其较宽松的政治策略密不可分，其中，帝权与相权关系的处理比较成功，提高了整个中央政府的治理效率与决策质量。这个时期的治理制度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

到了末唐，国家政治废弛，制度坠毁，皇帝昏庸，臣下党争。军政国家大事的决策程序也多被打乱，皇帝只与较为信得过的亲近臣僚议事，政事堂制度有名无实。既然是少数人在不正常的秩序下决策，自然容易被奸佞之徒钻空子，投机掌控朝廷权柄。晚唐之后朝廷政治还有两大特征，一是官僚之间的党争。不分青红皂白，政治理念和主张必须归属于某一党派，否则根本无法在朝中立足，也就是俗称的“站队”。派系集团之间争斗不已，根本无顾是非曲直，只有站对了队才有前途。二是宰相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争斗。宦官不仅能够假借皇帝发号施令，而且控制神策禁军几十年。宦官在外则以监军身份驻守各军队，具有直接奏报弹劾之权，很多时候比将帅的指挥权还大。成为分割朝廷政权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官僚集团的最大敌手之一。

隔着铜炉与皇帝对面坐着五位大臣，分别是中书侍郎崔彦昭，兵部

侍郎郑畋，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左仆射王铎，右神策军中尉田令孜。

唐末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等三省最高长官多赐予强大藩镇的节度使，变成了一种荣誉性待遇。所以崔彦昭虽为侍郎，实乃当朝宰相，为百官之首。崔彦昭出自官宦世家，擅长经济财政，收支调度颇有方略。在他的管理下，府库多有余粮。崔彦昭曾在地方政府任职，具有基层治理经验。他还重视布施惠政，也就是搞了不少民生工程，因此深得民心。崔彦昭在儒学方面的造诣尤其精深，是个有学问修为的官员，为人正直有操守，行政秉公守法中规中矩。崔彦昭还是个大孝子，对老母亲十分孝顺，虽然位居高官，仍然周到侍奉，早请晚奉从不间断。晚唐像崔彦昭这样有大格局操守、以多维度修身的高官寥寥无几了。僖宗即位后提升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兼管财政。

郑畋也是出身官宦之家，才智聪明，清秀俊朗，一表人才，十八岁即考中进士，属于少年才俊。此人属于那种才华横溢但个性不群的人，更因父辈党争，遭遇父亲政敌排挤，一直外放地方做小官僚，多年受压抑不得志。然而郑畋颇有信念，见识高远，性格急躁且直率，敢于抗争，不善隐忍。尽管历尽挫折，郑畋仍多次坚持上书自白，自我申辩具有清正干练之才，原意为国家效力。唉，没办法，有性格的人多数仕途不顺利。僖宗继位后郑畋才官至兵部侍郎。郑畋素与田令孜等宦官不和。

卢携祖上虽然未作高官，也算是世家门第。卢携虽然也是正式功名出身，但心术不正，喜好玩弄权术，特别善于辨识朝中势力分布，见风使舵，在派系斗争中灵活调整立场，热衷攀附权贵，结交宦官及强藩重镇，似乎在官场上很吃得开的样子。在争权夺利上卢携从来都是不遗余力，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在朝廷呼风唤雨，把持朝政多年。卢携与郑畋为政敌，分属不同派系集团。

王铎出自宰相之门，属于官宦大族大户。他善长鉴别人物，选拔了不少有真才实学之人，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事干部。老王铎智虑周密，老谋深算，为国家建章立制，勤于忧劳国事。但此翁还有一个特点，注重

自我奉养，生活奢华，很会消费。

田令孜本来是僖宗李俨为藩王时的小马坊使，是个官阶较低的太监，主要帮助李俨游戏作乐，百般弄巧迎合李俨心意，一直很受李俨宠爱。李俨当了皇帝后，将田令孜提拔为神策军中尉，大小事情基本都交给田令孜处理，皇帝还称呼田令孜为“阿父”。“阿父”相当于父亲，辈分与已故的老皇帝一样，何等荣宠，何等重要！田令孜虽然下面的“小头儿”没了，上面的大头却很发达，博览群书，诡计多端，喜欢揽权受贿，对不顺从的人决不手软，宰相以下百官都对他敬畏三分。

又沉默了几秒种后，终于有人打破了宁静。

中书侍郎崔彦昭庄重地说：“陛下，自安史之乱以来，不仅卢龙、魏博、成德这河朔三镇没有裁撤，其他藩镇反倒拥兵自重，增设不已，已成朝廷痼疾。契丹、党项、南诏、吐蕃离叛之心加剧，外患日甚，朝廷攘击无功，靡费军耗。濮州王仙芝贼首蛊惑民众，寇掠州府，深为民害。可谓多事之秋！繁务虽急，然而不可草率处置，需从长计议。”

崔彦昭开了个头儿，其他人也陆续发表意见。

“关东连年灾害，颗粒无收，百姓靠吃树皮和墙根土艰难度日。而州府衙门为征赋税，催迫甚急，寻常之家以至于破房拆屋，流离失所。近些年，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虽然增设了征税管卡、增加了税目、提高了税率，非但没有缓解财政压力，反倒杀鸡取卵，百业凋敝。陛下新登大宝，应以收抚民心为要。现在徐州、商州民变，不过为抢粮果腹而已，请陛下对贼首授以官职，进行招抚，方可安抚骚乱”兵部侍郎郑畋目光炯炯地说。

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抬起眼皮扫了皇帝一眼，说：“陛下，民贼得寸进尺，赈济难填其腹。况且朝廷各地粮仓已多年不实，军中周转尚且不济，官府早就没有余粮。对闹事者应责令地方督抚镇压，杀一儆百，勿致各地效尤。”

左仆射王铎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陛下，方今圣朝财政空虚，军队散落藩镇，督抚各自以方镇为念，不为国家出力，朝命不达于京畿，圣恩难披四海。故才北有吐谷浑、党项、回鹘、契丹之乱，南有百

越、南诏、吐蕃之侵。为今之计，当不惜财孥，遣干练能臣率军驰援西川，或可却南诏北侵之锐。”

皇帝眼睛一亮，问道：“当派何人赴川？”

卢携提了提肩膀回答：“陛下，天平节度使高骈有文韬武略，可担南征重任。”

右神策军中尉大宦官田令孜，不紧不慢地附和道：“卢大人所言极是。高骈此人颇有智略，堪当大任。不过对各藩镇不可掉以轻心，应该挑选干练内官充实监军职任，督责朝廷诏命。”

“陛下，藩镇飞扬跋扈，置朝廷敕命如儿戏，更有甚者父死子继，自行除代，虽说可恶，但已是常态。若遽然纠正恐生兵变，不如边安抚边收权。对河朔强镇，尤其需要慎重，应以安抚为主。对边鄙小镇，朝廷可选择文职出任节度使，逐步削弱其割据势力。至于内官出任监军的做法可以在藩镇沿袭，不宜在征战的边军中施行，专征之权当尽赋大将。”崔彦昭整了整衣襟，肃然说道。

田令孜斜了一眼崔彦昭，“哼”了一声，说道：“陛下，徐州、兖州、郓州、河南、河北一带，民变频仍，盗贼四起，应该高度重视，不可疏忽以酿成燎原大错。请责成兖州郓州两镇出兵协助感化军灭贼。”

崔彦昭看了看田令孜，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

僖宗皇帝可能有些累了，用右手揉了揉眼睛，又捏了捏鼻子，脖子扭了几下似乎是颈椎不舒服。做完这些运动之后，李俨打算将背部往龙椅靠背上靠一靠，可是靠了两下没靠着，不得不将屁股挪了挪，这才斜靠上龙椅的椅背。

僖宗拿起身边的一柄如意看了一眼，然后伸长胳膊用如意的头部翻了翻面前的奏折，心里想“这么多烦人的事情，你们这些人吵吵来吵吵去，有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你们谁的办法管用？干脆谁出的主意谁去办”。想到此处，僖宗轻轻敲了敲桌子，打了个哈欠说：“好吧，就按众位爱卿说的办，卢携拟旨。”

卢携看了看僖宗的神情，似乎参透了这位小皇帝的心思，不假思索提起笔，锋走行楷，一气呵成，片刻草拟诏书已毕。卢携很得意自己撰

写文章的才能，双手展开草诏朗声念道："任命韩简为魏博节度使，务必勤勉治理，保境安民。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侍中，加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平章事。加天平节度使高骈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率军入川征讨南诏，务必克敌制胜。诏兖州、郓州两镇兵马协助感化军剿灭盗贼。为示国朝威信，对回鹘党项加以册封，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便宜行事。"待卢携读完草诏，僖宗皇帝又扫视了群臣一遍。见无人表示异议，僖宗用白皙修长而又青筋可见的手拿起桌上玉玺，重重地在诏书上加盖了印章。

僖宗伸了个懒腰，说道："众位爱卿公忠体国，既要操劳国事也要爱惜身体，散朝休息去吧。"众大臣起身，口颂"谢恩"，转身退出大殿。

还没等大臣们身影消失，僖宗就迫不及待地从龙椅上跳下，转过屏风，出了大殿侧门，穿过回环曲折的长廊，一溜烟似地跑往后宫。僖宗边跑边对跟在身后气喘吁吁的太监吩咐："快去，把人都给我召集来，我们比赛两场蹴鞠。"领命的太监加快了脚步，赶到僖宗前头去找人。不一会儿十几个小太监在后花园空地上集合已毕。这时候，僖宗也已经换上短衣襟衣裤，站到了场地近前。随着一声号令，皇帝与众人冲入场中，开始了热火朝天的踢球比赛。僖宗是个球迷，而且还是个技术派。中国的足球运动，早就普及了，唐朝时期已经成为官家和民间的群体性活动项目。尽管那时候的足球叫做蹴鞠，不是真正的皮球，游戏规则也不同于当今，但是大同小异，都是用脚踢的，都需要盘带控球与踢球。皇帝李俨从小热爱祖国的足球运动，为了大唐足球事业的繁荣发挥了表率作用。李俨研究足球技术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治国理政的兴趣，属于体育特长但政治偏科的学生。老皇帝在世时，对于这位皇子的教育并没有实行素质教育，更没有注重李俨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小皇子的全部精力与兴趣都是如何娱乐与寻求业余爱好。多数皇子对于国家大事从来没有主动关心过，更没有接受过预科班的分期训练或者集训，因为他们相信天朝大事自有人管，无需他们操心。接班人制度的废弛也是帝国走向衰弱的重要一环。

李俨自己并不觉得。

2．劳模将军

国势日衰非由缺乏人物。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时的大唐帝国虽然没落，但还是有些才干之士的，只是朝廷过渡透支的使用方式，加速了原本凤毛麟角国士的折旧。高骈无疑是晚唐最后一道官方的彩虹。不过持续时间太短了些。

说到此处，需要交代些事情。

末唐周边的势力主体及形势与盛唐时候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是天壤之别。外围的都护府体制基本解体，中央朝廷对外围地区失去了统治能力。东北的契丹、北部的突厥、西北回纥、西边的党项、西部的吐蕃、西南的南诏等等很多政权力量此消彼长，在李唐王朝三百年的历史中，时和时争，时进时退。到了近世，吐蕃、回纥、突厥、吐谷浑、鞑靼等部族没落乃至消亡，但党项、契丹、南诏等趁着李唐衰弱的历史空隙，跃跃欲试，试图建立或者巩固扩大政权。

首先介绍令唐帝国十分头疼的吐蕃，地处现在的西藏青海一带，据史书记载，吐蕃原本是汉朝时候的西羌后裔，国号为“秃发”，传到中原讹语成为“吐蕃”。吐蕃最高首领成为赞普，负责国人号其主为赞普，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官员为“大论、小论”，相当于宰相。吐蕃与唐帝国战争多年，主要是争夺河西一带土地。吐蕃军事力量很强大，这使得唐帝国很是不胜其扰很多年。由于吐蕃一时也无法重创唐朝，唐朝武力也难以消灭吐蕃，两个政权之间很多时候处于相持状态，因此彼此接纳了一种常见的政治外交策略，和亲。这样在几百年里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例如著名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就是和亲的典范。

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唐肃宗将戍守灵武的河西边防部队调往中原，与安禄山作战，此时，吐蕃乘虚而入，占据了河西、陇右，一百多万唐朝人口被吐蕃控制。到了唐末五代初期，吐蕃衰弱了，地盘被回鹘、党项等大大小小的部落瓜分。在吐蕃后期，有一个赞普值得交待一下，此人名叫可黎可足，大约在唐宪宗十二年即公元817年即位。可黎可足赞

普体弱多病，不怎么管理朝政，也没什么争强好胜的进取心。尽管可黎可足总得病，可是寿命却不短，在位三十年。由于他没有采取军事扩展政策，而且也没什么作为。可黎可足死后十多年里，吐蕃陷入王位争夺及内战，吐蕃日渐衰落，而唐朝此时也走向了衰落，基本上吐蕃与唐朝和平相处，两者相安无事。到了僖宗老爹懿宗时期，吐蕃军事主力部队论尚热被另一只部落仆固俊大破。唐朝军队也曾数次击破吐蕃。此后，吐蕃政权基本消亡。

另一个让唐帝国十分头疼的部族力量是回鹘，也称回纥，他们的先祖是匈奴的一部。回鹘的大本营在长安以北八千里外的婆陵水一带。唐朝天宝年间，安禄山造反，朝廷无力讨贼，请来回鹘为外援。可是后来，回鹘越来越骄纵，目无朝廷，成了唐朝的心头之患。到了唐武帝初年（公元841年），回鹘被黠戛斯侵蚀，回鹘部族大乱套，趁此机会，李唐河朔三镇趁机大破回鹘主力。回鹘再也无法与李唐朝廷抗争，不得不向西流落，暂时投靠了吐蕃，占据甘州。吐蕃没想到，他自己也正逐步走向衰落，收留回鹘成了吐蕃引狼入室。

远处东北的契丹部族，也是远古古匈奴的一个支系后裔，世代居住在辽河一带，向南距离榆关一千一百里，榆关再向南距离幽州七百里。在唐皇帝李隆基开元天宝年间，契丹还很弱小，每年向唐朝进贡不下二十次，后来契丹逐步向回鹘亲近，对李唐不太热乎了，朝贡也越来越少。到了唐会昌二年，唐朝击破回鹘之后，契丹才又恢复和李唐的亲热关系。唐朝咸通末年（公元874年），此时的契丹王名叫锡里济（也有史书称为习尔），所统领的疆土开始慢慢变大，不过对李唐政府还算尊敬，时不时地还向李唐中央政府进贡朝贺什么的。到了光启中（大约公元886年），契丹王换成了沁丹（也有史书称为钦德），这家伙是个军事扩张主义者，趁着中原战乱，李唐北边边防松弛，开始侵犯北边州郡，不仅如此，契丹还将鞑靼、奚、室韦这些中小部族灭的灭、赶的赶，这期间契丹还是变得强大起来，以至于成为了末唐的主要边患之一。

西北的党项是一个谜一样的部族。他的兴起与消失一直都是一个历

史谜团。党项人崇尚武力，寿命很长，活到一百五六十岁的比比皆是，可是党项人没有什么正常工作，既不耕种也不放牧，主要的事业就是做强盗。不仅劫掠其他族类，连本部族的其他部落也抢。党项分布地域极广，稀稀拉拉有三千多里的范围，部落大小也不等，大的有万余人，小的有千把人，其中比较大的部落有八个。党项人逞凶斗狠，性格果决，尤其记仇，有仇必报，仇不报就不理发不洗澡不穿鞋不吃菜，直到将仇人的脑袋砍下来才算完。除了同姓不通婚之外，嫂子、小妈、婶娘、伯母甚至儿媳妇、弟媳妇都可以娶来做老婆，乱伦乱得空前绝后。老人死去都不哭，小的夭折了反倒群哭悲痛不已。党项与唐朝来往最多的活动是买卖骆驼和马匹，时而也打劫官商和过路客商。有一段时间党项屡屡受到其他部族和李唐边镇的打击，后来党项内部也互不统属，生计没有头绪，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到了唐宪宗时期，朝廷将党项划分为三部分，分别派人安抚统治。可是唐朝的统治效果并不好，时间长了就不了了之。

地处云贵一带的南诏更是由一些分散的山寨山洞部落联合发展起来的。开元二十六年，即公元738年，唐玄宗李隆基以招抚的方式册封南诏归义王为云南王。归义部落的祖先所居之地在姚州之西，名曰哀牢夷，东南与交趾接壤，西北与吐蕃接壤。哀牢夷共有六部，分别为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样备和越澹，各部落彼此之间人数差不多，兵力实力不相上下，互不服气，互不统属，实际上也难以统一。后来在官方正史中名气最大的南诏，其实只是哀牢六部中的一部，因为这一部落在最南边，所以称南诏。自秦汉以来，历代朝廷都采取分化瓦解政策，以达到对南诏诸部的互相牵制。随着岁月变迁，南诏后来变得强大起来。由于唐王朝出于对抗吐蕃的战略考虑，需要在西南建立缓冲地带以做屏障。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极盛时期的大唐王朝选择并扶持了南诏，使得南诏越来越强大。相形之下，其他五部逐渐衰微，南诏趁机吞并统一了其他五部，名称仍然沿用南诏。再后来，南诏势力急剧扩充，在南方不仅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拥有了一定的外交话语权。在大唐帝国受困于吐蕃的时期，南诏也屡次受到吐蕃侵扰。此时，鉴于历史的渊源关

系，南诏仍与唐朝保持同盟关系，两方一同抗击吐蕃。在南诏国内，他们自称为唐的藩属政权，没敢开国建号。自此之后，南诏在西南地区几乎没有了敌手。

在缺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南诏开始自我膨胀，寻求独立政治地位的意图愈发明显，逐步有意脱离唐朝的藩属，谋求称霸一方。再加之唐朝安南都护府所任非人，选派的几任官员施政策略失当，不仅没有威慑安抚住南诏诸部，还对南诏欺凌征敛无度，挤压南诏的经济与政治生存空间，这一矛盾终于促使南诏与唐朝决裂，并成为敌人。双方发生较大的一次历史冲突是在唐天宝年间。唐王李隆基偏信了云南地方官员的一面之词，兴兵二十万讨伐南诏。但由于劳师袭远、将领无谋、南诏据险固守等原因，唐军失利，全军覆灭。晚唐由于朝廷衰微，官吏贪墨，对于南诏的统治力日渐衰落，或者说根本谈不上统治。在主持与南诏的军事对抗中，屡次开兵见仗，唐朝官军胜少败多。如此一来，边防薄弱，南诏趁机深入内地烧杀抢掠，边境州府深受南诏侵扰之苦。

高骈何许人也？高骈出马就能平定南诏吗？

高骈可以说是末唐最后一位能征惯战、能文能武、没有心怀异志的大将。高骈在唐朝军队中声望极高，是一个偶像明星级将领。天下多难，狼烟四起，朝廷征伐打仗的任务对高骈仰赖很多，经常派他率军作战。高骈战功卓著，可谓是唐帝国的金牌消防队员。在四处冒烟、到处起火的年代，高骈为朝廷东征西讨疲于奔命。

高骈，字千里，幽州人，出生于将帅之门。他祖上世代任职禁军，是皇朝官军中地位较高有军队背景的将领。高骈的祖父高崇文，元和初年立下大功，受封为南平王，将高家的军事荣誉推向了最高峰。高骈的父亲高承明，曾为神策军都虞侯，是近卫部队中高官。高骈自幼俊朗挺拔，喜欢文学，经常与读书人结交，时常谈论时局道理，通晓天下兴衰治废的道理。由于天然的军事家庭背景，高骈习武是自然而然的事，重要的是他勇武有谋略，是块从军的料，所以后来官职屡屡升迁，也曾任职神策禁军都虞侯。几年前，西北的党项部族反叛唐朝统治，挥军进犯唐朝边境，朝廷命令高骈率禁军万人戍长武城。当时诸将抵御抗击者都

无功而返，只有高骈能够捕捉战机，出奇制胜，屡立战功。因此僖宗的老爹懿宗皇帝十分赏识高骈这个年轻人。后来西边的吐蕃寇掠边境，朝廷调遣高骈移镇秦州，官拜秦州刺史兼经略使，负责指挥抗击吐蕃的战争。高骈并非第一次出兵伐南诏，五年前，高骈曾出任安南都护府都督，经过一场恶战打败南蛮，收复了交州，并疏通了河槽，保障了安南都护府的供输给养。朝廷因此擢升高骈为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使。在天平节度使任内，高骈治理有方，老百姓争相歌颂，深受地方爱戴。可以说，高骈是一位能征惯战又善于治理的儒将，是一位品学兼优、根红苗壮的国家栋梁。

高骈临危受命，奉诏征伐西川，即日启程。

高骈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成都。

唐军抵达剑州，距离成都约有三百多里。高骈勒住丝缰，端坐鞍头。他头戴簪缨帅盔，身穿鱼鳞铠甲，黑色战袍斜披左肩，冷峻开阔的面庞，鼻直口方，三缕黑须。高骈手搭凉棚向远处望了望，炯炯有神的虎目深沉地注视着成都方向。略加沉吟之后，高骈派出中军将官飞驰成都，宣布打开城门，使黎民百姓各自恢复正常生活。军中很多人不理解高骈是何用意，劝说道：“大帅，南诏贼人比我们距离成都近多了，我们还有几百里的路程才能抵达成都，您却让成都四门大开，如果贼人乘虚而入，成都将会立即陷落啊！”

“哈哈哈，当年我大破南诏二十万兵马，将蛮贼杀得片甲不留，贼寇听说我来亲征，早已闻风丧胆逃去，哪里还有心思攻城？”高骈端坐马上，威风凛然而又自信地说道。

“况且，原西川节度使牛丛怯懦，见蛮兵到来，马上将成都城外民宅房舍烧光，驱赶吏民军兵躲避到成都城内，误以为如此就可自保，其实大错特错。春天马上来临，天气回暖，气温升高，几十万人马牲畜挤在城内，吃喝拉撒如何周转？另外，成都地湿气潮，如此污秽蕴堵，很容易引发痢疾瘟疫等疾病。事不宜迟，必须开放城池，使民众散开，各自恢复常业，军兵也需要分别轮替休息。”高骈一番话说出来，似乎合乎逻辑。不过随军将佐还是忐忑不安，没有相信高骈的宏论。

高骈的判断是正确的。

高骈的威名是有效的。

人的名树的影。

此时，南蛮正在攻打成都南面的雅州，听说高骈到来的消息，顿时士气一落千丈，锐气受挫90度。经过一番犹豫和思想斗争之后，南诏决定派出使者向高骈求和，并表示主动撤兵，不想和高骈开仗。高骈见开局良好，并且有把握掌控局面，于是向朝廷奏报："南蛮不过跳梁小丑，容易制服。现在西川新兵旧兵已经很多了，再要征调长武、鄜坊、河东兵来援，不仅白白浪费资粮，而且路途遥远，行军多有不利。请各路援军不必来川。"朝廷接到高骈的奏折，感到如释重负，上下兴奋欢庆起来。朝野官民议论纷纷，对高骈交相赞誉。高骈旗开得胜，卢携由于荐举高骈得力，也得到了皇帝的嘉许。直到此时，原来怀疑高骈开城命令的将佐个个无不心服口服，领教了高骈强大的威慑力。

高骈挥师进驻成都。

官军浩浩荡荡陆续进城。

当天夜里刚过子时，忽然帅府上下鼓声轰鸣。偌大的帅府院子内被灯笼火把照得耀眼通明，帅堂大厅肃穆辉煌，高骈已经端坐在大堂之上。高骈沉静地命令中军升帐聚将。高骈带来的天平军及本地蜀军各部将官披坚执刃，顶盔挂甲，脚步铿锵，陆陆续续紧急赶来帅府集合。盔甲与兵器在灯火映衬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众将满腹狐疑，揣测为何大帅午夜点兵？正在大家交头接耳、胡乱猜疑的时候，高骈威严地说道："南蛮虽然畏惧我名声，但贼寇千里远来，不会空手而归，必定沿途掳掠。所以，我们要尽速出兵讨伐，追歼蛮寇，以消灭其有生力量为目的，务求彻底击溃"。高骈顿了顿继续说道："众将或许疑惑，本帅为何午夜点兵。尔等有所不知，南蛮信奉与我中原大为不同，他们的神祇鬼怪自成系统。每次用兵，南蛮必先祈天众神保佑相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这一心理特点，以其之道还制其身。各部兵马，人人披挂五彩衣袍，戴上南蛮敬畏的鬼怪脸谱，马匹也要装扮一番，焚烧艾草，制造烟幕，如此必将令蛮军丧胆夺气，可一战而胜。"



高骈言毕，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觉得滑稽好笑，可是刚刚经历了一次高骈的神机妙算，大家尽管怀疑高骈的办法，但也不敢冒然质疑，更不敢违抗军令。反正大家已经知道这位高大帅鬼主意多。高骈派出五千化了妆的精锐步兵骑兵追击南诏军。南蛮军队正在后撤，他们不过是对高骈心存畏惧，但并不甘心就此罢兵，而是边撤边烧杀抢

掠。走了一天之后，夜幕降临，南诏军安营下寨。正在睡觉休息，南诏军兵忽然听得锣鼓之声滚滚而来，不一会儿就听到南蛮警戒哨探大声呼喊，“不好啦，九地魔鬼来啦？唐人冤魂报仇来啦”。这一喊不要紧，蛮军大营乱成了一锅粥。睡眼惺忪的蛮军看到黑漆漆的夜色里，烟雾缭绕之中，各种牛头马面神仙鬼怪吐着血红的舌头，摇晃着招魂幡，摇摇晃晃地扑过来。这些蛮军一时间吓得魂不附体，来不及穿衣服拿兵器，撒腿就跑。唐军趁势奋力掩杀，一口气追到大渡河，直杀到天色放亮。惊魂未定的南诏军几万人被追缴拥堵在大渡河悬崖边，吵吵嚷嚷，躁动不安。有些蛮军回过神儿来，弄清了昨夜追来的不是神怪而是唐军。清醒过后的蛮军在河边上与唐军展开激战。高骈指挥下的唐军战斗力极强，横冲直撞，杀得南诏军四散亡命，大部分蛮军在连惊带吓中仓促跌落山涧，淹死者不计其数。这一战，唐军擒获南诏酋长数十人。南诏俘虏被押解到成都后，高骈命令将南诏酋长枭首示众，并召集吏民官军在大街之上观斩。在斩杀南诏酋长的同时，高骈将黄景复擒拿，治其失守大渡河、怯懦不战之罪，对黄景复施以腰斩之刑。这次大捷令蜀川人心士气大振，而南诏的战斗意志被高骈彻底摧毁，连夜南撤败走。

高骈打算乘胜深入敌境，一举扫平南诏。于是请示朝廷，要求率领自己本部兵马及天平、昭义、义成三镇共六万人远征南诏。但是朝廷担心耗费太大，无力支持，只打算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满足于自保即可，无意远征。因此，朝廷没有答应高骈的要求，高骈很是为此扼腕痛惜。

为彻底治理蜀川的懦弱乱象，高骈实行了严刑峻法。由于蜀川原来官军怯懦散漫，征战不力，当地郡守重金招募了一些雇佣兵，这些雇佣兵十分强悍，只认钱不认人，打仗就是他们生存的目的，金钱是他们卖命的法则。高骈认为雇佣兵制度具有极坏的弊端。该谁的事情谁去办？搞雇佣兵干什么？朝廷派出的镇使兵将，负有保土安民职责，怎么可以重金另募勇壮代行征战之役？高骈决定裁撤这些雇佣兵的粮饷，并打算将这些人遣散回家。裁撤雇佣兵历来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这等于砸掉这些人的饭碗，断了他们的活路，毁了这些人以正义之名进行烧杀抢掠的

前程。这次也不例外，高骈裁军激起了兵变。显然，高骈低估了雇佣兵对自己这个铁饭碗的热爱与重视程度。烧杀抢掠习以为常的雇佣兵，已经演变成了兵痞，放弃刀头过活的日子该做平民，他们十分不习惯十分不情愿，于是雇佣兵铤而走险，他们要干掉高骈。这些人并非没头脑，职业水平还是不低的，他们策划了偷袭的作战方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雇佣兵趁夜作乱，冲进帅府，要直接刺杀高骈。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的确危害不小，连久经沙场的高骈也没有料到，毫无防备。这些雇佣兵冲进帅府，如入无人之境。高骈在睡梦中惊醒，看到外面火光冲天，喊杀声一片，知道大事不好。但是因措不及防，只好仓促躲避。高骈带来的天平亲军奋力救主，血战雇佣兵。无奈，雇佣兵杀红了眼，变成亡命徒。遇到不要命的，事情就十分难办。天平军一时难以取胜，只好紧闭营门防守。两方僵持不下，而且守军形势岌岌可危。最后随军监军出来抚慰雇佣兵，答应对他们官复原职，粮饷照发。在一番好言相劝及政治攻势之后，这些雇佣兵才慢慢离去。

危机暂时解除，报复开始了。

第二天，高骈将核心亲军调来帅府加强警戒，同时派出大军捕杀雇佣军及其家属，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死。霎时间，成都城内血流成河，哀嚎遍地。高骈命人将杀死的雇佣军及家属直接投尸江中，染红百里江水。最后高骈用血腥的手段镇压了这次本不应该发生的叛乱。高骈为整治雇佣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南诏已经全部退回云南，四川及成都的局势初步稳定下来。战事暂时平息，但是战争永远没有句号，尽管有很多人口口声声希望和平。时局纷乱，大唐已经不是以前的大唐了，对于周边的附属国或者边远部族已经失去了往昔的控制力。中原的事情一大堆还忙不过来，朝廷对于南诏鞭长莫及。打一仗的目的并非一劳永逸，而是苟且一时的安宁。不知道南诏什么时候会再次发起进攻，高骈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在四川驻扎多久。为长远考虑，高骈认为应该有全面的防务策略，而且最好是治本之策。高骈虽然手握重兵，专征四川，可是毕竟不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长官，他能做的主要还是边防建设。

高骈首先整编和整顿了军队，对朝廷官军队伍进行淘汰训练，进一步加强了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与基本作战素质，提振了队伍士气和战斗力。高骈对硬件设施也投入了巨大精力，主要着力于防御战的工事及预警设施。在四川成都以南、西南等方向，加强了中小卫星城的建设，对交通要道邛崃关、大渡河等重要关隘进行修复，加固防御工事。又在前沿阵地戎州马湖镇、沐源川各修筑一座城池，每座城池驻军五千戍守。通过修筑城池的办法，分兵把口，遥相呼应，成为进可攻退可守、连点成线拱卫成都的扇形防御纵深区。这些外围军事堡垒形成了边境防线，至少能够阻挡敌军的第一波攻击，不至于被来犯之敌长驱直入进犯成都。

加固了外围要塞的防御力量后，高骈着手重点加固成都城，提高成都独立设置战场的进攻与防御能力。高骈决定在成都城外围再修筑罗城，作为成都的第一道防线。罗城周长达二十五里，工程量很大。高骈下令由本地县令招募力役，从老百姓中招募青壮年劳工。为了提高劳工的工作积极性，缓和军民矛盾，高骈经过研究后，决定以赋税抵偿工资。如此一来，老百姓愿意干活，干了不白干，可以得到与农田劳动同样的成果。由于蜀地泥土松散，不便于凝固夯实，打土墙反反复复总是不成功。经过大家会商，高骈命人用陶瓷瓦缸的碎片将筑墙镶起来，将泥土包在里面加固。经过定型之后，土墙很快就夯实完成了。修筑城墙需要大量泥土，都需要从城外附近山地采运。虽然运送泥土工作量很大，可是借挖掘泥土之机，将沟沟坎坎尽皆平整一番。削平的山头和填平的沟壑连接成片，扩大为可以耕种的农田，扩大了耕种面积，增加了农业收入来源。为了避免天气暑热过于劳苦，高骈让服劳役的人十天换一拨，轮流劳作。这样一来，众人都愿意出工出力，监工官吏也没费吹灰之力。仅用三个月罗城就已修好。由此可见，高骈不仅善于领军作战，而且是工程专家和管理专家。

高骈训练士卒、完善防御工事以及惑乱南蛮民心三管齐下，从此以后南蛮再也不敢进犯。

高骈一战而定西川，声名大振。

晚唐乱象，真正听话、肯卖命、又有能力站出来替朝廷摆平难题的人寥寥无几。朝廷能有高骈这种良将应该暗自庆幸了。

3．农民的力量

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每当此时，农民起义就变成了一个信号，是天下矛盾积聚到了一定程度的示警。农民很弱势，农民很老实，但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一旦聚集反抗，其力量可以撼天动地，很强很大。所以，别招惹农民。

衰微欲坠的唐王朝在面临外敌侵扰的同时，内忧日益加剧，与藩镇割据同样令朝廷头痛的是农民起义。自陈胜、吴广之后，农民起义已经不是新鲜事物，封建朝廷对农民造反也并不陌生。可是，封建朝廷还没有认识到农民起义的规律，更没有成熟的策略对付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了推动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与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而且是周期性发生的力量。

乾符六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二月，京师长安剧烈地震，蓝田山断裂，地下水奔涌四溢，估计这次地震不亚于2008年汶川地震的规模与级别。不仅如此，已经连续两三年天下大旱，整个夏天不下一滴雨，土地干旱地冒出烟来，仅有的一点点庄稼粮食，还遇到了铺天盖地的蝗虫灾害。举国上下一片哀愁，国力虚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老百姓流离失所。这更加重了老百姓的苦难，社会矛盾进一步急剧积累。

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大唐境内各地农民造反力量已经由暗潮涌动变成了波浪滔天的海啸，自北向南、从东往西冲刷扫荡着李唐天下的州城府县。各路义军中以黄巢、王仙芝率领的义军最为强大，兵力达数万人，在江淮、荆楚、浙广一带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对这股巨大的农民力量，皇帝和群臣焦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感到灭顶之灾似乎近在眼前。

黄巢是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

黄巢不仅将大唐王朝搅了个天翻地覆，还有别人不具有的一些特点，他读过书，有些文学功底，既有壮怀激烈的传奇征战，也有饱含情

感的情怀抒发，比起陈胜吴广、王匡、王凤、樊崇、方腊、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等人多了些神秘与传奇色彩，后来的宋江尽管也吼出了几句豪情万丈的诗句，但由于晚节不保，形象上大打了折扣。

黄巢的名头已经令整个李唐朝廷坐卧不宁，令天下劳苦百姓翘首期盼。

黄巢何许人也？

关于黄巢的身世在几本正史中都只有大同小异的寥寥数语，说他是个私盐贩子，性格开朗喜好结交，爱行侠仗义，经常施舍钱财帮助别人，在他身边聚集了很多逞凶斗狠的亡命徒，此时的黄巢属于许多混混儿的头儿，算作是大混混儿。后来黄巢参加朝廷开科取士的考试，考了几次都没能考中。屡试不第的黄巢产生了逆反心理，他奶奶的，老子不考这半生不熟的鸟试了。放弃仕途的黄巢选择了另一个极端出路，他愤然揭竿起义。

正史自然是偏向皇室正统的态度，对黄巢不免诋毁之词。其实是黄巢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被迫走上了反抗朝廷的起义道路。贩私盐说起来似乎是商人，似乎是有钱阶级，非也。谁不知道盐铁属于朝廷专营？私人贩卖是一份刀头舔血的黑道生意，黑道是一条不归路。

黄巢也想走正道，不想在黑道上继续混下去，于是立志参加科举考试。可偏偏黄巢不是读书的料，或者说不擅长读皇家指定的教科书及参考书、课外书，更不习惯于通过什么名目繁多的补习班加强训练与学习，因此，连续考了很多次，都以失败收场。这件事极大地挫伤了黄巢的感情，继续走黑道吧，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永无出路，没前途。决心立志改邪归正吧，投身正道，可皇朝大门紧紧关闭，黄巢愣是挤不进去。

此时的大形势是，天灾人祸，基层政权混乱不堪，民不聊生，连年饥荒困苦，各地频繁发生民众抗捐抗税的事件，民情汹汹如同干柴，只需要一丁点儿火星，就可能引发熊熊烈火。而就在黄巢彷徨苦恼的时候，河南人王仙芝起义造反，率领义军打到了黄巢老家山东曹县。受到王仙芝起义讯号的鼓励，黄巢觉得自己也不比王仙芝差，完全可以搞出

点名堂来。因此，黄巢一怒之下带领身边聚集的各种亡命困苦人员响应王仙芝，拉了几千人揭竿起义，走上了反抗朝廷推翻李唐的道路。

如果黄巢继续贩私盐，那就是众多黑道自生自灭的各种走私贩中普通一员，不知道何年何月发迹了或者命丧凶灾。如果黄巢偶然考中了科举——不过以他的出身门第和受教育背景，考中的概率极小，即便弄个镇长、村长等最底层的官当一当，衣食无忧，他可能也就此终老一生。即便黄巢胸怀大志，他最大的可能不外乎将无限的热情与干劲儿投身到一级一级的晋升与忧国忧民中去，不会对朝廷产生那么大的怨恨，不会因此铤而走险揭竿起义，更不一定会成为天下义军领袖赶跑了皇帝，成为大齐皇帝。

黑道不愿继续走，正道走不通，黄巢怒发冲冠造反了。

他这一反，天下震动震恐震裂，几乎将几百年的李唐基业震塌震亡震散了架。

在存亡危急的关头，朝廷紧急征调各路人马对黄巢、王仙芝进行围追堵截。

起初，黄巢、王仙芝义军发起于河南商丘与山东曹县一带，朝廷命令当地各藩镇就近联合进剿。唐皇室命令淮南（苏南）、忠武（苏北）、宣武（河南）、义成（河北）、天平（山东）五军节度使紧急出兵，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节制各镇兵马，统一调遣，打算毕其功于一役。

大出朝廷意料之外的是，农民义军流动作战能力很强，遇到强大的朝廷军队，如果打不过，他们就转战其他地方。而各藩镇节度使只知道保全自己境内安危，对追击讨伐不热心。各藩镇变成了一个个原地不动的傻木桩子，而农民义军却是四处流动的洪水。所以，黄巢与王仙芝在流动中攻杀掳掠十分得心应手。这位宋威大人，根本就是一个脑袋空空的草包一个，既不勇敢，也无韬略，对行军作战很是外行。几个藩镇在他带领下，忙忙碌碌了好几个月，一点成就都没有。宋威等人劳师无功，天天摇摆着双手唉声叹气。

朝廷见强攻无效，改为剿抚并用的策略。招安这一被后世朝廷借鉴

并反复使用的策略见到了效果。王仙芝攻蕲州时，蕲州刺史裴渥以朝廷名义与王仙芝议和，许以高官厚禄。王仙芝有所动心，而黄巢反唐意志坚决。黄巢听到王仙芝有议和之意后，勃然大怒，指着鼻子大骂王仙芝。黄巢有一个显著的性格特点，就是爱冲动，而且冲动起来十分壮观。骂到激动处，黄巢抓起佩剑朝王仙芝劈头盖脸砸下去。黄巢的剑虽然并未出鞘，但毕竟是武器。剑鞘击伤了王仙芝的脑袋，王仙芝捂着流血的额头悻悻走开。王仙芝为什么怕了黄巢？尽管王仙芝是带头大哥，可是革命道理只有一条，他向朝廷靠拢，心里发虚，不敢和黄巢正面冲突。革命立场出现分歧，两大农民义军领袖关系破裂。虽然王仙芝没有当场与黄巢冲突，但毕竟队伍的老大是王仙芝，经历了如此难堪的一幕，王仙芝自然不会继续善待黄巢。大部队里混不下去了，黄巢愤然出走，拉着嫡系队伍朝东杀去。

没多久，王仙芝在破鄂州攻郢州时，唐朝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又对王仙芝诱降。王仙芝派遣大将尚君长、楚彦威等人议降，不料半路上尚君长等人被唐朝招讨使宋威诱杀。噩耗传到义军大营，王仙芝对朝廷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慨，既恨自己低估了朝廷的伪善，也感到愧对这帮弟兄。王仙芝这才彻底断绝了投降的念头，对唐朝军队展开了猛烈的报复。有些人具备与生俱来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天赋，在这方面总是能够花样百出，宋威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宋威作战无能，投机意识颇强。在杨复光辛辛苦苦设计招抚王仙芝的时候，宋威偷偷摸摸地捞小便宜。结果，宋威的愚蠢行动彻底败坏了唐朝分化瓦解义军、各个击破的计划。皇帝大怒之下，将宋威撤职查办，调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使，以张自勉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又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任荆南节度使，对义军形成了包抄之势。

在唐中央政府招抚、围剿、离间并用的情况下，农民起义军内部矛盾逐步激化，特别是发动起义的两大领袖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黄巢一怒之下与王仙芝分道扬镳。分裂的后果是严重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极大地削弱了义军整体作战能力。

在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7年），王仙芝部在湖北黄梅为曾元裕所

败，王仙芝被杀，余部奔安徽亳州投靠了黄巢。

在众人推举下，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成为了义军的精神及军事领袖，经过重大挫折的义军重又归属到统一领导之下。黄巢在山东、河南、安徽一带受到唐朝各路人马的联合征剿，发展势头受阻，于是改道向南进攻。

黄巢率部一度杀入泉州和广州。泉州和广州都是朝廷的重要贸易口岸，聚集了大量海外贸易的商队以及金银财宝。黄巢率人将这些财货洗劫一空，将民众及海外商人大肆屠杀，死者约二十多万人。一时间，熙熙攘攘往来繁华的国际性贸易港口变成了人间地狱。到了乾符七年，义军在岭南水土不服，实在忍受不了湿热气候，发生大面积瘟疫，大批士兵相继病死。在岭南无法立足，迫于形势，黄巢不得不重新北上杀回中原。

北上途中，黄巢选择了唐军力量相对薄弱的湖广为突破口。趁湘江水暴涨，黄巢率军乘几千艘巨型竹筏溯流而进，旗幡招展，号带飘扬，舟师首尾相连，数百里不绝。黄巢肃容挺立船头，精兵强将分列船舷。进军的鼓号声在河道峡谷里隆隆作响，经久不息。晚唐实在是腐朽沦落，民不聊生，湖广一带虽然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但是民怨也已沸腾，如同干柴，只需要一丁点火星，即会爆发燎原烈火。一个多月来，农民义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纷纷响应，地方官政府的政治及军事防线一触即溃。黄巢义军不战而连下数城，衡阳、永州、潭州守军望风投降，溃不成军。农民起义的气势威震荆湘。

黄巢手扶剑柄，极目远眺，胸中思潮澎湃。自起兵以来已经多年，胜败不下几百战，几乎踏遍了大江南北，但是枪林箭雨何时方休？黄巢暗自思忖，与其外围缠斗不已，还不如直接进攻残唐的政治中心长安。一旦拿下长安，则唐朝天下根基动摇，土崩瓦解指日可待。黄巢战争方略已定，挥军北上，直取帝都，欲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摧毁李唐王朝。



黄巢想到此处，命令手下第一悍将尚让做先锋官，率众十万号称五十万进伐长江重镇江陵。拿下江陵将为攻取东都洛阳扫除一大障碍。尚让是尚君长的弟弟，自从尚君长被唐军诱杀后，尚让决意要为兄长报仇雪恨，发誓与朝廷势不两立。现在镇守江陵的是王铎。王铎是刚卸任的唐朝宰相，尚让是后来黄巢的宰相。两位宰相今日相遇，可谓棋逢对

手，旗鼓相当。众人或以为必有一场恶战？其实不然，结局出人意料。

首先说王铎怎么跑到江陵来了呢？

朝局日益混乱，实在不是忠诚谋国之人所能立足之地。大宦官田令孜把皇帝哄得滴溜儿转，他狐假虎威，气焰嚣张，与卢携沆瀣一气，互为表里。在田令孜与卢携的联合排挤下，崔彦昭早已被罢免了宰相之职，由王铎代替崔彦昭做了门下侍郎。兵部侍郎郑畋在朝廷用兵方略上与卢携等屡屡发生分歧。郑畋死看不上宋威、曾元裕，认为宋威脑袋空空无谋略，曾元裕贪生怕死怯懦畏战，以至于剿寇屡屡无功，因此强烈要求换上崔安潜、张自勉等有谋有勇的名将。可是卢携不赞成郑畋的意见，从中时常作梗。郑畋为关东局势着急，而自己的建议又得不到皇上的采纳，愤然要辞职，打算撂挑子不干了。皇帝缺乏判断力，只有从中和稀泥，不同意郑畋辞职。

郑畋与卢携的矛盾越来越深，后来有一天，郑畋又与卢携在皇上跟前争论对南蛮的政策，两人政见不和，越吵越激烈，卢携不高兴一甩袖子转身走了。唐朝官服是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袖子很长很宽，几乎可以装二十斤米。在甩袖子的时候卢携竟然将砚台扫翻在地。这下子惹得皇上非常不高兴。皇帝心想你们俩掐就掐吧，干嘛给朕脸色看？还打翻皇朝器物。皇帝心里很不痛快，就将两人统统撤职晾在一边。过了一段时间，皇帝气儿消得差不多了，觉得还得用这两个人。用归用，但“一个槽上不能栓俩叫驴”，这两人不能放在一起，以免再起冲突。于是将郑畋打发到凤翔做节度使，以卢携做了兵部尚书。

掌握了军政大权之后，卢携与田令孜两人更加忘乎所以，朝廷大小事务全部攥在手中。王铎这个首席宰相身处这种环境中，基本成了光杆司令，左右顾盼，既没有活儿干，也没有可以援手之人。王铎感到在朝中既无所事事，更有被卢携、田令孜加害的危险。做了一阵子宰相后，王铎主动申请离开京师。不过王铎毕竟久经宦海，辞职也要编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词，他对皇上说：“臣为宰相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请自督诸将讨贼。”这糊涂僖宗认为王铎体会皇帝的难处，主动冲锋陷阵，值得肯定，竟然满心欢喜地同意了王铎的申请，为了褒奖，给王铎升了

官，让他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将荆南节度使高骈调为镇海节度使。高骈击退南诏、平定三川之后，被朝廷调防至荆南节度使，目的是防御农民义军的进攻。没多久朝廷又派出禁军将领周宝为镇海节度使，以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高骈这位模范将军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现在黄巢已经浩浩荡荡、杀气腾腾地进逼江陵，而江陵城内只有一万人马，如何是义军的对手？江陵孤城危在旦夕。王铎几天前发出的八百里加急求援消息，杳无音信，各路官军迟迟不来救援。这位王铎大人哪里会打什么仗？虽然位居高官，虽然满嘴报国，然而王铎既无文韬武略，各路镇使也不听他调度，所以来江陵快一年了，虽然碌碌，却是无为。另外，现在的王铎也已经不是过去的王铎了，人上了年纪，在官场混得太久，就变得狡猾了、贪生怕死了、留恋享受了。黄巢兵马未到，老王铎的斗志已经瓦解。

王铎估计江陵孤城难守，此地不宜久留。他对城中守军及百姓撒谎说自己先去襄阳组织力量御贼，让城中人坚守。这个借口虽然好听，但的确不光彩，作为如此高级别的长官临阵脱逃，只留下一名叫做刘汉宏的低阶将领守江陵。见主帅都跑了，刘汉宏既无心恋战更无意为朝廷卖命，他率领士兵在江陵城内将官商富户抢掠一番，大肆席卷官私金银细软，然后向北逃亡，躲入山中做山大王去了。刘汉宏临走还放火把江陵城焚烧成断壁残垣、齑粉焦土。可怜老百姓无家可归，求天不应，告地无门，为躲避兵灾，只有四处逃亡。赶上天寒地冻、大雪弥漫，沿途乞讨及冻死者络绎不绝。

未来的义军宰相尚让吓跑了老宰相王铎，占领一座空城江陵。尽管江陵是座空城，义军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但声势大振。黄巢马不停蹄，指挥大军乘势北上，打算以闪电战攻下襄阳。如果拿下襄阳就等于破除了洛阳的南大门。

这时候镇守襄阳的是山南东道节度刘巨容。刘巨容是个厉害角色，狡诈多谋。他没有冒然与黄巢接仗，而是请来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两人合兵一处，屯扎荆门，以逸待劳。黄巢几十万大军顶风冒雪、铺天盖地

地掩杀过来。见到黑压压的义军满山遍野，与昏黄的天地连成一体，一眼望不到边，唐军军心有些动摇，胆怯之色溢于言表。主帅的力量对于军心能够起到一半以上的作用。刘巨容深谙此道。他指挥若定，胸有成竹地对部下动员：“黄巢多为乌合之众，人数虽多，但是杂乱无章，我等是朝廷正规军，英勇善战，且有曹使君助战，定能败敌于荆湘。另外，我听说王铎大人已到长安请救兵去了，不日即到，我们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经刘巨容一番号召，三万将士群情激奋，振臂高呼，立誓破贼。那位王铎大人不是从江陵来襄阳了吗？怎么又去长安了呢？其实王铎根本就没来襄阳，离开江陵后直接就跑回了京城。以后这位王大人经常表演这种闪转腾挪的戏法儿，京城难混的时候就声称外出督师，督师受阻的时候，就再声称料理朝政返回京师。

刘巨容亲自率领一万人埋伏在荆州城外的山林中，曹全晸以五千骑兵和一万步兵列队迎战。曹全晸与尚让只打了一个回合，就假装不敌，拨马向着树林方向逃窜。求战心切的尚让率军紧追不放。待义军进入刘巨容埋伏圈之后，刘巨容命人摇旗呐喊，鼓炮齐鸣。唐军挥舞刀枪从树林冲出来，一顿凶猛砍杀。尚让猝不及防，军心大乱。刘巨容、曹全晸两人率队一路掩杀，不给义军喘息之机，义军前锋溃败，后队被席卷，跟着全线撤退。唐军一口气将义军赶回江陵，俘斩义军十之七八。

为了避开刘巨容的锋芒，黄巢与尚让收集馀众渡江向东撤走。曹全晸劝刘巨容穷追不舍，一鼓作气将黄巢剿灭。刘巨容说：“朝廷信义尽失，大臣寡廉鲜耻，国家大难当前，才想起来抚存将士，不吝惜赏官赐爵。一旦渡过难关，朝廷立即将功臣宿将遗弃如敝履，甚至还有人获罪下狱。与其赶尽杀绝贼寇，不如留下他们作为保全我们爵位和求取富贵的资本。”刘巨容的观点颇具有当时文臣武将的代表性，而曹全晸不赞成刘巨容的话，自己率所部一万人渡江追击黄巢。曹全晸有曹全晸的盘算，刘巨容有自己的地盘，而曹全晸没有地盘，何谈保全？只有打下地盘之后，才有的保，才有资本。曹全晸没追出多远，朝廷派出泰宁都将段彦谟做招讨使。曹全晸打了胜仗却没有立功受赏，感到很气愤，这时候才明白刘巨容的话，于是他也停止了对黄巢的追击，做起了真正的游

击将军。

转眼到了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在南面没有取得突破，转而从东南北上。这次黄巢犯了一个大错误，他遇上了更加厉害的对手，比宋威、曾元裕、刘巨容加起来都厉害的对手——高骈，威震陇西四川的高骈。

由于卢携的保奏，朝廷以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奉旨传檄天下，向各镇征兵，以分散自己的压力，并且趁机扩大招募扩充军队，加紧训练士卒，兵力很快达到了七万人，威望大振。

三月，春暖花开的三月。

三月是耕种的季节，不宜用兵。可是此时的天下已经乱作一团，手握重兵的人已经不再顾忌农业、农民、农村等“三农”问题。

高骈派大将张璘渡江迎战黄巢。黄巢派出部将王重霸力战张璘。大战十个回合之后，王重霸不是张璘对手，体力渐渐不支。正在此时，张璘虚晃一枪，拨马便走，王重霸一愣神儿，觉得奇怪，心想张璘占取了上风，怎么忽然要跑呢？就在王重霸愣神儿的刹那，张璘俯下身弯弓搭箭，只听“嗖”的一声，张璘一箭射中了王重霸的右肩，王重霸应声落马。张璘将王重霸生擒活捉。黄巢见王重霸兵败，只得暂时避开张璘，退保饶州。张璘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饶州城下。黄巢又派出别将常宏带领三万人迎击张璘。张璘分兵两路，一路亲自率领正面攻击常宏，一路潜伏待发。张璘带领一万人，常宏三万人，两军一列阵，常宏便产生了轻敌之意。果然，张璘与常宏正酣战之际，突然唐军后面队伍大乱，继而扔下张璘四散逃走。张璘惊慌失措，扭头也跟着跑。常宏以为唐军怯阵了，于是将大刀向空中一举，大喝一声：“追”。三万义军跟随常宏向唐军追击过来。跑了没多久，张璘竟然重新整队杀了回来，而且多了两万人，喊杀声惊天动地。常宏给弄糊涂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与张璘一团混战。唐军战斗力十分强悍，常宏只好边打边退，打算退入饶州城休息再战。可是常宏退到城外附近时，发现城门下面站着一万多唐军！原来，就在常宏发现唐军的同时，城下唐军如离弦之箭一般掩杀过来。常宏立即陷入了前后夹击的局面。唐军一阵箭雨齐射，义军倒下一大片。

常宏见大势已去，只好率众投降。黄巢连败两仗，兵力损失大半，不得不弃城逃走，退屯信州。

屋漏偏逢连夜雨，退守信州的黄巢义军又遭遇了疾疫，发烧拉肚子发疟疾，士兵染病死亡甚多，队伍全部东倒西歪，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而张璘发扬了高骈一贯连续作战的打法，不怕苦不怕累，抗疲劳提精神，日夜攻城。眼看信州城也摇摇欲坠，黄巢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打也打不过，跑也无处跑，黄巢在帅帐内烦躁地来回踱步，一颗心搅成了麻花。这时候，尚让来了。尚让看了看忧虑不安的黄巢，然后低声向黄巢建议："黄王，虽然唐军现在气焰嚣张，你可知高骈现在害怕什么？"

黄巢扭过头，狐疑地盯着尚让问道："高骈此时占尽上风，他有什么担心的？"

"黄王自起兵以来，所向披靡，天下州城府县无不震恐，朝廷组织了几次围剿，都被黄王击破，这是为何？"尚让没有直接回答黄巢的问题。

黄巢捻了捻胡须说道："这主要因为我义军是正义之师，英勇奋战。当然，朝廷各路军马人心涣散，各怀鬼胎，也误了不少事。"

尚让点点头，继续说道："高骈素有能征惯战的威名，是各路官军中的顶梁柱，朝廷对他深为依赖。可是朝廷对高骈的依赖，精神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朝廷有自己的心思，对高骈的计策屡屡不采纳。高骈虽然功劳大，但官爵却比别人升得慢，这其中大有文章可作"。

"此话怎讲？"黄巢停下脚步，转身面向尚让。

尚让继续说："在四川时，高骈建议朝廷一鼓作气，深入云南，彻底灭掉南诏。可是朝廷害怕打仗，没有同意高骈的意见。去年，高骈又上书朝廷，打算亲自统军从北面南征，由王铎从西面统军配合，联合征伐广州，打算剿灭我义军于岭南。可是朝廷内部意见不和，也未采纳他的策略。高骈这些计策应该说很高明，是具有全军战略价值的方案，可是混蛋朝廷偏偏就是不采用他的建议。"

"嗯，这个高骈果然是个人物。你是说，我们离间高骈与朝廷？"黄

巢问道。

“是。高骈几经挫折，应该已对朝廷失望，况且即使将我们彻底击败，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尚让进一步分析道。

尚让开始说出核心的意见：“如果我们兵败，这次旷世奇功将是天下诸侯的，尽管高骈出力最多损失最大，可是他不得不将功劳分给其他人。这是高骈绝不愿意的，他一定会摒弃诸侯，独吞大功。这是其一。其二，高骈不一定急于消灭我们，他还需要通过我们向朝廷要官爵要封赏，他需要拖延一段时日。”

“嗯，言之有理。那么当务之急，如何才能阻止高骈的进攻呢？”黄巢疑虑重重地说。

尚让说道：“这个不难，只要黄王舍得花钱。我们从广州带回大量金银财宝，我听说张璘虽然勇猛，但是贪恋货财，我们可以买通张璘，既可以暂解燃眉之急，也可以请他游说高骈。”

黄巢眉头稍稍舒展开来，点点头说道：“就这么办，送张璘黄金千两，另向高骈递交诈降书，先渡过眼前这一劫再说。”

张璘勇猛强悍，刀架到脖子上都不会眨眼，可在钱财面前腿儿软了。收了黄巢的金银，张璘果然停止了攻击，带着黄巢的诈降书向高骈复命。

见到高骈后，张璘说：“明公，黄巢已成瓮中之鳖，现在您节制天下之兵剿贼，如果贼灭，则为天下人之功，于明公无益。且朝廷暗弱，明公定国安邦之策多不见用。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明公不可不为后路着想。”

高骈拿着黄巢的信，哈哈大笑：“黄巢匹夫，黔驴技穷而来投降，非真心也。不过，擒贼先擒王，既然黄巢开出了条件，我正可以此上奏朝廷，给他要官爵，等招安那一天，我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擒拿反贼。不必劳费各路兵马，也避免了士卒血战。”高骈不是不在乎“鸟尽弓藏”的历史教训，但他另有打算，他要在历史教训与私利之间进行博弈。所谓的私利其实也是功利和公利，高骈打算假戏真做，趁机智取黄巢，同时罢退前来协助会战的各路诸侯，独吞剿灭黄巢的天下之功。

高骈上书朝廷说："黄巢反贼已被臣追击至偏僻小镇，伤亡殆尽，不日即可消灭，请朝廷将昭义、感化、义武等援军从淮南调回本镇，不必劳费天下。"

僖宗皇帝接到高骈的奏报，大喜过望。几年来义军烽烟四起，朝廷派出的各路兵马，败的败、亡的亡、观望的观望，剿抚进展十分不力，皇帝为此忧心忡忡。只有近来高骈屡屡得胜，大有力挽狂澜之势。皇帝不禁连连称赞高骈，的确是劳模将军，赤胆忠心，救亡图存。高骈再次红遍朝野，京城上下弥漫着胜利的欢悦。兵部尚书卢携更加得意忘形了，在皇帝心目中也更加重要了。权势如日中天的卢携，手舞足蹈没几天，便不能动了，因为他患了中风。尽管卢携已经中风不能走路，皇帝觉得卢携懂事还会办事，心里很喜欢他，因此，提拔卢携作了宰相。卢携很喜欢贪恋包揽权力，虽然病重仍然坚持上班，他天天被小太监搀着上朝议事，奏章命令只能口授，命人代笔录写。虽然卢携身体病弱不堪，贪心及权欲仍然极其旺盛。为了营造一种自己总揽朝纲、平定社稷的势气，卢携下令将关东各地招讨兵马全部遣散，并发布消息说，贼寇不日即可荡平，天下很快会恢复太平。卢携和高骈出自不同的目的，做出了一件相同的事——遣散会剿兵马。这一小聪明，彻底断送了两人的命运，也为李唐王朝留下了极大的后患。

有一个人与卢携的意见不同。

此人虽然奸佞，但是脑袋十分好用。

他是卢携的同党，这次他与卢携没有同心。

此人就是大宦官田令孜。

田令孜深知关东局势危如累卵，如履薄冰，随时都有可能崩溃。卢携不过是自欺欺人、粉饰太平。田令孜在表面附和卢携的同时，已经着手准备退路，而且布下了一个惊天大阴谋，这个阴谋促使晚唐政治格局陷入了更加艰难动荡的境地。

黄巢离间计和缓兵计获得巨大成功。得知诸道官兵已北渡淮河，各自归镇，黄巢、尚让立即与高骈撕毁停战之盟，而且采取闪电战主动出击，趁高骈麻痹大意之际，挥师继续北上，乘胜攻占了睦州、婺州。高

骈没想到黄巢会如此迅速地变卦反扑，可转念一想，早晚会有这一天，也并不奇怪。高骈下令张璘迎击。一向英勇善战的张璘这一次很不幸，在亲自冲锋强攻信州城时，被一块巨石砸中，当场身亡。唐军大将张璘一死，对高骈是个大大的损失，而对黄巢是个大大的利好。高骈懊悔不已，无奈只有哑巴吃黄连，此时有天大的苦也只有自己往肚里咽。黄巢立即纵兵出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所过之处黄巢、尚让禁止剽掠，只招募青壮年参加义军。这一策略收到了巨大成效，义军队伍很快又发展到了二十万。从黄巢队伍发展速度也可以看出老百姓对皇朝政府的不满与反抗。

农民怒了，后果很严重。

真的。

4．满城尽带黄金甲

长安城换了主人。换了一群泥腿泥脚的土包子，领头的是个靠贩私盐为生的落地举子。安禄山、史思明如此强大嚣张都没能攻破长安，匈奴、契丹、吐蕃如此不可一世也没能兵犯阙前。这些手无寸铁的土包子怎么就能破关斩将，杀入了帝都长安？谁也没想到，谁也想不通。想不到和想不通的地方，容易发生历史的奇迹。

八月，黄巢军击败了游击将军曹全晸，渡过淮河，淮北相继告急。这位曹全晸刺史虽然职权不大，但一心以天下为己任，全心全意要报效朝廷，带领本部人马从山东打到湖北，从湖北打到安徽，从安徽打到江苏，一路上对义军穷追不舍，缠斗不已。直到几次大仗硬仗之后，黄巢才彻底将曹全晸摆平。

高骈诱降之计未能成功，排斥诸侯独吞剿抚之功也未如愿，反倒给了黄巢起死回生的机会。黄巢义军缓过劲来，迅速恢复了旺盛的斗志与冲杀能力。其实这次黄巢在十分不利的情势下，反败为胜，既有高骈私心失策的原因，更反映了李唐朝廷政治上的暗弱无能，在军事指挥决策机制上的混乱与短视。整个朝廷一直拿不出完整像样的策略，抽风似地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过且过，好了疮疤忘了疼，对忠贞谋国之士既缺乏关爱也缺乏激励，皇帝和乱臣贼子一般模样，互相勾心斗角玩心眼儿。天下藩镇对义军的围剿见利忘义，各怀私心，拈轻怕重，争功卸责，根本行不成合力。

巨大的挫折感以及对政治的失望情绪促使高骈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人心本来浮躁，况且如高骈这样栋梁之才，为朝廷出工出力，可是终究得不到重用，治国安邦之策无法打动庙堂。手握重兵、镇守一方、节支天下兵马的大将军，既得不到政治上的肯定，也得不到物质上的激励，那是什么滋味儿？再环顾周围情势，高骈的挫折感、失落感与消极感油然而生。高骈自从失去张璘这员大将之后，开始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各路诸侯心怀叵测，不以天下为己任。先是河北军焚掠洛阳东市，后有援助汝州、郑州的各路官军内讧，发生自相残杀，导致郑许防线土崩瓦解。朝廷内部更是乱成一团糟，大臣们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忠贞之士流窜外地，藩镇贤良不愿入朝。经过几次大的战争，高骈的全局性谋划得不到重用，逐渐有些心灰意冷，志气和心态加重了其消极心理。现在的高骈已不再是意气风发、杀敌荡寇、尽忠报国的有志青年。天下局势失望、无奈、自保的情绪渐渐侵袭了高骈的全身。高骈将自己关在扬州城内，开始把注意力都投入到了炼丹学仙之中。

高骈，生的英雄，死的窝囊。这是后话，以后再评说。

十月，黄巢以势如破竹、秋风扫落叶之势，连续攻陷了河南信阳、颍州、宋州、徐州、兖州，当地州县官吏望风逃窜。东都洛阳的东面和南面屏障尽失，完全暴露在了黄巢的大军之下。“黑云压城城欲摧”，城墙似乎层层爆裂崩毁的声音已经响彻洛阳的大街小巷，震撼着城内官员和百姓的心胆。

关于黄巢义军杀人如麻、放火如花、拆屋破家、锯齿獠牙的流言充斥弥漫。而此时，东面招讨都统、东南面招讨都统、荆南招讨都统以及不可一世的各路藩镇诸侯，似乎一下子从地面上消失了。将偌大的东都洛阳孤零零地扔在了黄河边、旷野上、北风中、黑云下，摆在了黄巢锋

利的刀刃上、流血的案板上、愤怒的狮口中、无坚不摧的铁蹄前。

黄巢这位自封为冲天大将军的农民义军领袖，这位号称黄王的社会底层落地举子，自从揭竿起义以来，以他坚如磐石的意志力、感天动地的号召力、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风卷残云的运动力，挟裹着千百万光膀赤脚流离失所的农民，纵横驰骋，攻城略地，斩关开仓，杀暴屠富，半个天下被他翻了个底朝天。

现在黄巢咆哮着来到了东都洛阳城外，站在山顶上俯瞰这所古城，这所虽然已不是帝都但仍象征皇权的古城。黄巢下定决心，必须一战拿下洛阳，挥兵西进攻取长安，只有平灭皇帝的老窝，才能将腐朽衰败的统治者从圣坛上掀翻。

洛阳震恐。

长安震恐。

皇宫震恐。

皇帝震恐。

皇帝知道，大臣们也明白，东都洛阳如果失守，长安将危在旦夕。长安动摇，则自己的好日子也将到头。皇帝将再也不能踢球、弹琴、摸妃子的细皮嫩肉了。大臣们将再也不能喝酒作乐、吆五喝六。想清楚了这些之后，这些人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默契与配合，皇帝的手如点钞机一般急速地忙碌，在一打打的诏书上盖章。大臣们则如快递员一样手脚翻飞，发出一道道告急命令，要求各路藩镇全力救援洛阳。可是诏命发出后七八天过去了，音信全无。皇帝诏命如石沉大海，甚至连一点波纹都没激起。天下突然陷入了宁静、死寂和恐怖，关中的皇帝大臣在等待，洛阳城里的官员平民也在等待。等待，熬人的等待，未知的等待，除了等待只能等待。皇帝和大臣的心一下子掉入了无底的万丈冰窟，屁股则坐上了针毡抬不起来。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东都洛阳与黄巢对峙，如同一头衰疲的大象远远地看着幼仔落入狮群。

为保卫长安，洛阳必须挺身而出，与黄巢殊死一战。

即使天下人都明白洛阳是白白牺牲，洛阳也必须一战。

这一战一定很艰难，很残酷，很关键，很悬念，很悲壮。

天下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这旷古一战的爆发。

万事都有出人意料之处。

万人担心的惨烈事情并没有发生，一切在喜庆中结束。

黄巢未费举手之劳就占取了洛阳。

因为洛阳留守刘允章决定举城投降。

投降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这个谁都知道，所以不是任谁都能做到。

投降还是一件策略性非常高的事。

这个不是谁都清楚，更不是谁都能恰到好处地做到。所以有的人投降后继续高官厚禄，有的人投降后反倒死得更快、更惨。

伤心总是难免的，思想矛盾是绕不开的，关键是投降以后比伤心伤脑筋更重要的是，城破身死是否能够避免。刘允章犹豫不决，彻夜失眠。

经过整晚上的辗转反侧，刘允章终于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一大早，洛阳府衙传出了击鼓之声，刘允章开厅议事。文武官僚早已侯立堂上，每个人都心情沉重，搓手顿足，不安地等待着刘允章的决策。因睡眠不足而黑着眼圈的刘允章神情沉重地端坐在帅案后面，目无表情地看着文武官员。沉默了片刻，刘允章打破宁静，询问文武官员对当前形势的意见。众人莫衷一是，有惶恐不能自禁者，有慷慨陈词甘心赴义者，议事厅像开了锅，嚷嚷成一团。最后，刘允章让大家安静下来，他缓慢而有力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投降。大家以各种复杂的眼神、伸长了脖子看着刘允章。刘允章表情沉静，不慌不忙地说道：“黄巢势不可挡，救援没有指望，如果战火一开，将是生灵涂炭，洛阳繁华从此陨落。我们不为个人计，也要为几十万黎民百姓着想。投降之责就由我刘某一人承担吧。”众人见刘允章打算投降，无论愿意与不愿意，都只有默然称是，即使原来主张抵抗的人也失去了斗志。

刘允章在属下中统一了思想后，提笔给黄巢写了封信：“将军盛名由来已久，天下闻之莫不风动，洛阳孤城非将军敌手。然故都繁华，人

丁兴旺，粮草殷实，带甲上万，如若开战，胜负殊难逆料。刘某为百姓计，甘愿举城投降，希将军亦爱惜黎民士卒，安境保民，则厚德弥远。”黄巢看罢刘允章来信，先是一愣，他没想到东都洛阳会不顾长安的安危，未进行任何抵抗竟然举城投降。继而黄巢哈哈大笑，吩咐复书：“请各镇藩抚，自守壁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刻进伐京师，只问罪于李唐皇朝，与其他人无干！”



十一月十七日，洛阳留守刘允章率百官出城投降，分列东城门外大路两厢，俯首迎候黄巢义军。黄巢乘马徐徐入城，赦免刘允章等人，张榜安民，慰劳百姓，城内秩序如旧，该织布的织布，该卖柴的卖柴，酒馆照开，戏楼照演。老百姓莫不欢呼雀跃，主动送出酒肉劳军。黄巢吩咐开仓放粮，赦免囚犯。严肃军纪，维持秩序，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洛

阳城一下子爆发出了欢天喜地的热情，上上下下街坊里巷张灯结彩，互相庆祝慰问。

部署已定，黄巢住进了东都行宫内。尽管是行宫，尽管皇帝多年不来居住，但是宫殿规模形制仍然不失皇家气派。晚上黄巢站在寝殿门外，一边在庭院里信步走动，一边负手沉思。街市上欢腾的锣鼓声忽高忽低地传来，烟花炮竹此起彼伏地闪烁。黄巢扭头忽然看到殿脚下有一丛丛金黄色的菊花，枝叶拥簇着在秋风中摇曳，枝头细长的花瓣已经残缺不全，凋零的花随风飘飞，散落一地。黄巢睹物伤怀，想起自己屡考进士不中，想起天下百姓走投无路，想起南征北战的险恶艰难，不觉心潮涌动。感于心，发于声，黄巢口中低沉地吟诵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实话说，黄巢屡次考不中进士也实在有他自身原因，就看这首诗水平也不高，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过于直白，在以文章取士、以门第荐人的唐朝，凭这两下子哪里能中得了进士？估计黄巢的高考作文调门太高，没合上考官的心思，只能落得不及格的分数。不过，黄巢的口气还是蛮雄壮的，这是骨子里的霸气，掩藏不住，无需做作。

黄巢身后跟随四名侍卫，其中一人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鼻直口阔、神情沉毅，看此人装束当为侍卫队长。听黄巢口中念念有词，这名侍卫队长走上前问道："黄王何事吩咐？"黄巢转过头，看了看四人，微微一笑，反问道："朱全忠，你看这菊花形孤影单，独自开放独自凋残，如果在春天是不是就不会如此凄凉？"这名叫做朱全忠的侍卫队长似乎没有明白黄巢的意思，眼睛转了转回答："要让菊花开在春天，恐怕只有玉皇大帝能办到。"黄巢闻言豪壮地仰天大笑："明年，我就让菊花开在春天！"说罢，黄巢昂首阔步在爽朗的笑声中消失在夜色里。大家一定要记住朱全忠这个名字，此人后来颠覆了李唐王朝，做了五代之首朱梁帝国的皇帝。

洛阳欢庆，长安沮丧。

黄巢势如破竹地占领洛阳，犹如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投掷了一颗原子弹，造成了巨大的震撼。特别是长安城内更是人心惶惶，谣言四起。

有的人说黄巢是黄头发黄眼睛的天神下凡，来到人间就是要兴风作浪。有的说黄巢是在替穷苦人讨说法，争公道，在他带领下穷苦人都不再受官府欺压，能够过上好日子。也有人说黄巢带领着一群强盗土匪，打家劫舍，特别是专门抢劫富户官宦之家，所到之处，人财两空。更有一些消息灵通的官吏开始悄悄地转移资财，趁着夜色一车一车地将家里的金银细软女人家眷往城外拉，隐藏到远郊深山的亲戚家去。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皇城帝都固若金汤，又有潼关天险，莫说泥腿把子黄巢，就是当年最强悍的正规军安禄山不也没有攻破潼关吗？放心吧，这里是皇帝住的家，是天下最安全的地方，绝非江夏、洛阳可比。长安城大街小巷、茶坊酒肆、买卖铺户到处都在议论黄巢要攻打长安城的事情，沸沸扬扬，像开了锅的粥。

黄巢豪气干云地作诗，僖宗皇帝现在可没有吟诗作赋的心情，感到世界末日似乎要来临了。李俨在延英殿召集文武百官研究对策。现在的皇帝已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但除了体力和个头儿长了之外，治国理政的才能一点没长。七八年如同南柯一梦，皇帝整日里玩耍嬉闹，除上班时间主持一下朝会，其他时间就是玩啊玩。大难临头，慌了手脚、乱了心神的皇帝哭哭啼啼地对宰相大臣们说“各位爱卿，黄巢贼势凶猛，为之奈何”？

观军容使大宦官田令孜奏道：“陛下，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臣亲自为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前去御敌。”

皇帝憋了憋嘴：“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怕不堪重用。”

田令孜见皇帝钻入了自己设下的套儿，马上话头一转：“如果陛下担心潼关不保，还有一策可用。昔年安禄山叛逆，为避锋芒，玄宗巡幸蜀川。”

好家伙！田令孜老贼打算让皇帝弃城逃往四川。

原来这就是田令孜策划已久的大阴谋！

宰相崔沆战战兢兢地说道：“安禄山才五万人马，比之黄巢，小巫见大巫，现在的黄巢可是拥兵六十万来犯。”

豆卢彖神不守舍，急促说道：“当年哥舒翰以十五万人尚不能守潼

关，今黄巢来势汹汹，而潼关又无哥舒翰之兵。田令孜这是为社稷着想，蜀中三川官吏都是田令孜的心腹，与当年玄宗赴川时相比，可谓周到备至。”

皇帝听到崔沆和豆卢彖这俩应声虫的话，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无论找出多少假借的托词，什么“巡守、出幸、移驾”，实质都是逃跑，任何人都知道逃跑不是光彩的事。他不愿意学李隆基逃跑四川的做法，那是尽人皆知的丢脸历史。如果逃离京城，不仅皇帝的脸面没处搁，连屁股也将没地方放。皇帝原本粉白的脸涨得通红，对田令孜命令道：“田爱卿你去为朕发兵守潼关。”

田令孜听到皇帝的命令，心里“咯噔”一下子，手心里顿时渗出了细汗。皇帝不仅没有按照田令孜的主意逃跑，还把田令孜给派往了战火前线。僖宗心想“你们这群饭桶，大难临头都想着要逃跑，想得美。我先让你们到危难前沿去挡一挡、烤一烤”。田令孜既窝火又害怕，一百二十万个不乐意。可是，圣旨不可违，田令孜只有硬着头皮领命。

各位大臣此时也没了主张，谁也不敢肯定黄巢与安禄山哪个更厉害，谁也提不出更好的抵御防卫对策，干脆集体失语，只有看田令孜上蹿下跳地演出。

不过在有一点上皇帝和各位大臣是没有分歧的，那就是对黄巢要攻打长安占领长安的决心，谁也不怀疑。

散会后，皇帝亲自到左神策军，检阅鼓励将士。老滑头田令孜早就知道潼关守不住，他才不会甘心去当炮灰。他自告奋勇御敌也不过是障眼法，为自己的真实逃跑意图披上美丽的慌言外衣。这个外衣没想到让皇帝顺手给他披上，变成了带刺儿的刺猬皮。田令孜虽然领命，可是老贼自有周旋之策。田令孜可以御敌，但他只申请当指挥官，并没有说去潼关前线，他早已为自己选好了替死鬼、挡箭牌。

田令孜向皇帝举荐左神策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神策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神策军兵马使赵珂。皇帝在教军场上召见三人，当场授命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王师会为粮料使，赵珂为寨栅使，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这下老贼

田令孜可高兴了，他算准了皇帝离不开他，不会当真把他调离身边派往前线。如果没了田令孜，皇帝就没了主心骨，睡觉都不踏实，所以皇帝不会派他去领兵作战。现在既然找到了领兵之人，皇帝也就坡下驴，稀里糊涂地同意由张承范统兵出征。

皇帝调兵遣将的命令刚刚发布完毕，郑州汝州把截置制使齐克让奏报："黄巢已入东都境，臣收军退保潼关，在潼关城外安营下寨。河南一带州县残破，人烟灭绝，东西南北空空荡荡，既见不到官军也见不到官吏。将士屡经战斗，久乏粮草，很长时间没吃过饱饭了。饥寒交迫，甲仗器械残破不堪。现在人人思归乡闾，臣担心一旦军心溃散，将不可收拾。乞望朝廷早日遣送资粮和援军，如若来晚，臣可能会撑不下去了。"皇帝读罢齐克让的战报，两腿发软，立即命令左右神策军选拔弓弩手二千八百人，由张承范等三人率领，紧急支援齐克让。

神策军徒有虚名，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飞扬跋扈的神气不少，杀敌征战的神功一点没有。神策军士兵都是长安富家子弟，通过贿赂宦官邀取功名，加入军籍，熬年头混日子，既能领取比其他部队丰厚的粮饷，又容易封官进爵，更重要的是远离战场、远离伤亡。这些纨绔子弟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既不操练也不读书，只知道华衣怒马、打架斗殴。现在百年不遇上阵报国的机会来了，神策军要冲锋陷阵了，要上战场拼刀枪了，这些家伙不仅没有精神奋发，反倒个个跑肚拉稀，心慌腿麻。他们不去打仗，那谁去啊？事情总有办法，钱是所有办法中最容易想到也最好使的。回家和老子一商量，花钱免灾吧。呵，这一下可热闹了，明天出征，头天晚上两千多神策军揣着银子拎着绸缎，走街串巷，挨家挨户雇用贫困潦倒的人冒名顶替自己参军。长安城内这也算是一道蔚为壮观的境况。

第二天，日上三杆，皇帝亲自为张承范送行。僖宗站在章信门楼上俯看盔明甲亮、旌旗招展的神策军列队出城。可是看着看着，皇帝觉得不对劲，两千八百人的队伍怎么东倒西歪，士兵个个一摇三晃，兵器是新的，可拿在这些人手里怎么如同面泥捏的呢？正在皇帝纳闷之时，张承范报告说："陛下，臣闻听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

卒万人驻扎潼关之外，臣带区区二千余人去守潼关，形势高下已然分明，可现在还没有听到粮草军饷的消息。如果以此拒贼，臣心里感到难过且十分不安。愿陛下抓紧时间催促各州府快派精兵救援。”皇帝无奈地向张承范摆摆手：“爱卿你们先走，援兵随后就到。”

下午，张承范率军到达了长安城东的华州。华州本乃长安的东大门，东进西守的咽喉要道。可偏偏这时候华州刺史裴虔馀被调往别处任职。老百姓不见了父母官，无人敢在城中居住，全逃入了华山，偌大的华州城除了老鼠再没有喘气的。

十二月初一，张承范到达潼关。同一天，黄巢的前锋柴存率领大军也抵达关下。义军旌旗蔽日，满山遍野，无边无际。齐克让率领疲惫不堪的军兵与柴存发生激战，义军先锋锐气稍稍受挫。不一会儿，黄巢亲率主力部队杀到。六十万人云集潼关城东，马嘶人呼声雷动，震彻河川山岳。这时候齐克让狠劲也直冲脑顶，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别无退路，只有背城一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潼关城下，黄河岸边，山峦之间，几万人混战一团。黄巢并没有投入全部兵力，也不需要投入全部兵力。齐克让是顽强的，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只见得血肉横飞，只听得战鼓声声。这一仗从午时一直打到酉时，双方都有些累了，战事的节奏开始放缓。但齐克让的军兵最先累倒，确切地说是被饿倒。既流汗又流血，空着肚子无论如何也流不了太久。唐军实在扛不住了，持续下去不是战死就是饿死。突然，军中大乱，齐克让担心的哗变终究还是发生了。唐军烧掉自家营帐四处逃散。齐克让孤掌难鸣，无力无权无心无资本约束部署，只好满身是血地单骑退入潼关。

潼关左侧有一条山谷，谷中灌木藤枝茂密如织，平日禁止人们往来通行，为的是将行人归流关口城门，以凭借关隘收税。黄巢义军见唐军溃败，趁势大举掩杀。溃败的唐军无路可走，纷纷涌向这条山谷，瞬时就将山谷踏为平地。

张承范见城外唐军因饥饿溃散，赶紧将所带来的钱财粮食分发给自己的士卒，以稳定军心。同时，张承范派人八百里加急向皇帝报告：“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还没接济。我到关之日，贼寇大军也已

压境。现在，我们以二千余人抗拒六十万贼寇，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潼关摇摇欲坠。城外齐克让之军由于饥饿而溃散，夺路逃亡的军校将城外山谷都已踏平。臣若失守潼关甘愿受鼎镬之刑，可是为朝廷出谋划策的大臣们的颜面往哪里搁呢？臣还听说陛下已有意西巡，如果您銮舆一动，则朝野上下会立即土崩瓦解。臣冒死进言，请您与宰辅大臣详熟计议，决不可轻举妄动。现在赶快征兵驰援关防，我大唐社稷或许还可以支持下去。假若黄巢也和安禄山一样灭亡，那微臣我即使如哥舒翰般死去也无憾了！”

保卫潼关，保卫长安。

攻打潼关，直捣长安。

第二天天还没亮，黄巢调集人马强攻潼关。

潼关外是一条宽两丈深三丈的山涧，严冬季节虽然涧水不多，但深谷险峭，可谓潼关的天然屏障。黄巢派先锋柴存驱赶当地征集来的老百姓，搬石挖土拥填沟壑，不到一个时辰，山涧被填平。

义军将官与士兵抬着云梯、举着盾牌，高声喊杀着向潼关城墙冲来。张承范与齐克让身披铠甲，站立城头亲自指挥城内军民拼死防守。士兵在城头向下射箭投掷石块，老百姓负责向城墙上运送器械。义军架起的云梯被城上唐军掀翻，冲上去一批批的敢死队被乱箭射死。在潼关东城外不到五百米宽的战场上云集了几万义军，如同蜂群蚁群一样排山倒海、不知疲倦、不畏死活地向城墙猛扑。城上唐军也杀红了眼，将城上一切可以找得到、有重量的利器、钝器如山洪暴发、瓢泼大雨般向仰攻的义军投掷。

一会儿功夫，城下死伤的义军枕积如山，后续的义军就踩着倒下义军的尸体向上冲击。惨烈的攻防战从早上持续到傍晚。攻城的和守城的都已麻木，失去了知觉与判断力，只剩下一个目标——赢，只重复着一个动作——杀。义军攻了一天，潼关依然是潼关。潼关果然是潼关，天险不会轻易被攻破。

当天夜里，黄巢决定改变战术，正面以巨型木制战车装载油脂和柴草，由几十人一组推着冲向潼关城门，待五六组战车拥堵住城门后，点

燃柴草焚烧。另派大将李说率一万人袭取被齐克让残军踏平的山谷，从侧面攻击潼关北城。张承范在城头上对义军动向看得清清楚楚，急忙分出八百人，由王师会率领去守卫山谷。山谷失守，潼关侧翼将暴露在敌军的刀斧之下。

可王师会到达山谷时，李说已经攻陷山谷，并且爬上山脊展开了对北城的强大攻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北城失守，东城城门、箭楼被烧塌。在李说与柴存两相夹击之下，不可一世的潼关终于崩溃。王师会自杀殉职，张承范改扮成平民，率领残兵败将逃走。张承范逃到长安城外的渭桥，遇到田令孜新招募的援军。蓬头垢面的败军见到衣裘温鲜的援军，禁不住怒火中烧，二话不说冲上去一顿抢劫之后，冲入长安。

听说潼关失守，义军已乘胜追击到了华州，田令孜担心皇帝罪责，于是将洛阳沦陷、潼关失守的责任一股脑全推给了卢携。田令孜向皇帝奏称，全因为卢携主张遣散各藩镇剿贼大军，才导致黄巢临死重生，做大难制。朝廷今日之难皆因卢携失策，应该追究卢携误国亡民之罪。田令孜之所以此时此刻出卖卢携，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是卢携位高权重，深受皇帝倚重，已经威胁到了田令孜的地位，田令孜对此早已嫉恨在心，隐忍未发。二是时局不利，天快要塌下来了，需要个头儿高的顶着，无疑卢携是站得最近个头儿最高的，卢携最值得出卖，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卢携中风病卧在家已经多日。听到自己多年的政治盟友田令孜在皇帝面前陷害自己，卢携气得一口恶气涌上心头，感到天旋地转，呼吸急促，高血压、脑血栓、心肌梗塞一并发作。宰相府上上下下乱成一团，手忙脚乱地将卢携抢救过来。卢携靠在床上，口齿不清，鼻涕眼泪俱下。在极度惶恐、无奈、愤恨与绝望之下，卢携选择了吞毒药自杀。

皇帝此时更是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田令孜对皇帝说：“陛下，此时只有西巡啦。”皇帝支支吾吾还没反应过来，田令孜命人将早已备置好的几辆漆金皇家马车赶到寝殿前，田令孜扶着皇帝磕磕绊绊地慌忙上车，连同几个皇子皇妃金银细软一股脑塞入车中。田令孜又调来五百神策军左右护驾，车队冲出金光门向西逃走。

田令孜几个月之前已经派哥哥陈敬瑄（田令孜在入宫作太监前本家姓陈）做西川节度使，目的就是为自己铺好后路，为皇帝西逃蜀川做准备。也是在几个月前，田令孜已经决定要出卖卢携做亡国的替死鬼。这就是田令孜的惊天大阴谋。而卢携虽然蒙在鼓里，也算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早上上朝时，文武百官才发现皇帝已经不见了，找来值班太监禁卫一问才知道，皇帝跑啦！当场就有几个官员一屁股坐在地上，两眼发直，楞呆呆不知如何是好。还有几个调头儿就往家里跑，大呼小叫地张罗家里人也逃离长安。长安城里的低级官员听说乱兵入城的消息，更是无暇他顾，抱头鼠窜。军士和平民争着涌入国库、皇宫，抢劫米面钱粮珍奇器皿。皇帝和官员既已四散奔逃，城内秩序大乱套，三座城门被出逃的车马堵塞得水泄不通，大街小巷全是奔跑的人流，衙门府库的门板匾额横七竖八地摇摇欲坠，凝重沉闷的空气中回荡着混乱的哭喊与叫骂。

黄巢以尚让为平唐大将军，盖洪、费全古为副将，率领先头部队进入长安。

日过中午，城中没来得及逃走的官员军校不得不到霸上请降，迎侯黄巢。长安东城外宽阔的官道上，遥遥走来黑压压的队伍。打头儿有八名彪形大汉以红布包头，抬着一乘镶金包铜的肩舆，肩舆中端坐一人，身姿挺拔，神情严峻。双肩一字如山，双臂舒展似猿。生的黄白面皮，瘦长脸型，颧骨高耸，整齐的短须围绕海口，两道剑眉斜飞入鬓，一双眼睛细长，目光冷峻有神。头戴凤翅金盔，身披龙鳞金甲，赤红征衣，足登黑色战靴。此人正是黄巢！州官闻之而色变，军将遇之而愁苦，纵横四海、叱咤风云的黄巢！黄巢肩舆之后是四队亲兵随从，个个红巾包头，金绦系腰，精神饱满，挺胸腆肚，怀抱鬼头大刀，步履稳健有力。往后是一列列金盔金甲的武士，分乘红黑花白黄各色战马，在随风招展的旗幡下威武前行。再之后是手持长矛的几十万义军军卒。人马队伍之后是几十队满载粮草辎重的战车。战马的嘶鸣声、銮铃声、铁蹄声、隆隆的车轮声、此起彼伏的义军口号声、高空盘旋的鹰叫声交织一起，响

彻云霄，震山撼木。义军兵马从长安城东门入城，浩浩荡荡络绎不绝，一直到掌灯时分进城军队的步伐杂沓之声还在街巷中回荡。

黄巢进城之后，由尚让张贴文榜，告谕吏民：“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毋恐。”由于情势不明，为安全起见，黄巢当晚住在已人去楼空的田令孜府。老贼田令孜的私第奢侈豪华，屋宇壮丽，比东都洛阳的皇宫毫不逊色。

第二天，黄巢率百官在皇宫含元殿称帝，建国号为大齐。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孟楷、盖洪为尚书左、右仆射，皮日休为翰林学士，费传古为枢密使，马祥为右散骑常侍，王璠为京兆尹，封柴存为车骑将军先锋官，许建、米实、刘瑭、朱全忠、张全、彭攒、李逵等为诸将军游弈使。对唐朝官员四品以下的全部留用，其余都罢免归家。这位皮日休也是位愤青，虽然中了进士，可终日里狂傲不羁，尤其善于吟诗作赋。懿宗朝之后，诗人不少，成就不大，皮日休算是忧愤世事的少数之一。

皮日休有一首诗《橡媪叹》：“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馀，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皮日休的政治观点，他哀伤当世农民的苦难，痛恨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也可能是基于对当朝政府的不满，皮日休才接受了黄巢的邀请，到黄巢的大齐朝中做官。

黄巢当晚设宴大宴群臣，庆祝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皇宫内外灯火辉煌，鼓乐喧天，美味佳肴筵席大摆。文官武将鲜衣盛装，兴高采烈，互相道贺，矜伐战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黄巢从高阶上站立起身，喧闹的众人立即安静下来，仰头望着新皇帝。黄巢大声说道：“众位弟兄，李唐无道，天下失望，抛黎民于水火，致灾祸以频仍。黄某应天顺人，与众弟兄披肝沥胆，揭竿起义，南征北讨近十年。今李唐气数已

尽，京师遭弃，正是我大齐崛起之时！”

阶下众人山呼万岁。

黄巢举起一樽酒，继续说道：“取天下皆我等齐心协力之功，来，我们干杯！”文武百官齐刷刷仰头将酒喝干。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黄巢的黄脸在酒精的作用下泛起了红光。就在众人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的时候，黄巢抽出腰间佩剑，以剑敲击着石阶，边敲边吟唱出了他早年的一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是个情绪型选手，很喜欢发感慨，很愿意作诗抒怀。

尚让对身旁的柴存等人低声说道：“大王龙兴之前，屡考唐进士不中，唐朝暗弱，选人失贤，大王一怒奋笔写下这首借颂菊花而抒怀的诗，不想今日果然成真，天意啊！”

伴随着黄巢豪情激烈、壮志干云的吟唱，宴席两厢五十名壮汉奋力擂响五十面牛皮大鼓，边擂鼓边和唱，五十名宫女翩翩起舞，酒宴气氛推向了高潮。当晚，黄巢和众人一样，酒不醉人人自醉，况且长安城皇宫内的酒都是陈酿美酒，在酒精与情绪的交互作用下，人人都烂醉如泥。

狂欢宴会直到子时方休。朱全忠扶着醉醺醺的黄巢回内殿就寝，一边走，朱全忠一边向黄巢建议：“陛下，现在李儇窜逃西去，我们应该派人追杀，或许能够追及，如此则斩草除根。”黄巢含含糊糊地说：“李儇竖子，惶惶如丧家之犬，由他去吧，成不了什么大事。”朱全忠腮帮子鼓了鼓，欲言又止。

义军在长安城中驻扎了不到十天，军纪开始失控。很多部队沿街抢掠，以至于随意杀人，特别是对官宦富户恨之入骨，见到就抢、遇到就杀。尚让急匆匆地找到黄巢禀报：“陛下，几十万人驻扎城内，部队纪律难以维持，有些部署劫掠杀人，请陛下定裁。”黄巢脸色立即沉下来，说道：“入城之时，已宣布军纪，不许滋扰百姓，违者军法从事。”尚让迟疑了一下，又说道：“生乱军士以柴存部下为最凶，几日来已连杀三个大户人家，将其家财洗劫一空。”黄巢一愣，继而说道：“这些军兵出身贫

苦，爱惜钱财也是常情，况且劫掠的都是高官显贵、土豪富户，这些人原本可恨。”尚让见黄巢没有进一步严肃军纪的意思，只好默然退出。黄巢没有及时惩罚违纪军兵，客观上助长了违纪作乱的风气。义军自上而下肆无忌惮地在城中打劫，几乎与强盗土匪无异。

一个月之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赶到长安城外，与尚让等激战数次，并在一次偷袭中成功，杀入长安，斩首齐军万人。齐军匆忙撤出城。齐军对唐军实施了反包围，埋伏在郊外，对大意的唐军进行了反攻，最后重新杀入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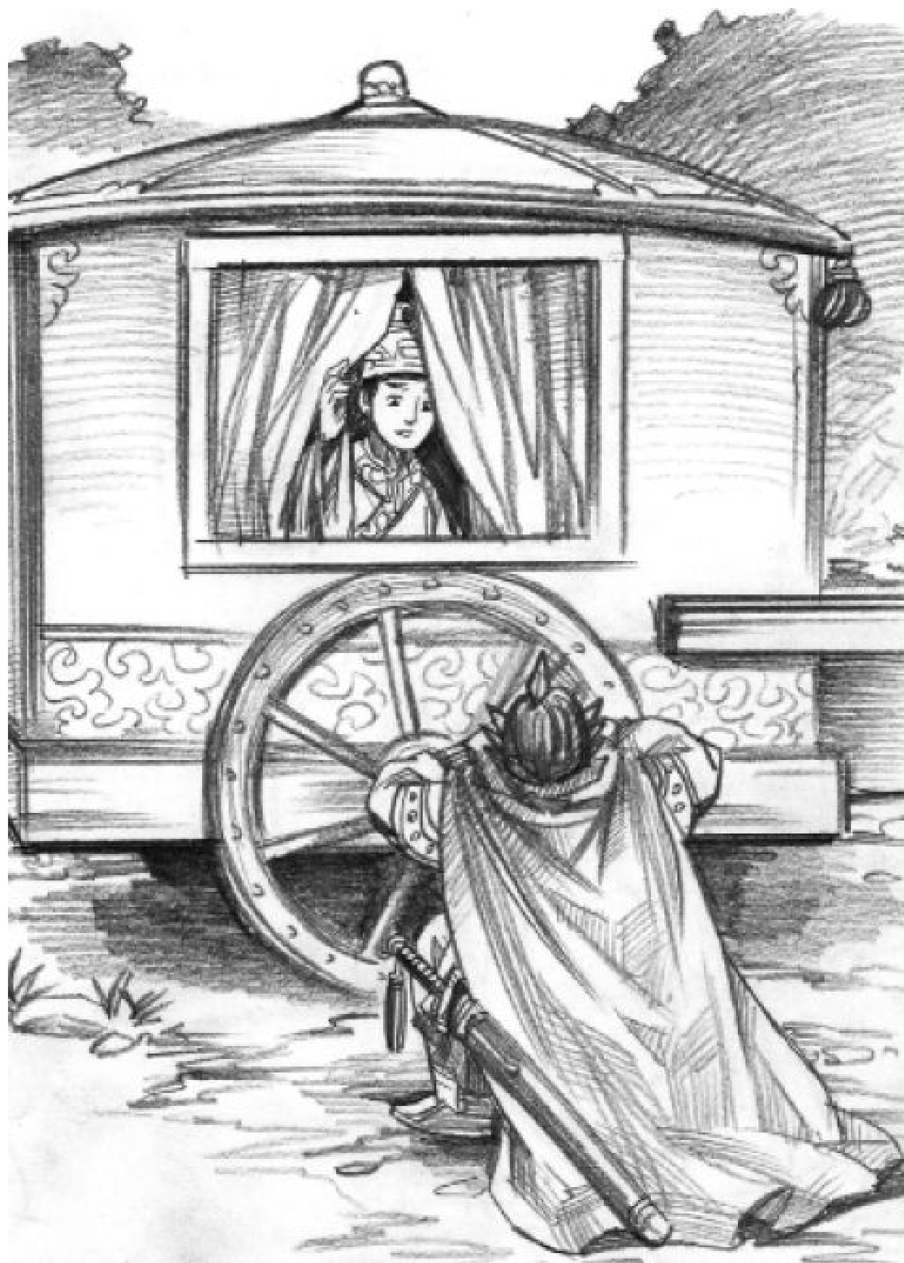
这次唐军突袭入城时，城内官员百姓对官军表示出了欢迎，并给予了帮助。齐军反攻入城后，黄巢认为长安城内上至官员下至百姓不与义军保持共同立场，都怀恋唐室，不可救药。黄巢展开了疯狂的报复，纵兵屠杀，豆卢彖、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鄴、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和皇室王子公主等几百人都被杀死，民众八万人身首异处。唐朝皇亲国戚、官员士绅全部遭到屠戮，豪宅门第被烧杀一空，公私财物被洗劫殆尽。一时间长安城内血流成河，腥风弥漫。有歌谣形容当时的恐怖情形：“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黄巢进驻了长安，但仅仅是住下，几乎是无所事事地住了下来。黄巢占据长安后有三大失误：

其一是义军没有发布施政纲领，即使最简单最朴素的政治纲领和治国理念都没有提出来，更没有宣示天下。似乎打下长安成了战争和起义的唯一目的及终极追求。现在长安被踩在了脚下，当然意味着大功告成。大功既然告成，理应分封享乐。逻辑似乎是这样。但这的确是个错误的逻辑，而且是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错误逻辑。使得摇摇欲坠的唐帝国历史走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风波诡谲、血雨腥风。

第二个错误是没有追击僖宗及其逃亡势力。黄巢低估了封建帝王哪怕是十分窝囊的封建帝王所具有的能量，对这种能量甚至连封建帝王自己也未必认识充分，未必能够自由掌控。李唐皇室虽然落难逃亡，但其号召力仍然不可低估。仍然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利益集团需要这个落魄皇

帝，需要借助这个皇帝以保全自己。无需皇帝招呼，还有很多力量会自动打出护驾复国的旗号，自动向皇帝靠拢，自动聚集围剿义军。黄巢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一层，放弃追击僖宗皇帝及其残余势力，就等于纵虎归山，等于为李唐官家势力留下了喘息和反扑的时间与空间。



第三个错误是没有为义军指明今后的方向。几十万义军驻扎长安不

是长久之计，无论是驻军和进军，黄巢都没有提出下一步的方略。义军本来就是起于社会底层，嫉富如仇、嫉官如仇，长期的游荡作战及剽掠习性保持着巨大的惯性，如何能够安分守法地住在长安城？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事业做引领，在长安这个狭小的范围内，义军内部矛盾、义军与地方官民之间的矛盾酝酿发酵直至激化，已成为了必然。

这些不作为或者错误的作为，使黄巢丧失了政治基础和民众基础，也坐失了扩大胜利的良机。

新人没有新气象，黄巢义军的迅速失败就此种下了祸根。

5．我要投降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可这时务到底是什么？如何判断？是件让人大伤脑筋甚至要掉脑袋的事情。识别得准不准并非值得夸耀的事，最要紧的事是脑袋要保住，这一点是决不能含糊的。

话说僖宗皇帝与田令孜等人马不停蹄，一路狂奔，一天一夜没住脚，滴水未沾，粒米未进，早已是饥肠辘辘，满身虚汗。这是僖宗第一次千里大逃亡，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挨饿受怕颠簸劳苦。

皇帝车队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大逃亡，一口气跑出几百里。刚刚到达一个叫做骆谷的地方，他们实在跑不动了，正打算稍事休息一下。突然，有哨探来报“前面有一支军队拦住去路”。

僖宗皇帝和田令孜脑袋同时“嗡”的一下，黄巢的追兵这么快就围追堵截上来啦？真是天要亡我！

正在僖宗皇帝等人忐忑不安着急想对策的时候，尘土飞扬中一队人马冲到了近前。为首一人在百步之外翻身下马，径直跑到皇帝车马跟前，高声喊道：“臣郑畋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

郑畋怎么来了？或者说怎么在此时此地出现了？

骆谷是凤翔的地盘，此时凤翔节度使是那位被卢携排挤出京的郑畋。郑畋虽然政治不得志，但一直关心时局的发展，忧心朝廷安危。听说黄巢逼近长安后，郑畋天天派人打探消息，翘首遥望京师。今天一大早，凤翔的哨探得到情报说长安被黄巢攻占，皇帝已经向西奔凤翔逃来。郑畋闻听这个晴天霹雳般的讯息，知道天朝出大事了，而且此事后

果难以逆料。郑畋顾不了许多，马上率领部属赶到半路去迎接皇帝。

僖宗一听是郑畋来了，不是敌军，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提到嗓子眼的心“扑通”一声回归原位。

接驾的和逃亡的两队人在骆谷相遇。郑畋跪在路旁觐见皇帝，并挽留皇帝暂居凤翔。僖宗在车内挑起布帘看了看郑畋，见昔日的朝廷大臣于危难之际赶来近前，僖宗心中一时间酸甜苦辣难以说清，鼻子一酸眼泪滴落尘埃。

正在僖宗迟疑犹豫之际，田令孜在后面扯了一下皇帝的衣襟。田令孜与郑畋一向不睦，况且老贼还有自己的打算，扯皇帝衣襟的目的是暗示僖宗不要答应郑畋。僖宗长这么大没经历过如此变故，心里根本没有主意。别说六神无主，七神八仙也早已不知去向。惶恐之间，僖宗最大的主心骨就是田令孜。经田令孜煽动和欺骗，僖宗说道：“朕不打算远避贼寇，只是暂时到四川兴元居住一段时间。到那里征集天下兵马，以图收复。爱卿你要全力以赴向东抵挡黄巢锋芒，向西号召各蕃汉镇守，与相邻藩镇同心协力，努力承担匡扶朝廷剿灭流贼的大任。”

郑畋心里想：“当初，皇帝信任卢携、田令孜奸邪之徒，我逆耳忠言得不到采纳，以至于多年剿贼无功，贼势日炽。现在皇室沦落天涯，反求大功，怎么可能？”郑畋想到此处，仰头请示：“陛下，贼寇弥漫，道路阻断，奏报难通，臣请临机决断，便宜从事。”皇帝黯然神伤地点点头，授予郑畋临阵决策的权利。然后李俨带领一帮惶惶惊恐的儿子妃子和太监向兴元跑去。

僖宗之所以不愿意留在凤翔，主要是惧怕黄巢尾随追来。如果郑畋抵挡不过，岂不大难临头。另外，田令孜早就向僖宗灌输了逃亡路线图，先到兴元再撤往成都。成都富庶条件优越，田令孜的哥哥陈敬瑄也已调兵遣将做好护驾准备。成都似乎成了世外桃源，具备了无限的诱惑力。其实，田令孜制定逃亡成都的计划，并非为皇帝安危着想，而是为自己的安全打算。现在破国亡家，田令孜罪责居首。他深知自己为藩镇诸侯所痛恨，如果住在凤翔，郑畋也有可能像他弄死卢携以推卸责任一样，逼迫皇帝将他杀掉以谢天下，所以田令孜拉着皇帝拼命往四川跑。

只要到了四川，那就是田令孜的天下了，皇帝不过一玩偶而已。

郑畋回到凤翔，召集将佐商议如何抗拒黄巢。大部分将官都说：“贼寇锋头正健，我们应该先自守保全，等各路勤王兵马到齐后，再进一步研究收复京师的办法。”郑畋尽管抱怨皇帝不采纳他的忠言良策，不过事已至此，抱怨无益，唯有想办法抗敌。见大家士气低落，郑畋沉着骨骼峥嵘黑瘦的脸，愤然说道：“难道你们要劝我向黄巢屈服吗？”老头儿越说越激动，牛脾气又犯了，既哀李唐衰败之不幸，更怒皇帝朝臣没出息。郑畋盛怒之下，胸中憋闷，血压急速上升，气绝倒地，脸朝下重重地摔在地砖上。众人见把老爷子气得没气儿了，都慌了手脚，赶忙将老郑畋抬进卧室。掐人中、抚后背，忙活了大半天，郑畋才缓过气来。斜靠在枕头上的老郑畋仍然两眼紧闭，嘴唇颤抖，说不出话。

恰在这个时侯，黄巢派来了使者，对凤翔军威逼利诱，打算不战而屈人之兵。郑畋卧床不能办公，暂由监军彭敬柔接待来使。为了争取时间，拖延战事爆发，彭敬柔与众将替郑畋署名复书黄巢，表示愿意臣服。在招待黄巢使者的酒宴上，鼓乐齐鸣，可是凤翔将官谁也高兴不起来。酒喝下去如同苦药一般，菜嚼着像干草一样。凤翔将佐都暗自掉泪。黄巢使者觉得很奇怪，问道：“大家这是怎么啦？因何伤心？”郑畋帐下有一名叫孙储的幕客回答道：“因为我家老相公中风，以至于瘫痪，不能来接待贵使，所以为相公难过。”黄巢的使者闻听后，不冷不热地笑了笑，没当回事儿。一场外交风波总算勉强掩盖过去。

郑畋因愤慨病倒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老百姓听说后没有不被感动的，纷纷来衙门慰问郑畋病情，踊跃表示支持郑畋抗敌。几天之后，郑畋病情逐步好转。得知民情拥护，郑畋心里感到很欣慰，也增强了抗敌的信心。郑畋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奏报皇帝，表达立志破贼的决心。然后聚齐将佐，强撑病弱老迈的身体向大家宣布：“众将官，郑畋老迈但未腐朽，兵民不多但人人奋勇，贼寇虽然得势，不过一时昌烈而。现在皇帝正召集天下兵马勤王，我等若戮力同心，定能抗御逆贼！”将士们都被郑畋老而弥坚的斗志感染，齐声表示唯郑公之命是从，振臂高呼，立志破贼。郑畋见大家决心已定，为了进一步巩固士气，要求大家

歃血为盟。伴随着一滴滴热血汇集到碗中，帅府上下抗敌气氛达到了顶点。

郑畋激励了部属士气后，立即征集民役修筑城池工事，加班加点打造刀枪器械，抓紧训练士卒，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备战。同时，郑畋深知本州兵力薄弱，必须传檄天下，号召各路官军共同勤王。郑畋秘密派出信使，与各藩镇约定克期会师凤翔，共同对付黄巢义军。郑畋还发布消息，收集散落关中各处的禁军。

不几日，来投奔的禁军达到了数万人。郑畋拿出自己所有的家财分给这些部队，很快聚拢了人心，军势大振。郑畋不愧曾是兵部侍郎，既懂得动员本部士气，也明白取得政治大势的作用，将唐朝一切还勉强能用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拼凑起来，迅速形成了抵抗黄巢义军的主要力量。

郑畋忙于备战，黄巢也没闲着。

长安成了天下的靶心。打着勤王旗号的各路兵马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虽然各路诸侯各怀心思，有快的，有慢的，有不紧不慢的，但毕竟都在向长安移动，对义军构成了威压合围之势。

黄巢以长安为中心，向外展开了主动进攻与被动反击兼而有之的作战。

各路诸侯互不统属、远近不一、各怀心思、强弱有差，会师长安的地点和速度也千差万别。虽然郑畋紧锣密鼓地张罗，可这些名为节度使实质为军阀的军头们，在不清楚皇帝下落的情况下，更不会听命于一个过了气的兵部侍郎，而且还是小藩镇的节度使。这为黄巢逐一击破唐室抵抗力量提供了机会。

黄巢将卫队长朱全忠派往了前线，令其负责把守住长安城北的第一道防线——渭桥。渭桥就是“匈奴犯渭桥”中的那座桥。唐太宗时期，突厥曾经突然袭击河套，突厥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了渭桥，长安城内慌乱成一片，也令唐太宗李世民虚惊一场，最后卑辞厚礼才退掉突厥兵。大唐帝国遭此大辱，待国盛兵强之后，唐朝对突厥展开了长期而艰苦的追剿战争，把突厥一路向西赶往了中亚。渭桥是长安的门帘子，

如果挑起这幅门帘子，就可长驱直入长安城。

那么这个朱全忠到底是什么来历？

在此有必要对这个年轻人多花些篇幅介绍一番。

朱全忠原本河南砀山人，幼年父亲早亡，家里失去了主要的劳动力和收入来源。窘迫之下，朱全忠守寡的母亲带着年幼的朱全忠及两个哥哥被迫寄居在远方亲戚刘崇家。

这位刘崇虽然不是富户，日子规模也不算小，有一定家庭经济基础，在当时估计属于小地主阶级。看在亲戚情份上，刘崇接纳了朱氏三兄弟和他们的寡妇母亲。应该说刘崇还是有些同情心的，至少不算坏人，对近乎无产阶级贫农的朱全忠一家表现了足够的关心。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不仅享受在后，连劳动的权利都没有。朱全忠的母亲无法出门打工，还带着三个未完全成年的孩子，一家四口人要吃饭，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朱全忠的母亲只能在刘家做佣人的工作。为了能够保持在刘家的基本生活，朱妈妈天天加倍小心，处处事事仔细，生怕惹得刘家人不高兴。

寄人篱下吃白食的日子非常难过，更非常难熬，无论精神还是物质方面都很艰难。虽然不至于有了上顿没下顿，但比乞讨挨饿也强不了太多，一顿饭最多也就是仨窝头一碗糊糊。朱全忠的两个哥哥还算老实安分，能够参加刘家的常规劳动，干些力所能及的力气活。朱全忠的母亲在刘家做些家务，洗衣做饭，洒扫庭除什么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朱全忠逐渐长成了一个体格健壮的少年，可是刘家对他们母子四人的态度一天不如一天，表示了足够的不满与不友好。因为朱全忠一个人做的坏事全部抵消了他母亲和哥哥所作的一切努力。

老三朱全忠让刘家非常难以忍受。

朱全忠生的大个子，能吃饭能睡觉，就是不干活。刘家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活儿，朱全忠一样也不干。不仅不干，朱全忠还说风凉话，说这些活儿没意思，都是些粗活，他不屑于干。朱全忠的问题远不止于思想认识问题，在游手好闲之外，还到处惹是生非。仗着个头儿大，朱全忠经常逞勇斗狠，打架斗殴，顽劣异常，不是他挂彩回来了，就是别人

鼻青脸肿找上门来了。朱全忠的泼皮无赖行径弄得十里八村不安生，街坊邻居都很讨厌他。人们常常在朱全忠背后指着他脊梁骨，侧目撇嘴地暗暗骂几句。

刘崇虽然收留了朱全忠一家，但毕竟刘崇不是大善人活菩萨，更不是圣人，不可能具有包容万物的善心爱心同情心和教诲心。只有圣人诲人不倦，刘崇“诲”朱全忠这个人很快就倦了。朱全忠的母亲也很为这个不肖儿子头疼伤心，总要向刘崇赔不是，低声下气地替儿子求情。回到柴房后，朱妈妈伤心地看着三个儿子暗自掉泪。

朱全忠如此不成器，不务正业，还引来周围人们对刘家的指指点点和风言风语。因此，刘崇对朱全忠非常恼恨。有时候刘崇气急了，会随便在身边抓起扫帚或棍棒，对朱全忠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饱揍。朱全忠这小子有股子倔强劲儿，每次挨打时，咬着牙梗着脖子不吭气，既不承认错误更不求饶。挨打后的朱全忠回到母子三人挤着住的柴房，见憔悴的母亲因伤心和心疼在掩面啜泣，朱全忠跪在母亲面前，低声说：“娘，将来会有一天，我们再也不会受人欺负，遭人白眼。让世上所有的人再也不敢小看我们。我要让你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朱全忠的大哥朱全昱斜了一眼朱全忠，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说道：“你先养活自己再说吧。”

是啊，毕竟吹牛是不能填饱肚子的。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瞧不起朱全忠。

刘崇的母亲刘老太太就对朱全忠青眼有加，倍加关爱。刘老太太时常亲自给朱全忠梳头束发，还告诫刘家人，不要欺凌朱全忠，一定要对朱全忠多加关照。刘家人对刘老太太的话不理解，感到很奇怪，一度怀疑刘老太太是否患了老年痴呆症。刘老太太说：“朱老三可不是平常人，我见他睡觉的姿势都不一般，他熟睡之后变成了一条红色的蟒蛇，这是仙灵的化身。”别人听后都摇摇头，嘲讽地笑笑，不当回事。

不光刘家人不相信，笔者对刘老太太的话也感到深为可疑。很可能是朱全忠自己编出来骗大家的，或者直接编故事先骗过刘老太太，再由刘老太太之口广播几遍，以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进而收到骗更多人的

效果。

朱全忠知道刘家上上下下谁说了算，谁才是一号人物，当然是年纪大辈份高的刘老太太。只要赢得了刘老太太的欢心，刘崇等人就不能把朱全忠扫地出门。很可能这位刘老太太已经思维迟钝，老眼昏花。朱全忠只需要花言巧语就能轻易哄得这位老太太开心。至于变成赤蛇帝子的事，按朱全忠的顽劣很容易就能自编自导自演一出障眼法的戏。

我们估计或者模拟一出情景戏。趁别人白天都不在家，某个午后，刘老太太坐在廊檐下的凳子上晒太阳。此时，朱全忠来为刘老太太锤锤腿，揉揉背，陪老太太聊会闲嗑。朱全忠见刘老太太在暖烘烘的阳光下打起了瞌睡，精神昏昏沉沉，眼睛迷迷糊糊。然后，他趴在刘老太太耳边说："奶奶，我在门口坐着看门，您有事情就叫我。"刘老太太胡乱地点点头，进入了半睡梦乡。

朱全忠假装靠在庭院的门槛上打盹。过不一会儿，朱全忠闪到门外，推过来一只红布缠绕的长口袋放在门内。朱全忠一边稀里哗啦地鼓捣出来一些声音，一边用手牵动口袋摇摆几下。刘老太太被吵醒，吃力地抬起头，睡眼惺忪地朝这边望了望，显然是没看清楚。正在刘老太太揉眼睛要再定睛观瞧之际，朱全忠将口袋收走，藏起来，自己则继续倚靠门槛假装睡觉。如此三番几次。装神弄鬼的活动在亦幻亦真的感觉中上演。

在朱全忠的表演蒙蔽下，刘老太太认定了朱全忠是赤蛇帝子的化身。况且，能够亲眼见到赤蛇帝子现形，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只有积德行善到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有机会有福气见到，完全是值得夸耀的遭遇。因此，刘老太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天天颤巍巍地到处宣传朱全忠是神仙下凡。这就是朱全忠的狡猾之处，他花一点点气力就轻易取得了刘家大家长的庇护，比别人卖力干活儿取得的效果不知大多少倍。

在刘家寄居几年之后，黄巢义军路过砀山，朱全忠觉得在刘家的日子实在不好过没意思，还不如投军去闯荡一番，至少能混上一口饱饭。就这样，朱全忠抱着刀头谋富贵的念头和他二哥一起参加了义军。打仗

和打架基本是一个套路，对此朱全忠早已很熟练，且经验丰富，再加上脑子活络，人机灵，胆子大，脸皮厚，心理素质好，在这些长期以安分种地为主的农民堆儿里，朱全忠很快就显山露水了。“能干”的朱全忠自然很快就得到了黄巢的赏识和重用。

长安城下，现在与朱全忠对阵的是夏绥节度使诸葛爽，诸葛爽此时屯兵栎阳。这位诸葛爽也是穷孩子苦出身，服过劳役、当过兵、逃过亡，既挨过饿，也受过气。后来通过积累军功，诸葛爽做到唐朝的汝州防御使，曾是黄巢义军的老对手。再后来因沙陀人进犯晋阳，朝廷调诸葛爽救援河东。长安陷落后，远在四川的僖宗四处发檄文，命令藩镇救驾勤王。诏命发出，可是没有几个响应的，只有弱小的诸葛爽第一个奉诏。诸葛爽怀揣着一颗热腾腾的救国之心，率领自己代北行营的五千人一路急行军赶到栎阳。

朱全忠得知诸葛爽千里来攻，不敢大意，勒令部署严阵以待，勿重蹈年初义军被唐军闪电战赶出城的覆辙。此时，朱全忠率一万人据守渭桥。朱全忠所部都是步兵，而诸葛爽虽然兵力比朱全忠少一半，可其中大部分为骑兵，这也是诸葛爽敢于首先出兵赴长安的主要原因。朱全忠丝毫不敢低估诸葛爽的战斗力。渭桥地势狭窄，无法展开作战面，也无多少地理屏障可以借重。朱全忠彻夜未眠，权衡来权衡去，觉得一旦与诸葛爽开战，自己胜算把握不大。可是两军对垒，必须要分出胜负结果，不打也不行。朱全忠经过反复思考，做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决定，以智取代替强攻，以文争代替武斗。朱全忠上奏黄巢，要求对诸葛爽采取招降策略。黄巢开始不赞成不相信，后来经朱全忠坚持，黄巢才勉强同意朱全忠去试一试。

朱全忠给诸葛爽写了封信，信中内容为：“诸葛大帅台鉴，朱全忠早闻大帅驰骋天下之名，先则驻守中原，后又抗击沙胡，赫赫战功非庸藩可比，对李唐拳拳赤心足可面对日月。然则，李唐衰朽，李儇昏怠，忠臣良将扼腕于朝堂，有识之士抱憾以终生。唐室天下如沙丘，一触即溃。我大齐如旭日之东升，声势雄壮。今能与大帅相遇，乃我三生之

幸。能与大帅息兵并辔，乃天下之福。愿大帅三思，我劝大帅归我大齐，共图大业。”朱全忠这封信送出去之后，诸葛爽没反应。朱全忠等了两天，诸葛爽既不回音也不叫阵，仍然没动静。

朱全忠等不及了。

朱全忠不能再等。

朱全忠决定行动。

朱全忠的决定再次出人意料。

朱全忠决定单刀赴会。

单刀赴会意味着赌命。每个人只有一条命，每次赌博却有输赢两种可能。只要百分之五十的博弈结果就会断送掉全部的性命与未来。

任何人看来朱全忠此番赌命风险极大。

任何人看来朱全忠此行胜算的把握很小。

谁也不知道朱全忠手上拿的什么牌。

二月春风似剪刀，钢刀凶利无论如何也没有春风的温柔。

二月的太阳半睡半醒，太阳底下的齐唐两军谁也不敢睡，瞪大眼睛盯着这场赌局。

辞别本部大营，朱全忠单身独骑不紧不慢地向诸葛爽营阵走来。朱全忠边走边思考、斟酌对诸葛爽的游说言辞。对于游说策略，朱全忠已经准备了两天，滚瓜烂熟。关于游说说辞是否恰当朱全忠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朱全忠在江淮作战时见过诸葛爽，只是隔着战场见过，没有直接交过锋。关于诸葛爽的身世经历、脾气秉性、当前处境，朱全忠虽然收集了些情报，但也是道听途说，并不完整，难以准确。所以，朱全忠心里也有些不安，如果诸葛爽不买账怎么办？如果自己的情报与实际出入太大怎么办？如果被诸葛爽看出破绽怎么办？一连串的问号在朱全忠脑海里盘旋。如果发生意外，朱全忠不仅劳而无功，弄不好还会凶多吉少。

在朱全忠离诸葛爽营寨还有二里路的时候，诸葛爽的哨探已经发现了他，并马上回去向诸葛爽报告。其实，不需要哨探报告，诸葛爽早知道朱全忠要来，因为，昨天晚上朱全忠已经派人给诸葛爽送来了口信，

说第二天朱全忠要当面拜会诸葛爽。诸葛爽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朱全忠会来这一手儿。这哪里是两兵交战啊，分明成了走亲戚串朋友？前天给我来了一封劝降书，现在又要来探我营寨，朱全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诸葛爽眼底布满血丝，显然他也是彻夜未眠，昨天肯定没休息好。诸葛爽岂止一夜没睡好？自从接到朱全忠的书信后，诸葛爽已连续两晚上没睡好觉了。

诸葛爽明白朱全忠书信所言非虚，切实中肯，符合当前实际情况。因为来到栎阳后，诸葛爽也更加明白了一个情况，他孤零零兴冲冲愣头青似的地跑到黄巢眼皮底下，扭头四顾，看不到其他唐朝兵马。那位天下招讨总都统高骈在扬州城外打了个晃又回去了，到处张罗抗击黄巢的郑畋在凤翔也迟迟不见动静。自己这五千人到长安还不够黄巢几十万人马塞牙缝儿的呢。怎么办？是打还是撤？打，怎么个打法？眼前的这个朱全忠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长安城里几十万的齐军。撤，往哪儿撤？本来征讨沙陀就属于帮忙，是临时驻扎在代北，如果现在回去，还能找到落脚之处吗？诸葛爽接到的皇帝诏命是："卿速发兵，各镇同时到达，接应供给也随后便至。"现在既见不到各镇兵马，也见不到粮草供应。合着只有诸葛爽一个人脱光了跳进冰水里，其他人都站在岸上瞧着。上当受骗的感觉时时袭上心头，诸葛爽有些烦躁，有些委屈，也有些发慌。这几晚上失眠把诸葛爽折磨得够呛，眼圈都黑了，眼袋也出来了，脑袋也时不时地眩晕几下。今天一大早诸葛爽就起来在帐篷内来回踱步，早饭也没心思吃。

正在搓手跺脚的时候，哨探来报说朱全忠离我营寨二里，马上就到。诸葛爽摆摆手命哨探退下，随即叫过中军侍卫，对他耳语了一番，中军转身退出去布置准备。吩咐完毕，诸葛爽觉得朱全忠也该到了，二里路程骑马不就眨眼的功夫吗？可是迟迟不见辕门值守军兵来通报，诸葛爽心里纳闷，更加狐疑，更加沉不住气了。

诸葛爽觉得自己的呼吸开始变得有些急促，节律开始有些紊乱。人越是在等待的时候，越是觉得时间过得慢，一分一秒都是煎熬。诸葛爽一会儿到门口往外瞧瞧，一会儿在屋里面走走停停。诸葛爽忽然感到一

股奇怪的念头在心里升起，现在似乎成了在急切地盼着见朱全忠一般。诸葛爽使劲咽了口唾液，定定神，提醒自己不能胡思乱想。

大约过了半柱香的时间，辕门军兵跑来报告说：“齐军游弈将军朱全忠求见。”诸葛爽这才长出一口气，胸脯稍稍平复。刚透口气，诸葛爽立即又紧张起来，问道：“朱全忠带了多少人马？”。

辕门军兵答道：“只他一人。”

“只有一人？”诸葛爽彻底糊涂了。

“你可看清？”

“的确只有朱全忠一人，连个随从都没有”。

“马上顺朱全忠来路去侦查，看有无人马跟来？”

辕门军兵得令离去。

诸葛爽紧了紧腰间大带，迈步走出大帐。

诸葛爽走到大帐门口，一脚门外一脚门内，又停下了。他觉得自己去迎接朱全忠似乎不妥，显得自己比朱全忠矮了半截。想到此处，诸葛爽双手交叉叠抱在胸前，站于帅帐门口，远远地看着朱全忠向辕门走来。朱全忠果然是一个人，但神情自若。甩镫离鞍下马之后，朱全忠步履稳健，从辕门不紧不慢地走入诸葛爽杀气腾腾、戒备森严、剑拔弩张的营地。对站立辕门两厢的刀斧手、长矛手、弓箭手，朱全忠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径直向诸葛爽的大帐走来。朱全忠与诸葛爽四目交接，诸葛爽嘴角抽动了一下，话到喉咙又忍住了，他不打算先开口。可朱全忠脚步没有停，也没有说话。直到走到诸葛爽跟前，朱全忠突然哈哈大笑，冲诸葛爽抱抱拳说道：“诸葛大帅，久闻大名，景仰之至，朱全忠特来拜访。”

诸葛爽感到一股霸气扑面而来，自己的整个身体和心神几乎被对方的这股霸气笼罩住，动弹不得。朱全忠名不见经传，只是黄巢手下一员低阶军官，诸葛爽这是第一次与朱全忠零距离接触。朱全忠虽然不算高个儿，但比诸葛爽要高半头。诸葛爽细打量，见朱全忠肩宽背厚，双腿如柱子般扎根地面，生的鼻直口阔，面色稍黑，青虚虚根根透肉的络腮胡茬。而诸葛爽身材肥胖，脑袋比肚子小得多，眼睛比嘴又小得多。两

人站在一起，实在具备滑稽的反差效果。

诸葛爽提了口气，不禁也冲朱全忠抱抱拳说道：“朱将军，两军阵前何谈拜访，想必朱将军是来劝我降巢的吧。”

朱全忠并没有因为诸葛爽直截了当地揭穿其此行目的而慌乱，而是继续说道：“诸葛大帅英明盖世，怎可沾投降二字。我朱全忠今天来访是另有情由啊。”

诸葛爽这下确实糊涂了，似乎在考试卷上突然出现了一道多元无解方程式。诸葛爽右手的食指下意识地摆弄了一下拇指。诸葛爽干咳了一声，将朱全忠让进大帐，随后命人给朱全忠看座上茶。

朱全忠看了看诸葛爽细白的手，心里奇怪，一名久历沙场的武将的手是如何保养成这样的？朱全忠同时也注意到了诸葛爽因失眠而发黑的眼圈。朱全忠还听到了帐外四周急促细碎的脚步声与兵器撞击声，这是诸葛爽埋伏下的刀斧手。一旦两人谈崩了，这些人随时会冲进来，将朱全忠碎尸万段。两人落座后，朱全忠只顾端着茶碗吹茶叶末子。帐内沉默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诸葛爽实在沉不住气了，首先开口，问道：“朱将军不会是到我这里喝闲茶的吧？”

朱全忠笑了笑，将茶碗搁在几案上，说道：“大帅的茶的确是好茶啊，可惜喝不了太久啦。”

“此话怎讲？”诸葛爽狐疑的小眼睛在朱全忠脸上转来转去。

“李唐无道，抛黎民于水火，将老百姓逼上绝路。大齐皇帝顺应天命，率我们揭竿起义。八年征战扫荡大江南北，现又不战而下京师。李儇只顾自己亡命逃走，虽然苟延残喘，可是天下无人响应。只有大帅你栉风沐雨，东挡西杀，为李唐朝廷尽忠，可是到头来又如何呢？现在诸侯作壁上观，大帅你只身来到长安城下，诸侯之心昭然若揭，李唐气数不日即尽。”

本来诸葛爽就对诸侯不来会战而愤懑，觉得自己像个剧场中的小丑，被一群人取笑。听了朱全忠的话，诸葛爽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眼睛包含怨怒地盯着面前的茶碗。

朱全忠瞄了一眼诸葛爽，见他鼓着腮帮子不做声。于是，朱全忠继

续说道："大帅自我估计能否抵御大齐皇帝六十万兵马吗？"

诸葛爽扶着茶碗的手抖动了一下。因为诸葛爽的注意力一直在朱全忠的一万人身上，现在朱全忠突然抬出黄巢的旗号，诸葛爽顿时感到有一股泰山压顶的力量从天而降。黄巢的部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战斗力极强。如果黄巢出兵来战，自己拼着性命积攒起来的这点人马和家底儿立即就会灰飞烟灭。这年头儿，没有队伍就意味着没有一切。之所以这些年自己还能有些地位，全仗着手下这几千人马。

诸葛爽没有回答朱全忠的话，而是拐了个弯不软不硬地说道："朱将军，战场之上胜负难料，我手下都是骑兵，如果失手，还可以迅速撤出战场。"

朱全忠侧过脸认真地听诸葛爽说完，又不慌不忙地端起茶碗，轻轻吹了吹碗中的茶叶末，说道："我素知赵代骑兵强悍，可我很为大帅惋惜。胜的希望不大，败的结果却很严重，要么全军覆没，要么威信扫地。到那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人再会接纳你。况且代北本来就不是你的地盘，既然出来就再也不可能回去。虽然朝廷封你为夏绥节度使，可夏绥一直在沙陀突厥手下，你要夺取，恐怕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以，大帅你要珍惜自己手下这几千人马啊，不要令弟兄们居无定所。如果无处安身，队伍很快就会散掉的。"

诸葛爽白皙油亮的额头上开始渗出了细汗。诸葛爽心里明白，朱全忠目的是劝降。可自己手握几千骑兵，还要冒着投降失节的恶名，实在不甘心。诸葛爽提高嗓门说道："朱将军，我素来闻听黄王所过之处，草木焦枯，哀鸿遍野，我即使委身也难以幸免，不如一战，还落得忠义名节。"

朱全忠听出来诸葛爽话里有话，这是在流露要价之意，意味着诸葛爽要让步了，因为诸葛爽虽然嗓门拔得很高，可是底气不足。朱全忠说道："大齐皇帝爱民如子，优待部署。外界传言多为丑化之词。大帅如果息兵，既可保全部署也使本地黎民免遭战火之害，不仅不会损害你的名声，还会积德啊。大齐皇帝已有叮嘱，只要大帅愿意息兵，可不必按降顺礼节，你本部兵马仍由你指挥，你也不必入城。"

诸葛爽有些惊异，转过身盯着朱全忠问道：“那黄王将如何安置我？”

朱全忠直了直腰，说道：“河阳罗元杲残暴无道，如果大帅罢兵，大齐皇帝将封授大帅河阳节度使的实职，并派兵帮大帅袭取。河阳地肥物丰，远非夏绥可比，我想这一点大帅比我更清楚吧。”

诸葛爽白胖的脸上掠过一丝喜色，急忙端起茶碗喝了一大口，润一润干渴的喉咙。随即，诸葛爽立起身，走到朱全忠跟前，握住朱全忠的手说：“朱将军冒着这么大险，为我着想，为百姓军兵着想，实乃大智大勇，诸葛爽佩服，感激之至。中午，我设宴招待将军。”

朱全忠也立即站起身，说道：“一切全赖大帅明鉴，不枉我朱全忠来此一趟。吃饭就不必啦，因为大帅的危险还未解除。”

诸葛爽错愕地张着嘴，问道：“此话怎讲？”

朱全忠很诚恳很近人情地压低声音说：“我只身来大帅大营不假，想必大帅也早已侦知，否则，我项上人头早就被你帐外甲士摘走了。”

诸葛爽悻悻地笑笑，摆摆手。

朱全忠继续说道：“大齐皇帝不放心，因此，我动身之前已与大齐皇帝约定，我只身来访，大齐皇帝另外调东城的二十万人马已经移动到你的背后。我如果中午不归，这二十万人将会不宣而战，直接来攻大帅。大帅你只侦查了正面，却忽略了背后。”

诸葛爽一听脸色有些慌乱，嘴唇抽动了两下，问道：“那可怎么办？”

“只要大帅写下一封书信，表明心迹，我立即带给大齐皇帝，一切都会平息，大帅你也可以安心去河阳了。”

“对对，我马上写。”说着，诸葛爽命人取来纸笔，写下降书一封，交给朱全忠。

朱全忠将诸葛爽的降书收好，告辞离开唐军营寨，策马疾驰返回渭桥本部壁垒。朱全忠在奔跑的路上，感到胸前背后的衣襟冰凉，原来是刚才舌战诸葛爽，由于高度紧张，早已汗透重衣。现在被风一吹，汗湿的衣服全贴在了前胸后背上。朱全忠明白自己连哄带吓的一席话已将诸

葛爽说服。封诸葛爽河阳节度使是事先征得黄巢同意的，至于移动到诸葛爽背后的二十万人完全是朱全忠虚构的。诸葛爽的处境远非朱全忠所说的那么危险窘迫。其实，只要诸葛爽避而不战坚持十天半个月，其他诸侯也会陆续赶来。即使诸葛爽不敌朱全忠，他也可以投奔郑畋。不过任何人都有弱点，诸葛爽虽然宽简，深得人心，但弱点是头脑简单、心无主见。朱全忠就是吃定了诸葛爽的弱点，又采取了大大出乎诸葛爽意料之外的方式，单刀赴会的确在气势上压倒了诸葛爽。诸葛爽的主场优势被一步步剥夺，心理防线全线崩溃，朱全忠在心理上将诸葛爽赶上绝路。再迫使诸葛爽写下降书，等于直接掌握了诸葛爽的把柄，不怕他反悔。

诸葛爽归顺黄巢。在黄巢的帮助下，诸葛爽带着自己的几千人将河阳（今河南孟县）的罗元杲赶跑，获得了河阳节度使的职位。说降诸葛爽，立下大功一件，令朱全忠的胆识和谋略脱颖而出，朱全忠在黄巢阵营中名声大噪，影响力迅速提升，马上就升了官儿。黄巢封朱全忠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朱全忠振奋精神、干劲十足，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先是攻下了邓州，控制住东南面来自荆湘岭南的唐朝援兵。后来又一战而下南阳。六月，朱全忠载誉归长安，黄巢亲自到灞上迎接慰劳。七月，黄巢又派遣朱全忠向西，到兴平抗击郑畋率领的邠、岐、鄜、夏等州镇兵马。朱全忠屡有斩获，捷报频传。伴随着一连串的胜仗，朱全忠迅速成为黄巢麾下的一名新星。

转眼到了唐广明二年（公元882年），黄巢进入长安已经第三年了。这时候，黄巢在长安不仅没有像以前一样攻城略地、扩大战果，反倒被各路赶来的唐朝兵马围在长安动弹不得。而那位先跑到兴元后又被陈敬瑄接往成都的僖宗李俨，大有咸鱼翻身之势，大把大把的封官诰命往外发，赏赐鼓励各诸侯勤王攻打黄巢。

天下藩镇会战长安之势酝酿涌动。黄巢逐渐感到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的深意，虽然各镇诸侯心怀鬼胎，但攻打黄巢却不含糊，令黄巢应接不暇，左右招架。真正令黄巢头疼的并非郑畋。郑畋虽然有政治号召力，由于不是武将，单打独斗、统军作战的水平一般般，召集来

的诸侯力气不往一处使，所以对黄巢没有造成太大威胁。倒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非常有战斗力，又善于煽风点火，对黄巢来说犹如一把尖刀插在长安腹地。黄巢派出了近来十分能干颇受信任而又屡建战功的朱全忠，任命他为同华防御使，向东拓展地盘，抵御王重荣。

唐广明二年二月，未来的同华防御使朱全忠兴致勃发地出发了，奉黄巢之命去攻打同州。朱全忠从丹州顺水南下，首先进击左冯翊，一番鼓噪攻城，顷刻之间打败了孤立无援的唐守军，乘胜进拔入主同州。同州刺史米逢逃走。攻下同州后，朱全忠偷渡渭水，以奇袭战术打跑了李孝昌和高浔，占据华州。

可就在朱全忠顺风顺水、春风得意的时候，他遇到了大麻烦，前敌和后方都出了麻烦。

朱全忠的一生就此改变。

唐朝的命运就此改变。

黄巢的悲剧开始上演。

朱全忠攻取同州华州后，遇到了王重荣。

王重荣，太原祁县人。出身军职世家，王重荣的父亲名叫王纵，太和末期为河中藩镇的骑将，曾参加过击败回鹘的战争，官职最大做到了盐州刺史。王重荣背景虽然不是非常显赫，可也是传承了几代的职业军人。王重荣兄弟二人，哥哥名为王重盈。子承父荫，两人继承父亲的职业，继续效力军中，多年来在边防对外作战中因英勇剽悍而著称。

黄巢攻占长安时，王重荣正在河中节度使李都手下做马步军都虞侯。都虞侯已经是军中较高级别的官职了，比节度使低不了三两级。李都惧怕黄巢威势，率部众投降了齐军。黄巢为了制衡河中军，尽管仍令李都负责河中事务，但提拔了都虞侯王重荣，遥授王重荣为河中节度副使。李都虽然归顺黄巢，可日子并没有得到改善，反倒日渐艰难。因为河中离长安近便，黄巢时不时总能想起李都，今天向李都征粮，明天向李都征兵，征调钱粮的齐使把河中的驿馆住得满满的。

终于有一天河中撑不住忍不住憋不住了。王重荣向李都建议："去年我们迫于形势才屈服于黄巢，现在黄巢不仅向我们要钱粮，还要兵

马，这不是将我们吃干榨净嘛！？如此下去，无需多久，我们将会被他整死。请大帅与黄巢绝交，断绝通往长安的道路桥梁，加固城墙，严加守备，等待各路援军。”李都素来怯懦，听王重荣提出如此大胆的建议，立即心跳如兔，慌慌张张地说：“我们兵少将寡，如果与黄巢绝交，那立即会招来杀身之祸。如果你想这么干，那我这个节度使也不做了，交给你做，河中事务听你全权调处。”王重荣心里暗自骂道：“老滑头，胆小怕事，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当仁不让了。”王重荣就此成为河中的代理节度使，立即下令将城中黄巢派来的齐使逮捕斩杀。同时，王重荣广募兵马，向相邻的各镇发出求援书信。王重荣将事情搞得这么大，与黄巢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胆小怕事的李都在第二天就偷偷逃往成都，找僖宗李儇去了。

就在王重荣紧急备战的时候，朱全忠和黄巢的弟弟黄邺兵分两路夹道来攻。

盛夏七月，朱全忠率三万人乘战船自同州杀到，黄邺率军三万从陆上自华阴杀来，两人一起进攻河中镇府蒲州。王重荣不慌不忙，一面指挥部署加强防卫，一面亲自率军主动出击。王重荣骁勇善战，久经沙场，素来与突厥、沙陀等强大骑兵作战，手下部署也训练有素。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李都熊包饭桶，手下即便虎狼之师也只能委曲求全。现在王重荣这头猛狮做了头领，河中军队立即焕发了强大的战斗力。朱全忠、黄邺无人能敌王重荣，被王重荣一败再败，损失惨重。不仅朱全忠督率的四十船粮草被王重荣夺取，而且留守华州的李详也被高浔与王重荣并力击败，华州失守。朱全忠的人马钱粮武器装备越打越少，王重荣却越战越勇，人马越来越多。

经过了两年多的焦虑、慌乱、颓废与观望之后，李唐朝廷也逐步稳定了方寸，开始组织系统性地反攻。朝廷派出老官僚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以崔安潜为副都统。这位王铎大人真可谓谋生有道，皇帝秘密出逃他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而且能紧密跟随，在其他大臣成批被乱兵所杀的情况下，他跟着皇帝逃到了四川，清福照享，高官照做。另外，李儇委任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等为京畿都统，忠武监军杨复光为西南面行营都

监，中书舍人卢尹征为克复置制副使，还有沙陀人拓跋思恭等也来救援。如此一来，不仅西有凤翔郑畋、东有河中王重荣，而且南有山南、剑南兵马屯于感祠，北有朱玫率岐州夏州兵马屯于兴平，杨复光率寿州沧州荆南兵马屯于武功，程宗楚率本部屯于泾原。

各路大军乌云四合，总计兵力超过五十万，已经将长安城如靶心一般团团包围。而长安城内老百姓为避祸，纷纷逃出城外，躲入山林，农田大面积荒废，粮食奇缺，米价暴涨，一斗米卖到三十千钱，树皮都已成为紧俏食品。黄巢意识到长此下去，无异于坐以待毙，不得不决定主动出击，谋求通过攻战获取主动。黄巢派出尚让、柴存等人与唐军激战，双方互有胜负。但唐军可以得到粮草和兵员的补充，而齐军每打一次仗就消耗掉许多粮草和人马，黄巢逐步陷于左右掣肘、四面受敌、内外交困的境地。

朱全忠在这种情况下，退守同州。王重荣乘胜与王处存、高浔联手将朱全忠困在城中。危难之中的朱全忠派出信使紧急向黄巢求援，可是连续派出九名信使都没有回音。日子一天一天地在焦虑与惶恐中逝去，终于第十名信使回来了。这名信使虽然没有为朱全忠带回想要的消息，但诉说的情况也令朱全忠惊出了一身冷汗。十名信使突围送信去得艰难，回来更凶险，其中九个没有活着回来。

据冒死回来的第十名信使说，黄巢自从占据长安后，无意追剿僖宗，也没有对周边地区采取有步骤有效果的攻取策略，反倒在城内作威作福，屠杀抢掠，任用奸佞小人孟楷，朝政乱七八糟毫无章法。这不仅为几近灭亡的唐室留下了喘息之机，为各路藩镇留下邀功邀誉邀利邀赏的空间，更是毁掉了长安这个极具有优势的根据地，破坏了与本土黎民的关系，将自己送上了天怒人怨的境地。朱全忠的紧急求援奏章并没有送到黄巢手中，却被孟楷截留。由于朱全忠名声鹊起，招致了孟楷的羡慕嫉妒恨。孟楷故意从中作梗，费尽心机地截留了朱全忠的九道告急军事文书，以此拖延时间，要借机陷朱全忠于死地。每次朱全忠派来要面见朝廷的信使，都被孟楷诓骗拦截。孟楷先后将朱全忠派来的前九名信使逐一擒杀。第十名信使进长安后多了个心眼儿，先打听了一番情况，

得知孟楷捣鬼后，不敢在城内逗留，连夜跑回同州。朱全忠得知这一情报，当即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孟楷小人误国。

朱全忠在黄巢入长安之初就建议黄巢追击僖宗，痛打落水狗，可是黄巢被暂时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意识到李俨恢复能力与动员能量如此顽强。其实，朱全忠对黄巢近两年的施政策略也多不认可，根本看不出政治方略和攻守策略，齐军上下流寇习性依然如旧。朱全忠对黄巢手下那些文武大员多不屑一顾，个个都是莽夫悍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之徒。

朱全忠骂孟楷毫无作用，因为危机在步步紧逼，毫无缓解的迹象。朱全忠在面对唐军现实的逼迫与对黄巢长远气数失望的双重压力下，决定投降，向王重荣投降。尽管朱全忠认为唐祚也不会长久，毕竟投降可以活命。在这个尔虞我诈、乱象丛生的环境中，活下去才是唯一的法则。至于面子，朱全忠从来不计较面子，什么光彩不光彩，只要用得着，随时都可以换上一副面相。那些口口声声维护面子的高官权贵，哪个不是道貌岸然、男盗女娼？嘴上要求别人维护面子，可他们肚子里的坏水儿无穷无尽。

朱全忠向王重荣的投降很简单、很简捷、很直接，没讲任何条件，与左右亲信密谋定计后，诱斩杀掉黄巢大将马恭和监军使严实。朱全忠提着两颗人头献出同州城投降了王重荣。王重荣也很痛快、很顺利、很够意思、很重感情地接纳了朱全忠。

王重荣很喜爱朱全忠这个年轻人，决定收下朱全忠做自己的干儿子，也称假子。末唐军阀混战，为了巩固力量，稳定队伍，各军头收假子之风很盛，有些军头对待假子与对待亲子一视同仁。但王重荣的好意在朱全忠那里却碰了个软钉子。朱全忠不愿既不忠又不孝，投降在先，认贼作父在后，朱全忠心里一百二十个不乐意。可是投降之将，犹如阶下之囚，哪里有讲条件的份儿。若是哪句话说不对路，冲撞了王重荣，朱全忠的脑袋就要搬家。谁都知道王重荣脾气不好，军法严厉，性情诡诈，心思捉摸不定，河中将校对王重荣个个畏惧异常。

朱全忠低着头，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开口说道："大帅，朱全忠

自幼丧父，弟兄三人随母亲寄人篱下，饱受欺凌，是故对亡父追念之情多于常人。大帅与家母同姓，朱全忠愿以大帅为舅父，终身追随服侍。”

王重荣面皮粗糙，深纹密布的额头下两道浓黑的刷子眉，一双目光如电的鹰眼，狮子鼻，鼻孔粗大，喷射着低沉的咆哮声，一部茂盛的胡须围着脖颈铺撒在胸前。王重荣威严地盯着朱全忠看，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朱全忠觉得似乎有一台压路机在自己身上轧来轧去。河中帅堂内的空气凝结了，唐军将佐与朱全忠的部属紧张得大气不敢出。过了半天，王重荣突然仰天哈哈大笑，环顾左右说道：“朱全忠一片孝心，赤诚拳拳，令人感动，尔等也要学习朱全忠的重情重义。”王重荣不仅没有因朱全忠拒绝他而恼怒，反倒对朱全忠另眼相看，还上书朝廷报捷请功。

远在四川成都的僖宗李俨听说王重荣打了大胜仗，而且还收降了黄巢手下大将朱全忠，大喜过望，这是意外的收获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象征意义。王重荣本来不在僖宗号召之列，属于自发组织抵抗黄巢。这是令僖宗意外高兴的原因之一。而朱全忠的投降对于进一步瓦解黄巢部署具有特殊的作用，这是令僖宗意外高兴的原因之二。所以，僖宗毫不吝啬地加封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检校司空，封朱全忠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还赐朱全忠名为朱全忠。以后我们就和历史保持一致，称他为朱全忠吧。



有意思的是，河阳诸葛爽听说曾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劝说自己投降黄巢的朱全忠竟然投降了王重荣，当即觉得像吃了个苍蝇。诸葛爽感到很不爽，想来想去，索性提笔给朱全忠写了封信，故意令朱全忠难为情。诸葛爽信中问道：“朱将军，因何昨日姓黄，今日姓唐呢？事情无常何其速也？。”朱全忠用两根手指捏着诸葛爽这封很短却很有杀伤力的信，心

里暗自骂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投降这点事儿吗？老子我是被逼无奈，虽然做了官军，可我依然是我，不关别人屁事！"朱全忠好整以暇地回了封信，答道："某一直姓朱。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大丈夫何必拘泥。"诸葛爽读罢信，觉得自己像吃了十个苍蝇，把朱全忠的信往桌子上一丢，立即上书僖宗皇帝表白心迹，要求重新回归唐朝，为光复效力。僖宗这会儿是来者不拒，其实也不敢挑三拣四了，不仅没有追究诸葛爽罪责，反倒正式封授其为河阳节度使，加封为检校司徒。投了两回降的诸葛爽也坐上了直升飞机，没费一刀一枪，屁股底下的座位连升三级。

降唐之后，朱全忠跟随王重荣四处征战，并借助王重荣这个平台扶摇直上。王重荣也是如虎添翼，所向征伐，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朱全忠的投降，对朱全忠个人来说是一次人生转折，对于黄巢来说，则标志着义军开始走下坡路。

6．李克用想为人所用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封建社会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年轻的李克用没有继续他老子的老路，而是在等待时机，寻找攫取更大权势的捷径。在经历一番内忧外患之后，李克用选择了站在皇权一边。

同州、华州地处要冲，控扼长安与渭北的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齐军既已失去同州华州，而且身负黄巢厚望的朱全忠竟然投降了唐军，使长安立即暴露在了唐朝诸侯军之下，齐军士气受到很大挫折。黄巢因此非常暴躁不安，犹如一头焦躁不安的猛虎，寻机要与王重荣决一死战，以图收复失地。

经过周密筹备，黄巢动用了主力部队，亲自带着首席大将尚让，率十万兵马进军华州。此时，王重荣已进军华阴之南，杨复光驻扎渭北，两人互为援应。

尚让怒气冲冲地一路进击，寻找王重荣决战。王重荣兵马只有五万，明显众寡悬殊。大敌当前，王重荣没有退路，因为只要退了就没有

活路。王重荣只能硬着头皮与黄巢开战。王重荣力拼黄巢的同时，紧急派人去渭北请杨复光前来救援。王重荣毕竟悍将，率领部下殊死搏斗，在部队总量出于下风的境况下与齐军展开了混战。王重荣纵横冲杀，杀得血染征衣，几乎分不出来哪是他的血肉，哪是敌人的血肉。王重荣像一头发疯的雄狮，每到一处齐军就倒下一大片。尚让、王璠、赵璋等见状，知道此战关键在于制服王重荣，于是三人一起包抄过来，将王重荣围在中间。齐军三员大将协力并肩大战王重荣。黄邺侥幸没被朱全忠杀死，从同州死里逃生，回归了黄巢本部军队。这次黄邺随同尚让参加了会战。黄邺远远就看见了朱全忠，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黄邺拍马直奔朱全忠杀来。朱全忠知道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拼出十二分的力气大战黄邺。齐唐两军都是志在必得，求胜心切，对对方毫不手软，一场恶战直杀得风云变色，天昏地暗。

尽管齐唐两军搏战激烈，胶着得难解难分，可时间一长，王重荣的劣势逐步显现。王重荣毕竟人少，自己再勇敢，也敌不过黄巢手下几员大将的车轮战。王重荣的动作开始减缓，朱全忠也逐渐体力不支，眼看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了还手之力。正在王重荣和朱全忠快要支持不住的时候，忽然西北方向喊杀声和狼烟骤起，原来是杨复光的援军赶到了。

杨复光的部队只有两万人，也不敢与齐军硬拼。不敢硬拼，那就智取。杨复光一面燃放狼烟制造混乱，为疑兵之计，一面奋力冲入战团。杨复光的突然出现，令齐军阵脚大乱。齐军原以为只有王重荣一部，所以将全部力量和注意力都压在了王重荣一面，万万没想到背后杀来了杨复光。在烟瘴弥漫之下，也搞不清楚到底唐朝援军来了多少。杨复光的疑兵之计发挥了作用，齐军的作战阵型有些慌乱。一度出现指挥失控的局面。可是，齐军毕竟历经百战，人数众多，在黄巢的强力领导下，经过短暂的混乱，很快恢复了秩序，分作两团将王重荣与杨复光分割包围。

正在齐军占据优势，快要控制战场主动权的时候，突然一支飞箭“嘭”的声射在了黄巢肩头，黄巢在马背上摇晃了两下，坐立不稳险些

落马。黄巢坐骑受惊，不听黄巢口令，自顾扭头狂奔而去。黄巢败走，齐军部队军心动摇，随之跟着溃败下来。唐军迅速把握住这次瞬间有利战机，一路掩杀扭转了战场形势。在杨复光和王重荣的联袂夹击下，黄巢率人退去。王重荣没有穷追齐军，因为王重荣的部队也被打残了，死伤超过一半。见好就收，王重荣也赶紧停下来收拾自己的残局。

王重荣一面包扎伤口，一面喘着低沉的粗气对杨复光说："杨帅，我们虽然取得了艰苦的胜利，可部队损失大半，剩下的人马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如果齐贼再次攻来，我们可能应付不了。"杨复光沉思了一会儿，思虑深远地说道："雁门关李仆射与我为世交，他父亲与我家父曾为患难兄弟。李仆射很讲义气，为朋友甘愿赴汤蹈火。如果求得李仆射的帮助，我们就不怕打不过黄巢。"

这位李仆射何许人也？

李仆射姓李，仆射是官职，其人名叫李克用，号称"独眼龙"。

人的名，树的影。

提起李克用，长城内外无人不知，蕃汉军中无人不晓。

人的名声有很多种，威名、英名、贤名、仁厚之名、残暴之名、狭隘之名、奸邪之名，等等，不胜枚举。

李克用所当者勇武之名。

人的名声产生方式也有很多种，自立、炒作、称颂、累积、继承、封授等等，不胜其多。

李克用的勇武之名全来自本身的高超武艺与传奇战绩。

人的盛名从持久力上一般有红极一时、流芳百世、遗臭万年、昙花一现，等等，长短不一。

李克用的久负盛名已经十三年，可李克用今年才二十八岁。

李克用部族本乃西突厥之后，属于沙陀部族，原姓朱邪氏，世代为武将，祖上曾辅佐唐太宗征伐高丽、薛延陀部。李克用曾祖父朱邪尽忠世袭上五代官爵，为沙陀都护府都督。后来沙陀被吐蕃所破，迁徙至甘州，饱受吐蕃奴役。

在一次吐蕃与回鹘的战役中吐蕃战败，朱邪尽忠借此机会带领部族

脱离吐蕃东迁。吐蕃发现沙陀逃脱后立即追杀，一直追到石门关。沙陀与吐蕃发生激战，结果朱邪尽忠战死，其子朱邪执宜独骑逃脱，投奔唐朝。

朱邪执宜归唐后隶属于河西节度使范希朝，后来又跟随范希朝内迁至太原。入关后，范希朝将朱邪执宜安置在定襄新城（今山西北部）。朱邪执宜逐步召集沙陀亡散的部落人马，很快聚集了一万余骑兵。沙陀军个个骁勇善战，犹善骑射，成为一支独立强悍的军事力量。僖宗父皇唐懿宗咸通十年，徐州庞勋率部作乱。朝廷派出神策大将军康承训平叛，朱邪执宜的儿子朱邪赤心随行。后来庞勋覆灭，朱邪赤心以军功被朝廷册封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并赐姓名为李国昌，从了皇家姓氏。李国昌就是李克用的父亲。

李国昌性情强悍，恃功骄横，慢慢地淡忘了危难之际被李唐收留的恩情，并且潜滋暗长了一些坏毛病，逐渐对朝廷带答不理，还自专杀伐，即使对朝廷官吏也随意刑杀。这种离经叛道、忘恩负义的行径，自然不能被儒家仁义礼智信所主导的朝廷政治家们所容忍，懿宗因此打算修理修理李国昌。

李国昌不服朝廷诏命是有原因也是有凭持的。

李国昌第一倚重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李克用。李克用为李国昌第三子，自幼喜好军旅之事，擅长骑马射箭，技艺超群。同辈少年竞技，李克用总能技压群芳，拔得头筹。李克用十三岁那年，有一日天空中飞来两只兀鹫，在高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很多人都在仰头指指点点。略加沉吟之后，李克用从肩上摘下自己的金背弓，鹿皮囊中抽出射日箭，仰身张开臂膀，张弓搭箭，手指一松，雕翎箭尾带着尖锐的呼哨声直冲云霄。众人只见空中两只兀鹫凄厉地尖鸣一声同时载落下来。正在人们惊呼之际，两只兀鹫摔落尘埃，宽大的翅膀扑腾几下之后再也不动了。众人围上去一看，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原来李克用射出的一支雕翎箭竟然洞穿了两只兀鹫的胸膛，串着两只兀鹫的箭杆直没箭羽。高空中射中一只飞行中的鸟已实属不易，不知道要有几万分之一的概率，两只鸟飞行的位置才能处于同一个弹道上，被李克用强劲有力且速度极快的箭射中

击穿。此事运气的成分不容忽视，但这种力道与机会的把握的确是李克用武艺高超的结果。围观的众人立即拜服在地，对李克用高超的箭法表示臣服。李克用则拍拍手，骄傲地昂首离去。小伙子一副满不在乎小菜一碟的范儿。

李克用还有一次半真半假的传奇经历。李国昌驻军的新城北有一个毗沙天王祠，祠前有一口深井。突然有一天，井里的水像开了锅，咕嘟咕嘟地冒烟，井水沸腾喷涌。估计是地下压力增大，属于地热喷泉的现象，可当时人们不懂这些地质现象，以为是神灵奇异事件。

李克用得知此事后，领着人来到井前，弄来一大壶烧酒，倒了几大碗，一字排开，祭奠天王神。李克用嘴里还念念有词："小人我有济世为民，辅佐主上之志，没来由地井中水沸，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如果天王显灵，可和小人一起把酒对饮。"李克用说着将酒洒在井里。

正在李克用洒酒的时候，突然一位金甲天神手持大枪从墙壁中走出来。跟着李克用来的人见状，被吓得魂飞魄散，撒腿逃走。而李克用沉定自若，对着金甲天神行完礼之后才转身离开。这次神奇的经历使李克用身价暴涨，因为和神仙亲密接触对话交流可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李克用自己也更加自信自负起来，似乎浑身上下沾满了仙气儿。这件事估计是后来李克用富贵了，和追随者们一起编出来糊弄世人的。

李国昌跟康承训讨伐庞勋时，十五岁的李克用随父出征，也在官军之中。李克用冲锋陷阵，毫无惧色，出入敌阵自由驰骋，杀获甚多。康承训部将无人比李克用更勇猛，人人见到神色冷峻不苟言笑的小伙子李克用后都侧目侧身，不敢忤逆李克用锋芒。平灭康承训之后，李国昌官拜振武节度使，李克用也被封为云中牙将。自此，李克用正式登上南征北战的军事舞台。

除了所部兵马强壮有实力之外，外属兵马也有拥戴李国昌之意。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曾与其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密谋：“现在天下大乱，河南盗贼蜂起，黄巢、王仙芝将中原掀翻了天。朝廷昏聩，号令不出都城，四方藩镇拥兵自重。这正是英雄男儿立功名求富贵的时代。我们这些人虽各拥兵众，但振武节度使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李克用更是勇冠三军。我们如果投靠他，共同建立霸业，取代北之地雄踞一方则如探囊取物。”在李尽忠的蛊惑与动员之下，众人认为李尽忠言之有理。毕竟投靠一位老大没坏处，以后混吃混喝在江湖上行走要方便得多。这些不甘寂寞的小军头儿即刻向李国昌暗中联络，推举李国昌做老大。为了尽快弄块地盘，这些人天天寻思着举事的机会，看看把哪个地方官吏赶跑比较容易比较合适。

只要用心寻找，机会总会有。

况且有些机会原本就是人造的。

不久，代北发生饥荒，中原漕运粮草接济不上。大同防御使兼水陆发运使段文楚为了度过难关，对驻守军士的衣服米粮酌量减少，动员大家共渡时艰，以期待朝廷赶快周转接应。可并非人人都像段大人那样有高觉悟，军士们对衣食被减牢骚不断，对段大人的指示不理解不接受，

于是天天找茬出气、寻衅滋事。偏偏这位段大人军法很严，平日里对军士们不施恩惠，也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军士们都惧怕他，队伍缺少温情。现在赶上缺吃少穿，军队开始群情悩悩，骚动不安。一场士兵群众的骚乱在酝酿发酵。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李尽忠瞅着了这个时机，认为这是煽动兵变的绝好机会。他派康君立悄悄潜入蔚州城，劝说李克用起兵，废掉段文楚，由李克用父子取而代之。李克用对这种冒险的作乱活动，表现出了应有的谨慎，回答说：“我父亲在振武，等我向他禀报一下。”康君立一听这话着急了，那能不急吗？策划造反是冒着杀头风险的，忙乎了半天，带头大哥却不热心，一旦事情败露，那这些参与策划的人还不都要脑袋搬家？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这种事没有回头路。

康君立等人催促道：“现在我们的密谋已经泄露，如若行动迟缓，夜长梦多，会发生不测之变，哪里有时间千里迢迢地向你父亲报告！”李克用眯着一只独眼，看了看康君立及众人，微微点了点头。这种事情的确不能研究来研究去，夜长梦多，消息极易泄露。其实，无论是李克用，还是李国昌，父子在日常中肯定表达过割据一方的心思，李克用不过是将这种想法变成现实而已。即使不请示李国昌，也不存在决策的方向性错误。最后，李克用采纳了康君立的意见。

当天晚上，月黑风高，四下漆黑一片。老天爷也很配合。云州的李尽忠率领牙兵进攻牙城。此时段文楚还在睡大觉，对李尽忠的兵变一无所知。等段文楚明白过来，已经成为了李尽忠的阶下囚。李尽忠将段文楚等人关押起来，马上派人去请李克用。李克用率领部下从蔚州出发，一路急行军奔赴云州。一路上李克用策马疾驰，四面飞书召集支持自己的人马，到达云州时已经召集马步兵近万人。由此可见李克用父子的号召与动员能力，也可见沙陀骑兵的移动迅速。

为了震慑威服云州唐军，李克用进入云州后，命令自己带来的和云州驻守的军士们将段文楚凌迟处死，每人从段文楚身上剜一条肉分吃，直到将段文楚的肉瓜分干净，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段文楚死后，李克用命人将段文楚的骨骸扔在大街上，亲自带领铁骑马队反复践踏段文楚

骸骨。段文楚一把骨头变成了粉末。李尽忠将大同防御使的符印奉送给李克用，并请李克用上书朝廷，申请作代理大同防御使。李克用心满意足地接受了云州印符，并向朝廷写去了书信，要求取得朝廷的正式承认。朝廷接到李克用的奏请，震怒异常，当然不答应李克用的申请。因此而上演了一出既滑稽又惊险刺激的闹剧。

李国昌早有扩大地盘之意，一直有称霸一方的野心。李国昌暗中支持儿子夺取云州后，反而做很无辜状上书朝廷表白："现在段文楚被乱兵杀死了，希望朝廷尽快新派驻大同防御使。另请朝廷放心，我家一定好好配合，如果李克用违背诏命，臣请率本部人马去讨伐，对儿子绝不姑息迁就，以不辜负国家的荣恩。"朝廷对李国昌的虚情假意也了然于胸，知道这父子俩在唱双簧，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儿子在明里抢，老子在暗里夺。但朝廷正为四川南诏之乱和中原黄巢之祸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力分心去讨伐李克用，更没有勇气同时激怒李国昌。不过朝廷也不甘咽下这口窝囊气，不会乖乖地束手就范，别看朝政腐败，玩政治阴谋诡计的高手如云，会有办法的。

顺着李国昌的建议，僖宗皇帝真的派出了一个人出任大同防御使，此人为太仆卿卢简方。太仆卿是个什么官呢？大概相当于主管礼仪庆典活动的部级干部，是个文官。

李国昌原以为自己向朝廷示好，朝廷会知趣地顺水推舟，正式封授李克用为大同防御使。现在弄巧成拙，李克用没干上防御使，朝廷却派来一个卢简方。一不做二不休，撕破面皮干到底。李国昌马上暗中授意李克用反对卢简方出任大同防御使。为了阻止卢简方上任，李克用放出话来说，朝廷所任非人，卢简方德智体都不够条件，拒绝接纳卢简方。李克用公开反对卢简方，明摆着是占据此坑不挪窝，拒绝卢简方去大同。卢简方是不敢和李克用正面武斗的，不敢赴任，可也不能回长安，卡在半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位太仆卿大人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不仅卢简方傻了，朝廷见卢简方被李克用拒绝，一下子也没了主意。此时，那位大宦官田令孜就又想出了一石二鸟的办法，让卢简方出

任振武节度使，调振武节度使李国昌出任大同节度使。田令孜以为这样李克用不至于拒绝他老爹吧。这下倒好，朝廷的自作聪明和自以为是终于玩出了火。李国昌怎么可能亲近朝廷而疏远儿子呢，更不会被朝廷这种小儿科的伎俩挑唆而父子相争啊。这帮混蛋皇帝和大臣简直是脑子进了水。想用卢简方收拾掉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犹如痴人说梦。李国昌本就不是省油的灯，如此一来，李国昌索性甩开膀子明着干了，一举占据太原和云州两地，大肆剽掠长城内外，与朝廷断绝来往。

僖宗皇帝即位不久，被里里外外一堆烂事忙得团团转，实在是腾不出手来干别的。迫于形势，朝廷对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一时无可奈何，才在田令孜导演下演出了卢简方逡巡徘徊于云州长安之间的闹剧。可接下来就不是闹剧了。朝廷被李国昌戏弄后，十分恼火，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派兵征讨，武力平叛。李国昌不听话，我大唐帝国朝廷派官军去砍了你。

卢简方不必进退两难了，直接在半路上被朝廷赋予了新的官职，且权力很大。朝廷命卢简方都统幽州、并州两镇兵马讨伐李国昌。这位太仆卿文官大人，握起了枪杆子。笔杆子换成了枪杆子，毕竟不一样，卢大人对打仗实在不内行。不等卢简方率军到达，李国昌就将朝廷诏书撕烂，杀死监军宦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遮虏、宁武和岢岚三镇。这位卢简方大人年事已高，被这么来回烙烧饼折腾几次之后，疲惫不堪，连惊带吓，还没到前线就在抑郁及水土不服中死去。

朝廷这下子没招了，有了前劲，没有了后劲。巧取不成，武斗也不行，只有老办法安抚了事。安抚无非就是封官许愿给银子。朝廷封授李克用为大同防御使、检校工部尚书。最终，朝廷颜面在极度挫伤的情况下，从了李国昌父子的愿。杨复光称李克用为仆射很可能是泛称。因为，在李克用与黄巢交战之前还没有正式被封授仆射之职，李克用得到仆射之职是在大败黄巢之后，距离攻入长安已经很近了。如果在李克用得到仆射之职后，杨复光才向李克用求援，时间上又很矛盾。

朝廷在李国昌父子面前栽了大跟头，颜面尽失，皇家体面扫地。朝廷上上下下哪里肯咽得下这口恶气，绞尽脑汁要报复。

机会也不总偏向一方，朝廷雪恨的机会终于来了。

僖宗乾符五年，党项侵略西北州府。朝廷正为黄巢之事发愁，无心无力无暇征讨党项。可党项离着长安也不远，若任其恣意妄为，必将酿成大患。要说朝廷内部还是有脑袋好使的人，宰相王铎出主意说：“党项侵扰州府临近振武李国昌辖区，派李国昌去征讨党项，不管胜败，对朝廷都有利，最好是两败俱伤。”姜还是老的辣，王铎给他来个鹬蚌相争，朝廷要坐收渔利。僖宗大喜，觉得还是王铎老谋深算，公忠体国。朝廷采纳了王铎的意见，一纸诏书将李国昌派往了定边抵御党项。李国昌不管是顾全体面还是为切身利益考虑，都不得不率领他的沙陀军团出征党项。因为，党项进犯唐境作乱，首先危害到的就是李国昌的地盘。

李国昌率领沙陀骑兵主力离开驻地，浩浩荡荡去征伐党项。如此一来，李国昌的老巢振武空虚了。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没等朝廷动手，已经有人对李国昌下手了。早就对关内腹地垂涎三尺的吐谷浑部落见有机可乘，当即挥师南下，长驱直入到达蔚州，将李国昌族人部落男女及牲口货财洗劫一空。自此以后，吐谷浑的老大与沙陀的老大接下了不共戴天的世仇。

后院起火，李国昌这前线的仗也无法无心无力再打下去了，急忙挥师回家。云州的李克用得知吐谷浑偷袭的消息后，赶紧率所部人马前往定边接应李国昌。振武被夺，李国昌无家可归，只有与儿子合兵一处退保云州。屋漏偏逢连夜雨，意外的事情接连发生。

原本对李克用并未完全宾服的云州留守将校发生了叛变，紧闭城门，拒绝李国昌父子进城。这可真是内外交困。李国昌父子没地方去，上无片瓦遮雨，下无寸土立足，只好在蔚州、朔州之间大肆剽掠，搜刮忙乎了一大遭，也只弄到兵马三千。李国昌进入蔚州固守，李克用回到老家新城固守，父子二人在两个小城池内守望相助。

朝廷一看这情况，心里和脸上都乐开了花，可逮着机会修理修理这个沙陀硬爪螃蟹了。僖宗皇帝将大同防御使的官衔从李克用头上摘走送给了吐谷浑酋长赫连铎，又派出李钧出任招讨使，同时勒令幽州李可举出兵，三路兵马并力攻打李国昌。朝廷欲一战而平灭李国昌父子，彻底

摘除心头之患。这次会战可是硬仗，各路官军都是虎狼之师，出手都是杀招，必欲置李国昌于死地。李国昌父子势单力孤，陷入困境，灭顶之灾迫在眉睫。

赫连铎入室之狼反成主人，自然干劲儿倍增，额头冒汗，兴奋不已。未等大军云集，赫连铎已经迫不及待，独自追击李克用到新城，将新城团团包围，日夜轮番进攻。李克用与两位哥哥奋力抵抗，在四门城头奔忙守御，两天两夜没合眼、未卸甲。正在紧急关头，得到消息后的李国昌从蔚州赶来救援。父子几人里应外合，殊死搏斗，一鼓作气将吐谷浑打跑。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李国昌父子这一战打出了士气，打出了威风。沙陀军团乘胜追亡逐北，占据了北起蔚、朔，南至忻、代、岚、石门关的地方。会剿李国昌的计划因赫连铎单方面的贪功冒进而破产。

乾符六年隆冬，李钧率领上党、太原兵马两万，李可举率幽州兵马两万，逃而复来的赫连铎率吐谷浑八千人，卷土重来，联军一起进攻蔚州，再次围剿李国昌。

为了不使唐军形成合围之势，李国昌与李克用父子分兵两路主动出击，打算先发制人。李国昌率领蔚州城内一万人抵御李可举与赫连铎，李克用率八千人南向到达遮虏城迎击李钧。正在李克用与李钧两军交战之时，阴云密布，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纷纷而下，气温骤降，滴水成冰，呵气成霜，寒风如刀。在冰冻的天气里，弓弩的牛筋弦变得十分刚脆，只要稍用力拉，即应声折断。不到半日大雪已经一尺多厚，掩埋到了人和马的膝盖。在呼啸的北风下，翻飞的冰雪和冻雨如同刀割斧削一般锋利，在兵马的身体上肆无忌惮地划过。唐朝士兵大部分为关内人氏，不习惯这么酷寒的天气，又是迎风北上作战，眼睛根本睁不开，手脚也早已麻木不听使唤，马匹瑟瑟发抖不肯挪窝。沙陀骑兵久在北地，不畏严寒，与唐官军相比具有极大的优势。李克用率领子弟兵乘机奋力出击。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役，气候残酷，搏斗更残酷。可是整个沙场很寂静，听不到喊杀声，因为双方都节省下每一分力气与热气用来作战，只有“呼啦啦”的战旗声与“叮叮锵锵”的兵器交碰声。在持续无尽的寒冷侵

袭下，人的神经和意志受到极大的考验与摧残。唐兵首先扛不住了，战斗意志瓦解，四下溃败，逃往代州。

就在唐军要掉头逃跑的时候，李克用眼疾手快抓起金背弓，搭上三支射日箭，双膀用力，“嘎吱吱”将弓拉开了，手指一松，三箭齐发。三支箭两前一后追上了唐军统帅李钧，前两支箭一左一右将护卫李钧的两名军校射穿后心坠马而亡，就在李钧护卫坠马的同时，第三支箭以三倍之力赶到，“嘭”地声射透了李钧的铠甲与棉衣，从后心进去，带着一腔鲜血从前心飞出，飞箭拖撒的鲜血在银白的雪地上划出一道殷红的印记。李钧尸体在马上奔出五十步后栽倒地下，深深地沉陷于积雪中。主帅阵亡，官军溃败，李可举与赫连铎也只能解围而去。

这一战又以唐军失利告终。

朝廷并不死心。咬着牙也要把李国昌弄死耗死逼死。

年轻的僖宗李俨这次是真的怒了。

第二年，唐朝又派遣李琢为招讨使率领五万人屯扎代州，联合李可举、赫连铎再次围剿李国昌。

这次李国昌仍然运用了一静一动的打法，自己固守蔚州，让李克用主动出击逆战。这次的李琢可不是先前的李钧可比。李琢虽然生性贪财腐败，但打起仗来很有一套。李琢吸取李钧蛮干的教训，采取了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击相结合的办法，特别是对李国昌阵营实施了强大的政治诱导，达到了分化瓦解的目的。

李克用将李可举堵截在了雄武，两军相持之时，蔚州城破失守。原来，李国昌派部将傅文达出城迎战，但是傅文达却在两敌阵前被自己的左右军将擒拿捆绑，直接被挟持投降了李琢。

不仅傅文达被挟持离盘，李克用的族内叔父李友金与李国昌不是一条心，不愿意跟随李国昌干刀口上取富贵的事。李有金遂暗中与李琢勾结，趁夜偷偷打开城门向李琢投降。李琢与赫连铎大军得此内应，无异于省下五万兵马。唐军一通掩杀，直接攻下蔚州与朔州两城。

李克用得到蔚州父亲告急的消息，无心恋战，星夜回师救援。李可举死死咬住李克用部队紧追不放，在药儿岭终于追上李克用沙陀军。李

克用一意回撤，无心恋战，士气大打折扣，因此被李可举杀得大败。李克用赶到蔚州城下时，李琢已经占据了蔚州，李国昌正从蔚州往外撤退。李琢与李可举两军趁机夹击李克用与李国昌，李国昌父子被杀得落花流水。

李国昌、李克用与左右大将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三道包围，夺路向北狂奔。朝廷的联军紧咬住死追不放，李国昌父子趴在马鞍子上不敢抬头不敢歇脚，帽子、铠甲甚至靴子都跑丢了，可是后面的唐军还在嗷嗷叫着追。李国昌、李克用精神紧张的快要发疯了。李克用自从出世以来，哪里被这么折磨过？李家自从几十年前被吐蕃追杀得无处安身之后，何曾受过这种逃亡？经过两天一夜的逃亡，马不停蹄，人不离鞍，水米不得食，终于越过大漠戈壁，朝廷的追兵携带的干粮不够，这才放弃了追击。

李国昌父子一行逃入漠北鞑靼部落，投靠了同样不受大唐待见的异性哥们儿，总算找到了一处可以接纳他们的地方暂时寄身。这次朝廷大获全胜，终于修理了李国昌。振武是回不去了，李国昌开始在鞑靼部落过起了政治流亡的生活。

李国昌逃入漠北鞑靼后，唐朝鞭长莫及，失去了进一步的追击能力。可是赫连铎并不死心，既然与李国昌已经撕破脸皮，结下深仇，就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见个你死我活无法罢休。不彻底将李国昌消灭，赫连铎也别想安安稳稳地填补李国昌留下的真空。

赫连铎秘密派人带着重金赴鞑靼部落游说，离间鞑靼酋长与李国昌的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经过吐谷浑三番五次的挑拨离间，鞑靼部落开始猜忌防范疏远厌恶乃至要加害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再说了，人家政治流亡者大多有很多钱，虽然地位暂时委屈，可是手头阔绰，日子不会太难过。这李国昌父子已经身无分文，寄人篱下，在鞑靼白吃白喝，那还不遭人白眼？

生活在白眼之下的人一般会多长心眼，李国昌父子这种处境之下对安全极其敏感，在鞑靼诸部的言行举止、款待礼仪上已经觉察到危险正在临近。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李氏父子损兵折将，失去了部队力量，

无异于折翅的雄鹰，断刃的利剑，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宰割。李国昌为此忧心忡忡，终日里愁眉不展。

鞑靼虽然收取了吐谷浑的钱财，可一时也不敢对李国昌父子冒然下手，毕竟李克用的名头太大了，弄不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鞑靼王只能揣着满腹狐疑，表面上还要保持应有的热情与镇定，暗地里耐心寻找着除掉或者赶走李国昌一家的机会。

李克用常常与鞑靼部落酋长、勇士等人游玩射猎。在郊原上狩猎间隙，李克用自告奋勇演习箭法，作为游戏以为众人之乐。李克用命人在百步之外手举马鞭为靶子，自己挽起金背弓，抽出射日箭，瞄一瞄，“啪”的声，弦放箭发，伴随尖锐的呼啸声，射日箭破空而去。几乎与此同时，百米外仆从手中马鞭被李克用射出的箭击落。鞑靼各路勇悍头领虽然内心吃惊，但不服气，纷纷上前试射，结果没有一人能够射中。以前鞑靼只听说李克用的传奇神功，不曾亲眼看到，一度觉得只不过是夸大的传说而已，并不十分相信。这次竞技使他们亲眼目睹了李克用的绝招，射日神箭例不虚发，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其实李克用并不是真的要做技击游戏，只是以此为借口，向鞑靼部族证明一下实力。

另有一次，李克用正在家中练武，几个鞑靼部落贵族来访。李克用再次利用了表现的机会，他豪壮地对鞑靼众贵族说：“各位头领，看到百步外松树低垂的树叶了吗，我站在此处可一箭射中。”鞑靼头领们交头接耳，表情古怪，对李克用的话表示怀疑，毕竟百步之外的松针目标实在是太渺小。虽然前段时间有的贵族见到或者听说了李克用射马鞭的事情，但马鞭毕竟比松针大得多。百步之外箭射松针，谈何容易！

李克用微微一笑，命小校用丝线标记出一根低垂的松针叶，以免别人认为胡乱射掉一根松针充数，以丝线作为明证，到时候以便检验。李克用撤步拧身，弓箭步拉开，形神贯注于臂膀，心意凝结于箭簇，全神贯注地准备箭射松针。伴随李克用将那把传奇的金背弓嘎吱吱拉满，众人安静下来，四处鸦雀无声，仿佛风云为之静止，大地为之屏息，众鞑靼头领及仆人都伸长脖子瞪大双眼盯着李克用。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加速跳动，不仅是自己的心脏，似乎李克用的心脏

也进入了每个人的胸腔，与他们一起狂跳。其实，李克用此时的心跳反倒比平时沉静，静如止水，波澜不兴，心神旷渺，物我两忘。李克用已经不复存在，身与神都化作了一股锐利的杀气与弓箭融为一体。突然，一声清脆的弓弦颤音打破了寂静，如绝世银瓶乍破、如万年冰山爆裂、如世外水晶宫殿崩塌、如遥远暗夜苍穹电光石火。那支射日神箭耀眼的箭簇披破凝结的空气，带着令人窒息的尖锐呼啸声，以迅猛的速度射向系着丝线的松针。那枚松针被箭气逼迫的剧烈抖动。眨眼之间，箭锋已到松针近前，随即将松针从纤细的枝条上切下。松针带着丝线在空中翻滚了两下跌落尘埃。

松针落地，李克用如雕像一般仍然屹立不动。过了大约三秒钟，场院内沸腾了。人们呼啦啦齐刷刷地聚拢到那棵松树下，做标记的小校指指头上的树枝和脚下用丝线系着的松针，嘴巴张得像石洞，说不话。原来那根做了细小标记的松针被李克用的箭截断成两截，一截挂在枝头，一截躺在地上。李克用这一招绝技，令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震骇，纷纷向李克用施礼表示佩服，佩服中还有说不出的敬畏与惶恐。

李克用以进为退的绝技表演，在心理和实力上威慑住了鞑靼头领。暂时冻结了鞑靼头领暗害李国昌父子的计划。光有勇力显然是不够的，若想从根本上彻底铲除鞑靼偷袭暗杀李国昌父子的念头，必须治疗他们的心病。

鞑靼的心病是什么呢？畏惧李国昌父子之强，担心李国昌夺了鞑靼诸部的统治权，或者在部落中为祸生乱。也很正常，李国昌父子不良记录太多了，夺人家地盘的事情不是没做过。现在这么一大堆能拼能打的亡命徒来到鞑靼地盘上，保不齐哪一天李国昌兴致来了，很可能将鞑靼的地盘也给夺了。在卧榻之侧天天转悠着这么一伙强大的客人，况且不是忠厚老实的客人，让谁也不会放心。没准儿哪天早上醒来，自己家已经换了主人，老婆孩子金银财宝庄稼财产变成了李国昌的。那还了得，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必须另想办法赶走这伙豺狼一般的父子。鞑靼王日夜不宁，寝食不安。

李国昌从鞑靼诸部上上下下的态度上，觉察到了危机一步步在临

近，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危险，可是一时又束手无策。李克用了解李国昌的心思，对李国昌说：“父亲，现在鞑靼对我们有戒备之心，此地不可久留，应该寻找机会离开。”

李国昌仰天长叹道：“唉，老天为何绝我！现在四面受敌，哪里又是容身之处呢？”

“父亲，我们虽然四面受敌，但我看长远之计，还是要在中原建功立业，边鄙诸胡非一日可图，即便图之也无法统御。”李克用不仅没有害怕收敛，反倒迎难而上，沉稳而豪壮地说。

李国昌摇摇头：“我们已与唐室反目成仇，如果重新入关无异于自投罗网。”

李克用沉吟了一下，目光深邃地看着李国昌苍老的脸说：“父亲，大唐王朝今非昔比，日渐衰微。我听闻黄巢等人一路向西，势如破竹，长安城已经陷落，僖宗皇帝出逃，下落不明。如果我们以荡寇为名入关，朝廷和诸侯会欢迎不迭，没有理由阻遏我们。”

李国昌微微点点头，长叹一声，说道：“但愿如此。”

这一天，李克用在家里杀牛宰羊，置备上等好酒，摆下宴席，请鞑靼各部头领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人人喝得面红耳赤、高谈阔论之时，李克用也粗着脖根子说：“我父子被朝廷奸贼谗言所害，以至于受到朝廷怀疑，报国无门。我刚听说上个月黄巢已经向北，挺进江、淮之间，恐怕终究会祸乱中原。如果大唐天子一旦赦免我们的罪责，命我们入援荡寇，我真希望能和众位头领挥师南下，建功立业。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光阴如电，怎么能终老在沙漠戈壁呢？！来，干杯！我们都要奋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李克用的豪言壮语以及重返中原的表态，消除了鞑靼的疑虑。这个政治信号使鞑靼认为李氏父子不会久留沙漠。鞑靼的疑虑消除，李国昌父子的危险也就解除，从此鞑靼与李氏父子双方融洽共处，只盼着离开漠北重返中原的日子快点来。

李克用的骑射绝技和少年勇武十几年来威震长城内外，盛传于蕃汉之间，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神射高手。李克用还有一个特点，一只眼睛视力极差，眼皮半睁，接近失明。所以人送外号“独眼龙”。

“独眼龙”的名号是足斤足两，足金足赤，不含水的硬通货。

这就是李克用。

这就是救长安之时的李克用。

李克用救长安这一年二十八岁。

李克用救长安的动因是一桩悬案。

史书说法不一，莫衷一是。

至少有五种说法：一是李克用为了摆脱鞑靼而主动挥师南下，以救国难为名，寻找立功且立足的新机会。二是李克用叔父李友金协助代北监军陈景思南下勤王，招募了几万沙陀军，可是李友金统御不了这些骄悍的乌合之众，无奈之下，经朝廷同意，陈景思携带诏命深入漠北邀请李克用入关代为统领。三是李克用受杨复光之请，驰援王重荣。四是与李克用儿女亲家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在朝廷与李克用之间干旋，为李克用南下创造机会。五是朝廷下诏，命其入关，与诸侯并力讨伐黄巢。

如果是李克用自己找台阶，为摆脱鞑靼而南下攻击黄巢，可他的兵马从哪里来呢？李氏父子的家底已经被李琢、赫连铎和李可举打光了。李克用的台阶就那么好找吗？说和好就能和好？

如果是李友金召集李克用，那李友金本为叛离李国昌之人，李国昌恨之还犹不及，如何与之并力齐肩呢？

如果是杨复光、王处存因私交而请李克用南下支援，似乎理由又单薄了些。

如果是朝廷直接向李国昌父子下诏，邀请其南下勤王，但朝廷的台阶又是谁架起的呢？

看来，李克用南下之事绝非一种原因促成，或许以上五种因素兼而有之。那么哪种动因是主要的呢？我推测，李克用自己找台阶的可能性较大，被人保举在次。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有大臣提出让李国昌入关的建议，皇帝借坡下驴，顺势给李国昌父子下诏出兵。危难之际，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面子稍微往后放一放也是可以的嘛。杨复光的邀请不过是巧合。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李克用主动采取了与唐朝皇室和解的态度，然后暗中通过私人关系帮助疏通打点，再积极寻找出兵入关的机

会。

不管什么原因，李克用的确是来了。

李克用挟裹着刺骨的寒气与杀气赶来。

“独眼龙”乘御着漠北的黄沙与狂风扑来。

闻风丧胆，有人。

心惊胆战，有很多人。

怯避锋芒，有很多人。

哀叹时运不济，有更多人。

李克用来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李克用来了，其他人都暗然失色。

7．战京师

战京师，几百年帝都的长安会战，何等震撼，何等盛况，何等折磨与刺激人的神经。风云际会令人激动的时刻到了。大家都在拭目以待，争相目睹这千载难逢的决战场景，争相从这伺机已久的盛宴中瓜分利益。

唐僖宗中和二年八月，李国昌父子离开达靼部回归代州。鞑靼王总算松了一口气。既然互信危机解除，那么好见好散就是体现崇高政治觉悟的了。为了表示继续保持友好的兄弟般友谊与感情，为了天长地久，鞑靼王临别送给了李国昌父子三千骑兵和大量粮草物资。

李克用采取了与朝廷合作的策略，并促成了李国昌率族人南归，以及取得鞑靼信任与支持，这些策略显示了李克用的全局性谋划能力与胸襟，都远胜于其父李国昌的骄悍蛮干。李克用心中暗想，这次入关一定要好好干，以解救京师之难为契机，建立起和皇权的合作关系，决不能再过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日子了。往事不堪回首，努力就在今朝。

对于李克用的到来，朝廷也只有暂时搁置前嫌，采取了欢迎接纳的态度。因为此时的朝廷已经不敢在政治上挑肥拣瘦了，只要能有人愿意来勤王救驾，这就是朝廷最大的安慰。朝廷派陈景思代表皇帝封授李克

用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其实是允许李克用父子仍旧占据原来的地盘。那个特殊时期能够代表皇帝行使封赏大权的不止陈景思一人，还有王铎、郑畋等人，这是战争状态下的一种临时运作方式。这些人实际上代替行使了皇权，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拉拢住各种可能的援助力量。远在天边的皇帝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战斗一线奔走呼号的指挥官们，只有靠印发封官文件来收集抵抗力量，毕竟这个世界上最好使的激励方法还是封官授爵、升官发财。

在老地盘上经过短暂的休整，十月，李国昌派儿子李克用率领忻、代、蔚、朔等镇及达靼之军合计三万五千骑兵入雁门关，一路奔驰，救援长安。

李克用既然当上了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并且主动担负起了救援长安的大任，扯起大旗好办事。李克用第一次掌握了动用帝国政治资源的权力，但他不确定这种权力好不好使，为了检验这种权力的作用，李克用发号施令，首先通知驻军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郑从谠，要求他赞助粮食钱物。

郑从谠是朝廷老官僚，曾作过宰相，哪里看得起亡命归来的沙陀李克用。老郑假惺惺地只拿出一千缗钱和几袋子粮食，想对李克用敷衍了事。李克用见老郑看不起他，勃然大怒，决定要借此立一立自己的威信，杀只老公鸡吓唬吓唬那帮瞎吵吵不干活的猢狲。李克用命令部下攻击太原。太原基本上是一座毫无军事防卫能力的空城，更何况面对的是李克用的代北铁骑。经过李克用的大肆抄掠，太原城里里外外陷入了战争恐怖之中。这下子郑从谠才知道李克用不好惹，但为时已晚。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挽回一点颜面，老郑只好又献出大量米面钱粮甲杖器械。这位郑大人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连连向李克用赔不是道歉，急慌慌地设宴招待李克用。李克用这才勉强放过他。

在太原补充了装备给养，李克用毫不耽搁，从阴地关进入晋州和绛州，十二月，到达河中，与杨复光、王重荣阵地相距不远扎下营垒。这时侯，诸道勤王大军都已络绎汇集京畿周围，但都畏惧黄巢齐军的强盛，逡巡不敢接战，大多处于等待观望之中。李克用的到来无异于雪中

送炭，为云集长安外围逡巡不敢战的诸侯注射了一支强心剂。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正月，长安前敌总指挥晋国公王铎代表皇帝，授予李克用东北面行营都统之职。李克用一下子变成了阵前几路官军的统帅，可见李克用地位的重要性，也可见官军对于李克用寄予厚望。

听说李克用自雁门关来到河中，黄巢手下部将议论纷纷，暗自心中嘀咕："独眼龙军锋勇猛，千万不要来到我防守的阵地上。"黄巢也对李克用有所了解，知道李克用曾与李唐结怨，也知道李克用乃一员虎将。因此，黄巢不想与李克用为敌，有意招降李克用纳为己用。

黄巢派出部将米重威带着重金财物去拜访李克用，并给李克用写了份诏书，意思是挑拨李克用与唐朝廷的关系，劝李克用不要帮助李唐，最好能与大齐合作。李克用微微一笑，将米重威送来的财物金银和诏书照单全收，一番款待之后将米重威打发回黄巢那里。

米重威走后，李克用的堂弟李克修问李克用："三哥，你难道想与黄巢为伍？"李克用仰天大笑："岂有此理，流贼怎可立于庙堂之上，我等来此，正为剿贼立功，与黄寇势不两立。"李克修摸了摸后脑勺，指着地上堆积着的财物发愣。李克用吩咐道："将这些金银财物分赐给将士，将黄巢的书信遍示诸军后烧掉，大家要奋力杀敌。"李克修等人这才明白李克用的意思，送来的礼物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不仅不欠人情，反而要更有力气更有干劲更猛烈地打。

正在唐朝各路大军要会剿齐军的关键时候，僖宗皇帝鬼使神差地将王铎和崔安潜一正一副两个总指挥全部罢免，李克用唯一的临时靠山突然消失。没有了司令官，李克用索性独立自主单打独斗，决意要以自己代北之师挡黄巢全军主力，李克用要凭实力证明自己。

二月，李克用带着沙陀军团从陕西夏阳向南渡过渭水，十分顺利、十分省事、十分不过瘾地就打跑了黄巢的弟弟黄揆，进驻乾坑店。

牛刀小试之后，李克用命令河中、易定、忠武三镇兵马向自己集结，要与黄巢打一次大会战。由于李克用不买黄巢的账，这令黄巢大为恼火。黄巢决定调集重兵挫一挫李克用的锐气。黄巢命令大将王璠、林

言率五万人为左路军，大将尚让、赵璋率五万人为右路军，人马号称十五万，浩浩荡荡向李克用阵地开来。

面对黑压压的齐军，李克用指挥若定，率番汉骑兵步兵七万迎着齐军发起冲锋。齐唐两军在梁田陂相遇发生激战。在距离齐军五十步远的时候，李克用军队齐刷刷开弓放箭，成千上万支雕翎箭排山倒海一样向齐军阵地倾泻，大半个天空被密密麻麻的箭雨遮蔽。沙陀骑兵发挥出了极大的冲锋优势和强大的杀伤力，在箭阵过后，“嗷嗷”叫着挥舞马刀在马背上居高临下冲入齐军阵地，横冲直撞，如同核潜艇在人海中撕开一道道缺口，齐军被冲得人仰马翻。

有了李克用这个主心骨，唐军步兵紧随骑兵之后，也是个个精神百倍，似乎力量壮大了许多。尚让、林言等人不甘示弱，使出了浑身解数，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齐唐双方兵对兵、将对将，两军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

短兵相接之后，齐军的战斗力也是惊人的，唐军的优势大减。双方阵线在一寸一寸地拉锯式推移。这一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下午。战斗进入拼命阶段，双方在拼体力、拼意志、拼决心、拼士气、拼刺刀、拼命，还要拼主帅。尚让、林言、王璠、赵璋与王重荣、杨复光、朱全忠、康君立、薛志勤等人厮杀的难解难分。李克用稳居中军，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变化，不时用自己的金背弓和射日箭洞穿扑到近前的齐军胸膛。

战斗又持续了一个时辰之后，李克用发觉齐军显出疲惫之相，于是大吼一声，跃马腾空扑向齐军主帅尚让。李克用如猛虎下山一般，人马合为一体撞开一条血路，向尚让杀来。尚让正与王重荣交手，这是二人二度交手，双方都不敢大意。正拼全力厮杀之际，尚让打了一个冷颤，王重荣不约而同地也感到一股威压之气袭来。李克用人还未到，杀气已经笼罩了尚让全身。尚让猛地抬头，发现一个狐裘皮帽的青年将领正策马疾驰而来。当尚让看清有人冲他扑来的时候，他还看见了一样东西——破空而来的射日箭。从风声中尚让就能听出李克用箭的力量，小小一支雕翎箭似乎承载着千钧之力。尚让心中一惊，无暇思索，立即身体

后仰。射日箭擦着尚让的前胸、贴着喉管，在其下巴上撕破一道血口，带着一缕胡须飞去。尚让大叫一声拨马便走。



主帅是军魂，是旗帜，是风向标，是胜败的杠杆。李克用大显神威，尚让慌乱离场，使唐齐两军的气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齐军开始溃乱，而唐军越战越勇。齐军陆续放弃了抵抗，大面积地败逃。纯粹的杀

戮开始了，唐军对齐军展开了掩杀。这一仗，李克用大获全胜，俘虏齐军三万，杀伤无数，齐军死尸枕积三十里，渭水以南空旷的土地上凝结了大片大片的冰血土砾。

当天夜里，王璠与黄揆逃到华州据守，尚让撤回长安。李克用追击到华州，命人开挖壕沟，引水将其灌满，把华州团团包围。然后李克用分出五千骑兵驻扎在渭水之北，将黄揆与长安隔离，使齐军不得相通，难为呼应。

伴随诸侯围压的态势越加紧张，经过几次策略性的突围、突破、突击都没成功，长安城内粮草消耗殆尽，黄巢感到日渐穷蹙。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黄巢开始打算撤离长安，向东做战略转移，回山东老家再图发展。

如果东撤，必须破除渭北李克用的威胁，这是撤出长安的必经之路。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于是黄巢派出尚让去救援华州的王璠与黄揆，以打通这条交通要道。这次李克用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术，将华州死死困住不放松的同时，主动率军迎战来援华州的尚让。李克用的代北军与王重荣的河中军并肩作战，在零口堵截住了尚让。

代北军和河中军都是官军中作战能力最强的部队。齐唐两军交战，齐军已经对李克用产生了恐惧症，激战不到一个时辰，齐军再次大败。在撤退慌乱中，齐将赵璋马失前蹄扑倒在地。赵璋被甩出两丈远，腿部受伤站不起来。朱全忠纵马上前俯身将赵璋生擒活捉。李克用乘机追杀，直接进军驻扎渭桥，兵临长安城下。

安营下寨之后，李克用派出部将薛志勤率人偷袭长安。薛志勤来到长安门口放把大火，把城外齐军工事全部烧毁，掳掠了几十名值守齐军回归大营。

在华州的王璠与黄揆见援军无望，也打消了继续坚守的念头，弃城只身逃亡。

李克用连续大败黄巢齐军数次，威名大振，对唐军的士气也是极大的鼓舞。这时候僖宗皇帝的脑筋活络起来，看到李克用的重要战略价值，立即下旨封授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克用火线

提官，连升三级。

四月。

冰开雪化。

百花开，菊花残。

菊花难争百花艳。

李克用经过充分的准备，决定实施最后的决战。

李克用派遣部将杨守宗率河中王重荣手下大将白志迁、忠武杨复光手下大将庞从为先锋官，进攻渭桥。其他诸侯环伺渭北作为声援。唐军斥候哨探往来驰骋，手持令旗的传令骑兵忙忙碌碌地在各军团之间穿梭，官军派出的游击部队时不时地滋扰长安四门。长安城被大战的空气包围。

杨守宗冲到渭桥桥头堡，选出五百名敢死之士，每人举着一人高的铁甲盾牌，手持弯刀、短斧向桥头堡冲锋。桥头堡上齐军的灰瓶滚木火箭连续不断地发射出来。杨守宗手提宝剑，亲自站在敢死队之后督阵，发现唐军有怯阵撤退者当即斩首。在强大的立功冲动及军法压力双重作用下，唐军前后发起三次冲锋，终于将渭桥攻下。渭桥一破，长安城北大门立即暴露在了唐军刀枪之下，铁马之前。

唐诸侯头领一看渭桥壁垒崩溃，马上来了精神儿，都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他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这正是他们千里迢迢、不辞劳苦、经年累月、枕戈待旦的所有目的与意义所在。谁先入城谁就是头功，谁先入城谁就能发号施令，谁先入城谁就抢得最多的财宝，谁先入城谁就可能把黄巢捉住或杀死，谁先入城谁就会封侯拜爵千古留名。本来驻军渭北环列观战的诸侯唐军一下子像决堤的洪水，打了鸡血一般争先恐后地涌上渭桥，杀入长安。李克用当然也明白这些，更不会将血汗换来的机会拱手与人。

李克用大吼一声，催动胯下马，带领李克修、康君立、薛志勤等亲信部下还有自己的沙陀军团，第一批次冲过渭桥，闯入光泰门。王重荣、朱全忠率河中军团紧随其后，再后是杨复光的忠武军团。唐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彻底摧毁了黄巢的齐军心理和军事防线，齐军抱头鼠窜，溃

败无纪，狂奔夺路逃出长安。

李克用攻入长安后，没有实行巷战，没有与黄巢齐军纠缠，而是直奔皇宫大内。李克用来到皇宫子城跟前，看了看巍峨的门楼。这是李克用第一次见到皇宫，不免还是有些激动，也同时感到了皇权的威仪。尽管沦陷兵祸，宫禁依然是皇家气象。李克用命令封府库，放哨卡，分兵把守皇宫各处通道，维持秩序。李克用深知皇家财产的重要性，也很明白在战争混乱中，这些财物会轻易被敌我双方的乱军哄抢或破坏。宁可少杀敌一万，也要保全皇家财产。李克用很聪明，他知道皇帝更关心什么。这些财产将来在皇帝还京之时，将发挥重要作用。其实，李克用在封府库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第一时间划定，他占据了大部分战果。特别是保全皇宫，这可是无可代替的战果，天下第一的功劳。

黄巢见大势已去，放火将长安城官宅民宅粮仓衙门烧毁，率领中军所部匆匆撤出长安，从蓝田奔出，经商山离开陕西，直奔东去。为了避免唐军穷追不放，黄巢命令将大量金银财宝粮草辎重沿路遗弃。这一招以前也有人常用，现在果然管用、仍然管用、必然管用，追击的诸侯军纷纷停下来争抢这些战利品，根本顾不上追击逃跑的齐军。天下哪有不贪财的乱军。趁着官军贪财捡便宜的时候，黄巢这才得以从容离开。黄巢不仅离开了陕西，而且基本是全身而退，军容建制还算完好，有生力量仍然保有十五万之众。

长安收复，黄巢大败，这是天大的喜讯。

喜讯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成都，报给了僖宗。

僖宗皇帝喜极而泣。下诏犒赏勤王的各路诸侯。

以王重荣主动倡议，主动抗敌，功列第一，封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琅邪郡王。朱全忠因协助王重荣立功，官拜宣武节度使。李克用击败黄巢，收复京师，官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京师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陇西郡公。二十八岁的李克用位列公卿，称爵将相，这是何等的殊荣与辉煌！李克用不仅自己官领方镇，而且其父李国昌也被朝廷封为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后来李克用的弟弟李克修封为昭义节度使。李国昌一门三镇使，可谓一时之盛，无人能及。李克

用挥师南下，驰援京师，一战而定天下，名满朝野，功盖群伦。

长安城内尘埃落定，诸侯各自归镇。

渭桥边，长亭下。

春风里，碧云天。

朱全忠握着李克用的手，诚恳地说：“克用老弟，少年英俊，朝廷日后赖以为柱石啊。”李克用骄傲自负地仰天大笑：“朱兄过奖，方今国家有难，你我共勉之。”说罢，两人拱手而别。李克用策马向北，赴河东镇府太原。朱全忠策马向东，去宣武镇府开封汴梁。

二十八岁的李克用已成为天下的传奇。

三十二岁的朱全忠也将成为中原腹地的封疆大吏。

李克用成为一镇诸侯，得来不易。

朱全忠要想称霸一方，噩梦一般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朱全忠、李克用两个枭雄自此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此时此刻，谁也没有想到朱全忠和李克用未来会释放出什么样的能量，或许与天下成百的诸侯一样昙花一现淹没成尘，因此大家都在忙着皇权的恢复与帝都的重建，没有人太在意他们两人的去向。

可历史的规律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偏偏就是这两个年轻的诸侯，到后来几乎主导了大唐晚景残破的政局、天下四分五裂的格局和社会动荡复杂的时局。

朱全忠和李克用是如何成为了末唐并峙双雄的呢？

8．刺史的约会

危难之处显真情，有人为情所动，有人为情所困，有人只为利益奔忙。动与不动，大有不同。困与不困，全靠突围。不过，有付出就会有回报。你帮我一时，我将帮你一世。

黄巢撤出长安，并非逃出长安。

撤是有秩序、有力量、有目的的败。

逃是无秩序、无力量、无目的的败。

黄巢还有十五万建制完好战斗力极强的军队。

军队尚在，黄巢仍然是黄巢。

黄巢要去哪里呢？向东。

东方很大，具体去哪里？黄巢原打算回老家曹县一带。

老家好不好？老家可以令遭受挫折的造反进程挽回颓势吗？

黄巢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眼看黄巢就要到家了，但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迫使他更改了计划。

黄巢派手下二号人物骁将孟楷为先锋官，率领一万兵马向东开路。由于唐军贻误追击的战机，黄巢很快很锋锐很急迫地就到达了河南蔡州（今河南汝南附近，许昌东南）。

唐朝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是一员极其凶悍的武将，手下将校也如豺狼，既能打仗也很凶残。孟楷兵临蔡州城下，战场乌云密布。秦宗权出城，摆开架势，迎战孟楷。可是秦宗权没想到，孟楷比他还凶猛强悍。因为，黄巢早已经向孟楷下达拿下蔡州的死命令。这次撤出长安，如果不攻下蔡州，齐军将没有立足之地，无处栖身，一路狂奔后，势久则散，将不可收拾。

到达蔡州城下的孟楷根本就不按兵法打仗。秦宗权刚刚列好队，正准备通名报号，放炮开打。没想到孟楷既不通名报信，也不列阵对垒，直接就率大军掩杀过来。秦宗权心想这是什么狗屁打法？简直是流氓嘛！齐唐两军混战厮杀成一团，两支如狼似虎残暴非常的军队厮杀，其场景和惨烈可想而知。孟楷在与秦宗权恶战的同时，已经派人抢夺城门冲入了蔡州。秦宗权正与孟楷打得难解难分之际，猛发觉本部观敌掠阵的守军已被齐军击溃。秦宗权再举目四望，自己被齐军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严严实实。秦宗权知道再打下去，自己的命就没了。凶悍残忍的秦宗权深刻地明白，对别人要凶悍残忍，对自己千万要小心厚爱，保命特别是保住自己的性命比多杀敌人重要一万倍。在被乱刃分尸之前秦宗权选择了向孟楷投降。

黄巢帅主力进入蔡州城。

孟楷攻下蔡州后，齐军士气大振。孟楷不愧是黄巢手下的一流高手，在他统领下，齐军先锋乘胜进兵攻打与蔡州相邻的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在许昌东南，蔡州偏东北）。陈州与蔡州都属忠武一镇节度，两个城市都不大，但在战略上与忠武治府许州成掎角之势，成为控扼关东与关中的要道。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小小的陈州城下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惨烈异常、规模浩大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分量在中国战争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因所处乱世，史料不详、人物难品、是非难断，所以，后人很少了解陈州之战的全貌，更很少有人重视到这场战争的军事价值。这一战几乎凝结了所有典型案例的特点与要素，大规模的兵力投入与厮杀、阵地坚守战、运动拉锯战、阻击战、千里救援、奇袭诡计、心理打击、信念与操守、理想与道德、坚持与煎熬、新式武器与装备、军事对抗与民众发动、众寡悬殊的争斗、强势与弱势的转换。这是一场匪夷所思、令天下人惊奇惊恐惊叹惊呆的战争，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战如此荡气回肠、泣血惊魂，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战改变了末唐的命运，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战成了一个历史大片段的分水岭。

双方力量强弱的巨大反差之下，更映衬了这场战争的酷烈与价值。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黄巢或许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检讨之前的教训，重新掀起滔天巨浪，或许会将李唐王朝覆灭。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朱全忠和李克用或许不会成为仇敌，不会将两人的争霸精力牵扯的那么巨大。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朱全忠或许就只能做一个小小的节度使，不可能在李唐皇室博取显赫的权势。

一切都是或许，历史只有一个结果。

陈州刺史是赵犨。这位赵刺史出身将门世家，相当有见识，对时局有着高度的敏感性与洞察力。赵犨的见识超过常人，绝非事后诸葛亮，更不是自夸其词。还在黄巢与诸侯会战长安的时候，赵犨就已经加紧备

战了。

赵犨曾对部下将佐说："现在诸侯云集长安，黄巢已成困兽，齐唐激战不可避免。黄巢如果不在长安被诸侯歼灭，一定会向东逃跑，因为流贼返乡意识很浓。我们陈州是黄巢东归的必经之路，另外，我们忠武一带军民与黄巢一向互为仇敌，势不两立。黄巢如果路经陈州，定当有一番恶战。我们要加紧准备，不可大意。"

赵犨命令军民深沟高垒，加固城池防御工事，抓紧时间打造甲仗器械，四处征集粮草，把城内粮仓堆得满满当当。同时，将方圆六十里以内家有余粮的老百姓全部内迁城内，以免被黄巢掳掠。街市里巷广帖文榜告示，招募兵勇，扩充军队，加紧训练。

赵犨的判断是正确的。

赵犨的准备是有效的。

赵犨后来的处境比他原来的想象还要艰难凶险数倍。

孟楷率先锋部队很快就兵临陈州城下。齐军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刀枪林立，人喊马嘶，几万人马似乎要将陈州吞噬淹没。孟楷原本就在黄巢手下骄横恃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刚刚一战而降悍将秦宗权，孟楷更加觉得威风八面，盛气凌人。他身披利甲单身独骑在陈州城下耀武扬威，手中令旗遥指城头，破口大骂，威胁赵犨及城内军民及早投降，否则将死无葬身之处。

赵犨率领一班将佐正站在城头注视着齐军。陈州地小兵少，城内的正规军与民兵拼凑到一起也不足一万，与齐军相比众寡悬殊。似乎是齐军虎狼之师血盆大口之下的几只瘦巴巴的羔羊。赵犨紧锁双眉，默默不语。身边的军校也都紧张地看着城下黑压压的齐军阵列，心里七上八下。

孟楷骂累了，又派出几十名壮汉轮流骂阵。突然，城头挂出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免战"。孟楷嘿嘿冷笑道："匹夫赵犨，哪里是我的对手，害怕了吧。"眼看太阳升高，晒得齐军燥热难耐，孟楷吩咐先安营扎寨，部队埋锅造饭，下午再来叫阵。一天之中，孟楷几次挑衅，赵犨都避而不战。在齐军震天动地的威喊与战鼓声中，陈州城孤独地伫立在那

里，似乎在发抖。时至傍晚，孟楷判断赵犨胆怯畏战，是在拖延时间，以待援兵。如果赵犨明天再闭门不出，孟楷决定强攻一举夷平陈州城。

所谓骄兵必败，就是因为自负而大意疏忽。孟楷无疑是高手，但高手只是在发挥出高水平时才堪称高手。所谓高手是能够持续发挥高水平的人，这是训练有素修为稳定的外在表现，偶尔“高”一把不会成为高手。此时孟楷目空一切，空门大开，已经失去了高手应有的必要警觉。

晚上，夜幕低垂，天空无月，四下寂静无声，齐军大营旗楼上“气死风”灯的火光一闪一闪。奔波逃跑了几天的齐军身心很疲惫，又刚刚经历了一场并不轻松的蔡州之战，齐军将校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这时候陈州城门悄悄开启，赵犨率领一队人马冲出城外。这队人马全是骑兵，士兵身披铁甲，手持长柄大砍刀，人衔枚、马勒口、马蹄包着茅草。陈州唐军如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冲向齐军大营。

齐军正沉浸在酣睡之中，对于偷袭而来的唐军丝毫没有察觉。即便是巡更的警戒哨兵也在打盹的时候被唐军砍了。赵犨率人冲入齐营后，直奔中军帅帐杀来，这是孟楷的大帐，擒贼当然先擒王。擒贼必须要先擒王，只要擒住王，剩下的事情都要好办得多。赵犨一马当先，手起剑落劈裂帅帐，冲进帐内。孟楷在梦中被篷布断裂的刺耳声惊醒，一个鲤鱼打挺跃起身形，抹了一把眼睛，粗略看清眼前情势后，慌忙抄起床头立着的长矛迎战。孟楷既无铠甲也无战马更无卫兵，被赵犨及其部将围住，三十招过后，孟楷累得汗如雨下，浑身上下已经披挂了十多处创伤。毕竟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斗不过群狼。光着膀子的孟楷终因体力不支被俘就擒。擒获敌军主将后，赵犨率部下在齐军营中一番冲踏砍杀。齐军惨叫不迭，死伤无数，乱作一团。唐军砍杀之后，放火将齐军营寨点着。齐军连营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火光照亮半边夜空，映红了赵犨坚毅持重的脸面。

世间事就是这么可爱可悲可惜可叹可喜可恨。

世间事就是这么有趣有味有乐有戏有意思。

世上的大事件未必都由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办成。

世上的大人物未必都摔倒在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

叱咤风云的孟楷居然栽在了小小的陈州刺史手里。

白天陈州唐军似乎害怕的不得了，根本不敢与齐军对阵开战。没想到名不见经传的赵刺史居然隐藏着大计谋，白天示弱以故意麻痹敌人，晚上才露出果敢本色，不仅夜袭齐军大营，而且直接冲入了孟楷的帅帐，这既需要过人的胆识，周详的谋略，还需要精准的操作。

赵犨夜袭的行动是成功的。

赵犨偷营劫寨大获全胜，擒获齐军核心骁将孟楷，无异于剪除了黄巢一支臂膀。第二天日上三竿，赵犨在陈州城中召集军民集会，把孟楷脑袋砍下来示众，将人头悬挂在陈州城楼之上，以示与黄巢血战到底的决心，同时也是对城外齐军的一种巨大心理威慑。初战告捷，陈州城内军民群情踊跃，斗志大振。

孟楷失利被俘被杀被辱，这如同一个惊天霹雳，噩耗在第一时间传到黄巢那里。黄巢对孟楷素来宠信，得知孟楷被赵犨擒杀，一时哀痛难禁，顿足捶胸，咬牙切齿地说："朕要吃赵犨之肉，寝赵犨之皮，为我爱卿孟楷报仇！来人，朕要御驾亲征！"黄巢决定亲自率大军攻打陈州。

俗话说"杀鸡焉用宰牛刀"，小小陈州值得黄巢如此兴师动众吗？

俗话的确是那么说的。但牛刀未必总能宰得了鸡。

不仅孟楷低估了赵犨。

黄巢也没想到小小陈州如此顽固。

黄巢遇到了自起兵以来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这块骨头之硬既超出了黄巢的意料，也超出了朝廷的意料，甚至超出了赵犨自己的意料。

黄巢与秦宗权的部队合二为一，大军乌云四合，黑压压一大片。黄巢下令在陈州外围挖出五匝壕沟，将陈州包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在齐军围困下，飞鸟不得过，走兽不得通。七月的骄阳烧烤着中原大地，也将陈州城变成了大蒸笼。蒸笼里弥漫着烦躁、惶恐、紧张与不安。

赵犨知道此时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人心。他必须安抚住城内的人心，包括军心与民心，他必须一颗一颗地安抚。统一人心是世上最难的事。况且统一这么多的人心，在如此生死存亡的危急环境下统一

人心，是何其困难的事情！任何躁动、异动和盲动都有可能将陈州断送。

赵犨亲自带领两个弟弟和两个儿子召开战前动员大会。盛夏的知了底气十足地“嘶嘶”鸣叫，歌唱着它们生命中最绚丽的乐章。赵犨头顶烈日，手扶剑柄，渊渟岳峙地站在帅府大门前的石阶上，神情慷慨语调激昂地对众人说：“忠武一镇向来以死义英勇著称，我们陈州也以将校善战闻名天下，况且我们赵家世代在陈州为将，受陈州养育，与陈州百姓休戚与共，生死同命。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绝不降贼以苟且偷生，陈州虽小，我等同心协力，定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有蛊惑人心，动摇通敌者，格杀勿论！我发誓要与陈州共存亡！”阶下军民被赵犨的忠义精神和深厚感情深深感染，纷纷振臂高呼“誓与陈州共存亡，唯刺史马首是瞻”！“将军，我们绝不投降，绝不气馁”！“奋勇杀敌，保家卫国”！陈州城内军民呼号声此起彼伏。

赵犨在激励士气，积极备战的同时，保持着应有的自知之明和必要的冷静。毕竟这是打仗，不是吹牛侃大山。实力决定一切，陈州弹丸之地怎么可能是黄巢十几万大军的对手？赵犨回到府衙内堂将两个弟弟召集在一起商议。赵犨思谋长远的地说道：“黄巢自从长安败退，十几万人马士气大为受阻，意欲尽快找到栖身之处和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贼寇不能攻破陈州，我判断黄巢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四处流窜，看来他要以陈蔡为基地，扎下巢穴以便周转。”

时任陈州防御使的二弟赵昶说道：“大哥，我们虽然兵精粮足，对付一般流寇绰绰有余，但如果与黄巢决战，恐怕力有未逮。”

赵犨点点头，表示同意：“陈州本来小镇，如何承担得起如此级别的会战。朝廷仍远在四川，音信不畅。为今之计，我们全力坚守的同时，必须尽快传檄天下，向临近各镇求援。”

三弟赵珝官居陈州知兵马使，身形中等，面骨棱角分明，一双剑眉斜插入鬓，两只虎目炯炯有神。威猛地说道：“黄巢毕竟流寇，虽然凶悍，然缺章法，尤其对百姓毫无怜惜，其势必不能久。”

赵犨心思沉重，双眉紧锁，一边踱步，一边徐徐说道：“长安繁

华，流寇贫贱之徒一旦享受，便不愿再返归穷迫。尽管大势已去，但仍将会负隅顽抗。敌我双方如此大规模的人马驻扎此地，一场持久战在所难免，看其态势不亚于又一次长安会战。”

赵翊从椅子上站起身，音容慷慨激越，说道：“无论贼寇有多少，有多凶，只要我们城内军民一心，抵抗三个月应该不成问题。待各路援军赶到，定能一举破贼！”

赵犨嘉许地看了看三弟，说道：“尽管如此，以京师几十万雄师尚不能将其歼灭，此战的残酷性决不可低估，我等不能大意，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兄弟三人商议已毕，赵犨立即派出四路信使由长子赵麓率领，趁夜在两位叔叔掩护下突出重围，向周边的开封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徐州武宁节度使时溥、许州忠武节度使周岌、河阳节度使诸葛爽、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淮南节度使高骈等求援。

赵犨做完大战之前的部署，立即点炮出征，开门迎敌。

赵犨打开城门、放下吊桥，派出二弟赵昶率领三千人马冲出陈州城，向兵力较弱的王璠阵地杀来。赵昶手挥长槊率先向齐军栅栏冲杀。齐军掠阵弓箭手急忙开弓放箭，赵昶挥舞长槊拨打射来的飞箭，身后骑兵步兵紧紧跟上。

齐军哨探早已向主将王璠报告陈州有人出战，王璠心想“正合我意，就怕他不出战”。王璠刚刚披挂上马，没想到赵昶已经杀过弓箭手的第一道防线，破除栅栏杀到辕门。王璠一惊，没弄明白唐军这是什么打法，居然不通名报信，也不列阵对垒，直接就打到家门上来。

王璠见唐军当头一员大将，生的四方脸，身材魁梧，一看就知道是个力量型选手。王璠不敢大意直接催马迎上前去，大刀横在胸前，高声喝问：“来者何人？”赵昶沉雄地答道：“陈州防御使赵昶是也。”赵昶语调平缓但透着一股杀气和威慑力，王璠不禁心头一紧，知道来者不善。两人不再答话，举兵器战在一处。王璠也是久经沙场，随黄巢弟兄八人起兵以来，大小数百战，绝非平庸之辈。但王璠很不幸，今天遇到了赵昶。赵昶自幼习武，力大无穷，性格深沉，反应机敏，属于外表敦厚而

内心灵秀之人。

赵昶与王璠争斗五个回合之后，趁两马交叉错蹬之际，赵昶反手一槊横扫过来。王璠眼角余光看到赵昶扭头斜身，随即就听到一股强劲的风声袭来，顿时左边身体被笼罩在巨大的力量推动之下。王璠急忙仰身双手握住大刀柄往外封挡，可为时已晚，一声金铁交击巨响，赵昶长槊的铁头重重地砸在了王璠的刀柄上。尽管是砸在了刀柄上，但槊头的力量没有减，连同王璠的刀柄一起击在王璠左胸。王璠被这巨大的一击，眼前一阵眩晕，胸腔憋闷，然后一口鲜血喷出五尺之远。这时，赵昶拨马回来，见王璠躺在马背，大刀脱手掉落地上。这一槊已将王璠重创。赵昶催马来到王璠近前，抡起大槊将王璠砸了个脑浆迸裂，死尸栽倒马下。

齐军见主将被杀，一下子乱了阵脚，慌乱抵抗的同时向后撤退。赵昶趁势大喝一声：“杀！”唐军立即蜂拥向前，抡起大砍刀向齐军砍去，一口气将王璠所部杀得四散奔逃，又擒获裨将四人，杀伤千余。赵昶担心黄巢主力救援赶到，在一阵攻杀之后，见好就收，不敢恋战，迅速撤出阵地，返回陈州城。赵昶以闪电战术，速战速决，在瞬息之间击溃王璠营阵，并生擒齐军几员战将。这进一步扩大了战果，提振了陈州军民的士气。

孟楷兵败在前，王璠被杀在后，齐军连输两阵。十几万齐军的锐气大受挫折，而黄巢更加的烦躁。大齐皇帝黄巢下令加紧攻城。黄巢开始意识到这个陈州不比蔡州，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地方，可能非一朝一夕可破。此战如果失利，或者绕道避开陈州，将对齐军士气造成极大挫伤，即便东归，也很难再找到立足之所，因此黄巢决定做长期围困部署。这正如赵犨所料，一场持久战拉开序幕。黄巢命人在陈州城北建造行宫大营，建立百司衙门，将办公与打仗合二为一。齐军以陈州为中心铺开作战半径，一面围攻陈州，一面向四外攻掠，并且到处抢人抢粮抢地盘。

此时，距离赵犨派出求救信使已经过了一个月，可各镇援兵迟迟不来救援，连个音信也没有。

在调整战略部署后，黄巢集中优势兵力向陈州发起了强攻。派大将柴存率领一万人马从北门攻击。柴存屡次充当黄巢开路先锋，攻城夺寨很有经验，作战英勇，打法强悍，是齐军中一等一的猛将。柴存命人建造了长方约丈余的硕大战车，这是一种可以通过杠杆原理抛掷石块和火把的机器，其抛射距离可达两百米。同时柴存还建造了一辆大锤车。大锤车通过三角木梁做支撑，吊悬一整根合抱粗的树干，树干前头装上斗大的铁块。这种大锤车可以撞裂达五尺厚的城墙。柴存命人将二十辆抛石车一字摆列在离陈州城一箭射程开外的地方。往前是大锤车，由五百人一组负责推动操作。抛石机和大锤车都用宽大的布幔罩住，在外面看不清到底是什么东西。再往前是五千藤甲兵，手持上可护头下可护脚的盾牌，抬着云梯列成方阵。外围藤甲兵面朝外，将盾牌立在身前，内侧藤甲兵紧随其后，将盾牌高举，遮挡住头顶，盾牌联成一体如同有盖的铁桶。

柴存将一切部署到位，开始命人在城下叫阵。其实不用齐军叫阵，陈州城上早就站满了人，赵犨率领部下将校已在城头箭楼上眺望多时。见到柴存这种阵势，赵犨明白柴存志在必得的目的，看来今日必有一场恶战。光看到柴存指挥这支机械化装甲部队的架势，陈州城头从将领到士兵每人心里都沉甸甸的。赵犨严肃地命令军校往城头上搬运弓箭、柴草、灰瓶和滚木、石块、挠钩等等防城战具，做好充分的迎战准备。

柴存在城下叫骂三声，故意留一点时间展示自己的阵势，目的是为了给陈州城内的唐军造成心理上的震慑。估计唐军已经看到自己的阵势后，柴存一摆令旗。五千藤甲兵像一座堡垒一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以一个整体向陈州城下移动。方阵边行进，藤甲兵边用腰刀拍打着盾牌，发出震耳欲聋的敲击声。齐军的敲击与口号声波沿着阵地、陈州城墙，一直传到城内的军民耳中。陈州军民全都心弦紧绷，待命出战。城上唐军伏在垛口，将弓箭拉的满满的，双手青筋暴露，双眼死死盯着咄咄逼人的齐军方阵，只待方阵进入射程后赵犨下达射击的命令。齐军方阵一步步逼近，距离城墙一百步、八十步、五十步，可赵犨仍然如石像一般凝固不动，攻击的命令迟迟不发。齐军已经到达了城下，开始陆续架设云

梯。唐军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齐军的脸，甚至能够听到彼此沉重的呼吸声。这时候，赵犨一声大吼："放箭！"赵犨的命令开启了千万只箭的泄洪闸门。

赵犨拿捏的时机是十分精确的，因为他已经看明白齐军方阵的防守能力，即使进入射程之内，无论从哪个角度射击，都是密不透风，弓箭射过去与射在冰面上没有区别。只有等到齐军到达城下开始架设云梯仰攻的刹那间，方阵才会在头部掀起缝隙，这是进攻的绝好时机，也几乎是稍纵即逝的时机。只有抓住并利用好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才有可能撕开齐军方阵的缺口。果然如赵犨的判断，一排箭雨带着呼啸钻入齐军方阵头部的缝隙，齐军第一排盾牌开始摇晃，说明有齐军被射中了。盾牌摇晃造成了更多的缝隙，更多的缝隙导致更多的飞箭射入阵中，又有更多的齐军受伤跌倒，后面的齐军紧急替补上来，意欲将缺口补好，但方阵的秩序已经开始杂乱。

伴随城下齐军被射中，盾牌方阵被撕开缺口，但齐军也已经架设起十几道云梯，蚁拥蜂攒嗷嗷叫着往陈州城上攀来。有几百齐军已经爬到垛口，挥舞腰刀与城头唐军展开了肉搏。肉搏是残酷的，弓箭已经失去了作用，唐军齐军都手持短兵器厮杀在一起。由于仰攻齐军还是处于劣势，虽然箭雨不能彻底摧毁盾牌阵，但齐军无论如何也登不上城头，一批一批的齐军在几丈高的云梯上被唐军推下砍下砸下扔下甩下，摔得粉身碎骨。

藤甲兵强攻，陈州兵力守。喊杀声震耳欲聋。

柴存发现藤甲兵攻城一时难以奏效，于是将手中令旗向前一指。几百名军校齐刷刷将盖在抛石机和大锤车上的布幔扯下，露出了高大如猛兽般的战车。二十辆抛石战车轰隆隆地启动，长长的抛石臂上下翻飞，将石块呼呼地抛射往陈州城内。巨大沉重的大锤车在五百名士兵推动下，"嘎吱吱"响着向陈州城缓缓移动。城头上本来渊渟岳峙的赵犨看到柴存突然亮出的秘密武器，不禁心头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谁也不认识这是什么武器，虽然搞不清楚它的作用，但从体积上可以估计到这玩意的厉害。抛石机虽然并非战场常用战具，可是赵犨并不陌生，至少听

说过这种武器。但对于那座如小山一般的大锤车，赵犨却是平生闻所未闻，更不知那是一种怎样的武器，猜不透这怪物将发挥何种威力。赵犨紧张起来，他死死盯着这个庞然大物一步一步地向城下逼近。

抛石机虽然在后，但先发挥了威力，大小石块雨点般飞过来，砸向城头和城内。由于抛石机在弓箭射程之外，唐军除了躲避奈何不了它们，顿时被砸得纷纷仆倒。

赵犨急忙下令城上作战的军兵分堆集结在一起，顶起门板、床板抵挡石块，城内的老百姓和运输兵要么躲进地窖中，要么贴着北面墙根向城上运送武器战具。抛石机的杀伤力是巨大的，翻飞的没完没了的铺天盖地的石块将城上的唐军砸伤，将城内房屋砸漏，使大批军民死伤失去战斗力，城内陷入了混乱。不过石头打击的精确度很低，在大面积杀伤唐军的同时，也砸死砸伤了不少攻城的齐军，齐军的攻城势头大为减弱。

正在赵犨紧锁双眉之际，更加令人恐怖的事情发生了。那大锤车已经来到城墙底下，五百名齐军一起喊着号子，将大锤车横梁下悬挂的铁头圆木像拽牛尾巴似的向后拉，然后同时放手，铁头圆木靠悬摆惯性“咚”的声重重地撞在了城墙上。城墙外壁的灰泥掉落锅盖那么大一片，厚厚的城墙从下而上传来一波震颤。赵犨身体摇晃了一下，立即明白过来，这个大怪物虽然笨重，但冲击力十分巨大，每撞击一次，陈州城墙都震颤一下。尽管陈州城墙经过了加固，然而照此下去，不出十几下，城墙必定会被撞出个大窟窿。赵犨震惊地眼睁睁看着大锤车又一次重重地撞在了城墙上，一阵剧烈的震颤再次传来，墙砖在撞击下开始凹陷，砖石碎屑横飞四溅。赵犨立即命人向大锤车放箭，可是唐兵刚站起身就被飞来的石块击倒，即便偶尔放出的几支箭也被大铁锤两翼的弧形护板封挡住。唐军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大铁锤肆无忌惮地撞击城墙，干着急却没任何办法。每一下沉重的撞击似乎都是城破的倒计时。大家心急如焚。

正在赵犨束手无策之时，忽然有人报告：“大人，三爷来了。”赵犨猛然抬头，问道：“赵珝？他去哪啦？怎么才来？”这时从赵犨身后传来

一个洪亮刚毅的声音："大哥，我们有办法对付齐军那些怪物了！"赵犨转身看到三弟赵珝已经站在跟前。

赵犨看了看三弟，急切地问道："你有什么办法？"

赵珝向后摆了摆手，说道："大哥你看。"

赵犨顺着赵珝手指的方向看去，激动地问道："重机弩？你从哪里弄来的？"

"原本兵器库中堆放着五百架残破的重机弩，无人能修。备战时，我发现了这些机弩，并试着修了修，居然修复了四百架，不想今日可派上用场。"赵珝答道。

赵犨重重地点点头，一挥手，命令道："来人，赶快将这些机弩摆上城头。"

唐军在门板掩护下将四百只重机弩沿城墙排列在垛口上。赵珝亲自居中指挥。重机弩分两批，一批射远处的抛石机，一批射近处的藤甲兵。重机弩强劲有力，弩箭粗如杯口，射程在一般弓箭的两倍以上，力量是一般弓箭的十倍。

柴存见自己的战术很成功，攻城进展顺利，眼看陈州城就要被一举攻破，正在暗自高兴之际。突然，柴存看到陈州城上飞出来几百飞鸟，不过很快他就发现那不是飞鸟，是比长矛还厉害的弩箭。弩箭不仅越过宽阔的战场空地，射到了自己跟前，而且直接洞穿了操作抛石机士兵的身体，抛石机士兵当场喷血倒地毙命。不到一盏茶的时间，齐军二十辆抛石机有十五六辆陷入瘫痪。攻城的藤甲兵虽然有厚大的盾牌护体，但在重机弩面前这些盾牌都变成了纸糊的馅饼，被弩箭连盾牌带人一起击穿，有的仰攻齐军被从上而下成批射穿，串成了肉串。一时间，齐军哀嚎遍地。

正在唐军的重机弩大显神威之际，猛然间一块大石头从空中飞来，重重地砸在了赵珝左臂，"咔嚓"一声，赵珝臂膀骨折。赵珝忍着剧痛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指挥战斗，豆大的汗珠顺着他面颊吧嗒吧嗒往下滴。战场局面很快发生了逆转，齐军抛石机全部哑巴停止工作，攻城的藤甲兵死伤惨重。被动防守的唐军转守为攻，奋力向混乱的藤甲兵放箭。

这时候有些唐军弄来了几张大草席，草席与油布粘裹在一起，厚达四五寸。几十个人抬着油布席站在大铁锤正上方，照准大铁锤扔了下去。赵昶张弓搭箭，将一支点燃的火箭射向飞舞而下的油布席。油布席遇到火箭“轰”地声暴燃起来，如同一大片燃烧的云彩扑向大锤车，将大锤车紧紧盖住。大锤车的护卫早已散去，躲在挡板下面的几十名士兵也嗷嗷叫着冲出火海逃命。大锤车的五百名操作士兵死伤逃亡殆尽，大怪物在撞击第五次时终于停下来，变成了一堆没用的焦黑木炭。而陈州城墙也被大锤车撞得深深陷下去一个大坑，墙壁已经裂开近一尺宽的口子。

就在血战白热化的时候，柴存身体突然一晃栽倒马下。原来一支弩箭洞穿了柴存坐骑的脖颈，战马挣扎了几下即刻毙命。几名亲兵急忙将柴存救起后撤。正在柴存后撤之际，陈州城门打开，赵昶率领两千人马冲了过来。齐军士气扫地，慌了手脚，来不及接战就往后逃去。赵昶没有穷追，见齐军远去，收兵回城。陈州城内军民伤亡也很惨重，赵犨紧急指挥抢救伤员、修复城墙、恢复秩序。

陈州城在惊险之中得以保全。

赵犨对那个大怪物战车仍然心有余悸。

黄巢再一次遭受挫折。

黄巢不再小看这个小小的陈州。

黄巢决定不再急于求成，对陈州改为长期围困的策略。

转眼，陈州已经被围三个月，虽然经过浴血奋战挫败了黄巢大大小小百十次进攻，但陈州唐军也受到极大伤亡，特别是城内粮草面临断绝，粮食供应开始实行一日一餐一人的配给制，普通百姓已经开始将糠菜、树叶与粟米面掺和在一起吃，街巷上到处是伤痕累累和面黄肌瘦的军民。

各路援军仍然没有音信。

陈州陷入了孤注无援的境地。

陈州军民孤零零地要坐以待毙了。

陈州还能坚持吗？

陈州还值得坚持下去吗？

陈州还能坚持多久？



答案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所不同。

不仅是普通民众与士兵在减粮，赵犨一日三餐也早已减为两餐。在旷日持久的重压之下，陈州城内的矛盾也在发酵。一旦出现坏分子，变

生肘腋是太容易不过的事了。这是赵犨忧心忡忡的事。即便是军民同心，这种艰难局面持续下去，不用黄巢攻打，陈州自己就会崩溃坠毁沦陷。

陈州已经弱不禁风，憔悴不堪。

赵犨心急如焚。

赵昶急躁地对赵犨说："大哥，这远道援兵赶不过来，难道近处的河阳、忠武等地也来不了吗？"

赵犨叹口气："唉，长安帝都，诸侯尚且观望。我陈州小镇，诸侯哪里有心思来冒如此风险，自然各怀渔翁得利之心。"

赵珝用布条和木板缠裹着骨折的胳膊，表情愤慨，说道："大哥，现在朝廷暗弱，人心离散，公忠体国的人寥寥无几，诸侯及朝中大臣都在为私利争斗。我看，陈州还要靠我们自己，诸侯是指望不上了。"

不仅大家怀疑诸侯来援的可能性渺茫，赵犨也觉得此事越来越不靠谱儿。毕竟陈州不是长安，谁愿意为了解救一个小小的州城赶来相助呢？即使解救了陈州，赵刺史又能给人家帮忙的人什么呢？

就在陈州军民焦虑不安的时候，忽然发现城外齐军在减少，有时候连续几天也见不到来城下骚扰和巡逻的散兵。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齐军要撤走啦？

其实黄巢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在围困陈州的同时，不得不将主力部队和精力投放到周边城市上去。

因为十几万大军云集在陈蔡小镇，给养出现了问题。

这么多人耗在这里不能靠喝西北风活着啊。

况且天天风吹日晒的，又是值班又是巡逻，每到晚上还担惊受怕地提防陈州夜袭，齐军疲惫不堪。

燃眉之急是到哪里去弄吃的？

齐军撤出长安时为延宕追兵将粮草辎重丢弃大半，存粮很快就会用光。现在的黄巢也非四年前可比，不仅妃嫔成群，排场也大起来，比照皇帝规模，日常起居用度消费巨大。各位臣僚大员前半生一直艰苦奋斗，在京师尝到美酒美女美食美梦的荣华富贵甜头后，自然舍不得放

弃，日常开支伙食的标准与起兵初期比那是天壤之别。仅存不多的粮草积蓄必须首先也只能勉强维持黄巢及臣僚大员使用。军兵将校只有靠自己自力更生了。如何自力？一个字，抢，用自己的力气去抢。谁先抢到谁先有，抢到什么算什么。抢是十分能够激发人类动物兽性的一种行为，它会催生无穷的动力，麻木所有的恐惧，泯灭基本的良知。

挤在臭烘烘的牛皮帐篷里睡觉还可以忍受，饥饿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忍受的。因此，对于齐军来说，重中之重需要抢的是粮食。

饥寒交迫是濒临绝境的先兆。大夏天，可以衣不蔽体，所以寒冷不是威胁。但若没有粮食却连一日也无法度过。齐军尽管不寒，不至于交迫，但“饥”这一“迫”就足以将人推往绝境。齐军为避免自己进入绝境，只有将别人推向绝境。所谓的别人无非是两类，一类是守卫各城市的唐军；一类是城镇与乡村的平民。要把唐军推向绝境不是很容易，所以齐军先从弱者下手，将平民推向了绝境。本来中原一代，饱受战乱，既有农民起义的战火，也有唐军各镇内部及之间的战火，还有盗贼土匪的祸害，民不聊生，赤地千里，不仅没有庄稼，连人烟也近乎稀绝。现在十几万齐军如蝗虫一般铺天盖地而来，把家家户户的现粮陈粮杂粮发霉的粮食全部搜刮一空，将所有带毛喘气的鸡狗鸟雀一网打尽，即使这样，仍然没有抢到多少粮食。

齐军开始了抢人。

抢人最初的目的是补充兵员。不仅齐军抢人，各诸侯军阀也抢人。打仗打得就是人，谁剩的人多，谁就有希望赢。

当粮食如同金子一样极度稀缺时，抢人就有了另一番更加残酷恐怖的目的和作用。吃人！

黄巢手下饥饿的军队叫嚣着在许、汝、唐、邓、孟、郑、汴、曹、濮、徐、兖等数十个州，四处抢人。不分男女老少，抢来之后直接扔进大石臼中，活生生捣碎，砸成肉泥，充当军粮吃掉。这种专门用来制作人肉军粮的绞肉机，叫做“舂磨寨”。既然叫做寨，一般意味着是群体作业，不只一两台绞肉机，而是几百台绞肉机开足马力，不分白天与黑夜地制造人肉馅人肉泥人肉饼。不知道人肉是什么味道，不知道吃了人肉

的人心里是什么滋味。同类相残在禽兽界并不罕见，但在思维健全、七情六欲发达的人类中，这种吃同类肉、喝同类血、嚼同类骨的情形，是何等恐怖与残忍！是何等天良丧尽！更何况不是同类搏杀之后的残食，而是军事暴力下的弱肉强食，群体杀戮下的残虐屠戮。

屠戮吃掉的都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这样的带头大哥已经走火入魔，这样的军队已经疯狂。

天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由疯狂而走向绝境。因绝境而更加疯狂。

疯狂能摧毁肉体，但疯狂无法摧毁人心。

人心焕发力量并不需要太久，或许几个月就够了。

各镇诸侯迟迟不来救援，是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抑或是，家家在拨自己的小算盘。

从情理上说，最近最先最应该赶来救援的当是陈州本地所属的忠武节度使周岌。忠武一镇下辖蔡州、陈州、许州等地。周岌也非善类，原本忠武战将，后来发动兵变上台篡夺了节度使之位。当初黄巢北上大举渡淮之前，唐王朝曾试图组织郑许会战，以遏制黄巢攻势，可事情就偏偏坏在这些半吊子军头身上。郑许会战的主战场在溵水（即隐水，亦曰大溵河，为北汝河之下游，俗称沙河。北汝河出河南嵩县西南天息山，东北流经伊阳、临汝，又东南经郏县、襄城，与沙河（即古溵水）合，遂称沙河，自河南许昌，东南历郾城、西华、商水诸县于颍），徐州派出三千兵马途径许昌参加溵水会战。当时的忠武节度使薛能自认为曾在徐州做官，对徐州军兵有恩，于是将徐州兵接待安置在球场中，善加款待。可是徐州兵卒素来强悍蛮横，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天近傍晚的时候，徐州兵大肆骚乱。薛能登上塔楼询问情况，徐州兵说许昌怠慢了他们，寝食不周。薛能很是迁就徐州兵，老熟人总要给些情面的嘛，他安排人增加了伙食供应，这才使徐州兵安定下来。许州人哪里见过这么不讲理且蛮横的军队？被这变故弄得有些惊慌失措。而许昌已经派往溵水会战的部将周岌刚刚出发不久，听到许昌之变，当夜就率军往许昌赶。

许昌兵黎明时分入城，大开杀戒，将徐州三千人全部杀死。也算徐州人活该，这些兵卒经常哗变，人情刁悍，确实需要整治。周岌不仅全部杀死徐州兵，而且抱怨薛能过于迁就偏爱徐州兵。抱怨是借口，其实是周岌对薛能早有不服之心，趁此机会将薛能驱逐赶走。在薛能逃亡襄阳的途中，周岌派人将其及一家老小追杀屠戮。周岌自己大模大样地自称代理节度使，占据了许昌。

当初薛能还派出了另一支参加会战的兵马，是许州牙将秦宗权。秦宗权到达蔡州的时候，听说周岌发动了兵变，于是诈称援救薛能，大肆招募兵勇。其实，秦宗权与周岌素来不和，虽然同在薛能帐下为将，但互相瞧不上眼。秦宗权见周岌自立了山头，自己也野心勃发，赶跑蔡州刺史，占据了蔡州城。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担心被周岌搂草打兔子，顺手连锅端，惶恐之中急忙带领所部人马退回兖州。其实，未必齐克让就怕了周岌，只不过他实在惧怕黄巢，借此机会拿周岌说事儿，找个借口退兵自保而已。

如此一来，唐王朝组织许郑会战的计划全部泡汤，各路兵马自顾自地做鸟兽散去，给黄巢创造了一个真空的绝好机会。更可悲可气可笑的是这混蛋朝廷，每次对造反的诸镇将官都束手无策，不仅无力讨伐以正法典，反倒屁颠颠地将诰命文书主动送上。薛能一死，朝廷就顺势封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封秦宗权为蔡州刺史。当然朝廷并不信任周岌，为了牵制监视之，朝廷派来了大宦官杨复光做监军。

周岌虽然诛杀了薛能，但他的确没什么大本事，属于那种有胆子做官，没脑子做事的人，做得了官，担不起责。黄巢打进长安后，已经被朝廷册封为忠武节度使的周岌首先腿一弯降服了黄巢。后来，逃亡四川的僖宗皇帝，传檄天下，要求各路诸侯会集长安，以图光复。杨复光见周岌和秦宗权都是满口忠义，实无救驾尽忠之心，只好独自带领六千人赶赴河中，与王重荣会师。

这位周岌大人就这样在委屈瑟缩中喝着小酒，当着地盘已经缩小大半的小小节度使。秦宗权陷落，周岌见死不救，主要是因为他与秦宗权不睦，不打算救蔡州，恨不得秦宗权早死。陈州被围，周岌迟迟不发

兵，是由于他实在太弱小，实在太恐惧黄巢，感到诸侯援军未到，自己势单力孤，不敢冒然出兵。周岌缩着头躲在许州城内，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对赵犨发来的求援书信丢在一边置之不理。

驻扎在徐州的宁武节度使时溥接到赵犨的求援书信之前，就已经与黄巢和秦宗权的外围部队接上仗了。时溥此人颇有韬略，虽然人马数量少，但每战都能有所斩获，胜仗打了不少，在东面牢牢地阻挡了黄巢向东发展。九月份，时溥亲自率领五千人马赶赴陈蔡前线，驻扎在溵水与黄巢主力隔岸相望。

那位毛躁躁的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这次却没有毛躁，而是机灵精怪地推脱说道路不通、桥梁断绝，难以赶赴陈蔡会剿黄巢。

各位是否还记得前文书中说到的大将军高骈？此时任淮南节度使。那高骈为什么不来救援？现在的高骈早已不是昔日叱咤风云、雄视诸侯的封疆大吏、朝廷柱石了。高骈位高权重，坐镇东南，却被朝中权臣左右掣肘，难有作为。自从黄巢北渡淮河，下洛阳破潼关之后，高骈像泄了气的皮球，锐气顿消，进取之心荡然无存。特别是长安城不战而为黄巢所据，皇帝狼狈逃窜，更令高骈心灰意冷，对朝廷彻底失去信心。

高骈天天在院子里来回转磨磨儿，一边转一边骂朝廷大员，个个都是废物笨蛋、熊包饭袋。高骈抱怨朝廷，朝廷也怨恨高骈，两厢里如同凄凄艾艾的小女子，不断地互相攻击、数落与谩骂。具有代表性的是，高骈与朝廷展开了一番互相埋怨与责难的文笔大战。

高骈上书说："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奸臣未悟，陛下犹迷，不思宗庙之焚烧，不痛园陵之开毁"，"王铎败军之将，崔安潜在蜀贪黩，岂二儒士能率强兵"，"今之所用，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依臣来看，都是坐以待毙的料"，"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臣但虑寇生东土，刘氏复兴，即轵道之灾，岂独往日"，"今贤才在野，庸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我看这帮小资们还有什么高招妙计"。

高骈的奏章寄到朝廷，从皇上到文武大臣都被惹毛了，人人心里一百八十个不痛快。嗬！这高骈，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来救援国难，还说

一大堆风凉话，真忘了自己也是朝廷命官？！指桑骂槐的，说谁呢！越是没本事的人，越怕别人说他没本事。唐僖宗李俨决定批评批评高骈，最好能通过帮助教育，促使高骈改邪归正。于是皇帝让左右臣下起草切责诏书。可是这些腿长见识短的大臣们你推我我推你，磨磨蹭蹭谁也不肯写。这是为什么呢？只有两个字——心虚。这些人全是“亡命之徒”，从长安一路逃跑出来，还有什么资格去教训别人？自然心里底气不足。李俨一看这些软蛋臣属，心里像倒了五味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候，田令孜说话了：“陛下，现在前敌一切事务都由郑畋负责，可以让他给高骈回信，将其训诫一番。”僖宗一听田令孜所言，点点头，表示认可。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太监和大臣，把郑畋推上了火线。

耿直的郑畋不知是圈套，挽起袖子起草诏书，答复高骈：“绾利则牢盆在手，主兵则都统当权，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诸镇，悉在你指挥之下，具有专征之权。而你又贵作司徒，荣为太尉，却认为朝廷不重用你，那如何才是重用？”“朕缘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荡元凶。自从黄巢漏网渡过淮河之后，你不出一兵袭逐，以至于两京相继陷落，首尾已经三年。你所属的部队，没离开过淮南半步，忠臣良将对你屡屡失望，勇猛兵士无不扼腕叹息。所以朝廷才启用老臣，统兵荡寇”，“一直以来，朝廷对你深为倚仗，现在你却坐镇东南，心生怨望”，“谢玄破苻坚于淝水，裴度平元济于淮西，谁说文臣不如武将？”“宗庙焚烧，园陵开毁，龟玉毁椟，这是谁的过错？！”“你所说的‘奸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卿尚不能缚黄巢于天长，安能坐擒诸将！”“卿云刘氏复兴，不知谁为魁首？比朕于刘玄、子婴，何太诬罔！”“况天步未倾，皇纲尚整，三灵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礼仪，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不可坠毁。朕虽然年轻，怎么能受你如此侮辱！”

应该说高骈的话还是有十之八九符合事实的，虽然没有提出安邦定国的长远谋略，倒也切中时弊，只不过有失封疆大吏的风范。相比之下，郑畋代朝廷起草诏书虽然文辞犀利、气势凌人，但细读起来会觉得更加失水准，不仅没有达到庙堂朝廷的应有的水平，甚至不如臣子。所

谓“大人不和小孩子一般见识”，皇帝及大臣将国家祸乱、帝都失守、用人失当等等责任，尽皆开拓推诿，甚至耍赖不认，这样的朝廷显然必然当然没有什么指望和希望了，只有令人失望与绝望。高骈见朝廷既不醒悟，也不再相信与重用自己，干脆撂挑子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你们认为谁能干就让谁干去吧。“自是贡赋遂绝”，抗税抗捐抗粮，不伺候皇帝那小子了。

高骈作为天下最强的藩镇诸侯，竟然与朝廷打起了嘴仗，如同小孩子一般。可以想象，在扬州与成都之间，君臣书信往来如同鹅毛雪片，络绎不绝，每封书信中都充满了抱怨与责难，也算是五代时期独特的一景了。那个有兵就是草头王的时代，连徐州、许州等等这些小藩镇都敢惹是生非，对抗朝廷，高骈实力雄厚的淮南就不敢吗？高骈为何没有心生异志？应该说当时争霸天下最有条件的就属高骈。可是高骈没有这么做，连这么想都没有。这是因为高骈有自己克服不了的心结。

高骈在大失所望之余，不知道应该为谁奋斗为谁效力，人生目标和终极意义发生了崩塌。儒将也有儒将自己克服不了的缺陷，高骈自幼喜好圣贤之书，辨识事物道理，爱思考，有理想，曾经是个有抱负、有追求的青年。就是这个爱思考的习惯，现在成了高骈的致命伤，而且是自我伤害。有理想的人一般比较痛苦。那些打打杀杀的军头大老粗，只知道刀头滚命，发财享乐，从来不思考天下兴亡这些大命题。他们那些榆木脑袋里没地方装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高骈不行，他克服不了思想上的矛盾，破解不了这些道理的死结。在高骈看来，天下兴亡应由皇帝与朝廷负责，天下是李唐的天下，天下衰败是治理问题。高骈从来没有想过换个人做天下之主会是什么样？高骈更没有想过，换上他做天下之主会是什么样？高骈在李唐家天下的死棋局中自我博弈，无论多么痛苦地思考，最终仍然找不到出路。高骈有实力争霸，但高骈没有那么做，为何？因为他被自己的思想困死了。

在发了一阵牢骚之后，高骈开始向修仙觅道寻求精神寄托，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此时，江湖术士吕用之趁虚而入，利用高骈的心理弱点，假借炼丹修道之名，将高骈玩弄于股掌之上。人人都有弱点，有人能够

规避自己的弱点，有人无法规避，因此而吃亏受损，甚至因此丧命。但能量巨大的人，一旦其弱点被人操控，这个弱点将成为操控者的杠杆支点，将操控效应放大数倍，造成数倍的杀伤力和破坏力。

高骈将一切军府事务全部交给了吕用之，甚至为了保护吕用之不惜刑杀部下疏远骨肉。高骈的小儿子高濆上书进谏，请求高骈擦亮眼睛，远离吕用之，后来竟然被高骈杀死。高骈因沉迷修仙而废弃政事，从此人心离散，军府解体。外有秦宗权的进攻，内有将佐作乱。终于有一天变起肘腋，高骈在道院中被叛将杀死，一家老小被埋在一个土坑中。世事沧桑，英雄沦落，身死名裂，如此下场，可悲可叹！高骈的地盘被小军校杨行密逐步占据，后来杨行密成长为一镇诸侯，雄踞江淮间几十年，成为朱全忠南向发展的劲敌，成为末唐割据东部的重量级人物。

赵刺史发出的邀请，仍然杳无信息。

被围在陈州城里的赵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援军仍然不见踪影。

赵犨失望了，绝望了，感到了孤助无援的痛苦，感到了以死殉城的迫近。

就在赵犨绝望之际，有一个人赶来了。

朱全忠赴约。

9．朱全忠要为自己拼搏

朱全忠带着八百人的家底，来到开封，这才发现此地根本是一个大火坑。离开长安那个龙潭，又入了陈蔡战场的虎穴。事已至此，只有自救，才能有自己的地盘。皇帝给予的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空文上要靠朱全忠自己去描画未来。

七月，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辞别帝都，率领本部人马八百人赶赴宣武镇府大梁。朱全忠兴奋异常，因为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这年头，只有有地盘才有可能有别的，否则，流贼草寇一个，谁搭理你？朱全忠满怀憧憬地与一杆部属奔向了新天地。

令朱全忠十分沮丧的是，宣武并不是一个草肥水美的好地方，而是一个乱糟糟的烂摊子。与诸葛爽相比，朱全忠得到的是个又穷又危险的地方。开封、许州、蔡州、郑州一带几十年前就是朝廷十分头疼的地方，虽然各藩镇地盘都不大，可是几任节度使都不是好鸟。你杀我我杀你，你抢我我抢你，老子杀儿子，儿子杀老子，朋友杀朋友，同学杀同学，反正一直是一片乱得很壮观的地方。黄巢起义这几年河南地区的藩镇格局被打乱了套。宣武一镇原本无此建制，是皇帝为了安置朱全忠临时设置的一个地方藩镇。说宣武是个藩镇，其实也就是开封城及其周围十里地巴掌大的地方，比现在的一个县大不了多少。

朝廷虽说擢升朱全忠，其实是给朱全忠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而且是城际汇票，需要朱全忠自己跑到宣武去兑现。朱全忠要想做成名副其实的宣武节度使，必须自行前往通过战争夺取，因为整个宣武一镇几乎都在黄巢秦宗权的占领之下。而朱全忠此时既无钱也无兵更没有地盘，大靠山王重荣远在河中，根本指望不上。没有靠山，办起事情来自然要艰难的多。朱全忠带领开封汴梁城内的一千人和自己带来的八百人，几乎天天都加班加点地熬夜值班，为了生存与齐军无时无刻不在战斗。

处于如此不利的情势下，宣武军民人心惶惶，即便不崩溃散去，也几乎失去了战斗力。然而背水一战、身处绝境的朱全忠没有挑三拣四，也容不得他挑三拣四，宣武虽小，可苍蝇也是肉啊。朱全忠咬紧牙关，愈挫愈勇、越战越强，暗自下定决心，既然来了就不能轻易放弃，无论如何也要挺住熬下去。每到极度困难的时候，朱全忠就想想李克用那志得意满的脸，然后，努力坚持下去。朱全忠对自己说，一定要有出头之日，要凌驾万人之上，到时候比李克用还要威风八百倍。七八年来，朱全忠出生入死，也没混出个名堂，还极不光彩地留下了一次投降纪录。现在，总算有了个头衔，这是进取的台阶和本钱，尽管这个台阶凶险了些，本钱单薄了些，毕竟比没有强。朱全忠对内激励士气，对外连接诸侯，虽然没有取得大胜仗，但没多久已经能够草草扎下阵脚。

这时候，朝廷也看到了陈蔡一带战场的重要性，在对高骈失望之后，再一次擢升朱全忠，任命他为东北面都招讨使，负责指挥调遣附近

各镇兵马，其实是给年轻人朱全忠压担子。这副担子不容得朱全忠挑三拣四，挑也得挑，不挑也得挑。如果不挑后果只有两个，要么下岗，要么被黄巢灭掉。虽然朝廷没有支援朱全忠一兵一卒一车草一袋粮，但这个东北面招讨使的名分也为朱全忠还是增添了很多力量，至少是形势上的力量。因为，朱全忠很善于处理与诸侯的关系，具有极强的组织与号召能力。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陈蔡一带的会战之所以能够苦撑危局，与朱全忠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的组织调遣是密不可分的。

朱全忠接到赵犨求援飞书的时候，刚刚来到大梁开封，立足尚且未稳。赵犨一筹莫展，朱全忠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不是生力军也不属于援军。朱全忠掂量着赵犨的书信在房间内来回踱步，眉头紧锁，正在思考万全之策。这时候，朱全忠的老婆张夫人从屏风后走出来，见朱全忠踌躇犹豫的样子，趋步上前问道："将军因何愁眉不展？"

"哦，夫人，陈州已被黄巢包围攻打很久，这是陈州刺史赵犨写来的求援书信。"朱全忠神情庄重且语带尊重的对夫人说道。

张夫人略一沉吟，说道："妾素闻赵犨一门忠义，现在据一孤城，力敌黄巢，其情势危急，其所为可敬。"

朱全忠点点头："赵犨兄弟在陈蔡久负盛名，为朝廷抗敌，忠勇可嘉。可是我刚来宣武，四面受敌，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救陈州等于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

张夫人不紧不慢地说道："敌我力量固然悬殊，可是如果不救陈州会遗人耻笑，落个见死不救的骂名。何况即便不救陈州，我们大梁就能独善其身吗？还不是要受到贼寇的侵扰？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既然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与贼寇争斗，倒不如以救援陈州的名义号召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朱全忠恍然大悟，紧紧握住张夫人的双手，感慨地说道："夫人所言极是，所言极是！"

朱全忠立即给赵犨回信，鼓励赵犨要坚持，一定要顶住，并说自己正在号召诸侯驰援陈州。

朱全忠的这位张夫人是史书不多见的女性杰出人物，也是五代初期的风云贤内助之一。

朱全忠与李克用以争霸并称于世，不过两人还有一个可相提并论的事，就是都有一个非凡的老婆。朱全忠的老婆张夫人，李克用的老婆刘夫人，都是当世奇女子，且在史书留名，地位可见一斑。

张夫人老家是砀山人，与朱全忠是一个地方的。张夫人的父亲当年是宋州刺史，算是大户人家。朱全忠如何娶到了这位既美貌又富有的张小姐？史书不详，据《新五代史》记载“太祖少以妇聘之”，显然这里有“为尊者隐”的嫌疑，语言含糊简略，却也未必作假。据《北梦琐言》记载“……及温在同州，得张于兵间……”，所载内容颇为详细，似乎合理些。综合起来推断大致如此：早年还是张小姐的张夫人颇有姿色，而且闻名乡里，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是最美砀山美眉，是砀山的山花。张小姐的芳名很快就传入朱全忠的耳朵里。朱全忠没有见过张小姐，不知道长什么样？只知道人长得漂亮。到底多漂亮，怎么个漂亮法儿？朱全忠很想知道。

朱全忠揣着憧憬和好奇的心态专程跑了一趟县城，想去看看张小姐。深宅大户的千金小姐哪里是随随便便抛头露面的，那会儿也没有广告、专栏、照片什么的，不似现在互联网上一搜索，能搜出来一打。况且张小姐也没有爱秀的毛病和卖弄风骚的心理障碍。朱全忠乘兴而去，因没见到张小姐，只好败兴而归。越是见不到张小姐，朱全忠这心里越是按捺不住想见一见的冲动。

终于在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灯会上，朱全忠总算在人头攒动的灯海人海烟花海中看到了张小姐。“人潮人海中，我找到了你，一样温柔一样美丽”。所谓看到，其实也不过是惊鸿一瞥，朱全忠只看到张小姐粉面桃花地向他这个方向张望了一下，随后就在丫鬟仆妇簇拥下消失在人流中。

在张小姐向朱全忠这边厢观瞧的一刹那，朱全忠的心几乎要弹出胸腔，双眼直勾勾地望着张小姐的背影，腿脚一动也不动，全身都似僵硬麻木一般。真应了那句话“茫茫人海，有你有我”，朱全忠此刻的心情就是这般写照。

从此之后，朱全忠害上了相思病，对张小姐产生了浓浓的爱慕之情。这么一个顽劣异常、身无长物、不名一文，近乎井市混混的朱全忠，日思夜想地要娶貌美如花的张小姐，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距离虽然产生美，可这个距离也太大了，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天堑鸿沟，这种距离产生的只能是望洋兴叹。

朱全忠明知有距离，却偏偏不死心。朱全忠在他柴房兼卧室黑乎乎的土墙壁上，描绘出张小姐那惊鸿一瞥的倩影，整日里望着发呆。不知多少个夜半醒来，朱全忠辗转反侧，暗下决心，一定要娶到张小姐。决心可以下，下一百次一万次都行，但若决心没有实现的途径，还是等于肥皂泡。

后来朱全忠和哥哥朱存一起参加了黄巢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既没有机会见到张小姐，也没有心思想张小姐了。世间事，冥冥之中或有安排，不巧都不行，但如果太巧了不免会引起人的怀疑。几年之后，朱全忠做齐军的同华防御使时，手下士兵虏获了一些流民，将其中一个姿色美貌的女子进献给朱全忠。朱全忠看到眼前的这位女子，忽然有似曾相识之感，眨了眨眼睛对这女子再仔细打量一番之后，朱全忠的心脏狂跳起来，脑门子热乎乎嗡嗡直响。朱全忠强力按捺住激动的情绪，问道："这女子姓甚名谁？何方人氏？"。

那女子形容憔悴，一身破旧衣衫，显然是长期逃难所致。听到的朱全忠的问话后，那女子面无表情地说道："小女子姓张，砀山人。"

朱全忠听完后，耳朵边犹如趴着五百只蝉在齐鸣，脸颊僵硬发烧。他向前探了探身，试探地再次问道："你可是宋州张刺史之女？"

那女子以惊异的眼神看了看朱全忠，点点头。

朱全忠反复搓着双手，上半身不自主地左右摇晃，用激动的语调说道："我是砀山朱全忠，早年就仰慕小姐，不想今日在这里得见，幸事幸事！。"朱全忠心花怒放，这真是送上门的大好事。要不是盔甲在身，朱全忠简直要跳起来。多年前的夙愿，今天竟然有机会要成真。朱全忠赶紧安排人给张小姐沐浴更衣，然后盛情款待。

在进一步的谈话中，朱全忠得知张刺史已经死于战争，张小姐随同

宋州流民到处逃亡流落至此。朱全忠弄清这些情况后，腰板挺了挺，觉得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现在朱全忠既有了官职地位，也手握重兵，娶张小姐的愿望举手就可实现。没想到这位张小姐自幼熟读诗书，通晓礼仪，不是三招两式就能糊弄得了的，人家不吃这一套。



朱全忠虽对张小姐心仪已久，可张小姐并不认识朱全忠，对朱全忠

没感觉。朱全忠的一厢情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张小姐对朱全忠没有任何印象与好感。朱全忠满心欢喜地要英雄救美娶美，可遭到了张小姐的拒绝。这令朱全忠十分受打击，如同迎头被浇了一盆冰水，肚子里顿时被失望、委屈和憋闷填满。可是朱全忠不死心，魂牵梦绕的美人送到眼前，怎可轻易放弃？朱全忠的欲念已经变成了脱缰的野马，收不住也快守不住了。

张小姐见朱全忠眼睛里变幻不定的复杂神情，额头上已经渗出的细汗，似乎朱全忠紧张地在思考什么。张小姐以为朱全忠这个军头正在打算采取暴力手段，心里顿时感到有些七上八下。激动得有些乱了方寸的朱全忠，向张小姐近前跨了一步，急切地想在做一番陈述与表白。可是这一步令张小姐十分紧张。各位有所不知，这位张小姐虽然是位美人，可一点也不娇弱，反倒很是有性格，性情果敢刚毅。

张小姐慌乱之下，双手前伸“仓啷”一声把朱全忠腰中佩剑给抽出来了。张小姐用剑尖指着朱全忠的胸膛，怒目而视。朱全忠倒是吓了一跳，楞在当场。片刻之后，朱全忠两手向张小姐摆了摆，说道：“小姐，我并无恶意，只是仰慕小姐已久，现在我们都背井离乡，你留在我军中作伴，互相也可为照应。”

张小姐这才发现眼前这个壮小伙并不像奸淫掳掠的兵痞。经过复杂运算之后，张小姐转念一想，朱全忠对她原本一片爱慕，况且朱全忠既不傻也不丑，不似邪恶之人。如果自己坚持不答应，很可能将事情弄糟，真到那个地步将不可收拾。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年月，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根本无法生存，下一步流落何处仍然没有目的。况且这位张小姐十之八九已经不是小姐了，因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大小姐不可能二十大几了还没出嫁，更不可能为了迎合所谓的冥冥巧遇而特意待字闺中。

其实，情况没有张小姐揣摩的那么糟，朱全忠没有霸王硬上弓的念头。对张小姐的印象是留在朱全忠内心深处一朵完美无暇高高在上的晶莹之花，朱全忠仍然怀有极大的热情和追求，挥之不去，无可代替。无论此时的张小姐是小姐还是大姐，或者大嫂甚至大妈，在朱全忠看来都是张小妹，是西施，是梦中的情人，是心中的太阳和月亮。

思虑一番之后，张小姐首先开口，对朱全忠说：“朱将军，乱军将我掳掠献予你，这有污你的英名。若将军对我果真是一片真情，那请将军以明媒正娶的礼仪对待我。”

朱全忠闻听后，连连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这个太好办了，别说明媒正娶，就是大操大办，朱全忠内心也一百二十个愿意。

朱全忠和张小姐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根本没有可操作的条件。当时前敌剑拔弩张，两军正在作战之际，朱全忠和张小姐都没有父母家属在身边，朱全忠又猴急的火上房了，所谓明媒正娶不过是个幌子而已，说给外人听的。在朱全忠“枪炮加玫瑰”的攻势下，当天，张小姐就变成了张夫人，确切地说是变成了朱夫人。两人之间该发生的那天都发生了。朱全忠得到这位夫人之后，大合心意。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朱全忠就是这种状态。此后，张夫人一直随军跟在朱全忠左右。

史书记载朱全忠的这位张夫人“贤明精悍，动有礼法，虽太祖刚暴，亦尝畏之”。可见这位张夫人有头脑、知礼仪、有性格、有脾气，还有威势，甚至有手腕。张夫人能够带给朱全忠温柔关爱的同时，也能摸透朱全忠的脾性，拿捏得住朱全忠的痒处和麻筋儿。张夫人不仅仅具有高超的床第功夫和家事操持的本领，还帮助朱全忠决策过不少军国大事。因此，朱全忠对张夫人除了心理和生理依赖之外，在智谋和心术上都畏惧有加。真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朱全忠朝思暮想的娶美女，到头来竟然把自己变成了“妻管严”。细想想，如果谁娶个这种老婆放在身边，日子一定不会太好过。

话说赵犨接到朱全忠书信后，心里稍稍慰藉些。不过赵犨心里也很清楚，朱全忠的开封处境不比陈州好多少，要抗敌必须靠陈州自救以争取时间。就在赵犨兄弟苦苦坚守支撑的时候，黄巢与秦宗权的外围部队正在四处出击，与时溥、朱全忠、周岌等人纠缠征战。黄巢外围作战在客观上也减轻了陈州的军事压力。时间在艰难中一天一天地流逝，陈州被围四个多月之后进入了严寒的冬季。真正的饥寒交迫来临了，不仅是饥寒交迫，而且还有流血牺牲，时刻威胁着陈州城内的唐军和百姓。

赵犨仍在坚持。

咬牙坚持。

靠一腔热血激励一支虚弱疲惫的军队坚持。

率领一支虚弱疲敝的军队将陈州筑成钢铁一般的堡垒。

赵犨做好了以身殉职的准备。

在内外交困、军事与精神双重折磨之下，陈州城内竟然没有一个人叛变，没有一个人放弃，没有一个人逃亡。不知道赵犨用了什么办法，将人心凝聚的如此牢固。就凭这一点，赵犨足以称为战神了。

十一月，朱全忠在鹿邑与黄巢发生了一场激战。在这一战中朱全忠取得了宝贵的胜利，斩首齐军二千余级，而且攻占了东部的亳州。秦宗权此时正南下伐许州，去找他的老对头周岌。周岌坚守不战，秦宗权无功离去，对湖北、河南大肆剽掠一番。

朱全忠、时溥、赵犨、周岌等人毕竟力量不敌黄巢秦宗权，虽然周旋战斗，但也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这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李克用。

必须请李克用来救援。

只有名动天下的李克用才能克制黄巢。

十二月，许州监军田从异、大梁朱全忠、徐州时溥、陈州赵犨纷纷派人赶赴河东晋阳向李克用求援。求援的信使在赶赴太原的路上络绎不绝，一批接一批，首尾相望，寄托着无数人的期望与期待。

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二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亲自率领蕃、汉兵马五万出天井关驰援中原。李克用之所以顺利接受朱全忠等人的邀请，有其自己的打算。现在黄巢是朝廷最大的敌人，而且强大到足以令整个天下玩儿完。能够挫败黄巢者，现在看普天之下只有李克用。所以，李克用将平灭黄巢作为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与基石。如果灭黄巢扶朝廷之功可成，那李克用就是第二个郭子仪。李克用对这个辉煌的目标充满憧憬，满怀信心。

可是，李克用这次出兵并不顺利。李克用走到河阳境内被河阳节度使诸葛爽挡住了。诸葛爽通知李克用现在黄河上的桥梁无法架设，请李

克用绕道而行，并且派出重兵把守黄河渡口万善。诸葛爽阻挡李克用并非阻挠其剿贼，而是另有顾虑。人吃亏多了自会变得狡猾起来，吃过几次哑巴亏的诸葛爽现在总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内。诸葛爽听过一个故事，李克用南救长安路经太原时，打着御敌筹粮的旗号，顺手把原来的河东节度使郑从说袭击剽掠一番。李克用从长安回师时，摇身一变成了河东节度使，鸠占了鹊巢，郑从说只好搬家挪窝。因此，诸葛爽担心自己也被李克用以借粮借钱助军为名搂草打兔子，弄不好李克用还可能将河阳吞并掉。李克用见诸葛爽有防备有敌意，不愿与之纠缠，因为李克用明白陈州的黄巢才是首要猎物。李克用不能从万善渡河，只好回师陕西，从蒲州渡过黄河，向东往洛阳和汝州进发。如此一折腾，李克用的行程延误了一个多月，到达陈蔡时已是三月底。

在李克用辗转来援的过程中，朱全忠又打了一次大胜仗。朱全忠在瓦子寨与黄巢主力发生激战，经过一番苦战恶战血肉战和计谋战，朱全忠攻克了瓦子寨，齐军大败。这一战，朱全忠取得另一项重要收获。黄巢手下猛将李唐宾和王虔裕投降朱全忠，后来李唐宾与朱全忠旧部朱珍成为朱全忠霸业早期的得力干将，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克用率领河东军浩浩荡荡地赶到大梁，与朱全忠会师，这是二人第二次并肩作战。李克用的到来，对于已经疲惫之极的唐军是个巨大的襄助。李克用带来的不仅仅是几万能征善战的生力军，更重要的是李克用如日中天、威震天下的盛名。朱全忠、李克用两人一见面，朱全忠就紧紧拉着李克用的手，爽朗地边笑边说："李老弟，你我刚刚从长安分别半年，天下局势又发生如此变化。不想黄巢流贼'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原百姓遍遭涂炭，朝廷圣上深受煎熬，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李克用仍然是那副矜持傲物的神态，一只半睁的眼睛更增添了几分杀气与霸气。李克用说道："我接到老兄你的书信，星夜兼程，唯恐错失灭敌良机，不能为朝廷分忧，难以为大家解难。现在你我戮力同心，不怕破不了黄巢土贼！"

朱全忠哈哈大笑："好，你我兄弟共赴国难，同心协力，不荡平贼寇决不罢休！"

朱全忠深知李克用的克敌作用，也很了解兵贵神速、借势借力的奥妙。作为东北面都统，朱全忠号令诸侯，先从外围集中攻击黄巢主力。此时，黄巢大将尚让驻扎在陈州东南的太康，黄巢弟弟黄思业驻扎在陈州西北的西华，与陈州之围遥相呼应。诸侯联军采取了保持锐气，集中兵力，个个击破的策略。唐军首先进攻尚让的部队。尚让本来乃李克用手下败将，更不敌李克用、朱全忠和时溥的联军，一战而太康失守，为唐军所占。攻下太康之后，朱全忠马不停蹄，挥军直逼黄思业。黄思业闻听尚让不敌唐军，心已有怯意，与唐军刚刚接战，便大溃逃走。西华也为唐军攻下。

连拔太康与西华之后，朱全忠立即通知赵犨，约定陈州会师日期，要求他们做好准备，里应外合与黄巢决战。这时候，陈州城内的赵氏兄弟早已疲惫不堪，度日如年。军民把一切可以吃的都吃光了，已经开始吃墙根的碱土和树皮的粉末。接到朱全忠会师决战的通知后，赵犨激动的双手颤抖，语言哽咽。这已经是朱全忠第二次来信，通知戮力破敌。之前，朱全忠召集许州、徐州等镇兵马，做过破围努力，终因兵力薄弱以失败告终。

四月初十拂晓，朱全忠率领各路兵马在陈州西北汇集。

这天早上三更，赵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命令造饭整军。难道赵犨还有饭可造吗？赵犨在疲弱不堪的军兵中精挑细选出两千人，作为突围主力，命人再次杀掉几匹瘦弱的战马，把府库里存着的几口袋米搬出来，让这些主力军吃了一顿饱饭。赵犨在弹尽粮绝的时候坚持没有动用这最后几袋米，为的就是等待破围这一天的到来。赵犨早早登上城头，久久地注视着西北方向。

暗夜逐渐散去，天空现出鱼肚白。赵犨忽然看到了城西北齐军的阵地发生了骚动，很快就传来了喊杀声，紧接着赵犨就看到了唐军的旗号。赵犨知道是朱全忠他们率领援军赶来，已经与黄巢军发生战斗。赵犨果决地下令，兄弟三人率领城内将士冲出陈州城，怀着满腔的激愤激动激烈激昂之情，挥舞着兵器向齐军杀来。赵犨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因饥寒折磨损失大半，但赵犨还是为自己的部队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方法。赵

犨率人一面与齐军力战，一面在齐营中放火。而朱全忠率汴许徐州军与李克用的河东军如同一把大剪刀，插入黄巢行阵，立即将齐军剪成碎块。黄巢的齐军也遭受着饥寒之苦，又在连失太康与西华的打击之后，黄巢的军队斗志大不如前。为避开唐军锋芒，黄巢只好撤围，退兵故阳里。

黄巢围解去。

陈州军民如释重负，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大有重获新生的感觉。

赵犨来到朱全忠面前，甩蹬离鞍下马，“扑通”一声向朱全忠施以大礼，泣不自禁，口中说道：“多谢汴帅与诸镇救围之恩，我陈州城内军民百姓全赖大帅得以保全，赵犨在此代替陈州军民拜谢大恩！”

朱全忠以前没有见过赵犨，这是第一次见面。朱全忠见赵犨已经形容枯槁，胡子拉碴，蓬头垢面，战袍战甲残破褴褛，可见陈州防御之艰苦卓绝。朱全忠不免为之动容。见赵犨如此激动，朱全忠也立即下马，趋步上前，双手扶起赵犨，语气凝重地说：“赵大人，你为朝廷坚守陈州三百余日，以孤军挡十万贼寇，挫敌气焰，阻敌扩散，实乃大智大勇，我等应该向你致敬才是。”

朱全忠扶起赵犨，拉着赵犨的手说道：“赵大人，非我朱全忠一己所能，这次会战多靠各位大帅前来襄助。这位就是威震关中，底定长安的李克用大帅。”

朱全忠将李克用介绍给赵犨，李克用傲然地对赵犨拱了拱手，赵犨向“独眼龙”李克用深施一礼，口中颂道：“久仰晋帅盛名，乃我大唐柱石，长安一战威震天下，我赵犨深为敬佩。”

李克用微微一笑，然后举目向长天，铿锵有力地说道：“黄巢流贼，天人共愤，长安一战贼幸逃脱。我闻中原危难，星夜自太原赶来，誓与巢贼决生死。”

接着，朱全忠又将时溥和许州监军田从异一一向赵犨介绍。每介绍到一位，朱全忠都大加赞誉一番，诸侯都甚觉欢慰。为什么周岌没有来呢？周岌实在是个色厉内荏之徒，既无颜面来见赵犨，更无胆量会战黄

巢，倒是朝廷派来的许州监军田从异颇有胆识，主动与朱全忠会合。

城外不是说话之处，赵犨引导诸侯入城。此时，陈州城内已是锣鼓喧天，男女老幼纷纷赶到大街上，列队欢迎王师到来，庆祝破贼大捷。

赵犨在帅府摆下宴席款待诸侯。

残破的陈州城哪里还有酒肉宴席？是朱全忠将随军的牛羊酒菜调来，让赵犨的人安排妥当，慰问大家。

这次陈州破围，论实力当以李克用居首，李克用兵强马壮，出力最多。论指挥权当以朱全忠为首，朱全忠为前敌总指挥，有调度诸侯之权。所以，陈州之役胜利的原因有多个版本，在后唐的正史中，说是李克用会集诸侯，大破黄巢。在朱梁的正史中说是朱全忠居中调遣，合诸侯之力，保存中原。其实，各有道理。

对于赵犨来说，陈州的生死困局解去才是最重要的。赵犨认为朱全忠作为前敌总指挥，坚持不懈与敌周旋，并多方汇集诸侯，对破围解困发挥了主导作用。况且朱全忠初来中原，兵少力微，如此逆境中越战越勇，并能团结心思各异的诸侯，实乃非比常人。赵犨以前对朱全忠很陌生，这次破围相见，朱全忠给赵犨留下了深刻印象。赵犨见朱全忠言谈举止流露沉思机谋，心神胆气蕴含王霸之资，不禁暗生敬佩，有心与之结盟。

待诸侯散去后，赵犨又专程带领弟弟、儿子到朱全忠大营拜见，表达感激之情。赵犨当着朱全忠的面，嘱咐弟弟、儿子："尔等，要永远记住汴帅对陈州再造、对赵家活命之恩，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唯汴帅马首是瞻。"朱全忠也深为赵犨的忠勇所打动，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朱全忠与赵犨就此机会还彼此下了聘约，成了儿女亲家，朱全忠将女儿嫁给了赵犨的二儿子赵岩。陈州之战胜利后，陈州与汴梁结下亲密同盟，源源不断地向朱全忠供应粮草军需，成为朱全忠立足宣武争霸中原的重要基地。从此之后，赵犨帮助朱全忠打天下，出力甚多。不过今天这个赵岩大家要注意，若干年后，朱梁的驸马爷赵岩配合朱全忠的混蛋儿子，对搞垮梁帝国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后话，在此暂且不表。

李克用与朱全忠短暂的离别之后，再度联手合作，取得了辉煌的战

绩。可是谁也没想到，关系好的像亲兄弟一般的朱全忠和李克用差点闹出了人命。

10．末路

黄巢死了。尽管起义失败，但黄巢死的像模像样。黄巢虽然失败，但也同时为李唐王朝奏响了挽歌。李唐的狂欢不过是最后的自我陶醉与迷失。

唐军进逼故阳里，与刚刚扎下阵脚的齐军对峙。这时候时令已经进入了五月初，这个五月恰逢暴雨连日。雨季极不利于行军打仗，这是常理和常识。可是，偏偏有人利用了恶劣气候，而有人却被恶劣气候所害。其中差别除了智慧还有心理作用。

黑压压的云层不仅向大地抛洒着如注的暴雨，而且还交夹着雷电，霹雳声此起彼伏。李克用的晋军和齐军都静静地站在暴雨与雷电中，谁也不敢松懈，谁也不敢退却，但谁也不敢进攻。雨水如刷子一般在每个军校的脸上一层层地刷过，每个人的衣角和铠甲都湿淋淋冷冰冰。每个人的膝盖以下都浸泡在泥水里。每一把兵刃上都映出闪闪的寒光。

突然，天空一道耀眼的弧光射向齐军新筑的垒寨，在震耳的霹雳声中，齐军垒寨被闪电击塌一大片。齐军本就因撤退而精神高度紧张，本就因李克用的威名而胆怯。心弦紧绷的时刻，被横插进来的雷击突袭后，顿时有一部分人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发生了惊慌哗变。整体的防线是以各个局部为必要条件的，部分齐军的慌乱顿时以比闪电还快的速度传染给了所有的齐军。恐慌这东西的杀伤力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他是一种个体无序和群体有序的集体行为，在其发作的短时间内无法控制无法纠正。心理的崩溃直接导致了齐军营寨的崩溃，崩溃的结果是混乱与奔散。李克用见敌军惊乱，果决地下达了进击的命令。唐军发了疯似的嚎叫着冲向齐军，一举掩杀扫荡，齐军丢盔弃甲，溃败千里，一败涂地。

黄巢知道朱全忠在外，汴梁一定空虚，于是亲率一部北进汴梁，打算打朱全忠措手不及。

朱全忠听说黄巢亲率齐军扑向了大梁，不敢怠慢，赶紧回师救援。齐军大将尚让率领五千骑兵劲旅作为先头部队，很快就冲到了汴梁附近的繁台。朱全忠派出大将朱珍与庞师古迎战尚让，两人经过一番力战苦战鏖战，终于阻遏了尚让的攻势，迫使齐军稍稍退却。尚让见一下难以强攻，就暂缓攻击以等待黄巢主力到达后，并力攻汴梁。黄巢主力即将大兵压境，与尚让合击汴梁。朱全忠心知情势危急，赶紧派出八百里加急信使，通知正在郑州作战的李克用前来救援。见大梁危在旦夕，李克用连同田从异一起星夜兼程驰援汴梁。

李克用率援军到达汴水之滨的王满渡。此时，恰巧遇到黄巢部将李周率一部正要南渡汴水。齐军刚刚渡河到中流，李克用挽起金背弓搭上射日箭，隔岸一箭将李周射落马下。随之，唐军一阵乱箭将身处河中的齐军射死大半。唐军乘势掩杀过汴水，与齐军残部混战成一团。齐军将领李周、王济安、阳景彪等先后战死，齐军死伤一万余人。当晚，黄巢率齐军余部撤走胙县、冤句，巩固四寨以求自保。

李克用、朱全忠合兵一处尾随齐军，紧追不放，一直追到冤句。当天夜里又是一场暴雨。暴雨中唐军与齐军发生了激战，这一战对瓦解齐军具有决定性作用。此后，齐军失散成几部分各自作战，不能聚集成主体力量，其实齐军已经溃败不成建制，难以继续对抗。黄巢手下大将李说、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等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了朱全忠劝降的条件，各率部下投降了朱全忠。尚让率部下一万多人投降了时薄。据说尚让投降时溥是诈降，目的是伺机近距离刺杀时溥。无论什么原因，尚让都不应该投降，因为尚让的影响力太大，仅在黄巢之下，是义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尚让的哥哥尚君长当年跟随王仙芝起义，后来王仙芝接受朝廷招安邀请，派尚君长和谈，结果被朝廷暗害。现在尚让又投降官军，实在是不光彩。尚让的投降在义军内部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混乱，对义军的斗志是灭顶之灾，助推和加速了义军的瓦解。义军各部死的死、残的残、降的降、失散的失散，大势已去，土崩瓦解，无法收拾。失去战斗力的黄巢带着妻子兄弟千余人向东逃走，他还是惦记回家。

李克用得到黄巢在混战中东撤的消息后，在战场上脱离战斗抽身而出，亲自率身边亲军铁骑紧追黄巢不放，一路仔细地搜寻黄巢的踪迹，打算毕其功于一役。黄巢已到了穷途末路，失去了任何杀伤力，前来会战的诸侯都在眼巴巴地等待这一刻。谁若擒获黄巢，谁就是天下大英雄，谁就是皇朝第一功臣，这个诱惑实在太大太刺激。李克用绝不肯放过。他要在自己威震天下的名头之上再添一块金光闪闪的匾牌，到那时任何人都不能与李克用争锋。李克用似乎看到了近在眼前的成就，马上就可以成为郭子仪、李光弼一样力挽狂澜、匡扶危局的一代英雄。

李克用昼夜兼程，一口气追击两百多里，将黄巢残部赶到济阴一带。到达冤句地界时，眼看就要追上黄巢及其亲属了，正在李克用兴奋之际，突然黄巢不见了踪影。李克用马上派出多个哨探四下去打听，不一会儿消息反馈回来，据沿途流民说黄巢逃入了深山。李克用勒住坐骑，陷入了沉思。他明白山区密林不易追踪，而且河东骑兵不习惯于山地作战，在丛林中更难以驰骋和射击。如果冒然进入山林，很容易遭到敌军伏击。

一阵清晨的凉风吹过，李克用打了个冷颤，这才感到了饥饿，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没有休整了。李克用看了看身边左右，只剩下几百名军校。由于追击黄巢赶得匆忙，没来及率领部队将佐和主力军。此时河东骑兵已是人困马乏，汗流浃背，全身都是血渍、尘土和泥水，随身带的干粮和水早已用光，战马累得浑身肌肉突突颤抖。

李克用长叹一声：“让黄巢逆贼多活几日，来日再生擒之！”无奈之下，李克用怀着惋惜及愤愤的心情，只好暂时放弃追击黄巢的行动，回汴梁唐军据点，打算补充给养调集军队再来歼灭黄巢。

朱全忠也想追击黄巢，可是他没能抽开身，眼睁睁看着黄巢逃走。难道还有比追击黄巢更重要的事情吗？朱全忠被一个人缠住了，这个人是个厉害角色，是个很无赖很疯狂很死缠烂打的对手。黄巢虽然败走向东逃跑，可是秦宗权活了下来。

对于秦宗权这个人唐军了解并不多，尤其对秦宗权的恶斗能量缺乏足够的认识。秦宗权虽然被孟楷一战击败，被迫投降了黄巢，但那是一

次偶然事件。秦宗权的强悍和生存能力被那次偶然事件掩盖了。秦宗权对李唐朝廷十分不满，痛恨朝廷的暗弱与无能，但秦宗权也不爱惜平民，他暂时委身黄巢，只不过是为了活命，他和黄巢并不是一路人。确切地说，秦宗权实际上属于强盗一类，只不过是具有了一定规模的军事装备。尽管黄巢大势已去，秦宗权既不屑于继续追随黄巢，也不肯与官军合作，他要自立门户，割据一方，称王称霸。

被黄巢丢下后，秦宗权独自与官军争斗，而且越战越勇，打法狠辣。最先与秦宗权交手的是朱全忠。朱全忠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对付秦宗权十分吃力。在被秦宗权死死缠住无法脱身的情况下，朱全忠只好放弃了追击黄巢邀功的计划。眼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朱全忠气得破口大骂秦宗权，跺足捶胸，痛心疾首。

按下这头不说，再说黄巢部下四散奔逃，溃不成军，散落在兖州和郓州一代，黄巢自己逃入泰山。徐州时溥因主战场在东部，没有和黄巢主力交战，压力小于朱全忠，故在实力上保全颇多。此时黄巢溃败东来，等于为时溥送货上门，自投罗网。时溥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兴奋得来回踱步。时溥紧急派遣部将李师悦、张友、陈景瑜挟持降将尚让，率领军兵一万多人沿途追剿黄巢，一直跟踪到泰山狼虎谷。

六月，黄巢走投无路，力穷势尽。

疲惫、惊恐、饥饿、猜疑、绝望交织在一起，侵扰着这齐军几百人残部的身心。茂密的山林密不透风，热烘烘的蒸汽笼罩着每个人。因担心战马嘶鸣暴露行踪，黄巢及部属不得不放弃马匹，靠徒步行走，专门往深山老林里钻。黄巢全身血污，甲胄不整，拖着沉重的脚步，时不时地走走停停，四处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虽然听不到追兵的喊杀声，可黄巢十分清楚，敌人虎视眈眈的就在不远处，随时都会掩杀过来。

令黄巢担心的另一件事是，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在义军残部中，如果出现见利忘义的小人，将会乘机谋害黄巢及其他将领的性命。黄巢的担心不无道理，这是农民起义中比较典型的悲剧性结局。想当年义军起兵时天下响应，四海云集，势如破竹，何其雄壮！现在战事失利，叱咤风云的领袖还不如一个羸弱村夫。失去羽翼的领袖是极其虚弱的，容

易被任何鼠目寸光、心胸卑劣的投机分子所乘。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当年落败时被车夫害死。

黄巢其实已经意识到危险的迫近，这种危险不仅仅是来自追兵，更来自身边，似乎有很多只凶恶的眼睛在暗处盯着黄巢的项上人头。尽管此时左右几百人基本都是黄巢外甥林言的部属，但意外往往总是在最不可能的时候发生。黄巢明白，莫说林言叛乱，就是低阶将校投机心起，自己也会在顷刻间身首异处。黄巢痛苦地心想“如果我堂堂冲天大将军、大齐皇帝，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将是多么窝囊与不堪。大丈夫顶天立地，生当轰轰烈烈，死也要死得其所，死的光明磊落”。

就在黄巢思绪万千的时候，忽然一阵马踏青石和人说话的声音传来，齐军立即停驻脚步，屏住呼吸，仔细辨认。每个人的心蹦蹦乱跳，提到了嗓子眼。大家都明白这是官军在搜山，而且距离并不远，似乎只隔着一道林子。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即使及时用袖口遮住了嘴巴，但在此时此刻这个沉闷的喷嚏也无异于一颗炸雷。大家齐刷刷地将目光恨恨地投向了那个打喷嚏的士兵，那名军校五官因委屈和害怕扭在了一起，身体紧张地抖作一团。好在树木密不透风，外面的官军没有听到他们，不一会儿官军搜山兵马远去了。

受此惊吓，黄巢更加坚定了决心，他要为自己的结局做好准备与安排工作，此时不做可能将后悔无及。大丈夫宁可杀不可辱。

在危机四伏的情景下，黄巢并没有过度紧张，没有猜忌审问部下，更没有精神崩溃而滥杀任何可疑的人，他已视死如归。生不容易，死更不容易。临危不惧，坦然接受死亡的到来更是不容易，这是一种境界。黄巢泰然自若地对林言说：“我欲讨国奸臣，洗涤朝廷，事成不退，已经铸成大错，回天无力了。你取我的头颅献给天子，可得富贵，不要让小人得逞捡便宜。”

林言自从起兵就追随黄巢左右，黄巢对林言厚爱有加，视同亲儿子一般。危机迫近，大难临头，林言的思想也在矛盾激荡，虽不知如何是好，但并无加害黄巢之意。闻听黄巢此言，林言泣不成声，怎肯忍心对领袖和亲人长辈下手？



黄巢见林言不忍动手，微微一笑，站起身拍了拍林言肩头，缓缓说道：“现如今大事没成，我不能苟且偷生，更不能被小人暗算，不明不白地死去。大丈夫生当顶天立地，死也要清白坦荡。你对我一片忠心，对起义满腔赤诚，我了然于胸，有目共睹。让你取我首级，是让你活下去为我做明证，这是你的大使命。”

林言额头青筋暴露，胸脯剧烈起伏，涕泗横流，扑通一声跪在黄巢面前，决然不肯动手。黄巢的弟兄部属个个哀伤愤懑的神情，哽咽着看着主帅，想阻拦黄巢，却又很无奈无力。黄巢的妻子在一边紧紧搂着幼小的儿女，眼巴巴地望着黄巢，早已哭成了泪人儿，可是她没有呼天抢地，也没有过来劝说黄巢。他们都懂得，此时的黄巢除了死，别无选择。虽然大家不情愿，可是谁也想不出其他办法，更没有扭转乾坤的良策。

黄巢见状，扫视了一眼众人，仰天大笑三声之后，抽出宝剑横在颈项之上，侧向一拉，一腔热血喷射而出。由于黄巢自刎力度小了些，气犹未绝，身体栽倒在地痛苦地抽搐扭曲。黄巢自尽，几百将校放声痛哭，响彻山林，震撼溪谷。林言见黄巢死志已决，为减少黄巢的痛苦，这才跪爬到黄巢身前，颤抖着用双手挥起战刀，斩下黄巢首级。黄巢的兄长黄存，弟弟黄思业、黄揆、黄钦、黄秉、黄万通、黄思厚及妻儿见黄巢自尽身亡，纷纷自杀。

黄巢的结局饱含着壮烈、凄婉、不甘与自信。黄巢的死法在历朝历代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属于比较有尊严的一种，没有苟且，没有愚弄，没有自欺，没有受辱，没有草率，没有一文不值。

黄巢有魂魄！

黄巢有气节！

黄巢有肝胆！

史书记载，黄巢为成全林言取富贵才自杀，而林言也才在黄巢自杀后杀死黄巢的兄弟妻子。这种情况很不合情理，一则若林言为奸邪小人，则不会感恩黄巢而不忍下手，更不会落后于尚让而投降；二则若林言果为忠义之士，即便黄巢自杀，林言也不可能接连杀死黄巢家人十数口；三则黄巢为何舍弃自己及家人性命单单成全林言？说是成全其实是陷林言于不义。矛盾多多。

林言将黄巢等人首级盛殓起来，准备按照黄巢遗言献给时溥，以示黄巢已死的明证。走到半路，林言被徐州小股部队袭击杀死（史书上说林言是被晋阳博野军劫掠，似乎不通，因为如果晋阳军得到黄巢首级，

断无道理献予时溥）。

徐州军将抢夺来的黄巢首级进献给了时溥。时溥打开棺匣辨认之后，确定的确是黄巢人头之后，大喜过望，哈哈大笑，兴奋不已。这是何等的弥天大功啊，被时溥捡到了！

时溥立即将黄巢人头转呈远在四川的皇帝，并谎称是他时溥亲自追击并擒杀了黄巢。黄巢死掉，这可是个天大的喜讯，压在朝廷皇帝大臣头上几年的乌云终于散去，上上下下大有浴火重生的感觉。朝廷内部一片欢腾。皇帝立即下诏对时溥加官进爵慰劳一番。

听到时溥以黄巢人头邀功的消息，朱全忠和李克用气得差点昏死过去，两人不约而同地大骂时溥窃取天下功名，小人伪君子。骂归骂，时溥还是时溥。没有人关心这些，皇帝并不关心谁杀死了黄巢，只要确信黄巢死掉就行。天下诸侯也不关心谁杀死黄巢，无论谁去杀黄巢，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追随黄巢的忠贞义军，能够活下来的只能隐姓埋名，再不敢去找杀死黄巢的凶手报仇。

史书还详细记载了黄巢妃子被朝廷处死的过程。这几个黄巢的妃子原本长安京师官宦大户人家的女子，长安陷落时，被黄巢掳掠入宫。黄巢身死之后，时溥将这些妃子与黄巢首级一起押解送往四川的皇帝。僖宗皇帝一看，“嗬！好家伙，我颠沛流离，爱妃宫女到现在还没补全，黄巢倒是艳福不浅”，皇帝心里十分百分千分万分的不痛快，一声令下“杀掉，以谢国耻！”这些弱女子的丰茂年华就此终止。

可更为诡异的是，这混蛋皇帝在杀死这些女子之前，居然还要做一做思想教育工作，以显示其九五之尊、圣明威仪。僖宗责问这些女子：“你们本来也是出身名门望族，知书达理，为何从了黄巢，一起做贼呢？”这些女子战战兢兢，不敢抬头，只有啜泣，不敢做声。沉寂几秒之后，众女子中一人昂首挺胸反问皇帝：“我等不过是弱女子，乱军之中被掳掠，也是被迫，可那时候偌大的国家哪里去啦？保护我们了吗？家国失守，京都倾覆，贼人猖獗，不问责于庙堂之上的文武大臣，反倒来责怪我们这些弱女子？那朝夕奉君、饱食俸禄、头戴官爵的大臣们将何处立足？！”

这女子语言铿锵、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李儇压根儿就没想到居然会有人触逆他，而且大义凛然、大道若揭，刺辣辣地戳到了皇帝和众大臣的痛处。正处在剿灭黄巢胜利兴头上的皇帝及文武群臣，好像被迎头打了一记闷棍。僖宗皇帝被反诘的恼羞成怒、哑口无言，急惶惶地连摆着苍白细长的手，神经质似地连声说："快杀了，快杀了，推到当街杀了示众！"

这些女子被押赴成都闹市刑场，五花大绑跪于当街，脖颈后插着问罪标牌。行刑官员及围观民众看到这情景，人人感愤揪心，满脸无奈沮丧惋惜愤怒愁苦悲痛。老百姓自发地想出一个主意，纷纷将碗中盛满酒送到临死的这些女子嘴边，让他们喝醉，以解除受死的痛苦与恐惧。片刻之后，这些饱经灾祸、饱受欺凌、饱受惊吓的弱女子在昏醉中凋谢。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要是真到了依靠匹夫拯救的时候，那天下已经亡的差不多了。要是真到了问责匹夫的时候，那导致天下败亡的昏君乱臣也早已不可救药。试问五代乱世之中有几个人的见识会比这几个弱女子更高呢？有几个人的行为高洁而够资格耻笑这些弱女子呢？可悲可叹！

至此，曾四渡长江、两渡黄河，轰轰烈烈，席卷天下的黄巢王仙芝起义彻底失败。似乎皇权朝廷胜利了，似乎力挽了狂澜，似乎绝处逢生，似乎再次证明了皇权的力量与威严。其实不然，笔者以为，在黄巢起义失败的同时，李唐王朝也已经在实质上终结了，剩下的只不过是一具躯壳和无聊的形式而已。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大唐王朝风雨飘摇的命运进一步走向了穷途末路。在此之后，李唐的地方政权全面陷落，落入了军阀之手，再也没有一支军事力量真正属于皇帝，再也没有一支军事力量效忠皇帝并为皇帝所用，高骈是最后一个。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政权属于朝廷，他们存在的目的全部是为了自己，他们偶尔也会响应一下朝廷的号令，但那纯粹是出于利用朝廷的目的。天下藩镇陷入全面的混战之中，争抢地盘，无视朝廷，割据自立成为此后二十几年的游戏规则。朝廷不过是个摆设而已，摇摇欲坠，不能自理。

农民起义走到了末路。

李唐帝国也走到了末路。

二、天下烽烟

1．要命的宴会

无论有没有真本事，人都不能太显摆。李克用长的并不帅，甚至一只独眼更显得有些丑陋，但是李克用太爱显摆了，天天一副帅哥酷哥模样，膨胀得让旁边的人透不过气来。况且旁边站的是朱全忠，也是个软硬不吃野心勃勃的主儿。

既然独眼龙李克用来了，唐军的声势大振。

既然黄巢退却，齐军的豁口已被撕开。

因利乘便、乘胜追击、乘虚而入，反正必须要抓住机会。

黄巢已死，李克用东征就失去了目标。

李克用此来中原原本怀着极大的政治目的，绝非学习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出工出力白帮忙。

昔日，黄巢占据长安，天下震动，诸侯犹犹豫豫不敢进攻，天子避祸躲到了西川。只有李克用从关外长驱直入，以一臂力挽狂澜，恢复帝都，一时威名之盛无出其右者，光复之功雄踞第一。李克用主动与唐王室和解，并以勤王破贼为契机，重返关内，名正言顺地割据一方。一切发展的都很顺利，事情按着李克用当初的设想正逐步得以实现，这是李克用政治与武功的双重胜利。唯一可惜的是由于诸侯不同心，争相逐利，才使黄巢侥幸撤出长安，并有机会虎返山林，危害中原，使李克用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落空。

赵犨、朱全忠等人的求援，正中李克用下怀，为李克用再次出兵提供了名正言顺冠冕堂皇的理由。李克用名义上为了援助诸侯，其实是意在黄巢。李克用根本就没有将诸侯放在眼中，认为单凭本部五万蕃汉兵马足以击破黄巢。李克用志在必得，这次想将黄巢及其部队一网打尽，赶尽杀绝，并借此扬威立万，进一步巩固自己朝廷柱石、盖世英雄的地位。从而为自己从唐王朝攫取更大的政治资本铺平道路。将来朝廷内外

文武臣僚之中，谁敢与我李克用争锋？

可是，李克用历经千辛万苦，身披数十战，终于将黄巢击溃，赶往绝路。眼看就要摘到手的果实，却被时溥从旁边不费吹灰之力捡了去，而且时溥从寂寂无闻一下子扬名天下，朝野褒誉。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李克用功亏一篑，美中很是不足，不免心里很不痛快。可是不痛快也不能说啊，不痛快也不能再打仗了，只好班师回家。

世间事一切皆有可能。

所谓防不胜防，料无可料。意想不到的事情随时随地随处随便都会发生。

李克用班师回家，在路上却因为一顿酒宴，差点让自己的脑袋搬家。

李克用行军路过汴梁。朱全忠作为地主和本地区战场的总指挥，自然要表示表示酬谢欢送的心意。为尽地主之意，朱全忠大大方方地拿出牛酒钱粮慰劳晋阳军，并盛情邀请李克用到汴梁城中，要隆重设宴大加款待。这一场“战友加兄弟”的庆功宴和友谊宴，饱含盛情与期待。

李克用自谓有救援之恩于朱全忠，也就痛快地接受了朱全忠的邀请。李克用带领仆从侍卫等约三百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汴梁城。

开封汴梁城内军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争前恐后地要一睹威震天下独眼龙李克用的样子，看看这位传说中的神人到底怎样了得。大家伸长了脖子向城门洞张望，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唉，来了，来了，那就是传说中的独眼龙！”“嘘，小声点，真神气，不愧是武功盖世。”李克用骑着高头骏马，威风凛凛地左顾右盼，一身君临天下的雄豪之气摄人心魄。身后卫队也是鲜衣怒马，雄赳赳气昂昂。

入城之后，朱全忠亲自迎接，引领李克用一行入住上源驿馆。自从长安一别，朱全忠和李克用彼此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互相敬重，认为对方一定是个人物。这次成功合作，更增添了两人间的友好情谊。朱全忠命令摆上十几桌最好的酒菜，四梁张灯，八柱结彩，歌舞伎翩翩起舞，管弦乐声声环绕，宴席气氛热烈而轻松，令人忘却了战场的厮杀与搏命，忘却了刀剑风霜，忘却了血腥与恐怖。朱全忠率领文武僚佐前来

作陪，并向李克用送上金银珍宝，以作为劳问答谢。

胜利的酒喝起来自然顺心顺意顺口顺气顺了肠胃还不妨碍放屁。朱全忠首先举杯说道：“黄巢流贼已破，实乃皇朝威福浩荡，可喜可贺！来，我们大家共同举杯，遥祝皇上圣体安康，早日还京。”大家纷纷举杯响应，齐刷刷一饮而尽。少顷，朱全忠再次举杯，面向李克用说道：“贼寇凶顽，幸赖李司空前来襄助，中原得以万全，我们敬李司空一杯。”李克用哈哈大笑，说道：“这是兄弟我分内之事，朱大帅不必客气。”说完，李克用仰首将杯中酒与朱全忠同时喝干。宣武河东两镇将佐也互相纷纷致意，彼此敬酒，气氛融洽，相见甚欢。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不一会儿每个人脸上都焕发了红光，意兴阑珊。汴梁诸将依次向李克用敬酒，李克用很快就表现出了醉意。酒精是迷魂药，人只要喝醉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出来。李克用一边喝酒一边对侍座在侧斟酒布菜的侍女动手动脚，拉拉扯扯。时值六月，天气已热，李克用对侍女又搂又抱，又亲又摸，侍女衣服被牵扯的凌乱不堪。虽然是酒席宴上的侍女，但这些人都是朱全忠帅府中人，为了招待李克用这种大场面，才临时调来服侍。大堂之上李克用如此失礼，不免令汴梁将佐心里不舒服。毕竟这里是帅府宴会大堂，不是妓院舞馆，服侍的侍女也不是三陪女郎。可是，朱全忠装作没有看到，对李克用这种小动作也没感到太意外，那个时代，武夫军头哪个不找“小姐”，哪个不喜好女色？朱全忠依然十分恭敬地向李克用敬酒，与之交谈。

李克用手扶几案面色通红，中气十足地说：“关中诸侯畏怯，才使黄巢贼寇嚣张，我李克用率铁骑入关，一战而破贼，足见贼不可畏。”

朱全忠微笑着附和道：“司空武功盖世，将门之后，青年才俊，非黄巢可敌。来，大家再敬司空一杯！”说着，朱全忠率先喝干杯中酒，双方将佐呼喊着纷纷向李克用敬酒。

“这次黄巢围陈州，已非昔日可比，实力大减，为何反倒蔓延近一年呢？”李克用斜着一只好眼看着朱全忠，那只残疾的眼睛诡异地似乎在嘲弄朱全忠。

朱全忠略一沉吟，缓缓说道：“主要是陈州地小，无力独挡十万贼

寇。说起来，赵犨刺史他们弟兄也实属不易。”

“依我看，主要是时溥、周岌等人隔岸观火，才使贼焰日炽，特别是时溥这个伪君子，竟然厚颜无耻地窃取黄巢人头请赏。”李克用愤愤地说道。

对这句话，朱全忠还觉得比较受用，特别是在时溥假借黄巢首级邀功之后，朱全忠对时溥很是气愤，耿耿于怀，久久咽不下这口恶气。

但接下来这句话，朱全忠就十分不受用了。李克用往嘴里放了一块猪头肉，边咀嚼边说：“其实，黄巢这些贼人不过是微贱之人，流民无赖，无德无能，鼠目寸光，从出世那天就不是什么好鸟！如何能与官家正规军抗衡，在故阳里还不是没打一个照面就被我军吓破了胆？你说是不是，朱老兄？”

李克用的话如刀锋一般切割着朱全忠的心脏，因为朱全忠最恨别人看不起他的出身。尽管李克用是在侮辱黄巢，但朱全忠也曾是义军的一员，也是出身微贱之人，也曾被亲戚刘崇及街坊邻居骂做无赖。朱全忠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对这一抽搐没有任何人察觉到。因为没有人了解朱全忠的痛点在哪里。朱全忠仍然陪着笑脸说：“那是，那是。”

李克用搂着侍女，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到宴席中间，端在手中的酒碗不住地晃悠。他舌头已经僵硬，结结巴巴地说道：“黄巢算什么？有什么能耐？我李克用单骑入关救……救驾，一举将反贼逐出京……师。”

这时候朱全忠手下大将朱珍凑过来，附在朱全忠耳边说道：“大帅，李克用太狂妄无礼，我去找人灭了狗贼！”朱全忠用眼色示意朱珍表示不可，低声说：“不可轻举妄动。”尽管朱里对李克用已经很不满，但朱全忠强压怒火犹在忍耐。

李克用发表完慷慨陈词，回过头来到朱全忠跟前，戏谑地说道：“贼寇其势必败是自……自然的，朱老兄，幸亏你反正及……及时，否则，我们两人在长安城……城下会有一战呐，或许没有机会喝酒做兄弟啦，哈哈哈。”李克用俯身拉起朱全忠的手，一粒唾沫星飞到朱全忠脸上。

朱全忠感到脸上一凉，心里一阵恶心，皱了皱眉。端起一碗酒掩饰

道："克用老弟，少年英武，来，老哥敬你一杯。"

"不，这一杯，我应当敬老兄你。"说着李克用仰头将碗中酒喝干，可是嘴皮子没有停住的意思："朱老兄，你以后再……再有摆不平的事，老弟我还……还会帮忙的。"

朱全忠不住点头。心里想"李克用天下之雄，迟早是我的一个大对手。我朱全忠挺过这一劫，再也不会请你帮忙，你也再无机会给我帮忙。先让你狂妄片刻，今天如果不做掉你，将后患无穷"。心里这么想，可朱全忠嘴上说："感谢老弟挺身相助，来，我再敬你一杯。"

李克用来者不拒，仰脖子又将酒喝下了肚，至此李克用彻底醉了。河东众将也跟着主子感到威风八面，不免狂喝一番。酒宴一直从上午持续到傍晚，杯盘狼藉之后，终于散去。李克用在侍卫搀扶下，进驿馆卧房休息去了。

等李克用走后，朱全忠屏退左右人等，喊过部将朱珍，秘密交待一个惊天动地的行动。朱全忠喷着酒气，额头青筋暴跳，狠狠地命令道："待李克用贼子睡后，你带人将驿馆包围，全歼这些狗日的王八蛋！"朱珍早已被李克用的飞扬跋扈激恼，咬着嘴唇点点头，回过头对所属佐将杨彦洪说道："我带人包围馆驿，你挑五十名精悍死士袭击李克用，务必要一举做掉这恶贼。"杨彦洪说道："将军，天黑行动，视线不便。贼人强悍，为确保万全，我杀入驿馆，您包围四面大街，还请大帅在外接应。胡人善于骑马，如果您见到骑马突围的人，那一定是李克用等人，无论谁见到立即射杀之。"

杨彦洪满腔怒火地领命而去，带领五十名精壮刀斧手潜入驿馆。朱珍命人拉来几车树枝将驿馆周围路口全部堵死，防止李克用惊觉后逃走。杨彦洪率人冲进驿馆后院，挨个房间搜索，见到晋阳兵将也不答话直接砍杀。驿馆内顿时血光崩现，哀嚎一片。

李克用带来的侍从郭景铢被外面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惊醒，趴着窗户向外一看，只见气势汹汹的汴军如同疯魔一般正在砍杀晋军，心知大事不妙。他当然明白发生了什么，心想主子今天因酒失态，过于狂傲，把朱全忠得罪了，这才引来了杀身之祸。郭景铢急忙跑入内室去叫醒李克

用。郭景铢生怕暴露目标又不敢大声叫，压低嗓音连喊几声：“主公、主公。”可是李克用已经烂醉如泥，神志不清，任凭郭景铢怎么摇晃和低声急促地呼唤，李克用仍旧鼾声如雷，就是醒不来。这时候，杨彦洪等人的砍杀声已到了跟前，郭景铢急得汗珠子“吧嗒吧嗒”直往下淌。最后郭景铢急中生智，赶紧拿毯子将李克用裹起来推到床底下藏起来，又找来一盆凉水，冲着李克用的脸上泼去。被凉水突然一激，李克用才勉强醒过来。郭景铢趴在李克用耳朵上说：“主公，朱全忠要杀您。”李克用一听这话本能地要跳起来，但不知道自己身在床下，“咚”的声脑袋撞到床板。郭景铢慌忙扶着李克用从床底下爬出来。

这时候，李克用彻底清醒了，每一寸肌肉都紧张起来，也忘记了刚才在床底撞头的疼痛。定了定神之后，李克用抓起身边的弓箭向窗外连射数发，射退正往屋里强攻的汴军。

此时屋外已是火光冲天，整所院子红彤彤如同火海一般，看来汴军不仅杀人还在放火，明摆着是要赶尽杀绝啊。正在李克用奋力射箭的危急时刻，他手下的亲随将佐薛志勤与史敬思、义子李存孝赶过来救援。李克用见有人来助，看看外面情势紧急，不敢耽搁，大吼一声撞开屋门，一边挥舞手中弓箭一边往外冲。薛志勤、史敬思、郭景铢及十来名亲从侍卫将李克用夹在中心向外拼杀。

突然，天空一道闪电，紧接着一声炸雷，大雨瓢泼而下，大火被雨水浇灭，本来亮如白昼的院子变得漆黑一片，顿时敌我莫变，形势陷入混乱。李克用率人杀开一条血路，攀墙冲出驿馆，沿着大街往外跑。

可是李克用等人没跑几步就不能再跑了，因为街口被杨彦洪的人用树枝柴草堵了个严严实实，根本无法逾越。薛志勤蹲下身去，对李克用说：“主公，您踩着我的肩膀，攀爬到民宅的房顶，从房顶撤退。”李克用不再说话，借助薛志勤的身体，飞身爬上民宅屋顶，飞檐走壁，跨过几所院落之后，才逃离驿馆包围圈。

李克用等人一直朝城北跑，因为河东军驻扎在汴梁城北门外。趁着夜色，李克用登上尉氏门，顺绳子缒城而出。落到地面之后，汴军的喊杀声也逐渐抛在了远处，李克用等人这才长出一口气，感觉踏实了许

多。过了护城河，河北岸就是晋军大营，等到了大营一切都安全了。

正要举步过河，李克用才发现护城河桥梁已被汴军截断，早已有千八百人拦住去路。这时候，李克用的心彻底凉了，心想“这是朱全忠要置我于死地，老天爷也要我命丧在此啊！”薛志勤和史敬思互相看了看，知道今天非比寻常，不玩命就没命了。两人率几名仅有的军校向守桥汴军杀过去。汴军见这几个人如猛虎雄狮一般冲来，气势迫人，汴军不免有些怯阵。趁汴军稍却，李克用以间不容发之势，挥舞兵刃呈车轮状，如旋风一般撞开一条血路，得以冲过护城河。

这时候，杨彦洪也已带人追到。史敬思为给李克用争取时间，主动提出他负责殿后。史敬思只身站在桥北端死死抵抗汴军。要说这史敬思真是一员悍将，既能打，且忠心。在密不透风的枪林箭雨中，史敬思双脚如同生根一样，不肯退让半步，身上被砍中数刀仍在坚持战斗。杨彦洪乘马来到近前，看到奄奄一息的史敬思还在当着汴军的去路，他奋力举起大砍刀，手起刀落将史敬思辟为两半。汴军这才蜂拥掩杀过桥，追击李克用。

朱全忠此时也带人追来，边追边命令：“胡人骑马，只要见到骑马的就给我射，绝不放走一人！”朱全忠杀到城门下，雨雾中见前面一人乘马逡巡。朱全忠不假思索张弓搭箭向那人射去，那人应声落马。朱全忠走上近前一看竟然是杨彦洪，不禁大为懊悔自责。“胡人骑马”本是杨彦洪与朱全忠约定的暗号，这是杨彦洪的主观判断，建议朱全忠见到骑马的一定不要放过，结果自己却身受其害。朱全忠站在雨中，死死盯着李克用逃走的暗影，狠狠地命令道：“给我追，一定要杀了这狗贼王八蛋！”一群汴军随即投入雨中去追击李克用。旁边有将佐低声对朱全忠说：“大帅，事情是不是搞大了？”朱全忠冷笑一声，说道：“今天不灭他，明天我难受。既然出来混，别怕事情大。”

李克用一路狂奔，蓬头垢面满身血污地向驻扎在汴梁城北的本部大营逃去。河东监军陈景思及其他随行兵将三百多人尽皆死在汴梁城中。有些侍从与李克用在雨夜中失散，反倒比李克用先跑回到了晋阳军营。

这些侍从跌跌撞撞连哭带喊地冲进辕门，大声嚷嚷着：“出大事

啦，李司空被朱全忠加害啦！”此时，寂静的军营中一阵骚动，围过来一大堆人打听消息。突然，一声大喝震住了乱哄哄的议论声，众人让开一条道路。只见几名侍女挑灯笼引导着一位端庄沉静的女子走来，此人正是李克用正房夫人刘氏。从汴梁逃出来的几名侍从见到刘夫人，扑通跪拜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夫人，司空遇害啦。”

“住嘴！好大胆，胡言乱语，蛊惑军心。来人，按军法推出斩首！”刘夫人没有让这几个人再往下说，直接截住话头，威严地呵斥下令。

那几个从敌人刀下死里逃生的侍从，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做了自己人的刀下之鬼。

前文书我们提到过李克用的刘夫人，与朱全忠的张夫人并称于世，都是很有见识的女子。据《新五代史》记载“自太祖（李克用）起兵代北，刘氏常从征伐。为人明敏多智略，颇习兵机，常教其侍妾骑射，以佐太祖。夫人无子，性贤，不妒忌”。由此可见，这位刘夫人很了不得，是个能文能武的奇女子，不仅可以上马射箭，襄佐李克用行军打仗，还擅长料理家务。作为老大与李克用的几个夫人相处融洽，从来不争风吃醋，主动化解了不少后宅危机。刘夫人膝下无子女，抚养了后来的晋王李存勖，并帮助李存勖顺利执掌河东接替了李克用的基业。

刘夫人缓步走入中军大帐，神情严肃地对众将说：“大家稍安勿躁，各部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妄动。”晋阳众将面面相觑地站立两侧，谁也不敢动地方，不敢说话。刘夫人端坐帅案后，神色凝重，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漏壶的滴水声吧嗒吧嗒地敲击着每个人的神经。刘夫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慌乱，更不能在脸上露出慌乱的神色。事出突然，真相不明，既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内部互相惊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刘夫人心里默默念叨：“克用你到底怎么啦，还不快点回来！”

经过漫长的等待煎熬之后，临近黎明时分，突然帐外一片嘈杂，继而鼓声大作，紧接着，一人衣衫褴褛、浑身是血地闯了进来。帅帐门口正是河东节度使、陇西郡公李克用！刘夫人急忙站起身，快步走过去搀

住李克用。李克用一见到夫人，面部肌肉一阵抽搐，埋头在刘夫人肩膀上放声大哭，嘶哑着嗓子喊道：“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来人，升帐点兵，我要冲进汴梁，杀了朱全忠狗贼！”



刘夫人拉住李克用的手臂，坚毅冷静地说道：“何事如此？司空勿急。”

“我不远千里来救亡中原，驰援朱全忠，不想这奸诈狗贼设下鸿门宴，要加害于我，是可忍孰不可忍！”李克用咬牙切齿地说道。

刘夫人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也极力劝慰着李克用：“司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本来是为赴国难、诛反贼而来。如果因为饮酒使气，争私人一时之短长，一旦开战用兵会给天下人留下话柄，此话好说不好听，我们将处于被动局面。朱全忠加害于我，自有朝廷主持公道，我们可以上书告发，请皇上为我们做主。”

刘夫人死死抓着李克用的胳膊，眼含热泪极力劝阻，李克用这才满怀愤恨地忍住怒火，立即拔营回河东。李克用之所以没有与朱全忠开兵见仗，除了贤明智略的刘夫人言之在理，还有一条重要原因是，慌乱之中敌我情势不明。朱全忠主动动手，说明他有充分的准备，况且这里是宣武的地盘。李克用这面刚刚折损几员大将，士气人心浮动。真要打起来河东军胜算并不大。这是刘夫人的高明之处，她很冷静，很清楚这个形势，决不能让李克用冒险。

李克用临走向朱全忠写去一封问责书信，质问朱全忠昨夜所为。这算是一次外交手段和手续。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啊？朱全忠更绝，直接回信谎称自己不知情，并嫁祸给朝廷及杨彦洪，说是他们密谋后采取的私自行动。朱全忠不仅抵赖，而且污蔑了替他卖命的杨彦洪。

朱全忠一方面抵赖，一方面四处发布文告，通知各州县说李克用已死，凡是沿途有冒充李克用的河东军，一律围剿。这下厉害了，变成了几个藩镇联合打假！作为东北面都统的朱全忠，其命令是有一定效力的。如此一来，李克用的处境大为窘迫，所过州县纷纷紧闭城门不纳，有的还出游击滋扰。

威风不可一世的李克用如今惶惶如丧家之犬。更让李克用恼怒的是，离开汴梁途径许州，李克用向周岌借粮草，周岌居然过河拆桥，狗眼看人低，拒绝借粮给李克用。李克用无奈只好自虎牢关向西辗转从陕西蒲州回太原。李克用回河东比从河东出师的时候还要艰难曲折。出师时何其雄壮，回师时灰头土脸。

李克用自以为屡立大功，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现在却被朱全忠加

害，损失几员战将，颜面尽失，感到心里愤愤难平，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恶气。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李克用差点被杀，又被大肆侮辱一番。李克用连续八次向皇帝上奏章申辩，要求朝廷惩办朱全忠。李克用奏章写到："臣有破黄巢大功，为朱全忠所图，仅能自免，将佐以下从行者三百余人，并牌印皆没不返。全忠仍榜东都、陕、孟，云臣已死，行营兵溃，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逃失。将士皆号泣冤诉，请复仇雠。臣以朝廷至公，当俟诏命，拊循抑止，复归本道。乞遣使按问，发兵诛讨。臣已遣弟克勤将万骑在河中俟命。"又写到"全忠妒功疾能，阴狡祸贼，异日必为国患。惟乞下诏削其官爵，臣自帅本道兵讨之，不用度支粮饷"。

朝廷收到李克用的奏章后，一下子乱了套。现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两个最强的藩镇不和，还将矛盾交到了朝廷，这无疑是个烫手的山芋和满刺的仙人球。朝廷既不敢得罪李克用，也不敢得罪朱全忠，只有中间和稀泥，两边调解。调解的方法就是加官进爵进行安抚，封李克用为守太傅、同平章事、陇西郡王，加封朱全忠为同平章事。

那位忠武节度使周岌下场可就不走运了，非但没有升官发财，反倒丢了性命。早年被杨复光带到河中救援长安的军校，在杨复光死后不服任何人统领，纷纷散去。其中一部分人马在一名叫做鹿晏宏的将佐带领下，剽掠东川后折回许州，将周岌赶跑，并将其追杀灭门，与当年周岌对待薛能如出一辙。

这里还有必要交代一下那位官场不倒翁王铎的结局。王铎曾经在长安阵前荐拔过朱全忠，后来朝廷派王铎与朱全忠一起赴宣武御敌。开始的时候，由于王铎的影响力，朱全忠对王铎十分恭谨。后来，朱全忠兵势日强，慢慢的朱全忠对王铎就不太礼貌了，总觉得这王老头碍手碍脚爱唠叨。王铎感到无趣，就主动上书朝廷，要求归朝。朝廷没有让王铎归朝而是给他封了个义昌节度使的官。可能这也是田令孜为了排斥异己而向皇帝出的主意。

王铎王大人素来注重保养，衣着华丽，姬妾成群，酒食丰美。所谓"树大招风"，"猪肥被宰"，这位不倒翁王大人路过魏州时，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派儿子乐从训埋伏路边抢劫了王大人。王铎及三百从官全被杀

死，姬妾和器物钱财被洗劫一空。而暗弱的朝廷只能听取乐彦祯关于王铎死于强盗的谎报，无法对乐氏父子加以追究惩治。

李克用对朱全忠恨之入骨，立誓要生擒朱全忠，寝其皮食其肉。李克用年轻气傲，喝几杯酒就忘乎所以，表明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而朱全忠虽然老于谋算，但布置的这次暗杀行动显然也欠考虑和周密，太露骨了。李克用及其部下如虎狼，岂是杨彦洪一偏将可剿杀的？李克用九死一生，逃脱而去，无异于虎归山林。李克用的轻狂与朱全忠的草率，使两人都因这次冲突受到了冲动的惩罚，唐末两个最强的藩镇结下了世仇，而使得五代史的进程变得十分复杂、凶险与艰难。

我们试着来假设一下，如果朱全忠与李克用不如此迅速的结仇而短兵相接，天下局势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此时的李克用与朱全忠分别是南北两个最强大的势力，一般来讲，他们会以“远交近攻”的方略，先逐步整合自己周围的弱小势力，形成两大集团后才会短兵相接，南北争霸。到那时，只不过是谁胜出的问题，时间不会很长，天下也不会遭受太多的纷乱之苦。李克用与朱全忠这么早就彼此将对方视为最大最直接的敌人，已经无力他顾，难以分身整合周围的力量，所以只能以比普通诸侯稍强一点的面貌征伐，甚至很难称得上争霸，更难以达到争王的重量级。但是，历史又不可以重新假设重新上演。在后来一系列事件中，朱全忠与李克用这种行为方式不只一次地表现，也说明这次朱李结怨也不是十分偶然十分惋惜的事。

剿灭了黄巢，赶跑了李克用，挤走了王铎，朱全忠在宣武算是稳住了阵脚。有一天，朱全忠在内宅和张夫人聊天，说到李克用向朝廷屡屡告状的事情，弄得天下沸沸扬扬。又说到与秦宗权的战况，现在秦宗权实在是很难对付。可是朱全忠再也不可能请李克用来帮忙了。乌鸦嘴，真是被朱全忠说中了，他没想到剿灭黄巢之后，还有这么大的麻烦等着他。他原以为李克用没用了，才做出过河拆桥的暗杀行动。危难之际，左邻右舍藩镇汲取李克用的前车之鉴，谁还敢来帮忙？事已至此，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有靠自己奋战了，朱全忠很烦。

张夫人不无责怪之意地说朱全忠暗杀李克用的行动的确鲁莽。朱全

忠其实也有些悔意，不应该那么急躁躁地惹上李克用这个天字号对头。朱全忠叹口气，拉着张夫人的手说：“他奶奶的，弄块地盘居然这么难！”

陈蔡会战之后，“北有李克用，南有朱全忠”，双峰并峙，二虎不容，从此攻伐连年不断，直到将衰破的李唐折腾散架灭亡。

2．瘦皇帝与肥太监

皇帝不急太监急，不急有不急的心思，急有急的道理。皇帝的苦与乐尽在太监掌握，皇帝有皇帝的难处，太监有太监的乐子。

所谓“少不入川”，此言果然不虚，即使见过大世面的皇帝也不例外。离开长安的僖宗皇帝，在蜀川生活了四年之后，对成都行宫的生活过上了瘾，同时害怕日益嚣张的秦宗权威胁，迟迟不愿意回长安。可是总赖在成都不走也不是个办法，毕竟天下的心脏皇帝的家在长安。在关东诸侯的一再联名上书劝请之下，僖宗皇帝这才怀着无限复杂的情感，磨磨蹭蹭地于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初春从四川成都起驾回京。

僖宗回到了阔别几年的京师，几乎不认识这片土地了，这哪里是昔日繁华、冠盖天下的长安？哪里是领袖四夷唐帝国的都城？现在的长安已是满目疮痍，到处杂草丛生，断壁残垣，狐鼠出没。真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人患大病，初愈后尚且体虚神散。

国家历经丧乱，更是国力虚弱、府库枯竭、供给匮乏、人心惶惶。

最要紧的是缺钱。

因为皇帝需要钱。

并非皇帝本人要花钱，是围绕皇帝的公事私事都要花钱。

这钱非花不可。

这钱一分都不能少。

这钱一天都不能断。

因为有人想花钱。

只有花钱，皇帝的衣食起居标准才不会降低，伙食起居搞好了皇帝才会舒服，皇帝舒服了之后才会高兴，皇帝高兴之后，那些伺候皇帝的人才不会有麻烦，伺候皇帝的人把皇帝伺候高兴之后才能得到皇帝的喜欢，得到皇帝的喜欢之后他们才能顺便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也才能把别人给“办掉”。

所以想花钱的人很有动力找钱。

谁去找呢？

大宦官田令孜。

护驾、打仗、复国他没本事，给皇帝拍马屁的技术可谓炉火纯青，天下第一。

钱不只要紧，而且还会要命。

要钱就是催命赎命玩命奔命赌命甚至不要命。

天下疲敝，到哪儿去找钱呢？

末唐的税赋制度基本上荡然无存，政府经济频临崩溃。中央政府的财政靠供，地方财政靠抢。肯于向中央政府进贡的藩镇寥寥无几，军阀们高兴了就多进贡些米面钱粮，不高兴了就断供。不仅没有年供，月供也不缴了，让皇帝吃了上顿没下顿。地方财政基本上是军阀们靠武力掠夺，先下手为强，谁抢到手算谁的。由于多年战乱，民不聊生，农林牧副渔一派荒废景象，根本没有课税对象。另外，老百姓流离失所，名目繁多的税种没有人缴，州城府县只好设关卡搞点过路费过桥费超载费人头费之类的乱收费，因此，可以通过税赋制度实现的财政收入寥寥无几。

在各种收入来源中，税费是最直接来钱的科目，盐铁又是所有税收中科目中最肥的。

田令孜将眼睛盯上了河中安邑、解县的两个大盐池子。六军观容使田令孜下令将安邑和解县盐税管理权直接收归中央政府，而且自己兼任盐铁司使。



所谓“收归”是指这两个盐池子的税收原本直属中央政府，长安陷落后暂由河中地方藩镇管理，每年河中府镇向中央政府缴纳三千车盐作为供给，余下的当然就由河中自行支配了。

现在田令孜要将盐税这块大肥肉从河中口中夺走，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自然不答应。王重荣并非完全为盐池税被没收而恼怒，这只不过是个

明面的由头而已。更重要的是田令孜回到京师后，为了重新确立自己掌控朝政大权的地位，正暗中打击削弱不攀附的地方诸侯和朝中大臣。

最先遭殃的是最先报效皇帝的人，郑畋。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畋“虽当播越，犹谨法度”，也就是说虽然天高皇帝远，乱哄哄一大片，但仍然按规矩法度办事，没有擅权越分的行为，暗含的一句话就是“与很多人比起来，十分难得”。大宦官田令孜为自己人判官吴圆求封郎官，郑畋不同意。田令孜的弟弟陈敬瑄自以为接待了逃命中的皇帝，居功至伟，打算将自己的地位提高到宰相之上。郑畋援引了以往的旧例加以明证，认为外在的“临时宰相”品秩再高，也不能高过真正的宰相，并且据理力争。郑畋除了和高骈对骂之外，对朝中投机分子极力抵制，直肠子耿直劲儿无人能比。

陈敬瑄的目的没有达到，田令孜也感到很窝火，于是这两个人撺掇唆使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向皇帝写奏章提建议：“现在乱糟糟的，军队情况复杂，互不统属，不能让郑畋权柄太重。”僖宗皇帝一听郑畋“位高权重，特别是军权过重”，这心里就发毛，只用了一下本能神经而没有经过大脑就将郑畋革职，对其封了个太子太保的虚荣衔，打发老郑回家。再将郑畋的儿子郑凝绩从兵部侍郎位置上外放为彭州刺史，命令郑畋到他儿子那里养老去。

忠心耿直、为国是呕心沥血的郑畋在国家形势稍稍恢复之后，却首先遭到了剪除，可见田令孜对这些功勋卓著的复国大臣是何等的嫉恨，也可见田令孜有多大的能量，能够将皇帝玩弄于掌股之上。纵横捭阖主持危局的大佬王铎，估计也是因田令孜的关系难以归朝，才在赴镇路上意外身亡。在朝中颇有影响力的杨复光杨复恭兄弟也未幸免。杨复光从忠武藩镇带领几千人驰援京师，联合诸侯与黄巢累战不辍。可是皇帝回到京师后，田令孜逐步排挤了杨复光杨复恭，杨复光受排挤后不久死去，哥哥杨复恭被降级踢出神策军核心层。前面已经交代过，杨复光为人慷慨重义气，他这一死，再无人能够驾驭从忠武跟随杨复光来河中的将校。这些将校纷纷离散，乃至作乱，其中就有鹿晏宏。

王重荣与田令孜素无瓜葛，现在田令孜找茬找上门，王重荣立即警

觉到田令孜的阴险意图。王重荣刚刚浴血奋战，对保全京师与皇室，具有乾坤再造之功。田令孜不过一祸国宦竖，刚回到京师就来剥夺王重荣的利益，这可激怒了王重荣。王重荣决定找皇帝理论，于是一份接一份地给皇帝上书，坚持奏请将两县盐税的管理权仍旧留在河中。田令孜仗恃自己是皇帝的红人，不把王重荣放在眼里，并且打算借此搞掉王重荣，将河中这个京畿重镇掌握在自己手里。田令孜不断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说王重荣的坏话，建议皇帝将王重荣从河中调往泰宁。

泰宁是什么地方？在遥远的山东、江苏一带，况且是巴掌大的一块小地方，哪里可以与河中相提并论。王重荣明白如果离开河中无异于调虎离山、蛟龙离渊。王重荣对田令孜恨得牙痒痒，可一时半会儿也拿田令孜没有办法。王重荣只有消极抵抗，将调任诏书扔在一边，屁股坐着就是不挪窝。

权力在重新分配与瓜分的过程中，参与博弈的各方心理作用十分微妙，这种心理作用有时候非常具有攻击性，可以诱发数倍于正常值的反应，造成异乎寻常的杀伤力。王重荣的抵制，使田令孜觉得面子和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田令孜原本并没有置王重荣与死地的意图，不过是抢夺一下老王手里的肥肉而已。现在，两人撕破了脸皮，田令孜决定通过武力解决王重荣。

田令孜之所以敢于采取军事手段，是因为田令孜感到有恃无恐，最大的凭持当然是皇帝。田令孜现在觉得自己几乎已经可以完全代表皇帝了。在逢迎蒙蔽愚弄唆使皇帝的同时，田令孜暗中结交一些地方藩镇。田令孜能够结交拉拢到的藩镇一般不是手握重兵的重量级选手，重量级选手多在田令孜打击之列。田令孜与京畿附近的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拉上了关系，互为表里。朱玫和李昌符这两个生瓜蛋子愣头青也想借助田令孜固位攀升，投机取巧，在新一轮的朝野权力争夺中分一杯羹。

田令孜还有一个凭持，他有军队，自己的军队。随皇帝回长安的时候，田令孜从四川带回了五万四千神策军，这几万人是田令孜精挑细选组建的，个个四肢发达，飞扬跋扈。

有了皇帝、藩镇和心腹神策军做后盾，田令孜当然有理由觉得气壮胆壮身体壮。在做好充足准备之后，田令孜向王重荣下达了最后通牒，决战的号角已经吹响，惊魂甫定的京师立即又被紧张恐怖的战争阴云所笼罩。官员臣民都搞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皇帝刚刚回来又要打仗？而且是官军打官军。这世道到底是怎么啦？特别是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飞来横祸会砸在头上。

王重荣虽然手握重兵，地位显隆，但与王师对阵，首先在气势和伦理上已处于下风。对抗王师就等于造反啊，这可是大大的罪名。

不过王重荣毕竟乱世雄豪，大战在即头脑依然保持着应有的清醒。王重荣在第一时间向自己的盟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发出了求救信，请李克用前来共同清君侧讨贼。

并非王重荣在军力上打不过田令孜，而是王重荣单干很容易被指责为造反，这个帽子实在太重太大，他王重荣是万万戴不起抗不住的。如果李克用肯与王重荣合作联手，那局面的性质将可以控制，因为天下人相信居功至伟的李克用和王重荣不至于同时造反，即使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个风险分担的余地。李克用对田令孜也恨之入骨，因为前些年他们父子家破人亡都是老贼在朝中使坏的结果。况且李克用以保皇讨贼的名义出师，既可以邀功固位，也密切了与王重荣的盟友关系，一举两得，公私兼顾，何乐而不为。

可是田令孜与王重荣闹翻对李克用来说是一件临时突发的意外事件，这件事的发生干扰了李克用正在实施的一个计划。李克用自从在汴梁被朱全忠暗算，狼狈返回晋阳后，一直念念不忘报仇雪恨，对朱全忠耿耿于怀，发誓不灭汴梁绝不罢休。所以，这段日子里，李克用一封接一封地连续向朝廷上书揭发朱全忠，向皇帝告状，要求僖宗为他主持公道。可是朝廷从中和稀泥，对李克用的要求推诿塞责。对朝廷的黑白不分、懦弱狡猾，对朱全忠的玩弄权术、得意卖乖，李克用气愤填膺，天天夙夜难眠，恨得牙根儿痒痒。见朝廷不愿意惩罚朱全忠，李克用决定单干，加紧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聚结诸胡，天天商议谋伐汴梁。

正在李克用操演兵马、整军备战的当口上，王重荣的求援信来了。

这件事令李克用十分为难。李克用给王重荣写了封回信，信中说道：“王大帅你暂且等一等，我先去把朱全忠消灭掉，回来之后再帮助你攻打那些肖小鼠辈，将如秋风扫落叶，易如反掌。”王重荣一看李克用这封信，顿时坐不住了。李克用不想来，至少不想立刻就来，这哪行啊？王重荣火烧到眉毛了，哪里还能再等。王重荣赶紧又向李克用写了封加急书信，说道：“等李帅你从关东回来，我早已成为田令孜的俘虏啦。我看还是先来清君侧除奸恶要紧，等这边的事情搞定之后，再捉拿朱全忠不难啊。”

经过王重荣一再催促，李克用终于调整了战略部署，决定以协助王重荣为先。

但李克用并没有立即发兵，仍然希望以威胁恫吓的心理战让田令孜等人知难而退。李克用上书朝廷：“朱玫、李昌符暗中攀附朱全忠，互为表里，相约一起消灭微臣，臣迫不得已，退无可退，让无可让，必须自救。现在臣已经召集蕃汉人马十五万，决定明年渡黄河讨伐朱玫和李昌符。这次征伐只限于朱、李二镇，不惊扰京师，请朝廷放心。待我消灭朱、李两镇之后，再挥师讨伐朱全忠以报仇雪耻。”李克用这一招还真管用，首先摆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既阐述了出师的理由是打击朱全忠同党，又表明不是针对朝廷。

朝廷和皇帝一看李克用这架势，心里发毛，上上下下乱作一团，他们知道李克用这是“美丽的谎言”和能“掐死人的温柔”。以李克用的为人和性格，说到做到，一旦发兵渡河，后果将很严重。谁知道李克用搂草打兔子，擦枪走火，会顺手做出什么事来？皇帝派出了一波接一波的信使官，到晋阳安抚李克用，为李克用和朱玫、李昌符进行调解。

正在局势一片紧张，各方势力斗智斗勇的时候，偏偏有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唯恐天下不够乱，还要火上浇油，乃至谋求火中取栗。朱玫就是这种催死和死催的人。

有敢想的，有敢干的，有既敢想也敢干的。朱玫是心比天高，胆比地大，梦想着一步登天，位极人臣。朱玫的如意算盘是借刀杀人，借助朝廷的力量剪除李克用。

李克用与朝廷之间书信往来，打起口水战，可急坏了朱玫，他比大太监田令孜还着急——急着开战。

为了制造开战的借口，朱玫悄悄派出心腹潜入京师，杀人放火，制造混乱，甚至暗杀了皇帝身边的仆役，然后嫁祸给李克用。朱玫在制造完恐怖活动后，满城散布谣言，说是李克用已经派人进入长安，图谋不轨，意欲造反。这下子可搅起了一池子浑水，一时间流言满天飞，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互相惊扰。原本战争这堆干柴木炭已被烤热，朱玫的阴谋活动无异于飞来的一束火苗，“腾”得就引爆了战火的烈焰。

皇帝坐不住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田令孜恰当地掌握了火候，借皇帝之名派遣朱玫与李昌符率领本部人马再加上神策军以鄜、延、灵、夏等地军马共计三万人，声讨李克用和王重荣。其实，李克用与王重荣未必没有诱敌先发的意思，既然田令孜等人已经宣战，王重荣与李克用也不会坐以待毙，两大强藩立即起兵迎战。

十一月，天寒地冻，李克用从晋阳挥兵南下，与王重荣合兵一处，与田令孜、朱玫对峙于沙苑。两人此时仍然在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要求皇帝诛杀田令孜和朱玫、李昌符等祸国乱政的奸贼。僖宗皇帝哪里做得到这些，自然又是一番调解，要求各自罢兵。李克用拒绝了皇帝的调解，与王重荣协力一处向田令孜发动了攻击。

田令孜万万没想到自己这几万宝贝神策军，根本没有战斗经验和作战能力，长期的养尊处优和不习战事，使这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神策军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不堪一击。田令孜也没想到朱玫和李昌符都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主儿，刚一接战就被河中河东军杀得大败，丢盔弃甲，鬼哭狼嚎，抱头鼠窜。

田令孜发动的这场鸡蛋碰石头的战争，以彻底失败告终。自古成王败寇，田令孜深知此道，他不想成为寇，他要突破困境，继续作威作福。

岂不知，困境哪里是如此容易就能翻牌的。

3．此去故国已成空

兵败后的田令孜再次挟持皇帝出逃，这次出逃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挽救太监与皇帝。历经颠沛流离的皇帝终于撒手人寰，离开了原不属于他的帝国。

似乎是做下了病根儿，田令孜吃了败仗后，又想到了逃跑。这次是太监比皇帝急。天下最强大的两个方阵联手对付田令孜，田令孜胆怯了，知道自己既惹怒了雄狮也引来了猛虎。如果不快跑，将死无葬身之地。

田令孜不会自己跑，若是皇帝不在身边，田令孜连鸡毛蒜皮都不如。所以田令孜要再一次挟持皇帝。大出田令孜意料的是，这次皇帝不像上次那么听田令孜的话了。皇帝长大了。

僖宗正在和宦官们踢球。这种都城门外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情势下，皇帝居然还有心思踢球，令人匪夷所思。田令孜慌慌张张地跑进宫来，还有些气喘地说："陛下，王重荣要造反，我们需要避一避反贼锋芒。"僖宗停下来，站在场中央，因激烈运动而泛红的脸上挂着汗珠，额头青筋暴跳，胸脯剧烈起伏，两手叉腰，斜着眼睛盯着田令孜。

僖宗的眼神使田令孜有些发毛。田令孜看着李俨从孩童成长为少年成长为青年，但从来没有看过李俨这种眼神。田令孜觉得全身的汗毛全竖了起来。这是田令孜从来没有过的感觉。田令孜也一时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突然有这种感觉。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田令孜做急迫状，接着说："王重荣联合李克用已经袭击了都城禁卫军，老奴和朱玫拼全力御敌，但终因寡不敌众，只好退入城内。"

僖宗虽然贪玩，不勤于政事，但他智商可不低，通音律，精算术，擅长剑槊，可以说能文能武，而且观察事物冷眼透彻。只是面对一大堆烂摊子，他觉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索性破罐子破摔。更重要的是政事全被手握大权的宦官把持，皇帝被架空，有聪明才智也排不上用场，到后来僖宗干脆不去操那份心了。聪明人的聪明必须找地方发挥才行，不然的话会憋坏了。僖宗不能理政，只好倾全部聪明于踢球游戏。僖宗

李儇的球技是非常高的，防守攻击、盘带控球、长传短打，样样精通，如果生在当今，与马拉多纳可以有一拼。他曾经很自我感觉良好地说：“如果朝廷对踢球开科取士，我一定能中球科状元。”就是这么一个脑袋极度聪明的人，能那么好糊弄吗？

信宗带着嘲讽的口吻说道：“阿父如果不去招惹王重荣，恐怕也不会有今日之乱。”

田令孜听信宗数落自己，脸上阵红阵白，不敢吭气了。

信宗又说道：“我不信有匡复之功的王重荣、李克用会同时造反？”

田令孜见皇帝执拗，咬了咬牙，提了口气，走上前几步，说道：“陛下，现在外面兵势恼恼，真假莫辨。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您万乘之躯，千万不可儿戏啊！我们暂且避一避，等待情况明朗。”

信宗皱起了眉头，问道：“避一避？往哪里避？刚刚回到京师，何处能比京师更重要？何处能比京师更安全？”说完李儇扭头不看田令孜了。

田令孜翻着眼皮，老脸尴尬地带着讪笑，答道：“陛下，我们暂且到凤翔住些日子，让朱玫召集诸镇共同来平灭王重荣，相信无需多日，您就会回宫的。”

信宗鼓了鼓腮帮子，紧闭着细薄的嘴唇没作声，一屁股坐在游廊的台阶上，眼睛怒视着空旷场地上的球。

田令孜感觉到了，这次李儇对他有些愤怒。老贼田令孜心里急啊，不愿意走也必须得走，走得晚了，皇帝没事，自己可就要遭殃了。小时候把“小头儿”弄丢了，老了若是再把“大头”弄丢，可就两头不是人了。想到此处，田令孜上去扯了扯李儇的衣袖，催迫道：“陛下，时间不多了，如果乱兵闯入宫禁，后果不堪设想。”

信宗尽管心里不痛快，可在田令孜的吓唬及催促下，只好动身离开长安，一路颠簸往凤翔逃难。

王重荣也大觉意外，没想到老贼田令孜又玩出这一招乾坤大挪移。无奈之下，王重荣与李克用都停止了进攻，不敢再打了。



信宗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李克用班师回晋阳。同时，李克用与王重荣联名写信请皇帝还京，恢复政治秩序。两人将本次战争罪责全算在田令孜头上，只要皇帝回京，一切都好商量。

田令孜哪里敢再回京师，回去无异于自投罗网，老贼打定注意咬着牙接着跑，再次往他弟弟陈敬瑄的地盘四川跑。田令孜愿意往四川跑，

可是皇帝这次不愿意逃跑。可也是，李克用、王重荣要对付的是田令孜，不是我皇帝呀？再说你们打仗，可不是我做皇帝的挑起头儿，于我无干呀？所以，这次皇帝没有逃跑的动力与危机感。田令孜见皇帝赖着不走，心里顿时慌了，他知道他一切的作威作福都是建立在皇帝信任的基础上，失去皇帝信任，自己就是一个褪净毛儿的猪。慌了神儿的田令孜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田令孜率领神策军强行闯入僖宗的住处，将皇帝在热被窝里架出来，裹上衣服塞入车中，往宝鸡跑。

当天晚上在宫里为拟旨值班的是翰林学士杜让能。这位杜学士祖上是初唐大宰相“房谋杜断”之一的杜如晦。杜让能听到乱哄哄、步履杂沓，出来看个究竟，这才发现皇帝已经被挟持入车离去。杜让能唯恐皇帝有危险，顾不上通知其他人，撒开两只脚板，在后面紧追不放。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一口气跑了十多里，基本达到了马拉松的水平。

就在杜学士气喘吁吁筋疲力尽之际，发现了一匹走失的马。这匹马既无笼头也无鞍鞯，杜让能解下腰间丝带拴住马脖子，费力地爬上马背，紧紧挽住马的鬃毛，趴在马上继续追赶皇帝，终于天色微亮时在宝鸡赶上了田令孜的队伍。

大晚上的突然发生这种变故，不仅宰相大臣等不知道，连皇帝身边的人也没有反应过来，跟着护驾的小太监和侍卫才几百人。第二天，太子少保孔纬等数人也陆续赶来。僖宗临场封授孔纬为御史大夫，派他回去召集文武百官。由于仓皇出逃，皇帝宗庙的牌位神主在路上弄丢了，这可是大不敬，相当于把列祖列宗给丢弃了，僖宗李俨为此懊恼不已。孔纬通知召集的官员陆续往宝鸡赶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万万没想到追赶皇帝的士大夫路上遇到了强盗，被强盗劫掠洗劫一空，个个原本体面的士大夫近乎赤裸裸地来宝鸡投奔皇帝。

这时候，见田令孜闯了这么大的祸，而且这么不堪一击，这么不值得倚靠，更看到李克、用王重荣如此强大，朱玫和李昌符动摇了，掉头打算与李克用和王重荣合作。

合作既需要做出姿态，更需要付出行动和代价。朱玫率领步骑五千人，要抢回皇帝去凤翔。

这时候兵势汹汹，谁是可信之人？天下扰扰，哪里是栖身之所？皇帝也没了主意。朱玫、李昌符的急于表现反倒吓着了早已惊吓过度的皇帝。玢宁、凤翔两镇兵马很快就来到了皇帝行宫近前，与神策军发生了激战，神策军抵御不住，败下阵来。这神策军对内对外竟然没打赢过一次、真够神的。两军阵前厮杀锣鼓之声响彻宝鸡城，震动行宫。田令孜见大事不妙，再次挟持皇帝逃离宝鸡，往四川跑，留下神策军指挥使杨晟为节度使，镇守散关，负责断后。

不是想跑就能跑得动的。兵荒马乱的，道路上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和散乱的兵马充斥堵塞，不仅交通受阻，而且拿枪持棒歪鼻子横眼睛的杂处其间，可谓危机四伏，危险无处不在。

皇帝的车队寸步难行。田令孜派出了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负责开道，王建以五百壮士手持长剑在前面一通猛杀猛砍，总算砍出一条血路，皇帝车驾才得以通过。僖宗见年轻人王建敢作敢为有忠勇之色，于是命王建跟随左右护卫，并将传国玉玺交给王建背着。

很快李昌符就率人追了上来，在大散岭与逃亡的皇帝队伍遭遇，双方发生了战斗。李昌符放火烧毁箭楼。就在箭楼摇摇欲坠之际，王建扶着皇帝从烟火上跳过去，总算暂时躲过一劫。就是此时崭露头角的王建日后做了四川王，与诸侯割据并存几十年。

朱玫包围占领宝鸡后，与李昌符长驱直入攻打散关，但没有攻下来。朱玫军事行动受阻，只好回师凤翔，没想到半路上得到了意外收获。唐肃宗的玄孙襄王李煴此时正在生病，跟着僖宗逃跑的路上掉了队，被朱玫捡到。朱玫如获至宝，一个大胆而全新的计划在朱玫心里形成，自此朱玫放弃了追救僖宗的念头。

就在王重荣、李克用等人紧锣密鼓地声讨田令孜的时候，朱玫见这位僖宗皇帝实在不成器，大失人望，估计是扶不起来了，于是打算找个新皇帝代替僖宗。

朱玫另起炉灶，壶虽然小点，但烧的汤可够烫的。

朱玫觉得田令孜天天伴随僖宗皇帝左右，况且僖宗自幼在田令孜陪伴下长大，对田令孜很是敬畏，让僖宗除去田令孜难比登天。现在，皇帝在田令孜挟持下又跑往了四川，四川是田令孜弟弟陈敬瑄的地盘。这样相持下去不是个办法。

急性子人自有急办法。朱玫无疑是个急性子，且脑袋比较简单。朱玫将掉队的襄王李煴挟持，进入长安，与李昌符谋议拥立李煴为新皇帝。

朱玫对左右之人说："皇帝流亡六年，中原将士出生入死，老百姓供给粮饷，几番征战，十有七八的人战死饿死，这才勉强光复京城。天下正在庆祝车驾还宫之际，可皇上却将诸侯勤王之功转移给了宦官，并委以大权。以至于朝政纲纪坠毁，没事找事，骚扰藩镇，最终召乱生祸。我昨天奉尊命来迎接皇帝大驾，非但没有得到皇帝信任，反倒蒙受胁迫君上的恶名。我们大家报国之心可鉴日月，讨伐祸国贼子也已尽力，怎么还能够继续忍气吞声俯首帖耳？怎么还能够受阉党宦竖的摆布？李氏子孙多得是，你们为何不为了江山社稷改弦更张？"

左右之人劝朱玫，虽然僖宗皇帝无有大才，但也没有明显的过失，国家罹难都是宦官作祟，况且废立自古大事，不可草率行动。朱玫不听，手按佩剑走到众人中间，直接宣布："我要重新拥立一个李氏后代监国，敢异议者斩！"

四月，天气逐渐炎热起来。在急性子加没头脑的朱玫操纵下，襄王李煴在长安被拥戴为代理皇帝，全权负责军国大事。朱玫自己为宰相，大权独揽。同时，为了做做样子，朱玫仍然派人去四川兴元接僖宗，邀请僖宗还朝。朱玫以襄王李煴的名义对各路诸侯大家封赏，以笼络人心，关东诸侯唯利是图者十之六七，纷纷上表表示拥戴拥护朱玫和襄王李煴。

当初，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邠宁节度使朱玫同谋立襄王。可是后来，朱玫撇开李昌符，自己独霸朝柄。李昌符什么好处也没捞到。李昌符愤怒异常，与朱玫决裂，拒绝做襄王李煴的官，不受朱玫指挥，转而向远在兴元的僖宗皇帝效忠通款。

在高官显位的邀买下，关东诸侯大多将贡赋送往了长安，而兴元的僖宗皇帝孤零零的无人问津，缺衣乏食，生活难以为继。

杜让能向僖宗出主意说：“杨复光与王重荣曾并肩击破黄巢，光复京城，他们之间关系一直很好。杨复恭是杨复光的哥哥，如果派遣重要大臣前往河中游说王重荣，并让杨复恭协助劝说，或许王重荣能够回心转意，归顺朝廷。”僖宗一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马上派出右谏议大夫刘崇望急匆匆赶赴河中，拿着皇帝的诏书和杨复恭的书信拜见王重荣。

王重荣本就无意与皇帝作对，现在局面高度复杂，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想象，又冒出来一个小朝廷，更是乱上加乱。有了皇帝的诏命，王重荣就坡下驴，当即表示拥护支持僖宗皇帝，献出绢丝十万匹供给皇帝起居使用。更重要的是，王重荣请求以王师名义讨伐朱玫。

仅仅表示支持皇帝是没有多少好处的，只有讨灭朱玫才会既得名又得利，这一点对于饱经沙场、历经战乱的王重荣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李克用听说朱玫擅自拥立了个傀儡皇帝，勃然大怒，这不是自己顶了个挑起祸端的骂名，让朱玫这小子钻空子得便宜吗？河东大将盖寓向李克用建议：“皇帝有难，流落他乡，天下人都认为是我们河东造成的，现在如果不诛灭朱玫，废黜李煴，我们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李克用闻言点头同意，将李煴的诏书烧毁，关押了小朝廷的使者，并通知临近各藩镇：“朱玫欺瞒藩镇，愚弄诸侯，竟然明目张胆地宣称皇帝已死，罪大恶极！我已经调集蕃、汉三万兵马进讨凶逆。让我们一起剪除元凶，共立大功！”

僖宗与朝廷大臣一看王重荣和李克用表明了立场，感到时机已经成熟。知趣地将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位，这次将敌人确定为朱玫和李煴。毕竟一国不容二主，朱玫和李煴已经直接挑衅威胁到了现任皇帝的最大利益，所以头等大事是先巩固住皇位，毕竟自己的屁股坐稳之后才觉得更踏实、更理直气壮些。

迫于形势，皇帝让杨复恭重新出来做事。复出为枢密使的杨复恭传檄关中，悬赏激励诸侯：“取得朱玫首级者，封赏静难节度使之职。”到了这个时侯，朱玫才发现自己是那个站在沙滩上唯一没有穿衣服的裸泳

者，顾盼四望全是嘲弄险恶诡异生冷的眼神。

正在四川作战的朱玫手下大将王行瑜战事不利，几次败于官军。王行瑜惟恐因劳师无功而获罪于朱玫，惴惴不安地与部下商议说："现在战事无功而返，将遭到朱玫惩罚，祸责难逃。不如我们大伙斩取朱玫首级，平定京城，迎回皇帝，立功获取邠宁节度使的封赏，共取富贵。"这些军头本就乌合之众，没有主心骨，更没有信仰与原则，经王行瑜威逼加利诱，一拍即合，又一个大胆的行动酝酿待发。由此可见朱玫的群众基础是多么的薄弱。计议已定，王行瑜从凤州擅自率领部署返回京师。

朱玫此时正在伏案办公，听说王行瑜临阵撤军，朱玫拍案大怒，命人将王行谕叫来。朱玫对王行瑜怒斥道："你擅自回师，难道要抗命造反吗？"

王行瑜站在朱玫对面，冷冷地说道："我不想造反，只是要诛杀反贼朱玫耳！"

朱玫大惊，没想到王行瑜能突然做出这种事情。正在朱玫愣神与迟疑之际，堂上侍卫在一片哀嚎中被王行瑜部署围斩。事出电光石火之间，因措不及防加措手不及，朱玫呆若木鸡，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此时，王行瑜抽出腰间佩剑，冲到案前，分身便刺，一剑洞穿了朱玫的前胸。

控制住局面后，王行瑜大开杀戒，跟随朱玫的数百人被杀，长安城内再次血泊满街。裴澈、郑昌图等人闻听王行瑜作乱，急忙带领小朝廷文武百官，保护着襄王投奔河中。王重荣表面上装作迎奉李煴，等小朝廷大小官员进入蒲州城后，王重荣毫不客气地将这些毫无抵抗力的官员全部擒斩。即便是龙子龙孙的李煴也没有获得特别的优待和表白的机会，被王重荣就地处决。王重荣一不做二不休，将襄王李煴的脑袋装在盒子里，送往兴元献给僖宗。僖宗虽然玩世不恭、无心理政，可是报复心却很强烈，或许这是长期在宦官操控与压抑下的畸形心理。僖宗下诏将小朝廷的宰相萧遘、郑昌图、裴澈等人就地处决。这次屠杀牵连甚广，很多人都遭判极刑与灭门。幸亏杜让能全力争取，才挽救了部分人的性命。对那位杀死朱玫的王行瑜，朝廷兑现承诺，封其为静难军节度

使。

田令孜心里明白，天下人是不会放过他的。老贼惶惶不可终日，日思夜想脱身之计。这时候他为了化解矛盾，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代替他出任右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而田令孜自己请求去西川做监军使，投靠弟弟陈敬瑄。

杨复恭一朝大权在握，立即整顿军务，对神策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将田令孜的党徒全部调走，把王建调为利州刺史，晋晖为集州刺史，张造为万州刺史，李师泰为忠州刺史。

僖宗皇帝经过这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生离死别的考验、血与火的洗刷，也终于认识到田令孜捅的娄子到底有多大，认识到只有除去田令孜自己才有可能被强势诸侯原谅，认识到只有从了诸侯的意,这皇帝日子才有可能继续过下去。僖宗咬了咬牙、狠了狠心、跺了跺脚，于公元887年二月下诏，削夺三川都监田令孜的官爵，流放端州。

可是田令孜依仗弟弟陈敬瑄在四川的势力，竟然不买皇帝的账，抗旨不从命，而朝廷也拿他没办法。直到六年后，才被有志于做蜀王的王建擒杀。由此可见，宦官集团在末唐力量之强大，强大到几乎不可撼动的地步，强大到足以架空皇帝的地步，无论是皇帝还是其他官僚集团都奈何他们不得。这就是田令孜之徒敢于明目张胆损公肥私，敢于三番五次劫持皇帝的原因。

宦官集团之所以做大是有原因的。晚唐之后，宦官与皇帝的关系成了一种十分特殊、十分畸形、十分诡异的一种关系。宦官之所以能够把持朝政，其主要实现途径就是皇帝，皇帝是宦官谋求私利的工具而非靠山。

之所以说皇帝是宦官的工具，是因为在皇帝与宦官的互动关系中，宦官占据着主动。如果说皇帝是靠山，那皇帝占据着主动，宦官不过是皇帝的鹰犬而已。宦官本来是被阉掉后服务于皇帝的，其地位和人格原本都很低下，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被奴役，不可能做威福。这是中国皇权制度的一大发明，通过损害人的肉体达到彻底毁灭人的精神的目的，以为这些如同行尸走肉的废人只会服务不会作乱，只会应声没有主

见，应该不会威胁宫禁的安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偏偏是发明宦官的皇帝又将宦官的地位用上宠上捧上了天，以至于这群“无后”的宦官兴风作浪，把皇帝的帝国折腾得天昏地暗甚至千疮百孔，最终推着皇权帝国走向“没有后”的穷途末路。

凡事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大约从唐玄宗宠信高力士开始，唐帝国的皇帝开始由宠信宦官，发展到重用宦官。

唐帝国的宦官由事务性奴役工作为主，开始了向两大权力领域的转移，一方面逐步渗透入朝政公文的传达与处理过程，甚至介入了决策环节；一方面出任军队监军，独立向皇帝报告工作，直接牵制军队的指挥官，逐步把持了军权。宦官工作内容的转变，反过又来巩固和提升了宦官集团的地位与势力。

宦官做起坏事来异于常人，超过常人，盖缘自四个原因，一是宦官无家庭无后人。宦官重视的是今生今世的辉煌与舒服，“只求今生享受，不求后世拥有”，从不顾虑身后子孙和家庭的荣辱。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人做起事情来，其勇气和决然是难以想象的。

二是宦官不惜名声。本来被阉割后就已经成为无人格无名声的废人，宦官只求利不求名，道德对他们的约束力毫无作用，他们认为万古流芳和遗臭万年都没有意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只要别人无路可走就行。

三是宦官的报复心理。宦竖被万人嘲弄，被踩在脚下，心理极度自卑与阴暗，只要有一点点可能，其报复与迫害欲望就会极度膨胀。报复对象首选的是两个——造成他们残废的人和对他们不屑的人，这两种人无非就是皇帝和朝廷大员。多可怕，宦官首要报复的居然是皇帝！

四是宦官专心。宦官不似常人会被诸多事务及爱好分心分神，他们只有一件事可做，潜心钻研业务。只要他们认为有用的业务，他们会倾全部心智去钻研。尽管宦官大多没受过文化教育，但经过苦心钻营，也能鹤立鸡群，出类拔萃。

宦官的聪明才智要施展还需找到有效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与晚唐皇帝的更替相伴随，为宦官蹿升提供了可能，而且是一条更便捷更有效

的途径，加速了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

与普通家庭的孩子相比，皇家子女其实是很寂寞的，更无法与现在的孩子相比。现在的小孩天天处于家庭全部眼球的包围之中，集万般关爱于一身，每天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点击率超过几十几百次。皇帝的子女虽然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却没有多少家庭地位，很难得到父母的关心和爱护。皇子皇女自从降生之后，就交由奶妈哺乳喂养，由宦官宫女伺候。再长大一点，由皇室选定的师傅教授文化课，由宫内小宦官或者大臣子女陪伴。皇帝子女众多，在家庭中皇爸和皇妈成了稀缺资源。很多皇子皇女一年到头儿也见不到父母几次，即使有机会见到皇爸皇妈也多是在大型庆典集会上，这种见面走过场给外人看的成分多，情感交流的内容微乎其微。包括僖宗在内的几个皇帝，在做藩王时，终日里无所事事，皇室也疏于培养和管教。所以，这些小王爷周围最亲近最直接的熟人就是宦官。

从小王爷断奶开始，这些宦官就不离左右，一陪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此“陪”绝非彼“培”，是陪伴而不是培养。任何能够接近小王爷的宦官都深谙他们各辈祖师爷秘传不宣的职业生涯宝典，宝典要义之一就是将陪小王爷作为宦官飞黄腾达的人生起点。谁控制了小王爷，谁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我做主”，这是宦官集团的人生远大追求。宦官当然不能直接做主，他既无本钱也无手段。现在“从娃娃抓起”，从控制幼小的王子身心开始，一切会变得充满温情与自然。

宦官对待小王子的“关心”倍加投入，一陪不行就二陪，二陪不行就三陪，三陪不行就四陪，只要小王子高兴，怎么陪都行。从小王子的喜好入手，宦官获取小王子欢心后，再逐步控制其心理，使小王子对宦官产生依赖及畏惧心理。然后进一步控制小王子的思想，这是宦官的终极目的，宦官将小王子的思想动态置于股掌之上，小王子就成了他们争权夺利敛财横行的筹码与工具。在少数情况下，有的小王子摇身一变，成了新皇帝。这下子，控制这个王子的宦官可中了头彩大奖，一本万利收入囊中。很多新皇帝对宦官一直心存畏惧，有的皇帝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宦官的阴影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宦官实际上成了太上皇的角

色，例如僖宗李俨就称田令孜为“阿父”。

公元887年阳春三月，那位频遭祸乱、颜面尽失、饱经风霜、憔悴不堪的僖宗皇帝，施施然地回到了帝都。

帝都帝都，帝缺不了都，都缺不了帝。

皇帝回京，诸侯也各自归镇。

历经两次颠沛流离的僖宗早已瘦弱不堪，身形憔悴，斜靠在显得更加宽大的龙床上，失神的双眼深陷于两个眉骨之下，修长苍白的手指不住地抽搐颤抖，有气无力地听凭大臣们胡乱奏报着或重或轻的事务。僖宗回京后不久即一病不起，很快便撒手人寰，离开了这个他搞不懂挥不掉离不开卸不去没意思又不好干的皇帝岗位。时年二十七岁。

4．门前雪不得不扫

李克用痛定思痛之后，开始将目光收拢在脚下。李克用展开了南征北战，一番拳脚之后，终于打下了一片天地。

这场勤王战争中，参战各方谁也没有捞到便宜。卷入这场争斗的诸侯并不多，可以说这是一场发生在局部的小规模高端争斗。与长安会战比起来，波及面要小得多。并非本次争斗缺乏吸引力，是诸侯实在没有闲工夫参与进来。

黄巢死后，秦宗权反倒迅速膨胀，荼毒中原，气焰嚣张，朱全忠及周边诸侯的全部精力都在应对秦宗权。坐镇东南的高骈因信仰危机而日益堕落，人心离散、内乱频生，幕府势力彻底崩塌，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漩涡真空，引起一堆虾蟹纷争。

王重荣和李克用也感到很无趣。特别是李克用原本就有很多事情要忙，河东河北一带地盘上烽烟四起，还有很多人对李克用不服，时不时对李克用发起挑衅，李克用也在挤压近邻的生存空间，所以李克用无暇他顾，没有对关中的争斗投入太多精力。反倒险些落下逼宫迫帝的骂名，出力不讨好，鱼没吃到，惹得一身腥。

李克用是狂傲的，一直雄视天下，自负甚高。

这次政变事件促使李克用陷入了更深的沉思。

这个天下第一猛男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

天下第一就能横扫天下吗？

总替别人办事，自己的事情谁来办？

李克用的反思与调整经历了一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过程。

李克用在中原受挫，从汴梁回到太原后，情绪抑郁，恼怒加想不开，将伸冤的希望寄托在朝廷身上，连续八次上书，要求僖宗皇帝惩治朱全忠。令李克用没想到的是，朝廷不仅没有惩治朱全忠，反倒因平定黄巢而对朱全忠加官进爵，反倒在李克用和朱全忠之间和稀泥。这使李克用再一次领教到了这个虚弱朝廷的厉害。朝廷虽然虚弱，国势虽然日衰，可是那帮道貌岸然的朝廷大员玩起政治权术来仍然是那么游刃有余，那个摇摇晃晃的朝廷仍然拥有不可随意侵犯的权威。

李克用以伸冤不可得为由，在公元884年八月，迫使朝廷割出麟州划归河东管理，不久又奏请朝廷封赐其堂弟李克修为昭义节度使，在太原之东，管辖河北的泽潞二州。将云蔚防御使之职罢免，但将云蔚地盘划入河东。李克用父子三人同为节度使，直到李国昌去世。李克用以政治手段巩固扩大了以河东为中心的根据地。

李克用在长安会战之后，以合法的形式获得了河东的地盘。李克用本乃光芒与锋芒四射的猛虎，现在雄踞晋阳，直接威胁到了他的四邻的心理和地理安全，况且这些四邻原本就是李克用的死敌。东北面的卢龙节度使李克举、西北面的云中节度使赫连铎曾经与李克用父子血战经年，并将其父子赶往漠北绝境。这种仇恨无论李克用还是李可举、赫连铎都不会忘记。

朝廷将李克用安置在河东，无疑是让他们这些宿敌互相钳制、互相攻伐。李可举、赫连铎等人比谁都清楚，李克用绝不是池中之物，断不会安于现状，迟早会对四邻下手，称霸一方之志昭然若揭。李克用一天健在，四邻八舍就一天别想安宁。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李可举、

赫连铎决定先对李克用下手。李可举不敢单独行动，更不敢单独直接挑战处于巅峰的李克用。李可举瞅准了他的近邻王处存，决定先对弱小的王处存下手。

王处存时任义武节度使，义武东面是卢龙、南面是成德、西面是河东。王处存是李克用的铁杆盟友，曾经为李克用父子的回归及救援长安出力甚多。王处存与李克用家世代交好，不仅友情深厚，还因此缔结了姻亲，王处存为侄子迎娶了李克用的女儿。如此一来，王、李两家如同一家一般。这也是李可举将矛头首先指向王处存的原因。李可举深知王处存不太难对付，且近在眼前，用兵比较容易。如果取下义武，就可以直接对付李克用了。侵犯王处存，李克用必定会出头，这是李可举要将事情搞大的终极目的，李可举就是要将李克用激怒，将李克用拖入战争。否则，等李克用更加强大之后，几个李可举加在一起也难以自保。

李可举没有单独行动，他拉上了一个新盟友，一个新的小朋友。此人名叫王镕，时年十二岁，官居成德节度使。王镕小小年纪如何就当上了成德节度使？在那个遍地血腥暴力、造反弑逆成性的时代，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出任封疆大吏？

特殊的时代也有特殊的游戏规则。唐朝藩镇中以“河朔三镇”为鼻祖，所谓河朔三镇是指成德、卢龙和魏博三镇，三镇地盘广大，覆盖了山西以东、黄河以北、山东北部及长城以南的地区，幅员辽阔，兵强马壮。后来藩镇割据，朝廷有心无力，管不了他们了，才开始在河朔三镇中开启了父子传承相袭的习惯，各藩镇的军民也习以为常。

在河朔三镇中，以魏博一镇最悍最乱，弑逆事件屡屡发生。天下诸镇纷纷扰扰，唯有成德军民淳厚，少有叛乱，几十年来最稳定。王镕家族在成德的统治要追溯到六十多年前，公元822年，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作乱，杀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朝廷剿讨无功，被迫授予王庭凑成德节度使之职。王庭凑原本是回鹘阿布思后裔，性格果敢剽悍加狡猾阴险。公元834年，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去世，成德驻军拥戴其子都知兵马使王元逵出任代理节度使，王元逵一改其父王庭凑的做派，不再与朝廷对抗，改为恭恭敬敬地侍奉朝廷。王元逵的这一政治策略收到巨大的政

治成效，成德没有任何损失，反倒受到了朝廷的屡屡嘉奖与恩赐。公元855年正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去世，成德军拥立其子节度副使王绍鼎出任代理节度使。公元857年，成德节度使王绍鼎去世。成德军拥立其弟节度副使王绍懿出任代理节度使，王绍懿在位十年，为政宽简，很受军民欢迎。公元866年，王绍懿去世。王绍懿临终前，将王绍鼎的儿子都知兵马使王景崇叫到跟前，告诫说："你父亲念你年岁小，才将军政大权交给我，现在你长大了，我再将节度使之职归还你。你要全力以赴，尽职尽责，上忠朝廷，下和邻藩，千万别毁了家族的功业。"王景崇在位十七年之后，于公元883年去世，由于王景崇忠礼朝廷，去世时已晋封为常山忠穆王。王景崇死后，军中拥立王景崇的儿子王镕出任代理节度使，那时王镕十岁。

到王镕这一辈，王家已镇帅成德四世六十年，历史久远，根深叶茂。所以，小小年岁的王镕才能够顺顺当当地坐上节度使的座位。王镕不仅能够坐上帅位，而且在帅位上可以坐得住。足见王家在成德的根基之深，影响之大。

王镕生得瘦小枯干，但性格极其强悍，一心想图谋大业。可是，年轻人毕竟年轻，有些事看得不透。李可举正是看中了王镕这一点，才趁机蛊惑王镕，邀请他共同对付李克用。

卢龙、成德原本大镇，后来朝廷为了分化瓦解藩镇势力，将河朔三镇的一些地盘分割出来成立了一些小的藩镇。李可举即以此为说辞，说王处存的地盘本乃成德和卢龙的地方，应该夺回来，否则两镇会被王处存和茁壮成长的李克用很快蚕食掉。危险朝夕且至，不得不防。

年轻人王镕一经李可举鼓噪，立即动了冲动的心思，决定与李可举连兵征伐王处存。这是王镕干的第一件"大事"，对此王镕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冲动。

李可举为了防止李克用大举来援王处存，又劝说吐谷浑酋长云中节度使赫连铎起兵从西北攻击李克用，最好使李克用首尾不能相顾。等拿下王处存事情就好办多了。李可举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王处存和李克用，是因为他看到李克用在河南被朱全忠袭击挫败，锐气大失，这是

趁火打劫的天赐良机。

趁火、趁火，到处着火。

有人煽风，有人点火。

你火，他火，我也火。

那是公元885年春天，也就是僖宗第一次出逃返回长安后不久。不怕乱的田令孜不知是狗仗人势还是狗仗狗势，惹恼了雄狮王重荣。王重荣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腾不出来手支援王重荣，因为李可举在李克用的东面发动了易定战争，李克用需要救助他另一位盟友加亲家——王处存。义武是河东的东大门，所以李克用实际是门口御敌。

李可举派遣老将李全忠率领精兵六万从卢龙治府幽州出发，浩浩荡荡攻打王处存北边的易州，王镕派出三万人马从成德治府镇州出发攻打王处存南面的无极。赫连铎从云中出兵攻打河东。

卢龙兵世代戍边，都是与契丹周旋的百战劲旅，战斗力十分锋锐。王处存见来者不善，自己势单力孤难以招架，赶紧派出八百里加急信使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看出了李可举的用意，李可举攻打王处存不过是个试探的幌子，真正目的是冲着李克用来的。李克用毫不迟疑，兵贵神速，派出大将康君立率三万精兵驰援易州。

攻打易州的先锋是幽州裨将刘仁恭，此人深有韬略。我们要记住此人，他日后迅速发迹，成为争霸一方的枭雄。趁着夜色，刘仁恭开挖出数条地道，从城外直通城内。刘仁恭率领先锋敢死队从地道突袭进入易州城。易州城内义武守军措不及防，被幽州军杀得大败，弃城而逃。等到天亮，刘仁恭已占领易州全城，开门迎接卢龙主帅李全忠大军入城。李全忠端坐马上，手抚花白胡须，威风凛凛地率部浩浩荡荡进入易州城门。

卢龙军兵见义武军队如此不堪一击，大有骄傲之色。李全忠决定乘胜攻取义武治府定州。就在李全忠入易州城的时候，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率两万援军从定州向北赶到易州城外，与河东康君立合兵一处。

王处存遥遥望见卢龙军兵在城头猜拳喝酒，戒备松弛，他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胜算。王处存悄悄下令，命三千义武军兵身披绵羊皮大摇大

摆地向易州城下移动，让几员大将扮成牧民模样紧随其后。易州城头的卢龙守军见如此大规模的羊群在城下经过，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卢龙兵与契丹作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掠夺牲畜，剽掠成性，剽掠习以为常，见到牲畜群早已形成了条件反射，只有一个念头“抢”。不等李全忠下令，卢龙兵争先恐后地冲出城门，直奔“羊群”跑来，那架势如同灰太狼见到了懒羊羊。

王处存见出城的卢龙兵已经不少，帅旗一摆，下令后备援军和扮成羊群的军兵将卢龙兵分割剿杀，同时夺门杀入易州城。易州城内卢龙大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义武军杀得大乱。李全忠见李克用援军赶到，慌乱中率中军部队从另一侧城门溃逃而出。通过一场“绵羊战术”的奇袭，王处存将丢失的易州城重新夺了回来。

李全忠兵败，损失惨重，唯恐回去后受到李可举的惩罚，不回去又怕河东与义武军掩杀追来。情急之下，李全忠决定临阵造反，率领一万嫡系部队以还师为名返归幽州。进入幽州城后，李全忠大开杀戒，瞬时占领了各处城防要地。李可举做梦也没想到李全忠造反。闻听四城已被李全忠占领，李可举痛悔自己用错了人，没有及早发现这个老头子李全忠竟然包藏如此祸心。李可举知道自己的末路到了，想逃已是无路。为避免落入李全忠之手受辱，李可举带领一家老小登上帅府箭楼，燃起熊熊大火，在绝望与愤恨中投火自焚而死。

幽州没了主帅，李全忠大摇大摆地自己上书朝廷要求做卢龙节度使，这时候的朝廷正被田令孜和王重荣搞得晕头转向，为了牵制李克用，顺势答应了李全忠的节度使要求。

再说李克用派出康君立救援易州的同时，亲自率大军救援无极。成德兵哪里是李克用的对手，刚一开战，就被李克用杀得大败。成德兵退保新城，李克用乘胜追击，再次大破成德兵，拔下新城。顺便交待一句，新城原本是李克用父子逃入鞑靼之前的老家。成德兵一路溃败，李克用马不停蹄一通掩杀屠戮，斩杀成德兵万人。这时候赫连铎在代北发动了攻击，李克用唯恐有闪失，没再深入进伐成德，立即班师回河中，赫连铎见卢龙和成德无功而返，自己也急忙收兵退回云中。

李可举与王镕的这次趁火打劫，不仅没有捞到便宜，而且变成了引火烧身，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特别是李可举一次性地蚀了老本，连身家性命全部赔进去了。王镕则是实实在在地上了一堂社会实践课，但不是免费的。

李克用击败李可举、王镕、赫连铎的挑战后，本想出兵宣武，找朱全忠报仇，可是接连发生了另外两件事。一是潞州之乱给了李克用吞并昭义的机会，二是王重荣的求援，迫使李克用调整了战略部署。

昭义一镇在成德西南、魏博西北、河东之东，下辖邢、洺、泽、潞、贝、磁、卫等州，治所在潞州。882年昭义军哗变，杀死主帅高浔，天井关戍将孟方立趁机杀死作乱的军将，率领一部分昭义军马去了他的老家邢州。潞州人奏报朝廷，请昭义监军吴全勖代理节度使。

那时候正是会战黄巢的时候，王铎作为前敌总指挥，代表朝廷封孟方立为邢州知州，没想到孟方立这小子不识敬，嫌弃知州官小，拒绝了王铎的封赏。不仅如此，还囚禁了吴全勖。孟方立给老王铎写了封信，表白说，并非自己要篡逆，请朝廷派个文官来潞州做昭义节度使，这样可以避免武夫草莽的军头互相杀来杀去。

老王铎见此甚觉奇怪，但也没有其他办法。选来选去，王铎选中了郑昌图。郑昌图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些熟悉？就是在上一章里站到小朝廷一边的那位。由于郑昌图熟悉潞州情况，因此王铎打算派郑昌图去做昭义大帅。可是没多久，朝廷来了正式命令，让右仆射、租庸调使王徽去做昭义节度使。租庸调使大致相当于税务局长。这位王徽大人老奸巨猾，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借口说天高皇帝远，中原兵荒马乱，孟方立又割据邢、洺、磁三州，估计朝廷一时半会儿也奈何不了孟方立，干脆赖着不肯去上任，说还是让郑昌图去干吧。朝廷没办法，又下诏封王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园陵使。郑昌图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磨磨蹭蹭地到了潞州，没干三个月在心惊肉跳中挂印而去。这位郑昌图郑大人后来也没落下什么好下场，由于参加小朝廷，被僖宗皇帝砍了脑袋。

孟方立出身军阶太低，难以服众，所以才请朝廷派文官做昭义节度

使，以便于自己幕后操控。无人愿意出任昭义节度使之职，正中孟方立的下怀。孟方立见出现了权力真空，宣言说“不是我不听朝廷的，是朝廷派不出人来”。一不做二不休，脸皮不厚吃不到肉。孟方立干脆封自己做了代理节度使。





孟方立对潞州始终不放心，觉得这是变乱频发的高危地区，其实是他对潞州人信不过，担心自己的脑袋也像其他作乱的军头一样，不知哪天会稀里糊涂地搬家。公元885年，孟方立决定将昭义镇府迁往他的老家邢州，安排部下李殷锐做潞州（今山西长治县）刺史。这一动迁不要紧，伤筋动骨，损害了潞州大户的利益。此地为官为将多年的将官世

家，盘根错节，利害攸关，如果东迁将大伤元气，关键是虎离深山之后，到邢州还不任凭孟方立宰割？迁移不可能只把当官的迁走，到了邢州小地方，没有生意繁华，做官也没意思。所以还要将富商大贾连根拔起，一同带走。这下麻烦可大了，潞州人心浮动，都不乐意，纷纷表示反对孟方立的这个决定。反对归反对，胳膊拧不过大腿，谁也无力与节度使大帅孟方立对抗。

直接对抗无望，潞州人想到了曲线自救之策。潞州监军祁审诲也不愿意离开潞州老地盘，不仅暗中鼓动军民反对孟方立，而且派人偷偷跑到太原请求李克用的支持，请求李克用出面干预，迫使孟方立停止迁徙镇府的计划。

人要昏了头，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出来。祁审诲就属于这种没头脑的傻宦官。李克用一看祁审诲的来信，顿时心花怒放，这真是天赐良机啊。如若出征宣武，必须要路经昭义，这是河北通往河南的必经之路。上次因救援陈州要出兵河南，李克用想借道河阳竟被诸葛爽拒绝，不得不折回头从河中出兵，真他奶奶的憋屈。现在正好借潞人之请，进军昭义。祁审诲在打着自己小算盘的时候，却犯了引狼入室的大错特错惯常错。一失足成千古恨。

寒冬到来之际，李克用派出部将贺公雅、李筠、安金俊等征伐潞州。李克用原以为，低级军官孟方立不堪一击，只需要派几个河东二流将领就可以轻松摆平。结果却大大的出乎李克用意外，孟方立战斗力非等闲之辈，居然将贺公雅一战击溃。这下李克用觉得要获取战果必须要认真付出代价了。于是派出了弟弟李克修率蕃汉骑步兵五万杀奔潞州。

这时候，孟方立没在潞州，部将李殷锐迎战李克修。潞州城下，河东军与昭义军列开阵势。两军三通战鼓，李克修跃马挺矛将李殷锐刺杀疆场，夺下潞州。李克修乘胜进击，攻下临近的泽州。自此潞州入于河东版图，昭义一分为二。唐朝大员们都不愿意要的昭义节度使头衔戴在了李克修头上。

在李克用打败李可举，袭取了潞州之后，王重荣已经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接二连三地催李克用救援河中。李克用本不再想管皇帝的闲

事，因为这皇帝和朝廷实在不争气、不要脸和没立场。李克用曾经救援长安，立有匡复之功，还曾经积极主动追剿黄巢，为朝廷解除了一个十分可怕而无奈的麻烦。可是，所谓的神圣朝廷和贤明皇帝是如何对待李克用的呢？对李克用不过视同鹰犬，还在重大问题上立场摇摆，左右和稀泥。这令李克用对朝廷对皇帝失望之极，既对朝廷的堕落衰败而失望，也对朝廷不支持自己而失望。所以，李克用产生了单干之意，决定甩开朝廷自己干。正在李克用以河东为基地，积极筹划远交近攻战略之时，王重荣的求援书信火急火燎地送来了。李克用无奈之下，碍于王重荣的面子，不得不再次放弃了征伐朱全忠的打算，于十一月西渡黄河，帮助王重荣杀败田令孜，才有了僖宗皇帝再次出逃事件。

李克用从潞州之战中尝到了甜头，觉得孟方立是值得必须可以而且能够迅速击败的，昭义是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肥肉。李克用不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好意思了，不需要什么潞州人的热情邀请和热切期盼了，他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从巧取直接改为豪夺，将攻取昭义作为了头等大事。

公元886年九月，李克用再次派出弟弟李克修率大军五万征伐孟方立。孟方立知道惹上了大麻烦，尽管这个麻烦不是孟方立主动惹上的，尽管孟方立没打算与李克用结怨，但现在是李克用非要找孟方立的麻烦。对李克用不仅惹不起，而且躲也躲不起。孟方立咬咬牙，跺跺脚，狠狠心，骂道："他奶奶的，李克用欺人太甚，我孟方立也是顶天立地大丈夫，岂可委屈苟全，豁出去和你拼了。"

孟方立虽然精神可嘉，故意豪情万丈，可是打仗的事不是吹吹牛、做游戏，最后要以实力来论胜负。孟方立派出部将吕臻迎敌，与李克修相会于焦冈。李克修勇冠三军，是河东军中的翘楚。李克用入关以来历次重要战役几乎都是李克修做先锋，有李克用的大仗恶仗都有李克修的身影。

两军接仗之后，李克修挥军直接冲杀，杀得吕臻大败，河东军没费太大劲儿斩杀邢州军三千余人。吕臻兵败逃跑，被李克修追上生擒活捉。邢州军溃败逃回，退保邢州。李克修乘胜攻占了故镇、武安、临

洺、邯郸、沙河等县。李克修进军长驱直入，将邢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孟方立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城迎敌，与李克修大战于邢州城下，结果又被李克修杀败。这下孟方立紧张了，意识到了灭顶之灾正在迫近。情急之下，孟方立想到了一个人，成德节度使王镕。

王镕刚与李克用结怨，请王镕来帮忙，王镕一定肯来，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果然不出孟方立所料，毛头小子王镕并没有被李克用吓倒，爽快地派出三万人马救援邢州。

李克修本来长途作战，攻击势头不能持久。见邢州与镇州联合起来抵抗河东军，担心内外夹击吃亏，李克修决定收兵回师。

河东军撤围而去，给孟方立留下了暂时的喘息机会。这一战，河东李克用再次扩大了地盘，将孟方立压缩到了邢洺磁三州。同时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将大将安金俊封为邢州刺史，目的是对邢州构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威压态势。现在藩镇大帅们也学会了用空头支票这一招了，想升官发财吗？给你找个地方自己去攻打，打下来就有，打不下来就没有。

非常之人不同于常人之处，并不在于能避开失败，而是在失败之后能够迅速反思、调整、复位。李克用一边在自家门口作战，一边还要参与勤王救驾。纷纷扰扰的事情搅在一起，令李克用有些烦躁。李克用开始对几年来的事情做深刻反思。救亡陈州不仅没有为李克用增添功名战绩，反倒是损兵折将，不仅丢脸甚至差点丢命。帮助王重荣赶跑田令孜，却落下了吓跑皇帝的骂名。最后皇帝二次回京，王重荣再次捡了大便宜，名利双收，而李克用却没捞到什么好处。这不得不令李克用感到窝火，不得不令李克用反思原来策略的缺失。显然李克用有些急于求成了，急于求成的原因是李克用被胜利之火燃烧得有些发昏。长安会战的辉煌使李克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头脑发热，自骄自满，雄视天下甚至无视天下。其实长安会战并非李克用一人之力，天下诸侯汇集长安，黄巢内忧外困，形势已经开始向有利于官军的方向转化，李克用的千里来援不过是压倒黄巢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冠盖华夏的盛名之下，李克用错误

地估计了自己的能量，错误地估计了天下局势，错误地做出了争霸速成的决策，特别是低估了诸侯的狡猾与阴险。李克用原以为自己挟长安会战之威可以一鼓作气，击败黄巢，底定中原，邀功朝廷，进而将自己塑造成舍我其谁的一方霸主。事实证明李克用错了，至少他错误地估计了一个原本不起眼的人，朱全忠。

这一连串的挫折，最终使李克用逐渐清醒起来，他开始调整争霸策略。李克用不再随随便便劳师袭远，不再好高骛远，不再舍近求远，不再荒了自家地去种别人的田。李克用从易定战役、潞州战役中汲取了经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自己老家后院不安宁，无论去哪里谋发展都是徒劳。李克用将征伐朱全忠的计划暂时搁置，将视线从鞭长莫及的开封回收，集中在了河东及周围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河北、河南交界的地方，若伐宣武，此地必取。

5．吞并河阳

李克用走运了，喝凉水都爽。诸葛爽死去，留下河阳这块肥肉。人人都说河阳好，河阳地上都是宝。抢！一个人当然不叫抢，叫做捡。一群人才叫抢。

公元887年三月，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去世。李国昌的去世并没有削弱李克用，李克用反倒好事连连。

人要走运，坐在家里都会被肉包子砸着。

李克用走运了，而且是接二连三地走运，被一大堆肉包子砸中。因为，总有人为李克用的霸业扩张而铺路搭桥，尽管有些人是有意的，而有些人是无意的。人要是没有这个桥梁借口由头台阶等等，不管这个东西外面包着任何光彩绚丽的外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做借口，事情就无法启动，甚至都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如果有了这个东西，原本多么难办的事情也会变得顺理成章和非办不可。

昭义的事情还没忙完，又来了更肥的猎物。

河阳，黄河之阳。人人垂涎的地方。

有了河阳，就如同在朱全忠背后架起了机枪大炮。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位诸葛爽，诸葛将军，白白胖胖的诸葛将军。他这个河阳节度使是双料的，既被黄巢册封过，也被唐室册封过。自从诸葛爽被朱全忠欺骗之后，诸葛爽大彻大悟，感到世事无常，感到这个尔虞我诈的政治游戏不适合自己，感到这个翻云覆雨的时代没有真理。于是诸葛爽决定不再参与任何争斗，不再站在任何势力的一方。诸葛爽在河阳这个物产丰美的土地上舒舒服服地过起了世外桃源的生活，既不拉帮结伙，也不逞凶斗狠，更不挑头惹事。诸葛爽的生活用一个字形容，爽！用两个字形容，真爽！世人都快把诸葛爽给忘了。

可是时间忘不了诸葛爽。

诸葛爽老了，诸葛爽病了，诸葛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诸葛爽虽然出身底层，没什么文化，肚子里没装下几行诗书，打仗也没什么本事，但是诸葛爽颇通晓人情世故，尤其善于管理大小官员。人各有所长，任何不起眼的人，可能都有某一领域的特长。诸葛爽的特长就是文治，善于治理官吏与地方政治。如果诸葛爽生在和平年代，或许是个业绩突出的地方官。河阳镇府之下各级官员都对诸葛爽服从认可，守法尽职，人人努力工作，把河阳治理得井井有条，五谷丰登。诸葛爽对于境内法令删繁就简，号令如一，即使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晓畅，因此事事中规中矩，很少发生争执诉讼，境内政治可谓清明，老百姓可谓安居乐业。

诸葛爽的小日子过得很安逸。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公元886年，很会生活的诸葛爽不知得了什么病，既不能生，也不能活下去了，留下一个年龄尚幼的儿子，诸葛仲方。河阳大将刘经和河阳下属的泽州刺史张全义一起拥立了诸葛仲方为代理节度使。

刘经在拥立诸葛仲方为代理节度使的时候，忽略了一个人，此人是河阳节度副使，李罕之。人如果忽视了值得忽视的事情，叫做抓大放小，提纲挈领；人如果忽视了本不应忽视的事情，叫做播种祸根，后患无穷。李罕之绝对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人，也绝对是一个有分量的

人，更绝对是一个自以为举足轻重的人，是一个兴风作浪的人。

李罕之是陈州项城人，与几百年后的袁世凯同为老乡。李罕之会几下拳脚，年少的时候寄身庙宇，是个假和尚，在大街小巷化缘乞讨为生。乞讨谈何容易，饥一顿饱一顿，偶尔能乞到，经常乞不到。如果几日讨不到吃食，李罕之就纠集这些丐帮人士到处抢劫。李罕之就此做了丐帮帮主。

蒲州、绛州的老百姓为了逃避战乱，躲到了当地的摩云山上，修筑工事，训练团练，形成自保力量。强盗和乱兵几次攻伐摩云山都被击退，但是李罕之率领几百名丐帮弟子居然一战踏平摩云山，其强悍可见一斑。从此，人送李罕之外号“李摩云”。李罕之后来参加黄巢起义军，在渡江后与高骈的战役中失利。李罕之投降了高骈，高骈封他做广州知府。再后来，秦宗权横行中原，屡屡击败李罕之。李罕之走投无路，带着残兵败将投奔了诸葛爽。诸葛爽也不傻，量材为用，让李罕之做了河阳节度副使兼东都留守，驻扎洛阳前线，抵御秦宗权的西进。

秦宗权派骁将孙儒向西掠地，一路打到东都洛阳，李罕之力不能敌，只有闭关自守。两人相持几个月后，李罕之实在扛不住了，撤出洛阳逃往渑池。秦宗权所属各部有一个共同的习性，强于攻掠厮杀，不懂得经营地盘，所以流匪特点显著。孙儒也不例外，攻陷洛阳之后，大肆烧杀抢掠一番之后，席卷财富及男女丁壮而去。既然李罕之丢弃洛阳，诸葛爽就另外派人收拾洛阳残局。没想到李罕之居然又跑回来，要求重新做洛阳留守，不仅如此，还将诸葛爽派来的人打跑。诸葛爽对此竟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李罕之的反复贪卑又见一斑。

诸葛爽死后，刘经素来看不上李罕之，打算借此机会废除李罕之。除掉李罕之这种枭悍之人绝非易事，需要借口，更需要准备好。借口很快就有了，因为借口是借的，只要存在缺口，就随借随有。李罕之与部将郭璆不和。找了个借口之后，李罕之擅自诛杀了郭璆。因郭璆是河阳旧将，军队中为郭璆的死发生骚动，人心不服。刘经抓住了这个机会，借此离间李罕之与所属部下，鼓动洛阳军兵造反。

刘经亲率大军三万突袭李罕之营寨，李罕之仓促迎战，战败退保乾

壕。刘经穷追不舍，追到乾壕。李罕之再战。刘经没想到逼急了的李罕之斗志焕发。刘经反倒被李罕之杀得大败。李罕之再次入据洛阳。刘经无法快速战胜李罕之，只有回军河阳。既然战事已开，就不会轻易落幕。李罕之见刘经退缩，一路追击到巩县，临汜水下寨，排定日子倒计时，要渡河进击刘经。刘经派出张全义守汜水，以抗拒李罕之。



意外发生了。

忽视重要事情的必然结果是“意外”发生。

张全义与李罕之合兵一处，两人站到了一条战壕里。这是刘经没有想到的，所谓“没有想到”的确反映了刘经的水平不咋地，因为这是“本该想到”的。

张全义与李罕之原本是刻臂为盟的把兄弟，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刘经低估了李罕之与张全义的这层关系，或者张全义一直低调，没让人知道他和李罕之的关系。张全义与李罕之合兵之后，向河阳杀来。刘经勒兵不敢战，严阵据守。河阳毕竟治府，城池坚固。李罕之和张全义久攻河阳不克，只好退屯怀州。没多久，流匪孙儒又来了，一举赶跑了诸葛仲方和刘经，占据河阳。

不到一年，秦宗权在左冲右突之下，屡屡受挫，东面有时溥抗拒，南面有高骈抵制，最大的敌人是西面的朱全忠。朱全忠兵力不及秦宗权，但战斗力非常强大。在四面围剿之下，秦宗权迅速衰败。孙儒见大后方的秦宗权日渐衰弱，不得不放弃河阳东归。李罕之和张全义见孙儒离去，于是收拾兵力准备进取河阳。可李罕之经过几次与刘经的战斗，兵力损失严重，现在力量弱小，去占河阳唯恐偷鸡不成蚀把米。李罕之想到了河东李克用，打算请求李克用帮助他谋取河阳。

李罕之为什么要请李克用呢？

因为，李罕之与李克用有旧交，甚至是危难之交，生死之交。

在李克用被朱全忠暗杀侥幸逃脱之后，李克用一路西归，可是受到朱全忠追杀不说，沿途各州城府县都拒绝通关，不给李克用提供吃喝住宿。李克用落魄之际，只有洛阳的李罕之伸出了援助之手。李罕之十分仰慕李克用的神勇与传奇故事，因此，他不顾得罪朱全忠，向李克用提供了大量钱财粮草。李克用对此感激不尽，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又一块大肥肉送到了嘴边，而且是在你饿的时候。那滋味多好！

如果肥肉送到嘴边还不咬，不是牙齿有毛病，就是脑子有毛病。

李克用当即决定，发兵。

这可真是心想事成，潞州、河阳这是出兵中原的军事要道，现在唾

手可得。李克用派出大将安金俊率领三万人马，协助李罕之攻取了河阳。同时，李克用做个顺水人情，上奏朝廷，请封授李罕之河阳节度使之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授张全义为河南尹、东都留守。自此李罕之一直追随李克用，没再发生反叛，直到老病而死。

6．闹市之中得子房

朱全忠在发愁缺乏襄帷策划之人的时候，在开封的闹市中，发现一人。此人名叫敬翔，后来成了朱全忠的张子房。

长安政变，田令孜挟持皇帝夜奔。离得近的李克用没有兴趣过深介入纷争。离得远的朱全忠更是自顾不暇，连抬眼皮看一眼的心思都没有，因为朱全忠在做生存之战，生死攸关之战。

只有先生存，才能再发展。

只有先安顿好自己，才能周济别人。

朱全忠忙得焦头烂额，朱全忠打得艰苦卓绝，朱全忠斗得五彩灿烂。

因为，朱全忠遇到了一个更难缠的人。

此人比黄巢还难缠，比黄巢还具有杀伤力，比黄巢还无法无天。

此人是秦宗权。

秦宗权，一个释放了巨大能量的小人物。

经过陈州会战，黄巢一败涂地，率残部东撤，在泰山绝望自杀。可是秦宗权却在官军与义军旷日持久厮杀的缝隙中存活了下来，不仅是存活，而且如毒草般茁壮且疯狂地生长，迅速成为席卷中原的瘟疫。

秦宗权首先威胁到的就是朱全忠，因为他们离得太近。距离太近产生恨。

朱全忠以前敌总指挥之职，统帅几镇兵马剿灭了黄巢，还顺手偷袭了不可一世的李克用。朱全忠声名日隆，战功显赫，成为一颗迅速崛起的藩镇新星。朱全忠感到心里很畅快。

这一天，风和日丽。

朱全忠来到开封大街上走动，看看世风民情。街市之上久遭战乱，疮痍之处俯仰皆是。随着黄巢被平，战事稍息，开封人口逐步恢复，人气渐渐聚集，虽不繁华，倒也不萧条。朱全忠行走间，见一处聚集了很多人，看衣着知道大多为贫穷民众。朱全忠迈步走到近前，站在外围探个究竟。朱全忠问一位老者："老人家，这是干什么呢？"老头须发花白，手拄拐杖，看了看朱全忠，说道："求先生写信，给军中的儿子写信。"由于朱全忠是便装，再加之来到开封后就天天忙着与黄巢作战，极少在大街上露面，所以这老者也不认识朱全忠。朱全忠听说是代人写书信的，觉得没什么意思，转身要走。忽然，朱全忠听到人群堆里有人朗声念道："儿在外从军，母在家担心。只盼平安无事，早日回家团聚。"很多人附和道："先生写得好，写得好，就是这个意思。"朱全忠一听这些书信语言简练上口，觉得这先生倒也有些心思，不自主地止住了离开的脚步，返身往人群里挤进来。朱全忠身形高大，越过众人就看到了一个年轻人正在低头书写，咫尺长的木板桌被男女老幼围得严严实实。那年轻人一会儿又写完一张纸，交与一个带孩子的妇人。为了使求信的人明白信中意思，那年轻人口中复述一遍："母子在家盼，爷娘更可怜；老天多风雨，耕种最为难；打仗要小心，早日把家还。"就在年轻人诵读信笺的时候，朱全忠看清了那年轻人的相貌。那年轻人生的黄白面皮，两道浓眉下一双秀气的眼睛，深邃中略有忧郁之色，鼻直口正，神情内敛，一身破旧粗布罩着单薄的身躯。朱全忠略有所思，又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开了。在回去的路上，他问身边随从："那个写字的年轻人是谁？"有人回答说："大帅，此人名叫敬翔，外地人，在此地靠代写书信为生已经一个多月了。听说是观察支使王发的老乡。敬翔信写得好着呢，我也请他帮着给家里写过信。"

朱全忠回到帅府，刚一坐定，就有人奏报："大帅，我们已经起草了一份安民榜文，请您定夺。"朱全忠往胡床上一靠，说道："念。"奏事之人展开榜文低头念道："各乡绅黎庶商贾路人，本帅奉王命来抚理东南，逢黄贼凶逆，天下纷扰，圣业坠毁。故本帅以都统之职协统诸镇，

戮力同心，击流寇于陈蔡，驱顽匪于许郑。幸赖我皇神威，黄贼覆灭，希从此各安生业……”

“停停停，别念了。”朱全忠打断奏事者，耸了耸肩膀说道：“你写的这玩意，我听着都费劲，大街上的老百姓能看明白吗？”

朱全忠从小也没读过什么书，大字认不了一箩筐。对此朱全忠以前没觉得有什么妨碍，现在官越做越大，才觉得没读书实在不方便。最近令朱全忠很是烦恼，也和读书识字有关。因为一镇督抚，且战事频繁，向朝廷奏报公务的书信往来频繁。这些奏章被底下人写得文绉绉，不达朱全忠心思。朝廷来的诏命也常转弯抹角，令朱全忠费解，看不懂。朱全忠从心眼里瞧不起读书人，认为他们只知道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没有实用能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经这些人文人加工后，反倒啰里啰嗦更加复杂。所以，朱全忠一直在盘算找个能为其转达文意的人。

朱全忠停了一会儿，略一沉吟，说道：“去，把王发给我找来。”

不一会儿，王发急匆匆赶到。由于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内心有些紧张。王发问道：“大帅，不知找下官有何吩咐？”

朱全忠用手摸着满布络腮胡茬的下巴，问道：“听说你有个同乡，叫敬翔？”

“正是，他是下官老家同州冯翊人，我们以前是邻居。其祖上是神龙年间平阳王敬晖。敬翔自幼好读书，擅长文章。乾符年间屡试进士不第。后来，赶上黄巢攻陷长安，敬翔为避兵乱离开家乡到关东闯荡。几个月前，他听说我在开封，于是来投奔。”王发徐徐将敬翔的情况向朱全忠做了介绍。

朱全忠点点头，说道：“你去把敬翔找来。”

王发不明就里，怀里如同揣着个兔子，不知道朱全忠如何知道敬翔的？又为什么对敬翔产生了兴趣？是好事还是坏事？王发胡思乱想地赶到开封大街上，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敬翔。王发拉起敬翔的手就走。敬翔此时正在给人写信，见是王发，问道：“发哥，何事如此急迫？”

王发边拉着敬翔走边说：“大帅要找你。”

“大帅？朱大帅？他找我何事？”敬翔问道。

“我也不知道。刚才，大帅忽然让我赶快找你。”王发跑得有些气喘，呼吸急促地回答。

朱全忠性情暴躁，法令严峻。命令下来的事情，必须干脆利索地执行和完成，无人敢迟疑拖延。所以，王发拉着敬翔一路小跑来到大帅府。

敬翔随王发进入帅堂，见朱全忠坐在凳子上正擦拭战刀。王发深施一礼，说道：“启禀大帅，下官将敬翔带到。”

朱全忠抬起眼皮看了看敬翔，缓缓说道：“你是敬翔？”

敬翔不卑不亢地回答：“正是草民。”

朱全忠说道：“听说你擅长书写文章。现在黄巢平灭，战事稍定，你来给本帅写个安民榜文。”

敬翔谨慎地说：“草民不曾供职军府，对王命帅意都没有接近过，我试着写一份，请大帅裁定。”

朱全忠示意敬翔坐到书案后面。书案上早已安排好纸笔和墨砚。敬翔提起笔略加沉思，然后笔走龙蛇，刷刷点点，一气呵成，前后用时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朱全忠踱步来到书案前，说道：“你念给本帅听听。”

敬翔站起身，双手将榜文展在胸前，朗声读到：“黄巢反贼，祸乱四方，为害多年，民不聊生。本帅东来，奉命讨贼，各镇杀敌，军民响应。今，贼乱已平，民众各安其业，各尽职守。农人要耕种，商人要流通，军队要戍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违反政令军规者，本帅绝不留情。”

朱全忠背着手一面听敬翔诵读，一边踱步，等敬翔读完之后，朱全忠双手一拍，哈哈笑道：“嗯，就是这个意思，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写得很好，正合我意。”

敬翔双手施礼：“大帅见笑。”

朱全忠命人将此榜文抄录数份，遍发州县，张贴晓谕。然后，朱全忠抚着敬翔的肩头，说道：“敬翔啊，你文采超群，就在我军中做事吧。”

敬翔说道："多谢大帅抬爱。我本落地举子，前来投奔故人，因身无长计，难以安身，终日靠代写书信为生。若能为大帅使用，是敬翔的幸事。"

朱全忠说道："那先生打算谋个什么职事？"

"大帅，敬翔乃一介落魄书生，愿做个文职，或许是我所长。"敬翔恭谨地回答。

朱全忠微微一笑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做馆驿巡官，在我身边负责起草各种奏章文书。"

敬翔躬身施礼："多谢大帅。"

日色黄昏，朱全忠今天心情不错，命令摆上酒宴，请敬翔和王发在帅府中吃饭。王发也很高兴，自己一直在为敬翔找事做，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敬翔受到朱全忠的赏识，自然是一件大好事。

席间，朱全忠说道："黄巢虽已剿灭，但銮驾再次播迁，真是天下多乱。"

敬翔放下筷子，慎重而有条理地说道："大唐帝国历经三百年，雄视天下，隆盛之极，四夷宾服。无奈自安史之乱以来，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虽然偶有圣主能臣，振奋图强，然终究独木难支，不过昙花一现，回天乏力。懿宗之后，更是朋党为祸，宦竖横行，地方藩镇各自为政，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老百姓不堪其苦，直至漫地烽烟，流贼遍野，天下纷乱。现在，封授不由庙堂，皇威不达宫外，诏命难行闾巷。盖缘自朝纲坠毁，政令废弛，天下治理失措，贤良忠贞失望。各藩镇互不统属，彼此攻伐不断。为今之计，复兴难靠寻常之策，唯有雄才大略之人奋起，为朝廷分忧患，为民众谋福祉，纾难解困，此乃不世奇功。"

朱全忠听敬翔慷慨陈述时局，内心为之触动，认为敬翔说得很有道理，见解宏阔。朱全忠亲自给敬翔添了一杯酒，说道："先生见识高远，天下时局尽在腹中啊，请先生赐教，我宣武如何治理？"

敬翔也有些激动，被朱全忠的盛情和礼遇所感动，仰首喝干杯中酒之后，在酒精和血压作用下，面色微红，说道："宣武乃天下中脐，南北相接，东西相连，天下货财交通汇集。北有黄河轩蔽，西有虎牢之塞，

遥制关中而俯瞰东南。此乃霸王之资。今，黄巢虽灭，然秦宗权不可小视，其害不日将至，时溥狭隘之徒，高骈没落之雄，能抗拒秦贼者唯有大帅。李克用雄霸之人，将来与大帅相争者必此人也。大帅宜以站稳脚跟为第一要事，外连诸侯，内图自强，上托王命，下抚黎民，治军经武，劝课农桑。不出几年，宣武将为天下强镇。”



朱全忠听得入了神，主动坐到了敬翔近前，拉着敬翔的胳膊，连声说：“与先生相见恨晚，相见恨晚！”

朱全忠与敬翔相谈十分融洽投机，酒宴直到午夜方罢。朱全忠回到后宅，抑制不住兴奋，对张夫人说：“我今天获得至宝了，我找到了我的张子房。”

敬翔的遭遇其实并非个案，而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现象。末唐政局混乱，科举考试几乎停顿，学子的学业也难以为继，读了书也没有出路。因此，很多读书的士人开始离开考试晋身这条正道，谋求其他的发展机会。游走于军阀之间，就成了比较现实的选择。这其实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官方政治的没落，阶级人群的分化。原本有门第出身、有身份功名的人，开始向底层社会流动，与朱全忠这种从底层崛起的新兴势力结合。朱全忠与敬翔的相遇，河东李克用及后来的淮扬杨行密、四川王建无不遇到了这种怀才不遇的草莽人才，网罗到幕府中，成为他们的实力班底，与朝廷的所谓名门望族势力形成抗衡。

果然如敬翔所言，秦宗权很快就成长为官、匪、盗相复合的一个混合体怪兽，而且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

7．门前雪不扫不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只有把敌人赶上死路，自己才能找到活路。朱全忠展示出了超凡的坚忍不拔与艰苦卓绝。没办法，逼出来的。

前文我们已说过，秦宗权不过是一个许州牙将，恰逢黄巢渡淮向西，许州军乱，秦宗权借机发动兵变，占据蔡州。后来黄巢东归途中，秦宗权被黄巢军中二号人物孟楷击败招降。自此，秦宗权作为黄巢的爪牙在许蔡之间攻城掠地、抢劫杀伐。当时秦宗权还是一个小角色，朱全忠、李克用、时溥、赵犨等人都没太将他当回事，注意力全在黄巢与尚让身上。

黄巢被围剿失败自杀，唐朝官军散去，各回本镇。就在这个战争的

空隙间，秦宗权不仅没有随着黄巢义军毁灭，反倒独树一帜，发展壮大起来。秦宗权似乎就是专门为打仗和杀伐而存在的，他的集团似乎是一个只有吞噬抢掠而无大脑的怪物。

公元885年，秦宗权居然做起了皇帝，大肆封授文武百官，排场搞得很大，气焰一时灼热中原。秦宗权以蔡州为据点，派陈彦侵入淮南，派秦贤侵入江南，派秦诰攻陷湖北与川东，派孙儒攻陷洛阳与陕南，派张晊攻陷汝州和郑州，派卢瑭攻打开封和宋州。一时之间，秦宗权四面出击，如潮水般席卷黄河以南。可是这秦宗权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打仗到底是为什么，一直打打打，一路杀杀杀，永无休止，毫不手软。每到一处烧杀抢掠一空而去，方圆几千里的广大土地上，放眼望去只有孤零零的城池，没有了炊烟和人迹。秦军从将军到士兵完全处于一种疯狂的变态精神状态下，秦军这个战争机器完全依靠抢掠维持运转。经常遇到粮草接济不上的情况，秦军就用板车拉着战场收集的尸体，撒上盐巴腌渍之后，随时食用。

没有理想、没有未来、没有道德、没有原则、没有人性、没有目的。

只有冲杀、只有抢夺、只有奸淫、只有打赢活命、只有眼前的虚幻。

这就是秦军，这就是一只被幻灭思想和疯狂机体组装起来的战争魔兽。

就是这样一只魔兽，使得远在四川的僖宗皇帝都怕得要命，迟迟不敢回长安。

然而，朱全忠必须面对秦宗权。

朱全忠没有退路。

朱全忠必须战胜秦宗权。

只有秦死，才有朱活。

这时候，朝廷委派时溥作为四面行营兵马都统讨伐秦宗权。为什么是时溥，而不是朱全忠？因为时溥捡了黄巢的人头献给朝廷，功劳最大，显得也最厉害，所以朝廷这次让时溥做前敌总指挥。可是时溥实在

没有这个能力，仅仅能够在徐州自保而已。各诸侯门前的雪还需要自己清扫。

开封汴梁临近蔡州，朱全忠与秦宗权低头不见抬头见，两人几乎每天都要开战。目的只有一个，为了生存。双方前后大小发生了数百次战役。

开始的时候朱全忠处于劣势，汴军力量不及秦宗权部队的十分之一，可朱全忠坚忍不拔，激励士气，奇谋诡计以少胜多，竟然屡屡击败秦宗权的强大进攻。汴军越打越多，秦军越打越少。朱全忠愈挫愈强，秦宗权越来越难过。十多个月之后，朱全忠彻底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境况，强大到可以转守为攻了，而且越战越勇，直到彻底剿灭秦宗权。秦宗权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怎么也不肯在朱全忠这个新兴的小土包子面前认输。朱全忠这根硬骨头，几乎要让秦宗权发疯，恨得牙痒痒。秦宗权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在朱全忠面前屡遭失败的现实。秦宗权要找朱全忠决战。

公元887年春天，秦宗权与朱全忠在开封近前，展开了一场规模盛大，影响深远的战役。这场战役成为了双方力量强弱转化的分水岭。

秦宗权要全力攻打开封汴梁，朱全忠也没闲着。朱全忠知道自己兵少力寡终究是弱项。与敬翔商议之后，朱全忠在年初上表朝廷，要求朝廷封授头号大将朱珍为青州刺史。在朱珍赴青州临行前，朱全忠交代给朱珍一个重要任务，让朱珍到任后迅速招兵买马。至于为什么要去淄青招募兵丁，主要还是因为中原一带久经战火，历经丧乱，人口凋敝，逃亡者十之八九。淄青偏居一隅，少有战事，人口密集。

朱珍不仅打仗英勇善战，而且是个宣传组织能手，尤其善于挑选精兵强将，还帮助朱全忠制定了一整套军事制度。朱珍出发后月余即发回书信，说到达淄博青州后十天就招募到了一万多人，可见其组军能力之强。在招募完军卒后，朱珍又做了一件事，搂草打兔子，顺道偷袭了青州官军马场，获得战马一千多匹，铠甲兵器一大堆。朱珍满载而归，为宣武军补充了重要军源。

就在此时，秦宗权的大军也已兵临城下。

秦宗权手下大将张晊、秦贤、卢瑭率十五万人会战朱全忠。这几人都是秦宗权军中的头号战将，原本各自负责一片战区，秦贤负责南部长江一代战区，张晊负责河南战区，卢瑭负责北部战区，三人与西部战区的孙儒、西南战区的秦诰、东南战区的陈彦并称秦宗权的六大金刚。

这次，秦宗权为了会战朱全忠，特意将六大金刚中的三大金刚调来。可见秦宗权对这一仗的重视，也可见这一仗的分量。

秦军到达开封附近后，成品字形摆开。秦贤屯兵八万于板桥负责正面攻击，张晊屯兵六万于开封北郊负责背后夹击，卢瑭屯兵一万于万胜负责切断汴水运路。秦军扎下营寨三十多座，连延二十余里，来势汹汹，杀气腾腾，似乎要将汴梁城连根拔起。相形之下，朱全忠部队只有一小撮儿，可怜巴巴地蜷守在开封城内。

朱全忠也知道大战在即，且此战关乎存亡，不可大意，一面积极迎敌，一面向外藩求援。这次不能再请李克用了，因为李克用已经和朱全忠变成了世仇。时溥也不能请了，因为争功，两人闹得不愉快。环顾四周，朱全忠想到了一个人，天平节度使朱瑄。这个朱瑄是新来的，与朱全忠素不相识，没有瓜葛。朱全忠悄悄地向朱瑄写去了请援书信，寄托了一点点他也无法把握的希望。

援军尚远，劲敌已在眼前。

是等还是打？

朱全忠召集众将商议御敌之策。帅府堂内鸦雀无声，众人对这次战役感到压力都很大。朱全忠与秦宗权大小百余战，彼此都比较了解。对秦军的疯狂与凶残，汴军也深有感受，从来不敢等闲视之。一班文武摒住呼吸，在等待朱全忠发话。朱全忠坐在帅案后，右臂放在几案上，左手扶住左腿膝盖，扫视了一眼众人，严肃而平静地说道："我们与蔡贼已经相持一年多，贼势气焰嚣张，为祸中原很深，我等军民合力抗击，屡屡破贼，多靠众将奋勇冲锋、敢死陷阵。现在，蔡贼尽管以数倍于我的兵力来犯，众位也大可不必过于紧张。贼军人多势众，但是散乱无军纪章法。张晊秦贤劳师来战，我们以逸待劳，地利优势在我。更何况，蔡贼以为我们汴梁城内势单力孤，有轻视我们之意，殊不知，朱珍已经募

得一万兵马，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还有，天平节度使朱瑄大帅不几日会率十万援军赶到。所以，我们完全有条件与蔡贼一战。”

朱全忠麾下上将军都指挥使朱珍沉声说道：“大帅所言极是，我等以少胜多，破贼非只一次，大帅神机妙算，令敌人丢魂丧胆，我们这次与蔡贼誓死力拼到底。”

朱珍与庞师古、许唐、李晖、丁会、氏叔琮、邓季筠、王武、郭言等八十多人，自从朱全忠起兵一直追随左右，其中，尤以朱珍勇猛。据史载朱珍“摧坚陷阵，所向荡决”。这些人跟随朱全忠赴镇宣武，成为了汴军的老班底，个个都是精英将才。在围剿黄巢战争中，朱全忠陆续收降了葛从周、张归霸兄弟、李唐宾、李谠、霍存等人。再后来，历次对徐州、兖郓、岐凤等战役中，又招降了刘知俊等很多才干之人。这些人进一步壮大了朱全忠的队伍，构成了汴军庞大豪华的战将阵容。

之所以名将如云汇集到朱全忠帐下，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来由的。这与朱全忠个人性格与策略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全忠对部将没有先来后到之分，也没有远近厚薄之别，对人才的来源没有成见，唯战功定优劣，以能否堪用定去留。用朱全忠的话说：“谁给我干活，我就重用谁”。朱全忠对人才的鉴别力也眼光独到，常常对文臣武将稍加试用后，即加以破格提拔，任命到重要岗位上委以重任，从来不论资排辈，不搞观察观察研究研究之类的花架子。由于朱全忠的开放吸纳态度，在很短的时间内，汴军就延揽了数量众多的谋臣和武将。这说明了朱全忠有眼光、有胸襟，也为其发展壮大的霸业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这些战将在朱全忠的争霸过程中发挥出了灿烂的光华，也同时成就了个人的功绩。

朱全忠听朱珍表态后，嘉许地点点头。

这时候，敬翔徐徐说道：“两军交战，知彼知己乃是根本。蔡贼气焰嚣张，悩悩而来，必有轻我之意，以为我们必不敢轻易出战。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在敌人扎营未稳之际，出其不意，挫敌气焰。”

朱全忠站起身，双手按在桌子上，说道：“此役非常，本帅向来军法严明，勇猛杀敌者重赏，怯懦畏敌者斩！朱珍听令，你与张归霸、霍存、李思安率五千人随本帅袭击秦贤营寨。”

朱珍、张归霸、霍存、李思安出班领命。

朱全忠偃旗息鼓，悄悄开启城门，率领人马奔秦贤阵地杀来。距离秦军还有二里地，朱全忠在马上手搭凉棚，遥望观察。见秦军营寨彻地连天，人喊马嘶之声滚滚传来，气势果然雄壮。朱全忠回头对李思安说：“李思安你去勘察一下敌军营寨虚实。”

李思安领命，带本部十骑如风驰电掣一般冲入秦贤营寨。李思安生得身形高大、威猛剽悍，擅长使用飞槊。秦军正在安营下寨、埋锅造饭，没想到突然汴军杀到，而且这位李思安犹如天神天将下凡，马踏之处如入无人之境，飞槊扫击之人，秦军连死带伤纷纷倒地。李思安如一阵旋风一般从阵前冲到阵后，杀透秦军营寨。李思安将厚厚的秦军营寨撕开一道裂口，秦军立时剑拔弩张，纷纷投入战斗。可秦军还没弄明白这位天神如何冲进来的，没想到不一刻钟李思安竟然又杀回来。在秦军营寨中，李思安进出来回一趟，无人能阻挡者。

回到汴军阵前的李思安面带威武豪壮之色，马鞍桥上还摁着两名擒获的秦军将佐。李思安向朱全忠报告说：“大帅，秦军营寨东薄西厚。”朱全忠手一挥，命令：“从东侧冲击。”张归霸带着两个弟弟张归厚、张归弁与霍存分别率领本部骑兵率先冲入秦贤营寨。朱珍率中军紧随朱全忠掩杀而来。汴军喊杀声惊天动地，汴军将校如一支支利剑直插入秦军阵地。秦军在刚才李思安的袭击中还没有缓过神来，突然大批汴军杀到眼前。秦贤仓促上马，指挥迎敌。霍存一马当先，左冲右突，如推土机一般连破秦军四座营寨。在朱珍、张归霸、霍存等人的冲杀之下，秦军大败，退避三十里，死伤五千多人，丢弃粮草器械辎重无数。

朱全忠见这一仗大获全胜，命令收兵回城。回到开封汴梁城内，朱全忠端坐帅府大堂，对朱珍等人大加封赏，赐予大量金银与马匹。朱全忠治军极严，对有战功的将领绝不吝惜赏赐，加官晋职即刻生效，对金银钱财挥撒如土。但同时，对怯懦退却的也严惩不贷。不过朱全忠对打了败仗的将佐予以严厉处罚之后，极少夺人性命，也从不一棍子打死，如果被罚将佐能够再立军功，还可以重新得到朱全忠的奖励重用。

除了赏罚分明之外，朱全忠治军还有许多独特的制度，一是以将官

为核心的作战制度，为鼓励军队团结，要求军校必须服从将官指挥，且要拼死保障将官的战斗力。如果一个营的将官战死或被俘，这营军兵都要处斩。如果一个队的队长战死或被俘，这队军兵都被处斩。所以在这种军纪制度下，汴军的集体战斗力一直十分强悍，将官奋勇冲锋，士兵一致杀敌。人人向前，个个争先，每个作战单元都保持了强大的攻防能力。二是按兵种功能划分部队建制，有专门负责开路架桥的，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兵；有专门负责射箭的，相当于现在的火箭导弹部队；有专门负责砍杀的，适合近距离搏杀；有专门负责冲锋陷阵的精英部队。多兵种部队的划分，极大地提升了专业化水平，提高指挥的综合性与部队作战的分工协作。三是人质制度，无论是对降将、附庸军还是对嫡系将领，都实行妻子儿女质押制度，将佐出征在外，他们需要将家人留在后方做人质。即使对自己的儿子，朱全忠也不完全信任，将儿子的家人也留在身边做人质。四是刺字制度，为了防止士兵逃亡，在士兵额头上刺字，士兵若私自逃离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当地关卡识别并抓回。五是军地分离，有很多将领立了大功，朱全忠毫不吝惜的封赏职爵，刺史、节度使等名目繁多，但是很多人只有职务没有地盘，属于虚职，因此其主要任务仍然是为朱全忠卖命。朱全忠的这种军事制度既防范了军头拥兵自重的风险，也极大地提升了部队整体战斗力。这在当时的军阀堆里属于比较先进的做法。

板桥一战，汴军旗开得胜，士气大振。朱全忠没有兴奋，保持着特有的冷静。他看到尽管秦贤在措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击败，但也仅仅是暂时退去，主力并没有受到破坏性动摇。因此，不出两日，秦贤肯定会卷土重来。决不能让秦贤、张晊、卢瑭三营形成互援之势，否则，汴梁三面受到攻击，破敌将十分困难。朱全忠决定仍然用闪电和偷袭战术，对三个秦军阵地个个击破。朱全忠在积极布阵出击的同时，派出大将郭言紧急西赴河阳一带募兵。打仗拼的就是人马，汴军这点资本毕竟薄弱，与秦军相比力量悬殊。尽管战斗力不凡，几个阵仗下来，部队一定会减员严重。这是朱全忠一直忧心的薄弱之处。

突击秦贤获胜后，朱全忠命令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值班待命。朱

珍、霍存等人不明所以，满腹狐疑。认为刚刚突击获胜，应该让士兵稍事休息，因为后面还有更大的仗要打。可是朱珍等众将谁也不敢问，他们知道朱全忠的脾气暴躁，弄不好被朱全忠臭骂一顿，只得回到本部营寨，枕戈待命。夜至三更，梆鼓之声刚刚响起，朱全忠就传出命令，点兵出征。

出兵？去哪里？

传令官来到朱珍营寨后，秘密地向朱珍下达了命令。

朱全忠决定偷袭卢瑭！

为何偷袭卢瑭？

偷袭卢瑭而不是张晊是有道理的。

卢瑭弱一些。卢瑭军的主要作用不是攻击，而是防守。卢瑭夹汴水下垒，彻底将渡河通道封死，切断了汴梁城内朱全忠的军需物资通道。秦军原来的计划是秦贤与张晊两面攻击，朱全忠一定会固守城池，卢瑭再切断供给，则朱全忠很快束手待毙。所以，战场主要压力没在卢瑭阵地，卢瑭多少存在麻痹大意心理。再者，卢瑭离开封城距离最近，是快速偷袭的合适目标。

偷袭卢瑭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天气。

四五月间，天气潮热。开封城内外笼罩在了厚重的浓雾中。

朱全忠命朱珍、霍存率三千人趁雾偷袭卢瑭大营，朱全忠亲自坐镇督师。汴军人衔枚马勒口，悄无声息，如鬼魅一般开城直奔卢瑭营寨杀来。汴军冲到卢瑭营门的时候，秦军守卫还没发觉。朱珍和霍存也不答话，抡起刀枪逢人就砍见人就杀。汴军每百人一队散开厮杀，边杀边喊边放火，不一会儿秦军大营乱成了一锅粥。朱珍和霍存顷刻间闯到了卢瑭帅帐。这时候卢瑭还未来的及披挂，仓促中只好光着膀子提起长矛跨上马背。卢瑭见朱珍和霍存杀到，心里明白今天只有死拼别无选择。卢瑭咬着牙也不答话，直奔朱珍和霍存杀来。

卢瑭原本悍将，现在生死关头，拼出了十二分的力气。朱珍和霍存见卢瑭长矛呼呼生风，不敢大意，两人合战卢瑭。十个回合之后，卢瑭招架不住了，毕竟朱珍和霍存也是强手，武艺了得。卢瑭招式一慢，突

然，左臂被朱珍一刀砍中，卢瑭在马背上晃了一下。这一晃露出破绽，霍存长枪以间不容发之势刺入卢瑭腹部。卢瑭大叫一声，拨马要逃。可惜，卢瑭夹水下寨，两侧难以互援。慌忙之中，卢瑭在马背上跌落桥头，此时已经血流满身，气息奄奄。卢瑭放眼四望，只见汴水两侧的营寨都已陷入火海，心知大势已去，于是一头栽入河中自杀而亡。秦军主帅战死，没有了指挥官，秦军如同羔羊一般被汴军宰杀，剩下腿脚利索的秦军四散溃逃。



汴军再一次大获全胜，一日之中连破秦军两处阵地。朱珍和霍存此时才明白，为什么朱全忠让他们连夜值班，原来是为了击破卢瑭。朱珍带着敬佩和不解问朱全忠：“大帅，您如何知道今天大雾？”朱全忠眯着眼睛看了看众将，诡异地笑而未答。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连称叹“大帅用兵如神！”

话说卢瑭所属兵马侥幸逃生的，一路狂奔，逃入了位于开封城北赤岗的张晊营寨。朱全忠连续突击秦贤、袭杀卢瑭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张晊军中，张晊所部一时为之心乱惊慌。张晊深知这个消息杀伤力的分量，绝不亚于几万精兵的威慑作用。张晊为了稳住军心，亲自到各营寨巡视，激励士气。

正在张晊巡营之际，朱全忠已经杀到。

张晊点炮出营，列阵迎敌。

张晊在马背上打量汴军营寨，估计汴军兵力不过三万。张晊稍稍感到心里踏实了些，毕竟自己有六万之众，占尽了兵力优势。张晊扫视了一下自己部将，秦军将佐此时也恢复了镇定，毕竟背后有数倍于汴军的兵马。

此时，朱全忠派出张归霸来到阵前挑战。张晊冷冷问道："何人前去迎敌？"话音刚落，秦军阵中冲出一员战将，此人乃张晊手下头号猛将孟冲。张归霸与孟冲马打盘旋战到一处，两人旗鼓相当，杀的难解难分。二马一错镫，张归霸背向秦军阵地。突然，秦军阵地飞出一支长矛，"嘭"地声刺中张归霸大腿。张归霸被偷袭，在马背上坐立不稳，拨马离开阵地逃走。孟冲见张归霸败阵，催马紧追不放。张归霸俯下身，侧挂在马鞍桥，偷偷摘下弓箭，扭回头，瞄准尾随在后的孟冲，张弓搭箭，用力射去。张归霸的箭带着尖锐的呼啸直奔孟冲的梗嗓咽喉。孟冲正在全力追击，不料受伤的张归霸还能放箭还击。孟冲躲闪不及，被箭射穿脖颈，一头栽落马下。

张归霸起身坐正，调转马头从地上抓起孟冲，顺手将孟冲的马匹掳掠，回到汴军阵地。这惊险的一幕被站在高岗上指挥的朱全忠看得清清楚楚。朱全忠当即将张归霸召到近前，亲自为其包扎了伤口，连声盛赞："归霸真乃我张翼德啊，猛士也。"朱全忠命人取来百两黄金并孟冲的坐骑一同赏赐张归霸，当即提升其为检校左散骑常侍。

秦军见张归霸如此勇猛，孟冲命丧阵前，刚刚恢复的士气顿时消散大半。张晊见战事不利，命令收兵回营，闭门免战，躲在营寨中不敢出来了。

一连五日，秦军避而不战。

总相持不战也不是个办法啊，特别是对汴军不利。

这一天，朱全忠决定亲自诱敌出战。

朱全忠命令张归霸带领五百弓箭手埋伏在阵地壕沟内，他率领一百轻骑兵直奔张晊大寨杀来。朱全忠鲜衣怒马，一马当先，边冲边挥舞着令旗，故意虚张声势放大目标。张晊伏在辕门内，望见朱全忠亲自来挑战，而且没带多少人马，心中窃喜。要生擒朱全忠的超级欲望占据了张晊的脑海。人的赌性潜藏在心底，一旦时机合适，这种性情就会爆发。张晊无疑是被这种赌一把的情绪冲昏了头，他急于要挽回败局，促使他萌发了生擒朱全忠的妄想，正中了朱全忠的诱敌之计。

张晊命令两千精锐向朱全忠掩杀过来。朱全忠见张晊中计，心中暗喜，拨马掉头假意逃跑。朱全忠撤到张归霸埋伏的壕沟之后，秦军也已追到近前。张归霸与五百弓箭手突然从壕沟中跃起，对着秦军万箭齐发，秦军人马惊恐万状，慌乱之中摔死的、被马踏死的、被箭射死的不知多少。顷刻之间，两千秦军精锐死伤殆尽。

这次挫败彻底摧毁了张晊和秦军的战斗意志。秦军再也不敢出营门半步，躲在营寨内坚守不战。

张晊不出战，汴军就没有机会击破之。不击破张晊，汴梁的威胁就不能解除。朱全忠又想出了另一条低成本大效果的计策。每到晚上，朱全忠就派出三五队军兵，每队五十人，到张晊营寨周围，敲锣打鼓，连喊带叫。张晊以为是汴军偷营劫寨来了，赶紧起来披挂上马，准备御敌。可是发现只是汴军的疑兵之计后，只好回营休息。刚躺下，汴军又来折腾，张晊不知道哪次是真哪次是假，不敢怠慢，又要点兵防御。在汴军的三番五次惊吓之后，秦军疲惫不堪，身心憔悴，困并痛苦着，以至于在没有汴军来骚扰的时候，秦军内部竟然屡屡发生军校在噩梦中惊醒，还有的得了梦游症，到处串门，闭着眼嚷嚷“汴军来啦，汴军来啦”，以至于互相惊扰，全营上下不得安宁。朱全忠的心理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彻底将秦军的精神摧垮。秦军苦苦支撑，战不能战，退又不敢退，真是度日如年。

朱全忠估计秦军已经被折腾得快崩溃了，于是命令大将霍存率领三千人趁夜偷袭秦军。这次可不是三五十个敲锣打鼓的汴军捣乱分子，这是霍存的精锐骑兵，实实在在真刀真枪地来偷营劫寨。事情就是这样，屡屡发生的未必是真的，觉得不会发生的时候，偏偏会发生。被汴军骚扰得疲惫麻木惊魂不定心神不宁的秦军，认为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一时间秦军鼾声四起。

秦军大营一片寂静，大地一片寂静，天空一片寂静。月亮、星星、虫虫、花花草草都进入了梦乡，一片静谧美妙的气息。在夜晚和雾气的遮掩下，霍存率领三千精骑直接冲入了秦军大营。霍存的汴军人人是快马长刀，冲进秦军营寨后，横冲直撞，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猛砍猛剁。直到上千名秦军在睡梦中被斩杀之后，秦军才发觉汴军真的杀到了近前。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切行将结束。霍存如同闯入了瓜田菜地，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通砍杀。秦军乱成一团，根本组织不起来有效的抵抗。拂晓时分，战斗结束，霍存斩杀秦军两万人！战场之上血流成河，尸体枕积如山，到处弥漫着血腥的气味。余下的四万秦军扔下满山遍野的锣鼓帐篷、刀枪器械、粮草车辆，溃败逃命。

至此，朱全忠连续击破了秦贤、卢瑭和张晊三处秦军，大获全胜，汴梁的威胁解除了。

汴梁城内一片欢呼，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到处锣鼓喧天，朱全忠隆重犒赏三军。

胜利是短暂的，喜悦也是短暂的。

因为，秦宗权来了。

8．决战秦宗权

秦宗权的战斗力是惊人的，可是偏偏遇到了朱全忠，朱全忠屡屡以少胜多，这令秦宗权忍无可忍了。一场决战爆发了。

三大金刚被朱全忠摧毁，秦宗权决定亲自督师来攻汴梁。

秦宗权在十分窝火百分愤怒千分暴躁万分坚决中，率领十五万大军

倾巢而出，来找朱全忠决一死战。

秦宗权因屡屡被弱小的朱全忠打败而羞耻难当。

秦宗权因张晊等三路大军的不争气而狂躁恼怒。

秦宗权因拔不下汴梁这个心腹大患而坐卧不宁。

秦宗权亲率中军，命逃回的张晊与秦贤为左右先锋，浩浩荡荡杀奔汴梁而来。

朱全忠不敢怠慢，感受到了大战在即的紧张、刺激和压抑。朱全忠在帅府内来回踱步，思考着下一步的御敌之策。这时候，探马来报告，说天平节度使朱瑄和弟弟朱瑾率援军赶来，据汴梁还有一日路程。探马刚走，牙将郭言回来了。郭言遵照朱全忠命令，在河阳、陕、虢一带，招募了一万兵马，已经带入了汴梁城。朱全忠听到这两个好消息，双手一拍说道："事情好办了！"

朱全忠对坐在一边的敬翔耳语了一番，敬翔不住点头称是。

朱全忠命令："开城迎敌。"

城内五万汴军浩浩荡荡列队出城，在汴水边扎下营阵。此时，秦宗权的大军也已经在前面五里之外的边孝村安营下寨。

这次朱全忠也将全部家底儿压在了前线。五万人马分前中后三座大营，前军一万人由诸军都指挥使朱珍统领，都将霍存、军校长葛从周、左右长剑都指挥使王重师佐之。中军三万人由朱全忠亲自率领，敬翔、偏将庞师古、检校左散骑常侍张归霸等人从之。后军一万人由排陈斩斫使李唐宾统领，都虞侯朱友恭、偏将郭言副之。

庞师古，曹州南华人，性情端庄厚重，一直跟随朱全忠左右。在朱全忠初到汴梁时，庞师古帮助朱全忠招兵买马，创建了第一支队伍。后来在救援陈州、击破秦军等战役中，累有战功。庞师古与霍存成为继朱珍和李唐宾之后的头号军事统领。

葛从周，濮州鄄城人也。其祖上都是朝廷大官，其父亲葛简还被朝廷赠以兵部尚书荣衔。葛从周"少豁达，有智略"，开始在黄巢军中，逐渐官至军校，做了个小头目。朱全忠在王满渡大破黄巢军时，葛从周与霍存、张归霸兄弟等人投降了朱全忠。敬翔是文士落魄与基层军阀结合

的现象代表，那么葛从周就是武士落寞与基层军阀结合现象的代表。

葛从周是朱全忠阵营中几十年不倒的常青树，除了英勇善战、有大将材器之外，还有低调与忠诚。在朱全忠与秦宗权军队的一次作战中，朱全忠马失前蹄，连人带马跌倒尘埃。这时候秦军呼啦啦冲来，要擒拿朱全忠。情势危急之时，葛从周赶到，扶起朱全忠，重新上马。葛从周挡在朱全忠身后，面对秦军孤身拼死力战。无奈敌人势众，葛从周脸上被刀砍伤，胳膊中箭，身上被长矛刺了几个洞。此时葛从周全身上下都是血，铠甲破烂。可是葛从周毫不退却，仍咬牙奋力保护朱全忠。正在万分凶险之时，汴将张延寿赶回来救援，杀退秦军。在张延寿与葛从周保护下，朱全忠得以全身而退。这次战役后，朱全忠十分爱惜小伙子葛从周的忠心和勇敢，当即提升葛从周为军校长。葛从周跟随朱全忠征战几十年，一直深受器重，直到衰老不能领兵作战，退休回家，得以善终。朱全忠虽然赏罚分明，可是性情暴躁，心思难测，杀伐果决，特别是到了晚年，朱全忠猜疑心很重，众将时常因小过错而获杀身之罪。所以在朱全忠帐下做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葛从周能够得以善终，这是其过人之处，众将很少有能和他相比的。

王重师，颍州人。为人深沉大度，心里特有数儿，属于内秀的人。既擅长用长剑，也擅长用槊，武艺超群。开始的时候，朱全忠封其为拔山都，后又命其率领左右长剑军，为长剑军指挥使。

李唐宾，陕州人，性情刚直雄壮。原在黄巢军中为将，后来投降朱全忠。手使长矛，骁勇非常，又擅长排兵布阵，与朱珍齐名，同为朱全忠帐下头号上将。

朱友恭，寿春人，原本名叫李彦威。很小的时候就跟随朱全忠，乖巧伶俐，能够体察揣摩朱全忠的心意，朱全忠很喜欢他，就为其更名改姓，作为养子。

从这些将领的来历与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朱全忠用贤任能的气度，霸业之初的霸气。从这些将佐的职务我们还发现，朱全忠管理军队的方法具有专业化的特点，如有用长剑的长剑队，有负责开道的开道队，有负责近距离作战的斩斫队，等等。这里面既有按专项功能编制军

队的目的，也有为表现突出的将佐创造升迁空缺的策略，使立功将佐人人有进步空间，时时怀抱建功立业的期望。不至于一大堆人往一个职务上挤，挤压的结果要么是内部互相倾轧，要么是良才出走，要么是人心沮丧，最终一定会影响到朱全忠霸业的进一步拓展。朱全忠为汴军豪华的将佐阵容创制了五花八门的职务，令每一个人都感到被重用，每一个人都拥名副其实的头衔，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地位，因此，将领们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立功求赏的欲望。乱世之中，这些人风餐露宿、流血流汗，为的什么？不就是建功立业、荣华富贵、升官发财吗？这就是人性，基本的人性。这就是人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生。一个组织的事业有发展空间，一个组织内的机构职务有发展空间，一个组织内的成员有发展空间，说明这个组织是有生命力的，可以带给人希望的，组织的吸纳力才足够强。朱全忠深谙此道，朱全忠躲在人丛偷着笑。

汴秦两军对垒，几十万人马一时之间把汴水淹没在人山人海中。天空中烈日当头，白花花的阳光映照之下，刀枪剑戟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盔帽铠甲散发出粼粼的波光。双方军兵摇旗呐喊，光着膀子击鼓助威。战马紧张地打着响鼻，摇头摆尾，嘶鸣雀跃，每一寸肌肉都进入了高度兴奋与紧张状态，随时待命出征。红黑两色战旗在风中“扑啦啦”招展飘扬。连绵几十里的牛皮帐篷，如同波涛涌动的海洋，任何人都清楚，波涛底下的蕴含的能量。

三声炮响之后，双方弓箭手“啪啪啪”射出一阵箭雨，划定对阵疆场，刀斧手蹲在鹿角丫杈之后压住阵脚。战场之上顿时安静下来，鸦雀无声。汴军中，朱全忠催马来到阵前。秦军中，秦宗权坐着辇车来到阵前。秦宗权怎么乘辇车呢？原来秦宗权已经在蔡州宣布称帝。尽管秦宗权没有什么政治理想、治理方略，可是做皇帝劲头儿很足，做皇帝的排场搞得很大，因为他领略过黄巢的派头儿，见识过黄巢的消费，心里一直痒痒，一直跃跃欲试。现在，秦宗权吆五喝六地做了土皇帝，姬妾成群，仪仗成行，文武成列，一应俱全。蔡州虽然简陋，可里里外外的运行，无处不弊手弊脚地模仿帝都皇宫。

两军主帅见面，怒火填膺，但表面上还要镇定自若。

朱全忠首先发话：“逆贼秦宗权，违天悖人，祸乱中原，罪大恶极。本帅奉朝廷诏命，督各路兵马，特来剿灭，还不乖乖就擒？”

秦宗权仰天哈哈大笑，用手指甲剔着牙缝，歪着嘴说道：“朱全忠，你也不动脑子想想？你不也是反贼吗？穿上官军的朝服就成了圣人啦？方今朝廷腐朽，天下大乱，谁有军队、有地盘、有实力，谁就做皇帝，主宰天下！朕乃替天行道，率民推翻暴戾堕落的唐朝，这是民望所归。”

朱全忠最恨人家揭他的短，说他是反贼，无异于当众被扒掉裤子。现在秦宗权在两军阵前抖出他这段老底儿，朱全忠怒目圆睁，对秦宗权斥责道：“天下恼恼，兵连祸结，都是由于你这种狂妄之徒所致。尔等无法无天，蛊惑民心，烧杀掳掠，致使民不聊生，田产荒废。老百姓痛恨你们这帮祸患还来不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顺应民望。看本帅今天和你算清总账，替朝廷灭贼，替百姓除害，替陈蔡雪耻。”

秦宗权三角眼一斜，“嘿嘿”嘲讽地干笑了几声，冷冷说道：“朱全忠，你区区三四万人，如何与朕争斗？以卵击石还差不多？简直是不自量力。”

朱全忠不紧不慢一字一顿地说道：“本帅兵少，但是良将众多，不似你的部下，中看不中用。”

这句话正说到秦宗权痛处，汴秦两军连年来大小数百战，可是秦军屡屡被汴军打败，这令秦宗权羞愤难当，早就窝了一肚子火。

话不投机，二人不再答言，各自令旗一摆，秦军和汴军阵地各冲出一员战将。汴军战将是霍存，秦军战将是秦贤。霍存与秦贤各举刀枪，战在一处。秦贤憋着劲要找霍存报营寨被袭之仇，再加之秦宗权督阵。所以今天秦贤格外卖力，使出了浑身解数，要与霍存拼命。可是霍存毕竟技高一筹，秦贤渐渐不支。这时候，秦军中又冲出一员战将，与秦贤两人大战霍存，此人正是败军之将张晊。就在张晊加入战斗的同时，汴军大将王重师挥舞铁槊催马来支援霍存。四人两对杀得难解难分，尘土飞扬，两边军兵鼓足腮帮子为本部将领助威，喊杀声此起彼伏。朱全忠

向朱珍递了个眼色，朱珍立即命令葛从周随自己冲入战场。见汴军又增加两员战将，秦宗权也毫不示弱，派出四员战将迎击。这真是一场盛大壮观难得一见的战斗，汴秦两军各自派出了核心精锐，在三里宽的战场上厮杀得天昏地暗。几十万大军的眼睛和心脏全被这场恶斗吸引住了。

就在两军厮杀的紧张时刻，突然秦军后方发生大乱。一名军校身上带血骑马飞速跑到秦宗权跟前，报告说："陛下，我军背后突然杀来唐军。"

秦宗权大惊，问道："唐军？朱全忠的那一小撮人不都在阵前吗？"

那将佐回答："不是汴军，似乎是兖州和郓州的旗帜，人马当在五万以上。"

秦宗权心知中了朱全忠诡计，立即鸣金收兵，同时指挥大军斜向后撤。顿时，十几万秦军边打边撤，溃败而逃。朱全忠命令前中后三军乘势掩杀。掩杀中，两万秦军做了汴军的刀下鬼或者俘虏。秦军逃出五十里，到达一个叫做阳武桥的地方才扎住营寨。

大家不禁要问？兖州郓州的援军是如何赶来的？

朱全忠虽然嘴上说良将众多，其实心里还是没底的，与秦宗权相比众寡悬殊，况且秦军也是如狼似虎，残忍异常。所以在大战之前，朱全忠就向山东的天平节度使朱瑄发去了求援信。朱瑄接到朱全忠书信后，立即在镇府郓州点齐五万兵马驰援汴梁。朱全忠为了稳定军心，曾向部下诈称朱瑄率领十万援军。朱瑄还有个弟弟朱瑾，为兖州刺史。朱氏兄弟二人从郓州和兖州起兵西来救援汴梁，半路合兵一处，达到时正赶上汴秦这场恶仗。朱全忠在战前，悄悄向敬翔布置了一番，就是让敬翔安排人通知朱氏兄弟暂时按兵掩藏，待朱全忠吸引住秦军主力后，再由兖郓军队在秦军后方发起突袭。正当汴秦大将厮杀混战达到白热化之际，朱氏兄弟立即率军突击秦军后方。朱瑾剽悍勇武，战斗力十分强大，一马当先冲入秦军。秦军被前后夹击之下，惊慌失措，溃败后撤。

秦军退走后，朱瑄朱瑾兄弟来到汴军大营，朱全忠亲自迎出辕门，一手拉着朱瑄，一手拉着朱瑾，走入早已摆好筵席的帅帐。分宾主落座后，朱全忠高捧酒樽，满怀恭敬地对朱瑄说道："郓帅，这次汴梁得以保

全，全是仰仗你兄弟的救援啊，我朱全忠代表汴梁军民感谢你！”说着，朱全忠首先将酒喝干。

朱瑄厚重地笑笑，说道：“汴帅你不要客气，我们都是朝廷臣子，理当守望相助，戮力剿贼责无旁贷。”说完，朱瑄朱瑾二人也将樽中酒喝干。

朱全忠命汴军将佐向兖郓将佐一一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帅府内充满融洽欢快的气氛。

朱全忠再次向朱瑄举杯敬酒，说道：“郓帅，不知你今年贵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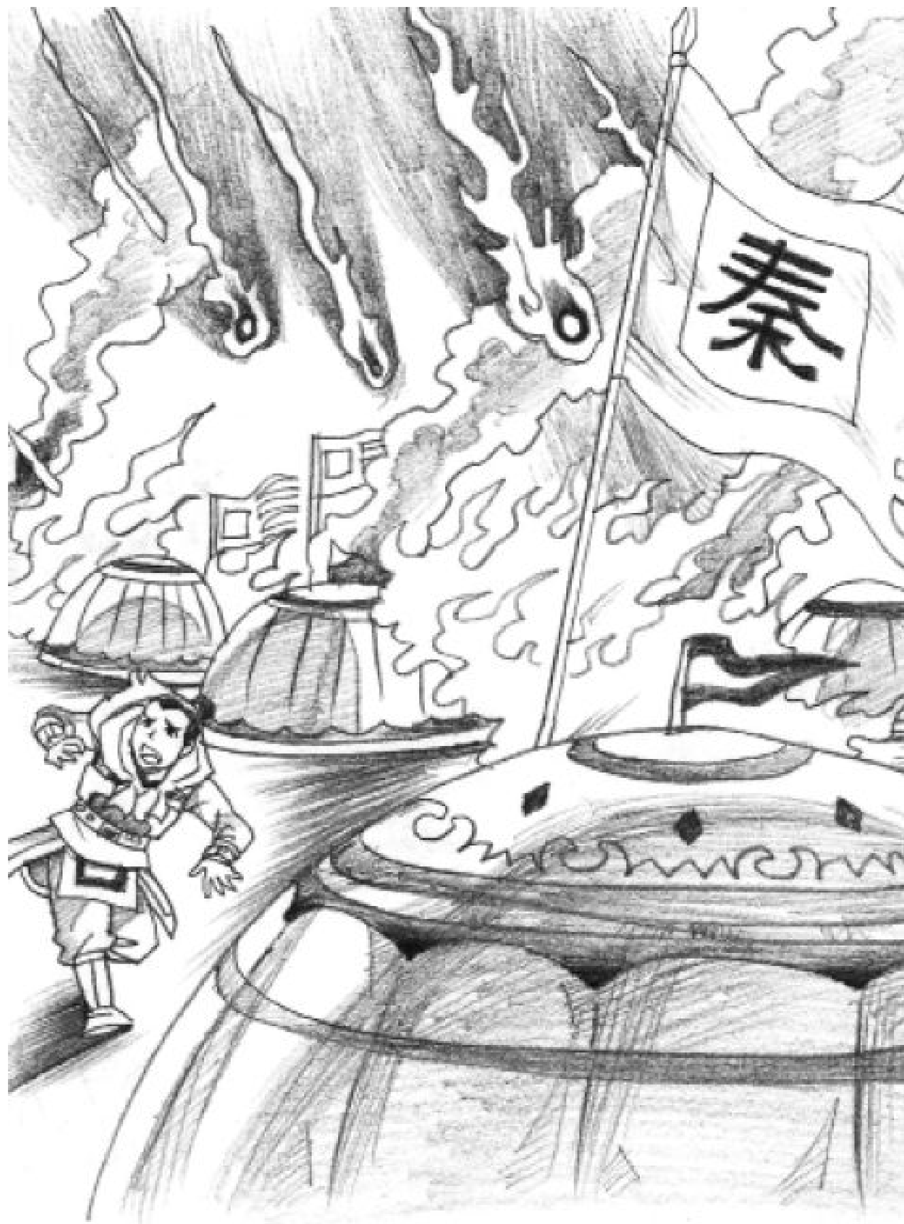
朱瑄不明就里，回答道：“我今年虚龄四十岁。”

朱全忠说道：“郓帅你年长。我们都是朱氏子孙，虽然以前不相识，但也是本家兄弟。那你就做我的兄长吧？”

朱瑄一听朱全忠这个建议，显然很合意，双手击掌表示赞同。于是朱瑄年长排序第一，朱全忠次之，朱瑾第三。如此一来，兖郓与汴梁的关系更紧密了。三人共同举杯，彼此敬酒。两边将佐也纷纷举杯祝贺三人结为兄弟。

该着秦宗权倒霉，末路当绝。秦军逃奔五十里后，草草安下营寨。秦宗权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既骂朱全忠狡诈，也骂手下将佐无能，疏于防范。秦军上下战战兢兢，大气儿不敢出，生怕惹恼这位山大王皇帝，被当成出气筒杀掉。秦宗权草草吃罢晚饭，刚刚在宫女服侍下躺在床上，两眼无力地微微闭合。朦胧中，突然听到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紧接着，床板和帐篷一阵剧烈地抖动。秦宗权惊出一身冷汗，骨碌身从床上跳起来，大喊道：“来人，发生何事？”

这时候慌慌张张跑进来一名侍卫，报告说：“陛下，大事不好，上天降灾于我们营中，一个大火球砸中左营。”



秦宗权嘴里骂道：“胡说八道！”一脚踢开那名侍卫，走出大帐查看。

只见秦军左营，火光冲天，噼里啪啦爆裂之声不绝，天上还有细碎的火球射向营中。被火球击中的秦军哭喊成一片。原来是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正好击中秦宗权军营。那时候，人们认识有限，不明白陨石

雨是什么东西。都以为是秦宗权作孽太多，惹恼了上天，玉皇大帝在实施责罚。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在秦军中以加速度传播和几何数扩散。顿时，秦军将校人心惶惶，吓得惊魂出窍，纷纷趴在地上给天磕头，祈求宽恕。秦宗权虽然不相信天谴，但心里也发毛，感到脊背发凉，双腿打颤。一时间，竟然忘了命人救火。

正在秦军被陨石袭击吓傻而混乱之际，朱全忠与朱瑄也得到了探报，说秦军营寨遭天降火石袭击，伤亡惨重。朱全忠一拍大腿，放下酒樽，对朱瑄说："兄长，你看秦贼罪孽深重，上天都不饶他。我们正可以趁机一举剿灭之！"

朱瑄说道："好，你我联兵一处，连夜出击秦宗权。"

朱全忠当即下令："朱珍你为先锋，率一万人马奔袭秦军。我和郓帅随后就到。"

趁着夜色，兖州郓州汴梁联军十万人直扑秦军而来。秦军正在为天降火石而惊魂未定，突然又杀来了汴军，秦军以为是天兵天将下凡，军情更加混乱。在草草抵抗之后，秦军丢弃一切军需物资，拔腿抱头鼠窜。汴军在朱珍率领下一阵冲杀，秦军又损失两万多人，秦宗权在几名亲信护卫下侥幸逃脱。这一仗决定了汴军与秦军的战略对比地位。

从此，朱全忠占据了战场主动，秦军迅速没落。朱全忠获得了自来宣武赴镇后的最大胜利，终于可以喘口气，歇一歇了。同时，这次战役也奠定了朱全忠横扫强敌的威名，成了中原一带名副其实的中坚力量。能够打败吃人肉的凶悍之兵，那是怎样的一支军队？闻风者无不对朱全忠产生敬畏之感。更重要的是，朱全忠借此机会将原来秦宗权赶跑的散兵游勇、流亡民众召回，渐渐聚合起来，发展壮大了汴军力量。秦宗权连续吃了几个大败仗，一蹶不振，由疯狂的四处进攻转为收缩防守，相继放弃了洛阳、河阳、郑州等地。朱全忠派出部将孙从益出任郑州刺史，请朝廷派来扈驾都头杨守宗做许州刺史。郑许两州基本纳入了宣武控制之下。

朱全忠威震中原，击破秦宗权，在保全汴梁的同时，为朝廷立下了大功。朝廷这时候不傻了，知道谁能干，知道要彻底扫荡秦宗权还需要

继续倚重朱全忠。皇帝立即降旨，因高骈遇害已死，淮南出缺，所以封朱全忠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朱全忠的权力大了一倍多，不仅东南面军事由朱全忠统领，而且兼任了淮南节度使。兼任两镇节度使，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先例，也是特殊的荣耀。

朱全忠终于站稳了脚。

朱全忠终于腾出了手。

军阀要不坏，不算有能耐。

9．河阳的确好地方

肥肉谁都想吃。可越是肥肉，往往越是离得远，即使到了嘴边也不容易下咽。朱全忠决定先西讨再东征，他明白只有放弃才有获得。于是朱全忠有了一次意外的终生受益的收获。在东边的赵犨之后，在西边朱全忠又添新盟友。

李克用乘虚而入河阳，难道朱全忠对近在咫尺的河阳不感兴趣吗？当然不是，朱全忠很感兴趣。可是朱全忠心有余力不足，除了愤怒，只有眼巴巴看着没办法。因为，朱全忠自家地盘上的事情还没搞定，当时朱全忠正在与秦宗权进行艰苦卓绝地缠斗。直到宣武会战，决定性地击败秦宗权之后，朱全忠才腾出手脚来关注河阳。

朱全忠不得不关注河阳，因为河阳是宣武的后背。

朱全忠不得不争河阳，因为河阳现在的主人是李克用。

以前，诸葛爽镇守河阳时，没有对朱全忠造成威胁，可以说是两边相安无事。现在，诸葛爽死了，李克用来了。河阳尽管还是那个河阳，但河阳地盘上的主宰换了，换成了朱全忠的死对头大仇家，这令朱全忠十分紧张。这几年，看着李克用攻城略地，扩展地盘，朱全忠很着急，也很无奈，因为面前的这个秦宗权实在不好对付。朱全忠暗杀李克用事件发生后，诸侯对朱全忠怀揣提防心理，热心救援朱全忠的人寥寥无几，朱全忠只有自力更生，苦苦支撑，苦斗秦军。

人人都知河阳好，河阳令朱全忠很烦恼。

人人都知河阳肥，河阳地盘上有地雷。

朱全忠很紧张，朱全忠很无奈，因为朱全忠没有进伐河阳的机会。

诸葛爽死后，河阳内讧，人家请的是李克用做靠山，没请朱全忠去调停。朱全忠脸皮虽厚，也没有介入的正当理由，况且当时朱全忠被秦宗权围攻，分身乏术。现在李克用已经入主河阳，虽然朱全忠稍稍有了些时间和能力，可时机却已错过。

怎么办？

无人知道该如何办。

只有天来办。

天要想办就能办。

天要办谁就办谁。

李罕之与张全义为拜把子盟兄弟，虽然两人性情不同，但是关系十分融洽。李罕之性格贪婪强悍残暴，张全义厚道宽容稳重。在那个战乱年代，武力就意味着实力，武力就意味着成功。李罕之凭仗武力和征伐之力有些看不起张全义，经常嘲笑张全义土包子没能耐，说张全义“不过一个种地的乡巴佬而已”。真是搞不懂，这样两个人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李罕之做了河阳节度使之后，频频发动战争，张全义在后方筹集粮草支持李罕之。

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发生了几件不算小的事情。第一件大事是朱全忠决战秦宗权，关东局势逐步明朗，朝廷的统治力有恢复的迹象。第二件大事是僖宗皇帝见秦宗权衰相呈现，才决定起驾从成都回长安，终于结束了第二次流亡生活。第三件事代北节度使李国昌老病去世，代北之地直接并入河东李克用版图，李克用成了河东从黄河到大漠的唯一主人。第四件事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被部下篡杀，王重荣的死对李克用和朱全忠都有深远影响。

王重荣是李克用的军事和政治盟友，互为邻藩，互为支援。王重荣是朱全忠的假舅舅，是朱全忠初期的政治靠山，朝里能替朱全忠说上话的只有王重荣。王重荣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之间也发挥了一定调解与缓冲作用。所以，王重荣的死对李克用和朱全忠都是损失。

王重荣治理部队军法严厉，手段强硬。王重荣位高权重，功业隆显，在河中乃至长安周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属于实力派地方大佬。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王重荣脾气更加自负和暴躁，说一不二，吐口唾沫都能有千斤重。

有一天，河中牙将常行儒犯了军规，受到王重荣的严厉惩罚。估计是常行儒所犯错误不太大，而王重荣处罚过重，或者是对照当时藩镇中此类事件的处罚惯例，常行儒认为受处罚过重。因此，常行儒感到十分羞耻，咽不下这口恶气。其实，同一件事情对不同的人感受是不同的。常行儒觉得委屈耻辱，或许王重荣还觉得对常行儒已经手下留情了呢。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常行儒带着亲兵，杀进王重荣的帅府。王重荣没有戒备，帅府守卫很快崩溃。仓促中王重荣穿着睡衣逃往了山中别墅藏匿。第二天，常行儒仍不罢休，继续追寻，终于在别墅中擒获了王重荣。常行儒一不做二不休，将年迈的王重荣杀死。一方诸侯王重荣就此结束了波澜汹涌的一生。

河中兵变后，朝廷在李克用及河中军的要求下，将王重荣的哥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调往河中任节度使，令王重盈的儿子王珙任代理陕虢节度使。王重盈达到河中后，第一件事就是替弟弟报仇，捕杀了常行儒及作乱部署。

王重盈与王重荣相比，能耐差了一大截子。河中原本强镇，一旦易主，地位迅速下降。非但不能虎踞关中，而且还遭到河阳李罕之的侵扰。王重荣死后河中空虚，李罕之趁机屡屡发兵西攻河中的晋州、绛州。河中不敌李罕之，深受其苦，不堪其扰。这时候，王重盈想到了朱全忠。由于李罕之的后台是李克用，王重盈找李克用没有用，李克用不会出面抑制李罕之。如果李克用抑制了李罕之，既需要为李罕之另找活儿干，又需要出钱出粮资助他。现在李罕之靠攻占装备自己，免却了李克用多操心。王重盈把希望寄托在了他弟弟的假外甥朱全忠身上，只有找朱全忠才能结盟破除李罕之的威胁。

想到朱全忠的还有一个人，张全义。

李罕之四处用兵，征伐不已，从来不治理农桑，只会打仗不会生

产。如此一来，李罕之的一切军需物资都要依靠张全义供给。与李罕之形成对照的是，镇守洛阳的河南尹张全义是个施政治理高手。朱全忠大败秦宗权后，秦宗权被迫收缩战线，占据东都洛阳的秦军大将孙儒放弃洛阳而去。临走时，孙儒将洛阳洗劫一空，放把火后裹着大量金银钱财叫嚣着东归。孙儒离去，张全义进驻洛阳，担负起河南尹的职责。此时的洛阳空荡荡的一片萧条破败之相，白骨遍地，荆棘丛生。老百姓纷纷逃避战乱流落城外，偌大古都常住户竟然不足百家。

张全义没有抱怨，没有向朝廷伸手，而是带领身边官员埋头苦干，身体力行督导农民种田织布。张全义采取薄税政策，休养民生，河阳人口迅速繁盛，经济生活恢复稳定，财政收入源源不断，仓廪充实堆积如山。可是，李罕之的需求是个无底洞，对张全义征调不已。张全义稍有供给不及时，李罕之就将张全义的手下官吏打一顿。河南府中官员苦不堪言，纷纷向张全义诉苦说：“大人，李帅需求实在太大，我们的这点积蓄怎么能供养得起啊。况且李帅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理会我们的苦衷，长此以往，可怎么得了啊。”张全义默不作声，仍然按照李罕之的需求单子提供粮草、布匹、甲仗、器械等军需物资。

李罕之这部战争机器无休无止地征伐，吞噬着河南并不丰厚的财富。张全义的恭谨奉献在李罕之看来，是应当应分。李罕之越发的骄横不讲理，得寸进尺，对张全义索求无厌。终于有一天，张全义扛不住了。毕竟洛阳历经丧乱，处于刚刚恢复之中，哪有实力没完没了地供给李罕之？这时候，不堪袭扰的王重盈与不堪重负的张全义暗中偷偷眉目传情，缔结了盟约，共同对付李罕之。在极度不平等的互动下，张全义与李罕之的结义兄弟情份终于破裂，取而代之的是张全义与王重盈结盟。王重盈和张全义都需要对付李罕之这个共同的敌人，敌人的敌人终于变成了朋友。

公元888年，李罕之正在紧锣密鼓地攻打河中重镇晋州的时候，王重盈派人秘密给张全义送信，要求张全义发兵实施突袭，两人前后夹击李罕之。老实人要是被惹急了，做事情更具有破坏力。张全义这个老实人趁夜调集属下全部兵马，奔袭了李罕之的驻地河阳。张全义破关斩

将，连续击破河阳的外城、内城和子城，直奔李罕之帅府杀来。李罕之此时全部注意力都在晋州前线，主要兵力也已外出作战，帅府空虚。张全义的造反令李罕之感到十分突然与意外。李罕之从来没想过他给张全义的压力到底有多大，这种压力到底能将一个常人逼向什么地步。混乱之中，李罕之爬墙头逃走，连夜逃往泽州，向李克用求救。张全义打跑了李罕之，自己直接兼任河阳节度使，成了河阳的新主人。

李克用再次上奏朝廷，请朝廷封李罕之为泽州刺史领河阳节度使。另外，李克用派遣大将康君立带领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等率三万人马协助李罕之反攻张全义。李克用之所以屡屡帮助李罕之，是由于李罕之曾经帮助过落难的李克用。李克用遭到朱全忠暗算自开封逃回太原的途中，各州府镇使都闭关不纳，对李克用冷眼以对，只有李罕之接济了李克用资粮。不仅如此，李克用对李罕之深为了解，知道李罕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可以作为扩张霸业的得力鹰犬。李罕之占据河阳对李克用有利无害。既然李克用已出兵，王重盈撤兵退回河中，因为王重盈不愿意直接与李克用为敌。

王重盈的离去，剩下了张全义孤零零地面对康君立的河东雄师。张全义哪里是康君立的对手，他几乎不会统兵打仗。张全义只有据守河阳，免战高悬，一天天困坐愁城，掰着手指头捱日子。十几天后，河阳城内积蓄的粮草用尽，全城上下靠吃树皮挖野菜为生。张全义一家老小面临城破被擒的危险。

在紧急危难之际，张全义想到了朱全忠。张全义火速派人前往开封，邀请朱全忠派兵来解救河阳。作为交换条件，张全义对朱全忠奉上重金，并以妻子儿女做人质。张全义的信使到达开封的同时，王重盈的信使也到了开封。王重盈虽然不愿意与李克用直接为敌，但更不愿意李罕之返回河阳。两害权衡之后，王重盈想出了一个中间策略，请朱全忠派兵援助张全义，以打跑李罕之为目的。只要张全义的河阳得以保全，也就意味着河中的危险同时解除。

朱全忠击败秦宗权主力后，之所以没有乘胜追剿秦宗权，朱全忠有自己的盘算。李克用占据河阳，给朱全忠造成了威胁，朱全忠对此不敢

马虎大意，总想找机会争夺河阳，这是其一。朱全忠认为朝廷用人目光短浅，多属权宜之计。朱全忠之所以被朝廷委以重任，主要是为了对付黄巢和秦宗权，朝廷不会无缘无故地对朱全忠厚爱褒奖。所以，朱全忠很清楚，秦宗权的存在也是他体现价值的载体，让秦宗权苟延残喘也是为自己发挥作用保留空间。那个暗弱的朝廷也因此才会延长对朱全忠的倚重时间，继续给朱全忠提供政治支持。一旦秦宗权被彻底消灭，那朱全忠也将失去作用。况且朱全忠羽翼还未丰满，朝中没有人替他说话，唯一的靠山王重荣又刚刚死去。朱全忠虽然看不起无能的皇帝与朝廷，但毕竟它还代表着天下之主，发出的封诰及号令具有最高的合法性。朱全忠明白，自己的事业拓展还需要处处借助朝廷。

王重盈和张全义的信使到开封提出救援请求后，朱全忠心里这个痛快敞亮就别提了。朱全忠心想今天是个什么大吉大利的日子，盼星星盼月亮都盼不来的机会，现在送上门来了。为了扩大地盘，争夺资源，朱全忠费尽心机地发动了“三朱大战”，虽然打了一些胜仗，可效果并不理想。关于“三朱大战”的详情以后再表。现在河阳送上门来，机会难得，机不可失。朱全忠当即决定发兵救河阳。这真是天公作美，正在朱全忠苦于没有机会伐河阳的时候，发生了李罕之与张全义反目之事，现在河中与河阳同时来约，宣武出兵河阳顺理成章啊。如此一举两得，既可以消除背后之患，也可以拖一拖对秦宗权的战事，让秦宗权多活几天。

朱全忠派出大将丁会、葛从周、牛存节驰援河阳张全义。这位丁会也是朱全忠的老班底。丁会自幼放荡不羁，后来参加黄巢义军，隶属朱全忠帐下，跟随朱全忠赴镇汴梁，开始时官任都押衙。丁会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坚忍不拔，见识也高于常人，后来成为朱全忠与李克用争夺泽潞地区的重量级人物。

丁会率部到达河阳后，康君立派李罕之率步兵继续攻城，派李存孝率骑兵截击丁会的援军。汴军与河东军相遇于沅河渡口，丁会与李存孝摆开阵势大战起来。就在丁会与李存孝对阵之际，朱全忠另外派出一支人马绕到河东军背后，打算切断河东军在太行山的归路。康君立侦查到汴军向太行山移动的军事目的后，担心腹背受敌，不敢在河阳恋战。河

东军心动摇直接影响到了作战气势，李存孝兵败，安休休投降汴军。康君立出师不利，与李罕之率残部退回河东。

击败河东军后，朱全忠为了长久控制河阳一镇，通过上奏朝廷，保举丁会为河阳节度使，让张全义回洛阳继续做河南尹。

张全义死里逃生，躲过大劫。朱全忠不仅放回了张全义的妻子儿女，而且请朝廷在洛阳地盘上新增设了佑国节度使，由张全义出任。张全义对朱全忠感恩不尽，将朱全忠当成了全家老小再生活命的菩萨。从此之后，张全义对朱全忠俯首帖耳，唯马首是瞻。朱全忠向河阳要什么，张全义就给什么，毫不吝啬，毫不犹豫。从此之后，河阳成了朱全忠的又一个补给基地，与赵犨的陈州共同构成了朱全忠霸业的两大支撑，朱全忠的战争给养大半出自河阳与陈州。不仅如此，河阳和陈州对朱全忠忠心不二，宣武、河阳、陈州构成了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形成了雄踞中原、虎视天下的霸王之资。

经过黄巢、秦宗权掳掠祸害，官军盗匪连年征伐，兵荒马乱，河南及江淮之间受害最重，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生产生活遭到极大破坏。说五代没出过文化人，肯定不正确。说五代没有出过诗人，肯定不准确。说五代没有出过著名诗人，应该没什么错。因为，那时候的头等大事是保命与吃饭。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和生长的人肯定没什么心思写诗了。五代稀有的诗人中，有一位名叫黄滔的，据说深得白居易浅易流畅的风格，他在一首诗《书事》中写到："望岁心空切，耕夫尽把弓。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设阵风沙黑，烧城水陆红。飞章奏西蜀，明诏与殊功"。寥寥数语，反映了当时社会离乱之苦。河阳虽不是重灾区，局部城镇也是一片萧条。

事实证明，张全义此人是个抚理地方的绝顶高手。张全义从自己亲兵中挑出老实可靠、干练有才器的十八个人，命名为屯将。张全义给他们每人一支令旗和一篇榜文，然后派遣这十八位屯将分头奔赴十八个县，负责安民和恢复生产。所谓屯将，屯田之将的意思，主要任务是管理农业生产。这十八人到达地方后，按照张全义的吩咐，将小红旗就地一插，对榜文内容进行宣读讲解。榜文内容大概有如下几条：一是请流

亡外地的民众返乡安居，二是要求老百姓种树种庄稼，三是免除租税，四是简化刑罚，除了杀人者抵命之外，其他过错只有打板子一种惩罚。如此一来，一传十，十传百，被战争赶出家园、流落他乡的老百姓闻听河南的新政策后，纷纷返回家乡，安心务农，开垦荒地，劳动耕织。屯将除了督导生产之外，还从老百姓中选出身强力壮的人组成团练，指导教习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以抵御来侵扰的盗贼与流寇。在张全义的政策鼓励之下，三五年之间，各个城镇逐步恢复了繁荣，城池屋舍得以修缮，人口得以增长，桑麻和庄稼繁茂成片，再也看不到荒弃的田土，看不到闲散的民众。团练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大县团练规模达到了七千人，小县的团练也在两千人以上。



张全义率部作战不行，但智商很高，明察秋毫。虽然为政风格比较宽大简约，可无人能够欺瞒他。张全义很重视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还能蹲点指导。在深入田间地头的调研活动中，张全义从来不停留在地方官员的口头汇报，而是直接考察实地情况。如果发现沟垄整齐、庄稼繁茂的，就下马走到近前，召集随行官员亲自参观查看。让人把田地主人

找来，以酒食加以慰劳。如果看到桑蚕和麦谷丰收的，张全义会亲自到农人家，招呼这家里的男女老少一起坐坐，赏赐茶叶衣服之类以鼓励他们的勤恳。有时候，张全义发现土地荒废种不好的，就召集众人后，对这个不好好种地的人进行责罚。被责罚的人往往会说，家里没有耕牛，所以种不好地。张全义很有办法，面对这种情况，就把此人的邻居街坊找来，训诫道：“他如果确实没有耕牛，你们为什么不帮助他呢？”众人都很惭愧而心悦诚服，从此之后，各村之内人人互助，共同搞好生产。张全义不仅善于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还能够对疑难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这样的干部，谁还敢欺瞒？谁还不好好干？几年下来，河南家家户户有余粮，有积蓄，即使遇到灾荒年，也没有出现受饥挨饿的现象。老百姓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张大人不喜欢声色犬马，即使见到这些也从不展颜欢笑，唯独见到庄稼丰产才露出笑容啊。”

从这些逸事中，可以看出张全义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官，而且很有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正派朴素，作风务实，即使放在现在，仍有很多人无法与他相比。张全义勤政善政，对朱全忠忠心耿耿。朱全忠对张全义也很尊崇，不断为张全义加官进爵，依仗其为大后方的股肱。张全义在朱全忠集团中一直处于较高地位，荣宠无比。

李克用被朱全忠赶出河阳，到嘴的肥肉又被别人抢去，心里当然不好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李克用将李罕之安置在泽州，令其与昭义节度使李克修一起攻打河阳，一次打不赢，两次再打，两次不行，就打三次。李克修与李罕之锲而不舍，死死咬住河阳不放，没有一年不出兵。丁会守河阳守得也很艰苦和坚固，虽然晋汴互有胜负，但河阳一直控制在朱全忠手里。由于连年用兵，怀州、孟津、晋州、绛州一带民不聊生，田无禾苗，县无令长，赤地几百里没有人烟。

李克用一时攻不下河阳，却在李克修和李罕之的合力征伐之下，经琉璃坡和辽州两次大战，彻底消灭了孟方立的有生力量，将孟方立的邢洺磁州收入囊中。孟方立最后走投无路，众叛亲离，被迫喝毒药自杀。

孟方立死后，残部拥戴孟方立的弟弟孟迁做邢洺留后。孟迁估计自己难以对抗李克用，就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向隔在中间的魏博一镇借

道去救孟迁，可是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不答应。朱全忠只有另外想办法。朱全忠派出的部将王虔裕率领五百人，绕小道赶去支援孟迁。朱全忠派去五百人算什么救援？这就是朱全忠，他很明白孟迁不过是李克用的盘中餐，被吃掉只是时日问题。朱全忠不愿意为了距离遥远的小小邢州而大肆兴兵，避免得不偿失。

朱全忠在认为有必要有好处的事情上，毫不犹豫，绝不怕牺牲，不惜大动干戈乃至血战到底。如果没有多少好处可捞，朱全忠绝不额外消耗，做做样子敷衍了事。不过这次做样子行动令朱全忠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孟迁见朱全忠虚情假意，指望不上。最后，走投无路的孟迁竟然逮捕了王虔裕及五百汴军投降了李克用。王虔裕也是朱全忠老班底中的大将，竟如此窝囊地被反复小人孟迁断送了前程。

公元888年，僖宗皇帝驾崩，昭宗即位。新皇帝为了安抚诸侯，封授李克用陇西郡王，检校太尉、兼侍中，同时也封了朱全忠兼侍中。

那这个新皇帝昭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统一的天朝消失，天下群雄并起，

都揣着称王称霸的雄心或野心，不知鹿死谁手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群雄逐鹿

奎文阁 著

QUN XIONG ZHU LU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S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目录

一、回光返照
1．天下大任
2．新政
3．文臣误国
4．打击宦官
二、军阀混战
1．徐汴之争
2．三朱大战（上）
3．火拼河中
4．三朱大战（下）
5．皇帝成了香饽饽与菜团子
6．蛰伏的枭雄难以长养
7．长成的枭雄难以为邻
8．杨行密清口大败庞师古
9．河朔三镇之魏博的终结
10．逐鹿中原
三、变局惊梦
1．窝和局
2．夺帝
3．局变
4．传禅
5．举目无亲



群雄逐鹿

奎文阁 著

QUN XIONG ZHULU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2, 群雄逐鹿 / 奎文阁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12-06342-9
I. ①唐… II. ①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478号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2：群雄逐鹿
作　　者 奎文阁
出 版 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胡俊生 梁明德
责任编辑 胡俊生 侯芙瑶
责任印制 刘 银
装帧设计 王　艳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8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120 010 - 64267397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00×96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4 月第1 版 2013 年4 月第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2-06342-9
定　　价 26. 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一、回光返照

1．天下大任
2．新政
3．文臣误国
4．打击宦官
二、军阀混战
1．徐汴之争
2．三朱大战（上）
3．火拼河中
4．三朱大战（下）
5．皇帝成了香饽饽与菜团子
6．蛰伏的枭雄难以长养
7．长成的枭雄难以为邻
8．杨行密清口大败庞师古
9．河朔三镇之魏博的终结
10．逐鹿中原
三、变局惊梦
1．窝和局
2．夺帝
3．局变
4．传禅
5．举目无亲

一、回光返照

1．天下大任

僖宗皇帝解脱了，去了极乐世界。他的弟弟又被迫走上了大唐帝国的领导岗位。虽然是被逼做皇帝，但其过程的凶险不亚于主动夺权。

昭宗原名李杰，即位前改名李敏，即位后更名李晔。奇了怪了，唐朝的皇帝怎么喜欢改名字？懿宗本名李温，成为太子监国后改名李漼；僖宗本名李俨，做皇帝后改名李儇；位子变了，名字也要跟着变，万象更新啊！真是时髦！

李晔是懿宗皇帝的第七个儿子，与僖宗李俨为同一母亲所生，比李

俨小五岁。李晔与李俨的关系一直很和睦，很亲密，兄弟手足情深。李俨对李晔很爱护，李晔对李俨也很忠诚。李晔年纪轻轻就做了大官，授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幽州卢龙等军节度、押奚契丹、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寿王。其实李晔一直也没有去过藩镇赴任，他手握禁中兵权，始终位居宫禁，紧紧跟随僖宗李俨左右，即使颠沛流离也未曾片刻离开。这是僖宗皇帝在人心惶惶、度日如年的执政时期唯一可以倚重信赖的人，也是唯一可以在危难困苦之时做感情寄托的人。

李晔读书十分用功，擅长属文，思维敏捷，尤其喜好儒术，常常仰慕儒家大圣大贤，并按照儒家所主张的修身立业的标准严于律己，养浩然正气于内，修挺拔俊朗之形于外，很有一副百毒不侵的派头儿。

僖宗李俨病情垂危之际，还没有认真考虑过皇朝帝国的接班人选，这令本就心神不定的朝廷大臣们更加茫然不知所措，六神无主。当时，吉王李保有贤德之名，多数大臣对他印象不错，呼声很高。很多人认为李保会是最佳接班人选。至于李保如何贤德，名气如何大，群众基础如何牢，被否决的阻力如何小，其实深可怀疑，而且大大怀疑一把也未尝不可。因为包装投机的成分在风波诡谲的宫廷斗争中总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况且晚唐基本没有了稳定的太子制度，火烧眉毛才临时拉一个王子来推上皇帝新岗位，至于拉到谁完全是没准儿的事，全看操弄权柄的文武大臣如何站队了。史书中只有“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户”几句话，算是李保的全部身世，其他难以得知。不过这位李保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年龄在寿王李晔之上，排位靠前。诸位千万不要忽视了这个似乎不太起眼儿的因素，年龄这玩意儿在中国社会特别灵验，而且是百试不爽。一旦分房子、晋职称、提干部、甚至出国上学进修之类的棘手问题最后无法处置，往往会将“年龄、工龄、教龄”高调推出，如此则喧嚣嚷嚷的众人立即噤声。因为，只有年龄是无法逾越、无法赶超、无法埋头苦干来改变的，怪只能怪自己从娘肚子里晚出来。论资排辈是中国社会历史悠久传承不辍稳如泰山人人痛恨而又人人喜欢的东西。既然李保没什么缺陷，又有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这时候，里里外外的大臣们就议论着酝酿着

操作着跃跃欲试着要拥立李保出任新皇帝。可是，这位似乎具备多方面优越资质的种子选手的接班之路，被一个人堵死了，而且是彻底堵死。这一个人的阻力远远大于朝中文武群臣的推力。此人就是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杨复恭。这个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到底是个什么官？如果粗略套用一下的话，相当于现在的三军总政委。而且是实职，不是荣誉虚衔。

杨复光大家还有印象吧，就是那位忠心耿耿救援长安的忠武监军使。杨复恭是杨复光的哥哥，其实两人不是亲兄弟，是一种比拟血缘关系的辈份亲属关系。唐朝讲究出身门第，豪门望族拥有高官显位、把持朝野大权的比比皆是，形成了一个个紧密勾连、背景深厚、枝繁叶茂的家族势力集团。中唐以后，与豪门望族为主的朝廷省部宰臣集团相对照的是迅速发展起来的宦官集团。说到此处，我们需要交代一下唐朝的宦官制度。

按唐朝制度，皇宫禁内的宦官管理机构称为内侍省，其中的官员设置为：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谒者监六人；内给事八人；谒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此外，另设有五个专业化分工的办事机构，称为“五局”，分别是掖廷局掌宫人簿籍，管理宦官宫女的花名册、户口、来源、去向、安置等事务；宫闱局掌宫内门禁，管理皇宫大内的宫廷殿院的门卫值班、给皇帝皇后执掌遮扇依仗、随时使唤听命吩咐等；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丧，负责宦官宫女等差役的生病治理与死葬事务；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就是灯火油盐日常用度管理；内府局主中藏给纳，负责管理皇宫内的收支调度。这五个管理局的负责人都由宦官充任。

贞观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定下规矩，内侍省中不准设置三品及以上官员，内侍省长官最高为四品官。此后七十多年间，宦官一直没有机会干政。

武则天及唐中宗时期宦官数量开始增加，满满增到了三千余人，大大小小有品级职务的宦官超过千人，不过四五品的高级官员仍然寥寥无几。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年间，前前后后长达五十年余年，老头子对

宦官大为宠信。有些宦官很会办事，如果能够将事情办理的符合皇帝心意，李隆基龙颜大悦，马上就会给这位会办差的宦官弄个三品干部当当。开元、天宝年间，皇帝拥有长安大内皇宫、大明宫、兴庆宫等几处宫院，诸位皇子宅院十多所，皇孙更是达百人百院之多，再加上洛阳东都的大内、上阳两宫，这些地方都需要宫女宦官伺候服役，其队伍规模已经汪洋可观。宫女人数达到了四万人，宦官品级在七品以上的已三千多人，官至四五品的超过了千人。不过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大宦官，所谓大宦官就是名动朝野、权倾四方、以一当万的宦官。

再后来，出现了李辅国、程元振这样会邀取皇帝宠幸的“高智商加高情商”的大宦官。这俩人将官爵做到了极致，出任三公，封授王爵，参与国政机谋，地位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程二人地位虽然高宠，可尚未掌握兵权，军界对于宦官来说仍是禁区。

到了代宗时期，郭子仪北伐、荡平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才开启了宦官典兵的先例。由于军人造反的缘故，皇帝对领兵武将心生疑惧，因此，代宗皇帝设置了观军容宣慰使，命大宦官鱼朝恩担任这个新职务，目的是监视统军的武官。

到了唐德宗时期，由于频繁军乱，皇帝对诸镇武官更加不信任，特别是对身边的武官不放心，总担心变生肘腋，没准儿哪天早上起来自己脑袋不见了。怀着这样的心情，再加上奸臣混蛋的撺掇，德宗皇帝首先对负责禁卫工作的神策、天威等军进行了改造。新设了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别执掌禁兵，以大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两军中尉，从此之后，神策禁军的统帅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宦官的发达盛世来临了。五十多年间，朝野内外无处不渗透着宦官的势力，上下交通，行贿受贿，宦官任意决定重大朝政和重要人事任免，对内围绕皇帝把持各道政事决策环节，对外出任监军直接监督大小藩镇。身无尺寸之功，但居于高官显位的宦官达到了四千六百一十八人之多。虽然偶尔有人奋起与宦官做斗争，力图破除宦官流弊，恢复朝纲，但往往是以卵击石，不仅没有成功，反倒破家亡身，株连甚广。宦官集团已经成为晚唐身上的癌症晚期，恶性细胞遍布全身，扩撒不可遏

制，只有眼看着它一天一天地侵蚀已经并不强健的机体。

有史官议论说，宦官制度由来已久，不存在好与不好的问题，关键在于皇帝是否是贤明之主。贤明的皇帝会使用宦官得当，不会用宦官干政典兵，宦官自然也不会恶性膨胀，天下也自然不会有这么多麻烦。其实此言大谬非常，这是将本就畸形的宦官制度与变迁无常的皇帝心思生拉硬凑。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中，每个朝代的晚期都会发生宦官势力恶性膨胀毒害国政的事情，即使对宦官管理最严的清朝，其末期大宦官也是权倾四方。宦官制度不出祸害是非正常现象，出祸害而且趁乱添乱火上浇油才是其正常结果。

豪门集团由血缘关系构筑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势力，后起蹿升的宦官集团从豪门集团身上学到了这一个法宝，并加以发扬光大。除了依仗皇帝宠信而切入政治体制这条路之外，宦官集团也通过非血缘的裙带关系，滚雪球一般迅速壮大起来。晚唐宦官盛行收养小宦官做养子，长大成人（成不了完整的人，缺个东西）后，大宦官再将养子安置在中央和地方的各个要害职位上，这是宦官发展势力的一种变相但很有效的方式。真子女，需要生养才可繁殖，其数量受制于豪门的繁殖能力与子嗣存活率。而宦官收养假子则无此顾虑，既不能也不需要生育，更不需要抚养。只需要在现成的小宦官中挑选头脑伶俐、四肢勤快、身材健康者即可，其可筛选的对象实在是十分庞大而又充满活力。所以，宦官的“假子”比豪门的“真子”还有一定的优越性，特别是在繁殖势力拓展业务方面，蓬勃发展势不可挡。如此一来，原本可以绝后的宦官，通过一代一代同姓不同种地繁殖与继承，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盘根错节，难以撼动。

以出身豪门世家的重臣为主的文官集团、宦官集团、以藩镇为主的军事集团、皇族形成了晚唐政局中的四大政治势力，明争暗斗，此消彼长，直搅得天昏地暗，将老迈的唐帝国折腾得摇摇欲坠。

四大政治势力自我耗费及互相斗争产生的财经成本和人力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主要转嫁到农民身上。以安史之乱为标志的中晚唐之际，为了解决这些成本支持的不足，朝廷单方面改革赋税制度。

其实新制度是一种涸泽而渔的掠夺制度。错误的财经制度直接促使全国经济不堪重负，产业崩溃、家庭崩溃乃至乡村和城市等社会单元随之崩溃，最终导致了庞大的唐帝国崩溃。唐帝国崩溃后继之以五代，轮番换了几个政府，都没有将天下治理好。并非换了政府，天下就能够自动恢复正常。因为四大集团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尽管四大集团的形态已经大大变异。四大集团的矛盾无法根本解决，处于弱势低端的平民所面临的矛盾就无法提上议事日程，平民面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天下就无法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更谈不上历史性的发展。（注：这是我关于唐亡直接原因的研究成果，区别于以财经赋税制度为切入点的主流观点）。

杨复光与杨复恭就是这种同姓不同种的宦官家族后人。往上追踪，两人拥有同一个宦官曾祖父。这位杨氏宦官大族长是贞元末神策军中尉杨志廉。杨志廉的养子杨钦义，在大中年间的朝廷也为神策军中尉。杨钦义有三个养子，分别为杨玄翼、杨玄价、杨玄寔。杨复光的宦官爹就是杨玄价，杨复恭的宦官爹是杨玄翼。杨玄翼在咸通朝掌管枢密，位居要职。所以，杨复光与杨复恭是宦官堂兄弟。杨复恭此人自幼好读书，通晓古今兴亡之事，颇有见识和谋略，杨玄翼经常派他去藩镇监军，后来以军功逐步升迁到宣徽使。杨玄翼死后，杨复恭接了他宦官爹的班，出任枢密使。

宦官虽然是个大集团，可是这个大集团内又分若干不同的派系，各有各的渊源与家底。僖宗任内，田令孜风头正健、大权独揽。遇到国家大事，杨复恭时常与田令孜发生争执，终于得罪了处于巅峰状态的田令孜。恼羞成怒的田令孜唆使僖宗李儇在四川降了杨复恭的职，将其调离中枢，去担任飞龙使。此时，拥兵河中的杨复光已死。杨复恭还算知趣，没再和田令孜斗下去，称病退居二线。

僖宗皇帝第一次出逃回到长安后，田令孜与王重荣闹翻，兵戎相见。田令孜闯下大祸，拉着皇帝一路磕磕绊绊地再次逃往四川。僖宗开始对田令孜产生不满，重新启用了杨复恭为枢密使。由于动摇国本，导致皇帝流亡，内外群情激愤，借着各种名目讨伐田令孜的人比比皆是。

田令孜处境被动，担心被皇帝抛出来做了替死狗，于是打算谋求退身之策。田令孜主动请求去做西川监军使，其实是去投靠了西川节度使、太师陈敬瑄，并推荐杨复恭为神策军中尉。田令孜之所以推荐杨复恭以自代，缘于玩的一套权术，他借此向杨复恭卖个人情，以便身后留一条路。人为什么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到留后路呢？可以说，僖宗之所以能够顺利二次返回长安，杨复恭居中纵横捭阖，起到了重要的调解作用。所以，回到长安后，僖宗李儇封授了杨复恭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之职、魏国公。

杨复恭代替田令孜成了新一代宦官集团的大佬。

所以，杨复恭的一只手挡住了吉王李保的通天路。

因为，杨复恭有资格。

还因为，杨复恭有实力。

更因为，杨复恭有私心。

拥立新君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已经被杨复恭的许多宦官前辈所证实。只要建立拥立之功，杨复恭的地位还会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到那时，杨复恭将俯看天下，再也无人敢逆其锋。这是个巨大的诱惑，无论是否是宦官都难以拒绝、忍耐、退缩和放弃。

在杨复恭的一手策划之下，历史再次演出了宦官立君的一幕。僖宗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初六，僖宗喘着微弱的气息躺在病榻上，目光呆滞，已经无法思考、无法表达，只能等待，等待任何人都避不过的死亡。杨复恭已经不必请示僖宗皇帝，他直接操刀替皇帝草拟了遗诏，宣布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更名李敏。初八，日食，少了半块的太阳昏昏沉沉地照耀着大地。这一天僖宗驾崩，寿王在僖宗灵柩前即位。做了皇帝后的李杰再次更名为李晔。原本为冷门的寿王李杰闪亮登场，登基坐殿，成为了唐帝国的新皇帝，是为昭宗，时年二十二岁。



昭宗即位后，果然没有亏待杨复恭，对其加官进爵开府仪同三司、金吾上将军，专典禁兵。至此京师之内兵权尽在杨复恭掌握。

二十二岁即位的昭宗似乎与十二岁即位的僖宗的确不一样。

昭宗李晔觉得哥哥僖宗李俨太窝囊、太颓废、太不负责任。

昭宗李晔要甩开膀子大干一番。

2．新政

新官上任三把火。皇帝不是官，皇帝是管官的，因此皇帝燃起的火也比一般的官要大。昭宗雄心勃勃地要在末唐寒冷的冬夜里，燃起几把大火。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仅仅是回光返照的残烬而已。

昭宗面临的是更加烂的烂摊子。

但是，昭宗有干劲儿。

而且，昭宗有盘算。

例如，昭宗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目标：重儒臣，废宦官，削藩镇，兴纲纪。

效果，拭目以待。

昭宗十分痛恨宦官集团，深知其为帝国的一大祸患，暗下决心要铲除之。这个决心的种子早已播在了李晔的心里，在他还为王子之时，这粒种子就已经发芽生长。那是僖宗皇帝被黄巢赶出长安逃往四川的路上，当时还是寿王的李杰在山谷中长途跋涉了一天一夜后，筋疲力尽，脚底起泡，小腿浮肿，以至于寸步难行。李杰停下来休息，趴在一块大石头上喘粗气。这时候，田令孜从后面赶上来，见李杰瘫软无力止步不前，赶紧催促道："寿王，赶紧起来赶路，贼兵很快就会追到。"

李杰揉着酸痛的脚脖子哀求道："我的脚很痛，请求田公公给我弄匹马"。

田令孜眉毛一扬说道："这荒山野岭的，上哪儿弄马去！别磨磨蹭蹭的拖累队伍！"说着田令孜用马鞭子抵着李杰的后背，催他快走。

李杰无奈只得强忍疼痛与窝囊气继续走路，豆粒大的汗珠子从额头吧嗒吧嗒往下掉。尽管嘴上没再多说什么，可是李杰心里已经对田令孜乃至诸多宦官产生了仇恨。

以前的李杰变成了现在李晔，昔日的寿王也已变成了今天的皇帝。昭宗坐在龙床上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田令孜。昭宗免掉田令孜职务，另外派人任西川监军使。没想到田令孜依仗其哥哥陈敬瑄的势

力，不奉诏命，将皇帝派去的人拒之门外。

正在昭宗要决意收拾田令孜的时候，有人给昭宗送上了一个台阶，请求朝廷派兵剿灭陈敬瑄。此人是王建。

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这个王建。他曾经在僖宗逃亡的路上披荆斩棘保护僖宗，深受僖宗喜爱。后来被田令孜收为假子（宦官的假子也不全是宦官，也有带把儿的）。既有皇帝的喜爱，又有田令孜做后台，王建名声鹊起，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天有不测风云，田令孜失势后，杨复恭掌权。杨复恭是田令孜的死敌，一朝大权在握，开始对田令孜的部下进行清洗，将王建等人调离禁军，外放王建做利州刺史。

杨复恭的假子杨守亮此时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利州属于山南西道统管范围。杨守亮一向嫉妒王建的骁勇善战，几次征调王建到其帅府，意图加害之。王建看出了杨守亮心怀叵测，不敢奉命前去。可是赖着不去也不是个办法，更容易给杨守亮留下抗命不遵的口实。正在王建愁眉不展的时候，部下周庠向王建建议："现在明眼人一看都明白，唐朝国运日衰，快走到头儿了。藩镇之间互相吞噬，征伐战乱不绝，然而这些节度使都是割据军阀，没有雄才远略，不能救济国难。您勇武和谋略闻名远近，又受到士卒拥护，若不建立丰功伟业，那还有谁够资格啊！可是我们利州地处葭萌关，自古是四战之地，难以长久安顿落脚，不是建功立业的地方。东面的阆州虽然地处偏远，可是人口富足，是个积蓄力量的好地方。阆州的地方官杨茂实，虽然是陈敬瑄和田令孜的心腹，然而不务正业，如果我们以兴师问罪的名义讨伐他，可一战而擒也。"

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直白公开地对唐王朝的命运做出真实的评判，对这种时局形势下个体的奋斗机会提出主张。以前其他人未必不清楚这一点，但没人便于或敢于表达出来。有实力有野心的藩镇诸侯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也只限于动手不动口，可以做不可以说。这说明唐王朝这个老帝国不仅在事实统治上千疮百孔，而且在舆论形势上也开始破败。

王建对周庠点头表示赞同。说干就干，拿定主意后，王建纠集了地盘上所有山头洞府村寨的部落共计八千人，沿着嘉陵江顺势东下，一夜之间就袭取了阆州。赶跑杨茂实之后，王建自称防御使，开始安抚百

姓，召集流离失所的人口，募兵充实队伍，实力很快壮大起来。

见王建势力发展很快也较强，杨守亮知难而退，打消了铲除王建的念头，王建的劲敌威胁暂时解除。占据阆州后，王建的部下张虔裕、綦毋谏先后给王建出主意，让他低调做人，不要与朝廷和周围藩镇为敌，先要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发展队伍，务农练兵，静观天下之变，伺机而动。王建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一一采纳，在没人注意的暗地里把阆州治理成了坚实的根据地。

西川节度使陈敬宣原是个无能之辈，能够镇守西川纯粹是缘自一出闹剧。黄巢在关东声势浩大地向西发展，田令孜认为朝廷势不能敌，早就打算带领皇帝退守成都。这时候，田令孜想让个放心的人提前去镇守西川。他想到了他的哥哥陈敬瑄。此时的西川节度使是世家名将崔安潜。崔安潜知道陈敬瑄无德无能，不愿意让陈敬瑄出镇西川。在僵持不下之际，僖宗李儇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馊主意。他让陈敬瑄、杨师立、牛勖、罗元杲为西川节度使候选人，通过比赛球技决定胜出者。于是这四个人在皇帝面前开始了点球大战，经过一番紧张刺激而又惊心动魄的比赛，最终陈敬瑄拔得头筹，出任西川节度使，占据了最肥美的西川之地。

陈敬宣日夜担心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与日益茁壮的王建串通起来攻打西川，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口干舌燥上老火了。陈敬宣的担惊受怕是有来由的。王建虽然是后起之秀，羽翼尚未丰满，可是谁都能感觉到此人不是池中之物，其散发出来的咄咄逼人之势令左邻右舍时时感到不安。与王建离得最近的是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此顾彦朗的压力最大最直接。顾彦朗知道自己无法对抗王建，更无能力铲除王建，然而顾彦朗颇有城府，硬的不行就采取软的办法。顾彦朗时不时地给王建以劳军为名送礼，一来二去，两家走的热络，给人一种睦邻友好的外像。

陈敬宣把自己的担心对弟弟田令孜诉说了一番。田令孜听后哈哈大笑，说道："你不必担心，王建是我儿子，我对他很了解。他做流贼是因为杨守亮容不下他，这也是出于无奈。我马上给他写封信，他会立即来咱们这里报到。"陈敬宣见田令孜这么有把握，这才怀着对田令孜无比敬

服的感觉将心放在肚子里。陈敬瑄立即派人给王建送信，邀请王建来西川。

王建接到陈敬宣的邀请函，心中大喜，暗自慨叹道：“这不就是我日思夜想大展宏图的机会吗？”王建想到此处，头脑一转又想起了一个人，他要联合顾彦朗一起就势夺取西川，毕竟自己实力还是小了些。王建火速赶到东川镇府所在地梓州拜见顾彦朗。王建见到顾彦朗后说道：“我干爹田令孜要召见我，我必须去看望他。借此机会，向太师陈敬宣请求换个大一些的州镇坐一坐，如果成功，此行目的就达到了。”顾彦朗听出王建话里有话，知道这小子绝不是省油的灯，此去西川必定有所图谋。不管他怎么图，只要不图我的东川就好。顾彦朗与王建心照不宣，达成了默契。王建将家眷留在梓州作为人质，亲自率领精兵两千和从老家许州带出来的班底部将，星夜兼程赶赴西川。

当王建走到半路的时候，陈敬宣的部下提醒陈敬宣说：“王建那是什么人啊？您请他来无异于引狼入室，到时候难以辖制可怎么办？”陈敬宣顿时醒悟，悔不该邀请王建来成都，赶紧又派人前去拦截王建，通知他不要来西川了，让王建就地转头回阆州。王建此时憋足了劲正在兴头儿上，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被陈敬宣迎头泼了一盆凉水，王建感到十分窝火。一不做二不休，王建索性与陈敬宣撕破了脸皮，由原计划的巧取变成豪夺。

王建一路破关斩将，连续攻下鹿头关、绵竹、汉州、德阳，一口气打到成都城下。这时候，陈敬瑄真紧张了，慌了手脚，赶忙将田令孜推向了前台。田令孜伏在成都城头的垛口上，倚老卖老地责难道：“王建你这是为何？怎么打起自己人来啦？”王建看到田令孜出面了，感到事情有些棘手。不过这个局面难不倒王建，他决定先君子后小人，先礼后兵。王建带领众将披头散发跪在清远桥上，仰头对田令孜答道：“当初干爹你召我前来，可是现在陈太师对我心存芥蒂，将我拒之门外。如果我就此回去，顾彦朗也会对我的清白产生怀疑。与其进退不得，还不如继续做贼！”田令孜听王建这么说，一下子卡壳了，哑口无言。田令孜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气还没地方抱怨。

就在王建与田令孜僵持之际，顾彦朗派弟弟顾彦晖领兵来助王建攻成都。其实顾彦朗助阵为虚，火上浇油是实，故意推波助澜将事情搞大。成都毕竟是西南重镇，又经过高骈的完善修治，城高堑深，不是王建这些人马可以轻易攻取的。几次冲锋失败之后，王建暂时放弃了对成都的攻击，转而剽掠周围州府。

王建对西川的斩关破城，已经彻底表明了王建对西川的野心。陈敬瑄无奈之下，转头向朝廷求援。当时，朝廷正在皇帝更替之际，无暇他顾，派出了使者前去调停敷衍，结果双方谁也不买账，调停以失败告终。

王建在成都周围到处流窜，时日一长开始有些吃不消了。毕竟兵马都需要持续的粮草供应，需要有序的居住保障，总这么打游击，部队减员很厉害。经过深思熟虑，王建得出一个结论：用兵打仗如果不借助天子朝廷的力量，则无法收拢人心。王建的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他总结出了一个成功的规律性途径。王建的这个认识也很及时，在他的这小撮人马还没有被自己的野心拖垮之前，王建意识到了朝廷的重要性。于是王建上疏朝廷，列举了陈敬瑄的数条罪状，核心目的是离间陈敬瑄与新天子的关系。昭宗左手掂量着王建的奏折，右手掂量着陈敬瑄的书信，很快做出了决定——支持王建。王建与昭宗一拍即合，双方意图很快找到了共同点。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十二月，昭宗派出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上柱国、扶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韦昭度检校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两川招抚制置使、行营招讨使，统兵十万出征西川，讨伐陈敬瑄与田令孜。好家伙，诸位，有谁能够一口气将这位韦昭度韦大人的头衔全说下来？此人头衔之多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一看就知道韦昭度是权倾朝野的重量级人物。可见昭宗对韦昭度的倚重程度。在派出韦昭度为统帅的同时，朝廷还没忘了给他尽可能多地提供统一战线的支持。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行营招讨副使，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割出邛、蜀、黎、

雅等州单设了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治府在邛州，让王建担任行营诸军都指挥使。削去陈敬瑄一切官爵。在朝廷的发动下，各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奔成都。

得知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出重兵前来会剿陈敬瑄，还给他正式破格提拔加官进爵，王建立即焕发出了数倍的干劲儿。王建对自己未来的镇府邛州发动了猛烈攻击，守城大将杨儒斩杀刺史毛湘出降。继而蜀州、嘉州、戎州陆续投降王建。韦昭度在杨守亮的先锋开路下，也连陷数城。最后，王建与韦昭度在成都外合兵一处，韦昭度扎营于唐桥，王建扎营于东闾门外。

王建知道韦昭度代表朝廷，是自己目前唯一的后盾，因而对待韦昭度十分恭谨有礼，事事请示汇报，三餐必定陪同，冷暖周到询问。然而韦昭度一介文官，摇头晃脑讲经据典还行，排兵布阵实在是外行。另外，陈敬瑄知道危在旦夕，负隅顽抗，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与唐官军对抗对峙对垒对赌甚至对决。一晃两年多过去，成都还是没有攻下来。会剿歼灭战变成了持久战。朝廷失去了耐心，也失去了继续供给大军粮草的能力。无力支持巨额战争消耗的朝廷要韦昭度班师回朝，并赦免陈敬瑄罪责，希望前敌各自罢兵，以求得暂时的喘息休息。显然以昭宗为首的决策集团对这次征蜀战争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既用人失当，也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朝廷不想继续玩，这可把王建急坏了。朝廷如果不玩，朝廷还是朝廷。王建如果不玩下去，王建就不一定是王建了。王建取得的成果很可能全部丧失，且有覆灭之虞。因此，王建一再坚持继续对陈敬瑄用兵。韦昭度在王建的劝说下，犹豫拿不定主意。王建嫌韦昭度战意不坚决，在前敌只会碍手碍脚，还不如自己直接干来的痛快有效率。王建产生了逼迫韦昭度还朝的念头。



王建暗地里派人将韦昭度的一名亲随逮住，诬告其盗窃军粮，并治罪。然后派人将韦昭度的这名亲随在大帅府门口煮熟了剐分吃掉。韦昭度虽然有儒生的倔强与坚持，可面对王建赤裸裸的特务恐怖活动，韦昭度却被吓坏了。怀着恐惧的心，搓着颤抖的手，韦昭度向朝廷谎称自己得了重病，要求还朝。未等朝廷批准，韦昭度即将前敌指挥权全部交与

王建，当日起程离开四川。

韦昭度临行时，王建还上演了一幕动人的伤别离。王建跪拜在韦昭度的马前，泣不成声，双手捧酒为韦昭度送行。至此，韦昭度还很感动于王建的真诚，认为王建一心为国着想为我韦昭度着想。韦昭度前脚离开剑门关，王建后脚就派人去占据和把守了入川的这个天险，拒绝唐兵再次入川。从此之后，唐朝失掉了对蜀川的统治。

韦昭度走后，王建更加紧了对成都的攻势，无所不用其极，日夜轮番攻城。在王建强大而密集的围攻下，陈敬瑄惶惶不可终日，黔驴技穷，束手无策。绝望之际陈敬瑄只好请田令孜怀揣印信出城议和，实际是投降。

田令孜凭借自己的老脸来到王建大营，向王建转达陈敬瑄投降的意图。王建顾及田令孜当年扶助之恩，不好直接与田令孜翻脸，还需尽量保全颜面。王建跪倒在田令孜面前，痛哭流涕，要求田令孜不要误解和责怪他。并说他这也是无奈，奉朝廷旨意讨伐不听命的逆臣，只有遵照执行，无法因私废公，半途而废。王建在向田令孜一番表白之后，表示将仍然像以前那样以干爹的名份对待田令孜。田令孜和陈敬瑄这才放心，虽然失败了，毕竟性命可以保全，也不错了。陈敬瑄开城投降。王建终于占据了成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西川节度使。

在攻打成都之前，为了激励士气，王建曾向部下宣传说：“成都城内繁花似锦，金银遍地，美女如云。如果城破，可任凭尔等随便掠取。立功升官不在话下，弄个节度使干干也指日可待。”等到陈敬瑄要投降，眼看入城在即。王建派出部将张劲为先遣队，率领一千人，每人一把大砍刀，在大队人马之前入城维持秩序。然后，王建再对部下将官与士卒训话：“我和你们奋战三年，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成功，你们别担心升官发财的事，以后机会多得是。今天进城之后，禁止任何人剽掠抢劫。我已经派张劲入城维持秩序，有违令闹事者，被张劲抓住，如果他送到我这里，算被抓的人幸运，因为我会赦免他；如果张劲抓住违令者就地正法，先斩后奏，我就无能为力了。希望你们谨记！”果然，还有不少士兵违反军令，沿街抢夺，张劲见一个抓一个，抓住之后用榔头砸犯事兵卒

的胸脯，直到砸成肉饼。一连砸死一百多人，才算靠恐怖手段建立了稳定的秩序。

还有一个插曲，有个名字叫做韩武的小校三番五次在节度使院子里骑马，帅府侍卫上前制止他，韩武恼怒地骂侍卫："王大帅早已许愿给我等，不出几天就能官封节度使，骑骑马算得了什么？"侍卫一时拿他没办法了，因为韩武说的是事实，王建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几天后，韩武再也没有来帅府骑马。没有人知道韩武去了哪里，那几个侍卫也纳闷儿，韩武为什么不来捣乱了呢。原来是王建秘密派人将其暗杀，以绝了明患与隐患。

王建对投降的西川兵将照单全收，量才录用，没有门户之见。王建深得宦官干爹的真传，采取宦官常用的扩充势力方法，将干练有才的年轻武官收为假子。这一路上，王建收了十来个假子，迅速呈现了军容繁盛的气势。

从这几个插曲中，王建的心计与手段可见一斑，绝非等闲藩镇的庸碌之辈可比。

王建占领西川后，勤于政事，广开言路，对有才能之人不吝惜职爵俸禄，能够礼贤下士，聚集各路人才，在生活上崇尚节俭朴素，谦和清淡。没多久，西川在其治理下一派繁荣景象。

陈敬瑄和田令孜投降王建后，初期，地位还算尊崇，王建对他们礼貌有加。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王建就向朝廷秘密上书要求杀掉陈敬瑄。朝廷此时已经见识到了王建的野心与能量，有心抑制其发展，因而没有同意王建的奏请。王建见朝廷不予支持，干脆又采取了拿手的特务手段。他暗地里唆使人密告陈敬瑄图谋作乱，然后将陈敬瑄毒死。弄死陈敬瑄后，王建将刀锋伸向了田令孜的后脖子。还是老手法，捏了个私通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罪名，将田令孜逮捕下狱。在监狱里，田令孜终于尝到了比太监还难受的滋味，简直是生不如死。没几天，田令孜一把本不健壮的老骨头就被魔鬼一般的狱吏折腾散架，死于非命。

昭宗在打击宦官的时候，对藩镇采取了暂时的容忍与安抚策略，对天下两个最强的藩镇实施了加封，封授朱全忠和李克用兼侍中，与宰相

同列。这既是稳住藩镇的策略，也是有现实目的。因为东部的秦宗权还没有完全剿灭，其他后起的小股农民起义仍然不可忽视，所以需要朱全忠继续为朝廷卖力。南有朱全忠、北有李克用，要封就一起封，一边加一个秤砣，不偏不倚，起到制衡作用。

朱全忠果然不辱使命，在解除了河阳的背后威胁后，集中力量对秦宗权发动了围追堵截战役，最后将其压缩包围在了蔡州城内。朱全忠派大将李唐宾、庞师古等人与赵犨环绕蔡州扎下二十八座大营，将蔡军困死在城内。秦宗权走投无路，只能眼睁睁坐以待毙。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蔡军发生了分化瓦解，内部矛盾加剧。蔡将申丛发动兵变，逮捕了秦宗权，准备与朱全忠议和。哪晓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蔡将郭璠又发动兵变杀掉申丛，将秦宗权押解到开封汴梁，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至此以己之力，由弱到强，历经百战，终于全歼秦宗权，蔡贼彻底覆灭。朱全忠获得了震惊天下的胜利。

龙纪元年（公元889年）二月，朱全忠将秦宗权打入木笼囚车，械送京师。长安城内一片欢腾，到处流传着朱全忠用兵如神的传说。僖宗在位时消灭了黄巢，昭宗刚继位不久就消灭了秦宗权，当然是一件值得夸耀的文治武功了，说明皇帝领导有方，威加海内，有廓清环宇的气象。因此，昭宗皇帝本人和善于拍皇帝马屁的一群人决定，对惩处秦宗权来个大操大办。朝廷命人将秦宗权游街示众，围着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走了十多圈，通告文书张贴了几千张，如果那时候有高音喇叭，肯定会大肆广播宣传一番。最后，在独柳大街的广场上将秦宗权枭首行刑。秦宗权临死前，歪着脑袋对监斩官说：“喂，你看我哪里像反贼？我只不过是尽忠没尽到位而已。”秦宗权话音没落地，围观的人群就爆发出了一片哄笑。

三月，昭宗降旨加封朱全忠兼中书令，进爵东平郡王，取代时溥为东面行营总管。在与秦宗权的战争中，时溥的表现与朱全忠相比，差了一大截子，况且最后擒住贼首的功劳是朱全忠一人独占。新皇帝似乎有意树立新榜样，以对诸侯起到示范与威慑作用。因为皇帝要励精图治，离不开能干的文臣武将，这是一种政治需要。老牌的模范青年高骈已经

成为过去。在各路诸侯中既能打仗又肯为朝廷出力的，似乎只有朱全忠，至少到目前，朱全忠还没有给朝廷惹麻烦，还没有犯上的意思。可以推测，锐意进取的昭宗皇帝，将中兴大任的相当一部分期望寄托在了朱全忠身上。从朱全忠的升官速度上，可以推断皇帝是有意识地尽快树立起朱全忠公忠体国样板形象，借以鞭策和鼓舞其他诸侯向朝廷靠拢。因此，朝廷自然而然地渲染扩大了消灭秦宗权的重要意义。水涨船高，消灭秦宗权意义盖过了黄巢，那么朱全忠的功劳自然盖过了消灭黄巢的人。所以，朱全忠后来居上，锋头盖过了老牌军阀时溥。

朝廷对消灭秦宗权如此重视，对朱全忠如此大加封赏，搞得如此场面隆重，这是朱全忠没有想到的。升官如此之快，一时间朱全忠还觉得不太习惯。但想了想李克用早就是郡王了，朱全忠这才挺挺腰杆踏实了些。此时的朝廷对朱全忠非常倚重，而且和朱全忠没有芥蒂，所以朱全忠的官一路高升。跟着升官的还有奉国节度使赵德让，享受中书令的待遇。蔡州节度使赵犨做了同平章事兼忠武节度使。

不幸的是，恶仗基本打完了，赵犨的身体也垮掉了，难以继续履行管辖藩镇的职责。不过赵犨也留了一手，请求朝廷将自己的头衔悉数转封给弟弟赵昶。没多久，赵犨病死。赵犨临终在病榻上拉着弟弟的手嘱咐道："我们身家性命都是朱全忠救的，一定要对朱全忠感恩图报。朱全忠此人志气有王霸之资，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尔等需要忠心谨慎，凡朱全忠用得着的地方，要不遗余力。"

那几年，朱全忠在与秦宗权的征战中，不仅收服了赵犨和张全义两个得力盟友，将忠武与河阳两大重镇纳入宣武统辖之下。还通过收留走投无路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德让，将荆南变为藩附；通过直接委派牙将胡真做义成留后，派部将孙从益知郑州事，将义成和郑州纳入直管。至此，北至黄河、西至潼关、南至长江、东到淮河的广大地盘都进入了朱全忠统辖之下，或为直接州镇、或为盟友，都直接听命于朱全忠。

朱全忠这边发展的如火如荼，李克用那边也是节节胜利，彻底击败了孟方立，将邢洺磁几州收入囊中。李克用这人有个毛病，治军严酷，脾气暴躁。手下人见到李克用都很紧张，生怕惹李克用不高兴，引祸上

身。低级将校见到李克用时，都手脚发软，语音颤抖。

李克用获得昭义藩镇后，巡视潞州。在视察过程中，地方上的接待工作没做好，吃穿用度不够丰厚，标准不够档次。这令李克用十分恼火，或许是那几天李克用心情不好，因为来潞州之前李克用刚刚打了一次败仗。那是在征伐宿敌赫连铎的时候，李克用不仅没有取胜，而且损失了邢洺磁团练使大将安金俊。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反正那天李克用非常不爽，在房间内摔盆子砸碗，拍桌子瞪眼睛，指着潞州地方官的鼻子破口大骂一顿。这还不算完，骂了潞州地方官之后，李克用又把潞州的上级昭义节度使李克修叫来出气。

李克用出气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责罚李克修脱光了上衣跪在地上，一边用马鞭抽打李克修的脊背，一边骂，骂李克修目无尊长，对李克用伺候不尽心。

受了惩罚和责骂的李克修回到昭义驻地后，心情一落千丈，又羞又气，心里的疙瘩始终解不开，从此得了抑郁症。不到半年，李克修抑郁而死，时年三十一岁。

李克修能征惯战，是一员良将。他还有一个难得可贵的品质，不事奢华，生活十分简朴，自律甚严。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明白接待工作乃是官场中的头等大事，丝毫不可马虎。更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明白主子越是没好脸色你越应该堆上五彩灿烂的笑脸给他。所以李克修在接待李克用的时候没将接待标准搞好，也才在受到责罚后想不通，最终英年早夭。

李克修的死对李克用的河东势力是个不小的打击，李克用本人也追悔莫及。为了表示补偿，李克用委任李克修的弟弟李克恭为代理昭义节度使。大家在此会疑惑，李克修的弟弟不就是李克用的弟弟吗？稍有差别，因为李克修是李克用的堂兄弟。

李唐朝廷之所以在临门一脚的时候停止征讨陈敬瑄，从四川撤回韦昭度，不仅仅是对伐陈敬瑄准备不足，选帅失当，还有一个缘故，后方又发生了意外事件。说意外是假，因为此事的发动是百分百的“意内”事件，朝廷经过密谋策划后与李克用开仗了。说意外是真，因为征伐李克

用的进程还不如征伐陈敬瑄顺利。左边是李克用，右边是陈敬瑄，双线作战，疲弱的朝廷哪里吃得消。更要命的是，朝廷没想到后发动的讨伐李克用之战，形势发展反倒比早期的入川之战更快，这个快不是向着好的方向快，而是糟糕的更快。无奈之下，朝廷撤回了韦昭度，放弃了对川战争。

大家要问了，昭宗为何也和僖宗一样，刚刚即位就找李克用的麻烦？难道朝廷事前没有对陈敬瑄和李克用用兵做出统筹考虑吗？为什么打着打着陈敬瑄，又忽然打起来李克用啦？这都是儒臣忽悠的。一帮嘴尖皮厚腹中空、摇头晃脑不被重用的书呆子或者投机分子，一天到晚围在昭宗身边，陈述讨伐李克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扛着一大堆头衔征伐陈敬瑄的韦昭度大失体面地从敌前跑了回来，庙堂之上是不能立足了，昭宗给他弄了个东都留守的官，打发到洛阳缩着去了。

走了韦昭度，还有后来人。

工作总会有人做。

围在皇帝身边的“名牌”大儒有的是。

昭宗皇帝爱“名牌”，对名声显赫的儒臣言听计从。

既然要用名牌，自然自己的身价也要提上去，特别是自我的感觉一定要良好才匹配。昭宗经常自我感觉良好，时常微言大义，动不动就“春秋”啊“三代”什么的。

本来朝廷以消灭陈敬宣和田令孜为目标，正在西川大举用兵，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恰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动议，打断了对西川的战争。



3．文臣误国

昭宗皇帝喜欢文臣大儒，希望通过他们实现光复中兴，最好能找到“三皇五帝”的感觉。朝中的书生谈文法似乎还有一套，可是偏偏有些书生要发动战争。这一战断送掉了昭宗梦寐以求的新局面。

昭宗喜欢与名气显著、高学历的儒臣谈论国事，认为他们既忠且

正，还有学问。

这一日，昭宗与宰相张浚讨论古今治乱之道。张浚对皇帝说："陛下您年壮英锐，有志于复兴图治，可是现在无论朝政还是藩镇都被强势权臣制约，以至于陛下不能施展抱负，政令难以施行，这是微臣我日日夜夜为之痛心疾首的头等大事。"

昭宗听张浚如此说，感到正中下怀。可不是嘛，我这皇帝尽职尽责，很有干劲儿，都是这些手握大权重兵的逆臣不听话，碍手碍脚，以至于祸乱天下。昭宗想到这里，问张浚："张爱卿，你忠贞谋国，你说现在当务之急应该做什么？。"

张浚受到皇帝鼓励，觉得自己顿时高大起来，肩上似乎挑起了整个天下的责任。张浚挺了挺腰板，慨然说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建立强大的中央军队，只有兵强将广，才可以威慑天下，谁不服就收拾谁"。

昭宗李晔频频点头赞同："前些年，藩镇虽多，但还算彼此相安无事。现在实在不成体统，藩镇之间动不动就互相征伐，朝廷出面调解也不管用。必须要中央集权。"

昭宗具有愤青的品质，说干就干，立即降旨，在京城大规模扩军备战。皇家招兵，那还不是天大的美差？没两三个月就建立了一支十万人的部队。

皇帝要干事，还真有很多事送上门。

去年，王建与顾彦朗要求朝廷征伐陈敬宣。现在，朱全忠、李匡威要求朝廷出兵河东征讨李克用。两份奏章摆上了皇帝的龙书案。昭宗心里充满了激动与兴奋，越来越感到自己正在承担中兴的光荣使命，这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不然，怎么我想干什么都会有人相助呢？李晔兴冲冲地将文武群臣找来开会，研究讨伐李克用的事情。

大伙听说要讨伐李克用，一下子太极殿内像开了锅，议论纷纷，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杜让能（就是那位半夜里光着脚丫子追僖宗的那位）和兵部侍郎刘崇望都认为不可行。杨复恭比较冷静，分析的也较深刻，不急不缓地说道："先朝流亡，京师

涂炭，虽然是由于藩镇军阀飞扬跋扈、目无王权所致，可也有朝中大臣处理事情不当的原因。现在，皇帝刚刚登基，根基未稳，不具备发动战争的条件。”

张浚原本就主张削弱藩镇，再加之他与李克用和杨复恭关系不和，心中怀恨已久，为了排挤杨复恭打击李克用，张浚极力主张发兵。张浚站起身，双手握紧拳头，慷慨陈词：“僖宗皇帝被逼撤出京师，都是李克用这个沙陀胡子迫使的。我一直担心李克用与河朔三镇勾结起来，对朝廷构成难以铲除的威胁。现在朱全忠与李匡威等藩镇都想讨伐李克用，李克用四面受敌，不出一个月就可以荡平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臣愿请缨统帅大军前去剿贼。这是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树立朝廷威仪的时候到了”。

昭宗看了看张浚，又转过头看了看孔纬。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孔纬说道：“张大人所言极是。”孔纬资历很深，和韦昭度、杜让能一样追随僖宗皇帝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孔纬属于主张恢复前唐治理秩序的一派，对宦官藩镇痛恨至极。

昭宗犹豫未决地说道：“李克用曾在平灭黄巢复兴唐室过程中建立卓越功勋，现在趁他危难之时征伐他，天下人会不会笑话我？”

孔纬摇摇头说道：“陛下所言，只不过是短时间的权宜考虑，即使有人看不惯，流言蜚语朝夕即可消散。现在张浚的主张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谋国之策。去年派兵伐西川时，已经统筹计算过了，粮草银钱足可以支持两年的军费，这些不是问题，关键在于陛下要下决心。”

昭宗李晔见两位自己器重的宰相想法一致，也和自己内心冲动暗合，当即决定征伐李克用。不过，最后李晔还是耍了个滑头，说道：“这件事交由张浚和孔纬两位爱卿全权办理，你们可别让我丢脸啊。”

西南兵事未息，东北战火已开。

公元890年，张浚挂帅出征。

这位皇朝大军的统帅张浚是何许人也？影响昭宗决策的又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儒臣呢？

张浚，字禹川，河间人。祖上也曾位居高官。张浚倜傥不羁，涉猎

文史，喜欢高谈阔论，周围的人看不惯他这种自命不凡、眼过于顶的做派，都离他远远的，不和他来往。张浚愤愤不得志，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干脆躲到金凤山里做起了隐士。隐居期间，张浚潜心钻研鬼谷子的纵横之术，立志要以纵横捭阖谋略取富贵。

乾符年间，枢密使杨复恭偶然遇到了张浚，看出此人有些才能，就将还为白丁的张浚推荐给朝廷，做了太常博士。

黄巢迫近长安时，张浚感到事态不妙，假装有病请假回家，带着家眷躲到了商州。没几天，京师陷落，僖宗出逃，半路上缺衣少吃。正在皇帝和随从无计可施、困顿发愁之际，汉阴县令李康赶来进献了几百筐干粮。僖宗问李康："你作为县令，怎么会有这份心思？"李康回答说："臣不过一介末吏，哪里有这份见识？即使知道陛下有困难，也不敢贸然来向陛下献饮食啊，这都是张浚员外指教我这么做的。"僖宗很诧异，原来还有这么一号高人藏匿在民间啊，于是命人把张浚找来，赐官为兵部郎中。

后来张浚在王铎军中，与刚刚入关救援长安的李克用搭过班子，还以谏议大夫的名义，出面说降过已经投降黄巢的官军。张浚发迹缘自于杨复恭，后来杨复恭遭到田令孜排挤，张浚见风使舵，离开杨复恭又投靠到田令孜门下。

田令孜失势后，杨复恭复出，对张浚衔恨在心，将其罢职免官。

昭宗即位后听说张浚有经天纬地之才，就又把张浚启用拜为宰相、判度支使，掌管财政大权。

张浚出任宰相后，常常自比为谢安和裴度，以天下为己任，立志要挽狂澜于即到、扶大厦之将倾。其实张浚此人口碑很不好，包括李克用对他评价都不高，认为他虚有其表，除了谈天说地、夸夸其谈之外，没有踏踏实实的真本事，而且还爱钻营，没有政治立场。也正因为李克用看不上张浚，所以张浚才要报复。

孔纬，字化文，鲁地曲阜人，是正宗正根的孔子之后。其祖父孔戣，做过礼部尚书，系出名门望族，属于真正的"名牌"。孔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依托在叔叔伯伯家。他自幼交游广阔，来往的都是名

流，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此人自我道德修养十分严谨，喜好高雅纯致，起居行止严格按规矩办，嫉恶如仇，不容瑕疵之人。官场生涯历任户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后来担任监察御史，负责朝廷法纪，里里外外的人都不敢惹他。

这位孔大人自视品格高尚，一般人不放到眼里去。因此与很多同事都发生过矛盾，是一个比较难以共同开展工作的人。这导致孔纬人缘很不好，在哪个岗位上都干不长，受排挤。孔纬的辉煌经历主要是，曾排除千难万险追随僖宗逃难，并及早识破了朱玫等人的叵测居心。因此，僖宗还朝后，对孔纬加官进爵，并赐予免死铁券。孔纬干的最多的职务是礼官和谏官，对朝廷礼仪法度建设十分执着，寸步不让，要求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必须严格遵守。对擅权不法的官员，极力弹劾绝不姑息。看来，这僖宗昭宗还没有混蛋彻底，知道孔纬此人适合干礼官和谏官，将他放在了一个能够发挥其特长的工作岗位上。

道德好是一个方面，治国理政未必内行。孔纬这样一个十分执拗、有着极度道德洁癖的人，如何能够胜任末唐这种纷繁复杂风波诡谲的政治环境？如何应付得了带有高度政治策略和技术含量的行政事务？

杜让能，乃懿宗朝首席宰相杜审权之子，初唐朝著名宰相杜如晦的后人，是实实在在的名门望族之后，忠臣孝子之门。杜让能有着辉煌完整的履历，除了出身贵重，自身资质及学历很高，为进士出身；基层和朝廷工作经验都很丰富，王铎帮助朱全忠镇守汴梁时，举荐杜让能为为推官进入仕途，后来又在几个藩镇府中任官职，在中央先后历任侍御史、起居郎、礼部、兵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杜让能做过的知名事件不少，半夜赤脚追僖宗，让皇帝见识了他的忠贞；向皇帝进言献策，派人出使王重荣，化解了僖宗逃亡的危机；李昌符作乱，临危之际，杜让能只身侍卫皇帝；他陈明利害，据理力争，保全了不少曾在朱玫伪朝廷做官的人。昭宗即位后，封杜让能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晋国公，赐免死铁券，后来又晋封太尉。

刘崇望，字希徒。其先辈是北地代郡人，跟随魏孝文帝迁徙到洛阳。刘崇望上数七代祖先刘政会，曾辅佐唐太宗李世民起兵晋阳，后来

李唐王朝建立，刘政会官至户部尚书，封渝国公，光荣地入选了凌烟阁开国功臣队列。刘崇望与杜让能相似，出身名门贵戚，也是进士出身，比杜让能晚一届。刘崇望入仕之后曾跟着王凝廉、裴坦、崔安潜干过。后来在逃亡的僖宗朝廷做谏议大夫，奉命出使河中劝说王重荣。昭宗即位，封刘崇望为兵部、吏部尚书。刘崇望此人遇事沉毅，有肝胆正气。

客观地说，昭宗重用的这些大臣儒臣没有大奸大恶之人，多数还是有操守，有立场的，有的也不乏理政之才。遗憾的是，数量并不决定质量。一大堆有能耐的人凑到一起，未必成为更有能耐的集体，或许还会成为更加糟糕的集体。更何况，这些人里没有旷世奇才，盛世守成勉强可以，身逢乱世，让这些人摆平杂乱如麻的军国大事可就力不从心了。一个复合型的集体要发挥有效作用，关键在于如何配置这些人，人尽其才，各司其职，协调互补。这个课题只能由最高领导人昭宗解决，可是昭宗偏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虽然喜欢“名牌”，对名牌如何搭配，昭宗却不懂。所以，一堆名牌胡乱地披挂在身上，反倒乱糟糟无所适从。昭宗的偏听偏信，让外行主导了内行，让个人私怨钻了政策的空子，最终导致整个朝廷中枢决策的一系列失误。

就在张浚积极备战、筹粮备草、厉兵秣马的时候，传来消息说昭义兵变。新任昭义节度使李克恭暴戾严苛，潞州人很不喜欢他，倒是对李克修念念不忘。当年替潞州监军祁审诲给李克用送信邀请其出兵的人，名叫安居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当今动画片里的宠物。孟方立虽然死了，可是孟方立的弟弟孟迁投降李克用后，受到李克用的重用。现在，安居受很不是滋味，因为担心哪一天被孟迁害死，所以天天提心吊胆，既不安居，更不受用。一天，李克用将昭义的骁勇善战的精兵五百人征调太原，潞州人不愿意去，在路上发生了哗变。小校冯霸作乱，带着这些精兵杀回潞州。潞州城内的安居受趁乱杀死了没有设防的李克恭，然后安居受招抚冯霸，没想到冯霸不服安居受，自己另立了山头儿。安居受见得不到支持，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害怕的滋味。投机使坏的人一般干不了什么大事，遇到大难就尿裤子，安居受就是典型。

孤注无援的安居受想到了朱全忠。于是他向朱全忠送信表示要举潞

州城投降。朱全忠立即派出河阳大将朱崇节前往，还没等朱崇节到潞州，这位安居受实在受不了精神的压力，在潞州呆不下去了，决定出走城外。刚离开家，安居受就被山野乱民杀死。这个安居受真是可笑可怜，小倒霉蛋儿，死催的。朱崇节顺利进占潞州。这对官军来说无疑是个大大的好消息，还未出兵，就让李克用损失了昭义，开门红啊！长安城内弥漫着喜悦和似乎已经胜利的气氛。

五月，朝廷下旨削夺李克用一切官爵，踢出李氏宗籍。命张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使，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供军粮料使，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为北面招讨副使。

张浚举荐给事中牛徽为行营判官，没想到这位牛徽挺牛，不买张浚的账，拒绝道："国家饱经离乱之苦，国力衰竭，当此之时，要做英武超凡的大事，不合时宜地挑战强大的藩镇，挑拨离间诸侯的关系，我看这件事必败无疑。"这位牛徽就是晚唐著名的两大对立党派集团"牛李二党"之牛党领袖牛僧孺的孙子。没有姓牛的支持，张浚照样很牛，率领五十二营及邠、宁、鄜、夏等州的胡汉兵马约五万人，大张旗鼓地誓师出征。

临行之时，昭宗李晔亲自在安喜楼设宴为张浚饯行。张浚趁机支开左右人等，对昭宗李晔悄悄地说："等微臣先除掉藩镇外患，然后再为陛下除内患。"

张浚所谓的内患就是指以杨复恭为首的宦官集团。昭宗满意地不住点头，感到自己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逐项实施开来。杨复恭势力遍布朝野，安插在皇帝身边的亲信将张浚的这段话偷听了去。杨复恭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密报，张浚出兵之前还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死敌，可见其政治谋略之浅薄。

唐朝出个兵搞得排场很大，皇帝送完行还要禁军长官送。左右神策军中尉在长乐坂设宴为张浚送行，此间，杨复恭向张浚敬酒。张浚故意推脱说喝醉了，不喝杨复恭的酒。杨复恭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与克制，对张浚调侃道："张相奉旨出征，军权在握，是不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

啊？”张浚说道：“等我平灭李贼回来后，就好意思了！”杨复恭心里很不痛快，对张浚的恨意更深。

七月，张浚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等诸军会师于晋州。此时正在受朝廷器重培养的政治新星朱全忠第一时间表明了立场，表示支持官家出兵。朱全忠派遣骁将葛从周率领一千骑兵，趁夜从壶关抵达潞州城下，破围入城，与朱崇节合兵一处。在占据潞州的同时，朱全忠又派遣李谠、李重胤、邓季筠去泽州攻打李罕之，派遣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北面，策应葛从周。朱全忠亲自督师驻扎在孟津。

虽然这次官军出兵声势浩大，可并不同心，各怀鬼胎，同床异梦，都想借别人之手消灭自己的敌人。

张浚见汴军已经进占潞州，担心昭义落入朱全忠之手，赶紧派出副手孙揆出任代理昭义节度使，带领两千人赶赴潞州。

李克用四面受敌。恶虎难敌群狼，李克用不敢大意，自己居中指挥，南面派出康君立、李存孝和李罕之救援泽潞，北面派出李嗣源和李存信抵挡李匡威和赫连铎，西面派出薛志勤和李承嗣迎击张浚。

话说，这位孙揆大人八月初从晋州出发。孙揆不习兵事，哪里会打仗？带着两千人的感觉和带了两万人似的，孙揆认为皇朝官军是正义之师，应当有雄赳赳气昂昂之势。旌旗招展，号带飘扬，锦衣华服，香车宝盖，气派豪华，一路上前呼后拥，和旅游度假一般。孙揆的行程被李存孝侦察得知。李存孝率领三百骑兵埋伏在长子西谷中，等到孙揆的队伍走入埋伏阵地，李存孝突然杀出，没费吹灰之力，生擒活捉了孙揆和携带诏书的中使韩归范，官军两千人马全部覆灭。李存孝用白布条将孙揆与韩归范五花大绑，押到潞州城下，对着城上喊话：“朝廷以孙尚书来镇守潞州，葛将军你可以回汴梁了。”李存孝对潞州城内的汴军实施恐吓后，将孙揆韩归范囚禁送往晋阳献给李克用。

李克用先是将孙揆关起来，给他个心理威胁，然后又打算招降他，并许诺让他做河东节度副使。已被押入河东大牢的孙揆义正词严地回绝了李克用：“我乃泱泱大国的朝廷重臣，兵败而死节，这是本分，怎么可能委屈伺候一镇之使！”

李克用一听孙揆这倔老头儿说出这种话，感到莫大侮辱，恼羞成怒之下，命人将孙揆锯死。

中国古代刑法五花八门，酷刑更是匪夷所思，达到了变态的三A级。用锯木头的铁锯锯人也是极其残忍的手段，锯人可不是在脖子上横着锯，那样还不算残酷，脖子一断人就死了。李克用锯人是让人一时半会儿死不了，用大锯切割人体的各个部位，直到最后失血疼痛而死。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李克用起兵袭击云州时，将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凌迟后，还乱马踏碎其骸骨，何其残忍！几个行刑的军校不是熟练工，在孙揆肥胖结实的身体上拉了几下锯，铁锯无法切入肉中，孙揆成了名副其实的“滚刀肉”。孙揆破口大骂：“死狗奴！锯人应当用木板将人夹住，你们这些笨蛋哪里知道！”

这些行刑的军校很听话，找来两扇门板，把孙揆绑在木板之间，做成三明治，然后连同木板和孙揆一起用大铁锯锯成几段。

孙揆临刑不惧，至死一直骂不绝口，宁死不屈。孙揆虽然不懂用兵之道，然而大臣的铮铮铁骨、凛然气节足以震撼天下。孙揆不是死于李克用，而是死于不会用人的昭宗李晔和张浚啊！残破末唐有多少德才兼备的官员被朝廷的窝囊政策和举动害死！

九月，攻取潞州后，朱全忠又派出部将李谠、李重胤、邓季筠率兵包围泽州，临行前朱全忠秘密授意李谠越太行山奇袭河东。可是到了泽州后，李谠决意要先攻下泽州然后再进军。李谠、李重胤、邓季筠都是汴军中有名的悍将，都曾受到朱全忠破格提拔重用。泽州刺史李罕之虽然强悍，可是面对更加强悍的汴军有些心虚胆怯了，闭城不敢出战。

李罕之紧急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派大将李存孝率领五千铁骑，星夜兼程驰援泽州。李存孝是河东新一辈将领中的名将，是李克用的养子，此人战功赫赫，打过许多大仗恶仗。汴将邓季筠也常以骁勇自居，觉得不含糊，有轻视李存孝之心。两军列阵开战，邓季筠出营迎战。无奈邓季筠技不如人，与李存孝比武艺还是差了一筹，被李存孝生擒活捉。汴军失利后，李谠与李重胤连夜拔营起寨撤兵。李存孝和李罕随后一路追杀，汴军损失万余人。李存孝乘胜进击潞州，葛从周与朱崇节孤

城难守，只好丢弃潞州回汴梁。

朱全忠吃了败仗，十分气恼。胜败乃兵家常事，朱全忠气的是李谠不按朱全忠既定安排行事，贻误战机，且一战失利后又逃跑，以至于泽潞一线全盘崩溃，葬送了朱全忠以河阳为基地、以泽潞为前沿、联合朝廷征伐李克用的计划。朱全忠盛怒之下，按军法斩了李谠、李重胤的头。这是朱全忠在早期少有的诛杀大将的情况，而且是一次杀了两员高级将领，可见泽潞之战对朱全忠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性。

这一战对南部战场构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来朱全忠正在东部与时溥和朱瑄朱瑾兄弟争斗，这次与朝廷联合其实是一次计划外项目。尽管朝廷褒奖朱全忠，打算树立起朱全忠的光辉形象，希望朱全忠以天下为己任。但朱全忠的确不是郭子仪，他压根儿就没这么想，他肚子里的逻辑是“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地就是一方霸主，自己的才是天下的”，从来没想过为朝廷尽忠，为皇帝分忧。所以，朱全忠一门心思在忙自己的事情，自行其是，根本不打算将宣武一镇纳入朝廷的全局部署中。不过为了顾全一点颜面，朱全忠作为中央朝廷刚刚选树的模范，不得不参与朝廷的征讨行动，但朱全忠又实在分身乏术，所以朱全忠没有投入主要兵力，也没有投入太大精力与成本。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朱全忠参加这次会战，很可能不是出于主动谋划，受张浚的提议和邀请参战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张浚打算以此打击李克用与杨复恭，建立不世之功。张浚具有主动性与积极性。此时，正在东部作战的朱全忠半推半就地参战，并没有倾全力，也没有能力再投入更大的兵力。现在朱全忠看到张浚军事指挥的确低能，于是产生了放弃征伐河东的念头，转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徐泗淮扬主战场。

各位不禁要问了，朱瑄朱瑾不是帮助朱全忠打败秦宗权的恩人吗？朱全忠为何与他们起了冲突？此事待后面再表。

在北部战场，李克用也经历了转败为胜的过程。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攻打蔚州，擒获蔚州刺史邢善益；赫连铎联合了吐蕃、黠戛斯等外藩，率领五六万人攻陷了遮虏，遮虏军使刘胡子兵败被杀。李克用派遣大将李存信御敌，被李匡威和赫连铎击败。然后，李克用又派出了李嗣源为

主将，李存信为副将，亲帅大军在后接应。李匡威、赫连铎战败。河东军擒获了李匡威之子武州刺史李仁宗及赫连铎的姑爷，斩杀及俘获万余人。各位要记住李嗣源这个人，此人为李克用假子，性情恭谨简朴，作战勇猛，是河东军中的后起之秀。若干年后，李嗣源取代了李克用儿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天下。

李克用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越战越勇，越打越会打。

李克用一面用兵，一面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把李存孝俘获的诏使韩归范放回朝廷，让他带上李克用申冤诉讼的书信，信中说："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翦黄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云州为臣罪，则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郓，何独不讨？赏彼诛此，臣岂无辞！且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独不惧陛下它日之骂乎！况臣果有大罪，六师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后取之邪！今张浚既出师，则固难束手，已集蕃、汉兵五十万，欲直抵蒲、潼，与浚格斗；若其不胜，甘从削夺。不然，方且轻骑叩阍，顿首丹陛，诉奸回于陛下之座，纳制敕于先帝之庙，然后自拘有司，恭俟斧锧"。

李克用这封信水平很高，合情合理，合法合规，有理有据，有问有答，引经据典，揭示现实，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绝非出自等闲之辈。李克用把朝廷所有的借口与说辞全部堵死，为以后的政治主动做下了有力铺垫。

张浚率领的唐朝官军出阴地关，先锋部队到达了汾州。李克用派遣薛志勤和李承嗣率领三千骑兵在洪洞县扎营，李存孝率领五千人马在赵城驻扎，互为应援，逆战官军。镇国节度使韩建派出三百敢死队趁夜偷袭李存孝大营，被李存孝识破。李存孝将计就计，以逸待劳，设下埋伏等待官军到来。韩建派出的五百人，一个也没回来，被李存孝全歼。

偷袭失败，静难和凤翔两镇军兵既不救援，也不迎战，扔下韩建的镇国军自行撤走，官军大营不战而溃。

老将薛志勤、少将李存孝率领河东兵乘胜追击，一路掩杀到晋州西

门。主帅张浚亲自开城迎敌，手下将佐与李存孝未战几场，纷纷败下阵来。

主帅都没能打过河东军，这对官军是个极大的打击，军心产生了动摇。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没和张浚打招呼，擅自撤离晋州，渡过黄河回家去了。张浚成了孤军奋战，领着几千禁军和朱全忠赞助的三千牙军闭城拒守，不敢出战。

张浚紧急向朝廷请求援助，朝廷向成德、魏博两镇发出了调派粮草及援兵的命令，可是这两个藩镇根本不买朝廷的帐，他们虽然与李克用关系不好，但也不希望成为朝廷的帮凶。所以，此两镇保持了中立，作壁上观。

杨复恭一直与李克用在朝野之间互为援应，互为表里。张浚讨伐李克用，杨复恭第一个反对是有其利益考虑。现在眼看张浚陷入困境，杨复恭趁机在朝廷中散布言论，贬斥张浚兴师出兵的行为。张浚在朝廷中陷入了政治孤立。

李存孝采取了网开一面的策略，没有急攻晋州，而是先攻下了附近的绛州。十一月，李存孝折回头来再攻打晋州，象征性地攻打了一番之后，主动退兵五十里。

张浚和韩建认为这是战事窗口，抓住机会弃城逃走。李存孝以最小的代价打败了来势汹汹的官军主力，轻而易举地攻占晋、绛二州。张浚与韩建连滚带爬地翻过王屋山到达河阳，拆下老百姓的房梁门板制作成筏子渡过黄河，逃回京师。这一战，张浚带去的五万人损失殆尽。

就在张浚跑回长安的时候，韩归范也同时到达了京城。

征伐失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廷上下震恐，有害怕获罪的，有幸灾乐祸的，有冷嘲热讽的，有推诿卸责的，有骂大街的，有哭鼻子的。一时之间，整个长安城内乱了套，议论纷纷，人心浮躁。起初反对兴兵的人立即精神起来，口口声声谴责张浚祸国殃民，要主战派承担一切责任，欲借此机会置主战派于死地。

昭宗李晔也慌了手脚，生怕再度上演藩镇兵临京师逼宫迫驾，只好挥泪斩马谡，让张浚和孔纬去做了替罪羊。

替罪羊这种生物看来是绝不了种，什么朝代都有，任何危机发生时都有，随时可以揪出来杀掉。

此时，皇帝仍然忘不了一番辩白，既是洗脱自身责任，也是做出苍白无力的抗争。昭宗援引汉朝旧事，说自己初衷是要振兴纲纪，恢复秩序，率领黎民百姓共致太平，没想到名气响当当的张浚竟然有负众望，为了邀取个人功名，拿国家命运当儿戏，以至于招惹如此大的麻烦。昭宗此时也不认为张浚有错，错只错在对手太强大。在李晔庇护下，张浚免却一死，被贬为武昌节度观察使、鄂州刺史，孔纬被贬为荆南节度使。

见朝廷袒护张浚等人，而且并没有悔过之意，李克用心中愤恨难消，不依不饶，步步紧逼，给朝廷继续施加压力，上书说道："张浚拿陛下万代之基业做赌注，邀取个人一时之功名，十分悖妄。他知道臣与朱全忠间有血海深仇，因而他故意和朱全忠私相勾结，串通好了来对付臣，这是朝廷大臣违反纲纪的恶劣行为。臣现在什么官爵都没有了，仍被朝廷列为罪人，我哪里敢继续在河东藩镇继续干下去？还是到河中去寄居吧。到底该怎么办，请陛下明示。"

昭宗感受到了李克用咄咄逼人。李克用说是到河中暂住，话里暗含的意思是要领兵来京啊！弄不好，李克用会兴兵犯阙把皇帝给抓到太原去。无奈之下，昭宗再次给孔纬和张浚降级处分。贬孔纬为均州刺史，贬张浚为连州刺史。赦免李克用的罪责，恢复名誉、职爵和工作，让他继续做河东节度使。

李克用得寸进尺，仍然表示不服。为了进一步稳住李克用，以免节外生枝，朝廷又给李克用加官进爵为守中书令，再贬张浚为绣州司户。

这时候，张浚的藩镇后台朱全忠站出来说话了。朱全忠表示要主持正义，说张浚和孔纬实在是冤枉。有了朱全忠的支持，张浚和孔纬心里有底，拒绝朝廷命令，根本不到贬谪之地赴任，跑到华州韩建那里躲了起来。朝廷在朱全忠与李克用之间无法取舍，两边都摆不平，只好听之任之，自作自受。

这场声势浩大、地域广阔、参与势力众多的大会战以彻底失败告

终，前后历时不到半年。仓促出兵，仓皇失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战下来，结果最大的赢家是李克用。

这一仗的后遗症是深远的。朝廷在李克用面前颜面扫地。李克用从此之后更加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地向四周扩张。李克用与朝廷的关系也由合作转而彻底破裂。

这场战争还直接影响到韦昭度伐西川的战事，朝廷根本没有能力双线作战，只好将原本有可能成功的西川之役停工，将眼前的胜利果实让与王建，为王建的割据留下了空间。

战事的接连失利，诚然有朝廷疲弱的因素，也有用人失当的缘由，专征挂帅之人都是不晓军事的书生，且怀有私心杂念，实际上大军未举而胜败已定。昭宗雄心勃勃的武力削藩计划流产是必然结果，李晔新官上任的锐气也受到一定打击，特别是，从此之后对藩镇动武的信心受到极大动摇。藩镇与朝廷的互相猜忌与对立从隐蔽开始走向公开化。以前藩镇对朝廷还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地作态，好歹也要客气客气之后再伸手伸脚。现在，藩镇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不仅豪藩强镇如此，连边鄙小镇都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恣意妄为，各行其是。手握重兵的藩镇开始走向以武力扩大地盘、兼并吞噬小藩镇的明目张胆扩张之路。

末唐藩镇面积本来不大，即使老牌军阀河朔三镇其各自疆域也没有现今的一个省大，绝大多数藩镇的土地与现今地区级的行政区划差不多，有的藩镇只相当于一两个县。朝廷之所以敢于几次兴兵讨伐藩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并且有时候也取得了胜利。朝廷依靠手中的合法王牌，故意将藩镇分拆划小，目的是为了分而治之，也让藩镇之间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那时候，诸侯之间虽然征战不断，但是吞并事件极为少见，因为缺乏朝廷的合法手续，得不到承认，还没有人冒着政治孤立的风险去这么做。

这次朝廷讨伐李克用失败后，诸侯不再将朝廷的合法手续视为必要条件，奉行实力至上武力至上的风气愈演愈烈。藩镇兼并开始遍地出现，人人争着做大做强，最好进入天下前五强，登上胡润排行榜。天下

陷入了更大规模更大范围更高频率的混乱和战乱。立志要补天的皇帝李晔，其实连补锅的技术都没有，不仅没有将天补好，反倒将窟窿捅得更大。（注：我认为唐朝中央政府对天下完全失去统治力，应以此为标志点，以前朝廷对天下还有些形式上的政令，此后政令不出长安城。）

4．打击宦官

昭宗皇帝为自己定了几件大事要办，只有打击宦官这件算是锲而不舍地办成了。最终他将扶持他登基的大宦官杨复恭彻底消灭。

尽管军事失利，但有一件事昭宗仍然坚持要做，那就是继续打击宦官。

这是昭宗唯一的亮点，经过他的努力，末唐的宦官集团基本被彻底摧毁。尽管并非所有的宦官都祸国殃民，尽管宦官集团覆灭后并未对朝廷政局起到有利的弥补作用。至少这可以算作昭宗李晔个人的一场胜利。

声势显赫、不可一世的大宦官田令孜，被朝廷假借王建之手除掉。第一个高兴的人是皇帝李晔，第二个高兴的人就是杨复恭。这是一场皇帝谋略的胜利，当然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王建借此机会占据了西川，实际上处于了独立半独立状态。杨复恭与田令孜斗了十几年，受尽了窝囊气。现在仇敌灭亡，杨复恭感到无比的轻松畅快，感到无比的矫健挺拔，感到无比的任我而谁何。特别是在代表宰相集团的头号人物张浚兵败遭贬之后，杨复恭更加骄傲起来，认为朝廷中没有人可以和他比肩，没有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没有人不愿意投奔在他的门下。

杨复恭错了。

错误可以使一个人丢掉一口袋钱，也可以使一个人受一次伤，还可以使一个人丧失掉性命。

钱可以再赚，伤可以治疗，性命却无法重来。

有些错可以犯，有些错决不能犯。

人可以高估自己，但绝不可以低估敌人。

人可以强调自己的感受，但绝不可以忽视皇帝的感受。

杨复恭既低估了敌人，更忽视了皇帝的感受。

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杨复恭还执掌着皇宫内外日夜值守的侍卫部队，政敌消除之后，更是大权独揽，把持朝政。养了几百名带“把儿”和不带“把儿”的假子，带“把儿”的假子出任藩镇节度使或州镇刺史，不带“把儿”的宦官假子分布到各路军中做监军，网络势力遍布天下，成为田令孜之后又一个恶性膨胀的宦官集团。根深叶茂，不可一世，没有人敢直面杨复恭的锋芒。

杨复恭自恃有拥立皇帝登基之功，倚老卖老，摆谱摆得特别大。这家伙上朝下朝既不骑马也不坐轿，而是让人用肩舆抬着他招摇过市，前呼后拥气派非凡。每次上朝，杨复恭的“专车”都要直接“开到”太极殿，他才颤巍巍神情严肃地在小宦官搀扶下从肩舆上下来，目空一切地走进大堂入座。

曾经有一天，昭宗李晔正与各位宰相讨论国事，其中一个话题是“天下四方不服朝廷有反逆之心的人都有哪些”，大臣们议论纷纷，说谁的都有，有说李克用的，有说孙儒的，有说秦彦的，有说朱全忠的，有说王建的。孔纬咳嗽了一声，冷冰冰地扔出一句话：“陛下身边就有想造反的人，何况外地！”

昭宗被孔纬这句话吓一跳，瞪着眼睛问孔纬：“你说的是谁？”

孔纬抬起手朝殿外一指，此时杨复恭刚下肩舆，正大摇大摆地向殿内走来。孔纬厉声说道：“杨复恭不过是陛下的家奴，竟然敢乘坐肩舆直达太极殿，成何体统？不仅如此，他还养了那么多假子，不是统领禁兵，就是辖制方镇，不是要造反吗？”

孔纬的话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这项罪名无异于泰山压顶，可以将一个人压成肉泥，万劫不复。但杨复恭不是普通人。他听到了孔纬的指责，可似乎跟没听到一样，既不怕，也不恼，更没怒，没有任何反应。杨复恭甚至都没有抬眼看孔纬一眼，一边往里走，一边不紧不慢地回答：“我这些假子都是壮士，我的目的是借此收拢人心，为国家积蓄力量，哪里是要造反？”

孔纬鼓着腮帮子正要反驳杨复恭，昭宗李晔已经怒不可遏，将话接了过去："你既然要保卫国家，那为什么不让这些假子姓李却要姓杨呢？"被皇帝一顿抢白，杨复恭没词儿了，气哼哼地一屁股坐到了他的座位上。

皇帝的舅舅瑰国舅到皇帝这里来走后门儿，想弄个节度使干干。瑰国舅虽然是国戚，如果没有实职，收入有限，这银子总是不够花的。节度使利益丰厚尽人皆知。昭宗将杨复恭找来，就此事与他商议。杨复恭认为不可以这么做，因为皇帝的舅舅没什么能耐，也没有功名，平白无故弄个节度使干，于理讲不通。

瑰国舅后来知道杨复恭从中阻挠，在家里蹦着高儿地骂杨复恭："说我没能耐，你那些太监儿子就有能耐啦？不也在各地当官吗？杨复恭你这是擅权弄事！"

国舅有先天优势，出入皇宫大内比较自由，经常见皇帝和皇后的面儿。每进一次宫，瑰国舅就对皇帝和皇后说一次杨复恭的坏话。瑰国舅三番五次进宫诋毁杨复恭，瑰国舅的"风言风语"未必能够搬倒杨复恭，但是其示范效应不可忽视，瑰国舅敢于对杨复恭说三，就有其他人对杨复恭道四。所以杨复恭扛不住了，开始对这位国舅大人产生了憎恶，动了杀心。

杨复恭在对付瑰国舅的策略上，没有急于求成，没有将矛盾公开化，而是采取了退一步进三步的手段。这个手段足够阴险。杨复恭向皇帝建议，让瑰国舅出任黔南节度使。黔南虽然是穷乡僻壤，不过"苍蝇也是肉"，至少在形式上满足了瑰国舅的要求，堵住了他的嘴。瑰国舅尽管有些不太情愿，也只有屈尊接受，怀揣着敕命上任去了。

在赴任路程上，瑰国舅走到一个名叫吉柏津的渡口时，杨复恭暗地里支使他的干儿子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袭击了瑰国舅。瑰国舅的渡船行至江心，杨守亮率部下乘战船斜刺冲来，将瑰国舅的船撞翻。船上包括瑰国舅在内的家眷亲戚朋友从官侍卫全部落水，大部分人被淹死，没淹死的也被杨守亮乱箭射死。杨守亮派人制造舆论说是国舅的船年久失修漏底进水，出了交通事故，瑰国舅等人死于这场意外"船祸"。纸里包

不住火，杨复恭害死国舅的消息后来还是传到了皇帝皇后耳朵里，皇帝皇后对杨复恭恨得牙痒痒，苦于一时找不到证据，只好隐忍不发。



昭宗与亲信大臣自从动了心思要对付杨复恭，就展开了积极的筹备工作。

杨复恭可不是好对付的，执掌禁军大权，整个长安城都在其掌控之

下。他能将皇帝扶上来，也就能皇帝弄下去。对此，从皇帝到群臣都明白这个道理。

昭宗采取了十分慎重的策略，先从分化瓦解杨复恭的嫡系力量入手。

杨复恭假子天威军使杨守立，高大勇猛，武艺超群，在禁军中很有威慑力。因此，昭宗李晔看重了杨守立。有一天，皇帝对杨复恭说："朕想将你的干儿子杨守立调来身边做侍卫。"杨复恭没有怀疑皇帝的动机，认为这是自己权势进一步加强的契机，很痛快地就答应了。昭宗将杨守立调离杨复恭麾下后，给杨守立改了名字为李顺节，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几个月李顺节就做了天武军的都头，遥领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

改了名字、升了官的杨守立感到自己鸿运当头，祖坟上冒青烟，脑袋发昏，开始忘乎所以，竟然要与杨复恭争权。杨守立邀宠的重要表现就是将杨复恭背着皇帝的秘密全部向皇帝打了小报告，包括暗杀瑰国舅事件。

张浚兵败后，杨复恭一再向皇帝施加压力，对张浚与孔纬一贬再贬，皇帝其他近臣也感到了威胁。这加强了昭宗打击杨复恭的决心和信心，加速了操作进程。李晔先将杨复恭降级，调离禁军，去到凤翔做监军。杨复恭哪里能够接受这个安排。虽然杨复恭愤怒不乐意，可是仍没有怀疑皇帝会彻底抛弃打击毁灭他。因此，杨复恭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态消极抵抗，赖在京城不肯走。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九月，杨复恭上书皇帝，说自己年老体弱多病，要求退休。其实，杨复恭要求退休是假，试探皇帝是真，想通过撂挑子不干来要挟皇帝。大大出乎杨复恭意料之外的是，昭宗顺杆往上爬，竟欣然同意了杨复恭的请求，给杨复恭加封为上将军的荣誉虚衔，赐与拐杖休闲鞋老花镜痰盂苍蝇拍等，让他退休回家。

杨复恭这个气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皇帝会在宝座还没坐热的时候，就将自己这个大功臣扫地出门，彻底抛弃。杨复恭想不明白其中缘由，心理落差超过千丈，犹如坠入冰窟之中。杨复恭虽然想不通，可不会做自我批评，更不会得抑郁症，他要寻求自我保护的突

破。宣布皇帝诏书的使臣完成任务后，从杨复恭府中离开。这名宣敕使在回宫复命的路上，断送了性命。杨复恭为了泄愤，派遣心腹张绾将宣敕使刺杀于中街。

王命一旦明示于众，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冒险去违抗。

木已成舟，杨复恭只好退休回家。

不过退休只是将法定的职权卸去，跟着杨复恭的影响力并没有随同这纸诏命消失。

杨复恭府邸靠近禁军玉山营营地。玉山营军使杨守信也是杨复恭的假子。因此，杨守信一早一晚地经常到杨复恭家看望杨复恭。父子两人的来来往往，被人偷看了去，并向皇帝告密说杨复恭图谋造反。这个消息对于昭宗是个重磅炸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皇帝昭宗决定先发制人，调兵遣将捉拿杨复恭。

愤青李晔说干就干，派出天威都将李顺节（就是那位杨守立）、神策军使李守节带人去杨府抓人。生命危险到了家门口敲门来了，杨复恭不想再躲躲闪闪了，他决定绝地大反攻。杨复恭命令手下张绾率领杨府家兵抵抗李顺节。正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杨守信率领玉山营官兵来帮助守卫杨府。李顺节打了一上午攻不进杨复恭家。后来刘崇望又带着一批禁军杀来，帮助李顺节往里打。杨守信寡不敌众，退败下来，只好保护着杨复恭及其一家老小从通化门逃跑，投奔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去了。

杨复恭到达兴元后，倚仗几个假子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及绵州刺史杨守厚等人，聚集军队，以讨伐李顺节为名，公开对抗朝廷。

其实，李顺节不需要杨复恭讨伐，没几天就命归了黄泉。因为，李顺节骄兵宠横，左右神策军新任的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对他产生了嫉恨。昭宗也觉得李顺节这个工具已经失去了继续利用的价值，就同意了刘景宣、西门君遂除掉李顺节的申请。刘景宣、西门君遂设下埋伏，邀请李顺节聊天喝小酒。正在三人酒意阑珊的时候，刀斧手从后面冲出来，手起刀落，李顺节的人头也跟着落地。工具的作用就是如此，没有用的时候，自然被遗弃，除非一直发挥作用，成为永久牌工具。

李顺节的死并没有终止杨复恭与朝廷的对抗。

昭宗正在发愁以朝廷禁军力量无法对付杨复恭之时，有人自告奋勇要为朝廷分忧。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主动请缨去征剿杨复恭。

朝中有的大臣认为李茂贞如果占领了山南西道一代，其势力将迅速膨胀，到时候朝廷将无法制约他。

正在昭宗犹豫不决之时，李茂贞已经自备行装上路了。

李晔做梦也没想到，前门赶走虎，后门进来了狼。

李茂贞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全是自发的。这并非是李茂贞觉悟高，是因为李茂贞看出了朝廷的虚弱与无能，认为杨复恭与朝廷的矛盾为他的崛起制造了有利机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李茂贞决定要主动扩大地盘。

李茂贞，本名为宋文通，原隶属镇州博野军。黄巢占领长安时，博野军入援京师，驻扎在凤翔，归郑畋调度。因宋文通对尚让作战有功，升至神策军指挥使。后来朱玫兵变，迫使僖宗李俨逃亡四川，宋文通沿途护驾，立下头功，被皇帝封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壁等州节度使，赐姓名为李茂贞。僖宗还亲自为李茂贞题词，褒嘉其为“正臣”。后来，李茂贞奉命讨灭叛军李昌符，僖宗得以还京。皇帝再次加封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兼待中、陇西郡王。李茂贞职爵已经超越了朱全忠，是紧随李克用之后的藩镇郡王，而此时的朱全忠还没有得到郡王爵位。

李茂贞此人长相实在不好看，贼眉鼠眼，尖嘴猴腮，体型如麻杆，精瘦之中透着一股刚硬之气。但是他记性非常好，过目不忘，对于军旅之事尤其擅长，无师自通，军中大事小情山川形势都装在脑子里。李茂贞治军有自己的一套，他对待部下十分宽简，以诚待人，以诚带队，上至大将下至厨子库吏都对李茂贞心悦诚服。李茂贞素来怀有雄心大志，他并不满足于凤翔一镇，早就觊觎陕西、甘肃与四川交界的陇西汉中富饶之地。

李茂贞联合静难节度使王行瑜和同州节度使韩建等人上书朝廷，强烈要求去平灭杨复恭。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川陕陇右争夺战打响了。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李茂贞先后攻克了凤州、兴州、洋州、兴元。扩大了地盘的李茂贞要求兼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朝廷不得已下诏让李茂贞做山南西道兼武定两镇节度使，但需以让出凤翔做交换条件。李茂贞是想吞并陆续新占领的地盘，不肯与朝廷交换退出凤翔，因此，对朝廷的诏命拒不执行。李茂贞不再搭理朝廷是否下诏确认，直接派兵控制了凤翔、兴元、洋、陇秦等四镇十五州。李茂贞还要向南继续进军。西川的王建也没闲着。同样打着讨伐杨复恭的旗号，王建向东、向北扩张，借机侵占了东川。在李茂贞和王建的夹击之下，杨复恭和他的十来个干儿子拼光了所有家底，最后彻底失败。杨复恭与杨守亮突出重围要去太原投奔李克用。杨复恭走到商山时，被华州兵逮住。韩建将杨复恭押解京师。皇帝下令，当街处斩了杨复恭等人。

伴随三声行刑令，杨复恭人头滚落尘埃。

（写到此处，我产生了怀疑，怀疑杨复恭对抗朝廷的主动性，是不是昭宗过度怀疑杨复恭了呢？如果杨复恭蓄意对抗朝廷的话，他至少还有一个选择，倚靠大批假子的同时还可以与李克用结成联盟。假若杨复恭与李克用结成联盟，局势一定会有十分重大的不同）

通过两年的陇右战争，李茂贞势力大增，成为京师周围头号藩镇。李茂贞也是枭雄一个，早有问鼎志向。膨胀起来的李茂贞开始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往来奏章言辞不逊，要官要地欲壑难填，对朝廷政策指手画脚。昭宗李晔血气方刚，哪里咽的下这口气，特别是对李茂贞这种非老牌的藩镇，更是不能容忍。昭宗决意要征讨李茂贞，教训教训他，剔一剔这个刺儿头。

太尉杜让能再次站出来阻止皇帝："陛下您刚刚登基执政，各项运转还未进入轨道，存在方方面面的不确定性和危机。李茂贞如同猛虎，近在卧榻之侧。臣认为直接和他发生冲突不是恰当之举，万一发生意外，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

昭宗李晔没有听进去杜让能的话，倔强地说："皇权王室日益衰弱，地位不断下降，诏命号令不出国门，这是有志之士天天所扼腕痛惜的地方。朕绝不甘心做懦弱受欺的国君，窝窝囊囊地混日子，忍气吞声

装聋作哑。你尽管为朕调兵遣将，我已经安排皇室王子统兵挂帅，即使将来失败也不会责怪你。”

李茂贞通过安插在朝中的内线得到皇帝要讨伐他的消息，既惊且怒。李茂贞指使党羽纠集了一帮地痞流氓无赖乞丐游手好闲之徒等等上千人，进京上访，围住观军容使西门君遂诉冤说：“凤翔李大帅没有罪过，朝廷不应该讨伐他。战火一开，必将生灵涂炭。”这个受皇帝信任被委以重任的西门君遂一点骨气都没有，被这帮乱民一吓唬，腿脚发软尿了裤子，急忙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都是宰相决策的事情，不关我的事。”这帮动乱分子又半路拦截了宰相崔昭纬、郑延昌的“专车”诉冤。崔昭纬本就与李茂贞沆瀣一气，这俩小子故意激化矛盾，诱导说：“这都是太尉杜让能一手策划的事，皇上已经委托他全权负责，我们谁也不清楚。”这些乱民情绪激动，迅速演变成了打砸抢劫暴乱事件。老百姓被几次长安之乱吓得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眼见又要战乱，纷纷逃离市区躲避到山里去了。

昭宗委任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统领神策军征讨凤翔。李茂贞和王行瑜联兵六万屯扎盩厔抗拒官军。禁军都是乌合之众，既无纪律，也不操练，根本没有战争经验。而李茂贞、王行瑜的军队都是职业兵，身经百战。两军刚一见面，未放一箭，未举一刀，覃王率领的禁军望风逃溃。李茂贞乘胜进攻渭桥。

李茂贞兵临城下，京城震恐，老百姓亡命逃窜。李茂贞亲率卫队进驻城内，向皇帝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斩杀杜让能以谢天下，不杀杜让能李茂贞绝不离开。

杜让能对皇帝说：“臣早就有言在先，现在看只有臣死才可化解危机。”皇帝李晔现在才知道李茂贞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事已至此，昭宗泪如雨下，哽咽着说：“现在局势如此不堪，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只有与爱卿你就此诀别！”你看，又冒出来一个替罪羊！

当天，皇帝下旨，贬杜让能为梧州刺史，并昭告天下：“杜让能一意孤行，在朝廷与藩镇之间挑拨是非，铸成大乱。”在流放杜让能的同时，皇帝又斩杀了观军容使西门君遂、内枢密使李周潼、段诩。即使这

样，李茂贞也不答应，非要皇帝处决杜让能不可。昭宗李晔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下旨赐杜让能自尽，并给他栽赃上卖官鬻爵、敛财贪赃的罪名。累世望族、忠贞国士竟然如此终结！朝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场兵临宫禁的危机才得以暂时解除。

至此，昭宗上任伊始确立的削藩镇目标彻底失败，重用儒臣的方略也半路流产，打击宦官集团的计划倒是基本实现，可是随即伴生了一大堆副作用，留下了数不尽的后遗症。

即使打击宦官集团的成果也仅限于铲除了田令孜与杨复恭集团。事实上，昭宗并非要全部废除宦官，而是要铲除田令孜和杨复恭这两个大宦官集团。只要宦官集团不再干预朝政、不再逼迫皇帝即可，甚至并没有必欲置田令孜与杨复恭于死地的初衷。其实，昭宗没有能力废除干政的宦官制度，不仅如此，他对宦官也存在习惯性的好感与偏袒，只不过没有之前的几任皇帝严重。宦官制度是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贯穿了整个封建的政治斗争史，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能做出很好的安排，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才算基本没有发生宦官逾制干政的事情。但是封建宫廷的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这种权力的争夺充满了血腥与暴力，其结果必然是你死我活。

田令孜、杨复恭都是以别人的鲜血染紫自己冠带的人，根本不相信柔情与眼泪，不相信皇帝举起的屠刀还会轻易放下。当田令孜、杨复恭看到昭宗皇帝举起屠刀的时候，如同再次看到了当年遭阉割时寒光闪闪的手术刀一般。他们心里十分清楚，现在他们大头的命运也将与早年的小头一样，割掉不会重生。因此，无论是出自个人的安全考虑还是对所属本政治集团的利益考虑，田令孜、杨复恭都不会让步，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权力的角斗场，必然会拼出全部家底一搏。所以，昭宗打击宦官集团的过程充满了腥风血雨，充满了各种风波诡谲的矛盾。各种相关的政治势力虎伺鹰瞵，瞅准机会，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参与到这两场权力纷争与重新配置的大戏中。

这两场皇权与宦官之间的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意义与范畴，超出了昭宗的预期与预料，也超出了昭宗的掌控范围。发动这两场斗争

的皇帝已经被各种势力绑架，深深地陷于漩涡不能自拔，既不能自救也指望不上他救。水中的搏击选手和岸上的看客，无人关心皇帝的死活，关心的只有各自追逐的利益。

打击宦官与打击藩镇的斗争结束后，朝廷与皇帝的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倒进一步坠落。各种政治集团势力瓜分朝政的畸形局面不仅没有得到治理，反倒进一步混乱。权倾朝野的宦官集团铲除了，一向由宦官统领的禁军，现在成了无头的苍蝇，濒临崩溃解体的处境。继任的低级宦官或者皇家的王子都没有能力将这支队伍带好，不仅无法保卫皇室、扫荡诸侯，反而纪律更加涣散，时常掳掠街市，基本等同于乌合之众的匪盗。

就在此一时期，大型藩镇开始形成。四川有王建，京畿附近有李茂贞，河东有李克用，卢龙有李匡威，中原有朱全忠，淮扬的杨行密和浙江的钱镠也正在冉冉升起。他们或者霸据险要山川，或者占有肥饶之地，或者控扼盐铁贡赋，或者手握雄兵偏据一隅。藩镇对朝廷的热情锐减，他们都在自顾自地忙自己的事情，不再搭理皇帝与朝廷，除非再想起来需要利用一下的时候。此时的皇帝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以杜让能、张浚、孔纬、韦昭度为代表的宰相集团受到巨大挫折，感到了螳臂当车的残酷与痛苦。朝中原来饱读诗书出身世家的宰辅们凋零殆尽，所剩忝居高位的大臣也多寻求与藩镇的妥协与联盟，成为内外互为表里互相利用的利益共同体。

昭宗感到了极度的疲劳与徒劳、失望与绝望、悲哀与悲痛。

昭宗此时才开始明白哥哥李俨为何年纪轻轻就死于任上。

昭宗放弃了抗争。

昭宗每天凭着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

二、军阀混战

1．徐汴之争

驴子不要抱怨没黑没白的干活，因为，只有在磨道上不停脚的驴子才安全。时溥心里很难受，他认为自己遭到了朝廷的抛弃。时溥被抛弃的原因是朱全忠的崛起。朱全忠这颗新星后来居上，取代时溥成为东面的老大。

话说秦宗权旧将孙儒自秦宗权兵败之后，卷了秦宗权的很多家底儿，变成流寇，四处掳掠烧杀。孙儒在河南一带是混不下去了，因为死对头朱全忠已经成长为当地的老大。孙儒在朱全忠眼皮底下没有活路，只得带着他的土匪队伍向东逃窜。朱全忠决心要将胜勇追穷寇，打算一举消灭秦宗权残部，彻底解除中原的祸患。

就在朱全忠率军马不停蹄追到宣武东部边境的时候，忽然接到了张夫人的来信。朱全忠坐在马背上接过信使递上来的信笺，展开一看，只有了了数语，内容不多。众将开始没有在意朱全忠的表情，都以为是平常家信。过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朱全忠手扶马鞍桥发愣，久久没有下达继续追击的命令。汴军各位将领心里禁不住产生了嘀咕，发生了什么事令大帅犹豫不绝呢？朱全忠没有宣布谜底，沉吟片刻之后，而是宣布了一个决定。朱全忠举手在空中一挥，说道：“回师大梁。”大家更迷惑了，心说这乘胜追击，顺顺当当的，眼看就要追上了孙儒，怎么忽然不打了？可是没有人敢问，大家都知道朱全忠的脾气阴晴不定。朱全忠没有告诉你的事情，你最好不要问。因为朱全忠根本就没打算告诉你，如果问了，会触犯朱全忠的忌讳，说不定引来一顿臭骂甚至鞭打。众将按照朱全忠的命令，默默调头回了开封。

回到开封帅府，朱全忠甩蹬离鞍，跨步往里走。这时候，张夫人已经站在内堂门口，笑吟吟地迎接朱全忠。朱全忠快步上前，握住张夫人的手，郑重地说道：“多谢夫人指点，好一个‘鸟兽尽、良弓藏’，及时提醒了我。为了避免我这把‘良弓’失去用武之地，暂且留着蔡贼余部，让

他们在东部折腾折腾，这样朝廷就不会忽视我们的存在了。”



“大王圣明。您苦战多年才有了这方天地，现在刚刚立稳脚跟，应该整理一下政务。朝廷昏聩，反复无常，如果大王您将东部一带荡平，朝廷定会削夺你的权力，还有可能发生其他更坏的事情，大王您不可不防啊。”张夫人语调平缓，但语言铿锵有力。

朱全忠连声赞道："夫人所言极是，所言极是。"

原来，张夫人担心朝廷卸磨杀驴，才写了封八百里加急信，制止朱全忠继续追剿孙儒。

朱全忠命人摆上一桌好酒菜，找来朱珍、庞师古、敬翔、蒋玄晖等心腹文武，与张夫人一起，共同宴饮一番，也表示对张夫人的感谢之意。

朱全忠放了孙儒一马，这孙儒可没闲着，的确又干出了令朝廷头疼的事情。孙儒毕竟悍将，虽然主力解体，但战力犹存。他率领三万人马，一口气打到淮南境内。此时，高骈已经被暗杀，淮南一片乱糟糟。低级军官杨行密刚刚收拾了一帮淮南军队，既无旗号也无地盘。孙儒杀到，经过一番激战，攻入淮南镇府扬州，杨行密被迫退往庐州。

自高骈死后，淮南陷入混乱，朝廷在当地也找不出个像样的军头，同时还指望朱全忠向东追剿秦宗权残部。在公元888年的时候，朝廷将淮南交给了朱全忠管理，让朱全忠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

为了直接管理淮南，巩固并扩大地盘，朱全忠派帐下谋士张延范出使广陵，向杨行密转达朝廷的委任状。张延范到达广陵后，杨行密十分热情周到地接待了他。杨行密将张延范奉若上宾，这是杨行密第一次闻听朝廷诏命，不免有些激动，也有些期待。张延范不紧不慢地宣读圣旨："淮南久经丧乱，朝廷眷顾，为尽快恢复治理，特命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以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在藩镇官制中，节度副使是个虚职，相当于美国的副总统，基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留后虽然算不上正式官爵，但是这意味着留后要优先于节度副使升任节度使。

杨行密一听这诏书内容就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诏书？简直就是朱全忠的命令，而且朱全忠压根儿就不信任杨行密，专程要派人来治理淮南。杨行密气得脑门青筋暴跳，极不情愿地接下了诏书，再也不搭理张延范了。张延范见杨行密不是个软柿子，判定杨行密必有对抗朱全忠的心思。张延范赶紧秘密向开封的朱全忠送信，报告朱全忠淮南的情况："杨行密此人对大王的人事安排流露出了不满，为防不测，请大王亲

自督师来解决此事。”

张延范的书信还没到达开封，朱全忠就已经派牙将郭言率领一千人马护送候任淮南留后李璠上路赴镇了。宣武去淮南必须经过徐州地界。朱全忠向感化节度使时溥打招呼，要求借道过境。没想到这时溥一百二十个不乐意，脖子一梗，眼珠子一翻，脑袋一卜楞，很坚决很迅速很毫无商量地驳回了朱全忠的面子。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嫉妒。

嫉妒是毁灭的种子。

嫉妒是不需要多少理由的。

即使有点理由多半也不必不能放到桌面上阳光下。

时溥嫉妒上了朱全忠。

因为朱全忠现在名气比时溥大，因为朱全忠现在官爵比时溥高。

就因为朱全忠擒获了秦宗权。

可时溥拿到了黄巢的脑袋啊！

凭什么将我时溥东面都统的头衔给了朱全忠？还让他兼领淮南？淮南离徐州这么近，要兼领也应该是我时溥兼领。

所以，时溥感到窝火羞耻和不甘心，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恶气。

所以，时溥对朱全忠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时溥不仅不与朱全忠合作，还派兵袭击了半路上的李璠和郭言。汴军被徐州军团团包围，最终汴军因客场作战，寡不敌众，不是对手，伤亡惨重。郭言拼命杀出一条血路逃回开封。见昔日共同抗击黄巢的老战友时溥这么小气，竟然还大动了干戈，朱全忠勃然大怒。此时，正巧张延范的密信也到了。朱全忠决定亲自帅大军赴淮南，要用武力威胁杨行密就范，同时也灭一灭时溥的气焰。

朱全忠走到宋州时，张延范从广陵逃了回来。原来，杨行密决意不买朱全忠的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杨行密对张延范一改礼遇态度，变成了严加看管，等同于囚禁。张延范趁看守松懈的间隙，逃脱了出来。张延范一路狂奔，终于在宋州遇到了朱全忠的部队。

张延范遮住朱全忠的马头说：“杨行密此人虽发迹于低级军官，可

是很得人心，志气不小，善于组织力量，队伍战斗力旺盛，此人不是轻易能够征服的。杨行密正在与孙儒缠斗，我们不如暂且观两虎相争。另外，我在来的路上，听说时溥埋伏了重兵，要拦截大王。”朱全忠在马上沉吟良久，说道：“淮南遥远，攻之劳师靡费，先解决了肘腋之祸再说。”朱全忠命令回师，放弃了武力威服淮南的想法。

朱全忠所谓的肘腋之祸，是指时溥。

朱全忠将消灭时溥提上了日程，提到了优先于解决淮南的重要性上来。

时溥也不是个好鸟，从来没有怕过谁。徐州军剽悍成性，造反成习，可是时溥任内没有发生兵变，足见时溥有些斤两。

不过有斤两的人遇到了有吨位的人。

征时溥，不是件小事，因为时溥毕竟不是蔡贼。征蔡贼属于为国除害，征时溥属于藩镇之争，两者性质大相径庭，需要通盘计议。

对于现在的时局特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朝廷摇摇欲坠，已经威仪顿失，恩信丧尽，很难再吸引人们的眼球。天下几个强藩已经初步形成，并且都在埋头苦干，忙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拿朝廷当回事，不拿皇帝当干部。北有李克用，南有朱全忠，成为黄河两岸最大的藩镇势力。四川的王建、凤翔的李茂贞、徐州的时溥割据一方，也都搞得有声有色，活得有滋有味。原本天下最热闹的帝都长安成了最冷清的地方，原本万众瞩目的皇家朝廷成了最没人搭理的对象。

如何对待临藩？如何对待朝廷？如何对待自己？

朱全忠命人将敬翔请来，打算与之商议下一步的打算。

初春的阳光虽然热度还不足，但亮度已经明媚灿烂了。墙角边蓬丛丛的迎春花已经开出星星点点的花朵。大帅府的廊檐下，一个木制清漆方桌，桌面上陈列着紫砂的茶具，一缕缕茶叶的清香从壶嘴中飘出来。朱全忠背负双手在院子里踱步。一会儿，敬翔来了。朱全忠对敬翔微微一笑，示意敬翔坐下来喝茶。敬翔谢过之后，与朱全忠两人一左一右坐在矮桌旁。朱全忠亲自把盏为敬翔斟满一杯茶水，然后又给自己斟满一碗。敬翔急忙又欠起身，双手虚扶茶杯。朱全忠摆摆手，让敬翔不必客

气。

朱全忠呷了一口茶，看着敬翔说道：“子振，你看现在天下藩镇哪家最强？”

敬翔没有直接回答朱全忠，略作沉吟答道：“‘北有李克用，南有朱全忠’，这是孩童都能背诵的歌谣。方今天下，以大王的宣武与河东为最强”。

“嗯，”朱全忠微微的点头，敬翔的这个回答在朱全忠意料之中，朱全忠接着说道：“那现在的朝廷又如何？经过这一年多，你看新皇帝李晔是个什么样的君王？”

敬翔已经觉察到了朱全忠今天所谈话题的份量，用手敛了敛衣襟，也喝了口茶，说道：“朝廷纲纪日毁，大臣宦官争权夺利，不以天下为念。长安历经劫难，元气大伤，府库枯竭，军队疲敝，朝廷已有气无力。新君登基以来，似乎要励精图治，然而所用非人，措施失当，急功近利之心暴露无疑，恐非天下之福。”

朱全忠一边用左手揉着右肩，一边站起身，朝院中走去。敬翔也起身跟在其后。

朱全忠说道：“子振所言与我所想相同。这几年河中、河东、西川、凤翔纷纷卷入朝政纷争，到头来，不仅无益于时局，反倒越陷越深，越搅越乱，最后仍然是不欢而散，谁也没有得到好处。朝廷是觉得谁有用就亲近谁，只顾眼前利益。结果是威信越来越差，天下供输入朝者不过十之三四。自我到宣武以来，没有一日不征战，历经大小数百战，苦苦支撑。先剿灭黄巢，后平定秦宗权，朝廷没有支援一兵一卒、一车粮一担米。不仅如此，还竟然将剿灭黄巢之功封给了匹夫时溥，令人心寒。”

敬翔谨慎地看了看朱全忠的脸色，简明扼要而又坚定地说出了一句话：“虽然，朝廷已经暗弱不堪，不过勤王的旗号还是要打，同时，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是要抓紧办。”

朱全忠停下脚步，盯着墙角的迎春花陷入了沉思。嘴里低声重复着敬翔的话：“勤王的旗号要打，自己的事情也要抓紧办。”朱全忠眼睛里

闪过一丝明亮而狡黠的神色，转身对着敬翔点点头，说道：“子振，说得好，说得好啊！”

“子振，依你之见，这个勤王的旗号如何打？我们的事情哪些为先？”朱全忠继续迈步向前走。

敬翔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新皇帝血气方刚，刚刚登基就急不可耐地要大展抱负，先是派韦昭度出兵四川攻打陈敬宣，西川之战胶着未果，现在又组织朝臣谋议讨伐李克用。”

朱全忠没有打断敬翔，认真地听他分析。

“国势残破，属多年积弊，已经积重难返。若贤明之主在世，大略之臣主政，或可挽救一时。现在，朝廷新遭丧乱，国力虚耗，皇帝逞强，儒臣迂腐，竟倾全力以兵临强藩，未周全而轻举妄动。依我看，战事未开，胜负已判。”敬翔分析道。

朱全忠边听边点头，命人取来一封信递给敬翔。敬翔取出信笺一看，是当朝宰相张浚写来的。内容是邀请朱全忠为朝廷出兵讨伐李克用，并说已经联合了卢龙、成德、云中等藩镇，共同对付李克用。敬翔试探着问道：“大帅是否有意帮助朝廷？”

朱全忠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反问道：“依你勤王之策，这事当做如何处置？”

“河东目前为天下强藩，晋阳李克用志气狂傲，我们不宜与之发生全面冲突。待时机成熟之后，与之争较天下也不为迟。可是，朝廷既然已经表明了态度，如果我们不发兵，似乎有抗命之嫌。大帅可以派一支偏师佐之，事成则进取泽路邢铭，事不济则退保河阳。”敬翔向朱全忠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不过，大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宣武河阳陈蔡许郑一带已经基本安定，我们的后方可以不必担心。蔡贼残部东窜，我们应借助讨伐蔡贼之名，向东攻取感化与淮南地盘。况且，朝廷已经授予大帅兼领淮南节度使之职，更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淮南并入我们的统辖范围。在兼并淮南的同时，还可以将感化纳入掌中，时溥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利益。现在他拦截我们统辖淮南，目的是想自己独吞。我们若取淮南，先要灭掉

时溥。”敬翔丝丝入扣地解析了朱全忠的下一步战略方向。

朱全忠拊掌哈哈大笑，对敬翔说：“嗯，子振言之有理，我们下一步要继续与朝廷合作，抓紧办好自己的事情。在进取布局上，先东后西，先南后北。”

在这种战略指导下，朱全忠后来没有倾全力与张浚共同讨伐李克用，只是派出了区区三千人协助张浚。因为，朱全忠将主要精力去忙着做更重要更要紧更有利可图的事情。所以，在张浚征讨李克用的战争中，朱全忠仅仅扮演了一个协助者的角色，而且名义的成分大于实质的内容。朱全忠是狡诈的，而且他对待几乎任何人包括敌人和朋友都是狡诈的。

时溥与朱全忠闹掰了，并非全部缘于嫉妒。嫉妒背后还有很大的利益图谋。黄巢秦宗权覆灭之后，诸侯之间的兼并征伐已经公开化表面化白热化，几乎到了不需要什么理由与借口的地步。高骈之死，淮扬真空，继而高骈的死对头周宝也死去，钱塘杭州一带也陷入无政府状态。而这两个地方既有农桑之富，也有商贸繁华，更有盐铁之利，其富庶程度抵得上半个天下。朱全忠既有兼任淮南节度使的目的，还有兼管盐铁的心思，已经将淮扬当成了自己案板上的肥肉。打淮扬主意的可不只朱全忠一人，淮扬之北的感化节度使时溥对淮扬也早已垂涎三尺。高骈在世时，时溥从来不敢越雷池半步，一直睦邻而居，井水不犯河水。高骈既然已经死了，朝廷派不出来正式的节度使，而是将淮扬作为大礼包送给了朱全忠。时溥这心里是三百个不乐意。在明争方面，时溥对朱全忠已经失掉一局。可是，时溥并不死心，明争不行就来暗取。时溥一方面派兵越界侵蚀淮南地盘，一方面阻挠朱全忠派人统辖淮南。因此，时溥已经成了横在宣武和淮南之间不可逾越的一堵墙。

朱全忠要兼并淮南，必须先要击破时溥。

公元888年十一月，也就是新皇帝昭宗刚刚即位的第一年底，徐汴战争爆发。

朱全忠派出帐下头号大将朱珍率领五万人马征伐时溥。时溥知道朱全忠部队战力强大，因此不敢掉以轻心，亲自率领七万人马驻扎吴康

镇，以逸待劳，逆战朱珍。正在时溥与朱珍酣战之际，突然徐州后方八百里加急信使赶到时溥营中，向时溥报告汴军另一员大将庞师古攻下了宿州。原来，朱全忠在派出大将朱珍正面吸引时溥主力的同时，另外派庞师古偷袭了宿州。时溥心知中计，无心恋战，结果被朱珍杀得大败。

第二年正月，朱全忠又派出骁将庞师古攻占了感化所属的宿迁，进而进军吕梁。时溥再次亲征，迎战庞师古。这次时溥又被庞师古杀得大败，只好退保徐州。

朱珍和庞师古两人如两把尖刀插入感化境内，交错进行，互为应援。时溥左右逆战，疲于奔命。朱全忠见自己两员大将已经将时溥搅的团团转，看来火候到了，朱全忠决定亲自督师征讨时溥，再加一加压，将战事向纵深推一推。

公元889年五月，朱珍又进一步扩大了战果，攻占了时溥的萧县，与时溥对垒。为了迎接朱全忠前来会战，朱珍命令各寨部署修筑工事，整砌马厩营房。朱珍命令一出，各个营寨热火朝天地紧张忙碌起来。巡视官到各个营寨检查督促，到达副将李唐宾营寨时，巡视官见这里没什么动静，工作进度缓慢，就对负责干活的李唐宾部将严郊进行了训斥。

在中国有一个潜规则，就是“打狗也要看主人”，严郊被训斥一番，李唐宾脸上挂不住了。李唐宾气冲冲地来找朱珍诉冤抱怨。朱珍见李唐宾这个态度，心里也很生气，这不是摆明了不服从我的命令，不支持我这一把手的工作嘛！不仅如此，你李唐宾还袒护部下，拿着不是当理说，分明是无理取闹！朱珍盛怒之下，抽出佩剑，手起剑落当场将李唐宾刺死。

李唐宾毫无戒备，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朱珍会暴下杀手，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李唐宾死于非命。

朱珍看着地上的李唐宾尸首，这才大惊失色，知道自己一时冲动闯下了大祸。临阵擅自斩杀大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是死罪啊。朱珍非常了解朱全忠的脾气。朱全忠虽然赏罚分明，可从来不轻易相信人，即使对朱珍这种最早的追随者，朱全忠犯起怒来，也毫不留情，从不手软。朱全忠的杀伐决断只不过是瞬间的事，因此，朱全忠手下大将任何

人都不敢冒犯朱全忠，更不敢随随便便犯错误。即使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可朱珍每每见到朱全忠时，心里总是莫名其妙地隐隐乱跳。朱珍越想越后怕，可是怕也不是个办法啊！朱珍拢了拢心神，决定掩盖真相，瞒天过海，试图侥幸蒙混过关。他派人去开封报告朱全忠，说是李唐宾要造反，朱珍这才迫不得已临时采取紧急措施，将李唐宾当场诛杀。

大伙要问了，一个主将能轻而易举如此草率地将副将杀掉？而且也不是大不了的因由。其实，这里大有隐情。

自朱全忠赴镇宣武以来，朱珍一直追随左右，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属于汴军中第一员猛将。后来，朱全忠从黄巢手下招降了李唐宾，此人也非常勇猛。朱全忠经常命朱珍与李唐宾两人一起出征，这两人合在一起战斗力提升几倍，更是所向披靡。随着战功的增加，李唐宾的名气与地位与朱珍并驾齐驱，不相上下了。差距能产生秩序。差距消失后，秩序的天平会失衡。功绩可以激励人奋进，然而功绩过高也会令人忘乎所以。朱珍居功自傲，开始飞扬跋扈起来，逐渐不把众将放在眼里。李唐宾对朱珍产生了不服气心理，朱珍则对李唐宾产生了戒备念头。两人由合作共事、出生入死的战友变成了你猜我防的竞争对手，隔阂与日俱增，互不信任的气氛越来越重。

在征伐朱瑄的时候，朱珍因久在前线，军旅劳苦，就偷偷地派人去开封接他老婆，打算将其接过来解解闷儿。这事儿被朱全忠发觉了，朱全忠大怒，立即派人将已经出城的朱珍老婆追截了回来。朱全忠责罚开封城的守门员渎职，没有严格履行责任，私自放走前线将领的家眷。朱全忠命令对守门员施以极刑，斩首示众。不仅如此，朱全忠认为朱珍这是严重的破坏军纪行为，不可饶恕。盛怒之下，朱全忠派遣亲信蒋玄晖去濮州前线召回朱珍，换上李唐宾统领全军。

敬翔急忙拦住了朱全忠的命令，向朱全忠建议道：“朱珍勇猛，不是很容易能降伏的，如果他因疑虑和猜忌而造反，可就麻烦了。”

朱全忠一听敬翔这话，眼睛眯了一下，马上悔悟，立即派人去追蒋玄晖，让他不要去濮州。

朱珍得知自己的老婆被拦住，心里害了怕。他知道朱全忠军法严

明，自己明知故犯，私自接家眷来前敌，朱全忠绝不会善罢甘休。晚上，朱珍设宴邀请诸将喝酒，打算将私自接家眷的事情向众将表白一番，一是为自己找托词，二是希望借此减轻朱全忠的猜疑。李唐宾也已经知道了朱珍接老婆的事情，心里正在对朱珍嘀嘀咕咕之际，见朱珍无缘无故地要请大家喝酒，李唐宾心里来回翻个儿，七上八下，他比朱珍还不踏实。因为，李唐宾认为这是朱珍要借酒杀人，是朱珍要设局造反。李唐宾越想越觉得不安全，左思右想不敢去赴宴。

李唐宾在搞不清朱珍底细的情况下，既不敢赴宴，也不敢在军营久留，索性直接杀出濮州，跑回了开封。

朱珍见事情越搞越大，越搞越复杂，一下子没了主张，最后决定硬着头皮去见朱全忠，或许朱全忠能够网开一面，放他一马。于是，朱珍也单身独骑跑回了开封。

朱全忠看着眼前这俩人，又气又恨又无奈。气的是汴军顶尖的大将干出这等违反军纪的事情，况且目的窝窝囊囊，丢人现眼。恨的是朱珍一错再错，将事情搞得如此复杂，李唐宾胆小怕事，有失大将风范。无奈的是，汴军正在用人之际，如果因为这种偷鸡摸狗的屁事儿大加责罚，恐怕会适得其反。况且犯错之后，这俩人能够只身来见，也说明他们没有异心。朱珍李唐宾毕竟是朱全忠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朱全忠很爱惜他们的才干。反复权衡之后，朱全忠压住怒火，没有治他们的罪，重又将他们派到濮州统领军队。

其实，朱全忠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失误，大将之间已经产生嫌隙，就不应该再派他们在一起工作。现在终于酿成恶果。朱珍假公徇私，以私人恩怨找借口将大将李唐宾杀害。

话说朱珍的信使带着朱珍编造好的理由进入开封汴梁后，急匆匆要向朱全忠报告。在信使见到朱全忠之前，被敬翔发现了。敬翔问信使何来？信使说朱珍诛杀了反贼李唐宾，特来向大王报告。敬翔觉得事有蹊跷，就借口将信使安排到驿馆住下，待明日再向大王报告。此时敬翔已经由开封驿馆巡官升任淮南左司马，进入了淮南藩镇的领导班子，当然这个淮南的班子是名义上的，还没有取得对淮南的实际领导权。敬翔拿

着信使的这封信，连夜觐见朱全忠。敬翔为了给朱全忠一个缓冲，故意做了些铺垫。不紧不慢地对朱全忠说："大王，现在对时溥的战事发展较为顺利，朱珍和庞师古他们取得了重要战绩。"

朱全忠点点头："嗯，这几个人乃我汴军主力，一直以来，作战无往不利，这次他们对时溥的压力不小。"

敬翔看了看朱全忠，话锋稍稍一转，说道："尽管朱珍一部攻城略地，但是我也有些担忧。"

朱全忠用眼睛注视着敬翔，敬翔继续说道："朱珍去年与李唐宾发生了一次矛盾，看来这个结一直没有解开。"

"发生了什么事？"朱全忠沉声问敬翔，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

"朱珍将李唐宾杀了。"敬翔叹了口气说道。

"何时？"朱全忠双目圆睁，原本坐着的他"腾"地站了起来。

"昨天。"敬翔仍然坐着没有动。

朱全忠像一头发怒的雄狮，咆哮着在房间里来回走。嘴里不住地谩骂："狗贼朱珍，竟然敢擅杀大将！两军交兵之际，做出这等混蛋事情！一定要严办，军法从事！"

敬翔仍是不紧不慢地说道："大王息怒。现在的朱珍已经不是过去的朱珍了。当务之急是要安抚住前敌的几万军队，绝不能出现惊扰哗变，以免发生不测变故。"

经敬翔一提醒，朱全忠回过神儿来，暴怒的情绪稍稍有所平复。

"为之奈何？"朱全忠斜视着敬翔。

"大王现在必须要假戏真做，将李唐宾的老婆孩子抓起来，关进大牢，让朱珍认为大王相信了他的话，使朱珍麻痹大意，不至于催生离叛之心。"敬翔说道。

"嗯——只好如此"朱全忠沉闷地吐出一口恶气，愤怒且无奈地接受了敬翔的建议。

末唐藩镇大将拥兵自重，乃至造反篡位者比比皆是，可以说是"蔚然成风"。朱珍自谓功劳巨大，所向无敌，这才骄傲自负，有恃无恐地擅杀害了副将。朱全忠和敬翔完全有理由担心朱珍也走上拥兵犯上的道

路。因此，对待尚在领军的朱珍，朱全忠不得不隐忍，不得不讲究策略。朱全忠命人将李唐宾的家眷逮捕下狱，同时派出特派使者赶赴前敌，宣读了李唐宾的罪状，肯定了朱珍的处置措施。如此一来，前敌朱珍所属各部才人心安定下来。

一个多月之后，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到萧县与时溥会战。朱珍带着几个亲随，迎出营寨老远来接朱全忠。朱珍来到朱全忠面前，见朱全忠本就黝黑的脸色铁青，双眉紧缩，一脸怒容。朱珍刚要开口说话，还没能说出口，就见朱全忠勃然大怒，用马鞭指着朱珍的鼻子破口大骂："狗贼，擅自杀我良将，来人，给我拿下！"朱珍脑袋"嗡"的一下，知道事情败露，知道后果很严重，知道自己可能逃不过此劫了。

"呼啦"上来几个武士七手八脚将朱珍五花大绑起来。这时候，朱珍部属中大将霍存和几十个将佐跪倒在地为朱珍求情，请求朱全忠念在朱珍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份上，从宽处理。朱全忠见这么多人为朱珍求情，心里既有所顾忌也有些震骇，朱珍的影响力竟然如此之大！朱全忠怒气未消，跺了跺脚，抓起身边的马扎冲着朱珍劈头盖脸砸了过去，连声大骂"给我滚！"朱珍赶紧借坡下驴，灰溜溜退了出去。朱全忠将朱珍死罪饶过，活罪不免，革去都指挥使军职，由庞师古全权统领两路大军。自此，庞师古成为继朱珍之后的汴军头号大将。

朱全忠连失两员大将，无异于羽翼遭剪，又赶上天气恶劣，大雨累日不停，此次会战被迫停止，朱全忠率军返回开封。

朱全忠锲而不舍、一波接一波地攻伐时溥，将时溥的地盘从西到北逐步压缩，以至于时溥蜷缩在徐州城内不敢出来。时溥此时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挑衅了一个错误的人。时溥本来与朱全忠没有深仇大恨，况且朱全忠也没有对时溥表现出敌意，这次徐汴战争可以说完全是因时溥引发并启发朱全忠大开战事。事已至此，时溥不得不低下他高昂的头。时溥向朱全忠伸出了橄榄枝，要与朱全忠讲和。朱全忠考虑到时溥毕竟不是一般小藩镇的平庸之辈可比，不是轻易能够平灭。再就是徐汴两强相争，涂、泗、濠三州一带已经饱受战火之灾，民不聊生。还有此时朝廷与李克用的战争爆发，朱全忠虽然没有派

主力参战，但也不敢等闲视之。因此，朱全忠也产生了罢兵的念头。但此时朱全忠处于强势地位，有资格讲条件。朱全忠让时溥离开感化，到别的地方去做官。时溥为了保全自己，只有答应朱全忠的要求。朱全忠上书朝廷，请朝廷将时溥调走，另外派文臣来充任感化节度使。朱全忠的目的仍是想将徐州控制在自己手中。混蛋朝廷也没有多动脑筋，答应了朱全忠的要求，派来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崇望，担任感化节度使，调时溥进京，给了个太子太师的荣誉官。这位刘崇望就是前文中，出使河中王重荣，为僖宗调停的人。也是极力反对张浚讨伐李克用的人。

朝廷的诏命送达徐州城外时，时溥又反悔了。因为时溥担心这是朱全忠的调虎离山之计。时溥知道朱全忠向来狡诈反复，不可信任。自己如果离开徐州地盘，到那时和一个糟老头子没有任何区别，朱全忠想杀时溥还不轻而易举？绝不能放弃军队！时溥想到此处，拒绝了朝廷调他的诏命，根本不让朝廷宣敕使进门。老学士刘崇望刚刚走到华阴，收到时溥不听命令的消息，只好打道回府。

朱全忠见时溥又变卦了，知道东西兼顾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下定决心“强攻时溥，巧打李克用”。这才有了西部战场上，朱全忠原本想用计策穿插太行山，巧攻李克用，可是这一计策毁在了李说、李重胤手上，由于二人的自作主张与临阵脱逃，导致泽潞全线崩溃。朱全忠派重兵全境压上，迫使时溥坚城固守不敢出战。时溥处境越发窘迫，同时感化集团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先后有重镇和大将投降朱全忠。

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十一月，时溥手下大将刘知俊率领两千人临阵投降了朱全忠。

刘知俊本乃徐州沛县人，身形高大，相貌堂堂，举手投足间有宏阔之志。以前在感化节度使时溥帐下效力，深得时溥器重。刘知俊也很有责任感，冲锋作战十分勇敢，襄帏赞划很有谋略。可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太露必遭猜忌，刘知俊的才能终于超于了一定的限度，招致了时溥的疑妒。那刘知俊此人到底有多能干呢？以后我们会陆续交代，此人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料。

由于在时溥营中处境已经十分凶险，刘知俊无奈之下，率所部两千人投奔朱全忠。刘知俊善使长剑，披甲上马冲锋陷阵，所向无敌。在时溥那里没有发展空间的刘知俊却深得朱全忠赏识，朱全忠擢升刘知俊为开道指挥使，所以人送刘知俊外号“刘开道”。这位刘知俊成为朱全忠中后期阵营中的军事主力之一。

公元892年十一月，感化重镇濠州、泗州两个刺史也投降了朱全忠。

至此，时溥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朱全忠长子朱友裕率领十万兵马攻打下朱瑄所属的濮州后，紧急移师与庞师古一起攻打徐州。

时溥实在是无计可施了，捱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只得于公元893年二月向朱瑾发出了求救信。朱瑾何许人也？各位或许还记得，前面我们讲过朱瑄朱瑾兄弟应邀帮助朱全忠打败了秦宗权。可是朱全忠贪图朱瑄兄弟兵马资源，在打败秦宗权之后没几天，朱全忠即翻脸不认人，向朱瑄朱瑾开了炮。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时溥和朱瑾这两个朱全忠的敌人，成了暂时的朋友。朱瑾率领两万人从兖州出发驰救徐州。朱全忠派出骁将霍存率领三千骑兵赶赴曹州，在半路上邀击朱瑾。这次邀击可能没有成功，原因是朱瑾出兵比霍存的骑兵还快，霍存只好尾追朱瑾至石佛山。霍存与朱友裕合兵一处大战朱瑾，这时候徐州也派兵出来接应朱瑾。于是一场混战和恶战爆发。徐、兖兵大败，退入徐州城。就在汴军准备得胜回营之时，突然徐州兵又冲杀出来。汴军措不及防，阵脚动乱。霍存力战断后，最终力尽战死。

朱友裕是朱全忠儿子中最成器侯的一个，能征惯战，待人宽厚。朱友裕率汴军将徐州团团包围，时溥困兽犹斗，时不时地派兵出战。朱友裕为稳妥起见，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不和时溥接仗。朱瑾在徐州城里实在呆不下去了，毕竟这里不是自己家，心里不踏实。趁着夜色，朱瑾破围逃走。

朱友裕得到朱瑾逃走的消息，但没有派人追击，看来是霍存的战死

对朱友裕打击不小，他采取了安全第一的打法。都虞候朱友恭（此人原名李彦威，是朱全忠的干儿子，朱全忠后来灭唐的直接操刀手之一。）看不下去了，认为朱友裕胆小怕事，并存在与敌军串通的可能。朱友恭飞书传信，将朱友裕放走朱瑾的事情报告了朱全忠。朱全忠大怒，派人紧急征调都指挥使庞师古代替朱友裕，总领前敌兵马，并且严查朱友裕纵敌之事。

你说这事情怎么这么巧，朱全忠的命令被送信的人误送到了朱友裕手中。朱友裕全身冷汗都出来了，知道大祸临头。惶恐情急之下，朱友裕带着两千骑兵逃回老家砀山，藏在朱全忠大哥朱全昱家。更巧的是，此事很快就被张夫人得知。张夫人担心儿子，但张夫人很有头脑，不仅担心而且还想出了保全之策。张夫人让朱友裕单人独骑到开封汴梁来见朱全忠。朱友裕听从了母亲的意见，自己直接来见朱全忠，扑到在帅府大堂，泪流满面，诉说冤情。朱全忠根本听不进朱友裕的哭诉，命令左右侍卫将朱友裕殴打一顿，并要推出去斩首。

屏风后的张夫人听闻事情紧急，赶忙跑出来抱住朱友裕，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张夫人说"孩儿啊，你没带一兵一卒，独自回来领罪，已经表明你没有异心啊。"朱全忠听张夫人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也怪，朱全忠偏偏就吃这一套，对极度处于弱势，与表象构成强烈心理反差的事物，能够从逆反的角度加以接受。很多强势人物都喜欢这一套，似乎如此更能证明其明察秋毫威猛高大。其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多少危机是藏在这种欺骗之下呢？朱全忠在张夫人的劝说下，没有治朱友裕的罪，调他去了许州。

庞师古到任后，一鼓作气攻下了兖州徐州联军的佛山寨，从此之后，徐州兵再也不敢出徐州城半步。

汴军围攻徐州，历时几个月还攻不下来。宣武通事官张涛以书信向朱全忠建言："我们用兵进军的时机不对，所以迁延无功。"由于西路征讨李克用的战争已经失败，两线同时作战牵扯分散了兵力，朱全忠认为张涛的话有道理。敬翔则认为不然，说道："现在集中围困徐州城已经几个月，人力物力财力耗费甚多，而且徐州人已成瓮中之鳖，只剩苟延残

喘，我们胜利在望。现在如果罢兵息战，那我们将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将士们如果听到张涛的意见，一定会懈怠松弛，不会再努力作战了。”

朱全忠听从了敬翔的劝告，烧掉张涛的书信，亲自到徐州督师决战。在朱全忠的督促下，汴军焕发出巨大的战斗力，经过艰苦猛烈疯狂恐怖和锲而不舍的攻打，庞师古终于打下了徐州。时溥见大势已去，绝望之际，带领一家老小登上燕子楼自焚而死。朱全忠完全将感化一镇纳入了掌中，派遣张廷范作为感化留后。

一方枭雄时溥就此谢幕，成为了过往。

朱全忠赢取徐汴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东西部两个战场上共失去大将七员。

朱全忠进取淮扬和兖郓的路障扫除。

但接下来的事情更不好办，迫使朱全忠耗费更大，损失也更大。

因为朱全忠发动了“三朱大战”。

2．三朱大战（上）

朱全忠有时候很温柔，那是在他出刀之前。举起屠刀的朱全忠从不手软。朱全忠对朱瑄朱瑾兄弟挥出的温柔一刀，既斩断了宝贵的联盟，也撕开了争霸天下的新战场。不过这杯“三朱口服液”实在难以下咽。

各位不免奇怪，朱瑄朱瑾兄弟不是救过朱全忠的急，刚刚联手共同破过秦宗权吗？朱全忠为何与朱瑄兄弟发生了争端？

事情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的确很简单。

尽管朱瑄兄弟有恩于朱全忠，朱全忠也深刻的感受且明白这一点。还有比救命更应该令人感动的吗？赵犨对朱全忠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倾全力报答。那是多好的知恩图报的样板啊！可是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赵犨。赵犨，姓赵，名犨。而朱全忠，姓朱，名温。

朱全忠不是赵犨。

朱全忠是军阀，是野心勃勃心思深重计谋百变说得出口下得去手的

军阀。

军阀，毕竟是军阀，自私自利目光短视反复无常的本性已经深入骨髓。

军阀不可怕，可怕的是军阀没文化。

在那个天下混乱、分崩离析的时代，在那个道德破碎、纲纪坠毁的环境，在那个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角斗场，在那个看得到眼前、看不到未来的残局中，能够呼风唤雨冒尖成事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无赖的品质。这种无赖品质也是他们生存的法宝，更是他们屡试不爽的绝技。谁如果抹不开脸面、觉得不好意思，谁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盘中的大餐。

朱全忠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感觉。

朱全忠在请人帮忙的时候，同时也为盟友挖好了大坑。这是他的习惯。虽然这样做道德风险巨大，可是朱全忠觉得很刺激，觉得自己很聪明。因为狡诈是朱全忠的品性。

在“三朱”并肩大战秦宗权的战役中，朱全忠看到了朱瑄朱瑾部署的精良，看到了兖州郓城积蓄的丰厚。毕竟兖郓远离战火，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人口殷实，肥得令人眼馋。相形之下，朱全忠所在的宣武陈蔡一带民生凋敝，赤地千里，缺衣少穿，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为了吃饭与安全奔命。

朱瑄朱瑾率部归镇离去后，有一天，朱全忠忽然对敬翔说：“我与朱瑄朱瑾兄弟歃血为盟，结为盟兄弟，可是这俩人太不够意思。”

敬翔不解，疑惑地看着朱全忠。

朱全忠继续说道：“他们见我汴梁将校骁勇善战，居然起了歹心，临走时悬赏诱拐我将士军卒。”

敬翔更糊涂了，不知道朱全忠此话根据何来。朱全忠仍是愤愤地谩骂：“王八蛋，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若不讨伐他们，他们还以为我怕了他们，我的队伍还不让他们挖墙角挖散架？”

敬翔此时听出了滋味，欲言又止，只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敬翔猜到了朱全忠的心思，哪里是朱瑄看上了朱全忠的部属？明明是朱全忠看上了朱瑄的家当。朱全忠现在穷得叮当响，看东西眼睛都是绿的，遇到截

草根都能闻出排骨味儿，能不对兖州郓城动心思吗？以朱全忠目前的处境，保全自守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尽快扩大地盘。宣武许郑连年战乱，历经黄巢秦宗权之祸，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稼穑绝收。本部地盘上的经济已经崩溃，无法支持朱全忠的战争机器和争霸大业。出路只有一条，以战养战。只有打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抢别人盘子里的食物，才能填饱自己的肚子。填饱肚子之后，才有力气保护自己攻击别人，才有可能获取更多的资源给养。这就是朱全忠的逻辑，很通俗易懂的逻辑。所以，敬翔很迅速地就想通了。朱全忠这是在找茬儿，反咬一口。朱全忠之所以敢于这么做，是因为他看出来朱瑄兄弟不太难对付，至少不会比秦宗权难对付。朱全忠觉得有把握。

朱全忠这个毛病太严重，喜欢在朋友刚刚来帮完忙之后就对人家下刀子，既不仁也不义，一万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破天也没人信。先是暗杀李克用，后又攻打朱瑄兄弟，外藩诸侯耻笑，自家部属也心寒啊。

朱全忠在正式发兵攻打朱瑄之前，没忘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毕竟朱瑄刚刚帮助朱全忠打败秦宗权，世人皆知。现在朱全忠要发兵攻击盟友，不得不预先释放消息，指责朱瑄种种不是，为发兵制造烟幕弹。朱瑄一听朱全忠的责难，肺都要气炸了，血压升到一百八。朱瑄哪里能够承认朱全忠捏造的事由，迅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反击，大骂朱全忠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狼子野心。（注：史书关于“三朱”大战的原因没有确凿证据，《通鉴》说是朱全忠对兖郓起了贪欲，挑起战争；《五代史》说是朱瑄引诱了宣武将领跳槽。似乎都有道理，似乎又疑点重重。笔者一直以为，在秦宗权尚未被彻底消灭的时候，朱全忠既要背负忘恩负义的骂名，又要冒着双线作战的风险，挑起新的战火，似乎于理不通，朱全忠的智商不至于低到这个程度，急迫之心也不至于急到这个程度。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全忠发动的“三朱大战”是错误的，对朱全忠的开疆拓土霸业之争害多益少。使朱全忠过早地分散了东部的力量。笔者认为如果是朱全忠挑起这场战争，那么这是朱全忠在为生存冒险犯下的一次战略性失误。不过对于狡诈的朱全忠来说，做出任何事情似乎都不稀奇。）

“三朱大战”的的确确是爆发了，旷日持久地爆发了。

公元887年，朱全忠派出头号大将朱珍为指挥使，以葛从周为副将，发兵奔袭朱瑄治下的曹州。朱珍的闪电战一战而下曹州，诛杀了曹州刺史丘弘礼。攻下曹州后，朱珍马不停蹄，挥兵直取临近的濮州。此时，朱瑄和朱瑾的救援部队也赶到了，两军相遇于刘桥。朱珍葛从周奋力冲杀，一举击破兖郓兵数万人，大获全胜。朱瑄和朱瑾带着少数亲随逃脱。

十月，朱全忠再次派出朱珍和李唐宾率军攻打濮州。朱瑄派遣其弟朱罕率领马步兵一万人救援濮州。看来这朱瑄的确是实力雄厚，刚打报销了几万人，又派出来一万人。这次，朱全忠亲自帅主力赶来，直接迎着朱罕就杀了过去。朱罕兵败被杀。朱珍攻克了濮州，濮州刺史朱裕逃奔郓城，向朱瑄报告去了。朱珍乘胜大举进兵攻打朱瑄的基地郓城。

历经几次损兵折将，朱瑄意识到与汴军硬拼不是办法。朱瑄让朱裕给朱珍写了封信，其实是让朱裕诈降朱珍。朱裕在信中说，要在城内做朱珍的内应，约好时间，放朱珍进城偷袭。朱珍信以为真，大半夜，朱珍夜率领几千人直达郓城之下。朱瑄让人按照朱裕约定的时间打开城门，放汴军进城。等汴军大队人马进入郓城之后，朱瑄命令关闭城门，伏兵四起，对汴军连砍带射，不到一个时辰，汴军三千人悉数被歼灭。还好，朱珍留了个心眼，没有亲自入城，率领一部分人马在城外接应。见中了朱瑄埋伏，朱珍打算冲进城去救援，可是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只好撤军。汴军兵败，朱瑄乘机又夺回了曹州。

“三朱大战”打着打着没动静了，有一段时间似乎要平息下来。

为什么平息呢？

因为谁也顾不上谁了。

朱全忠正在全力对付时溥，徐汴战争进入了高潮。所以，朱全忠暂时放缓了对兖郓的攻势，除了时溥请朱瑾来帮忙时，朱全忠与朱瑾发生了正面冲突。除此之外，有两年里双方各忙各的。

现在时溥死了，朱全忠的眼睛又盯上了兖郓，朱全忠的手又伸向了兖郓，朱全忠的刀又砍向了兖郓。

朱全忠死盯着兖郓不放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东北诸镇中，朱瑄朱瑾算是菜鸟。尽管这俩人还不是很菜。那要看与什么样的鸟进行比较，与时溥杨行密这样的鸟比起来，朱氏兄弟的确有些菜。所以，朱全忠优选他们作为盘中菜。

现在时溥已经覆亡，朱全忠向东和向南的障碍扫除。

那么向东还是向南呢？

朱全忠选择了继续向东。原本“三朱大战”早已爆发，只是中间插入了徐汴战争，导致事情延迟至今。虽然夺取淮扬更加名正言顺，可是朱全忠意识到杨行密不是个省油的灯，孙儒也仍气焰嚣张。与其双线作战，不如先稳住杨行密，让杨行密与孙儒相争，待解决朱瑄朱瑾之后再讨伐杨行密也不迟。

消灭时溥之后，朱全忠命令庞师古稍作修整，即从前线移师攻打朱瑾的兖州。朱瑾不是庞师古的对手，可以说是屡战屡败，被庞师古杀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束手无策，愁眉不展。

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十二月，朱全忠向朝廷奏请，要求将淮南盐铁转运的管辖权移交汴梁，以便于支撑浩大的军费开支。朝廷现在看到秦宗权主力已破，孙儒虽在淮南困兽犹斗，但在杨行密的袭扰下也手忙脚乱。茁壮成长起来的朱全忠，不仅不是忠于朝廷俯首帖耳的良臣，而且与各藩镇军阀比起来，其狼子野心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朝廷耍了个滑头，故意东拉西扯不给朱全忠正面答复。

朱全忠决意要尽快平灭朱瑄朱瑾，速战速决。因此，朱全忠集中了汴军集团中的主力在东线作战。不仅有头号大将庞师古统军作战，而且又调来了后起之秀葛从周攻打齐州。

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二月，朱全忠亲自率大军征讨兖郓，进军鱼山。朱瑄朱瑾兄弟二人已经让朱全忠折腾得疲于奔命，两人已经无力独自对抗朱全忠，只得合兵一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着火就救援哪里。结果，朱全忠在鱼山将朱瑄朱瑾杀得大败，兖郓兵死伤一万多人。

在朱全忠各路兵马的轮番轰炸之下，朱瑄兄弟实在抗不住了。三个

月之后，朱瑄朱瑾联名向河东李克用发出了求救信。他们知道，放眼天下，只有李克用能够与朱全忠抗衡。李克用接到朱瑄朱瑾来信之后，派出了部下骑兵将领安福顺和安福庆、安福迁兄弟三人率领五百精骑兵渡过黄河，昼夜兼程驰援兖郓。

各位又要问了，这李克用为何如此小气，救人于危难，怎么才派了五百人马？

李克用从来不小气。

李克用做事从来都是拼全力。

可是，李克用也有李克用的难处。

因为，李克用的河东集团内部出现了问题。

李克用的头号大将李存孝与李克用闹翻了。

内部矛盾是最难防范、最难应对的，也是最折磨人的。因此，古来帝王对身边的人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宁可错杀一千，绝不疏漏一人。一旦疏漏，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其后果都十分严重。当部下的要么逆来顺受，要么隐忍蓄大志，但一定要绝密，一旦牢牢骚骚地表现出来，死期也就快到了。

李克用早年在所部军中，选择一些骁勇善战的青年收养为义子。其中有回鹘张政之子更名为李存信，振武孙重进更名为李存进，许州王贤更名为李存贤，安敬思更名为李存孝。

李存孝骁勇非常，李克用军中上下一时无人能与之匹敌。李存孝常常率领骑兵作为李克用的先锋部队，攻城拔寨，担当重任。李存孝作战之时，身批重铠，箭弩不能穿透，腰挂弓箭和长槊，但是手中使用的是铁檛。

铁檛是一种杀伤力十分厉害且应用十分普遍的武器，一杆长柄一丈多长，前头是个碗口大的铁疙瘩。可抡扫可冲杵，挥舞起来足以砸碎任何东西。铁槊也是一种重型武器，杆柄长约一丈，前头有一个锋利的矛头，可刺可削，后头安装有三棱的尖锐铁钻。铁檛和铁槊是那个时代较常用的武器，简单实用，不必像刀枪一样总需要磨砺保养。

李存孝跨马挥舞铁檛冲锋陷阵，万人不敌。李存孝还常常带领两匹

马跟随作战。胯下坐骑因作战持久而疲乏时，李存孝临阵换乘其他备用马匹。这样一个如永动机一样的战将，在李克用帐下排名第一，地位崇高。

事情只要出现反差，就会出差。

李存孝战功卓著。李存孝完全有资格自我评价很高。

李克修、李克恭死后，李克用派康君立继任昭义节度使，这极大地伤害了李存孝的自尊心。李存孝自以为在对张浚的战争中功劳最大，应该由他出任昭义节度使。李存孝对李克用的人事安排心存抱怨。李克用又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察觉李存孝的不满，更没有采取补偿措施。李存孝动了肝火真气，愤怒郁闷，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暴躁恼怒，拿身边的人出气，任意刑杀。也可能是李存孝这些年来工作压力的确太大，一直超负荷工作，目的就是换来一朝荣显，可是这个愿望偏偏得不到上级的满足。在极度失落与愤怒之下，李存孝对李克用产生了离叛之心。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有了缝的蛋想不招苍蝇都不行。

苍蝇既然来了就不会仅仅叮一口。

李存孝与李克用的另一个干儿子李存信不和，互相瞅着不顺眼，肚子里互相不服气。李存信虽然是武将，可他还有极高的语言天份，会四种民族的语言，通晓六国的文字。李存孝只会打仗，而李存信还会搞上级关系。李存信很得李克用信任和偏爱。李存孝没有得到昭义节度使的位置，被李克用派到了邢州，作邢、洺、磁三州留后。李存孝总想再建奇功以引起李克用的重视与重用。要说这李存孝真是个积极上进的部下，一心一意想工作，全心全意谋发展，将全部身心都贡献给了李克用的争霸事业。李存孝建议李克用出兵讨伐王镕，以扩大向东北的地盘。李存信怕李存孝功劳太大、形象太耀眼，就从中阻挠，给李克用出反主意，使李存孝的建议流产。

李克用没有攻打王镕，并不意味着王镕不进犯李克用。小伙子王镕年轻气盛，进取之心博博跳动。王镕发兵围困了河东的尧山，李存孝去

救援，结果没有成功。李克用又派来李存信为蕃、马步都指挥使，与李存孝共同对付王镕。

这李克用和朱全忠一样糊涂，在两员大将不和睦的情况下，仍然派他们共事，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李存孝和李存信二人互相猜忌，谁也不想成全谁，一个劲儿地内讧，耽误了战事。

李克用见前敌作战不利，就又换上了李嗣勋为统帅，这才解了尧山之围。

等李存信返回李克用身边后，向李克用告状，说李存孝在尧山无心杀敌，很可能私通王镕。对这件事不知道李克用什么反应，因为没有找到李克用有反应的资料，更没有找到李克用辨识忠奸的正确反应的资料。

李存孝后来得知了此事，思想像开了锅，信念与意志产生动摇。自认为对李克用如此大功，反倒屡屡不受信任和重用，竟然还不如李存信受李克用赏识，李存孝越想越觉得窝囊，越想越觉得不平衡，越想越觉得郁闷，越想越觉得害怕。他担心李克用哪一天会怀疑和加害于他。就是在这种信息极度不对称、思想沟通极度不顺畅、投入与产出稍稍不对等的情况下，原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屡屡发生，有多少宏图伟业断送于这等似乎不起眼的事情上，有多少所谓的贤君良臣声名因此毁掉。

李存孝在惶惶不安和满腹牢骚中选择了离开旧老板李克用。放眼天下，还有谁值得李存孝去投靠呢？这也是当一个打工者职业生涯接近于业内巅峰的时候，很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新老板。

高手的寂寞。

寂寞归寂寞。

寂寞不能当饭吃。

寂寞更不能保障安全。

安全还是比寂寞重要得多。

李存孝占据小小的邢、洺、磁三州实在没有实力与李克用抗衡，也无力自保。这时候，李存孝想到了朝廷，给朝廷写信说自己要效忠皇

室，并希望朝廷出面召集各藩镇讨伐李克用。朝廷刚刚被李克用修理一番，惊魂未定，哪里敢相信一个小小的藩将，更不能将摇摇欲坠的天下与皇朝脸面压宝于这么一两句空话。因此，朝廷只封授李存孝为邢、洺、磁节度使，却决然不同意牵头讨伐李克用。那意思是你想干就自己干，千万别拉朝廷下水。在靠拢朝廷的同时，李存孝暗地里向朱全忠和王镕伸出了橄榄枝，要求缔结联盟，共同对付李克用。

李存孝的离叛令李克用既惊且怒。

李克用气得拍桌子瞪眼睛，暴跳如雷。一连摔碎了八只碗，两只壶，踢翻了四个凳子，骂跑了十名仆人，掀翻了三桌酒菜。

李克用亲自统兵征讨李存孝。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公元893年二月，李克用率军将邢州包围。王镕听闻李存孝有急难，于是派出牙将藏海带着王镕的亲笔信，到李克用军中，为李克用和李存孝调停。这不调停还好，李克用见王镕的使者到来，气儿更大了。李克用破口大骂：“狗奴才，居然还勾结了外人来干预我河东事务！”盛怒之下，李克用将外交规则抛掷脑后，命人将藏海斩首。杀了藏海还不解气，李克用临时调整矛头，放弃邢州改为攻打成德，找王镕算账。

李克用率河东军进击成德的天长镇，打了十几天打不下来。王镕这边派出的三万援军正奔驰赶来。李克用分兵一部在半路上的叱日岭迎击成德援军。激战之后，成德军损失一万人，其他人马溃败逃走。李克用乘胜进兵井陉。这时候，王镕有难了，李存孝又出兵来救。李存孝进入成德镇府镇州城，与王镕商议御敌之策。由于李克用来势凶猛，尽管河东军队已经粮草接济出现困难，可是其战斗力仍然十分旺盛。王镕在估量了敌我形势之后，向朱全忠发出了求救信。

这时候的朱全忠正在与时溥决战。围困徐州已经几个月，徐汴正打得火星直冒，斗到了胜负要分的紧要关头。朱全忠眼睛死死盯着时溥，无暇他顾。朱全忠使出了虚张声势的计策，给李克用写了封信说道“我在邺下布置了十万精兵，一直观望，等待时机。”李克用收到朱全忠的来信，看后仰天哈哈大笑。李克用提笔复书一封“你如果真有十万精兵在邺

下，我倒是希望你快点来，咱们一决雌雄，一争高下。”朱全忠的计策被李克用识破。

正在王镕窘急之际，卢龙节度使李匡威率军杀到。卢龙与成德军联合击破河东军，李克用只得撤兵。

真正对河东构成威胁的依然是成德、卢龙和云中，这三镇也是守望相助，唇齿相依。

九月，草长鹰飞，鹿肥马壮。

李克用再次围困邢州。

由于李存孝骑兵精良，时时出城袭扰，李克用围城的壕堑屡屡被李存孝破坏，围城之势难以成功。就在李克用发愁之际，河东牙将袁奉韬推荐一人游说李存孝。此人身在邢州而心向河东。因此，这个人充当了李克用的间谍，他对李存孝进言说：“李克用亲临的作用是要对邢州形成围困之势，只要壕沟筑成，李克用将会返回河东，派其他人继续攻打邢州。到时候，无论李克用留下谁，都不是将军您的对手。可是如果壕堑筑不成，李克用就不会离开，这对将军可是极大的威胁。”李存孝听信了这番奇谈怪论，不再出城袭扰李克用。不到十天，李克用的环城壕堑修筑完毕。这下子可麻烦了，走兽不得过，飞鸟不得通，邢州城被围了个严严实实。壕堑筑成，李克用并没有回晋阳。李存孝只有困守孤城，外援断绝。

这里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前年，汴将邓季筠攻泽州时，由于斗勇失手于李存孝，被李存孝生擒活捉，一直留在河东。这次讨伐李存孝，邓季筠也在李克用帐下效力。邓季筠找了个间隙，偷偷脱离河东军，跑回了开封汴梁。邓季筠的归来，使朱全忠十分高兴。朱全忠对邓季筠大加褒奖一番，让邓季筠负责统领朱全忠的侍卫部队。

时间一长，邢州城撑不住了。

邢州城内粮食用尽，李存孝走到了穷途陌路。朝廷、王镕、朱全忠都没有来救他。特别是王镕被李克用屡屡打败，无奈之下，王镕竟然奉献军粮二十万斛、布五十万匹助李克用攻邢州。王镕与李存孝的脆弱联盟关系迅速解体。

走投无路的李存孝登上城头对李克用说："孩儿我承蒙大王器重，才得以富贵如此，如果不是李存信遭受谗言诋毁，我怎么能够割舍父子之情，投奔仇敌呢？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大王一面，虽死无憾"。

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时刻，李存孝为什么要提出见刘夫人呢？因为刘夫人十分有涵养，胸怀宽广，对待李克用的子侄无论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一律善加厚爱。因此，这些孩子们十几年来对刘夫人很亲近，也很信任她。李存孝很清楚他现在的处境，已经和李克用闹翻了，以李克用的脾气决不会善罢甘休。在晋军中上上下下都知道，李克用性情冲动情绪失控的时候，只有刘夫人可以把握李克用的心理尺度，只有刘夫人有足够的面子可以规劝诱导，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李存孝想请刘夫人从中干旋，希求可以躲过此劫。

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请求，让刘夫人去接见李存孝。李存孝见到刘夫人之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泣不成声，抱着刘夫人的腿说："孩儿一时糊涂，误入歧途，请夫人救命"。刘夫人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李存孝的反叛原因复杂，也并非李存孝一人之错。刘夫人长叹一声，责备了李存孝一顿。从刘夫人的角度还是爱惜李存孝的才干，打算从中缓和，挽救李存孝继续为河东效力。因此，刘夫人带着李存孝去拜见李克用请罪。



来到河东帅帐，李存孝跪拜在地，匍匐爬到李克用脚前，向李克用谢罪，承认错误。李存孝在认错的同时，还有些不服气，年轻气盛咽不下被陷害这口气，他指望当着李克用的面，把冤屈讲清楚。李存孝哽咽着说道：“孩儿我也曾为河东做了些许贡献，要不是李存信构陷孩儿，我何至于误入歧途？”李克用之所以同意刘夫人去见李存孝，其实内心里也

打算给双方一个台阶下，并非要置李存孝于死地。可是地上跪着的李存孝承认错误的态度不够诚恳，狡辩的意图却很明显，这激怒了李克用，令李克用的态度临场发生了逆转。李克用用独眼瞪着跪在地上的李存孝，全部恼恨冲撞上脑门，指着李存孝骂道："你私自向朱全忠和王镕写信，对我谩骂指责也是李存信让你这么做的吗？！"李存孝这下子傻了，申辩不仅没有得到解脱，反而引出其他的毛病。突然之间李存孝哑口无言，也不敢再多说废话了，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不断磕头。此时，站在一旁的刘夫人急的凤眉紧锁，心里暗自责怪李存孝不知轻重。大庭广众之下，李克用质问的句句在理，而且所指情节十分严重，刘夫人也不便再为李存孝开脱。

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打入木笼囚车押回晋阳。李克用越想越窝火，为惩前毖后，以儆效尤，李克用将李存孝的罪过定了最高级的性质。李存孝罪大恶极，在河东帅府大街上被车裂而亡。

在临行刑的最后一刻，李克用起了恻隐之心。他对李存孝还是有些感情，也怜惜李存孝的才能，内心里并无意要治其死罪。在将李存孝绑在战车上，准备行刑时，李克用环顾了左右众将，那意思是希望有人站出来为李存孝求个情。可是，众将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然没有一人为李存孝求情。无奈之下，行刑按时进行，李存孝被车裂分尸。从这一点上看，李存孝与朱珍相比也差了一截，朱珍临难，还有众将为之求情，而李存孝却处于孤立地位。有本事的人，千万别恃才傲物，别将自己变成别人眼中的钉子。

在河东军中还有一员猛将，名为薛阿檀，此人才能与李存孝不相上下，可是人缘也不好，郁郁不得志。李存孝反叛河东后，薛阿檀与李存孝秘密勾结，打算与李存孝一起干。李存孝被治罪车裂，薛阿檀担心自己私通李存孝的事情败露，惶恐之下在家自杀。

昭义节度使康君立与李存孝关系友善，叔侄两人经常并辔作战。康君立追随李克用早年起兵，关系很深。有一天，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向李克用汇报工作，因此驻留晋阳几日。李克用召集众将喝酒宴饮，酒喝着喝着就多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李克用提起了李存孝，伤感

之处，李克用流涕不已，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康君立也喝得脸红脖子粗的，听李克用后悔杀死李存孝，按耐不住激动，替李存孝鸣了几句冤。李克用这人很要面子，他的过错绝不容许别人当面指出，哪怕是侧面委婉说出来也不行。康君立这句话令李克用十分恼怒，原本李克用有悔过之意，现在反倒更加自以为是一意孤行起来。李克用醉意加怒气，拔出佩剑对着康君立一顿乱砍，并将受伤的康君立囚禁到了马厩里。等到第二天，李克用酒醒之后派人去看，康君立已经气绝身亡。

李克修、李存孝、康君立、薛阿檀都是河东军中第一梯队的将帅，相继含冤死去，对河东军在心理上和战斗力上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从此之后，李克用的河东军开始走下坡路。

李存孝事件只是一个意外，是一个较棘手的意外。不过，这期间的李克用的确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战果，他联合义武节度使老亲家王处存连续击败成德王镕、吐谷浑和卢龙三镇。

小伙子王镕自从惹上李克用之后，就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在三镇中，成德成了最弱小挨李克用侵扰最多的。

就在李克用艰难对抗三镇的时候，卢龙一镇连续发生内讧。先是李匡威造反逼死了李可举，取而代之成为卢龙节度使。没几年，李匡威在一次出兵临行前奸淫了自己的弟媳妇，导致兄弟反目，被弟弟李匡筹赶出幽州。不过这个李匡筹的确不是方镇统帅的材料，他连内政都忙乎不过来，更谈不上攻打河东了。因为李匡威帮助王镕，李匡筹与成德的关系也变成了仇敌。

公元894年六月，李克用在搞定李存孝和王镕之后，集中力量对付老冤家赫连铎。赫连铎此时也上了年纪，战斗力大打折扣，风光已经不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往。李克用亲自率大军征讨云州，这一战虽然艰苦但是大获全胜，擒杀大同防御使赫连铎。在经历了十几年的争斗之后，李克用终于报了新仇旧恨，将死对头赫连铎送上了黄泉路。

李克用平灭赫连铎，兵势大振。在幽州降将刘仁恭协助下，倾河东主力全面出击幽州。十二月，李匡筹与李克用会战于新城段庄，被李克用杀得大败，阵亡士兵万余人，将校三百人被俘。李克用攻占新城，进

攻妫州。李匡筹再次组织军队，发兵出居庸关，逆战李克用。李克用派出了自己的尖头部队沙陀骑兵冲乱卢龙兵的行阵。又派遣步将李存审从侧翼突然袭击卢龙兵的后方，卢龙兵大败，又损失万余人。经过几次大的战役，李匡筹将李匡威攒下的卢龙家底儿彻底报废。面对来势汹汹的李克用，李匡筹拉家带口拖儿带女地逃离幽州跑往沧州。在逃难的半路上，李匡筹遭到义昌节度使卢彦威的抢劫，辎重、妓妾、钱粮被卢彦威洗劫一空，不仅如此，乱军其实是乱匪抢劫之中，李匡筹被胡乱地砍杀，死于非命。李克用进军幽州，上表朝廷，要求让刘仁恭为幽州留后。

自此，李克用平灭赫连铎和李匡筹，将云州、幽州纳入其统辖之下，同时，有效地抑制了成德王镕的威胁。一直侵扰河东的北方三镇之患暂时解除，李克用达到了鼎盛时期，又恢复了长安会战后的感觉，一时之间雄视天下，似乎无人能逆其锋。

由于李克用正忙着在北方征讨，所以，他没能分出太多的力量救援朱瑄朱瑾兄弟。河东派出的这区区五百人则成了打狗的肉包子，有去无回。

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朱全忠派干儿子朱友恭围攻兖州。朱瑄见弟弟朱瑾有难，马上亲自率领郓城兵马和安福顺兄弟的河东兵马一起救援兖州。朱友恭在半路上于高梧设下埋伏，以逸待劳。朱瑄没有防备朱友恭这一手，被汴军杀得大败，军粮军饷都被汴军夺取。不仅如此，安福顺、安福庆弟兄被汴军生擒活捉，这几个倒霉蛋河东将佐即不顺也没福，完全是塞了朱全忠的牙缝儿。

消息传到河东，李克用大惊，感到了朱全忠决意平灭兖郓的杀气。五月，李克用派出大将史俨和李承嗣率领蕃汉骑兵万人救援朱瑄。万人骑兵，而且是李克用的骑兵，其战斗力相当于一般藩镇的十万步兵，如同当今的机械化部队。朱友恭见朱瑄请到了强大的帮手，只好撤兵，退归汴梁。

至此，朱全忠发动的这一波“三朱大战”告一段落。

笔者一直认为，朱全忠发动“三朱大战”是个战略性错误。朱全忠不

仅惹翻了朱瑄兄弟，而且这场“三朱大战”旷日持久，耗人耗力耗钱财，更要命的是耗时间。“三朱大战”期间，淮南的杨行密迅速成长起来，而且立即构成了朱全忠的南部威胁。这恐怕是朱全忠没有想到的。如果“三朱联盟”犹在，朱全忠伐时溥下淮南将会顺利得多，进而扫荡长江南北的混杂藩镇将易如反掌，整个黄河以南将纳入朱全忠版图，那是何等的霸业蓝图！可是，历史不能假设。见利忘义、贪图眼前、反复无常使朱全忠不可能做出更加高明的规划，不可能将各方力量的共同需求进行有效整合。军阀心中只有自我没有天下。这也就是他区别于秦皇汉武隋文帝唐太宗的本质所在，尽管他能够颠覆历史，能够改朝换代，可是他不可能成为挽救历史、统一天下的王霸人物。

朱全忠显然低估了杨行密的能量。

杨行密的崛起路径几乎和朱全忠如出一辙。

杨行密和朱全忠有着一样坚忍不拔做大事的品质。

杨行密还有朱全忠不具备的性格，他宽容纳士爱民。

朱全忠历经对黄巢和秦宗权的苦战，才得以立足并发展壮大。

杨行密也是身经百战，特别是与孙儒进行了几年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争斗。剿灭孙儒之后，杨行密才踢开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杨行密曾和手下将领商议，说：“孙儒如此强大，兵力十倍于我，我们屡战屡败，看来一时半会儿难以战胜他，既然打不过，我们就躲一躲吧，退往铜官如何？”

杨行密手下将领刘威、李神福说道：“孙儒背井离乡远道来犯，目的在于速战速决。我们应该避其锋芒，占据险要地形，坚壁清野，与他打持久战。然后，待孙儒麻痹大意之时，我们再出轻骑兵袭扰他的粮草辎重。使他战不得战，退无可退。到那时，可坐地而擒之。”

另一将佐戴友规说：“孙儒和我们争斗几年，我们互有胜负。现在他想拼全力剿灭我们，如果我们畏惧其强大，主动撤退，这正中他的诡计。淮南老百姓跟着明公你渡江来战孙儒的不下万人，况且还有很多从孙儒那里投降来的淮南本土士兵。明公您应该先安抚好这些人，让他们返回淮南各安生业。孙儒的部卒见他们的兄弟老乡都安居乐业，也会动

摇斗志，不再跟随孙儒。如此一来，孙儒不攻自破。”

杨行密听完众人的分析，哈哈大笑，表示一定要和孙儒争斗到底。

杨行密要干大事。

公元892年五月，也就是徐汴战争渐入高潮之时，杨行密开始扭转战争局势，由败多胜少开始由败转胜，并从胜利走向胜利。杨行密在广德大败孙儒，杨行密部将张训在安吉切断了孙儒的粮道。孙儒资粮断绝，又赶上了疟疾传染，士兵大面积病倒。六月，孙儒也被传染得了疟疾。这个珍贵的军情被杨行密侦查得知。杨行密趁机发动了对孙儒的总攻。杨行密借助滂沱大雨的掩护，袭击孙儒营寨五十多座。杨行密部将田頵在两军阵前擒获孙儒。杨行密当即命令将孙儒斩首，并将其首送往京师报捷。至此，为祸淮南多年的孙儒覆灭。

杨行密灭掉孙儒，为朝廷立了大功。朝廷正在发愁无法钳制做大的朱全忠，借此机会，朝廷就势将淮南节度使的头衔从朱全忠头上摘走，转封给了杨行密。朱全忠虽然一百二十个不乐意，可是眼睁睁看着也没办法，人家杨行密干成了光彩耀眼的事情。而朱全忠只是在窝里斗，与临藩打得不可开交。

以前，扬州富庶甲天下，与益州齐名。可是，六年间历经秦宗权、毕师铎、孙儒、杨行密的战火，江、淮之间东西千里的广袤土地上民不聊生、稼穑无遗，一片破败景象。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杨行密此人，他几乎是一无所长，既没有学历，也没有职称，没有任何专业本领，骑马射箭武艺搏击样样稀松。可是，杨行密性格宽简，且十分有头脑，属于内秀一类。杨行密还善于抚御将士，与士兵同甘共苦，对人推心置腹，待人接物热情周到。因此，杨行密拥有领袖级人物的必要本领，得人。杨行密的部下都愿意跟着他干，没二话没牢骚没条件没怨言。

战后的淮南匮乏，经济崩溃。杨行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打算用茶叶和盐巴与老百姓进行布帛交易，从中抽税。掌书记高勖向杨行密进言说道：“兵火之馀，十室九空，明公你这么做是竭泽而渔，老百姓将更加困顿，人心将会离散。不如我们和相邻的藩镇互开贸易、互通有无，以

此来支持军府开支。另外，应抓紧选拔贤能的地方官员，劝课农桑。不出几年，财政和粮食自然会充足起来的。”杨行密听从了高勖的意见。

淮南历经战乱，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有固定居所的人口少得可怜。杨行密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不扰民，不奢靡，便民简政，一门心思召集流散的百姓，减轻徭役和赋税。即便赏赐将佐和官吏，也只不过是几尺绸缎，几百个铜钱。如果不是因公务宴会，杨行密禁止奏乐铺张。果然，不到三四年，淮南官府和老百姓都富足起来，几乎与太平盛世无异。

在各路藩镇军阀之中，多征伐武功者，少有抚理地方的高手，杨行密的治理才能可以说是最高的。因此，淮南以小藩镇而与如狼似虎的朱全忠争斗多年不衰，自有其内在支撑。

军阀有钱就学坏。

军阀学坏就有钱。

家底儿逐步厚实起来的杨行密，蠢蠢欲动，要开疆拓土。

公元894年，朱全忠派遣使者到泗州。这开封汴梁来的使者傲慢无礼，目中无人，欺凌了泗州刺史张谏。张谏原本时溥手下，投降朱全忠后，一直提心吊胆低声下气地过日子。现在平白无故被这混蛋汴梁使者侮辱一顿，心里憋屈难受，心一横干脆率领泗州投降了杨行密。杨行密来者不拒，踏踏实实地将泗州收下。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地盘，这么轻易地就丢了，朱全忠这可上老火了，不禁迁怒于杨行密。而此时，杨行密正在忙着与各临近藩镇做买卖。淮南押牙唐令回带着一万多斤茶叶到汴梁贸易，结果被朱全忠打了劫，既扣了人也夺了茶叶。这两件事之后，朱全忠和杨行密关系紧张起来。

公元895年正月，杨行密向朝廷上书，历数朱全忠各条罪状，要求与易定、兖、郓、河东四镇合力讨伐宣武。

翅膀硬了的杨行密要办大事。

杨行密开始了北伐，进犯感化地界，派兵攻占寿州，派部将朱延寿出任寿州代理团练使。这时候，朱全忠才真正意识到杨行密的能量和威胁。赶紧派来几万人马救援寿州，打算将寿州夺回来。可是，令朱全忠

没想到的是，几万汴军居然被几千淮南军杀败。杨行密攻下寿州后，又派人袭击占领了涟水。

杨行密已经变成了朱全忠卧榻之侧的一头猛虎。

朱全忠征伐兖郓的战争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3．火拼河中

李克用刚刚平定北方，正要拉开架式在东部与朱全忠决一雌雄，没想到王重盈的死将他再次拖入了朝局漩涡。河中局势的突变诱发了长安朝局的突变。皇权再次落魄。

朱瑄朱瑾兄弟的顽强程度超出了朱全忠的估计，其战斗能力也超出了朱全忠的预料。两兄弟化悲痛为力量，化怨恨为动力，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抵抗朱全忠的火热斗争中，以至于朱全忠欲罢不能，无法回头。朱瑄朱瑾兄弟不仅自己毫不动摇，绝不退让，还将事情越搞越大，将河东李克用也拉了进来。这场战争从一场局部战争变成了牵动天下的大会战。

事情越搞越大，局面越搞越乱。

鹿死谁手？关系重大。

结局如何，殊难逆料。

普天之下都在拭目以待。

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春，护国节度使王重盈死了。

王重盈之死，一石激起千重浪。

河中一带出现了权力真空，已有的力量均衡被打破。护国军界上下拥护王重荣的儿子王珂为留后，接替王重盈的职务。看来，王重荣的影响力颇为深远。其实，王珂也不是王重荣的亲儿子，他是王重荣的侄子，过继给王重荣。

兄终弟及、父死子继乃藩镇更替常态。王重荣被部下杀害，仓促之际，朝廷调来王重盈代替了王重荣，当时，王珂年幼，这种安排倒也顺

顺当当。可是这王重盈一死，情况就大不同了。王珂再想继位遇到了障碍。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王重盈的儿子王珙和王瑶。他们认为王重盈死后，河中地盘应该由他们继承。利益之争，绝不马虎。王珙发兵要赶跑王珂。其主要理由就是王珂不是王氏子孙。这个王珙也够狠的，不仅不承认王珂是王重荣的儿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王珂从王家户籍中剔除，从根儿上打算剥夺王珂的继承权。

王珙知道自己势单力孤，他拉上了旧亲戚朱全忠，要求朱全忠出面主持公道。王珂也不示弱，赶紧向李克用求援，因为王珂是李克用的姑爷。这下子可闹大了，皇帝一看两大藩镇巨头牵扯进来，知道事情要麻烦，赶忙派宦官带着皇帝的圣旨从中调解，千万别发生冲突。

王珙、王瑶要求朝廷直接委派河中主帅。胆小怕事的朝廷为了两头不得罪，既没有封王珂也没有封王珙，而是派出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为护国节度使。

王珙、王瑶见朱全忠远水救不了近火，就又拉拢了京畿附近的李茂贞、王行瑜、韩建，要求他们为自己撑腰。这三人之所以愿意为王珙出头，主要是为了排挤王珂，排挤王珂是为了将李克用的势力从河中赶出去。可是，李茂贞三人向皇帝说了半天，皇帝也没有答应。事情没办成，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觉得面子挂不住，看来是影响力不够啊。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在王珙的游说下，王行瑜派出弟弟匡国节度使王行约攻打王珂。王珂哪里抗得住，派人八百里加急将求救信送往晋阳李克用。

派兵攻打王珂仍不解气。李茂贞三个人一商量，这口恶气不能忍，如果就此罢了，以后还怎么在京城附近混下去？走，找皇帝去理论一番。

王行瑜、李茂贞和韩建各自率领几千精兵，大摇大摆牛皮轰轰地进入了长安城。老百姓见军阀入城，就知道没好事，连哭带喊地满街躲藏。昭宗李晔得到禀报，说三镇兵马未得召见，私自升到了京师。李晔跑到安福门上，手扶城垛向下观望，只见李茂贞三人全副武装，军兵盔明甲亮，各个剑拔弩张，歪脖子瞪眼睛，一摇三晃地在大街上大呼小叫。昭宗虽然屡遭藩镇胁迫，可是骨子里仍然有些硬气，所以对藩镇的

无理要求常常不予搭理。这次太不像话了，藩镇将帅居然光天化日跑到天子脚下撒野，昭宗质问道：“你们连个请示报告都不打，直接带领部队进入京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如果不愿做臣子服从我，那就别干了，回家得了！”昭宗这话掷地有声，切中要害。

做贼毕竟心虚，况且做国贼，心虚得更厉害。王行瑜、李茂贞没想到被自己拿捏惯了的皇帝，今天突然犯了倔。对皇帝的质问，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回答不上来。王行瑜和李茂贞脑袋一耷拉，满脑门子冒冷汗，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韩建梗了梗脖子，驴唇不对马嘴地换乱对付了几句。

虽然昭宗当场镇住了这三个军头，可是也没有胆量直接将他们赶回去。现在的昭宗早已失去了刚刚继位时的斗志，他环顾左右，既没有经天纬地的文臣，也没有扭转乾坤的武将，环绕他的都是些各怀私利的投机分子。光复中兴的大业只靠皇帝一人如何担得起？经过一连串的挫折，皇帝威仪和实力与日剧减。不仅外藩方镇欺负皇帝，连身边的宦官和权臣也动不动就把皇帝的指令给否了。

有一次，昭宗觉得京城周围治安不好，盗贼时常出没，甚至有时候皇宫大内和皇室陵园都遭飞贼盗窃。昭宗打算让宗室诸王带兵巡逻，充当民警、刑警和交警，维持秩序，当然这只是昭宗的一个小把戏，其真实目的是想以此恢复皇室典兵的权力。这下子捅着了马蜂窝，权臣和宦官都担心皇帝的措施会侵害到他们的利益，纷纷上书表示反对，当然理由嘛无不冠冕堂皇。昭宗虚弱的挣扎与努力无果而终，他孤掌难鸣，被这些干事无能只会夸夸其谈的左右官员轮番轰炸之后，头晕脑胀，只得作罢。

现在的皇帝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

身边除了衣服，没有贴己的东西。

昭宗不敢开罪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不仅不能遣散他们，还要请他们吃饭。所谓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关键是各揣心腹事，各有小算盘。

酒还没过三巡，菜也没吃两口，三个军头就开始发言发难发作发疯了。三人说：“宰相集团与宦官集团各有朋党，争斗不已，不以国家为

念，导致朝政纷乱懈怠。韦昭度讨西川讨成那个烂摊子样，李溪只会摇头晃脑吟诗作对，这俩人哪里是国之栋梁，请皇上诛之。”好家伙！口气真大啊！一开口就要皇帝杀掉两个宰相。

各位要问了，韦昭度怎么又做了宰相啦？张浚败后，李茂贞扶持了几个亲信主持朝政。可是昭宗仍念念不忘重振纲纪，希望正直敢言之人在身边，陆陆续续换了几茬宰相。韦昭度和李溪就是这样被延揽入阁的。

昭宗即使喝醉了也不会答应杀自己嫡系的事情，于是昭宗结结巴巴装醉没有答应军头的要求。宴席散后不一会儿，昭宗就得到消息，韦昭度和李溪被王行瑜骗至驿馆杀害。王行瑜下手够黑够狠够绝，除了宰相级重量人物被杀之外，还有枢密使康尚弼等几个大宦官被杀。王行瑜等人还放出话来，说：“王珂、王珙亲属莫辨，干脆让王珙坐镇河中，调王行约去陕州，让王珂去坐镇同州。”这次，昭宗看到了血淋淋的屠杀，在皇帝眼皮底下的屠杀，屠杀的都是地位仅次于皇帝的人物，昭宗震撼了，害怕了，退缩了，对三个军头的要求一概答应，照单全办。

昭宗还算机灵，如果不及时顺从三个军头，很可能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保不了自身。因为，这次李茂贞三个家伙潜入京师，还怀揣着一个大阴谋。他们想把昭宗废掉，换上那位没能坐上皇帝的吉王李保。昭宗已经隐约觉察到了他们的态度，心里这几天七上八下的不踏实。虽然这皇帝差事不好干，可昭宗也不愿意被人不明不白地给废了。

正在三个军阀筹划待发之际，听说李克用已经在河东誓师，派兵来“清君侧”。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留下些人马看着皇帝——实际和软禁差不多，然后，赶紧返回了自己的老巢，溜之大吉，政变计划流产。

李克用怎么来了呢？

说得出口的理由是，李克用听闻李茂贞等三人冒犯京师，欺凌皇帝，特发兵讨贼，替天行道。事不宜迟，李克用连发十三道命令，调集各路兵马渡河入关勤王。昭宗皇帝望眼欲穿地等待李克用来解救他，几乎每天要问几次消息。

其实李克用另有目的，怀着一个大大的阴谋，他要攫取河中重镇。

如果李克用再不行动，河中及京畿周围将被李茂贞三人瓜分。

昭宗见李克用打出了勤王的旗号，觉得有了武力支持，感到腰杆子又硬起来了，重新启用了遭贬的孔纬和张浚为相。孔纬此时已经疾病缠身，不愿意再入阁做官，可是昭宗找不到可信任的人，强烈要求孔纬值一值班。

六月，李克用亲自统帅蕃、汉兵五万人南下。一面急行军，一面向皇帝上书，控诉王行瑜、李茂贞、韩建带兵犯上，杀害大臣，申请予以讨伐。王行瑜见李克用插了进来，并且动了真格的，顿时害了怕。这可是“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欺软怕硬，恶劣成性。李克用大军到达绛州，王瑶紧闭城门，免战抗拒。李克用二话不说，命人直接攻城，十天之后踏平绛州。城破王瑶被擒，在军门被河东军斩首。李克用大开杀戒，实行了血腥的屠杀恐怖威慑政策，血洗绛州城，将城中参与抵抗的一千多人屠杀。他要制造恐怖的威慑效应。七月上旬，李克用达到河中。王珂可盼到了大靠山来救援了，悲喜交加地迎出城，欢迎犒劳李克用及河东军。

李克用马不停蹄，带着关外的疾风劲草一路进击。在同州大败了王行约。王行约一口气逃回了京师。王行约的弟弟王行实为左军指挥使。王行约伙同王行实大肆剽掠街市。制造起混乱气氛后，王行约对皇帝说：“沙陀李克用马上就到，为了安全起见，请皇上到邠州住一住”。李茂贞安插在朝中的亲信，枢密使骆全瓘则逼迫皇帝去凤翔。昭宗心知肚明，这几个小子都不是好鸟，没安好心。此时宜静不宜动，动则生乱。昭宗面无表情地说道：“朕已经收到了李克用的奏章，他目前还驻扎在河中。即便他来到京师，朕自有主张。你们管好自己的事情，别发生动乱”。

王行约和王行实要逼迫皇帝去邠州，而李茂贞的干儿子右军指挥使李继鹏与骆全瓘打算让皇帝去凤翔。双方都想将皇帝抢到手，只要皇帝在手，那是要啥啥就有。两边相持不下，晚上，李继鹏率领右军和王行实率领的左军打了起来。李继鹏趁乱放火焚烧了皇宫禁门，一时间，烟炎蔽天，火光映红暗夜。在有人建议下，皇帝紧急调来临时驻扎在京师

的盐州六都兵，打跑了王行约和李继鹏。长安城陷入大乱，敌我不明，盗贼四起，乱打乱抢乱成一团。皇帝也慌了神儿，感到皇宫不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是带着各位皇室王爷与宗族躲进了李筠大营。过了很久，仪仗队长李居实才气喘吁吁地带人赶来护驾。



动乱之局最怕谣言。

怕什么来什么。

谣言几乎是零成本，怀着任何目的和冲动的人都可以制造出谣言的任何版本。

谣言传播和传染效率极高，恐慌和盲目是谣言传播和传染的加速器和催化剂。

谣传王行瑜、李茂贞要亲自来京城“迎接”皇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昭宗李晔担心落入贼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略加思索之后，李晔在李筠和李居实的护卫下，出启夏门，逃往南山。末唐，皇帝治国理政的本领不一定高强，可是逃亡的意识及本领一定要强，每个皇帝都有两次以上的逃亡经验。虽然这是昭宗以皇帝身份第一次出逃，可他对逃亡并不陌生，继位之前就有过实习和培训经历，功底扎实。所以，昭宗出逃搞得排场很大，跑得也很隆重。官员和老百姓跟着一起跑的有十多万人，何等壮观！这么一大堆人跌跌撞撞你推我搡地往山里跑，到达山谷口时，中暑死掉的已经有三分之一！好容易捱到日落，众人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夜里，没想到又来了山贼。山贼可不管你是皇帝还是太监，是官员还是乞丐，见人就抢，见钱财就夺。几千人哭喊成了一片，震彻山谷。跟在皇帝身边的大臣只有户部尚书、判度支及盐铁转运使薛王李知柔，其他人都掉队了，过了好几天才陆续到达。

李克用进军同州，派遣节度判官王瑰带着李克用的奏章到皇帝避难所慰问。昭宗派遣内侍郗廷昱带着诏书到李克用军中，与李克用取得联系，要求“李克用快来救朕，只要能让朕回家，李克用干什么朕都支持”。皇帝命令李克用与王珂各发万骑赶赴新平，同时下诏调彰义节度使张鐇率领泾原兵看住凤翔李茂贞。

李克用派兵先攻离得最近的华州。同华节度使韩建登城喊话：“我从来没有冒犯河东李公，为什么要来攻打我？”李克用派人答复韩建：“你既为人臣，却干出逼逐天子的事情，如果说你是有礼之人，那普天之下谁还是无礼者！”正在河东兵要发动攻城战斗时，郗廷昱到达李克用军中，对李克用说李茂贞率兵三万已经到达了盩厔，王行瑜率兵到达了兴平，他们都想劫持皇帝，情势紧急。李克用于是放弃了华州，挥师

进兵渭桥。韩建侥幸躲过一劫。站在城头上，望着远去的晋兵，韩建用手抹了抹后脖子上的冷汗，他可知道李克用是如何对待王瑶和以前的河东节度使郑从说的。李克用要是杀起人来，从不眨眼。

皇帝避难南山，天天担惊受怕，夜夜梦中惊醒。时不时地有流言说："邠、岐兵来啦！"皇帝脆弱的神经实在顶不住了，马上派遣延王李戒丕赶赴河中，催促李克用进兵。八月，昭宗又派出供奉宦官张承业到李克用军中监军。李承业由于多次承担往来信使的任务，与李克用也较谈得来，所以，昭宗选中了他做河东监军。大家要记住张承业此人，他深有韬略，后来成为李克用军中的头号谋臣。李克用派大将李存贞为前锋，攻拨下永寿，又派史俨率领三千骑兵到石门镇保护皇帝安全。派大将李存信、李存审会同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的黎园营寨，擒获王行瑜部将王令陶等人。李克用率领河东主力部队，势如破竹，兵势如入无人之境。李茂贞感受到了李克用的腾腾杀气，由心底里升起一股寒意。李茂贞为了自保，丢车保帅，不惜斩杀了干儿子李继鹏，将其首级送给皇帝，并上书自责请罪。另一方面，李茂贞派人去向李克用说好话，卑词厚礼求和。昭宗这时候想各个击破，先讨伐王行瑜，延后再讨伐李茂贞。于是，昭宗通知李克用，暂时放过李茂贞，先并力讨灭王行瑜。几年前，昭宗还曾发动了讨伐李克用的战争，现在却要求李克用救驾，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相信会是真的，即使昭宗自己也不太相信。但是昭宗明白，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为了解救这次危机，豁出去了。昭宗命令自己的两个亲王弟弟拜李克用为兄长，将自己喜爱的漂亮妃子魏国夫人陈氏赏赐李克用。何等肉麻！即便没有肉，也要麻几下，况且皇帝还有几两肉。

昭宗颁布命令，授予李克用临时大大的权力剿贼，封李克用为邠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鐇为西面招讨使。李克用派遣儿子李存勖到皇帝避难所，为李克用请示报告工作。李存勖这一年十一岁。小伙子李存勖后来令朱全忠头疼不已，令某位伟人为之赞叹，成为灭梁建后唐的人。李克用独眼龙，可是儿子李存勖相貌英姿峻拔。李存勖引起了

昭宗的重视，李晔拍着李存勖的后背说："孩子你很快就会成为国之栋梁，它日可要尽忠于皇室啊。"

在李克用的邀请下，昭宗在山上躲了一个多月之后返回了京城。京城里一片破败景象，皇宫大殿被火烧的断壁残垣、焦土糊木，乱糟糟狼藉不堪。皇帝没地方住，暂时住在尚书省的办公区。文武百官更是可怜，既无冠带衣袍，也无笏板车马，连办公写字的文具都没有。大家凑合着先勉强生活办公。虽然回到了京城，但大家都觉着这地方很陌生，像个垃圾场，空荡荡没有人气，到了晚上还透着一股阴森。为防不测，皇帝让李克用分别在西、北、东三个城门派驻一千骑兵守备。皇帝安顿下来之后，正式封授王珂为护国节度使，做了河中之主。封授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以昭义节度使李罕之检校侍中，充邠宁四面行营副都统。康君立死后，李罕之接替做了昭义节度使。李克用扶持的人都分得了重要的地盘，获利丰厚

李克用并没有见好就收，他在将皇帝迎回宫后，继续实施他的瓜分计划。李克用急攻梨园，王行瑜快让李克用逼疯了。王行瑜是有过前科的人，僖宗皇帝的时候，这小子就是投机分子，乘乱邀取了功名。现在他这静难节度使可成了落难节度使。王行瑜向李茂贞求救。李茂贞游移不定，既害怕李克用，又不愿意束手放弃抵抗。因此，虚张声势地派遣一万凤翔军队驻扎龙泉镇，自己率领三万人马屯扎咸阳之旁，以策应王行瑜。李克用一看李茂贞这架势，明摆着是不服啊。李克用请皇帝下旨让李茂贞撤兵，削夺李茂贞官爵，分兵讨伐之。李晔认为李茂贞已经主动诛杀了李继鹏，并且已经降旨赦免了李茂贞，不应该再削夺其官爵和讨伐他。不过撤兵还是必要的和应该的。此时，昭宗也明白了李克用的真实目的，于是他的态度也从之前的欢迎期盼逐步向防范李克用转变。昭宗留了个心眼，打算维持李克用、王行瑜、李茂贞他们当前的互相制约平衡局面。因此，皇帝李晔命令李茂贞撤兵，且与李克用讲和。李克用可不管那一套，不肯停战，不久河东将史俨败邠宁兵于云阳，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十月，李存贞败邠宁军于梨园北，击杀一千多人。从此王行瑜躲在壁垒中再也不敢出战了。

李克用命令李罕之、李存信等加紧攻打梨园，经过轮番强攻，梨园三座大寨被攻破，邠宁一万多兵卒兵败被杀，王行瑜的儿子王知进及大将李元福等被俘虏。王行约、王行实放火烧掉宁州后逃走。李克用向皇帝推荐自己人苏文建代替王行瑜为静难节度使。李克用又获得了一块地盘。

王行瑜负隅顽抗，他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也没有了出路，只有冒死顽抗，或许还能侥幸找到一条活路。王行瑜率领精兵五千退守龙泉寨。李茂贞派来五千兵马救援王行瑜，被李罕之杀败。十一月，河东军拨下龙泉寨，王行瑜退入邠州城。无奈之下，王行瑜向李克用请降。李克用根本不听王行瑜那一套，继续调集人马攻打邠州。王行瑜趴在城头上，大哭小叫地对李克用说："我王行瑜无罪啊，迫胁皇帝的事情，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请李帅挥兵讨伐凤翔，我愿意离开藩镇，束身归朝做官。"李克用冷冷地回答道："王大人怎么如此谦虚呢！我奉命讨伐三个贼臣，你就是其中之一啊，你不在地方干了，想去朝里做官，这我可管不了。"王行瑜见李克用决意要置自己于死地，知道再谈下去徒费口舌，只好悄悄地带领一家老小弃城逃走。李克用进入邠州，封守府库，安抚百姓。王行瑜走到庆州境内，被部下斩首，脑袋被他们当成了立功请赏的礼物。王行瑜的结局重复了当年他对他的上级朱玫的模式，历史再次重演。不知阎罗殿里王行瑜见到朱玫，两人作何感想？

王行瑜被消灭，皇帝返归京师。

李克用第三次立下匡复大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威震天下，雄视海内。昭宗为了表示感谢，赶紧用上了他险些失去的权力，不用白不用，用了不白用。封授李克用为晋王，李罕之兼侍中，以河东大将盖寓领容管观察使，李克用将佐、子孙人人加官进爵，个个受赏听封。李克用一举两得，既获得勤王美名，又获得多处地盘。李克用将他的争霸事业推向了巅峰。

李克用派遣掌书记李袭吉入朝面见皇帝谢恩。李袭吉秘密对昭宗转达李克用的话："这些年，京畿关内地区不得安宁，应该乘此胜势，消灭凤翔，则一劳永逸。时不可失呀。臣屯军渭北，静听陛下调遣。"李晔被

李克用的话说动了心，但又感到有些不踏实，赶忙与亲信近臣商议。有人赞成，可是反对的人抛出的理由更加恐怖和具有震慑力，他们说：“凤翔李茂贞如果覆灭，那么沙陀李克用将一枝独大，到那时侯，朝廷可就危险了！”昭宗一听这话，肚子里直翻腾，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经这句话冷水浇头，原来还残有的一丝重振雄风的侥幸热情，彻底荡然无存。昭宗左思右想之后，下诏对李克用说：“犯上作乱的，以王行瑜最严重。自朕避乱以来，李茂贞、韩建自知其罪，不忘国恩，没有断绝供奉，还不算太恶劣。况且连续作战，也该休兵息民了。”李克用碰了一鼻子灰，饱含失望悲凉惋惜和嘲讽地仰天长叹一声，只好作罢。从结果论上分析，李克用的确帮助皇室化解了多次危机，对朝廷的贡献很大。进而推测其动机，最大的可能是李克用想通过帮助皇帝排忧解难提升地位，树立在官府中的高大形象，博取实际权势。虽然李克用不是完全听命于皇帝和朝廷，算不上忠臣，但也没打算与朝廷对抗，更没有打算对皇帝图谋不轨。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克用是在这个时期的军阀中最值得皇室培养倚重的人物。但是心事重重、既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的皇帝已经没有了这个心思和冲动，只是在利用军阀打军阀而已。因此，李克用感到很悲凉。在一定程度上，李克用走的路与朱全忠不同，至少在初衷上是有区别的，尽管后来的结果都是诸侯割据，称霸一方，这种相同的结果是历史矛盾复杂运行交织的必然。

李克用班师回河东后，李茂贞骄横如故，没出几个月，河西州县相继被李茂贞占据。

疑神疑鬼、制衡钳抑、得过且过这是末唐皇帝唯一的绝招，也是庙堂大臣们赖以生存的法宝，而且他们还自以为绝顶聪明，认为如此就可以对藩镇实施总体控制，就可以维持江山社稷，就可以换来美好的明天。泱泱帝国中央政府抓在手里的只剩了这点东西。殊不知，自欺欺人，后果就是越陷越深，复兴图治不过是痴人说梦。末唐出不了郭子仪就是这个道理，不要说军阀们虎伺鹰瞵，即便忠诚谋国，也成不了气候，不会得到早已吓破心胆神经错乱的皇帝和大臣们的信任。

京畿三镇之乱引来了河东李克用，搅起一团浑水。最后，李克用巩

固了势力，声名大振，爵位再上层楼。然而，李克用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只是解除了一次危机而已。李克用没有将皇室的政治资源与自己的争霸事业密切联系起来，没有在其间找到一条合适的对接路径。可以说李克用的政治智慧也就这个水平了，三次勤王兵临京师，李克用都是以帮忙的角色出现，他无法突破自己的局限，无法发掘和攫取更大的政治资源。

4．三朱大战（下）

“三朱大战”既然爆发，朱全忠咬着牙挺住也要攻下兖郓。况且翅膀硬了的杨行密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淮北。朱全忠在东部战场一丝不敢大意。

就在李克用在西边叱咤风云的时候，朱全忠还在东边忙着啃他的“硬骨头”。“三朱”大战，旷日持久的“三朱”大战，波波折折的“三朱”大战，骑虎难下的“三朱”大战。

895年九月，朱全忠决定亲自出场，率领十万大军征伐朱瑄。两军梁山脚下大战几场，朱瑄大败，退回郓城。十月，朱全忠又派大将葛从周作为先锋部队攻击兖州，朱全忠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后续跟进。宣武军将兖州围了个严严实实，兖州所属的齐州刺史朱琼走投无路投降了朱全忠。朱琼也是朱瑾的堂兄。

朱瑄见宣武军又去打兖州了，赶紧调集部将贺瑰、柳存及河东来援助的何怀宝率领一万人偷袭曹州，以达到钳制宣武军的目的。朱全忠没有分散葛从周的注意力，而是自己率军会战朱瑄的部队，在巨野南两军大战。朱瑄的这一万人哪里是朱全忠的对手，被朱全忠杀得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朱全忠生擒活捉了贺瑰、柳存及何怀宝，俘获士卒三千多人。

战斗结束，正在清点打扫战场之际，忽然天昏地暗，刮起了沙尘暴，狂风彻底而来，沙土扬天弥漫，伸手不见五指。宣武士卒行阵有些混乱，人心惶惶不知所措。这时候朱全忠手握佩剑，铁青着脸，一字一

顿地下达了屠杀令："天气骤变，这说明我们杀人杀得不够！"随着朱全忠一声令下，三千郓城降卒在漫天风沙中身首异处。朱全忠采取了恐怖威慑的计策，通过将一万郓城军卒屠杀以求达到摧毁朱瑄朱瑾兄弟战争意志的目的。朱全忠来到兖州城下，将贺瑰等人五花大绑押在阵前，对朱瑾说："你家兄朱琼已经投降，朱瑄大败而去，你还不及早投降！"

朱瑾自知无法力敌朱全忠，于是想出了诈降的计策。派人向朱全忠送信，申请投降，并要求会面谈判。朱全忠骑马来到兖州延寿门前和朱瑾见面。朱瑾说："我会将兖州符印奉上，但这需要我兄长朱琼来领取。"朱全忠眯着眼睛，微笑点了点头。朱全忠不在乎一个朱琼的得失，即使朱瑾借此机会将朱琼救回也无所谓。朱全忠拨马回归大营，让朱琼前去找朱瑾取兖州符印。

朱瑾立马桥头，静静地等待朱琼的到来。朱琼胸脯剧烈起伏，怀着一颗热切的心，以为弟弟朱瑾这是在想办法救自己。就在朱琼刚刚踏上护城河桥头的刹那，兖州骁将董怀进突然从桥底下窜出来。朱琼措不及防，还没回过神儿来，正在发愣的时候，被董怀进一把摁倒，随后夹在腋下，奔入城中。朱全忠遥遥目睹了这一幕，嘴角闪过一丝冷笑，低声说道："自寻死路。"不一会儿，兖州城头上扔下来一样东西，细看，竟然是朱琼的人头！由此可见，朱瑾够狠的，为了坚定抵抗意志，将自己的哥哥枭首示众。朱全忠心里清楚，兖州不是三两天能打下来的了。于是，朱全忠班师回宣武，留下葛从周继续攻打兖州。

朱全忠走后，朱瑾还是闭门不战，他知道以逸待劳的道理。劳师袭远凭的就是一股锐气，敌人总不接战，这可不是好事。葛从周想出了一个计策，让军兵放出话去："郓城和河东的救兵要来了，葛将军即日将去半路上邀击他们。"放话之后，葛从周帅主力撤走，留下老弱病残守卫营寨。

到了晚上，在夜色掩护下，葛从周又悄悄回到兖州城外的宣武营寨。兖州城内的朱瑾得到情报，以为葛从周真的撤兵而去，拍手大笑，随即点起城内所有精锐部队，直奔宣武营寨杀来。兖州军进入宣武营寨后，如入无人之境，正在兖州军要大开杀戒之时，葛从周从暗影里率队

杀出来。朱瑾这才知道中了埋伏，急忙调头往外冲。狩猎的和陷阱中的双方发生了激战，葛从周一举将兖州精锐歼灭一千多人，并俘获兖州都将孙汉筠。这一战使兖州锐气大挫、元气大伤，朱瑾固守城池再也不敢出来。

朱全忠在对待兖郓的打法上，十分值得关注。兖郓如同一条蟒蛇，首尾相顾，守望相助。如此一来，宣武的兵力就很难围点攻击，只有被迫打运动战。打运动战是被迫的，但朱全忠很清楚，如果不消灭朱瑄朱瑾兄弟的有生力量，自己的队伍迟早会在兖州郓城之间被拖垮。因此，朱全忠提高了运动战的质量，力求在对郓城和兖州作战的每一战役中，要尽最大可能重创敌军，这样才会削弱他们互相救援的能力。

朱全忠挖空心思要歼灭朱瑄朱瑾的有生力量，朱瑄则绞尽脑汁要将李克用拖下水。

而此时，李克用也做好了下水的准备，至少自以为是这样。

因为，李克用刚刚再次“匡复”了皇室，精气神大振。

李克用向皇帝表明了态度，你看还是我李克用以天下为己任吧，还是我公忠体国吧，还是我为皇帝赴汤蹈火吧。当然，我也可以当一当天下的皇家警察，谁捣乱，我就替皇帝去管一管。李克用开始喜欢上了“管闲事”，因为“管闲事”可以名利双收。

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春天，河冰还未解冻，李克用再派出蕃、汉都指挥使李存信率领一万骑兵援助朱瑄。在这之前，李克用已派来两拨救援部队。先是安福顺兄弟，后是史俨和李承嗣，现在又派来了李存信，河东将领越派越高，说明战争在逐步升级，河东介入的程序越来越深。李克用的河东藩镇与朱瑄的天平藩镇不接壤，因此，河东军要出兵，必须经过魏博藩镇。

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早已被朱全忠降伏。早在891年，朱全忠忍了一肚子气，对不合作的罗弘信开战，朱全忠五战五胜，歼灭魏博军一万多。魏博军素来强悍，没想到朱全忠更厉害，罗弘信害怕了，好言好语，派人带着钱财厚礼去向朱全忠请和。朱全忠见好就收，归还了魏博的俘虏，禁止宣武军队剽掠。从此，魏博成了宣武的附庸。

朱全忠派人对罗弘信说："李克用志在吞并河朔，你如果借道给他，那他从兖郓回师之日，就是将魏博纳入囊中之时。"经朱全忠一吓唬和"好意提醒"，罗弘信全身肥肉一哆嗦，立即对李克用提高了防范之心。再加之李存信治军不严，河东军屡屡发生欺凌魏博人的事件。罗弘信大怒，直接发兵三万趁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偷袭了李存信大营。李存信被杀得大败，退保洺州。河东军不仅没有完成出师重任，而且损兵折将丢弃无数辎重，致使史俨、李承嗣留在兖郓，成了一支孤旅，与河东隔绝难以回还。

罗弘信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河东的敌视态度，表达了对朱全忠的全力支持，消除了朱全忠征伐兖州郓城的后患。

不过朱全忠毕竟枭雄，不轻易相信任何人。即便罗弘信与李克用闹翻，朱全忠对罗弘信还是不足够放心，生怕罗弘信抄了宣武后路。罗弘信每次派人进贡的时候，朱全忠都恭恭敬敬、沐浴更衣之后才接待魏博来使，而且还要面向北面魏博的方向，施以大礼，然后接受罗弘信送来的礼单，朱全忠动情动容绘声绘色地表白一番："罗帅年长我很多，如同我兄长一般，真不是诸邻藩可比得了的。"这些话传到罗弘信耳朵里，老头子被朱全忠哄得心花怒放，信以为真，用手摸着大肚皮，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这个朱全忠还是很重感情的，也是很容易被感动的嘛。"从此之后，罗弘信专心致志地为朱全忠做起了挡箭牌。

朱全忠看到李克用如火如荼地发展，且屡屡干预朝廷危难，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政治话语权，心里既嫉恨又痒痒。正好这个时候，昭宗被京畿三镇一折腾，觉得身边没有"股肱正直"之臣不好办，皇帝又怀念起了张浚和孔纬等人。朱全忠抓住机会，向皇帝推荐张浚复出为宰相。有了台阶，皇帝自然高兴，正要抓起大印往张浚的任命书上盖，突然，李克用的奏章到了。李克用说："朱全忠乃奸贼，臣请朝廷一纸诏命允许，我将发兵讨伐之！"不仅如此，李克用听说大仇人张浚要复出当政，哪里肯答应。放出话来恫吓皇帝："如果张浚做宰相，我将立即起兵到长安清君侧！"昭宗被李克用镇住了，一屁股坐在龙床上，双手捧着玉玺大印，痴呆呆愣在那里久久回不过神儿来。

修整了几个月之后，阳春三月，朱全忠又派出大将庞师古、葛从周征伐郓城。朱珍李唐宾之后，汴军中以庞师古和葛从周为诸将之首。庞师古一鼓作气，破关斩将，打到了郓城脚下。这朱全忠打仗也不挑日子，一年到头打不停。特别是春天、秋天也打仗，对春耕和秋收危害巨大，“三朱”连年大战，可害苦了老百姓。原本遭受兵灾不重的天平兖州一带，现在也是民不聊生，土地荒废。

郓城告急，李克用终于亲自下水了，将“抗朱援朱”战争推向了高潮。

李克用亲自率河东大军自晋阳出征，首先对魏博开战，不扫平魏博河东军无法达到天平境内。罗弘信哪里是李克用的对手，在李克用面前节节败退，全线崩溃。河东军在一个月之内扫荡了魏博六州全境。罗弘信只有招架之功，没有了还手之力，气喘吁吁地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知道李克用来者不善。独眼龙已经憋了十来年的火，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刻刻想着找朱全忠报仇雪恨。朱全忠急忙从郓城前线撤下葛从周救援罗弘信，留下庞师古继续攻打朱瑄。

六月，李克用率军向屯扎在洹水的葛从周杀来。河东军队以蕃汉骑兵为主，冲锋陷阵攻击能力极强，擅长大区域运动战和近搏战。葛从周深知河东骑兵战斗特点和优势，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策略。大将之所以成为大将，绝非单凭勇猛，还一定要有个好脑筋，脑筋比勇猛还重要。

头天晚上，葛从周命令部下在营垒之前挖了许多沟沟坎坎。这些沟沟坎坎大老远根本看不清。等到第二天两军开战，李克用指挥河东骑兵向汴军发起了冲击。河东骑兵在开阔的两军间战场上狂奔疾驰，河东兵挥舞着月牙弯刀，嗷嗷叫着向汴军冲来。冲着冲着，打着打着，喊着喊着，突然，河东战马被地上的沟沟坎坎绊倒纷纷仆地，河东士兵成批栽落马下。其中，就有李克用很喜爱的儿子铁林指挥使落落。河东骑兵到了地面上变成了步兵，其战斗力锐减。河东兵与汴军展开了肉搏战。落落被汴军生擒活捉。

眼看着儿子负伤被擒，李克用大叫一声，瞪起独眼，催马向前要救儿子。在坑坑洼洼的阵地上，无论你是黑马白马都不好使。李克用的战

马虽然神勇，可是一个撇子也跌倒了。战马在地上翻了两个滚儿，李克用被甩出一丈多远。汴军见河东主帅李克用倒地，“呼啦啦”围上了一大片，纷纷喊着：“李克用在此，李克用受伤了，快来杀了李克用……”汴军争先恐后地要捉拿李克用，无数把长矛短刀寒光耀眼地劈刺过来。

就在情势万分凶险时刻，李克用一个就地十八滚躲开汴军的刀枪，然后鲤鱼打挺飞身跃起，以间不容发之势探臂膀从鹿皮囊中抽出弓箭，拉开金背弓“啪啪啪”连续射出三只射日神箭。李克用三箭射倒六人。冲在前面的三名汴军被李克用神箭。李克用的箭呈扇形射向面前的汴军，三支箭洞穿三名汴军前胸。神箭余力未消，又射中了后面的三名汴军。汴军包围圈塌下去一个缺口。李克用的神勇和威名暂时震慑住了汴军。要说李克用的战马的确是匹宝马良驹，跌倒之后，迅速站起，不仅没有惊慌逃走，而且忠实地守在主人身边。就在汴军犹豫的刹那，李克用翻身上马，冲出了重围。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多年前的小故事。那时候我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大城市生活。一天晚上，我在一次乘坐出租车的时候，车上的交通台正在播送一条救援新闻。女主持人正在和一位反映情况的人进行电话对话。反映情况的人说：“某某地段一条道路正在施工，因施工方安置的标识不明显，导致一辆过往车辆坠落施工的大坑中。”女主持人说：“那赶紧呼叫救援啊。”反映情况的人说：“是啊，那驾车司机已经给110打了电话，110警车在第一时间赶到，可是，奔驰中的110警车竟然也跌落了这个大坑里。”女主持：“……”。反应情况的人继续说：“幸好这一幕被我发现，我当时正要路过此地，要不是看到110警车掉里面，我可能也掉进去了。”

这一仗以河东军战败结束。更重要的是，李克用喜爱的儿子被俘虏。李克用向朱全忠写信，要求讲和，请朱全忠归还落落。朱全忠看到李克用的来信，仰天哈哈大笑，说道：“独眼龙不是口口声声要找我报仇吗？怎么为了儿子就放弃了争霸大业？”

朱全忠带着诡异的笑容命令：“将李克用的儿子送交罗弘信发落。”

罗弘信见朱全忠送来了落落，心里很清楚，这是朱全忠在玩借刀杀

人之计。罗弘信心一横，暗自骂道：“肉喂两头狼，不如手牵一条狗。”罗弘信将李克用的儿子斩首，将人头送还河东。

李克用看到儿子的人头，悲痛欲绝地大叫一声，差点背过气去。经此一挫，这仗是没法打了，李克用率军返回晋阳。从此之后，罗弘信与李克用结下了深仇大恨，势不两立。李克用每次出兵，罗弘信都靠着朱全忠这个大后台不遗余力地阻击，以致河东军无法救援朱瑄朱瑾，也就无法借此争霸东方。而朱瑄朱瑾得不到强大支援，被朱全忠杀的地盘越来越小，队伍越来越少，底气越来越差，希望越来越渺茫。在汴军围困下，进入了苟延残喘阶段。

公元897年正月，初春，汴军大将庞师古、葛从周对郓城发起了总攻。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冬天的围困之后，朱瑄兵少食尽，难以再战，只好深沟高垒蜷缩固守。庞师古趁夜命军架起浮桥，挖开护城河，以中军主力向郓城仰攻。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朱瑄自知难以抵抗，带着老婆孩子弃城而逃。葛从周率人尾随追赶。朱瑄身边的人越跑越少，最终上演了千古重复的悲剧。失去战斗力的朱瑄及老婆孩子被山野村夫捉住，献给了葛从周。那些恨透了战争的农人用朱瑄换取了区区几两银钱。

朱全忠大败朱瑄之后，让心腹大将庞师古做了天平留后。

朱全忠破了郓城之后，忽然得到情报说朱瑾离开兖州城在四处找军粮。朱全忠拊掌微笑说道：“兖州也将入我囊中矣。”朱全忠派出葛从周率领骑兵突袭兖州。

此时，兖州城内留守的是康怀贞，朱瑾带着史俨、李承嗣和大量部队正在徐州境内满头大汗地搜刮粮草。康怀贞见骁将葛从周杀来，且听说郓城朱瑄已经被擒，知道朱氏兄弟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了汴军。

葛从周占据兖州后，掳掠了朱瑾的老婆孩子，押送了开封汴梁。几天之后，朱瑾才得到兖州失陷的消息。老家没了，朱瑾无处安身，带着队伍奔向尚未沦陷的沂州。可是沂州刺史尹处宾正在盘算着是否投降朱全忠，哪里敢接纳朱瑾。吃了闭门羹的朱瑾走投无路，后有追兵，只好与史俨、李承嗣率部下渡过淮河投靠了杨行密。

杨行密可不惧怕朱全忠，大大咧咧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地接见了朱瑾，并将他们安顿下来，还上书朝廷，给朱瑾弄了个武宁节度使的官。

杨行密很聪明，知道自己的弱项是陆军。尽管淮南水军在江河湖海中可以兴风作浪大显神威，可是一到了北方陆地上，就成了瘸腿的鸭子。这是困扰杨行密的心中隐痛。朱瑾和河东军的到来，使杨行密大喜过望，因为不仅朱瑾三人能征惯战十分强悍，关键是为淮南带来了陆军的建设经验。杨行密救人于危难之中，而且还很会送礼，将尚在朱全忠控制下的徐州送给了朱瑾，礼遇有加。既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朱瑾，也给朱瑾找了活干。让朱瑾训练淮南陆军的同时，念念不忘攻打徐州，否则，他这个武宁节度使就永远只能是空头支票。朱瑾对杨行密感恩戴德，使出全身解数为杨行密效力。杨行密得到朱瑾之后如虎添翼。陆军是杨行密的痛，水军恰恰是朱全忠的痛，后文再表。



朱瑄战败被擒，朱瑾战败逃走。

“三朱”剩了“一朱”，而且“一朱”独大。

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等州县都归了朱全忠。这下子朱全忠地大物博了，成了天下第一大藩镇的统帅。

朱全忠大大方方威风凛凛地在汴桥上处决了朱瑄。战果当然不只是这些，还有物资、粮草、土地、人口等等，还有令朱全忠心动的女人。

先前朱全忠灭掉时溥的时候，曾获得一个绝色美女。时溥有一歌妓刘氏，是时溥从黄巢部下尚让那里得来的。时溥失败之后，刘氏又为朱全忠掳获，并纳为婢妾。可是朱全忠用这刘氏还没用几天，就被张夫人发现了。在张夫人醋意浓度百分百和火气指数千分千的压力下，朱全忠将这位刘氏送给了已经丧妻多年的敬翔。

朱瑾的老婆也是个美人儿。朱全忠见到朱瑾的老婆后，眼珠子怎么搬也搬不开了。正在朱全忠拉开架势要好好享用一番这位朱瑾夫人时，张夫人来了。张夫人带着酒肉果品大老远地来迎接朱全忠，一直接到封丘，双方相遇。朱全忠得知张夫人来了，原本想将朱瑾夫人藏起来。没想到，张夫人寒暄几句之后，就问道：“大王荡平兖郓，功绩颇丰啊。”

朱全忠雄壮地笑笑说：“嗯，放眼天下，我宣武此后足可称雄。”

张夫人眼睛一斜，话锋一转，问道：“听说大王俘获了朱瑾的家眷？”

“啊？是，朱瑾逃走，葛从周将狗贼的家眷押解过来了。”朱全忠狐疑地揣摩着张夫人的问话，心里想：“夫人怎么知道我抓获了朱瑾的老婆？要坏事”。

“那让我见一见朱夫人吧？”张夫人不慌不忙但不容置疑地说。

“好，好啊，我正有此意，正有此意。”朱全忠不情愿地用手一摆。

有侍从将朱瑾的老婆带过来。

朱瑾是个厉害角色，朱瑾的老婆也不简单。

朱夫人见到张夫人后，双膝弯曲向张夫人行礼，张夫人也向朱夫人还礼。然后，张夫人拉住朱夫人的手，四目相对，张夫人眼泪扑簌簌滚下。张夫人说道：“兖、郓与我家大王同姓，且已经歃血为盟，约为兄弟。仅仅由于小小误会，导致事情越来越复杂，至于刀兵相见，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以至于让妹妹你受此大辱。如果有一天，汴梁失守，我是不是也会像妹妹你今天这样啊！”

朱夫人倒是没有哭，但心中在流泪，她知道“三朱”大战是怎么回

事，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朱全忠眼见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到手的艳福又将化为泡影，一肚子不乐意。可是看到张夫人对朱夫人以姐妹相称，便不敢再发作。张夫人温柔而犀利地瞪了朱全忠一眼，朱全忠不禁身上打了寒战，他知道张夫人这是什么意思。朱全忠只好别别扭扭地安排人将朱夫人送往开封的寺庙，剃度之后做了尼姑。

三月，朱全忠论功行赏，抓紧瓜分靠战争占据的地盘。朱全忠上奏朝廷，要求让葛从周为泰宁留后、大儿子朱友裕为天平留后、庞师古为武宁留后。这朝廷是谁也不敢得罪，既同意了杨行密的申请也同意了朱全忠的申请。将武宁一镇封给了两家。昭宗心想“你们谁有能力谁就做这节度使，谁抢到手就是谁的。反正我也管不了。”

旷日持久的“三朱大战”终于落幕。

名副其实的“北有李克用，南有朱全忠”局面形成。

5．皇帝成了香饽饽与菜团子

昭宗天天醉生梦死，度日如年，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英气。有一天，他这落魄皇帝忽然受人喜欢起来，俨然是人见人爱的香饽饽。可是，真正把皇帝弄到手之后，这香饽饽就变成了菜团子，被人任意揉搓。

解除长安危机后，李克用向昭宗建议，借此机会一举铲除李茂贞等不听话瞎捣蛋的藩镇。可是李克用的建议没有得到昭宗及众班大臣的应允。李克用只得在满腹抑郁与牢骚中回兵晋阳。

正如李克用所料。李克用前脚刚走，才低下头没两天的李茂贞和韩建重又硬起来。李茂贞和韩建对朝廷的米面钱粮供奉锐减，时有时无，让皇帝吃了上顿没下顿，对皇帝进行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不仅如此，这俩家伙离得皇帝近，没事三天两头给皇帝写信，字里行间渗透着没完没了无穷无尽的傲慢无礼，对皇帝进行眼睛和心理毒害。

李克用撤军之后，昭宗突然觉得有些失落。特别是看到李茂贞和韩建贼心再起，昭宗心里无比的忐忑不安。在一个个辗转难眠之夜后，昭

宗终于明白自己失落的原因是手上没有卫戍部队。

手中无军心里慌。

国无刀枪难兴邦。

昭宗对这个道理认识越来越深。

昭宗亲手办军队的心思也死灰复燃。

上次昭宗让宗族王子兴办治安部队的提议被诸大臣打压后，昭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经过了这次逃难之苦，那些反对皇帝办军队的大臣也不再做声了，因为他们也受到了生死洗礼和困苦教育。劫后余生之际，这些大臣们暂时收敛了对权力的贪欲，知道保命安全远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公元896年，昭宗下旨，在神策两军之外，再增设军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几支军队，补充了几万人。从这些军队建制的名称中可以发现，昭宗李晔组建军队的目的和用意，以及希望这些军队担负的职能。皇家办军队那还不容易？既有地位，又有名声，关键是有钱，招兵告示一贴，应募者云集。可是当下的皇家办军队还真不容易，除了有钱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没有统帅，没有教练，没有规章制度，没有演习经验，更没有实习经验。到皇家军队来当兵的大多是为了混个“铁饭碗”，谁也没打算真去为皇家打仗卖命。

昭宗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决意要将这几支军队办成私家军。他不再相信藩镇将领，也不再相信宦官统领。昭宗将自己的弟弟儿子安插到了新建部队中，担任各军的统帅。不仅如此，嗣延王戒丕、嗣贾王嗣周又自行招募了几千人，直接隶属自己指挥。这也是历史的滑稽，整个天下应该都是皇帝的，皇帝却还要搞私家部队，可见皇权所能覆盖的范围已是多么可怜！

皇帝在大张旗鼓地扩充军队，场面和动静搞得实在太大，长安城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军队是干什么的？打仗的。皇帝办军队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对付不听话的臣属的。先收拾谁？当然是先收拾离得最近最不老实的。惶惶之中，开始有人对号入座了。谁干了坏事谁心里清楚，谁干过坏事谁心里就不踏实。谁还想干坏事，谁就不得不重视皇帝的这一举动，不得不对皇帝提防戒备。

首当其冲的就是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他感到皇帝这是冲着他来的，很明显嘛，无缘无故地办什么军队？李茂贞做贼心虚，心里发毛，吃饭睡觉总不踏实。李茂贞心中有鬼嘴上就没把门儿的了。李茂贞对皇帝办军队十分不满，天天骂骂咧咧，指桑骂槐，对皇帝品头论足、冷嘲热讽。李茂贞的牢骚和不满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又勾起了昭宗对李茂贞的憎恶。双方互相猜忌，心中还没露刺儿的矛盾在逐日发酵。

终于有一天，李茂贞坐卧不宁，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怒吼一声："他奶奶的，总怀疑我不是好人，改天我带人到朝廷去说理去！"李茂贞此话一出，饱受惊乱之苦的长安老百姓立即慌了神儿，以为兵灾又要降临，纷纷拉家带口地往山里跑。往日汇聚天下风流人物、商贾云集、繁华荟萃的帝都，现在成了普天之下最恐怖的地方，是最不宜居的城市。

昭宗办起了几万人的卫戍部队，心里似乎踏实多了，信心似乎增强多了，干劲儿似乎强壮多了。为了颜面，为了安全，为了宝座，昭宗命令滋、嗣周、戒丕三王分别率军队保卫京城，保卫长安，保卫皇室。李戒丕率军屯扎在东北西三渭桥，控扼长安交通要道。

见皇帝先发制人，早有准备。李茂贞又搬来了新的借口，猪八戒倒打一耙，向皇帝上奏章说道："现在延王无缘无故领兵讨伐我，那我就带兵入朝请罪。"好家伙，这军阀逻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方面反咬一口说皇帝要难为他，另一方面诉冤请罪居然还要带上军队。这下子一闹腾，昭宗心里又毛了，毕竟自己这几万人刚刚凑起来，能不能打仗谁心里也没数儿。昭宗只好又急惶惶派人向李克用告急。

真不知道，昭宗皇帝这决心是这么下的，求援的脸面是如何拉下来

的。李克用主动帮他除害，他不答应。现在祸在眼前，又要去求李克用。看来这皇帝的脸也不长，一拉就到地。皇帝放下架子，委婉曲折倾诉一番，要求李克用再次勤王。

李茂贞可不等皇帝是否准备好没有，直接带着他的凤翔军杀奔京城而来。覃王和凤翔军战于娄馆，说“战”好听点儿，其实是刚刚接招，官军一触即溃。这些官军不说是豆腐渣，也和豆腐末儿差不多，根本就不会打仗。七月，李茂贞马上要兵临城下了，进逼京师指日可待。延王李戒丕对昭宗说：“当今关中籓镇没有可靠之人，不如从鄜州渡黄河，去太原。臣弟申请先去太原通告李克用”。昭宗默然应允。为今之计，只好如此。龙椅还没坐热，又要逃难。昭宗这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昭宗想不通，皇帝办点事，怎么这么难呢？

想不通，可以慢慢想。逃命可是片刻不能耽误。

反正皇帝的家当也被折腾的零零散散，捉襟见肘，残缺不全了，也没什么好收拾的，打铺盖卷儿拔腿就可以走。皇帝已经成了“行走大仙”了。“说走咱就走，风风火火闯九州啊”。皇帝起驾直奔鄜州。

皇帝“出幸”的消息很快就不翼而飞。临近鄜州的同华节度使韩建最先得到了消息。消息就是金钱，消息就是时间，消息就是生命啊。其实比这些还宝贵。韩建知道大福临头了，肉包子从天上掉下来。以前，韩建没什么大本事，傻头傻脑地跟着李茂贞和王行瑜做小弟，晕头转向地忙乎半天，最后什么也没捞到。韩建一直心里不舒服，决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将这肉包子吃到口。

韩建派遣儿子韩从允带着他的书信，去鄜州拜见皇帝，请皇帝到华州坐一坐，如果觉得合适就住下来。昭宗知道韩建也非善类，“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于是一口回绝了韩从允。可是既然韩建表现出了亲近的态度，那也不能给他泼太多冷水。虽然皇帝不愿意去华州居住，不过皇帝还是给韩建找了一个表现的机会。昭宗任命韩建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及开通四面道路、催促诸道纲运等使，现在皇帝封官纯粹是实用主义优先了，在职务名称上把要求韩建做的事全罗列上。

韩建一看皇帝给他玩起了太极拳，不仅自己的热脸贴了皇帝的冷屁

股，而且还被皇帝顺手当枪使，韩建心里很不舒服，一鼓腮帮子犯起了倔劲儿。韩建接二连三地给皇帝上奏章，一次比一次语言恳切，一次比一次情绪激动。韩建的“盛情厚意”终于“感天动地”，暖了皇帝的心。皇帝和众位大臣们一商量，觉得如果对韩建态度过于冷淡，弄不好会将韩建激怒，到时候局面恐怕不好收拾。况且大老远地去投奔李克用，也吉凶未卜啊。这些人商量来商量去，折腾了一个晚上，最后决定可以留下来，但要和韩建好好讲讲条件，把规矩事先说好。

皇帝走到陕西富平的时候，派人将韩建找来，和韩建当面谈判怎么个留法。韩建马不停蹄跑到富平，见到皇帝后，急忙跪倒行大礼，还挤出了几滴半凉半热的眼泪，哽咽着说：“放眼天下，飞扬跋扈的藩镇诸侯可不只李茂贞一个人，陛下你为了避开李茂贞远离京城和宗庙园陵，这是要到哪里去呢？哪里又安全呢？臣担心您过了黄河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回京城了”。

这韩建还是多了个心眼，挽留皇帝但不指名道姓说别人坏，避免直接得罪李克用。

韩建又说：“华州虽然小镇，兵力不强，可是地理位置控扼关辅，自保没有问题。臣厉兵秣马，积草屯粮，努力工作，治理同华也有十五年了，供养陛下的基本保障还是较厚实的。况且这里西距长安不算远，请陛下去我那里，慢慢再图兴复。”

皇帝听韩建描绘的前景还不错，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韩建的邀请。皇帝及大小官员随从进入华州之后，韩建让出藩镇府衙，给皇帝作为行宫，自己搬到龙兴寺居住办公。那时候，佛教昌盛，寺院遍天下，除了政府机关就数寺庙豪华。因此，韩建才搬到寺庙去办公，条件一点也不差。

皇帝再次逃离长安，城内没有了主人，顿时陷入了混乱。李茂贞长驱直入，杀入京城。凤翔军一通烧杀抢掠，彻底将长安城翻了个底朝天。自僖宗中和以来十五年间逐步恢复的亭台楼阁、宫室集肆被焚烧殆尽。长安城每隔几年就被折腾一次，每折腾一次，长安城作为帝都的繁华就凋零一次，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元气就被伤害一次，聚集天下

人望的号召力就削弱一次。战乱，蛮暴粗野的战乱，摧毁的不仅是物质财富，还有社会的精神。很快，长安就将成为人们心中遥远而永远的痛。唐之后，再也没有哪个王朝去长安定都，这其中，难道没有对历史的伤感和对灾难的恐惧吗？

皇帝在华州落脚后，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赶出了行宫，外放武安节度使。这位崔大人也是宦海沉浮，历经冷暖。不过，大家要记住崔胤此人，这个在将倾的大厦上又踹了一脚的人。末唐的终结，崔胤是主要的操盘手之一。

崔胤是继张浚之后又一个政治投机分子，而且其功力比张浚有过之而无不及。

崔胤的爷爷崔从、父亲崔慎由都是唐朝大官，以端庄正派著名，叔父崔安潜是领军高手，所以崔家属于官宦士族中的望族。可是环境会改造人，家风也会扭曲失传。崔家虽然家风正派，书香门第，可是到了崔胤这里就变了。崔胤，字昌遐，此人工于心计，擅长阴谋，更巧于攀附达官显贵。崔胤为人虽外表凝重严肃，然而内心总在不停的运转计谋，凶险异常。崔胤在乾宁二年中进士。王重荣主镇河中时，请崔胤作为从事官。后来崔胤调入中央政府，逐步开到了考功、吏部员外郎、郎中、给事中、中书舍人，官职一路高升。大顺年间，又当上了兵部、吏部侍郎，很快弄了个同平章事的衔，位列宰辅。

末唐朝纲废弛，权制混乱，朝中宰相集团与宦官集团争斗激烈，每个派系各有朋党，各有藩镇靠山，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勾结，各有阵营，盘根错节。在那种环境下，只要做官，必须要有阵营，否则就和浮萍落叶一般，很快就会淹没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即便所谓贤良方正之士也多有靠山。

李茂贞和王行瑜兵变作乱，逼死了杜让能和韦昭度，当时的宰相崔昭纬和王行瑜串通一气，互相援助。崔胤很善于拉关系，以本家族人的由头攀上了崔昭纬，崔昭纬出于朋党需要也屡屡荐拔崔胤。王重盈死后，河中大乱，朝廷暂时派崔胤代理河中节度使，以作权宜之计。三镇逼京城，昭宗逃往石门，崔胤和徐彦若、王抟等人一路追从，算是有护

驾之功。等到李克用解除了危机，皇帝返回京师之后，对护驾大臣加官进爵。在这一拨提干中，崔胤官至礼部尚书，并赐号“扶危匡国致理功臣”。

现在昭宗跑到华州，“破国思良将，危难想忠臣”，皇帝又想起了李茂贞逼死杜让能这档子事。昭宗决定要给杜让能平反昭雪。给好人平反，就必须要惩处坏人。因此，在揭发崔昭纬以前斑斑劣迹的时候，徐彦若、王抟将崔胤攀附崔昭纬的事情告发。恨屋及乌，因此昭宗将崔胤赶走，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扆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代替崔胤。

崔胤被排挤不仅是徐彦若捣鬼，还有韩建也不喜欢崔胤。因为崔胤对于韩建把持朝政是个威胁。崔胤被迫离开政权中心，郁郁寡欢。但是崔胤不死心不甘心，他走到湖南时，想到了一条计策。崔胤给朱全忠写了封信。信中崔胤建议朱全忠抓紧修缮东都洛阳，准备好供张用具，上书请皇帝去东都。很显然，东都洛阳要比华州优越的多，承办接待皇帝巡幸这种大事，很有竞争力，一定能申办成功。崔胤这是在通过政治投机拉拢朱全忠。

朱全忠得到崔胤的点拨，豁然开窍，知道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不过朱全忠的申办离不开朝廷内部大臣的支持，所以，崔胤要求朱全忠支持他返回朝廷。崔胤的这封信一下子拉近了崔胤和朱全忠的距离，两人结成了秘密同盟。关东第一大诸侯朱全忠与河阳节度使张全义联名上奏皇帝，请皇帝到洛阳来住，为了皇帝的安全，朱全忠还愿意派出两万人马去迎驾！朱全忠在表达完迎驾的热切愿望之后，又为崔胤游说。朱全忠说崔胤是忠臣，皇帝落难，崔胤一直追随左右，他不应该离开皇帝。

韩建和昭宗看到朱全忠的奏章后，知道崔胤这小子傍上了“大亨”。朱全忠可不是好惹的，别人的面子可以驳，但是朱全忠的面子必须给。且韩建为了将皇帝留在华州，只好先以支持崔胤还朝为交换条件稳住朱全忠。昭宗也怕事情进一步复杂化，急忙盖章下旨，恢复崔胤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官职，至于去洛阳的事情，让朱全忠再等一等，看看事态发展形势再说。

这崔胤咸鱼翻身，又结交了朱全忠这个当世大佬，回朝之后俨然是王者归来的做派，立即精神得像打了八针鸡血，硬得像刚淬过火的铁棒。崔胤官复原职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击政敌。崔胤捏造了个罪名，将代替他的陆扆贬为为硖州刺史。排挤了徐彦若为大明宫留守兼京畿安抚制置等使。又提拔了本家侄子崔远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一时间朝廷内被崔胤搅得天昏地暗。

欢迎皇帝的不仅有李克用、韩建、朱全忠，四川的王建、淮南的杨行密都打出了勤王的旗号，纷纷表示愿意请皇帝到他们地盘上去。落魄的皇帝变成了香饽饽，人见人爱，没见到皇帝的也对皇帝爱得死去活来。大有人人都想为皇帝献出一点爱的架势。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想为皇帝出力，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出一兵一卒入关讨贼，都只是想将皇帝这个宝贝弄到手上作筹码。这些藩镇军阀对皇帝的看法开始转变。他们已经不再将皇帝奉为国主，而是开始将皇帝视作工具，视作争霸天下的工具。只要将皇帝弄到手，自己就可以能量大增，以至于号令天下。这是比任何拼杀征战都划算的买卖，且名利双收，成本低廉。

皇帝突然变得如此受欢迎，感受最深刻的还是皇帝本人。昭宗内心深处十分清楚自己行情看涨的原因何在，突然来了大牛市，其中必定有极大的泡沫与陷阱。皇帝还算有些自知之明，他估计到自己身价的这轮通货膨胀背后隐藏着无法琢磨的风险。牛市的背后就是熊市啊！那些军头们都在打着如意算盘，个个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且是大灰狼、灰太狼。皇帝一旦去了军阀的地盘，将一失足成千古恨，很可能就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昭宗咬着牙磨蹭拖延时间，把希望寄托在李克用再次出兵勤王上面。

现在，昭宗感到自己身边都是野兽，眼睛发着绿光的野兽。他急需要靠得住、有本事、能吃苦、形象好的大臣助手。昭宗仍然把国势日衰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忠贞谋国的能臣。为了选拔奇杰之士，昭宗开启了一幕幕饥不择食的选人闹剧。

朝中有位名叫朱朴的人，时任国子监博士，此人每每在大庭广众之中自吹自擂说：“我如果能够做宰相，不出一个月，就可以使天下恢复太

平。”就是这种荒诞离谱的胡话梦话混话离谱话，居然打动了昭宗那颗脆弱的心。正巧，还有更混蛋的人抬轿子。水部郎中何迎上表皇帝推荐朱朴，说朱朴才华堪比东晋的谢安。反正谁也没见过谢安，无论是皇帝还是其他人都无法将谢安找来与朱朴比划比划。还有个道士许岩士也向皇帝推荐朱朴，说他有理财辅政的奇才，既会算账，又擅理财，还能投资，就差会炒股票做期货了。

在空虚浮躁脆弱和侥幸的心理驱使之下，昭宗急忙让人把朱朴找来面试。

朱朴很有口才，能言善辩，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一连给皇帝海阔天空地讲了三天。这堂培训务虚课忽悠得昭宗心花怒放，感到自己发掘到了夜明珠稀世宝。这朱朴是旷世奇才啊！昭宗还自鸣得意昏头昏脑地说：“朕虽非太宗，得卿如魏征矣。”立即下旨封朱朴为左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并赐给朱朴大量金银和绫罗绸缎。在犒赏朱朴之后，对有推荐之功的何迎也赏赐一番。

朱朴上任之后，昭宗将财政管理、军旅调度等大事全部委托给他全权负责。

这可是个爆炸性新闻，不亚于火箭上天、人类登月。大家都知道朱朴此人庸碌无能、卑鄙粗劣、迂腐孤僻，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皇帝竟然用这种人做宰相，弄得文武百官哭笑不得。有顿足捶胸的，有嚎啕大哭的，有嘲弄讽刺的，有怪自己投错胎的，还有抱怨爹娘给起错名字的。

常言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皇帝住在韩建的地盘上，虽然行情身价暂时企稳，可是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昭宗皇帝还算知趣，没多久就加封韩建兼任中书令。

韩建屁股底下的椅子做大了，脾气自然长起来，一举一动牵动朝野，确切地说牵动朝中参与决策议事大臣的心。这些位列朝班的大臣战战兢兢度日如年。这些文大臣彻底丧失了盛唐时期文官的高傲与强势做派，优势心理荡然无存。在藩镇武夫一再犯上作乱的折磨下，这些体面尽失的大臣早已经患上了武力恐惧症。讨论任何事情之前都习惯性刺探一下军头们的风声，甚至连回家吃什么饭菜，在做决定时脑海中都不禁

会浮现出军阀的阴影。

昭宗带在身边的大臣本就凋零殆尽，股肱忠贞之士屡遭毁灭，剩下这些残缺不全的书生，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得罪韩建，第二天早上起来后人头与脖子拜拜。于是出现了可笑滑稽的现象，每当昭宗组织大臣们讨论重大问题时，如果韩建不在场，或者即便韩建没有往外透露倾向性风声，其他大臣就叽里咕噜地胡乱说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意见，弄得皇帝如坠十里云雾，无所适从。时间久了，皇帝逐渐明白了其中的蹊跷，原来是众人惧怕韩建的缘故。于是，皇帝下明诏，干脆直截了当地请韩建参与机务，现场议论朝政。如此一来，这韩建还假惺惺地摆起了谱，坚决推辞，绝不答应，不参加朝政会议。如此这般，你邀请我推让地折腾了几次，才算作罢。皇帝和韩建都勉强保住了颜面。虽然韩建在形式上不干预朝政，但谁都清楚，如果不看韩建的眼色，几乎就议不成任何朝政。左右朝政的是韩建那只看不见的手。

韩建左右朝政仅仅是第一步，还有更赤裸裸更血淋淋更疯狂暴力的手段。虽然韩建暂时揽住了朝政，但是这个军头出身的家伙，深切明白军事力量的意义。皇帝昭宗为了对付不听话的内外大臣，近年来通过近亲兄弟子侄组建了几只禁卫军，这些军队虽然多为乌合之众，但是在形式上似乎还有些威慑力。就因为这几支禁卫军，韩建天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感到这几只军队就像几把钢刀在自己后脖子上方晃来晃去。韩建要动手了，动起手来的韩建与屠夫无二。

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7年）正月，刚刚过完新年，虽然适逢乱世，虽然春寒料峭，春节毕竟是大喜的日子，喜庆气氛尽管并不浓厚，但还没有遽然散去。华州城里尽管并不繁华，但大街小巷悬挂的彩灯也不算少。

昭宗皇帝和文武大臣刚刚吃完一顿饺子宴。曲终人散，醉意朦胧的昭宗起身，在太监的搀扶下回到寝宫，踉踉跄跄地准备睡下。就在昭宗走过书案旁侧的瞬间，他瞟见一份奏折摆放在桌面上。昭宗蹒跚着走过去，拿起这份奏折，借着摇曳的烛光翻开观瞧。

这是一份告状揭发奏折。

奏折是城防将军张行思写来的。

奏折的内容是告发皇帝的兄弟子侄违法乱纪。

皇帝的兄弟子侄违法乱纪？

这话从何说起？

这可不是单个的恩怨冲突，这显然是集团式的利益冲突。

此事来头一定不小。

读罢奏折，昭宗当即大惊失色。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足底透过心房灌入昭宗的头颅。

昭宗无需过多思索，瞬间就明白了这是张行思经韩建授意所为。以小小城防将的身份，张行思决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与皇帝宗族作对。韩建唆使心腹城防将军张行思揭发各位亲王，冠以滥杀大臣、劫持皇帝的罪名，这个罪名可是很有份量的，而且足以引发一场七级宫廷地震。昭宗虽然治理天下束手乏策，见识不多，经验不够，但是对于宫廷斗争的确不陌生、不麻木。皇帝知道这事找张行思不会有结果，张行思不过一跳梁小丑、前台龙套。

“解铃还需系铃人”，因此，昭宗连夜召见韩建，请韩建来商量商量沟通沟通，看看有没有希望从中斡旋斡旋解脱解脱。大出皇帝意外的是韩建竟然装病不来见皇帝。这个军阀韩建将一颗核炸弹甩给皇帝后，竟然和皇帝玩起了藏猫猫。

皇帝这个急啊，事不宜迟，刻不容缓，这种事情哪里能等？皇帝命人一连发出几道诏书请韩建，韩建躲在家里就是不出来。昭宗见韩建不来宫中，只好打发作为被告的睦、济、韶、通、彭、韩、仪、陈八个王爷放下身段，屁颠屁颠地跑到韩建府上去汇报情况，主动告白，自行申诉辩解。估计是昭宗急昏了头，才想出这种荒唐的办法。

八个王爷慌里慌张满头大汗一路小跑地来到韩建府门前，请求面见韩建。没想到，韩建给这八位王爷统统吃了闭门羹。这还不算，韩建振振有词地说：“八位王爷冒冒失失地忽然来到我家门前，我弄不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为了慎重起见，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还是不应该和王爷们直接见面。”

皇帝读完韩建来的这份奏章，心里别提有多气愤了，可是更气愤的还在后面。



让昭宗经受了一夜的精神折磨之后，第二天一大早，韩建又送来一份奏折，说道："各位王爷应当主动规避嫌疑，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以招惹众人非议。如果陛下果真疼爱他们，建议您按照祖宗规矩，请这些王

爷们各自回府，解除兵权，聘请德高望重的师傅，教授他们诗词文章礼仪歌赋，别再以军权干预朝政！”韩建揣摩着皇帝不会老老实实地听取他的意见，因为他十分清楚皇帝建设这几支军队的背景和用意，皇帝是不会甘愿自剪羽翼的。在一番扭捏作态的文斗之后，韩建暴露了其狰狞的军阀面目。

当前晚上，韩建披挂上阵，亲自率领部下精兵将昭宗的行宫围了个严严实实，武力逼宫的旧戏再次上演。韩建李茂贞很善于领兵犯阕，动不动就带领人马挥舞刀枪对皇帝恫吓一番。韩建一面在宫外摇旗吆喝，一面又给皇帝写了份奏折，建议皇帝不仅解除八王的兵权，而且将这些军队解散，美其名曰发扬教化。昭宗趴在行宫围墙之上，探头向外张望。在黑沉沉的夜幕里，华州兵马喧哗成一片，在灯笼火把的映照下，犹如鬼魅恶魔乱舞。韩建体型肥胖，肥头大耳，黑眉白脸短须，小眼睛埋在一堆肥肉里。光影摇曳中，韩建盔明甲亮骑在高头大马之上，手持长毛，站在队伍最前面，战马不时地打着响鼻。

昭宗看到这阵势，心里害怕了，他意识到今天如果不答应韩建要求，其势绝不会善罢甘休。皇帝李晔用颤抖的嗓音下达了命令，解除八王兵权，让他们各自回家，并将八王率领的军队兵权交给韩建指挥。

按照以往的经验，皇帝做出如此让步，危机应该可以得到解除或缓解。

昭宗内心里是这么想的。

韩建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韩建又打出了第二张牌，韩建骑在高头大马上对皇帝“良言苦谏”：“陛下您选拔人才，任用贤良，足可以平定天下，消除祸乱，又何必组建殿后四支御林军呢？如此以来，既显得陛下对军界有厚薄之分，也涉嫌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况且您招募的这些兵卒不过是井市无赖，奸猾流氓，即使太平年间，还担心这帮家伙惹是生非，一旦大难临头，他们必定指望不上。现在却让他们人人挂刀佩剑，自由出入皇宫禁内，享受如此殊荣，我既为皇帝担心也感到寒心，依我看，还是解散算了，省得有名无实，招惹非议。”

昭宗下达解除八王的兵权命令之后，正要扭头下宫墙，听到韩建又提出新的无理要求，当场气得眼冒金星，捂着胸口咳嗽不止。昭宗低着头，过了很久之后，才无奈地挥挥手，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就按卿说的办！"一夕之间，皇帝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这点家底被韩建抖搂光，灰飞烟灭。

被拔掉牙的老虎连家犬都不如。

现在韩建是刀俎，皇帝是鱼肉。

韩建是面二，皇帝是菜团子。

皇帝只有任由韩建摆布了。

摆布皇帝的滋味令韩建兴奋。

消除了武力威胁之后，韩建的胆子才真正的大起来。

韩建开始了杀人。

在兴奋亢奋中杀人。什么感受？

韩建第一个盯上的是捧日都头李筠。这位李筠曾保护昭宗逃出长安进入山中，在石门夜以继日地值班护卫几十天，对皇帝忠心耿耿，立下大功。李筠现在是皇帝身边的头号侍卫将军。这也就是韩建盯上李筠的原因，不拔掉李筠这个眼中钉肉中刺，韩建就感到他和皇帝之间还隔着距离，他对皇帝的掌控还不够直接与踏实。韩建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将李筠在大云桥枭首示众。李筠的死在朝野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怀疑、忧虑、愤恨、焦躁、恐惧、无助等各种不良的情绪开始蔓延。韩建杀李筠无异于在皇帝的脸上重重地掴了一掌。

韩建步步紧逼，揪住皇帝的心脏死死不放。韩建引用玄宗、代宗等前朝故事，说几次叛乱都是因为皇室宗亲在外任职引发的。现在不少王子在地方上位居要职，有害无益，还是召回来吧。昭宗迫于韩建压力，只好降旨，把在外任职的皇亲国戚统统召回行宫。实际上，韩建是将各位王爷王子集中起来，软禁在了各自家中，日夜派人监视。

韩建进一步将皇权削弱，对皇帝也实行隔离软禁，揶揄皇帝总和一些道士来往，交际活动不检点，影响很不好。这些道士借用各种歪理邪说蛊惑皇帝，混淆视听，后果很严重。这种不正当交往应该予以禁止，

以后不许和尚道士之流进入皇宫。如此一来，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既无人可以指派，也无从得到情报与消息。昭宗天天坐在狭小的寝宫内，呆呆地望着门外灰蒙蒙的天空失魂落魄，时而不知所措地抖动几下身体。

这一天，延王李戒丕从晋阳李克用那里回来了。在皇权坠毁，朝柄旁落的危难时期，李戒丕为昭宗分忧解难，发挥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这次李戒丕身负重任出使河东，目的是游说李克用，请他出面再次勤王。李戒丕不虚此行，带来了李克用要迎接銮御的好消息。这个消息对韩建可不是个利好，反倒是个极大的负面刺激。李克用如果能够成行，那韩建的如意算盘将化为泡影。

原本就动了杀机的韩建，加快了下手的节奏。韩建向皇帝上奏折说："自从陛下继位以来，屡屡和京畿藩镇对立交恶，都是因为诸王掌握兵权，蛊惑所致，以至于现今皇帝流离失所。前几天，我向陛下建议罢黜诸王的兵权，实在是为陛下着想，担心发生意外的变故。这两天，我听说延王和覃王又再蛊惑皇帝，妖言惑众，图谋不轨，恳请陛下快下决心，发之未萌，斩草除根，这是为江山社稷周全永固的决策啊，请陛下明断！"

韩建这个奏折递到皇帝书案之上，真把昭宗吓着了。读罢奏折，昭宗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湿透。昭宗咬着发紫的嘴唇，额头青筋暴露，双手剧烈颤抖，不住地在房间内来回踱步，时而坐下，时而站起来，突然挥手在案头一拍，破口大骂："韩建贼子，欺人太甚！我兄弟子侄何至于要造反害我？"昭宗明白这是韩建设的圈套，要昭宗自己往里钻，要他亲自动手剪除所剩无几的亲近人。

昭宗皇帝悲愤地抬头望着屋顶，强忍着眼泪没有掉出来。骂归骂，事情还必须尽快想个对策，稍有不慎，这几个人将没命了。要是直接找韩建去说理，韩建一定会装傻，说不知情，还要让人来对证。对证的人自然都是韩建早已安排好的，演戏给皇帝和世人看。对证的结果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几个宗室亲属一定会被当街砍头。要是否认此事，等于昭宗自己承认偏袒亲属，有私心，示人以不公，韩建还会揪住

不放，没完没了，后果也难以预料。思前想后，昭宗决定拖一拖，期待情况会向有利的方向转化。所以，昭宗没有立即答复韩建，而是将这份奏折留在了案头，进行了冷处理。

韩建可等不及皇帝答复，不管皇帝是冷处理还是热处理，韩建决定甩开皇帝，直接下杀手。这就是军阀的逻辑，与皇帝的逻辑根本不是一个哲学体系。韩建和知枢密使宦官刘季述伪造了诏书，发兵将诸王宅邸团团围住，如探囊取物一般，将这些王爷王子王孙一一抓捕。各位王爷披头散发，有的顺着墙根逃避，有的跑到房顶上呼救，有的爬到树上去发信号。任凭这些王爷们喊破了喉咙，挥断了手臂，也没有人来救援。

华州军兵押解着通、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十一个王爷到达石堤谷。随着韩建一声令下，十一颗人头落下，滚入谷底，撞击出沉闷的回响。

擅自屠杀了皇亲国戚之后，韩建遍帖告示，说这些人图谋造反，死有余辜。本已落魄的皇族一日之内失去十一个轻壮后人，这是何等的打击！简直是要李氏皇权断子绝孙。

昭宗第二天才得到诸王被杀的消息。噩耗传来，昭宗当即晕厥倒地不省人事。经过宫女太监御医手忙脚乱地抢救半天，昭宗才缓过一口气，微微张开双目的昭宗，无力地扫视了周围的侍从之后，突然顿足捶胸、嚎啕大哭起来。涕泗横流地哭了一阵子之后，昭宗又昏过去了。

韩建屠杀诸王，无异于天崩地裂的爆炸新闻，在华州城内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波。韩建这家伙虽然没太多政治头脑，但是杀人从不含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尽杀绝。杀完王子，再清除碍手碍脚的文武朝臣。韩建将礼部尚书孙偓排挤到南州做司马，将朱朴先贬到夔州再到贬郴州做司户，将何迎贬到湖州做司马。自此之后，韩建彻底掌控了皇帝及皇帝身边的大事小情。皇帝成了韩建腋下的受气包。

韩建专权，立即像脱胎换骨一般，雄心万丈，似乎俯视天下，无出其右者。一朝权在手，且把令来行。韩建大大咧咧地向各藩镇发布命令，要求各藩镇向华州输送粮草物资，以供奉皇帝。李克用见到这种境况，仰天长叹，愤愤地说道：“去年如果皇帝按我说的办，何至于落到今

天这步田地！韩建是世人皆知的莽夫，现在胁迫皇帝，动摇皇权，这个笨蛋哪里是佐国辅政之材？将来即便不被李茂贞擒获，也会成为朱全忠的阶下之囚！”

那么李克用为什么没有立即应皇室之邀出兵勤王呢？按李克用的性格，其行动力无与伦比，早应该挥师南下，这次为何仰天长叹呢？因为李克用的后院起了火，他受到了一个新军阀的制约。

那么朱全忠又为什么没有对王室的危机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呢？因为朱全忠发动的“三朱大战”正进入高潮，这个“三朱大战”旷日持久，消耗了朱全忠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此时，朱瑾已破，朱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朱全忠决定一鼓作气，咬紧牙，集中精力，将朱瑄消灭，这是收服兖郓的关键时刻。朱全忠心想“朝廷的杰出青年当不当也没什么用？管他呢，先忙自己的事”，因此，朱全忠没有对皇室危机投入太多心思。

6．蛰伏的枭雄难以长养

枭雄都不是用来培养的，他强壮了会咬人。至于咬谁？这要看咬起谁来更方便。刘仁恭夜夜做梦都想当老大，似乎不去实践要遭天谴似的。因此，刘仁恭决定下手。刘仁恭一边下手，一边说：“出来混，怎么可以羞羞答答的。”

放眼天下，能够制约李克用的人可谓寥寥无几。李克用乃是雄狮级别的诸侯，一般人不敢也没有能力与之硬拼。但雄狮也有雄狮的弱点，凶猛的狮子在蚊子面前就显得无计可施，甚至弄不好会落荒而逃。因为蚊子会咬到狮子的脆弱处和伤痛处，蚊子会肆无忌惮地对狮子实施滋扰。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就是令李克用很头痛的一个新兴枭雄。当然，在这之前，李克用没太将刘仁恭当回事，至少没有将其视作劲敌来防范。刘仁恭原本是个弱者，反倒是在李克用一手扶持下迅速成长起来。初长成的刘仁恭在很短时间内就蜕去了弱者的表皮，摇身一变成为一方枭

雄。

枭雄在未成功之前，一般比较低调，即便有野心也是深深埋藏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资源和条件受限制，实力不强，无法施展，有能耐也显露不出来；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免得过早暴露，被强手当作敌人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弄不好会遭遇不测之祸。曹操煮酒论英雄识破刘备的故事不过是个经渲染的传说而已，半真半假。所谓半真，说的是曹操眼光犀利，算个千古人物。所谓半假，估计不过是在为后来的刘备描花添彩而已，平添些不凡身世与履历。

刘仁恭没有李克用那样显赫的家世，更没有横空出世闪亮登场的彩头，不过是资质不错野心不小的小人物而已。在李克用收降刘仁恭时，李克用很可能没有想到刘仁恭在不久的日后竟然成了一个准枭雄，而且是个具有破坏力的枭雄。

刘仁恭，籍贯为河北深州人。其父刘晟既无名头也无官爵，不过一个食客而已。唐末的食客已经大大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食客。春秋战国时期的食客几乎约等于名士，无论本事高低真假，只要进入食客行列，身价会提升到一定层次。食客再进一步，如果能够发发光发发热，就会摇身一变为当世响当当的干世奇才。隋唐虽然还有食客，可是这个群体已经没落。食客的功能早已经被依附关系更强的幕僚群体所代替。刘仁恭的父亲做食客的地方在范阳，说不定是流落在范阳。

后来刘晟做了幽州节度使李可举的一员低级军官，刘仁恭因此有机会随父从军，在幽州军中谋了差事挣口饭吃。在幽州李可举、成德王镕联手攻打易定的王处存时，刘仁恭在幽州主帅李全忠军中服役。刘仁恭从属的兵种是工兵，他尤其擅长挖地道，因此得了一个绰号“窟头”，意思是地道专家。李全忠攻打易州得手主要得益于刘仁恭挖掘的地道。刘仁恭由于脑袋好使，恳出力，逐渐得到了提拔，成为了带队伍的小校。刘仁恭此人性情豪放，很有雄壮之气，办事时计谋迭出，往往能够得手。人如果有点本事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特别是感到顺风顺水芝麻开花有可能节节高的时候，在几杯酒下肚的时候，在有一帮小兄弟煽风点火仰视崇拜的时候，总会免不了抒发一番。刘仁恭也免不了俗，

况且他还不是绝世千古的枭雄，道行修行没有那么深。刘仁恭按耐不住做大哥的冲动，有一天忽然终于果然还是抒发了一把。他踱步挺胸，豪情万丈地说道："我昨天晚上梦到手握一杆大纛旗，有神暗示我到四十九岁时，将会受节印镇抚一方。"言下之意，不仅我刘仁恭前途无量，而且跟着我混的弟兄们都会荣华富贵。

刘仁恭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偶然的抒怀举动，传到了一个人的耳朵里。此人就是李匡威，那个篡夺了李可举座位的人。做贼的人不免心虚。做过贼的人，总不免以贼心渡人腹。李匡威造过李可举的反，深怕自己也被人造反，对有异心异志情况异常的部下尤其提防。李匡威听说刘仁恭将来有做镇抚的命，哪里还能睡得着觉？李匡威对刘仁恭的嫌恶之心无论如何也难以消除。最终，刘仁恭被李匡威排挤外放到景城做了个小小的县令。

河朔三镇中的幽州与魏博一样，也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主帅走马灯式的换。每换一次主帅，就席卷一次腥风血雨。就在李匡威干得热火朝天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之际，这个军阀竟然兽性大发强奸了他的弟媳妇。老婆被人干了，那是何等的耻辱与愤怒。李匡威的弟弟李匡筹一怒造反，将李匡威推翻。兵变混乱之中，李匡威伺机逃脱，流亡到成德。由于李匡威曾经帮助过王镕，两人之间有一定感情积累，因此王镕收留了他，并认他做了干爹。

就在李匡筹兵变驱逐李匡威之际，刘仁恭也动了趁火打劫的心思。此时，刘仁恭已不做县令，而是领兵驻守在蔚州。由于李匡威冷落刘仁恭的原因，刘仁恭及其部队在蔚州长期驻扎，既无人问津也得不到换防休整。时日一长，蔚州士卒怨声四起，纷纷要求回幽州探亲或休假。刘仁恭纵容和利用了士卒的这种躁动情绪。士卒们也很配合地演出了一幕感人的推选主帅的戏剧。蔚州士卒强烈要求刘仁恭作为主帅，带领大家打回幽州老家去。刘仁恭认为有机可乘，就带着他这伙人马杀奔幽州而来。

但是刘仁恭低估了时局。虽然李匡筹与李匡威闹翻了，可是幽州各级镇府没有跟着乱，乱的范围仅仅限于李匡威李匡筹弟兄之间。刘仁恭

率兵打到居庸关就走不动了，因为居庸关的守将不买刘仁恭的账。既然话不投机，双方开兵见仗，以武力解决问题。刘仁恭这点人马一触即溃。

刘仁恭比李匡威逃跑得还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刘仁恭投奔了河东李克用。李克用与幽州连年用兵，也是颇费周折，煞费脑筋。此时幽州内乱，且有人来投奔，从政治策略的角度考虑，李克用很隆重地收留了刘仁恭，目的是进一步瓦解幽州，也是向世人表明宽大容人开门纳士的姿态。在那个群雄并起乱世纷争的时代，对干部的考察估计也难以详尽周全，很难进行政审、档案外调、组织测评之类。对刘仁恭曾经自我吹嘘自命不凡的经历，或许李克用并不知晓，更或者，李克用即便知道，也一定会撇撇嘴不屑一顾，没当回事。

李克用帐下虎将如林，人才辈出，更何况李克用本就是光彩夺目举世无双的勇士。刘仁恭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一名投降的低级军官如何才能引起李克用的重视呢？如何能够被重用而出人头地呢？这的确是个难题。可是刘仁恭有他的算盘。

刘仁恭心思缜密，特别能受气，特别能吃苦。尤其在吸取李匡威帐下受辱的教训后，刘仁恭在处理事情上更加的老练与世故。刘仁恭很清楚李克用隆重纳降他的意图。李克用在北边历经多年遭受卢龙的攻击，可以说是世代为敌。卢龙早已成为李克用的心腹之患，极大地牵扯了李克用向南争霸的精力。河东如果不能摆平卢龙，就不可能安心渡河入王室，更不可能全力以赴对付朱全忠。卢龙兵强悍善骑射，战斗力极强。尽管李可举死后，幽州历经李尽忠、李匡威、李匡筹篡权变故，可是卢龙军队的战斗力没有受到削弱。因此，李克用一直在苦思冥想破除卢龙威胁的办法。

刘仁恭识破了李克用的心思。因此，刘仁恭也就很快在高手如林的河东军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刘仁恭对待河东文臣武将处处陪着小心和恭敬，营造了一个和谐有利的外部环境，避免了被猜疑和受中伤。在站住脚之后，刘仁恭采取了短平快的策略，有针对性地走起了上层路线。刘仁恭千方百计与李克用的大谋士盖寓攀上关系。能得到盖寓的赏识并

非易事。盖寓何等人？乃是李克用军中第一大谋士，在河东举足轻重。盖寓既没有时间与各色人等消磨时光，也不会与没有水平的人周旋。因此，要接近盖寓，必须投其所好，还要保持足够的庄重。刘仁恭无疑具备这两点。他手上有卢龙地形山川风土人情军队虚实的情报，心中也有做大事的志向。

刘仁恭能够让盖寓在百忙之中赏光接见就成为了可能。以刘仁恭的心术机谋，绝不会一次性倾诉全部心事。他要按照盖寓的接受思路和心理脉络行事。一来二去，刘仁恭很快就得到了盖寓的器重和信任，尽管这种信任是有限的。在获得盖寓赏识后，刘仁恭逐步提出了谋伐卢龙的设想与建议。这些情报和建议对于盖寓十分重要，于公有利于晋军和李克用的事业，于私有利于提升盖寓在李克用幕府中的身价和地位。刘仁恭通过盖寓在李克用心中的重要性得以迅速提升。

光说不练假把式。刘仁恭需要的并不仅仅是李克用的赏识与信任，更需要借助李克用的力量去建功立业。刘仁恭耐心等待、营造和捕捉机会。刘仁恭一门心思游说盖寓和李克用征伐卢龙，并主动请缨要求做先锋官。那时候，李克用正在攻打邢州李存孝，没有多余的力量再对幽州开战。抗不住刘仁恭软磨硬泡和信誓旦旦，李克用分兵五千交给刘仁恭去攻打幽州。

区区几千人马显然太少了，这与刘仁恭要求的万人部队相差太远。可是骑虎难下，刘仁恭硬着头皮也要出兵。结果，几仗打下来，刘仁恭数次被李匡筹击败。偷鸡不成蚀把米。刘仁恭没能打下幽州，反倒激发了李匡筹的斗志。

李匡筹原本对河东还有所顾忌，现在一看，李克用忙得不可开交，正是幽州趁火打劫的好时机。李匡筹大大咧咧地派兵不断攻打河东边境，搅得李克用不胜烦恼。

公元894年十一月，摆平泽路河阳之后，腾出手来的李克用，亲自率大军征伐卢龙，一举灭掉了李匡筹。李克用能够荡平卢龙，消除十数年来的心头大患，自然是很爽。不过李克用心里清楚，能够顺利击败幽州，刘仁恭的功劳首屈一指。更为深远的问题是，如何将卢龙纳入河东

的管辖？直接兼并难以实现，朝廷不同意，临道也不会支持。只有派可靠之人前去镇抚，才是可行也是通常的做法。谁可靠有可行呢？只有刘仁恭。

刘仁恭帮助河东平灭了卢龙，与幽州结怨不浅，对李克用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忠诚，在可靠性上应该可以过关。刘仁恭还有一个优势是其他河东诸将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熟悉卢龙的情况。派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去抚理，无疑在可行性上也是过关的。李克用上奏朝廷，请封授刘仁恭卢龙节度使之职。刘仁恭称霸诸侯一方的梦想终于要变成现实了。

无从考证，这一年刘仁恭是否是四十九岁。李克用虽然重用了刘仁恭，但是并没有完全对他放心。在对刘仁恭加官进爵的同时，李克用留下了十多名河东亲信监军卢龙，其实是监视刘仁恭。李克用还选拔了一些河东将领与卢龙本土将领分别统领卢龙各部兵马，以此分化刘仁恭的权势。李克用真实的目的是只保留卢龙形式上的独立性，而实际上将其变成河东的藩附。除了幽州必要的行政开支与军费之外，其他财税收入全部被李克用征调收缴到河东去了。卢龙成了河东名副其实的附庸。

对于河东的统治策略，刘仁恭洞若观火。刘仁恭不想做这种傀儡节度使，他想做真正的一方霸主。但是，刘仁恭还在忍耐，没有与河东进行抗争。因为他明白自己目前任何一点点的权利主张都可能招致李克用的怀疑与打击。小不忍则乱大谋。所谓审时度势，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人们往往做不到，即使看得到也未必做得到。

刘仁恭在继续忍耐。

刘仁恭没有停止寻找机会。

机会只要找，还是有的。

机会稍纵即逝，还需要及时把握。

刘仁恭手下有一都将名叫高思继，此人兄弟数人皆为幽州各衙门军营的武官。高思继家族是幽州本土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力。高思继率领的部属也多是亲手带出来的子弟兵，勇猛强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刘仁恭本就座椅不稳，因此更加忌惮高思继兄弟，天天琢磨着如何剪除这块心病。

河东派驻幽州的士卒仗势欺人，经常违法乱纪，横行无忌。高思继掌管幽州戍守职责，治军急严，无论贵贱，一视同仁，严惩不贷。在对待为非作歹的河东军问题上，高思继毫不手软，严加惩处，诛杀了很多人。这事很快就传到了李克用耳朵里，李克用大怒，认为这是刘仁恭蔑视河东军。因而，李克用对刘仁恭狠狠责备一番。刘仁恭不仅没有害怕，反倒借题发挥，变被动为主动。刘仁恭轻飘飘地打出了一记太极拳，向李克用申辩说诛杀河东军的事情都是高思继兄弟干的，自己不知情。

李克用火暴性格，在刘仁恭煽风点火怂恿下，下令将高思继兄弟全部割了脑袋。如此一来，李克用中了刘仁恭的圈套，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河东军与幽州本土军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幽州人对河东军更加憎恨和不满，他们不愿意这么窝窝囊囊地做三孙子。刘仁恭很机巧地利用了这一政治事件，顺势将高氏兄弟的后人延揽到帐下，提拔重用以收服人心。刘仁恭逐步在燕人心目中树立了独立和自主的形象，获得了众多支持。

刘仁恭与李克用的矛盾开始发酵。

公元897年，皇帝受制于韩建，皇族王子被韩建杀的几乎绝种。皇帝天天坐在临时寝宫内长吁短叹，愁苦悲痛。危难之际皇帝再次想到了李克用，邀请李克用赶快来救救皇帝。李克用广发檄文邀请成德王镕、义武王郜共同举兵勤王救驾。同时，李克用还向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征兵征粮，要求赞助。可是刘仁恭自己正忙得不开交。因为卢龙地处东北与契丹接壤。此时的契丹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屡屡南下侵犯。刘仁恭需要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对付契丹。卢龙的财税大权本就在河东掌控之下，哪里有多余的积蓄。因此，刘仁恭扔出了一颗软钉子，借口说正在与契丹作战，无力支持河东，待打退契丹之后再出兵帮助李克用。

李克用不肯干休，几个月之内发出十几批使者催促刘仁恭出兵勤王。刘仁恭就是死抗着不动窝。刘仁恭的消极抵抗激怒了李克用。李克用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谴责刘仁恭。刘仁恭看罢书信，也怒火万丈，破口大骂李克用，将其书信揉搓揉搓扔在了地上。刘仁恭再也无法

忍受李克用的窝囊气了，一不做二不休，撕破脸皮，干脆彻底决裂。刘仁恭下令将河东的使者关进大牢，将派驻幽州的河东将校全部逮捕，打算一股脑杀掉。不过由于刘仁恭准备不足，这些河东将校得以逃出幽州，跑回了河东。

李克用见刘仁恭翅膀硬了，既不“仁”也不“恭”，居然敢对我河东亲信下杀手。这还了得。李克用点齐三军决定亲自讨伐不听话的刘仁恭。

那么李克用为什么放弃勤王这么大的事情，要去讨伐刘仁恭呢？

勤王虽然名声好听，利益诱惑很大，可是其风险也是深不可测。此中深浅无人比屡屡勤王救驾的李克用体会更深了。勤王成功了，可以立下旷世奇功。可一旦出现曲折甚至失败，那可是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李克用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小小韩建原本不足道，可是李克用勤王仍然要拉上其他藩镇，目的就是获得政治上的主动，以壮声势，以正视听。可是，如果李克用进逼太紧，或者策略不周，一旦韩胖子狗急跳墙，皇帝发生意外，那李克用的罪过就大了，会落得逼死皇帝的骂名。因此，李克用放弃了勤王的计划，转而征伐刘仁恭。



李克用率领大军十万浩浩荡荡讨伐刘仁恭。河东兵在安塞与幽州兵发生会战。这一天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山峦起伏看不清远近。刘仁恭派出大将单可及率领一万骑兵逆战晋军。这时候，李克用正在宴饮。李克用特别嗜酒，举行酒会的排场一向很大，一般会通宵达旦，尽兴喝醉才算完事。在李克用酒劲兴头上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泼冷水搅

局。几年前，康君立等人在酒会上，被醉酒的李克用刑罚以致丢掉性命。有了这些教训，河东部将无人敢在李克用喝酒时提建议或者说不合时宜的话。酒宴仍在继续。

单可及以锐不可挡之势杀到晋军跟前时，李克用已经酩酊大醉。河东先锋官向主帅李克用报告说：“卢龙敌军杀到了。”李克用懒洋洋地问道：“刘仁恭在哪里？”河东先锋官说：“刘仁恭没来，只看到单可及等人。”李克用仰天大笑几声，然后瞪着独眼骂道：“单可及鼠辈，有什么了不起，来人去把他收拾掉！”下完命令，李克用继续推杯换盏痛饮。不一会儿，晋军哨探慌慌张张地跑进帅帐，向李克用报告说：“大王，不好了，我军中了埋伏。”还没等哨探说完，就听的大帐外一片喊杀与混乱之声。接着有几员河东将领冲进来，架起李克用说道：“大王，我军战事不利，请大王暂避。”说着，众人簇拥李克用上马杀出重围，向西败走。

单可及果真有这么厉害？居然一战就打败了强大的晋军？而且是李克用亲自率领的晋军。并非如此。原来，刘仁恭算准了李克用有轻敌之心。借着大雾天气，幽州在正面派出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另外派出部将杨师侃趁着浓雾率人埋伏到了阵地之侧的木瓜涧。就在河东军与幽州军厮杀之际，杨师侃从侧翼直接切割插入了晋军大部队，一通冲杀乱砍。晋军被突如其来的杨师侃杀懵了。更何况雾气腾腾，根本搞不清楚幽州军到底来了多少，埋伏在哪些地方。杨师侃虚张声势，让幽州军分散开，摇旗呐喊，制造出各种金戈铁马、锣鼓号角的声音。隔着湿漉漉灰蒙蒙的大雾，显得更加的诡异与恐怖。晋军也是历经百战的虎狼之师，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什么险恶的形势没有面对过？可是人类的重要弱点就是在不明周围环境的情况下会心虚，尤其是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集体性崩溃。

在幽州军正面冲击与侧翼干扰下，晋军大乱，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幽州军砍杀，还有大量自相误杀。兵败如山倒，晋军溃不成军，一口气败亡几十里。

这时候，天气更加恶劣起来，突然乌云四合，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如此一来，双方都没法再打了，各自撤军。被大雨浇淋后，李克用

清醒了许多，伏在马背上，斜着眼睛扫视了一下左右，才得知河东兵败。李克用直起身体，勒住坐骑，看着个个如落汤鸡一样的将校，大发雷霆。李克用不检讨自己指挥失误，反倒责备手下人没有劝阻他喝酒，没有极力向他提建议。大将们都低着脑袋不敢做声，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如果不自量力和李克用力争，弄不好酒宴上就没命了，根本等不到现在。李克用已经多次因酒误事，却没有一次自我检讨的，他这种刚愎自用、沉溺酒瘾的毛病越来越严重。

前文我们曾说到李存孝和李存信关系不和。李存信在李克用面前说了李存孝不少坏话。后来李存孝负气与李克用闹翻，被李克用车裂。可是李存信现在的日子也不好受。在李克用被刘仁恭挫败的战役中，李克用将军事失利的责任归咎于李存信的马虎大意。盛怒之下的李克用差点将主将李存信给宰了。李存信这次害怕了。这件事迫使李存信深刻思考李克用这几年情绪暴躁、易怒、好杀的原因。从此之后，李存信为了保全性命，经常装病，不再领军作战，故意避开了风口浪尖。此后，晋军中的领军人物换成了李嗣昭。

刘仁恭一战击败了李克用，虽然得益于其用兵计谋的对路，可是主要还是因李克用轻敌造成的侥幸。对此，刘仁恭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理智。军事上的胜利是暂时的，败去的李克用还会再来，再来的李克用就很不好对付了。为了尽量避免长久的威胁，刘仁恭积极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刘仁恭玩起了外交关系。

刘仁恭争取政治主动的手法是多样的，也是狡诈的。他上书朝廷告李克用的状，说：“李克用无缘无故兴兵来讨伐臣，这是他挑起事端。臣请朝廷授予统帅诸道的权力，调集力量讨伐李克用。”朝廷哪里敢得罪李克用，不同意刘仁恭的申请是必然的了。刘仁恭又向朱全忠写信，要求朱全忠支持他。朱全忠明白敌人的敌人可以是朋友的道理。为了打击李克用，朱全忠上书朝廷，要求朝廷加封刘仁恭为平章事。朝廷忌惮朱全忠的势力，且为刘仁恭加封个官也没什么坏处，权衡之后同意了朱全忠的要求。此外，刘仁恭自己找台阶下，主动与李克用修好。诚惶诚恐地向李克用表白自己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情。

李克用当然不会原谅刘仁恭，给刘仁恭回信说道：“你现在贵为一镇诸侯，统兵执法，大权在握，选拔官员时希望他们报答你的恩德，提携将领时希望他们感激你的封赏。可是你又是怎么做的呢？你对我忘恩负义，尚且不能回报，还怎么能指望别人报答你呢？我估计按你的行事做派，你的内部一定会产生嫌隙和矛盾，部属互相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信任，如此一来，你即便手握大权也不敢稍假与人，无法驱驰部属，更不可能与其他藩镇结成同盟，得不到外部支持！”

李克用这封信一定出自高人手笔，字字如刀，句句切中刘仁恭痛处，对刘仁恭心理和刘仁恭集团造成不小的挫伤。刘仁恭气恼李克用的指责，但再不敢草率应对，只有继续忍下这口恶气。不管怎么说，刘仁恭与李克用撕破脸之后，总算草草地站稳了脚跟。

刘仁恭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开始易守为攻，谋求东北面的霸主地位。刘仁恭念念不忘要做老大。

刘仁恭决定向南扩张，将目光盯向了较为弱小的义昌。义昌的地盘在现在河北的东南和山东的西北一带，治所在沧州。

义昌节度使是卢彦威，此人贪财暴戾，性情残暴，几乎无恶不作。就是他洗劫了逃亡的李匡筹。这小子不仅在自己的地盘上胡作非为，而且与相邻的藩镇关系紧张，谁的账也不买。刘仁恭坐上卢龙节度使之后，卢彦威与刘仁恭争夺盐税转运利益。刘仁恭的财政原本在李克用的盘剥下已经十分紧张，现在又面临卢彦威的瓜分，刘仁恭自然十分不高兴，也十分吃不住劲了。刘仁恭决定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将盐税转运权独占，刘仁恭还想将义昌兼并。

卢龙乃河朔三镇之一，其实力在天下名列前茅，否则李克用也不会因为一次败仗而放弃报复，还是觉得与卢龙全面开战的代价太大。义昌相形之下就弱小的多了，不过是朝廷为了分割大型藩镇而剥离分设的小藩镇，属于大藩镇夹缝中的缓冲地带。纯粹是小弟中的小弟。

刘仁恭选择对义昌下手并非偶然，因为卢彦威声名狼藉，不得人心，其他强藩对义昌也不屑一顾。义昌几乎等同于被遗忘的角落。这为刘仁恭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卢龙的几个前任节度使，李可举等人一味将眼睛盯着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太强大，李可举等人根本就无法撼动他。不仅没有削弱李克用，反倒引火烧身，被李克用一一剿灭。

刘仁恭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与强藩修好，与弱藩为敌。刘仁恭将求生存谋发展放在了第一位，将逞强任能的锋芒深深藏起来。由此可见，刘仁恭要比李可举、李匡威和李匡筹有眼光，见识略高一筹。

公元898年（昭宗光化元年），阳春三月。

卢龙对义昌不宣而战。刘仁恭派出儿子刘守文率领骑兵日夜兼程，突袭沧州。刘仁恭很善于运用闪电突袭战术，这种战术的基础是对敌情和对手心理的精确估计。刘仁恭很善于揣测人心。

刘守文的突然杀到，令卢彦威仓皇失措、威风扫地，一仗没打就带着老婆孩子金银细软逃跑了。可见卢彦威果然是一个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之徒。卢彦威逃离沧州向魏州投奔而来。魏博节度使罗弘信闭关不纳，不收留卢彦威。这就是卢彦威平日里作孽多端的后果。卢彦威被罗弘信拒之门外，不敢在魏州城前稍作逗留，马不停蹄向汴梁逃去。

刘仁恭不费吹灰之力，轻取沧、景、德三州，安排刘守文做义昌留后。刘仁恭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正式封授刘守文义昌节度使职位。可是朝廷没有答应刘仁恭的要求。刘仁恭取下义昌后，实力大增，按奈不住骄傲情绪，并吞河朔的雄心壮志在胸腔中膨胀。刘仁恭根本不在乎朝廷是否正式加封刘守文，他自己打造了一套仪仗印信，弄得和真的差不多模样，任命刘守文为义昌节度使。

李克用对刘仁恭怀恨在心，虽然没有立即报复幽州，但念念不忘报仇雪恨。刘仁恭也知道李克用迟早还会再来，幽州与晋阳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刘仁恭采取了以进为退的办法，他联合了朱全忠一起攻打李克用。这可是个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的策略。事实证明刘仁恭这一计谋很成功。刘仁恭的邀请正合朱全忠的心意，两人一拍即合。因为朱全忠刚刚平灭了朱瑄朱瑾兄弟，地盘大大扩张，实力大大增长。

朱全忠联合了刘仁恭讨伐李克用。

朱全忠亲自督师，以大将葛从周为先锋官，会同魏博节度使罗弘

信，与河东军在巨鹿发生激战。这一仗，汴军取胜，杀伤河东军万余人，俘获战马千余匹。汴军一口气追亡逐北，一路掩杀，追到青山口才收兵。

刘仁恭有了朱全忠相助，声势大振，以武力和外交手段经营的东北部势力地盘初步形成。刘仁恭这颗迅速升起的军阀明星，俨然已经成为一方枭雄。

就在此时，皇室危机戏剧性的得到了化解。此次危机的化解可以说是多方面力量博弈妥协的结果。李茂贞在忙着攻打王建，没顾得上争夺皇帝这个大肥肉。朱全忠在忙着攻打朱瑄朱瑾，也没顾得上勤王。李克用受制于卢龙的掣肘，勤王的行动被迫终止。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皇帝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而又啼笑皆非的计策。给自己、给大家找了个台阶。昭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写下了一份罪己诏，说朕一时糊涂导致各路藩镇大兴兵灾，现在朕觉悟了，决定掩武息兵，请各路诸侯也消消气，都不要大动干戈了，咱们大伙都歇一歇。同时，皇帝下令恢复李茂贞的名誉，劝退了讨伐李茂贞和韩建的各路兵马——尽管各路兵马并未出师。

李茂贞和韩建找到了台阶，而且这个台阶他们想不下也不行，因为还有别的因素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河中节度使王珂迎娶了李克用的女儿，河中与河东亲上加亲，关系如同一体。李克用以送女儿过门儿的名义，派出大将李嗣昭率兵驻扎河中，兵临韩建与李茂贞的大门口。朱全忠虽然没有直接武力介入这场皇室危机，但是他在崔胤劝说下，开始着手修缮洛阳宫阙，并放出话来说要迎接皇帝去洛阳。

韩建与李茂贞看到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干脆就坡下驴，顺着皇帝的意思及时转舵。李茂贞和韩建联名向李克用写信，说皇帝离开长安巡幸一年多了，这样下去也不太好，我们打算重修长安皇宫，择黄道吉日帮助皇上返回帝都，今后咱们一起辅助皇室，共同拱卫天子。这些话说的比唱得都好听，所有人听起来都很舒服。大家互相给面子，妥协成了最终的选择。

李克用默许了韩建与李茂贞的建议。皇帝任命韩建为修宫阙使，号

召各路藩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发扬风格共同援建宫室。不到两个月，在韩建的勤恳工作下，皇宫焕然一新，修缮完成。

皇帝又可以回家了。

唉——昭宗看着雕梁画栋的新皇宫在心里长叹一声。

哼——天下人看着皇帝摇晃的背影在鼻腔里冷笑一声。

7．长成的枭雄难以为邻

黄河两岸，就在朱全忠、李克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人，杨行密，一个出身寒微的人。他在夹缝中崛起，接收了高骈留下的真空与阵地。等大家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可撼动。杨行密说：“我是小人物，但我有大志向”。

杨行密无疑是个人物。

自从杨行密出道以来，就以或大或小的事情表明他的确是个人物。

从藩镇到中央，很多人都知道杨行密是个人物。

杨行密没有李克用、朱全忠那么跌宕起伏、光彩绚烂的传奇故事，他是靠一件一件不太惊天动地的事情积累起来的，可以说比较平凡。

很多人，对杨行密放心和不放心的、看得惯和看不惯的、羡慕和嫉妒的、远亲和近邻，都眼睁睁看着杨行密一天一天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茁壮成长起来。



高骈留下的淮南权力真空，逐步被杨行密这个起于微贱的小校所填补。

高骈巨大的光环影响逐步褪去，其权力漩涡引来无数力量角逐。最后，还是小校杨行密凭借本土优势站稳了脚跟，占据了地盘。

朱全忠、刘仁恭、杨行密、钱镠、王建这些社会底层人员的崛起，

霸据一方，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标志着末唐藩镇力量进行了更新换代。以门第传承为主的世袭军阀逐步退出历史，代之以无社会背景无功名身份无师承门第的“三无”新人。这是社会结构变革、阶层力量博弈的结果。

社会在重新架构，尽管没有人清楚如何架构。

社会需要重新架构，很多手握重兵的军阀心里都有这个冲动。

杨行密的崛起之路是曲折艰难的。

杨行密既要左冲右突，打下自己的地盘，又要对付垂涎淮南的外部力量。这对原本弱小的杨行密来说，无疑是极具风险和充满考验的，随时都会有灭顶之灾。

但杨行密凭借着熟悉地理人情、善于延揽人才、严格的自我约束和不凡的谋略，一点一点地经营着扩大着成长着。

公元895年的时候，杨行密率军渡过淮河到达泗州。大军安营下寨，杨行密的部下防御使台濛为了接待好自己的首长，大肆筹办了一番，旗幡招展、锣鼓喧天、杀牛宰羊、美酒美女，排场搞得很大。

杨行密下马走进台濛设下的宴会大堂，见这般热闹隆重景象，脸一沉现出不悦之色。台濛可没注意到杨行密的神色变化，一个劲儿地给杨行密敬酒布菜。文臣武将吆五喝六，个个面红耳赤，酒足饭饱。

第二天，杨行密率军继续赶路。大军刚刚启动，这时候台濛快马加鞭疾驰而来。追上杨行密后，台濛滚鞍下马，双手递给杨行密一个包袱。杨行密端坐马背，打开包袱一看，是件衣服。这是一件很普通的衣服，是男子的贴身短衣。杨行密微微一笑，说道：“谢谢你台濛，本帅今早走得匆忙，将衣服忘在了驿馆，幸亏你及时发现，并给我送来。”

原本这是一件比较平常的事情，可是接下来的场景就不平常了。杨行密慢条斯理地当着众人的面，双手展开了这件衣服。看到眼前的这件衣服，在场的文武将校都惊呆了。这件衣服上大大小小缝着不下十几个补丁，几乎看不出来哪里是原样的，哪里是新补的。这件破衣衫简直就是丐帮八代弟子九代弟子的标志。大家面面相觑，狐疑地看着杨行密。杨行密看了看众人，哈哈大笑说道：“是这样的，本帅年少的时候，家境

贫寒，缺衣少穿，这件衣服已经穿了十多年了，至此还能用，因此不忍丢弃。”

台濛这时候明白了，杨行密故意将补丁衣服遗忘在驿馆，目的是教育台濛要节俭。台濛既羞愧又感动。羞愧的是自己不如大帅勤俭自律，感动的是杨行密没有驳他的面子，更没有当众训斥他的不是。杨行密之高明由此可见一斑。以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将自己的主张传递给下属，凝聚了人心，树立了正气。杨行密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同甘共苦，礼贤下士，这是同期其他的枭雄所比不了的。

杨行密拔下濠州后，继而攻打寿州。寿州乃淮南重镇，也是北境边防要道。此地乃兵家必争之地，几十年间大大小小不知道发生过几百场战役。是南北军事集团拉锯战攻防战包围与反包围战的焦点。

杨行密攻打寿州也不顺利，遇到了刺史江从勖的顽强抵抗。一时半会儿打不下寿州，大军延误不得行，因此杨行密打算放弃攻打寿州的计划。这时候，淮南大将朱延寿主动请缨要求再去试一试。杨行密被朱延寿的勇气感动，于是给他一支人马去做最后的努力。

朱延寿光着膀子，手持大刀，身先士卒，抬着云梯带头往寿州城墙冲来。淮南军在背后为朱延寿擂起战鼓。在朱延寿的激励下，淮南军兵人人奋战，一鼓作气登上城头，不到一个时辰就攻下了寿州。

杨行密为了嘉奖朱延寿，当场封朱延寿为寿州团练使。没过多久，刚刚尝过攻城滋味的朱延寿就尝到了守城的滋味。这是每个占据寿州城将领都要面对的难题。善攻城者未必善守城。攻下寿州本就不易，若要坚守更是困难。

朱全忠在忙于“三朱”大战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对淮南的觊觎。经常派出偏支部队侵扰淮南地盘，占一块是一块，即便逮住一只苍蝇也是肉啊。

朱延寿刚刚占据寿州没几天就与几万汴军遭遇。与汴军相比，寿州城内兵少粮寡，军情和民情都还没有稳固。在汴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寿州城内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候，朱延寿表现出了大将的镇定与坚韧品质。朱延寿将淮南军

划分为若干作战单元，每个单元成为一旗，每旗包括二十五名骑兵。朱延寿命令黑云队队长李厚率领十旗二百五十人出城迎敌。大家不免疑问，区区两百五十人如何抵挡数万汴军？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各位有所不知，杨行密部下的黑云队是一支专门组建的特种部队，在淮南军中精挑细选，由精壮强悍的士卒组成，相当于现在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因此，黑云队队长李厚的战斗力决不可低估。

虽然李厚很能打，虽然李厚的手下很能打，但是毕竟人太少。任李厚率领骑兵横冲直撞，汴军的包围圈丝毫不为所动。时间一长，李厚终于筋疲力尽，不得不退回寿州城中。

朱延寿治军极严，对于败下阵来的李厚要施以极刑，命人推出去斩首。李厚挺着脖子，额头青筋暴跳，大声喊道："将军，不是属下怯懦，是军卒太少，请再多给我些人马，我愿意再次出征，如果打不赢，我就战死阵前！"朱延寿的副手都押牙柴再用也为李厚求情，要求朱延寿再给李厚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朱延寿最后同意派李厚再次出战，并给他增加五旗一百二十五人。李厚获得免死的一线希望，再次出战时分外卖力，拼命迎战，也是拼命争取活命的机会。柴再用率领一支人马在侧翼策应李厚。朱延寿则虚张旗帜，率领全部人马杀出寿州城，直奔汴军冲来。

在淮南军必死斗志的强大攻击下，况且汴军一时也搞不清寿州城有多少人马，混战一时之后，汴军撤走。寿州保卫战取得了胜利。杨行密又乘机派兵袭取了附近的涟水。

另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是苏州之战。镇海节度使董昌一心想当皇帝，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虽然镇海藩镇中文武多人力谏劝阻，可是无济于事。董昌已经利令智昏，凡是反对他称帝的部下都被他杀掉，一连杀掉五六个，几乎把镇海府内有能力的官员杀光了。在董昌的胡折腾下，镇海迅速衰落。杨行密正是看清楚董昌的末日已到，于是率大军在黄天荡与镇海军开战。这一仗，镇海军大败。黄天荡是个著名的历史战场，在两百多年后，南宋的一场保卫战也在此取得重要胜利。

杨行密长驱直入包围了苏州。

苏州常熟镇使陆郢叛离镇海，举城投降了杨行密。杨行密未费吹灰之力俘虏了苏州刺史成及。在抄成及的家时，杨行密看到成及家中没有金银珠宝，反倒是大量的藏书与药物。杨行密心中暗叹，断定成及是个贤良之人。杨行密不仅没有难为成及，而是封成及为行军司马。成及也很感动，拜谢杨行密，眼中含泪嗓音哽咽着说："我一家老小百十口还在钱镠那里，现在又失掉了苏州，作为臣子和家长不能死节已经是大不道了，哪里还敢答应您的封赏！我如果不死，家人性命就会有危险，我愿意以死换取家人的活命。"说着，成及拔出刀向自己胸腹刺去。这时候，杨行密眼疾手快，几步赶上前，紧紧抓住成及的双手，好说歹说总算没让成及自杀。

晚上，杨行密在苏州帅府款待成及，并下榻在成及府中。成及家中侍卫林立，杨行密毫不介意，经常是身着便装只身去会见成及。见到成及后，杨行密与成及同桌吃饭同壶喝酒，谈笑风生，旁若无人。这是杨行密对成及的极大信任。成及为此十分感动。杨行密对待成及的做派也很快传遍且感动了苏州百姓。杨行密在苏州获得了受信任的好名声。

杨行密攻占苏州，对仅在咫尺的杭州形成了威胁。但是镇海节度使钱镠没有急于出兵对抗杨行密，而是一门心思加紧攻打董昌。

在此，我们有必要交代一下钱镠此人的来历。

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钱镠这家伙小时候也是个无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是个孩子王，经常指挥着一群孩子做做练兵的游戏，搞得还真像模像样。等到钱镠长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仍然没有找到正当职业，靠偷偷贩卖点私盐或者偷盗为生，闲日里耍几下枪棒，对射箭和铁槊比较擅长，粗略地识一些字，估计也就是小学五年级水平。临安县衙门里有个小吏名叫钟起，在衙门里做录事，也就是做笔录的书记员。钟起的几个儿子都喜欢与钱镠胡混，天天喝酒赌博。钟起担心孩子们被钱镠带坏了，于是禁止儿子们和钱镠来往，可也邪门了，这些小子们宁可违背老子的指示，也要偷偷摸摸地和钱镠在一起玩。

有一个豫章地方的人，善于给人相面断命运及前程。这位相师有一天抬头看天，忽然发现牛斗间有王气。牛斗，是指的天上两个星，其方

位指向钱塘一带。因此，这位老兄自费去了钱塘，一探究竟。到了钱塘之后，再进一步占卜，王气具体出在临安。于是，相师又跑去了临安。到达临安之后，相师靠算卦测字为生在井市中暗暗观瞧，看看哪个人是身上带王气的。住了十来天，这位相师也没有发现目标。日子混的久了，相师与县上的名人也就关系熟络起来，相师的熟人中就有钟起。相师对钟起说："我经过占卜，认为你们这里有贵人。不过我看着你虽然相貌堂堂，可还是格局小了些，不是我要找的贵人。"

这位钟起也是个爱热闹的人。特意摆下一桌酒席，把十里八村有头有脸的人都找来，以喝酒请客为名，聚到一起。让相师在暗处一一观察。结果没有一个让相师满意的。越是如此，钟起还越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这事投入了无限的热情。

有一天，相师到钟起家小坐。恰好钱镠也来钟起家找钟起的儿子。钱镠一见钟起在家，觉得无趣，扭头就走了。钱镠走后，相师一拍大腿说道："就是他，他就是我要找的贵人！"

钟起不无讥讽地笑笑说："大师啊，你是不是这几天想贵人想疯了，这家伙是我家隔壁的小钱啊，一天到晚没什么正经事。"

相师不死心，让人将钱镠再找来，盯着钱镠的脸仔仔细细地审视了大半天。相师扭头对钟起说："难怪看着你也有些不简单，原来是他住在你隔壁，你的富贵命运将来一定是靠这位钱先生。"

相师又对钱镠叮嘱说："先生您骨法长相非凡，请您自重。"

相师长舒一口气，站起身和钟起告别："我访求这位贵人，不是要有所私利图谋，主要是想以此证明我的相术是否灵验。"

这下子，钟起如醍醐灌顶一般，对钱镠肃然起敬，不仅同意儿子们和钱镠一起玩，而且还屡屡借钱给钱镠，随便花，花完不够了继续给。

钱镠最早进入军界是在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和朱全忠差不多。不过钱镠一开始入的是官军。当时浙西裨将王郢作乱，时任石鉴镇的将董昌招募乡勇以征讨王郢。钱镠应募参军，做了一员偏将，随同官军打败了王郢。再后来，遇到黄巢大军路过浙东杭州一带，高骈负责东南面官军抵抗义军的统一指挥。在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中，钱镠通

过埋伏战术袭击了黄巢部队，得到高骈的嘉奖。但是高骈中了黄巢离间计之后，与黄巢打打停停，处于相持阶段。董昌和钱镠也派不上大用场，没有用武之地，只好赋闲自保。董昌升任杭州刺史后，提拔钱镠做了他旗下八个作战部队之一的都指挥使。

到了光启三年（公元887年），钱镠进一步升官至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董昌则升任越州观察使。这一年毕师铎囚禁了高骈，淮南大乱。钱镠派遣都将成及和杜棱等攻取了常州、润州。

昭宗继位之后，提拔钱镠做了杭州防御使。

这个时候杨行密在淮南正在崛起，秦宗权旧部孙儒被朱全忠在西边打败也跑到了淮南，为了互相争夺地盘，钱镠与杨行密和孙儒隔三差五就打一架，苏州、常州之间兵火不断。后来，孙儒兵败被杨行密所杀，于是杨行密占据了淮南，并攻取了润州，而钱镠则占据了苏州、常州、杭州。

朝廷后来将越州升格，封董昌为威胜节度使，封钱镠为都团练使。钱镠此时手下已经聚集了一群文武干将，如成及、杜棱、阮结、顾全武、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等人，可以说初具规模。

昭宗景福二年，钱镠继续升官，做了镇海军节度使兼润州刺史。乾宁二年，董昌想当皇帝，一意孤行发动造反。这个董昌实在是没有什么头脑，更别说聪明才智了，他断决老百姓诉讼的案子十分简单，既不调查，也不审讯，而是掷骰子，谁的点大谁就赢了。董昌造反，左右大臣纷纷劝阻，结果不是被他打得皮开肉绽就是割掉了脑袋。董昌还要拉拢钱镠一同和他造反。钱镠根本不买董昌的帐，他根本不看好董昌。因此，钱镠选择了站在朝廷一边。

没多久，董昌众叛亲离、摇摇欲坠，固守在治府越州不敢出战。钱镠大将顾全武调集重兵急攻越州。钱镠之所以舍弃苏州不顾而急攻越州，因为越州是原镇海的基地。取下越州，钱镠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镇海节度使，攻克越州的利益和胜算远大于迎敌苏州。

在顾全武攻克越州外城之后，钱镠为了减少损失，保存实力，且为了获得一个完整的越州城，采取了劝降董昌的策略。钱镠派人诓骗董昌

说，如果董昌投降，可以让他到杭州办理退休手续，安享清福。董昌的皇帝梦破灭，不仅没有认清当前险恶的处境，居然相信了钱镠的谎话，可见董昌智商的水准。董昌举城投降。

钱镠浩浩荡荡地开进越州城，董昌披麻戴孝捧着印信令牌献给钱镠。钱镠安排一艘船载着董昌及其家眷还有文武官员，送往杭州。当船行至小江南的时候，伏兵四起，钱镠派人杀死董昌及其家眷三百多人，还有伪宰相李邈、蒋瑰以下百余人，河水为之阻塞，水草被鲜血浸红。钱镠将董昌的脑袋送往长安，朝廷大大地嘉奖了钱镠。钱镠既获得了崇高的政治待遇，也获得了越州府库中的金帛杂货五百间，粮食三百万斛。钱镠名利双收，令天下诸侯羡慕。

杨行密占据苏州后，大有吞并吴越、扫荡湘鄂之势，江浙鄂的势力格局立即处于动摇动荡震动之中。

杭州的钱镠、武昌的杜洪等人感到了杨行密咄咄逼人的压力，赶紧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为了阻止杨行密迅速做大，派出了朱友恭率领几万大军赶赴淮南，听从钱镠等人指挥调度，与江浙兵共同对抗杨行密。不仅临近藩镇感受到了杨行密的强大压力，朝廷的嗅觉也很灵敏。无论多么暗弱的朝廷，玩起权术来热情都不减，且手段丝毫不会退步。朝廷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利用杨行密，让杨行密成为朝廷分化牵制诸侯的工具，这是历朝历代屡试不爽的手段。朝廷加封杨行密为招讨都统，讨伐不听话的杜洪。其实，朝廷是一石四鸟，加剧杨行密、钱镠、杜洪、朱全忠之间的矛盾，期待他们互相征伐互相削弱。

在初期，汴军和镇海军分两线与淮南军作战，取得了一定胜利。朱友恭打败淮南将马珣，攻下黄州。两浙将顾全武击败淮南将魏约和田頵，取得湖州战役的胜利。杨行密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占据的地盘得而复失的也不少。

8．杨行密清口大败庞师古

朱全忠总惦记着吞并淮南。等到朱全忠平定了时溥、朱瑄，气势汹汹地要一举扫荡淮南。这一役事关重大，决定宣武与淮扬的成败。

时间很快到了公元897年。

此时，朱全忠已经彻底击败朱瑄朱瑾，取得“三朱”大战的全面胜利，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地盘扩展一倍，赋税粮食盐铁得到极大充实，一时之间，朱全忠成为天下第一强藩。

朱全忠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富庶的淮南。

在“三朱”大战期间，朱全忠顾不上淮南，使得杨行密在战争空隙中由弱变强，发展壮大起来。成了气候的杨行密令朱全忠感到很不爽。朱全忠咬牙恨自己没能生出三头六臂，没有及时遏制住杨行密做大。真正让朱全忠感到后悔的事情还在后面，他实在不该发动“三朱”大战。至少使他错失了霸据淮南的良机。

由于当初时溥捣乱，朱全忠没能巧取淮南。现在，更加强大之后的朱全忠要豪夺淮南。朱全忠自信满满，他认为现在比几年前更有把握击败淮南，并占据淮南。

强大是成功的条件，但它既不一定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

朱全忠调集了重兵，亲自督师，要与杨行密进行一场大会战，算一算总账，希望一次算清。

可是朱全忠这次遇到了罕见的失败，而且败得很惨。

这一仗决定了朱杨的势力格局。

朱杨从此为邻，朱杨从此并立，“朱”、“杨”从此各吃各的草。

朱全忠来势凶猛。

朱全忠从来没有如此大动干戈，朱全忠从来没有如此强大，朱全忠从来没有如此有实力，朱全忠从来没有如此自信满满，朱全忠也从来没有如此兴奋。南方不平，让朱全忠总是缺乏安全感。这些年朱全忠一直与李克用避免决战，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朱全忠要实施他的“先南后北”战略了，摆平杨行密，将淮南纳入版图，朱全忠的地盘就可谓幅员辽阔了，而且虎踞中原。到那时，朱全忠可以放心放手地与李克用一决雌雄，就有把握地将李克用消灭，达到称霸天下的目标。

是年初冬，寒风凛冽，冻雨细碎。

朱全忠决心很大，派出了两路大军兵伐淮南。一路由汴军头号大将庞师古率领，集结了徐州、宿州、宋州、滑州的七万兵力，以清口为基地，直接威逼淮南治府扬州。二路兵马由汴军二号大将葛从周率领，集结了兖州、郓城、曹州、濮阳的五万兵力，以安丰为基地，挥师要取寿州。朱全忠亲自率领十万主力军，驻扎在宿州，作为指挥中心与接应基地。汴军三大集团军呈现品字形，摆在了江苏与安徽的广袤土地上，对淮南形成了黑云压城的态势。似乎汴军只要一发动进攻，淮南立即会土崩瓦解，成为汴军的口中餐肉。

汴军大举伐淮南的消息像龙卷风一样迅速席卷了淮河两岸，把两淮民众吓的惶惶不可终日，夜里睡觉都要睁着眼睛，生怕半夜里汴军突然杀到。汴军要吞并淮南的恐怖气氛，厚厚地笼罩着淮南的大地与天空，压的淮南吏民喘不过来气。

杨行密同样很紧张。

因为，杨行密也是人。

和普通人一样，杨行密也能看到双方力量的悬殊，他也知道朱全忠扫荡诸侯的战斗能力，他更能感受到朱全忠志在必得的逼人杀气。

大军压境之际，杨行密召开了战前动员会议。杨行密认为寿州是淮南对抗北方的桥头堡，是淮南的屏障，军事地位举足轻重。葛从周乃汴军名将。寿州可能挡不住葛从周的进攻。一旦寿州失守，淮南就危险了。因此，杨行密打算派主力去协助朱延寿守寿州，迎击葛从周。

这时候，行军副使李承嗣语调平缓但语气坚定地说道：“大帅，寿州固然重要，然而毕竟是二线城市。汴军头号将领庞师古驻扎清口，其意在一鼓作气攻取扬州。葛从周攻寿州不过是对庞师古的策应。扬州才是我淮南的根本。况且，庞师古自从朱珍死后，成为汴军第一骁将，连年来几乎攻无不克。我们不能不尽全力抵御庞师古。如果挫败了庞师古的锐气，葛从周自然会解围而去。”

大家听到李承嗣这个名字是不是感到有些耳熟？在朱全忠攻打朱瑾时，李克用派出大将李承嗣和史俨救援兖州，结果河东军被朱全忠实行军事切割，断掉归路。兖州陷落后，李承嗣等人随同朱瑾投奔了杨行

密。杨行密所部全是水师，熟悉水战。可是淮南军缺乏骑兵，陆战是弱项，这一直是杨行密很头疼的事情。自从获得李承嗣等人后，杨行密大喜过望。杨行密没有将李承嗣作为降将或走投无路的落魄人对待，而是将其奉若上宾，衣食起居安排得十分周到。李承嗣被杨行密礼贤下士的诚意深深感动，对杨行密尽心尽力，帮助淮南训练骑兵。从此之后，淮南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杨行密如虎添翼。杨行密很重视李承嗣的意见。这次也不例外，杨行密沉吟良久，最后采纳了李承嗣的军事建议。杨行密决定亲自帅主力屯兵楚州迎击汴军，与庞师古隔河相望。

关于这次梁兵退扎清口的原因，很值得疑惑，史书对此记载也存在分歧。清口地处低洼的下游，对于隔淮河作战的布局来说十分不利，这应该是军事常识，像庞师古这样的大将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因此，有的资料里说是庞师古刚愎自用，执意要驻兵清口。但有的资料里也说道汴军屯兵清口是受了朱全忠的指示，庞师古不敢擅自变更。似乎后者更具有可信性。因为朱全忠可以说是个军事家，排兵布阵在历史上也是数得着的高手之一，但是他毕竟没有亲临前线，可能对于清口的具体地势差异掌握的不够准确，只能根据地图做出战略安排。至于庞师古作为前线指挥员，为何死板执行朱全忠的命令？难道他不可以根据具体形势做出调整吗？

这里还是有几方面原因值得探讨。一是本次征讨淮南，是朱全忠的一次大行动，战前一定是经过了通盘考虑。在具体行动中，几路大军必须统一指挥，各自按指令达到预期的军事目的。因此服从朱全忠的统一安排就显得十分重要，决不允许擅自改弦更张。二是朱全忠用兵从来不告诉部下原委，他只要求部下按照既定战略部署去执行，因此，汴军对于朱全忠用兵如神的计谋诡计一般理解不了，只有五体投地地佩服和服从，照着干就行，到时候大帅自然会带着我们取得胜利。朱全忠在汴军中的地位和形象已经近似于神。三是朱全忠军法严厉，没有人敢以身试法。几年前讨伐泽潞时，两员大将没有按照朱全忠的命令行动导致全场战役失败，被朱全忠砍了脑袋。就连朱珍这样的亲信大将都不敢对朱全忠的命令质疑，何况他人？



庞师古是追随朱全忠最早的将领之一，他性格为人谨慎沉稳，从来不大呼小叫，每次出兵作战必先向朱全忠请示方略，远征出师也以朱全忠的命令为最高指示，从来不轻举妄动，更是从来不信谣不传谣不受其他同僚蛊惑。所以这次驻扎清口，尽管庞师古率军到达现场后，发觉地势不利，但也并非决定意义的因素，况且是朱全忠指定的驻军地点，估

计朱全忠自有道理，因此，庞师古既没有换地方，也没有向朱全忠质疑。这或许就是汴军驻扎清口的综合原因了。

庞师古是一员儒将，遇事沉毅，每临大战必稳扎稳打，经常是在帅帐中边下棋边指挥战斗。大有任凭烽烟四起、我自稳坐中军的气魄。自从朱珍李唐宾死后，汴军中以庞师古战功最多，战绩赫赫。庞师古辉煌的经历粗略数一数都令人震撼，他曾作为主力支援陈州，攻破蔡州，擒斩时溥，伐灭朱瑄，击走朱瑾。当下，庞师古已官居徐州节度使、验校司徒，是汴军中头号军事将领。部下将佐无不对庞师古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和敬畏之心。可这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人达到几乎无法无人无有机会再超越的高度时，总不免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自信自负自傲与自用。尽管庞师古仍然稳重沉毅，但心理上多多少少也积聚了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情绪。这时候，他的事业乃至人生的拐点也就来临了，下坡路要比上坡路快得多，因此辉煌在一瞬间就会幻灭。

庞师古仍然习惯于临战时下棋。

庞师古仍然在大帐中饮茶。

庞师古仍然以为自己这次是胜多败少。

庞师古这次对于朱全忠的整体部署仍然深信不疑。

庞师古其实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流露骄兵之象。

庞师古完全有资历有资格骄傲，但是却没有多少机会骄傲。

有些事情可以骄傲多次，一旦失败，了不起从头再来。

然而行军打仗决不能骄傲，因为，兵者自古乃凶器。

一次骄傲会断送三军。

庞师古的副将很小心地提示庞师古：“将军，现在杨行密帅军驻扎在了楚州，我们驻军的清口是淮河下游，地理位置不佳。我军应及早调整部署，争取占据地利优势”。庞师古两根手指捏着棋子在棋盘上方顿了顿，神情没有任何变化，继续将棋子落了下去。落完棋子之后，庞师古用眼角瞟了瞟跟前的副将，轻轻说道：“地利固然重要，我大军岂可轻动。驻扎清口乃大帅亲定，自有军机道理，岂是尔等知晓的。军势如这棋局，千变万化，关键看人怎么应对。”汴军几员将佐似懂非懂地互相看

了几眼，没有人再做声。

入夜之后，天气变凉。

初冬的空气已经开始聚集冷嗖嗖的寒意。淮河南北两岸，十多万军队驻扎的营寨绵延几十里，牛皮帐篷在暗夜里泛着青白的光，如粼粼的波浪起伏不绝。双方营寨箭楼上写着番号的灯笼随着微风轻轻飘摆。灯火阑珊的焰光倒映入淮河水，连接成一串串一片片，分不清哪是汴军的哪是淮军的。沉闷悠长的号角声此起彼伏，顺着厚厚的土地向四周传播开去。偶尔传来几声战马的响鼻声或者磨刀的唰唰声。士兵们很珍惜这大战前的睡眠，不知道明天投入战斗后还能不能活着回来，还能不能再睡上美美的一觉。

庞师古还没有睡，他一手扶案，一手举着一本书，他似乎看书看得了入了神。

这时候，一名哨探跑进帅帐，双手施礼，口中喊道："报告将军。"

庞师古纹丝没动，低声说道："讲。"

"报告将军得知，我等刺探到淮南军动向，一支小股部队正在淮河上游填堵沙袋，似乎要拥堵河水。我们可能面临淮水冲灌的危险"。

这时候，庞师古放下手中的书，双目盯着哨探的脸。哨探被庞师古盯得发毛，手心开始冒汗。庞师古突然拍案而起，呵斥道："大胆，竟然敢用淮军壅水胡言蛊惑我军心，来人推出去斩首！"这名哨探稀里糊涂地就掉了脑袋。不知道清口对于庞师古来说具有何种神秘的军事地位，他也没有明说，但他决意驻扎清口，绝不换地儿。因此，对于任何要让他搬迁的理由一概否定，且坚决打击。这是庞师古犯的一个失误。也可能是庞师古因过于迷信朱全忠而犯下的一个失误。他完全可以再派人去勘察情况，核实一下淮军是否真的在截留河水。若果属实，这对汴军可是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庞师古没有这么做。

杨行密也没有睡觉。杨行密知道汴军的强大，如果与之硬碰硬很可能会失败。因此，杨行密采取了组合策略，以智取代替强攻。

杨行密连夜派朱瑾率领五千人，悄悄地顺着淮河西上。在夜色的掩护下，朱瑾组织人抓紧施工。不到一个时辰，淮南军用沙袋子在淮河中

筑起了一道堤坝，将淮河水截留，准备憋足之后决开流水淹灌汴军。完成水坝工事之后，朱瑾率人马渡过淮河。淮南军人衔枚马勒口，一路疾驰绕到清口汴军的背后。拂晓之前，朱瑾命人换上汴军服装番号，改扮成汴军模样。朱瑾下得战马，将手中铁朔戳在地上，命令部下军兵吃了携带的干粮，喂饱战马。这时候太阳刚刚升起，霞光万道，映得大半个天空红彤彤一片。朱瑾看了看铁朔拖在地上的影子，觉得时辰已到，大吼一声，翻身上马，手中令旗一挥。在朱瑾带领下，五千淮南军如脱弦之箭杀奔清口而来。

汴军此时还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朱瑾杀到汴军大营跟前时，汴军还揉着惺忪的眼皮没有辨认出来。一会儿的功夫，喊杀声、哀嚎声、马嘶声爆发，汴军北部大营陷入了混乱。

汴军探报刚刚冲进庞师古帅帐，还没来得及开口报告情况，淮南先锋张训已经率领一万人马从东南角掩杀过来。张训身先士卒，跃马挺枪，破除汴军鹿角丫杈，杀入汴军营阵。

庞师古知道淮南军在搞突袭战，而且不是一路，也绝不会只有这两路。庞师古毕竟宿将，临危不惧，披挂上马，率亲兵卫队驰上高坡阵地，指挥汴军各部抵抗。汴军久经沙场，经过短暂的混乱与仓皇之后，见主帅庞师古在调度指挥，军心稍稍稳定下来。汴军各部分头与淮南军展开搏斗。

正在双方厮杀之际，轰隆一声巨响传来，紧接着淮河水如一堵墙一般朝汴军大营西南部冲来。原来是淮南军炸开了堤坝，憋了一夜的淮河水泛着波涛汹涌而至。俗话说水火无情。汴军士兵、战马、营帐、车辆在大水的冲击下，四散翻滚，顷刻之间，汴军营阵成了一片泥沼泽国。这下子极大地动摇了汴军已不太稳定的军心，挫败了原很旺盛的斗志。庞师古心往下一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三重突然袭击之下，几万汴军陷入了混乱。无论一个统帅有多么强大的指挥能力，都无法使一支完全陷入混乱的军队镇定下来。

就在此时，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杨行密率领淮南主力，乘着战舰从淮河南岸杀奔过来。杨行密十分清楚机不可失的道理，如果今天不能

彻底击毁庞师古，汴军会很快组织起猛烈的反攻。因此，杨行密下了死命令和重赏，要求部下杀敌立功者有赏，贻误战机者格杀勿论。南北两侧的淮南军将汴军困在中央。此时的汴军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各部营寨纷纷溃败，边打边退。兵败如山倒。淮南军完全占据了战场优势，对汴军展开了追击与屠杀。

庞师古身处高坡指挥战斗，额头上逐渐渗出了冷汗，双眉绞索在一起。显然，庞师古在苦苦支撑，他希望淮南军的攻击波能够尽快过去，希望汴军可以喘口气。庞师古心想，只要获得一个时辰的战斗间隙，他就可以重整旗鼓，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战，且有能力一举击溃杨行密。

就在庞师古咬紧牙关奋力抵抗的时候，突然，一支冷箭破空飞来，"嘭"的一声刺入庞师古的咽喉。庞师古身体后倾，载落马下。这员驰骋沙场的宿将怒目望着天空，口中喷出一口鲜血，血水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映着升起的朝阳发出炫目的光华。庞师古气绝而亡。

汴军主帅阵亡，顿时人人失去了缠斗的意志，各自抱头鼠窜。淮南军毫不留情，抓住战机，一路掩杀，穷追不舍。这一仗，汴军覆没一万多人，物资器械粮草损失不计其数。但是，对于朱全忠来说更大的损失是名将庞师古的陨落。

汴军另一路大军在葛从周的率领下，对寿州的攻击战也不太顺利。葛从周遭受到淮南军朱延寿的顽强抵抗。葛从周的特性是坚忍不拔，稳扎稳打，善于劳师持久战，但并不善于突击战，特别是应变能力不够。面对朱延寿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家伙，葛从周觉得有些不顺手。在朱延寿的偷袭下，葛从周初战不利，决定暂时避敌锋芒，率部队退守到了濠州。

就在葛从周决定调整战略部署的时候，庞师古阵亡兵败的消息传来。这个消息对于汴军无异于晴空霹雳。葛从周感到孤掌难鸣，且对敌人的实力感到估计失度，心里缺乏继续战斗的把握。因此，葛从周决定放弃南攻，撤军北还，待弄清楚战况之后再来战斗。葛从周犯了一个错误。庞师古的失败源自于骄傲大意，杨行密的胜利源自于偷袭成功。如果正面作战，杨行密未必能够战胜葛从周。可是，兵败如山倒，恐慌情

绪在汴军中传染与放大，激励情绪在淮南军中扩散和放大。相形之下，汴军在不太强大的淮南军面前迅速由上风转处下风，战斗力大打折扣。

杨行密乘胜追击，与朱延寿合兵一处，对葛从周展开了围剿。在汴军争渡淠水的时候，被淮南军堵截在河边。汴军完全变成了案板上的鱼肉，被淮南军屠戮殆尽。汴军骁将殿后都指挥使牛存节的战马累死倒地，牛存节站在地上，拼出全部力气，瞪着血红的眼睛，挥舞大砍刀，死死守住最后一个渡口，掩护少量汴军和葛从周仓皇渡河。

这时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败而归残破不全的汴军在回师的路上，天空飘下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气温骤降。汴军刚刚被河水泡湿的衣服迅速冻成了冰茬子，寒冷刺骨。饥寒交迫之下，侥幸渡河保全性命的汴军又有很多累死、饿死、冻死，撤回徐州的人马不足一千。

两路大军刚刚进入敌境，就遭到灭顶之灾，相继失败覆灭，这对于朱全忠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与挫折。朱全忠一看这种情况，又急又气，转着圈来回踱步，破口大骂庞师古轻敌坏事。应该说，朱全忠的这次兵伐淮南的战略部署是经过统筹考虑的，用兵安排也是比较合理的，出兵的季节气候也适合北方人南下，发动战争的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也较充分，按预期是完全可以取得重大胜利的。可是，一个系统工程偏偏毁在了一件小小的差错上。这就是很多历史大事件发生戏剧性与偶然性转折的常见现象，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几家欢乐几家愁，折腾的多少豪杰不得不低下傲然的头。由于庞师古的骄傲大意与死板愚忠，导致了一连串的失败，将朱全忠的南征大计毁于一旦。两路主力先锋失败，朱全忠成了光杆司令，这仗没法打了。朱全忠只好灰溜溜地撤回开封。

杨行密大获全胜，打败了天下第一强藩。这可是重磅炸弹，在中央和地方引起了轩然大波。天下人对杨行密更加刮目相看，杨行密自己也对自己刮目相看起来，似乎个头儿一下子长高了五寸。杨行密非常满意得意快意热情洋溢地给朱全忠写了封信，信中说："朱大帅啊，你扫荡时溥、击破朱瑄，可谓是声明浩荡，天下仰望，我原本也很佩服你。可是，庞师古、葛从周你这两员虎将实在不争气，来到我这里，才一个照面就全军覆灭，有辱大帅你的英名。我看，还是你亲自来一趟，咱俩在

淮河上一决雌雄。”杨行密这封信可是够损的，把朱全忠扎扎实实羞辱了一番。

朱全忠捏着杨行密的信，嘴角死死地憋着，怒气从鼻孔中急促地喷射，肥壮的胸腹剧烈地起伏。大谋士敬翔静静地站在朱全忠侧后方一语不发，他知道此时说什么都没用，说什么都不对，最好是什么都不说。就在接获战败消息的第一时间，敬翔立即给张夫人写了封信。因为敬翔知道，只有张夫人才是唯一能够阻挡盛怒朱全忠做出盲动决定的人。

那还能怎么办？忍着吧。

朱全忠只好忍了。

朱全忠这是第二次兵伐淮南，可又被弱小的杨行密打败。杨行密在江淮之间站稳了脚跟，成了称霸一方的大诸侯。

9．河朔三镇之魏博的终结

魏博原本是老牌军阀河朔三镇之一，素来军兵强悍，不可一世，可是自从罗宏信之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一直没落到被欺负的境地。

在东北幽燕一带刚刚崛起的刘仁恭焕发出了无穷的干劲儿，对周边地区发动了不知疲倦的战争，攻城略地，扩大规模，打算跨越式发展进入大诸侯行列。

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刘仁恭调集了幽州和沧州的兵力十万，发动了河朔战争。此时的刘仁恭是卢龙节度使中实力最强的时期，地盘扩大到了河北山东一带。刘仁恭吞并河朔三镇的想法由来已久，远交近攻，这是常识。刘仁恭首先盯上了魏博节度使罗绍威。

罗绍威何许人也？

罗绍威乃罗弘信之子。罗弘信因老病刚刚去世，临终传魏博节度使职位给儿子罗绍威。罗绍威这小伙子是个德智体美劳兼备的好苗子。此人精明干练，饱学博览，性情刚毅，好舞文弄墨、藏书会友。罗家储备了万卷诗书，到处悬挂着有名没名的字画。一有空闲罗绍威就诵读经书文学，握笔纵横写文章。兴致所致，或者寂寞的难受时，罗绍威常常在

府里大摆宴席，与五湖四海的所谓能人讲论天下之事，大有战国时期网罗天下名士的派头儿。

刘仁恭的邻居没有一个好惹的。北方是新兴的契丹，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剽悍善战，契丹八部最近正在走向统一，势头正猛。西边是河朔三镇老牌军阀成德军，王镕虽然瘦小，可是一把硬骨头，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别看我瘦，可是我很强大”。小伙子王镕的确是个连李克用都敢碰的主儿。南边是刚刚被朱全忠收编的天平一镇，宣武这个后台老板太强大了。西南方向的魏博一镇虽然也是河朔三镇老牌藩镇，但毕竟老军头罗弘信死了，内部群情不稳，相比较来说有些内虚。刘仁恭趁罗弘信刚刚死去之际，欺负罗绍威年轻，打算乘虚而入，大有趁火打劫的意思。

刘仁恭掌握了幽州的军政大权之后，日思夜想自己手握大纛旗的那个雄壮伟岸的风貌，梦中的霸王情结难以挥去。他认为幽州完全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开疆拓土，成为天下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藩镇。自己作为幽州之主完全有必要成为领袖群伦的一方霸主。一想到“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霸业紧迫性和刺激性，刘仁恭再也坐不住了，按耐不住扩张的躁动之心。

经过估算之后，刘仁恭决定向魏博下手。刘仁恭知道自己周围四邻都不是省油的灯，没有一个好惹的。他担心夜长梦多，打算速战速决。为了以闪电战拿下魏博地盘，刘仁恭采取了铁血的恐怖战术。每攻下一处州县必要屠城。可是事与愿违，刘仁恭的杀戮政策没有吓破魏博人的心胆，反倒激发了魏博的斗志。刘仁恭攻破贝州之后，遇到了魏博全境的顽强抵抗，魏博各城市坚壁清野据守，与幽州军打起了消耗战。

刘仁恭见魏博坚城不下，派出增援部队，加大了攻击力度。



刘仁恭倾全力围攻魏博镇府魏州，实施重点打击。魏州如果被攻破，其他城池自然不在话下。因此，魏州保卫战对于罗绍威来说无比重要。可是，罗绍威心里很清楚，自己不是刘仁恭的对手，尽管魏博曾与幽州、成德并称河朔三镇。但毕竟主帅年轻，没有经历过历练，号召与组织能力还不老辣。因此，罗绍威发出八百里加急书信，向盟友大叔朱

全忠求救。

自从罗弘信与朱全忠结盟之后，魏博对宣武起到了北面屏障的作用，有效地抵御了河东李克用的南向侵扰。可以说，在北向战略中，魏博与宣武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朱全忠很清楚魏博的重要意义，也看出了刘仁恭的勃勃野心。事不宜迟，朱全忠从西北前线邢州调来汴军头号大将葛从周带领猛将李思安、张存敬率领五万人马驰援罗绍威。

大家会问，葛从周怎么成了汴军头号大将？

庞师古在世的时候，葛从周排名第二。淮南一战，庞师古做了古，葛从周成为了汴军的领军人物。在陈蔡会战中我们表述过李思安，此人骁勇善战，是汴军中的一流勇士。由于淮南战役新败，朱全忠没有太多的人马可派。这次救援魏博的阵容也应该说是力所能及的豪华阵容了。

这次汴、燕、魏三方魏州会战也是一次较为经典的战役。李思安作为先锋官驻扎在内黄。李思安原本就有能征善战的名号，可是这次李思安没有猛冲猛打，而是采取了以计谋取胜的策略。反倒是诡计多端的刘仁恭，由于求战心切采取了长驱直入、集中火力猛攻的态势。

刘仁恭夸张地激励自己的大儿子刘守文说：“儿啊，虽然李思安是汴军勇士，但你是我大燕军中的第一猛将，比他勇猛十倍。李思安不是你的对手。相信你率领精锐部队一定能击败汴军，然后再擒拿罗绍威小儿。”

刘守文作为少帅，血气方刚，听了他老爷子的话，深受鼓舞，感到扬名立万的时候到了。五万幽州精锐部队在刘守文和其妹夫单可及率领下，杀气腾腾地奔汴军杀来。刘仁恭说刘守文是燕军第一勇士，那是鼓励他。其实，燕军中最厉害的角色是单可及。单可及曾经挫败过李克用，人送外号“单无敌”。幽州军容整齐，盔明甲亮，刀枪如林，浩浩荡荡，气势汹汹杀奔内黄而来。

李思安不敢大意，带领本部人马冲出内黄壁垒，前进到繁阳迎击刘守文。

梁军对垒，通名报姓之后，李思安与刘守文马打盘旋战在一处。刘守文只是听说过李思安的名头，没有与他交过手。刘守文不知道李思安

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刘守文不敢大意，使出浑身的武艺大战李思安。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高大威猛的李思安方寸有些乱，手中铁槊也有些挥舞不动了，看来毕竟刘守文年轻力壮，胜出一筹。李思安且战且退，刘守文步步紧逼。最后，李思安实在招架不住了，拨马就跑。汴军扔下锣鼓旗子跟着李思安跑。刘守文心中暗喜，嘴角撇了撇，嘲讽地从牙缝挤出一句话"匹夫不过如此"。然后，刘守文将大刀向空中一举，催马率队伍紧追李思安。

刘守文一口气追出十多里路，来到一条河边。这条河名叫清水。河水不深，两岸丛林茂密。眼看着李思安过河逃脱而去。刘守文不肯放弃战机，紧随其后，带人蹚水过河追击。

就在燕军散乱渡河，渡过大半的时候，突然河北岸丛林里杀出一支汴军。这支汴军是李思安早就预先埋伏于此的。领头将官名叫袁象先。袁象先是朱全忠的外甥。袁象先也不答话，指挥部下乱箭齐发。一排一排的箭雨砸向渡河的燕军。刘守文没想到背后射来这么多暗箭，队伍一下子就像被捅了的马蜂窝一样乱套了。逃命、哀嚎、号令混杂成一片。

就在刘守文转回头对付袁象先的时候，李思安莫名其妙地带人又杀回来了。重新回来的李思安好像换了一个人，真如天神金刚下凡，须发怒张，哇哇大叫着抡起铁槊横冲直撞，勇不可挡。李思安人快、马快、兵器快，铁槊所到之处，幽州军死伤一大片。

刘守文此时猛然大悟，才知道中计了，可是事已至此，腹背受敌，无路可走，只有硬拼了。刘守文与袁象先战在一处，单可及与李思安战在一处。兵对兵，将对将。一场血战在小河边不大的河滩空地上展开。

燕军剽悍善战，可是毕竟落了下风，形势很被动，军心动摇，战斗力大打折扣。经过一阵箭雨洗礼，燕军伤亡惨重，余部都纷纷争着逃命。单可及振奋精神与李思安厮杀得难解难分。这是两人第一次交手。要在平时，单可及与李思安真有一拼，都是一流高手，实力武艺旗鼓相当，未必谁就能赢得了对方。可是，今天出了意外，燕军中了汴军的埋伏。单可及无心恋战，一门心思想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残部撤退。如此一来，单可及的战斗力只能发挥出八成。相比之下，李思安焕发了十二

倍的劲头儿。两人打了两百多招之后，单可及一时注意力分散，就在刹那间，李思安铁槊夹带呼啸风声刺到了单可及面前。单可及来不及躲闪，用刀柄仓促格挡了一下。在单可及的格挡之下，李思安的铁槊一偏刺进了单可及的左肩胛骨，透过前胸后背的双层铠甲刺穿了单可及的躯体。李思安双膀一较力，大叫一声，将单可及从马背上挑了起来，在空中打了个转，甩了出去。还没等重伤的单可及从地上爬起来，几个汴军将校一拥而上，冲到将单可及近前，刀枪并举，将单可及乱刃分尸。单可及阵亡，燕军斗志全部丧失，立即大乱溃散逃命。在乱军之中，刘守文策马冲出战团，夺路而逃。

朱全忠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从不孤立地处理问题。在医头的时候，朱全忠时常想着还要从胳膊腿儿入手。体现在战役战术上，朱全忠擅长组合战术，闪电战、偷袭战、声东击西、虚张声势、暗渡陈仓等五花八门的战术，被朱全忠运用的得心应手、五彩斑斓。所以说每次大战出征之前，朱全忠都会向大将面授机宜，交待好排兵布阵的计策，经常可以收到神奇的效果。

救援魏博以葛从周为主帅，李思安以诱敌之计围歼刘守文，这一战之所以汴军能够成功，除了刘守文轻敌冒进之外，再就是以葛从周驻扎内黄的名义，虚张声势，故意吸引了幽州军主力。其实，葛从周并没有真正驻扎内黄，而是带着八百名精锐铁骑亲军趁夜色驰入魏州城。刘仁恭认为儿子刘守文阻挡了汴军主力的救援进程，加紧了对魏州孤城的攻打，希望利用时间差尽快将魏州攻破。如果魏州陷落，汴军则不攻自破，应该会知难而退。到时候，魏博全境将纳入刘仁恭囊中。

天刚蒙蒙亮，幽州军展开了对魏州馆陶门的猛烈攻击。幽州军“嗷嗷”叫嚣着，挥舞长枪短刀，黑压压一片向魏州城冲杀。葛从周心里很清楚刘仁恭志在必得的意图，今天魏州城下一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肯定是一场血战恶战殊死战。葛从周带领副将贺德伦和汴、魏三千人马冲出魏州城，直接迎着幽州军杀过去。葛从周冲出城门时扔下一句话：“将城门关上，与敌军决一死战。”

葛从周这三千人在刘仁恭几万人面前无异于蚂蚁斗大象。葛从周别

无选择，只有死战。葛从周也不摆阵势打招呼，挥舞盘龙金枪直接杀入幽州军阵地。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刘仁恭没想到葛从周突然现身魏州，他还以为葛从周在内黄呢。意外归意外，刘仁恭很快就猜透了汴军的计策。既来之，则安之。拼死打吧。

葛从周甚至擒贼先擒王的道理，特别是在自己这边兵力较少的时候。葛从周冲入战团，死死咬住刘仁恭不放。刘仁恭在武艺上不是葛从周的对手，且战且避。幽州部将轮番挡在刘仁恭身前保护主帅，对葛从周展开了车轮战。可是令幽州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葛从周的耐力竟然如此之好，葛从周带出来的部队竟然如此吃苦耐劳。幽州军累倒死掉一批，再围上来一批，再累倒，再退下，葛从周仍然像一头猛虎干劲儿十足。葛从周与贺德伦背靠背，形成一个龙卷风的漩涡，在庞大的幽州军团中扫荡。经过一个时辰的激战，葛从周擒获了幽州两员将领，踏平了八座营寨。刘仁恭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遇到了不怕疼不怕死不怕累不怕天不怕地的变形金刚火力神兽金甲战士。刘仁恭动摇了，幽州军心动摇了，节节败退，边打边撤，三三两两的人开始退出战斗，整队整营的人陆续退出战场，最后燕军溃败而去。兵败如山倒，城内的魏州军及时抓住战机，倾巢出动冲出城来，乘胜追击燕军。一口气追到临清的永济渠，将燕军赶入河中，淹死的不可胜数。从魏州到沧州五百里的路上，燕军死伤的军兵到处都是，血流一路。

魏州一战，刘仁恭损失惨重，十万精锐损失殆尽，得力大将单可及战死。刘仁恭的争霸战受到极大挫折。另外，此时北部的游牧民族，契丹逐步统一了八部部落，走向联合，初步建立较为原始的国家制度。日益强盛的契丹，开始向南侵扰，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刘仁恭的北部边防构成了威胁。从此之后，刘仁恭放弃了向西、向西南的扩张。专意经营幽州、沧州、青州一带。

朱全忠帮助罗绍威击退刘仁恭，所以罗绍威对朱全忠感激涕零，愈发认识到魏博与宣武结盟的重要性，越发觉得这位“远房叔叔”比亲爹还重要。罗绍威此后死心塌地地跟随了朱全忠，事实上魏博纳入了宣武的版图。而朱全忠以强势态度，顺理成章地巩固了对魏博藩镇的宗主领导

地位，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了黄河以北两百多里，到达了河东藩镇李克用的眼皮底下。

河东和宣武中间的隔离与缓冲地带消失，朱全忠与李克用短兵相接，泽州与潞州成了宣武与河东的主战场，双方在此展开了数年的拉锯战。晋军与汴军互有胜负，时而河东占领了泽潞，时而宣武占领了泽潞，战乱不断，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这可苦了老百姓，没有一天安生日子。

10．逐鹿中原

两座山不会遇到一起，两个人总有相逢的时候。朱全忠和李克用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以前，总是李克用要找朱全忠算账，朱全忠总躲着。这次，是朱全忠找上了李克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李克用没想到，这一战后从此威风不再。

李克用天天喊着要找朱全忠报仇。

李克用念念不忘朱全忠差点弄死他的旧仇。

十几年来李克用也目睹了朱全忠崛起的过程。

随着朱全忠的崛起，李克用找朱全忠报仇的劲头儿有所收敛。或者说，李克用意识到了此时的朱全忠已不是彼时的朱全忠。报仇的事情越来越不好办。

所以，李克用向朱全忠寻仇的事越来越像做样子、搞噱头。

到后来，李克用自己都不相信报仇的旗号到底能打多久。

其实，朱全忠也不愿与李克用为敌。

十年以前，朱全忠内心十分清楚，他和李克用之间力量悬殊。十年过去了，朱全忠感到与李克用对抗仍是力有未逮。

不到万不得已，朱全忠尽量避免与李克用决战。

刚刚被新崛起的杨行密狠狠修理一番，朱全忠极速膨胀的雄心野心好胜之心受到了不小的挫折，更不想与李克用发生正面争斗。

打不打，各有所怕。

两只老虎，龇牙咧嘴，张牙舞爪，可是肉搏战迟迟不发动。馋的天下好事者心痒痒、眼歪歪。

朱全忠想打杨行密，没有打成功。

朱全忠不想打李克用，偏偏七扯八扯地打了起来。没想到这一打改变了天下势力格局。特别是刘仁恭偷鸡不成蚀把米的魏州之战后，朱全忠顺道捡了便宜，占据魏博扩大了势力范围。朱全忠的势力直接推到了李克用的眼皮底下。不打也躲不开了。

公元899年冬天，河中所属的陕州都将朱简杀死主帅，宣布投降于朱全忠，并自改姓名为朱友谦，自降身段，列于朱全忠的子侄一辈。这使得朱全忠的势力范围向西推进了一大步，对泽潞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

朱全忠不仅在北部战场上节节胜利，开疆拓土日益壮大，而且在朝廷中的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逐步掌握了朝野政治联动的主动权。

朱全忠在中央政府的势力主要表现为其代理人权势地位的上升。崔胤就是朱全忠多年来培植的朝中政治代言人和操控权柄的代理人。

唐末的政治是朋党政治，初期是两大集团对立，俗称南衙与北司，指的是朝中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文官集团内部和宦官集团内部又划分为不同的派系，两大集团之间成年累月地争斗，此消彼长，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各自集团内部的派系之间同样是斗争不断，拉帮结伙，不断地分化、重组、裂变、灭亡、再生。大集团、小集团直斗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

到了末期，朋党政治的结构发生变异，地方军阀直接加入到朋党之中，并形成了朋党集团的主要构成力量。文官与宦官若想在朝中发号施令、甚至立足谋生，必须要依靠借助利用拉拢地方军阀，里应外合，上下勾结。有藩镇支持的文官或者宦官，在朝廷里发言才有人听，发完言才有可能在地方州府见效，见到效果才有可能被重视，也才有可能获得地位的巩固与升迁。从另一方面来说，地方藩镇也需要在朝廷中需找代理人，才能够掌握风波诡谲、瞬息万变的朝政情报。在军阀有所行动和

诉求时，也才会有人在朝廷里“配合”一下，显得合情合理、民意昭昭。

早年李克用与王子李戒丕、大宦官杨复恭之间的关系，就曾经极大地影响过朝政的走势。后来，朱全忠也发现了其中的诀窍，并加以大力利用。李克用家底殷实、政治人脉深厚，相比起来，朱全忠可以说是举目无亲，白手起家，靠山后台也不硬。与识文断字、舞文弄墨、讲经说法、门第传承的文官或宦官也搭不上关系。朱全忠常常叹息“没有关系，真不好办事啊！”

后来皇帝被困华州，崔胤失势遭排挤。这只政治落汤鸡，果然见识非凡，谋略高超。崔胤在流落失意的境况下，认识到“傍大款”的重要性。他决心要与军阀结成同盟，东山再起。认识到这一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崔胤选中了朱全忠。在诸侯林立、强手如云的藩镇格局中，崔胤感受到了朱全忠的利用价值，嗅到了朱全忠气场的成长性。

崔胤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一是朱全忠白手起家，靠着“自力更生”，逐步发展壮大，具有进一步走向强大的基本素质和强烈诉求。二是朱全忠位居河洛，占据洛阳、开封这两个历史上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政治名城。三是崔胤感到朱全忠也需要他。所以说，崔胤这个政治动物拥有高超的反省能力与敏感性，这也是崔胤在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政治漩涡中得以立足、东山再起、飞黄腾达的生存秘笈。朱全忠原来与张浚曾经短暂合作过，但是张浚实在不是块料，刚愎自用，志大才疏，招致兵败身死。朱全忠与张浚合作昙花一现。张浚死后，朱全忠在朝堂之上又断了路子。

朱全忠之所以与崔胤一拍即合，痛快地接受了崔胤的建议，主要还是朱全忠敏锐地评估出崔胤所提建议的含金量。这也是朱全忠的高明之处。崔胤建议朱全忠经营洛阳宫殿，作为邀请皇帝的筹码。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任何一个军阀都不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便利。如此一来，朱全忠和崔胤唱起了双簧，朱全忠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将崔胤送回朝廷政治中心，崔胤则在朝中为朱全忠摇旗呐喊。两人互为表里，成了左右唐末最后朝政运作的轴心，直到将衰微不堪的李唐王朝送向末路穷途。

回到中央朝廷的崔胤，焕发出了强烈的报复能量，展开了一连串的

争权夺利的行动。饱受挫折的崔胤，心理素质更加果决，对于权力的追逐更加疯狂，出手足够狠辣，每次下手都是必杀屠手，每次行动几乎都充满腥风血雨。

因政见不合，崔胤与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有矛盾。崔胤对王抟怀恨在心，可是崔胤在飞黄腾达之前，只得多年隐忍不发，但他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

公元900年，即昭宗光化三年春天，崔胤借助朱全忠的力量重新登上宰相宝座后，权势大增。崔胤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他将王抟排挤出宰相行列，先是降级为工部侍郎，没多久又贬斥为溪州刺史。就在王抟外放赴任的路上，崔胤迫使昭宗下令赐王抟自尽。

崔胤与士大夫一样，对宦官干政深恶痛绝，在这一点上，崔胤赢得了昭宗的支持。崔胤利用昭宗对宦官的痛恨情绪，迅速打击了大宦官枢密使宋道弼和景务修。先是将两人的大权剥夺，外放到地方藩镇监军，很快又将两个宦官流放发配。宋道弼和景务修离开京师，刚刚走到灞桥驿站就被赐死了。

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官爵比崔胤大，且两人早就不和，崔胤对崔严若厌恨已久。崔胤回到朝廷后，徐彦若意识到自己的好日子不多了，况且看到王抟的悲惨结局，干脆避开崔胤的锋芒，离开朝廷，远避他乡。这位徐彦若心眼实在不少，在崔胤动手之前，主动请辞，而且谋求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跑到薛王李知柔的地盘上去，到几千里地之外的广州去做清海节度使。徐彦若算是保全了性命，可以面朝大海，迎接春暖花开，过小日子去了。

崔胤玩弄政治权术的手段的确比张浚诡诈，赶尽杀绝的狠劲儿也比一般人大得多。弄死一个首辅宰相和两个当国宦官，赶走一个一品宰相，朝中南北两司的权柄都落在崔胤手中。崔胤集大权于一身，实际已经超越了皇帝的权力，可谓权倾朝野，说一不二，吐口吐沫都可能淹死一群人。

朱全忠的日益做大，对河东构成了强大的威压，这令李克用很烦很紧张。李克用抓紧发动军民备战，挖沟筑城，大修工事，俨然一副如临

大敌的气象。这时候，河东军押牙刘延业出面阻止李克用的备战行为。

刘延业的理由是，如果河东全境上下一片紧张空气，反倒是助长了他人威风，有损于李克用声震华夏的威名。刘延业的话纯粹是一种外交政治的策略，并没有实际意义。在朱全忠强势逼迫的形势下，河东放弃备战，而流连于虚张声势，更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但是，刘延业的话符合李克用的心理。李克用向来是自负不凡、傲视天下，优势心理不能割舍。所以，李克用采纳了刘延业的建议，放缓了备战，放松了警惕。

在泽潞一带，晋汴双方都投入了重兵，一时呈胶着状态。朱全忠为了打开新局面，将战略部署进行了调整。固守泽潞的同时，朱全忠挥师北上，谋求外围突破，形成对河东的半包围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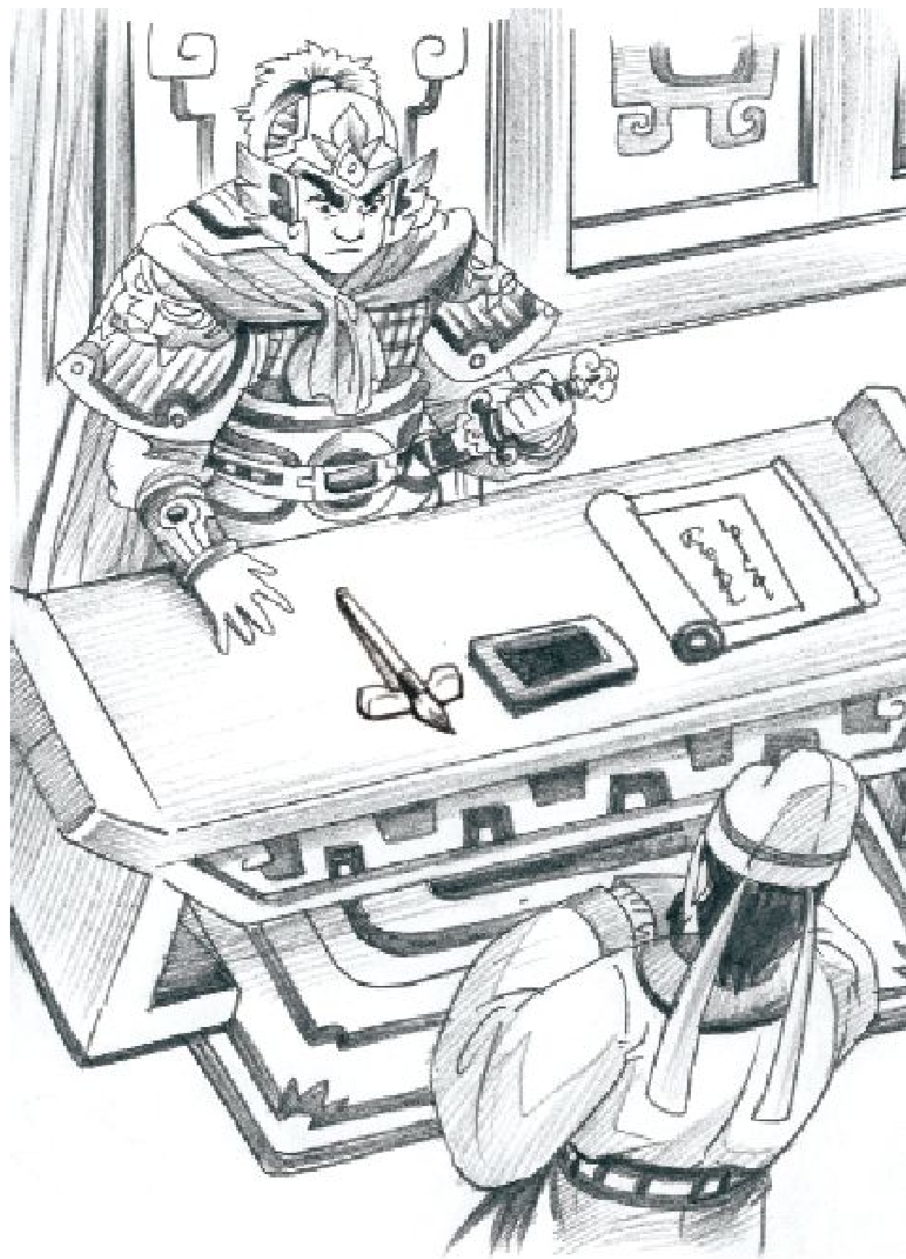
时年四月，盛夏来临之际，朱全忠调派头号大将葛从周率领兖州、郓城、滑州、魏州四镇兵马十万讨伐刘仁恭。五月，汴军攻下德州，斩首德州刺史傅公和。继而，进军包围了沧州。镇守沧州的是刘仁恭的儿子刘守文。两年前，刘仁恭父子被葛从周打败，到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一听到葛从周的名字，刘守文就紧张。

这时候，刘仁恭又展示了他灵活的外交谋略。刘仁恭一面调兵遣将驰援沧州，一面向河东李克用低声下气地求援，并送上厚礼，请求李克用出兵支援幽州。李克用是不会直接派兵救援沧州的，即便打退了汴军，沧州依然是刘仁恭的，李克用捞不到什么好处。况且李克用与刘仁恭有大仇在前。李克用借着这个机会，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利用朱全忠将主力调往东北部战场的空档，河东派出大将周德威率领五千铁骑偷袭邢、洺二州。

先说刘仁恭亲自率领五万人马驰援沧州。葛从周得到消息说刘仁恭已经火速向沧州赶来。葛从周决定围点打援，留下张存敬和氏叔琮继续围住沧州不放，自己率领一万精骑兵向北迎击刘仁恭。

刘仁恭正在赶路，走到老鸦堤附近时，突然一声炮响，前面冲出来一支汴军队伍，大纛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葛”字。刘仁恭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葛从周竟然这么快就杀到了自己面前。汴军与燕军遭遇，双方

也不答话，拉开阵势混战在一起。这一仗从早上打到下午。葛从周盛名威震黄河以北，具有强大的品牌威慑力。原本燕军经过长途奔波，在气势上就处于下风，被汴军精锐一顿冲杀，逐渐扛不住了，败下阵来。刘仁恭丢下三万死尸，败退瓦桥。



周德威攻打邢、洺二州没有进展。七月，李克用又换上了蕃汉马步

都指挥使李嗣昭率领五万人继续攻打邢洺二州。在李嗣昭的强大攻势之下，汴军接连失利，丢掉了洺州。

朱全忠只好将葛从周从沧州前线调回来抗击李嗣昭。

九月，葛从周从邺县渡过漳河，于黄龙镇安营下寨。朱全忠亲自率领三万人马渡过洺水安营下寨，为葛从周的声援。李嗣昭感到孤城难守，决定放弃洺州城回晋阳。可是李嗣昭在回师途中，中了葛从周的埋伏。晋军在青山口被汴军大败。

朱全忠击退李嗣昭之后，仍然推行既定的外围战略。这次，朱全忠将目标指向了成德节度使王镕。干瘦的王镕在即位之初，曾经飞扬跋扈谁也不服，甚至主动挑衅过李克用，俨然有小霸王之风采。在幽州逐渐衰弱后，西北的赫连铎部落也被李克用消灭殆尽。王镕孤掌难鸣、孤立无援，气焰收敛了许多。在李克用的软硬兼施之下，不得不向河东低下了干瘦枯干的小脑袋。原本，成德与宣武一个天南一个地北，两家井水不犯河水。现在，朱全忠攻城略地争霸天下，将势力范围推到了成德边境，征服成德自然摆上了日程。

朱全忠发难说王镕与李克用穿一条裤子，要兴师问罪。朱全忠亲帅大军一举打过滹沱河，兵临成德治府镇州城下。看着城外耀武扬威的汴军人马，趴在城头上的王镕感到了恐惧，急忙派出判官周式出城议和。

朱全忠千里迢迢劳师袭远，大费了一番周折，还没有收到任何好处，哪里肯轻易罢兵？见到周式后，朱全忠首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朱全忠坐在帅案后面，一手握住佩剑，一手摁在桌面上，浓密的眉毛底下，一双咄咄逼人的眼睛紧盯住周式的脸。鸦雀无声地过了十几秒钟之后，朱全忠突然一拍桌子，暴怒地呵斥道：“我三番五次地写信规劝王镕，可是他不听，现在大军压境，你们却要做城下之盟，不觉得晚了吗？”

周式十分清楚当下的形势，只要朱全忠下令攻城，镇州可能坚持不了十天就会陷落。双方力量悬殊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周式转念一想，自己既然来了，就要争取最大的利益和最小的损失。虽然周式感觉心里没有底，但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努力保持镇定。周

式以相对比较平缓的语调说道："成德离河东太近，天天受李克用的欺负，周围各藩镇只顾自保，无人伸出援手。所以，我家主公与河东修好，也是无奈，实在是为了保全百姓的考虑。朱大帅您现在讨伐河东，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莫说我成德，天下各藩镇谁敢不支持？朱大帅您效仿齐桓公和晋文公，应当崇尚礼仪以成霸业。如果一味穷兵黩武，推行强权政策，我镇州虽然弱小，可是城池也足够坚固，粮草储备也足够丰足，况且我家主公世代沿袭，有恩于本地人民，受到无比的拥护和支持。即使您有十万大军，也未必能够轻易征服成德。"

凡是充当说客的必然身怀绝技，逻辑清楚，思维敏捷，心理素质好，且会临机应变，相当于现在社会的公关先生和外交家，在各种利益主体之间都能吃得开。这位周式来之前一定是做了一番精心准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番话说出来，头头是道，绵里藏针。先说与河东结盟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再说朱全忠你既然能耐，那你去找李克用啊，不要拿小藩镇开刀；三是说成德上下齐心，不会轻易屈从了朱全忠。朱全忠何等狡猾，听周式这么一说，心里深为赞同。

朱全忠仰天哈哈大笑，站起身来，转过帅案，来到周式近前，拉起周式的手，说道："老周啊，别介意，我和你开玩笑呢。"周式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心里说"开玩笑？谁敢开这种玩笑，玩不好，命就丢了，到哪儿笑去？"

最后朱全忠和王镕两家缔结合约，条件是王镕派出儿子和大将子弟到汴军营中做人质，送上钱财布匹折价二十万两银子作为汴军的军费补偿。朱全忠将女儿嫁给王镕的儿子，两家联姻。朱全忠退兵。汴、镇联盟形成。

朱全忠虽然兵退。

王镕仍然不踏实。

因为，人是长腿儿的。今天退走的兵，明天还会再来。

不能让朱全忠闲着，否则，朱全忠还会盯上成德。

这时候，王镕的判官张泽出主意说："河东太强大，对我们仍然是头号威胁。即使我们与朱全忠结盟，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指望不上宣

武。不如说服朱全忠将幽州、沧州、易定等地征服，这样大家都成了盟友，联合起来对付河东会好得多。”对这种混蛋主意，王镕居然信以为真。岂不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卧榻之侧怎可养虎？朱全忠如果将河北全部搞定，镇州岂能独存？

不过，朱全忠是实实在在地乐意接受张泽的意见。只要王镕不捣蛋，保持中立或者支持朱全忠，朱全忠是有信心平定幽州和义武的。

朱全忠派出张存敬会同魏博军合击刘仁恭。张存敬势如破竹，先后攻下了瀛洲、景州、莫州等二十多座城池。然后又向西攻打义武藩镇治府易定。

易定的主帅是王处存的儿子王郜。这小子实在不争气，和他爹比起来差了十万八千里。

王郜与汴军一个照面下来，就吓破了胆子，弃城逃往晋阳。易定军中推举王处存的弟弟王处直代理藩镇节度使。王处直更是烂泥不上墙。就任易定主帅之后，王处直即刻向朱全忠写信悔过，并送上十万大钱慰劳汴军，俯首称臣。

易定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这可急坏了幽州刘仁恭。刘仁恭眼看着周围的军阀一个接一个地被朱全忠收拾，他心里很清楚，接下来被收拾的就是他。刘仁恭不能坐视不管。就在王郜弃城的时候，刘仁恭派二儿子刘守光救援易定。没想到，刘守光在半路上被张存敬伏击，损失六万人。自此，幽州的家底儿几乎全部报销。

朱全忠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并用，征服了河北各藩镇，从北东、南三方形成了对河东的半包围的态势。

在宣武与河东的争霸竞赛中，朱全忠逐渐占据了上风。

朱全忠看着地图，陷入了沉思。

三、变局惊梦

1．窝和局

长安繁华在梦里，山河锦绣是昨天。皇帝不仅失去了号令权，还失去了发言权，也面临着自由权的丧失。已占据半边天的朱全忠开始谋划一个局，局中局。惊心动魄的局变时刻即将来临。

昭宗皇帝虽然从华州回到了长安，虽然天下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似乎众星捧月一般荣归皇宫。可是，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昭宗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九五至尊的皇帝如同一个菜团子一般，被这些地方和中央大员蹂躏一番，又放回了蒸笼。这皇帝的宝座一点儿都不舒服，简直就是火炉口上的针毡，外面还加了厚厚的蒸盖。昭宗皇帝就是被绑住钳爪的螃蟹，在里面痛苦地挣扎煎熬。

皇帝做到这个份儿上，也真够可怜的。

不过还是前赴后继地有人想当皇帝。

没办法。

有意思。

朱全忠对河东形成半包围态势。朱全忠积极备战，准备要大举与李克用开打，争霸天下的战争一触即发。就在朱全忠发兵征讨李克用的前夕，偏偏这个时候出了岔子。

一件朱全忠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时代出人意外的事情天天发生，出乎朱全忠意料的事情也几乎月月发生，但这件事许多年才可能发生一次，而且其强度足以震惊朱全忠，震惊天下。

这个岔子干扰了朱全忠的战略布属，使他不得不放弃攻灭李克用的计划。

这个岔子却令朱全忠在政治上大捞了一把。

到底是什么样的插曲，干扰了朱全忠的战略棋局？

这件插曲为何如此有份量？

很难估量朱全忠这次军事上行动的夭折与政治上的收益哪个更大。政治上的收益极大地缩短了朱全忠问鼎之路。但河东幸免于此劫，获得喘息空间，二十二年后，李克用的儿子灭了朱全忠的儿子，终结了后梁，建立后唐。

这个岔子缘起于几个太监，昭宗身边的太监，皇帝原本倚重的太监，不过并不是权倾朝野的大太监。晚唐有的太监在皇帝身边，有的太监外放军中做官。这几个太监是禁军中的小头目，算是皇帝身边的人。也就是经常比皇帝还着急的那一撮儿人。

就是这些小太监干出了大事。

皇帝身边的太监将皇帝废了！

这可是震惊天下，大出朱全忠意料的事情。

太监废皇帝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可是废立之事会那么容易吗？

废立皇帝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一笔风险极大的买卖。

说这事是买卖，是因为这个过程中总是充斥着巨大的交易。

废立之事是否容易，要看发生在什么环境下。

昭宗即位之初曾雄心壮志，可真正干上这皇帝的角色之后，越来越觉得这位子不好坐。在波折磨难中，年轻的皇帝逐渐衰老，锐气也逐渐消失，无奈放浪的情绪天天笼罩身心。屡遭惊吓的皇帝经常是喜怒不定，脾气越加古怪，情绪很不稳定，动不动就拿身边的人撒气。撒完气，皇帝获得了一时痛快，宫女太监侍卫等人可就痛苦了，不仅是痛苦，而且性命朝夕不保，简直是度日如年。特别是在宋道弼和景务修两个大宦官被皇帝弄死之后，宦官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伺候人的人本来就谨小慎微，又处于这种福祸难测的环境下，精神日夜高度紧张，几乎近于崩溃。

于是，太监急了。



这次皇帝即便真不急，太监也要急了。

昭宗光化四年（公元901年）十一月，风雪连日，天寒地冻，灰蒙蒙的空气灰蒙蒙的天，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山。

昭宗李晔感到心情郁闷，心魂深处似有百爪儿抓挠，在寝宫不停地来回踱步，一会儿拿起本书翻翻，一会儿站到殿门口发呆，一会儿拨弄

拨弄琴弦。大臣们现在也不遵守上班制度，劳动纪律几乎废弛。对于有利可图又好办的事情大臣们都抢着自己去办，只有遇到棘手烦恼事的时候，这些臣僚才会想起皇帝，将一个个烫手的山药往皇帝怀里一塞，哼着小曲扬长而去。可以说，平日里皇帝连个贴己聊天的人都没有。

昭宗实在憋不住了，大声喊道：“来人！”马上从不知哪个角落里跑出来一个小太监，垂首来到皇帝跟前待命。昭宗命令道：“朕要打猎，叫人准备一下。”小太监答应一声，一溜烟儿地跑去准备。

皇帝打猎可不是小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复杂的事情，不仅准备工作多种多样，而且还应通知有关大臣，做好办公及应急方案。昭宗已是急不可耐，顾不了许多，扯着嗓子嚷嚷催促。

宫女太监们手忙脚乱地来给皇帝更衣，帮他换下轻衣便装，穿上窄袄，外面套上鱼鳞软甲，佩戴好金背弓雕翎箭。此时，寝宫殿门前，有人已经将皇帝的坐骑牵来。此马通体枣红，毛发油亮，摇头摆尾地踢踏着四蹄，在皑皑白雪中好似跳跃的火焰。昭宗不等侍从将甲仗器械准备齐备，就冲出殿门，飞身上马，抖丝缰催马向御林苑驰去。侍从们拖着旗子，扛着刀矛，拎着网索，边在后面追边戴帽子系衣带，一群人呼呼啦啦地消失在茫茫飞雪中。

昭宗纵马在密林中穿行，侍从们则叫嚣着制造气氛，以便将野兽飞禽惊出巢穴，赶往皇帝附近，一时间御林苑中像开了锅，到处是积雪飞扬、马嘶狗叫。昭宗弓马技艺还算不错，半天下来亲手射获稚鸡两个，野兔三只，麋鹿一头。

狩猎结束，昭宗命人摆上酒宴，与一干侍从在御林苑中饮酒作乐。皇帝喝酒现在也不讲究了，很难找到职级相称的文武大臣或者亲戚朋友陪酒，只得与身边侍从没大没小地喝酒。

昭宗酒喝得很多，也很快，但是昭宗并没有因一天的狩猎而高兴，反倒是酒入愁肠勾起伤感，想起了国事日衰，想起了身不由己，想起了基业败落。皇帝李晔一杯一杯地喝酒，一声一声地叹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酒杯和眼前晃动模糊的人脸，一股剧烈的孤独与恐惧从心底升起。李晔索性丢掉酒杯，捧起酒壶仰头灌入口中，然后一头倒伏在桌案上昏

昏睡去。皇帝闷闷不乐地喝酒，身边的侍从谁也不敢劝，只有默默地看着，直到皇帝烂醉如泥。侍从们见皇帝醉了，赶紧备来车马拉着昭宗回宫。

午夜时分，三个太监搀驾着昭宗进入宫门。值班太监和宫女被吓坏了，乱做一团，纷纷围过来帮助搀扶、更衣、准备醒酒饮料。

昭宗醉眼朦胧，恍惚中看到人影晃动，耳畔噪杂，感到头疼欲裂，眼前似乎一群嗷嗷的猛兽围着自己要扑上来。昭宗立即感到全身肌肉高度紧张起来，他在恍惚中将眼前的人当成了妖魔鬼怪。昭宗奋力拔出腰间佩剑朝这些侍从们胡乱砍去。皇帝砍人，哪个敢反抗？顿时血光崩现，惨叫声一片，两个太监三个宫女无力地倒下，死在血泊中。昭宗发泄完之后，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地倒在床榻上睡去。寝宫一下子陷入死寂。

第二天，雪停。

血开始流。

太阳已上三竿，宫门仍在紧闭。

来上朝的官员发现皇帝既不出来，宫门也不打开。急的这些大员们在门外交头接耳打转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左神策军中尉太监刘季述发现情况不对头，立即赶往宰相府报信。见到宰相崔胤后，刘季述着急地说：“崔大人，不好了，到现在宫门还没有打开，是不是宫里出事了？”

“再等等，或许一会儿就开门了。”崔胤也显得有些慌张，转念一想皇帝也时常喝酒沉睡懒床，说不定还没睡醒。崔胤稳了稳心神，劝慰刘季述再等一等。崔胤原本与宦官势不两立，经常劝皇帝削夺宦官的军权，因此崔胤总时时处处阻抑刘季述等人。在大宦官宋道弼与景务修被赐死后，刘季述这些人更加惴惴不安，为保全性命与利益已经在密谋夺权乃至废掉昭宗。

刘季述凭直觉感到机会来了，根本听不进崔胤的话，反驳道：“我们做内大臣的，有权力自由处分紧急情况，我要进宫看个究竟。”也不等崔胤答话，刘季述与右神策军中尉王仲先率人撞破宫门进入内宫，找到

值班太监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皇帝又在发疯胡闹，且滥杀了很多太监宫人。刘季述感到脖子上凉飕飕的，似乎昨夜砍向小太监的刀剑也架在了他的颈项之上。

刘季述迅速转身出宫，来到议事大殿。这时候崔胤等一班大臣都站在殿内等候消息。刘季述面向朝臣大声说：“皇帝无道，废政忘国，酒猎无度，喜怒无常，滥杀无辜，这样的昏君如何能够治理国家？为了大唐江山社稷，我们应该废掉这个昏庸皇帝，请太子殿下监国扶正。”

群臣听到这段爆炸性的话，立即唔呀呀乱做一团。不到片刻，嘈杂声却消失了。因为刘季述已命人取来早已写好的奏疏。奏疏内容要求昭宗退位，让国给太子，并且早已为百官留出了签名落款的地方。刘季述让人捧着奏疏挨个找大臣们签字。第一个需要签字的就是宰相崔胤。崔胤沉着脸，不愿意签字，但是看到环列四周的刘季述亲军及寒芒森森的刀锋，崔胤带头儿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既然崔胤带头签名了，其他人也不敢做声，乖乖地依次将名字签上。

刘季述拿着百官的联名奏状，带领千名禁军再次冲入内宫，将皇帝寝宫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候昭宗仍然醉卧未起，军兵们大呼小叫地要求昭宗退位。被殿外人声鼎沸的呼叫声惊醒后，皇帝侧耳细听，脚步嘈杂，已经有人冲上楼来，门口侍卫在哀号中一一被杀。昭宗吓坏了，面如土色，全身发抖，手没扶稳“扑嗵”一声跌落床下。

这时候，殿门被撞开，刘季述与王仲先跨步闯入寝室，抓起昭宗的胳膊，将其提起放在床上。昭宗胸前衣服上仍然满带酒污，散发着熏人的气味。刘季述对皇帝宣布：“既然陛下厌倦了九五重任，现在朝中大臣们一致要求太子继位，您以后就做太上皇吧！”不管昭宗听没听明白，刘季述命人将皇帝皇后嫔妃关进了“小黑屋”，并将门窗封死。

三两个太监领着一干御林军就这么干脆利索地挟持了文武百官，架空了老皇帝，逼着小皇帝上了台。可见朝堂之上也不比地方安宁。地方军阀你来我往连年混战，朝廷大臣们也是如戏子一样变换着各种脸谱，你方唱罢我登场。

老谋深算的崔胤没有直接对抗刘季述等人。历经宦海沉浮与生死转

折，他已经熟悉了生命与时间、机会的配比法则。崔胤对刘季述等人表面上曲与逶迤，暗中急忙派人向朱全忠送信，邀请朱全忠进京勤王，恢复昭宗的地位与身份。崔胤这些年与朱全忠互为表里，一个在朝一个在镇，遥相呼应，彼此支援。因此，崔胤才能够在朝中呼风唤雨，朱全忠也才得以通过崔胤实现各种政治要求，借助朝廷的旨意将征战来的成果巩固下来，将扩大的底盘合法化，使跟随自己卖命的部署升官发财。

朱全忠此时正在河北定州行营。接到崔胤密信之后，朱全忠心里大惊，坐在帅案后发愣，一手拿着信札，另一手中指不住地叩敲桌面。这时候。刘季述也派人来向朱全忠密送诚款，邀请朱全忠支持他。作为回报，刘季述答应将皇家江山慢慢转移到朱全忠手里。

朱全忠原来的战略部署是先底定河北，再出兵河中，分东南西三面夹击李克用。如果打败李克用，则关东中原地带皆收入囊中，届时自己将成为天下实际的主宰。至于那个躯壳一样的皇帝，暂且让他在长安城中享几天福，现在还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去惹他，毕竟诸侯都还在拿皇帝说事儿。所以朱全忠接到崔胤与刘季述的信，犯起了犹豫。朱全忠知道那个长安城内的皇帝迟早是自己案板上的肉，对崔胤和刘季述赤裸裸地表白，他并不感到意外。现在战局发展顺利，朱全忠认为自己应该一鼓作气消灭李克用，只有实力才能决定一切。另外，朝中局势混乱不清，不能盲目表态，以免陷于被动。

朱全忠一时拿不定主意，索性召集众将商议。有的将佐说："这是朝廷的大事，关乎皇帝废立，不是我们外藩臣子所应该讨论的，超越了我们的职权。"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低头不语，朱全忠感到奇怪，问李振什么意见。李振整了整衣冠，严肃地说："现在皇室遭遇大难，这是成就霸业的良机啊。当今大王好比唐朝的齐桓公与晋文公，天下的安危全在于您，您身负众望。刘季述不过是一个阉人宦官，居然胆大包天囚禁天子，触犯天威，人神共愤。大王您如果不能讨伐这个逆贼，还怎么能够对各镇诸侯发号施令？"

朱全忠紧锁双眉，眼睛盯着李振。

李振继续说道："况且小皇帝一旦继承大统，那天下至高权柄将都

操纵在宦官手里，这无疑是您将大权拱手白白送于别人啊！”

朱全忠闻言，倒吸口凉气，用手一拍额头，恍然大悟的样子，沉声说道：“嗯，李振所言极是，就这么办。来人!把刘季述派来的人先关起来。李振你秘密潜入京师打听一下情况。”朱全忠布置完毕这些事，站起身走出大帐，到外面信步走走，边走又陷入了沉思。朱全忠还是不愿在进攻李克用与进京勤王之间取舍，他想两者兼得。

在这场宫廷政变中，被拉拢的藩镇可不只朱全忠一个。身兼凤翔、彰义两镇节度使的李茂贞、河阳节度使张全义、同华节度使韩建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并有大臣邀请他们赶赴京师勤王。这里面，最积极的要数李茂贞。李茂贞在这件事上丝毫不糊涂，他很清楚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也很清楚勤王如果成功将是一本万利，要比打几年仗划算的多。所以李茂贞的动作比朱全忠迅速。

行动往往也意味着破绽，所以高手不轻易出招。

朱全忠无疑是高手。

朱全忠还在等，等待别人出招。

崔胤也是高手。

崔胤没有坐等，崔胤在积极寻求自救之策。

太子李裕被刘季述、王仲先等人胁迫继位之后，终日无所事事。这个新皇帝又是一个糊里糊涂走上岗位的，根本没有任何行权履职的意识和动力。此时各藩镇都在观望，谁也不肯先表态发言，因此没有表奏文牒入朝。所以上班时间，小皇帝和文武群臣都没什么事情坐，无非是瞎扯淡，因为谁也不敢轻易说政治敏感话题。

刘季述将昭宗平日里亲近的玩球的、奏乐的、算卦的、侍从、和尚、道士杀戮殆尽，每天一车一车地往城外运尸体。王仲先性情严苛，深知神策军积弊甚多，执政之后开始严查彻办舞弊贪污者。要说起来，王仲先做得是对的，属于正面人物的做派，但他的方法实在不高明。如此一来，军兵人人自危，情势惱惱不稳，开始有人对王仲先表示不满。崔胤以一个官场老手的敏锐眼光很快就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于是安排心腹之人暗地里与这些军卒联络。

转眼到了第二年即天复元年正月。一天上朝时，崔胤命归附自己的神策军小校孙德昭等人提前埋伏在宫门之后，待王仲先来到时，众人突然冲出，毫不答话将王仲先擒斩，王仲先连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就稀里糊涂地丧命。一个血腥官场中的政治小动物命丧黄泉。

孙德昭等人迅速赶往“小黑屋”，将昭宗皇帝与何皇后等人释放。剩下的事就好办了，报复与杀人。

毫无防备的刘季述、王彦范等人被崔胤指使人擒拿，不等审问直接杀掉。然后是又一次血流成河，诛戮一番，又是一车一车地往外拉尸体。

昭宗复位，崔胤居首功，自然是加官进爵深受皇帝倚重。崔胤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他想借此机会，一举夺得兵权。但是昭宗经此一乱也学聪明了，支支吾吾地不肯将禁军兵权授予崔胤。崔胤就从李茂贞那里调来三千人，名义上是协助保卫皇上，维持秩序，实则是供自己掌握使用，必要时威迫京城上下。李茂贞原本想进京勤王，还没等腿脚出门，就听说崔胤将事情搞定了。这倒是弄得李茂贞进退维谷了。正在李茂贞犹豫之际，崔胤说向他借兵，以维持京城秩序。崔胤的这个请求正中李茂贞下怀，为李茂贞名正言顺地往京城里派兵提供了机会。

朱全忠听说崔胤擒斩了刘季述等人，马上将刘季述先前派来的两名信使在闹市杀掉，以表明心迹，同时将刘季述的心腹程岩关进囚车木笼送往京师，请皇帝发落。

不仅朱全忠没有赶上匡复之功，连动手较早的李茂贞赶到京城时也迟到了，如此奇功竟然皆崔胤一人之力。李茂贞碰了一鼻子灰，来到京城没捞到什么好处，心里像吃了个苍蝇，只能对崔胤大呼小叫，阻挡他进一步独揽大权。昭宗担心李茂贞在京城闹出事端，赶紧给他加官至尚书令、岐王。尚书令是李世民龙御之前的官职，此后不再授人，也无人敢领受，即便居功至伟的郭子仪也没敢接受。现在李茂贞当此爵位，虽然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荣誉，但仍愤愤不平，由于失去口实，发作不出来，只好悻悻地辞京归镇。临走，李茂贞对留下的凤翔三千兵马交待了一项秘密任务。

等别人把招数亮完之后，朱全忠出手了。

朱全忠出的是翻云覆雨手，是千面千手。

朱全忠大举发兵赴河中。

朱全忠看出了朝廷及京师的虚实，几个宦官和朝臣轻轻松松地就玩了两次政变，把九五之尊的皇帝反反复复地烙了烧饼，看来这貌似风险很大的事情并不太难做。这个岔子的出现，使朱全忠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他要“一石三鸟”，一举三得：取河中，进逼李克用；下凤翔，摧毁李茂贞；迁都城，挟天子令诸侯。

朱全忠没有和盘托出自己的全部底牌，发兵河中的目的似乎仍专意于取河中。

此时，王重荣已死多年，河中节度使是王重荣的儿子、李克用的女婿王珂。汴军以大将张存敬为先锋，首先攻取晋州与绛州，并切断河东救援河中的交通要道。绛州向来是易守难攻，地势险要。两万汴军牢牢把控，阻挡了强大的河东军。李克用只有隔空叹息，无法突破汴军的阻隔。临危之际，河中王珂又向李茂贞求援。李茂贞根本不屑一顾，他没有看透朱全忠此次西来的真正目的，认为战火与己无关。河中孤立无援，只有挨打的份儿。

张存敬率主力长驱直入，包围了晋州。王珂几次想弃城逃亡都没有成功，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向汴军投降。朱全忠没有对王珂的投降举行受降仪式，而是以家人兄弟之礼相称，朱全忠挽着王珂的手，两人并辔入城。朱全忠说：“当年令尊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深受令尊教诲与赞助，才得以有今日，我们兄弟怎么会刀兵相见呢？”

“鬼才信你的话，你大老远跑来只是为了和我握手吗？”王珂心里想，但嘴上还是要客客气气：“三哥宅心仁厚，我河中黎庶得以保全，感激不尽。三哥此次来陕，不知是否有意于迎驾？”

“我发兵完全是由于李克用贼人，屡屡骚扰我河北边境，我实在忍无可忍，决定假道于贤弟，决意伐灭之。至于朝廷之事，非我等藩镇臣子所应该议论的。”朱全忠神色凝重地说。

攻占河中后，朱全忠到王重荣墓前恸哭祭奠一番。见朱全忠如此重

感情，河中人心稍安。朱全忠将王珂一家老小先安置到开封，后来又假意将其招往长安，半路上朱全忠派人将王珂全家暗杀。这或许是朱全忠第一次偷偷摸摸地杀人，但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种故意暗杀行为暴露了朱全忠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疾病，同时也暴露了朱全忠的政治短板，他想不出更高明的政治策略巩固已获得的胜利成果。只有一杀了之。果真了的了吗？我们下文会看到杀人的后遗症。

河中遭受汴军攻击时，曾有人劝说李茂贞出兵袭击朱全忠，否则，朱全忠吞并河中后，李茂贞的地盘及京畿将暴露在朱全忠刀枪之下，危在旦夕。可是李茂贞不想直接和朱全忠发生冲突，一心只想把天子劫持到自己那里，占据政治主动后，再号令诸侯。况且李茂贞还盘算着促使朱全忠与李克用两虎相争，待他们两败俱伤之后，再收取渔人之利。所以，李茂贞错失了一次攻击朱全忠的良机。

河北河中尽归朱全忠，如此一来李克用裸露在了朱全忠的三面夹击之下。

天复元年三月，朱全忠派出六路人马会战李克用。氏叔琮统帅五万兵马，从太行山进入河东境；魏博都将张文恭从磁州新口发兵；葛从周率领兖、郓兵马会同成德兵从土门发兵攻打河东；洺州刺史张归厚兵发马岭，张归霸张归厚兄弟都是朱全忠的儿女亲家，关系十分亲密；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兵发飞狐岭；驻扎在晋州的汴将侯言帅慈、隰、晋、绛兵马从阴地关发兵。六路兵马势如破竹，如六把尖刀从不同方向插入河东腹地。氏叔琮最先到达晋阳城下。汴军将晋阳团团包围，夜以继日地轮番攻打，烽火相应，绵延数百里。氏叔琮是个攻城高手，面对李克用的老巢，他并不怯阵也不手软，直打得李克用昏天黑地夜夜失眠。

当年雄姿勃发、不可一世、君临天下、驰骋黄河两岸的李克用大为窘迫，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据晋阳孤城苦撑以自守。好在老天爷帮忙，今年的春雨比油便宜，淅淅啦啦没完没了地下，日子长，战线长，汴军资粮接济不上。另外，汴军营中又开始传染痢疾，几千人上万人拉肚子。无奈之下，朱全忠命令各路人马撤回。

从此之后，李克用元气大伤，偏居一隅不敢再和朱全忠争较高下。

朱全忠通过政治手腕，威逼恫吓，攫取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于一身。

没多久，氏叔琮再度领兵包围晋阳，逼迫得李克用寝食不安，举棋不定。

在汴军侵扰之下，李克用曾一度想放弃晋阳北入胡地。刘夫人说：“大王，北地乃游牧民住的地方，物资供应、蓄兵备战都不方便，怎么可以作为霸业的基地，你别听信那些鼠目寸光的人瞎说。我们在河东已经历经几十年，根基深厚，不可轻易放弃。一旦放弃老家，将会导致人心涣散，覆水难收啊。”小儿子李存勖也极力劝说李克用留下来继续战斗。经刘夫人一提醒，李克用恍然大悟，这才坚定了坚守晋阳的决心。十一岁已担负进京面圣送信重任的李存勖，现在长成了英发干练的青年王子。他对晋阳固守的态度，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李克用，更重要的是，李存勖后来成了河东的接班人，坚守晋阳绝地大反攻变成了与朱梁长期争斗的根本立场，直到二十年后李存勖取朱梁而代之。

朱全忠搞定了李克用，所有的后顾之忧都已解除，终于腾出手来专心对付皇帝。

2．夺帝

人人都号称要保卫皇帝，可皇帝看着谁都像黄鼠狼。李茂贞护驾失败，朱全忠护驾成功。皇帝十分无奈，已经无力自保。

谁把皇帝抢到手，谁就是天下第一。

对付皇帝首先需要对付李茂贞。

因为李茂贞与朱全忠的想法是一样的，都要挟持天子到自己地盘上去。

这时候朱全忠打出了第二张牌，旗号是“迎接皇帝迁都洛阳”，理由是长安久经破败，凶险之地不宜久留。李茂贞的旗号是“迎接天子去凤翔行宫”，理由相同，各得一百分。朱全忠和李茂贞的竞赛进入下一个环节，实力大比拼。

抢皇帝，考验速度。

这次李茂贞动作比上次更快。

不仅朱全忠在朝中有崔胤做内应，李茂贞在朝中也培植了自己的力量。

听闻朱全忠在崔胤怂恿下亲率大军七万人赶来河中迎驾，京城里顿时乱了套，士绅富户商贾平民纷纷逃出长安城，文武百官都在在家紧闭大门拒绝上朝，皇帝马上又变成了光杆司令。

大家是否还记得李茂贞留在京城的三千兵马？领头的就是李茂贞的干儿子李继筠。李继筠受到李茂贞秘密指示，伙同朝臣韩全诲将皇宫府库洗劫一空，连同王子宫人装了几大车，送往凤翔。昭宗皇帝拒绝离开长安，李继筠与韩全诲就放火把宫殿烧了，逼着皇帝迁往李茂贞的藩镇。就在朱全忠伐河中时，李茂贞抢先得手，由干儿子做内应，挟持了皇帝到凤翔。李茂贞又得一百分，朱全忠零分。

长安城里无天子，天子身边无宰臣。其直接后果是政出多门，互不统属，互不统属就意味着谁都想说了算。

李茂贞出手比朱全忠预料的快，朱全忠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见朱全忠犹豫，崔胤顿时着急起来，三番五次催促朱全忠继续前往凤翔接皇帝。朱全忠说："我如果进兵凤翔，则会落得胁迫威逼主上的骂名；如果就此撤退，则内心深为不能报效国家而不安。"朱全忠大义凛然又满腹委屈，对崔胤的建议遮遮掩掩，不置可否。崔胤见孤掌难鸣，索性联合两百六十三名官员恳请朱全忠清君侧，进兵迎接皇帝。朱全忠这才找到合适台阶，大军直指凤翔，讨伐李茂贞。

李茂贞也不是吃素的，经营陇右多年，少经战乱，储备丰足，兵强马壮，非一般小镇可比。

过过招，考验武力。

朱全忠要来讨伐李茂贞，李茂贞肯定不会坐以待毙。李茂贞积极备战。可是皇帝这次却和李茂贞站到了同一边。有人会问，反正皇帝离京了，迁往哪里还不是一样？其实不然，唐朝的皇帝往西蜀跑习惯了，腿脚也跑顺了路，凤翔虽不是西蜀，但毕竟是在西边。现在朱全忠要让皇

帝去东边的洛阳，皇帝心里十分不爽，很不情愿，心情很乱很郁闷。

在这个毫厘之差的节点上，昭宗与李茂贞的立场达到了空前的一致。于是李茂贞借皇帝旨意，要求晋阳李克用、蜀川王建和扬州杨行密出兵抄朱全忠之后。李克用派人屡屡出兵袭击朱全忠潞泽磁等州。无奈朱全忠手下大将实在勇猛，李克用屡屡受挫，越打地盘越小。杨行密想趁朱全忠不在家捞个便宜，可是出兵不远，连宿州都久攻不下，只好回师。四川的王建更是狡猾，表面与朱全忠和李茂贞都修好，暗地里派人进袭李茂贞南部州县，乘机扩大地盘。

一场皇帝争夺战即将爆发。

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十月，朱全忠从汴梁大举发兵，屯扎河中，威逼长安与凤翔。

这一仗旷日持久，直打到天复三年正月才结束。

朱全忠大军到达华州。同华节度使韩建这些年一直依附于李茂贞。韩建见朱全忠来势汹汹，胖嘟嘟的脸抽搐了几下，扛不住恐惧之情，韩建举城投降汴军。曾在京畿之地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韩建，在朱全忠面前不过是一个小虾米而已，乖乖地俯首臣服。韩建没别的能耐，但很善于理财，治理经济。华州曾经商贾云集，繁华繁盛。韩建重税赋敛，积蓄了巨额财富。这次汴军占据华州，韩建的三万两白银、九万缗铜钱全部落入朱全忠口袋。打仗打的就是钱粮，朱全忠发了一笔意外之财，顿时精神百倍。

没费多大气力拔掉韩建后，朱全忠进入了长安城。

这是朱全忠阔别长安十几年后，第一次重返长安。

朱全忠感慨良多。

当年离别长安时，朱全忠只有八百亲兵，可谓只身赴宣武收拾残局。

现在再来长安，朱全忠已经是威震天下的第一强藩。

朱全忠与文武百官计议一番，获得了百官支持，这才放心进军凤翔。朱全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李茂贞派出大将符道昭屯兵武功迎战。符道昭哪里是朱全忠的对手。朱全忠一路冲杀，打到了凤翔城下。

李茂贞趴在城头上对朱全忠喊道："东平王，皇上到我这里来躲避灾祸，并非我要对皇上无理，更不是要劫持皇上，你一定是被奸邪之徒欺骗，他们怂恿你发兵来此，这是一场误会啊。"

"韩全诲奸贼劫持了天子，我替天下苍生来讨伐乱臣贼子，清理君王之侧。如果岐王你没有参与韩全诲的阴谋，又何必劳费口舌，做这些无谓的解释呢？"朱全忠手扶马鞍桥，朗声答道。

"东平王，不是我袒护什么人，皇上在我这里的确是心甘情愿，也很安全，不劳您费心！"李茂贞不软不硬地回敬朱全忠。

这时候，一个太监从城头上探出头来，大声喊道："朱全忠接旨！"朱全忠一愣，在马上没动。城上太监大声读道："朱爱卿公忠体国，朕了然于胸。朕暂居凤翔，不日还京，请朱爱卿罢兵归镇，各自相安勿争。"朱全忠见城上太监手里晃动着黄绫圣旨，虽然看不清真假，但也不得不下马叩拜接旨。如果再在凤翔城下驻军相持，无异于抗旨不遵。朱全忠只好采取缓兵之计，暂时撤离凤翔。

朱全忠撤离凤翔并不意味着朱全忠要放弃这次行动，他转向对李茂贞的外围州府用兵。经过几番苦战，相继攻陷汾州、三原、莫谷、凤州、陇州、咸阳等地，并击败前来救援李茂贞的李克用部和李茂勋等部。这下李茂贞才明白，把皇帝弄到自己地盘上来是引火烧身。这时候想这些有什么用，为时已晚，只有力战以求幸免。

天复二年五月，李茂贞派大将符道昭出兵与朱全忠大战于虢县。朱全忠手下部将康怀英率骑兵击破符道昭。六月，李茂贞见符道昭兵败，索性亲自出战，与朱全忠一场恶仗，从早上杀到中午。最后，李茂贞也大败，损失兵卒万人战将百员，符道昭被朱全忠擒获，投降了朱全忠。自此李茂贞坚壁自守，不敢出战。

李茂贞打算与朱全忠相持消耗，迫使朱全忠粮草乏继而退兵。双方一直僵持到九月。朱全忠感到这样不是个办法，短时间内打不垮李茂贞，不如班师回河中休息。崔胤见朱全忠要打退堂鼓，赶紧从华州跑来前敌，继续给朱全忠动员打气。朱全忠设宴款待崔胤，崔胤慷慨激昂，劝说朱全忠："天子有难，为奸邪所误，以至于播越离京经年，今令公奉

勤王之师，须一鼓作气惩灭奸凶，此乃再造回天之功，不世伟业，黎庶嘱望，内外咸盼。否则，我等皆千古罪人，死无葬身之所矣。”朱全忠也受感染，大声说：“来人，添酒。”崔胤抓起侍从手里的木板，亲自啪啪啪地击打节奏，为酒宴助兴，同时手舞足蹈，边歌边舞。朱全忠心里清楚，崔胤之所以这么卖力气地劝自己迎王奉驾，主要还是想攫取更大的权力，同时打击政敌李茂贞。如果朱全忠班师回汴，则李茂贞韩全诲很有可能将崔胤一党连锅端消灭掉。

朱全忠略有沉吟：“尊王迎驾，义不容辞，可是李茂贞坚壁不出，实在没有好办法。”

这时，亲兵指挥使高季昌与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走出班列，说道：“李茂贞已经穷途末路，我们可以引诱他出战，万不可舍此机会。”

“嗯，兵贵正理，以奇取胜，如此甚好。不过此行必是凶多吉少，还是另图他策吧。”朱全忠迟疑道。

高季昌手下骑兵马景愤慨说道：“大王不必忧虑，我等饱受优遇，今正当为大王效死之时。”

朱全忠站起身，说道：“壮士！为你等弟兄加官一级。你们去吧，你们的妻子儿女我一定保全奉养！”

第二天，朱全忠命令各营兵马做好准备，人饱饭食，马添草料，偃旗息鼓，躲在营寨壁垒后待命。马景带领百十名骑兵伪装逃跑，来到李茂贞凤翔城下诈降。马景告诉李茂贞：“现在朱全忠粮草供应不上，人马乏食，大军难以为继，中军主力已经撤往河中，只留下伤病老残之兵万人守营。我等不想以卵击石，自投死路，特来投诚。”

李茂贞信以为真，命令集合全部兵力，打开城门杀奔朱全忠大营。待凤翔军冲入汴军营寨后，朱全忠一声令下，伏军四起，立即将凤翔军切割包围，喊杀声响彻云霄。另外，朱全忠还派遣刚刚到达的侄子朱友伦骑兵直接扑向凤翔城门，截断凤翔军归路。在汴军夹击下，凤翔军顿时大乱，指挥失灵，盲目乱窜，甚至自相践踏，几万人被朱全忠杀了个落花流水，全军覆灭。这一仗李茂贞精锐尽失，困坐愁城，整日哀声叹气。



就在朱全忠与李茂贞大战之际，蜀川王建打着救援李茂贞的旗号，派人偷袭了李茂贞南部秦陇州县。凤翔城内也发生了内讧。李茂贞部署对韩全诲等人恨得咬牙切齿，怨恨韩全诲奸贼将朱全忠引来，才导致生灵涂炭，战火不断，父子伤亡。李茂贞部属要修理韩全诲。

朱全忠连胜三场，得三百分，李茂贞零分。

皇帝眼见李茂贞败亡在即，自己也没有其他可以依仗的力量，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李晔决定与朱全忠和解。昭宗将李茂贞等人找来商议对策。李茂贞此时早已心灰意冷，知道大势已去。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皇上将平原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二是请皇上诛杀韩全诲等人以谢罪天下。昭宗这会儿心眼活络起来，很痛快地答应了李茂贞的要求，他明白，先过了这一难关再说，女儿既然可以嫁出去，他日也可以再接回来，比丢了性命强。至于韩全诲嘛，扮演个替罪羊再合适不过了，这种人随时都可以找出一大把。

昭宗下令，其实不用昭宗下令，已经有人将韩全诲等三十几人抓捕问斩，罪名是“离间君臣，制造冤案，胁迫主上”。韩全诲这次可毁了，悔断了肠子悔通了胃，可脑袋掉了，怎么悔都没用了。

皇帝卑辞厚礼派人带着韩全诲等人的头和亲笔书信到朱全忠大营，向朱全忠表示屈服和解之意。

在获得朱全忠保全的承诺后，皇帝出城，来到朱全忠大营。接下来自然是复杂而热闹的虚假程式剧。这种戏尽管虚假，但的确必不可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翻来覆去的演，没听说哪个主角嫌麻烦。

昭宗皇帝即位已经多年，可是朱全忠这是第一次见到他。朱全忠素服待罪等在辕门口。为何素服待罪？这是封建社会很虚伪很重要的程序仪式之一。见到皇帝要自降自卑一些，发动战争是令天下苍生涂炭，属于罪过。因此要做一做姿态。朱全忠远远地看着皇帝在众人搀扶下走来。皇帝中等身材，身形有些单薄，神情很憔悴，但眉骨间仍有与生俱来的一股英气。

朱全忠跪倒在地，高声喊道：“罪臣朱全忠，救驾来迟，令圣上受惊，罪该万死。”

皇帝摆摆手示意朱全忠平身站起来，口中平静地说：“朱爱卿心系社稷，情在朕身。兵者凶器，有德者不得已而用之。赦免你兴兵之罪。”

朱全忠跪在地上不肯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磕头请罪，痛哭流涕，赶问皇帝平安冷暖。

皇帝也掩面流泪，不住地说：“安宗庙，定社稷，全赖爱卿了。”

昭宗一边说一边解下腰间玉带赐予朱全忠，并敕封朱全忠为梁王。虽然都是王，但从东平王变成梁王意义可大不同，梁地要远远大于东平，朱全忠再次加官进爵。朱全忠重新跪倒磕头谢恩。朱全忠申请为皇帝带路十里。朱全忠策马在前，皇帝乘车在后，队伍徐徐行进十里路程。

到达长安后，晚上，皇帝设宴款待文武大臣。又喝酒，谁还有心思喝酒！各怀心腹事地胡乱吃喝一顿之后，酒宴散去。

见众人陆续散去，昭宗单独留下了朱全忠要和朱全忠谈谈心。皇帝抬腿要迈步的时候，突然绊了一脚，原来是皇帝的鞋带开了，被另一只脚踩住。昭宗示意朱全忠帮他系好鞋带。朱全忠用眼睛余光看了看皇帝，见皇帝面无表情、目光威仪。朱全忠不敢违命。只得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为皇帝系鞋带。身处皇帝膝下，朱全忠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威压，似乎这个瘦弱的皇帝身上凝结了几百年的大唐皇权，一下全部笼罩了朱全忠，令朱全忠有些透不过气来。朱全忠边系鞋带，边想“皇帝留下我到底要干什么？会不会借此暗算我？”朱全忠狡诈，对谁都不轻易信任，在复杂环境下尤其疑神疑鬼。想到这些，朱全忠已经紧张的汗流浃背了，似乎有把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朱全忠帮皇帝系好鞋带后，站起身，故意摇摇晃晃地说：“陛下，臣今天酒喝得太多了，不能陪您聊天了，臣先告辞。”不等皇帝答话，朱全忠迅速转身离开，几乎是逃回自己下榻的帅府。朱全忠回到住处后，很久不能平静，默默念叨：“皇帝，果然是皇帝，不同于凡人。”

朱全忠命侄子朱友伦带兵驻扎长安，负责护卫皇帝的安全，等到来日再东迁洛阳。朱全忠之所以将软禁皇帝的重任交给朱友伦，是因为朱友伦在朱全忠的子侄辈中才华出众，不仅武艺高超，而且处理事情练达。尽管皇帝一百二十个不情愿，可是在保全皇家体面的情形下，也只好委曲求全了。朱全忠“一石三鸟”的战略目的全部实现：皇帝置于自己监控之下，凤翔诸镇收入辖区，李克用被打得龟缩不敢南向。

朱全忠之盛威震天下。

天下的政局开始由朱全忠操控设计。

3．局变

变局，局变。有人想变，有人不想变。看来无论怎么变，结果似乎都只有一个：三百年的李唐王朝轰然倒掉了。

在朱全忠西征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重要的插曲，我们有必要在此交代一下，因为，这两个插曲关系到下文书中的大事件。

朱全忠攻打河中时，部署已定，突然传来八百里加急消息，朱全忠的张夫人病重。朱全忠立即放下前敌的指挥重任，一路狂奔赶回开封。

张夫人染了风寒，已经卧床多日，她知道朱全忠正忙于前敌战事，不忍心打搅他。张夫人一直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现在感到十分难受了才让人告诉朱全忠。

朱全忠回来后，守在张夫人床边，终日陪伴，亲自端水递药。朱全忠对张夫人的依恋与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又过了几天，张夫人病情好转，朱全忠这才放心，重新回到前敌军中。

从这件事中，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几个意思。张夫人在朱全忠心目中地位崇高，她的安危令朱全忠牵肠挂肚。对于朱全忠这样一个杀伐决断、几近于冷血的军事强人和政治动物来说，还惦念一个女子，可见其对张夫人感情寄托之深、之重。朱全忠是个性欲极强的人，但他却只有张夫人一个老婆，至少在张夫人在世期间，朱全忠没有娶妾。只是后来朱全忠做了皇帝，才纳了两个嫔妃。

再有一层意思是，征伐河中是朱全忠全盘棋局中关键的一步，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可是朱全忠毅然舍下大军离去，说明朱全忠对于形势判断的自信，和对御将用兵有把握。手下众将令朱全忠放心，朱全忠既放心将领不会背叛，也放心将领的能力。哪像当今社会，芝麻大的官或者老板无论走到哪里，手机电话响不停，忙得不可开交，大事小情全靠他下指令拿主意，单位的事情离了他似乎就玩不转了。这既是领导的悲哀也是下属的悲哀。

另一件事是有人在背后向朱全忠捅刀子。

朱全忠调集了主力部队西征，战线拉得很长，牵扯了大量的兵力，后方不免空虚。在东面的平卢，现在的山东一带，有位节度使名为王师范。王师范也算是个能人，不仅学问大，而且深受忠义主义教育，理政治吏方面也很有一套。平卢的官吏系统被王师范调理的井井有条，工作效率比较高。接到皇帝受困凤翔的消息后，王师范热泪洒下两行，宣誓要替天行道，勤王救驾。不过山东距离陕西太远，眼巴巴看着长安，双手有劲使不上。既然不能赶赴皇帝身边，不能与皇帝同甘共苦，王师范说那就打敌人的屁股，袭击朱全忠的大后方。

王师范将手下将官僚佐分成小股部队，装扮成小商小贩，推着小车，拉着刀枪棍棒混入汴、徐、兖、郓、齐、沂、河南、孟、滑、河中、陕、虢、华等州县，并约好日期，同时举兵，讨伐朱全忠。王师范搞起了游击战争。王师范的这个策略很高明、很大胆，但是不够严谨，操作性差。如此大量分散地送信作乱，太容易暴露。多数潜伏的平卢军或间谍都被当地治安发现了，事情败露，失败自然是难免的了。

到此处，大家不免会产生疑问，朱全忠连年征战，忙于军务，大多时间在外统兵打仗，后方治理是如何确保稳定和持续供给的呢？其实，不仅朱全忠面临这样的问题，天下成大事者，无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创建大事业的过程中，一定需要几个得力的拍档。有些所谓的“短命”英雄，输就输在了缺少与之合作无间的伙伴。朱全忠几十年来在外征战，后方必须要有得力之人掌舵，这一点毫无疑问。那这个人是谁呢？谁有如此能力，又如此适合朱全忠，与朱全忠合作默契呢？此人就是裴迪。

裴迪，字升之，河东闻喜人。裴迪一生的忙碌都贡献给了朱全忠的争霸事业，两人合作达三十年。这种合作关系可以说是罕见的。裴迪不仅能力过人，而且善于与朱全忠处理好关系，这是十分难以做到的。裴迪性格聪明敏捷，善于理财，税赋制度在他手下被梳理得井井有条，便于实施。据章太炎研究，晚唐五代时期，苛捐杂税甚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唯有朱梁的赋税负担较轻。这里，少不了有裴迪的贡献。裴迪还擅长会计核算，仓廪府库账目在他管理之下清清楚楚。前前后后，裴迪和朱全忠合作的三十年里，朱全忠将主要精力投入在军事方面，后方粮草

供赋全部委托给裴迪负责。由此可见朱全忠对裴迪的信任，也由此可见裴迪调集资源的能力，可以支撑朱全忠连年不断的军事行动。

王师范派出的间谍来到开封大梁，被在大梁主政的裴迪擒获。裴迪察言观色，看出破绽，进一步审问得到实情。事不宜迟，火烧眉毛，裴迪来不及请示朱全忠，自行做主调遣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率领一万人马赶往东部边境防守，以备不测。朱友宁又从邢州前线调来葛从周，合兵一处讨伐王师范。过了好几天，朱全忠才得到裴迪的报告。朱全忠肯定了裴迪的决断，同时分出一部分兵力，归侄子朱友宁调遣，投入对王师范的战争。由于裴迪的果断决策，防止了一起重大的危机，为朱全忠一鼓作气完成一石三鸟的局起到了保障作用。朱全忠不仅没有降罪处罚裴迪擅自调兵，而且还额外褒奖了他。由此可见裴迪与朱全忠关系之亲密，两人互信程度之深。

朱全忠从陕西回到开封后，部下文武官员都得到了“迎銮叶赞功臣”的荣誉称号。在大会文武时，朱全忠看着裴迪说：“叶赞之功，只有裴公堪当，其他人没有资格受此殊荣。”

战争从来都是立体的，前方硝烟弥漫、刀光剑影，后方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外部政治环境也不能忽视。没有内外联动、前后一体的协调运作机制，发动战争只不过是盲目的行动而已。

战争结束了，杀戮没有终止。

长安城变成了屠宰场。

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李茂贞性格宽简，对待部下也比较厚道，加之凤岐一带战乱较少，所以凤翔军多为太平军，很少遭受如此惨烈艰苦的战役。把皇帝打发走之后，李茂贞及部署将破败的窝囊气全部撒到了宦官头上。要不是这帮断子绝孙的家伙，怎么会惹来这么多麻烦？怎么会将凤翔地盘损失、兵马伤亡？凤翔军展开了对宦官的杀戮，一口气杀死七十二名宦官。

以前皇帝逃离长安，都是暂时的，无论时间长短，总还有个盼头，希望有朝一日回到长安回到家。这次可大不同，朱全忠要皇帝搬家，要迁都。这就意味着皇朝帝国的核心将连根拔起。很多大臣不愿意跟随皇

帝动迁洛阳，如果寄居朱全忠篱下，难免一失足一失口或者一失手而惹祸。所以，很多官员磨磨蹭蹭不愿意离开长安。可万万没想到躲在家里杀身之祸来得更快。朱全忠看透了这些人的心思，对这些官员无声的消极抵抗，朱全忠勃然大怒。朱全忠认为这些人不跟着走，也别想留下，只要留下这些政客，他们就不可能闲着，总有一天他们会折腾出乱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朱全忠将借口退休的九十名老官儿的脑袋逐一砍掉。

“勤王”成功，既是朱全忠的胜利，也是崔胤的胜利。崔胤这次咸鱼又翻一次身，不仅官复原职，而且直接执掌了内外六军十二卫府，集大权于一身。崔胤掌权后对宦官展开了疯狂报复。崔胤之所以恨宦官不仅是由于私怨，出于执政理念的成分也不小，可以说是主要原因。自天宝以来，宦官势力大长，逐步掌握了禁军及外镇兵权，而且还侵夺宰相内阁职权，倾危社稷，废立君主，坏事干尽。因此，崔胤动员朱全忠将皇城内的几百宦官全部杀死，又派人将在外做官的宦官捕杀，最后只留下幼小的几十名宦官做些清扫环卫工作。宦官都被宰杀的几乎绝迹绝种了，崔胤弄了一大堆侍女充任宦官原来的工作，为皇帝日常起居服务。崔胤还将政敌三十多人贬逐流放。真也奇怪了，这朝廷都破败不堪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官，一批一批地杀都杀不完。宦官也历经灾祸，被大规模屠杀不知道多少次，仍然有人源源不断地愿意进宫被阉割。

朱全忠和崔胤的权势越来越大，两人之间由合作开始产生嫌隙猜疑。朱全忠有意让皇帝东迁洛阳，以便于将皇权置于自己掌控之下。而崔胤欲专权自固，故意拖延，滞留皇帝在长安。如此一来，朱全忠与崔胤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最终导致朱全忠对崔胤动了杀机的事情是崔胤要加强手中的兵权。崔胤诓骗朱全忠说：“长安京畿重地，距离凤翔太近，现在六军十二卫虽有名号，但实为空壳，没有防卫能力，一旦李茂贞再来捣乱，还是要麻烦朱大帅劳师动众，不如我在长安招募兵勇，充实到禁卫军中，加强卫戍力量。”

朱全忠猜到了崔胤的真实目的，但并未直接揭穿，而是派出宣武军队的强壮兵勇，假装百姓到长安应聘，加入到崔胤的军队中做卧底。如

此一来，崔胤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了朱全忠视线内。

另一件十分不巧的事发生了，进一步破坏了朱全忠与崔胤的合作关系。朱友伦在长安担任“护卫”工作期间，在一次踢球比赛中，不慎坠马身亡。朱友伦很优秀，朱全忠十分疼爱这个侄子，悲痛之余，朱全忠更加怀疑崔胤在有意识地将朱全忠的力量排挤出长安。

重大利益分歧面前，昔日的政治盟友开始决裂。一旦朱全忠对一个人产生了敌意，他总是不择手段地赶尽杀绝。这一点是朱全忠果决残忍的一面。

朱全忠先是迫使皇帝降了崔胤的官职，然后暗地里派人到崔胤家将其暗杀，捎带将崔胤同党京兆尹郑元规等人全部杀死。一个翻江倒海的政治奸雄崔胤就此终结。

天佑元年正月（公元904年），朱全忠担心长安再出变故，于是加紧了让皇帝东迁的进程。朱全忠通过朝中安插的心腹官员逼迫皇帝迁出长安东向洛阳。

沿路迁移的官员平民嚎啕痛哭，迤逦不绝。为绝后望，朱全忠派人将皇宫、衙门、富豪之家统统拆毁，将可用梁木顺渭河漂运洛阳，长安城顿时化为一片废墟。

自刘邦修筑长安宫阙开始，这座古城繁华历经千余年，盛极时汇通天下万邦，荟萃中外人物，激荡夷夏文明。但从今之后，长安彻底失去了作为都城的资质，繁华不再，锦绣成烟，一切都将化作飞尘往事。长安城的废弃，不仅宣告了一个王朝的终结，更标志着一段文明的衰落。这段文明注定不会再被重复，因为它暴露了不可挽救的缺陷，其辉煌的优势也无法弥补这种缺陷，因为这种缺陷是致命的。

大唐帝国的衰弱、无奈、悲愤、不甘、凄凉、惶惧在昭宗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位末路皇帝，曾经想光复中兴的皇帝，现在天天处于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的状态中，从早到晚借酒浇愁。

昭宗知道，此次东迁必然是一条绝路，前途莫测，比寄居韩建华州不知要凶险多少倍。朱全忠乱臣贼子之心昭然若揭，吞并天下之志早已尽人皆知。皇子一旦沦落到朱全忠掌中，将永无翻身之日。昭宗李晔越

想越觉得可怕，他决心要除掉朱全忠。除掉天下第一强藩朱全忠谈何容易，昭宗想出了一个办法，暗算！

暗算，就是先算计好，再暗中实施。

由于洛阳宫殿还未完工，皇帝不得不暂时在陕西小驻。朱全忠安排亲信将佐将皇帝及众官员看守好，自己借口监督修建洛阳宫打算离开。昭宗降旨："梁王为社稷操心，不暇歇息又要东去，朕特与百官设宴与梁王送行。"朱全忠感到很高兴，很有面子，欣然赴宴。酒席宴上，君臣推杯换盏，百官则神态各异，有的高兴有的惆怅。

宴会结束，昭宗宣布："酒宴暂且到此，我与梁王和韩爱卿还有话说，诸位爱卿都退下吧。"大臣们如释重负，捏着满是冷汗的手心匆匆离席告退。又要聊天？朱全忠忽然想起了在长安给皇帝系鞋带的一幕，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朱全忠此时多了一个心眼，没有单独和皇帝喝酒，而是让韩建作陪。昭宗命人撤换菜肴，重新布置一番。皇帝坐在北面，朱全忠与忠武节度使韩建坐在南面。韩建就是那位曾给朱全忠提供巨额钱财的同华节度使，现在经朱全忠保举，官职略升。

朱全忠满腹狐疑地问道："不知陛下有何吩咐？"

"梁王，朕频遭离乱，内心苦闷，想与两位卿家聊聊天。"昭宗慢悠悠地说，同时对一旁的何皇后使了个眼色，何皇后敛襟退出。

"陛下，臣也是做此想法，为使陛下远离此处伤心地，免遭祸乱，臣才请陛下东迁，以便臣旦夕护卫侍奉。"朱全忠面无表情地说道。

何皇后退出来后，命人拿来一壶酒，四下张望确信没人，悄悄地从袖里掏出了个小纸包，将纸包里的粉末倒入酒壶中，粉末入壶之后发出嘶嘶的几声响。显然何皇后放到酒里的是毒药。然后，何皇后手端酒壶重新回到屋内。何皇后身材姿色姣好，深受昭宗喜欢与信任，曾多次陪昭宗颠沛流离，不曾离开半步。

何皇后笑吟吟地首先走到朱全忠身边，说道："梁王，我和陛下今后都要托付于你了。"说着，何皇后伸出葱芯一般的手给朱全忠斟上一杯酒，朱全忠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这双手。何皇后给朱全忠斟上酒之后，又给韩建斟上一杯。朱全忠微微一笑说道："皇后放心，只要有臣在，绝不

容许奸佞当道。”朱全忠一边说，一边端起酒杯往嘴里送。

何皇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朱全忠端在手中的酒杯，心中紧张地默默祈祷，希望朱全忠尽快喝下这杯酒。

就在朱全忠仰脖将酒杯送到嘴唇边的时候，昭宗的一个妃子凑到昭宗耳畔，低声对昭宗说：“陛下，我已拟好诏书，只要朱全忠喝下这杯毒酒，您就宣布他造反。”昭宗不动声色地微微颔首。

朱全忠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可是这个瞬间却被朱全忠身边的韩胖子看在眼里。韩建和昭宗打交道很多年了，很熟悉李晔的言行举止习惯。韩建自坐在席间，眼睛一直在昭宗身上没有离开过。朱全忠还有闲心情看看皇后的手，韩建可是出于高度警戒状态无此杂念。因为韩建曾亲手弄死了十几个皇帝的兄弟子侄，他知道皇帝恨他恨的牙根儿疼。

韩建看到宫女与皇帝耳语，感觉有些异常，就用脚碰了碰朱全忠的脚。这时候凉丝丝的珐琅质酒杯已经沾到了朱全忠唇边。被韩建一碰，朱全忠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眼睛做迷离状，结结巴巴地说道：“陛下，抱歉，臣喝醉了，再喝酒臣恐失态，臣请告退，告退……”

昭宗尴尬地张张嘴，还没说出什么来，朱全忠已经起身迅速离席而去，韩建紧随其后也离去。

毒死朱全忠的计划差之毫厘就成功了。见朱全忠再次溜掉，昭宗恨恨地咬了一下牙齿，手“啪”地拍在几案上。何皇后则站在当场泪如泉涌，由于过度紧张而差点虚脱。

此时的昭宗已经十分清楚，普天之下没有一个藩镇诸侯是忠臣，哪个都不可靠。不仅不可靠，还有几个如韩建朱全忠李茂贞之流随时都有加害皇室的可能。现在的诸侯早已撕掉假惺惺羞答答的面纱，露出了狰狞面目，野心极大的军阀早已经把皇帝的权威撇在脑后。一旦皇帝挡了这些人的路，他们会毫不掩饰地与皇权对抗，甚至不惧势不两立。皇帝与诸侯的危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天天上演。

到了天佑元年四月，洛阳宫殿修好。对修洛阳宫殿的事情朱全忠早在两年前就着人动工了，因此，建造工程才会如此之快。负责修建洛阳宫的人是张全义。此人我们在前面表述过，自从朱全忠在李罕之手下救

了张全义之后，张全义对朱全忠忠心不二，甘愿做牛做马，对朱全忠交办的事情十分卖力气。

洛阳宫就是朱全忠为皇帝建造的监狱。为了管制皇帝，这个监狱建造得越牢固越好，竣工越快越好。现在宫殿已修好，可皇帝仍迟疑不愿去洛阳。

皇帝当然不想去洛阳宫，其中的道理昭宗太清楚不过了。他有过撕心裂肺的经验，在韩建那里的一段日子无异于置身火炉和案板之上。现在朱全忠又要他去洛阳，其居心叵测昭然若揭。昭宗知道他一旦去了洛阳宫，后果不堪设想。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破窝，长安虽破败，但仍然是感觉最安全最踏实的地方。因此，昭宗皇帝磨磨蹭蹭不肯去洛阳。

朱全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诡计并不复杂，不需要太多的时日，就会被诸侯看穿。朱全忠现在是趁乱打劫、趁火打劫，别人还没反应过来。到那时，从损人不利己的角度，看明白情况的诸侯藩镇也会插上一脚，将水搅得更混。届时形势将会变得十分复杂，搞不好朱全忠的计划会化为泡影。

朱全忠担心夜长梦多，为迫使皇帝上路，朱全忠借故将太医、司天监、内都知及昭宗爱妃悉数谋害，另将陪皇帝玩球、种花的侍童两百人一举杀掉。昭宗身边充斥着阴森恐怖的死亡气息。在死亡威迫下，昭宗不得不移驾到达洛阳。朱全忠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皇帝御前行政、禁军、戍守等职，将皇帝实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

转眼到了五月。昭宗的日子实在难熬，天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昭宗左思右想，认为朱全忠无论如何也靠不住，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信任的表现。昭宗再一次想亲手除掉朱全忠，方法与上次大同小异。此时的昭宗也实在没有力量可以借助，只有亲自动手了。

昭宗的办法依然是请吃饭。

一天晚上，昭宗设宴与百官同饮。席间朱全忠很警惕，饮酒之前一定仔细看清楚酒的来历，待别人喝掉之后，他才浅尝辄止。

酒席结束，昭宗又邀请朱全忠到内殿接着喝。李晔有连续作战、喝

二场酒的习惯。朱全忠原本就心里有鬼，对皇帝提防有加。现在皇帝又要单独请他接着喝酒，他立即紧张且警觉起来，于是假装喝醉就是不肯进内殿。

昭宗说：“既然全忠醉了，那就让敬翔来吧。”朱全忠拍拍敬翔示意他去。可是敬翔多谋心细，担心皇帝背着朱全忠向自己提出意外之事，以离间自己与朱全忠的关系。敬翔干脆也装醉，踉踉跄跄站不稳的样子，犹犹豫豫不肯去。

昭宗无奈只得回到寝宫，与何皇后抱头痛哭，嘴里念叨起另一件事：“李裕年幼无知，被刘季述逼迫犯错，已经贬谪悔过，朱全忠奈何非要置我儿于死地？”说着，昭宗痛苦地使劲咬自己手指头，手指被咬破，血流满嘴满手。皇帝恨朱全忠的言行被朱全忠安插的亲信看得一清二楚。朱全忠的密探很快将这些消息报告给了朱全忠。朱全忠感到昭宗不容易降伏，而且时刻都有干掉自己的心思。一想到此处，朱全忠就觉得后背冒凉风。朱全忠越想越觉得心惊肉跳，最后决意先下手为强，干掉老皇上，然后换个听话的小皇上。到那时，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谋杀皇帝！

历史上犯上作乱的不少，干掉皇帝的并不多。

犯上作乱与杀皇帝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犯上作乱或许还有保留生命或者声誉的可能，杀皇帝则是彻底走上绝路，这是顶天级的罪孽，永世不得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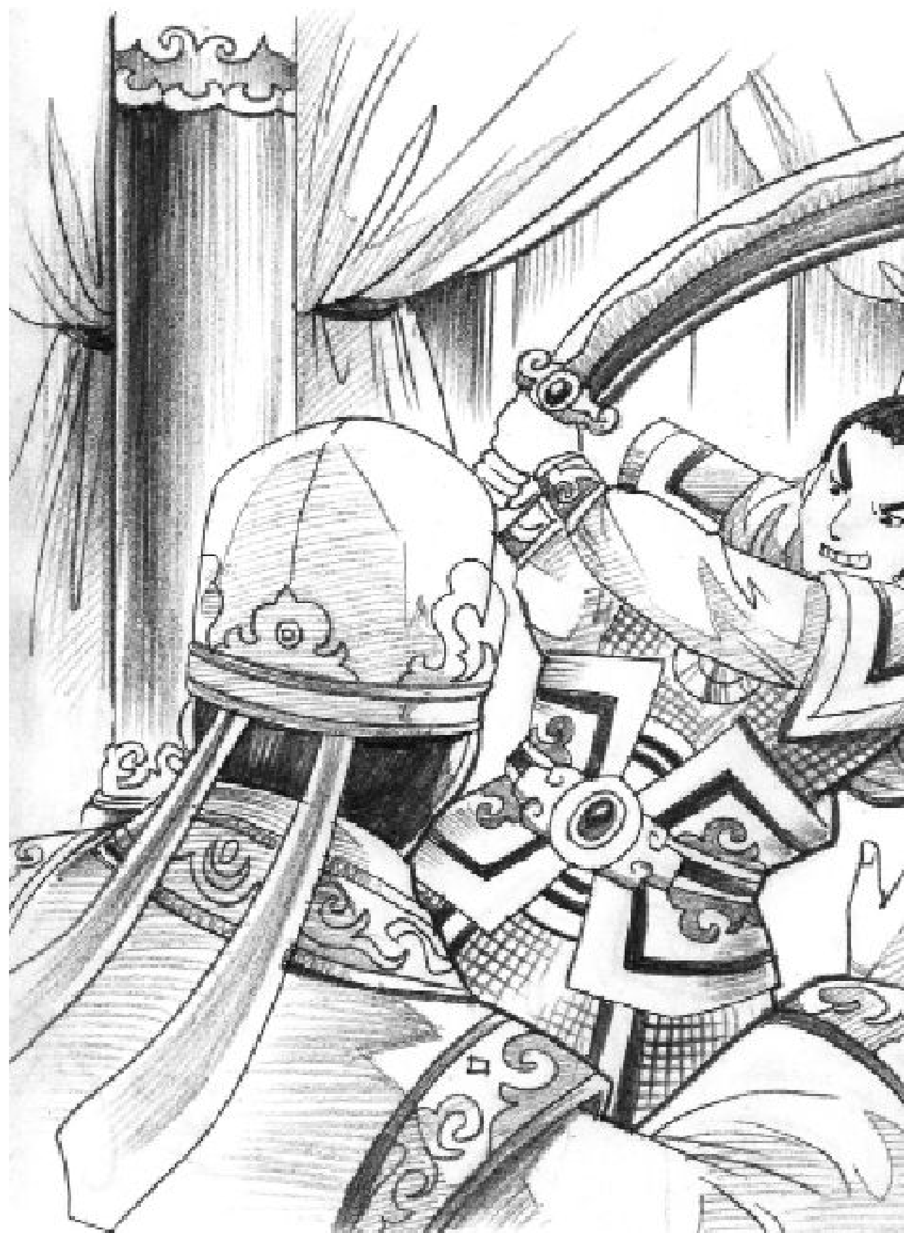
朱全忠的法则就是“你死我活”，谁挡我，我就灭谁！

朱全忠的工具箱里最好使的办法是——杀人！

谋杀皇帝毕竟大事，在皇权神圣的封建社会，任何人都会对此事存在畏惧心理，不得不全面计划好之后再行动。

八月，朱全忠经过周密策划，自己坐镇开封，派出得力干将李振赴洛阳与亲信枢密使蒋玄晖、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实施废立计划。李振就是那位曾劝说朱全忠接受崔胤邀请，参加匡复昭宗争斗的人，此人足智多谋，善断果决。朱友恭是朱全忠的干儿子，也是朱全忠初期的班底悍将。氏叔琮则在与李克用的征战中屡立战功，是深受

朱全忠信任且军中威望很高的人。



李振亲自作为洛阳行动的总指挥，调度城内外宫内外一切行动。李振安排朱友恭和氏叔琮等人做好宫内外的警戒，分街道和城门控制住洛阳城的戍守军队，让蒋玄晖带领一股汴军部队的龙武军牙将趁夜色直接冲进洛阳宫。

全副武装的汴军手持刀枪破除午门关卡、子城关卡，冲到寝宫门外，值班宫人询问何事，蒋玄晖谎称：“有军前急奏要面呈皇上。”

昭宗妃子裴贞一打开宫门，见到持明晃晃利刃的军兵，大惊失色，质问道：“奏报为何带兵刃？”话音还没落就被牙将史太一刀劈杀。

蒋玄晖大声问道：“皇上在哪呢？”

昭仪李渐荣这时见势头不对，知道来者不善，用身体挡在门口大声喊：“你们杀了我吧，不要伤害皇上！”

昭宗尽管颠沛流离，身边的妃子居然还有这么多。昭宗照例晚上又喝醉了，听到惊呼声，慌忙起身。这时候汴军呼啦啦冲进来一群，直接奔昭宗逼来。昭宗神色大惊，手足无措，慌乱中扶着大殿柱子躲避。

史太跨步上前手起刀落，一代帝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昭宗李晔倒在血泊中。昭宗在倒下的一刹那，脑海中浮现出了一系列的图像，僖宗皇帝驾崩的景象，自己颠沛流离的景象，李茂贞韩建飞扬跋扈的景象，杨复恭诡异朝奏的景象，长安城断壁残垣的景象，王子们被韩建屠杀的景象，新编官军出征和溃败的景象等等画面迅速闪现，不甘悔恨悲凉无奈愤怒不解痛苦哀伤等等滋味一起涌上被刀刺穿的心头。昭宗李晔脑海中最后一个意识和问题是“我是大唐的亡国之君吗？”没有人可以回答他，他也没有机会求证答案了。

看到皇帝捂着胸口表情痛苦地倒下，李渐荣扑上来挡在昭宗身上，涕泪满面，哭喊着：“不要啊、不要。”史太毫不犹豫又是一刀，李渐荣哀呼一声身亡。可怜昭宗孤苦伶仃，最危难的时刻，只有几名弱女子护卫在身边。

这时候何皇后闻讯赶来。史太等人杀红了眼，逢人便杀，见人就砍。史太举刀要劈何皇后。何皇后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蒋玄晖，蒋玄晖眼睛转了转，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才摆摆手制止住史太。

干净利索地杀死皇帝之后，蒋玄晖连夜通知百官大臣上朝开会。李振派出几百名汴军刀斧手迅速将议事大殿包围，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

蒋玄晖将早已写好的假诏书拿出来，当众宣布：“贱女人李渐荣和裴贞一蓄谋已久，不满皇帝的反复无常，产生邪恶的念头，图谋政变，

共同杀害了皇上。由于事发突然，我们赶到时，贱女人已经行凶得逞。为惩处奸凶，已将李渐荣和裴贞一就地正法。”

这个消息无异于一颗原子弹，文武百官顿时炸了锅，哭的喊的问的声讨的人声鼎沸乱成一片。

蒋玄晖冷冷地看着众人的表情及表现，等了一会儿，他高声喊道：“肃静！肃静！”

这时候，百官无助狐疑的眼神齐刷刷地投在了蒋玄晖身上，等待下一步事情的发生。

蒋玄晖又掏出一份以何皇后名义发布的假圣旨宣布：“先帝蒙害，遭遇不测，噩耗传来，本宫五内俱焚，为忧国是，强撑心神，念及国不可一日无君，由太子李祚继位，梁王朱全忠办理先帝殡天事务。”

蒋玄晖宣布完圣旨，众官员叩头领命，尽管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在表面合法的程序面前，也不得不暂时屈服。原来，蒋玄晖留下何皇后是作为遮人耳目的幌子，目的是进一步获得政变的合法外衣。

在一片阴森恐怖和匪夷所思的气氛中，朝会结束。没有一个人再敢说话，纷纷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去。

继位的李祚这一年才十三岁。

发动如此规模的宫廷政变，而且是谋杀皇帝，这可不是小事情，更不是儿戏。一旦走漏了风声，后果一定很复杂很严重。黄巢赶跑了皇帝，都招致了天下诸侯蜂拥群讨，最后落得兵败身死的下场。现在朱全忠要谋杀皇帝，不亚于天崩地裂的震动。因此，朱全忠十分小心，严阵以待。

朱全忠派李振前往洛阳指挥这次行动的同时，安排自己的亲信蒋玄晖、氏叔琮、朱友恭在宫内具体实施谋杀与政变行动。为防备其他变故，朱全忠还亲自率军屯扎永寿与骆谷，占据战略要地，以防御诸侯藩镇的突然袭击。

在朱全忠的强大军事威慑及秘密操作之下，谋杀昭宗的消息没有在第一时间走漏，后来诸侯陆陆续续听到些似是而非的消息，在辨不清真假的情况下，没有人敢冒然发动针对朱全忠的军事行动，这些人更是投

鼠忌器。如果有人发动战争，被朱全忠趁乱说成逼死了老皇帝，那是非常愚蠢非常不划算的事情。所以，此时的天下，已经没有效忠于皇帝的军事藩镇了，各军阀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十月，待事情都搞定之后，朱全忠假装刚刚接到皇帝被杀的噩耗，悲痛万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大哭道："朱友恭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害苦我了，谁让你们做出这等伤天害理大逆不道之事？我也要跟着你们背负千秋万世的骂名啊！"

朱全忠赶紧赶到东都洛阳，跌跌撞撞地趴倒在昭宗棺椁上，痛哭流涕一番。继而，朱全忠又向小皇帝表白："陛下，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绝不是臣指使的，请陛下降旨严查逆贼！"

正巧此时，有禁军士兵在街上抢粮食，朱全忠向小皇上启奏朱友恭与氏叔琮军纪不严，滋扰百姓，于是削夺了两人官职，并流放发配。在流放的路上，朱全忠秘密派人逼迫朱友恭与氏叔琮自杀。

朱友恭在临死前大骂道："朱三，你出卖我以堵塞天下人的嘴，你以为你很聪明？你要知道天上地下还有神明，难道也可以欺骗吗？把事情做得如此之绝，你要断子绝孙！"

朱友恭原名李彦威，在早年一次征江淮时兵败，诬陷朱全忠长子朱友裕，导致朱全忠差点错杀掉自己的亲儿子。即便没有这次弑逆事件，朱全忠对朱友恭也一直衔恨在心，还会找个别的茬将其做掉。可怜了氏叔琮，屡立战功，曾几次挥兵逼迫李克用陷入困境，是一员良将，不想竟然充当了如此不堪的角色，落得悲惨下场。

朱全忠这次弑君政变的行动实在不甚高明，无论朱全忠初衷是不是要置老皇帝昭宗于死地，事实与结果是谋杀了皇帝。从动机与行动的部署来分析，朱全忠谋杀皇帝是有可能的。至少在多个正史的记载中，留下了太明显的破绽与线索。足以证明这是一起谋杀大案。由此可见朱全忠的性格是十分强悍、无所顾忌以及赤裸裸地攫取政治权力，不仅无视生命的意义，而且不在乎生前身后的名声。他策划的这起案件比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差得远了。李世民做得干净利索不留马脚，一副正人君子逼上梁山的模样，还落得千古明君的雅名。相形之下，朱全忠永远都是

窃国大盗。

朱友恭对朱全忠的诅咒似乎很快就灵验了。

朱全忠最爱的张夫人患了重病，卧床不起已经一个月。朱全忠命人想尽一切办法，请来当世最好的大夫，变换了会诊的几种药方，使用了当时最好的药材。连日来，朱全忠一直亲口为张夫人尝药，亲手为张夫人喂药，推开军政要务守在张夫人床边。

张夫人形容憔悴，面如枯蒿，双唇紫红干裂，眼窝深陷，斜靠在垒起的枕垫上，眼睑半合，无力地看着朱全忠。朱全忠双手紧紧握住张夫人干瘦的手，眼睛中充满关切的神情。

这时候，侍女端来一碗人参汤，捧到张夫人近前。朱全忠扭头将汤碗接过来，轻轻地用汤匙盛了一点，凑到胡须浓密的嘴边试了试温度，然后将一匙参汤送到张夫人干涩的唇上。张夫人费力地张了张嘴，她已经没有力气吃东西。朱全忠只好顺势将参汤滴进张夫人嘴里。喂了两汤匙之后，参汤最终还是没能被张夫人咽下去，顺着嘴角溢了出来，洒在衣襟上。朱全忠赶紧有些慌张地拿起毛巾擦拭张夫人的脸庞。

此时，张夫人的眼角流出两行清泪。这两行眼泪包含了二十多年来多少感情和信任，包含了多少颠沛流离，包含了多少惊心险境，包含了多少襄帷赞划，包含了多少离合悲欢，只有朱全忠读得懂。

站在一边的侍女们谁也不敢言语，大气也不敢出，默默地看着朱全忠和张夫人。朱全忠粗糙黝黑的面部筋肉不住地抽搐，喉结一上一下地颤抖，嘴中低沉哽咽地念道："夫人，夫人，你会好起来的，你一定要好起来。"

张夫人似乎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抬起眼帘聚拢了所有的心神注视着朱全忠。这种眼神让朱全忠感到既温暖又恐怖。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可又不愿意承认。张夫人的眼神一共持续了不到两三秒钟的时间，然后突然暗淡下去，眼帘慢慢地合上，停止了呼吸。

朱全忠终于面临了他一生中最恐怖的一刻。他一生金戈铁马，生死无数，从来没有害怕过。现在，张夫人的离世，让他感到无比的恐怖，似乎他一下子掉入了万丈冰窟，四周漆黑寒冷。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

无助与脆弱。盛参汤的汤碗从朱全忠手中滑落到地上摔了粉碎，洒了一地。

朱全忠泪如雨下，扑到张夫人身边，紧紧地将张夫人搂在怀里，用力地摇晃，撕心裂肺地呼唤，希望张夫人可以醒来，哪怕只再看他一眼。张夫人全身松软，头颈无力地靠在朱全忠胸前，修长的手臂垂在床边，任凭朱全忠摇晃，她毫无反应。朱全忠转过头，拼命地喊："来人，快来人，传御医!"。其实，四五个大夫就在跟前，他们已经尽了全力，个个垂手侍立，毫无办法。

朱全忠见没有人上前施救，他发了疯一般站起身，抽出腰间佩带的短剑，哭着、喊着、骂着，冲着众人挥砍过去。大夫、侍女、侍从吓得纷纷往外仓皇逃避，乱作一团，将孤零零的朱全忠撇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听得朱全忠在乒乒乓乓地砸东西，砸一阵子，又抱着张夫人哭一阵子，然后又摔一阵子东西，再哭一阵子。

夕阳渐渐地落山了，天色暗下来。朱全忠坐在张夫人床前的地上，衣衫凌乱，须发之上布满涕泪，双眼失神落魄地看着昏暗的前方。没有人敢进去劝说朱全忠，任由他一人守着张夫人，默默地进入黑夜。

张夫人的死对朱全忠是个巨大的打击。

朱全忠脾气变得易怒而烦躁。

一不做二不休，朱全忠要对皇室赶尽杀绝。

朱全忠密令蒋玄晖将昭宗其他儿子共九人邀请来开封宴饮，由头是朱全忠十分想念这些王子们。九个小王子心神不宁风尘仆仆地赶来开封赴宴，谁也不知道朱全忠葫芦里卖得什么药，个个如坐针毡，酒菜难以下咽。朱全忠亲自主持酒宴，神色自若，忙着招呼大家吃吃喝喝。酒过三巡，朱全忠起身去厕所。此时，屋外冲进来几十个汴军壮汉，将小王子逐个勒死，然后投尸波光粼粼的九曲池中。

杀掉王子再杀大臣。朱全忠伪造皇帝敕命，令宰相一级不太听话的裴枢、独孤损、崔远、王溥、王瓒等七人在家自尽，所谓自尽其实与谋杀无异，这些朝廷大员稀里糊涂地就上了黄泉路。干掉重量级人物之后，朱全忠在白马驿召集朝野官员三十多人吃饭。朱全忠杀人之前喜欢

请人吃饭，而且把气氛搞得很热烈，似乎娶媳妇嫁闺女一般。这些官员酒足饭饱之后，肚子鼓了起来，脑袋却搬了家。朱全忠一晚上将这几十名朝廷命官全部杀掉，投尸滚滚黄河中。一夜之间，朝廷少了几十名主要工作人员，几十户官宦之家少了主人。人人惶恐，莫名的惶恐。

杀掉老皇上，小皇上就好对付多了。

朱全忠加紧了两线作战。

一条线在朝堂，布置亲信策划禅让传位活动。一条线在战场，继续剿灭诸侯的战争。

4．传禅

传禅不是新鲜事，可每次都风波诡谲、险象环生。传禅似乎是最体面的方式，至于是否如此，只有谁用谁知道。

有一件事是出乎朱全忠意料的，那就是攫到手的权力并不太好用，至少没有原来想像的那么好用。朱全忠很烦躁。逼宫在先、迁都在后，谋杀老皇帝，替换上小皇帝，大费了一番周折之后，劫持了天子的朱全忠这才发现还是难以号令诸侯。因为那些小诸侯本来就对他敬畏宾服，无需节天子之命即可号令，王建、杨行密、李克用、李茂贞这些大诸侯，反倒就此脱离朝廷，根本不管是朱全忠的话还是天子的话，一概不听。

天佑二年九月，朱全忠以大将杨师厚为先锋，自己率大军为中军，击败湖北赵匡凝与赵匡明。赵匡凝逃奔淮扬，投靠杨行密。赵匡明逃奔四川，投靠王建。在回军开封途中，朱全忠听说杨行密病重，于是临时决定再次兴师征讨淮南。敬翔劝阻朱全忠说：“刚刚在这么短时间内收附了襄阳与江陵，取得两次大捷，很不容易。现在群雄都在盯着我们，我们要珍惜得来不易的威名，以免仓促行事出现差错。”朱全忠不听，认为这次天赐良机，要乘胜扩大战果，执意要征伐淮南的光州与寿州。没想到镇守光州、寿州的淮南将官十分坚强，死死守住防线不肯退后一寸。更糟糕的是遇到了连日大雨，劳师袭远的汴军天天泡在泥水里，战斗力

被老天折磨掉大半。朱全忠损失惨重，无功而返。这次原本指望锦上添花的战役不仅没有成功，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朱全忠三次大举征伐淮南，都在压倒性军力优势的时候惨痛失败，这令朱全忠这个军事强人十分苦恼，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失败的现实。军事挫败令朱全忠更加烦躁，情绪更加暴戾。

朱全忠虽然趁人之危攻打淮南再次失败，但是淮南枭雄杨行密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那个年代，疾病是比战争更可怕更无奈更具有杀伤力的东西，任何叱咤风云的英雄或者狗熊，如果患上疾病，即使在当今看来很普通的疾病，都会被折磨的半死。杨行密因病医治无效，于公元905年十一月病故。东南半壁失掉了一个闻名天下的枭雄，淮南暂时陷入了内忧与内乱。

北方的魏博军士素来强悍，父子兄弟世袭为兵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老军阀罗弘信死后，为了稳定魏博军心，朱全忠调原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的儿子天雄节度使罗绍威改任魏博节度使，即使这样，魏博军还是发生了兵变。部分低阶士卒叛乱，继而天雄军也发生骚乱。朱全忠亲自率军征讨，历时半年才将这两个动乱地区平定。

稳定了魏博与天雄之后，朱全忠盯上了最后一个软柿子刘仁恭。刘仁恭据有幽州沧州之地，直接威胁到魏博安全。现在的刘仁恭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刘仁恭了，他威风不再，虽然还有不少地盘，但对外扩张的劲头明显下降。刘仁恭的地盘中，沧州距离宣武最近，于是朱全忠决定先征伐沧州。可没想到刘仁恭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派兵袭击潞州以“围魏救赵”。如此一来战局复杂，三方势力胶着近一年也没结果，这次蓄谋的北伐没有取得进展，朱全忠被迫再次无功而返。

南伐淮扬和被征幽沧连续受挫，在唯恐发生连锁反应、诸镇离散的压抑下，朱全忠对传禅称帝更加急迫了，打算以此使各怀异心的藩镇对恢复唐室彻底死心。

禅让传位岂是容易的事？

可是朱全忠没读过什么书，不明白其中必要而虚假的繁文缛节。

程序也很重要。

形式，形式，没有形就没有势。

朱全忠很着急，也很上火。

亲手替朱全忠撺掇传禅的是蒋玄晖与宰相柳璨。这俩人商量来商量去，夜以继日地写稿子、整方案。二人都清楚，尽管节奏可以加快，可是进程不能逾越，否则朝廷内外、天下黎庶都难以接受。

蒋玄晖搞的传禅的程序无非是王莽和曹操旧戏的翻版，先对朱全忠加官进爵，一路升官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直接逼近皇帝的宝座。这些篡位的操盘手迫使小皇帝颁布诏书，先进爵朱全忠为相国，位在百官之上；又将二十一个藩镇纳入一个版图称为魏国，进封朱全忠为魏王；然后再给朱全忠加冕九锡。

朱全忠一听这个方案就烦了，怎么这么啰唆，还要先当魏王？魏王不就是曹操吗？我这梁王不挺好的吗？干嘛要学曹操？曹操篡汉，费尽周折，终于没敢操之过急，没敢亲自以身试法。毕竟几百年沉甸甸的汉朝历史在那里放着，可不是单单扳倒最后一个弱小的皇帝那么一点事儿。文韬武略的曹操深谙其中道理，可草莽出身的朱全忠偏偏就不明白这历史沉浮的曲折原委了。

朱全忠不愿学曹操。

朱全忠觉得学曹操太麻烦。

朱全忠有自己的方式。

朱全忠通过杀人这种方式完成了王朝的更替。

朱全忠将蒋玄晖痛骂一顿，催促他们加快操作。蒋玄晖是追随朱全忠起兵的重要谋士之一，资历比敬翔还早，帮助朱全忠调停汴军大将矛盾，策划朱全忠对待中央朝廷的策略，居中操办挟天子东迁等大事。蒋玄晖是个有头脑的人，从他过去的办事经历可以看出，他熟知封建政治的游戏规则。因此他对朱全忠急于做皇帝并不赞同。

史书记载“全忠曰：‘汝曹巧述闲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玄晖曰：‘唐祚已尽，天命归王，愚智皆知之。玄晖与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兹晋、燕、岐、蜀皆吾劲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欲为王创万代之业耳。’”应该说，

蒋玄晖是综合权衡了天下局势及政治环境之后，极力劝说朱全忠不要操之过急，做皇帝需要掌握火候。可是朱全忠根本听不进、听不懂蒋玄晖那一套说辞，不仅如此，还对蒋玄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要背叛自己。

在朱全忠的压力下，蒋玄晖与柳璨、太常卿张廷范天天商量，可就是想不出更快更直接的办法。

就在蒋玄晖紧锣密鼓策划传禅的时候，柳璨的政敌向朱全忠诬告蒋玄晖与何太后私通，故意阻挠传禅，有图谋恢复唐朝之意。

朱全忠已经将开封的宫殿都修好，摩拳擦掌准备进驻做皇帝，其急切之情暴露无遗。朱全忠早已不满蒋玄晖等人低效的策划工作，经柳璨政敌一告，朱全忠当即下令处斩蒋玄晖，死尸拉到都门外当众化骨扬灰。蒋玄晖临死之前充满讥讽地骂道：“朱全忠，你即便坐上龙椅，也仍然是个军阀。”可怜蒋玄晖多年来一直是朱全忠心腹官僚，为朱全忠操劳了大半生，没想到落得名裂身死的下场。篡位班子的其他成员也没逃过朱全忠的血手。朱全忠将柳璨与张廷范先贬官再处死。朱全忠把卖力气干活儿的人一一杀掉，如此一来，人心大骇，没人敢出来替朱全忠干这件挨骂挨刀的差事了。

朱全忠先后杀掉皇帝、大臣、皇子、亲信，刀刀血腥，步步紧逼，不过这些行动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是以篡位为中心，那他应该建立最广泛的联盟，至少应巩固自己这一边的力量，为何要杀掉这么多为他办事的亲信？难道仅仅是为了杀人灭口吗？看来没这么简单。朱全忠很狡猾，但朱全忠的政治谋略并不高深。杀掉蒋玄晖等亲信实在是不高明，不仅没有促进篡位进程，反倒使朱汴集团内产生了矛盾，谁还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替朱全忠办事呢？这就是朱全忠的格局，一个靠刀头舔血崛起的军阀的格局，他对政治的理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朱全忠不仅相信杀人可以威胁不从的人，通过制造恐怖环境可以逼迫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屈从，而且朱全忠还相信富贵险中求，自从他出道以来，他就一直抱定这个信念，在他看来任何高官显位都是鲜血换来的，所以，他不担心无人替他办事，只要升官发财的诱惑足够大，就一定还会有其他人站出来办事。

话虽这么说，朱全忠虽然很急迫，但的确是欲速则不达，传禅之事就此搁置了一年多。

到了公元907年正月，在敬翔多方策划下，御史大夫薛贻矩才出面在小皇帝与朱全忠之间周旋。薛贻矩吸取蒋玄晖的教训，没有搬出七弯八拐的章程，而是单刀直入，直接要求皇帝向朱全忠禅让帝位。对这个方案朱全忠比较满意。朱全忠终于等到了摘桃子的时刻。

虽然朱全忠心里急不可耐，但表面上仍然推辞拒绝，故意扭捏作态一番。中国历史上这种扭捏作态的戏经常上演，主角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从来不掩饰，但往往到了成功在望的最后一刻，这些大人物主角却突然不好意思、谦虚、扭捏起来，羞答答地不肯伸手去接胜利的果实。

朱全忠越拒绝，劝进的人越多，满朝文武大臣劝进，宰相率百官到朱全忠府中劝进，朱全忠再次拒绝。于是内臣、藩镇乃至岭南湖南都络绎不绝写奏章、写信劝进。当然这都是敬翔一手导演的结果。推辞拒绝的人话到嘴边总是留下半句，劝进推举的人早已经是满头大汗。上上下下各色人等在这场假戏中演出很投入很成功，忙的不亦乐乎。小皇帝被折腾也被吓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劝进的大臣也实在筋疲力尽了，再折腾下去恐怕又要有人头落地。

三月份，桃花盛开的季节。小皇帝派中书令张文蔚为正使，以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使，负责送传位金册；派侍中杨涉为正使，以翰林学士张策为副使，负责送传国玉玺；派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正使，以尚书左丞赵光逢为副使，负责押解金宝；这些人率领文武百官，打着黄罗伞盖、旗幡仪仗，从洛阳浩浩荡荡到开封直接给朱全忠送去。达到开封后，看着花花绿绿的各种证件，朱全忠按奈不住兴奋的心情，但黑沉沉的脸上极力掩饰，故作谦让说：“我哪里有什么功德，全靠你们拥戴啊。”张文蔚、杨涉脸涨得通红，答不上话。只有薛贻矩勉强还能说出几句话：“陛下，您德比三皇，功比禹汤，这是众望所归。”朱全忠这才心花怒放出来，不再推辞，一屁股坐上金銮殿的龙椅。



朱全忠虽然不清楚那个什么三皇与禹汤做过哪些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前的人物，可是总听文武大员们开口闭口给以前的皇帝以此拍马屁，心里明白这是极大的奉承话，听后感觉很爽。张文蔚与薛贻矩问朱全忠：“陛下，要不要重新做一把龙椅？”

朱全忠说："不必了。再做一把又要花费很长时间，长安带过来的那把就行，将饰物更换成新的即可。"

坐在从长安城里搬来的龙椅上，朱全忠接受百官朝拜，在一片歌颂之声中，朱全忠成了梁国皇帝。

这一年朱全忠五十五岁。

有大喜事，总要免不了吃吃喝喝搓一顿儿。当天，朱全忠设盛大宴会招待文武百官。

与百官宴饮结束，朱全忠又与宗族亲戚宴饮。

朱全忠今天特高兴，好日子，心情格外爽，酒喝得也多也痛快。酒至半酣，又召集亲朋好友赌博嬉戏。

正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朱全忠的大哥朱全昱抓起一块玉砸到盆子里，伴随着尖锐的破碎声，玉石碎屑横飞。朱全昱憨傻鲁直，平庸无能，头些年朱全忠给他谋了个山南节度使的职位，前年刚刚退休。老头儿朱全昱嘴里喷着酒气，斜眼瞪着朱全忠骂道："朱三，你不过是砀山一介草民，小时候就玩世不恭，干不了什么正经活，先跟着黄巢做盗贼，后来皇上重用你，身兼四镇节度使，已经是富贵之极了，为什么突然之间毁灭大唐三百年的社稷？篡立称帝？这是要灭九族的大祸，你还有心思赌博游戏！"

朱全忠杀伐决断令行禁止，从不含糊，但对母亲和兄长十分恭谨，不敢造次。被朱全昱这么一搅和，朱全忠腮帮子鼓着，心中愤怒嘴上不敢顶撞，况且朱全昱人虽醉话有理。一下子，热热闹闹的场面犹如被泼了一瓢冷水，大家兴致全无，朱全忠阴沉着脸结束了酒宴。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

朱全忠做了皇帝，原来的小皇帝怎么办呢？

朱全忠把小皇帝打发到曹州，命人严加看管，实则软禁，将皇帝住处四周布置成荆棘林立的围墙，就像现在的监狱一般。即便如此，朱全忠也没有忘了小皇帝，登基之后没多久，朱全忠派人将小皇帝毒死。这是亡国之君的通常归宿。

小皇帝称不上昏君，可以说他对于唐亡基本是个可有可无的人，没

有多少可供人们指责与讥讽之处。那懿宗、僖宗、昭宗总该算是昏君吧？昏不昏不太确定，因为至少智商还算健全，但他们一定是无意或无力于国事，这的确是事实。

帝国末期的昏君并非亡国败政的根源，也未必是帝国覆灭的掘墓人。因为昏君也是体制缺陷下的产物，这种体制的缺陷其实早已种下。

晚唐的体制缺陷基本可以归结到玄宗，他才是始作俑者。有缺陷的体制一旦设计出来，后期的“昏君”基本无力修复这些体制的弊端，反倒在强化体制弊端上表现出非凡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或许这就是昏君之“昏”。除了汉武帝这种英明神武之人，基本没有哪个继承者可以在既定框架下，建设一种良性的自我调适机制，扭转乾坤，力挽狂澜。

把挽救晚唐破败残局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是不现实的，即使皇帝足够英明，也还要有足够强壮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才能够与各种顽强而狡猾的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争斗，即便这样胜负成败也很难逆转。

晚唐的政治架构基本上是建立在皇权势力、宰臣势力、宦官势力、藩镇势力四方博弈的基础之上，勉强维系政局的力量不是治国理政的理想、纲领和具体措施，而是四大势力集团之间互不信任、瓜分私利、勾连制衡的错综复杂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一旦某项因素异化强化到超出均衡状态，这团乱麻就会扯断，扯碎，等待新的连接与构建。皇帝不过是这些错综复杂关系中的一方代表而已，他早已不能代表天下。

把挽救晚唐破败残局的希望寄托在圣贤大臣身上更是不现实的，郭子仪也只不过是被夸大了武力的英雄，并非治乱能臣。李光弼也只能在党争面前叹息回避。其他大臣无不从属于某一政治势力派别，狭隘党争总会代替执政理念，党同伐异的现实更会歪曲尚未得到验证的正确纲领。崔胤嫉恶宦官，似乎切中时弊，但时弊远非此一项，他连宦官都斗不过，还奢谈什么匡扶之策，更何况他在打击宦官的同时并没有提出兴利除弊的治国良策。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帮助一个王朝自觉改良、进行自我修复的力量呢？

所以唐的覆灭是必然的了。

李唐皇室终结了，李唐皇室覆灭了。奇怪的是，普天之下，居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要为李唐皇帝报仇，没有一个人要兴复大唐，都在冷冷地眼睁睁地看着几百年基业的大唐就此倒塌。

其实也并不奇怪，老百姓是饱受了朝廷的欺压盘剥，早已对朝廷和皇室失去了感情与服从的耐心。

诸侯藩镇只顾埋头抢地盘，扩势力，没有人搭理朝廷的安危祸福，朝廷也没有给过诸侯藩镇任何真实的恩惠与好处。

朝中的文武大臣只知道争权夺利，得过且过，将皇帝当做翘板或者玩偶，忠诚与操守荡然无存。

中低层的官宦富户子弟即便学得些文武艺，晋身无门，很多也纷纷投入了藩镇幕僚帐下效力，寻找新的升官发财机会，朝廷失去了新鲜血液的补充。

所以说，昭宗的存在不过是一块障眼的破布，早已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李唐朝廷和李唐天下在其掩盖下，苟延残喘。朱全忠顺手将这块破布扯了下来，就此终结了李唐王朝。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李唐王朝被朱梁取代的同时，北部的契丹八部统合为一，其中最强大的耶律阿保机做了契丹的皇帝。契丹从此以统一强大的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与中原汉族帝国展开了长达近三百年的相持争斗历程，成为汉族帝国几代王朝的噩梦。

契丹，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原本是东胡种姓的后支。契丹先祖被匈奴击败，亡散到鲜卑山。北魏期间，又逃到潢水之南，黄龙之北，大约在现在辽阳一带，后来这些部族自己弄了个名号，叫做契丹。契丹占据的地盘多处于寒冷之地，东面与高丽接壤，西面与奚族部落相邻，南面是营州临海，北面是靺鞨和室韦。契丹一直靠游牧为生，在几千里的土地上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契丹内部分为八个部落，其中大贺氏最强，居于领导地位。几百年里契丹处于奴隶制及半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突厥在北部的强大，南北朝及初唐几百年里一度称霸北部和西部的大漠。契丹由于生存环境与突厥关系密切，力量上比突厥弱小的多，特别是在剽掠唐境的战役中屡次失利，因此契丹在统一之前的历史上大部分

时间称臣于突厥。有一段时间，契丹也曾附庸于李唐。在开元二年，契丹部分部落投靠了唐朝，唐玄宗李隆基赐予契丹丹书铁券，表示互相信任永世修好。其实永世修好是不可能，契丹后来与李唐的关系时好时坏，主要原因还是争夺幽州一带的边境物质资源。安禄山征讨契丹失利之后，李唐王朝日渐衰弱，几乎没有力量再打击和管理契丹，任其发展，契丹此时也开始逐步走向强盛。到了末唐时期，耶律阿保机所属的部落强大起来，逐步代替了大贺氏，并在907年一举统一了八个部落，契丹社会开始进入王国体制，迈入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

李克用的争霸路线是勤王，大事情站在皇帝一边，这是他的经验教训。

朱全忠的争霸路线是占地盘，朱全忠相信有了自己的地盘才有一切。自己的路宽了，别人自然出局。所以开始的时候，朱全忠对皇帝不感兴趣。

李茂贞的争霸路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近水楼台先得月，总想对皇帝下手。

王建的争霸路线是瓜分天下，占据四川这方天地。

杨行密严格说起来几乎没有争霸思想与霸业，只是想拥有一片自己说了算的地盘。

钱镠的策略是与大家搞好关系，偏居一隅，活下去最重要。

刘仁恭的策略是过把瘾就死。

几十年间风云沉浮，只有朱全忠的策略是有效的，不仅打下了地盘而且挟持了天子，最后改了朝换了代。

朱全忠自编自导的禅让只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它压垮了唐朝这匹衰弱的大骆驼。

朱全忠弹指间，帝国轰然倒塌。

弹了也就弹了。

不弹白不弹。

弹了是否白弹呢？

5．举目无亲

昭宗比僖宗逃跑的频次更多，逃跑的路线与花样的确多有创新。即便如此，昭宗为何不往皇帝先辈们喜欢去的四川跑呢？明知此去洛阳凶多吉少，昭宗为何不做别的选择呢？因为昭宗已经举目无亲。

昭宗皇帝明明知道朱全忠已经穷凶极恶，迟早会对他下毒手，那么李晔为什么不采取防范措施？

皇帝有难，原本想去太原，被韩建半路拦截，受了半年的窝囊气。后来又被李茂贞挟持到凤翔，连惊带吓的差点被废掉。朱全忠盛情邀请皇帝去洛阳，皇帝更不敢去，想赖在长安不挪窝，最终还是迫于强大的威胁与压力不得不东迁。

那么皇帝为什么不走老路去成都呢？

还有杨行密等人邀请皇帝去住一住，皇帝为何也不去呢？

因为这些地方都很危险。

因为这些人都已不可信任。

现在的四川已不是往日的四川，现在的王建已不是往日的王建。王建早有异志，不仅称霸四川，而且有心闹独立，只是碍于天下舆论压力没敢轻举妄动。

王建原本是杨复光手下一个小都头，当时与韩建、鹿宴宏为同事，一班小哥们。在黄巢进长安后，僖宗逃亡四川，一路之上由于王建表现出色，被皇帝看中，进而被当权派大佬田令孜笼络过去做了干儿子，后来一路行情看涨，做了壁州刺史。再后来，王建在军阀夹缝中艰难地成长，杨守亮等人摁都摁不住。王建早已看透了天下的纷争、李唐的残喘、中原战乱，他虽然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很清楚，谁手里有军队脚下有地盘谁就是老大。因此，王建全部心思投入到了在四川的创业中。四川道路险阻，不与中原各路诸侯发生利益瓜葛，物产丰富，足可以称霸一方。在王建的创业道路上一个风险投资人都没有，全部依靠流血流汗一

点一滴进行原始积累。王建在政治策略上用的是典型的“远交近攻”策略，与朝廷、朱全忠、李茂贞等保持表面和气的情况下，击败陈敬瑄及田令孜之后，又通过不断的征伐，击败了北边的杨守亮、东川的顾彦晖、南边的南诏部落，历经十多年的争霸战，终于完全占据了四川。凡是成就大事的人必然有不一般的品质与能耐，王建也不例外。王建不仅有见识，而且善于网罗才干之士，尤其在征战岁月中对于勇猛的战将，千方百计要招至麾下，通过“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很快充实了兵将资源。不仅如此，王建还将这些网罗来的将领收为干儿子，全部更名改姓，列入王家“宗”字一辈，前前后后不下十几个。王建占据四川之后，十分勤政，励精图治，决心要把辖区治理好，他还有一个过人的本事，善于听取直言建议，不怕丢面子。不爱惜钱财，对于有功绩的文臣武将时常重赏，因此人人乐意为王建效力。而王建自己十分简朴，这一点很像杨行密，不事奢华，不讲排场。

李茂贞被朱全忠挫伤元气之后，放弃了争霸的念头，蜷缩在陕甘一带过日子。王建逐步强大，朝廷将其从西平王加封为蜀王。此时的王建风头正健，雄视西南，霸气十足。四川的大将为了争功，怂恿王建出兵攻打李茂贞。王建就此事征求节度判官冯涓的意见。冯涓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战争是凶灾啊，劳民伤财，是个无底洞。现在朱全忠和李克用打得不开交，胜负难解难分，如果他们中的一个将另一个吞并，变得更强大，然后再来进犯四川，到那时即使我们有诸葛亮重生也束手无策。留着凤翔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是我蜀国与中原之间的天然屏障。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一点，不仅不应该和凤翔为敌，还要与他们和亲，结成儿女亲家。天下太平的时候，咱们一门心思种地练兵，做好国防建设。如果战乱来临，那我们见机行事，是打是和，可以进退自如。”王建拍手说：“说得好！李茂贞虽然笨，但是素来强悍，打仗也有一套本事，不是省油的灯。虽然他打不过朱全忠，但自保还是有能力的。让他作我的门神屏障，好处多多啊。”这位冯涓不仅见识非凡，还善于进谏，深得王建信任。王建治理的四川，税赋很重，可是没有人敢提意见。有一次，冯涓借着王建大寿的时候，趁着王建高兴，先说了一些吉祥话，然后又提

到了老百姓的日子艰难。王建何等聪明，听出了冯涓的真实意图，面带惭愧地说道："如果事事都能得到像你这样的忠言建议，我的霸业何愁不成啊。"

王建有招贤纳士的美名，那是因为这些贤士或者闲人对王建没有威胁。说不说是他们的事，听不听是全在王建掌握，再说了，王建对好话赖话还是有鉴别力的。但是，王建也有枭雄的通病，疑心大，好猜忌，对于功名巨大的将佐防范非常，甚至有些人因此被王建找个借口除掉了。王建有他心理阴暗的一面，只有他自己知道容纳人的尺度，王建的这个度很奇怪，在一定程度上说属于心理疾病。可以说他有双重性格，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王建笼络人心不仅停留在嘴上，还有行动，尤其善于招抚低级军校的感情，而对于功名渐大、地位较高的所谓"人才"，王建的态度会由爱惜转变成"羡慕嫉妒恨"，进而百般打击。

王宗播原本是荆南节度使成汭的部将，本名许存，在成汭手下不得志，后来受到成汭怀疑，被迫出走投降了王建。许存一向作战勇猛，有一定名声，王建心里对他嫉妒。虽然招降了许存，但王建总是不放心，总想找个理由将许存除掉，后来王建的一个手下劝说王建不要这么做，如果杀掉许存不仅使西川失掉一员良将，而且还影响王建的声誉。王建这才作罢，就势为许存更名为王宗播，与诸多干儿子同列，以表示器重笼络之意。而许存对于自己的生存危机毫无察觉，不仅没有觉察到危险，而且一直不知道是谁救了他一命，可见他严重缺乏政治敏感性，估计成汭也是因此不喜欢他。后来有一位高明人士点播了王宗播，使他再次成为幸运星。这位高人是王宗播手下一个记账员，他对王宗播说："将军，您没看出来吗？你受到王大帅的怀疑了。"王宗播愣愣地没明白缘由，这位记账员继续说："将军您要想躲避灾祸，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谨慎谦退。"别看王宗播缺乏政治敏感性，但他听人劝吃饱饭。此后，王宗播一方面卖力工作，另一方面遇到功劳时就装病谦让。这样才逐步打消了王建的疑心和嫉妒。在一次与凤翔军作战中，王宗播遇到李继密，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军相持不下。这时候，王宗播表现出了一些退意。这个细微的态度变化被他的记账员看出来了，记账员提醒王宗

播说："将军您一家老小都降了王建，现在大敌当前，您不拼命进攻，如何能落得清白？"王宗播总是头脑慢半拍，这时候才恍然大悟，表态说："弟兄们，我们豁出去了，一定要拼着性命博取功名，否则的话，那就全战死在这里！"大将一声吼，三军猛如虎。蜀军一鼓作气，攻下了四座凤翔军的营寨。在继续进军，攻打西县的时候，一名小校被敌军飞箭射中，箭杆从左眼射入，直达右眼，但金属箭尖无法取出来，几天之后创口化脓。此时，王建赶到军前，见到此情此景，毫不犹豫地亲自用嘴吸舔这名小校的脓疮，直到将脓疮吸干之后，箭尖露出来才取下。王建这种爱惜基层官兵的做法，极大地感动了部署，鼓舞了士气。春秋战国时代的伍子胥也曾为部下吸舔脓疮，这一点的确很难做到。

凤翔大将李继密战败后被迫投降王建。按说李继密也是李茂贞手下的一员虎将，但王建对待李继密则是完全不同的态度，王建说："你作恶多端，既然已经投降了，算了，那就不杀你啦。"尽管留下了李继密的一条性命，但王建嫉恨李继密才干，时常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李继密，即使王建手下唱歌的弹曲儿的优伶也敢嘲弄李继密几句，这令驰骋沙场的李继密十分难过与不堪。终于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李继密投河自尽。可怜李继密没有被枪林弹雨伤害，却被一口一口的唾沫淹死了。

对于部将中功名显赫的大将，王建嫉妒之心尤其严重。大将王宗涤因战功被封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其势力逐越来越强大，群众口碑也不错，官兵将校和老百姓很拥护王宗涤。其实，此时的王宗涤已经到了功高震主的境地。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处境，无论当事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沾了功高震主的嫌疑，其结果都是悲剧。王建此时已经嫉恨王宗涤，只是还没有表达出来。后来遇到一件事，诱发了一场血案。王建装修改造了王府衙门，雕梁画栋、流光溢彩，当地人方言称之为"画红楼"，据说与王宗涤的名字谐音，大概是川普吧。此事传到王建耳朵里，王建感到很厌恶。这时候，小人出现了，借题发挥，造谣中伤王宗涤，这进一步引起了王建的怀疑。于是王建将王宗涤召见到成都，当面质问王宗涤有何不良居心？这个王宗涤是个直筒子硬脾气，心高气傲，平时一点都不低调，这次见到王建仍然是不卑

不亢的模样，直截了当地对王建说：“现在三川已平，大王霸业完成，你既然听信谗言，那么完全有理由杀我这个功臣了。”王建原本就不爽，一听王宗涤这话更怒了，命令手下人将王宗涤暗杀。



王建在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中，一直和朝廷及朱全忠保持友好关系。朱全忠曾派出押牙王殷出使成都，既是回报王建的好意，也是刺探

王建的虚实。王建设宴款待王殷。酒席宴上，王殷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有意刺激王建说："蜀中甲兵虽然很多，但是缺少战马啊！"王建听出了王殷话里有话，顺势故作生气的样子，回答道："四川江山险阻，骑兵没啥子用处。不过我这里并不缺马。王押牙你多住两天，我和你一起检阅一下我的骑兵。"两天之后，王建调集四川各州战马，在星宿山下列队检阅。一时之间，战马嘶鸣之声响彻山谷，战鼓激越的节奏震撼大地。在星宿山下空阔的阅马场上，万马奔腾，气势恢宏壮观。阅兵台上，王建得意地扭头对王殷说道："押牙你看，我这里有官马八千，私马四千，足可以武装几只骑兵部队喽。"王殷双手击掌，表示叹服。为什么王建要这么大张旗鼓的炫耀自己的实力呢？因为他有他的目的，他既有炫耀的心思，更重要的是表示自己军事实力强大不可侵犯的威严。他明白，王殷来川并非简单的送一送往来书信，其使者身份掩护下，还要探查蜀川的虚实。王建做出这个表态，言下之意就是朱全忠不要轻易打我的主意，我王建可不是好惹的。各位要问了，既然四川不适合骑兵，那么王建是怎么在两日之间聚集了如此众多的战马？因为王建原本是一名骑将，对于骑兵情有独钟。在占据四川之后，王建开辟了文、黎、维、茂四州的集市，与西域人交易马匹。经过十来年的积累，以至于达到了万匹之多。有万匹战马相当于现在有庞大的尖端空军部队。这个数字恐怕李克用知道后都会惊讶的，更别说朱全忠了。

就在朱全忠一再催促昭宗迁往洛阳的时候，昭宗李晔派人向王建告急求救。王建倒是很有政治觉悟，接到书信立即发兵，派出邛州刺史王宗祐为北路行营指挥使去接皇帝。蜀军到达兴平时，遇到了汴军，据史书记载"不得进而还"。这里大有蹊跷，蜀军与汴军开战没有？王建迎驾的决心到底有多大？蜀军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汴军？我们完全可以怀疑王建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并非真要与朱全忠为敌，并非真要迎接皇帝入川。如果王建把皇帝接到成都，那么他这个蜀王就不会自由自在了，因为他打出的是"勤王"的旗号，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号。如果王建惹毛了朱全忠这个当世大佬，那他的日子也一定不好过。王建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说没能接到皇帝，搪塞了事。后来王建以奏报音信不通为理

由，开始用墨制封官，也就是相当于自己开办了一个小朝廷，行使大唐皇帝的职权。朱全忠废掉李唐称帝后，王建急不可耐，也在成都建号称帝，做起了真皇帝。由此可见王建心思蓄谋已久，早已不是李唐朝廷的人了。王建作了十二年的蜀国皇帝，死时七十二岁，算是高龄享国。由于蜀国远离中原战火，况且王建治理有方，十几年间，社会渐趋太平，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算是唐末五代乱世的一处偏僻的亮点。

王建不愿意介入中原纷争，那么杨行密是怎么想的呢？

就在朱全忠挟天子入东都，废李唐谋禅让的时候，杨行密还在与左邻右舍断断续续的争斗，南边与钱镠互有胜负，北边与朱全忠相持不下。杨行密的身体状况屡屡报警，时常生病，虽然还有争霸的干劲儿，但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朱全忠受禅让称帝之前撒手人寰，将淮南传位给傻儿子杨渥。普天之下的藩镇中，估计杨行密是最郁闷的了，眼睁睁看着朱全忠一步步走向皇权顶端，而自己却还在为开疆保境艰难奋斗。淮南作为一个小藩镇，能够与朱全忠强敌为邻十多年实属不易，湖北一带被朱全忠吞并，安徽北部屡遭侵扰，淮南处于朱全忠的半包围状态。杨行密窥视天下的野心伴随其生命的终结走到了尽头。

除了李茂贞、王建、杨行密这些诸侯之外，其他在湖南、浙江、岭南一带的小诸侯不足道，根本没有心思和实力参与天下事务，也不敢乱发言。所以，昭宗皇帝被朱全忠谋杀也只有在静悄悄中发生了。



北有李克用，南有朱全忠，

晋汴争霸何时了？新人旧人世代相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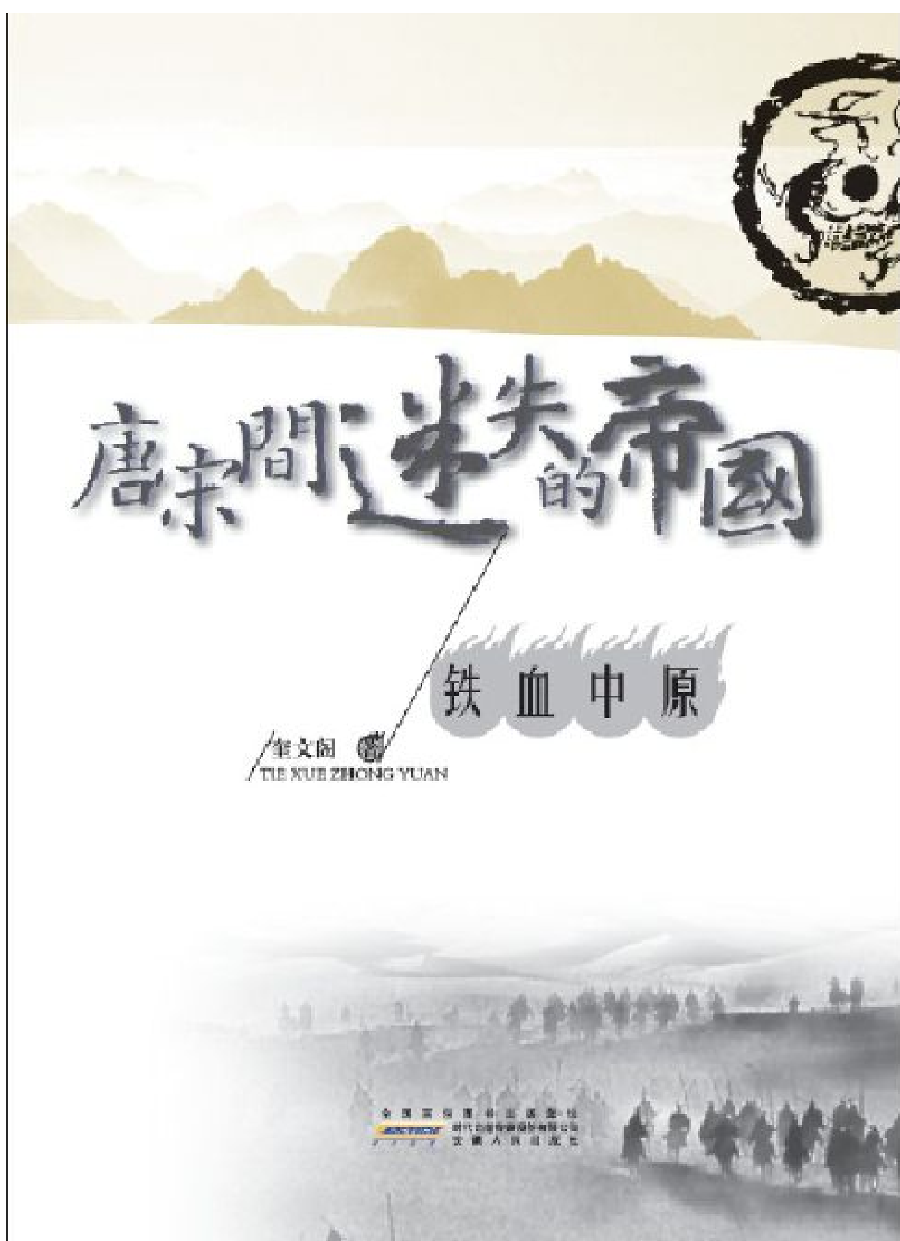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铁血中原

奎文阁 著

TIE XUE ZHONG YUA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3, 铁血中原 / 奎文阁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12-06343-6
I. ①唐… II. ①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472号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3：铁血中原
作　　者 奎文阁
出 版 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胡俊生 梁明德
责任编辑 胡俊生 侯芙瑶
责任印制 刘 银
装帧设计 王　艳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8 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A 座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120　010 - 64267397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00×96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4 月第1 版 2013 年4 月第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2-06343-6
定　　价 33. 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一、姓朱的梁
1．皇帝原来这滋味
2．泽潞危机
3．窝里斗
4．风水转
5．这一战都化作云烟散
6．再战河北，输掉河北
7．虎子、犬子、败家子
二、皇权贬值
1．新青年
2．河朔三镇之卢龙的覆灭
3．藩镇重组惹的祸
4．黄河以北换了主人
5．契丹来了
6．契丹不是好惹的
7．皇帝一箩筐
8．决战黄河
9．复仇
10．新国家旧气象
11．开疆拓土
12．郭崇韬之死
13．太妃的预言

一、姓朱的梁

1．皇帝原来这滋味

每个皇帝都说皇帝苦，还自称为“寡人”。可是总有无穷无尽的人想做皇帝，甘愿去做“孤家寡人”。朱全忠从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光棍摇身变成了“寡人”，没想到从此后陷入了无限的焦虑与烦恼中。做皇帝的甜头在哪里？

三月十五，朱全忠大会群臣。

这是朱全忠做皇帝后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也是朱全忠第一次坐得这么高。

在开封府空阔的大殿中，放眼四望，一切亦幻亦真，朱全忠觉得有些晕乎乎的。一切是那么熟悉真实，却又若即若离，似乎随时都是可以破灭的梦境。

朱全忠欠欠屁股，扶着龙椅的手用了用力，下意识地检验一下这宝座结不结实。朱全忠拢了拢眼神，俯首看了看阶下的文武大臣，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感，似乎有些人是第一次见到似的。看着群臣俯首帖耳的模样，一下子把这么多人尽收眼底，尽收手底，那感觉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爽！

在老家时总翻着眼往上看，脖子都梗酸了。做了节度使后长期平着看，见有的兵头个子比自己还高，总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俯视众生、君临天下是什么滋味儿。

朱全忠想到了和他同时代的藩镇老大——李克用，那个独眼龙还和我争，自以为会在马上舞弄几下棍棒就独步天下了，哼！即使让他坐上龙椅他也看不全，充其量可以看到半个天下。钱镠还算聪明，做人还算厚道，一直以来皮笑肉不笑地给李唐上供，现在又屁颠颠地来供奉我。至于杨行密，倒是挺努力，但也怪可怜的，没享上清福就死翘翘了，几个儿子都不是块料。现在估计最痛苦的要数李茂贞那个大笨蛋，挟天子以令诸侯是那么好玩的吗？是谁想玩就能玩的吗？结果还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给我白白做了一次免费跳板，否则，我还真不会这么顺利地把

李晔收拾掉。我在第一时间派出送信儿的人应该到凤翔了吧，李老头儿接到我登基的消息，表情一定很难看。

想完这些藩镇大佬，朱全忠忽然又想到了刘崇。刘崇是朱全忠年少时的远房亲戚。年少的朱全忠兄弟三人跟随母亲曾寄居在刘崇家，饥一顿饱一顿挨日子，还总时不时地遭受刘崇的白眼甚至打骂。朱全忠心想，刘崇这糟老头做梦也想不到我朱全忠会做了皇帝，他知道这个消息估计会吓个半死。

朱全忠在瞬时之间想完这些事，又扫视了一下百官，心想：今天要对这帮人重新封官进爵，这个事儿要抓紧办，这些人刀头舔血拼命办事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嘛。我的霸业还是有很多事要做，离不开肯办事和会办事的人。至于李唐旧臣，谁要是机灵、早早归顺，那就让他荣爵显贵，如果哪个迂腐不开窍，挡了老子我的路，那他的路只有一条，死路！

不知是哼了一声还是咳嗽了一声后，朱全忠威严地不容质疑地宣布："李唐气数已尽，天下失望。朕自创业以来，戎马倥偬三十余年，攘锄奸凶，底定中原。今天荣登大宝，众卿力不可忽。"

"吾皇乃英明盖世之主，天下所归实乃天命！"下面群臣齐声山呼。由于百官喊声太大，开封府大殿屋顶被震得"嗡嗡"作响，几缕灰尘"扑簌簌"掉落，有一缕还粘到了朱全忠手背上。朱全忠皱了皱眉头，看了看那缕灰尘，然后继续颁布诏令。

朱全忠满意地微微点点头，接着说："既然立国，国号仍用大梁，沿用朕以前王号；为开创太平盛世，年号定为开平；至于都城，不要去洛阳了，定都开封，作为东都，洛阳作为西都，长安以后称废都。"

这个决策有些出人意料，洛阳宫殿刚刚落成，全套设施都是新的，一切供具齐备，皇帝为什么要舍弃洛阳而定都开封？

其实，朱全忠并不认为开封比洛阳条件优越，他也很清楚洛阳的物质条件要周到丰富得多。不过，朱全忠在开封做皇帝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感到洛阳不安全。洛阳毕竟在河阳藩镇地盘上，不属于宣武的下属城市。朱全忠刚在洛阳策划了弑帝、禅让两起政变，洛阳城里人心惶惶，

朱友恭、氏叔琮的旧部还在城内，各藩镇的间谍及暗杀团伙游走在大街小巷，从长安搬迁来的大官富户挤得满满的，还有参差不齐的李唐御林军惊魂未定，一旦变生肘腋，情况复杂，局面不容易控制，各种势力将难以应对。

朱全忠久镇开封，经营十几年，警戒力量都是自己的嫡系亲信，此处牢牢掌控在朱全忠手中。如果改朝换代过渡期顺利，则开封足以据守，繁华规制做帝都也不逊色。如果天下有变，以开封为基地出击作战更是易于调度。

当年黄巢进驻长安，由于治理失策，城内反抗力量此起彼伏，外面各路藩镇联合围剿，最后黄巢不得不撤出长安。

因此，朱全忠思前想后，认为多年的根据地不可轻易离开。他深知虎离山林的后果，无异于自剪羽翼，投身险境。所以说，朱全忠虽然急于做皇帝，手段狠辣血腥，但对于安全考虑还是处处小心翼翼。

定都建号之后，朱全忠又宣布："撤销枢密院，设立崇政院，崇政院负责军机、政事，各部尚书及宰相奏请先呈崇政院，等崇政院会商同意之后，再由崇政院草拟办理意见报给我，经朕批阅后下崇政院督责各部施行。哦，对了，崇政院由敬翔负责，出任崇政院使。敬翔你组织人将《唐律》挑着主要的内容精简一下，以此作为我大梁法律。《唐律》太繁琐，七拐八绕地这么多条条框框也没有将天下管好，那么厚厚的一大摞，我看着都眼晕。"

朱全忠宣布完这一条，顿了顿。

大殿内鸦雀无声。

鸦雀确实没有，是人人不敢出声。

无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不关心此事的人，在屏息焦急地等待自己的官职，这才是他们血染征衣、血染双手的回报；二是前朝旧臣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紧张得不敢吭气。因为撤销枢密院可不是小事，战乱年间枢密使掌握军国大权，几乎能当朝廷的半个家。现在枢密院的职责归了崇政院，而崇政院还有行政事务，崇政院无疑成为权力最大的机构。



唐朝时，宰相凌驾于六部之上，对重大朝政拟议之后报请皇帝批准即可下六部执行。现在，宰相有事还需要先报崇政院，而且取消了宰相的任何决策权，只能按崇政院的意见办差。特别是在前朝做过宰相的人，心里如同揣着兔子，血压上升，神经紧张，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什么。这一决策背后还有一层意思是所有人都无法确定的，或许也无从

考证了。

朱全忠设立崇政院是集权的重要措施，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但是，设立了崇政院并没有分散朱全忠的个人权力，他仍然直接且强势地主持着军国大事。这只能推出一种结论，“因人设事及设事得人”。由于敬翔精明干练，“德才兼备”，“德能勤绩”俱佳，朱全忠既倚重又放心，所以才将崇政院使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职务给了敬翔。而敬翔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权衡出发，并没有将手中的权力划分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是在替朱全忠“打下手”，朱全忠想管的事情，敬翔一定会自觉地退居侧位，朱全忠忙不过来又不想管的事情，敬翔全力以赴地承担起来。这种“朱敬”配似乎很成功，也很耐人寻味。

正是因人而异的特点太突出，所以崇政院尽管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创新，虽然看上起很美，但是并没有在五代延续很久。

敬翔神情严肃地谢恩之后站在班首，身形表情看不出什么变化。

敬翔，一个低调而神秘的人，从今天开始成了群臣百官的一号人物。完成了从落魄街头，靠替人写家书为生，到权倾朝野，位居首席宰辅。敬翔的职业生涯过程从另一个侧面嘲弄了那个以出身门第论前途的社会，与赳赳武夫们靠杀戮与篡弑获得蹿升形成了对比。

大臣中的一号人物确定后，该依次封官了。

朱全忠继续宣布：“张文蔚、杨涉为门下侍郎，薛贻矩为中书侍郎，韩建为司徒兼洛阳宫使，李振为殿中监，朱友文为开封府尹，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刘知俊为匡国节度使，朱友谦为河中节度使。张全义进封魏王，钱镠进封吴越王，清海节度使刘隐为大彭王，封李茂贞继续做岐王，罢免李克用的晋王职爵。”

朱全忠封了一长串官职，可是同有劝进之功的唐朝礼部尚书苏循、刑部尚书张祎却没得到任何封赏，反被勒令退休，这俩人憋着一肚子气回家了。苏循等人之所以没得到官爵，主要是敬翔、李振不喜欢他们，怂恿朱全忠将其赶走。张文蔚与杨涉乃官宦世家，累有令名，故得以保全。但张文蔚在梁为官不到两年就死了。

朱友文虽然不是朱全忠亲子，自从朱全忠长子朱友裕战死后，朱全忠很喜欢并信任朱友文，官拜开封府尹，责任重大，意味着京畿警备尽在掌握。两年后，洛阳整顿清理好，朱全忠迁都洛阳，又让朱友文做开封（东都）留后，足见地位之隆，以至于后来朱全忠打算将皇位让朱友文继承。

李克用比朱全忠起兵还早，成名也早，成功也早，更重要的是家世好，甚至还帮助过朱全忠，结果被窜升的朱全忠围追堵截到晋阳巴掌大的地方，忍气吞声，艰难维持。现在李克用见朱全忠耀武扬威地当了皇帝，居然对自己指手画脚。在又急又气之下，李克用头上长疮，一病不起，一年之后撒手这个纷争不息的人寰而去。

李克用死了，但李克用却生养了个令朱全忠非常头疼的儿子。李克用的夙愿终于在儿子身上得到了实现。李克用的这个儿子就是李存勖，猛虎一样的小伙子。

李茂贞接到朱全忠的封赏，看都没看就扔在地上。李茂贞现在已经老了，这几年地盘越打越小，东边的被朱全忠占去，南边的被王建占去，自己蜷缩在陇右巴掌大的地方。李茂贞失去了往日飞扬跋扈的三寸气。虽然李茂贞不敢和天下争了，但还是决定自己开府建衙，封官授爵，做派和皇帝差不多。

四川的王建听到朱全忠称帝的消息，按捺不住心里的痒痒，急火火地也称帝做了皇上，不过王建终觉得底气不足，在称帝的同时加紧联络李茂贞、李克用、杨行密等人，谋求各自称帝，打算与朱全忠平起平坐，没想到那些人没有一个响应的。

虽然大唐皇帝被朱全忠废了，可是虎死余威在，这些平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军阀，仍然不敢轻易在屁股底下随便垫一把龙椅。

2．泽潞危机

泽潞二州一直是汴军与晋军争夺的军事要地。做了皇帝的朱全忠要一鼓作气攻占泽潞，进军太原。走向末路的李克用咬紧牙要保住泽潞，为河东留下最后的一点家底。

做了皇帝的朱全忠，心里还是念念不忘河东李克用，总觉得李克用是心腹大患，只要李克用还神气活现地用独眼斜瞪着他，朱全忠就感到寝食难安、芒刺在背。

朱全忠封授百官、厘定纲纪之后，决定北伐。

朱全忠要御驾亲征。

皇帝亲征的威势自是浩大雄壮。

皇帝亲征的浩大威势需要更加浩大的耗费。

皇帝亲征的浩大威势所需要的浩大耗费只能来自于更狠更多的赋敛。

皇帝亲征的浩大威势所需浩大耗费造成的更狠更多的赋敛彻底动摇了本不强壮的帝国根基。

况且这个帝国只不过是换了名头的藩镇。

登基称帝后，朱全忠是可以有多个选择空间的，是继续通过铁血征伐来统驭人力与思想，以达到巩固皇位的目的？还是怀柔抚远，内修政治以充实实力？朱全忠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比较习惯和比较娴熟的政策——战争与杀戮，因为朱全忠的哲学字典里，对待手握重兵的将帅只有一个办法才能保持绝对的权威——那就是让他们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而且永远也猜不透皇帝要给他们安排什么活儿，更不知道皇帝要以什么方式让他们去执行任务。朱全忠认为对待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折腾敌人，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对待部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部下闲着，让他们夜以继日地追逐名利。同时，朱全忠挟称帝之威，以为自己足可以趁机扫荡诸侯，廓清环宇。或许就是这个选择，将年事渐高的朱全忠和很年轻的梁帝国迅速送上了不归路。

朱全忠继续攻击诸侯藩镇原本也可以有多个选择。南面杨行密的儿子杨渥是个游手好闲、吃喝顽劣之徒，继承父业之后，不仅没有振作精神，反倒变本加厉，使劲玩，使劲挥霍。不到一年多，杨渥被杨行密旧部徐温架空，大权旁落。这期间，淮南内斗，朱全忠可以兵伐淮南，但是朱全忠没有这么做，具体原因无据可考，估计朱全忠对淮南历经几次

战败之后心有余悸了，一直没有找到击败淮南的好办法。因此，朱全忠还是死盯着老对头李克用，决定与李克用进行生死大决战。

开平元年（公元907年）五月，朱全忠出师北伐潞州，可没想到这一战如此酷烈，与晋军攻防战打了一年。梁军撤换了四位统帅，不仅没能攻占潞州，反倒险些将泽州失去。因为李克用曾经动摇过，要撤往漠北，后来在刘夫人和李存勖的劝说下，终于坚定信心留在河东。既然选择留下来，就要全力以赴保住这个根据地。李克用也是下了血本，拼出全部的家底与朱全忠决战。

梁军第一位挂帅北伐潞州的大将是康怀贞。

康怀贞早年在朱瑾帐下效力，以骁勇闻名，曾经在“三朱”大战中，对宣武军造成很大杀伤。朱全忠伐下兖州，朱瑾逃亡淮南，康怀贞兵败被俘。朱全忠爱惜康怀贞的勇猛，故礼下而收降之。后来，康怀贞屡以骑兵攻坚立功，在宣武系中官至陕州节度使。陕州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与李茂贞和李克用两大藩镇劲敌接境，可见朱全忠对他的器重。

大家会问，朱全忠这次为什么没有派出头号大将葛从周？葛从周年事已高，得了风湿病，无法领军作战，即使上朝上班也不能坚持，因此，葛从周只好退休养老。葛从周因病退休，也可以说退得很及时，躲过了朱全忠后来对大将的杀戮之灾，这是后话，以后再表。葛从周退休后，康怀贞跃居梁军头号上将军。

此次出征，朱全忠寄康怀贞以厚望，命其率大军十万，希望一举扫荡河北。临行前，朱全忠对康怀贞说：“卿位居上将，勇冠三军，向来破敌摧锋，动无遗悔，至于高爵重禄，我亦无负于卿。夫忠臣事君，有死无二，韩信所谓‘汉王载我以车，衣我以衣，食我以食，食人之禄，死人之忧’。我每思韩信此言，真忠烈丈夫耳！我今扫境内委卿，卿当勉思竭尽。况晋人新得上党，众心未叶和，以十万之师，一举可克。予当置酒高会，望卿歌舞凯旋。”

朱全忠对康怀贞可以说既有褒奖、又有激励、还有崇望，朱全忠没有以“朕”自称，而是以“予”自称，足见朱全忠对康怀贞的重托，对河北一战的期许。康怀贞闻言，深受鼓舞，感到莫大的荣誉与压力，他知道

此次非比寻常，因为晋阳派驻潞州的主帅也是名动天下的人物。

晋军镇守潞州的是李嗣昭、副使李嗣弼。我们对李嗣昭这个人并不陌生，在前文中屡屡出现。李嗣昭乃晋军头号文武双全的大将，虽身材瘦小，相貌平平，但是深沉有谋略，胆大精悍，深得李克用器重，数次委以重任。李嗣昭曾奉命救援王珂兵伐河中，平灭王珙；支援刘仁恭，与葛从周大战青山口；为解太原之围，力战氏叔琮。去年李嗣昭打败并招降了镇守潞州的梁之大将丁会，李克用授李嗣昭以昭义节度使之职，命其继续镇守潞州。可以说李嗣昭战功赫赫，在李克用子侄辈中出类拔萃。李嗣弼是原河东大将李克修的儿子。

康怀贞遇到李嗣昭可以说是棋逢对手。

所以这一战注定是轰轰烈烈，注定是难解难分。

六月，康怀贞率领十万大军，到潞州城下，就将潞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日夜轮番强攻。李嗣昭紧闭城门，顽强抵抗。康怀贞有朱全忠的压力，急于求成，志在必得，半个月内将攻城的方法用了不下几十种，但李嗣昭防守的潞州城坚如磐石。虽然，康怀贞久攻不下潞州，但潞州城内的压力是巨大的，八百里加急向晋阳后方求援。晋军派出了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率骑兵驰援潞州。

这时候，康怀贞已经使出了最后也是最常见最厉害的攻城之策，在潞州城外开挖壕沟，引水灌城，同时在外圈再筑起土墙，把潞州城彻底与外界隔绝。

可是周德威也是晋军名将，机智有谋略，屡次以骑兵偷袭破坏康怀贞的环城土墙，康怀贞被周德威折腾得筋疲力尽。康怀贞担心城内外夹击，因此按兵不接战，打算持久消耗，困死城内的李嗣昭。

李嗣昭还在坚持。

朱全忠坚持不下去了。

八月，朱全忠撤掉康怀贞，降职三级为行营都虞侯，换上亳州刺史李思安出任潞州行营都统。对于李思安我们并不陌生，此人曾多次出场，属于明星人物。李思安身形高大，擅长用飞槊，勇猛非常。以前随朱全忠作战，经常单骑冲入敌阵，纵马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穿透敌人阵

营，试探对方队伍厚薄后回还。有时候，敌人阵伍中有爱炫耀的将官，李思安突骑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去将其擒获而归，敌人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名将佐已被李思安的旋风卷走。

李思安到达潞州后，在环城土墙外围又修筑了一圈土城，称之为夹寨。目的是防止城内晋军奔驰突围，也可隔绝周德威的外来援兵。这样一来，潞州城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馅饼中的馅，饼越摊越大。梁军既是攻击者又是防守者，梁晋双方进入了僵持胶着局面。

十几万大军聚集在潞州城下，粮草供需成了大问题，城内的李嗣昭只有干靠，城外的李思安时间长了也吃不消。李思安调集周围的老百姓运送军粮，周德威就瞅准机会抄掠。由于周德威在最外围，最自由灵活，所以，周德威虽然打不过李思安，但可以没完没了地派人骚扰破坏，梁兵为此疲于奔命，防不胜防。

消耗战一直打到第二年正月。朱全忠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产生了撤军的打算。忽然，历史遇到了转折的路口，李克用头上生疮，病死了。

李克用临死前，册立大儿子李存勖接班为河东之主。李克用一共八个儿子，李存勖为长子。李克用垂危之际，卧榻授命，喘着粗气、声音嘶哑地对文武重臣交待说：“此子志气远大，必能成吾事，尔曹善教导之！”既对李存勖做出肯定的评价，也描绘出李存勖未来的使命，同时对顾命大臣提出了辅政的要求。

关于近期的任务，李克用对李存勖进行了布置：“嗣昭厄于重围，吾不及见矣。俟葬毕，汝与德威辈速竭力救之！”大敌当前，争夺泽潞仍是第一要务。

李克用死不瞑目，再次单独嘱托三弟也是最小的弟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李克宁：“以亚子累汝！”将儿子托付给李克宁辅助。



李克用将后事交待完毕，最后屏退众人，单独留下刘夫人。刘夫人缓缓坐在李克用床边，默默地注视着李克用那张熟悉的脸。李克用的病并非一般的皮肤病，这种病很折磨人，满脑袋长疮，化脓生毒，不仅痛痒难耐，而且侵蚀身体机能，近似于现在的癌症。李克用饱受折磨，十分痛苦。可是他强力忍受住疼痛，在嘴角挤出一丝笑容，吃力地对刘夫

人说："夫人，你我相伴近三十年，我李克用一生纵横天下多赖夫人贤助。不想我先走一步，你我夫妻就此阴阳两隔了。"

刘夫人眼中噙着泪水，深情地望着李克用沧桑的鬓角与面庞，轻轻摇摇头，然后哽咽着说道："大王，你武功盖世，驰骋天下，是铮铮奇男子大丈夫，妾身我生死都是大王的人。大王对妾身情深意重。大王如若离去，妾身孤身一人，于这世间已无留恋。我愿随大王共赴黄泉，永远相伴。"

李克用的嘴角微微抽搐了几下，不知是微笑还是痛苦，他举目望着幔帐的顶子，用几近颤抖的语调打断刘夫人的话，说道："不，不行，夫人你不可如此。人生起伏荣辱，终究不免一死。我死无惧，可是夫人膝下无子，将来无人伺候，这是我难以割舍的心事。"

刘夫人闻听此言，眼泪再也忍不住，扑簌簌滚落下来。这位能文能武的奇女子此时肝肠寸断，五内俱焚。刘夫人因悲伤过度，双肩不住的抖动，已经泣不成声："妾身未能为大王生养一子一女……可大王对妾身我情深意重……无论出外征战，还是……还是燕居府第，始终不离不弃，妾身何当大王厚恩……"

李克用因气喘憋得额头青筋暴露，强撑起上身，用尽最后一份力气，双手紧紧抓住刘夫人的臂膀，急切地说："夫人情意我了然于心，可是我霸业未成，亚子年幼，还望夫人保重，替我送他一程。"

刘夫人用力点点头，坚定地说道："大王放心，妾身视亚子为亲生，视亚子母亲为亲妹妹，妾身定会尽全力保全李家基业。"

李克用听刘夫人这番话，双手缓缓放开，眼睛慢慢闭合，头向后猛然仰去，一口鲜血喷出三尺，气绝身亡。这一年李克用五十一岁，年龄并不大，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和他同重量级别的强人大佬中，也属于死的较早的。虽然李克用痛苦地死去，但刘夫人没有放声痛哭，也没有呼天抢地，而是双膝跪倒在李克用床前，双手捧着李克用的脸，将头深深地埋在李克用的臂弯，很久，很久。

李存勖在河东基业风雨飘摇的时刻会顺利继位吗？

尽管李克用经营河东几十年，尽管李存勖少年英武，但是，李存勖

继承河东之主的过程也经历了一番凶险。有一个人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人便是李存勖的叔叔李克宁。

李克用有三个亲弟弟，二弟李克让，三弟李克恭，四弟李克宁。李克让勇猛善战，黄巢攻打长安，僖宗逃亡四川，李克让协助守潼关，兵败被害。堂弟李克修河东头号大将，可由于接待工作没做好，被李克用责骂一番，羞耻含恨抑郁死去。李克恭骄纵跋扈，接替李克修昭义节度使职务后，被潞州人造反刺杀。李克用一辈中，剩下的只有李克宁。

李克宁在军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很快掌握了内外军权，成为晋军中李克用之下的二号人物。李克宁军纪严明，无论驻军防守还是出兵打仗都很有章法，河东军民对李克宁都很敬畏，在他的地盘上没有人敢胡闹滋事。在广大河东朝野文武心目中，大家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将李克宁作为李克用的接班人看待。都以为李克用死后，按照兄终弟及的规则，必定是位高权重的李克宁继承王业。

大家都没想到李克用临终册立了儿子，而且是年龄尚轻的儿子李存勖，此时的李存勖才二十四岁。李存勖此时毫无地位和权势，只不过是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小王子。河东主帅世代行伍出身，崇尚军功，竞争武力，各自拥有强大的军事队伍。李存勖毕竟年少，手中没有实权，也没有地盘，在军中的地位和资历还差得远。那些打了几十年的仗、在死人堆里往返无数次的军队头领们怎么肯服从服气服务服帖于小伙子李存勖呢？

河东的军事建制有其特点，基本采用的是分兵种与分部落双重建制。首先部队分为蕃兵与汉兵，然后在蕃兵与汉兵中又分为骑兵与步兵，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各成系统，在出征打仗时，根据战争需要，才在各兵种之上设立跨兵种的指挥使，属于临时性头衔，权力自然也是临时的。在这种大的体系之下，又有部落式建制，部队以各个部落为单元，属于不同的头领。李克用子侄一辈中，凡是带兵打仗的，都有自己的嫡系部队，相当于私家军。李克用在世时对这些子侄很优待，这些子侄的私家部队各自为营，耀武扬威，谁也不服。现在李克用死去，拥兵自重的李氏子孙各有想法。

对于李存勖是否应该继位、有没有能力继位的怀疑充斥幕府与大街小巷。对于其他手握重兵的王子可以、可能继位的揣测，持赞同意见的也不乏其人。谣言猜测和蛊惑开始在河东传播，特别是河东与梁国烽烟正紧，如何挽救危亡是人人关心的大事。

这时候，李嗣昭尚在前线受围困无法脱身，李克宁是后方最有实力的人物。无疑，李克宁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因此拥立李克宁的声音甚嚣尘上。

面对这种随时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局面，李存勖心生惶恐。以他的智慧不难理解权力争夺的险恶，在巨大富贵诱惑面前人心都是叵测与无常的。李存勖明白李克用留下的这把椅子不好坐，弄不好小命也会丢掉。

李克用的灵堂肃穆而宏阔，黑白绸缎的幔帐挂满了晋王府，白纸黑字的灯笼在寒风中脆弱地摇摆不停。纸人纸马纸幡沿着高大院墙列立两厢，哀乐吹鼓手素衣素帽隐在府门的暗影里。手臂粗的白色烛台与合抱的香炉在烟雾缭绕中时隐时现。挽联挽歌唁词贴满楹柱门框。李克用的黑漆楠木棺椁陈雄而宁静地停放在灵堂中央。灵堂之内，李氏兄弟子侄、老婆孩子跪了一大片。祭拜的行列，李家女眷以刘夫人为首，次之为李存勖的生母曹夫人。李家男人以李存勖为首，次之为李克用的弟弟李克宁。官员以张承业为首。众人几番痛哭之后，司仪官示意休息节哀。

这时候，李存勖半跪半爬地来到李克用棺椁前，手扶棺椁，哽咽着说："父王一生驰骋天下，霸业未成，舍我等而去。将河东重任交给小儿，我何德何能，怎么堪当此重担？在众位族人面前，我恳请叔叔李克宁不辞辛苦，担负起治理河东的重任，继承王位大统。"

李存勖主动表示向李克宁让位，请李克宁接替李克用的河东晋王衣钵。主动让位，这既是李存勖试探李克宁，也是以退为进，更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可以说是比较高明的一招。因为，李存勖让位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为什么偏偏要在灵堂里，面对李克用未寒的尸骨，当着托孤忠臣的面，做出这番表白？明摆着是让李克宁难堪，让李克宁无从选择，

也是对李克宁的突然袭击。

这一幕令在场的活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李存勖会提出这个建议，不能说匪夷所思，也的确十分骇人听闻。霎时间，灵堂内鸦雀无声，空气紧张，寂静得可以听到每个人剧烈的心跳。此时，李克宁的态度十分关键，上上下下都在屏住呼吸，等李克宁做出决定。有些跟随李克宁多年征战的子侄纷纷用热切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李克宁。

出人意外的是，李克宁跪在地上，身形没有移动，慢慢将头抬起，神情哀痛、态度坚决地说：“你是李家嫡传子嗣，而且有先王的遗命，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有了李克宁立场鲜明的支持，反对李存勖的人暂时偃旗息鼓。稳住李克宁之后，李存勖稍稍心神定了定。

国不可一日无主，置办丧事与交接班等重要大事件必须同时进行，不能等丧事办完再办接班手续。吊唁亡灵很重要，办理政务也重要。军中将佐按规矩要拜见新统帅李存勖。据史书记载，这时候，李存勖正沉浸在丧父的哀痛中，跪在灵堂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不肯见人。其实是李存勖对军中人心向背仍不放心，感到危机四伏，不敢离开灵堂这个相对最安全的庇护所。

河东监军张承业走进灵堂，劝说李存勖：“尽管先王大丧，可这也不是荒废基业的理由，老哭哭啼啼的有什么用呢！”

张承业何许人也？前文我们交代过此人，现在是他隆重出场的时候了。张承业是唐朝宦官，字继元，本姓康，同州人。李克用讨伐王行瑜的时候，张承业经常作为朝廷的使节往来于李克用军中。由于张承业与李克用关系熟悉，后来昭宗将张承业派往河东做监军。再后来崔胤大肆屠杀宦官，祸及张承业。李克用将张承业隐姓埋名藏起来，找了一个死囚犯处决顶替了张承业。后来昭宗被朱全忠谋害后，李克用为了表达讨伐朱全忠的决心，又将张承业请出来做监军。

张承业多谋善断，尤其擅长经营治理。蒙受救命大恩，张承业对李克用尽心尽职，为河东建设与发展出谋划策，贡献颇多。多年以来，李克用对张承业十分信任，褒奖赏赐建宅加官。张承业的地位在河东达到了权倾朝野的程度。

潞州夹城战事吃紧，张承业奉命去李茂贞那里求救兵。李克用弥留之际，张承业刚刚从凤翔回来。李克用拉着张承业的手交待说：“吾儿孤弱，群臣纵横，后事公善筹之。”将张承业作为几个顾命大臣之一，委以重托。元老向来是有影响力的。张承业是元老，是仍手握实权的元老。因此张承业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张承业强行扶着李存勖走出灵堂面见众人，接受文武朝拜。有张承业在身侧，无疑李存勖的安全有了较高的保障。灵堂外面，大小将佐数百人正在等候。李存勖强忍哀痛，站在众人面前。李克宁以身作则，亲自率领大小众将向李存勖行礼。李克宁都已经向河东新主人磕头了，其他人谁还敢胡言乱语？至此，李存勖完成了继位的全部法定程序。在内外危机中李存勖承担起了管理河东的重任。

在李存勖继位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人便是刘夫人。刘夫人一生没有生育，膝下无子。刘夫人并没有因不能生养而遭李克用冷淡或遗弃，反倒由于刘夫人贤明淑达更受李克用尊敬。李存勖是李克用的二老婆曹夫人所生，曹夫人后来很受李克用宠幸。刘夫人并没有嫉妒曹夫人，反倒劝李克用好好对待曹夫人，而且她自己以身示范，主动与曹夫人搞好关系。为李克用后宫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夫人将李存勖视同亲生儿子，尽心尽力对他教习培养。因此，在这次权力交接过程中，刘夫人发挥了她在河东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极大地帮助李存勖继承了王位。

消息传到开封。

朱全忠不能判断消息的真假，担心李克用以诈死做烟幕弹，趁梁军撤退时掩杀。于是决定自己亲自率军到泽州接应潞州之军。由于李思安没能有效挫败晋军，朱全忠认为李思安劳师无功，于是削夺了李思安职爵，另调附近的匡国节度使刘知俊来担任潞州行营招讨使。

李存勖新君继位，担心宫廷政变，虽然李克宁表示了对李存勖的支持，但是人心难测，况且流言仍未平息。李存勖将手握重兵在外的周德威紧急召回，部署在身边以备万一。

既然李克用真死了，而且河东援军也已撤走，朱全忠认为潞州孤城

一座，也该到了势穷力竭的时候了，唾手可得应该不成问题。于是，朱全忠从泽州班师回开封，又让符道昭代替刘知俊为招讨使，调刘知俊回晋州以备晋阳之军奔袭。

旷日持久的战事终于出现了转机，围困潞州的梁军开始有些麻痹松懈。

然而，所有的人，包括符道昭、朱全忠、晋军内部都低估了一个人。这人就是新继位的李存勖。

谁也没有想到，李存勖刚刚继位，立足尚且未稳，内务还未处理就绪，就亲征出兵。

李存勖的逻辑就是“出其不意”，这是用兵的古老法则，也是朱全忠的惯用策略。正所谓“年年打雁，今年反被雁啄眼”。朱全忠这次就栽在了李存勖这个毛头小伙子身上。

李存勖有热情，但不蛮干。

年轻的晋王有一颗富有激情和谋略的头脑。

李存勖首先联合北边的契丹和西边的李茂贞。契丹派出骑兵助阵。李茂贞衰老，斗志全消，只求自保，不敢再深度卷入争霸漩涡。

晋王李存勖命丁会为招讨使，周德威为副将，趁大雾直接扑到潞州城外夹寨跟前。这位丁会以前是朱全忠的得力大将，曾在泽潞争夺战中立下大功。但是丁会很聪明，深知朱全忠多疑的性格。在受到朱全忠怀疑后，丁会投降了李克用。

对于晋军的袭击，梁军毫无戒备，将士还在酣睡之中，只听得号炮连天，火光四起，土城崩倒塌陷。晋军骑兵呼喊着冲杀进来，梁兵大乱，主帅符道昭马失前蹄扑到在地，被晋军乱刃分尸。

李嗣昭看到披麻戴孝的李存勖才知道李克用已死。

李嗣昭自幼很受李克用喜爱，虽然两人不是父子，但情同父子。伤心欲绝的李嗣昭化悲痛为力量，使出全身的力量投入到了战斗中。

在城内外晋军两相夹击之下，梁兵几乎全军覆没，损失甲仗器械、物资粮草堆积如山。周德威率军乘胜进攻泽州。泽州龙虎统军牛存节来不及向朝廷报告，立即自行组织军民抗击晋军。泽州城内力量薄弱，人

心惶惶，皆欲降敌，这就是边境地带的人心常见状态。由于反反复复的拉锯战，城池平民不知道今天属于梁，明天可能就属于晋，后天又换了主人，如同墙头草随强风倒。牛存节作为一名低级军官，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忠义，身先士卒带人不分白天与黑夜地守城拒战，艰苦卓绝地坚持了十几天。终于，刘知俊从晋州驰援来救，周德威不敢恋战，解围而去。牛存节此人十分强悍，坚忍不拔。在庞师古兵败清口之役，葛从周受影响撤军途中，汴军被杨行密杀得狼狈不堪，也是牛存节殿后力战，才使得葛从周及少量汴军逃脱。

大捷之后，李存勖回到晋阳论功行赏，废除贪暴之徒，放宽赋税政策，扶助孤贫之家，申诉积压冤狱，训练士卒，结好成德赵王镕。几年之间，境内大治，实力迅速壮大。

潞州之败的消息传到开封，朱全忠大惊失色。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朱全忠久历战阵，大风大浪经历无数，为什么对这一仗如此看重？

由于战事不利，朱全忠原本喜怒无常的性情显得更加烦躁，并且疾病越来越频繁，一个老人的迹象似乎突然来临，特别是当杨行密和李克用相继死去后，朱全忠更加感到生命短促，自己来日无多，而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尤其是河东李克用家族，世代带兵，蕃汉骑兵战力非常，争霸天下之志累世不辍。现在尽管李克用已死，但是李存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十一岁即进京办差，早有声誉。现在继承晋王，主政河东，大有旭日初升之势。朱全忠想，如果不在自己有生之年将李存勖消灭，自己的儿子们很可能会成为李存勖的腹中鱼肉。

朱全忠一想到这些，就禁不住慨然叹息：“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李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朱全忠认为李存勖是李克用最好的继承人，有能力也有机会实现李克用的遗志。而自己已届暮年，与李克用争霸了一辈子，不可能再与下一辈人继续争霸，自己的儿子中不是没有成器的，但有才干的都英年早逝，活着的几个与李存勖相比如同猪狗无异。所以朱全忠看到李存勖英雄年少，一阵阵莫名的悲凉涌上心头。这种希望无处寄托的打击对朱全忠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蚕食折磨着朱全忠的身心。

泽潞战役的后果很严重，此一场历时几年的持久战役成为了梁晋军事心理的分水岭，梁军由攻转为守，晋军由守转为攻，梁军士气受挫，晋军士气大涨。

3．窝里斗

一个组织在最初的时候一般是团结的，积极进取的。但当它长大之后，内部矛盾开始增多浮现，窝里斗就是典型的一种表现，这是组织成长的宿命。朱汴藩镇成长为朱梁帝国之后，内部矛盾也还是酝酿发酵激化，逐步动摇了这个年轻王国的根基。

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正月，朱全忠决定迁都洛阳。

史书对朱全忠迁都洛阳的动机没有详细记载，估计是出于两个目的，洛阳在朱全忠老盟友张全义经营之下，帝都气象日益恢复；二是西北战事频繁，既有李存勖的咄咄逼人，也有李茂贞的伺机侵扰，在洛阳比较容易指挥对河东和凤翔的战事，可以出入方便的兼顾两厢战场。朱全忠迁都洛阳后，将开封命名为东都，留下儿子博王朱友文为东都留守。

这时候有个情况，“以用度稍充，初给百官全俸”，也就是说，到了这时候，梁帝国的财政收入才逐步好转起来，或者说真正富足。以前，由于财力有限，文武百官的工资都不能拿全。这一情况还折射出梁帝国在多年战乱之后，终于可以在相对一统的地盘上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经济得到了恢复，农商活动逐步繁荣，赋税也才有了持续的基础。

朱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末唐的时弊。

在朱全忠力导之下，大幅度开科取士，使因天下大乱荒废已久的科举考试秩序恢复正常，不仅年年考，而且每年考试都扩招，选拔了很多士人阶层，既充实了统治集团的力量，也缓解了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

朱梁的赋税负担比较轻，有利于版图内农商业的恢复与生息。

朱梁还重新厘定法律制度，颁布了《大梁律令格式》，有效地整顿了社会秩序，朱全忠身体力行，为了维护法律的施行，不惜破除阻力惩

戒有功的大臣。应该说朱梁是大历史在末唐走入歧途之后的一次纠偏，当然这个纠偏还是较苍白无力的。

随着帝国的强盛，版图的扩大，组织体系的复杂化，梁帝国内部的矛盾也开始酝酿发酵，终于进入了密集爆发的时期。一个组织体系膨胀之后，内耗与内部利益冲突也会升级，这几乎是任何一个组织成长中无一例外的宿命。

朱全忠治军极严，对将佐从不长期委以专任，任务结束即调转换防，征伐之谋一般也不与诸将商议。所以在那个军阀拥兵自重，上下级关系随时都会颠覆的时代，朱全忠这种诡异莫测的统驭之术很有效地约束和驱使了众将，无人敢心生反叛的念头。朱全忠在治军严厉的同时，不吝赏赐，凡立功者都加官进爵，这一点也是其他军阀所不及的，在这种强大的激励机制下，梁军人人乐意拼搏作战。对战事不利，违犯军纪者朱全忠也绝不宽恕，削官夺爵乃至鞭笞刑杀毫不留情。可以说，朱全忠建立了一套属于赏罚分明、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军事纪律，这也是梁军由弱变强，多次以少胜多的核心要素之一。

朱全忠对于士卒的管理更加匪夷所思，在军队建立连坐互保制度，只要战败，一个营队的官兵都要受处罚。只要将官战死，全体士兵都可能面临处斩的刑罚，称之为“跋队斩”。如此一来，失去主将的军卒大多逃亡不敢归队。为了防止逃兵，汴军人人额头刺字做记号，如果开小差溜走，很容易被州城府县的关卡抓住送回，立即斩首。

朱全忠对待敌人也毫不留情，凡强攻陷落的城池，朱全忠无不屠城以泄愤。在伐郓州时，本已获胜，忽然刮起一阵沙尘暴，朱全忠说：“这是由于杀人不够！”于是下令将战俘全部击杀，军中上下无不骇然。

在朱全忠如此残酷严厉的军事纪律下，军队的战斗力在诸镇各军中明显高一大截子。

枭雄外表强大，其实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朱全忠狡诈多谋，疑心非常重，对谁都不信任。特别是称帝之后，总是疑神疑鬼，身边侍从宦官动不动就会因为小过错丧生。在宫中值班的侍从在赴岗位值班前必先与家人诀别，因为不知道这次值班之后还能不能生还，如果能够生还，

就会和家人庆祝一番，如同逃过一次大劫难获得重生一般。朱全忠出门时，侍从们更不愿跟随，往往借故开溜。

朱全忠得知身边的人对他这般态度后，情绪更加暴躁烦闷。有一次，朱全忠走到一处叫做白马坡的地方停下来休息，赐给从官饭食，结果命令发出，既见不到人操办餐具盛饭，也见不到人来吃饭。朱全忠盛怒之下派骑兵四处寻找，经过一番搜寻，随官侍从伙夫侍女仪仗员等等才陆陆续续三三两两地赶来，左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俊上气不接下气地最后赶到。朱全忠这个气啊，冒起无明业火三千丈，二话不说直接命武士刀斧手冲上去一顿乱砍，顷刻间横尸遍地。那位张衍还是朱全忠最要好的铁杆盟友张全义的侄子，这次也未幸免。

朱全忠可以反逆李唐，别人也照样会反他。对这个道理，朱全忠十分清楚，也十分害怕。最有可能最有便利条件反朱全忠的就是朱全忠身边的人，而不是战场上阳光下的仇敌。最容易遭到怀疑猜忌的还是文武大臣。朱全忠与文臣之间的矛盾以及文臣与文臣之间的矛盾在梁帝国建号初期已经显现，但朱全忠与武将之间的矛盾则是主要在建立梁帝国之后日益加剧。这和朱全忠的心理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朱全忠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感到与自己同辈的杨行密、李克用、刘仁恭等人相继去世或退位，大有来日无多之恐，但争霸天下的大业还远未完成，不免心情焦虑；另一个方面是朱全忠坐到皇帝这把椅子上之后，才发现这把椅子实在不好坐，才体会到末唐皇帝度日如年的苦衷，时刻担心祸起萧墙、变生肘腋，不知道哪一天早上起来会发现脑袋突然不见了。朱全忠的急功近利与疑惧猜防催化了他与文武大臣的矛盾。

应该说在朱全忠藩镇争霸、逐步强大的过程中，基本没有滥杀部署。当朱全忠逐步接近鼎盛之时，屠杀开始了。而且绝情绝意、绝对够狠。朱全忠缺乏安全感，他的部下更缺乏安全感，一方面是高官厚禄刀头舔血的诱惑，一方面是老板随时会翻脸杀人的担忧。这种部下的日子怎么会好过得了，朱梁将领的财富指数可能会很高，但幸福指数绝对高不了。人心稳，一稳百稳，人心顺，一顺百顺，可朱梁政权这种组织的

稳定性从何而来？



在禅让中操刀的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柳璨被杀。朱全忠初起兵时，朱珍、庞师古、丁会、氏叔琮、朱友恭、邓季筠等八十余人都是跟随左右的旧部元老，平江淮、灭时溥多赖朱友恭之力，伐河北、下泽路、逼太原主要靠氏叔琮丁会驰骋。可是朱全忠在篡位时为了遮人眼

目、转移视听，使出了掩耳盗铃的伎俩，将操办篡位的朱友恭和氏叔琮流放赐死，做了朱全忠塞天下人之口的替罪羊。后来，又因蒋玄晖和柳璨在推进朱全忠篡逆进程中办事不力，先是怀疑他们有二心继而杀人灭口。

还有一个大事件，开平元年底，朱全忠做皇帝第一年坑杀了王师范全家。

王师范本来青州镇守，隶属朱瑄，颇有治理才能。朱全忠伐青州是其历次艰苦卓绝战役中比较酷烈的一次，可见王师范的战斗力。后来王师范势穷，被朱全忠招降。朱全忠很器重王师范的才能，让他仍镇守青州。受禅称帝后朱全忠封王师范为右金吾上将军。原本说朱全忠对王师范表现出一方霸主的胸襟与容量，招降在先重用在后，算得上历史的一段佳话。可是，偏偏这位王师范死在了一个女人的挑拨之下。

有一天，朱友宁的老婆对朱全忠嚎啕哭诉："在征伐青州时，朱友宁为国捐躯，可是仇家王师范却还神气活现地立于朝堂之上，奴家我痛不欲生啊！"朱全忠说："嗯，我差点忘了这个贼人！"二话没说就派人到王师范家，先在院墙外挖好大坑，再宣布圣旨，将王师范全家活埋。朱全忠以私仇族灭了王师范家族上下两百余口。

开平三年，朱全忠又在无重大罪过的情况下杀死佑国节度使王重师。王重师素有清誉，不仅多谋勇武，而且在军队中很能得士卒心，在地方能施惠政，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朱全忠猜疑王重师在长安与李茂贞暗中勾结，再加上王重师进贡数目较少，朱全忠才对王重师动了杀机，暴行诛戮。

诛杀王重师的不良影响是深远的，许多功臣良将惴惴不安。匡国节度使刘知俊首先反叛，投奔了李茂贞。刘知俊勇猛善战，曾号称"刘开道"，在讨秦宗权、征青州、伐李茂贞中屡立战功，有将帅之才。

对于刘知俊的叛逃，朱全忠十分不解，质疑刘知俊说："朕一向对你不薄，重用有加，委以独当一面的重任，你为何叛我而去？而且还投靠了李茂贞那个衰老头？"

刘知俊回答说："臣非背德，但畏死而！王重师不负陛下，而至族

诛！”也就是说，刘知俊是被朱全忠大开杀戒所吓跑的。

刘知俊的离叛直接动摇了朱全忠在河中的统治。河中是朱全忠围剿河东制约凤翔的战略要地。朱全忠为了夺回河中，多次兴兵征讨，但几次都被刘知俊所败。朱全忠不仅失去一员虎将，而且河中西北一带反向与朱梁为敌，牵扯了朱梁很大的精力与兵力。

后来，朱全忠对将佐臣属的杀伐更加无常，由于军容不整、粮仓不满、马瘦、侦查失误等原因诛杀大将李思安、邓季筠、黄文靖、范居实等。

朱全忠的率意诛戮，引发部属极大的不稳定，人人唯恐得罪，进取之心丧失，离叛自保之意弥漫。先后有重要藩镇北方的丁会投降李克用，南方的高季昌拥荆州自立。在朱全忠征伐李茂贞胶着不下的时候，高季昌就是那位主动请缨出任敢死队队长的人。即便世代豪门、治吏爱民、忠心款附的魏博节度使罗绍威也常不自安。魏博军素来强悍，但在罗弘信罗绍威父子治理下平稳无事，可是罗绍威死后，魏博军乱，几乎不为梁朝廷所用。

朱梁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与冲突。

朱全忠的统治基础和梁军战斗力受到了削弱与动摇。

不仅如此，朱梁集团内部还有几组冲突的矛盾力量，这些矛盾可以直观地说源自于朱全忠的好色。朱全忠性欲太旺盛，几乎与牲口无异。朱全忠的淫乱不仅为他与大臣之间埋下祸根，也为朱全忠与诸位皇子之间的矛盾播下了种子，并且最终开出了恶之花。

好色，是许多帝王的毛病。

朱全忠也好色。

但朱全忠的好色已超越了一般帝王的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朱全忠的好色不仅登峰造极，简直脱离了两条腿哺乳动物的境界。

朱全忠以前就好色，每打下一个地方，先将掳掠来的美女用一用，既用过时溥的小妾，还抢走了朱瑾的老婆，不仅如此，他还召妓。只是由于张夫人在世，朱全忠有些惧内，未敢过于张扬。后来伐河中时张夫

人去世，朱全忠的体内荷尔蒙分泌极速旺盛起来，好色之心得到了莫大的解放，登基称帝后更是找到了发挥的多重空间。

朱全忠已到了不顾人伦与羞耻的地步，赤裸裸地显出动物属性，随时随地随人解开裤子就上，一概“色”之。

不知是隋唐以降淫乱流毒之深，还是朱全忠强权所致。

不知是社会道德沦丧还是个人寡廉鲜耻。

反正一种十分怪异的现象发生了。

一天，朱全忠到老战友、老朋友、魏王张全义家避暑，小住了几天。对张全义此人我们在前文中表述过，是朱全忠在汴梁站稳脚跟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与赵犨并重。张全义、韩建与裴迪是朱全忠手下得力的财经专家，非常善于调剂赋税，筹办钱粮，朱全忠的大规模持续性征战才得以为继。

在张全义家小住期间，朱全忠憋得难受，将张全义府中凡是可以称为女人的全部奸淫，见一个奸一个，共计奸了几人次不清楚，史书没有记载。

张全义的儿子张继祚血气方刚，哪里咽得下这口恶气，愤耻难当，劝说张全义暗杀掉朱全忠这禽兽不如的老色鬼。没想到，历经风雨的老实人张全义竟然很平静地制止了自己的儿子，说道：“以前在河阳时，我们家被李罕之逼迫，走投无路，靠吃木屑度日，幸亏朱全忠救了我们，我们才有今天的荣华富贵，这种大恩大德不可忘啊。”

我实在怀疑张全义这段话是史官的胡诌捏造，这是什么混蛋逻辑？既要知恩图报，又要甘愿戴绿帽子，还要用这种变态的理论教育儿子！实在费解。不过，后来我就不怀疑史官了，因为变态的不止张全义一个。还有地位比张全义更高，与朱全忠的关系比张全义更亲近的人，敬翔。

大谋士敬翔也是一个甘愿戴绿帽子的人。敬翔不苟言笑，锋芒内敛，擅长揣测朱全忠的想法，所以在诸将都搞不清朱全忠思想的时候，敬翔往往能按着朱全忠的旨意贯彻实施。朱全忠的决策如果有失当之处，敬翔也不面折庭陈，而是稍作迟疑。朱全忠心思敏感异常，见敬翔

迟疑立即醒悟，所以更加器重敬翔。敬翔也对朱全忠呕心沥血、殚精竭智，每每彻夜研究山川形势、军机谋略、调度供给，几乎天天晚上加班，时常通宵达旦，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以备朱全忠咨询。只有在行军途中，敬翔才在马背上打瞌睡休息一下。伐兖郓、征荆湘、定河中、策禅让这些大事，敬翔骧帷赞划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敬翔能够在朱全忠称帝后，随即成为朝中首席大臣，以至于后来进位光禄大夫、平阳郡侯，兼兵部尚书、金銮殿大学士、知崇政院事于一身，几乎朝廷文武政事全部由敬翔一肩挑。

朱全忠早年征时溥时，时溥有一歌妓刘氏，是时溥从黄巢部下尚让那里抢来的。时溥兵败身死后，刘氏又为朱全忠掳获，并纳为婢妾。碍于张夫人的管制，朱全忠没敢将刘氏纳为夫人，而是作为侍女留在身边，其实是随时享用。后来朱全忠得知敬翔老婆死了，就将刘氏赐给了敬翔。朱全忠之所以这么大方，肯忍痛割爱，估计还因东窗事发迫于张夫人的压力，在张夫人醋意逼迫下，朱全忠不得不将刘氏送出门。再后来朱全忠官越当越大，敬翔也水涨船高，地位逐步显赫。可朱全忠仍念念不忘刘氏，于是刘氏隔三差五地往朱全忠那里跑，陪朱全忠睡觉作乐。敬翔自然心里不舒服，肯定比吃了一大把苍蝇难受多了。

敬翔虽然知道刘氏苟且，但迫于朱全忠的威压，又不能将她怎么着，因此敬翔只好采取家庭“冷暴力“的方法，对刘氏很冷淡，整天不搭理她。没想到这刘氏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猪八戒倒打一耙，把敬翔训斥了一通：“敬翔，你是不是鄙视我曾失身于贼人？告诉你，若以成败相论，尚让也是黄巢的宰相，时溥也是唐之忠臣，比不上你吗？为什么这么欺辱嫌弃我？既然你看不上我，那咱们一刀两断！”敬翔一听这话紧张了，赶紧给刘氏陪不是。

敬翔为什么如此惧怕这个女人呢？其实敬翔不是怕她，敬翔是忌惮朱全忠。刘氏骂了半天，可是最关键的一个人她没有提，朱全忠。“难道我陪皇上睡觉，你不爽？”这句话刘氏没有骂出来，然而言下之意，敬翔当然懂得，敬翔当然不敢对朱全忠有意见。刘氏不仅深得朱全忠宠幸，而且十分有手腕，收受贿赂，结交藩镇，影响力很大，朝中权贵争相攀

附她。事情远不止如此，这刘氏的做派还起到了广泛的示范效应，高官显贵之家纷纷将貌美可人的老婆闺女送给朱全忠享用，以期攫取非分之利。敬翔的绿帽子就这么光荣而恩宠地戴着，一直戴到死。

不仅淫乱大臣之家，朱全忠还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色战场”。

朱全忠的儿子不少，加上养子更多。

儿子多，儿媳妇自然也多。

儿子为藩王，王妃自然不会丑。

儿子们如众将大臣无异，都担负着领兵打仗或者镇抚外藩的任务，京城的家自然空虚。空虚自然意味着有机可乘。

朱全忠就趁机将儿媳妇们以伺候老公公的名义召见入宫，入宫之后淫乱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朱全忠的儿子们都知道这一切并采取沉默的态度。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儿媳妇不仅生龙活虎地服侍朱全忠，居然互相之间还PK比拼，而且将这种暗地竞赛从个人扩大到了家庭，联合起自己的老公一起互相倾轧争风。估计朱友宁的老婆就是躺在朱全忠的怀里害死了王师范。朱友珪的老婆没有朱友文的老婆更有竞争力，朱友珪也不如朱友文受朱全忠喜欢，所以两个儿媳与朱全忠的三方角力战时时发生。

朱全忠在玩极限享受的时候肯定没想到，他的色根种下了葬送自己及梁朝的祸根。诸位皇子之间矛盾逐步激化恶化表面化，皇子对朱全忠的恨意在久埋心底之后，终于爆发出来，加速了朱梁的分崩离析。

4．风水转

世间风水总是轮流转的，此消彼长是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朱全忠看着李存勖的快速崛起，只能望洋兴叹。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看着奄奄一息的敌人竟然后继有人，重又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世间更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睁睁看着自己从鼎盛走向衰败，而且后继无人。

朱全忠做了皇帝后，职位高起来，健康却跌下去了。这一点，看来古今同理。很多人钱挣得多了，官当得大了，身体却不行了。吃也吃不

下了，干也干不动了。山珍海味不敢碰，专挑粗粮蔬菜和豆腐渣吃。粗活累活下海登山都没力了，只能躺在椅子上或者床上喘气。

到了公元910～912这几年，朱全忠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甚至多次报出病危的利空消息。有几次是在御驾亲征途中病倒，不得不匆匆赶回京城养病，作战计划也因此半途而废，整个朱梁的气势一落千丈。在一次病危之际，朱全忠感到末日临近，对左右心腹大臣满怀伤感地说道："我南征北战、攻城略地，经营天下三十年，没想到河东李克用留下的祸患如此顽强，不仅没有覆灭，反倒愈演愈烈。据我观察，李存勖这小子志向远大，不可等闲视之。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了，让我早死。我死之后，我这些儿子们都不是李存勖的对手。我死不瞑目、心有未甘，恐怕死后都尸骨难以安葬地下啊！"朱全忠说到激动之处，老泪纵横，哽咽难禁，一下子血压上撞，昏死过去。大家七手八脚抢救半天，朱全忠这才缓过气来。所谓英雄迟暮，壮志未酬，此一幕也的确悲凉。从这个角度上说，李克用死的时候要比朱全忠踏实多了。所以说，事物放在更长的历史时空中，何谓成王败寇？何谓荣辱沉浮？朱全忠与李克用争霸一生，互为仇敌，"南有朱全忠，北有李克用"威震四海，几十年间名满天下，冠绝群伦。最后是朱全忠胜过了李克用呢？还是李克用胜过了朱全忠呢？到底谁有胜利者的骄傲感受？恐怕都没有。

能让朱全忠产生慨叹与恐惧的人，三十年中只有李存勖一人。

李存勖有足够的资格令人生畏。

李存勖有足够的资质做到这种资格。

更重要的是，李存勖有的是时间。

"宁欺七十公，不欺少年穷"说的就是少年人有将来。

内政、外交、军事、权争无不展示出李存勖战略性的才华。

前面讲到，李存勖是在河东李克用暴死、地盘日蹙的情况下，临危受命，继承了河东之主的位子。当时的河东风雨飘摇、人心纷乱，没有资历与战功的李存勖继承王位，经历了一番凶险。坐上王位之后的李存勖虽然内心仍不踏实，可是他的脑袋和双手可没闲着。

李克用临死之际，念念不忘被围困在泽潞前线的李嗣昭，嘱咐李存

勖一定要想办法去救援李嗣昭。李克用担心李嗣昭的安危是有原因的。其一是李嗣昭被围困时间很长，已经弹尽粮绝，梁军还在日夜强攻，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再一个原因是李克用怀疑负责救援的主将周德威不真心卖力气，会有意陷李嗣昭于绝境。那这位周德威是何许人也？

周德威，字镇远，小名阳五，朔州马邑人，生得高个头、黑面皮，不苟言笑，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早年周德威在李克用帐下作骑督，骁勇善战，胆量气度谋略都有过人之处。周德威长时间在云中戍守，很熟悉边境战事，可以通过观察烟尘特征判断来敌强弱。周德威曾多年与李嗣昭搭档。每次出兵李嗣昭为主帅，周德威为副帅。据《资治通鉴》记载，两人并辔出征的战役大小不下十多次，可以说是老战友。可是老战友会培育生死与共的感情，也会产生争风吃醋的裂痕。在李克用死之前的一两年，外界就有流言，说周德威与李嗣昭不和睦。这次泽潞会战，李嗣昭战事不利，也是由于周德威不尽心尽力配合，而且周德威手握重兵在外，其拥戴意向值得怀疑。流言流言，流动的言论，来无影去无踪，可以成真，也可以变假，甚至可以将原本真的变成假的，也可以将原本假的变成真的，其影响力向来是巨大的。都传到李克用耳朵里去的流言，其杀伤力能小得了吗？

李存勖没有忽视这个流言。但是，李存勖对待这个流言的态度的确高明。在安抚住李克宁之后，李存勖并不安全，因为李存勖没有自己的近卫部队。这时候，李存勖想到了周德威。他将周德威从前线调回太原。

周德威也听到了流言，周德威也在推测判断形势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周德威有他的难处，他深知手握重兵的大将，特别是在外的大将经常成为朝堂怀疑的对象。周德威接到回师晋阳的命令后，率领部队日夜兼程。到达晋阳城外后，周德威下令部队驻扎，没有他的命令，不得听从任何人的调遣。周德威留下部队，单人独骑徐徐入城，来到王府门口，滚鞍下马，快步走入李克用灵堂，趴在李克用棺椁之上放声痛哭。

周德威用自己的行动暂时消除了人们的怀疑。

李存勖扶起周德威，哽咽着说：“现在国家危难，外界纷传老将军

三心二意，我一直不信，今天相见，果然赤心一片，今后内外大事还要仰赖老将军。”周德威黝黑的老脸上涕泪纵横，单膝跪地向李存勖行礼。

李存勖调来周德威，这一安排可以说是“一石三鸟”，既对眼皮底下李克宁等手握重兵的军头实行了一定防范，也加强了李存勖的个人保卫力量，还测试了周德威的忠诚。此时的周德威和李克宁对于李存勖来讲，未必见得谁更受信任。李存勖这是在用制衡矛盾的策略，在周德威与李克宁等人之间实行互相钳制与制约。这时候的周德威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外界已经传言他对李嗣昭见死不救，不是他不救，实在是梁军很强大。这时候，新任晋王调他回师，正好给了周德威一个台阶下。同时，这也是晋王对周德威的莫大信任，周德威自然感激。在权衡营救李嗣昭与保全王位这两件事上，李存勖显然是优先选择了保全王位。否则，不会从十万火急的前线将大将周德威调回来。

李存勖渡过继位的最初险境之后，亲自率军救援泽潞，以周德威为先锋官。这一点更显示了李存勖的高明。他亲自率军救援，表达了对李克用遗言的重视，对李嗣昭手足情感的重视。以周德威为先锋官，是对周德威的激励。

出师前，李存勖用激将法激励周德威：“别人纷纷说你坏话，你可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急于表达忠心的周德威奋勇杀敌，大破梁军，晋军入城，解救了李嗣昭。被围困几个月的李嗣昭，与外界音信断绝，此时才听到李克用的死讯、听到李存勖继位、听到周德威去而复返，那此时李嗣昭作何感想？百感交集，只有放声痛哭，因为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也已经不能再干别的了。

李嗣昭战功显赫，掌握着重兵部队，也是继承李克用王位的有力竞争者，尽管他不是李克用的亲儿子。可现在，时过境迁，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所谓定分止争，就是名分已定，就不适宜再挑起事端与纷争。因此，李嗣昭只有痛哭，关于哭的内容，据史书上记载李嗣昭是在哭李克用。这一点，现场的那些人和后来的人都愿意相信。因为这话最美丽，对任何人伤害都是最小的。

对于立了解围之功的周德威，李存勖立即给予了封赏，提拔他做了振武节度使。振武节度使这个职位原由李克宁兼任。现在李存勖通过合理的方式将这部分权力从李克宁手上分离出来，赐予了周德威。既削弱了李克宁，又笼络了周德威。由此可见李存勖玩政治权术的手段一点也不嫩。

李存勖在继位之初，为了巩固地位，站稳脚跟，使出了怀柔与血腥多种手段。尤其是血腥手段，一点也不显得稚嫩。李存勖下的第一个血手，就是李克宁。

李克宁被李存勖以退为进的计策稳住之后，其实并没有再兴造次之意。可是悲剧往往是身不由己发生的。李克宁没有恶意，并不代表他身边的人也没有恶意。李克宁没有野心，并不代表他身边的人没有野心。李克宁的老婆和一群部将总是不甘心，更不甘心李克宁作为叔叔向侄子李存勖点头哈腰。他们天天在李克宁耳边吹风，撺掇李克宁摆老资格，向李存勖要枪要钱要地盘。对这些，李存勖在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之后，全部答应了李克宁的要求。

可是李克宁身边的这群人得寸进尺，欲壑难填，认为李存勖迟早要对李克宁下手，李克宁本应继承李克用的基业。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帮家伙打算暗杀李存勖，除掉这个障碍。不料，暗杀李存勖的消息败露，李存勖果决出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李存璋带人暗杀了李克宁。这场叔侄权力斗争才算结束，李存勖通过血腥镇压的方式显示了他的权威。从此之后，河东内部再无人敢对李存勖横鼻子竖眼了。

李存勖暗杀李克宁的政治权力斗争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典型的悲剧模式。这是制度缺失下集权专制环境的必然，残酷残忍残暴的必然。如同狮群在更换狮王时，新狮王无论如何都要将老狮王杀死，并将老狮王的幼狮们杀死。权力的更替必须通过杀戮，他们找不到好办法。客观上说李克宁并没有恶意，而且几十年来追随李克用兢兢业业，并受李克用托孤之重，带头接受了新君李存勖的领导。李克宁算得上德才兼备。可是李克宁毕竟不是一个人，他周围集结了一个旧的权力集团，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啊。李存勖照样不是一个人，他代表了一个新崛起的权力集团。新旧权力集团的利益之争就不可避免了。不过以这种叔侄火拼的方式完成权力的交接，似乎真的太残酷了。

李存勖在泽潞初战告捷之后，没有头脑发热。他明白，此时的梁国处于鼎盛时期，可谓兵多将广、牙尖爪利，放眼天下，无人可与争锋。再看看河东地盘，这些年越打越小。老爷子李克用几次重大决策失误导致河东实力受损，外强中干，雄风不再。梁晋比起来，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河东明显处于弱势。因此，李存勖清醒地判断了时局，做出了“内强实力，外联临藩”的战略决策。李存勖很清楚一个道理，他还年轻，有时间，可以与朱全忠比拼时日，看谁耗得久。

李存勖掂量掂量左邻右舍，看看谁既可以维持联盟，又不至于带来强大的威胁。李存勖将橄榄枝伸向了东边的赵王王镕。王镕与李存勖年龄差不多，继位时都很年轻，都有干事业的热情。可是王镕已经做了N多年的成德藩镇之主，是所谓的少年有成的成功人士。可是过早坐上节度使帅位的王镕历经磨难，几乎一天好日子也没享受过。由于一颗不安分的心，使得王镕总想“干大事”。可是事情真的很难干，争霸天下的伟业一次次在王镕面前化为泡影。不仅如此，由于外向型的争霸策略，成德与四邻为敌，日子越来越难过。经受了几番挫折之后，小伙子王镕斗志下降了，认识到了自己的弱小，开始采取保守策略，蜷缩在镇州府中不再打打杀杀。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王镕不想干事业攻击别人了，王镕累了，他想休息休息，享受一下本就如白驹过隙一样短暂的人生，可敌人偏偏找上门来。

以前山水相隔，成德与宣武很少短兵相接。

现在朱全忠做大了，版图挤压到了王镕眼皮底下。

可是这时候，王镕的邻居刘仁恭出事了。

开平四年（公元910年）正月，那个曾一度称霸幽州卢龙一带的枭雄刘仁恭黯然谢幕。刘仁恭谢幕的方式是退休。这比其他诸侯因为病死、战死、被暗杀、被篡杀的结局要体面多了。当然，刘仁恭内心是不

甘于主动退休的，他也是被迫的。

因为，刘仁恭养了一个“很能干”的儿子，刘守光。

刘仁恭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做刘守文，老二叫做刘守光，最小的叫做刘守奇。刘守文勇猛善战，早年追随刘仁恭南征北战，打下了沧州德州等地盘。刘仁恭势力从幽州向南扩大到了现在的山东德州一带，与河北的魏博和宣武四镇的地盘接壤。刘守光也不简单，狡诈果敢，曾经在渝关之战中，通过假意议和的计谋欺骗契丹军，俘虏了契丹王耶律阿保机的大舅哥述律阿钵。

刘仁恭早年大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劲头，随着地盘势力的扩大，刘仁恭逐步变得骄傲自大起来，好大喜功，生活奢靡无度。在幽州城附近的大安山上修建一座豪华宫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遴选境内美女无数，在宫殿中服侍刘仁恭玩乐，还不知道从哪里请来一名道士，天天炼丹熬药，估计大部分是补药和春药，把刘仁恭给弄的晕晕乎乎，欲仙欲死。刘仁恭夜夜笙歌，天天卡拉OK，其派头可以与皇宫里的皇帝媲美。刘仁恭不仅会享受，还极其贪财。这家伙将辖区内的金银铜钱都收缴来，埋到大安山山顶，每晚上睡觉前要看一看埋钱的山头儿才能安然入眠。老百姓没有了钱，货物流通就没有了媒介，生活秩序大乱套。刘仁恭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妙招”，下令让人们使用硬泥土做成的钱。“泥钱儿”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刘守文在外镇守沧州，刘守光和刘守奇在幽州伴随在刘仁恭左右。

刘守光此时羽翼尚未丰满，还没有独立的势力，也没有自己的地盘。无非是在刘仁恭帐下听召唤差遣。但是刘守光有个毛病，他裤裆里的“小头”很活跃，时常犯事。

公元907年春天，刘守光干了一件大事。

刘仁恭有个爱妾，此女姓罗。或许是因为刘仁恭年纪大了，罗氏耐不得刘仁恭的无能，更受不得刘守光的勾引，眉来眼去之后，罗氏和刘守光通奸睡到了一起。此事很快被刘仁恭发现。刘仁恭破口大骂刘守光，拿起棍子狠狠地抽了刘守光十几棍。盛怒之下，刘仁恭气急败坏，口口声声要与刘守光断绝父子关系。

在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俩争风吃醋的那些日子里，宣武大将李思安率兵来扫荡幽燕。李思安向来以闪电战闻名于世，很快就破关拔寨打到了幽州城下。这时候，刘仁恭还在大安山上的宫殿式度假村中享乐。幽州城内空虚，守城将校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军事守备力量也很薄弱。眼看着幽州城在梁军轮番攻打之下摇摇欲坠。

正在危急时刻，刘守光带领一支人马从外地回来，闯入幽州城内之后，指挥抵抗李思安的战斗。李思安被这支突如其来的幽州援兵打败。李思安来袭击幽州本就不是战略性的征伐，不过是游击战术的剽掠，对于幽州城内的虚实并不清楚。见无利可图，李思安退兵而去。

李思安走后，刘守光乘机自称卢龙节度使。

这些日子刘守光正在受刘仁恭的窝囊气，心里很不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将他老爹推翻。刘守光敢于做出这样大胆且冒风险的决定，并非为了争抢一个女人而荷尔蒙过量。刘仁恭这样荒废政务昏天黑地地折腾，一定激起了军民的愤怒和抵触情绪。刘守光利用了这一形势，可以说借着幽州保卫战的机会顺势而为，将刘仁恭掀翻。

刘守光派部将李小喜、元行钦等人攻打大安山。刘仁恭对于李思安的袭击和刘守光的反叛都没有料到，措不及防，措手不及。刘守光很轻松地就将刘仁恭拿下，关进了小黑屋。然后，刘守光大开杀戒，将平时不顺眼不顺心不顺气不顺手的人全部砍了头。刘仁恭的小儿子刘守奇只身脱逃，向北投奔了契丹。

刘守光做了卢龙节度使之后，第一个心腹大患就是哥哥刘守文。刘守文听说刘守光造反推翻刘仁恭的消息后，又气又恨，咬牙切齿地痛骂刘守光禽兽不如。两兄弟打了起来。这俩人可以说本事差不多，打了两年多，互有胜负。

公元909年，也就是朱全忠做皇帝的第三年，刘守文通过重金做交换，邀请契丹和吐谷浑发兵协助他攻打刘守光。这一下，刘守光抵抗不住了，被刘守文打败，卢龙兵大乱，频临崩溃。

就在战场形势胜负已定的时候，刘守文不知道哪根筋出了毛病，居然单枪匹马来到两军阵前，哭鼻子抹眼泪地说：“各位头领千万别伤我弟

弟性命，放他一条生路。”契丹、吐谷浑派来的部落首领摸不清头脑，疑惑地看着刘守文。

正在刘守文哭哭啼啼表情达意的时机，刘守光手下大将元行钦捕捉到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催马冲过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单臂将刘守文掳掠，夹在腋下回归本阵。眨眼的功夫，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沧州联军一败涂地。

刘守光乘胜追击，一口气打到沧州，将沧州城攻破。至此，刘守光将刘仁恭的地盘全面接收，据为己有。

刘守光占据幽燕沧德之后，骄纵不可一世。这小子野心比他爹刘仁恭还大，志气更狂，气焰更盛，治理方式也更加残酷。刘守光滥施刑罚，酷刑手段匪夷所思，令人发指。每次处罚人的时候，刘守光先将所谓的囚犯关进铁笼子，再在笼子外点火，将人活活烤死。有时候，用特制的铁刷子刷囚犯的脸，一层皮一块肉地折磨犯人。

刘守光想全面掌握卢龙大权，势必要清除比他辈份高的刘守文与刘仁恭。别看刘守文在两军阵前不忍心伤害弟弟刘守光，但刘守光对哥哥刘守文可没有心慈手软，先是照样将其关进小黑屋，锁上枷锁，又用荆棘藤条绑了个结结实实。刘守文骨肉被棘刺扎得伤口累累，刺痛难熬。没过多久，刘守光在百般折磨了刘守文之后，派人将刘守文暗杀。然后，刘守光为了灭口，又杀了暗杀刘守文的杀手。

至于刘仁恭，反倒成了刘守光棘手的刺猬。刘守光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害老子，又不能让刘仁恭重新掌握政权，还不能拖延日久不闻不问。绞尽脑汁之后，刘守光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很高明的主意——让他爹退休。

公元910年，刘守光向朱全忠打报告，请朱全忠加封他为燕王，并同意刘仁恭退居二线。

刘守光为什么要请示朱全忠呢？这小子有两个心思，既是向朱全忠抛媚眼表达友好，更是为了得到天下最有权势的朱梁政权的认可。用现在国际关系的话说，叫做首先得到具有影响力的大国承认。这是确立国际关系角色、参与天下争霸的第一步。

为了稳住刘守光，集中精力对付河北王镕，朱全忠借此做了顺水人情，同意了刘守光的请示，不仅承认刘守光的卢龙节度使职位，还加封其为燕王。于是，叱咤风云的刘仁恭“光荣退休”。

对于刘仁恭退休的不良后果，从历史长河的角度评价，可能不应该被低估。因为，刘仁恭的存在，对于刚刚处于整合起步阶段的契丹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刘仁恭非常善于对付契丹骑兵的运动战术，曾几度击败契丹强旅。声名显赫的耶律阿保机也曾吃过刘仁恭的亏。因此，如果刘仁恭在幽州多主政几年，当然前提是他自己不能糟蹋自己，或许对于阻遏契丹的崛起甚至南侵都会构成强大的屏障。退一步假想，即便刘仁恭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但是他至少证明了一点，契丹并非强大到无法战胜，只要采取针对性军事策略，汉人完全可以取得胜利，契丹至少不会成为五代后期乃至有宋几百年里无法逾越的噩梦。

刘仁恭退出了历史舞台，刘仁恭的战术也随之销声匿迹。

在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死后，朱全忠直接吞并了魏博的地盘，并想借机将魏博的治所搬迁到镇州或定州。镇州不是王镕的地盘吗？当然是。朱全忠这个心思明摆着是将王镕消灭，将朱梁的疆域直接扩大到镇、定。

出师无名不太好办。

找个名头还是很好办的。

在内部决策会议上，朱全忠提出动议，认为赵王王镕私通李存勖，与梁国离心离德，必须出兵讨伐。既然朱全忠这么说了，等于是金口玉言，无人再做异议，况且此时大梁帝国正值鼎盛时期，开疆拓土也是伟大的事业。文臣献计，武将出力，都想建功立业，捞取荣华富贵。

决定兴师讨伐成德之后，老谋深算的朱全忠对外不断释放烟幕弹。

在朱全忠出征之前，刘守光正在侵犯赵国的涞水地界，威逼定州。朱全忠派出杜廷隐、丁延徽率领三千魏博军兵出兵河北深州，声称是协助王镕抵御刘守光的燕军。同时，梁军又另外释放出干扰信息说是派出小股部队寻觅和征集粮草。

镇守深州的是赵国大将石公立。石公立向王镕报告说，梁军兵临城

下，要求坚守城池，对梁军加强戒备。王镕这些年的确失去了往日的飞扬跋扈，未老先衰，完全一副胆小怕事的模样。



王镕近几年一直与朱梁交好，不仅结为儿女亲家，还向朱梁年年进贡，奉送大量钱财粮食。王镕感到自己的外交政策很成功，朱全忠一直没有骚扰他。这使得王镕曾一度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真应该向罗绍

威学习，真心诚意对待朱全忠，以博取朱全忠的庇护。

对于这次朱梁军队进境的行为，王镕信以为真，认为是朱全忠支援赵国抵御燕军。王镕不仅没有采纳石公立的意见，而且担心石公立好战惹事，干脆将石公立换防调到外地去了。石公立离开深州城时，手扶马鞍桥，回望城门，潸然泪下，嗓音哽咽着说：“朱全忠颠覆李唐社稷，取而代之，其狼子野心即使小孩子也知晓。可是我们赵王竟然自以为与朱梁有婚姻关系，像对待令人尊敬的长者一样对待朱全忠。这分明是开门揖盗啊。可惜啊可叹，深州城马上就要沦陷于朱梁贼人之手啦！”说罢，石公立悲愤而去。

说来也巧，似乎无懈可击的计谋也有泄露的可能。

有一个不知名的梁国人，在梁国犯了案子，逃脱之后投奔到了赵国，向王镕揭露了朱全忠的诡计。这时候，王镕才恍然大悟，吓出了好几身 冷汗。

明白真相后的王镕比蒙在鼓里的王镕更痛苦，他不敢首先揭穿真相，更不敢与朱梁为敌。只好采取委曲求全的“委婉”策略。王镕派出使者到洛阳拜见朱全忠，报告说：“燕军已经撤兵，赵国和燕国已经和好如初，河北一带的老百姓看到魏博军兵到来后，吓得四散奔逃，还是请皇上下令撤回杜廷隐的军队吧。”王镕这一招叫做软绵绵的釜底抽薪。我将和燕国的战争借口消除，你朱全忠是不是该撤军啦？

朱全忠毕竟老辣，也向王镕还击了一记太极拳。朱全忠派人到赵国境内做宣传工作，让大家放心安心别担心。

就在王镕与朱全忠展开外交战的时候，杜廷隐已经占据深州城。梁军不仅没有让赵国人安心，而是大开杀戒，将深州守军全歼。事已至此，王镕才丢掉了对朱全忠的幻想，命令石公立回来攻打深州。攻打一番之后，石公立难以攻克深州。无奈之下，王镕向左右邻居刘守光和李存勖求援。

李存勖和刘守光是什么态度呢？

两人态度差异很大。

态度决定命运。

态度或许真的能决定命运。

李存勖和刘守光在是否救王镕这件事上的态度分野，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两人后期霸业的兴衰命运。

王镕求救的使者火烧火燎地赶到幽州，向燕王刘守光提出请求，请燕军支援赵军抵御梁军。此时，刘守光正在打猎。燕王帐下值班幕僚孙鹤接到赵国使者的文书后，不敢怠慢，气喘吁吁地赶到狩猎现场，拉住刘守光的坐骑丝缰，将赵国使者来意向刘守光报告，并向刘守光提出建议："赵国向我们求救，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机会啊！"

刘守光不明所以，歪着脑袋疑惑地问道："何以见得？"

"我们一直以来担心赵国与朱梁关系密切，对我们是近在咫尺的威胁。朱全忠野心太大，并吞河朔三镇的心思昭然若揭，他对我们虎视眈眈由来已久。现在好了，赵梁反目为敌，如果大王与赵国联手，一起对付朱全忠，既可以抵御住朱梁的威胁，又可以趁机收服王镕，可谓一举两得。大王如果不及早答应王镕出兵相救，恐怕河东李存勖要捷足先登了。"孙鹤沉着而冷静地阐述着自己的主张。

不过，刘守光自有他的一套看法："王镕这家伙反复无常，现在他与朱全忠打起来，我们正好坐山观虎斗，等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去捡个大便宜。"

这就是刘守光的见识。他只知道坐收渔利这个成语，却不明白这个成语的应用环境。"坐收渔利"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只有三方力量，而且发生争斗的双方力量相当，且矛盾不可调和。如果一个强的和一个弱的打起来，还有什么热闹可看，强的把弱的灭掉，强的变得更强大。即便力量相当的两个打起来，如果中途和解，也没什么渔利可收。另外，或许朱全忠的糖衣炮弹起了作用，刘守光刚刚得到朱全忠的认可，还沉浸在陶醉的喜悦中。

刘守光一句话冷冰冰地把满怀希望的赵国使者打发回来了。

王镕一看刘守光见死不救，本就忐忑不安的心一下子又凉了大半截。在极度矛盾与惴惴不安之后，王镕腼腆地向晋王李存勖发出了求救信号。

河东与承德为宿敌。

河东该不该出兵救成德呢？

李存勖决定要救。

李存勖出兵救王镕也经历了一番论战。河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在赵国使者风尘仆仆地达到晋阳时，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求救使者也跌跌撞撞地赶到了晋阳。义武与河东唇齿相依，多年姻亲，如今亲戚落难，李存勖于情于理都要伸手救王处直。这事合情合理，没有异议。可是如何对待王镕呢？

李存勖召集众将开会商议此事。

有些将佐认为，王镕不仅曾经与河东多年为敌，而且这几年与朱全忠来往火热，向朱全忠俯首称臣，年年纳贡，还结成姻亲关系，他们的关系很深厚，现在互相成仇，其中必定有诈，应该静观其变，相时而动。应该说，河东将佐的这种担心与顾虑是正常的，也是情理之中的。可是李存勖有另一番见解。

李存勖说："大家都说王镕反复无常，一会儿和这家好，一会儿和那家好，其实这是人的本性。他也要趋利避害，选择对赵国最有利的外交策略，可以理解。即便在李唐时期，王镕祖上也时而称臣顺服，时而扎刺儿尥蹶子，况且到了朱梁的朝堂之下，他更要权衡利弊了。再说了，朱全忠的女儿嫁给了王镕的儿子，这也难以说明什么问题。早些年王氏是李唐的驸马不也有犯上作乱的时候吗？现在王镕岌岌可危，我们如果见死不救，那正好中了朱全忠的圈套。将来朱全忠灭掉赵国必定再来侵犯我河东。还不如我们同仇敌忾，晋赵合力，一定能击破朱梁。"

李存勖的分析既展示了一个战略家的眼光，也丝丝入扣，逻辑严谨。李存勖做出决策，出兵救赵。河东派出周德威为先锋官，兵出井陉，驻扎在赵州。王镕见李存勖摈弃前嫌，喜出望外，犹如打了一针强力吗啡，从椅子上弹跳起来，命令道："从此之后，我们与河东结为盟友，共同对付朱全忠老贼。我成德一镇恢复大唐番号，仍称武顺军。"

晋赵结盟改变了势力对比，改写了天下版图。

5．这一战都化作云烟散

朱全忠逼迫的太紧了，将北方的河东与成德逼成了朋友。朱全忠感到末日临近，更加急功近利，如此一来，战争部署屡屡出现失误。有的失误是正常的，但有的失误是致命的。

十二月，冰天雪地，天寒地冻。

吐一口唾沫都会立即凝结成冰。

黄河以北的千里旷野上鸟兽绝迹。

凛冽的寒风呼啸来去，如同镰刀从地表割过。

朱全忠得知王镕与李存勖结盟后，不再犹豫与遮掩，直接与王镕撕破了脸皮开战。朱全忠颁布诏令，兵伐河北。

梁帝国派出了大将王景仁率军出征。王景仁本名王茂章，庐州合淝人。他身材魁梧，性情暴燥爱冲动，常使用一丈长重一百斤的铁槊，骁勇剽悍，无人能敌。王景仁原本是淮南杨行密的部下，为杨行密立下了不少战功。杨行密死后杨渥继位，杨渥看着王景仁不顺眼，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无论怎么看都不顺眼，于是杨渥就变着法儿地算计挤兑王景仁。受到杨渥猜忌的王景仁感到日子难过，且随时会招致杀身之祸。王景仁心想，咱惹不起但能躲得起，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为了避祸，王景仁被迫投奔了杭州钱镠。钱镠很狡猾，得到王景仁这员大将后，并没有完全信任他，而是直接派王景仁去对付淮南杨渥。但是越王钱镠势单力孤，单打独斗干不过淮南。于是，钱镠想出了一个战略性的主意，联合朱全忠南北夹击消灭淮南势力。

钱镠将联合朱梁的重任委托给王景仁，派他到开封汴梁，向朱全忠陈述南北合击淮南的计策。朱全忠一直有吞并淮南的雄心，可是无奈多年来几次征伐都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没有熟悉水战的将领。朱全忠很是郁闷，以至于成了多年的心病。现在，钱镠主动提出要一起灭淮南，正中朱全忠的下怀，两人一拍即合。但是朱全忠此时正有意趁李克用新死之际荡平河北，故而没有立即兴兵伐淮扬。另外，朱全忠对王景仁的才干很欣赏，有意收留其在身边效力，以承担起统帅水师的重任。

朱全忠向王景仁表示，等平定河东之后，由王景仁为统帅讨伐淮南。

朱全忠借着与王镕开战之机，提拔王景仁为上将军，授命出师，兵伐河北。如果不是王景仁熟悉治理水军，朱全忠不会这么热情地将其挽留在开封，也不会在梁军诸多叱咤风云的将领中超拔王景仁为出兵河北的统帅。朱全忠的目的既是用高官厚禄留住王景仁，也是想让王景仁在梁军中通过战功建立威信，为日后承担伐淮扬重任做铺垫。

朱全忠占据地处中原的河洛一带，四面临敌，在地盘扩张上需要谨慎经营，要有策略有取舍。朱全忠对于“先南后北”，还是“先北后南”，既有主观的布局，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

早年“三朱”大战之后，朱全忠想一口气吞并淮南，可是没想到刚刚崛起的杨行密比老牌军阀时溥要难对付得多。征伐淮南的计划一再受挫。

后来又受到西北泽潞地区李罕之的侵扰。李罕之傍上了李克用这个大后台，迫使朱全忠不得不认真对待泽潞战区的争夺，进而扩大到与李克用的全面战争。

老军阀河朔三镇成德、魏博、卢龙的陆续衰落，为朱全忠各个击破他们创造了机会。使朱梁得以在削弱李克用的同时，扩大了在黄河以北的疆域。

可以说朱全忠的战略重点伴随外部环境的动荡，从南方转到了北方。朱全忠想在北方速战速决，以便腾出精力专门对付南边的淮扬。

朱全忠想在北方速战速决的原因有多方面。朱全忠年事已高，这几年病痛缠身，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感受到了来日无多的紧迫性。李克用死了，这对河东是个重大打击，对朱梁是个重大利好，朱全忠要珍惜和抓住这个等了几十年的机会。李存勖少壮英武，让朱全忠有后生可畏的压力，他要赶在李存勖羽翼丰满之前消灭他。朱全忠做了皇帝之后，梁帝国内部矛盾在酝酿发酵分化激化，民生、军国与政治斗争像乱麻一样缠绕在朱全忠心头，他迫切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来理顺消解。因此，朱全忠将兵伐赵国的战争视同为荡平河北乃至河东的决定性之战，关系到梁帝国命运和战略走向。



梁军出师之前，朱全忠对大将王景仁面授机宜。朱全忠坐在高高的龙椅上，骨节暴露布满青筋的左手紧紧握着龙椅的扶手，右手按在右膝盖上，浓浓的两道眉毛紧促地挤到一起，一双摄人心魄的眼睛看着主将王景仁和李思安等几员副将，已经花白但仍然茂密而刚硬的胡须布满下半个面颊。王景仁等人盔甲鲜明，意气饱满，垂手站立在大殿中央，仰

视着皇帝，屏住呼吸等待旨意。

朱全忠沉声缓缓说道：“镇州王镕反复无常，时而和好，时而决裂，与我大梁帝国貌合心不合，与晋阳勾勾搭搭，这种人立场摇摆，投机奸猾，终究是隐患，贻害无穷。朕不能让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坐视不管必将遭殃。景仁，朕现在将帝国精兵十万交给你，由你统帅出征。你一定不要辜负朕的期望，这场战争只许胜不许败。即使镇州是一座铁城，你们也必须将其攻破，将河北荡平！”

王景仁等人听着朱全忠的训令，觉得全身笼罩在一口巨大的金钟之下，千斤无形的压力侵入四肢百骸。听朱全忠下达完指令后，王景仁跨前一步，双手抱拳，神色飞扬地大声宣誓：“陛下，请您放心，我就是战死沙场也会将王镕擒来见您。”

朱全忠扫视了一眼众将，轻轻点了点头。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稍纵即逝。

王景仁从河阳渡过结冰的黄河，与魏博罗周翰合兵一处，挥师进驻邢州和洺州，在柏乡扎营造垒。朱全忠选择邢洺为军事突破口是有道理的，此地与河东接壤，同时毗邻赵国国境，是个金三角地带。梁军屯兵此处，既可以威逼地处武顺的赵军，也可以控扼河东晋军。

梁兵出动之后，晋赵联合御敌机制立即启动。

在这个时候，朱全忠的主攻方向是镇定二州，并不是河东。在河东、成德、义武三镇中，河东最强大，尽管李克用已死，但仍不是朱全忠首选的攻打对象。他要先将王镕和王处直收服。原来王镕只是由于联姻的怀柔政策向朱梁示好，双方并不是真正的一个阵营。朱全忠要用武力占据成德和义武两镇，将其彻底纳入朱梁的版图。

在这一仗中，晋赵联军的主攻手是晋军，赵军充其量是个助攻手。

此时的李存勖虽然崭露头角，虽然是个冉冉升起的青年君主，但他还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与军事家。河东历经几十年征战，地盘越来越小，实力大减，不足以支撑向外争霸的战争。因此，李存勖和王镕的结盟是出于弱者互助自保的目的更多。年轻的晋王李存勖虽然内心不服、虽然急于建功、虽然自我感觉不错，但河东的整体形势仍处于守势。

这次，面对朱梁的进犯，河东的出兵实属被迫应战，是防守反击战。

可是晋梁这一战的影响是深远的。

晋王李存勖派出大将蕃汉兵马副总管李存审坚守大后方晋阳，自己亲自率晋军劲旅兵出赞皇（在今石家庄市西南，临近井陉，县境内有山名赞，相传周穆王讨伐叛逆，在此打了胜仗，封此山为赞皇山。隋开皇十六年置县时，以山谓县称，称赞皇县）。人家小小的义武节度使王处直还派出了五千兵马协助晋军御敌，直接编入晋军归晋王统一调度指挥。晋王到达赵州后，与先头部队的周德威军会合。

驻扎几日之后，晋军侦察军俘获了一批梁军小股部队，确切地说，这一部分梁军不是正规军，只是负责烧火做饭的杂役。这群杂役在野外砍柴时被晋军伏击俘虏。周德威亲自审问这些梁军杂役，以探听些军事情报。从这些杂役口中，李存勖了解了朱全忠灭赵的决心与投入的力量之大。李存勖很清楚河东现在已经势力单薄，非昔日可比，与朱梁对抗存在很大困难。

为了进一步坚定王镕的抗梁决心，巩固晋赵联盟，李存勖充分利用了这批杂役带来的情报价值。朱全忠灭赵的宣言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与恐吓性，特别是对于赵国人来说。因此，李存勖将这批杂役直接押送给了王镕，让王镕亲自听一听来自梁国的消息，感受一下朱梁的威胁。原本就惴惴不安的王镕，被这个爆炸性的新闻直接轰击了头顶心脏和血压，顿时感到手脚冰凉。干瘦的王镕使劲闭了闭眼睛，摇晃了一下脑袋，才缓过神来。鼓着消瘦的腮帮子，咬着发紫的嘴唇，王镕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朱全忠，我与你势不两立。”

晋王李存勖统帅晋、镇、定三藩镇联军从赵州继续向南，距离柏乡三十里安营下寨。为刺探虚实，李存勖派大将周德威率领沙陀骑兵三千前往梁军大营挑战。周德威的花白胡须在寒风中飞扬飘摆，胯下黑鬃马踢跳咆哮。周德威派人到梁军辕门叫阵。可是梁军纹丝不动，没有人响应。

王景仁按照朱全忠的吩咐，稳扎稳打，以逸待劳，不急于和晋军开

战，想用时间消磨远道而来的晋军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

李存勖见梁军不应战，决定再施加些压力。他挥师继续前进，距离柏乡还有五里路程，在一条不大的河渠北侧扎营。此地，两军已经互相看到旌旗番号，可以听到号角与马嘶人喊之声。晋军再次派出骑兵到梁军营阵进前挑战，沙陀骑兵挥舞的弯刀，在梁军营门前来回奔驰叫嚣，并向梁军营中射箭，几面梁军旗幡被射的破碎不堪。梁军大营依然安静得如座空营，鸦雀无声。

梁军并非不搭理晋军，梁军主帅大帐内也已经像开了锅。

王景仁一直命令军校不许轻举妄动，要严阵以待，不可主动出击迎战。时间一长，晋军锐气自然消退。而且天寒地冻时节晋军远离基地作战，后勤保障难以接济，兵势持续不了太久。可是大营外胡骑的叫嚣喊骂声一浪高过一浪传进来，一向骁勇善战的梁军将士哪里受得了这份侮辱，个个咬牙瞪眼，摩拳擦掌要求出战。王景仁坐在帅案后一动不动，好似什么也没听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大叫了一声："他奶奶的，上将军，我去灭了这伙鸟人！"

王景仁抬头看了看，原来是副将韩勍。王景仁看了看韩勍，又扫视了其他将官，其他人也开始跟着嚷嚷起来。王景仁只好点点头，同意了韩勍的请求。王景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梁军中没有什么战功，根基也浅，如果没有朱全忠的授命，梁军中这些久经沙场的大将根本不会对他服气。因此，王景仁既是照顾梁军宿将的面子，也是借此教育一下韩勍，教训一下晋军。王景仁明白晋军这只是挑衅，不会有太大攻击力，因此，他并不担心韩勍会吃大亏。

韩勍率领步兵和骑兵混合编队三万多人，分三道追击挑衅的晋军骑兵。

梁军盔明甲亮、战服华丽，甲胄之上系着五颜六色的绸带子，镶嵌着金银钉扣，在阳光之下光彩炫耀。晋军看到梁军军容如此盛气凌人，而且呼啦啦杀出来三万人，如潮水一般掩杀过来，立即被梁军的气势镇住震晕震泄了气。

周德威一看自己的队伍要打蔫儿，心说这哪行啊，还没打呢就害怕了怎么行？周德威向副将李存璋说："梁军这哪里是来打仗，分明是耀武扬威搞阅兵式嘛，咱们如果不挫一挫敌人的锐气，我们的军队士气将受到挫折"。

老将周德威与李存璋商议完，手提丝缰来到晋军队伍阵列之前，高声喝道："弟兄们，梁军都是些酒囊饭袋，别看他们盔明甲亮神气活现，其实外强中干，他们是几个人绑一块儿也打不过你们一个。那些家伙身上穿金挂银，揣着不少钱财，你们如果抓住一个敌军，就发了大财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弟兄们跟我杀！"说罢，周德威挥舞长杆铁榻率先冲向韩勍部队。

晋军骑兵杀伤力极大，特别是善于闪电式冲锋陷阵。周德威率领一千亲军在三万多梁军队伍中，左冲右突，将三路梁军队伍冲散开来。

周德威说梁军都是酒囊饭袋，那是为晋军鼓劲。梁军也都是历经百战，哪里是软柿子。两军混战约半个时辰，梁军毫无疲态。周德威不敢恋战，边打边退，退过河渠之后，将桥梁毁掉，然后占据有利地形与梁军相持。这一战两军互有伤亡，因梁军步兵居多，在作战机动性方面较晋军稍差，死伤人数也比晋军多一些。由于河水冰冷阻隔了梁军的进攻，梁军一时难以过河，只好回营。

取得了小小胜利的晋军，士气大振。晋王李存勖打算与梁军决战，于是召开军事会议，商量作战方案。老将周德威沉稳地说道："梁军人多势众，有备而来，不可低估其作战能力。我建议找个坚固的城池据守，相持一段时间之后，等梁军松懈下来再战不迟。"

李存勖用眼睛斜视着周德威，神色不满地说道："老将军何出此言？我们孤军远征，目的是来救人之困。哪能犹豫不战呢？况且我们三家联兵尚未磨合默契，适合速战速决，否则容易生变。你主张按兵不动，岂有此理！"

周德威见李存勖有些不高兴，赶紧站起身，双手抱拳，恭谨而坚定地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论："大王，镇州和易定的军兵在技能上擅长防御战，坚守城池是长项。我们晋军骑兵千里奔袭，远距离骑射的优势要在

平原旷野中才能得到发挥。尽管我们已经压到敌军大营近前了，可现在梁贼寨门紧闭，免战高悬，不出来和我们决战。我们骑兵在这么近距离的战场上没有优势可言。况且梁贼数量多过我们几倍，威胁还是很大的。假若敌人了解了我们的底细，事情将对我们十分不利。”

周德威与李存勖针锋相对，意见不一致，僵持不下，别的将佐谁也不敢言语了，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帅帐气氛顿时陷入了沉默。李存勖显然很生气，胸脯起伏不定，沉着脸没再说话，转身拂袖而去，将众人晾在大帐，自己回寝帐休息去了。周德威有股子倔劲儿，他没有被李存勖的生气吓到，还在想办法说服李存勖。

周德威想到了一个人，张承业，德高望重的张承业，对扶持辅助李存勖继位有决定性贡献的张承业。

张承业果然机谋老到，他听出来周德威观点的合理性。

周德威来到张承业的大帐，刚刚进门，张承业就快步走上前来，拉住周德威的双手，热情的说道：“周老将军，我也正要去找你啊，你今天的军事作战意见很有道理，我也赞成，不过我们要说服晋王。”

周德威被张承业的支持和话语感动，躬身施礼，向张承业说道：“张大人，军事作战瞬间成败，关系重大，老朽一片赤心，不敢隐瞒观点，还请大人您出面去向晋王说一说，他一向尊重您的意见。”

张承业含蓄地点点头，略有迟疑说道：“晋王志气高远，想尽快争霸天下，我们要保护他的这份进取锐气。不过这一战非同小可，老将军你久历战阵，经验丰富，咱们再深入分析一下形势。”

周德威捋了捋胡须，来回踱着步，说道：“我们只不过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大王急于求成，高估了我们的实力，有些轻敌。现在我军距离敌军不到几里路，只不过隔着一条河，才暂时没有受到梁军大规模攻击。如果敌人架设浮桥来犯，我们很可能会被围歼。”

“嗯，言之有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张承业问道。

“所谓兵无常势，战争形势没有固定的，我们可以引导形势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如果我军退守高邑，坚城据守。派小股部队去诱敌出营，梁军很可能会来追击，那我们就撤入城内。等梁军无功而返的时

候，我们再掩杀。并派游击骑兵劫掠敌人的粮草。不出一个月，敌人将会疲惫不堪，不攻自破。”周德威很有把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好，那我去找大王。”张承业同意周德威的分析，并答应去说服李存勖。

两人意见一致后，张承业不敢耽误，直接奔李存勖寝帐而来。李存勖正躺在行军床上生闷气，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张承业进门时咳嗽了一声，说道：“大王休息呢？”李存勖听出来是张承业来了，也不答话，继续躺着生气。张承业含笑走到床前，用手轻轻扶住李存勖的胳膊，缓缓说道：“两军阵前，形势紧迫，大王怎么睡起觉来了？是不是在生周德威的气？其实，周德威是我军元老，身经百战，熟悉兵法，他的意见也有很多合理之处。”

李存勖微微睁开眼，扭头看了看张承业，一翻身坐起来，神色认真地说道：“我也还在思考大家的意见，特别是周老将军的分析很有针对性，容我再想想。烦你将周老将军请过来，咱们商议商议。”

张承业会心一笑，示意晋王的侍卫去将周德威请来。

正在李存勖、张承业、周德威讨论的时候，有中军来报，说是抓住了一名梁军。据这名梁军说，王景仁正在大规模建造浮桥，准备过河。李存勖听后，用手拍了拍额头，对周德威说道：“哎呀，果然被周老将军说中了。事不宜迟，传令三军，拔营起寨，屯兵高邑。”

年轻的晋王再次展现了英明包容的性格特质，在君明臣忠的有效合作下，晋军躲过了一劫，避免了一次可能的巨大损失。

转眼到了朱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大地依然很冷。

柏乡这个小地方平常没有战备粮草，日子久了，梁军的随军粮草也出了问题。本来，梁军用的是以逸待劳的策略，依靠强大的军队力量压迫轻骑奔远的晋军，现在形势发生了逆转。晋军退入高邑，依托城池及镇、定为后方，粮草供给不是很紧迫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梁军大后方粮草供给转运出现了接济不上的情况。按理说，梁军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应该是有备而来，前军后方统筹运作，但是没有查到证据来解释梁军为什么缺乏战马草料，饲料危机原因至今是个谜。可是这场饲料危

机却在梁晋之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军马没有饲料怎么打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梁军开始到柏乡城外四野到处割草。梁军割草的行动并不顺利，总时不时地被晋军骑兵偷袭。刚弯腰下去没割上一捆草，忽然发现自己的脑袋被晋军的骑兵用月牙弯刀割了去。梁军就像啄米偷食的鸡，低头割一镰刀草，忙慌站直身子四处望一望。如果看到晋军来了，赶紧丢下镰刀绳索，撒丫子抱头鼠窜。在这种高度紧张与惶恐的环境中如何劳动，如何还能割得了一把草？梁军被晋军骚扰的不敢出大营半步了。

外面的草割不到，草料危机愈演愈烈，战马饿得没精打采，可怜巴巴地看着主人发呆。无奈之下，梁军爬上土坯房顶，割房顶上杂乱丛生的茅草。万万没想到，这些茅草有毒。不仅没有缓解草料危机，反倒将战马毒死一大片。

就在这时候，周德威带领别将史建瑭、李嗣源率领三千精骑兵来到梁军大营门后，耀武扬威，骂骂咧咧，向梁军挑衅。骂一会儿，晋军就向梁军营垒射一阵子乱箭，然后接着骂。这多气人。

梁军副将李思安和韩勍实在憋不住了，这几个月受够了晋军的窝囊气，早就鼓着劲儿要和晋军决一死战。李思安和韩勍哇哇大叫，向主帅王景仁请命，要求出寨一战。王景仁也觉得这样坐困愁城不是个办法，需要通过正面交锋打开局面。

在王景仁带领下，十万梁军像开了闸奔泻而出的洪水一样，扑向河渠北面的晋军而来。

梁军是愤怒之兵，气势汹汹，将晋军一阵掩杀，周德威、李存璋节节败退。眼看着那条脆弱的冰河屏障即将被梁军攻破，在后方观敌掠阵的晋王李存勖心里着急了，知道今天是捅了马蜂窝，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李存勖对身边的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及说：“建及，阵前形势紧急，梁贼如果攻过冰河，那我们就无法抗衡他们了，你带人赶紧去支援李存璋。”

李建及知道责任重大，亲自挑选了两百精兵，个个膀大腰圆，手持长枪，大枪一挥横扫一片。李建及带人冲到冰河近前，加入争夺桥头堡

的恶战。经过晋军严防死守，几次拉锯战之后，梁军终于减缓了攻击，晋军的桥头堡暂时保住了。李建及是已经死了的悍将李罕之的干儿子，其彪悍勇猛之风的确有李罕之的影子。

梁军虽然没有夺下桥头堡，未能杀过冰河，可是在冰河南岸的晋军形势依然危急。此时双方都投入了主力部队，杀得难解难分，天昏地暗，人喊马嘶声在旷野中回荡。这时候，李存勖坐不住了，双手叉腰站在高处，张望着两军阵前细微的形势变化。他很清楚，晋军毕竟数量比梁军少得多，而且梁军的战斗力是各藩镇中最强的，这样持久打下去，晋军很快就会支撑不住，一旦溃败将会招致灭顶之灾。

年轻的晋王额头青筋暴跳，突然大吼一声："现在两军恶战，狭路相逢，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晋梁胜败在此一举，三军儿郎随我冲，周老将军你为我压住阵脚，随后再来接应。"

周德威被李存勖的激情决定吓了一跳，死死抓住李存勖的战马丝缰不放，仰头对李存勖说道："大王，我看对付梁军不能用硬拼，要通过拖延战术拖垮他们。他们已经离开大本营三十多里路，全部兵力已经投入到了战场，没有接应部队。尽管士兵都带了干粮，可是这种混战之中根本无法吃饭。眼看这一仗从早上打到了中午，梁军很快就会饿得打不动了。相反，我们阵地近，轮番替换军兵上场战斗，将比梁军可以持久。"李存勖恍然大悟，采纳了周德威的意见。

眼看着天上的日头过了正午开始西斜，这场恶战还是没完没了。梁军不敢松懈，勒紧裤腰带继续厮杀，虽然战斗意志还在，可是肚子抗议了。人是铁饭是钢，吃不上饭力气就接不上来，梁军越打越没劲儿了。晋军凭借冰河屏障，将战斗场面控制在桥头堡附近，人数不需要太多，只要能抵御住梁军的冲击即可。梁军十来万人冲不过冰河就无法发挥更大的杀伤作用。晋军轮番下场到河北面吃饭，吃饱之后再来接着打。更可气的是，被换下场的晋军临走时还向梁军打打招呼"梁军兄弟，我先回去吃饭了，你慢慢打啊。"不说这话还好，经这么一提醒，吃不上饭的梁军更饿了。

王景仁一看这个形势，心里担忧，知道自己的队伍支持不了太久

了。因此，王景仁开始有秩序地指挥撤退。这个战场瞬间的变化被久经沙场的周德威看在眼里，周德威立即大喊一声："梁军要撤退了，我们冲啊。"周德威这一嗓子如狮吼一般，唤起了晋军巨大斗志。晋军在周德威带领下呼喊着奋起进攻。梁军且战且退。

在西面作战的李嗣源使出了疑兵之计，带领部下连杀带喊："东边的梁军已经撤走啦，你们西边的还打个什么劲儿！"西边的梁军被他们这么一喊，战斗意志立即瓦解，纷纷撤出战场。

周德威遥遥看到李嗣源这边的战况，于是也领着人乱喊："西边的梁军已经投降了，东边的兄弟你们快跑吧。"被晋军这么两头一搅合，梁军军心大乱，互相猜忌，自相惊扰，跑的跑、逃的逃、撤的撤、降的降、死的死、伤的伤，一时间，十万梁军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梁军大乱，晋赵联军乘势追击。不过晋军还是不踏实。李存璋边追击边喊："梁军兄弟也是咱们老百姓啊，凡是放弃抵抗，将粮食财物献给晋军的，都不会受到伤害。"李存璋套近乎拉关系的糖衣炮弹很管用，很多傻乎乎的梁军丢盔弃甲、扔掉随身财物，以求活命。战争不相信眼泪，战场从来就不仁慈。赵军为了报梁军袭取深州之仇，对梁军毫不留情。无论梁军是否放弃抵抗，赵军一律屠杀不殆。霎时间，三十里的战场之上血流成河，积尸如山，哀嚎遍野。

这一仗，梁军被歼灭两万人，王景仁、李思安等人在数十骑亲军掩护下，冲出战团，侥幸脱险。听到前方战败的消息，驻守邢州的保义节度使王檀严阵以待，开启城门，收集安顿从前线败亡下来的散兵，给以资粮，打发他们去寻找本部队伍。原先偷袭占据深州、冀州的杜廷隐不敢据守，烧杀抢掠一番之后弃城而逃。梁军被晋军以少胜多，损失惨重，这是个重磅炸弹的新闻，河北一带震惊了。成德、义武、河东等藩镇欢欣鼓舞，朱梁举国上下沮丧，特别是河北边防州镇立即陷入高度紧张的恐慌状态。

这是一场被朱全忠寄予很高期望的战争，朱梁原计划通过这场战争改写河北版图，荡平河朔，为一统天下增添战略性功绩。万万没想到，不仅无功，反而受害。这场重要的战役失利，可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治

军赏罚分明的朱全忠没有严厉惩罚王景仁，只是罢免王景仁北面招讨使的职务，留下平章事的职爵。而且在后来总结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朱全忠主动为王景仁开脱，认为是李思安等人不服王景仁约束，轻战冒进招致晋军有机可乘。估计，朱全忠还是爱惜王景仁的才能，特别珍惜其治理水军的才能，保全王景仁的目的是为以后伐淮南留下铺垫。不过有一点，可能朱全忠没有想到，王景仁有才能，是在水战方面，未必熟悉河北的战争特点。因此，这次兵伐河北让王景仁挂帅，是朱全忠在前面夹寨之战中屡次换帅后，一次新的尝试。庞师古、葛从周、丁会、氏叔琮、刘知俊、康怀贞等朱梁大将逐一凋零，实在没有重量级将帅可用了，朱全忠只好启用和培养新人，王景仁就成了仅有的可用之人。

朱全忠不甘心。

朱全忠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朱全忠不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

在内外交迫的情势下朱全忠不得不再次面对河北一战。

朱全忠迫切需要在有限的日子里挽回河北的败局。

朱全忠坚信自己能在河北战争中获胜。

朱全忠渴望一场像模像样的胜利。

6．再战河北，输掉河北

必须拿下河北，这是朱全忠的信念，也是他在有生之年的最后一块心病。越是打不赢，朱全忠越要打，这是他的习惯，也是朱全忠坚忍不拔的品性。可这次不灵了。

罢免征讨河北的大元帅王景仁之后，朱全忠又任命了一员征伐河北的大将，此人名叫杨师厚。杨师厚能征惯战，骁勇非常，只不过长期笼罩在葛从周、朱友恭、刘知俊等大将的阴影之下，没有及早地发出绚烂的光彩，属于晚年得志，可以说是朱梁帝国的最后一位帅才。

杨师厚原本是李罕之的部将，不太爱说话，整日里寡言少语，做事情沉稳干练，一向为人很低调。但是杨师厚擅长骑射，马背上一张弯弓

有百发百中的本事。看来李罕之能够与朱全忠争锋周旋了很多年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李罕之本人能冲能打之外，其手下不乏良将。朱梁阵营中有好几员猛将都是从李罕之那里招降来的，李罕之失败之后，杨师厚与李铎、何絪等投降了朱全忠。

朱全忠基本不杀降将，特别是对勇猛善战的将领，朱全忠都会一一加以录用。这一点是朱全忠难能可贵的品质之一，是朱全忠比一般的藩镇诸侯高明之处。朱全忠善于招聘与容纳文武人才，保障了朱梁军事集团内新鲜血液的补充与接替。否则，朱全忠军事集团也不太可能由弱变强，历经几十年所向披靡，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割据诸侯，吞并了一个又一个大小藩镇。海纳百川的度量，是所有成就大事的大人物的共性品质。

其实杨师厚也是战功赫赫，只不过没来及显露在聚光灯下。随便数一数杨师厚的业绩足可以震撼天下。此人曾跟随朱全忠参与了挟天子的大行动，入凤岐“迎接”昭宗，击败李茂贞主力；曾在东征过程中击溃劲敌王师范，平定胶东，升官到了徐州节度使；在南讨战役里一战击败赵匡凝，将湖北纳入宣武辖区。朱全忠做皇帝后，加封杨师厚检校太保、同平章事，第二年又加封检校太傅。刘知俊反叛朱梁之后，杨师厚与刘鄩奉命率军西讨，下潼关，破长安，迫使刘知俊西退。此时，杨师厚战功业绩达到了顶峰，逐步晋升入朱梁帝国的头号大将班列。王景仁被李存勖在柏乡打败，这对朱梁的士气是个极大的挫折。朱全忠遍观大将班列，此时可用之人非杨师厚莫属。

杨师厚亲眼看到了朱全忠近些年的变化，包括脾气的变化、健康的变化、国势的变化、军政的变化，他临危受命，深知责任重大，此战凶险。杨师厚明白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变化，朱梁集团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自己虽然地位提升到了军事集团的最高层次，但也处在了风口浪尖。退路是没有的，只有领命出征。杨师厚首先是组建北伐的部队。通过张榜贴告示，发消息，广泛传播信息，在十多天里，杨师厚就收集了先前败退回来的散兵一万多人。为了稳妥起见，为了洗雪前耻，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为了壮大军威，朱全忠这次北伐兴师动众，不仅派出大将

杨师厚为北面招讨使阻挡晋赵联军南下，还亲自统帅主力部队助威北进。

此时，北面的政治军事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真可谓是战乱纷争，硝烟四起。

不乱不算，不乱不散。

要乱大家一起乱，你乱我也乱，看谁更乱，乱上加乱。

此时此刻，各怀心腹事，心态各异。

朱全忠焦躁，但求一战，求战心切，求胜心焦。

李存勖气盛，少年得志，盛气凌人。

王镕忐忑，夹缝中生存，既怕得罪强邻，又怕迎合不好李晋。

刘守光投机，乱中取利，见便宜就捞。

晋王李存勖以其高超的战略眼光拉拢了王镕，并通过血腥的战役巩固了晋赵盟友关系。燕王刘守光在坐山观虎斗之后，没有捡到什么便宜，心里不免悻悻然。这小子是典型的拉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蛮牛。看到晋赵战胜、朱梁溃败之后，刘守光使出一招奸计，主动要求加入晋赵联盟，请求入伙，表示可以作为前驱部队，一起去征伐朱全忠。但刘守光入伙是有条件的，他要在这个新团伙中做老大。

刘守光入伙抛媚眼不是瞎抛，他只对着王镕抛。因为王镕是软柿子，容易欺负。刘守光这么别有用心的假热情，吓坏了瘦小的赵王王镕。

王镕颤颤巍巍地向李存勖报告，问这可怎么办？如果拒绝刘守光入伙，担心这小子翻脸，王镕打不过刘守光。如果让刘守光入伙，这家伙明显是匹害群之马，无异于引狼入室。王镕惶恐不知所措。

李存勖没有被这个棘手的困难吓倒，他豪气干云地仰天哈哈大笑，说道：“刘守光的小算盘不过是雕虫小技，他想离间你我，趁乱投机捞好处，我岂能受此匹夫愚弄！”李存勖坚决拒绝了刘守光入伙的请求。不仅一拍子将刘守光的媚眼抽到九霄云外，年轻的晋王还要趁击败朱梁的大好形势，出兵讨伐刘守光，消灭幽燕，以消除今后南征的后患。于是，晋赵与幽燕打了起来。如此一来，河北的晋军就薄弱了，为梁军收复河

北制造了机会。

李存勖还是因险胜王景仁而有些骄傲了，他轻视了朱全忠对讨伐河北的重视与决心。李存勖对朱全忠愈挫愈强、百折不挠的性格了解不深，对朱全忠内忧外患的处境了解不多。晋王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朱梁受挫后一时半会不会再来进犯，晋赵可以腾出手来击败刘守光，平定临藩。

机会难得。

机会需要创造。

机会需要捕捉。

对有的人是机会。

对有的人可能变成噩梦。

机会稍纵即逝。

能否把握机会，心态很重要。

机会有时可以改变一切。

在朱全忠急于求胜的政治压力下，杨师厚不敢怠慢，立即率主力进军邢州。黄河以北已经没有多少晋军主力，有几股游击部队随机地寻找可攻击的薄弱目标，难以形成战斗规模。在杨师厚的迅猛进攻下，留下打游击的晋军不敢恋战，一口气向北跑过漳河。邢州、檀州之围轻松解脱。

公元911年八月，朱全忠亲自率主力部队从相州出发。朱梁部队号称五十万，浩浩荡荡，绵延几十里，黑压压的队伍与金黄的麦浪相间掩映，在广阔的土地上此起彼伏。旗幡招展遮蔽了太阳，人喊马嘶震撼着大地。朱全忠的中军更是气派非凡，黄罗伞盖，华丽战车，刀斧手锣鼓手仪仗队男女侍从队列整齐。坐在肩舆（一种带抬杆的椅子，比轿子简易）里的朱全忠，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时不时地询问晋军的消息。此时的朱全忠如同一头饥饿的雄狮，追寻着晋军的气味，恨不得一口将李存勖吞入腹中。

到达洹河南岸时，梁军安营下寨。当天夜里，当地官员报告说晋赵联军正在南下。朱全忠听到敌军的消息，心情兴奋，精神为之一振。因

急于求战，朱全忠下令立即进军，北上迎击，他要与晋赵联军决战。

黎明时分，梁军到达魏县。这时候，突然有人传言晋国骑兵杀到眼前了！梁军士卒经过夹寨、柏乡几次战役失利，对晋军心生忌惮，患上了“恐晋症”。军士心理十分重要，对士气和战斗力的影响十分重大。心理因素还具有巨大的传染性，恐晋症在梁军几十万军队里迅速蔓延。即使强大的朱全忠亲自坐镇，也没有为梁军士卒带来安全感，更没有形成原本应有的荣誉感与威慑力。朱全忠很为此焦虑，他带兵多年，深知军心士气的意义，军心一旦涣散，将如散沙覆水一般难以收拾。晋军骑兵突然到来的消息在梁军中引起恐慌，很多军士开小差逃亡离去，即使死命令杀脑袋也没能禁止逃亡。

过了一会儿，梁军派出的探马侦察兵又报告说晋军没有来，刚才只不过是地方百姓的传言。得到正式情报后，梁军的军心才逐渐稳定下来。梁军负责侦探消息的哨探在紧张的心情下，屡屡出现误听、误信、误判、误报甚至误传。严重干扰了朱全忠的行军计划。假消息和“恐晋症”对朱全忠这次寄予翻底期望的河北之战构成了致命的破坏作用。

朱全忠因求战而不可得，因军心浮动而焦虑，原本几年来就很糟糕的脾气变得更坏，喜怒无常，甚至歇斯底里，滥施刑杀。谁要是倒霉被朱全忠瞅着不顺眼，侥幸的受一顿皮鞭军棍饱揍，不幸的脑袋立马被砍掉命丧黄泉。不仅是宦官侍女杂役屡屡被责罚，即使文武官员也难逃一劫。这种恐怖的政治空气下，人人自危，战战兢兢，谁也不敢接近朱全忠，借各种各样的由头离朱全忠远远的，十天半月见不到才好。情况严重的时候，汇报工作的官员和哨探见到朱全忠，两腿打颤，语不成句，甚至语无伦次，每一分一秒都是痛苦的煎熬。越是如此，朱全忠心情越是郁闷，越是郁闷就越是无端发烦发怒发狠发出刑罚令。这次行军途中，又有百十名侍从和官员被朱全忠诛杀，变成异乡冤魂。

梁军北伐三个月过去了，还是找不到晋军主力，倒是被飘忽不定的晋军游击部队勾引的疲惫不堪。朱全忠心情低落，疾病又犯了，他只好留下杨师厚继续搜寻晋军，自己班师南归。

那么晋军主力在哪里呢？他们在干什么？

在遭到拒绝入伙之后，刘守光索性甩开膀子单干，在幽州称帝。刘守光不知天高地厚，有了巴掌大的一块地盘，刚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就夜郎自大起来。

刘守光不了解在封建社会中，皇帝这个称号背后的复杂含义。做皇帝可不是做诸侯王、割据王、藩镇节度使，你割据一方自娱自乐，别人管不着也未必愿意搭理。可是做皇帝就大大的不同了。皇帝是天下之主，只有一个，你做了皇帝，就意味着别人只能做臣子，辈分一下子拉开好几级。凡是没有做成皇帝的实力派都会将不服的怒火，齐刷刷地投向这个做皇帝的人。结果只有两个，要么他们一起将这个皇帝掀翻灭掉，重新恢复势力均衡，要么被这个皇帝灭掉，建立君君臣臣的新秩序。三国时期，孙权貌似恭恭敬敬地劝说曹操称帝，曹操坚决不肯。因为曹操明白，孙权这是要将他架到炉火上去烤。谁带头篡汉称帝，谁就是天下公敌。可是啊，这位刘公子的智商远远赶不上曹操。

刘守光大大咧咧刚愎自用地称帝，显然是愚人自乐。内部也有很多人不同意他这么做，不愿意跟着他蹚浑水。刘守光镇压关押了很多持不同意见的人，但并没有达到钳制人口、收服人心的作用。做了皇帝的刘守光不可一世，向晋王李存勖发出了通知。

李存勖听说刘守光做了皇帝，心里像吃了苍蝇。李存勖心中暗想，我河东三世经营几十年，还没有大大咧咧地称帝，你一个灭父杀兄的家伙，竟然不知羞耻地做起了皇帝，居然还敢来通知我，分明是不将我河东放在眼里。李存勖鼓着腮帮子将刘守光来信怒冲冲地扔在地上，破口大骂：“贼子刘守光，大逆不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等来年本王破你幽州，擒你首级。”

李存勖生气是有复杂原因的，既有嫉妒、嫉恨也有羡慕和无奈。李存勖也想称帝，只是迫于形势，不敢冒冒失失地做皇帝，还需要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将天下矛头尽量号召起来指向朱全忠。有一个朱全忠称帝在先，已经令曾与朱全忠齐名的李晋窝囊羞耻，现在又冒出一个愣头青刘守光，李存勖更加感到愤耻难当。监军张承业见李存勖盛怒，走上前对李存勖说：“大王，现在刘守光不知天高地厚，狂妄称帝，我们不如

派人去向他表示祝贺。”

李存勖瞪着张承业问道：“这是什么话？对这种贼子我们还要祝贺他？”

张承业微微一笑说道：“大王，俗话说‘天欲亡之必先狂之’，我们故意祝贺刘守光，令他骄纵疯狂，引发更多更大的怨恨，激化更多的矛盾，我们再趁机消灭他。”

李存勖恍然大悟，拍手说：“好，就这么办。”

于是，李存勖派人到幽州向刘守光表示祝贺。连河东李晋都来祝贺，刘守光顿时觉得自己无比高大起来，似乎真的已经君临天下了。

恶性膨胀的刘守光发动了易定战争，他要吞并王镕与王处直。这里需要交代一个人，此人是幽州参军冯道，他极力劝阻刘守光不要发动战争，被刘守光下了大狱，后来逃跑出来，投奔了河东张承业，受到张承业的赏识，并被推荐为掌书记。此时的冯道还是个小人物，可是在整个五代期间，此人连续攀升行情不辍，演绎了一连串传奇色彩的事件。冯道成为后世研究五代史避不开的人物，甚至成为了一种现象，传统儒家贬损其为败类，官场中人奉其为圭臬，毁誉参半，争论焦点。这些在以后的故事中将陆续介绍。

幽燕大军压境，王处直顶不住了，向河东求救。

公元912年，朱梁乾化二年，正月，河东派出老将周德威，王镕派出儿子王德明，晋赵联军赶赴易水与王处直会师。晋、镇、定三军一举攻下燕国祁沟关，进围涿州。刘守光的弟弟刘守奇后来投奔了河东，这次也在周德威军中。

刘守奇派人说降了涿州刺史刘知温。可是周德威嫉妒刘守奇的功劳，在李存勖面前馋毁刘守奇，无奈，刘守奇带领亲信转而投奔了朱全忠。

周德威率军势如破竹，一鼓作气打到了幽州城下。这时候，刘守光害怕了，再也不嘴硬了，慌里慌张地向朱全忠求救。这时候，朱全忠的病稍微好了些，勉强可以起来办公，处理政务。朱全忠意识到与晋赵打游击战不是办法，现在晋燕会战，主力聚在一起，正好可以出兵一举歼

灭。

朱全忠决定发兵。

朱全忠采取了拉拢刘守光打击晋赵的办法。

梁军兵发洛阳，直奔镇州和定州而来。

朱全忠这次做出了新的军事部署，自己帅中军兵出魏州，命令杨师厚和李周彝攻打枣强县，贺德伦和袁象先攻打蓨县。朱全忠率领梁军日夜兼程，经过急行军，三月初到达了下博。

朱全忠带领亲兵勘察地形，登上土丘正在四处瞭望之时，赵将符习带领几百人的一支游击骑兵巡逻至此。

两军相遇，互相感到惊讶，都摸不清对方的来历。符习不知道对方是朱全忠，要知道是朱全忠在眼前，估计这小子也早吓跑了。可是那天，不知道符习哪里来的勇气，呼而喊叫着带人杀奔梁军而来，心想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

梁军以为是晋军主力骑兵杀到，自相惊扰，不敢接战，掉头就跑。两边原本都有要跑的心思，只是梁军先跑了，结果谁先跑谁就倒霉。

朱全忠被众人保护着落荒逃走，丢下一堆锣鼓帐篷仪仗车马，一口气跑到枣强与杨师厚会合。梁军的“恐晋症”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朱全忠后来才弄明白是遇到的是赵军巡逻兵，朱全忠这个气啊，连咳嗽带吐血，差点昏死过去。简直是奇耻大辱，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被几个巡逻兵吓得落荒而逃，朱全忠纵横天下三十年，什么时候这么狼狈过？他向杨师厚下达了死命令，要尽快攻破枣强。

枣强一战酷烈异常。

枣强虽然是小县城，但是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城内驻守了几千名赵国精锐军兵。杨师厚攻打了七八天没有进展，梁军死伤上万人。后来城内防守用的石头火药弓箭全部用光了，守城兵将派人诈降，探听梁军虚实，评估一下还能坚持多久。

没想到这名诈降军校办了一件大事。这名军校被李周彝派去挑土石，协助攻城，这名赵军瞅机会挥起扁担在背后向李周彝拍下去。李周彝当场昏死过去，脑袋差点开花。

这进一步激怒了朱全忠，亲自督师攻城。在梁军日夜强攻之下，枣强力穷城破。杨师厚帅人杀入城中，无论男女老幼军民官商，全部屠杀，一时间枣强城内血流成河，积尸满街。



杨师厚进军不顺利，贺德伦也遇到了大麻烦。

驻守蓚县的晋军将领李存审只有几千人，与梁军相比众寡悬殊。李

存审和部将商议之后，决定采取奇计制胜。先是通过埋伏的方式擒获了梁军几百名砍柴做饭的伙夫，砍去臂膀放回梁营，制造恐怖气氛。

攻下枣强后，朱全忠和杨师厚来协助贺德伦攻打蓨县。李存审派人乔装打扮成梁军，趁着夜幕降临，摸到贺德伦营门前，发起突然袭击，乱箭齐发，火石俱下，挥刀乱砍，纵马冲突，边杀边喊“晋军主力来啦！晋军主力来啦！”

梁军大乱，烧掉难以搬运的辎重，溃败而去。朱全忠在黑暗中磕磕绊绊跑出一百五十里路，天亮到达了冀州。屋漏偏逢连夜雨，在逃亡过程中，每路过一地，河北的老百姓拿起锄头草叉围追堵截梁军。梁军溃不成军，丢盔弃甲，继续奔逃。又跑了一阵子，梁军的侦察骑兵来报告说“晋军主力没有来，只不过是游击部队而已。”朱全忠听后，一口愤怒的鲜血喷出喉咙，噗通一声仰倒在地，从此之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难以乘坐肩舆，只能靠大车拉着。

后来朱全忠还想勉强出兵贝州、魏州，征战河北，由于病情日益严重，只好经由开封回到洛阳。

人要倒霉，什么坏事都会扎堆儿来。在朱全忠受儿子朱友文邀请途径开封小住的时候，有一天他与文武官员喝酒，喝到高兴之处，朱全忠乘小船到九曲池上吹吹风。谁也没想到小船突然翻了，包括朱全忠在内一船人全部掉在了水里。宫女侍卫一通忙乎，才将朱全忠捞上岸。朱全忠上岸后好一阵子还惊魂未定，他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九曲池边，朱全忠设宴诓骗来昭宗的十多个儿子，将他们灌醉后全部勒死，扔在这个水池中。是不是他们的鬼魂来找朱全忠算账了？

朱全忠衰老，本打算靠最后一口气平定河北，无奈，形势比人强，即便没有遇到晋赵主力，还是仓皇失败。

自此，朱梁势力从河北撤出。

7．虎子、犬子、败家子

都说“龙生龙，凤生凤”，同样生儿子，怎么差别这么大呢？李克用生了一个虎子，小伙子李存勖很能干。朱全忠养了一群败家子，眼睁睁

断送了朱梁的基业。

朱全忠在做了五年皇帝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任何不可一世的人物都会有这么一天。

杨行密、李克用这些乱世雄豪早已化作飞烟。

刘仁恭隐退，李茂贞蜗居。

老牌军阀河朔三镇早已面目全非。

现在该是朱全忠谢幕的时候了。

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反复折磨朱全忠的疾病更加严重了。朱全忠感到末日已近，开始抓紧安排后事。

朱全忠疑心很重，对谁都不放心，所以没有早立储君，担心储君自成势力，变生肘腋，威胁皇权。现在到了不确定接班人不行的地步，朱全忠想到了排行第二的干儿子朱友文，朱友文性情温和，朱全忠比较喜欢他。朱友文此时的官职是东都留守兼洛阳宫使，地位重要。再加上朱友文有个貌美如花的老婆，朱全忠享用这个儿媳妇之后感到很爽，爱屋及乌，他对朱友文的无私奉献与沉默不免也产生了好感。朱全忠已经拿定主意将帝位传给朱友文。其实朱友文并不优秀，他天天纵情宴饮，不理政事，也不会办理军政事务。朱全忠之所以选择朱友文实属无奈，优秀的子侄都已经死了。

朱全忠一共八个儿子，五个侄子。

朱友谅，是朱全忠大哥朱全昱的儿子，封为广王。这小子为非作歹，在藩郡惯常胡作非为。

朱友能，是朱全昱的二儿子，封为惠王。

朱友诲，是朱全昱的三儿子，封为邵王。

朱友宁，是朱全忠二哥朱存的大儿子，熟悉兵法战阵，举手投足风流倜傥，在伐青州王师范时战死。

朱友伦，是朱存的二儿子，悟性奇高，既善长骑射，又喜欢写文章，气度开阔有智略，在跟从朱全忠去凤翔迎回昭宗后，负责留在长安京畿的警卫，在一次击球游戏中不幸坠马摔死。

朱友裕，是朱全忠的长子，由张夫人所生，善长骑射，为人宽厚，很受士卒拥戴，可是就在朱全忠谋杀昭宗那一年病死军中。

朱友文，本姓康，名勤，是朱全忠收养的儿子，在朱全忠儿子中排行第二，从小聪明伶俐，很受朱全忠喜欢。

朱全忠的三儿子朱友珪，其母亲是亳州军营的娼妓。朱友珪母子颇经历了一翻曲折。朱全忠早年在亳州作战时，招纳了一名娼妓留在身边享乐，一个多月之后，战争结束，朱全忠打算将这娼妓打发走。没想到这名娼妓有了身孕，朱全忠心生怜爱。但由于惧怕张夫人，朱全忠不敢将这娼妓带回开封，只好在开封城郊另外买了一处宅子，供此女居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此女生了一名男孩，就是朱友珪。朱全忠见生了男孩，对此女更加喜欢了，壮着胆子将朱友珪母子俩接回了家。封建社会时母以子贵，张夫人即使一百个不乐意，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可见，张夫人在世时，朱全忠对张夫人十分惧怕，不敢随便纳妾，更不敢明目张胆地招妓。现在，朱友珪官拜诸军都虞侯兼控鹤都指挥使，这可是个有权势的职务。

四皇子朱友贞，也是张夫人的儿子，这小伙子长相英俊，性格沉稳，儒雅好交游，此时官拜检校司空、天兴军使、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开封和朱友文在一起共事。

五皇子朱友璋，六皇子朱友雍，七皇子朱友徽，八皇子朱友孜，这几个都还小，手中没有什么职权，也没有什么才能。

应该说朱全忠对自己儿子的信任度还是超越外人的，一个留守老根据地东京汴梁，一个负责各路兵马的监督与洛阳京都防务，朱友文和朱友珪都被委以重任。

朱全忠这十三个子侄中，优秀能干的都死了，无奈，朱全忠只能“矮子里面选将军”。活着的这些儿子实在不成器，左看右看，哪个都不如意，看着朱友文勉强还顺眼。弥留之际，朱全忠派人紧急赴东都开封接朱友文来洛阳，以交代家国后事。

调朱友文进京的事被朱友珪的老婆张氏探听到了。朱友珪的老婆是怎么知道的呢？朱全忠的几个儿媳妇侄媳妇轮流值班，进宫服侍朱全

忠，被朱全忠淫乱享用。朱友珪的老婆心眼儿多，人机灵，她听说病情垂危的朱全忠要召见朱友文，却没有召见近在咫尺的朱友珪，心里犯了嘀咕。这个女人借故溜出皇宫，一路小跑赶回家，气喘吁吁地向丈夫朱友珪通风报信：“老头子快不行了，他派朱友文老婆王氏揣着玉玺去了汴梁，朱友文不日进京继位，到那时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了。”朱友珪的老婆虽然将身体献给了朱全忠，但在关键时刻，心还在自己老公这里。

朱友珪听老婆张氏这么一说，也慌了心神。夫妻俩正在语无伦次地秘密讨论局势，话还没说完，朱全忠便派敬翔来了。敬翔是朱梁帝国中仅次于朱全忠的二号人物，虽然平日里不拘言笑，话语不多，可是人人都敬畏敬翔，特别是这些皇子更是从心里对敬翔怀有忌惮。

朱友珪心情忐忑地看着敬翔，手脚忙乱地请敬翔到屋里坐。敬翔走进郢王府大门后，没有再前进半步，立在院子中央，从怀中缓缓取出一个黄绫卷轴，沉声宣布：“朱友珪接旨。”

朱友珪及老婆孩子噗通一声跪倒在地，恭候宣旨。敬翔读道：“责朱友珪任莱州刺史，即刻赴任。”这莱州刺史与朱友珪现在的职务比起来，是个小官，而且是千里之外的偏僻之地。当时，降级任官一般意味着先削官后要命。所以，朱友珪听完圣旨，两腿发软瘫在地上，额头渗出了冷汗，颤抖着双手将似乎千斤重的圣旨接过来。敬翔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去。

朱友珪坐在地上愣愣地发呆。他认为这是父皇朱全忠为朱友文登基清扫障碍。朱友珪原本就不受朱全忠喜欢，况且母亲出身娼妓，地位卑微，从小朱友珪就在弟兄行列里抬不起头，不知道遭受了多少白眼和歧视。由于经常捣蛋惹是生非，朱友珪已记不清被朱全忠用马鞭抽打过多少次了。现在诸皇子中，其他几个年纪还小，只有朱友珪和朱友文手握实权。朱友珪是朱友文争夺皇位的最大劲敌。朱友珪心想，老头子是不念父子之情了，不仅将江山传给外人，还要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毒手。

看到朱友珪嘴唇发紫，额头青筋暴跳，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嘀嗒、嘀嗒”往下落，朱友珪老婆及左右属下凑上前来，你一言他一语地劝朱友珪下决心篡位：“事情紧急，大王不可不当机立断，如果朱友文进

京，他会将我们赶尽杀绝的，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

要说朱友珪身边也都是些脑子缺根弦的人，哪能随随便便就起哄架秧子说篡位啊！可朱友珪此时此刻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他已经昏了头。朱友珪本来就常怀不愤之心，觉得自己这些年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在父子之间极度不信任的恐惧之下，朱友珪居然听信了身边人员的忽悠，决定篡位。

朱友珪此时身兼左右控鹤都指挥使，负责皇宫警卫，诸军都虞候的身份又可以调动各军种兵马。圣旨虽然已经颁布，要求朱友珪调离京城，可是调令还没有正式下发。朱友珪知道他所有的机会都在今晚，等到明天调令将下达各衙门昭告天下，他手上所有的权力将化为乌有。

篡位这种高风险高难度的事，哪里是吹口气就可以办的。朱友珪孤掌难鸣。此时，朱友珪想起了一个人。趁着夜色，朱友珪改扮便装，偷偷跑到与他亲近的左龙虎军统军韩勍那里。

韩勍就是那位曾与王景仁一起出征河北的人，柏乡战役失败后被朱全忠降级为左龙虎军统军。韩勍也是朱梁阵营的老将，他亲眼看到许多功臣宿将多因小过错被朱全忠刑罚或者杀戮，并且自己也刚刚受到处分。韩勍一直认为河北战败乃王景仁过于保守，指挥不当。事后朱全忠却归罪于韩勍过于鲁莽不服从王景仁调遣，韩勍对此很不服气且感到窝火。韩勍既为自己委屈，也看到外部环境的恶化。天天胆战心惊地怕自己朝不保夕，弄不好哪一天也掉了脑袋。

今天朱友珪找上门来，韩勍以为和往常一样，朱友珪心里不痛快，来找自己喝酒发发牢骚。韩勍开门延客，将朱友珪让进客厅。

令韩勍意外的是，朱友珪今天鬼鬼祟祟，神情紧张，四处张望了一下之后，朱友珪压低声音对韩勍说：“老韩，咱们到密室说话。”韩勍是个火爆性子，被朱友珪这么神神秘秘地吓了一跳，拉着朱友珪的胳膊急切地问：“王爷出什么事了？”朱友珪鼓着腮帮子不再答话，示意韩勍往密室走。

韩勍见朱友珪这般神情，心知一定是出了大事，于是不再吵吵追问了。朱友珪和韩勍两人走进密室，急忙将门窗关好。不等朱友珪落座，

韩勍早就急不可耐了，瞪着两只环眼，咧着被钢针一般的络腮胡须包围的大嘴，搓着双手急切地问："王爷，你今天是怎么啦，这么小心翼翼，难道有谁要难为你不成？"

刚刚落座的朱友珪，不安地又弹跳起来，疾步来到韩勍近前，双手紧紧扯住韩勍衣襟，颤声哭道："韩公救我。"

韩勍更懵了，连声说："王爷但讲无妨，我韩勍愿为王爷驱驰效死"。

朱友珪泣不成声、目露凶光地说道："老头子要不行了，韩公你说这大统之位应由谁继承？"

韩勍已经被刚才的气氛搞得很紧张，现在突然听说朱全忠要死了，还是吓了一大跳，后退了一步，迟疑半天才缓过神儿来。韩勍半问半答道："陛下支撑不住啦？那这天下应该是……应该是王爷你的，你是陛下嫡系儿子中最年长的，理应是你的。"

"可是老爷子要将大位传给老二！"朱友珪恨恨地说道。

"这怎么行？老二毕竟是外人，陛下怎么糊涂了？"韩勍用手搓着毛刺刺的脸颊质疑道。

"旨意已下，老二即刻来京城，我被调去莱州。"朱友珪继续抱怨道。

"陛下为何要调你离开？什么时候走？"韩勍不解地问道。

"这还不清楚吗？老头子这是为老二登基清理障碍。按他一贯的做法，削权调离只不过是第一步，紧接着就是赐死啊。"朱友珪仰头绝望地说道。

韩勍眨巴眨巴眼，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嘴巴张了张，不知道该怎么接朱友珪的话。

朱友珪一字一顿地说："我明日上路，命在今晚。"

韩勍听懂了朱友珪的意思，嘴角抽搐了一下。

朱友珪见韩勍受到了震撼，且已经明显表露出支持自己的态度。趁热打铁，朱友珪开始将韩勍往死角上逼："韩公，你是功臣宿将，战功赫赫，可是河北一战还不是受到了王景仁的牵连？老头子翻脸无情是人所

共知的。况且你和我交情深厚，朝中文武官员都知道，一旦我落难身死，韩公你也难逃一劫啊。”

听了朱友珪最后这一句话，韩勍身子抖了抖。他很清楚朱全忠杀人不眨眼的脾气，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全家被抄斩的景象。韩勍咬着牙下定决心说道：“王爷，咱们还不如先下手。”说着，韩勍做了一个刀砍的手势。

朱友珪见韩勍和自己想到了一处，于是举起手掌与韩勍击掌盟誓。其实韩勍貌虽粗鲁，但也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二百五。韩勍有自己的算盘，他意识到朱全忠即将死去，朱梁政权马上会面临重新分配，这是“富贵险中求”的难得机会。况且有朱友珪在前面，胜算很大。朱友珪不仅是皇子，还是手握军权的实力派人物。朱友文毕竟远在东都汴梁，信息不灵通，行动不便利。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否则，这月亮有个屁用！不如早作打算，抱一根粗大腿。于是韩勍与朱友珪一拍即合。

事不过夜，事不能过夜。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朱友珪与韩勍以极高的效率谋划并实施了弑君篡权的行动。

朱全忠向来以狡诈多疑著称，而且驾驭各种脾气秉性的文武官员三十多年，应该说他对政治的安全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和防御能力。况且现在朱全忠已经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他对皇权及皇权治下的政治体系会更加重视，对于地位的安危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有效的保护措施。手握重兵的将帅都不敢对朱全忠有任何造次，那么朱友珪和韩勍这种小人物为什么敢于造反，而且会有信心去刺杀重重宫禁中的皇帝朱全忠？他们有几成胜算？难道他们不明白后果？此事的确令人心惊肉跳精神高度紧张。至于朱友珪能否得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午夜，六月的午夜。

貌似平常的夜晚。

人人心里都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夜晚。



盛夏酷暑并未因夜色而减退半分，整个洛阳城如同一个火炉子，到处都闷热透不过气来。天上黑沉沉的阴云密布，远处轰隆隆的雷声滚滚传来。蝉虫都隐藏到了树叶底下，鸟兽躲进了窝里避暑。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大街小巷寂静的如同荒郊野岭。老百姓家里，家庭主妇摇着蒲扇为熟睡的小儿驱赶着蚊虫。深深的井市里一声长一声短地传出更鼓音。

韩勍率领五百龙虎军亲兵，朱友珪率领两百名控鹤军，两人合兵一处，由朱友珪带领，悄悄潜入洛阳皇宫。朱友珪和韩勍都是负责警卫的高级军官，况且一个是都城治安的最高指挥官，一个是皇帝的儿子且负责皇宫禁卫军。这两人联手，无论皇宫的警卫如何敏锐如何忠诚如何愚笨，都不可能同时抗命他们。于是朱友珪等人很容易破除了皇宫外城、子城、寝宫等层层关卡，直接闯入朱全忠寝殿。

此时朱全忠正在酣睡，沉重的鼾声在殿内回荡。屋内有几个值班的侍女和宦官正在打瞌睡，手臂一般粗的粉红蜡烛烛火一跳一跳地燃烧着，帷幔罗帐映出重重的影子。

造反军兵杂乱的脚步声惊醒了侍女和宦官，这些侍从睁开惺忪朦胧的眼睛，突然看到面前全是寒光闪闪的刀锋，顿时吓得嗷嗷乱叫，四处奔逃乱成一片。

熟睡中的朱全忠被惊醒，拧了拧浓浓的眉毛，费力地撑起上身，扶着床帮怒目喝问："谁在造反！"

朱全忠的这声断喝，既是本能的反应也是震慑对方。所谓本能的反应，是指在皇帝寝宫内外决不允许乱声喧哗，况且此时已是脚步杂沓，刀兵撞击之声此起彼伏。朱全忠凭着几十年刀头舔血的职业警觉性，已经意识到了非常情况的发生。所谓震慑对方，是朱全忠最后的反击。他打算凭借他的威望他的气势他的地位和皇帝身份的神圣威慑力，通过认定对方为造反，而指望从心理上震慑住对方。当然这种反击或许对于无名小卒还有些作用，没准儿这些小子会吓得当场尿裤子，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这样类似的案例。但今天是朱友珪，已经横下一条心的朱友珪，他是不会被朱全忠的虚张声势吓退的。

朱友珪不紧不慢地走到床前，冷冷地回答："不是别人，朱友珪是也。"

朱全忠盯着站在面前的三儿子，用手指戳向朱友珪面颊，咆哮着吼道："我本来就对你这逆贼不放心，果然你今日造反，后悔没有早把你杀了，以绝今日之患。"

朱友珪不仅没有任何惧色，反而手提钢刀逼近朱全忠，嘲讽地反问

道："老贼，你既知今日何必当初？"

朱全忠因过度激怒而喘不过气来，剧烈地边咳嗽边骂："逆子，就你这般行径，犯上篡逆，天地间岂能容你？！"

朱友珪不再答话，狠声命令道："将老贼碎尸万段！"

朱友珪亲兵一拥而上，对屋里的人挥刀乱砍。冷森森的刀光剑影中，一个个生命无力无助无奈无价值地纷纷扑倒。一个名叫冯廷谔的人一刀刺入朱全忠腹部，血光崩现之间，利刃洞穿朱全忠的后背。朱全忠高大沉重的身躯重重地栽倒床下，将半侧床体压断。此时，朱全忠身后竟然还藏着一个女人，此女子赤裸着身体抖成一团，惶恐不知所措，如花的脸面被惊吓的惨白无色。一名龙虎军兵手起刀落，将这女子劈为两半。

这时候，殿外雷声大作，一道耀眼的闪电"咔嚓"一声将院中的一棵大树断为两截。暴雨从天而降，被狂风挟裹着灌到屋里来。雨水与血水混在一起，顺着地板四处流淌。

朱全忠平日里稍不如意，经常打骂责罚侍从，甚至杀头抄家。很多宫内的侍奉人员每次值班时，先要与家人诀别，很可能值这次班就不能活着回家。如若还能平安回家，全家人欢呼庆贺，如同获得重生一般兴奋。因此，朱全忠身边的侍从总绞尽脑汁找机会开溜。这些男女侍从对朱全忠只有怕没有感情，对伺候朱全忠这份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可言。在大难来临之际，人人亡命奔逃，没有一个挺身而出保护朱全忠的。竟然还不如昭宗临难之际，李晔好歹还有几个宫人以柔弱之躯站出来庇护，而朱全忠赤裸裸孤零零地被杀，被亲生儿子谋杀。"犯上篡逆，天地间岂能容你！"多么具有讽刺味道的一句话，居然出自朱全忠的口中。

不可一世、狡诈雄猜、刚暴狠辣、霸视天下、横扫中原的朱全忠，此时不过是一个衰弱无助的老人，不仅不能统帅三军驰骋疆场，不能驾驭文臣武将，而且连近在身边的危险都无力察觉和防御。他在最脆弱的环节受到了暗算与攻击。

朱全忠死了，时年六十岁，本命年。

埋葬拥有几百年基业的李唐王朝的朱全忠死了。

与唐昭宗比起来，朱全忠的死更加凄凉。

与黄巢比起来，朱全忠的死更加窝囊。

与李克用比起来，朱全忠的死更加绝望。

与杨行密比起来，朱全忠的死更加难以瞑目。

与刘仁恭比起来，朱全忠的死更加残酷。

与罗宏信比起来，朱全忠的死更加悲哀。

朱全忠没能逃脱普通军阀祸起萧墙身丧凶刃的命运。

朱全忠的命运是军阀的命运，充其量是霸王的命运，不是帝王的命运。因为，他结束的很轻率，很脆弱，很单薄。

军阀没有思想目标、没有天下苍生、没有追随者，只有暂时的利害聚集了一群乌合之众。

霸主虽然有思想，有追随者，但仍然是狭隘的、局限的、自我的。朱全忠没有吸收新的精神营养，所以他的原始的无赖品质与低级聪明，不足以支持他走得更远。

帝王并非所有的帝王，应该是较好些的帝王，胸怀天下，有系统的思想与目标，凝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为之努力。

朱友珪弑逆朱全忠后，秘不发丧，八百里加急火速派人到东都开封，矫诏命东都马步都指挥使朱友贞杀死朱友文。

此时的朱友文还没有起床，仍然在和他年轻美貌的老婆王氏亲热。朱友文嗜酒如命，几乎天天组织各种宴饮活动。王氏带着朱全忠的口谕赶回开封汴梁，粉面桃花兴高采烈地告知朱友文这个天大的喜讯。没想到朱友文并没有特别的意外，也没有特别的高兴，只是顺手将王氏拦腰搂在怀里，继续喝酒。王氏催问朱友文何时启程，朱友文喷着酒气用手指压着王氏胭红的小嘴儿嘟囔着说：“不急，不急。”

王氏长期在朱全忠身边为朱全忠卖力气，现在刚刚回到汴梁，朱友文思念饥渴的压抑全面爆发，他大醉之后和老婆钻进被窝折腾了大半个下午和一个晚上。

第二天日上三杆，朱友文这才懒洋洋地起床洗漱，穿上崭新的官服。朱友文一面穿衣服一面自我嘲讽地对王氏说：“做皇帝这事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我觉得在汴梁挺好的。”朱友文毫无思想准备，他对做皇帝既没打算也没太大兴趣。可是朱友文转念一想，做皇帝毕竟是万人之上啊，实在是很诱人。想到此处，朱友文禁不住咧嘴笑了笑。他提了口气，挺了挺腰，迈步出门，准备奔向大好前程。

突然王府门口一片嘈杂混乱，朱友贞带人闯进来。见到朱友文之后，朱友贞一脸茫然而又无奈地宣读朱友珪的假圣旨：“朱友文不孝无形，赐死。”

朱友文兴冲冲的脸一下子僵硬麻木，脑袋嗡的一声，耳朵似乎被重锤砸了一记，憋了半天才狂喊出一句话：“为什么？”

朱友贞沮丧地摇摇头表示不知情，继而眼泪流了出来。

朱友文眼睛里闪过疑虑、怨恨、绝望与嘲笑。仰天发呆一阵子之后，朱友文站起身，失魂落魄踉踉跄跄地退回寝室，让王氏找了两条白绫，两口子相拥悬梁自尽。

朱友文死后，朱友珪宣称是朱友文这个乱臣贼子派遣的刺客刺杀了朱全忠。朱友珪嫁祸给再也开不了口的朱友文，并做做样子为朱全忠发丧。

在发丧仪式上，朱友珪制作第二份假诏书，称奉朱全忠遗命继承大统。

朱友珪向来没有人缘，由于出身微贱的缘故，在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中树立不起威信。争夺皇权的斗争很少有光明正大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人人对此心知肚明，但是夺得皇权之后，能否坐得住坐得稳才是关键，人人更关心这一点。朱友珪就是那种敢于惹事，但却没有能力理事的人。

朱友珪屁股虽然坐在了龙椅上，但脑袋里实在是空空如也，肚子里天天如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对如何摆平过渡期的危机，如何勾画未来的军政国是，全无打算，毫无办法。似乎他冒着这种天下一字号风险，为的仅仅是保全自己的小命。

朱友珪往日里站在下面看龙座皇位，觉得它高高在上威严而神圣，坐在上面的皇帝无所不能法力无边。直到今天他亲自坐在这把椅子上，才发现自己有恐高症，只要眼睛向下观瞧，就感到头晕恶心，全身冒虚汗。因此，朱友珪开办公会的时候，眼睛一般不敢正视百官，而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头，心里默默数数儿，祈祷赶快散会。

朱友珪继位后文臣武将多不服气，找各种借口不来上班，消极抵抗，撂挑子不干活了。更有极端的投奔了敌国，如大将朱友谦割据河中不承认朱友珪政权，并依附李存勖与朱友珪对抗。

随着时日流逝，所有或明或暗的矛盾在逐步向一个点汇集，那就是同样具有继位合法身份的朱友贞。

在那个时代，身份价值连城，身份无法替代，身份具有天然的优势。尽管朱友贞也不是什么德才兼备的料，但是这些各怀心腹事的文武大臣在权力重新分配的动荡危局中，总要找一个相对有希望的靠山或者稻草。与朱友珪相比，朱友贞就成了唯一可选择的替代对象。

在反对朱友珪的势力中，并不是以前权倾朝野的敬翔、李振、张全义等文官，而是军人，授命在外的杨师厚。

可以说，杨师厚开创了五代更替的模式，他是鼻祖。身负重任领大军在外的高级将领直接犯上作乱，而且很轻易就成功，成本极其低廉，这是五代更替的基本模式，并逐步发展成难以遏制令人发狂的政治疾患。大将不得不用，用了之后又担心他作乱。唉——麻烦；唉——苦恼。皇帝不安，拥兵的将领也不安。擦枪走火的事情就频频发生。五代的乱局陷入更加的混乱不堪。

且看杨师厚是如何出演这幕历史重头戏的。

不知各位还是否记得陈州刺史赵犨。由于朱全忠初到河南地面，立足尚且未稳，却全力营救了危难之中的赵犨。赵犨对朱全忠感激佩服，从此两人成了铁杆盟友。朱全忠和赵犨不仅结成政治与军事同盟，还成了儿女亲家，朱全忠的女儿嫁给了赵犨的二儿子赵岩。朱全忠做了皇帝后，赵岩自然荣升为驸马。

赵犨三兄弟忠厚恭谨，可是赵岩不像他爹和他叔叔，这小子脑子

快，心思多，对利害看得重。

有一天，朱友珪派赵岩去东都开封汴梁办事。

朱友贞设宴盛情款待赵岩，还请来一大群文人儒生助兴捧场。酒宴一直持续到深夜，朱友贞很快就喝醉了，斜靠在胡床扶手上昏昏欲睡。大家猜拳行令，胡言乱语，夜尽更深，杯盘狼藉。王府外寂寥的风灯忽明忽暗，更加衬托了院内的喧哗与院外的萧索。酒足饭饱之后，诸人一摇三晃地纷纷离去。

已有七分醉意的赵岩用手推一推醉眼朦胧的朱友贞，要向朱友贞告辞。没想到，已经酩酊大醉的朱友贞扯了扯赵岩衣角，示意赵岩悄悄留下。赵岩何等聪明，见朱友贞有后续节目，马上故意装作酒醉不支，一个趔趄跌坐在朱友贞座位旁，随即大吐特吐起来。原来这位四王爷根本没醉，他是假装喝醉掩人耳目。

朱友贞在侍从搀扶下向后宅走去，边走边结结巴巴地吩咐人也将赵岩搀进来。屏蔽掉众人的耳目之后，朱友贞将赵岩让进内室。赵岩平日里与朱友贞交情好，走动密切。两人进入内室后，各自都不再装醉了。朱友贞向赵岩打听洛阳京城的事情与形势。其实赵岩也没有醉，他这次来开封原本就打算试探一下这位四王爷，并伺机动员朱友贞挑头儿造朱友珪的反。赵岩满怀心腹事，哪里喝得下酒，因此，这位驸马爷也是在半真半假地演戏。

赵岩故意压低声音说道："王爷，现在洛阳城内人人自危，大家都没有心思上班，谁也不肯替老三工作，弄得老三一天到晚愁眉苦脸。"

朱友贞点点头，有些习惯性语迟地问道："朝政如此不堪，长此以往如何是好？"

赵岩用眼角瞄了瞄朱友贞，说道："众人对老三不服啊，敬翔这些老臣敢怒不敢言，先帝的基业不能眼睁睁看着毁掉啊！"

朱友贞尽管英俊却表情不太丰富的脸上略显出焦急的样子，站起身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踱了一会儿，朱友贞停下来，盯着赵岩问道："听从西边来的商队传言，先帝驾崩有疑点啊？"

赵岩会心地微微一笑，咳嗽了一声回答道："王爷也怀疑此事？岂

止是疑问？简直是惊天大阴谋啊。现在京城内老人小孩都知道老三谋害了先帝，篡了帝位登的基。”

朱友贞趋前一步，眼泪夺眶而出，双手紧紧握着赵岩的手哽咽着说道：“我也怀疑此逆贼谋害了先帝和二哥，但苦无证据，束手无策，真是愧对先帝和二哥在天之灵！”

赵岩略加沉吟，似乎鼓了鼓勇气，说道：“王爷，现在人人愤慨，但不知如何为先帝报仇，只期盼着有人挺身而出，届时将一呼百应。”

“那谁可担此任？”朱友贞不哭了，紧迫地追问赵岩。

“王爷是嫡亲正朔，理应由王爷继承先帝基业，旧臣元老早已属意于您啊！”赵岩不假思索地劝说并鼓励朱友贞。

朱友贞此时眼睛发亮，面色泛红，气息有些急促，显然朱友贞既紧张又兴奋。

朱友珪登基几个月之后，他弑逆朱全忠的消息很快就传播开来，而且朝廷政局动荡，人人自危。朱友贞虽然远在开封，尽管没有早报、晚报或者新闻联播可以看，但是他消息很灵通。那个年代间谍、密探到处都是，朱友贞在洛阳城内也布了不少眼线。他也很清楚自己周围也有不少老三的间谍，所以他日常行事很小心。虽然朱友贞说话慢，但是他脑子可不慢。这些日子里，他的大脑天天在高速运转分析处理着变幻莫测的时局信息。朱友贞最近夜里常做恶梦，总梦到朱友文吊死的情景。朱友贞痛恨朱友珪杀父篡位，痛恨朱友珪借刀杀人弄死朱友文，痛恨自己稀里糊涂地执行假圣旨，痛恨自己替朱友珪背了残害兄弟手足的黑锅。朱友贞得了失眠症，半夜里挥之不去的一个疑问是“他凭什么能当皇帝？我今后怎么办？”

是年朱友贞二十四岁。

朱友文死后，朱友珪命朱友贞代替朱友文的职缺，为东京留守，代理开封府尹，并升了爵禄。说明朱友珪还是信任这个帅气又不爱说话的弟弟的。在朱友珪的眼里，朱友贞还算不上威胁。朱友珪认为朱友贞整日里舞文弄墨，和一帮酸儒生泡在一起，没什么野心。另外，朱友贞少言寡语的外表也深深地掩盖了其内心活动，平常人看不出来朱友贞有什

么心思。朱友珪以为升了朱友贞的官就轻松笼络住了朱友贞，其实他误判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朱友贞也想当皇帝。

但朱友贞感到势单力孤。他原本就没有什么势力，特别是没有掌握较强的军事力量。

朱友贞不敢轻举妄动。

朱友贞需要测一测人心向背，估计一下形势。

因此，朱友贞才故意设了一个局来测试赵岩。这也是赵岩没有想到的，他没有料到平日里不善言辞的四王爷城府如此之深。不过在共同的利害面前，两人很快结成了同盟。

赵岩为了鼓动朱友贞出马，有意夸大其词蒙蔽朱友贞，说朱友贞是众望所归之类的胡话。尽管赵岩胡说，但朱友贞还是信以为真了。这无异于给朱友贞注射了一剂吗啡，他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赵岩与朱友贞取得了互相信任及政治共识，接下来就是如何干的问题。

朱友贞还是有些不自信地问赵岩："我们两人手无大权，又没有军队，恐怕事情不好办啊。"

赵岩胸有成竹地说："王爷，您不必担忧，我们可以找帮手。"

"帮手？找谁？"朱友贞疑惑地盯着赵岩，他知道找帮手可不是请客送礼，搞错了对象不仅事情办不成，小命还会断送。

赵岩沉声说道："先帝外甥袁象先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洛阳城内的袁象先，朱友贞对此人并不陌生，各位读者对此人也不陌生。前文中已经有过此人的节目，他曾作为先锋官出征过河北，是一员虎将。袁象先是朱全忠的外甥，官拜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接了韩勍的班，似乎也受到了朱友珪的信任。但在骨子里驸马赵岩、皇外甥袁象先、皇弟弟朱友贞是一伙的。由此可见，朱全忠的亲生子女里，嫡系嫡出的几个关系较为密切，朱友珪属于野生的，被这些嫡出的兄弟姐妹所排斥。朱友珪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亲戚关系的远近差别，更缺乏初登大宝时应有的政治敏感性与警惕性。居然是他比较信

任的几个亲属在暗地里掏家伙，要对他发动攻击。

不过朱友贞仍不放心。要发动如此重量级的政变，只有袁象先是不行的，他毕竟势单力薄，而且刚刚接管龙虎军，军队对他还没有服帖，单凭他难以办成大事。袁象先充其量算个替补队员。

赵岩看出了朱友贞的顾虑，他顿了一顿，又向朱友贞推荐了一个人。朱友贞听完此人的名字，一拍大腿说，如能得此人相助，大事一定可成。

要说袁象先分量不够的话，赵岩推荐的第二个人可谓是个重量级人物，要比袁象先实力高出数倍。

那么在朱全忠末期，梁帝国政权内人心惶惶，无论文臣武将都已经失去往日的影响力。谁也不会轻易抛头露面，免得触了朱全忠的霉头，惹祸上身。那么还有谁有如此大的能量，让朱友贞感到信任呢？

此人便是驻扎在魏州的杨师厚。

赵岩力荐杨师厚，理由是杨师厚在军队中威望极高，不仅拥重兵在外，而且对洛阳卫戍部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防卫洛阳的部队中有很多曾跟随杨师厚北伐。只要杨师厚一句话，洛阳禁军将全部倒戈。这是何等分量的人物？举足轻重，国之命脉掌握在他手。

杨师厚一向低调，谨慎自律，以他的性格会不会参与造反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呢？肯不肯站在朱友贞一边，为朱友贞冒险卖命呢？

天下没有不肯的事，只要你的筹码足够大。

朱友贞派出了可信之人去魏州做说客，此人名叫马慎交，很奇怪的名字。朱友贞也是在赌，赌杨师厚的立场。一旦杨师厚站在朱友珪一边，不搭理朱友贞，甚至将朱友贞出卖，那朱友贞的计划很快就败露，面临满门抄斩，家破人亡的灾难性后果。难怪那么多人玩赌博上瘾不能自拔，这玩意的确刺激。朱友贞冒着天大的风险去拉拢杨师厚，需要勇气、运气、估计、算计、淘宝、押宝。这一切要通过一个有三寸不烂舌的说客实现，的确惊心动魄。如走钢丝，如履薄冰。

说客虽然是矛盾的催化剂润滑剂粘合剂，但是在关键时候这种人的作用不容忽视，甚至有颠倒乾坤的威力。说客的传奇故事在春秋战国时

期特别多，几乎达到鼎盛时期，异彩纷呈，跌宕起伏。

在北伐时，为了指挥及管理方便，朱全忠将杨师厚调任为魏博节度使。从此之后，杨师厚一直指挥着朱梁帝国最强大的军队驻扎在河北前线。由于朱全忠督师北伐接连失利，后来朱全忠又重病不能理事，继而发生朱友珪弑逆案件，北伐的事情基本上停顿了下来。北伐未竟成了朱全忠永远的痛。既然群龙无首，处于劣势的梁帝国也不愿意轻易再次挑起北伐战争。杨师厚由战争统帅就地转业变成了地方军政长官。但是因魏州军属于作战部队在战争半途中转业的，所以其军事建制以及作战装备等等都还保留了战时的状态。河北行营是朱梁帝国外围军队中最强大，军容最盛，且一直在作战的野战军，不同于京师的卫戍部队和仪仗队。

马慎交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到达魏州。马慎交见到杨师厚后，对他说："郢王篡弑，人望属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许事成之日赐犒军钱五十万缗。

马慎交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很厉害，在游说杨师厚这个重量级人物的策略上，马慎交提出了几个同等重量级的观点，甚至是群众性观点。首先马慎交开宗明义地指出朱友珪干了天大的坏事，篡位和弑逆，这两个事在封建帝国时期都是顶尖级的罪行，不可饶恕。其次，在贬斥朱友珪罪行的同时，褒颂了朱友贞，马慎交推出朱友贞的方式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而是借助了民望，就是说朱友贞才是众望所归，已经成了既定事实，朱友贞不上都不行。讲完这一组对比显明的形势之后，马慎交给杨师厚提出了建议，劝说杨师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扳倒朱友珪扶植朱友贞。马慎交没有让杨师厚感到这件事很难办，仅仅是帮帮忙而已，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中发挥一下助推作用。马慎交故意淡化了这件事的困难与政治风险，却放大了这件事的效果，为杨师厚画了一个又大又厚的饼。马慎交鼓吹说如果这件事办成，那杨师厚将建立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你说这马慎交厉害不厉害？不仅如此，在进行一番政治动员之后，马慎交代表朱友贞开出了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用得上的交换条件，为杨师厚军队支付巨额经费，他们知道杨师厚需要钱。

杨师厚跟随过李罕之，攻打过荆湘，征伐过朱瑄，出征过河北，战功赫赫。杨师厚此时已经是朱梁帝国军界的大佬，其他大佬退的退死的死贬的贬，能够与杨师厚并肩而立的军队将领几乎没有了。尽管杨师厚曾经很谦虚，但毕竟居功自傲的滋味还是很爽，况且他最惧怕的朱全忠已经死去。杨师厚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这几年一直潜滋暗长。杨师厚干过很多大事，就是没有发动过政变。显然这件事太刺激太具有诱惑力，令杨师厚有些心惊肉跳。杨师厚动心了。但杨师厚毕竟是沙场宿将，老谋深算，没有当场向马慎交表明态度。安顿马慎交住下之后，杨师厚秘密地与麾下亲信进行商议。

据《资治通鉴》记载“师厚与将佐谋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即讨；今君臣之分已定，无故改图，可乎？’或曰：‘郢王亲弑君父，贼也，均王举兵复仇，义也。奉义讨贼，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贼，公将何以自处乎？’师厚惊曰：‘吾几误计。’”这段对话很有意思，深刻体现了杨师厚外表敦厚内心险诈的性格。

杨师厚其实已经动心，要起兵协助朱友贞发动政变，可是他又担心部署不从，自己反而落下主动作乱的骂名。因此，杨师厚以讨论问题寻求答案的方式测试部下将佐的态度。

杨师厚也同意朱友珪属于弑逆的说法，但对朱友珪篡位没有提出质疑，而是指出此事已经过去，成为了既成事实，现在再发动针对朱友珪的政变是否合理？杨师厚提出的问题关键在于“无故改图，可乎？”其言下之意是，发动政变不是不行，但需要一个正当理由。

既然杨师厚提出了问题，就有人来回答问题。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回答这种问题是要冒着掉脑袋抄家灭门夷九族的风险的，既要估计社会舆论的影响更要揣摩杨师厚的实际心思。如果杨师厚不想发动政变，而有人回答可以发动政变，那这个人很可能就会被杨师厚扔到大街上，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坏分子，活不过一秒钟就要丧命。如果杨师厚想发动政变，而有人却说不应该这么做，那这家伙以后在杨师厚军队中的日子一定很难过，用不了一分钟就会被杨师厚当作异己灭掉。面对杨师厚似乎不温不火地抛出的这个中性的问题，帅堂内鸦雀无声，众

将面面相觑谁也不肯随便发表意见。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的心理煎熬，终于有人打破沉默。这个人提出了支持发动政变的论据和观点。将朱友珪定义为国贼，将朱友贞定义成正义的代言人，将杨师厚定义为惩恶扬善的志士，并将杨师厚从既成事实的君臣名分中解脱出来。杨师厚的疑问有答案了，不用顾虑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采取政变行动顺理成章。不仅如此，这个发言的将官还将了杨师厚一军。如果杨师厚置身事外，而人家朱友贞自己将事情办成了，那杨师厚的身份将会更加尴尬，两头儿不讨好。发表此番高论的人不知道是谁，史书上没有记载，从这番言语判断，此人不会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愣头青。应该是杨师厚的一名心腹，基本上猜透了杨师厚的心思，才主动站出来为杨师厚搭台阶。此时的杨师厚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杨师厚了。朱全忠已死，梁帝国的重兵都在杨师厚掌握，其他将领无论官阶、实力和占据的军事要点都比不了杨师厚。朱全忠手下领兵的军头并非个个都是正人君子，也并非人人效忠于朱全忠。之所以几十年来没有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实在是因朱全忠手腕高超，令这些军头们不敢造次。在那个军阀混战，纲常混乱的时代，朱全忠集团内部几十年的权力结构终于打破了。只要土壤适合，这些军头心底里压抑埋藏已久的欲望就会潜滋暗长，就会寻机爆发。杨师厚尽管曾经很低调，但是现在他也想一展身手，也想振臂高呼，也想辉煌一把。于是，杨师厚的野心被从笼中释放了出来。

杨师厚开会的目的，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角色，需要这么一句话。杨师厚心里暗自高兴，不再等其他人发表意见，急切且郑重地做出了决定。杨师厚故作惊醒状，一拍桌子表明了态度，站在朱友贞一边，参加推翻朱友珪的政变。

与其说杨师厚是表明态度，不如说是下达了命令。他这么夸张地故作震惊醒悟的神情，即使有人心里不同意，也不敢在帅堂上与杨师厚发生分歧了。这次会议实际是杨师厚自编自导自演的一次动员会、部署会、决策会。杨师厚这个梁帝国最大的军事大佬及其几十万军队拥戴均王朱友贞，参与并发动了梁帝国宫廷政变。

杨师厚直接派出了部将王舜贤潜入洛阳，与袁象先会合，策反禁军。另外，杨师厚又派出高级将领，他的副手马步都虞侯朱汉宾率领大军屯驻滑州，威逼京师。杨师厚还是留了一手，他只扮演了一个协助者的角色，换句话说就是听命于朱友贞。而不是直接挑头造反啊、勤王啊、拥立啊什么的，这个策略对于杨师厚来说政治风险比较小。

有了杨师厚的支持，朱友贞赵岩集团心里一百个踏实了。赵岩火速赶回洛阳，动员他所能影响到的一切力量，秘密准备政变行动。

外有杨师厚的军事集团支持，京城有赵岩袁象先的国戚集团支持，朱友贞还拉拢和巩固了身边的力量。

朱友珪做了个把月皇帝后，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龙骧军有军士不守纪律胡作非为的，朱友珪采取了高压严惩的措施，不仅治罪本人而且抄斩其家属亲戚，如此一来，矛盾迅速激化。龙骧军在梁军中地位很高，主要职责是负责都城的卫戍警卫工作。龙骧军大部分是世袭继承，这些人的先辈曾跟随朱全忠历经百战。这也是其骄纵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封也有不少龙骧军驻守，这些人听说朱友珪采取株连政策整治龙骧军，担心祸连自身，产生了恐惧。朱友贞及时把握并利用了这个动态，他故意将龙骧军往死角逼，吓唬他们说朱友珪要赶尽杀绝，同时，拿出朱全忠的画像与这些六神无主的军士一起怀旧。这些龙骧军早已经没有了主张，认为只有朱友贞才能给他们指条明路，给一线活命的希望。因此，对朱友贞言听计从。朱友贞怂恿他们去洛阳讨说法，推翻朱友珪，彻底消除危机。

表面木讷的朱友贞心机颇深，在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之后，发动了宫廷政变。

朱友贞在几百里外的开封将刀锋伸向了洛阳。

杀机已定，时机好找。

袁象先带领几千名禁军嗷嗷叫着破关斩将杀入宫内。朱友珪这几个月一直心惊肉跳，坐在皇帝位子上如坐针毡，躺在皇帝龙床上没睡过一宿踏实觉。朱友珪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只是比他估计的要快得多。朱友珪意识到了大势已去，并且很快发现即便不再

做皇帝，也已经走投无路。他现在才明白，皇帝路，是一条不归路。可是对此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仍然在往这条路上挤。

朱友珪绝望之际，自忖大祸难免，为了避免落在朱友贞手里受辱，他命令亲信冯廷谔先杀死自己的老婆，再将自己杀死，最后冯廷谔自尽。

此时，杨师厚的军队也冲入了洛阳城，在洛阳城内到处烧杀抢掠。洛阳这个刚刚重建的帝都与长安一样遭受了兵祸的洗劫。

袁象先和赵岩带着传国玉玺到开封向朱友贞报捷，奉劝朱友贞到洛阳称帝继承大统。

朱友贞不愿意去洛阳，他对洛阳一而再、再而三的政变有心里障碍。另外一个原因是，朱友贞对洛阳的安全性没有把握，现在的洛阳一片混乱，既有朱友珪的余党，也有杨师厚的乱兵，还有袁象先等人的军队，这些人只是暂时站在了朱友贞一边，为的是巨大的政治投机利益，未必和朱友贞心心相印，朱友贞对他们并不放心。因此，朱友贞不想离开开封半步。朱友贞给出的理由是，开封是先帝朱全忠创业发迹的地方，作为继承大统的王都地位足够般配，何必去洛阳呢？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下，朱友贞继承帝位，但他并没有改元建号，而是仍然延用朱全忠的临死前的乾化年号。

对于朱友贞为何不改元建号，谋求一种新的政治局面的开始？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和解释，不过从事后的效果来看，他这样做并不好，既没有起到通过怀旧继续利用朱全忠政治资源的作用，更没有给全国上下带来新气象的政治信号。这是一步政治臭棋。

朱友贞比朱友珪形象好一些，斗争经验多一些。那么经历一番劫难的朱梁帝国能在朱友贞手里焕发新的生机吗？

二、皇权贬值

1．新青年

无论是英雄还是狗熊，都无法与天斗，最后总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无论是否情愿，终要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天下是年轻人的天下，杨行密的后人、朱全忠的后人、李克用的后人、刘仁恭的后人、王建的后人，还有契丹的新领袖相继登场。在这个千古相传的角斗场中，继承或者重复着他们先辈的游戏，进行着权与利的争夺。

朱全忠强人时代，依靠很多个性化的手段统治朱梁地盘达三十年，虽然有效，但后来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朱梁集团内部矛盾陆续激化。经过朱友恭弑父夺权的腥风血雨和惊吓，朱梁帝国内人心惶惶。朱友贞获得梁国大权的方式仍是“暴力夺取”，但他铲除的是不太得势的朱友珪，因而在表面上看朱友贞的手段带有了某种程度的“正当性”。

与朱友珪比较起来，朱友贞似乎在情理上更容易获得同情与支持。朱友贞与朱友珪相比，略胜一筹的优势条件归结为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他属于嫡出正朔，这一点比妓女所生、受人歧视的朱友珪强多了，甚至比被朱全忠钦定的接班人朱友文还要名正言顺，因为朱友文是干儿子。这在那个论出身讲背景计庶嫡的时代异常重要。无论苗壮不壮，根子红就是天然的一大优势。虽然朱全忠是靠造反起家的，但他的接班人仍然必须是朱家的。二是朱友贞有一些皇亲国戚的支持，亲友团基础比朱友珪强大，他周围有一些支持者，例如驸马赵岩、皇外甥袁象先等。朱友贞还有一个宝贝老婆，她是张归霸的女儿。对张归霸大家或许还记得，我们在前文交代过。张归霸、张归厚、张归弁三兄弟是朱全忠早期创业的主要力量，曾经为朱梁基业立下汗马功劳，其影响力不可小看。

虽然人们对朱友贞这个一向低调的年轻人还不太了解，不清楚他有何德何能，但历经祸乱之后，朝野上下多数人还是期盼着局势尽快稳定下来，尽快对朱全忠遗留的一大堆军国大事进行维系或再评估。“国不可一日无君”，实际指的是一个偌大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带头人，要有一个

主心骨，需要有人对大大小小的事情拍板定案。文武大臣虽然对朱友贞不太热情，可是看了又看挑了又挑朱全忠留下的几个儿子，似乎也只有他还凑和了。没办法，将就着用吧。

这位年轻的王子朱友贞比朱友珪的确聪明点，倒是没有荒淫好色遛狗斗鸡这些坏毛病，但似乎其治国理政的本事也强不到哪里去。几个月过去了，仍然保留均王称号的朱友贞迟迟理不出个头绪，难以判定哪些是帝国急需要办理的大事。

既然提不出纲领性建设性方针，那么事情必然是一盘散沙，或者向一盘散沙的方向继续散下去。如果仅仅是“散”也就罢了，可怕的是如果搅在一起，互相发生物理或化学作用，挤压发酵，弄不好就会生出意外祸乱。

在危机中登基的朱友贞与同样在危机中登基的李存勖比较起来，年龄差不多，面临的内忧外患也差不多，可两人作出的反应却有天壤之别。李存勖很快就站住了脚跟，稳定了局面，提出了内修政治、励精图治、外联镇定的方略，而朱友贞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主张出台。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这个东西没办法。人的本质一旦出现分野，他创造业绩的差异基本可以推测了。形势逼人，形势催人，形势折磨人啊，命苦的朱友贞开始夜半自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鸟皇帝？”

说来也奇怪，自从朱全忠死后，权倾朝野、根基深厚的敬翔似乎也消失了，他对朱友文、朱友珪、朱友贞都没有表现出好感。朱友珪篡位，把敬翔免职，以李振代替敬翔出任了崇政院使。朱友贞登基之后，李振受到赵岩和张国舅等人的排挤，常常装病请假不上班。敬翔、李振等一班大臣没有向朱友贞提出太多军国事务的建议，至少在朱友贞称帝初期，他们基本都在默不作声地等待或者观望。敬翔等人的表现与河东的张承业比起来，也是差别甚大。张承业受李克用重托，担当起顾命大臣的重任，敢言直谏，尽心尽力，为李存勖出谋划策。敬翔等人却三缄其口。

春秋战国时期有三句话，一是“身能相能者王”，是指君主和大臣都很能干，就可以统一天下，率领四海。第二句话是“身不能相能者霸”，

是说君主自己没本事，但如果有一班能干的文武大臣，一国足可以称霸天下。朱梁帝国内能人应该说还是不少的。显然朱友贞的状况比较符合第二句话。可是朱梁帝国的大臣都默不作声，或者能干的大臣难以出位，那么其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第三句话“身不能而不知求能者亡”，君臣都不能干，那只有灭亡这一条路了。

朱梁帝国的文武大臣为什么不愿意发挥作用呢？这似乎是个奇怪的现象。

中国封建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来了新人换旧人，这是妇孺皆知的规律。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得势的一般是辅佐新君成功谋得政权的人。新君对这些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支持者比较信任，跟着老大一起打拼天下不会白干，新的大政方针自然也多听取这些人的意见。那些缺少匡扶、拥戴、赞助之功的遗老遗少自然被晾在一边，不被重视不被信任。哪怕他们闲得嘴里淡出个鸟来，也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去碰运气或碰晦气。他们一般也不敢冒冒然去向新君提什么改弦更张的建议，甚至不敢多说一句话，以免惹祸上身。

敬翔这个朱梁帝国的二号人物很有代表性。虽然敬翔曾受到朱全忠的高度信任，虽然对天下局势看得比较清楚，但他和长期在外地做藩王的朱友贞并不太熟，与朱友贞没有利益往来。在这次腥风血雨的夺权斗争中，敬翔也没有帮上朱友贞一点忙。因此，他们之间缺乏信任。缺乏信任，就意味着敬翔是“外人”。由于朱友贞不是以合理合法按自然更替规律登基即位的王储，因此敬翔等一班老臣也不会以顾命辅臣的身份尽心尽力出主意想办法。或者即使有这个心，也插不上手，位子都被别人占了。

辅佐朱友贞夺权的人只有赵岩、袁象先、杨师厚等了了数人。袁象先不过是一个军旅青年，会挥舞几下战刀叫嚣几声而已。赵岩原本就是三流的政客，几乎没有在帝国政界担任过像模像样的职务，缺乏从政治政的经验，眼界和见识远远达不到国家栋梁的水准。朱友贞靠赵岩这样的人吃吃喝喝还凑和，如果治理天下则是一群傻蛋。剩下还有一位手握重兵的杨师厚。即便杨师厚懂得些治理国家的谋略，估计也十分有限，

况且杨师厚的可信任性还有待考验。如此看来，朱友贞登基伊始，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更没有新的大政方针出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有一点是无师自通的，那就是拉拢人心。无论是强势夺权的还是投机取巧夺权的，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心眼，上台后都会且必须拉拢人心。

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三月，朱友贞坐上龙椅之后干了几件事，这几件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第一件事是加封杨师厚兼中书令，赐爵鄴王，事无巨细必咨之而后行。看来朱友贞对杨师厚是很信任的了，大事小情都问问杨师厚。但杨师厚毕竟是武将，对政治和治理国家不内行，并没有给朱友贞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第二件事是朱友贞派人向已经投降了河东的朱友谦送信，告诉他朱友珪除掉了，欢迎他回到祖国的怀抱。朱友谦原本就是被迫出走，现在看到祖国寄来的橄榄枝，虽然感觉仍不踏实，但一只手拽着李存勖的同时，腾出另一只手拽上了朱友贞。

第三件事是朱友贞加封年幼的弟弟朱友敬为康王。

第四件事是在四月封授袁象先领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给他也升了官，而且力度不小，越级提拔。对辅佐的、亲近的、受冤的都安抚一番，朱友贞可谓费了一番心思。

在封官受赏的众人中，杨师厚最引人注目。他原本就受人瞩目，带着几十万大军驻扎河北，任何人都忍不住会多看他几眼，任何人都不敢不多看他几眼。受封了高官厚禄的杨师厚，不能干巴巴坐着无所事事啊，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杨师厚需要作出些政绩来，即使做做样子也是必要的。因为他既需要消除一些舆论上的负面新闻，更需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杨师厚原本就是名人也是强人，现在更是名动朝野，置身于显赫的聚光灯下。这聚光灯照的杨师厚有些头晕眼花，他不习惯于这种过度宣扬的生活，毕竟杨师厚多年来一直都很低调。

杨师厚以帝国大军帮助朱友贞夺取了朱梁政权，这是大功一件，可是这其中也隐藏着危机。杨师厚的行为暴露了他位高权重的问题，不仅

新皇帝和文武群臣要看他的脸色，他在魏州也是独断专行、横征暴敛、飞扬跋扈。人们开始议论纷纷，猜测怀疑甚至中伤接踵而至。杨师厚感觉到自己坐在了火山口上。这么大的一支帝国军队在杨师厚一人掌控之下，而且还轻易地干出了颠覆政权的大事，不能不引发朝野的怀疑与提防。杨师厚意识到了别人对他的看法在改变，这一点是他在起兵帮助朱友贞夺权之前没意识到的。现在杨师厚突然感到权力的压力。如果他还想继续掌控这支军队，那他必须尽快将这支军队的作用发挥出来，而且要向名正言顺的方向发挥作用。

思前想后，筛选了一大堆名目繁多的“大事”之后，杨师厚重新扛起北伐的大旗，毕竟这个事情对于遗老遗少还是新君新臣都说得通，谁也不会冒然反对。再就是，对北伐这件事，杨师厚干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打仗毕竟是他的本分职业，不存在转型的风险与跳槽的困难。

四月份，杨师厚与降将刘守奇兵分两路出师北伐，先向北再向东兜了一个大圈子，搞了一次快速运动战，对赵国、燕国造成了一定惊吓与洗劫，占取了几个州府地盘。刘守奇就是刘守光的三弟弟，他逃离幽州后投降了河东，后来受到周德威嫉妒排挤，又投降了朱全忠，一直在杨师厚前敌营中效力。

杨师厚和刘守奇统帅汴、滑、徐、兖、魏、博、邢、洺汇集来的十万大军，向王镕的赵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这次朱梁出征河北，不宣而战。杨师厚从柏乡出兵，攻入赵国的土门，向赵州紧逼。刘守奇从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出兵，攻入冀州。梁军所过之处，无意恋战，重在横冲直闯，大肆烧杀抢掠。

几天之后，杨师厚率军打到了王镕的老窝镇州。梁军在镇州南门外安营下寨，叫嚣着要攻城。王镕早就吓得抖作一团，赶紧给在附近的河东大将周德威写信求援。镇州乃成德多年治所，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杨师厚冲了几次没有进展，于是梁军放火焚烧了镇州南门的关城。这时候河东的李存审、史建瑭、周德威的部将李绍衡陆续赶来救援赵国。梁军不打算和晋赵联军纠缠，杨师厚和刘守奇在下博（现在河北省深州一带）合兵一处后，从弓高渡口（今天津以南东光县西南四十里左右）过

河向东，直奔沧州杀去。

燕国在沧州的守将张万进吓破了胆，他万万没想到休战了一年多的梁军居然突袭沧州。张万进没放一枪一炮，直接向杨师厚投降。杨师厚委派刘守奇接管了沧州。

梁军这次北伐还是不错的一次运动战，可圈可点，改变了过去朱全忠坚持的阵地战术，没有纠缠游斗于一地一事，取得了较好的战绩。这一战纵横驰骋上千里，在河北广袤的土地上掀起了一阵旋风，在近几年朱梁屡屡受挫之后，算是一次摆得上台面的成果。

有的人吃高官厚禄这一套，有的人不吃这一套，因为这种人还想吃更大的好处。八月，朱友贞封高季昌为勃海王、荆南节度使。高季昌这小子除了服朱全忠，就是“扶”墙，其他人根本撑不起他的眼皮。高季昌看到了朱梁没落的前景，不愿意继续效忠朱梁，决定自己另起炉灶割据一方。于是，高季昌大肆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建造了战舰五百多艘，深挖沟高筑墙，开设兵工厂打造铠甲刀枪，积草屯粮，扩招军队，并暗地里与吴、蜀来往，基本上处于了半独立状态。朱友贞的中央朝廷对他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由于屡战屡败，朱全忠在很多年中放弃了南征。可不知为何，刚刚登基、立足未稳的朱友贞却急躁躁地启动了征伐淮扬的战争。估计这就是朱友贞憋了半天才憋出来的新政吧。

公元913年11月，宁国节度使王景仁奉诏出征淮南。这次王景仁的职务是淮南西北行营招讨应接使。王景仁就是在北伐中遭遇失败，被朱全忠降职的那位统帅。他原本是朱全忠私藏的秘密武器。王景仁的真正作用是替朱全忠在合适的时机征讨淮南。由于朱梁军兵不习水战，因此在与淮南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令朱全忠懊恼不已。后来朱全忠痛下决心，要发展水军。机缘巧合，吴越王钱镠派部将王景仁出使朱梁。朱全忠见王景仁具有大将材器，心生爱意，通过软硬兼施将王景仁留在了开封汴梁。可是朱全忠死得早，没来及将王景仁派上征伐淮南的大用场。在北伐之后，王景仁更是赋闲在家无所事事。

现在总算等到了出头之日。王景仁振奋精神，要大展身手，他的攻

击目标是淮南的庐州与寿州，这是淮南的北大门。王景仁的悲哀是他所遇非人，现在的朱友贞已不是往日的朱全忠。征伐淮南这么大的事情，朱友贞只给了王景仁区区一万人马，应该说不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兵力不济的缺陷。出兵伐淮南的决策令人费解，如此巨大的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却极不充分，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史书上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可以解释这次南征的原委。真不知道领衔出演的王景仁作何感想？



此时的淮南也乱得够呛。自从杨行密死后，杨行密的儿子杨渥继位。这位公子哥一天到晚不干正事，他也干不了正事，弄得淮南上下距离分崩离析快不远了。十二月，淮南的镇海节度使实权人物徐温、平卢节度使朱瑾联合率军迎战王景仁。由于仓促迎战，淮南征调的各路兵马还没有赶到，徐温不得不以四千人与王景仁大战。

徐温不是王景仁的对手，被梁军杀得大败。淮军败军溃散向南逃跑，王景仁率军乘胜追击。梁军边追边杀，淮军丢盔弃甲。眼看着追到了关隘跟前，梁军尾随而至。兵败如山倒，胜兵如潮水，在一团乱糟糟之中，获胜梁军很可能如风卷残云一般将淮南败军及关隘踏平。

关隘越来越近，黑压压的败兵与追兵在城关下越积越多，眼看着淮军要被梁军围歼。在这个紧急关头，淮军上下面如土色，人心临近崩溃。突然，斜刺里一人大吼一声："淮军弟兄们，诱敌深入，差不多了，咱们反击吧！"众人一看，原来是淮军左骁卫大将军宛丘人陈绍。陈绍抡起大枪拨马与追兵战斗在一起。

经陈绍悬崖勒马式的号召，再加上他"善意的谎言"，他将淮军败退故意说成诱敌之计，原本败逃的淮军焕发出了超常的斗志与战力，开始了绝地大反攻，与梁军厮杀起来。梁军正在兴冲冲地追杀，胜利就在眼前，甚至开始盘算着晚上如何庆祝，没想到淮军居然掉过头来拼开了大片刀。梁军与淮军短兵相接，一团混战。经过一番苦斗，王景仁见难以夺下隘口，且担心中埋伏，因此暂时停止了进击，撤兵安营下寨。

见梁军退去，徐温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拍着陈绍的肩背称赞说："要不是你智勇双全，力挽狂澜，我们麻烦可就大了！"徐温给予陈绍金银布匹等重赏。陈绍分文没留，将这些奖品全部分给了部下军兵。

淮军挺过了这一仗，各路援军纷纷赶到。重整旗鼓之后，徐温朱瑾和王景仁再次会战，这一战梁兵被打败。梁兵虽然失利，可是王景仁威名远播，素来以强悍著称，他亲自带着几个人负责殿后，保护梁军徐徐撤离。虽然王景仁只有几个人，可淮军谁也不敢轻易靠前追杀，眼睁睁看着梁军远去。

这次会战原本对梁军构不成灭顶之灾，胜负乃兵家常事，况且王景仁保存了有生力量。可是偏偏事情出在了一个"意外"上。淮南是水乡，到处是水塘河汊，星罗棋布。梁军渡淮南征，对地理环境不熟悉，时刻担心误入水潭沼泽，因此，在探路时对浅水区做了标记，用以指导行军。可是在这次会战失利败退途中，梁军留下的标记被淮军偷偷挪了地方。原本表示浅水区的浮标都被挪到了深水区或者沼泽区。梁军没有被

淮军杀死几个，可被误导陷入深水和沼泽淹死的不计其数。

朱梁征伐淮南的战争再次以失败告终。

王景仁也真够窝囊的，在朱梁帝国两次挂帅出征，而且都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战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对两次战争的失败原因剖析起来，王景仁似乎主观失误所致的依据不充分。应该说王景仁不是一流的军事指挥官，更不是军事奇才，无法对他更多苛求，无法指望他在内外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创造奇迹打胜仗。只能送给他一句话："唉，倒霉蛋。"

天下环境的演变并非决定于一人，其利弊得失也并非总偏向一方，但是趋利避害是可以选择的，或者说是可以主观谋划与努力实施的。时局的进一步发展，继续证明了年轻的晋王李存勖是个有头脑的君主。他与赵国结盟巩固了南面战局之后，并没有再主动招惹梁帝国。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梁帝国虽然因两度政权更迭陷于内乱，但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绝不可以忽视。虽然河东骑兵骁勇善战，虽然曾经在李克用鼎盛时期天下无敌，可现在的河东毕竟地盘狭小，人少粮少，与朱梁比起来强弱悬殊太大。虽不至于是鸡蛋碰石头，也差不多是鸵鸟蛋碰石头。因此，李存勖在南部采取了与朱梁相持的策略。梁国也因内部高层不积极而中断了北伐，晋梁双方都喘口气，李存勖也就顺水推舟，尽量避免与梁国短兵相接。即使杨师厚闪电战横扫了一次河北，晋赵联盟似乎也忍下了这口恶气，没有讨债还击。

在南面采取防御策略的同时，李存勖在北面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策略。北面广袤的土地上可以与河东抗衡的力量寥寥无几。李存勖展开了对燕国的进攻。吃柿子当然要捡软的捏喽，现在的燕国刘守光在经历了短暂的虚张声势之后，迅速败落，无疑成为了李存勖的绝好猎物。况且每次河东军向南作战时，弄得晋王心慌意乱的就是这个又臭又硬的刘守光，时刻提防刘守光抄他的后路。晋王必须首先消除这个后院的隐患，才能够放开手脚争霸天下。

公元913年，历时几百年的老牌藩镇卢龙在刘守光手里走到了终

点。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从光彩辉煌的鼎盛峰顶跌落身败名裂暗谷的经历？对此有没有切身感受？或者有没有看到过别人的这种世相？看后作何感受？刘守光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片段中的案例。

前几年，燕王刘守光雄赳赳气昂昂，雄霸四邻，连朱全忠、李克用都不放在眼里，在卢龙藩镇的地盘上是何等的狂妄与不可一世！天欲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刘守光的所作所为早已天怒人怨，现在轮到他走向灭亡了。他不是曾经连朱全忠和李克用都不服，在幽燕一带没有敌手吗？怎么会突然不行了呢？是谁这么大本事把刘守光收拾掉了呢？我们拭目以待，看一看这小子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覆灭的。

燕王刘守光觉得南边没什么发展机会，就开始动脑筋打北方的主意。北边是谁？契丹八部，刚刚统一的契丹八部。虽然契丹八部实现了统一，但此时的契丹仍然生产力落后，正在从半原始的部落社会向封建制的集权社会进化，其经济军事实力、政治运作体制及文化知识积累都还比较薄弱。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曾经数次打败过契丹，并一度令契丹十分头疼，不敢随便南下牧马。刘守光对契丹具有优势心理，他认为可以与契丹开战，想将地盘向北扩张。

刘守光于公元913年派出头号大将元行钦率领七千骑兵越过燕山山脉，到山北牧马养马储备战马，同时招募当地人充军，积极扩军备战。另外，刘守光还派出骑军将军高行珪为武州（今河北宣化县）刺史，与元行钦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幽州的外围防御力量。

李存勖确定了东击卢龙的战略目标后，派出了重要力量付诸实施。河东派出了老成持重的头号大将周德威，并以英勇善战的李嗣源为副将。对于周德威大家已经了解，对于李嗣源或许大家印象不深。前文中此人多次出场。我们在此详细交代一下李嗣源的来历。因为在后文中李嗣源将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十二年后，继李存勖之后他做了后唐的皇帝。在此我们给予重点关注，以便于在李嗣源的发展经历中剖析其命运走向。

李嗣源，祖籍代北（河北山西北部），生于唐朝咸通八年（公元

867年）九月九日，祖上几代人为李克用一家效力。后来因战功，获得赐姓李氏，并加入了李克用世系户籍，隶属李克用的义子军团。

当年，李嗣源的父亲李霓是李克用父亲李国昌的爱将，曾追随李克用父子经历了对抗朝廷、恶战赫连铎、逃亡漠北等大事件。李嗣源十三四岁的时候已经武艺娴熟了，特别善于骑马射箭，得到了李国昌的赞赏。后来，李嗣源在李克用亲军帐下当差，自此追随李克用左右几十年，并被李克用收为干儿子。

上源驿朱全忠暗杀李克用事变中，李克用身边将佐大部分被汴军暗杀，李克用岌岌可危，命悬一线。十七岁的李嗣源用身体遮挡着李克用，拨打箭雨，掩护李克用攀墙逃脱。后来李克用出任河东节度使，李嗣源负责统领李克用的中军骑兵。河东头号大将李存孝冤死之后，李存信继任为河东蕃汉诸兵统领。可是李存信的才能比李存孝差了一大截子，每每出师不利，总打败仗。为了充实李存信的力量，李克用派李嗣源辅助李存信。在李嗣源的竭力相助下，李存信的部队才开始走出低谷，不断取得胜利。

李嗣源这个人的比较低调，也没有什么争风吃醋的毛病。史载他“雄武独断，谦和下士。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寥寥数语勾画出了李嗣源的主要性格及价值取向，干工作时有主见敢于决策担当，对部属和身边的人客客气气，很注意尊重人。不打仗的时候，主要精力用在练兵做战备上。实在没什么事的时候，李嗣源从容淡定，两袖清风，没有占小便宜吃吃喝喝的爱好。李嗣源很能打仗，但从不争功，也不炫耀，上级赏赐他的奖金财物，他一分不留，都分给了部下。李嗣源不善于言辞，不热衷政治，或许这也是他晋升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同辈中，很多人都走上了独当一面的领导岗位，可李嗣源一直是处于配角的状态。对此，他似乎从来没有表示不满。

那么李嗣源有哪些战绩呢？

乾宁三年，“三朱”大战期间，汴军攻打兖州、郓城，李克用派兵救援朱瑄。此时李嗣源在李存信军中，独率三百骑兵大败汴军于任城，解除了兖州之围。后来，魏博罗宏信与朱全忠结盟，魏汴联手差点将前来

支援朱瑄兄弟的李克用围歼。河东兵败之后，李嗣源负责殿后，掩护河东主力撤退回晋阳。因掩护有功，李嗣源及其所部五百骑兵受到李克用通令嘉奖，所部被命名为“横冲都”，相当于现在的“英雄连”之类的荣誉。从此，李嗣源在晋军中名声变得很响亮。

乾宁四年，河东大将军李嗣昭被汴军大将葛从周大败于青山口。晋军步兵溃不成军，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在此危急关头，副将李嗣源站出来，主动要求一战，以遏制溃败的颓废势头。李嗣昭同意了李嗣源的建议。李嗣源催马挥起长铁楇冲入汴军行阵，左冲右突，汴军一片片应声倒下。经过李嗣源的奋勇抗击，汴军停止追击，暂时退去。晋军这才获得喘息之机，退入下马岭关口。此时的李嗣源身上中了四箭，顺着大腿流血。李克用亲自为李嗣源敷药，拍着李嗣源的肩背表扬道：“吾儿神人也！微吾儿，几为从周所笑。”这一战令李嗣源名闻天下。

天复年间，李克用开始走下坡路，河东地盘受到朱全忠挤压，日子很难过。汴军大将氏叔琮几次打到了晋阳城下，日夜攻城，晋阳形势岌岌可危。李克用迫于形势，打算放弃晋阳北逃云中，在刘夫人和李存勖的劝阻下，才坚定了坚守不弃的决心。李嗣源在保卫晋阳的战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率领敢死队，不分白天黑夜地出城袭扰汴军。后来因战事拖延日久，汴军后勤保障接济不上，不得不放弃了围攻晋阳的战斗，撤回河中。

天祐五年，李存勖继位后，派兵救援潞州的李嗣昭。李嗣源与周德威搭档统领援兵，千里救援李嗣昭。这次行动中，李嗣源首先破围入城，功劳在周德威之上，但李嗣源是副将，且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功劳主要记在了主将周德威头上。从此之后，周德威不再做李嗣昭的副将，而是独自统领一支军队，李嗣源开始与周德威合作，并肩作战。在朱梁大将王景仁北伐时，李存勖联合王镕与梁军对抗。柏乡之役中，李存勖为了杀一杀梁军的士气，故意以激将法让李嗣源首开第一仗。李嗣源喝下晋王李存勖递过来的壮行酒，催马冲入梁军阵营。在眨眼之间，李嗣源已经从梁军阵中杀了一个来回，左右两只胳膊下各挟着梁军一名骑兵头目。再看李嗣源，梁军的雕翎箭插满了李嗣源盔甲，他全身上下

被射成了刺猬。这一仗中，李嗣源以军功被授以代州刺史之职，总算做了地方大员一把手。

这就是李嗣源，一个英勇善战而低调的人。

前文我们介绍了周德威的份量，现在李嗣源又作为他的副将，由此可见，李存勖对征伐幽燕的重视程度。他不仅在战略上深思熟虑做出部署，在行动上周密组织，有备而来。在准备上比朱友贞伐淮南要充分得多了。同时，在收服幽燕的战争中可以看出，李存勖成长的更加成熟，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政治问题的处理，都比刚继位时稳健得多。他由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君主逐步成长为一个可以统御一方的政治家。

那么，河东是如何将卢龙收入囊中的呢？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2．河朔三镇之卢龙的覆灭

有唐三百年，自从藩镇制度开辟以来，“河朔三镇”首发出场。“河朔三镇”是指卢龙、魏博、成德三个藩镇，他们是最强大最悠久的藩镇势力。后来天下藩镇格局历经变迁，但河朔三镇历久不辍，一直是藩镇中的大佬。前几年，魏博藩镇被朱梁以和平演变的方法兼并。现在卢龙藩镇面临被河东武力征服的命运。

公元913年，晋王李存勖派出蕃汉马步军总管周德威、副将李嗣源大举征伐卢龙。其实，周德威已经在卢龙一带与刘守光所部大大小小打了两年多。李存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决心与刘守光大会战，发动了总攻。

李嗣源与周德威兵分两路，他率所部攻打武州。武州刺史高行珪不是李嗣源的对手，兵败之后举城投降。元行钦听说武州失守，立即带兵赶来，打算将武州从晋军手中夺回来。刚刚离开武州的李嗣源得到高行珪的告急书信，急忙回师来支援高行珪。

元行钦由于带的兵较少，没有恋战，撤兵而走。李嗣源和高行珪的弟弟高行周紧追不放，一口气追燕军到达广边追上了燕军。元行钦已经无路可走。元行钦是燕军中头号厉害角色，就是他当年利用眨眼的战机

冲入敌阵单臂擒拿了刘守文。元行钦并非惧怕李嗣源，只是离开驻地太远，担心众寡悬殊之下吃亏。

既然已经被晋军追上，元行钦决定与李嗣源决一死战。两人相遇可以说旗鼓相当，难分伯仲。李嗣源挥舞铁榻，元行钦抡起大刀，两人战在一处。这两人杀得难解难分，双方军兵摇旗呐喊，为各自主将擂鼓助威。这一仗两人杀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草木失色，喊杀声震撼山谷。半个时辰之后，两人的战马累得受不了了，汗流浃背，四腿打颤。李嗣源向元行钦高呼一声，说道："我们换一匹马再打。"元行钦毫不示弱，说道"好，不分胜负决不罢休。"

换了战马之后，李嗣源和元行钦挥舞兵器又战在一处。李嗣源和元行钦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换了八次战马。开始的时候，双方军兵还扯着嗓子呐喊助威，光着膀子擂鼓摇旗。后来，这些军兵都累得喊不动、擂不动、摇不动了，都伸长了脖子，直勾勾看着这两个如战神一样的将军搏杀。整个战场中听到的只有烈烈的风声、两人兵器的交击声和杂沓的马蹄声。夕阳余晖映射下的两员大将，全身盔甲衣服打烂了，残破不全，条条片片地挂在身上。血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染红了征衣。元行钦身上中了七箭、两榻，李嗣源腿上中了两箭、一刀。

从实力上说，李嗣源和元行钦可能差不多，可是元行钦由于兵少处于撤退状态，因此元行钦在心理上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定力和胆气稍稍差了点。这个细微的差别，决定了两员大将的命运。终于，元行钦有些支持不住了，尽管他不打算放弃，可是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一阵阵袭来。李嗣源并没有趁此机会大开杀戒，因为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奇异的念头。这个念头使他对元行钦的勇猛产生了好感，战斗越激烈越持续他对元行钦的喜爱之意变得越浓。李嗣源打算收降面前这位猛将。

要收降如此顽强的猛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元行钦还在坚持，还在力抗。李嗣源一面与元行钦缠斗，一面安排大军开始包抄燕军。李嗣源在武艺上逐步占据了上风，但他不急于取胜，更不急于重创元行钦，他只是控制住两人搏斗的战局。元行钦慢慢被笼罩在了李嗣源铁榻的风声光影之下，任凭他左冲右突，可就是冲不破李嗣源的武力控制。不仅元

行钦难以破解李嗣源的招数，他用眼睛余光看到自己的部队也已经被晋军分割包围。在李嗣源占据上风的围困及压力下，燕军崩溃，元行钦无奈之下向李嗣源投降。

李嗣源按照收降良将的惯常做法，对元行钦给足了面子，亲自酌酒向元行钦致敬，夸赞元行钦勇壮，赐予他丰厚的财物，并收元行钦为干儿子。至此，元行钦心服口服，也意识到刘守光大势已去，加入李嗣源的晋军是当前明智的选择。

元行钦的投降，对于燕军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燕军的士气和战斗力遭到重创。从此之后，燕军将佐成批成批、拉家带口、络绎不绝、仨一群俩一伙地向晋军投降，卢龙的军事防御基础土崩瓦解。

晋军乘胜进军。李嗣源接着攻下了儒州。晋王封授高行珪为代州刺史，李嗣源不再担任此职，专门负责征讨卢龙。晋王封授高行珪如此高官，目的是为了向高行珪表示信任，也是为了向卢龙其他坚守的官员做出诱降的示范。但是晋军并非完全相信高行珪，为了制约高行珪，将高行珪的弟弟高行周留在李嗣源营中做人质。大家记住高行周此人，他也是一员骁将，只不过此时他才崭露头角，再过几年他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曾一度令宋太祖赵匡胤很头疼。

高行周的职责是和李嗣源的干儿子李从珂一起统领李嗣源的护卫牙兵。

严格说起来，李从珂并不算李嗣源的干儿子，应是继子。李从珂的母亲先嫁给姓王的，生了李从珂。李嗣源当年跟随李克用打仗时掳掠了李从珂母子，将李从珂的母亲纳为妾。至于李嗣源是如何得到李从珂母子的，无证可考。李从珂跟着李嗣源长大，成人之后体魄高大，举止雄武。李从珂喜武，英勇善战，很受李嗣源喜爱。之所以介绍这么多李从珂信息，是因为他后来做了后唐的最后一任皇帝。

四月份，刘守光看到大势已去，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派出使者向周德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罢兵。胜利在望，周德威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一番奚落之后，将燕国使者打发回去。刘守光无奈，再次哀求周德威放他一马。周德威将情况上报了晋王李存勖。

晋王李存勖对此高度重视。六月，派出头号谋臣张承业赶赴前敌，会同周德威商议对策。张承业和周德威对于刘守光的态度表现出了足够的重视与慎重。毕竟双方斗了这么多年，又刚刚经历了战争的交锋，缺乏互信基础。刘守光穷途末路之时表示屈服，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刘守光继续顽强抵抗，燕军的杀伤力仍不可低估。如果刘守光投降，晋军可以节约很多有生力量，老百姓也少遭受战火涂炭。可是，如果接受刘守光的投降，下一步的局面发展是否可控？刘守光的话可信吗？这一切都需要全面细致的研判与安排，否则，晋军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很可能毁于一旦。

刘守光素来狠辣狡诈，反复无常。那么这次刘守光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刘守光不是一个甘于低头服软的人，他只要缓过一口气来，就要继续咬人。现在晋军势如破竹，兵临城下，刘守光迫于形势，不得不放下脸面，甚至卑躬屈膝要求讲和。这就是刘守光的两面性和生存术，他可以说软话，但不会做软蛋。他哀求讲和的目的还是为了争取时间，无非是缓兵之计，以求保全幽州及尽可能大的卢龙地盘。他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有机会，如果晋军麻痹大意，刘守光会如毒蛇一般突然反击，希求转败为胜。如果晋军高度警惕，如果讲和成功，即使燕军没有机会现场反击，也可以为日后东山再起留下空间。这就是刘守光的真实打算。

李存勖集团暂时摸不透刘守光的底细，不知道刘守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河东领导层没有盲目乐观，他们需要在武力血战幽州和和平收降幽州之间进行权衡。毕竟卢龙幽州素来以强悍善战闻名天下，在历史上比河东的资格及军事基础都要强，即使卢龙近年来衰落了，但老底儿还在，绝不可以低估了幽州负隅顽抗的能力。低估了敌人就等于自杀。

张承业来到前敌与周德威会合。他们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张承业政治觉悟很高，资历老，影响力大，曾帮助周德威缓和与晋王的关系。因此周德威对张承业的意见很尊重。经过商议，张承业和周德威没有急于做出反应，既没有继续打，也没有接受刘守光的建议，而是在幽州城

外按兵不动，观望一段时间再做决定。斗转星移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里的三十天时间对于幽州来说无异于苦苦的煎熬。如此一来，刘守光似乎等不及了，派使者带着一封盟誓书信来到晋军大营，再次要求与河东讲和。

张承业和周德威接见了燕军使者，研究了刘守光的来信，正在商量如何与刘守光谈条件。正在这时候，晋王李存勖的信使到了，送来了晋王的最新指示。原来刘守光一面厚着脸皮拖延晋军，一面派人联络朱梁求援。没想到燕军派往朱梁的使者被李存勖的警卫部队抓获，彻底暴露了刘守光的真实目的。刘守光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投降是假，暗地里伺机反攻是真。事不宜迟，李存勖向周德威下达了发起总攻的命令。

张承业和周德威决定，不谈判了，不再给刘守光喘息空间，夜长梦多，必须以战催和，以战逼降。

李存勖的警卫部队怎么会抓到了刘守光的使者呢？原来李存勖为了万无一失，亲自督师为周德威的后应，已经从晋阳出兵来到了赵国境内。晋王警卫部队在外围警戒时，遇上了燕军派往沧州的信使。

当天下午，晋军发起了对幽州四门的总攻击。

攻打幽州的难度的确不小。幽州重镇历经上百年，城池坚固，兵精粮足，绝非一般州城可比。在幽州城下，晋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不轻。周德威的总攻打了一个月之后，才完全占据了上风。幽州城内逃出来大批文武官吏向晋军投降。战局已经十分明朗，幽州城旦夕之间就可能陷落。

刘守光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在一个夜晚，幽州城门悄悄开启，刘守光带着一干人马急匆匆地逃了出来。刘守光逃入了顺州。晋军很快就发觉了刘守光逃走，派出骑兵尾随追赶。经过一番攻打，顺州陷落。刘守光再次出逃，跑到了檀州。周德威亲自带大军追杀，尾随刘守光的踪迹追到了檀州。刘守光不敢停留，连口饭也没顾上吃，一口水也没顾上喝，跳上马背继续逃亡。刘守光没跑太远，被周德威追上了。燕晋两军一团混战，燕军大败，损失大将两员军兵八百五十人战马一百五十匹。刘守光在乱军之中带着一百多骑兵突围逃入山谷。晋军死死咬住刘守光

的逃亡队伍不放，双方在寒冷的山谷中展开了猫捉老鼠的险恶竞赛。



刘守光被周德威追得又急又慌，趴在马背上默默祈祷，心脏抓狂得快跳出了胸腔。眼看着晋军追上了燕军，并且即将合围燕军，刘守光和亲信李小喜等七人冲进了附近的燕城城门。刘守光冲进城门之后，大喊“快关城，快！”大门吱呀呀关闭，晋军铁骑已经冲到了门口，差点撞

上关闭的门板。城上值守的燕军急忙向晋军放箭，晋军不得不放弃追击，退到弓箭的射程之外。

刘守光逃入燕城，认为安全之后滚落马鞍，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虽然是十月寒冬，刘守光的衣服却已经汗湿了前胸后背，汗珠子顺着脸颊吧嗒吧嗒往下滴。歇了一会儿之后，刘守光躺在了地上，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带着哭腔骂道："周黑子（周德威），欺人太甚！"

刘守光两天没吃没喝，疲惫不堪。今天，终于可以吃顿饱饭睡个囫囵觉了。

第二天早上，刘守光早早的就睡不着了，在地上来回踱步。虽然吃了一顿饱饭，可生死危机并没有解除。刘守光绞尽脑汁想对策。万般无奈之下，刘守光又一次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向周德威哀求放他一马。周德威没有被其可怜相所打动。

刘守光只好亲自登上燕城城头，趴在垛口上，向周德威喊话。此时的刘守光早已失去了大燕皇帝的威风和威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道："周将军，我刘守光服了晋王了，现在我身体已经生病，你就别再苦苦相逼了。"刘守光说完之后，将他所乘马的金玉鞍辔献给周德威。周德威不失大将风范，收下刘守光的财物，将自己所乘战马送给刘守光做回礼。周德威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顾忌，两军阵前收受敌方财物，容易引发私通敌军之嫌，传到李存勖那里可不是好玩的事，搞不好要掉脑袋。周德威一向十分严肃认真，自李存勖掌权河东之后，他更加谨慎自守，只管卖力工作，不再随便表态，更不自作主张。

见周德威不表态，刘守光在城头上继续待下去既受冻也没什么意思，他只好下城回房间继续想办法。

周德威回到帅帐中，仍然是一副威仪严肃的表情，端坐在虎皮椅上沉思。尽管他没有直接对刘守光表达任何态度，但他也没闲着，不住地思考下一步的对策。一会儿，中军来报："大帅，敌军来降。"周德威问道："何人？"中军回答："都是刘守光的亲信。"刘守光手下将领刘光浚私自逮捕了刘守光的宦官、秘书、仪仗员等二十五人，偷偷跑出城来投降。现在已经在辕门外等着受降。刘守光身边的人陆陆续续地逃亡、投

敌，真可谓众叛亲离，大势已去。

窘迫中的刘守光在城头上碰了一鼻子灰，闷闷不乐地走下城，回到府衙。刚进门，刘守光就得知了刘光浚叛逃的消息，这令刘守光更加烦躁和恐惧。原来不可一世的大燕皇帝，现在形容憔悴、失魂落魄，如同斗败的公鸡和丧家的犬。刘守光搓着手在屋子里转磨磨，心神不宁地走几步坐下来，刚坐下又站起来，哀声叹气，额头冒汗。可以看出来，刘守光走到了绝路，山穷水尽，大难临头，随时都可能面临覆灭身死的危险。

刘守光很清楚他的脑袋值多少钱，历史上很多案例都表明，陷入绝境的大人物，其头颅随时都有可能搬家。远的如叱咤风云的项羽被乱兵分尸，近的如黄巢在走投无路时身首异处。刘守光这小子平日里又横又狠，可是他贪生怕死。他特别害怕燕城这座孤城守不住，一旦城池陷落，河东晋军蜂拥而入，在争功邀赏的驱动下，七手八脚地将他大卸八块，到时候不仅没命了，而且分不清哪一块是手哪一块是脚了。刘守光一想到这个情景不禁打了个冷颤，后背上噌噌冒凉风，裤裆似乎已经湿了。

刘守光实在憋不住、忍不住、扛不住、坚持不住了，他扭头再次朝城门跑去，一溜小跑登上了城头。这次刘守光彻底放下了架子和脸面，也不再找借口了，直接挥舞着白手绢，向城下晋军喊话，要求见周德威。

晋军见刘守光又出现了，赶紧报告周德威。周德威走出帅帐，来到城下。刘守光用颤抖的声音大喊道：“周将军，我愿意投降，但要等晋王亲自来，我将俯首待命，烦请你转告晋王。”周德威感到事态重大，不敢耽搁，立即派人驰马去向晋王李存勖报告。

写到此处有个疑案。关于刘守光这次投降之处，史书上有两个版本。《旧五代史》中记载刘守光几经辗转逃到了燕城，势穷要投降。《资治通鉴》中记载刘守光在幽州提出投降。两厢比较来看，在燕城的说法似乎可靠些，至少在逻辑与逃亡路径上比较说得通。我们在此采用燕城的说法。

得到周德威的报告后，晋王李存勖预感到平定卢龙的大功即将告成，自己可以也应该隆重出场了。

十一月，晋王李存勖留下监军张承业代理主持后方工作，他亲自发兵幽州，几天后抵达燕城。李存勖单人独骑来到燕城城下，对早已等在城头的刘守光说道：“朱全忠篡逆，我原本打算和你联合河朔一带的藩镇，共同讨伐朱梁，以恢复李唐王室。可是你另有打算，不仅不帮我，竟然和朱全忠一样大逆不道，为乱一方。王镕和王处直两位大帅都曾想听命于你，和你结盟，可是你不识好歹，拒人千里之外。难怪你落到今天这一步。大丈夫无论成败，总要有个决断。说吧，你有什么打算？”

刘守光早就蔫了，有气无力地回答：“现在我是晋王案板上的肉，任凭发落。”

李存勖这个人好胜之心特别强，他是吃软不吃硬。越是对他强硬的，他越不服。一旦他占据了上风，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了，他也不会太过己甚。

看到刘守光可怜兮兮的样子，李存勖心软了，决定同意刘守光投降的要求。晋燕两国打仗打了两代人十几年，互相之间国仇家恨交织在一起，很多人的兄弟子侄死在沙场上，河东一方有很多人必欲置刘守光于死地。为了顾全大局，李存勖向刘守光保证会保护刘守光的人身安全，绝不难为刘守光。李存勖摘下身上的金背弓，面对刘守光及众人，当场将弓折断，以此为明证，表示李存勖说话算话。

刘守光见李存勖已经做出明确表态，心里投降的念头增强了不少，可他还是隐隐地觉得不踏实。毕竟身为一方诸侯霸主惯了，真要委身为阶下之囚，的确下不了决心。刘守光在犹豫之际，对晋王李存勖说：“大王，近日天气不好，待明天天气转好，我再开城投降。”听了刘守光的话，李存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你刘守光百般磨蹭，要求见我，现在我来到城前，你又犹豫，岂有此理！不过等你几日也无妨，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刘守光之所以临场变卦，没有投降，是因为他的亲信李小喜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襟，示意刘守光三思。李小喜何许人也？他就是最早鼓动刘

守光推翻刘仁恭的人。在刘守光一系列的重大决策中，李小喜都是主要参与者。刘守光对李小喜言听计从。李小喜劝阻刘守光不降，可是这小子自己却于当天晚上投降了晋军。李小喜是个典型的奸臣小人，他为了赶在刘守光彻底失败之前为自己留条后路，一方面阻挠刘守光投降，一方面先于刘守光投降，以博取李存勖的好感，为今后谋出路捞取政治利益。李小喜投降之后，向晋军和盘托出城内的虚实布防，并污蔑刘守光不愿意投降。

晋王李存勖大怒。第二天，晋军对燕城发起全面总攻，片刻之间，城池瓦解。晋军冲入城中，擒获了刘仁恭及刘家的男女老少一群家眷。刘守光却趁乱逃走。

攻破燕城之后，李存勖率军进驻幽州。

李唐皇帝灭亡后，为了对抗朱全忠并表达所谓的忠心，李克用和王建都仍沿用李唐年号，并将他们行使的权力冠以李唐皇帝的名分。占据幽州平定卢龙，这是河东李克用死后最大的一次胜利，李存勖以代表李唐皇帝行使权力的名义论功行赏，封授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李嗣源为振武节度使。

再说刘守光逃出燕城，打算去投奔沧州刺史刘守奇。说来可笑，刘守光造反的时候，容不下弟弟刘守奇，现在落难了忽然想起了亲人。

隆冬严寒，大雪纷飞，四野结冰。

刘守光带着十几个随从和老婆孩子艰难跋涉，马匹早已经弄丢了，只好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到后来，众人的脚丫子都被冻伤冻肿起了血泡。更要命的是，刘守光走到燕乐（今河北沧州一带）境内的时候迷路了，他怕暴露行踪也不敢到处打听，只好白天藏在荒野里，晚上摸黑赶路。

一连几天缺吃少喝，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刘守光打发老婆祝氏到农户家去乞讨吃的。祝氏来到一个农户家，这家农户名叫张师造。张师造一眼便看出祝氏不是一般老百姓，而且神色慌张，举止怪异，细皮嫩肉。张师造一面给祝氏一点干粮一面套问祝氏的情况。三说两说，祝氏就漏了馅儿。

张师造伙同乡亲和家人悄悄赶到刘守光藏身的地方。刘守光等人正蜷缩成一团，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地等祝氏弄饭回来。张师造一挥手，一张大网从天而降，将刘守光等人盖在底下。张师造知道今天逮到了大鱼，他急忙将饿得半死的刘守光献给了晋军。刘守光的这一幕令我想起了汉初的英布，也是走投无路之时被几个农民干掉了。

晋军将刘守光送到幽州晋王那里。晋王李存勖正在大摆筵席与文武官员喝酒。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刘守光被推推搡搡地押解到大堂之上。李存勖正喝得面红耳赤、兴致高昂之际，看了看刘守光，走到近前围着刘守光又转了一个圈，语带讥讽地问道："主人何避客之深邪！"意思是你东道主刘守光跑到哪里去了？河东众将哄堂大笑，纷纷耻笑谩骂刘守光。此时的刘守光无言以对，羞耻难当，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下去。

公元913年十二月。晋王李存勖下令班师回晋阳。在河东盟友赵王王镕和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盛情邀请下，李存勖大军从幽州出发，路过中山、真定，出井陉入山西。之所以选择这个路线，主要是王镕和王处直想借此拍一拍李存勖的马屁。原本走北面路线比较近，也比较顺。可是王镕、王处直见李存勖英雄神武，一战平定了强藩卢龙。那表明了今后的日子只能而且更要依靠人家河东，才能过得下去过得更好。这俩人也算是明白人，趁李存勖高兴之际，抓紧联络联络感情，密切密切关系，向李存勖表表忠心。于是，在李存勖大军路过成德及义乌地盘的时候，王镕和王处直大献殷勤，陪着年轻的晋王喝喝酒、打打猎、聊聊天、看看戏，把李存勖伺候得舒服极了。

公元914年，春天正月，晋王回到晋阳。

李存勖凯旋归来，入城仪式及庆祝仪式搞得非常隆重。

在入城式上，李存勖骑着高头大马，身穿黄金铠甲，头戴红色簪缨帅盔，顾盼神飞，嘴角含笑。身后是徒步跟随的刘仁恭父子。李存勖命人用白色的丝绢拴着刘仁恭、刘守光的脖子，如同牵着牛羊猪狗一般，牵着这两位当日的枭雄，缓缓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走入城门。再后面是河东高级将领，排成四列并辔而行。军乐队鼓号齐鸣，锣鼓喧天，十二

响礼炮响彻云霄。老百姓与归来的将士载歌载舞，边跳边唱，歌颂晋王丰功伟业。一车一车的金银财宝从幽州拉来晋阳，老百姓奉上美酒与牛羊肉犒慰三军。偌大的晋阳城沉浸在浓浓的欢乐气氛之中。

晋军凯旋归来，要举办祭祀仪式，告慰天地，感谢先人。祭祀仪式在太庙举行。香炉中升腾的烟雾缭绕，各色旗幡在微风中飘摆，各曲目的礼乐按顺序演奏。刘守光披头散发，五花大绑，跪在神龛跟前。晋王李存勖要亲自斩首刘守光祭祀天地。

李存勖高高举起宝剑，正要劈斩挥下的时候，刘守光突然大声呼喊道："守光虽死无恨，可是教唆守光拒绝投降的是李小喜！"李存勖停住挥剑的手，看了看刘守光，回过头来问道："李小喜何在？"不一会儿，有人将李小喜带上来。李存勖问李小喜："刘守光说是你劝他不投降的，是不是这么回事？"李小喜歪了歪脑袋，眼珠一转，没有直接回答李存勖问话，而是怒不可遏的样子转向刘守光，用手指戳着刘守光的额头骂道："你淫乱你老子的女人，这也是我教唆的吗！"李存勖一看就明白了，这李小喜的确不是个东西，心思险恶、目无君长、失德失节。李存勖不和他废话，抡起宝剑，"咔嚓"一声先将李小喜劈为两截。

刘守光看到栽倒在地的李小喜死尸，心里一哆嗦，贪生怕死之心骤然而生，他想做最后的努力。刘守光大声哀求李存勖："守光善骑射，王欲成霸业，何不留下我为你效力！"刘守光这一出和吕布临死求曹操别无二致。刘守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苦苦哀求李存勖放他一条生路，没想到他的两个老婆却很有气节。刘守光的大老婆李氏、小老婆祝氏很豪气地说："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请先死。"两个女人伸出脖子，让刽子手砍下了脑袋。李存勖见此，不再多言，举起宝剑，将刘守光的脑袋砍了下来。

刘守光死了，刘仁恭怎么办呢？

刘守光篡夺了刘仁恭的权位后，刘仁恭退休赋闲在家，虽然没有了原来的荣华富贵，没有了妻妾成群、炼丹熬药那么大的排场，可也不愁吃穿。现在的刘仁恭早已失却了往日气吞山河的气概，因长期抑郁和精神折磨变得十分胆小怕事，一点动静都会惊吓的刘仁恭缩成一团，瑟瑟

发抖，基本上已经接近于老年痴呆的状况。

李存勖为他们父子俩都早已安排了角色。

李存勖将刘仁恭押解到代州，来到李克用的墓前，命人用长锥子刺穿刘仁恭的心脏，取出心血祭奠死去的李克用。然后，砍下了刘仁恭的头，摆在李克用灵位之前。李克用当年为了收服幽州，花了很大代价培养刘仁恭，可是刘仁恭做大之后反咬一口，变成了李克用的死敌。李存勖现在终于擒获了刘仁恭，为父亲报仇雪恨。

一代强藩灰飞烟灭。

3．藩镇重组惹的祸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战机的把握是对一个统帅智慧的考验。朱梁自毁长城，为敌人送上大礼包。晋王一战定河北，自此朱梁难争锋。

摆平了后院的卢龙，擒斩了混世魔王般的刘守光，李存勖心里踏实多了。年轻的晋王决定调整战略部署，以河北为基地，将原来的南向防御策略改为进攻策略，要与朱梁大干一场。

李存勖之所以对朱梁采取防御策略，除了战略上的考虑之外，有个人他还是比较顾忌的，那就是杨师厚。杨师厚是朱全忠军团中的宿将，也是朱梁当今军事将领中的泰山北斗。杨师厚如同一座山横在了李存勖面前，成为河东军队难以逾越的一道屏障。

杨师厚打仗的能力在朱梁内部和朱梁的敌人内部都是得到公认的。因此，锋芒初试的李存勖也不敢轻易招惹杨师厚。

但无论什么样的战神都会老，无论多么辉煌的强人都会死。

时间为李存勖创造了机会。李存勖这次南下已经不同于往日，这次是有备而来。李存勖这次的对手也不同于刘守光，这次是根深叶茂的朱梁帝国。

到了公元915年，杨师厚已经老迈。他在沙场上已经纵横驰骋了几十年，身上伤病不下几十处。三月，朱梁帝国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鄴王杨师厚死在任上。

杨师厚的死原本对于朱梁是个损失，可梁帝朱友贞却在皇宫内偷偷摆宴庆贺。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杨师厚太强，另一个原因是朱友贞太笨。

之所以说杨师厚太强，是因为杨师厚常常以朱全忠老臣自居。杨师厚战功卓著，尽管他一向很低调内敛，可到了晚年他也犯了常人常犯的毛病，居功自傲，固步自封。杨师厚又有拥戴新皇帝之功，更加助长了他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杨师厚虽然身在魏州，可是他雄视文武百官，甚至将朱友贞也不太放在眼里。杨师厚轻蔑的眼神时不时地掠过百官的头顶和皇帝的心脏。

杨师厚到了晚年还有一个嗜好，就是贪财。杨师厚大规模敛财，名义上是充实军需，实际是他私心太重，暗自扩充私财及私人武装。正是看透了杨师厚的这个心理，朱友贞在秘密筹划推翻朱友珪的活动中，才以赠送钱财为诱饵拉拢了杨师厚。杨师厚为了敛财，在魏博境内横征暴敛，巧立名目，向农民和过往商人征收了沉重的苛捐杂税。不仅如此，杨师厚胆子大到了揩朝廷的油，擅自将输送中央的贡赋挪用和截留，这是明目张胆的打劫，而且是打劫朝廷。

魏博藩镇历任节度使都有设置亲兵卫队的习惯，充任幕府内部安保工作。后来魏博几次因牙兵亲军犯上作乱，导致藩镇政权动荡。朱全忠在平息魏博叛乱过程中，彻底割除积弊，取消了牙兵亲军制度。杨师厚坐镇魏州后，为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将牙兵制度再次恢复，设立了银枪效节都近千人。从名称上也可以看出这支队伍的作用及特征，这纯粹是杨师厚的个人卫队，人人手持银枪，且战斗力在一般军卒之上，享受的待遇也在普通野战军之上，近千人的数量足以组建成一支独立的作战部队。

杨师厚拥有几十万的北伐野战军，拥有天下最强的藩镇地盘，拥有令人羡慕的强大财力，拥有雄赳赳气昂昂的卫队，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头衔。杨师厚俨然是泰山北斗式的明星，简直是明星中的北极星。这足以让杨师厚感到骄傲，也足以让同辈文武感到嫉恨，更足以令皇帝

感到心神不宁。

梁帝朱友贞是靠赵岩的计谋和杨师厚的军力才上台的，他没有足够厚实的势力做家底儿。因此，朱友贞这个皇帝做起来总感到底气不足。他原本想重新启用王景仁，让王景仁钳制一下杨师厚在军界的影响力。可是王景仁仓促伐淮南失败，使朱友贞失去了一颗有份量的棋子。

事物的两面性是普遍存在的。既然杨师厚可以将朱友贞推上皇帝宝座，也有能力将朱友贞掀下皇位。朱友贞可以用钱财打动杨师厚，别人也有可能用更多的钱财打动杨师厚。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朱友贞深知这个浅显而常见的道理。他对杨师厚表面倚重，实际是内心处处防范。

想做皇帝的岂止一个人。朱友贞的五弟康王朱友敬就萌生了做皇帝的念头。好在朱友贞发现及时，果断地除掉了五弟。一旦五弟与杨师厚结合,后果不堪设想，朱友贞想到此处禁不住后脖子冒冷汗，每次想到这个地方他就断片儿，不敢往下继续想了。

尽管年龄不大，但经历血雨腥风的朱友贞对危险的警惕十分强烈，他对杨师厚很不放心，一百个不放心，一万个不放心。对杨师厚缺斤短两的进贡，朱友贞虽然早已是恨得牙痒痒，但还可以容忍，至少没有影响朱友贞睡觉。可对于杨师厚的忠诚，朱友贞却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直接导致他屡屡失眠。

朱友贞天天琢磨着怎么扳倒杨师厚，最好是兵不血刃，借刀杀人也行。不过朱友贞还知道自己的份量，他很清楚对待杨师厚不可草率行动，弄不好自己的屁股就要挪窝或者脑袋搬家。朱友贞在默默地等待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而且是绝好的机会，比朱友贞预想的十八种机会都要好。

杨师厚因老病而亡。

多体面！多和谐！多完美！

朱友贞得到杨师厚的死讯后高兴极了。这位皇帝大人从龙椅蹦起来，在地上转了三个圈，白葱一样的手连拍四下，鼓起腮帮子吹了五声

口哨，一连捏了六个宫女的脸蛋。朱友贞大声吩咐，拿来七坛酒，摆上八道菜，将驸马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等亲信找来，一起狂吃滥喝一通，共同庆祝杨师厚的死。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帮混蛋君臣已是醉醺醺摇摇晃晃胡言乱语了。这时候，赵岩突然煞有介事的问道："陛下，杨师厚死了，可是再来一个杨师厚怎么办？"

红光满面热气腾腾的朱友贞闻听此言，全身一激灵，夹着肉的筷子举在面前，停在半空中，嘴巴张着半天说不出话来。朱友贞眼睛翻了翻，问道："你什么意思？"

赵岩狡诈地眯起小眼睛，凑到皇帝近前，缓缓说道："魏博之地两百年来都是以强悍著称，一向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可是朝廷却奈何它不得，这是为什么呢？"

"快…快说，别卖…关子了！"朱友贞已经急得额头冒汗了，口吃的毛病又犯了。

"魏博地广兵强，物产丰富，历代军阀割据自治，朝廷也难以与之对抗。杨师厚是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后来者效尤啊。"赵岩说道。

"那你说怎么办？"朱友贞一脸茫然地问道。

"换人代替不如削弱魏博地盘，实施藩镇重组。"赵岩诡秘地微笑着。

重组？难道还要上市吗？主板还是创业板？

非也，都不是。这是赵岩各个击破的政治手腕。

见朱友贞还是听不懂，赵岩只好继续边剖析边阐述他的想法："将魏博一镇分为两镇，从六州中分出三州组建一个新的藩镇，如此可以分而治之。"

朱友贞听完之后，鼓掌称赞："妙计，妙计。姐夫还是你…你厉害，这招够阴的啊！将他们的地盘搞…搞小一点，看这帮家伙谁还敢犯…犯上作乱！"

赵岩见木头小舅子接受了他的主意，禁不住兴奋得脸发红发亮，一扬脖将一大碗酒灌进了肚里。

这时候远在太原的河东晋王府中也在庆祝杨师厚的死。

这么多人庆祝杨师厚的死。

这么多有份量的人庆祝杨师厚的死。

不知道九泉之下的杨师厚做何感想？

分割后的魏博成为天雄与昭德两镇。朱梁朝廷委派贺德伦出任微缩版的天雄节度使，割出澶州（今河南清丰县）、卫州（今河南省浚县一带）、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县）组建昭德藩镇，以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资产、业务、人员、财务随着地盘划开也进行再分配，原魏博的府库钱粮和军队平均分配给这两个藩镇。

贺德伦、张筠这两个新节度使怀着不被信任的复杂心情上路了。

他们很清楚为什么死了一个杨师厚，换上了他们两个后来人。

将魏博一分为二并不难，地盘在地图上划个圈就可以轻松分开，钱粮装备只要账本计数车载斗量就可以解决，可是比这些难得多事情是人怎么分？魏博藩镇军队中近亲繁殖十分严重，父子兄弟哥们亲戚关系盘根错节。现在要将这些扎成堆儿绑成捆儿的军兵将校分来，分配到两个地方工作服役，这些人都不愿意。军队中产生了巨大的抵触情绪。

贺德伦作为魏博主帅负有这次藩镇重组的主要职责。为了执行王命，他出面向军队施加压力，进行组织动员宣传安抚等工作，忙得满头大汗。无论贺德伦如何着急，数次催促分割给昭德藩镇的军队上路出发，可是事情毫无进展。最后，贺德伦不得不使出了高压强制政策。如此一来，各营寨中拉拉扯扯哭喊离别乱成一团。

由于魏博藩镇重组遇到巨大阻力，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朱梁朝廷也认识到事态比原来想象的严重多了。朝廷担心发生意外祸乱，派出了开封府尹刘鄩率六万大军屯兵南乐，对魏博军队形成威迫之势。

上路军兵迟迟不离魏州本营，贺德伦向刘鄩告急，请求支援。刘鄩派出手下大将王彦章率领五百龙骧军进入魏州，打算强行驱赶军兵上路离开。

王彦章的到来加剧了魏州军兵的波动情绪。魏州兵议论纷纷，认为朝廷不信任他们，故意想通过这种办法拆散魏博，拆散魏博军兵的家

庭，并乘机消灭魏博力量。当天晚上发生了兵变，各营寨大乱，杀人放火，乱兵抄家伙将王彦章龙骧军团团包围，嚷嚷着要灭了朝廷的官军。王彦章感到了危机迫近，不敢久留，趁着夜色冲出魏州城门逃走。乱军继而冲入帅府，杀死贺德伦亲兵五百多人，在被窝里将贺德伦挟持，登上箭楼，要求贺德伦给个说法。一时间，箭楼上下乱糟糟一片嘈杂，乱军乱喊乱成一锅粥。几百人吵来吵去，没有一个人有准主意。

这时候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人，是一名银枪效节军校模样，此人名叫张彦。张彦是个低级小头目，手下有十来号人，个个都是敢死队。张彦一伙站出来之后，大喝一声：“大家都别吵了，我们是官军，不是土匪，我们要求朝廷撤销藩镇重组的命令，但我们也不能打砸抢！如果有谁扰乱治安，我张彦决不答应，格杀勿论！”还别说，张彦的突然出现，使混乱的局面安静下来。乱军在还无头绪的情况下，接受了张彦的意见，暂时恢复了秩序。魏州乱军委托张彦与朝廷谈判，争取他们所希望的权益。

闹到这步田地，朱梁朝廷也有些慌乱，半认真半做样子地派出使者去安抚魏军。这使者带给张彦的礼物是高官厚禄以笼络，许诺给张彦弄个刺史的官当。而张彦仍然要求取消藩镇重组。朝廷使者回到洛阳向朱友贞报告，闭着眼睛说瞎话糊弄皇帝说:“张彦不过是个小角色，好对付，只要给刘鄩多派些兵去镇压就能搞定。”朱友贞信以为真，对乱军的要求拖着不办，只是派使者带着虚头吧脑的诏书去应付张彦。

经这么一拖二磨三搪塞，张彦和乱军看出了朱梁朝廷的心思，感到与朝廷谈判无望。一不做二不休，张彦一把撕碎了朝廷的诏书，大骂朝廷无恩无信。张彦知道自己身份低微，影响力十分有限，不足以做全体乱军的老大。乱军中头头脑脑多得是，随便站出来一个都比他高出半截。这些平日里走路还恨路窄的主儿，在动乱之中，更是猢狲个个赛猴王，谁愿意听他的？可张彦又担心夜长梦多。现在张彦与朝廷谈判失败，地位更加脆弱，弄不好会被情绪失控的其他大佬小佬当出气筒干掉。

情急之下，张彦又憋出一个主意。他对被囚禁的贺德伦说：“皇上

是个大笨蛋，被人牵着鼻子耍得团团转。大帅你即使效忠效力，也得不到信任。估计后半辈子是混不出个名堂了。”贺德伦此时十分沮丧，刚上班就落到上级不信任下级要造反的境地，他脑袋里一团混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禁慨叹：“难道我的未来真是梦吗？”贺德伦看了看张彦，没有表态。

张彦知道贺德伦在等待下文，于是他继续游说道：“大帅咱们既然不被朝廷信任，还不如甩开朱家我们单干。”

贺德伦斜视了张彦一眼，又看了看门口的卫兵，问道：“单干？怎么干？我可没有做皇帝的野心。”

张彦慌忙摆摆手，说道：“不是造反做皇帝，是要找个新靠山。因为我们虽然兵强马壮，但如果没有外部支援盟友，恐怕难以独立对抗朱家。不如咱们投靠河东，与河东结成联盟。”

此时此刻的贺德伦既有思想的危机也有生命的危机，他左思右想也理不出个准主意。被迫无奈之下，按照张彦等人的意图，贺德伦以节度使的名义向晋王李存勖写了封信，表示要与河东合作结盟。

各位不禁要问了，魏军不是很强大吗？怎么忽然又说自己不行了呢？这个道理其实不难解释，魏军的强大是以朱梁做后方支持为基础的，是以魏军团结一心为根本的，是以能征惯战的主帅为统领的。现在魏军离心离德，与朱梁关系破裂，群龙无首，当然非往日可比。

读罢贺德伦的来信，李存勖真是感到天上掉下了大馅饼。令人头疼的杨师厚刚刚死，现在魏博又发生内乱。这是兵伐朱梁的大好时机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事不宜迟，兵贵神速。李存勖派出马步兵副总管李存审从赵州率军南下进驻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县）。

这时候，朱梁帝国也感到事情搞大了，急忙派刘鄩率十万重兵进驻洹水（今河北省大名县西故魏县西南三十里），以防御魏军和晋军。

贺德伦见战火一触即发，不敢大意，紧急要求晋王李存勖亲自来支援。李存勖也打算毕其功于一役，顺水推舟，决定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出山西到临清与李存审会合，以确保万无一失。

现在的李存勖显然已经成熟多了，虽然兵临城下，但他并没有完全

相信贺德伦。晋王担心梁军演出苦肉计，诱骗晋军上当。因此，李存勖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等待形势进一步发酵。他故意拖延时日，看看贺德伦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晋王可以等，他不急。可贺德伦受不了了。

贺德伦见李存勖来到跟前却按兵不动，心里急不可耐，如百爪挠

心。贺德伦派他的副手秘密去临清觐见李存勖，向晋王详述梁军及魏军虚实，要求晋军快点进军魏州包围魏州。不仅如此，贺德伦的信使还带话给李存勖，诉说了张彦种种犯上作乱的劣迹，请李存勖一定要除掉张彦。请晋军入城未必是贺德伦的真心真意，但除掉张彦的确是他最迫切的愿望。

李存勖搞清楚形势底细之后，率领大军进发到达永济（按照唐朝设置的行政区划，在今山东临清以南）。张彦见友军来了，感到自己的计策成功了。他选了五百名银枪效节军校做卫兵，盔明甲亮，衣衫光鲜，全副武装，耀武扬威地来到永济拜见和迎接晋王。

李存勖没有给予张彦当面接见的礼遇，而是让张彦在城外等待。张彦在城外一边等，一边胡思乱想。正在他紧张而兴奋地盘算着李存勖如何褒奖他的时候，城头上传来号角之声。张彦仰头观看，只见一位年轻挺拔的武将站在黄罗伞下。此人威风凛凛，英气逼人，全身上下似乎散发着似乎无穷无尽的力量。张彦心中一沉，他猜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晋王李存勖。

此人正是李存勖。李存勖威严地站在城门楼，对城下的张彦说道："你这厮，竟然敢目无法纪，胁迫主帅，残害百姓，这几天到我这里控告你的人络绎不绝。我此番举兵南下，并非贪图别人土地，不是侵略行为，而是为了解救黎民于水火。你虽然向我报信投诚，可我河东容不得这种背信弃义之徒。我不得不替魏博军民惩处你。"张彦一听李存勖这番话，脑袋"嗡"的一下，傻了眼，六神跑了五神，一身冷汗湿透了衣衫。

主动投靠晋军的张彦，怀抱着三个热罐子，满以为会得到李存勖封官赏银。万万没想到刚见面就被李存勖骂了狗血喷头。张彦仰头大声向李存勖告饶伸冤。可李存勖面无表情，根本没有兴趣听张彦嚷嚷。李存勖轻轻一挥手，城下晋军武士呼啦一拥而上，手起刀落，像切西瓜一样砍下了张彦及其亲信七人的脑袋。见此情景，随同张彦前来的其他银枪效节军校吓得面如土色，双腿发抖，裤裆湿了一大片。

这时候，李存勖发话了："罪大当死的只限于这八个人，其他人赦

免，只要不参与闹事，以后也不追究。以后你们要效忠本王，尽心卖力办事。”惊魂未定的银枪效节军，过了半晌才明白过来小命保住了，这些平日里蛮横不可一世的魏军呼啦啦拜倒在地，对李存勖千恩万谢。

李存勖为何刚到魏博地盘就斩杀了投诚的张彦呢？他不怕失去人心吗？这就是李存勖的高明之处。他在张彦和贺德伦之间权衡后，选择了贺德伦，只有杀掉张彦，才有可能收服贺德伦。另外，张彦这种犯上作乱的行径决不可以得到助长，必须杀鸡骇猴，防止更大范围的潜在动乱隐患。同时，李存勖也为自己出兵南下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是替魏人除害来了，将屎盆子全扣在了张彦头上。不过李存勖处理这件事的手法很细腻，他只除掉了张彦数人，没有搞扩大化肃反运动，对多数人仍然采取恩威并施办法，以拉为己用。可以说点到为止，没有过火。

为了安抚笼络投靠来的魏军，李存勖放弃铠甲，身穿轻裘布衣骑马行军，让张彦带来的银枪效节军校全副武装跟在身边，一同前进。不仅如此，这些银枪效节军的待遇不变，职责也不变，做了晋王帐前的护卫。李存勖这种气度和胸襟感动了魏军，魏军对李存勖十分敬服。李存勖的怀柔策略收到了奇效。

在确知魏博反去投靠河东后，朱友贞又悔又怕。急忙令刘鄩兵出洹水进军魏州，并从山东调来天平节度使牛存节屯兵杨刘（这是黄河的重要渡口，在今山东东阿县附近）。可是老将牛存节刚到杨刘就病死了，朱友贞又从陕西调来匡国节度使王檀替补牛存节。

这时候岐王李茂贞趁火打劫，派刘知俊兵伐朱梁的邠州。

六月，贺德伦素服待罪，开城迎接李存勖进入魏州城（今河北大名县附近）。进入帅府之后，贺德伦拜见李存勖，双手将天雄节度使的印信献上，请求晋王兼任天雄节度使。李存勖盯着贺德伦看了看，然后连连摆手推辞：“我日前听说汴寇逼迫你，所以我亲自率大军仗义来助，其实没有别的意思。后来又听说魏州城内因乱兵之祸，生灵涂炭，所以这才进城来帮助你整顿秩序，慰劳安抚军民。”

贺德伦以为李存勖不信任他，赶忙说道：“大王，这是天雄藩镇的所有家当。原来魏博的印信已被朱梁收走，昭德藩镇印信不在我这里。”

李存勖微微一笑，摇摇头说道：“明公你误会了，你对我十分信任，可谓推心置腹，现在又让出藩镇主帅之位，这是你的一番好意，可不是我的本意啊。我没有侵占你魏州的打算。”

贺德伦见李存勖不肯接受，于是再次深施一礼，对晋王说：“现在汴寇近在眼前，军队中刚刚遭遇大乱，人心不稳，形势艰难。我的亲兵卫队都被张彦杀害，现在我光杆司令一个，孤掌难鸣，根本没有办法统帅三军。一旦生出变故，恐怕有负晋王重托，也白白辜负晋王你大老远的救助之恩。”

贺德伦这番话说的言辞恳切，合情合理，基本没有矫揉造作的嫌疑。李存勖也觉得贺德伦言之有理，正中下怀。李存勖心想不能再推辞演戏了，火候差不多了。于是李存勖很体面很名正言顺很责无旁贷地接过了天雄节度使的印信。晋王直接将魏州纳入了辖区统治和保护范围，魏州的文武官员这才长出一口气，感到生命财产安全总算有了保障。齐刷刷向李存勖谢恩，共同庆祝这个大喜的日子。

李存勖也没有“亏待”贺德伦，他以前朝李唐皇帝的名义封授贺德伦为大同节度使。既然前线的差事干不了，那就到后方去吧。李存勖派贺德伦即刻到山西大同赴任。可是贺德伦走到太原，被河东监军张承业挽留住了。说是挽留其实是强行留下，不让贺德伦去大同，换句话说不让贺德伦拥有实权。要说李存勖和张承业这对君臣真是绝配。一个演红脸，一个演黑脸。两人一出双簧，夺了贺德伦的军权，兵不血刃占据了魏州。叹为观止！贺德伦曾经是朱全忠手下的嫡系干将，落得如此下场，令人悲凉与感慨！

李存勖巧取了魏州，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治理魏州。

暴政？惠政？延续梁治？改弦更张？

恢复秩序无疑是头等大事。魏博经历这次兵变及政权颠覆，社会治安极差。特别是手握刀枪的银枪效节都军兵，更是飞扬跋扈，烧杀抢掠，为非作歹。李存勖对这伙人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一方面给予优厚政治待遇，拉拢了一批人。一方面对于作奸犯科干坏事的，毫不留情，坚决严办。严办的范围是“朋党、流言及暴掠百姓”三大项，也就

是说禁止拉帮结伙，禁止谣言惑众，禁止欺凌老百姓，凡是触犯这三条禁令的，一律格杀勿论！

李存勖的这三条禁令得到了一个人的坚决贯彻与执行，此人就是李存进，也是李克用的假子。李存勖将时任沁州刺史的李存进调来，做天雄都巡按使，相当于警察局长。李存进不仅认真执行李存勖的三条禁令，而且更进一步从严把握尺度，沾边就办，而且严办快办狠办。

李存进一到任，就抓了一批侃大山满嘴跑火车有散布谣言嫌疑的家伙，不容申辩，直接拉到大街上，喊哩喀喳砍掉脑袋，碎尸万段喂狗。又抓了一批抢老百姓钱粮的大兵，哪怕是只抢到了一文钱抢了一根葱，毫无二话，拉到街上砍头分尸喂狗。李存进下手够狠，不到十天就将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银枪效节军兵镇住了，再也没有人敢胡作非为歪嘴扎刺儿了。管住了银枪效节都，其他人相形之下不过是些菜鸟，早就吓得噤若寒蝉，大气儿不敢出，大门不敢迈，大街不敢上，大小便不敢乱撒了。

稳定了治安之后，李存勖治理魏州仍然主要用朱梁旧人。

自从贺德伦被李存勖张承业君臣骗离魏州之后，首先得到重用的是原天雄判官司空颋。李存勖主要精力忙于战事，虽然兼任了天雄节度使，可没有太多时间管理军政事务。因此，天雄军府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了司空颋打理。这位司空颋曾受贺德伦委托，到李存勖大营游说李存勖进军魏州城，斩杀张彦。可能是这次会见及其官职地位的缘故，李存勖对司空颋有不错的印象，选中他为主持天雄军府日常工作的人。

司空颋有些才能，办起事来比较麻利，也有些口才和思路，可是这小子心胸狭窄，依靠李存勖的信任作威作福，对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打击报复，还贪财受贿，奢侈无度。有了这几条，基本上已经可以定性，这家伙不是个好干部，群众不爱，同事反感，领导棘手。只不过魏州这个地盘上的日常工作他比较熟悉，还算有可用之处，因此李存勖对他持包容隐忍态度。

像司空颋这种人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贪财弄权，而是容易昏了头，找不到北，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这种小人的特点是，一旦得势，他就

利令智昏，翘尾巴，自我膨胀。这时候杀身之祸也就不远了。司空颋误以为李存勖容易蒙骗，他想将李存勖架空，把天雄藩镇完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除了主政日常工作之外，司空颋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他打算将侄子从河南秘密召来魏州，协助他进一步窃夺天雄军政大权。

可是小人背后还有小人。司空颋派往河南的信使被天雄都虞侯张裕截获。张裕破获了司空颋的阴谋，并报告了李存勖。李存勖“腾”地就火了，他质问司空颋：“我对你十分信任，将天雄军政工作都托付你打理，你居然背着我干出这种勾当！难道就不能先给我说一声再办吗？”事已至此，话已至此，事件的性质已经定案，结果可想而知。司空颋被李存勖满门抄斩。一个政治投机小动物死于非命。

李存勖重用的第二个魏博旧人还比较成功。此人是魏州的税务局兼财政局长，名叫孔谦。孔谦聪明干练，擅长算账，更擅长搞钱，条理清楚，科目详实。李存勖让孔谦负责管理军府中的财政收支。孔谦比司空颋要会做多了，他不仅干事称职，更重要的是他很注意隐藏保护自己，对文武大员客客气气，谁也不得罪，政治生存环境营造得很好，赢得了李存勖的宠信。在此后十多年的晋梁战争中，魏博一带是重灾区，孔谦运筹帷幄，有力地保证了晋军的供给。魏博成为了晋军劳师袭远的第二军需基地。

原本是朱梁北方桥头堡及门户的魏州陷入河东控制，这对朱梁帝国打击很大。朱友贞此时虽然后悔当初重组藩镇的盲动，但为时已晚。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将魏州夺回来。

朱友贞将收复魏州的期望寄托在了大将刘鄩身上。

刘鄩原本是王师范手下大将，有勇有谋。后来在朱全忠平定青州王师范的战争中，王师范兵败势穷，刘鄩被葛从周在兖州收降。刘鄩用兵以奇袭见长，一步百计，兵势变化无穷，曾跟随朱全忠历经阵仗，属于老一辈的战将。

现在朱梁朝廷派刘鄩抗拒李存勖，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首先在力量对比上，梁军不如晋军。其次在政治形势上，晋军也处于上风。第三就是在指挥作战的权力上，刘鄩屡屡受到后方中央朝廷的干扰，不能

专征。第四军需物资的供应上，梁军基本上是孤军作战，没几天就陷入了忍饥挨饿的境地。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悲壮的失败结局，使刘鄩这员名将陷入悲哀的泥潭。

刘鄩在千里平原上与晋军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斗智斗勇、险象环生、艰苦卓绝的运动战和阵地战。

刘鄩认为晋军主力都在魏州，后方晋阳必定空虚。他打算千里奇袭李存勖的老窝，以“围魏救赵”。刘鄩留下少数军队在南乐城内，一天到晚该敲鼓敲鼓，该做饭做饭，该巡逻还巡逻，他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悄悄地从黄泽向山西进发去了。

刘鄩走后，一连几天梁晋双方无战事，晋军开始起了疑心，觉得梁军不正常。李存勖心里也没底，丝毫不敢大意，他很了解刘鄩老谋深算的本事，是朱梁国中赫赫有名的战将。高手对决，胜败就在转瞬之间，李存勖深谙此道。他派出侦察兵几番去打探梁军虚实。后来终于弄明白了，刘鄩大军已去，在城头上来回晃荡的只是散放着的几十头毛驴，驮着梁军模样的稻草人来回溜达以迷惑晋军。

晋王李存勖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自己劳师远征，主力部队都压在了前线，后方十分空虚。一旦被刘鄩得手，后果不堪设想，几十年基业将毁于一旦。李存勖立即命令追击刘鄩，并向各路要塞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驻军星夜兼程回援晋阳。

晋军追得匆忙，梁军也走得辛苦。因为老天爷实在不帮刘鄩的忙。

刘鄩遇到了大雨。梁军一路上行军极其艰难，况且为了隐蔽行踪，他们走的都是山中小道。由于长时间的泥水浸泡，梁军大部分士兵出现了肠胃炎和腿脚浮肿，还有大量军兵失足坠落悬崖深谷。而另一方面，晋军向各地守军紧急通知，要求回援晋阳。一部分晋军抢在刘鄩前面进入了晋阳，抓紧组织防御。一部分晋军在梁军后面紧追不放。

到达乐平的时候，刘鄩陷入了绝境，士兵伤病十分惨重，携带的行军口粮全部耗尽。这时候，他也得到消息，前有晋军防备后有晋军追兵。被恶劣天气、崎岖山路、饥饿、病痛、疲惫以及奇袭计谋泄露造成的挫折感折磨的梁军，出现了恐慌，人人无心恋战，心灰意冷，濒临不

战自溃的险情。

军心涣散的危急时刻，刘鄩站出来，手扶佩剑，花白的眉毛和胡须随着他大声的喊话而震动着。刘鄩高呼道："弟兄们，我们已经离家千里，深入敌境，腹背受敌，山路险阻，没有任何退路。现在只有破釜沉舟决一死战，才有可能获得生还的希望！"被刘鄩这么一说，梁军绝处求生的冲动被激发出来，队伍暂时稳定了下来，不得不重新团结在一起，直面敌人及死亡。

既然计策被识破，晋阳已有防守准备，刘鄩当机立断，不再进军袭击晋阳，改道撤退向东，去攻打李存审占据的临清。临清是晋军前线部队的补给基地，刘鄩打算去临清搞粮食补充自己，同时削弱敌人。

就在刘鄩掉头向东的时候，河东大将周德威也从幽州赶来救援了。周德威全部是骑兵，在速度上明显优于刘鄩。周德威一边追刘鄩，一边制造舆论以动摇梁军的军心。周德威将捉获的梁军侦察兵砍断手腕再释放回梁营，并欺骗他们说幽州援军已经进驻了临清，临清城固若金汤。

在周德威释放的假消息欺骗之下，刘鄩部队再次出现恐慌，认为袭击临清也没有了希望。就在刘鄩到达临清附近时，他陷入了犹豫。他知道周德威是河东名将，不好对付，况且再加上一个李存审，决战临清一定是败少胜多。其实此时幽州骑兵还在梁军背后，可刘鄩不知情。就在梁军驻足不前的一刹那，周德威率领骑军风驰电掣地从刘鄩大营穿过，抢先一步进入了临清。

梁军是又悔又惊，刘鄩奇袭临清的计划失败。

晋军已经加强了守备，刘鄩只好放弃临清，转而向北向贝州（今河北省南宫市东南）杀来。刘鄩带着主力梁军杀向哪里，晋军就追向哪里。因为刘鄩的目标都是晋军的软肋。周德威和李存勖分别率军赶来贝州救援。贝州城下晋梁两军发生激战，互有胜负。贝州久攻不下，刘鄩进军驻扎在了莘县（今山东西部的一个县城）。

刘鄩的行军路线图走了一个横着的8字。先从南挺进西北，再从西北转战东部，再从东向北，现在从北退缩到东南。

到了莘县后，刘鄩决定不走了，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几个月时

间，他奔波了一大圈，行军超过一千里，与晋军大小数十仗，士兵减员不少，粮草供应几乎断绝。刘鄩开始深挖沟、高筑墙，改主动出击为防御策略，打算固守莘县以待时机。

李存勖那边也不好过，被刘鄩折腾得心惊肉跳，被迫调集动员了几个战场的力量投入战斗。这仅仅是朱梁帝国的一支作战部队，就有如此之大的作战及牵制能力。如果北边的契丹、西边的李茂贞及朱梁的其他前沿要塞也出兵攻打河东，河东将陷入首尾不能相顾、腹背受敌、分身乏术的困境。李存勖决定与刘鄩速战速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速战方针确定后，李存勖在莘县城外安营下寨，全力攻打，一日之间与梁军大小数次战斗。

与李存勖的急切速战心理相反，刘鄩采取的是长期相持拖延战术。为了筹集粮草，刘鄩在莘县与黄河之间开挖了一条地沟，通过这条战备要道梁军从黄河转运粮草。此时的千里黄河中下游在梁军掌握之中，因此，通过漕运可以接济刘鄩的前线部队。

小小莘县是否可长期固守呢？

战火烧到国门的梁帝朱友贞下一步会做何抉择呢？

劳师伐远的晋王李存勖是进还是退呢？

4．黄河以北换了主人

英明君主的标志之一就是善于审时度势、相机而动。李存勖决定加大在魏博的战争投入，并将这场战争升级为与朱梁帝国的盛大决战。相比之下，朱友贞却没有高招出手，只是疲于应对。

莘县战役眼看着陷入了胶着状态。欲战不决，欲罢不能。李存勖陷入了沉思。他需要作出决定。

魏州对于朱梁帝国来说是北大门，对于河东来说虽然没有地缘上的直接重要性，但可以作为南征战略的桥头堡。河北一带几十年以来都是晋汴双方的争夺重点，互有胜负，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反复复，因此这一带人心十分不稳定，搞不清楚哪一天受谁的统治，和谁成为朋

友，和谁会成为敌人。更重要的是，魏州以北的邢州一带邻接赵境，一旦失守，将直接威胁到镇、定两镇盟友的安全。河东对魏州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只要晋军撤兵，魏州会马上再次回到朱梁的掌控之下。李存勖思前想后，认为这一仗必须继续打下去，而且必须打赢，绝不能半途而废。

那怎么个打法呢？

朱梁毕竟地广物丰，实力雄厚，尽管历经内乱，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多了，想简单战胜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存勖已经不是冲动的小伙子，他学会了更多地评估形势及发展趋势，学会了把握机会，乘势而为，而不是冒冒失失地逞一时之勇。

李存勖充分估计了战局之后，决定加大对莘县战役的投入。他着手在其他地区调遣精兵强将，投入到对朱梁的战争中。

幽州的老将周德威响应号召已经主动来到前线，幽州再无兵可调。河东老家更是空虚，不敢再抽调本已不多的力量外派了。李存勖将目光投向了代北的李嗣源。

此时，李嗣源刚刚升任代州刺史不久。李存勖早就听说过李嗣源手下猛将不少，尤其以元行钦名气最大。李存勖命令征调元行钦来莘县前敌。李嗣源玩了命很不容易才收降元行钦，并认作干儿子，作为核心主力对待，他很不情愿让出元行钦。可是晋王的命令不可违抗，李嗣源只好咬咬牙将元行钦贡献出来。

李存勖更会拉拢人，提拔元行钦为散员都部署，实际上是相当于都将，但因暂时没有岗位指标，按编外对待。不仅如此，李存勖还赐名元行钦为李绍荣。

没过几天，李存勖从元行钦那里听说高行周更勇猛。于是李存勖又打算将高行周从李嗣源部队中调过来。由于刚刚抽调了元行钦，李存勖不好意思直接向李嗣源开口要高行周。为了将高行周弄到手，李存勖使出了不太高明的办法。他秘密地派人去笼络高行周，并许诺他高官厚禄，引高行周来投奔。

说来可笑，李存勖和李嗣源君臣之间搞起了挖墙脚的活动，李存勖

引诱高行周跳槽。没想到，高行周不吃李存勖这一套，并不卑不亢地回绝李存勖说：“代州养壮士，亦为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犹事大王也。代州脱行周兄弟于死，行周不忍负之。”高行周很聪明，他用“代州”代替“李嗣源”，将个人恩义巧妙地转换成了国家利益，既表达了对李存勖的忠诚，又避免了晋王对他不识抬举的误解。话说到这份上，李存勖也只好作罢，不再打高行周的主意了。

李存勖三番五次地抽调李嗣源的主将，不是没有原因的。李嗣源战功卓著，名动天下，又是李克用的干儿子，地位很高，高到了令李存勖感到威胁和不放心的程度。李存勖有意借莘县战争需要人的名义削弱李嗣源。李存勖的这些行动在他们君臣间的关系中掺杂了阴影，以至于后来时不时地总发生猜疑或防范，以至于若干年后终于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李存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后院起火。

朱梁的绛州刺史尹皓在陕西发起了偷袭河东后背的战役。公元915年七、八月间梁军先后攻打了隰州和慈州。梁国的王檀和昭义留后贺瑰发动了攻打澶州的战役，并成功收复了澶州。朱梁又派出了杨延直率领一万人马支援刘鄩，向莘县进行了增兵。同时不断使用宣传舆论工具，在河北大地上进行策反活动，劝说魏博土地上的军民脱离晋军统治回归梁国。这些军事及政治活动对李存勖的正面战事造成了不小的干扰。

老将刘鄩牢牢固守莘县，晋军进攻莘县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李存勖只好将兵力投向了外围地区，对德州、贝州等地区进行了攻打。河东大将蕃汉马步军副总管李存审经过艰苦战斗，历时几个月，终于攻下了贝州。

就在因战事拖延使李存勖焦急不安的时候，有一个人比他还急，此人便是梁国皇帝朱友贞。李存勖为刘鄩的避而不战而焦躁，朱友贞也是为刘鄩的避而不战而生气。

朱友贞一再催促刘鄩与李存勖决战，要求刘鄩尽快破敌。朱友贞作为一国之君，作为梁帝国最高指挥官，居然看不出来这一仗的门道。胜利的含义不仅仅是能否歼灭敌人，还有看谁活得更久，坚持得更久。这

一仗的关键就是看谁坚持得更久。晋军的死穴是拖延时间，只要天长日久，晋军前后方千里战线上一定会出现薄弱环节，或许还会出现其他内外部矛盾，那就是朱梁绝地大反攻的机会。可是朱友贞几十年玩文学，之乎者也诗曰子云还行，看刀枪烽烟就不着调了。他不懂以拖待变的道理，子也没曾对他曰过，他只会瞎着急。

说实话，小小的莘县城能够坚持这么久没被强大的晋军攻破已经是个奇迹了。刘鄩千方百计在苦苦支撑。晋军不仅屡屡到城下挑战，刘鄩避而不战。晋军还数次强行攻城，都被梁军奋力击退。

令刘鄩苦恼的不仅是晋军的进攻，更要命的是粮草。从莘县到黄河的甬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没多久就被晋军发现了。晋军派出骑兵在甬道两侧驰骋冲杀，劫掠梁军的粮草，并派千人队伍手持大斧子一顿狂砍乱劈，将甬道彻底破坏。刘鄩唯一的战略补给线被断绝。

朱友贞很配合李存勖的心思，一封接一封地给刘鄩写诏书发命令，抱怨刘鄩白白消耗粮食，被动应付，部队伤亡不断，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催促刘鄩与晋军赶快决战。

刘鄩只好苦口婆心地上书皇帝，阐明自己的作战方略。刘鄩奏章中说道："刚开始的时候，臣打算用奇兵直捣晋阳，对晋军釜底抽薪，然后再挥师顺手收拾王镕和王处直。个把月之后清理河朔地区。无奈啊，老天爷还嫌不够乱，不愿帮助我们，天天下雨，我们携带的粮食耗尽，士兵生病，奇袭晋阳的计划夭折。后来臣又想占据临清，切断晋军的粮草供应基地。可是周德威突然从幽州赶来，他的骑兵作战速度极快，往来奔驰如天兵天将。臣现在退到莘县，婴城拒守，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晋军兵多将广，善于骑射，战斗力很强大，不容易对付。如果有机可乘，臣哪里敢消极不战呢！"

朱友贞被刘鄩说得没词儿了，可他还是不死心，一定要问出个子丑寅卯来。朱友贞质问刘鄩："既然这样，那你打算怎么破敌啊？"

刘鄩哭笑不得，弄了个绵里藏针顶了回来："臣没有什么办法，只要发给每个士兵十斛粮食，就能破敌！"

朱友贞一听这话，立即火了，骂道："你屯这么粮食，是打算破贼

啊，还是打发饿死鬼啊？”朱友贞不和刘鄩辩论了，直接派出宦官前往刘鄩军中督战。

刘鄩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如果再直接抗命不遵，恐怕要招来造反的罪名。无奈之下，刘鄩击鼓升帐，召集众将开会议事。刘鄩也不客气，不拿正眼看皇帝派来的监军，直接愤愤地对众将说道：“皇上深居皇宫大内，一天到晚和一群毛头小子议论天下大事，哪里了解行军打仗的实际情况。用兵之道在于临机应变，怎么可以预先设定呢？现在强敌在前，如果开战，我们必定吃亏。大家说说该怎么办？”

在座诸将议论纷纷，几个嗓门大的将官喊道：“娘的，和他们痛痛快快打一仗，一较雌雄。这样躲着不战，要拖到什么时候？”

刘鄩见大家竟然是这么个态度，个个求战心切，缺乏敌我形势估计。他虽然内心生气，但不好当面摧折士气，只有默然不语。形不成统一意见，特别是和主帅意见不一致，这会议没法开了，只好散会。

老将军刘鄩回到内室，对身边亲军嘟囔道：“主上糊涂，臣子们只会逢迎阿谀，将佐急躁，士兵懈怠，唉，我们死定了。”

可是这样拖着皇命也不行，况且只有刘鄩自己不同意开战，势单力孤，他需要寻求部下的支持。开了一次会议，局面失控，部下也不和他同心。刘鄩感到压力更大了。但刘鄩毕竟宿将，久经沙场，深知用兵之道，保持着大将应有的冷静。他想继续做一做部下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转而支持他。

第二天，刘鄩在辕门把众将集合起来，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思想政治会议。刘鄩给每位部下面前放了一坛子河水，让他们喝下去。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刘鄩这是什么意思。一坛子河水怎么喝得了啊，即使一坛子酒也要喝一晚上。众将面面相觑，人人为难，没有一个动嘴的，也没有一个动手的。刘鄩借此开导他们说：“一坛子水都这么难以喝下，何况滔滔不绝的黄河水，你们能喝的完吗？晋军就如同这黄河水，连绵不绝。”众将这才明白刘鄩的意思，人人大惊失色，不敢再轻易言战。

队伍的思想工作是做通了，可是刘鄩并非完全不战，只是想寻找最

有利的机会出战。过了几天，刘鄩率领一万人马偷偷潜出莘县，向北方的镇州和定州杀来。镇定之人大出意外，没想到刘鄩会大老远地来攻打他们。成德和义武两地军民一边匆忙应战，一边向晋军报信求援。晋军大将李存审和李建及率领骑兵赶来，对梁军一番猛冲猛打，将梁军打了个稀巴烂。刘鄩不得不溃败撤回莘县。

刘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派出心腹军兵向晋军诈降，投降之后秘密潜伏在晋军营中。这些诈降的梁军通过重金贿赂晋王李存勖的伙夫，然后混入厨房，在李存勖的膳食中下毒，企图毒死李存勖。可是晋王的安保工作十分严密，饭菜中的毒药被检测了出来。事情败露，这些诈降梁军和晋军伙夫全部被晋王砍了脑袋。暗杀行动失败。

老将刘鄩绞尽脑汁想办法破坏晋军的进攻，李存勖也没闲着，也在挖空心思寻求与刘鄩决战。

刘鄩在莘县死守不战。晋军虽然强大，可善于骑射不善于攻城，因此庞大的晋军派不上用场。如何让刘鄩出城呢？只有刘鄩出城，晋军才有机会歼灭梁军。晋王李存勖在冥思苦想。

时间到了公元916年二月。二月春风似剪刀，中原大地一片肃杀，春寒料峭。

晋王李存勖高调宣布，他要到北边的贝州去劳军，劳军之后回晋阳探亲，留下李存审继续围困莘县。刘鄩得到这个情报后，向梁帝朱友贞请示，趁李存勖离开的机会袭击魏州。朱友贞总算听到刘鄩要出战了，他给予了刘鄩极大的勉励和期望。

刘鄩分兵万人给杨延直，让他趁夜色潜到魏州城南，待天亮之后，刘鄩将率主力从东面赶来，一起合攻魏州。刘鄩一步百计，绝非浪得虚名。他偷袭魏州这样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也采取了两面夹击的策略，可见刘鄩用兵谋略变化多端。

让刘鄩想不到的是杨延直的粗心大意。杨延直到达魏州城南后，没有保持足够的警觉。魏州城内已经发觉了梁军的到来，悄悄派出了五百敢死队偷袭杨延直的大营。杨延直被这突如其来的偷袭搞蒙了，根本没有任何准备，梁军四下溃散。

黎明时分，刘鄩率七万人到达魏州城东。这时候，他才发现杨延直兵败城南，两处合击魏州的计策失败。只好合兵一处猛攻东城。

刘鄩没有想到杨延直粗心坏事，更意想不到的是晋军诱他上当的圈套。当刘鄩准备攻城的时候，围困莘县的李存审从后面追来，晋王李存勖从北面调头杀来，李嗣源居然在城内杀出来。刘鄩没想到晋王李存勖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更没想到李嗣源居然被李存勖秘密调来了前线。刘鄩心知中计了，狭路相逢，今天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率队稍稍后撤，准备一场恶战。

此时的战场形势是，李存勖和李嗣源集结方阵在西北，李存审集结方阵在东南，刘鄩集结圆阵夹在晋军中间。这是李存勖期待已久的大决战，他抱着必胜的决心。整个战场被刚刚升起的朝霞笼罩成一片橘红色，大地还沉浸在清晨的寂静中，清凉的晨风吹拂过每一个士兵的脸颊。晋梁两军似乎可感知到对方的呼吸与心跳。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号炮，千面战鼓顿时如炸雷一般隆隆响起。方圆十几里的战场上爆发出了响彻云霄的喊杀声与兵器的撞击声。

两队晋军像一把大钳子将梁军死死咬住。梁军像一个大圆筒，盾牌手、刀斧手在前，四面环卫，长矛手在内侧，锋利的矛头刺向冲来的晋军，弓箭手在最内侧，向远处晋军万箭齐发。梁军知道今天是绝路死路不归路，只有拼死一杀，别无选择。须发皆白的老将刘鄩在帅旗之下，挥动令旗指挥战斗。他脸色凝重，心情沉重，号令郑重。他心想今天或许就是自己几十年戎马生涯的末日，老迈的命运在此一战，几万将士的生死在此一战，梁帝国的命运在此一战。绝不能输！

李存勖立马在高岗上，远远看着苦苦支撑的刘鄩。他也很清楚，梁军主力全部在此，必须合围全歼，否则后患无穷。这一战他等了几乎一年，费尽了周折，几次差点被刘鄩暗算得逞。反复较量之后，偷袭与反偷袭、暗算与反暗算，包围与反包围，这次总算诱敌上钩，决不能放走刘鄩这只老虎。

晋梁两军短兵相接，一片片的士兵倒下，鲜血染红了大地，映照着朝阳。兵器对打的卷刃后，两国军兵赤手空拳扭斗在一起。已经分不清

战斗部队和非战斗部队，梁军将士全员投入了战斗。这一战一直持续到中午。梁军因步兵居多，近身战斗落在下风。最后，梁军逐步被晋军围歼殆尽。老将军刘鄩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带着千八百人从黎阳渡过黄河，退守滑州。



晋王李存勖诱敌深入的计策成功，大获全胜，几乎全歼了刘鄩主力

部队。

李存勖刚要哈哈大笑，后方却传来告急战报。

在刘鄩与李存勖恶战的时候，梁匡国节度使王檀请命偷袭晋阳。朱友贞同意了王檀的建议。这是一个明显有利于朱梁的战略选择。也是插向李存勖后背的利剑，是李存勖天天夜夜担心的事情。

王檀率领河中、陕州、同州和华州四镇兵马三万人，从阴地关秘密急行军，杀奔晋阳而来。

晋阳城内空虚，几乎没有任何防守力量。王檀达到城下之后，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轮番昼夜攻城，力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速战速决，一举攻陷晋阳城。

留守晋阳的是河东监军张承业。张承业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军事压力吓得心急如焚，几乎动员了晋阳城内所有有胳膊有腿会走路的人，包括站岗的放哨的运粮的记账的打铁的开店的卖油卖面的，全都登上城墙防守。这些散兵游勇和闲散市民哪里是梁军的对手。尽管晋阳城坚固，可城墙是死的，没有军兵把守，城墙无异于土块砖头。

在梁军的强大轮番攻打之下，城墙被打开了一个个缺口，梁军四次杀入缺口，涌入城中。情况十分危急，张承业支撑着老迈的身躯，亲自督战。在他奋力调度指挥中，晋阳军民浴血奋战，勉强打退了梁军的一次次进攻。

晋阳城摇摇欲坠，张承业心力交瘁。

这时候原代北老将安金全退休在家，在晋阳的宅子里养老。听说晋阳城遭到梁军攻击，危在旦夕，安金全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去拜见张承业。他向张承业申请由他暂时担负起保卫晋阳的军事指挥职责，并要求张承业同意把军需库中的铠甲武器分发给市民，组织临时武装投入保卫晋阳的战役。已经解除军职的军人是禁止私藏武器和组织军事行动的，因此安金全需要向张承业申请。张承业明白自己是文官，安金全是武将，安金全比他强。张承业从大局出发，当机立断，同意了安金全的意见。

安金全挨家挨户做动员，特别是号召已经退伍的军人出来保卫国

家。安金全七拼八凑了七八百人的民兵队伍。趁着夜色，安金全率人主动出击，对梁军进行了一次反偷袭。王檀大军眼看胜利在望，晋阳城已是囊中之物，只有招架之功没有了还手之力。万万没想到，城里突然杀出来一支正规军。梁军在慌乱中稍稍退却三里地。

在晋阳城内奋力抵抗的时候，附近的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得到情报，晋阳危急！河东危急！王室危急！李嗣昭立即决定保卫晋阳！保卫河东！保卫王室！李嗣昭派出大将石君立率领骑军五百驰援晋阳。

李存勖调集了李存审、周德威、李嗣源等河东重量级将官会战魏州，为什么没有调李嗣昭？因为西南边防泽路地区历来是晋汴争夺的主战场之一，是战略要塞，必须由大将驻守，不能妄动。因此，李嗣昭担负控扼西南要道的重任。这也是为何李嗣昭本人没有离开驻地救援晋阳的原因。李嗣昭在没有搞清敌情、没有接到晋王命令的情况下，不敢擅离职守。

石君立以十万火急的速度奔赴晋阳，早上出发，晚上就已经到达城外的汾河岸边。晋阳门户汾河大桥被梁军占据，石君立一通冲杀，并散布假消息说李嗣昭亲自率大军杀到。石君立连唬带吓，杀退梁军，进城与安金全回合。

晋阳守军得到一定援军之后，士气得到巩固。石君立和安金全白天防守，夜里借助地形熟悉的优势，频频出城偷袭梁军，梁军损失不小。王檀误以为李嗣昭真来了，更看到晋军战斗力大增，担心吃亏，不再恋战，在城外抢掠一番之后撤军离去。晋阳在命悬一线的危机中保全了下来。河东朝野上下惊出一身冷汗。

在梁军偷袭晋阳这件事情上还需要交代两个插曲。

虽然安金全主动请缨保卫了晋阳，对河东做出了挽救存亡的贡献，可是没有得到李存勖的封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存勖虽然英雄神武，可是他有些骄傲自大。他认为保全晋阳的计策不是他想出来的，似乎降低了他这个伟大君主在处理危机中的形象，李存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没有给予安金全、石君立任何封赏。此事不了了之。若干年前朱全忠伐河中，开封受到王师范等偷袭，留守的文官裴迪临机决断保卫了开

封。朱全忠回师开封后将裴迪功劳列为第一。李存勖与朱全忠比起来，差了一截子。

贺德伦被张承业软禁在晋阳后，从此一步未曾离开，他这个大同节度使不过是个虚名而已。梁军围攻晋阳，贺德伦带在身边的旧部听说梁军来了，思乡念旧之情油然而生，纷纷偷偷溜出城投奔了梁军。张承业发觉这个动态，他担心贺德伦变心与王檀来个里应外合。张承业的担心不无道理，河东君臣如此对待贺德伦，难保贺德伦不反悔。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张承业暗杀了贺德伦。

从战略上说，王檀袭晋阳是步好棋。可从战术上说，此一役所遇非人，所任非人。

何谓所遇非人？

因为这一役的决策者是朱友贞。东部刘鄩发动偷袭魏州的战役，西部王檀发动偷袭晋阳的战役。两场战役都是由局部战区的指挥官提出建议，请示朱友贞同意之后采取的行动。朱友贞处于运筹帷幄综合决策的地位，他应该全盘筹划战局，综合考虑两场战役的规模、力量配置、实施时机、协同效果及预案。可是他没有做，其实他没有这个统帅能力。他只会急于求战，只要有人提出要打，他就点头同意。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想一概不问一概不懂。如果朱全忠在世，一定会统筹部署两场战役，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不是两场隔绝孤立的战役。

何谓所任非人？

发动和实施偷袭晋阳战役的主帅是王檀。可这位王檀实在不是大将的料，其历史上也有多次不战而弃城的不良记录。明明偷袭晋阳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上风，如果指挥得当，很有可能攻陷晋阳。到那时，整个梁晋战争的局势会发生重大转折。可被安金全和石君立千八百人吓唬了几下，就偃旗息鼓，主动撤出战场，实在有失节度使的体面。如果朱全忠当年手下的大将如葛从周、氏叔琮、庞师古等人，即便李思安、牛存节、刘知俊，也一定会将晋阳战役打得淋漓尽致。

以上不过是如果，历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

魏州和晋阳两场战役的接连失利，使得朱梁在河北的形势急转直

下，军心摇动，士气低落。

李存勖接连攻下了卫州、惠州、相州、邢州。梁国地方文武官吏投降晋军的络绎不绝。昭德节度使张筠一天好日子没过，直接败逃撤走，保义节度使闫宝支持了几天之后投降，捉生都指挥使张温投降，卫州刺史米昭投降。到了公元916年六月，朱梁帝国黄河以北的土地除了黎阳之外，全部被晋军占据。

李存勖重新调配了魏博地区的防务力量，以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镇邢州；以李嗣源为相州刺史；以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洺州刺史。封朱梁降将闫宝为东南面招讨使，领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

刘鄩退保黎阳，闭门不出，再也不敢应战。

朱全忠打了几十年仗辛辛苦苦得来的这点地盘尽数失去。

朱友贞仰天长叹：“吾事去矣！”

哪里是他的事业啊？这是他老子的事业。

5．契丹来了

正在李存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的麻烦来了。北方几个游牧民族联盟成长为一只强大的政权力量，他的名字叫契丹。契丹原本在中原以北的边疆地区活动，可它的南下极大地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格局，此后更是极大地影响了华夏文明进程达一百多年。

世间的道理就是变。

一切都在变。

永恒不变的还是变。

变的结果就是此消彼长。

朱友贞不懂得这个既浅显又博大的道理。

朱友贞在夺取朱梁政权的时期，这个年轻的朱梁帝国已经伤了不少的元气。

朱友贞是啃老族，他在吃他爹留下的老本儿。

朱友贞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材能，别说乱世争霸的材能，即便因循守

成的材能也不具备。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笨人往往不认为自己笨。笨手笨脚的朱友贞第一应该做的就是稳定政权，理顺政治，矫正朱全忠穷兵黩武的政策，安抚文武群臣忐忑不安的神经。对外放缓争霸的步调，采取全面的防御策略，为治理内政休养生息创造有利的环境。在遭受如李存勖这样的强敌攻击时，完全有力量相持抵抗，不应该主动冒然进攻。朱友贞在国防上，还可以采取合纵连横的办法，分散李存勖的攻势。

应该说，朱友贞登基的时期，朱梁帝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要好于朱全忠做皇帝的时候。以前的宣武藩镇处于四战之地，东南西北无时无刻不在打仗，到处都是强敌。现在李茂贞老了，被王建打得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功，再无争霸之心。杨行密死了，继位的儿子杨渥是个糊涂蛋，内部政治一团糟，淮南没分崩离析已是万幸。刘守光也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锐气，骄奢淫逸于幽州，基本没有了威胁。只有刚刚崛起的河东李存勖咄咄逼人，霸气侧漏，令人担心。

朱梁帝国向外征伐力量略显不足，但防御守备绰绰有余。如果朱梁帝国在内修政治、休养生息方面多花些精力，天下的走势或许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也并非不可能做到。例如偏安江南的吴越国，在钱镠的治理下，对外不谋求扩张，多搞和平共处与友好政策，对内发展经济，反倒成了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干部群众生活水平很高，幸福指数也不低，还时不时地向外搞搞贸易，输出些针头线脑小百货之类的商品。四川的蜀国在王建的领导下，也有十多年小日子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里有表。

朱梁帝国处于天下的中心，如果治理得当，完全有可能在李唐大帝国倒塌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还有可能成为干得不错的王朝。

可历史偏偏因为几个人走入了迷途。

朱友贞完全有条件、也应该守得住天下第一大国的基业，可是这小子一样正确的事情也没有做，做的全是相反的事情。在内部政治方面，他摒弃敬翔李振等有才能的老臣，宠信赵岩和他一群张氏大舅子小舅

子，整天琢磨着怎么整治朱全忠的老班底，怎么研究文学字画，怎么吃喝玩乐，怎么横征暴敛囤积钱财。在对外关系上，对于主动示好、促进商贸流通的钱镠采取怀疑态度，抑制通好，自绝财路。在军事方面，不自量力地好大喜功，没事找事出击淮南，有事更找事兵伐河北。结果玩火自焚，引火烧身，不仅没有摆平李存勖，反倒被李存勖几乎全歼了朱梁帝国的主力部队。

如果朱友贞懂得变的道理，韬光养晦，低调做人，他完全有机会等到大展宏图的那一天。李克用没有等到，但李存勖等到了，他等到了朱全忠死掉，等到了朱梁内乱，等到了一个不如自己的对手上台。即使朱友贞材能敌不过李存勖，如果他肯等，也会等到反攻的机会。

像朱友贞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最差的，可他生存的环境不同。有些比朱友贞还差的皇帝，在一个偌大帝国中，也优哉游哉地干了很多年。最后一茬一茬的人把他熬死，换上了一个能干的接班人，帝国照样转得很好。可朱友贞生在一个战乱纷纷，帝国立国不久的时代，他的个人能力在很大权重上决定了一个年轻帝国的命运。他没本事直接决定了一群人是笨蛋。

最应该等最应该熬的就是他。

可笑的是，我们这位朱四公子等不及。

直到把军队拼光了，失去了还手之力。

可在朱友贞衰落的时候机会偏偏来了。

无奈的是朱友贞已经“心有余力不足”了，吃药也回不了春了。

什么机会呢？

契丹来了。

契丹成了令李存勖很头疼的事。

这件事原来没有，完全是新冒出来的。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躲是躲不过的，应战吧。

关于契丹我们在前文《劳模将军》一节中有所介绍，对契丹的发展

壮大历程也在其他章节中屡有提及，不过为了方便读者衔接有关背景资料，我们还是在此做些概要介绍。

据《魏书》记载，在北魏初年，即公元390年左右，从北部一些部落中分化出来一些部族，演变成了后来的契丹。此时契丹大约有八个部落，分别是万丹部、何大何部（也称大贺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挈部、黎部、吐六于部。这些部落都还很弱小，曾一度称臣于北魏，岁岁纳贡，年年来朝，很老实很听话很乖。在北朝至唐初的几百年里，契丹曾面临高句丽和柔然的夹攻，在战火纷飞中契丹差点被灭，契丹曾经是个受气包。

后来不可一世的柔然消亡了，之后突厥兴起。契丹又被突厥欺负了很多年。其中契丹的一支不愿意受突厥的欺负，逃出来投靠隋朝。隋朝刚刚立国，国力还不够强大，不愿意招惹强大剽悍的突厥。因此隋朝将这些契丹人又送回了突厥统治之下。谁也没想到这一部分契丹人十分勇猛倔强，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情绪高涨，一怒之下，再次迁徙。

历经辗转，契丹人聚居在了西拉木伦河一个支流流域，这个支流现在称老哈河。老哈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西北山区，流经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在翁牛特旗与奈曼旗交界处，与西拉木伦河合流之后下游称西辽河。在艰难困苦和磨难之中，这一支契丹中的大贺氏逐步强大起来，他们决定与突厥平起平坐，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到。

欲望就是动力。

突厥的建制是大首领称大汗，部落头领称俟斤。契丹也有当老大的欲望，他们比照突厥的制度，总首领称为可汗，下属部落酋长称为夷离堇。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全体契丹再次摆脱突厥的欺压，向唐朝投靠归附。这时候的唐朝已经很强大了，而且李世民正琢磨着消灭突厥。因此，与隋朝不同，唐朝伸出了强大有力而温暖的臂膀，收留并保护了契丹。

受唐朝统治的契丹后来又演变出八部，分别是达稽部、纥便部、独活部、芬问部、突便部、芮奚部、坠斤部、伏部。到了武则天时期，由

于唐朝任用统治契丹的官吏胡作非为，逼反了契丹。因独立生存十分艰难，到了李隆基时期，契丹再次归附唐朝。开元末期，契丹内部争权夺利，政变不断，三折腾五折腾，大贺氏把自己折腾散架了，大贺氏衰弱。此后遥辇氏掌握了契丹的统治权，领导了契丹一百七八十年，先后历经九任大汗。

到了五代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故事的当世，契丹又演变出新的八部。这契丹也不会弄出个九部十部什么的，最大的数就只能搞到八。据《五代会要》载，新八部分别是旦利皆（既大迭烈或迭剌部）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内会鸡部、集解部和奚嗢部。

到了唐末，契丹里产生了一个大人物，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耶律阿保机。

耶律阿保机生于唐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与耶律阿保机基本同时期还有两个中原强人，李克用生于唐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朱温生于唐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耶律阿保机比李克用小16岁，比朱温小20岁。在公元907年，朱温在开封称帝，终结了大唐帝国。耶律阿保机同年称契丹天皇帝。

耶律阿保机的出世与汉人创业皇帝一样，具有同样玄乎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不仅玄乎，而且还有违背人类生长与进化规律，几乎纯属虚构。耶律阿保机他娘有一天夜里梦到太阳跑到肚里来了，于是便怀了孕，其后生下了耶律阿保机。阿保机是太阳之子阿波罗啊，名字倒是挺像。阿保机降生时，满屋子光芒四射，香气缭绕。刚刚出生的阿保机体型大小已经像三岁孩童了，而且离开娘肚子之后就会满地上爬。耶律阿保机无异于一个超级宝宝。阿保机的祖母见到阿保机如此奇异，以为神了，就将这个孩子据为己有，另辟一室单独秘密抚养。这个故事的确荒诞得离谱，估计是他父母自编自导的一出好戏，欺骗吓唬各部族没文化的酋长，为蓄谋夺取部族领导权做铺垫。也或者是阿保机后来强权夺位时自己编出来，释放烟幕弹，制造舆论优势。

阿保机同学刚出生就和三岁大的孩子一般，那么到了三个月时，他又是什么样呢？三个月大的阿保机已经可以走路了，并且能说会道，尤

其擅长预测未来，未卜先知。到了长牙的时候，阿保机所关心和谈论的事情，早已不是奶嘴软不软，衣服花不花的问题，而是涉及当世军国民政风土人情的大事了。这简直就是一个超级激素催化下的早熟儿童嘛！

阿保机属于迭刺部落，是契丹各部族中最强大的一个部族。在契丹国中，阿保机的伯父释鲁为部族于越。于越是契丹可汗之下的最高官职，相当于中原王朝的三公，地位崇高，但没有实际职责。释鲁非常喜欢和看重阿保机，早就认定阿保机将来一定可以光显耶律氏的门庭。

阿保机成人之后，身形高大，在当代应该达到了篮球运动员的标准。从面相上看，他额头丰润，下巴尖长，目光炯炯有神。阿保机擅长骑射，力大无穷，可以拉开三百斤的硬弓。可以说，阿保机在他奶奶、伯父乃至其他族人的关怀提携培养之下，茁壮成长，很快就成为了部族中人才出众的青年才俊。阿保机英勇善战，还足智多谋，代表契丹可汗先后招降了小黄室韦部族，征服了越兀、六奚和比沙等部族，年纪轻轻就赢得了契丹上下的认可与称赞。

转眼到了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遥辇氏已经统领契丹一百六十多年，这一年遥辇氏更换了继承人，新契丹可汗称为痕德可汗（有的史书上称钦德可汗）。痕德可汗上台后，指定阿保机做了迭刺部的夷离堇，也就是大酋长。此后，阿保机承担了契丹的主要军事征讨职责。在阿保机的东征西讨之下，契丹的统治范围逐步扩大，并消灭整合收服了周边很多弱小部族。

公元902年七月，阿保机率领四十万契丹军杀入了河东藩镇的代北一带。一口气攻下了九个郡县，并于九月，在潢河（西拉木伦河，或西辽河）之南筑建龙化州，建造了开教寺。这是契丹崇敬佛教较早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契丹已经开始受到了中原传入的佛教影响。

公元903年春天，阿保机奉命征讨女真族，俘获三百多户牧民。九月再次兵伐河东怀远军、蓟北等地，开始时不时地南下兵犯中原边境。这时候，阿保机因战功和影响力卓著，官职进一步晋升为于越，并全权负责了契丹军事力量。阿保机成了契丹国中的第二号人物。

公元904年九月，在讨伐黑车子室韦部族时，与前来救援的刘仁恭

部将赵霸发生激战，大破幽州军。

公元905年七月，日渐衰落的河东李克用被朱全忠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偏偏这个时候，契丹又在北面屡屡来犯，搞得李克用腹背受敌，困苦不堪。无奈之下，李克用决定与契丹讲和，为的是集中力量对付朱全忠和刘仁恭。

阿保机答应了李克用的讲和要求。阿保之所以机答应与李克用讲和，其实契丹也有契丹的考虑。契丹距离河东较远，距离卢龙很近。在契丹征服周边部族的过程中，卢龙刘仁恭经常趁火打劫，要么直接与契丹开战，要么与其他小部族联手。

刘仁恭很熟悉契丹的生活与军事习性，每到秋高草长的时候，就派人烧掉契丹的草场。每到春夏，契丹用兵的时候，刘仁恭就坚壁清野，弄得契丹空手而还。刘仁恭的幽州军作战剽悍勇猛，是契丹的劲敌，曾通过伏击战、遭遇战等策略屡屡挫败契丹军队。在几次战役中，阿保机曾吃了刘仁恭的亏。前文我们说过，中国历史上刘仁恭在对付契丹方面可谓首屈一指，后来者之中没有人比他更高明。

正是共同的敌人与需求，使得李克用与阿保机一拍即合。两人在云州会盟，李克用向阿保机输送了不少钱粮好处，阿保机则借给了李克用一些兵马征讨刘仁恭。当天，两人喝得酩酊大醉，酣畅淋漓。李克用一时兴起，在心潮澎湃和豪言壮语中与阿保机结拜为兄弟。此时的阿保机不仅统帅了契丹国的军队，而且还主导了外交，可以说是契丹国的核心领导人物。而此时的遥辇氏早已经走下坡路了。

到了公元906年十二月，痕德可汗死去，“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从之。”这一年耶律阿保机三十四岁。史书上对于耶律阿保机登上契丹国可汗的位置，只有不过二十个字，可其中历史谜团令人寻味。

遥辇氏统治契丹一百七十年，可汗之位世代世袭，别族旁系根本无权染指。尽管在大的血统关系上说，契丹主要是耶律和萧两大姓氏，迭刺部和遥辇部都属于耶律姓氏，可毕竟不是同一部族。痕德可汗虽然干得不怎么样，可他死后，无论掰着哪个手指头数，也轮不到迭刺部的人

继位。所以这里面，阿保机乘机改朝换代巧取豪夺的可能性很大。

阿保机夺权登基的政治战役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遥辇氏的衰落，失去了对契丹的实际控制权，遥辇氏大失人望，特别是耶律氏内部其他部族早已对遥辇氏不理不睬。第二是阿保机权势的崛起，使得阿保机已经攫取和凝聚了巨大的利益及利益集团，况且阿保机年轻有朝气，大家对他未来攫取更大利益充满信任与期待，这为他招揽了强大的力量在周围。第三是阿保机受到痕德可汗的极大信任，在痕德可汗提拔下职位节节攀升，这对外具有一定的迷惑性。阿保机假借痕德可汗遗命，再蛊惑以他堂弟为首的亲近力量搞拥戴，而他则假惺惺地再三推辞之后，似乎勉为其难地做了契丹可汗。

公元907年春，在一番祭祀告拜天地之后，阿保机正式登基。不过阿保机没有继续沿用契丹的可汗称谓，而是效仿中原王朝，用了皇帝的名称。他自称天皇帝，他老婆称地皇后，太子称人皇王。阿保机称帝并非是简单形式上向汉人的模仿，而是标志着契丹在典章制度、人文器物等方面汉化的开始。契丹的草原游牧部落氏族文明开始吸收中原封建文明。

三个月后，朱全忠废除李唐皇帝，建立梁帝国，登基称帝。

虽然中原地区战乱纷争，各路军阀忙着混战成一团，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制造了空间。可是中原地区的割据力量并没有忽视走向统一的契丹。李克用与契丹结盟，避免正面冲突。朱全忠也早就向耶律阿保机伸出了橄榄枝，可是阿保机没太在意朱全忠。或许是由于当时通讯新闻情报不够发达，没有手机电视互联网，阿保机对朱全忠了解不够，不太清楚朱全忠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也或许是阿保机年轻气盛没把朱全忠放在眼里。总之，阿保机没有接受朱梁帝国的友善之意，没把朱全忠当盘菜，他仍坚持与李克用缔结了盟约。

当阿保机当上皇帝之后，总觉得少点什么？琢磨来琢磨去，才醒悟缺少中原皇帝的承认。以前契丹的可汗是受大唐皇帝册封的，契丹各部落对这个册封很认可，册封具有极高的政治影响力。虽然大唐帝国消失了，虽然中原乱得一团糟，虽然几十年来契丹已不和中原王朝友好，但

可汗之位受到中原王朝皇帝的承认仍然十分重要。即便契丹与中原王朝已经不存在从属关系，可得到中原王朝的官方承认，仍是契丹人很看重的，这已是渗透入契丹血液中的传统意识。因此，耶律阿保机为了得到代表中原王朝朱梁帝国的承认，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放弃与李克用的盟约，转而与朱梁帝国合作。

李克用听说耶律阿保机这个“亲密的好兄弟”与朱全忠合作去了，气得口吐鲜血。李克用这个人性情直率，秉性孤傲，对于结盟的事一向看得很重。以前李克用年轻时曾被朱全忠算计了一把，导致他终生与朱全忠为敌。现在已到老年的李克用又被小兄弟阿保机涮了一回。李克用对此耿耿于怀，认为是毕生的奇耻大辱，此耻不雪将死不瞑目。李克用临死之时，还嘱咐儿子李存勖一定要替父报仇，讨伐契丹，以雪背盟之恨。

不过从耶律阿保机对待李克用和朱全忠态度的转化上来看，耶律阿保机显得更成熟一些，是一个总揽全局的政治家应有表现。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才是不二法门。李克用一根筋，脑子转不过弯，这也是他在争霸战的马拉松比赛中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

在耶律阿保机做了契丹皇帝最初的几年里，他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征服周边各部落及平定内部叛乱方面，因此，契丹对于中原边境的危害不太大，主要形式就是所谓的“打秋谷”，以时不时的游击掠夺为主，并没有土地占领的企图。

唐末与五代初期，契丹处于从原始的部落氏族制社会向封建集权制社会过渡的时期。其生产力较低，特别是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习性，逐水草而居，不可能进化出高水平的工业化社会分工，物质积累也不丰足。异姓乃至同姓部族之间的征战不断，东西外部大族群如突厥、柔然、高丽、鞑靼、回鹘等的侵扰也对契丹造成很大麻烦，直接导致契丹被迫迁徙流动，也导致异姓小部族的分分合合。那时候的契丹尚难以形成稳定的疆土领域及社会结构，多数情况下处于动荡的部族战乱与整合进程中。

契丹与中原的交流互动，并非限于单纯的军事战争，掠夺与反掠夺

不是唯一的事情。作为两种社会集群，无论是社会需要还是生活需要，商贸、外交、文化交流一直都没有停止，只是表现形式不那么隆重和引人注意。可以说在中原社会进入五代后，契丹向中原社会输出战争的同时，却在引进中原的商品、文化、法制、社会管理模式、生产技术乃至人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契丹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进化。

耶律阿保机是一个性格开放的人，对外部事物接受态度和接受能力很强，只要他认为有用的东西，他都会兼容并蓄。

有一件事很典型。契丹在阿保机时代引入比较早的外来宗教是佛教，在阿保机的主导下建庙修寺，而且有些寺院的规制之大、地位之高，基本上达到了契丹国内数一数二的程度。在引入佛教后不久，阿保机又引入了儒家及道教。在阿保机做皇帝后的第二年，他将儒家、佛教、道教尊崇为同等重要的地位，下旨动用皇家资源修建了孔子庙、大佛寺和道观。阿保机对儒道释并存并用的政策，适应了其辽阔的版图范围内多民族多信仰并存的实际，是思想和文化多元化的一个表现。有利于缓和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

关于契丹聘用中原高等人才，我们在此讲一个案例。

在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帝之后，有一个中原人对他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极大地影响了耶律阿保机从一个大酋长式的首领向封建君主的转变。这个人是韩延徽。

在此后契丹一百多年的政治历史中，声名显赫的族姓除了大家熟知的耶律、萧之外，还有韩氏。姓韩的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姓韩的重量级人物中第一个就是韩延徽。其他姓韩的咱们将在后文再表。

韩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他父亲韩梦殷曾是李唐王朝的高级干部，做到了蓟、儒、顺三州刺史，基本上属于厅局级以上大约在省部级范畴的领导。据史书描述“延徽少英”。史书就是厉害，惜墨如金，用一个字“英”就将韩延徽的主要特征描述完了。英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推测为人长得精神，说话办事干练，有头脑，有追求。这样一个优秀青年被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发现了，并委以重用。韩延徽在幽州军府中主要负责文字材料的起草、协助处理军政文件，与后来也很著名的冯道是同

事。

刘守光夺取卢龙政权后，韩延徽继续做参军。

李存勖大举伐燕时，将刘守光打的快招架不住了。刘守光无奈之下，向宿敌也是老邻居契丹求援。负责这次出使任务的人就是韩延徽。没想到这一趟差事改变了韩延徽的一生，也改变了耶律阿保机的执政轨迹。

韩延徽到达契丹之后，见到了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



尽管有求于人，可韩延徽一点低声下气的意思都没有。不仅对契丹以兄弟邻国对待，他并不将耶律阿保机视为皇帝，拒绝行跪拜之礼。

阿保机被韩延徽的态度惹恼了。阿保机心想：好小子，牛叉啊，求我办事，还不说点好听的。阿保机不仅没有借给韩延徽兵马，反倒将韩延徽扣留在契丹，让他去放马。

放马是个什么职业呢？韩延徽的放马工作与契丹平民的放马工作不是一回事。韩延徽的放马工作是奴隶的工作，属于惩罚性侮辱性很严重的工作。放马放牛放羊是一回事，特别是汉人使节近千年来对这种待遇十分厌恶，甚至认为比丢掉性命还可耻。

韩延徽一下子掉入了万丈深渊，不仅不可以回中原，弄不好会落得与几百年前的苏武一样的命运。这牧马与苏武牧羊一样艰苦。天天与畜生为伴，吃喝拉撒睡在一起，基本上属于荒野求生一个类型。

韩延徽的放牧生涯比苏武短得多。没多久，奇迹发生了。

将韩延徽从落难困苦中拯救出来的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律氏。

述律氏，名字叫“平”，合起来全名是述律平。述律平与阿保机的相遇可谓一见钟情。在耶律阿保机一次征战中，阿保机获胜，率军队浩浩荡荡入城。入城仪式中，欢呼劳军的人群黑压压一大片，人挨人人挤人，车蹭车车连车，人声鼎沸，骡马喧哗。阿保机骑着高头大马，左顾右盼，神采飞扬。突然，阿保机看到一个年轻女子赶着黑牛车，在左前方一闪而过。刹那间，二人目光交接，双方心脏都剧烈地震颤了一下，电光石火地灵犀了一下。

入城后，阿保机害上了相思病。茶不思饭不想，满脑子都是那一抹的倩影。心动不如行动。阿保机开始寻觅此女子。几经周折，阿保机终于找到了那个令他心动的女孩子和那头标志性的黑牛，这个女孩子就是述律平。

据辽史记载述律平“简重果断，有雄略”。可见这个女人不一般。简要概括一下她的基本特征，简约、持重、果断、有谋略。这哪里是女人的性格，明显是一个将相的特征。史书中完全没有讲述律平的长相，应该也是貌美如花清秀端庄的模样，否则阿保机只看了一眼如何动心？至于这位述律平女士如何有韬略，我们下文会陆续讲到。

述律皇后听说了韩延徽的事情后，向耶律阿保机说：“韩延徽能坚守气节，不辱使命，这是当今品德很高的贤人啊，为什么用牧马这种苦役去折磨他呢？”

耶律阿保机向来尊重这位夫人，也很重视她的意见。阿保机侧过头看着皇后，说道："噢，皇后如此一说，这个汉人似乎的确不一般，不是一个见利忘义、贪生怕死之徒。要不咱们把他放回去吧。"

述律皇后摇摇头。

阿保机一下子没明白她什么意思，问道："不能杀，不能囚，还不能放走，难道还要养着他不成？"

述律后点点头，微笑着说道："正是此意，皇帝你正在实施你的宏图伟业，正需要贤能之士的辅佐。现在上天将韩延徽送上门来，你应该礼贤下士，尊重他，重用他。"

阿保机恍然大悟，双手拍掌，高兴地说道："皇后所言极是，皇后所言极是！来人，将韩延徽从牧场请回来，朕要接见他。"

皇帝要找一个人，那效率绝对是顶级的。

契丹侍卫骑快马到牧场，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韩延徽，要求韩延徽立即上马随他们去皇都临潢府见皇帝。

韩延徽正在苦闷中思考逃脱的办法，猛然间契丹皇帝又要见他。韩延徽一时也搞不清阿保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已至此，管他什么葫芦，过去摇一摇自然会揭晓。

半天不到的时间，契丹侍卫已经将韩延徽带到了契丹皇宫。阿保机接到报告说韩延徽带到，急忙从虎皮王座上走下来，赶出殿外，到门口迎接韩延徽。此时韩延徽也已经在契丹侍卫半押半扶之下来到了宫殿台阶下。阿保机满脸兴奋的神情，一边走一边喊道："韩先生，你可回来了，阿保机多有得罪，请你见谅！"韩延徽反倒一点儿都不兴奋，面无表情地拾级而上。二人相遇，阿保机主动伸出臂膀，拉过韩延徽的手，走入大殿。

进入大殿后，韩延徽见述律后也在座，再无他人。正在韩延徽满腹狐疑之际，阿保机立住高大的身躯说道："韩先生，你是中原名士，一身修为名震遐迩。我一时糊涂怠慢了你，请你不要介意。"

韩延徽再次听到阿保机致歉，而且是亲自致歉，而且没有找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坦率诚恳地致歉，这令韩延徽有些惊讶和少许感动。韩

延徽意识到阿保机不是等闲君主，其气度宏阔，非刘守光可比。韩延徽没有失礼，向阿保机深施一礼，表示接受了阿保机的致歉。

阿保机延揽韩延徽坐在他旁边，命人端上来马奶酒、热奶茶、奶疙瘩等。宾主坐定之后，阿保机欠身面向韩延徽说道："先生，实不相瞒，我大辽国百业待兴，依你看这天下形势当做如何判断？"

此时的韩延徽仍是不慌不忙，用手掸了掸身上的马粪草渣渣，很有分寸地回答道："契丹立国已有三百多年，习性以渔猎放牧为生，深居北地，居无定所，与突厥、高丽、回鹘世代交恶，但往往难以取胜，这是为何？"

"为何？"阿保机第一次被人问到这个问题，觉得新鲜。

韩延徽继续说道："契丹军力也以骑射见长，与其他部族相近，可契丹相比其他强盛部族小，因此在力量上没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契丹八部居无定所，靠天吃饭，生产没有保障，制造业不发达，无论兵器还是生活用品过于粗糙。所谓兵精粮足才是军国首务，可契丹还做不到啊。"

阿保机陷入了沉思，不自主地微微点头。

韩延徽继续说道："你虽然也称皇帝，可是这皇帝是需要得到认可的，自说自话缺乏公信力。更重要的是，如果缺乏军国大事的治理秩序，军事政治就会陷入混乱，乱糟糟一群领主毫无头绪地议事，既缺乏效率，也没什么效果。"

阿保机不由得暗自一惊，这是困扰他很久的一个大问题，可又苦苦找不到答案，这些领主们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很难管理，军国大事经常商议不出个子丑寅卯。阿保机禁不住问道："依先生之见，应当怎么做？"

韩延徽在刘仁恭幕府时，尽心尽力，受到刘仁恭重用。可是刘守光当政后，刚愎自用，对韩延徽的建议不当回事。韩延徽时常觉得很失落也很为军府前途担忧。现在，阿保机如此真诚，这令韩延徽内心里为之打动，忍不住多说几句自己的见识与心得。韩延徽回答道："治理一个国家，需要一套政治机构，这套政治机构必须要有一定层级和职责分工，还要有互相钳制与制衡的作用，这些大小机构在行使职权时，要向君主

负责，不能各行其是。”

阿保机端起奶茶的碗刚送到嘴边，又停下了，等待韩延徽继续说下去。

韩延徽欠了欠身，看了一眼阿保机，继续说道：“君主以下，应当设立宰相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设立专门负责刑狱诉讼的机构和官员，设立专门负责行军打仗的机构和官员，设立专门负责礼仪的机构和官员，这样才能够事事有人办，事事有规矩，事事有掌控。”

听到此处，阿保机拍了一下大腿，“呼”地站起身，转脸对旁边的述律皇后说道：“皇后，你看韩先生说的多好！早就应该这么做！”

述律皇后说道：“韩先生真乃当世贤材，留在契丹，辅佐皇帝吧？”

韩延徽此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自己的才华有人赏识，可另一方面，赏识自己才华的居然是敌人，再就是述律后此言一出，自己回家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此，韩延徽没有做声，低头不语。

阿保机看出了韩延徽的心思，哈哈大笑着走到韩延徽跟前，拍了拍韩延徽的肩膀，说道：“韩先生，今天你也累了，改日我再向你请教。暂且休息。”

阿保机吩咐人将一个大帐篷收拾好，一切物品摆设按照汉人习俗，配置标准基本上属于五星级帐篷。又赐给韩延徽大量金银财宝和新衣服，还有一大群服侍起居生活的男女奴仆。

韩延徽住进了五星级帐篷，可一点困意都没有，他辗转反侧陷入了纠结的思考。如何才能返回中原？如何才能减少契丹对中原的侵扰？如何减轻契丹人对杂居汉人的奴役？

第二天，阿保机去打猎，邀请韩延徽一同前往。在草原和丛林中驰骋了一天，阿保机射猎功夫上乘，捕获了一只鹿，一头熊，两只山鸡。阿保机十分高兴，晚上在野外燃起篝火，摆上酒肉，和一大群部族酋长庆祝狩猎成功。

夜色渐浓，漫天星斗璀璨。

人声鼎沸，各路雄豪喧嚣。

草原陷入沉静，微风吹动跳跃的篝火。

男人女人载歌载舞，偶尔传来狗吠与马嘶。

阿保机也已酒兴三分，他拉着韩延徽的手说：“韩先生，你看我契丹儿女，矫捷勇武，他日我当统一各部，南下中原，荡平天下。”

韩延徽没有多少心思喝酒，兴致不太高，他听着阿保机的话，问道：“大王，你以什么去统一诸部，统一天下呢？难道只靠这些徒手骑马的契丹儿女吗？”

阿保机听出韩延徽话里有话，没有追问，而是递给韩延徽一只烤羊腿，自己手持一只，大口地撕咬下一块肉，用力地咀嚼起来。

韩延徽说道：“大王，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是你的子民，包括契丹人、室韦人、鞑靼人和汉人。他们都可以为契丹的未来兴旺做出贡献。但是因风俗习惯不同，契丹将这些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奴役其他的部族和汉人，使他们只能做些简单的苦役，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作用。这样的话，契丹很难吸收更多的力量发展壮大。”

说完这些话，韩延徽看着阿保机，他知道这番话是有冒犯契丹的风险的。在契丹人统治的地盘上，契丹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其他人都是卑贱的奴隶。阿保机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不让汉人放羊割草，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韩延徽意识到了阿保机听进了他的话。韩延徽禁不住有些兴奋，他也咬了一块肉，说道：“契丹人擅长渔猎游牧，汉人习惯于耕种定居，大王你可以顺应他们的习惯，分别治理啊。扬长避短，各自发挥作用。为汉人筑城建屋，开荒种田，让他们兴办作坊，设立集市，鼓励他们种植粮食、酿酒、打铁、买卖商品、结婚成家、繁衍后代，汉人有事做也就不会逃亡作乱了，这对契丹国力大有好处啊！”

阿保机望着一闪一闪的篝火，看了看眼前兴高采烈的契丹男女，又看了看韩延徽，严肃认真地说道：“韩先生言之有理，这块土地上都是我的子民，都应该安居乐业，都应该为契丹兴盛做出贡献。”

韩延徽见阿保机采纳了他的建议，激动的热泪盈眶，噗通一声跪拜在地，口中诵到：“皇帝圣明！”

阿保机楞了一下，继而开怀大笑，伸手搀起了韩延徽，爽朗地说

道："先生你认我这个皇帝啦？"

韩延徽也面带欣喜地说道："皇帝是做出来的，不是叫出来的，您是圣明的君主，契丹各族人民之福。"

阿保机命人取来两大碗酒，和韩延徽两人痛快地一饮而尽。

韩延徽的这个建议不仅改变了汉人在契丹的命运，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契丹生产力的进步。

从此之后，耶律阿保机对韩延徽十分器重，大事小事都要和韩延徽商量，而且在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发展生产等方面，基本都采纳了韩延徽的建议。韩延徽对于契丹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和阿保机搭配，推动契丹尽快实现了与"国际水平接轨"。

阿保机这个人不是匹夫之勇，也不是一般的军阀格局，他是在有意识地统治契丹这块土地。他不仅重视和擅长武力，还重视文化的力量，重视不同族姓的诉求与生存状况，重视对国家机器的建设，重视对生产力的发展。他的政治智慧、执政自觉性、胸襟气度都在同时代的中原军阀之上。多数军阀是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主儿，有的即便做了一方君主，大多也缺乏长久治国的意识与韬略。统一之后的契丹，在耶律阿保机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在逐步完成对本地各部族力量的征伐收服战争之后，契丹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契丹来了。

契丹的南下，影响了中原王朝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原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后中原与契丹之间一百多年的恩怨情仇，对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

契丹大举南下，首先受到威胁的是晋王李存勖。因为此时刘守光已经死了，卢龙纳入了河东的版图。河东地盘与契丹在上千里地的漫长边界上接壤。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李存勖忙着与朱梁打仗的时候，契丹来了，而且是杀气腾腾锐不可挡的来了。

李存勖很烦很无奈。

6．契丹不是好惹的

任何一个新兴力量，都有他兴起的理由。老旧的力量无论是处于鼎盛还是衰落时期，都不应该小看新兴力量。

李存勖专心致志攻打朱梁的节骨眼上，契丹南下了。契丹的到来首先威胁到的就是河东的地盘。李存勖在应对契丹方面表现出了一个有大局观、全局观的政治家韬略，可以说既有斗争也有合作。

李存勖很想与朱梁速战速决，几乎将全部的家底都压到了河北前线。为了指挥晋汴大战的方便，他将治理中心从晋阳迁移到了魏州，魏州成为了河东军政集团事实上的政治中心。由此可见，李存勖对河北地区及对朱梁决战的重视。李克用当年一统中原、消灭朱梁的夙愿似乎即将实现。李存勖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投入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

不过世事总是难以随人愿。摇摇晃晃的朱梁帝国虽然在日渐衰弱，可是他却组织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击，极大地阻挠了晋军南征的计划。

在河北战事胶着期间，北方出了问题。这是李存勖曾经一度担心的事情。契丹迅速崛起并开始向南扩张，一度进攻到了幽州和云州一带。

契丹的进犯给李存勖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不仅如此，河东的两大盟国成德与义武也出了状况，摇身一变成了李存勖的敌人。这使得河东北部边防吃紧，大后方险情不断。

契丹的干扰在极大程度上分散了李存勖南部战场的兵力和精力，成德与义武的叛乱，使得晋汴战争平添了很多变数，极大地削弱了河东对晋汴战争的投入能力，并为朱梁制造了喘息反抗的机会，此消彼长的力量变化将晋汴战争拖入了旷日持久的泥潭。

谁也没想到这场战争竟然打了十年。

公元916年，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率领三十万精兵越过长城，挥师从居庸关南下，攻陷了河东藩镇的蔚州，生擒活捉了振武节度使李嗣本。继而契丹又进攻云州，和大同防御使李存璋发生激战。李存璋奋力抵抗，苦苦支撑。这个事件在河东引起的震动可不小。河东北大门如若失守，契丹将长驱直入，晋阳危在旦夕。

正在魏州指挥晋汴大战的晋王李存勖，得到契丹南下的战报，河东大后方一日之内数次告急求援。事不宜迟，李存勖星夜兼程，率领支援部队亲自赶往云州。好在契丹这次南下并没有打大仗和占据地盘的打算，基本类似于以往的掠夺式游击战。耶律阿保机听说李存勖率大军来援，无意恋战，带兵退去。

尽管契丹退走，可是这一仗拉开了契丹与河东之间大仗硬仗的序幕，此后数年间，双方在长城沿线战争不断。

李存勖由于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梁上，他不打算与契丹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因此，李存勖拿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的事情做幌子，对阿保机叔叔长、叔叔短地叫，以此向契丹表示友善。可是契丹似乎不太买李存勖的账。人家吴越、朱梁、渤海、高丽甚至日本、波斯等远近国家都向契丹派使节、通贸易或者进贡物品，河东却只将友谊挂在嘴上没有实际行动。也许在李存勖心里想："还给你契丹进贡？不打你就是便宜你了！王爷我要不是正忙着打朱梁，早就将你们这帮胡子收拾掉了！"

契丹可不管李存勖心里怎么想，他们只要有闲功夫就发动对河东、镇定和幽州的进攻。李存勖对小打小闹以隐忍为主，得过且过。他极力克制自己，表面上维持与契丹的友好关系。但是有些大的利害冲突，实在是忍无可忍，避无可避，只好"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打一架啊"。

在河东和契丹的战争中，比较大规模的一次会战发生在天佑十四年（公元917年）二月。

二月春风似剪刀，二月冰河未开，二月春寒料峭，二月大地还在沉睡。

河东所属的新州部将卢文进刺杀了主帅李存矩，叛逃投入了契丹的怀抱。在卢文进的引导下，契丹军大举南下，围攻新州，日夜攻打，炮火连天。由于契丹攻势猛烈，河东晋军抵抗不住了，在刺史安金全带领下弃城逃跑。契丹乘机占据了新城。新城陷落再次暴露了河东北部边防的脆弱。李存勖此时救援不及，只好写信谴责阿保机，指责阿保机背信弃义，不应该收留河东的叛党卢文进，更不该屡屡进犯河东地盘，严重

损害了两国人民的感情，肆意践踏和破坏了一国主权及领土完整。李存勖表达了“强烈不满与非常遗憾”。阿保机可不管他那一套，搂在篮子里的才是菜，到口的肥肉哪能轻易吐出来。

李存勖被契丹搞得有些吃不消了，来来回回奔波在魏州与云州之间，首尾不能相顾。李存勖谴责无效，只有派兵抵抗。可是河东晋阳后方空虚，无兵可派。紧急关头幽州节度使周德威被李存勖临时征调，赶赴新城抵抗契丹。周德威率领三万人马急匆匆赶赴新城，在新城以东安营下寨。晋军还没来及喘口气，契丹人马大举杀到，铺天盖地一通砍杀，晋军抵挡不住，扔下一地锣鼓帐篷往幽州溃败。这一路上契丹紧追不放，把周德威的三万人马几乎赶尽杀绝。

如此一来，战火从新城向东烧到了幽州。

统帅契丹军兵南下的主帅是阿保机。阿保机御驾亲征，兵力不下五十万，号称百万。在渔阳以北上千里的战线上，漫山遍野都是契丹军兵，还有随行的民夫劳役，牛羊驼马，帐篷毡房粮草车，黑压压无边无际。行军的队伍蜿蜒曲折看不到首尾，五颜六色番号各异的契丹旗帜插遍了灰蒙蒙的山岭坡地，呜咽悠长的号角声响彻大地。契丹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似乎要将几百年的军事重镇幽州一口吞下。

周德威这员久经沙场的老将，出生入死戎马一生，经历过无数次大仗恶仗险仗，什么场面没见过？可是这次老周心里没底了，一颗心揪到了嗓子眼。他感到这次遇到的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战斗，这是一次魔仗。他在第一时间已经派八百里加急快递向李存勖求援。

就在周德威坐卧不宁在帅府中焦虑踱步的时候，突然听到一连串的号炮之声，不一会儿报信的军兵气喘吁吁地跑进帅府大门，一边跑一边高喊：“启禀大帅，契丹调集重兵攻城！”周德威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闻听此报仍禁不住心头一震，他捋了捋花白的胡须，大步流星冲出帅府，赶到幽州城头查看战况。

周德威手搭凉棚往城外望去，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幽州城西十里开阔的空地上，布满了各营寨的契丹军队，中间较高的土岗上硕大的猩红色主帅旗迎风招展，旗子上绣着一只斗大的狼头，呲牙向天嚎

叫。周德威知道那是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指挥部。刚才的号炮是契丹向幽州发动攻城的信号。此时契丹军已经抬着云梯，推着攻城战车，挥舞着挠钩套索，手持弯刀盾牌，冲到了幽州西门城下。

城头上垛口后面全副武装的晋军弓上弦、刀出鞘，全神贯注地盯着契丹军，等待主帅周德威的命令。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西北风吹着城头垛口发出尖锐的呼啸。周德威如一尊塑像般静静地站立着。晋军将佐和军校都在焦急地等周德威下达攻击令，可是周德威仍然一言不发。

眼看着契丹第一批攻城部队将云梯搭在了城墙，已经顺着云梯开始往上攀爬。周德威突然大吼一声“杀！”顿时间，城上万箭齐发，在箭雨的倾泻狂射下，契丹军哀嚎着纷纷倒下坠落。可是契丹的攻势丝毫没有减弱，仍然一门心思毫不放弃地仰攻。周德威手中令旗一挥，晋军奋力将滚木石灰瓶石块向下砸去，又是一批契丹军兵横尸城下。双方在攻守中厮杀了一个时辰，互不相让，即使有小股登上城头的契丹军，与晋军展开了肉搏，但没多久也被歼灭。契丹首轮攻城失败，被迫退回大营。

看着契丹拉着死伤的残兵败将撤走，幽州城头的晋军欢呼雀跃。周德威却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契丹绝不会善罢甘休，后面形势将更加险恶。

果然不出周德威所料。第二天契丹采用了新的攻城方法。

契丹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打打杀杀主要靠骑兵，对于筑城攻城守城都不擅长。可是这次契丹有了卢文进。卢文进无疑是一个阵地战的高手，他建议阿保机招募从幽州逃出来的亡命之徒。通过卢文进和熟悉情况的幽州本地人，契丹想出了有效的攻城之策。

在近距离仰攻吃了大亏之后，契丹采取了城外筑城的办法。他们乘着夜幕的掩护，一夜之间在距离幽州城墙五十米远的地方修筑了十几个高高的土台。这些土台比城墙高，可以俯视城内，每个台上可以容纳上百军兵。

第二天天刚亮，幽州城内的晋军突然发现城外耸立起了许多烟囱，他们正在疑惑之际，突然契丹军中攻城的号炮再次响起。晋军匆忙应战，在城头上密密麻麻集结。可是，城墙下面冷冷清清，没有契丹军。

晋军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没找到契丹军的影子，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天空忽然暗了下来，紧接着尖锐的呼啸声铺天盖地而来。

周德威和晋军这才发现对面十几个“烟囱”上聚集了契丹弓箭手，他们俯视幽州城，对着晋军一顿狂射。这哪里是烟囱啊，是高高的土台。从土台上契丹军射出的箭密密麻麻遮蔽了天空。

晋军措不及防，被契丹军射杀射伤无数。晋军躲入壁垒不敢露面。只要晋军一探头，立即被契丹射中，晋军毫无反手之力。更要命的是，契丹军将沾了油的火把绑在箭杆上，向城中兵站民房乱射一通。顿时城中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老百姓奔走哭喊，陷入一片混乱。晋军和百姓顶着门板淘水救火。

这一天，晋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面对土台上的契丹军毫无办法，射箭要仰射不管用，短兵器又够不着。幽州城内军民个个灰头土脸、焦头烂额。

契丹军打了胜仗，在城外烹牛宰羊喝酒歌唱，时不时地向城内叫骂几嗓子。契丹的嚣张气焰把晋军恨得牙根儿疼。周德威眉头紧锁，心中暗自叫苦。

晚上，周德威将主要的部将召集到帅府商议对策。大家七嘴八舌，个个怒不可遏，吵吵着明天开城和契丹狗日的拼了，决不能躲着受这种窝囊气。周德威十分冷静地看着众将，等大家把情绪发泄完了，他说到：“契丹筑起土台，杀伤力虽然大，可是毕竟距离较远，达不到攻城的目的。而且高台之上宽窄有限，晚上不适合驻军，那些弓箭手一定回营休息了。我们可以乘夜色出城，捣毁他的土台。”大家一听周德威的分析，都觉得有道理。纷纷表示愿意带人马出城偷袭。

夜幕降临，天空飘下了细细的雪花。周德威选派了得力干将，人衔枚马勒口，悄悄潜出幽州城，来到土台之下。

契丹由于白天打了胜仗，挽回了士气，对城内动向放松了警惕，没有想到晋军会夜袭土台，所以此时都躲在帐篷里呼呼大睡。

晋军二十几个人一组，聚拢在一个土台之下，先是摘下挂在马背上的水囊，打开盖子，纷纷将水浇在土台的基座上。待土质松软后，众人

举起斧子和铲子，对着一个角猛挖猛铲。在重力的作用下，土台失衡，片刻之间十几座土台轰然倒塌。

契丹值夜班的守军听到了轰隆隆的坍塌声，继而发现了偷袭的晋军，立即敲响了梆子发警报。晋军立即被契丹巡逻军包围了，双方发生了白刃战。晋军人少不敢恋战，边打边撤，待撤入城门吊桥后只剩下了一半人生还。

天亮之后，昨天打了胜仗的契丹军兵兴致勃勃地背上弓挎上箭又要去土台上班了。他们还不知道土台被毁的消息。可等他们撩开帐篷门帘一看，傻了眼。昨天还巍峨挺拔的土台今天摊在地上变成了一堆土。契丹将校气得哇哇直叫。这仗还怎么打？再架着云梯去攻城送死？还是再修几座土台？幽州城内的晋军会答应契丹人再重修土台吗？肯定不答应，他们一定会出来捣乱阻挠的。

怎么办？

卢文进又向耶律阿保机提出新的建议。

天上不行，那就从地下进攻。

契丹一连几天静悄悄的没有了动静，既不骂阵也不攻城，似乎不着急进攻了。契丹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周德威不敢大意，天天登城眺望，观察敌情。可是契丹大营掩映在密密麻麻的旗幡之中，没有任何异常。

到了第十天，周德威照例到城头巡视。正在他手把垛口放眼远眺之际，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躁动。不一会儿就传来了喊杀声。周德威扭头正要喝问“谁人喧哗！”还没等他喊出喉咙，倒吸了一口凉气，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随继冷汗渗出了周德威沟壑纵横的额头。

就在周德威眼皮子底下，几百名契丹士兵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呜哩哇啦地边喊边向城门冲来。这些契丹士兵半裸着膀子，裘皮棉袄斜系在腰间，个个都是大个子壮汉，手挥三尺长的弯刀，见人就砍遇人就杀，发了疯似地要夺取城门的控制权。



周德威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契丹的敢死队，这些人虽然为数不多，可是个个抱着必死之心，其战斗力非常勇猛。一时间守门的晋军被契丹人杀得东倒西歪。

眼看着城门就要在内部失守。而此时更要命的事情发生了。城门外，契丹军队发起了冲锋，上万人马向幽州西门杀来。前面是步兵手举

盾牌，将人体遮了个严严实实。这些契丹士兵几十人一组抬着一根大原木，直接向城门撞过来。

周德威明白了，这是契丹里应外合要夺取城门，指望从城门打开缺口。一旦城门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周德威命令守城晋军开弓放箭，他大声吼道：“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契丹军，都给我密集的射，无论如何要守住城门！”

霎时间，晋军雕翎箭密集射向契丹军队。可是城内的契丹敢死队已经和晋军混战在一起，弓箭手无法区分敌人和自己人，弓箭发挥不出威力。最后，城内晋军不得不手持长矛拥堵在城门洞，矛尖对内，指向契丹敢死队。契丹敢死队手中的弯刀比长矛短，要想冲破晋军最后的防线很困难。双方踏着同胞的尸首在狭小的城门洞内惨烈地搏斗。

城外的契丹军队头顶上举着宽大的盾牌，遮蔽得密不透风，晋军的箭雨绝大部分被盾牌挡住。借着掩护，契丹人抬着粗重的原木到达了城门口。沉重的原木撞在了城门上，发出了沉闷震撼的轰隆声。周德威感到了脚下城墙在颤抖。如果撞上十几下，幽州城门肯定被破坏。黑压压的契丹军队仍在快速向城门下集结，随时准备破门而入。

眼看着城门危在旦夕，周德威急得眼珠子冒火了。就在晋军人心惶惶之际，周德威忽然心头一亮。他紧急命令军校到粮仓将存放的食油搬来。不一会儿几十坛子食用油被搬到了城头上。周德威举起一坛子油向城门外正在撞门的契丹军队砸去。斗大的陶瓦坛子带着风声坠落在契丹军队的头顶上，撞击盾牌之后碎裂，坛子里的油泼洒四溅。周德威又让人点着一根火把扔下去。火把投在溅了油的契丹士兵身上，“轰”的声火光冲天。

晋军明白了主帅的意思，纷纷将几十坛子油全部砸向了攻城的契丹军队。顷刻间，几千契丹军队陷入了火海。被火烧着的契丹军兵痛苦地哀嚎着四散逃命，与后续部队发生冲撞，在混乱中契丹人自相踩踏死伤无数。盾牌阵被破除后，晋军万箭齐发。契丹人不得不撤出了战斗，放弃了攻门的计划。而此时，城内几百契丹敢死队也被晋军消灭。

周德威急匆匆走下甬道，查看城内的情况。经过仔细勘察，周德威

这才发现，这些契丹敢死队是通过地道进入幽州城内的。难怪这几天契丹军队没有动静，原来是在悄悄的挖地道！他们开挖了一条地道直接通到城内的一所民宅内。两百名契丹敢死队从地道秘密爬出来，杀死了民宅里的幽州平民，然后直接奔城门而来，目的就是要从内部破坏城门守卫。城内敢死队配合城外大军的攻城，里应外合，打算一举攻破幽州。

好险啊！周德威心里暗自叫道。周德威马上命人严加防守，在地表埋了几面牛皮鼓，随时监听地下的动静，以防再次被契丹人从地道攻破。

幽州城防守的极其艰苦，周德威被契丹强大的攻势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在心里问道："晋王，为何迟迟不派援兵来啊？老臣快顶不住了。"周德威再次派人向远在魏州的李存勖送信求援。幽州已经被困半个月了，晋王再不派援兵，城池随时都有可能陷落。

那么晋王李存勖为何迟迟没有发兵救周德威呢？难道他不知道幽州形势紧迫吗？

晋王有晋王的难处。

此时的晋王李存勖正在和刘鄩周旋。刘鄩是个十分难啃的骨头，尽管朱梁帝国势力衰弱，刘鄩专征之权被朱友贞处处掣肘，可刘鄩的斗志极其顽强，并且老谋深算，奇计百出。李存勖对刘鄩不敢大意，打算毕其功于一役，要集中优势兵力将刘鄩这个眼中钉彻底拔掉。可是李存勖在黎阳与刘鄩打了一个多月，晋军没有占到丝毫便宜。因此，李存勖希望周德威能够坚持的时间长一些，为他击败刘鄩赢得时间。

可时间偏偏不等人。形势催人，形势逼死人。

周德威的求援书信一封接一封。李存勖心里十分焦急，左右权衡拿不定主意。

李存勖召集前敌作战会议，让手下文武发表意见，应不应立刻去增援幽州？李存勖忧虑之色溢于言表，说道："魏州大敌当前，我打算一战定河北。可是幽州被契丹围困，原指望周老将军可以再多坚持一个月。现在看契丹来势汹汹啊。"

这时候，蕃汉马步军副总管李存审说道："大王，幽州危在旦夕，

必须要救。我们如果行动迟缓了，恐怕城内因压力太大而出现人心离叛。朱梁帝国虽无进攻战力，可防守能力仍然不可低估，非一蹴而就之功。”

李存审的话是很有份量的，不仅仅因为李存审的军阶职务高，他干蕃汉马步副总管已经有七年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存审在李克用的义子中地位也高。李克用为一大群义子单独建立了一个组织，李存审接了李存璋的班，担任这个组织的头儿。

大将阎宝也来请命，说道：“大王，契丹劳师袭远，不可能坚持太久，等他们粮草匮乏自动退兵时，我们可以挑选精兵强将，急行军赶往幽州前线，利用山川险峻的隘口，占据有利地形，待敌人在归路时给以痛击。”阎宝曾是朱瑾的小校，后来兵败投降朱全忠。在晋梁战争中，李存勖打败梁军，阎宝兵败再次降晋。

阎宝话音未落，李嗣源大声说：“大王，周德威是社稷股肱之臣，现在危在旦夕，我们不能等契丹势穷力竭的时候再出兵，必须马上出兵相救。臣愿请命带领五千铁骑去会战契丹！”

李存勖见几位主要的军事统领都主张先救援幽州，而且提出了破敌之策，于是下定决心派重兵驰援周德威。晋军兵分三路北上，李嗣源兵进涞水，阎宝兵进祁沟，李存审兵进易州。周德威得到晋王派兵来援的消息后，精神大振，与李嗣源取得联系，准备内外夹击会战耶律阿保机。

李嗣源、阎宝和李存审进入幽州地界后，与漫山遍野的契丹军发生了大小十几次激战。在易州之北晋军会师后与十万契丹主力发生了遭遇战。这一战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李嗣源李存审等人使出了浑身的本事，死死占据战场的主动权不动摇。契丹人也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誓死要歼灭来援的晋军部队。十几万人马喊杀声震彻山谷，鲜血染红了涧水，阵亡将校的尸体漫山遍野，血腥的气味在丛林中弥漫，寻找猎物的兀鹫成群在低空盘旋。经过一天一夜的殊死搏斗，契丹败下阵来，丢掉了成千上万的骆驼牛羊和锣鼓帐篷。

时节进入了六月，天气渐渐变得热起来。契丹人久攻幽州不克，士气大受影响。他们不习惯炎热的气候，难以抵挡湿热雨淋造成的烦恼与伤害。在和晋军相持了两个多月之后，耶律阿保机不想继续打了，他觉得再继续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况且付出的代价太大。契丹人打仗的补给都是随身带着的驼马牛羊，在战争中这么多牲畜的放牧饲养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最后，契丹人撤走。

据《辽史》记载，这次战争的结束是由于天气变热，耶律阿保机认为劳师无功，主动放弃并撤出了战争。《旧五代史》上说是李嗣源等晋军大将重创了契丹军队，将阿保机打跑。其实，这是各自粉饰的历史春秋笔法。应该说这场历时三四个月的战争，河东和契丹消耗都很大，付出的代价都很沉重，在难以战胜对方的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可而止，结束了这场战争。

李存审率大军进入幽州后，周德威紧紧握着李存审、李嗣源和阎宝的手，激动得老泪纵横，连声说："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们了，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其实晋军幽州之困是有原因的。主要原因是周德威的倚老卖老及心胸狭隘。上百年来，幽州之北七百里有连绵的山脉，依山就势朝廷设置了八个防御军营。这些军队平时以屯田为业，每到庄稼快熟了的时候，他们就抢收抢割，坚壁清野，颗粒不剩。这时候契丹来掠夺时，捞不到什么好处，而且被唐军据守关隘一通胖揍，只好折翼而去。

周德威主政幽州之后，认为自己一生戎马生涯所向无敌，看不起山北八军的作用，既不加强管理也不输送供给，因此山北八军渐渐衰弱，直到被耶律阿保机击败收服。周德威此人什么都好，就是小心眼，嫉贤妒能。他对幽州旧将始终不放心，在暗地里将能干的幽州本地人一一剪除。以至于耶律阿保机到来时，很多幽州人叛逃投降了契丹。可以说，周德威的军事能力不比刘仁恭差，可是周德威在边防武备方面比刘仁恭差了一大截子。

此时此刻，我们不禁也不得不想起一个人。这人就是朱友贞。如果朱梁帝国的四公子朱友贞保存实力坚持下来，乘河东李存勖被契丹搞得

忙乱之际，完全可以出兵太原或者沧州，即使在魏州前线绝地大反攻也未尝不可。可是历史偏偏不能重来，朱梁帝国此时已经消耗殆尽，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折腾光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好时机在眼前溜走，望北兴叹无能为力。所谓时来运转，转个屁！朱友贞的时机来了，也转不了好运，只有霉运。

7．皇帝一箩筐

天下的混乱进入了剧烈期。这个时候，冒出来一大群皇帝。这是个皇帝贬值的时代。帝权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帝权含金量的急剧贬值，的确是一个十分糟糕的事，它直接加速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混乱。社会矛盾在军事集团主导下，此起彼伏，更加难以平息。

朱全忠灭了李唐王朝，取而代之，直接做了皇帝，霸据黄河两岸，虎视天下。当世雄杰之中，其他人既没有他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量，也没有他那份实力。于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枭雄只好忍着，故意做低调状。很多人一直忍到了自己咽气，甚至忍到了朱全忠咽气，也没人敢与朱全忠平起平坐称皇帝。

朱全忠称帝之后，诸侯之中第一个效仿朱全忠产生做皇帝念头的是王建，不过他蠢蠢欲动之后，见无人响应，只好悻悻地偃旗息鼓。

王建忍了几个月，一干文武为了捞取更大的利益撺掇王建称帝，其中以韦庄最起劲儿。我们学过几年《语文》的人对此人都不陌生，这家伙会写个诗填个词什么的。王建终于没有忍住又跳了出来，在公元907年九月称帝。要说王建好歹是与朱全忠同一辈份的，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出来行走江湖，摆一摆谱儿也还说得过去。

朱全忠多行不义之后死于非命呜呼哀哉了，朱友贞接班执掌了朱梁帝国。朱友贞与他爹朱全忠的影响力比起来差得远了，也算不上什么龙子龙孙，还没来得及滋养出几百年帝国基业的皇族血统。因此诸侯对朱友贞不服气的渐渐多起来。连朱友贞这嘴上没毛的家伙都可以做皇帝，

老子割据一方，谁也不鸟，当然也可以做皇帝！

第一个有实际行动的是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这小子夜郎自大地做起了大燕皇帝。

其实严格说起来，朱友贞还不是完完整整的皇帝。封建社会乱七八糟的规矩和形式过场多得很，从汉高祖刘邦之后，这些名目繁多的所谓礼仪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一般人记不住玩不转。这些礼仪大多是用来匡正名分的。没有这些虚头吧脑的程式，就得不到应有的名分，也就得不到广泛的认可。《旧五代史》中称朱友贞为梁帝国的末帝，《新五代史》也称其为末帝。可是被奉为正史权威之一的《资治通鉴》却一直称朱友贞为均王。

为什么说朱友贞不是严格意义和完整意义的皇帝呢？

因为他还没有行南郊之礼。

何谓南郊之礼？

南郊是皇帝才有资格主持的国家顶级礼仪活动。其目的是祭拜天地，寄托十分重大的愿望。一般来说这种愿望主要是两种，一是皇帝登基即位面南称君；二是为天下黎民祈求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新皇帝即位之后，必须要经过南郊大典，才算获得了上天的认可与保佑，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没有经过南郊仪式，这个皇帝就还是临时的，充其量是个代理皇帝。即便坐在龙椅上发号施令，也会遭到人们的质疑。有这样几个例子，足以证明南郊之礼的重要性。

朱友贞的老婆是汴军宿将张归霸的女儿，可谓将门之后，身份高贵。朱友贞很喜欢这位张妃。朱友贞登基做了皇帝之后，打算册立张妃为张皇后。可是没想到这位张妃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了皇帝的提拔。原因何在呢？张妃给出的理由是朱友贞虽然登基即位，可是还没有举行南郊之礼，你自己这个皇帝的名分还没转正，怎么能将我这个妃子提拔为皇后呢？

第二个例子是，几年前大燕皇帝刘守光经过短暂的耀武扬威之后，被晋军打得体无完肤，陷入穷途末路。无奈之下，刘守光装出一副可怜相，向晋军统帅周德威请求放过一马。可是周德威嘲笑他说：“大燕皇帝

你还没有南郊祭天，为什么已经熊成这样啦？”周德威话里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做成真皇帝，就服软了，是不是早了点儿！这周德威骂起人来也够损的。

既然南郊之礼这么重要，为什么朱友贞迟迟没有举行呢？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朱友贞对他的先父朱全忠表现出了极大的哀痛爱戴怀念与崇敬。一开始继位时，为了祭奠朱全忠之死，他提出放假一个多月。后来经过文武群臣引经据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结合当前实际，一番上言苦劝，朱友贞总算把假期压缩到了十天。

为了表达对朱全忠的忠诚，朱友贞即位后既不改元也不建号，仍然沿用朱全忠的乾化年号。后来或许是朱友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或许是由于连年打仗军政繁忙，也或许是他的确缺乏做皇帝的勇气信心与霸气，总之三四年一晃过去了，朱友贞没有举行南郊之礼。

时间转眼到了公元917年，在他姐夫赵岩的撺掇下，朱友贞忽然对南郊之礼发生了冲动，并坚持要付诸行动。

南郊之礼牵动朝野，可不是小事。

有很多朱梁重量级的人物不赞成朱友贞行南郊之礼。

为什么呢？不是时候。

为什么说不是时候？因为此时国难当头。

什么国难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破国之难。

梁晋已经交兵多年，在黄河以北呈胶着之势。双方攻防激烈，虽然互有胜负，不过总体上看朱梁处于守势，而且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在公元917年九月份的时候，老将刘鄩被朱友贞撤职，调到亳州当团练使去了。朱梁朝廷换上了贺瑰做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瑰曾是朱瑄的部将，“三朱大战”中朱瑄失败后，贺瑰被朱全忠收编。至此朱温时代的老将全部退场，新生代军人执掌了朱梁军事力量。可是，贺瑰与杨师厚、刘鄩的本事差了一大截，尽管这不完全是由于贺瑰这些人个人的原因造成的。

十月份，朱梁防御主力已经退到黄河要塞杨刘（今山东东阿县北六十里），固守天险抗拒晋军。李存勖打算调集精锐部队攻破杨刘，这对

于晋军的下一步进攻战略十分重要。晋军虎视眈眈，杨刘形势十分严峻。

国难当头强敌压境之时，极力反对朱友贞南郊的人以敬翔为代表。对于敬翔大家都不陌生，他协助朱全忠成就了霸业，是朱梁帝国的头号权臣。但现在的敬翔已经不是五年前的敬翔了，他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朱友贞喜欢赵岩及张妃的兄弟们，不喜欢也不重视敬翔李振等一班元老的意见。在贞明二年，朱友贞将敬翔的职务进行了调整，派他去修国史，其实是调离了核心岗位。敬翔原来兼任的户部、吏部、刑部尚书等职务被剥离出来，分给了其他人。敬翔失去了干部管理权和财政管理权及执法权。取而代之的就有赵岩，掌管了租庸调使的财政大权。

虽然已经失势，可是敬翔凭借一颗赤诚的心以及对时局判断的清醒头脑，向朱友贞进谏，劝阻他暂时不要急着举行南郊之礼。

敬翔强撑着老迈病弱的身躯，来到朝堂向朱友贞进言说："自从刘鄩征战失利以来，无论国库还是民间财力消耗殆尽，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已经无力支持庞大的战争。现在陛下您要举行南郊大礼，必定要大赦天下，广泛封赐，这些开销从哪里来啊？这实际上是为了博取形式上的名声，而自我消耗，深受其害。当前，晋军主力集结黄河以北，蓄势待发。两军决战之际，陛下您是朝野的主心骨，不可轻举妄动啊！待到平定了河北，您再举行大典也不迟。"

敬翔喘着虚弱的粗气，句句见理地说完这番话，累得额头上已经渗出了虚汗。朱友贞看了看敬翔，心里很不痛快。要不是敬翔资格隆重，他早就将敬翔赶出大殿了。朱友贞对敬翔的意见没有吭声，直接宣布退朝。

敬翔劝阻无效，朱友贞继续固执地操办南郊大典。

南郊之礼的确属于大操大办的事情，十分麻烦而铺张。这时候朱全忠的另一个好朋友张全义站了出来，老头子张全义屁颠颠地对朱友贞说："陛下，洛阳我这里什么都有，南郊大典需要的仪仗器物我早有准备。"

张全义投靠了朱全忠之后，一直吃香的喝辣的，多年掌管财物供给

和洛阳事务，也不承担什么行政责任，不用上班劳神，地位高贵，聚财无数，日子过得很爽，属于那种享受特殊优待的准官员。这老头子是朱全忠集团中得好处最多，无欲无求反倒日子最舒服的重量级人物。他也是政治不倒翁，无论谁做主子，他都没意见。因此他的待遇屡屡提升。

事情果然被敬翔言中，黄河之上战事不利。

在攻打杨刘的战役中，李存勖这位年轻的君主再次显示了他英勇善战的本色。李存勖打仗喜欢身先士卒，经常光着膀子挥舞兵刃率领军队冲杀，或者亲自背上柴草沙土袋门板等加入攻城的行列。李存勖这种身先士卒的做派和精神头极大地鼓舞和提振了晋军的士气，这也是晋军保持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这次攻打杨刘也不例外。

十二月，冰天雪地，黄河冰封，李存勖跃马挺枪踏着冰面率先过河，到达中流城下时，又亲自背着柴草芦苇埋填沟壑河水。一时间，晋军向梁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一天的鏖战，杨刘失守。晋军夺下了黄河要塞。

杨刘失守，流言四起，传说晋军奔开封而来，一时间真假莫辨。

正在南郊路上兴致勃勃的朱友贞收到战报和流言，吓得面如土色，立即放弃了南郊大典，狼狈不堪慌慌张张地跑回了开封。

一出急于取得皇帝正式名分和名号的闹剧草草收场。

可是，还有比朱友贞更急于南郊的人——王建。

王建已经做了蜀国国君十年了，他的地位十分牢固，国内治理也算安定有序。特别是李唐朝廷覆灭后，遗老遗少典章人物撤退隐匿避乱退居四川的很多，这些“遗产”为蜀国的文化繁荣和政治架构的搭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别看王建是个大老粗，大字不认识几个，可他喜欢和文化人交流，讲经论道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在套路上更像一个大国的风范。这使得蜀国与其他政权比起来，显得有“内涵”有“品味”有“素质”得多。看来，老底儿还是很重要。

做了十年皇帝的王建，突然有一天想起来，他也还没有举行南郊大礼，这可不行啊。兹事体大，一定要办。王建举行南郊之礼的时间和朱友贞举行南郊之礼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十一月份左右。不知道他们两

个是不谋而合呢？还是互相影响？反正挺有意思的。

公元917年十一月，几乎和朱友贞同时。王建举行了南郊大典。大典之后，王建感觉踏实多了，这才是正牌皇帝的感觉嘛！或许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王建举行南郊大典一年之后，走到了人生尽头，一代枭雄的生命结束。

也可能是受到朱友贞和王建南郊的刺激，一时间天下割据政权蠢蠢欲动纷纷要做皇帝。

公元918年十一月，偏居东南的越国国主刘岩称帝。

怎么又冒出来一个越国呢？

刘岩原本是朱梁的清海节度使、建武节度使，管辖现在的福建广东一带。刘岩这个家伙贼大胆，自从到达治所之后就野心暴露，认为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他，于是自行改造幕府机关，全部换上自己从中原带过来的亲信，继而向邻藩开战，开疆拓土。

后来，朱梁朝廷加封了钱镠为吴越国国王，承认吴越不再是藩镇而是一个藩属国。刘岩得知这一消息后，害了红眼病。公元915年，刘岩要求朱友贞也提高他的地位，将他的藩镇升格为南越国，将他提拔为南越国王。刘岩的要求被朱友贞当然且轻蔑地严辞拒绝。

刘岩碰了一鼻子灰，并不死心。他骂骂咧咧地在家里说：“奶奶的，现在中原乱成一锅粥，谁是天子？他朱友贞也不过自以为是罢了。我们难道千里迢迢漂洋过海去朝拜他吗？他不关照我，咱也不鸟他了。”从此之后，刘岩中断了向朱梁帝国的进贡及各种朝拜。

公元917年，刘岩按耐不住迅速膨胀的野心，在广东番禺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越，定都广州，一口气将祖宗上三代也封了皇帝。

刘岩这小子没文化，毛草草地做了皇帝，其实他并不知道皇帝怎么个做法，他身边的人也多是小吏，谁也弄不清登基称帝需要多少章程手续。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918年，刘岩才知道真命天子还需要南郊之礼才能得到普天下的认可。十一月份，刘岩举行了南郊大典，祭祀天地，昭告天下做了正式的皇帝。他扯虎皮拉大旗，攀附是刘氏后裔，因此又匆匆将大越国号改成了汉，似乎找到了正根儿。

十一月份看来是个南郊的惯例时间，王建、朱友贞、刘岩都选这个日子办事。

刘岩蚯蚓升天变成真龙，心里还是有些发虚。他在南郊时还拉上一个共犯才感觉踏实。刘岩撺掇吴越王钱镠也称帝。可是老钱毕竟历经沧桑，非常识时务，他只求偏安一方，不做任何逾越规矩和得罪强人的事。老钱婉言谢绝了刘岩的邀请。

连刘岩这么个三流货色都做了皇帝！

有的人更急眼了，红眼病迅速传染。

吴国国君也想称帝，确切地说是吴国的当政大佬徐温想让吴国国君称帝。

此时的吴国国君是谁？徐温又是如何成为手握吴国权柄的人呢？

吴国就是杨行密当年的淮南藩镇，后来被末唐皇帝升格为吴国，杨行密被加封为吴王。杨行密死后，他的部下挟持前来吊唁慰问的朝廷敕使，任命杨行密的儿子杨渥为淮南留后、弘农郡王，继承了杨行密的基业。

杨渥这小子实在不是块料，比他爹杨行密差了十万八千里。杨渥心胸狭窄，很多有功的文武官员被他迫害。他还荒淫无度，骄奢恣意，不理政事。整个淮南幕府上上下下被杨渥折腾的乌烟瘴气。

淮南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向杨渥进谏，规劝杨渥好好干，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可是杨渥勃然大怒，认为张、徐二人看不起他。

张、徐二人越想越害怕，与其被这么一个任意生杀的大爷折磨，还不如先下手制服他，以求安全自保。

在一个阴风雾霭的下午，张、徐二人率军兵闯入王府，嘁哩喀喳将杨渥身边亲信砍了。杨渥吓得面如土色大小便拉了一裤子，他以为张、徐二人要杀他。毕竟杀杨渥是弑逆之罪，张、徐不敢冒此风险。张、徐剪除了杨渥的羽翼，通过所谓的“兵谏”掌握了军政大权，架空了杨渥。杨渥此后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后来，杨渥念念不忘要雪耻报仇，寻找机会除掉张颢和徐温。张、徐二人得知杨渥的底细后，心里害怕更不踏实，从而动了杀机。经过一

番密谋策划，由张颢带人暗杀了杨渥，对外宣称杨渥得了暴病身亡。

张颢原本想借此机会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取而代之，做吴国之主。可是吴国很多人不服，在文官严可求一再阻挠下，张颢不得不同意由杨渥的弟弟杨隆演继位。

严可求也是杨行密临死之时的顾命大臣之一，地位高贵，影响力巨大。对于严可求敢于冒着生命危险阻挠张颢的勇气，名镇淮河两岸的大将朱瑾深为折服，甚至专门登门拜访严可求表达敬意。

张颢主政之后，对徐温产生了防范之心，借故将徐温支派离开扬州到润州做官。这时候，严可求发挥了极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权术。严可求在努力保全杨家对淮南基业的宗主地位之后，一直在密切而紧张地观察着政局的发展变化，并在捕捉任何可能的机会进行反击。一个文官面对手握刀把子的军头，严可求有什么资本和机会呢？

严可求第一步采取了分化瓦解张颢集团的措施。一直以来，张颢与徐温似乎是一伙儿的，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外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而严可求另有判断。就在徐温即将启程去润州的时候，严可求劝说徐温不要去外地做官，他认为一旦徐温出外，张颢必定独揽朝政，且会将弑逆杨渥的罪名嫁祸给徐温。徐温闻听严可求如此分析，禁不住大吃一惊。徐温惶恐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乎徐温落入了严可求的圈套。严可求说“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办，定可保平安。”

稳住徐温之后，严可求又游说其他执掌军职的高级将领与张颢保持距离。最后，严可求游说了张颢。严可求说在当前政治混乱危机四伏的时候，张颢支走徐温是自断左右手。张颢觉得有理，犯了犹豫，不再坚持让徐温外出做官。可是张颢的命令已经发布出去，怎么好收回呢？这时候，严可求主动表示可以帮忙。

严可求带着一帮文武来到徐温府上，对徐温说：“现在幼主刚刚即位，你也是先王顾命大臣之一，怎么可以扔下这么重的军国重担，到外地享清福去呢？”

徐温一听，正中下怀，借坡下驴，说：“唉，好吧，只要你们相信我，我就留下来多干些工作。”

至此离间张颢与徐温基本成功。可时间一长，严可求勾通徐温的意图暴露，张颢明白上当了。暴怒之下，张颢决定暗杀严可求，以除掉这只老狐狸。可是没成想，张颢派出的刺客被严可求忠心刚正的品格感动，临场放弃了刺杀行动。严可求命悬一线，危急关头，已经退无可退，再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决定采取第二步行动，对张颢实施绝地大反击。

严可求手无寸铁如何反击？

杀人何必亲自操刀呢。

没有刀，可以借啊。

严可求是个借力打力的高手。

生死的利益随时都会改变一个人的立场。自从杀害杨渥之后，特别是张颢有意疏远徐温之后，徐温对张颢的敌意与日俱增，这使他与严可求站到了同一战壕里来。严可求开始和徐温谋划除掉张颢。

刺杀张颢谈何容易，都城各路兵马及卫戍力量全在他掌握之下，戒备森严，无懈可击。但是徐温还是找到了下手的缝隙。徐温收拢了左监门卫将军钟泰章。徐温通过熟人收买了钟泰章，钟泰章很痛快地就加入了徐温阵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钟泰章利用值班警戒的机会，带着三十人敢死队冲入张颢的帅府，将其一刀毙命，砍下了脑袋。一不做二不休，钟泰章顺路将张颢的家属亲信一并屠戮。

张颢死后，徐温安全了。

徐温利用张颢已死无法辩解的大好机会，将杀害杨渥的阴谋行动全部栽在了张颢头上。除了张颢之外，没有第三人知道这次大阴谋的底细。张颢只好在阴曹地府骂徐温背叛陷害了。徐温取代张颢兼任了左右牙都指挥使之职，实际上成为了淮南军中的老大。徐温此人性格沉毅、善于决断，也比较自律，因此他和严可求相处得还不错。二人一武一文共同执掌了淮南军政大权，相当于君主之名下的联合执政体制。

时间久了，徐温的权力与日俱增，他开始觉得自己的位子不够隆重。可是官爵的大小决定于军府体制的规格，在杨隆演为吴王的情况下，徐温的位子是不可能再往上升的。

徐温为了提拔自己而颇动了一番脑筋，他深刻明白水涨船高的道理。因此，徐温劝说杨隆演与诸侯并肩坐皇帝。可是杨隆演对坐皇帝不太感冒，一再推诿拒绝徐温的建议。后来，杨隆演实在招架不住徐温的软硬兼施，终于在公元921年举行南郊大典，南面称帝。

在这样诸侯纷纷坐皇帝的大环境下，还有一个人也按捺不住蓬勃跳动的心，他就是李存勖。

朱全忠取代李唐之后，河东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一直不承认朱梁政权，他们仍继续沿用李唐昭宗的天佑年号。

到了天佑十八年即公元921年，至此李存勖已经和朱友贞打仗打了六年，为了便于指挥这场旷日持久声势浩大费心劳神的战争，李存勖将其实际政治中心已经从晋阳迁到了魏州。

在诸侯纷纷称帝的环境下，李存勖也萌生了这个念头。但是，李存勖的称帝历程并不顺利，因为河东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

当皇帝的过程非常麻烦。

尽管是唐人失鹿、兵荒马乱、诸侯割据的局面，但那些割据一方的军头们称帝的行为，仍然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总免不了有偷偷摸摸、犯上违逆之嫌。为了壮胆子，这些诸侯彼此联络，互相忽悠，似乎大家一起称帝，就光明正大了。李存勖也在被忽悠之列。

蜀国、吴国屡次给李存勖写信，劝他也加入到称帝的行列里来。李存勖拿不定主意，就将这些书信让文武臣僚传阅，并假惺惺地说：“早些年王太师（王建）也曾给先王（李克用）写信，劝他说唐室已经灭亡，应该各自称帝一方。先王曾对我说：‘想当年天子有难逃离京师，我号召天下发兵讨贼。那时候，我河东威振天下，如果我想挟天子以据关中，自作九锡文件，迫使皇帝禅让权位，谁挡得住我？可是我认为我家世代忠孝，应当为皇室效力，因此誓死也不能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你日后也必须以兴复李唐社稷为第一要务，千万不能效仿那些兔崽子的行径！’先王的话言犹在耳，这种劝我称帝的提议我实在不敢接受。”说到激动之处，李存勖还掉下了几滴眼泪。

李存勖说的这些话多半属实，可是个中滋味需要揣摩。李克用当年

英雄盖世盛极一时，的确有实力篡位。可是李克用没有篡位并不见得是因为他对李唐皇室的忠心。如果李克用家真是世代忠良，他和他爹就不会和朝廷对着干了。没有篡位，很可能是李克用认为时机不成熟，更可能是他没有朱全忠那么大的胆子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告诫李存勖不要谋求称帝，多半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并非出于对已经灭亡的李唐的怀念。因为，李克用临终时的河东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地盘小战斗力差处处挨打，此时最好低调自保。

李存勖这个时候抛出这些话，其目的也并非是为了重温李克用的教诲，只不过是欲擒故纵的姿态罢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枭雄政治家常用的手段。

李存勖此言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

原本河东文武已经经历了两代人，提着脑袋打天下，为的就是荣华富贵升官发财。眼看着一起出来混的同辈同学同乡，在朱梁在吴国在蜀国都当上了宰相、大将军、三公九卿什么的，各个地位显赫，连祖宗八代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沾光，可自己还只是个王国内的低阶官员。这些文武臣僚心里猴急猴急的，都希望李存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他做了皇帝，部下自然都能跟着高升。

巨大的诱惑摆在面前，河东文武一起鼓噪撺掇李存勖称帝。可是李存勖仍然犹豫不决。因为他的确还有一个难处。这些年，河东与朱梁开战都是打着讨贼的旗号，口口声声说朱梁是李唐的反贼，现在如果李存勖做了皇帝，那岂不是自己也成了贼？

李存勖没有急于称帝还有另一个原因，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河东集团内部还有派系反对称帝。这个派系以张承业为首。

张承业不是李存勖的铁杆儿吗？他为何反对李存勖称帝？

张承业要反对的事情，多半办不成。

在河东集团内部，张承业固然是站在李存勖一边的，帮助李存勖成功解决了很多风波诡谲惊心动魄的难题，可张承业还有更大的理想。张承业一直自认为是前朝李唐的遗老，肩负着光复大唐的重任，且矢志不渝。他之所以愿意和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站在一起，是因为他觉得李克用

父子才有能力真心实意地光复李唐。

听说李存勖有称帝的打算，张承业立即表示反对，且不顾年迈体弱，从晋阳赶到魏州来劝阻李存勖。



张承业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李存勖说：“大王您世世代代忠于唐室，数次解救朝廷的危难，所以老奴三十多年来努力为您打理

财政税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目的就是立誓灭贼，光复唐朝社稷啊！现在河北刚刚收复，朱梁还在河南危害一方，事业刚刚进展到一半，大王您却突然要登基称帝，这可不符合我们出征伐罪的本意。没有了光复的大旗，我们聚集起来的各种力量难道不会解体吗？大王何不先灭朱氏，为先朝祖宗报仇雪恨，然后寻访李唐后裔拥戴他为领袖，再向南平定吴越，向西平定四川，扫清环宇，一统天下？到那时候，即便是高祖、太宗复生，谁又敢位居大王您之上呢？大王您推让帝位越久，那么将来得到之后，其权威将越加坚实。老奴的志向没有别的，完全是受先王大恩托付，要为您创立万年之基业啊。”

张承业这番话可以说水平非常高。先肯定河东李克用家族为李唐效忠的历史功绩，然后表白自己努力工作的目的，将两者统一到光复大唐的政治使命上来。然后话锋一转，指出李存勖仓促称帝的害处。张承业并没有简单堵死李存勖称帝的路，进而以从长计议为名开出了药方。他让李存勖先平定天下，积攒功勋，待到四海统一之后，李存勖再拥有天下也不迟。

张承业足够聪明，也费尽了心思，既想要阻止李存勖，又不敢因此而得罪李存勖。

李存勖心里清楚以张承业为首的光复派不会轻易让步，他只好说：“称帝也不是我的本意，可是群情如此，这可怎么办？”

李存勖真是个钓鱼的高手。李存勖将球又踢了回来，张承业碰了个软钉子。张承业知道李存勖是禁不起诱惑的，文武群臣更禁不起诱惑，称帝之事已不可逆转。无奈之下，张承业老泪纵横，哭诉道：“诸侯奋起一起血战沙场，原本为的是李唐皇室，现在大王你取而代之，实在是陷老奴于不义啊！”

苦谏不成，张承业无法在魏州待下去，只好回晋阳。回到晋阳之后，张承业一病不起，不久在忧郁中去世。

尽管李存勖犹豫，可河东文武热情不减。

忽然有一天，魏州开元寺的一个和尚要拜见李存勖，称有重要事情禀报。

李存勖一天到晚为了打仗的事情伤透了脑筋，哪里有功夫见什么和尚道士的。可是这位和尚执意要见李存勖，并且口口声声说有要事。李存勖也觉得奇怪，只好在百忙之中接见了这个不速之客。

和尚见到李存勖之后，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展示给李存勖观看。李存勖这一看不要紧，当场吃了一惊。

李存勖身经百战，各种风险场面都见过，怎么会被一个和尚吓一跳呢？

和尚并不可怕，也不过是一个鼻子两只眼。但是和尚呈献的东西可不一般，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传国玉玺。

要说起来，自从了有了秦始皇，为了营造天命神授的气氛，他创制了玉玺这玩意，其实就是个大印章。这个大印章的唯一性及皇权一再赋予它的权威性，将它的价值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做皇帝必须有所谓的传国玉玺才算天命神授。你说这做皇帝麻烦不麻烦，先要流血流汗地抢到政权，还要南郊祭天，不仅如此，还要弄到这个大印章，才算手续齐全。

可话又说回来，改朝换代兴衰更替战乱频仍人荒马乱的，这传国玉玺怎么可能完好无损，一以贯之地成百上千年传下来。再说了，真正见过这玩意的人也不多啊。如何鉴别真伪？说不定多数草头王做了皇帝之后都是自己在被窝里刻了一个充数。

即便有了传国玉玺也不见得一定能当皇帝。三国时期的孙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不仅没做成皇帝，反倒因为这个大印章把性命弄丢了。

李存勖见到这个传国玉玺，脑海中迅速闪过几个念头，这和尚如何得来的国宝？这玉玺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什么用？会带来好处还是霉运？

李存勖找来资深的文武臣僚一起检验这个大印章的真伪，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鉴宝活动，发现上面赫然铸刻着“受命于天，子孙之宝”八个大字，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传国玉玺。有这个八个字难道就是真的？其实在场的众人中，没有一个曾经见过真的传国玉玺，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见到。可是众口铄金、借题发挥的道理是这些人心知肚明

的。

既然有了这么个法定宝贝，河东文武官员自然都知道主子的心思，于是大家齐声高呼“万岁”，向李存勖表示祝贺，并解读为上天特意要降旨给李存勖，让李存勖做皇帝。

虽然借着这个大印章，河东政权集团开始营造政治气氛，为李存勖登基做皇帝进行舆论准备工作。可是李存勖还是保持了应有的冷静，他知道做皇帝绝非儿戏，弄不好会身败名裂。他决定有条不紊地实施登基程序。在最初的拥戴活动中，李存勖“婉言拒绝”了众人的请求。这与那些急惶惶不知天高地厚称帝的家伙比起来，李存勖的确高明许多。

驳了众人的面子，难道李存勖不怕大家寒心吗？谁还会再冒险挑头儿劝他做皇帝？

李存勖不担心，因为他才是最大的操盘手。

李存勖表面上拒绝登基称帝，其实他暗地里准备工作一刻也没放松。安排人到集市上采购各种玉石以制作法物礼器。又安排人四处访求前朝李唐的遗老遗少，请来魏州能做官的做官，不能做官的帮着出主意。其实这些遗老遗少基本是在朱温的屠刀下劫后余生的，没几个有操守有本事的。要做皇帝了，各种手续办事程序礼仪可不能土啦吧唧的，于是又对李唐时期各种典章制度抓紧组织学习培训，进行彩排演练。

经过近一年明里暗里的准备和预热，里里外外营造了大势所趋的气氛之后，公元923年四月，李存勖终于在一群旧人新人的“拥戴”下登基称帝了。

李存勖不出手则已，出手就是大手笔。

登基大典十分隆重，各种程序十分齐备。在魏州牙城之南，举行南郊大礼，祭告上天，李存勖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唐。以魏州为兴唐府，建东京。又于太原府建西京，以镇州为真定府，建北都。李存勖之所以将国号定为唐，自然是兼顾了多种考虑，首先接续李克用的遗志，以证明他们的事业是为了光复大唐王朝。第二是进一步用唐来凝聚一切反对朱梁的力量。第三自然是狗尾续貂或者偷梁换柱了，用李存勖这个“李”顶替李世民的“李”。

晋王变成大唐皇帝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文武群臣鸡犬升天，什么宰相、枢密使、六军卫、节度使、大学士一大堆，人人升官，个个升级，披红挂绿，穿金戴银。河东果然人物丰富，各个官职都有重量级人物把持，不像其他几个小国的皇帝，连政治机器的架子都搭不起来。

李存勖也终于可以昂首挺立，环顾四周大大小小的各色皇帝了。

至此，天下皇帝荟萃，遍地各呼万岁。

8．决战黄河

李存勖越想急于打败朱梁，寻机一战定江山，可世事往往出人料，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就是形势比人强的道理。李存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巧取魏州之后，晋梁一战竟然打了八年才分出输赢。

晋梁双方在黄河以北打了七八年的仗。在这七八年中，河东晋国在李存勖领导下逐步由弱变强，而开封朱梁帝国在朱友贞领导下则由强变弱，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趋势已定。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晋国攻打得锲而不舍，梁帝国抵抗得也殊死顽强。

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决战的地点历史性地选在了黄河之上。

决战是由一系列足以震撼古今中外战争史的战役组成。

攻守双方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这场决战中令人唏嘘的不仅仅是军事谋略与勇武的对决，还有政治、经济与社会要素的深刻较量。

第一场战役是公元917年冬李存勖勇夺杨刘渡口。这次战役在上一节我们已经交待，在此不重复。

老将刘鄩撤出黎阳之后，接下来晋梁争夺的要塞就是杨刘。没想到新换上的梁军主帅贺瑰也失利，杨刘很轻易的失守。

杨刘是朱梁帝国在黄河东北沿线的重要渡口，是贯通南北的交通要

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杨刘失守，朱梁帝国在山东及河北的州城府县将陷入隔绝，面临孤助无援的境地。而敌军占据杨刘意味着可以长驱直入河南。梁帝国都城开封汴梁就在黄河边，其天险就是黄河，此外无险可守，杨刘失陷对开封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杨刘失守，汴梁危在旦夕。

朱梁帝国上下震恐。

朱友贞狼狈不堪地放弃了南郊大典，手忙脚乱地跑回京城组织抵抗，决意夺回杨刘要塞。

经过这次南郊祭祀的闹剧，朱梁帝国政治弊端暴露无疑。开国元老敬翔再次向梁帝朱友贞上疏提建议说：“国家连年来一再战败，疆土日益变小。陛下您常年深居宫中，对外面的事情不了解不熟悉。能够与您讨论商量军国大事的，都不过是些左右亲近的伴游伴读之人，这样怎么能运筹帷幄度量敌情呢！先帝当年刚刚平定河北就御驾亲征，率领虎狼之师北伐，即便如此也没有取得大的胜利。可见军国行事之难。

现在强敌已经迫近郓州，陛下您可不能大意啊。臣听说李亚子（李存勖）继位以来十年间，每次攻城野战，无不是身先士卒披坚执锐。最近这一仗杨刘之战中，他亲自背着柴草铺路，一马当先，鼓舞士气，一战取胜。陛下您儒雅好文，不喜欢战阵冲杀，总在家里呆着，却仅仅派贺瑰这些人去抗敌。您指望靠他们打败李存勖，我看是没什么希望。陛下您应该集思广益，商量完全之策。不然的话，祸患不远了。臣虽然愚笨老迈，但深受国家重恩，陛下如果实在找不到可用之才，我愿意到前敌效力。”

敬翔一席话可以说是杜鹃啼血老猿哀鸣，一针见血，句句肺腑，说中了晋梁战争的死穴。晋国是英武之主，励精图治，积极进取。而梁国有个文弱的领导人，且不善于凝聚力量，只不过得过且过挨日子。那两国的命运自然会是天壤之别。

有良臣，还要有明君，才会创造生产力。只有良臣，没有明君，不过是夜明珠埋在粪土里，一无所用。

敬翔的奏章递到了梁帝朱友贞手里，朱友贞没有看明白，可是赵岩

等人看明白了。这帮目光短浅的政治投机分子，不想让敬翔得到重用，不想让皇帝再重用扩大其他政治势力，最好是皇帝只被赵张之辈玩弄于掌股之上。因此，赵岩污蔑敬翔这是在发牢骚，表达对朝廷对皇帝的不满，居心不良。这朱友贞原本就信任赵岩和他张氏小舅子等人，如此一来，哪里还能采纳敬翔的意见。

可叹啊敬翔，此时已经不是权倾朝野的梁帝国头号官员了。经过几次政治动荡，敬翔早已被排挤出了实权序列，他心怀国家可报国无门。

公元918年二月，梁帝国派出谢彦章为主将，率领五万人马来夺杨刘。

谢彦章率军抵达杨刘之后，据渡口十里新筑了一座营垒，作为屯军的屏障，然后又掘开黄河堤坝，释放洪水漫延几十里以阻挡晋军。

六月份，李存勖从魏州来到杨刘前线慰劳军队。期间，李存勖进行了深入的侦查工作。

李存勖完全是为战争而生的，是一个天生的军事奇才，对于战争和战场形势有着惊人的直觉。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敏锐地与战争的血脉联通，他能够捕捉到每一个细小战争因素的变化，他能迅速而自信地做出抉择。他是一部完美的战争机器。

他亲自乘坐一艘小木船来到黄河之上勘测地形和水情。波纹起伏的浑浊河水已经泛滥淹没黄河南岸的农田和村庄。陪同的众将望着无尽的河水显露出了忧虑之色。谁都知道黄河水的力量，黄河是天下最凶猛的河流之一，身陷黄河就是到了鬼门关。大水横在面前已经几个月了，大家都束手无策，只有望水兴叹。冷兵器时代战争最怕的就是水和火，水火无情。

坐在船头的李存勖，一面查看地形，一面听众将汇报情况。河水在船舷外侧打着漩涡，芦苇随着夏季热烘烘的风在起伏摇摆。李存勖从随行的士兵手上要过一支长枪，他将长枪插入水中，他在测水深。

伴随着长枪的红缨束没入水中，白木的枪杆也逐渐没入了水下，李存勖的手接着也没入了水下。突然，李存勖仰天大笑起来。众将惊讶地看着晋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李存勖扭转头对大家说："河水不算深，只没到了枪杆顶部，不足五尺。看来，谢彦章决河水的目的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借河水的力量阻挠我军，拖延时日，希望我孤军在外日久自溃。这样的河水不必害怕，完全可以蹚过去，强攻敌寨。其奈我何！"

河东众将面面相觑，对李存勖的话半信半疑。

李存勖回到大营，击鼓升帐，点齐各路兵马，命令明日渡河进攻。

第二天，李存勖亲自率领卫兵部队，在前面蹚水过河，其他部队后续跟上。黄澄澄的河水泛着日光，人看了都眼晕，别说渡河，站在水里人腿都发软了。李存勖命令晋军结成横向队伍，肩并肩手挽手，以长枪横在胸前互相支撑，这样一来湍急的河水就不会轻易将人冲走或冲倒。真是老天爷帮忙，当晋军下水渡河的时候，河水逐渐退去，实际的水深才到膝盖。

谢彦章见晋军来犯，不敢大意，率领梁军在河水南岸严阵以待。晋梁两军很快短兵相接，发生了激烈的白刃战。李存勖手持长枪冲在最前面，挥舞起来如同秋风扫落叶，梁军应声倒下。由于晋军是仰攻，又站在泥潭里，战斗力大打折扣。梁军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将晋军又压制退回河中。

晋军退到河水中央的时候，不能再退了，因为后续部队已经下水，如果再退就会发生自相冲撞的危险。这时候河水又开始涨上来，危急时刻，晋军主力在李存勖一声大吼之下，重振士气，摇旗呐喊擂鼓鸣号背水一战。晋军绝地反攻一样焕发了强大的战斗力，嗷嗷叫着与梁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真是横的怕不要命的。晋军玩了命，梁军扛不住了。梁军被迫稍稍后撤，希望再次登岸，以重新占据地理优势歼敌。可是兵势兵势，要的就是气势。梁军一退，晋军乘势大举进攻，根本没有给梁军喘息之机。梁军大败，死伤无数，尸体飘满了河面，血水染红了河水。谢彦章杀出重围得以死里逃生。

晋军继杨刘之后又夺下黄河南岸的四座营寨。

这次大败谢彦章，晋军士气大振，李存勖决意要一战定输赢，他调集各路人马要进行大会战。

公元918年秋八月。

秋高气爽，草长马肥。

农耕收获，谷物归仓。

正是用兵的好时节。

李存勖在魏州组织了盛大的阅兵式。

这个盛大，实在是大。怎么个大法？只好用对比法来形容，自李世民之后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如此宏大规模的阅兵式。

李存勖为了打败朱梁，征集了河东各镇精锐兵马，结盟了北方游牧民族及南方吴越等国，可以说团结了天下最广泛的力量，建立了反梁统一战线。

八月十四日，魏州城下。

河东、魏博、幽州、沧州、镇定二州、邢洺二州、麟州、德胜、云州、朔州等晋国藩属十三个藩镇兵马，还有李存勖借来助战的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的兵马十多万人，合计步兵骑兵达五十万，号称一百万。吴国国使带来了出兵会战的盟约，其他诸侯国也派来了观摩使团。

在几十里开阔的平野上，各路兵马结成方阵，各色旗帜摇曳碧空，

各种民族穿戴戎装互相辉映，刀枪剑戟如丛林般映日寒光，十八面牛皮大鼓被擂得震动山岳，二十门火炮燃放得响彻云霄，鹰隼为之敛翅驻足山巅，虎狼为之避让隐匿丛林。

李存勖站立在魏州城头，手扶佩剑，极目远眺，高声宣布：“自天佑以来，皇室罹难。朱梁篡逆，危害一方。我谨遵先王遗志，沥风沐雨，迨有十年，誓讨伪逆。今天下同心，军民同力，朱梁日穷，我等毕其功于一役，克日破贼！”

城下呐喊声雷动。

李存勖命人奉上猪牛羊三牲祭祀天地，誓师壮行。

即便梁帝朱友贞不读书不看报，不能浏览互联网，晋军如此大规模的动静，消息也早就传到了汴梁。晋军的浩大声势对于朱梁帝国无疑是个沉重的宣传及舆论打击。朱友贞原本说话就少，现在更加郁闷了，连吃饭睡觉都跟着一起少了很多，黑眼圈却多了不少。

晋军整装挥师南下，进军麻家渡，意欲渡河直捣开封汴梁。梁军方面在主帅贺瑰及副帅谢彦章率领下屯兵濮州以北的行台村。梁军知道晋军锐气正盛，因此固守营寨不主动出战，打算以拖待变，阻遏一下晋军的锐气。



晋梁两军这样相持不战，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李存勖心急如焚。他几次想带人前去梁营挑战都被人劝住了。李存勖年轻气盛，以勇武自负，这一点很像他爹李克用。李存勖表现欲极强，喜欢当冒险王，他常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可是作为主帅总这样深入险境，也的确够让人揪心的。因此，他的老朋友赵王镕和义武王处直写信给他，劝他说：“百

万军民都靠你领导前进，李唐中兴也全靠大王，你怎么可以屡屡轻率冒险呢！”李存勖看罢来信，洒脱地笑笑说：“平定天下，身经百战才可能实现，怎么可以深居后宅坐享清福啊？”李存勖根本不听劝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有着明星基因，喜欢追求明星效应。何谓明星效应？就是爱现，爱SHOW。

有一天，李存勖实在憋不住了，自己率领一队亲军出营要去前方阵地。凑巧的是，被蕃汉马步副都指挥使李存审看到了。李存审知道这位冒险王主子又要去冒险了，赶紧跑过来抓住李存勖的战马缰绳，苦苦相劝：“大王您应当为天下着想，自我保重，攻城略地冲锋陷阵是将士们的职责，我们会努力去做，这不是大王应该亲自去做的事!”李存审是大军行动的直接指挥官，几十万兵马都要服从他的命令。李存勖虽然是最高主帅，但按照日常职份，他也不能随便违反军规。无奈，李存勖只好拨马回营。

可是李存勖并不死心，他躲在帐篷内，挑起门帘向外观察。他瞅准了李存审不在的时候，带着几百名侍卫，策马疾驰冲出辕门。一边飞驰，李存勖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李存审这个老头子大惊小怪，碍手碍脚地不让我耍一把。”

李存勖这个小股部队直接冲到了梁军营寨大门口，耀武扬威地挑战。谢彦章老成持重，埋伏下精锐骑兵五千在堤坝侧面，等待李存勖靠近进入埋伏圈。李存勖马快，只有十来名侍卫跟得上，其他侍卫远远地落在后面。李存勖跃马跨上堤坝，正要大喊一声：“本王来也！”还没等他喊出口，梁军伏兵四起，将李存勖团团包围。

五千人包围十几个人，那是什么景象。晋军简直就是一个大花卷中心的几粒芝麻。梁军知道今天困住了李存勖，这可是立大功的好机会啊。梁军将校个个奋勇争先，嗷嗷叫着将李存勖包围了十几层，围了个水泄不通密不透风插翅难逃。

一场力量严重悬殊的恶战死战混战剿杀战开始了。

李存勖抡起丈把长的盘龙金枪，左冲右杀。大枪挥舞的如车轮一般形成一道铜墙铁壁，将梁军雨点般劈来砸来刺来砍来射来的各种兵器格

挡在外。

尽管李存勖杀伤力很大，可梁军像被强大的磁铁吸引的铁钉一般蜂拥冲向李存勖。擒贼先擒王。谁抓住了李存勖谁就是梁帝国的头号功臣，拜将封侯流芳百世啊！喊杀声、兵器撞击声、马嘶声、风声混在一起，汗水、血水、泥水四处飞溅，残破的铠甲、残破的兵器、残破的肢体、残破的旗幡堆积如山。

李存勖知道今天的确是轻率了，遇到了天大的麻烦，很可能一世英名就此葬送。他紧咬着牙关，奋力抗击。此时已经血染征衣，分不清哪些是他的血水，哪些是敌人的血水，战马通体流汗，鼻孔喷射着粗气。李存勖身边的十几名侍卫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只有李绍荣（也就是元行钦）还在战斗。李存勖和李绍荣两人背靠背，殊死与梁军搏斗。他们俩都在心里默念着一句话：“援军怎么还没来？”

就在李存勖李绍荣体力渐渐不支的时候，被李存勖落在后面的几百名晋军骑兵赶了上来，从外围加入了战斗。他们知道只要能撕开梁军的一道口子，主公李存勖得救就有希望。不仅晋军明白这个道理，梁军也同样明白。因此，梁军分成两队，一队拦截后来的晋军，一队继续剿杀李存勖和李绍荣。

战斗持续了大约半个时辰，虽然尸横遍野，还在恶战不休。晋军心里急，默默念叨大营里到底有没有人看到晋王出来啊，快派人来接应啊。梁军也默默念叨，这几个晋军这么能打？怎么就打不死呢！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李存审率领大军赶来救援李存勖。梁军攻势受到干扰，稍稍退却。李存勖趁此间不容发的空隙，跃起战马腾空而出，冲出了梁军包围圈。晋军不敢恋战，李存审保护李存勖且战且退，李绍荣带人殿后。虽然眼看着李存勖逃脱远去，可因梁军也伤亡不轻，梁军未敢冒进追赶。

回到大营之后，李存勖一面抹着满脸的泥污血汗，一面心有余悸地说：“李存审说的对，是为孤王我好，我不应该轻易出战，差点出大事。”

李存审摇摇头，没有说什么。

如果说李存勖的这次冒险除了对晋军造成一定精神上的损失之外，没有更大规模的实际损失，那么接下来的这次轻率好战行动则对晋军是一次重创。

公元918年十二月，天寒地冻，黄河冰封。

晋王李存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梁将贺瑰暗杀了同僚谢彦章。

梁军的正副主帅怎么窝里反了呢？

贺瑰此人军事作战能力不错，可以说是一员能打仗的战将。可是贺瑰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此人心胸狭隘，也就是小心眼儿。大家可不能不在意这个小心眼性格元素。这种性格的人比比皆是，如果在稀松平常的生活工作中，大家也感觉不出来，或者没体会到有什么危害。可是如果在重大利益目前，这种心理或性格发作起来，其杀伤力是匪夷所思的。

贺瑰的小心眼嫉妒心发作在了谢彦章身上。贺瑰善于指挥步兵作战，谢彦章善于指挥骑兵作战，两人各有所长。在梁帝国外患频仍的环境下，贺瑰和谢彦章的特点被舆论高度概括和夸张性地放大了，贺瑰被誉为“贺大刀”，谢彦章被誉为“谢骑士”。贺瑰十分好名，又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一样出名。于是嫉妒和恨一起在贺瑰狭小的心脏中积聚，伺机爆发。

贺瑰好战，谢彦章则比较老成持重，两人意见时常相左。贺瑰借此向梁帝朱友贞进谗言，诬陷谢彦章有意避战，是私通勾结晋军。如此一来，事情搞大了。贺瑰在取得皇帝的倾向性支持后，借着办宴会犒劳军兵的机会，埋伏下刀斧手，一举暗杀了副帅谢彦章及两位骑军大将。梁帝国用人失察，直接导致了高级将领的内讧，自毁长城，废掉了骑军的主力。

贺瑰暗杀了谢彦章，这对晋军是个巨大的利好，无异于一个大馅饼砸在了晋军头上。李存勖立即决定集结十万主力直接向开封汴梁进军。

李存勖这次进军是抱着必胜的目的，且做了貌似充足的准备。他将老弱病残都打发回了魏州，留下精锐部队，拔营起寨，直奔汴梁杀来。梁军也即时获得了情报，知道晋军大营正在移师。两强对决，静观对方，并非怯阵，而是在等待对方的破绽。贺瑰了解到晋军主力移动，这

就是趁机奇袭的好机会。

非洲大草原上，狮子捕猎，并非直接袭击成年角马或者野牛，而是猎杀未成年或体弱的个体。打仗也是如此。

贺瑰帅十万梁军向西赶来，准备截杀返归魏州的老弱晋军。

十二月二十三日早上。

胡柳坡。

薄雾蒙蒙。

晋梁两军遭遇。

李存勖刚刚吃过早饭，哨探来报："汴军主力正朝我们这里赶来。"

李存勖先是一愣，继而面露喜色，说道："来得正好。"

李存勖让人将众将找来，他问蕃汉马步军总指挥使周德威："周老将军，我军现在备战情况如何？"

老将周德威须发已经全白，面皮上沟壑纵横，岁月的痕迹深深地刻画了军旅戎马的印记。闻听晋王询问，周德威走上前一步，回答道："贼军倍道兼程赶来，还没有安营下寨。我军营寨防卫已经牢固，守备防御应该没有问题。"

李存勖昂了昂头，说道："我与敌军日夜求战而不可得，现在他们送上门来，况且谢彦章被贺瑰暗害，敌军内部人心浮动，正是我们发动攻击的好机会。"

周德威见李存勖急于求战，他不无担心地劝道："大王，谢彦章虽死，但贼军主力基本保全。我军远离后方深入敌境，不可轻举妄动。此地距离开封汴梁已经不远，困兽犹斗，顾念家园国家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我们逼迫得太紧，恐怕贼军会誓死决战。如果没有特殊的计策，硬拼硬打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胜的把握。"

李存勖皱了皱眉头，扭头扫视了一眼众将，问道："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很明显，晋王已经露出不悦之色。

众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声。

周德威沉默了片刻，忍不住说道："依老将之见，大王您在营垒居中指挥，我率骑军去袭扰梁军，使他们不得消停，难以安营下寨。拖到

夜幕降临，敌人安营不成也无法做饭，必定焦虑不安。到那时，我们再全力冲击。敌人可破。”

应该说周德威久经沙场，熟悉兵势，他的意见比较可靠可行。可是李存勖求战心切，摆了摆手将周德威的意见否决：“一直以来，我恨不得与梁军决一死战。现在敌人近在咫尺，我们却闭门不战，这哪里是大丈夫的本色！”

李存勖不顾其他人的意见，直接率领诸军出战迎敌。此时的晋军主力构成是，李存勖和李存审率河东及魏博军居中，老将周德威率幽州军居西，符习率镇定联军居东。对面贺瑰十万大军也已经一字排开，绵延几十里。

李存勖大吼一声，十万晋军向十万梁军冲来。梁军原本求战而来，毫无惧色，挥舞旗帜与兵器向晋军阵地冲来。两军相遇，如同两股巨浪撞在一起，释放出惊天动地的能量。

兵对兵，将对将，大葱蘸大酱。几十里宽阔的冻土旷野上，几十万人马厮杀混战一起。李存勖跃马挺枪直奔贺瑰杀来。贺瑰和副将王彦章也挥舞兵刃冲上来迎战。两军主帅如同两个盘桓一起的漩涡，缠斗厮杀，搅动着整个战局。其他各路军阵如同大星系里的小星系，分组分队，捉对混战。

贺瑰王彦章不是李存勖的对手，十几个回合下来，贺瑰王彦章败下阵来，被迫撤出战斗。

这是晋军掩杀梁军的大好时机。梁军主帅撤走，晋军趁机掩杀，可以趁势击溃梁军，胜利唾手可得。李存勖正要挥舞令旗，指挥军队冲杀，可是回头一看，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梁军主帅打不过晋军主帅，可是梁军军兵却不比晋军军兵差。这或许就是梁军摆出一字长蛇阵的原因。西侧的梁军冲入了晋军阵地，这是晋军的粮草辎重部队。这些部队不善于短兵相接的战斗，被梁军冲杀的四散奔逃。

晋军粮草军乱跑跌跌撞撞闯入了周德威的幽州军阵列，把幽州军行伍冲了稀巴烂。任凭周德威如何指挥调度，部队已经全乱套，丧失了战

斗能力。在乱军之中，周德威父子苦苦挣扎。似乎战场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只有周德威老迈的身躯和几个儿子孤零零的身影。他们在眼巴巴地搜寻自己的部队和援军，然而援军一个也没来，只有敌军的明枪与暗箭。最终，周氏父子在绝望中被梁军剿杀。

李存勖看到自己得力的股肱之臣身陷重围，眼睁睁看着他牺牲，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李存勖肝胆欲裂，杀红了眼睛。情急之下，李存勖环顾了战场地形，发现不远处有一土山。他立即决定占据这座土山，以取得居高临下的优势。可是晋军冲到土山近前时，梁军几万人已经率先占据了土山。梁军主帅虽然撤出战斗，可是剩下的这几万梁军阵容整齐，军势依然强盛，足见军事大国的风范。

李存勖怒目盯着这座土山，命令道："今日之战，占据土山者胜，贼军既然已经占据土山，我与尔等骑军夺下来！"说完，李存勖催战马向土山顶上冲去，李绍荣和银枪效节侍卫部队后续紧紧跟上。

土山上梁军居高临下，开弓放箭。箭雨铺天盖地射向李存勖和晋军。晋军纷纷落马倒地。李存勖挥舞金枪拨打雕翎箭，俯身上冲。晋军骑兵借助闪电冲击优势，很快冲到山顶。双方几番拉锯战，梁军被迫放弃土山。

梁军虽然失守土山，可仍然坚持战斗，在土山西侧结成阵列，重整旗鼓，准备战斗。这时候，战斗已经打了一天。太阳西斜。晋军有将领说："我军主力没有跟上来，不如收兵回营，明天再战。"可大将军阎宝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既然已经深入敌境，狭路相逢勇者胜，况且敌军主帅已经败逃，敌军心不稳，此时必须坚持打下去，一决雌雄。李存勖采纳了他的意见。

晋军正面由银枪效节骑兵居中，左侧是阎宝军，北侧是李嗣昭骑军，呈扇形向梁军发起猛攻。梁军也是决一死战，毫不退却。双方在土山下再次发生混战。正在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晋军分出一部分兵力在土山下拖着柴草，舞动起漫天扬尘，摇旗呐喊，使出疑兵之计。梁军望见映衬着夕阳霞光的尘烟，不知道晋军有多少人马，以为陷入了晋军埋伏，惶恐之下不敢恋战，丢弃大量辎重逃走。晋军占据濮阳。

夜幕降临，战斗结束。

晋军险胜，梁军惜败。

晋军损失三分之二，梁军损失三分之二。

这一战，晋军大将周德威及几个儿子战死，魏博节度副使王缄战死，丢弃损失辎重无法估计。

李存勖为失去周德威而痛心疾首，为之哀痛大哭。深为自己不听周德威劝告，冒然轻敌而悔恨，以至于晋军付出惨重代价。

这一战还发生了一件事，此事影响深远。

李存勖在攻打土山时，部队失散，其中就有李嗣源的部队。李嗣源找不到李存勖的中军，且晋军吃了大亏，又听人说晋王已经撤出战斗北渡黄河。李嗣源急忙也北渡黄河，打算去找李存勖。李嗣源的儿子李从珂与李嗣源也失散了，可是李从珂先在土山一战中找到了李存勖，并紧紧掩护李存勖战斗。后来李嗣源得到了确切情报，立即又赶回濮阳与李存勖会合。

李存勖对危难之际李嗣源不在身边深为不满，他责备李嗣源说："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李嗣源急忙叩头谢罪。由于李从珂一直紧随李存勖，也算是李嗣源部属做了点贡献。看在这个面子上，李存勖没有责罚李嗣源。可是从此之后，李存勖对李嗣源产生了猜疑之心。

这次黄河之战，从纯军事角度看，梁帝国也不弱，朱梁军事强国的雄风犹在。可是问题出在战略部署上。朱梁首先是用人不当，贺瑰内部自相残杀谢彦章，削弱了梁军战斗力。再就是梁帝国组织的抗击只集中在军事行动上，没有后方政治经济做保障，更没有结交其他的藩镇同盟，以至于陷于孤立。

黄河失守，开封汴梁如同案板上的肉，赤裸裸地暴露在了晋军目前。

就在李存勖乘胜准备横扫朱梁，直取开封汴梁之际，河北大后方又出问题了，而且问题很大。

9．复仇

四十年前朱全忠摆下鸿门宴，李克用差点命丧开封。李克用对此仇至死不忘，叮嘱儿子李存勖一定要报仇。他的话实现了。朱全忠晚年说自己的儿子与李存勖比起来猪狗一般。他的话也验证了。

公元921年二月。北方的滹沱河泛滥，咆哮的河水冲决堤坝，淹没了方圆上百里的农田和村庄，河水最深的地方没到了城门的一半。洪灾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毁坏良田千顷，淹死人口上千。镇定一带成了一片泽国。

地上有洪灾，天上还有飞来横祸。西北的天空有一颗巨大的陨石，进入大气层，摩擦燃烧之后形成一个大火球，呼啸着冲向地球，散落遍地的陨石雨，砸伤不少人口牲畜，烧坏不少房屋。

洪水陨石双重灾难使得人们心里惶惶的，不知道今年还会发生什么不祥的事。

春寒料峭，魏州军中的李存勖正在和众将喝酒看戏。李存勖这位明星君王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看戏与搏击。李存勖自幼熟悉音律，喜爱歌舞，时常参加各种装扮的戏目演出。他还酷爱搏击，而且不允许陪伴的人作假，非要光着膀子分出输赢不可。河东众将围坐在王府大堂，观赏乐舞表演，一边看一边喝酒助兴。正在众人酒至半酣，吆五喝六，摇头晃脑，沉浸在曼妙的歌舞愉悦的时候，有一个侍卫急匆匆走到李存勖身边，伏在李存勖耳边低语了几句。

突然，李存勖“啪”的一声摔碎了白玉酒杯，青色的酒水四溅。热闹的宴会顿时停下来，大堂内鸦雀无声。喝酒的看戏的唱歌的跳舞的端菜的倒酒的全都直愣愣地看着李存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李存勖罢停了娱乐，左手掩面抽泣。

李存勖擦了擦眼泪，哽咽着说道：“赵王遇害了。他和我刻臂为盟，同心同德，他是个好人，不知道他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为什么会遭此横祸？真是叫人惋惜啊！”

赵国国王王镕死于非命！

这可是个爆炸性的消息。

大厅内霎时乱了套，人声鼎沸，议论纷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出有因。

对这位赵国的王爷王镕我们在前文多次有所交代。王镕年少时就继承了成德节度使职位，曾经年少爱追梦，曾经一心往前冲，一度要称王争霸。可是后来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先后被朱全忠、刘仁恭、李克用、刘守光收拾得焦头烂额。最后不得不认命，乖乖地偏居一隅，和后起之秀李存勖结盟以图自保。

王镕自幼聪明，智商很高，可是不擅长治理军政，藩镇大权被宦官操控。王镕也乐得消闲自在，将府衙宅院修砌得雕梁画栋，亭台楼榭极尽粉饰装修之能事，天天拿着小铲子侍弄奇花异草，培育出个新品种什么的往往兴奋不已。

日常王镕喜欢结交所谓的文雅名士，搞搞沙龙，搞搞派对，个个摇头晃脑满口子曰诗云，人人峨冠博带宽袍大袖，互相填词写赋猜谜语。赶上个好天气或者节日什么的，王镕乘坐宽敞华丽的马车，直径五尺的黄罗伞盖高耸半空，拉着一群人出游作乐，在鼓乐喧天中游山玩水。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镕逐渐迷恋上了炼丹吃药，以求长生不老。很多和尚道士巫婆神汉利用了他这个嗜好弱点，不是讲经诵法就是写符印箓。王府中堆满了奇形怪状的小药炉子，呼呼冒烟冒火冒气儿，炼丹熬药制作秘方。

王镕在药物和精神作用下，一天到晚晕晕乎乎，如醉如痴。为了讨好和尚道士，并向佛爷神仙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王镕调集巨额财政资金，大兴土木，将赵国境内的寺庙、道观扩建维修加固翻新。

用现在的话说，王镕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玩主儿，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过是个稍有些文化有些品味的玩主儿。他想“反正我也打不过朱全忠刘仁恭，争不过刘守光李存勖。李存勖这小子爱争，就让去争吧。他争到块肥肉，我就跟着喝点肉汤。他倒霉送了命，我也无所谓。”

王镕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游玩嬉戏上面，国家政务行权履职就出现了巨大的真空与漏洞。很多心怀鬼胎、利欲熏心的家伙，在赵国政治体系

中上蹿下跳，投机钻营，把赵国政治环境折腾得乌烟瘴气。

去年十二月，寒冬大雪。

王镕再次出游。在回程路上，其随行人员发生了分歧。王镕的心腹宦官石希蒙劝王镕接着在外面多玩几天，不忙着回府。另一个宦官李宏规持反对意见，他劝说王镕要励精图治，不能再荒废下去了，要求王镕尽快回府，以免长期在外后方空虚，被奸邪之徒乘机作乱。

石希蒙为了继续蒙蔽王镕，坚决反对李宏规的意见，并指责李宏规居心不良。李宏规盛怒之下决定兵谏，他率领部分亲军冲入王镕大帐，强烈要求王镕回府。王镕根本不听李宏规的话。李宏规索性命人直接将石希蒙的脑袋砍了。王镕被眼前情景吓坏了，不得不屈从，只好按照李宏规的意见打道回府。

李宏规原本一番好意，可是他在政治上太不成熟了，根本没有任何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措施。回到镇州府衙之后，王镕展开了报复。

王镕派儿子王昭祚和大将张文礼率兵，将李宏规及参与兵谏的官兵家团团包围，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是喘气的全部屠杀。这次大屠杀不仅杀了几个忠臣，还连同这些人的街坊邻居数十家一起灭门。这次报复行动在赵国禁卫军中引发了一连串的清洗，顿时恐怖气氛弥漫开来。这些禁卫军惶惶不可终日，时刻担心自己的脑袋搬家。

王镕与部属之间的矛盾在酝酿发酵面临激化。

李宏规虽然死了，可是他说的话却言中了。

张文礼嗅到了血腥的机会，他利用并操控了赵国军事集团内部的矛盾。

多数人或许看过类似《动物世界》之类的节目，一大群食草动物被狮群包围之后，在极度恐慌之下，它们开始焦躁不安试图反抗可又不敢发动。此时此刻，如果有一个突破口，它们会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无论这次选择是生路还是陷入新的绝地，它们都会做出选择。它们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它们只知道现在必须要脱离险境。



赵国禁卫军目前就是这些食草动物的状态。而张文礼还在利用他掌握高层信息的地位优势，散布谣言，制造更大的恐怖压力。他说赵王要全部坑杀这些禁卫军。赵国禁卫军的神经彻底崩溃了，他们希望张文礼能够救他们于绝地。

张文礼没有给出答案，其实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消灭危险最好的办法就是消除危险源。

矛盾经过几个月发酵之后，公元921年二月的一天，赵国禁卫军里有几个胆子大脑子简单手段狠的家伙，趁着夜色闯入赵王府，要取王镕性命。

这时候，吃过晚饭的王镕全身披挂着写有咒语的条签，跪拜在地，嘴里念念有词，正在焚香接受上天的能量。几个禁卫军一声不吭，径直冲到王镕近前，手起刀落，寒光一闪，血溅五步，一代诸侯王的人头落地。王镕的尸体“噗通”一声栽倒在长生不老神仙太上老君画像脚下。王镕时年四十八岁。这位过度追求精神自由和情趣体验而政治头脑十分不发达的君主，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终结了生命。

得手后的禁卫军将王镕头颅裹在袖管里，开始了杀人放火劫财劫色。偌大的赵王府顿时陷入了熊熊火海，四处奔逃的家人仆役老婆孩子哭喊成一团。历经四世执掌成德近百年的王氏家族彻底覆灭，除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儿子逃脱，其他几百口人全部遇害。

乱军弑主，这是滔天大罪。他们几个禁卫军是顶不住这么大的罪行的。为了找个靠山，怀着后怕之心的乱军当夜逃到了张文礼家，一致拥戴张文礼做成德留后，执掌赵国军政大权。有个老大在前面顶着，天塌下来也先砸他啊。老大不就是用来顶灾顶难的嘛。他们不知道这正中张文礼下怀。

张文礼得手了。

他什么也没做，但他得到了想要的。

张文礼虽然被拥戴为留后，可是他也需得到更强大政权的承认，否则他仍是非法的，不能光明正大地走上新岗位。于是张文礼想到了晋王李存勖。他向李存勖发来“请示”，请求李存勖正式授予他节度使之职。

李存勖还没有从王镕遇害的悲痛中缓过来。接到张文礼的书信后，李存勖破口大骂，不仅不承认张文礼，且发誓一定要替王镕报仇。

晋军僚佐中有人劝李存勖，现在正和朱梁打仗，战事处于节骨眼上，免得节外生枝，还是忍一忍吧。经此提醒，李存勖脑袋冷静下来，强压怒火，违心地承认了张文礼的地位。

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即将到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成德出了意外，义武也发生了变故。

张文礼虽然暂时获得晋王李存勖认可，但做贼心虚，他总觉得不踏实。他很明白李存勖是出于无奈才迁就他，一旦李存勖腾出手来，必定会来收拾他。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为了巩固地位，张文礼想到了契丹，打算结盟契丹以对抗李存勖。同时，张文礼又暗地里与朱梁皇帝朱友贞通信，请朱友贞从南面向晋军发起反攻，他联合契丹从北面向晋军发起进攻。

赵国突发变故，河北形势发生了逆转，由于敌友情况不明，朱友贞接到张文礼的邀请后，一时犹豫不决。这时候，敬翔建议说："陛下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光复河北，那今后晋人更无法打败了。应该接受张文礼的邀请，机不可失。"

与敬翔的观点相反，朱友贞的姐夫小舅子一班人认为，现在梁帝国主力军队在黄河前线还打不过晋军，怎么可能再分出一部分人马去援助张文礼呢？况且张文礼脚踏两只船，真伪难测，他们不主张结盟赵国。

不到难时分不出高下，考验朱友贞胆魄和见识的时候到了，朱友贞采信了姐夫和小舅子的话，按兵不动。

时间在一天一天的过去。

朱梁帝国没有行动。

他们还在观望。

李存勖也在观望。

彼此试探着心理底线。

张文礼向南向北频繁送信，往来情报终于被晋军截获。李存勖保持镇定和极大的克制。他很清楚，这时候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局面开始变得对他不利起来，他担心南面的朱梁帝国和北面的赵国联合起来夹击他。但李存勖也很精明，他把截获的情报原封不动送给张文礼，暗示"你要好自为之，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等了几个月之后，李存勖发现朱梁没有联手张文礼的意思，这才稍稍放心。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公元921年八月命大将天平节度使阎宝和相州刺史史建瑭率军出邢洺北伐赵国。

晋军未到成德地界，张文礼肚子长疮先病倒了。

晋军刚刚攻下赵州，张文礼连病带怕死了。

张文礼死后，其子张处瑾接过军权，组织抵抗晋军的备战活动。

九月份，晋兵渡过滹沱河，将赵国治所镇州包围。晋军一来就用上了狠辣的招数，开挖河道引河水灌城。

李存勖再三隐忍张文礼不无道理，因为他知道赵军作战剽悍勇猛，素有能征善战的传统。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次镇州之战，晋军付出了沉重代价。

晋赵两军刚一交战，晋军大将史建瑭被赵军流矢射中阵亡。晋军出师不利，晋王李存勖打算亲自带兵去攻打镇州。

李存勖攻打赵国，没想到惹毛了老亲家义武的王处直。人心仓促之中，发生了多层面多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义武爆发内乱，给李存勖雪上加霜。

公元921年十月，义武节度使王处直被他干儿子王都推翻，软禁起来，王都取代王处直自行做了义武节度使。

王都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义武会发生内乱呢？

王都原本姓刘，小名唤作云郎。小时候被一个妖道李应之收养。王都自幼善于察言观色，巧言令色，深得李应之欢心。

王处直有一次生病，百治不好，十分痛苦。病急乱投医，王处直命人找到了李应之。李应之弄了个偏方儿给王处直用上。事情也巧了，王处直的病就此康复。王处直因此对李应之十分信任，几乎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奉为仙人。

妖道李应之装神弄鬼邪门歪道套路繁多，一天到晚把王处直糊弄得五迷三道神魂颠倒。王处直自此逐渐将心思用在炼丹熬药念经修行之上，祈求长生不老的精神寄托，把军政事务全部交给了李应之打理。在这种环境下，李应之慢慢窃取了义武藩镇的大权。李应之为了进一步获

得王处直信任，把王都介绍给王处直。王处直几十岁的人了膝下无子，功能退化，估计自己是生不出来了。王处直见到王都乖巧伶俐，十分喜爱，就将王都收为义子。

五代乱世，人们信仰危机，看不到天下的出路，往往将痛苦空虚的精神寄托在神仙佛道之上，高骈、王处直、王镕莫不如此。

李应之掌握实权之后，建衙开府，招兵买马，另起炉灶，以妖术单搞了一套。整个义武幕府弥漫着神怪妖魔的气氛，今天驱妖明天降魔，初一祭拜，十五法事，弄得将佐士兵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义武军府的原班人马对李应之烦透了，可又无计可施。

有一年赶上燕王刘守光要取道定州攻打镇州。在幽州军半真半假的吓唬下，义武上下十分紧张，积极备战，将校部队屯扎在城外严阵以待。可是，最终刘守光没有来定州，义武虚惊一场。

驻守城外的军队虽然没有遭遇燕军，可是这些集结起来的正规军酝酿了一起大事件。他们凑在一块商量要除掉李应之。于是这些手握刀枪的军人冲入城内，直奔李应之道观兼府衙，一顿狂杀乱砍，将这位自称不死神仙的人物剁成了肉酱。李大仙翘了辫子。

杀红了眼的定州军余怒未消，接着找假世子小妖人王都，要王都的命。正巧王都在王处直府内，经王处直百般开脱翼护，又拿出很多银子劳军，总算保住了王都性命，平息了乱军，躲过一场大劫难。

王处直的亲信李应之被杀，义子王都险些丧命，乱军虽然没敢难为王处直，可矛头分明是指向王处直荒淫废政。王处直对这场兵变记恨在心，在一个小本本上秘密记下了乱军中带头将校的姓名。在此后，王处直实施了长达二十年的报复行动。他借各种或明或暗的理由，将小本本上的人一一杀戮。要说起来，这王处直可是心胸够狭窄、报复性够强的，处心积虑搞肃清。

岁月如梭，王都渐渐长大成人。王都很会糊弄王处直开心。王处直认为自己养了宝贝儿子，不仅聪明伶俐，还为他“引”来了几个儿子，使得老年王处直龙马精神，亲自生养了几个孩子。尽管王处直有了自己的亲生子女，但这些孩子年纪尚幼，因此，王处直将军府政事交付王都主

持。王都成了义武的节度副使。

虎狼之心，可以掩藏一时，日久必露。

晋王李存勖大举北伐赵国，原本是想平息因张文礼造成的叛乱，巩固晋、赵、王三家核心联盟。没想到，李存勖的强势策略，吓坏了王处直。

自从唐末以来，成德、义武一直在各大藩镇争霸中受窝囊气，为了在夹缝中守住疆土，成德义武不得不结成紧密同盟，先后对抗过幽州李可举、李匡威、邢州孟方立、幽州刘仁恭、刘守光、乃至河东李克用和汴梁朱全忠。两家已经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现在李存勖以为赵王王镕报仇之名讨伐张文礼，实际上是想吞并河朔三镇中的最后一镇成德。成德销号，义武还能好得了吗？说不定李存勖搂草打兔子顺手儿把义武也连锅端掉。

所谓的晋、赵、王联盟也不过是有限合作，同床异梦。谁也不完全相信谁。

王处直情急之下，打算请契丹来援助。借助契丹力量夺取镇州，以对抗李存勖。河东契丹鹬蚌相争，义武获利。这就是纵横捭阖尔虞我诈。

王处直的如意算盘如何才能实现呢？王处直自己与契丹多年来素无交情，契丹不会轻易相信他。王处直想到了一个人，他的一个儿子。王处直和这个儿子已经多年不来往。王处直的这个儿子名叫王郁，是王处直小妾生的。但王郁从小不讨王处直喜欢，无奈之下王郁投奔了河东李克用。因此，王郁和契丹还有些来往。王处直就联系上了王郁，一阵子嘘寒问暖套近乎之后，王处直请王郁去联络契丹。

王郁重返义武幕府政坛，顺理成章地惹恼了王都。王都原本就是干儿子，地位本不高。王郁一直认为是王都捣乱，自己才遭受排挤。所以，借着王处直的热乎劲，王郁声称要干掉王都，他要以正根儿之名夺回王家产业。

在这种险象环生、复杂多变、真假不明的形势下，王都铤而走险，利用王处直会见契丹使者的机会，动手软禁了王处直。王处直气得哇哇

大叫，痛骂王都乱臣贼子忘恩负义。老头子王处直气急败坏，情绪失控，由于手边没有刀剑棍棒等武器，索性冲上去抱住王都，一通老拳猛揍，竟然张口咬掉了王都的鼻子。王都也吓坏了，他奋力挣扎，拉破了衣服，总算挣脱了王处直的手，落荒而逃。

王处直又恨又恼又气又怕又悔又窝火，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发作，气绝身亡。

王都害死王处直及其一家老小之后，为了自保，他立即向李存勖效忠。李存勖为了稳住失控的局面，同意王都为义武藩镇留后，主持军政事务。

十一月，晋王李存勖留下一部分人马镇守魏州基地，亲自率领一部分人马赶往镇州前线。

在这种南北夹击的困难局面下，晋军力量是如何配置的呢？

留守魏州的是晋军二号人物李存审、三号人物李嗣源。周德威死后，李存审接替他成了晋军藩汉内外马步军总管，李嗣源接替李存审成了蕃汉内外马步军副总管。为了攻打镇州、抗击契丹，除了从魏州派出阎宝史建瑭之外，李存勖还从潞州调来了名将李嗣昭，从大同调来了振武节度使李存进。晋军主力的配置，可谓煞费苦心。也可以看出李存勖此时面临压力之大。

晋军在李存勖率领下抵达镇州，契丹也浩浩荡荡南下到达幽州。幽州坚守不下，契丹绕道进攻涿州，活捉了涿州刺史李嗣弼。李嗣弼是李克修的长子。李存勖闻听契丹南下之后，不敢大意，亲自率领五千铁骑星夜兼程从镇州赶往涿州救援。

公元922年春天正月，李存勖和契丹在新城遭遇。

李存勖只有几千骑兵，契丹有几万人马。众寡悬殊。晋军很多将校心生恐惧，打算撤退。可是晋王办公室主任郭崇涛和大将李嗣昭主张迎战。最后李存勖下定决心，既然遇上了那就决一死战。躲是躲不开了，如果撤退，后果不堪设想，河北一线可能会土崩瓦解。

晋军和契丹经过大小四五场战役，险象环生，李存勖一度被契丹重重包围。后来，天降大雪，积雪深度埋过了人的双腿。契丹劳师袭远，

缺衣少穿，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老天爷帮了晋军的忙。契丹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中原回归本土。

赵军素来强悍善战，战斗力很强。晋军一时之间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晋军开始做持久战准备，大将阎宝在镇州城外筑起一圈碉堡，将镇州城围了个严严实实。

日子长了，镇州城内粮食吃光，不得不派出小股部队出来找吃的。一天镇州城门悄悄打开，约五百赵军摸出了城。阎宝打算放这些小股赵军穿过碉堡群，然后实施伏击。赵军出城后，见晋军不太在意他们，戒备也不严。这五百砍柴找粮食的赵军走着走着，突然向晋军营寨发动了攻击。要是只有这五百人也不可怕，晋军足以应付。令晋军没想到的是，城里又冲出几千人马，向晋军大营疯狂进攻。

赵军的这次攻击行为太突然了，阎宝没有任何预案，也来不及调集各营寨兵马会战。在赵军的左冲右撞再加上放火焚烧之下，晋军大营落花流水，被杀了个稀巴烂。赵军将晋军粮草辎重掠夺一空，补充了城内给养。晋军被迫退到赵州。

李存勖得知阎宝大意打了败仗，十分气恼，一怒之下罢免了阎宝北伐总指挥之职，改由李嗣昭统领北伐。

李嗣昭急匆匆赶往镇州。这时候张处瑾还在指挥人忙着从城外晋军丢弃的大营搬东西。这帮赵军如同勤奋的小蚂蚁一样，成行成队地往返于城内和晋营之间，个个兴奋得满头大汗。李嗣昭见此情景，肺都要气炸了。李嗣昭下令晋军悄悄接近赵军，埋伏在废弃碉堡周围，一顿乱箭齐发，射死赵军大半。剩下少数赵军屁滚尿流地躲入了断壁残垣。

李嗣昭一代名将，武艺超群，艺高人胆大，再加之肩负替阎宝挽回败局的使命，因此，李嗣昭穷追不舍。

所谓穷寇莫追，可是李嗣昭犯了大忌。

李嗣昭纵马驰骋，连续射杀逃亡和藏在断壁后的赵军。李嗣昭在明处，赵军在暗处。突然断壁后一支雕翎箭破空而出，以电光石火的速度射向李嗣昭，正中李嗣昭脑门。李嗣昭大叫一声，在马背上栽两栽晃两晃，险些落马。李嗣昭稳住身体后，忍住巨痛，抬手奋力从头上拔下那

支箭，然后搭在自己的百担弓之上，稍一瞄准陡然射出。李嗣昭的箭穿透土墙，土墙后的那名赵军应声毙命。

此时的李嗣昭已是血流满面，不得不伏在马背上撤回大营。当天晚上由于血流不止，抢救无效，李嗣昭命丧两军阵前。

李嗣昭阵亡噩耗传到晋王大营，李存勖头“轰”的一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久久不吭声。

李嗣昭阵亡，李存勖为之连续几天不吃肉。在外人看来李存勖很为李嗣昭悲伤。可是在李嗣昭的儿子们看来却是另一种感受，他们认为李存勖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李存勖指示将李嗣昭遗体护送回晋阳安葬，落叶归根也是常理。李嗣昭有七个儿子，可是他们不同意去晋阳。李嗣昭的五子李继能挑头儿，和弟兄们自行护送父亲的棺椁回潞州。晋王李存勖不仅感到费解也很生气，他认为李继能等人既抗命不遵，也有违人情。于是李存勖派亲弟弟李存渥快马疾驰去拦截李嗣昭的灵柩。如此一来，李嗣昭的儿子们被激怒了，剑拔弩张要当场干掉李存渥。李存渥吓得面如土色调头跑回了镇州向李存勖复命。

为什么在安葬李嗣昭问题上，李存勖和李嗣昭的儿子们发生了这么大的分歧？

事出有因，由来已久。

早年李克用收养了一大群义子。这些义子都是能征惯战的好苗子，李克用大力培养他们，以这些义子为主力组建了河东的精锐部队。李克用义子有两个系列，一是嗣字辈，其中有李嗣昭、李嗣源、李嗣本、李嗣恩等人；一是存字辈，有李存孝、李存信、李存进、李存璋、李存审、李存贤等人。这些义子中以李存璋资格较老，他曾与康君立、薛志勤是好朋友，当年拥戴李克用夺取大同的人里面就有李存璋。李存璋其实小不了李克用几岁。李存璋还受过李克用的托孤之重，是李存勖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李存孝死后，以李嗣昭最能打仗，他基本上是河东军的头号将领。

李克用的亲儿子李存勖、李存渥等人年纪小，在李克用打天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形成气候。因此李克用对李嗣昭等人十分厚爱和倚重。

在李克用临终时，李嗣昭被朱全忠的部队围困在泽州，身处险境不能解脱。李克用念念不忘，曾嘱托李存勖一定要解救李嗣昭。

李存勖继位河东后，拉拢培植了属于自己的一批骨干力量，逐步疏远李嗣昭等旧派实权人物。因为，李存勖感到最能威胁他地位的就是叔叔李克宁和这位干哥哥李嗣昭。李克宁后来被李存勖暗杀。李存勖虽然没有加害李嗣昭，可也不再重用他，而是将河东军界的最高职务从李嗣昭身上取走转给了投靠过来的周德威。

周德威多年来一直是李嗣昭的副手，且两人之间后来还有些嫌隙。李嗣昭的权力实际上被削弱。李嗣昭自此基本上被闲置且限制在了泽潞的昭义节度使任上。后来的各种大型战役李嗣昭基本都没有参与的份儿。这次征伐赵国，李存勖实在是手下没有人了，才从泽潞征调李嗣昭出战。这十几年来，你说李嗣昭及其儿子对李存勖应该会是一种什么心态？

李嗣昭父子早已不把晋阳当成自己的家了，物是人非，还回去干嘛？所以，李嗣昭死后，李嗣昭儿子们与李存勖的矛盾彻底总爆发。

李嗣昭死后，七个儿子与李存勖闹翻了，儿子们之间也闹翻了。为了争夺李嗣昭的世袭权位，也是为了争口气。既然已经与李存勖翻脸，那么李嗣昭死后的昭义节度使之职怎么办？难道要等李存勖派新人来吗？老大李继俦性格懦弱，不敢站出来说话。老二李继韬胆子大有些谋略，干脆将老大软禁起来，自己称昭义留后，并通知了晋王李存勖。李存勖无奈，正在打仗分身乏术之际，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付李继韬兄弟，只好由他们去了。

李继韬知道李存勖终究不会放过他，后来索性与朱梁结盟。为了随时准备抵御李存勖的围剿，李继韬招兵买马扩军备战。有一天一个叫郭威的人前来应募。李继韬觉得郭威勇壮，很喜欢，就收留了他。大家一定要记住郭威这个人，他后来也做了皇帝。所以，人的起步并不太重要，发展过程的选择才重要。

李嗣昭战死，尚属英烈。

李嗣昭死后不久阎宝也挂了，但他死于家中，完全是由于窝囊。

阎宝在镇州因主观大意导致战事失利而被免职，羞愧难当，越想越窝囊，郁闷成疾。没多久就背上长疮，中毒身亡。

李嗣昭死后，李存勖又调来振武节度使李存进继续攻打镇州。前文我们说到，李存勖巧取魏州后，城内治安一片混乱，多靠李存进铁腕治理才得以恢复秩序。

九月十四日，张文礼的儿子张处瑾派人偷袭李存进大营。李存进刚刚到达镇州城外，大军立足未稳，军士们正在满头大汗地安营下寨。镇州城内赵军七千人突然杀到。李存进仓皇应战。李存进来不及上马，只好站在辕门吊桥之上，挥舞兵刃阻挡赵军。此时李存进身边只有十几个人。其他精锐骑兵都被他派出去偷袭镇州了。

无巧不成书的是，偷袭镇州的晋军和偷袭晋军的赵军并没有相遇，而是各自顺利抵达了目的地。

晋军骑兵刚到镇州城下就得到消息说赵军已经和李存进打上了，晋军骑兵被迫放弃继续攻打镇州城的计划，紧急回援李存进。七千赵军被夹在了吊桥桥头。可怜这些赵军向前不得进，向后无路退，被晋军屠杀殆尽。

晋军高高兴兴打扫战场，庆祝这次凑巧的奇袭遭遇及伏击歼灭战胜利。扫着扫着，晋军扫到了辕门吊桥。搬开堆积如山的赵军尸体后，他们发现十多具晋军尸体，搬开晋军尸体后，最中间一个竟然是大将军李存进！

李存进扼守吊桥，直到用尽最后一口气，战死！

大将接二连三地战死，这对李存勖的打击是巨大而沉重的，他顾不得思考更多，形势也容不得他思考更多。李存勖明白，镇州也到了强弩之末了，只要晋军再坚持一点点，赵国就会土崩瓦解。李存勖立即从魏州调来了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李存审做前敌指挥。

果然不出李存勖所料，没多久镇州城内粮草用尽，能吃的都吃光了，包括树皮草籽。外有强敌，内无粮草，镇州城内出现了分裂，一部

分将校叛变，充当了晋军内应。镇州城破，张处瑾全家被杀。

十一月，河东留守、晋军集团的总监军、李存勖的股肱谋臣张承业病死。

公元922年是李存勖的倒霉之年，文臣武将大批死去，无异于折断了他争霸天下的手脚。

旧的骨干力量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非自然原因，批量退场对一个君主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而常见的考验。关键在于有没有新生接替力量可用。

在晋军倾尽主力北伐赵国的时候，魏博及黄河一线出现了防御真空。朱梁帝国趁此机会还是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

在公元919年时，朱梁北面招讨使贺瑰病死，开封府尹王瓒出任梁北面招讨使。此后，趁李存勖被成德、义武及契丹牵扯精力的时候，朱梁前线的军队指挥官没有完全听朱友贞的话，他们抓住战机主动进取，收复了不少失地。如在北面战场被削职调往东南战场的刘鄩，经过苦战收复了他的老家兖州。王瓒治军严整，打了几个硬仗，屡有小的胜利。但有一次在濮阳被晋军大败，朱友贞又用戴思远替换了王瓒。戴思远也有不少战绩。到了922年梁军相继收复了澶州相州等地，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梁军的形势逐步好转。

即便923年春天李存勖做了后唐皇帝，可是战争形势却越发的对晋军不利。

由于十多年持续的战争，再加上天灾，晋军统治地区内的供给出现了危机。为了支持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转，晋军集团实行了沉重的赋税聚敛政策，老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经济几乎面临崩溃。南北夹击的政治与军事形势，也在迅速蚕食晋军集团在黄河以北的势力范围。晋军中重要将领和文官的大量死亡，极大地削弱了晋军的战斗力。这些压力混合在一起，使晋军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很多人主张休养生息，过几年再征朱梁。李存勖也为此伤透了脑筋。

但历史偏偏发生了意外，历史的意外和偶然也是历史值得玩味的地方之一。

朱梁好景不长。朱梁帝国在东北黄河一线的重镇郓州发生叛乱，奸细投靠了晋军，并向后唐皇帝李存勖陈述了郓州空虚的重要情报。

李存勖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派出李嗣源孤军深入长途奔袭郓州。晋军集团内之所以有人反对攻打郓州，是因为此时的晋军势力范围距离郓州还较远，郓州处于朱梁东北的版图之内。即便将郓州攻打下来，晋军也没有精力和力量治理。李存勖不这样认为，凭他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而且可能是战略性机会。

李嗣源星夜兼程，在大将高行周和李从珂协助下，以闪电战术攻下了郓州。为了守住这个战略要地，李存勖将李嗣源留在了郓州，兼任天平节度使。

郓州失守，朱梁罢免了戴思远，换上了段凝。

郓州失守极大地震动了朱梁朝野。

朱梁元老敬翔心急如焚，忧国之未来，强撑着病弱的身躯，颤巍巍来到朝堂觐见梁帝朱友贞。敬翔对朱友贞说："先帝打天下的时候，不认为老臣我无能，对我的建议无不采纳。现在大敌当前，可陛下您却不重视我的意见。既然老臣已经没什么用，还不如死了算了。"说完之后，敬翔从靴子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麻绳，套在脖子上，要在皇帝面前自杀。

朱友贞被敬翔的话和行动吓了一跳，慌忙起身拉住敬翔，说道："老卿家，你别自杀，有什么话尽管说。"

敬翔喘了口气，说道："现在情势紧急，非启动大将王彦章为统帅不可，否则战事毫无希望。"

这次朱友贞听从了敬翔的意见，一来是被敬翔吓的，二来是的确再没有人可以用了。

王彦章绰号"王铁枪"，手持双枪，有万夫不当之勇。王彦章刚刚上任，就命人召集战船顺流东下，船上满满地装着大铁炉子、火炭、巨斧等物。随行军兵不明所以，问王彦章这是干什么用的？王彦章笑而不答。

到了晚上，在滚滚黄河面上，梁军船上摆起酒宴，顶着漫天星斗，迎着徐徐微风，王彦章和众将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彦章

起身去上厕所。王彦章没有去厕所，而是召集了几百人，划动拉着炉子斧子的战船，向晋军德胜营寨悄悄驶来。

晋军完全没有防备，正沉浸在酣畅的梦乡中。王彦章命人将大铁炉子点着火，架在晋军黄河浮桥之下，烈焰不一会儿就将浮桥木板和铁索烧断了。然后，梁军抡起巨斧嘁哩喀喳，将连接黄河南北两岸的桥梁砍断拆除。

王彦章弃舟登岸，杀入晋军南岸营寨。梁军的大斧子寒光所至，将熟睡中晋军的脑袋切了下来。一盏茶的功夫，数千晋军丧命。黄河北岸的晋军发觉梁军偷袭后，准备救援南岸晋军。可是桥梁毁坏，他们只能乘小舟快艇赶来增援。王彦章这时候调集来大战舰，横冲直闯，把晋军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

王彦章以奇袭战术收复了黄河重镇德胜及所属三四座渡口营寨，摇摇欲坠的梁军起死回生，声势大振。

梁军收复德胜要塞，准备进攻另一个要塞杨刘。如果再收复杨刘，那么郓州不攻自破。黄河就又完全回到朱梁帝国控制范围内，晋军将不得不退回河北。

兵贵神速，王彦章毫不耽搁，直接将德胜南岸的营寨城池拆除，做成战舰木船攻城战具等，顺流东下。李存勖闻听德胜失守，大惊失色，急忙命令唐军（现在晋王变成了唐帝，晋军变成了唐军）拆除德胜北岸营寨城池，将木材做成战舰木筏，载运城内物资，全速顺流东下，增援杨刘守军。

梁军沿着黄河南岸顺流东下，唐军沿着黄河北岸顺流东下，犹如两条巨龙在黄河之上竞赛。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谁抢先到达杨刘，谁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两支队伍边赶路边交战，黄河之上千帆竞渡，万箭齐发，战鼓雷动，喊杀震天。打烂的船只木筏横七竖八地漂流在河面，战死的军兵尸体拥堵了河道，搏杀的鲜血将黄河水染红。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流大战和赶路，唐军和梁军同时抵达了杨刘。

梁军誓死要攻下杨刘。

唐军誓死要守住杨刘。

杨刘城破，梁帝国将转危为安，可能会绝地大反攻。

杨刘失陷，后唐帝国将转入被动局面，在河北辖区可能会土崩瓦解。

这是关系两个帝国生死存亡的战役，这是改写历史的战役，这是扭转乾坤的战役，这是建立不世奇功或者身败名裂的战役。

王彦章抵达杨刘后，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立即向杨刘的唐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王彦章一边打一边在杨刘周围修建堡垒，把杨刘围了个严严实实。为了断绝唐军水路救援通道，王彦章把巨型战舰用铁索绑在一起，堵在河道中央。杨刘变成了一座孤城，孤立无援的孤。

和王彦章同期抵达杨刘的唐军及原驻守在杨刘的唐军会合在一起，想尽一切办法加固城池，修筑防御工事，找到一切可以用的灰瓶炮药滚木雷石弓箭机弩等，向城外仰攻的梁军劈头盖脑砸下去。

梁军咬紧牙关锲而不舍地强攻。

唐军咬紧牙关死死支撑苦守。

在巨大而密集的战斗破坏下，杨刘城池已经面目全非，到处是缺口，到处是火光。一天之内，梁军登上杨刘城头四次，眼看着就要冲进城去，歼灭唐军近在咫尺。可是唐军顽强抵抗，又把梁军挤出城外。

杨刘城顶不住了，派出八百里加急信使，到魏州向李存勖求援。

顶不住的不仅仅是杨刘唐军，郓州的唐军也发生了动摇。

王彦章苦战杨刘不下，就又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攻打郓州。郓州原本距离魏州遥远，和唐军大后方没有任何连接。现在王彦章又切断了水陆要道，郓州城立即变成了一座孤军深入的据点。驻守郓州的虽然是名将李嗣源，可是李嗣源只有五千骑兵，哪里是几万梁军的对手？

杨刘郓州一线的唐军形势十分严峻，危急存亡迫在眉睫。唐国枢密使郭崇韬向唐帝李存勖建议，事不宜迟，必须打通魏州、杨刘至郓州的支援通道，否则杨刘陷落，郓州陷落，河北全线将崩溃。

郭崇韬主动请命，招募一千敢死队和一万士兵日夜兼程，赶赴杨刘以东郓州以西一个叫做马家口的地方。在马家口，郭崇韬组织人紧急修筑一座城池，作为援助郓州的据点。若在平时修一座城池本不算什么难

事，可现在是十万火急的两军阵前。要抢在梁军达到之前把城池修起来，这需要时间和胆魄。

李存勖从魏州出发，赶赴杨刘救援。到达杨刘后，李存勖命令唐军一边坚守，一边拖住梁军，能拖几天算几天。郭崇韬原本想让杨刘唐军拖住梁军十天，十天之内他可以抢筑一座城池。可是杨刘的唐军实在坚持不住了，只拖住梁军六天。

王彦章率领几万梁军掩杀到了马家口。这时候，郭崇韬的城池主体工程刚刚站立起来，沙子泥灰还是软的，夯筑的土墙还没有板结，箭楼、火炮口、子城等辅助工程还没建起来。这种城池有什么用？随时都可以被梁军踏平。郭崇韬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唐军坚守。唐军和梁军短兵相接，为了一座还没有坚固成型的土城，鏖战得难解难分。

毕竟梁军数倍于唐军，郭崇韬一边苦苦支撑，一边向李存勖告急。马家口的一万唐军就和这些刚刚垒砌起来的土城一样，随时都会崩溃被王彦章吃掉。

身在杨刘的李存勖闻警之后，立即率领兵马驰援郭崇韬。见李存勖率领大军前来增援，面前的郭崇韬抵抗又十分顽强，王彦章担心腹背受敌吃亏，只好暂时撤兵。马家口解围，郭崇韬死里逃生。

就在梁唐两军交战激烈，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又有一个梁国的地方刺史向李嗣源投降。梁国内部屡屡出现叛变现象，这不能不说梁国内部政治管理存在巨大的漏洞。梁人的叛变，马家口筑城，这些对李嗣源是重大利好，郓州的威胁暂时解除了。

放弃马家口之后，王彦章率军再次围打杨刘。李存勖不得不回师杨刘驻守。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梁军内部发生了比叛逃更严重的事情。

主帅王彦章和副帅段凝之间发生了矛盾。

王彦章性子急，直率，作战勇猛。段凝嫉妒王彦章后来居上，屡立战功，他面子上很挂不住。因此，段凝处处与王彦章作对，故意阻挠王彦章的军事计划。如果没有段凝的捣乱，或许杨刘和马家口已经被王彦章攻下了。

不仅段凝嫉恨王彦章，后院老板朱友贞的亲信更恨王彦章。王彦章在挂帅出征之时曾放出狠话，待到扫荡河北，班师回朝之时将平定内贼。内贼就是赵岩张汉杰等皇亲国戚。王彦章放出这些狠话，表明王彦章在政治上的不够成熟，过早地暴露了政治意图，得罪了当权实力派奸臣。这为他在前线作战埋下了隐患。赵岩张汉杰见王彦章旗开得胜，似乎大有一战而定河北的架势。如果真是那样这些奸臣的末日也就不远了。为了保全自己，赵岩张汉杰一天到晚对朱友贞说王彦章的坏话，甚至诋毁王彦章已经投敌叛变。

梁国内部互相陷害，发生内讧。朱友贞听信谗言，在梁唐战事吃紧的节骨眼上，把王彦章从前线调回来，派去西面打泽州了。

在任用北面招讨统帅方面，朱友贞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对将帅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走马灯一般，换了一个又一个，个个都不称心如意。原本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朱梁的军事主帅稍有过失就会被免职。这种情况下，军心很不稳定，根本没有心思团结在一起，难以凝聚起战斗力。至于频繁发生叛变投敌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王彦章调走，杨刘战事停了下来。唐军保住了杨刘，李存勖把心放到了肚子里，班师回了魏州。

挤走了王彦章，段凝独自执掌梁国北伐重任。没有人和段凝争功，这下他应该放心放手大干一场了吧，那么他行不行？

他还真不行。

不是一个人说他不行。

很多人都认为段凝不行。

第一个认为段凝不行的人就是敬翔，敬翔极力主张用王彦章，为此他还闹过自杀。朱友贞不得不将段凝降为副帅，将王彦章升为正帅，这也是段凝对王彦章怀恨在心的一个理由。梁国还有一个大佬级的人物看不上段凝，此人便是李振。李振的地位几乎可以和敬翔匹敌，在朱全忠时期也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大家是否还记得张全义这个人，曾是朱全忠的铁杆盟友，名誉地位仅在皇帝之下的人，他也反对段凝出任北面招讨使。他们反对段凝的主要理由是段凝太年轻，没有什么业绩，能力不能

服众，在如此险恶的战况下，不具备统帅三军调动将佐的能力。

可是段凝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为了得到北面招讨使这个位子，段凝重金贿赂赵岩张汉杰等权贵，请他们向皇帝施加影响。

梁帝朱友贞最终还是听信了赵张族亲权贵的意见，命段凝出任北面招讨使。段凝一上任就放弃了王彦章制定的作战方略，他从杨刘撤军，转而向西攻打澶州。

王彦章在西面打了胜仗，夺取了泽州。朱友贞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又征调王彦章向东去收复郓州。这原本是件好事，可朱友贞却派出了小舅子张汉杰出任王彦章的监军使。张氏一族和王彦章水火不容，天下皆知，把他们放在一起，这不是制造矛盾嘛！

此时又有梁国大将康延孝投奔了唐国。经郭崇韬引见，李存勖亲自接见康延孝，并与康延孝密谈，了解梁国虚实。康延孝的一席话把梁国现状剖析的透彻无比，完全是一副CT扫描图。

康延孝说，梁国版图不算小，物产经济应该说实力雄厚，兵多将广，这些都是梁国的优势。可是梁国一定会失败。有几大原因，一是梁主朱友贞暗弱，没什么见识和才能；二是以赵张两族为代表的皇亲国戚占据权要，对内把持朝政，对外大肆收受贿赂，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三是梁国用人政策存在严重弊端，选官择将，不是看能力和业绩，也不看道德品质，而是看谁进献的贿赂多少；四是当今前敌主帅段凝无勇无谋，大失众望，在军队中横征暴敛，聚集货财巴结权贵；五是梁国君主不信任将帅，稍有过失就撤职查办，而且派身边的近臣监军，导致主将无专征之权，行军打仗处处受制约；六是现在梁国又改变了战略布局，将兵力分散在东中西四条战线上，约定在十月份一起进攻，梁军如果聚集起来实力可观，可一旦分散哪支部队都不强大。

康延孝的六大论点一一击中梁国要害，别说同时患上这六大疾病，就是沾上一两条也够要命的。梁国的病患已经从大脑传遍了四肢。连康延孝这种中层军官都能洞若观火，看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梁帝国的内部危机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了。

形势已经十分明了。

李存勖现在什么都不用做，等待十月份梁军分散之后，集中唐军优势兵力，突袭梁国一个地方，或许可以一战而定江山。

接下来的一个难题就是要突袭哪里？

唐军现在的处境也并不乐观，唯一的主力就只剩下李存勖的中军和李嗣源父子了。唐军集中在一起对梁军并没有绝对优势，只是在气势上还稍稍站在上风。

此时唐军内部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很多人认为农业欠产欠收，军心浮动，粮草辎重接济不上，不应该再穷兵黩武，应以防御自保为上策。唐军主战派以郭崇韬和李嗣源为主，他们认为现在战争处在关键时刻，成败的风险总是难免的，不过主动进攻或许可以博取胜利，如果退缩保全却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唐帝李存勖最终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他坚定地下了决心：“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此一举！”

在进攻地点的选择上，李存勖组织高层会议，经过反复对比分析，他们决定在郓州陆路进攻。因为，经过与王彦章的恶战，船只战具损失殆尽，水上进攻还要冒着黄河天险，难度太大。既然已经占据了郓州，那就以郓州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唐军骑兵突击的优势，长驱直入，奔袭开封汴梁。郓州到开封之间距离不远，几乎没有高山深水大城市等军事阻碍。这样既可以避开其他各路梁军的围剿，也可以出奇制胜。

战略制定之后就是行动。

李存勖深知这一仗意味着什么。他将一家老小送回都城魏州，诀别之际李存勖毅然决然怅然地说道：“天下霸业成败在此一举，若果失败，你们就在魏州皇宫举家自焚吧！”料理完后事，李存勖点炮出征。

王彦章这次攻打郓州很不顺利，被李嗣源几次击败。唐军主力在李存勖率领下到达郓州后，梁军力量弱小，寡不敌众，被唐军完全击溃，王彦章被俘。

李存勖十分喜爱王彦章之材，有意招降他，钦赐金疮药给王彦章疗伤。可是王彦章铁骨铮铮，拒不投降，不卑不亢地表示：“我原本一介武夫，深受梁国恩典，官拜上将军。与皇帝你打仗打了十五年。现在力屈

势穷兵败被俘，本应该以死效节。即使皇帝你爱惜我重用我，可我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朝为梁将，暮为唐臣。这种事我王彦章不做！”

李存勖又让李嗣源前去说降王彦章。李嗣源被王彦章嘲弄谩骂一番，碰了一鼻子灰。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李存勖问王彦章梁军虚实，王彦章吓唬李存勖不要轻易进军，拒绝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李存勖明白王彦章是不肯投降了，他是有气节的大将，只好将王彦章斩杀以成全忠烈王彦章的美名。

占据了郓州之后，唐军以李嗣源为前锋，率领一千精锐铁骑日夜兼程杀奔开封汴梁而来。李存勖自率主力部队后续跟进。唐军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梁国州城府县要么望风而逃要么举城投降。

唐军自郓州曹县长驱直入打来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开封，朱友贞把一家老小召集起来，痛哭流涕的哀叹说：“国运要完了。”光哭也不解决问题啊，朱友贞把在京的文武群臣全部召集起来，研究对策。这些梁帝国的大臣们个个耷拉着脑袋，默不作声，没有了主张。

朱友贞问敬翔：“我以前总是忽视你的意见，老卿家你别计较以前的事了。现在大难临头，你有什么好办法？”

敬翔也是老泪纵横，说道：“臣受先帝厚恩，已经经历了三朝，对待陛下如同大家庭里的少爷一样。老臣三番五次向陛下提建议，都是肺腑之言。在任用段凝问题上，我一开始就反对，一帮小人奸臣从中作梗，以导致今天的灾难。现在唐军近在眼前，段凝远在黄河以北，远水救不了近火。老臣请陛下出巡避一避敌人的锋芒，你肯定不听。老臣请陛下出奇兵决战，你也下不了决心。这样即便是张良陈平在世，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老臣愿意先自杀，不忍心见到社稷沦陷的惨状！”

敬翔一番话可以说是末路真言。这时候的朱友贞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更有穷途末路的悲痛。君臣二人抱头痛哭。

唐军势如破竹杀奔开封而来的消息满天飞，遭此恐吓，朱梁朝廷乱成了一锅粥。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人心惶惶，全成了没头的苍蝇。

朱友贞派大舅哥张汉伦赶去滑州通知段凝回师救援，可是张汉伦慌

慌张张走到半路，从马上掉了下来，摔断了腿，前面更有黄河阻隔过不去，只能望河兴叹。

段凝指望不上，只有自救。朱友贞命令开封府尹王瓒驱赶全城的男人，登上城头充当防御守军。

外敌还没有到，梁朝内部互相猜疑已经激化了内部矛盾。有流言说朱友贞的堂弟朱友诲很能干，人心所向，他要阴谋篡位。朱友贞十几年前篡位政变上台，他对这个事情十分敏感，敏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为了防患于未然，朱友贞竟然将三个堂兄弟和两个亲兄弟一起抓捕杀掉。这个事件太具有爆炸性和刺激性了，刺激得梁人更加离心离德，谁也不相信谁了。

张汉伦一瘸一拐的回到开封。放眼天下，梁帝朱友贞只能指望段凝了，没办法只好再派一批人去找段凝。朱友贞亲自在侍从中挑选了平日里十分信得过的几个人，赐予他们大量金银财宝，让他们乔装打扮带着密信分头去找段凝。可是这些所谓的亲信带着财物出得城门后，就四散逃跑了，根本没有一个去执行任务的。

有人给朱友贞出主意，说先到洛阳躲一躲，收集各路军马，组织抵抗。有的说皇帝直接去投靠段凝，不必等段凝回来。有的说段凝原本就不是块料，现在指望他扭转乾坤，根本没门儿。赵岩说现在大敌当前人心叵测，哪里也不能去。朱友贞一听这话，犹豫了。又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的说拿着传国玉玺去诈降，以缓兵之计获得喘息之机。朱友贞说一个传国玉玺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大家缩着脖子窃笑，谁也说不准。又是一次无果的会议。

到了晚上，朱友贞将传国玉玺揣在被窝里，生怕这个时候给弄丢了。可是第二天早上，玉玺真的不见了。后来才知道被侍从偷出去投降唐军立功去了。

唐军迫近，已经可以看到行军激起的尘土。赵岩这小子也害了怕，开始为自己后路做打算。也没和他主子朱友贞说一声，赵岩就偷偷地逃跑到许州去了。赵岩以为许州刺史温昭图和他关系一直很好，可以到许州避一避。

连赵岩这种嫡系亲信都逃跑了，朱友贞环顾空荡荡的皇宫，突然觉得十分陌生。这就是昔日歌舞升平、人头攒动、威仪四方的皇宫吗？那些口口声声尽忠尽孝的文武大臣们，此时躲的躲逃的逃，一个人影也不见了。他这时忽然明白了皇帝为何自称寡人，这就是孤家寡人啊。他又看了看那把龙椅，那是朱全忠做皇帝时新制做的椅子。这把椅子才用了十五年，仅仅十五年，与大唐帝国三百年比起来，真是短暂的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大唐帝国可以延续这么久？而我朱梁帝国却如此多灾多难，我平日里也不喜欢遛狗打猎玩女人，更不喜欢生活挥霍大兴土木，怎么会这么短命？朱友贞想不明白，也没有力气和心情继续想下去了，他厌倦了这个世界。

万念俱灰之下，朱友贞不愿意被耀武扬威的李存勖复仇式的羞辱，他命近臣将他杀死，然后近臣自杀，君臣二人共赴黄泉。

很快李嗣源率领唐先锋军到达了开封城下。唐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前北面招讨使现开封府尹王瓒举城投降。接着李存勖率领主力部队浩浩荡荡进入开封汴梁。朱梁帝国的文武百官跪拜在城门两厢，等待新统治者发落。

出乎朱梁所有人意料，也出乎多数唐人的意料，李存勖没有采取疯狂的复仇行动，没有大开杀戒，更没有屠城。当年李克用和朱全忠势不两立，李克用临死之时还念念不忘要儿子替他报仇。朱梁帝国在李克用心中是一块抹不去的伤痛，他要在世一定会报复，一定会做出屠城掘祖坟鞭尸之类的事情。可是李存勖没有这么做。唐帝李存勖出榜安民，让老百姓各得其所，按照原有生活秩序营业生活，让朱梁官员继续办差工作，没有追究任何梁人对抗唐军的罪责。

有人找到了朱友贞的尸首，献给李存勖。李存勖没有过于侮辱朱友贞的尸首，没有鞭尸，也没有挫骨扬灰，只是将其尸体殡葬，将其头骨制作成漆器安放在社庙。这有一定侮辱性，但还不算太大的侮辱。李存勖既遵照了李克用的遗言表达了复仇之意，也基本保全了朱友贞的皇家体面。

李存勖的怀柔政策发挥了巨大威力。大批的朱梁官员陆陆续续向唐

国皇帝投诚，不仅留在开封城内的官员投诚，散落在民间的前朝旧人也纷纷站出来，还有段凝这些前线的武将居然也主动来投降。李存勖对这些人一一录用，照单全收，将他们量材使用，妥善安置。

李存勖之所以采取如此宽大的怀柔政策，其实有他的政治判断在里面。唐军能够顺利攻破开封，并非唐军击溃了梁军主力，而是靠奇袭战术侥幸获胜。朱梁大批的文武统治力量还在，并没有遭受毁灭性打击，唐军随时都会面临军方、官方和民间的反击。如果唐人对梁人实施高压残酷的政策，可能将梁人逼入绝境。对困兽犹斗的道理，李存勖是明白的。他现在只不过是占据了一座城池，而且是象征性地占领，唐人并没有完全控制朱梁的地盘。因此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这样一来给精神上土崩瓦解的梁人官员一条生路，这要胜过百万兵马的鏖战与代价。

国破身亡之际，梁人众生相，不仅令人唏嘘叹息。

李振来到敬翔府中，对敬翔说："现在唐国皇帝下诏书赦免天下，我们是不是一起去朝见新皇帝，为唐国效力？"

敬翔一脸哀伤的表情，花白的头发与胡须凝结在干枯的皮肤上，他看了看眼前这位同样已经花甲之年的老战友，说道："你我二人同殿称臣，并列梁朝宰相，皇帝昏聩我们无力匡正，国家败亡我们无力挽救，我们责任重大。新皇帝如果问起来，我们将如何解释自己的作为与职责呢！"李振无言以对。

第二天早上，手下人来向敬翔报告说："崇政院李振太保已经去参拜唐国皇帝了。"

敬翔面无表情地叹息道："李振不配做大丈夫。朱家与李家世代仇敌，现在国家破亡君主身死，即使新皇帝不杀我们，我们也没有面目再踏入朝堂！"说完，敬翔上吊自杀殉国。这位没落士族的后裔，曾一度在井市中靠写书信糊口，被朱全忠慧眼识英才，开始了跌宕起伏的军国生涯，最终帮助朱全忠成就了一方霸业，至此走完了他求索的一生。

李振到庄宗李存勖朝廷上拜见请罪，希望得到宽恕并得到重用。郭崇韬代表皇帝接见了李振等人，郭崇韬嘲笑地说道："早就听人说李振是一代奇人，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嘛。"后来李振受到段凝等降将在李存勖

朝廷的诋毁，被列入了罪大恶极的梁臣范围，被后唐朝廷抄家灭门。

那位赵岩驸马爷投奔到许州，温昭图的确收留了他。往日里温昭图逢年过节就给赵岩送礼进奉，弄点金砖银条土特产什么的，赵岩也没少替温昭图办事。两个人互相觉得哥们儿关系不错，大有生死之交的感觉。温昭图听说唐军进了开封府，立即将刚刚为赵岩准备的丰盛酒菜撤下，命人没收了赵岩携带的金银珠宝，在饭桌上把赵岩的脑袋砍下，用快马送递献给了李存勖，以表达他对新皇帝的衷心投诚。

北面招讨使段凝和先锋官杜晏球从滑州回师救援开封汴梁，走到城外时遇到了李嗣源的儿子李从珂。没有动一兵一刀，杜晏球先主动投降，接着段凝率领五万兵马解甲投降。段凝不仅投降，还主动揭发朱梁旧臣以立功，他说赵岩赵皓张汉杰兄弟作威作福弄权误国罪行累累，请求新皇帝将他们严惩。段凝作为统帅效忠于唐国之后，毫无惭愧之意，天天耀武扬威地出入于朝堂。朱梁旧臣看他那样子，恨得牙痒痒，恨不得扒了他的皮。

朱全忠的外甥袁象先带着十多万钱财和珍奇异宝，从宋州屁颠屁颠地跑来开封，向皇亲国戚文武大员送了一番好处，以此对唐国皇帝表达归顺的态度。

朱全忠的好哥们儿朱梁帝国的天下兵马副元帅魏王西都留守张全义，迈着蹒跚的步伐，颤巍巍地来朝见李存勖，向李存勖说：“陛下，洛阳原本几朝故都，人物风水有王者气象，且朱梁的各种设施仪仗器物齐全，请您到洛阳定都吧。”李存勖一听这话，觉得这个老头子还挺识相。由于这个建议正中李存勖下怀，李存勖让皇子们把张全义按照皇兄的辈份给予优待。

李存勖笼络了大批朱梁官吏之后，暴露了他报复的真面目，他再次下旨，要发掘朱全忠祖坟，砸烂棺椁，化骨扬灰。这时候，张全义出来建议说：“朱全忠是唐国的大仇人，可是他已经死了，再惩罚也没什么实质意思了。现在朱氏后人已经灭族，也算是为唐帝室报仇雪恨了，砸棺焚尸就不必了吧。”李存勖觉得张全义言之有理，就没有挖朱全忠的坟墓。其实，李存勖前面既然已经克制地对待了朱友贞的尸体，也未必真

要对朱全忠九族疯狂报复，出于吓唬活人的目的可能更多一些。否则，他也不一定能听取张全义这个老头子的话。

公元923年十二月，李存勖迁都洛阳。

破国亡家之际，人心惶惶，各有驱使，各有权衡。有的勇死名节，有的追逐利益，有的趋炎附势，有的隐忍苟且，有的抱残守缺，有的反复无常，有的见利忘义，有的心怀旧恩，有的寡廉鲜耻，有的以怨报德，有的挟私怨以废公德，有的为天下以牺牲自身，有的所谓顽固不化，有的所谓弃暗投明。人物面目不一而足，道德范式泛滥无纲。

朱李两家战争打了十几年，此消彼长，其实关键的不是一两场战争的胜败，可以说朱梁输在了战场之外。

10．新国家旧气象

李存勖千辛万苦、身经百战打下了天下，可这天下怎么治理啊？既然国号是唐，那就按照前朝李唐的做法办吧。关键是按照二十年前的唐朝办呢，还是按照二百年前的唐朝办。

战争是政治的手段，政治才是战争的目的。战争总有完结，而政治还要继续。

经过唐梁两国十多年的战争，黄河两岸已经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这种诸侯争霸的战争，没有正义没有民生没有理想，只有私利。老百姓唯一的愿望就是活下来，唯一的结果就是劳作的果实都被掠夺充军，唯一的希求就是战争早点停下来，他们不在乎谁赢得战争。军兵们也不知道在为谁而战，只知道要在每一场战争中保住性命，他们的愿望是早一天获胜，早一天解甲归家。

自从李唐王朝解体之后，天下陷入一片混乱，由诸侯藩镇的兵荒马乱逐步演变成各地政权王国的割据一方。地处偏远的政权在几经争斗之后，逐步达到力量的相对平衡，区域局面趋于稳定。只要能够稳定下来，民生和经济就有条件得以恢复，政治稳定、赋税轻一些的地方，还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

由于朱李两家解不开的世仇，促使两个较大的军国集团争斗不休。这两个军国集团又恰恰地处中国的中心地带，以至于他们的争斗牵动着天下的神经。

现在后唐打败了后梁，两个能量团合二为一。从能量耗散的角度分析，统一中原之后的后唐似乎是最强大的政权。事实恰恰相反，后唐是最虚弱的。梁国也好唐国也罢，他们都已经拼得筋疲力尽，消耗乃至透支了中原大地所有的人文精神和经济财富，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

这就是李存勖的天下。

这个时候的唐国皇帝李存勖应该怎么办？

什么才是摆在唐国面前的大事？

我查阅了不少资料，没有找到入主中原之后李存勖提出的明确的战略性施政纲领。他只是在跟着感觉走。

此时的后唐帝国疆土辽阔，北至长城，西达陇西汉水，南到淮北湖北，东到渤海之滨。我认为至少有这样一些问题是当务之急，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廓清政治秩序和官僚体制，抵御日渐南侵的契丹，缓和因连年战争造成的晋梁版图内各种群体的矛盾，对外争取有利的外交环境。可是这位英武气盛的唐国皇帝李存勖，似乎只是为战争而生的，他的骨子里充斥着战争明星的基因。除了打仗，李存勖的爱好就是打猎看戏和演戏。打仗、打猎、演戏几乎构成了李存勖的一生。

李存勖对其他的事情不想不愿不擅长去处理。

李存勖完全是一部战争机器，他为战争而生，没有战争他似乎就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感觉。对千辛万苦得来的天下，他茫然不知如何治理，似乎他享受的只是得到天下的过程，对于结果他不知道如何应对。他视天下如儿戏。

对于治理国政，李存勖没有什么新理念和招法，基本都是恢复前朝李唐旧制，放大了李唐及朱梁以来江河日下的腐败习气。

唐国霸据中原之后，天下震动，周围的诸侯国都在打探揣摩观望试探这个新兴的后唐政权，准备采取适宜的策略与这个庞然大物相处。

开始的时候各诸侯国都很紧张，对气势如虹的后唐充满畏惧。

老资格的军阀李茂贞是他同时代军国大佬中硕果仅存的一个了，但此时的李茂贞已今非昔比。在蜀国王建的连年打击下，李茂贞的地盘日益狭小，只能勉强维持过日子，完全失去了往日气吞山河的气象。好在李存勖为了中原征战的战略目的，经张承业合纵连横，李茂贞与河东的关系一直相安无事，两者处于半合作状态。

听说李存勖在洛阳定都君临天下，李茂贞赶紧上书表示祝贺，并派儿子入朝朝拜。李存勖给足了李茂贞面子，不仅将李茂贞由岐王加封为秦王，还以叔父辈份的礼仪对待他。

吴国徐温对李存勖骤然灭梁感到十分紧张，后悔当初没有全力帮助后唐夹击朱梁。不过宰相严可求却有另一番见解，他说："听说唐帝李存勖刚刚霸据中原，飞扬跋扈，目空一切，治理政务驾驭群臣不得要领，估计不出几年，唐国必有内乱。我们只要卑辞厚礼对待他，不和他争斗，全力保境安民就行，静观其变。"在和后唐朝廷的交往中，吴国自降身段，主动用藩镇对朝廷的礼仪书写公文，刻意保持低调。

湖北高季兴不顾大臣梁震反对，只身入朝向李存勖表示祝贺。李存勖非常高兴，对高季兴厚待有加。高季兴在洛阳住了没几天就受不了了，因为李存勖身边的戏子宦官依仗主子的宠幸，没完没了地向高季兴索要财物。高季兴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向李存勖请假回藩镇。李存勖原本不同意，后来顾忌到应借此向天下藩镇示以信任大度，还是同意高季兴回江陵。

高季兴回到江陵后对梁震说："他奶奶的，这一趟有两大失策，主动去洛阳是我的失策，同意我回江陵是李存勖失策。后唐经过沙场百战才得到河南土地，可唐帝对广大功臣们却趾高气昂地说这都是他一手造就。他这么好自矜伐、占据天下奇功，那别人都没什么功劳啦？这样不顾下属的感受，不离心离德才怪。况且唐帝天天沉迷于打猎歌舞，不理政事，如此怎么可能长治久安。我们不用担心被后唐吞并了！"有了这些判断，高季兴抓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广筑城池。

地处偏远的小国现在都看得出来后唐李存勖的毛病，一针见血地分析透其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可见其问题之严重。

一句话，原来英明神武的晋王，已经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变成了骄纵昏聩的唐帝。

一个人而且是这么一个大人物为何变得会这么快呢？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只要是人，就有难以自我克服的弱点。李存勖也是人，况且能够向他进谏匡正的重量级人物如张承业、李存审、周德威等人都已离场。缺乏监督后，这种自大狂的弱点和恣意妄为的心态会加倍放大。

我们首先说一说后唐帝国的民生与军需问题。对于一个铁血军事国家来说，民生和军需是最大的两件事。后唐立国以来，一直忙于战争，刮地三尺以充军备，老百姓不堪重负。再加上天灾人祸，农业欠产，人口流失，土地荒芜，一个农业国家失去了财政及物质来源。另一方面，国家养着一个庞大的军队，军队需要军需粮饷才能维持运转，否则就有兵变的可能。而这两个矛盾后唐统治者都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后唐吏部尚书李琪三言两语就论证了一个农业国家军民之间的关系，他说："远古的时候量入为出是个基本的道理，先估计一下农业生产情况，再决定发动战争的方略，所以即使遇到水旱灾害之年，也不会出现财政紧张的局面。近代以来，国家则采取向农民征收赋税的办法，以供养军队，不可能出现农民富裕而军需不足或者农民贫困而军需充足的情况。现在，即使不能削减名目繁多的税种、地租、折扣、摊派等，也该让农民休养生息了。"

李琪指出了"三农"问题是这个国家的根基，需要小心呵护，不能涸泽而渔，毁林而猎，杀鸡取卵。可是后唐统治阶级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为他们已经不能自拔。

后唐统治者已经深陷于依靠苛捐杂税舒缓财政危机而不能自拔，越陷越深，回不了头。这和抽大烟一样，越抽越上瘾，可越抽越穷，即使穷还想抽。

后唐立国之后，不仅要维持一个庞大军事机器的运转，还要支撑以皇族为塔尖的庞大官僚体系的消费。

钱从哪里来？向农民抢。

都有哪些人抢？

抢钱的有三批人，第一批藩镇节度使、州刺史、县令，他们靠国法与地方规定甚至强权，近水楼台先得月，把农民及手工业者、商人的收成先聚敛一茬。第二批是官府财政系统，他们靠混乱不堪的前朝李唐旧法、朱梁旧制、新唐国的新法，以及财政部门自己的规定，向农民及手工业者、商人搜刮第二茬。第三批是皇帝及皇帝身边的人，他们靠皇权直接伸手索要，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的索要再次以贡赋捐献专项等名目转嫁到农民及手工业者、商人头上。



如此一来，农民把下一年的种子都交了租税还不够，手工业者卖掉生产机具还凑不够税赋，盐铁商人把干私活压箱底的收入都拿出来，还保不住身家性命。矛盾迅速激化，老百姓苦不堪言，苦不敢言。底层的州城府县官吏也扛不住了，他们也是这个庞大国家层层盘剥的执行者和受害者。很多地方基层官吏质疑赋税律令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甚至有些

地方拒不缴纳。

收上来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第一个去处是供养皇帝及皇族。

第二个去处是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

第三个去处是进了有宠有权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各色人物的私囊。

第四个去处才是军队。

唐帝李存勖喜好打猎，不分刮风下雨春夏秋冬，常常带着一队侍从卫队仪仗队还有狗外出打猎。能不能打到野鸡野猪野鹿等并不重要，李存勖需要的是这个消遣的过程。他的打猎活动是一项高消费，也是一项巨大的浪费，不创造任何生产力。农田村舍被他打猎活动搅扰，老百姓民不聊生。侍从侍卫伺候不周，可能因掉队被打甚至掉脑袋，他们也苦不堪言。

看戏、搏击、演戏是李存勖的另一个爱好。皇宫里经常歌舞升腾，吹打拉弹唱，生旦净末丑，天天有曲目，夜夜有戏台。皇家养着巨大的戏剧班子，而且这些戏子待遇都很高，锦衣玉食，不亚于正式官吏的地位。

由于唐国财政紧张，宰相和租庸调使时常为了调配收入支出发愁，不得不削减正常的财政科目支出。削减哪里都行，皇家的支出绝不能减。为了保障皇家消费。唐帝李存勖居然创制了两个国库，一个叫做外库，用于国家军政财政管理，一个叫做内库，用于皇帝及家人的用度。这两条“裤子”，可谓前无古人，惊世骇俗。

即便有一个强大的财政搜刮体系支持皇室消费，可皇室中还有一个大财迷，此人就是刘皇后。这个刘皇后不是刘太妃，他是李存勖在魏州时搞到手的一个美人。刘皇后出身贫下中农，从小吃糠咽菜，受够了困苦折磨。一旦飞上枝头变成国母，她终于见到钱了，天天瞪大眼睛敛财，只要她能看到的地方，都要伸手索要钱财供奉，只要她能看到的值钱东西，都要想方设法弄到手，存到后宫里。刘皇后敛财从不挑剔，大到金银珠宝，小到针头线脑蔬菜萝卜枣，统统拿来。刘皇后聚敛了这么多钱财，却没多少用场，主要是用于出版佛经、赏赐和尚尼姑。

行贿受贿是官场中的一个恶劣风气。到了后唐时期，这个风气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峰。无论是河东旧部还是朱梁新投靠的官吏，都大肆公开行贿，一出手就是十万几十万两白银。行贿对象上至刘太妃曹太后刘皇后，中至王公大臣，下至皇帝身边的戏子宦官。

外地官员进京，都是大车小车拉着金银钱财土特产，大包小包到处送，请客送礼跑门子。大家彼此彼此，人人受用，都不避讳。谁进奉打点的钱财多，谁就能捞到大好处，出任肥缺，官阶升职，亲近皇帝，巩固地位。

权倾朝野的宰相郭崇韬收受的贿赂，拿出来竟然可以支持一支军队的需求。他还振振有词为自己受贿开脱："行贿受贿是朱梁的臭风气，一下子难以改变，如果我不收他们的钱，他们会觉得不踏实，弄不好犯了疑心病，发动叛乱造反什么的，那事情就大了。"受贿乃为江山社稷着想，理直气壮，令人折服。

等皇帝皇后皇族、达官贵人、戏子宦官消费聚敛之后，从牙缝里剩下的才轮到军队。除了正在打仗的几支少数正规军之外，多数军队缺衣少吃，粮饷时常不足甚至被克扣。即使跟着李存勖打天下屡立奇功的禁卫军银枪效节都，也没得到多少升官发财的机会。不仅边远地区军队供给严重不足，在洛阳皇城的一些卫戍军队的收入也很低。最严重的时候，士兵家里都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

说完后唐的财政状况，我们再说一说用人。

一般情况下，皇帝得了天下，第一步就是对有功之人加官进爵，既是通过利益再分配达到稳定人心的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发挥他们在新岗位上的作用。

李存勖在魏州做皇帝时，曾经分封过一批文武官员，奠定了后唐帝国的基本班底。可是后来这些人死的死换的换，到了入主中原后，原班人马已经残缺不全。特别是中低层官员没有太多晋升提拔的机会。

加官进爵提拔干部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首先要按实际需要创制出各种职务，然后在纵向上按照一定专业序列、功劳、业绩、名望实施梯队式晋升，还要在横向上兼顾到同一层级的稳定性与可比性。使得到

晋升和尚未得到晋升的都要心服口服，让已经到位的要得到利益，让尚未到位的要看到希望，左右看一看比一比要互相平衡。这样才能维持一个庞大官僚体系的秩序与运转，维持以皇权为中心的凝聚力，才有可能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否则，就可能引发官僚体系的思想混乱、利益混乱乃至诱发尖锐的冲突隐患。

李存勖往往很轻易地将一个藩镇或者一个州赏赐给戏子或者搏击选手。例如，有一次在搏击运动中，李存勖和一个搏击选手较量，那位搏击选手不敢用全力，李存勖觉得不过瘾，就要求那搏击选手卖力气使劲干。可是那搏击选手仍是不敢。李存勖楞劲上来了，抹了一把脸颊上的汗，对那搏击选手说若他能赢，将给他个节度使干干。那搏击手被李存勖这么一说使出了全身的气力。两人扭作一团，在泥地上一番滚打，结果李存勖败下阵来，并受了点轻伤。这出乎这位年轻好胜君主的意料，他大感窘迫，可又不好意思食言，于是这件事就拖着。一直到了入主洛阳之后，李存审由于老迈多病从幽州节度使任上回京，李存勖又想起了搏击赌藩镇一事。他将那搏击选手找来，大大咧咧地兑现了诺言，将幽州节度使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封给了那搏击选手。

有个戏子名叫周匝，他能够深度揣摩李存勖的心思，无论戏里戏外都能讨李存勖喜爱。在渡黄河之后，乱军之际，周匝与大部队失散流落在梁民间。估计这位周匝也的确技艺超群，在梁地的演艺圈里有些人脉，还能在异地他乡吃得开，被两个当地的同行业艺人收留。

李存勖入主洛阳安顿下来之后，开始想看戏或演戏。可是周匝不在身边弄得李存勖茶不思饭不想，感觉哪个节目都没意思。忽然有一天，周匝冒出来，他自己找到了皇宫大内。李存勖见到周匝兴奋异常，两人见面又抱又啃。李存勖激动地说以为再也见不到周匝了。周匝也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两个梁地艺人朋友搭救，他真的见不到皇帝了。说到动情处，周匝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李存勖毫不犹豫说道：“小周，朕要好好赏赐他们，金银珠宝给他们一大堆。”周匝说：“陛下，他们平日里从伪梁皇帝那里已经得到不少财物，已经不稀奇。他们想试试干州官的滋味。”李存勖略加沉吟

说："这好办。"

李存勖正要下旨封官，被宰相郭崇韬拦住了。郭崇韬说："陛下，与您一起取天下的都是英豪杰出之士，现在刚刚大功告成，封官加爵还没有开始，您却先封赏这两个毫无尺寸之功的人，会让天下人失望啊。况且这两个人一个是皇家戏班子指挥，一个是皇家花园种树的，有什么能耐可以抚理地方？"

被郭崇韬一拦，李存勖不好做了。忍了一年，架不住这些戏子天天给李存勖吹耳边风，李存勖最终还是封了这两个人做了两个州的刺史。消息一出，天下哗然，很多身经百战的人都还没有得到一镇一县，这俩小子靠嘴皮子就弄了州官当，岂有此理！

对待身边的人李存勖恩典有加，对待朱梁帝国效忠的官员也很大方，大方的毫无章法。只要投诚效款的，不论品德才能，都给个中层以上干部的职衔。将张全义进爵为尚书令。像段凝这样的人，李存勖不仅赐予他皇家姓氏李绍钦，而且让他做了泰宁节度使。让赋闲在家只会高谈阔论的前唐遗老赵光胤当了中书侍郎，进入宰相序列。让袁象先、温昭图这些有罪之人继续高高兴兴地做藩镇节度使。让资历十分浅薄的李绍斌（赵德钧）做了北面招讨使，抗击契丹。

对勋旧功臣，有很多由于功高震主受到压制，如李嗣源、李存审屡屡被郭崇韬排挤，李存勖也对他们的地位有所忌惮。大批的军中将佐没有受到提拔封赏，如八千银枪效节都禁卫军。还有很多文官和郭崇韬争权夺利，彼此打压排挤，总是难以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军中只有李绍荣（元行钦）地位隆重受到皇帝充分信任。文官中只有郭崇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

文武官员惶惶不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后宫、宦官、戏子的力量蒸蒸日上，人言可畏。他们利用和李存勖的密切关系，时常搬弄是非，干预人事安排和朝政。曾经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和谋臣大吏也都不敢和这些体系外力量较量，往往是退避三舍或者主动迎合奉上钱财。

在后唐官僚体系中有一个重量级人物，他是郭崇韬。郭崇韬是继张承业之后崛起的一个权倾朝野的文官，此人有见识、有韬略、有手段、

有性格，奇正相生，忠奸并用，毁誉参半，简直就是一个进化完美的政治动物，也是那个时代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政治人物。

郭崇韬，代州雁门关人士，曾在李克修帐下效力，以廉洁干练小有名气。李克修死后，郭崇韬做了李克用的教练使。无处查考这个职务的具体工作内容。李存勖继位晋王之后，担任中门使这个职务的人由于难以揣测主子意图，屡屡获罪，到后来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活儿了。跑了几个中门使之后，李存勖想任用孟知祥。孟知祥也不愿意干这个差事，借故开溜。李存勖说你不敢干也行，但必须推荐一个能干的。孟知祥想来想去，把郭崇韬推荐给了李存勖。

中门使这个职务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社会的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事务繁杂、矛盾集中的岗位，干好十件事没有人说好，干砸一件事就可能惹祸上身。郭崇韬干上中门使之后，如鱼得水，干得很顺手，机敏干练、应对自如、不辞辛劳，深受李存勖器重。从此之后，特别是张承业死后，郭崇韬参与重要军国事务的本领和作用得到明显发挥，协助晋王运筹帷幄，共同决策了发兵讨伐张文礼、马家口筑城、取道郓州奇袭开封等很多大事。

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之后评论文武官员功劳大小，力推郭崇韬位居第一。任命郭崇韬为侍中、成德军节度使、枢密使，官至当朝首辅。郭崇韬也很感激领导的信任，同时很有敬业精神，以报国治天下为己任，在本职岗位上甩开膀子放手大干起来。筹集财政收入、度量运筹开销支出，荐举提拔各层级官员，稳定朱梁士人的思想，主持庞大帝国的机器运转，匡正李存勖兴致忽来的失误。郭崇韬可谓日理万机，夜以继日的工作。

郭崇韬干工作很有能力，可是也很会玩弄权术。为了巩固地位，抑制军界大佬的崛起，他先后排挤李存审和李嗣源到外地做官，尽量不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朝政大事。对于同僚文官，他也是优先推荐录用听话的老实的智商不十分灵光的身体精力不太旺盛的，先后把他的老上级李绍宏“推荐”到幽州去，把倔巴头张宪“挽留”在魏州，把夸夸其谈的赵光胤“提拔”为副相，把萎靡不振的王正言“内调”为租庸调使，把原宰相豆

卢革“束之高阁”架空。

宦官干政乱政是晚唐的一大政治弊端。朱全忠做皇帝后，将宦官几乎赶尽杀绝，把一直由宦官占据的枢密使一职经过改造后交由有能力的文官担任，基本从体制上割除了阉竖之祸。李存勖建立后唐后，不仅恢复了前朝李唐的很多制度，连宦官制度一并恢复，重新让宦官分割了一部分宰相的权力，还派宦官出任地方监军使。宦官的气焰死灰复燃。

郭崇韬十分痛恨宦官，他在奉行强权执政的过程中，极力打击抑制宦官，因此得罪了很多皇帝身边的人。

由于李存勖酷爱“艺术”，养了一大堆唱歌的跳舞的演戏的。这些伶人不仅在文娱生活方面影响李存勖，而且渗透进入了行政管理体系，内外勾结，受贿请托，通风报信，干扰正常的朝廷治理秩序。

郭崇韬对此深恶痛绝，尤其是对伶人出任中央和地方实职，持坚决反对意见。

郭崇韬位高权重，权倾朝野，是个实力派，有见识，做事情急性子，从不拖拉磨蹭，不过有时候也存在刚愎自用、决策草率的毛病。由于郭崇韬以天下为己任，敢于任事，眼里揉不得沙子，不怕得罪人，这使得他的政治环境危机四伏，埋下很多隐患。宦官、戏子、受压制的官员天天向李存勖吹小风，说郭崇韬三长两短，时间长了，郭崇韬也招架不住了。谎言重复一万次就可能变成真理。李存勖信任他，可也可能禁不住谗言水滴石穿般的攻击。

郭崇韬为了自保，向后唐庄宗李存勖提出了辞职，说自己权力太大太集中，主动要求卸任宰相，到承德藩镇上去做个地方官，以安度晚年。李存勖一番极力挽留，说郭爱卿别介意，朕信任你，放心干好好干继续干。

虽然皇帝挽留，郭崇韬还是极力要求卸任。李存勖不高兴了，认为郭崇韬有意回避责任躲避工作。郭崇韬怕皇帝怀疑他有二心，也不敢坚持了。最后，两人妥协，李存勖赐予郭崇韬一个免死铁券。郭崇韬继续工作。

免死铁券的作用是象征皇帝充分的信任，退一步说，如果保不齐哪

一天皇帝犯糊涂要杀郭崇韬，他还可以拿出铁券挡一下，确保获得一次活命的机会。

有一天，庄宗李存勖找来郭崇韬，对他说："郭爱卿，我想伐蜀。"

11．开疆拓土

李存勖对于战争有着超凡的敏锐嗅觉。他再一次闻到了刺激的气味，开疆拓土的机会来了。

蜀国在王建治理之下，十年间基本平息战乱，生产生活趋于稳定，虽然说不上繁荣盛世，老百姓也算安居乐业，国库也算充足殷实。王建不太贪图开疆拓土建立什么旷世武功，只不过在有闲功夫和闲钱的情况下，修理修理老掉牙的军阀李茂贞，此外没有太大的外部战争。

只要社会稳定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王建虽然是个大老粗，一介武夫出身，可是他见识不浅，喜欢和读书认字的文化人谈天说地，讲评古今兴废的道理。自末唐以来持续社会战乱，唐朝的士族文人为了躲避战火，纷纷逃往四川。因此四川聚集了很多前朝遗老遗少，这些人构成了蜀国文化阶层的基本力量。随着社会生产的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热闹起来。这和王建的态度有着密切关系。

文化人在蜀国中官职最高的当属韦庄，他做到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首席宰相。韦庄喜欢写诗，在唐宋诗词选集中，收集了他的不少诗歌。《秦妇吟》就是韦庄相当有名的代表作，长达1600多字，描述了黄巢占据长安的前前后后，思考了很多政治及社会问题。我们在此不是专题讨论韦庄的诗词，不做过多阐述，只摘录一节能体现他风格的《江城子》。

髻鬟狼籍黛眉长。

出兰房，别檀郎。

角声呜咽，星斗渐微茫。

露冷月残人未起，留不住，泪千行。

韦庄同时代的诗人还有温庭筠，他们都是花间词派的代表人物。语言风格清新秀丽，内容多为离愁别绪和闲游生活。

王建后来立了一个太子名叫王元膺。这位太子爷一天到晚吃喝玩乐，脾气还乖张的厉害，总和蜀国的元老功臣闹别扭。王建觉得这样也不好，就给太子选了个知书达理的师傅。可是这不起作用，太子照样我行我素。最后太子和宰相唐道袭闹翻了，两边发生火并。王建赶忙派人去平乱。没想到乱军之中，唐道袭身死，太子也被杀。

失去一个能干的大臣，死了一个烦心的儿子，王建很郁闷。

王元膺死后，王建不得不重新立储。

太子之争向来是复杂残酷而又具有戏剧性的。经过一番才艺、能力、人脉、风格、风水、年龄、健康大比拼，经过一番超级选拔赛，最后小儿子王宗衍凭借他年轻美貌母亲的实力，在群臣的操纵下登上了太子之位。王建虽然不太钟意于王宗衍，虽然明白后宫及群臣操控的内幕，可也无力否决众议，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意了。

含着银汤匙出生的王宗衍，长大之后一副典型的“富二代”、“官二代”中败家子的做派，天天斗鸡遛狗踢球赌博听歌跳舞。有一天，王建在皇宫内散步，路过太子东宫，隔着院墙就听到了太子和一群小厮大呼小叫踢球混战的声音，一定是王宗衍在举办他的“太子杯”足球赛。王建摇摇头，无奈地自言自语道：“我身经百战才创立的基业，靠这样的子孙哪里能守得住？”

王建的另一个儿子王宗杰聪明干练，时常主动找王建谈论对时局的思考和看法。尤其是王宗衍瞎胡闹的时候，王宗杰更是见缝插针找王建主动表现。王建觉得王宗杰还比较像自己，值得培养，有前途。正在王建准备将王宗衍废掉换上王宗杰为太子时，王宗杰突然暴病身亡。那个时候医疗科学不发达，安保侦查手段也原始，法医鉴定也是没谱的事，随便弄死个人根本无法追查。

王建只有更加郁闷。

王建遇到了和朱全忠一样的难题，接班人不理想。看看人家李克用多么省心，什么都不管，儿子个个生龙活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年龄不饶人，王建也逐渐老了，深受老年病“昏瞀”困扰，大意是视觉昏花、精力不济、思维能力下降。公元918年四月，王建走到了人生尽头。

王建的交班虽然没有朱全忠那样悲惨与腥风血雨，可也经历了一番心惊肉跳的搏斗。

王建原准备有序交代后事，他将各位大臣按照才干安排到适合的岗位上之后，对他们嘱咐说：“太子王宗衍贪玩柔弱，既然大臣们力主王宗衍接班，我不能勉强违背大家的意愿，更不能逾越长幼次序另换新人。如果太子实在不能挑起国家重担，你们可以废掉他，只要是在王氏子孙中换人，换谁都行。废掉王宗衍可以，但一定要保全他的性命，给他一口饭吃。太子的母亲徐妃及其外戚，可以享受丰厚的供奉，但不可以干预朝政，不可以执掌兵权，否则会害了他们。他们不是那块料。这也是为他们好。”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建如此雄才刚强的王者，在弥留之际，说出的遗言竟然是这么有情有理富有人情味。

王建将死，有人将乱。

大奸臣唐文扆觉得浑水摸鱼的时候到了，他要富贵险中求，乘机作乱。唐文扆此时的官职是内飞龙使，统领禁军，掌控皇宫大内的安全保卫和机密要情。看到王建随时都会咽气，唐文扆派重兵把守宫门，隔绝内外消息，敷衍阻挡任何大臣及皇帝亲人接近王建。

为了把气息垂危的王建完全掌控在手，唐文扆可谓机关算尽。但他在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百密一疏断送了小命。唐文扆派出打探外部动静的一个家伙出卖了他，投靠到了王公大臣一边。

马步都指挥使王宗弼听说唐文扆要作乱，直接带人撞开宫门，闯入寝宫，见到王建后揭发了唐文扆。这时候，王建还剩下三口气。王建喘着粗气大骂唐文扆狼子野心。因过于激动，王建额头青筋暴跳，干瘦的脸憋得通红，胸口剧烈起伏。

王建强忍元神留在窍内，当即做出决定，让太子进宫侍驾，把唐文扆流放雅州，把财政、官员管理、司法诉讼、文件档案等工作暂交庾凝

绩执掌，把都城防卫、行军打仗、内外部军事调遣等工作暂交宋光嗣执掌。同时遗诏由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兼中书令王宗弼、王宗瑶、王宗绾、王宗夔共同辅政。

蜀国革除唐朝旧弊，枢密使、飞龙使不再由宦官担任，改由有学问的人担任。可这次唐文扆之乱，使王建担心跟他打天下的许州旧部不服太子领导，将来遗留祸患。因宦官宋光嗣一直和太子王宗衍关系比较好。故此，王建临终决定由宦官出任枢密使。

六月，王建去世。王宗衍继位蜀国皇帝。继位后，王宗衍将唐文扆全家灭族。

王建时代终结，王宗衍时代开启。

王宗衍喜欢玩乐，将内外朝政交给了两个人管理，一个是中书令、巨鹿王王宗弼，另一个是枢密使宋光嗣。王宗弼贪财纳贿，宋光嗣阿谀奉承，这俩家伙把繁荣强盛的蜀国玩得乱七八糟。

王宗衍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是个大玩主儿，当了皇帝后更加肆无忌惮放开了手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玩的水平冲出了四川走向了全国。这位蜀国皇帝有几大爱好，踢球、做游戏、玩女人、游山玩水、喝酒、吟诗作赋、花钱高消费、穿戴名牌。

王建尸骨未寒，王宗衍已经急不可耐了。不仅王宗衍好玩，他的大妈小妈都爱玩。王宗衍的大妈是徐太后、小妈是徐太妃，徐太后、徐太妃原是唐朝眉州刺史徐耕的女儿。王建得四川后，一眼看上了徐氏二姐妹，将她们双双娶入宫中。后来，老大做了皇后，老二做了皇妃。蜀国中最有权势的三个人臭味相投，隔三差五就组团外出旅游，有时候是到王公大臣家串门，有时候是作为驴友到名山大川散心。

皇帝如果出门旅游，那阵势排场可大了去了。吹吹打打不说，一路之上各级衙门提前十天半个月要做好迎接准备工作，把当地最好的奇珍异宝、山珍野味、高档酒店都要准备好。皇帝爱玩，他自己不会买装备、查地图、请导游、带方便面，一定有一群善于揣摩主子心意又积极办事的人才能付诸实施。这帮跟屁虫马屁精狐假虎威一吆喝，十里范围内的事情能招摇铺张到百里之外。

有一次王宗衍北巡，其实就是向北游玩。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对皇帝说："主子您出巡，这一路上没什么好驿站，需要建一些行宫供主子和太后太妃临时居住。"

王宗衍说："好，你去办吧。"

韩昭面有难色，吞吞吐吐说道："建房子需要钱，可主子这些钱都从国库支出，额度太大。"

王宗衍斜了一眼韩昭，问道："那怎么修？"

韩昭一脸诡异的笑，说道："主子，您可以把从成都向北一路上，通州、渠州、巴州、集州等各州的刺史官职卖掉，这样可以收入一大笔钱，而且由各地负责修建行宫，既方便又省事。"

王宗衍盯着韩昭，足足盯了有五秒钟。韩昭被王宗衍盯得心里发毛，额头细汗都渗出来了。突然，王宗衍大笑说道："韩昭啊，韩昭，你是个人才啊，这么好的主意都想得出来。就这么办，你去具体操办吧。"

韩昭一颗揪着的心"噗通"放在了肚子里，继而心花怒放。这可是个美差啊，既可以为皇帝办事讨欢心，又可以在卖官过程中贪污收银子，还可以假公济私结党营私。

出巡筹备工作准备妥当，皇帝八月启程。

这一天晴空万里，成都北大门徐徐打开，"咚咚"十二声礼炮之后，皇帝仪仗队、鼓号队、旗幡队、车队、马队浩浩荡荡几千人陆续出城。王宗衍虽然身为一国之君，可一点都没有安保意识，非要骑马炫耀一番。今天这位皇帝一身黄龙袍，身披黄金甲，头戴宝珠冠，左手持弓，右手揽辔，雄赳赳气昂昂端坐黄骠马背之上，左顾右盼，不时向两旁围观的群众微笑点头示意。徐太后和徐太妃也挑起车窗纱帘，向车外摆手。这支大旅游团气势非凡，队伍绵延上百里。

蜀国皇帝王宗衍不仅喜欢组团外出旅游，还喜欢独自逛街。他不分晴天下雨白天晚上，只要高兴来兴致了，马上换上平民的衣服跑出皇宫，要么到小酒馆喝一顿儿，要么到火锅店吃一顿儿，要么到绸缎庄采购一番，玩累了还会到青楼妓院打打野味。

尽管那时候没有电视报纸，皇帝也没有上镜的机会。可王宗衍出来

次数多了，老百姓还是有人能认出他来。为了保持低调，隐藏身份，王宗衍下令蜀国老百姓人人要戴大沿帽，他也戴，这样就可以遮住大半个脸了。

搜奇猎艳是很多皇帝的毛病，王宗衍把这项技术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到他姥爷徐耕家去串门，一不小心看到了徐耕的孙女貌美如花，不禁心旌荡漾，将其纳入宫中。他爹王建娶了徐耕的女儿，王宗衍又纳了徐耕的孙女，倒挺配套。有了新的厌了旧的，正室高妃被王宗衍休回了娘家。

在一次旅途中，王宗衍旅游团队遇到了结婚迎娶队伍。王宗衍走上前去，挑起花轿窗帘，里面坐着新娘子。王宗衍探手扯下了红盖头。新娘子吓坏了，躲在轿子角落里不敢吭声。王宗衍眼睛都看直了，哈喇子流下来半尺长，立即要求将新娘子纳入宫中，赐予新郎官百匹绸缎作为慰问交换。真是祸从天降，新人两家哭成一团，新郎官怒极攻心，当场气绝身亡。

王宗衍不管官女民女未婚已婚，只要看上了，就一定要弄到手。好办的就直接纳入皇宫，不好办的就保持通奸关系。他看上了大臣王承休的老婆，由于大臣的老婆不能明目张胆地弄入皇宫，王宗衍就时常到王承休家走动走动，视察视察，慰问慰问。

王宗衍很有创意，他在皇宫后花园内用绫罗绸缎把假山、树木、水渠包装一番，名曰锦步障。在里面踢球、捉迷藏、划船、喝酒、玩女人。为了营造超级气氛，宫女宦官就点燃各种名贵的香料，烟雾缭绕犹如仙境。晚上就点燃巨型蜡烛，光影绰约，天水浑然。这锦步障有个缺陷，一旦刮风下雨，整个游乐园破败不堪。于是重新装修，重新开张投产运营。

王宗衍的荒淫奢侈及稀奇古怪的玩法，消耗了巨量的蜀国财富，荒废了军国朝政，严重伤害了蜀国大地数千万百姓的感情。上梁不正下梁歪，以王宗弼、宋光嗣为首的一般文武大臣沆瀣一气，贪污腐败，买官卖官，争权夺利，损公肥私，政治纲纪废弛，军政民政财政混乱。



王建十年辛苦建立起来的蜀国基业，被王宗衍三五年就折腾报废了。

蜀国也还有明智正直的官员，曾向王宗衍建议，要内修政治，不能这么无休止地吃喝玩乐，要警惕中原的侵犯野心。王宗衍根本听不进去。

李存勖向蜀国派遣了几批使者，探测蜀国虚实。几次往来之后，基本了解了蜀国败落的现状。

李存勖是一部完美的战争机器，他再一次嗅到了发动战争的机会，伐蜀。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九月，李存勖将首席谋臣郭崇韬找来，君臣再次进行了战略对话。这也是他们君臣最后一次谈话，最后一次见面。为什么是最后一次？请往下看。

郭崇韬并不知道皇帝找他有什么事，皇帝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这么郑重其事地找他了。一般情况下，都是郭崇韬找皇帝，向皇帝提出人事安排、财政政策、军务政策的建议及规劝皇帝不要太奢侈、劝阻决策失误和节支娱乐等，皇帝每每都是敷衍了事，并不认真听郭崇韬的话。这几年即便偶尔有几次皇帝主动找他，也是由于国库财政入不敷出了，皇帝手头吃紧了。这些事情自从孔谦做了租庸调副使后，都不再是难事了。因为孔谦很能干，在魏州时就很能干，为了在新帝国中往上爬，他更能干了，到处搜刮征敛，发明出的办法名目繁多稀奇古怪。郭崇韬虽然对孔谦的做法不完全赞成，但为了填补财政大窟窿，也只好由他去了。

这次皇帝李存勖亲自差人找郭崇韬议事，一定是发生了大事件，或者要发生大事件。郭崇韬怀着狐疑的心情从相府赶到皇宫。

等郭崇韬到达皇宫文华殿议事厅的时候，已经有四五个宰相级别的人物或者部门长官等候了。郭崇韬威严地迈步走入大殿，早到的官员纷纷起立向郭崇韬行礼，主动向郭崇韬寒暄问好。郭崇韬略微点点头，朝班列的头把椅子走去，然后缓缓落座。待郭崇韬坐定之后，众人才敢依次就座。

片刻之后，后唐庄宗李存勖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双手插在佩玉腰带缝隙里，挺胸昂头，龙行虎步，目光炯炯，修剪整齐短而浓密的胡须围绕在方口周围。此时的庄宗年富力强，四十多岁正值壮年，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开国皇帝中，这个年龄段是黄金季节。

文武大臣见庄宗到来，急忙齐刷刷起身口诵：“吾皇万岁。”庄宗用

他如电的眼神扫视了一眼群臣，摆摆手示意大家平身。

庄宗坐在高脚龙椅之上，低沉而威重的说道："各位爱卿，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一件事情。"庄宗微微顿了顿，接着说道："自朕扫荡黄河两岸以来，四海宾服。朕看到中国目前仍是四分五裂，生灵涂炭，决意要混一寰宇，一统华夏，恢复我大唐盛况。"

众大臣听庄宗说出如此宏伟的计划，个个都似乎被震蒙了脑袋，抬头看着皇帝，张着嘴巴说不出话。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位不知疲倦的主子受什么刺激了，刚过几天安稳日子，又要担惊受怕地打仗？

庄宗似乎没有看出来群臣惊愕的表情，接着说他的理想："四川王宗衍骄奢淫逸，朝政废弛，君臣失德，民怨沸腾，蜀国气数已尽，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如果不取必受其咎。况且他有很多上等的丝绸锦缎，却禁止卖给我们中原，实在可气。"

郭崇韬静静地听皇帝慷慨激昂地阐述他的意见，心里想，皇帝你看到了王宗衍的缺点，怎么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呢？你的情况比王宗衍又好到哪里去呢？这可是乌鸦落在猪身上，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啊。

等庄宗说完他的想法后，众大臣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先发表意见，大家都看着郭崇韬，希望他先谈谈看法。郭崇韬发现庄宗也在看着他，于是郭崇韬缓缓开口问道："陛下因何伐蜀？"

李存勖神态自若，微微带笑地说："吊民伐罪，恢复唐室属地。"

郭崇韬继续问道："蜀国遥远，我们对它了解吗？"

李存勖说道："蜀国虽然偏远，但与中原交往频繁。我已先后派出几批官方或民间使团赴蜀，打探虚实。尤其是客省使李严带着我的密令今年两次访问蜀国高层，已经对蜀国军事政治民生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蜀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衰败不堪。"

郭崇韬再问道："陛下认为时机成熟了吗？"

李存勖毫不犹豫地说："王宗衍那个傻小子以为我唐国与他互通使节友好，对我国毫无戒备之心，已经将东面北面的几十路驻防军队裁撤了。此时如若不伐，机会难以再得。"

话说到此处，事情已经很明确了，李存勖早就动了伐蜀的心思，已

经不是昨天前天忽然心血来潮的事，而是秘密准备了好几年。既然皇帝决心已下，事情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伐蜀是必须要做的了。

郭崇韬看了看众人，问道：“伐蜀事大，谁可为帅？”

宣徽使李绍宏说道：“李绍钦可以当此大任，此人有盖世奇才，即使孙武吴起也不如他。”

李绍钦就是段凝。五代时期改名成风，特别是上级喜欢给下级改名字，皇帝也喜欢给自己改名字。段凝投降后唐后，李存勖给段凝改名为李绍钦，以示信任。还有很多人改名，为了便于和上文衔接，我们都用其原名。

郭崇韬冷笑了一下，他知道段凝情商很高，善于巴结李绍宏等高官显贵，这是李绍宏借机给段凝找门路。郭崇韬说道：“段凝乃是亡国败将，奸诈谄媚，道德败坏，不可信任。”被郭崇韬一反驳，李绍宏脸红脖子粗，可又慑于郭崇韬的权威不敢抗争，坐到一边缩着去了。

此时，又有人建议由内外藩汉马步军总管李嗣源挂帅。去年李存审因老病去世之后，李嗣源从副总管升任总管，成为唐军中第一号人物。以李嗣源的战绩、能力和地位、威望，出任伐蜀统帅足以胜任。

可是郭崇韬仍然摇头，这时候连庄宗皇帝也奇怪地看着他。郭崇韬说道：“北方契丹日益强大，向南侵犯的频次逐年增加，对我北方造成了很大危害。李嗣源总管还需要留在真定抗击契丹，那里离开他不行啊。”

这下子大家可傻眼了，唐梁黄河十年决战期间，唐国大将纷纷陨落，能够独当一面的只有李嗣源了。如果李嗣源还走不开的话，那还有谁行呢？

郭崇韬很为难的样子，说道：“陛下，虽然蜀国内政乱成一团糟，可是我们自己准备并不充足。如果在北方和西南两地同时发动战争，军事力量必然不够用。前些年中原历经十年战争，国库空虚，经济供给也跟不上。还不如等抗击契丹有眉目之后，再做打算。”

庄宗李存勖听郭崇韬这么说，面露不悦之色。带着责问的口气说道：“照你这么说，朕统一天下的大业就没希望啦。”

郭崇韬急忙站起来，他听出了李存勖此话的分量。郭崇韬虽然位高

权重，深受庄宗信任。可是这地位也并非牢不可破的，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风风光光，风平浪静。由于宦官、戏子和一群不得志的官员时常在李存勖面前说郭崇韬的坏话，一些有实力的派系也在和郭崇韬明争暗斗。郭崇韬一度感到岌岌可危。郭崇韬深谙官场套路，时而纵横捭阖，时而欲擒故纵，时而隔山打牛，时而借刀杀人，时而围魏救赵，使出了浑身解数才勉强保住平安。

之所以郭崇韬能够度过各种宦海险境，主要是李存勖信任他。如果郭崇韬惹恼了李存勖，这个最后的大靠山不再信任郭崇韬，那郭崇韬的结局将不堪设想。

北面契丹虎视眈眈是个劲敌，决不可马虎大意。现在又要对西面蜀国用兵，哪里分得开力量？蜀国虽然衰微，毕竟历经十几年的基业，况且蜀道险远，历来是兵家头疼之事。庄宗皇帝李存勖好大喜功，一意孤行，自不量力执意伐蜀，谁人也不好硬性阻拦。

郭崇韬也不敢。

伐蜀的困难在于将帅的选择，李嗣源以下的将帅要么是不成熟的河东新人，要么是朱梁投靠过来的降将，这群人没有形成宾服隶属关系。如果没有得力的统帅，不仅可能劳而无功，而且可能引发内讧甚至叛乱。这是郭崇韬忧心之处。

万般无奈之下，郭崇韬建议："放眼国内，目前唯一可节制诸将的，除了陛下、李总管之外，只有魏王。魏王身为太子地位尊贵。按照历朝传统，太子需要建立大功勋以成就威名，得到普遍认可。故这次伐蜀可由魏王挂帅。这也是一次锻炼的好机会。"

庄宗李存勖对于郭崇韬这个建议倒是出乎意料。将中选将是一个思路，将外选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这反映了郭崇韬开阔的视野和统筹谋划全局的能力，的确比一般大臣高明。李存勖认为郭崇韬言之有理，可心里觉得不踏实。毕竟自己这个宝贝儿子李继岌还没有经历过风雨，独担大任的能力尚未显现。

李存勖边沉思边说："继岌前两天刚刚加封魏王，地位虽然贵重，可毕竟年轻，他自己还难以挑起如此重担。嗯，继岌可以挂帅，借此历

练一番，但还需要一个能干的人作为副手比较妥当。”

郭崇韬没想到皇帝还需要一个副手来辅助李继岌，正在思考谁人合适时，庄宗发话了：“这个副手非你郭爱卿莫属了。”郭崇韬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后说道：“臣遵命。”

《旧五代史》上怀疑郭崇韬为了加固自己的地位，在一一排除掉伐蜀大帅候选人之后，故意抬出魏王李继岌，进而自己谋得伐蜀副职的机会，以图立大功提高威望。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蜀国虽然衰落，是一个吞并它的好机会。可蜀国毕竟不是威胁，吃掉蜀国不是当务之急。要紧的是北方抵御契丹的侵犯。

后唐立国尚浅，连年征战经济匮乏，没有能力两线作战。郭崇韬一再强调伐蜀选帅之难，很可能是意欲阻止李存勖发动战争。

至于郭崇韬的地位受到威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他应该非常懂得藏巧守拙的道理，况且早就提出了辞职卸权的申请，用不着忽然心血来潮，百尺竿头玩刺激。郭崇韬更应懂得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道理，他的地位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会再去谋求什么大功以提升地位了。他建议魏王李继岌出任统帅，完全是从确保有效组织战争资源的角度考虑。如果有一个得力的主帅，既可以组织起最大的力量，也可以避免内耗。郭崇韬被李存勖选为招讨使（副帅），更多是李存勖对他能力的信任，而不是郭崇韬故意做局自任的。

事已至此，只好如此。

郭崇韬不得不挑起伐蜀的重任。

为了有效实施这次伐蜀战略，李存勖调集了一切可以调集的力量。

正面向西的主力攻击部队是魏王李继岌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即主帅），郭崇韬为东北面行营都招讨使（常务副帅），全权处理行军打仗的各项军务。皇帝又下旨让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让岐王李茂贞的儿子李继严为供军转运应接使，让同州节度使李令德（朱友谦的儿子，此时朱友谦被改名为李继麟）为行营副招讨使，陕州节度使李绍琛（康延孝）为蕃汉马步军都排陈斩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西京留守张筠为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为左厢马步

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为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为西川管内招抚使。后唐派出了盛大的军队，各路兵马六万人浩浩荡荡向四川进发。

郭崇韬西行之前，还对将来后续的工作做了安排。他向李存勖建议，如果打下四川，请调北都（太原）留守孟知祥前往镇守。如果郭崇韬本人遭遇不测，可由魏州副留守张宪出任宰相。由此可见，郭崇韬思虑之周到，老成谋国。

就在后唐积极备战出兵伐蜀的时候，蜀国皇帝王宗衍正要东巡。在一帮马屁精忽悠下，王宗衍组织了一个大大的旅游团要去秦州旅游。大臣王宗弼等人苦口婆心劝阻皇帝不要到处乱跑了，当以国家社稷为重。王宗衍不听，一定要去秦州逛逛。王宗衍之所以坚决要去秦州，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他看上了蜀国天雄节度使王承休的老婆，心里猴急猫抓的想过去用一用。

唐军在郭崇韬统帅下，采取了正确的进攻策略，以占领要塞为目的，不追求歼灭蜀军；以招降为主要手段，不杀叛将降兵；以网开一面为策略，不赶尽杀绝；以战养战获取粮草辎重为目的，不指望国内大后方供给；以宣传蜀国无道将亡以瓦解人心，不使敌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力量。

魏王李继岌对郭崇韬完全信任，充分放权，行军打仗、运筹策划、官员任命、军需调度等一切事务，都交由郭崇韬自行决定。很多人贪恋权位，争功嫉妒，导致内讧不和，破坏了团结，以至于断送了整个战争。李继岌能做到充分放权给郭崇韬，从这一点来看他也不简单。

唐军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城略地，长驱直入，穿越高山峻岭，躲过雾气烟瘴，一路打到成都。蜀军要么望风逃窜，要么举城投降，要么一触即溃，要么各怀鬼胎避而不战。唐军如入无人之境，进驻了这个山美、水美、人美、酒美、食美的天府之国。

十一月，蜀国皇帝王宗衍刚刚到达秦州，刚刚用上他魂牵梦绕的美人儿，就接到了十万火急的报告，说唐军已经破关斩将杀奔成都而来。王宗衍吓得手忙脚乱，不慎从美人身上“咕咚”一声掉在地上，屁滚尿流地跑回成都组织抗击唐军。王宗衍刚刚踏入成都城门，就被王宗弼一班

投降派及无能派大臣挟持了，在稀里糊涂及万般无奈之中，举着白旗出成都向唐军投降。

唐国自出兵到蜀亡，前后只用了七十天。占据节度藩镇十个，州城六十四个，县府二百四十九个，俘获蜀兵三万人，缴获铠甲武器、钱粮、锦缎等不可计数。

唐国灭蜀，天下震动。威加四海，不可一世。

郭崇韬万万没想到，在他的实际统帅之下伐蜀获胜，建立旷世奇功，而死亡的脚步却迫近了。

12．郭崇韬之死

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卸了磨，要杀驴。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作为东南面伐蜀的统帅，不仅没有沾上唐军伐蜀的便宜，反倒屡遭败仗，差点搭上老命。

一天高季兴正在吃饭，有人来报告说唐国灭蜀。高季兴大惊失色，手一抖将勺子筷子失手掉落一地，并将一碗米饭打翻。高季兴拍着额头后悔地说："是老夫之过也。当初李存勖问我打吴国容易还是打蜀国容易，我为了难为李存勖这小子，想通过战争削弱唐国，就诱惑他说蜀国物产丰富，怂恿他去伐蜀。其实攻打蜀国要难得多。没想到他竟然成功，得到了一个大便宜。"

高季兴的谋士梁震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唐国皇帝灭蜀之后，会更加骄横跋扈的。唐国败亡指日可待，到那时就对我们有利了。"

唐国局势的发展果然被梁震言中。

要说起来，古代社会信息情报极不发达的情况下，隔着千山万水研判敌国形势居然能做到如此精准，的确神奇。现代社会各国弄一帮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教授、官员凑在一起，花费巨额经费，研究十几个课题，得出的结论却往往谬以千里。

就在郭崇韬披荆斩棘、风餐露宿、殚精竭虑地攻打蜀国时，唐国内

部的矛盾也发展到了高潮。

郭崇韬的性格十分鲜明，他敢于任事，干工作热情高，敬业勤奋，放得开手脚，杀伐决断一言九鼎。在伐蜀战争中，既然临行前皇帝已经指示所有军旅之事都由郭崇韬负责，因此郭崇韬毫不推脱，全力以赴地担起了这副担子。

事物总有两面性。郭崇韬将伐蜀视为己任，可也犯了大忌，犯了树大招风的大忌。原本太子魏王李继岌是一把手，各项重大决策都应出自李继岌，各路兵马请示汇报的对象也应是李继岌，郭崇韬只是是参谋助手。但郭崇韬没有摆顺这个关系，他认为反正太子也不太懂事，干脆别麻烦他了，自己直接定事效率还高。郭崇韬没太拿太子这个领导当回事。

郭崇韬的副帅府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开会的、汇报的、起草任免文件的、递送公文告示书信的、送礼的、报账的络绎不绝，大事小情全都往副帅这里跑。人人都知道，只要找到郭崇韬事情就有结果就能办成办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主帅李继岌的大帅府冷冷清清，除了每天例行的全体将士晨会之外，没什么人来找李继岌请示汇报，更没有人认为他是实权人物，也就没有人到他这里送礼请客走后门。

魏王李继岌开始倒是没什么不愉快的想法，他还认为郭崇韬举荐他出任主帅是郭崇韬帮他充实履历。这样不挺好吗？事情全由郭崇韬去办，灭蜀的大功劳记在太子我头上。可是有人有很多人不这么想。

伐蜀唐军中除了太子李继岌为统帅，郭崇韬为招讨使之外，皇帝李存勖还为这支军队配备了很多干部。派遣大宦官李从袭为监军，宦官李廷安、吕知柔为魏王府报事官，以工部尚书任圆、翰林学士李愚为大帅府幕僚。这是一个十分豪华的阵容，已经不单单是一支战斗部队的建制，几乎是配备了一个军政体制完备的班子。

之所以这么配置干部，既反映了李存勖对此战的重视，也反映了李存勖对伐蜀将领的不放心。自古入蜀的部队很多都闹了独立，前车之鉴，不可不警惕。郭崇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出征之前他就举荐了孟知祥出任未来的四川节度使，借此表达他本人不会留恋四川的心

意，从而希望皇帝对他放心。

郭崇韬那边热火朝天，太子这里门可罗雀，更要命的是这里没什么油水。每打下一座城池，金银珠宝、丝绸玛瑙、美女歌姬、山珍野味都输送进入了副帅府，剩下的什么瘦马、粗布、痰盂、苍蝇拍、猪肘子才送到大帅府。监军李从袭等人为地位低下感到十分羞耻，更为捞不到好处而嫉恨，就在太子李继岌耳边说郭崇韬的坏话。郭崇韬敛财、好色、贪权、占功、无视君长等等或真或假绘声绘色的小报告，天天充斥李继岌的耳朵。在这些闲言碎语的狂轰烂炸之下，李继岌开始对郭崇韬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感觉。

有一天，郭崇韬和李继岌议事，说完正事之后唠着闲嗑。郭崇韬对李继岌说："大王你将来执掌天下，责任重大，一定要亲近饱读诗书博学多才之士，吸取前代历朝的教训，不能豢养宦官，更不可让宦官掌权。甚至都不要骑骟过的马，以免沾染晦气。"不料这些话被宦官吕知柔偷听了去，吕知柔又添油加醋地传播给其他宦官。这些年来，郭崇韬一直处处打击宦官，和宦官集团矛盾很深。现在郭崇韬如此公然对皇朝接班人灌输消灭宦官的观点，因此宦官对郭崇韬恨得咬牙切齿，摩拳擦掌找机会要报复郭崇韬。

蜀国大臣王宗弼投降唐军后，向郭崇韬进献了很多贿赂，与郭崇韬走动频繁密切。王宗弼这家伙还梦想着唐军走后，由他做西川留后。他托郭崇韬为他疏通关系。郭崇韬知道王宗弼腐败无能，况且乱臣贼子根本不可信。但鉴于王宗弼还握有几万人马，蜀国境内流贼尚未平息，所以郭崇韬对于王宗弼的要求表面上予以答应，但实际上拖着不办。

时日一长，王宗弼迟迟得不到结果，干着急没办法。他认为是唐国上面有人不同意，如果四川换成别人镇守，那将来一定不会有他的好日子。于是他想出一计，要是能把郭崇韬留在四川，总好过再来一个陌生人。如果郭崇韬主政四川，将来也不会亏待他。拿定主意之后，王宗弼带着一帮军兵百姓，装模作样地来到太子主帅府，上访请愿，要求唐国朝廷将郭崇韬留在四川主持军政大事。

蜀人请命要挽留郭崇韬，这可是大事，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事。李从

袭等人借题发挥，对魏王李继岌说："大王，郭崇韬父子专权独断，现在又煽动蜀人请命，以此推断他可能怀有异志，人心难测，您不可不防。"

经李从袭这么一引导，魏王李继岌对郭崇韬增加了警惕之心，答复王宗弼等人说："郭令公位居宰相，深受父皇倚重，朝堂之上离不开他，怎么可以大材小用，让郭令公委屈在偏远的四川呢！你们说的这件事太大，不是我职权内可以决定的，你们如果实在强求，那你们自己去洛阳请示父皇吧。"李继岌弄了软钉子把王宗弼打发了。

这次上访事件很快传到了郭崇韬耳朵里。郭崇韬对太子李继岌的这种答复，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可总感觉像吃了苍蝇，心里很不是滋味。李继岌和郭崇韬两人之间的嫌隙扩大，互不信任的感觉与日俱增。

成都虽然投降，蜀国皇帝也被装在木笼囚车里送往洛阳，可蜀国逃散的兵马落草为寇的很多。由于战乱，土匪也趁机四起。郭崇韬为了长远考虑，派任圆和张筠分头讨伐。由于这个原因，伐蜀唐军在四川多留了些日子。

蜀人挽留郭崇韬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快快地飞到了洛阳，传到了皇帝李存勖耳朵里。李存勖原本就担心伐蜀军队闹独立，如此则前功尽弃。听说郭崇韬深受蜀人拥戴，而且大军迟迟不还朝，李存勖疑心顿起。

李存勖派出宦官向延嗣前往成都催促撤军。皇帝的钦差大臣到达成都，相当于皇帝莅临。郭崇韬竟然没当回事，因为他一向反感宦官。向延嗣旅途劳顿风尘仆仆，郭崇韬既没有出城迎接，也没有大摆筵席款待使者。郭崇韬的接待工作很简单很冷淡，故意冷落这个太监钦差。

向延嗣骄横惯了，在别人面前都是趾高气昂，吃香的喝辣的，前呼后拥。郭崇韬这么冷淡地对待他，而且一副上级对待下级的模样。向延嗣原本饿着肚子，想借这趟出差的机会大吃大喝一番，顺手弄点外财外快。没想到郭崇韬只给他上了几盘家常菜，也就是白菜豆腐、萝卜地瓜。向延嗣早就听闻传说中的四川名吃香辣可口，可今天一样都没有。向延嗣怒了，心想这个郭崇韬太骄傲自大了，对待朝廷使节居然一点款待的热情都没有，岂有此理！

在郭崇韬那里吃完饭之后，向延嗣又被李从袭请去。向延嗣拉着脸向李从袭诉苦。李从袭趁此机会给向延嗣灌输了一大堆郭崇韬的坏话。李从袭说："郭崇韬在军前不拿太子当干部，独断专行，骄横跋扈，天天和军中大将及蜀国豪绅泡在一起，不知道他们在议论谋划些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有人向郭崇韬建议'蜀国物产丰富，地肥人美，郭崇韬应早作计划'。现在几万大军都在郭崇韬控制之下，太子实际是身陷虎狼之口。一旦发生不测变故，我们这些人可能连葬身之处也找不到了。"

李从袭说完，抱着向延嗣大哭起来。两个宦官一把鼻涕一把泪互诉衷肠，哭得煞有介事天翻地覆。

其实，皇帝派专人来催促撤军，已经是发出了警示信号。郭崇韬应该警觉，以他的政治智慧不该在这种事情上麻痹大意。可是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郭崇韬也是被平蜀胜利蒙蔽了眼睛，没有发觉暗潮涌动的危机。

向延嗣在军前搜集到了郭崇韬的第一手材料，匆匆回到洛阳向主子汇报。向延嗣不仅向皇帝李存勖做了报告，也向皇后刘氏做了汇报，而且在刘皇后跟前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刘皇后早已对郭崇韬看不起她的出身而怀恨在心。报复的时机到了。女人如果报复起人来，其能量和力度是十分可怕而惊人的。

刘皇后向李存勖一哭二闹三上吊，口口声声说太子李继岌身处险境，要求皇帝赶快把太子救出来。实际上是要求皇帝把郭崇韬杀了。

没多久平灭蜀国的战情报告送到了洛阳，其中详述了出兵的过程、经历的战役、立功及阵亡将士的名单、收降蜀国官吏的情况、俘获敌军及物资情况，还包括占领没收蜀国国库财物账目。庄宗李存勖一边翻看这些账目，一边怀疑的自言自语："人人都说蜀国乃天下肥美之地，奇珍异宝不可胜数，怎么才这么点东西？"

蜀国富饶的名气是王建时期为鼎盛，王宗衍几年奢侈浪费消耗的也差不多了。另外太子李继岌较为宽大，没有实行搜刮聚敛的政策。因此，唐军缴获的蜀国财物没有李存勖想象得那么多。

李存勖的细微神情变化被站在一旁的向延嗣察觉到了。向延嗣凑过

来说道："臣听说蜀国破亡时，奇珍异宝都被人进献给了郭崇韬父子，所以剩下送给朝廷的就不多了。"向延嗣这话很有杀伤力，因为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其实最厉害的谗言就是这种半真半假无法精确求证的话。郭崇韬父子的确收受了大量钱财，但不至于占去蜀国财物的大半。向延嗣的话发挥了作用，深深刺激了李存勖。李存勖一拍桌子大怒，差点暴跳如雷。

郭崇韬的危险在加剧，死亡的脚步在逼近。

这次郭崇韬的敌人已经不是一个，也不是一群人，而是几群人，有实力有地位有权势的几群人，这些人几乎囊括了唐国所有最有权势的人。

处于郭崇韬与其敌人矛盾天平中心的就是皇帝李存勖。

李存勖的态度决定着这组矛盾的走向与结局。

蜀国已被唐国消灭。按照既定方针需要由唐国派遣封疆大吏去镇守。候选人是郭崇韬的旧恩人孟知祥。当年孟知祥推荐郭崇韬出任晋王的办公室主任，现在郭崇韬又推荐孟知祥出任西川节度使这个肥缺。西川比太原大多了也肥多了。郭崇韬算是知恩图报。孟知祥也是李存勖的旧部，也是姻亲。李存勖对孟知祥很放心。因此，虽然孟知祥是郭崇韬推荐的，虽然现在李存勖怀疑郭崇韬有异心，但李存勖仍对孟知祥信任不二。

孟知祥临行前，庄宗李存勖叮嘱说："听说郭崇韬有异心，你到任后替我除掉他。"

孟知祥听李存勖这么说，大吃一惊，继而摇摇头说道："郭崇韬乃是国家栋梁，曾立下汗马功劳，不应该会做这样的事。等臣到了成都留意观察，见机行事，如果他没有图谋自立的迹象，臣将打发他回来。"李存勖也同意了孟知祥的意见。

李存勖其实并不真的相信郭崇韬会有异心，但出于做皇帝的职业敏感，"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绝不相信任何人，他才对郭崇韬产生了怀疑，不过还没有到下决心动杀机的地步。

经孟知祥这么一周旋，郭崇韬的事情出现了转机。

李存勖深知郭崇韬和宦官集团的矛盾由来已久，可以估计出这里面的弯弯绕不简单。他也知道孟知祥与郭崇韬关系友好，孟知祥不会轻易除掉郭崇韬，搞不好孟知祥还可能与郭崇韬穿上一条裤子。因此在孟知祥出发之后，李存勖又另外派出衣甲马库使马彦珪到成都去专门调查郭崇韬。李存勖对马彦珪秘密下令说："如果郭崇韬听从朝廷命令，按时班师回朝，一切好办。如果他有拖着不走或者不听话的表现，你和太子就地除掉他。"

李存勖为了搞清楚郭崇韬的情况，三番五次派人调查，并设置了假设条件，说明李存勖还是很慎重，对郭崇韬留有余地。

虽然李存勖尚没有对郭崇韬动最后的杀机，但这些宦官集团及皇后集团已经迫不及待了。马彦珪从皇帝那里退出来，临行前又去请示刘皇后。马彦珪对刘皇后说："臣听向延嗣描述，四川的事情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间不容发，郭崇韬随时都会发生叛乱。现在皇帝犹豫不决，难道还要等发觉事态严重后，再从成都向三千里外的洛阳请示吗？"马彦珪明摆着是申请处置紧急事态的授权。

在马彦珪撺掇下，刘皇后急匆匆去找庄宗皇帝，要求皇帝下达绝杀令。李存勖忧心忡忡地说："关于郭崇韬的事情都是些传言，还缺乏实际证据，怎么可以草率定案呢？"

刘皇后碰了一鼻子灰，从庄宗皇帝那里回到自己的后宫，越想越觉得应该下手，此时若不对郭崇韬下手，可能将来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个女人以个人名义起草了命令。命令是下达给太子李继岌的，命令他现场立即杀掉郭崇韬。

孟知祥前脚到达四川边境，马彦珪后脚就追了上来，并催促孟知祥快点赴任。孟知祥看到皇帝又派来一个密使，就明白了七八成，他仰天长叹道："要出大乱子了。"

转眼到了公元926年正月。

按照唐国朝廷命令，伐蜀唐军班师回朝。

魏王李继岌作为最高统帅，组织撤军事宜，留下任圜作为西川留守以待孟知祥。

撤军行动各项事务刚刚部署完毕，马彦珪日夜兼程满头大汗地赶到了成都。马彦珪顾不上喝口水，立即将刘皇后下达的命令交给李继岌，让李继岌做掉郭崇韬。

李继岌不同意这么做，他说：“几万大军正要启程，郭崇韬并没有表露出不轨的迹象，为什么做兔死狗烹这种负心的事情呢？你们别说了。况且没有皇帝的敕令，只凭皇后的教令就杀掉招讨使，这合法吗？”李继岌作为前线的当局领导人，最熟悉情况，对事情的估计也最客观。这也说明李继岌不是心胸狭隘，囿于私见的人。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说一说唐国的文件效力。后唐入主洛阳之后，把朱梁的《律令格式》全部废除，自己的法令文件搞得一团糟。不仅皇帝可以发布命令，皇后也可以发布命令。皇帝发布的命令称为敕，皇后发布的命令称为教。敕令的权威要比教令的权威大，管的事情也重大。可是在具体实施中，却是敕令教令各行其是，混乱不堪。奸邪之徒及各利

益集团从各自需要出发，一会儿发布敕令，一会儿发布教令。在执行层面更是匪夷所思，愿意执行哪个就执行哪个。

诛杀招讨使这种大事，属于敕令的范畴，皇后的教令是没有权力的。因此，李继岌不同意杀郭崇韬。由此可见，太子李继岌不是一个糊涂蛋，虽然他与郭崇韬产生了敌对情绪，但从国家大局考虑，他没有被私人情绪及周围的人所蒙蔽。从伐蜀一路上太子李继岌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个品质及见识不低的君主。

魏王李继岌不同意杀郭崇韬，这可急坏了一群宦官。这些没了小头领的家伙，大头领关系极其发达。他们迎难而上，锲而不舍。以李从袭为首，围在李继岌身边，百般论述诛杀郭崇韬的必要性，最后使出杀手锏，说道："既然诛杀郭崇韬的消息已经暴露，郭崇韬一定会先下手为强。万一在半路上郭崇韬发动兵变，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了。"

让这帮宦官一顿吵吵，李继岌也没了主张。

见李继岌态度有所松动，李从袭这干人假传魏王命令，请郭崇韬到大帅府来议事。

郭崇韬接到命令后，没有怀疑其中有诈，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大帅府。李继岌为了避嫌，他没有接见郭崇韬而是躲到楼上去了。郭崇韬拾级而上，他目不斜视，一副威严庄重的神情。几个儿子依次跟在身后。郭崇韬父子刚走到台阶的一半，站在台阶两侧的侍卫中，有人突然冲出来，伴随一阵狂急的风声，此人抡起铁檛砸碎了郭崇韬的脑袋。郭崇韬的尸体沉重地滚落台阶。由于事发突然，郭崇韬的儿子们来不及做出任何抵抗，他们的手刚刚摸到佩剑手柄，大帅府的侍卫手起刀落已经将郭崇韬的儿子砍为两截。

短短的几秒钟，郭崇韬及其两个儿子横尸大帅府，血溅帅府楼。

这时候，都统推官李崧来帅府办事，见此情景大惊失色。对魏王李继岌说："现在我们在三千里之外孤军作战。在没有皇帝敕令情况下，竟然擅自诛杀大将，大王你怎么做出如此鲁莽危险的事情啊？这会引起大乱子的。你难道不能忍到洛阳再说吗？"

李继岌也被眼前的景象震骇了，脸色苍白，颤抖地说道："你说的

对，我也很后悔，现在该如何是好？”

为了冻结消息，稳定军心，李崧现场秘密制作了一份假皇帝敕令，宣布了郭崇韬密谋造反的罪状，太子李继岌是按照皇帝命令诛杀郭崇韬以除祸害。

孟知祥比马彦珪晚一天到达成都，此时郭崇韬已经遇害。孟知祥临危不乱，出榜安民，慰劳将士，总算稳定了成都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里有个迷，孟知祥为何比马彦珪晚到？难道是孟知祥故意回避矛盾而落后的？还是马彦珪故意甩掉孟知祥赶在前面到达？这已经成了千古谜团。反正在郭崇韬事件的前前后后，孟知祥表现得都很淡定。

郭崇韬身死他乡，此事远未结束。

马彦珪回到洛阳后，向皇帝李存勖禀告复命。李存勖虽然仍未得到郭崇韬谋反的真凭实据，但鉴于皇后太子都参与了此事，且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无法挽回，只好定为铁案。这铁案可比郭崇韬得到的免死铁券厉害多了。手里即使捏着再多的免死铁券，也只不过是一堆废铁。

郭崇韬如此聪明的人，忘记了一条封建社会官场的生存法则，千万不要得罪小人，更不能得罪女人，更更不能得罪有势力的小人，更更更不能得罪有势力的女人，更更更更不能同时得罪有势力的小人和女人。

庄宗李存勖下诏，公开宣布郭崇韬谋反罪行。郭崇韬案件株连甚广，宦官集团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与反扑。郭崇韬身处洛阳的三个儿子被杀。郭崇韬女婿李存义虽然是李存勖的弟弟，但也没能逃过这次迫害，赐死家中。与郭崇韬一直关系密切的河中节度使朱友谦被株连，不仅一家老小被杀，而且旧部将佐也被杀。即使是中书令、成德节度使、蕃汉马步总管李嗣源也难逃厄运，数次受到牵连，差点丧命，幸亏枢密使李绍宏多方营救，免于遇难。即使与郭崇韬关系不太亲近的张宪，也没能按照原计划入朝为宰相，而是被宦官排挤到太原做留守，接替孟知祥去了。

郭崇韬死了。

郭崇韬不明不白地死了。

更多的人因郭崇韬不明不白地死了。

这无异于一颗万吨当量的炸弹投放在油锅里。

唐国朝野震动。

这还不算什么，更重磅的炸弹在后面。

13．太妃的预言

李存勖登基做皇帝时，李克用的大夫人刘氏说："愿吾儿享国久长，吾辈获没于地，园陵有主，馀何足言！"谁都想把皇位坐得久，传得远，愿望与现实总是存在烦人的差距。

郭崇韬死了，宣徽使李绍宏接替他成为枢密使。

郭崇韬事件作为后唐帝国的一次巨大政治危机，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最终酿成冤案错案血案。天下震恐，流言四起。有的说郭崇韬杀了太子李继岌，擅自在四川称王独立，所以朝廷抄斩了郭崇韬在洛阳的家眷。有的说刘皇后悲痛于李继岌之死，认为是皇帝间接害死了太子，因此皇后已经弑逆了皇帝。李存勖秘密派遣魏州监军史彦琼暗杀朱友谦在澶州的儿子。史彦琼趁夜出城，被人谣传为史彦琼已经入宫与皇后会合去了。

一时间，各种版本的谣言在黄河两岸传播、共振、创新，似乎后唐帝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军情、民情、官情十分不稳定，随时都会爆发意想不到的混乱。

公元926年二月。

驻守河北瓦桥的魏博军到了该换防的时候，按照规定应该回魏州休整。在这个节骨眼上，天下兵马的调动、换防显得极为敏感。由于成德及四川两场战争，中原大部分军队调往了前线，魏州内部兵力空虚。由于魏州是唐国的重镇，为了安全起见，唐国朝廷下令回魏州的魏博军暂时不要回魏州，临时驻扎在半路的贝州。贝州是中原的军备粮仓。魏博军队几千人马高高兴兴要回家休假，马上就要见到阔别很久的爷娘、妻儿、兄弟、姐妹了，可半路上被命令停下，有家不能回。这是一种什么滋味？魏博军兵情绪一下子被刺激得很不痛快。

一天夜里，这些军兵在营帐中赌博打发无聊的时光。有一个小子名叫皇甫晖连赌了一晚上都是输，气急败坏，找茬撒泼出气。皇甫晖一通乱折腾不算完，居然闯入主将指挥使杨仁晸的大帐。杨仁晸正在酣睡，措不及防被皇甫晖劫持。皇甫晖借机挑动军兵情绪，他说："皇帝之所以打下天下，主要是我们魏博军的功劳。我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与朱梁搏战十多年，现在天下已定，可是皇帝却忘记了我们，不仅不犒赏我们的战功，现在反倒猜疑我们，不让我们回家。大家说有道理吗？"

一群围观的魏军齐声高呼："没道理！不公平！"

皇甫晖又说："现在京师大乱，皇帝生死不明。我们请杨将军带领我们去洛阳，如果皇帝安好，那我们可以出力讨伐逆贼，再立新功。如果皇帝遇害，那咱们再各谋富贵，怎么样？"

这些军队已经思想乱了套，完全失去了是非判断标准，只要有人带头，往哪儿跑都行。魏军再次高呼："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杨仁晸作为指挥官，保持着应有的清醒和冷静。他意识到这是违反军纪，属于叛乱，性质严重。杨仁晸拒绝带头去洛阳。皇甫晖这小子来了横劲儿，手起刀落将杨仁晸的脑袋切了下来。

这伙魏博军的主力是银枪效节都。效节都的指挥使是赵在礼。闻听军兵作乱，赵在礼吓坏了。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军兵作乱的结果大多是干掉长官。赵在礼太熟悉行情了，危急之下走为上策。赵在礼顾不上系裤腰带，光着脚往外跑，打算翻越墙头逃走。

赵在礼刚刚爬上墙头，皇甫晖已经赶到，拽着赵在礼的脚丫子把他从墙上扯了下来。皇甫晖把杨仁晸的人头扔在赵在礼面前，问道："将军你干不干？"赵在礼害怕了，只好屈从了皇甫晖等军兵的胁迫。乱军推举赵在礼为主帅，挥军南下，一路上烧杀抢掠了贝州、临清、永济、馆陶等地。

魏博军作乱的第三天晚上，有从贝州逃出来的军兵跑到魏州，向都巡检孙铎报告贝州军乱。孙铎急匆匆来到监军府找史彦琼商议。监军的职权之一就是批准发放武器装备，以此制约主将对军队的调遣。孙铎请史彦琼批准发给士兵铠甲兵器，赶紧武装起来加强守备。

在这种乱糟糟的形势下，谁也不相信谁了。史彦琼担心孙铎有异心，如果发给他武器，他作乱怎么办？史彦琼搪塞孙铎说：“报告消息的人说，乱军刚到临清，按照行军速度计算，来到魏州还需要六天。别急着匆忙准备。”

孙铎一听史彦琼这么说，心里骂道：“你个挨千刀的死太监，军情紧急你还猜疑我！”嘴上说道：“乱军既然已经发动，就一定会乘我们不备，昼夜兼程赶来，哪里还会按照正常速度行军？请大人率主力登城防御，我愿意率领一千人到城外迎击。乱军没有主心骨，我在城外迎击一定可以挫败其锐气，到时候乱军自然会崩溃离散。”孙铎已经做出了让步，如果史彦琼不放心，那你史彦琼可以带领主力守城，我出城作战，不会威胁到你了吧？

史彦琼仍然不同意，他说：“算了，你也别出城了，我亲自带人守城吧”。

当天晚上，魏博乱军已经杀到魏州北门。

防守北门的正是史彦琼。史彦琼听到乱军喊杀乱叫的声音，没动一刀一枪，吓得撒腿就跑，守城军兵瞬间解体。史彦琼单人独骑穿过魏州南门，逃往洛阳。孙铎带人抵抗乱军，无奈兵力太少，打不过乱军，最后不得不逃走。

这时候，魏州留守王正言正在起草文件。王正言此人我们在前面略有交代，属于老干部，老眼昏花，反应迟钝，胆小怕事，正是因为他这些“优点”，宦官集团才赶走性格倔强的张宪，将他换来魏州。

王正言写文件，召唤人给他研墨抄录，可是喊了几声没人过来。王正言生气了，怒冲冲地骂道：“人都死哪里去啦？”王正言的家人跑过来说：“老爷，大事不好，乱军已经入城了，官吏们都跑光了！您还喊谁啊？”

王正言闻听此言，吓得差点尿裤子，赶紧命家人备马逃走。可是马也找不到了。王正言无奈只好走着去找乱军头子赵在礼等候发落。这王正言实在没骨气，见到赵在礼后，他先腿一软跪地上请罪。赵在礼还算识大体，急忙也向王正言跪拜行礼，说道：“大人您德高望重，不可这样

自降身份。所谓乱军不过是将士们想家了而已。”

赵在礼将王正言及没来得及逃走的官吏安慰一番，都给打发走了。张宪的家属还留在魏州城内没有去太原，赵在礼命令要善待张宪家属，不得侵犯。

郭崇韬之死不仅引发了魏博军乱，在伐蜀大军中也引发了分裂与叛乱。

先锋大将康延孝越想越觉得郭崇韬和朱友谦死得冤枉，而且他与唐军其他部署向来不和，全靠郭崇韬重用他，他才有了一番作为。现在郭崇韬死了，康延孝觉得自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在唐军班师回朝的途中，康延孝率领所部几万人叛乱，擅自返回四川，自称西川节度使取代孟知祥，并派人切断太子李继岌的归路。

康延孝的叛乱打乱了唐国朝廷的部署。朝廷震恐，紧急派人组织力量围剿康延孝。蜀乱不平，河北魏州之乱将更加没有希望平定。太子李继岌和孟知祥前后夹击康延孝。康延孝一介武夫，缺乏谋略，在孟知祥和李继岌围剿之下迅速覆灭。

史彦琼狼狈不堪地跑到洛阳。此时的朝廷也已经乱成一锅粥。皇帝李存勖焦虑万分地问李绍宏：“郭崇韬的事情还没完，魏州又乱了，谁可以去讨伐魏州乱军？”李绍宏仍然推荐段凝。李存勖要求段凝先出谋划策，谈一谈讨贼方略。段凝提出的副将僚佐全是原来朱梁的旧人，这引起了李存勖的警觉。李存勖此时也成了惊弓之鸟，对谁都怀有三分疑虑。李存勖最终没有同意由段凝出征。

刘皇后这个惹祸精狐狸精此时毫无害怕及后悔之意，还沾沾自喜以为获得了政治斗争的大胜利。他对皇帝李存勖说道：“魏州乱军，何足以烦劳大将？派李绍荣（元行钦）去就行了。”李存勖想了想，也只好如此。

元行钦和史彦琼带着三千人到达魏州城下，准备攻打魏州南门。在发动攻击之前，元行钦先宣读了皇帝敕书，目的在于招安这些乱军。赵在礼仍然摆出一副十分懂礼、办事在礼的样子，将煮熟的猪牛羊摆满城头，并向元行钦行礼说道：“将士们想家了，违反纪律擅自回来，其实也

没什么异心，请将军您向皇帝说些好话，转报情况，请皇帝不追究他们的死罪，我们一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赵在礼将元行钦带来的诏书递给身边的魏军传阅，以表示皇帝宽大处理的诚意。

城下的史彦琼这时候来劲儿了，用手指着城头，扯着公鸭嗓子破口大骂：“你们这帮该死的反贼，等大军攻下魏州之后，将你们碎尸万段！”你看这个死太监不是火上浇油嘛。

站在赵在礼身旁的皇甫晖对魏军说道：“看史彦琼这个死太监的意思，皇帝是不会放过我们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干脆反了！”城头上魏军群情激奋，挥舞刀枪，振臂高呼，把皇帝的敕书撕得粉碎扔下城去。

既然谈判不成，那就打吧。

魏州城是重镇，后来又被李存勖定为都城，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元行钦发动了几次攻击，都没能取得进展，被城上魏军打得伤亡惨重。元行钦只好撤军驻守澶州。

魏州乱军未平，邢州、沧州又接连爆发了军兵叛乱，其他州县也屡屡发生小规模动乱。更要命的是洛阳内的禁卫军居然也发生了一起叛乱事件，这使得李存勖对亲近的卫戍部队也产生了怀疑。后唐帝国形势如火如荼，十分紧张。朝廷几次催促太子李继岌率军东还，希望这支军队可以用来镇压叛乱。可是因康延孝作乱，伐蜀精锐部队都压在了讨伐康延孝的前线，一时半会儿撤不回来。洛阳城内人心惶惶，不知道该指望谁来平定这个混乱的局面。

为了尽快平定魏州叛乱，避免引发更多的叛乱，李存勖决定御驾亲征。此言一出，众大臣、宦官、后宫都说不行不行，洛阳乃帝国根本，皇帝不可以轻举妄动。其实这帮家伙担心李存勖离开京师之后，京师发生意外，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异口同声各怀鬼胎地劝阻李存勖。

元行钦打不赢，皇帝不能去，段凝不放心，太子赶不回，那还有谁可以出征伐魏？

万般无奈之下，这些当权派想到了同一个人，李嗣源。李嗣源在成德抗击契丹，解围幽州之后，被皇帝征调回了洛阳，其实是解除兵权闲

置在家。李嗣源屡立战功，以至于后来功高震主。李存勖对李嗣源早就产生了防范之心，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抑制李嗣源的权势。李嗣源性格内向，向来低调，从不争功，可是没办法实在太能干，总是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辉煌的业绩。李嗣源不仅自己能干，还有能干的儿子李从珂、能干的下属高行周和石敬瑭，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一个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李嗣昭、李存审、周德威、李存进等实力派陆续死掉之后，李嗣源显得尤其突出。

事实上，在李存勖入主洛阳之后，文官中以郭崇韬、武将中以李嗣源为两大栋梁，可以说是后唐帝国中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文官不掌握军权，威胁还不太大。武将掌握军权，总使皇帝不放心睡不好觉。所以李嗣源招致李存勖猜忌的程度更深。

李嗣源自己也明白李存勖对他的态度。为了消除或者减轻皇帝的猜疑以及官场中的陷害嫉妒，李嗣源早就提出削减手上的兵权，不再执掌征伐大任，甚至主动到皇太妃跟前伴驾服务。他想了很多办法表达忠心以及远离权位，核心目的是保护自己。

李嗣源的确是个老实人。前文《河朔三镇之卢龙的覆灭》中我们对李嗣源有过详细的描述。李嗣源很能打仗，但性格沉稳内敛，为人低调，不喜欢争功争宠，甚至于有些语言木讷。

众人推荐李嗣源挂帅讨伐魏州，李存勖久久拿不定主意，他相信李嗣源的能力，但不相信李嗣源的忠诚。如果李嗣源临阵变卦怎么办？如果李嗣源威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怎么办？李存勖犹豫了好几天不愿意派李嗣源出征。后来张全义、李绍宏也极力推荐，李存勖才无可奈何地同意李嗣源出征。

李嗣源接到皇帝的命令，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找出自己的铠甲和武器，仔细地擦拭。部下亲军有人对李嗣源说：“令公，郭相爷死后，到处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皇上这个时候请您去讨平魏州乱军，这是一趟苦差事。”李嗣源叹了口气说道：“尽人事安天命吧。”

李嗣源率领洛阳城内凑起来的一万人出发，克日到达魏州，在魏州城南安营下寨。李嗣源下令，晚上埋锅造饭，加强警戒，好好休息，明

天全力攻城。

晚上，当三军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大营内火光冲天，有人喧哗。李嗣源立即惊醒，迅速披挂整齐，派人查看情况。不一会儿哨探来报，说是洛阳卫戍军作乱，主将被害，所部营寨也被放火焚烧。李嗣源心中暗自吃惊，还没有与敌军开战，怎么自己军营中又发生内乱？

李嗣源不敢大意，点齐亲军做好应急准备。就在李嗣源刚刚调集亲军时，洛阳卫戍军已经杀到了中军大帐。李嗣源带人与洛阳卫戍军战在一处。无奈李嗣源这支部队不是李嗣源原来的部属，是以洛阳卫戍军为主拼凑起来，李嗣源的亲军只有数百人，哪里是卫戍军的对手？不到一盏茶的功夫，李嗣源的亲军已经死伤一大片。李嗣源情急之下，怒目呵斥乱军说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卫戍军停止了攻击，回答道："我们追随皇帝征战十多年，浴血奋战才打来江山，可皇帝并没有给我们应有的待遇。最近几件事让将士们很寒心。贝州魏博军休整回家，皇帝揪住他们的过错不放，还说克城之后要将魏军赶尽杀绝。洛阳卫戍军前几天有几个人哗变，皇帝却株连一大批人。皇帝这样对待有功旧部，将士们怎么会安心呢。我们没有反心，只是想活命。"

李嗣源明白了，仰天长叹，他很清楚这些年后唐朝廷对待军队的政策，军需供给匮乏，对立功将士没有犒赏提拔，军队中怨气很重。现在皇帝李存勖又大搞株连杀戮，人人自危，不出乱子才怪。李嗣源沉默不语。他原本就不擅长语言表达。

卫戍军见李嗣源不做声，接着又说："事已至此，天下各军都乱了，为了活下去，我们请和魏州合兵一处，击退各路官军，划黄河而治。皇帝他还继续在河南当皇帝，令公您在河北当皇帝，为军民做主。"

这可是个爆炸性建议，不要说去做，即便是想一想，都是大逆不道。这在李嗣源看来根本不是可以谈论的条件。李嗣源既感慨又感动。感慨的是李存勖没能力治理好天下以至于有今天之乱，感动的是军队将士对于他的信任和拥戴。李嗣源老泪纵横，说道："你们不用说了。你们愿意怎么办是你们的事，我不管了。我自己回洛阳。"

卫戍军哪里肯放李嗣源走。别看这些乱军可以作乱，可他们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做头头儿，必须要找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做头目，事情才好办。普天之下，还有谁比李嗣源更有影响力？还有谁比李嗣源更合适？还有谁比李嗣源更能服众？乱军抽出刀枪将李嗣源围在中心，喊道："令公，这些将士都是粗人，已经走投无路，杀红了眼。您要擅自离开，可别怪将士们误伤了您！"这是向李嗣源发出了威胁信号。李嗣源根本走不出人群。

不管李嗣源同意不同意，乱军簇拥着李嗣源和副将霍彦威朝魏州城门走来。霍彦威是朱全忠大将霍存的假子，霍彦威很善于察言观色，能言善辩。在李存勖入主洛阳时，他早早地就带人从陕西跑来洛阳，向后唐投降。由于会说话，霍彦威很受李存勖和李嗣源喜欢。特别是在北伐契丹及镇定之时，霍彦威一直是李嗣源的副将。

魏州城内的乱军搞不清状况，他们不知道官军也发生了内乱。经过隔空对话，魏军了解了官军的意图。可是魏军从来不相信外人，他们冲出城门杀退了卫戍军，劫持了李嗣源和霍彦威。卫戍军赔了夫人又折兵，抱头鼠窜。

魏军将李嗣源劫持进城之后，赵在礼率领各级将校拜倒在李嗣源跟前，哭着诉苦："将士们几代人在令公您手下听命，我们现在还是听您的。"这就是影响力，李嗣源的气场之大，足以震慑三军。

身处险境，李嗣源没有心思和这些乱军磨牙，当务之急是如何脱身。硬拼是不行了，别说李嗣源已经上了年纪，即便年轻力壮也打不出魏州城啊。李嗣源脑筋一转计上心来，他诓骗赵在礼说："凡是办大事，必须借助更多的兵力，你们这些人太少，哪里是天下各路官军的对手？现在城外散落的官军还很多，我去召集他们。我们合兵一处一起干。"

赵在礼的确斗争经验不足，听信了李嗣源的话，放李嗣源和霍彦威出城去召集散兵。李嗣源出得城来，晚上住在了魏县，这时候散落的官军才慢慢的汇集在一起。李嗣源数了数这些人，还不到一百人。李嗣源一阵苦笑。

李嗣源被乱兵胁迫入城的一幕被近在咫尺的元行钦看到了。元行钦

不仅没有发兵相救，而且怀疑李嗣源与乱军勾结串通一气，因而自行领兵退走。自从几年前胡柳坡一战，李嗣源和李存勖失散后，李存勖对李嗣源心怀芥蒂，元行钦对李嗣源更是怀疑和记恨。

李嗣源在魏县又待了几天后，霍彦威所部兵马有五千多人找到了组织，逐渐集结到了魏县。李嗣源失散的其他将佐也陆续赶来。李嗣源见到大家后，痛哭失声，懊恼不已，他说："想我李嗣源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这干的什么事啊！剿贼不成差点变成贼。我明天回归成德藩镇，向皇帝上书说明情况，听凭皇帝发落。"

霍彦威和李嗣源的办公室主任安重诲急忙说："这可不行，令公您作为大元帅，不幸被贼人劫持。元行钦不战而退，他性格执拗怪异，以他的为人一定会在皇帝面前奏报你投敌，将罪责全推到你身上，以推脱本次出兵失利的责任。令公您若回归藩镇，那属于割据属地而要挟皇帝，正好证明元行钦的谗言是对的。"

安重诲的父亲是安福迁。安福迁是李克用的部将，在救援朱瑄时战死。在前文《三朱大战（上）》中安福迁曾出场。安重诲早就跟随李嗣源效力，近二十年来，安重诲对李嗣源忠心耿耿，勤勉尽职，为李嗣源倾全力相助。李嗣源对安重诲十分信任，只要是安重诲要办的事情，李嗣源言听计从。

李嗣源抬起老泪纵横的眼，花白胡须颤抖着问道："这可怎么办？"

安重诲说道："我们应该星夜兼程赶回洛阳，直接面见天子，当面说明情况，或许能够洗清清白。"

李嗣源点头说："好吧。"

于是在李嗣源带领下，一行几千人火速向洛阳赶路。

在李嗣源到达魏州的几天里，皇帝下旨征调天下各路兵马围剿魏州。可是各地藩镇相继发生兵变。主要是监军宦官与节度使之间矛盾全面恶化。平卢节度使符习刚离开本阵，青州指挥使王公俨攻杀了监军使杨希望。安义节度使孔勍诱杀监军使杨继源。武宁留后淳于晏也攻杀其监军使。李嗣源的藩镇都虞候王建立先下手杀死了监军宦官，因此李嗣源的一家老小得以保全。

后唐帝国此时的财政收支遇到了大麻烦。四处用兵，而军需不足，军需不足，引发更大面积的兵乱。皇帝下诏预先向河南各州“借”夏秋季的税赋。老百姓原本就已经被唐国苛捐杂税盘剥的体无完肤了，如此一来，老百姓反的反，逃的逃。

负责日常事务的宰相们给逼急了，实在没办法了，就找皇帝商量，请皇帝皇后把“内库”里的钱财捐献一部分，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李存勖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表示同意。可是刘皇后这个守财奴死抠门儿坚决不同意，并口口声声说她没有什么小金库。随手扔出来几个化妆盒和银盆子，说道：“只有这么多了，你们看着办吧。”把宰相们吓得面如土色，一溜烟退走了。

李嗣源走到相州时，元行钦已经到达卫州，一路上两人都不断给皇帝写奏章。元行钦说李嗣源已叛变，李嗣源说他只是不慎失足，没叛变。由于元行钦在前面，李嗣源派出的信使大部分被元行钦拦截下来，李嗣源失去了向皇帝申辩的机会。

李嗣源的儿子李从珂驻守在横水，听说李嗣源遇难，立即起程和在成德的王建立合兵一处，日夜兼程赶赴相州。李嗣源的一些旧部人马也从其他地方陆续赶来。李嗣源的军队迅速壮大。

由于和洛阳音信不通，李嗣源和皇帝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大，李嗣源不如以前那么自信了。前几天他还是一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态度，现在开始思考皇帝是不是已经不信任他了，是不是他已经无法洗脱冤情了。京师听说李嗣源反叛的消息，更是震动得如同八级地震一样，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大大小小的百姓全都傻了眼。前几天是文官大佬郭崇韬反叛，现在又是军中大佬李嗣源反叛，这也太离谱了吧？极力举荐李嗣源出征的张全义在惶恐之下，吓得不吃不喝，绝食身亡。

李嗣源部将石敬瑭对李嗣源说：“凡事成于果决败于犹豫，令公您不可三心二意了。哪里有上将军被挟持入叛军之营，而后来却安然无恙不受追究的？开封乃是天下要地，我愿意率三百骑兵奇袭攻取，如果获胜得手，令公您再率大军跟进。进驻开封后，或许可以自我保全。”

李嗣源沉吟不语，如果走上这条路，那可真的是谋反了。

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皇帝无道，军民怨愤。令公你如果按照石敬瑭说的办，那大家都可以活命。如果你非要尽忠守节，那我们都必死无疑。"

李嗣源咬咬牙，说道："为了活命，只有这么做了。"

如果和皇帝发生了矛盾，唯一的逃生办法就是做皇帝。这是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

李嗣源指派安重诲发布通告文书，号召天下各镇兵马前来汇集。石敬瑭为先锋从白皋渡黄河，李从珂负责殿后。

我们将镜头再切换到洛阳。

王公大臣全都蔫了，感到天要塌下来了。

元行钦跑回了洛阳，向皇帝报告说，李嗣源要东渡黄河袭取郓城和开封，请皇帝亲自东征。

魏王李继岌还没有赶回来，朝廷紧急征调怀远指挥使白从晖率领骑兵镇守河阳桥，以备不测。皇帝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赐予部队军兵，各位大臣也从家里献出金银财宝劳军。军士们手里拿着这些钱财，嘴里还骂道："老婆孩子都饿死了，现在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

事到临头，躲是躲不过了。李存勖硬着头皮披挂上阵，要御驾亲征，东挡李嗣源。

临行之前，为了杜绝后患，皇帝李存勖下令，将已身在洛阳的蜀国皇帝王宗衍一家全部屠杀。

李存勖派元行钦为先锋，顺着黄河向东急进。在皇帝身边和李嗣源关系密切的人，在半路上纷纷逃跑，有的脱离官军，有的投奔李嗣源而去。李存勖派李嗣源的儿子李继璟（原名李从审）去刺探李嗣源的情况，李继璟开始担心受皇帝怀疑而不愿意去，后来李存勖一再强派他去，可走到半路上遇到元行钦，李继璟被元行钦杀害。元行钦在李嗣源和李存勖之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坏作用，搞不清楚这家伙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似乎是对皇帝的愚忠促使元行钦痛恨李嗣源。

开封刺史孔循脚踏两只船，一边向皇帝送迎接书信，一边给李嗣源伸出橄榄枝，表示："你们两个，先到先得。"李存勖派出骑将西方邺去

据守开封。西方邺刚刚入城，石敬瑭的部队就杀到了。经过一番激战，石敬瑭获胜，西方邺投降。李嗣源大军紧跟着占领开封汴梁。

李存勖派出龙骧指挥使姚彦温率领三千骑兵打头阵。可是这姚彦温离开李存勖之后，直接投奔李嗣源而来。粮草护卫使潘环也带着大批辎重投奔了开封李嗣源部队。官军众叛亲离，逃亡不断。出征时官军两万五千人，现在只剩了一万多人。李存勖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力。官军不用战斗就面临土崩瓦解的惨状。

后唐庄宗李存勖站在土岗上，仰天长叹道："我完了。"

仗没法打了，只好退兵回洛阳，以图自保。

李存勖在西行回程的路上，每遇到官军，就好言好语安慰他们说："刚刚来报，魏王从四川又进献了几十万银钱，到京城后将分给你们，你们要忠于职守啊。"这些官军回答说："陛下现在封赏已经晚了，即使拿到钱，大家也不感恩了。"

到了洛阳以东的石桥驿，李存勖命人摆上酒菜，请众将席地而坐，说道："你们追随我以来，我们同富贵共患难，没有过不去的坎。现在这种局面，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仅剩的唐军将佐一百多人，听皇帝这么说，纷纷将头发割断丢在地上，以表达誓死保卫皇帝的决心。不过他们也只能做到这些，根本没有回天之术。大家只有抱头痛哭。

几杯酒下肚，李存勖悲从中来，眼角闪着令人不易察觉的泪花，扭头低声问宦官向延嗣："太子何时到京？"向延嗣哭丧着脸回答说："正在路上往回赶。"

想当年李存勖跃马挥枪扫荡黄河两岸，可谓英雄盖世。可眼前这景象反照之下，英雄末路的确十分悲凉。



李存勖东征无果，只好退回洛阳。他一边盼望太子李继岌早点赶回来，一边收拾残部积极备战，希求可以挺过这一劫。他想如果渡过这一劫，他将找个时间好好反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刚刚打下天下，就乱成了这个样子？

公元926年四月，初夏。知了已经开始早早地爬上了树梢，单调而

躁动地鸣叫着。

洛阳城内突然又有一股卫戍部队作乱，直接杀奔皇宫兴教门而来。李存勖正在吃饭，接到报告说乱兵造反，他将饭碗往桌子上一放，正要派人前去剿灭，可他环顾了一下左右，已经没有队长级别以上的武官可派。无奈之下皇帝只好亲自出马。李存勖一面派人到宫外去找援兵，一面急忙顶盔挂甲手提盘龙金枪飞身上马，带领禁卫军迎战卫戍军。经过短暂的搏斗，卫戍军被官军赶出皇城。

外有李嗣源叛军压境，内有小股部队时不时作乱，李存勖心急如焚。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朱守殷，曾是搏击大力士，因善于察言观色说话投李存勖心意，被李存勖一路提拔，现在官拜蕃汉马步指挥使。此时朱守殷率领骑兵在外地巡逻警戒社会治安。李存勖急忙派八百里加急信使召朱守殷进京护驾。可是朱守殷一直和李嗣源关系交好，他磨磨蹭蹭地故意拖延时间，不急于入京勤王，索性找个树荫凉睡大觉去了。

洛阳卫戍军被赶出皇城后，并没有散去，而是调头放火烧兴教门，爬上城墙再次杀入城内。皇帝此时基本成了光杆司令，那些天天嘴里高呼万岁啊圣明啊阿谀奉承的大臣、宦官、侍卫、将领纷纷逃窜。只有十几个人仍坚守在李存勖身边，手持盾牌砍刀与乱军展开了白刃战。双方都杀红了眼，今天是绝地死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寸一寸地争夺地盘，一人一人地杀伤消灭。

就在官军与乱军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一只雕翎箭破空而来，带着尖锐的呼哨声，直奔李存勖前胸。李存勖躲闪不及，雕翎箭穿透铠甲缝隙，射入李存勖心脏。李存勖应声倒地。旁边一个侍卫看到李存勖受伤，急忙把浑身是血的皇帝扶到屋檐下。此时也没有完备的战地医护人员，皇宫御医也没在跟前，大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

一直跟随皇帝李存勖身边战斗的将领，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人，此人是李彦卿，他是李存审的三儿子。此时李彦卿也全身是血，胳膊上被砍了一刀。

眼看着李存勖奄奄一息，李彦卿急忙把皇帝受伤的消息报告给了刘

皇后。刘皇后正在满头大汗地收拾她积攒的金银珠宝，身旁摞了大小五六个包袱。李彦卿带着哭腔地央求刘皇后想想办法，救救皇帝。可刘皇后仍然只顾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就当什么也没听见。李彦卿疾步上前“噗通”一声跪倒在刘皇后面前，手拉着刘皇后衣襟，泪如雨下，请求皇后去看看皇帝。刘皇后不耐烦地将李彦卿扒拉在一边，直起腰拿起桌子上的一壶马奶，递给李彦卿说：“去，先给皇帝送去吧，我去找御医。”李彦卿抱着一壶马奶跌跌撞撞地跑出后宫，赶回李存勖身边。

后唐庄宗李存勖靠着一根柱子，烘热的太阳照在身上。李存勖因失血过多，出现了脱水症状，嘴唇发紫并不住地抽搐。李存勖嘴里急切无力地说：“水，水。”这地方除了遍地瓦砾、伤员、残破的武器，四下没有水，只有那壶马奶。李彦卿单膝跪地将马奶送到李存勖嘴边，李存勖只喝了一小口，就摇头不想喝了。

李存勖似乎想到了什么，又吃力地喊道：“向延嗣呢，魏王什么时候回来？”众人环顾了左右，向延嗣不知何时已经不知去向。这时候有个大内侍从跟斗把式地跑来，气喘吁吁磕磕巴巴地说：“陛下，皇后…皇后和申王李存渥，逃…逃走了。”李存勖闻言后，剧烈咳嗽起来，一口鲜血喷出胸腔，身体一下子瘫软了下去。

靠着柱子休息片刻之后，李存勖转动失神的眼睛避开眩目的阳光，搜寻着身边的人群。以前熟悉的宦官、戏子、搏击手、皇后、宫女都不见了，只有了了几个誓死效忠皇帝的军校失落无助地围在他身边。李存勖干裂的嘴唇不住抽动，不知是想喝水还是想说话，没有人看得懂。

这个曾经横扫天下的年轻皇帝，这个只有四十二岁的皇帝，这个正值壮年的皇帝，突然之间魂魄散去，神情苍老落寞，两侧鬓发如霜，似乎一个残阳暮气的耄耋老人。这个曾经以刀头舔血跃马沙场为荣的男人，此时胸口的血水汩汩地往外流不停。他用尽所有力气抬起手指了指天，然后头一歪死去。

无数的枪林箭雨、无数的寒暑风霜、无数的征杀战阵、无数的险情危机，都没能击败李存勖旺盛的进取之心，都没能伤害李存勖性命，可这次一支纤细的羽箭就这么轻易地夺走了李存勖的生命。

就在李存勖咽气的时候，刘皇后大包小包地包裹了一大堆金银珠宝和申王李存渥从师子门逃走。其他王公大臣、宦官、宫女四散奔逃。朱守殷此时才施施然地进入皇宫，掳掠了最好的一批宫女和珍宝藏到自己家里，然后纵军大肆烧杀抢掠。

李嗣源率领大军此时刚刚走到罂子谷，听说洛阳之变后，嚎啕大哭，对左右说道："皇帝一向与部下同甘共苦，受人爱戴，只是被这些小人蒙蔽，才有今日之祸啊。今后，我可怎么办啊？"正在李嗣源坐在地上痛哭的时候，朱守殷派人来报信说："洛阳城内混乱不堪，各路兵马趁机作乱，请令公快来平定，救黎民于水火。"

在众将簇拥和朱守殷邀请下，李嗣源赶赴洛阳城。入城之后，李嗣源下严令，禁止剽掠，禁止作乱，禁止杀人放火。李嗣源没有去皇宫，而是回到自己家中住下。他命人在瓦砾堆里找到庄宗李存勖的尸骨，装入棺椁安葬。李嗣源找来朱守殷，命令他负责巡逻警戒，打听魏王李继岌的消息，做好迎接魏王回京的准备。李嗣源还表示，等李存勖的陵寝修建完毕，新君登基之后，他将回归藩第，仍然做他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抵抗契丹，守护北大门。

洛阳城内秩序稍稍安定下来，流散的官员们又逐渐回来了。前宰相豆卢革带领百官上书，拥戴李嗣源称帝。真不知道豆卢革这些人肚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保住性命的。李存勖尸骨未寒，他们作为当朝宰辅居然又要拥戴新人做皇帝！李嗣源摇摇头说道："我是奉诏去魏州讨贼，不幸被乱军所迫。原本打算入朝申辩清白，又被元行钦从中阻遏，这才阴差阳错地弄到现在这个田地。我本就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你们突然要拥戴我称帝，这不是我的初衷。你们不要再说了。"

李嗣源推脱不做皇帝，在一般人看来是正常的。凡是有些城府的大人物，要做皇帝之前都要三推四让一番。豆卢革这些官场老油条深谙此道，于是他们坚持不懈地劝李嗣源称帝。可李嗣源坚决不同意。

百官屡屡劝进，可李嗣源就是不同意。这可与以前的惯例不同啊，这些官场老油条有些傻眼了，难道李嗣源真不想当皇帝？国不可一日无

主。这些大臣们憋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拥戴李嗣源做监国，实际是代理皇帝。这次李嗣源倒是同意了。

为了工作方便，李嗣源搬入皇宫居住，接受文武百官觐见。李嗣源入宫后，把李存勖收集来的几千名宫女宦官全部遣散，把蜀国进献的美女宫人也都打发走了。对这些宫女，有家的给盘缠让他们回家，没家的给聘礼在附近民间找婆家安顿。

李嗣源和文武大臣们又忍了半个月之后，终于在一片拥戴声中，李嗣源继位称帝。

有道是天数轮转，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李存勖浴血奋战十几年，励精图治，把河东藩镇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逐步壮大，合纵连横，灭掉朱梁。可李存勖自己做江山不到三四年光景就呜呼哀哉了。是朱友贞不如李存勖呢？还是李存勖不如朱友贞呢？

朱梁在大敌压境十年间尚能坚持存活，而后唐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患的情况下瞬间崩塌，关键一条是朱全忠给朱友贞留下了一套制度和一个班底，而李存勖身边功臣宿将凋零之后，真空都被奸邪之徒和前朝遗老遗少填充了，这些人各怀心事，各有目的，各有主张，思想混乱，良莠不齐，李存勖自己提不出纲举目张的新理念新模式，治理国家的班子鱼龙混杂。

郭崇韬、李嗣源本是李存勖的左膀右臂，而且是仅有的文武大佬。李存勖错杀了郭崇韬，逼反了李嗣源，他的帝国不崩塌才怪。

如果说朱全忠是只老虎的话，天下诸侯对他都忌惮三分。那么李存勖不过是只纸老虎，占据了比朱梁还大的地盘，可外强中干，毫无作为。开始的时候，各路诸侯以为李存勖有多厉害呢，到头来不过用手指头一捅也就灰飞烟灭了嘛。

应该说后唐李存勖朝廷的迅速崩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分赃不均是激化李存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五代时期很多政权分崩离析的主要因素。朱温做了天下，好歹还提拔了一大堆干部，分封了几个异姓诸侯王，大家对打下天下的利益均沾，人人有份。风险与收益相匹配，当然皇帝及皇族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跟随皇帝打天下，刀

头舔血，提着脑袋出生入死的人，也需要分得相应的利益。如果这些人利益得不到兑现，那首先窝里反的就是这些人。而且这些人也有这个实力。

李存勖没有分好蛋糕，最后将自己的饭碗也砸掉了。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有人忙着争正统，

有人忙着立山头，一时间万里江山鱼鳖称王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千山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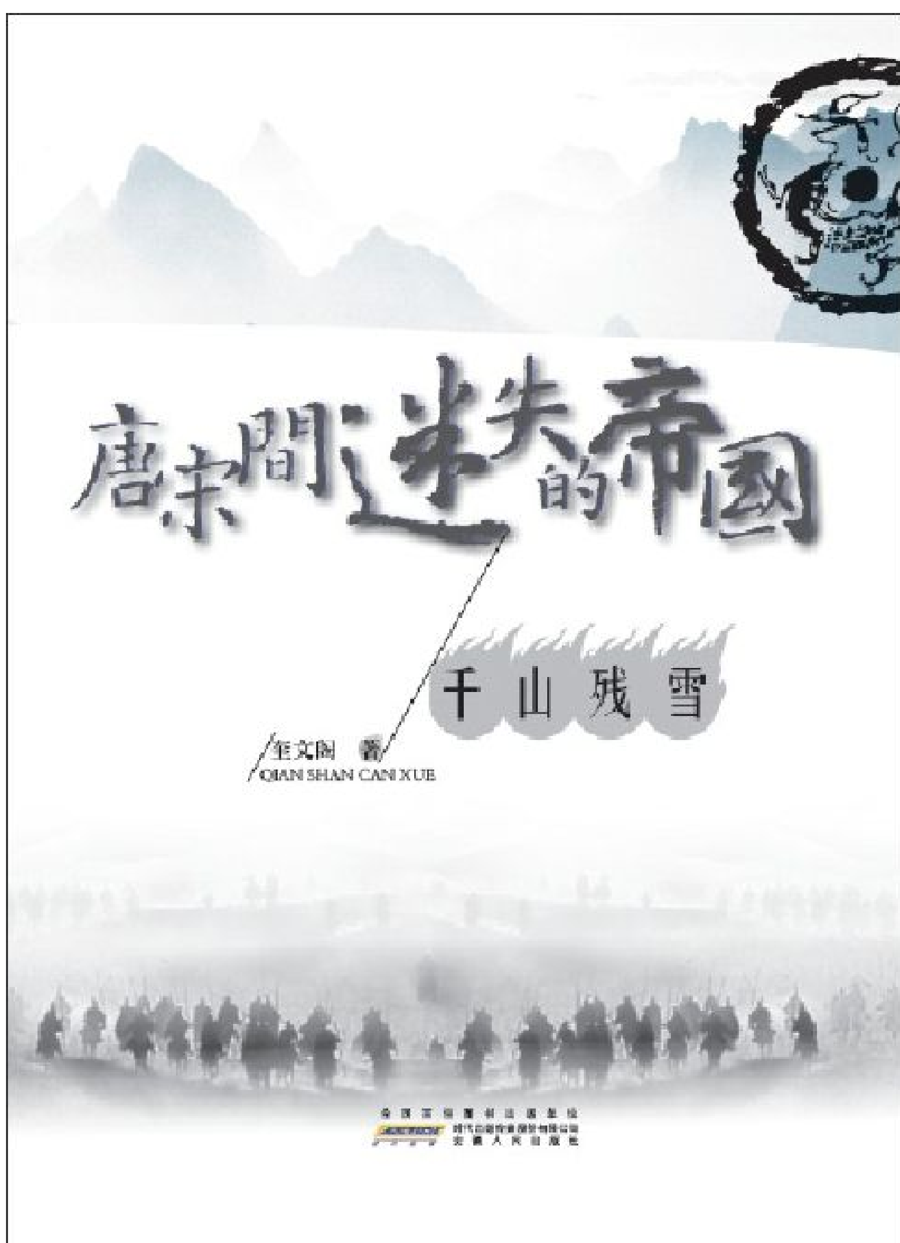
奎文阁 著

QIAN SHAN CAN XU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4, 千山残雪 / 奎文阁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12-06344-3
I. ①唐… II. ①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479号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4：千山残雪
作　　者 奎文阁
出 版 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胡俊生 梁明德
责任编辑 胡俊生 侯芙瑶
责任印制 刘 银
装帧设计 王　艳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8 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A 座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120　010 - 64267397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00×960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4 月第1 版 2013 年4 月第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2-06344-3
定　　价 28. 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一、各王一方
1．老实人李嗣源
2．蜀
3．钱氏哲学
4．徐掌柜
5．楚汉两茫然
二、契丹帝国
1．东征渤海
2．阿保机的心思
3．汗位之争
4．十年和平
5．谁来接替李嗣源
6．燕云十六州
三、晋辽恩怨
1．儿皇帝的日子
2．“战”还是“和”？
3．灭国之祸
4．中原的主人不好做
5．杀胡林

一、各王一方

1．老实人李嗣源

李嗣源的确是个很老实的人，或者说是个很厚道的人，即使做了皇帝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好人不一定能做得成好皇帝。

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意外死亡为李嗣源的兵变带来了合法化的契机。如果李存勖不死，或许他们君臣二人会有一番龙争虎斗，即便不是激战也一定会是生死战。以李存勖多年来对李嗣源的怀疑和猜忌，李嗣源明目张胆地起兵对抗朝廷后，李存勖更不会再相信李嗣源。况且李存勖不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他对政治的理解过于简单，对政治的诡计掌握也不够多。他不会与李嗣源进行谈判，更不会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渡过难关。

李嗣源既然已经起兵，骑上造反的老虎是很难下得来的，即便他没有反叛之心，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兵戈一起，叛乱的性质就已明确无误，剩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以双方力量及形势对比来看，李嗣源一方比较得人心，李存勖败亡几乎早已注定。如果短兵相接，李嗣源会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他必须要向李存勖下手。到那时“乱臣贼子”的帽子确定无疑的将戴在李嗣源头上，这顶帽子只要戴上就永世不可摘掉。退一步说，即便留下李存勖一条命，也不过是第二个刘仁恭。对于李嗣源来说不过是第二个刘守光，次一级的乱臣贼子仍然是乱臣贼子。

李存勖被本部乱兵射杀，免去了李嗣源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李嗣源可以冠冕堂皇地继承后唐帝国的大统。他率领的叛军实现华丽转身，摇身一变成为官军。由被讨的贼，变成了讨伐谋害李存勖凶贼的官军，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做贼了。

即便如此，李嗣源仍然十分谨慎，并没有猴急火燎地想上位。从李嗣源以往的六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和后来做皇帝的历程来看，李嗣源对做皇帝的态度十分谨慎和缺乏欲望，这似乎的确是发自内心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老实人。

无论李嗣源个人如何想，形势已经身不由己，他周围聚集了一个大大的能量团，和他互相作用，共同运转。

李嗣源在李存勖朝廷遗留的大臣和他自己亲近部署的反复劝进之下，勉强担任了监国的职务。这个职务实际是代理皇帝。李嗣源之所以这么做，既反应了他是个老实人的心态，也的确有顾虑。太子李继岌拥重兵在外，那支队伍可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生力军，其战斗力远在李嗣源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之上。

李存勖的五六个亲弟弟下落不明。这些人都是李存勖之后皇帝位子合法的继承人，他们的合法性人人都比李嗣源强。虽然李存勖的死亡为李嗣源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可也带来另一个新问题。既然李存勖不是被李嗣源害死的，李嗣源以暴力手段取而代之的逻辑合理性就不充分了，他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继承李存勖皇朝的延续性，这就不得不继续承认李继岌作为皇帝继承人的合法性。

李嗣源掌控洛阳的政治秩序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太子李继岌和其他王子的下落。

经过紧锣密鼓的寻访，也可以理解为“搜捕”，李存勖的近亲嫡系后人一一有了明确下落。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逃亡后藏在民间，被官兵找到。李嗣源首席谋臣安重诲得到报告，他为李嗣源着想，担心这些王子重新站在朝堂之上，更担心这些人和李嗣源争帝位，于是安重诲代替李嗣源“做主”，直接将这两个王爷秘密干掉。李嗣源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严厉批评教育了安重诲一顿。不过李嗣源并没有惩罚安重诲，而是继续重用安重诲。安重诲擅自办的这件事符合李嗣源的利益，李嗣源实际上是认可的，只是碍于面子，不得不把这口黑锅由安重诲替他背。

申王李存渥和刘皇后一路狂奔逃到了晋阳。晋阳兵权的实际掌管人是李存审的次子李彦超。李存审家教很严，很严谨，很谨慎，所以李存审本人这个传奇人物和他的儿子们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以沉毅自守为主要政治哲学，不盲动、不浮躁、不偏险。李彦超在没有明确表明立场之际，委婉地拒绝收留李存渥和刘皇后。李存渥被部下乱军干掉。刘皇后主动请求削发出家，做了一个大款级尼姑。

这里有个插曲交待一下。刘皇后和李存渥慌慌张张的逃亡路上，居然还有心思互相放电，忙里偷闲在路上云雨了几番。真是苦中作乐，互相安慰。李嗣源派人到晋阳的庙里，把人神共愤的刘皇后的脑袋砍了下来，当然也顺手没收了刘皇后多年聚敛的钱财充公。

永王李存霸逃到晋阳，主动提出出家当和尚，请求李彦超保全他一命。李彦超倒是没什么意见，可是晋阳守军不同意。最终，李存霸被晋军暗杀，横尸街头。

薛王李存礼及李存勖幼子李继嵩、李继潼、李继蟾、李继峣下落不明，翻遍了洛阳大街小巷远山近村，还是没有找到。李嗣源四处张贴寻人启事，还是没有找到，只好视同走失亡失，不了了之。

邕王李存美常年患病，偏瘫卧床，生活不能自理。这种人既没什么威胁也没什么价值，在朝的在野的没人拿他当回事。李存美因此而捡了一条命。

没几天，元行钦被官军捕获，押来洛阳。李嗣源亲自审问。李嗣源和元行钦是不打不相识的一对战将，若干年前两人曾经恶战一天，拳逢对手，将遇良材。彼此惺惺相惜，最终李嗣源收服元行钦。后来李存勖将元行钦征调到自己身边。李嗣源对元行钦还是有感情的。可是这次处理魏州乱军事件中，元行钦处处与李嗣源作梗，加剧了李存勖和李嗣源之间的矛盾。李嗣源对此很不理解，他质问元行钦：“我哪里对不起你？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难为我？竟然杀了我的儿子李继璟！”元行钦斜翻着眼睛，毫无理亏的意思，更没有对不起老上级的愧意。元行钦没有回答李嗣源的问话，而是反问道：“先皇帝又有哪里对不起你呢？！”李嗣源摇摇头，命人将元行钦推出斩首。

最令李嗣源担心的还是李继岌。



为了防范李继岌率领的伐蜀大军回师，李嗣源派出大将石敬瑭和儿子李从珂分别出任陕州留后和河中留后，切断了伐蜀大军的归路。

魏王太子李继岌听说洛阳之变后，心急如焚，想赶回洛阳救驾，可时间又来不及，不去救驾又如何向天下人交代？他率军停在回师的半路上，犹豫不决。李从袭向李继岌建议，此时此刻事不宜迟，应抓紧回

师，才有可能争得继承权，最大可能地保全利益。

李嗣源名义上派出人马去迎接李继岌，实际是阻击李继岌。由于回洛阳的路已被李嗣源的人马切断，李继岌只好北渡渭水，改道去晋阳。李继岌走到渭水河边时，才发现桥梁已经被晋阳守军毁掉。形势已经十分清楚，洛阳不欢迎李继岌，晋阳也不欢迎李继岌。况且几个王爷在晋阳都掉了脑袋。李继岌去晋阳也是送死，年轻的魏王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危难之处辨忠奸。李继岌身处绝境，那些马屁精死太监吕知柔等人纷纷逃亡开溜，把他们的主子无情抛弃。李继岌仰天长叹，心里清楚已经没有活路。万般无奈之际，李继岌命令随从将他勒死，自杀身亡。一个不太傻智商不算低品德较厚道的王子殒命他乡。

李存勖的儿子、弟弟等具有王位继承权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消失在了后唐王朝的政治视野之外。正统皇位继承人的绝迹，消除了李嗣源登基称帝的最大障碍，为李嗣源合法继位创造了机会与可能。既然正统继承人消失，那么按次序应该轮到非正统亲属继承皇位了，况且李嗣源也是李克用的干儿子，是李存勖的好兄弟，在亲缘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李嗣源拥有当世最强大的实力，他握着刀把子。刀把子与合法身份是通往皇权宝座的正、副路条。这两张路条李嗣源都拿到了。

皇权的大门向李嗣源顺理成章地敞开了。这个时候李嗣源再也没有理由推脱不当皇帝，别人也再没理由阻挡李嗣源当皇帝，也没有人再敢阻拦李嗣源当皇帝。

无论这一切是不是李嗣源亲自策划的，但结果是李嗣源必须要当帝皇。没有资料可以考证，李嗣源直接指导或授意了这一切，更没有急不可耐地督促别人操办这一切。很大的可能是李嗣源身边的人，如安重诲、霍彦威等人，替他着想、替他策划、替他操办了这一切，帮助李嗣源扫清了登基的障碍。

李嗣源身边的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动力，之所以甘心替李嗣源想得这么周到，归根结底还是这些人希望通过李嗣源的登基，进而他们本人

也可以借此获取更大的利益。成仙飞升鸡犬升天的道理，普通老百姓都明白，安重诲、霍彦威、石敬瑭之流不可能不明白。所以他们全心全意为李嗣源服务，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甘当铺路石，甘做垫脚石。

一切障碍扫除之后，李嗣源在一片一片一遍一遍的拥戴声中登上了皇帝宝座。

李嗣源的登基场面很简朴，没有像李存勖当初那样大的排场，也没有南郊之礼，只是象征性地走了走过场仪式。第二天就到宫里上班了。

客观上讲，李嗣源登基称帝后做了不少好事。他最先着手办的事情，就是矫正李存勖朝政的各种弊端。从这一点来看，李嗣源也不是个糊涂蛋，既顺应了军意民意，也展示了他正派的价值观。

住进洛阳皇宫之后，李嗣源看到皇宫里满满当当的充塞了几千名宫女宦官，还有杂耍的、唱曲的、演戏的、摔跤的各种剧团，把皇宫弄的乌烟瘴气像个大马戏场。李嗣源下令将宫女宦官和侍从精简到几十名，剩下的都打发出宫。把各种文工团裁撤精简，留下几个必要的剧团供朝廷日常文娱需要，其他的都解散或外放到民间。

末唐之后，经过唐昭宗李晔的整顿和屠杀，二十多年来宦官基本绝迹，各藩镇中也都没有了监军宦官。但是李存勖当政这几年，又派出了大批宦官到军中监军，对军队管理造成了很大的祸害。李嗣源像唐昭宗一样对宦官展开了清洗，指令各地藩镇就地消灭宦官监军。对逃亡山林民间的宦官，朝廷也不放过，赶尽杀绝。即使躲进寺庙出家当和尚的，一旦发现，也抓住剁了。可怜了这些宦官，小时候弄丢了小头，这时候又弄丢了大头。

后唐李存勖朝廷的文官大部分继续在李嗣源朝中做官，很多人被录用安置。但有一个家伙例外，孔谦，就是特别能搞钱的那个后唐财政部副部长。这家伙横征暴敛、搜刮盘剥手段繁多，尤其善于创新，花样百出。在李存勖朝廷严酷的财政赋税制度下，老百姓民不聊生，国家财政崩溃，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李嗣源当政后，虽然也缺钱，很多地方需要国家财政扶持补贴，可李嗣源毫不动摇，毅然决然地取消了李存勖朝廷的苛捐杂税，并免除了当年两季的农业税赋。取消暴政的同时，当然要

惩治恶人。孔谦这小子终于遭到了报应，被朝廷毫不吝惜地砍了头。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了，在李存勖朝廷时代军队的经费已经严重不足，还因此引起了很多兵变，李嗣源接了个烂摊子，又大幅度削减了财政来源，那么军队经费紧张的矛盾不是更尖锐吗？

军队稳，天下才稳。这是明摆着且急迫的事，李嗣源当然很明白，也当然会很重视。

李嗣源朝廷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缓解军队经费危机，命令各地军队就地驻防，不再安排任何军事行动。军队不流动才相对较安全。即使不搞军事行动，可以减少巨额经费开支，但军队还是需要吃饭。所以，朝廷同时还下达了另一个命令，改变军队经费来源体制，减少中央供给，由各地军队在当地想办法。

化整为零的政策并没有创造增量经费，只是在做减法和分散风险，用一个权宜之计以应对朝廷面临的近期危机。这个政策得以实施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希望。李嗣源的登基为军队带来了革故鼎新的希望。希望的力量在艰难时期是巨大的，它可以稳定人类群体的情绪。

节约经费开支的另一项措施是减少官员的薪水。对于朝廷大员月俸打五折发放，而且从五月份开始发，三四两月的不再补发。到了十月中旬才开始给文武官员发棉衣。举国上下过紧日子，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共渡难关。

还有一条重要的改革，那就是调整文官体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宰相权力的调整。重新集中了国家财政管理部门，将盐铁、户部、度支等财政收支、税务、国库管理职能重新集中在一起，由户部尚书统一管理。

对枢密使的人选进行了调整，由大谋士安重诲代替李绍宏出任。孔循出任了枢密副使。孔循的贡献在于将开封献给了李嗣源，还有一个原因，他是霍彦威的亲家。

李嗣源目不识丁，没读过书不识字，以前没觉得这有太大障碍，现在做了皇帝才发现不认字还真不行。六十多岁的李嗣源再去上识字补习班是不可能的了，读业余大学也没有条件。李嗣源不能批阅奏章，只好

由安重诲替他读奏章，然后由皇帝做决断。可是安重诲念书也不多，识字量虽然不少，可以读明白一般性大白话的文件，对于文言文的语义、典故、引用的大量规章制度及各专业的概念等就搞不太明白了，时常出现半通不通似懂非懂的现象。

为了弥补朝廷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文化不足的缺陷，安重诲想了个办法，开辟了几个职务充当皇帝的侍读侍讲，以备咨询顾问。这里面就有冯道。冯道在河东时，受到河东头号谋臣张承业器重，一直参与起草重要文件等工作。出任后唐朝廷的翰林学士侍读，这是冯道从辅助岗位走向政坛的重要一步。

提拔了前朝文官任圆为中书侍郎，分管财政，成为重要宰相辅佐大臣之一。任圆一心为公，积极推荐干部，梳理财政，完善国家及军队制度。没多久，在他的领导下，朝野秩序恢复正常，府库之中也开始有了余粮。

任圆之所以得到重用，是因为他明达干练，先是接替李嗣昭北伐镇、定时阵亡留下的军前重任，更重要的是他在伐蜀过程中击败了乱军康延孝，更更重要的是他安全地率领二万六千伐蜀大军回到了洛阳。任圆的能耐及见识由此可见一斑。还有一个原因，任圆以前在李嗣昭军中时曾和李嗣源共过事，彼此留有较好的印象。

继续录用李琪为吏部尚书。李琪在前文书中曾经出场，他曾做过朱梁的宰相，后来又做了李存勖朝廷的官员。李琪曾经极力上书，向李存勖论述了国家财政政策的方略。论身份地位，李琪属于名门望族之后，政治理念相对还比较正派。

在前朝大臣中，还有一个被杀的人，此人是张宪。张宪并不是因作恶多端被砍头，而是由于他性格古怪难相处，在同僚中人际关系不好，被很多人的唾沫星子淹死的，实属可惜。

对于曾经有功于国家，但没有得到李存勖朝廷赏拔重用的人，李嗣源也给予了重视。在保卫晋阳战役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安金全，因李存勖嫉贤妒能而漠视了他的功劳。李嗣源登基后，封授安金全为振武节度使。这在军界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导向作用，对愤愤不平的军界人心是个

巨大的安抚。

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措施，李嗣源朝廷为郭崇韬和朱友谦进行了平反。这标志着李嗣源将李存勖的那一套全部推倒重来。

李嗣源的本事充其量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对于治国理政他不擅长。李嗣源这个皇帝位子之所以能坐得住，是因为他有几个本源性的有利因素。顺应民意这是李嗣源最容易办得到，也最容易理解的事情，于是他将李存勖朝廷的多数弊政一一革除，受到了文武官吏、老百姓、军队的拥护。李嗣源不崇尚奢华享受，生活属于比较简朴的人，因此他在治国方面没有发生荒淫乱政、享乐废政的毛病。宽厚是李嗣源另一个重要优点，他明白自己没有治理国家的本事，可是他对于有能耐的宰相大臣很信任，放手让他们干工作，这在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机器的运转。

李嗣源纠正了李存勖朝廷的弊政，精简经费开支，安抚军队，选拔干部，粗略地稳定了中央和地方的局面。可是天下并没有因此而太平，距离太平还差得远。毕竟是个烂摊子，历史欠账太多。湖北高季兴看到朝廷虚弱，开始公开对抗中央政府，霸据一方。朝廷虽然派出大军征讨，可是并没有取得绝对胜利，只是暂时打击了高季兴的气焰。平卢、卢台、开封等地方时不时地也发生了一些兵变，好在规模不大，不得人心，没有形成气候，最终被朝廷一一讨灭。

李嗣源对于大臣的充分授权和容忍的确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在历朝历代皇帝中，能做到他这种程度的不多。李嗣源对大臣的倚重并非是由于他无能，主要是因为他缺乏文化功底及执政经验。李嗣源并不是糊涂蛋，他对事理很明白，只是自己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不过，李嗣源跟这些大臣也不是没有摩擦，但从大局和长远考虑，李嗣源主要还是采取了以团结使用为主的用人策略，胸怀包容。

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李嗣源和大臣之间的几次争执比较生动地展示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枢密使安重诲早期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主要是跟随李嗣源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对于国家治理的典章制度、人物典故不熟悉，治国理政的

经验积累很少，特别是对于一个帝国日常运转中的各种程式基本不了解。因此，安重诲虽然是李嗣源的左膀右臂，居于宰相之上，可他一个人无法操持偌大国家机器运转，不得不寻找一些熟悉情况的人帮助他办事。

由于孔循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皇宫朝廷中做事，熟悉中央政府的日常运作习俗，也了解很多高官的特长。再加上孔循此人心眼多，善于搞关系，和霍彦威、安重诲这些重量级人物打得火热。安重诲对孔循很信任，两人结成党派。

到了五代时期宰相已经没有初唐时期那么大的权力了，名为宰相，实际都是主要部门的一把手。枢密使的权力逐步增大，以掌管军事机要为主，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部。文官行政事务则由宰相分管。由于连年征战，枢密使职能凸显，逐步合并了很多文官职能，自此宰相的权力进一步削弱。

有一次李嗣源选拔宰相，实际是选内阁部长，他打算在了解熟悉前朝旧事的人中选拔。安重诲认识人不多，请孔循推荐人选。孔循一直在朱梁及后唐中央做官，打算借此机会排挤南下的河北人，其实主要是想排挤任圆。孔循向安重诲推荐了郑珏和崔协。而中书侍郎任圆则推荐了擅长诗词歌赋写文章的李琪。可是郑珏一向与李琪不和，郑珏就通过孔循遏制李琪。孔循向安重诲说李琪虽然识文断字文化水平不低，名牌大学毕业，学历已经达到博士了，可是他太贪，名声不好。

各位大臣拟定候选人之后，李嗣源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准备拍板定下最终人选。李嗣源问道："现在宰相缺人，事情多得忙不过来，你们觉得谁合适啊？"

既然李琪有毛病，郑珏年岁大，眼花耳聋，安重诲就折中了一下，首先说道："崔协可以。"

任圆直来直去，拐弯抹角的心眼少，一心扑在工作上，同时他是个急性子，丝毫不顾及安重诲的面子，立即站出来反对道："安大人不了解京城的情况，对人物不熟悉，被人蒙蔽了。崔协虽然是名门之后，可他学问太浅，写文章错字连篇，喜高谈阔论，虚有其表。臣作为宰相感到

学问已经不够用的了，再弄一个文盲崔协来协助我，岂不会被天下笑话？”

明宗皇帝李嗣源见两位大臣意见不一致，明白这里面有问题，但又不便明说，采取了调和迂回的策略说道：“宰相岗位十分重要，还需慎重选人，你们回去再考虑考虑吧。”李嗣源把崔协和李琪都给否决，安重诲和任圜气鼓鼓地都不做声了。

李嗣源话锋一转，接着说道：“我以前在河东晋阳时，经常见到冯道。发现这个人博学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他没有私心杂念，为人厚道，不喜欢争权夺利。论人品才学够宰相的条件。”

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冯道捡了个大便宜。知识就是力量啊，在军人大老粗扎堆的朝廷中，冯道的崛起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或者说他具有独特的价值。冯道最大的长处是善于起草公文，当年跟随晋王李存勖打天下时，军务繁重，魏州与晋阳之间往来公文如同雪片。冯道捉笔当此大任，语言流畅、含义明白、引经据典、论述透彻，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孔循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保举了两个人双双落选。孔循由此而感到十分气愤，闷闷不乐竟然连续几天罢工不上朝。李嗣源为了安慰孔循，专门派安重诲去孔循家探望，好言好语开导一番，孔循才继续上班。

为了调和矛盾，安重诲在选相这件事情上一改往日独断专行的作风，主动和任圜商量谈判，争取各让一步。安重诲提出让崔协当个候补协办员，帮着宰相办理政务。没想到任圜牛脾气上来了，死活不买安重诲的账，仍然坚持要用李琪，绝不同意崔协入朝。

安重诲并不惧怕任圜，只是皇帝重用任圜，而且任圜一心为公，勤于工作，除了性格脾气倔强刚直之外，没有大毛病。因此，一直以来安重诲对于任圜还算客气。可是这次宰相人选之争，在安重诲内心深处对任圜埋下了嫉恨的种子。既然商量不通，安重诲进而采取了绕开任圜的策略。他和孔循隔三差五就挑李琪的毛病，并向皇帝李嗣源揭发，同时添油加醋地夸崔协有才能。

没多久，皇帝李嗣源终于下定了决心，把冯道和崔协一起提拔为中书侍郎。任圆在宰相人选之争上，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输掉一场。

任圆性格刚强直率，敢作敢当，且自以为和皇帝李嗣源有老关系，所以在朝中谁也不怕，敢于碰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因出差或加班等工作需要，政府给官员们发放了一些用于吃饭住宿的馆券，相当于现在的代金券。按照传统的做法，这种代金券一般由户部印制发放。可是安重诲奏请皇帝要求将代金券从内务府支出，这意味着这项权利从宰相转移到了枢密使手下。任圆作为首辅宰相哪里肯答应。两人在皇帝面前为此事争论得面红耳赤，互相攻击的话越吵越激烈，越骂越难听。李嗣源并不太明白这其中的玄机，只好为两人调和。可是安重诲和任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夹杂着骂骂咧咧的脏话，把李嗣源吵得心烦意乱。

两人没有争出个结果，不欢而散。退朝之后，李嗣源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宫。后宫中有年龄大的宫女问明宗皇帝："刚才谁和安重诲辩论呢？"

皇帝说："宰相任圆。"

宫女说："妾以前在长安宫中的时候，没有见过宰相和枢密使奏请工作敢这样没大没小，不守规矩的，是不是他们看不起陛下啊？"

可不是吗？经宫女这么一说，李嗣源心里更不痛快了，安重诲和任圆没大没小，这成何体统！后来李嗣源再也没有给任圆和安重诲辩论的机会。遇到事情不再讨论了，皇帝李嗣源直接拍板。

代金券的发放职责按照安重诲的意见，改由枢密使管辖。任圆觉得皇帝过于偏袒安重诲，心里愤愤不平。既然馆券的职责划走了，任圆一赌气要求将盐铁、度支、租庸三司的职责也从各部委划走，统统交给安重诲去办吧。皇帝李嗣源也没有给任圆留面子，顺水推舟，将三司职能一股脑划归了枢密使。安重诲的枢密使权力进一步集中，基本上已经接近于敬翔当年担任的崇政院使了。

任圆处处受制于安重诲，更不善于和朝廷高官周旋，无奈之下请求退休，回家养老去了。

十月份，李嗣源出巡视察工作，他从洛阳出发去开封。现在镇守开封的宣武节度使是朱守殷，也就是那位大力士搏击手。这家伙是典型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搞不清和谁亲和谁厚，完全是由着一时的性子办事。朱守殷几次搭救李嗣源并将洛阳城献给李嗣源，李嗣源也没亏待他，将开封汴梁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朱守殷镇守。

李嗣源东来巡视，原本是正常的皇帝活动。可朱守殷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以为李嗣源要威慑东部各诸侯藩镇，于是心里开始打鼓了。经过一番胡思乱想，朱守殷这个二百五居然没来由地反了。

明宗李嗣源感到哭笑不得，这个朱胖子你不好好地过日子，造什么反啊。李嗣源派出宣徽使范延光和亲军御营使石敬瑭兵伐朱守殷。两军刚刚见面，开封汴梁城就土崩瓦解，军民开城投降。朱守殷全家被抄斩。

就在李嗣源东巡的时候，洛阳城内发生了大事件。平日里被任圜得罪的一些官员，秘密地找到留守的安重诲，怂恿安重诲趁皇帝不在的时候除掉任圜。其实任圜此时已经退休在家，不再过问时政，可是那些曾经被任圜得罪的朝廷大员仍然不肯放过他。任圜虽然退休，也曾是当朝首辅宰相，哪能说杀就杀？

杀任圜需要借口。

借口就是借别人之口说出理由。

别人说了：“皇帝在外讨贼，任圜一度飞扬跋扈，弄不好他可能会在后方趁机作乱，还不如除掉以绝隐患。”

既然理由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了。

而且安重诲也正有此意。

于是安重诲点头认可。

枢密使安重诲一面奏请皇帝，一面派出了使者去杀任圜。未等皇帝批示回来，安重诲的使者已经到了任圜家。任圜一看来人就已经明白了个中含义，这是安重诲嫉恨他，要借口借刀借机杀人。任圜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慌不忙，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摆上酒宴，谈天说地，纵论古今，把酒痛饮。

任圆长相英俊潇洒，举止开合自如，讲论起道理来，意气纵横，引人入胜，很有风范。现在大难临头，任圆仍然不改往日风采，镇定自若。任圆从少年时追随李嗣昭说起，戎马倥偬三十年，往昔情景历历在目。梁军围困潞州时，任圆力劝李嗣昭坚守以抗拒敌军，终究破围。李存勖继位，内外人情汹汹，任圆百般斡旋调解，李嗣昭与李存勖冰解猜疑。晋梁胡柳坡恶战，任圆参谋李嗣昭北面突击，逼退梁军。镇州讨伐张文礼，李嗣昭阵亡，任圆受托总领三军以破赵城。魏王伐蜀，回师途中康延孝作乱，任圆西追扫荡，流贼覆灭。李继岌丧命渭南，洛阳皇朝易主，任圆安抚将士顺利东归。李嗣源继承大统，任圆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数月之间朝野大有起色。

任圆慷慨陈述，间或悲歌，族人仆役听后哭成一片，为自家主公的不幸遭遇五内俱焚。任圆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地举起一大杯清酒，祭拜天地之后，一饮而尽。环顾了一下苍穹和族仆，任圆“呛啷”一声拔出三尺宝剑，横在颈项之上，用力一拉，一股热血喷出喉管。任圆从容自杀。

任圆被杀！

洛阳震动。

朝廷震动。

端明殿大学士赵凤闻讯大哭，控诉道：“任圆是义士啊，几次挽救国家危难，怎么会造反作乱呢？安重诲滥杀无辜，有什么资格辅佐国家？”像赵凤这么直白表露痛惜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被任圆训斥、抵制、得罪过，他们为任圆的死拍手庆贺。

安重诲擅自诛杀宰相，皇帝李嗣源事后没有追究安重诲的过责，此事不了了之。由此可见李嗣源对安重诲的偏倚和纵容，由此可见安重诲的飞扬跋扈和独断专行。

由于李嗣源的厚道和治理国家的才能不太够，致使朝政大权旁落到了安重诲等近臣高官手里。李嗣源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蜀

“树倒猢狲散”的谚语在五代时期得到非常频繁而准确的验证。一个时期的稳定大多是由于各地军阀对老领导的敬畏，不敢、不愿、不必、不能另立山头。一旦大佬死去，这些地方军阀谁也不服谁，纷纷占山为王，称王称霸。

这些年天下战乱，皇朝更替如走马灯一般，藩镇政权更是一日三变。无论是朱梁还是后唐，无论是中原皇朝还是偏远王国，为了辖制地方势力，也是为了更多地提拔干部，都将版图内的藩镇拆分再拆分，包装再包装，于是藩镇越来越小，名字越来越好听。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和政权变换中，藩镇地盘大的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小的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

在天下藩镇中，四川是最大的了。早年王建兼并了东川与西川之后，统一四川全境，自称皇帝，建号蜀国。后唐头号大臣郭崇韬协助李继岌灭蜀，将蜀国纳入后唐版图。后唐朝廷将四川划为一个藩镇辖区，派去了驸马爷孟知祥做节度使。孟知祥刚刚到任，立足未稳，伐蜀大军中的两员大将董璋和康延孝作乱。董璋占据了东川。孟知祥实际控制区域为西川及原来的东川一部分，也就是原来蜀国的大部分。

看过前文书《风雨飘摇》之《门前雪不得不扫》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孟方立这个人，在泽路一带曾经让李克用大伤脑筋。后来孟方立被李克用击败，孟方立的三弟孟迁接班做了邢洺节度使。孟迁孤掌难鸣，向朱全忠求救。可朱全忠离得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孟迁走投无路只好向李克用投降。

孟方立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二弟孟道，一辈子没做过大官。孟道的儿子就是孟知祥。孟知祥自幼在晋阳跟随李克用效力。史书上没有记载，孟知祥如何有才能，为何引起了李克用的重视。只是记载了李克用把李克让的女儿许配给了孟知祥，这表明孟知祥和李克用的关系不一般，很受晋王器重。孟知祥的妹妹嫁给了李克宁。孟知祥和李存勖也比较投脾气，两人从小关系不错。孟知祥和李克用家有着特殊的渊源，奠定了孟知祥在河东以至于后唐庄宗朝廷的较高政治地位。

孟知祥奉命入川，刚刚上任，中原朝廷政局大变。一时间流言四起，形势混乱。魏王李继岌率领伐蜀大军回师途中，康延孝和董璋作乱，使四川境内局面更加复杂。

如何站稳脚跟？

如何处理与中原朝廷的关系？

如何处理与太子李继岌的关系？

如何对待康延孝和董璋？

如何对待蜀国的遗老遗少？

这是摆在孟知祥面前的一大堆难题，这些难题考验着孟知祥的智慧和胆识。

观望计。

孟知祥这个人绝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军头武夫，他很有头脑，至少心眼绝对够用。对于局势有比较深远的洞察力。例如他早年明白晋王办公室主任这个角色风险太大，索性不去蹚这浑水，而是举荐了郭崇韬代替他。进入四川后，他在对待郭崇韬这件事情上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将这个烫手的山芋留给李继岌，而他则故意晚一步到达成都，眼睁睁看着老朋友郭崇韬罹难。孟知祥还善于先礼后兵，对待部下、对待降将、对待属地军民都是一番厚待，争取获得民心。对没收来的蜀国成千上万的钱财，他主动献出大部分送给了李继岌，以劳军之名运回后唐朝廷。也就是说孟知祥不主动惹事，和任何人都先争取合作，合作不成再想别的招。他是一个有韬略的人。

怀柔计。

孟知祥进入成都时，正好赶上伐蜀招讨使郭崇韬被害。伐蜀唐军准备启程回师，人心惶惶，笼罩着一片恐怖和不安的气氛。孟知祥神情自若，升堂坐镇，清点府库，出榜安民，分配官吏职务和责任，宣布新秩序，奉送唐军班师，一件件事情做得井井有条。孟知祥稳住了大局，成都及四川境内的本土军民和唐军这才稍稍安定了心神。

康延孝造反之后，孟知祥配合魏王李继岌发兵讨伐，迅速平定了汉州等地。这时候孟知祥仍然听从李存勖及李继岌父子的指令。李存勖、

李继岌相继死后，孟知祥曾一度观望，既有核实确认消息的目的，也有静观局势发展的目的。

后来明宗李嗣源入主洛阳做了皇帝，孟知祥心里开始打鼓，他对李嗣源没有什么服从心理，几乎毫不相干。孟知祥闹独立的心思在潜滋暗长。不过形式上孟知祥仍然属于后唐藩镇之臣，不得不保持一定的礼节规矩，面子工程还是需要做一做的。所以，孟知祥在李嗣源当皇帝之初，对朝廷的命令采取了选择性执行，有的照办，有的不办，有的抱着琵琶半遮面。

韬光养晦计。

孟知祥果然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准备在四川搞独立，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采取了表面上一套，暗地里一套的韬光养晦之术。表面上与后唐明宗朝廷保持关系，暗地里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扩大实力，短短的两三年内西川军队就扩充到了七万人。

孟知祥占据西川，董璋占据东川。孟知祥比董璋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和后唐朝廷采取了一定的合作态度，而董璋与后唐朝廷采取的是决裂态度。这就为孟知祥在东川和朝廷之间进行纵横捭阖创造了条件。孟知祥对董璋又拉又打，时而拉，时而打，将董璋当成了与后唐朝廷分分合合的筹码。

后唐朝廷中对孟知祥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孟知祥不可信，早晚是“蜀独”分子，应该趁早剪除。一派认为孟知祥不会擅自独立，孟知祥及其部署和后唐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以招抚为主。前者以安重诲、任圆为代表，后者以皇帝李嗣源为代表。两派几番争论之后，敌视派先期占据了上风。

敌视派阵营里也有高人出面和孟知祥斗智斗勇。朝廷和西川之间频繁过招，明争暗斗。

釜底抽薪计。

任圆从四川出征回来，对四川的富足有着深刻的印象和详细的了解。尽管自从后唐伐蜀以来，已经从四川运回了三四批财物，大车小车拉了几个月。可任圆知道还有大量财物留在了四川，这些财物名义上属

于后唐朝廷，但实际都在孟知祥的掌控之下。

李嗣源做皇帝后，大规模封官许愿，凡是能扯得上点边的，都加以提拔，有实职的给实职，没有实职空缺的给虚职待遇。孟知祥也在受封之列。朝廷加封孟知祥为侍中，相当于享受宰相待遇。

封官是假，夺财是真。

朝廷派太仆卿赵季良去成都给孟知祥送委任状，任圆同时动员朝廷将赵季良封授为三川制置使，专门负责监督四川国库中剩余的金银财宝丝绸粮食运送洛阳。任圆不仅要把蜀国的余钱全部征缴到朝廷，还要赵季良留在四川，负责东川和西川的赋税征收。由赵季良负责将这些财政收入计算清楚之后，该交朝廷的要交给朝廷，该留给藩镇的才能留给藩镇。其实朝廷派赵季良的作用是削夺孟知祥的财政大权。

削夺财政大权目的是干什么？

当然是釜底抽薪，削弱西川和东川独立造反的能量，使他们知难而退。

明眼人不眨眼也能看出来朝廷这一招的厉害之处。

孟知祥听说升官了，没太激动，笑了笑而已。继而又听说赵季良来督办财税，孟知祥十分激动，马上就怒了，拒绝执行朝廷命令。不仅把剩下的几百万钱财扣住，不发给洛阳朝廷，也不让赵季良专办税赋。截留钱财尚在其次，孟知祥把赵季良的人也给留下，扣在成都不让他回中原。

孟知祥之所以扣留赵季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圆和安重诲等人都不知道的。孟知祥和赵季良是老相识，两人是朋友。赵季良聪明有谋略，孟知祥对他一向比较器重。孟知祥只身入川，身边既缺少文臣也缺少武将，没有左膀右臂怎么干大事？光杆司令还闹腾出个鸟来？现在赵季良自己送上门来，正中孟知祥下怀。孟知祥上书朝廷，借口请赵季良为西川节度副使，将赵季良长期留在了身边参谋大事。

一计不成，朝廷再生一计。

反间计。

这次是安重诲想出的办法。既然赵季良和孟知祥穿一条裤子，那就

再派一个人出任西川节度使监军，监督孟知祥和四川上上下下的动静。那派谁去合适呢？别再派出一个赵季良二号。

就在朝廷选人的时候，有一个人主动请缨要求去四川。此人是李严。李严这个人在前文书中多次出场。就是他几次出使蜀国之后，向庄宗李存勖建议伐蜀。后唐伐蜀成功之后，李严却没得到什么好处，还在做客省使的官。李严不甘寂寞，打算抓住改朝换代的机会，再次利用蜀国捞取业绩，希望能求得更大的富贵。

李严主动请命出任西川监军。安重诲认为他比较合适，既了解四川情况，也掌握朝廷政策，对朝廷还比较忠心，更重要的是他和孟知祥没有瓜葛。

为了尽快实施朝廷计谋，李严择日即刻启程。临行前，李严的老母亲拉着李严的衣襟说："儿啊，你前些年向皇帝献计，致使蜀国国破人亡，现在你还要去四川，蜀人会饶了你吗？"李严不顾老母的反对，毅然走向了富贵险中求的不归路。

明宗李嗣源登基之后，为了铲除宦官祸害，命令各地军中取消监军使之职。监军宦官死的死逃的逃。西川节度使监军焦彦宾也不例外，已经被孟知祥通知下岗，正在成都待业。孟知祥之所以没有杀焦彦宾是因为他俩不熟，也素无冤仇，无故杀一个人干吗？难道就因为他是宦官吗？更重要的是孟知祥不想用血腥清洗的手段立威，他的性格基因里没有土匪和军阀习气。孟知祥在和后唐李嗣源朝廷相处的七八年里，一直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做忠臣孝子和乱臣贼子之间挣扎，在从一而终和另立基业之间徘徊。

不管孟知祥如何挣扎，现在朝廷出尔反尔，又给西川节度使派来一个新监军，这不明摆着是不相信孟知祥吗？孟知祥手下人纷纷鼓噪着说："宰了李严！不让他入川！"孟知祥摆摆手说："大家不要激动，我自有安排。"

没几天，李严就到达了四川边境。作为钦差大臣，李严把通知文书让人送到成都，等候孟知祥派人来边境接他。古人迎送不过境，这是一套程序。对于重要人物，送人送到边境，接人也要到边境来接。

孟知祥带着亲军卫队，盔明甲亮，盛装列阵迎接李严。在大路口驿站，蜀军刀斧手、长矛手、弓箭手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站立两厢，海螺号角哞哞直响，战鼓擂得震动山岳。孟知祥拉着李严的手并肩而行，穿过仪仗队走入客厅。孟知祥原本想通过大阵势吓唬吓唬李严，让李严知难而退。没想到，李严铁了心要趟这趟浑水。侯任监军使李严神情自若，毫无畏惧之色，还时不时地向两边军兵挥手致意，走几步高喊几声："将士们辛苦了，将士们晒黑了。"蜀军挺胸腆肚，高声回应："大人辛苦，大人更黑！"

蜀军的杀气没有逼退李严。大家只好一起去成都。

无论这位钦差大臣如何不受欢迎，按照常规礼仪，也应该摆一桌酒席，为来客接接风。四川向来美食丰富，火锅、回锅肉、麻辣烫、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毛血旺等等摆了满满一桌子。飘着酱香的美酒也一一斟上。孟知祥拱手行礼，致祝酒辞之后，大家纷纷举杯，开怀畅饮。

三杯酒下肚，李严收起笑容，严肃地从怀里掏出一份诏书，咳嗽一声开始宣读："庄宗以来，宦官为害，尤其以监军使误军误国。着令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削夺监军使焦彦宾官职，并就地正法。"

李严在酒桌之上宣布诛杀令，实在出乎在场人的意外。霎时间一桌子、一屋子、一院子的欢腾气氛荡然无存，有些不了解底细拉来作陪的人，心里惶惶不安，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不测事件。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看着孟知祥。

孟知祥坐在原地纹丝没动，既没有离席磕头接旨，也没有领命说话。李严看着孟知祥等待他表态。可孟知祥端着酒杯面无表情，仍然不做声。现场空气仿佛凝结了，鸦雀无声。不知道是哪一位由于过度紧张，将酒杯碰翻。白玉瓷的酒杯"当啷"一声撞击在楠木镶边的青石桌面上，大家高度紧张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那个人。那个碰翻酒杯的人顿时面色通红，额头渗出了汗珠。酒杯打翻后，杯中酒流在桌上，顺着桌缘滴在地砖上。酒水"吧嗒、吧嗒"的声音像一记记的重鼓槌擂在众人的心头，让大家透不过气来。在死寂的屋内，这个小小的水滴声如同黄钟大吕震的每个人耳朵轰鸣。人人都在心里默念，这该死的水滴怎么还没滴

完。

过了艰难煎熬的三十多秒钟之后，孟知祥将捏在指间的杯中酒一饮而尽，慢慢地将酒杯放在桌子上，然后用眼角余光斜视着李严，不紧不慢地说道：“李大人前几年奉命出使蜀国，向皇帝提出伐蜀建议，致使东西两川生灵涂炭。蜀人对李大人恨之入骨，没想到李大人还有胆气入川啊。”

李严原以为圣旨宣读之后，孟知祥会委曲求全，暂时低头。如果那样的话，李严就争取到了时间，在西川军内实施离间计划。利用唐军东归思乡的情绪，鼓动一部分将校脱离孟知祥控制，进而寻找机会推翻孟知祥。

宴席间此时此刻的气氛，使李严足够充分地感受到了孟知祥敌对情绪之浓烈。尽管有心理准备，可对于孟知祥弦外有音的问话，李严还是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威压笼罩过来。李严挺了挺腰杆，将圣旨卷起来放在胸前，不卑不亢地说道：“为国忧劳本是臣子职分，蜀国无道，我主伐之，是拯救黎民于水火。”



孟知祥没有接李严的话，话锋一转又说道："西川军中原本设有监军使职，臣已经奉皇帝之命削夺监军，且焦彦宾没有骄纵狂悖行径，不该死罪。李大人让我杀了焦彦宾，这事我不能奉命。"

李严说道："宦官误国，人人得而诛之，难道孟帅要违背天下人的意愿吗？"

孟知祥仍然是不紧不慢地说道：“天下人的意愿是过上好日子，不愿意战火频仍，不愿意没事瞎折腾。宦官未必个个都是坏人。请问李大人可以代表天下人吗？况且既然朝廷罢黜了西川监军，那么又派李大人来做监军，这是何意？”

李严哼哼冷笑道：“日前，朝廷派赵季良来监督川中财政，不想被川军滞留成都，不知这是何意？朝廷派我来就是帮助孟帅治理三军的。”

孟知祥目光中突然闪过一道杀机，将酒杯往地上一摔，断喝一声：“来人！”孟知祥话音未落，从屋外闯入四个彪形大汉，赤裸上身，手持鬼头大刀，大跨步冲到了酒桌近前。

孟知祥指着李严说道：“这位李大人本是蜀人仇人，且蛊惑皇上猜疑四川军民，挑拨我西川军心，居心叵测，给我拉出去斩了，以祭祀天地民情！”

四个彪形大汉将李严抓胳膊扭脖子推推搡搡拉出门去。李严边走边骂：“孟知祥狗贼，你敢造反！”

不一会儿听得“咔嚓”一声，李严人头落地。

后唐明宗朝廷派出的监军使被孟知祥砍了脑袋，孟知祥明摆着是要和朝廷撕破脸了。要从大小论起来，朝廷的面子栽得太厉害了，直接栽到了十九层地狱。朝廷哪里能轻轻松松咽得下这口恶气，按照一般情况，朝廷应该发兵打他丫的。可是朝廷还在忍。

不得不忍。

是可忍，孰也得忍。

历经伐蜀战争、魏州之乱、皇帝易主这些政治事件，后唐元气大伤，文武官员的工资薪水发不全，军队士兵吃不饱，哪里有能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况且是劳师袭远入川作战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朝廷不得不忍。

树欲静而风不止。

借刀杀人计。

后唐朝廷想安宁，可是他的敌人不这么想。对于一头身患重病的大象，正是虎狼发动袭击的最佳时机。湖北高季兴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

久，等的花儿快谢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终于如大谋士梁震所预料的那样来到了。

如卧虎藏龙一般的高季兴在湖北江陵（现在的武昌）默默忍耐了很多年，他一直这么熬着，熬死了朱全忠，熬死了朱友珪，熬死了朱友贞，熬死了李存勖，大展宏图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不想再熬了，因为他也老了，再熬下去，死的就该是他了。

高季兴趁后唐内乱，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将三峡附近的夔州、忠州、万州纳入他的辖区。这个时候李嗣源刚刚即位，豆卢革为宰相。豆卢革懦弱，他劝皇帝同意高季兴的要求，将三州地盘交由高季兴管理。高季兴得寸进尺，不仅代朝廷管理这三州，而且拒绝朝廷向这三州派刺史，他要自己向这三州派各级官员。高季兴直接派兵将这三个州的州官赶跑，强行占据。

明宗李嗣源大怒，下旨罢免高季兴所有官爵，派出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率领大军四万讨伐高季兴。另外，朝廷还征调湖南楚王马殷、东川节度使董璋、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从四面包抄高季兴。

大军压境，高季兴害怕了，这才知道瘦死的骆驼仍然可以踢死人。以小小湖北一镇如何对抗朝廷四路兵马？高季兴只好坚壁清野，据守不战。

后来唐将西方邺在三峡大败荆南水军，重新夺回了夔、忠、万三州。但是进逼江陵的军事行动遇到阻碍。这个阻碍主要来自气候，天天下雨，北方军兵暴露在野外，病倒了一大片，后方运送粮草的道路被水冲垮，供给接济不上。唐军和荆州军陷入僵持状态。

高季兴孤立无援，向吴国伸出了橄榄枝，要求向吴国称臣请求庇护。吴国执政徐温认为高季兴这是权宜之计，并且江陵距离洛阳比扬州近多了，吴国得到荆州也没有什么好处。

深陷重围，外无救援，高季兴困做愁城。唐军也坚持不下去了，放弃了攻打江陵的计划，被迫撤军。这次战争之后不久，高季兴病死。高季兴最后的搏斗，昙花一现，如风而散。总想着出头的高季兴被脚底板

拖累，没几天，脚气病复发，感染中毒严重，不治而亡。

后唐朝廷讨伐高季兴的战争中，使出了一石三鸟之计。想借此机会削弱董璋和孟知祥，让他们也派兵参战。此时的董璋和孟知祥表面上还尊称后唐朝廷为正朔，心里不愿意，可也要做做样子。孟知祥识破了朝廷的心思，他派出了一支人马顺着长江东下，但嘱咐部将只出兵不交战，保存实力。

西川军队趴在三峡江口上看热闹，不参战，这哪行啊？后唐朝廷急了，派人去督促西川军协助唐军作战。朝廷找上门了，再不打说不过去了。孟知祥心眼够鬼的，他暗地里通知在三峡的西川军将领，让他们故意挑唆部下哗变，当然这种哗变是假哗变，是演戏给朝廷看的。一天晚上西川军营大乱套，队伍散架，反的反、逃的逃，溃不成军。西川军无奈之下撤出战斗，撤回成都。

孟知祥和朝廷的智斗可谓五彩斑斓，火星子四射。

感情计。

孟知祥和朝廷现在是同床异梦，各有猜防。不过李嗣源还是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孟知祥派人回晋阳接他老婆琼华公主及子女家眷。有些文武大臣建议软禁孟知祥的家眷，不让他们去成都。李嗣源摆摆手说："算了，还是让他们去吧，我不相信孟郎会反，况且琼华公主是皇亲国戚。"

现在形势已明，越来越多的后唐大臣认为孟知祥早晚会造反闹独立，孟知祥也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后唐朝廷折磨他的手段会没完没了。

合纵连横计。

安重诲千方百计约束孟知祥，阻止他走上分裂之路。又过了两年，在安重诲等人策划下，朝廷找出名目繁多的借口向四川征钱征粮。孟知祥百般抵赖，讨价还价。后来朝廷将西川和东川两镇进一步拆分，分割出三四个小藩镇，并在派出新任藩镇节度使的时候，从中原带军队入川，以在四川军界掺沙子，实际是压缩瓦解孟知祥和董璋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下，四川和朝廷的矛盾终于全面激化，到了彻底摊牌的程度。双方决定撕破脸皮干到底。

由于孟知祥和董璋关系不好，西川和东川这几年一直各过各的日

子，谁也不搭理谁。在对待东川和西川的态度上，安重诲还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后唐朝廷拉拢董璋，主要打击孟知祥。谁也没想到，没头脑的董璋沉不住气，毛躁躁地先反了。

孟知祥原想看着董璋和朝廷单打独斗，袖手旁观，坐收渔翁之利。可节度副使赵季良劝说孟知祥："东川西川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现在不能眼看着东川孤军作战。董璋打不过朝廷，一旦东川陷落，那么西川的日子也将很难过。我们应该主动和董璋缔结联盟，共同对抗朝廷。"孟知祥最终克服心理障碍，采纳了赵季良的建议，和董璋结成了军事同盟，共同和朝廷全面开战。

朝廷见孟知祥和董璋公然造反，已经无法再忍。既然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勾心斗角、过招斗法之后，后唐朝廷终于和四川的孟知祥关系破裂，双方都不再需要遮羞布，宣布开战。

朝廷派出天雄节度使、亲军兵马使石敬瑭挂帅兵伐四川。

自古蜀中是个难题，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

自古伐蜀是难事。

难在两点，蜀道险远，征途漫长，翻山越岭，粮草军需运输代价太大。再就是入川的军事要塞易守难攻，陆路以剑门栈道为咽喉，水路以长江三峡为命门。之所以后唐郭崇韬可以势如破竹迅速打败蜀国，是因为蜀国内乱，毫无抵抗意志，望风而逃。现在孟知祥和董璋联手抵抗唐军，唐军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力。

唐军劳师袭远，在开始阶段打得还算顺利，一举攻下剑门关。消息传到成都，孟知祥心里"咯噔"一下，有些害怕了。剑门关失守，意味着蜀中的大门洞开，天险被破除，唐军可以长驱直入了。可是过了没几天，战报再次传来，说唐军停在剑门不再往前走了。孟知祥仰天大笑，说道："石敬瑭逗留剑门，坐失良机，我们不用怕他们了。"

那么石敬瑭为什么在剑门不往前走了呢？

这时候后唐朝廷内部发生了大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安重诲受到了明宗皇帝怀疑，地位岌岌可危。

安重诲为什么受到李嗣源怀疑呢？他原来不是李嗣源的嫡系吗？安重诲这个人几乎就是郭崇韬第二，为国为公谋划操劳不计辛苦，同时又依仗和李嗣源的关系铁，大权在握，在做事方面就锋芒外漏，专权独断，甚至背着皇帝自作主张干了很多大事件。在明宗登基之后最初两三年里，李嗣源对安重诲十分信任和倚重，视为股肱之臣，军国大事全权委托安重诲主持。到了三四年之后，李嗣源开始有些受不了安重诲的飞扬跋扈了。到了五六年的时候，李嗣源和安重诲的矛盾在急剧上升。

李嗣源和安重诲在后期的政治理念上产生了差异，安重诲军国扩张思想较重，和前朝几代一样积极主张扩军备战、对外发动所谓的“统一”战争。而皇帝李嗣源主张休养生息，让军民各安职分，对外和平共处。安重诲策划发动的伐蜀战争以及打算发动的伐吴战争，都和李嗣源的理念产生了深刻冲突。

除了安重诲位高权重、树大招风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安重诲和李从珂的矛盾。安重诲和李从珂早年有些误会，产生了隔阂。安重诲对此耿耿于怀。再有就是安重诲一直对李从珂不信任，他总认为李从珂迟早是李嗣源朝廷的祸患。因此，安重诲不断地在李从珂和李嗣源之间制造障碍，说李从珂的坏话。可李嗣源又十分喜爱李从珂，不太相信李从珂会背叛他。安重诲对李从珂百般设计陷害，要置李从珂于死地。他竟然背着李嗣源，指派人把李从珂从河中藩镇赶出来。虽然李从珂上诉到李嗣源那里，但由于安重诲将罪网编织得实在太周密，以至于李嗣源竟然没有查到证据。最后碍于安重诲的面子，李嗣源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李从珂的待遇。

所谓“疏不间亲”，虽然李从珂不是李嗣源的亲儿子，可人家毕竟是父子关系，安重诲你和李嗣源再铁也是君臣是外人。安重诲错误地认为只要是为了李家江山社稷，无论他做什么，李嗣源都会支持他、理解他、宽容他。可是他错了。

安重诲的政治哲学十分复杂，官场生存策略也十分复杂。既有为公为国的一面，也有挟带私怨的一面，既有主张正义的一面，也有党同伐异的一面，既有敢于任事的一面，也有因循迁就的一面。安重诲为官廉

洁，不贪污不受贿，在五代那个行贿受贿中饱私囊风气盛行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十分不容易。可安重诲太恋权，他恋权的目的也不是满足个人欲望，而是想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总之安重诲太自以为是了，大有架空皇帝的架势。

唐军伐蜀，劳师袭远，道路险阻，粮草运输千里迢迢，成本高昂。运送一百斤粮食，车夫仆役运粮民工在路上要吃掉五十斤。由于路途实在太难走，粮草队赶路往往不能按预期时间到达。这是对石敬瑭前方最大的威胁，所以石敬瑭不敢进军了。

伐蜀战争陷入困境，李嗣源忧心忡忡，安重诲作为这次战争的总策划总指挥，看到形势严峻，主动请缨前去督战。安重诲带着一百多人急匆匆赶赴前线，人马不休息，一天之内竟然赶路四百多里。伐蜀沿途诸侯听说安重诲亲自来督战，且如此迅猛，都吓坏了。不等安重诲到达，都自觉加压，征兵的征兵，收粮的收粮，运输的运输，不计代价地把后方保障补给线十足马力开动起来。

安重诲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督促了粮草供给。可是伐蜀战争的前线战事并不顺利，几路大军中李仁矩被杀、夏鲁奇战死、张武病死。石敬瑭遇到的西川军顽强抵抗。

战争陷入了泥潭。

就在这时候，伐蜀战争的最大支持者安重诲被皇帝判了死刑。安重诲在陕西的路上，还没有回到洛阳，就被朝廷免职调离中央，到地方任职。破墙众人推。安重诲受到皇帝怀疑，很多人趁机落井下石，在皇帝面前陷害安重诲。安重诲在路上被皇帝派来的钦差用铁槌砸碎了脑袋，一家老小也随之被杀。安重诲连死法都这么像郭崇韬，实在诡异。好在安重诲的领导是李嗣源，如果是李存勖，安重诲可能死得更早死得更惨。

安重诲死后，明宗皇帝改变了策略，终止了伐蜀战争，改为对四川的招抚政策。

升官招安计。

孟知祥也适可而止打算接受后唐朝廷的和解态度，可是董璋坚决不

和解。因为董璋造反时，儿子老婆尚在洛阳，已经被朝廷灭门抄斩。所以董璋决意要和后唐朝廷干到底。孟知祥几次劝说董璋不要再打了，可董璋不同意。这种形势之下，孟知祥利用了董璋和朝廷的矛盾，趁机发动战争一举消灭了董璋，完全占据了东西两川。

孟知祥完全控制四川之后，向朝廷开出了越来越高的价码。

两年后，后唐朝廷打算以怀柔政策笼络住孟知祥，可孟知祥贪得无厌，最终朝廷不得不封孟知祥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蜀王。

死计和生计。

公元933年十一月，李嗣源驾崩，时年六十七岁。这是自唐朝终结之后，五代朱梁、后唐以来五个皇帝中，第一个寿终正寝的。朱全忠、朱友珪、朱友贞、李存勖都是死于非命。在李嗣源做皇帝的七年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少发动大规模战争，还出现了难得的连年农业丰收景象。在五代十国五十多年的战乱历史中，李嗣源朝廷时期算是比较好的时期，勉强可以称为小康了。这和李嗣源厚道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

李嗣源死后，孟知祥马上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再也不接受中原后唐朝廷的领导，直接宣布登基称帝，建立大蜀国，另立了山头儿。不过孟知祥这个皇帝没当太久，仅仅六个月之后，就因老病而死了。

3．钱氏哲学

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各路政权走马灯式的更替，其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当属吴越的钱家。自钱镠开创基业以后历经四代八十四年。钱氏得以长期立国的主要原因是，钱氏认为和气生财，有钱能使鬼推磨，低调做人。

关于钱镠的出世及背景，我们在《群雄逐鹿》一书的《长成的枭雄难以为邻》一节中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做复述。总之老钱开始的时候既

没有大款级、高官级或明星级的爸爸，也没有什么钱，整天游手好闲打架斗殴。后来在浙东石镜镇将董昌军队参军当兵。由于作战勇猛，很快在镇压黄巢义军和军阀混战中屡立战功，冉冉升起。

淮南节度使高骈死后，淮南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既有内部各军阀派系的争斗，也有秦宗权部署的侵袭。到后来，几经征战，杨行密占据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地区，钱镠占据了苏锡常杭等地区。

唐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李唐朝廷封钱镠为吴王。梁太祖朱全忠做皇帝后，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梁帝国虽然给钱镠加官进爵，可梁帝国的规格比李唐帝国差得远了，况且朱全忠有篡位之名。吴越国的很多大臣劝钱镠不要接受朱全忠的封号，意思是鄙视朱全忠。没想到钱镠大度地哈哈大笑道："我怎么可以像孙权那样不识时务呢"。

朱全忠有一次问吴越国使者："钱镠最喜欢什么东西？"

使者回答说："钱王喜欢玉带和宝马。"

朱全忠仰天大笑说："钱王果然是英雄啊，这些东西只能配英雄。"

于是朱全忠赐给钱镠十几条精美的玉带，外加十匹纯种打球的良马。相当于现在送十几块名表和十辆顶级赛车。可见朱全忠对钱镠的重视。

十多年后，有名气的没名气的各色军阀纷纷称帝，有人鼓动钱镠也称帝。可是老钱很有底数，心里老主意很正，坚决不称帝，坚决不称霸，坚决不当头儿。无论谁当皇帝，他都主动结交，保持友好关系。即便是远在关外的耶律阿保机当皇帝，老钱还主动遣使送表，及时建立外交关系。有条件的时候不怕路途遥远，大车小辆地向皇帝们送上钱财。手头不宽裕时，就及时写封贺信拍个电报，向皇帝们表达祝贺当政，致以美好的祝愿及崇高的敬意。

提着脑袋南征北战不就是要当皇帝吗！

为什么老钱对当皇帝不感兴趣？

老钱不称帝是有原因的。

他深刻地明白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凡是想当皇帝的，都要冒着敌人

的炮火，还要冒着天下之大不韪，还要在天塌下来时自己顶着，更要时刻防着身边的明枪与暗箭。当皇帝是个苦差事，一个个皇帝不都凄惨地倒下了吗？老钱没有那个虚荣心。

还有一点重要原因，老钱的地盘小，虽然占有渔盐丝织之利，毕竟小门小户，不能和朱全忠、李克用大藩镇相提并论。远的不说，对于近邻杨行密的侵犯，老钱应付起来都有些吃力。当个皇帝那要招来左邻右舍多少人的嫉恨？没必要。老钱认为低调点挺好。

虽然老钱不称帝，可他自己内部的规模建制全是仿照皇朝帝国的架势，宫殿称皇宫，官员称臣，下令称敕。老钱这么做，一则是满足一下在本国本土的权力欲，二则对外不招摇，三则把文武官员部下们照顾照顾，创造更多更高的晋升空间。

一个诸侯国的规格比一个皇朝帝国低多了，别人出生入死脑袋别在裤腰上戎马倥偬，都能混个枢密使、宰相、尚书、大将军、节度使、省长什么的干干，在老钱这里只能弄个刺史、将军、中门使、司马、县长什么的，这些部下们心里能平衡吗？不平衡就容易出问题，要么跳槽，要么造反。老钱顶着诸侯王的名义，但内部开衙建府全是仿照皇朝帝国的规格，为的就是把部下们安置好。这也是老钱的聪明之处。

老钱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争强好胜，果敢手狠。牢牢占据苏浙一带，在长江上与杨行密屡屡过招，两人不相上下，互有胜负。随着年纪的增长，钱镠老年后，对文学、诗词，还有理学、哲学发生了兴趣，经常和一些文化人吟诗作对，探究世事运行的道理。要说起来，在五代初期军阀争霸的背景下，老钱可能是文化水平最高最爱学习的一镇诸侯了。

多年悟道之后，忽然有一天老钱豁然开朗，想通了很多事情，变得宽容大度起来，变得与世无争。只要保土安民，对于开疆拓土争霸创业不感兴趣了，对于权力斗争也不感兴趣了。

在朱全忠建立后梁帝国后，老钱还曾派王景仁出使洛阳，游说朱全忠南北夹击淮南。朱全忠当时正在全力以赴统一河北，顾不上淮南，只是象征性地派人发动了小规模的战役。后来朱全忠爱惜王景仁的材干，

将王景仁强留在了洛阳。杨行密死后杨渥继位。一则是老钱觉得打仗实在没什么意思，二则杨渥败家子一个，根本对吴越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老钱没有再发动对淮南的大规模战争。

后来老钱决定和吴国修好，两国息兵。杨渥自作孽被张颢杀害后，杨隆演继位吴王，吴国的权柄实际掌握在了执政徐温手中。此时徐温也产生了休养生息的打算。公元918年，吴国和吴越两家一拍即合，缔结和平共处条约。从此淮南和吴越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和平时期。这期间两国老百姓安居乐业，农商繁荣，国家富足，比其他各诸侯国或者藩镇的日子好多了。

老钱为了治理自然灾害，还兴修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他发动全国人民在钱塘江外修筑了防波堤，对于抵御海啸台风具有重要意义。此后钱塘一带渔业农业具备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济迅速发达起来。

公元920年，老钱又为儿子钱元绣向长沙的楚王马殷求婚，老马欣然同意，两国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

边境无战事，国内政治和自然环境改善，吴越国几乎是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老百姓歌颂老钱为“海龙王”。

老钱信奉钱能通神，在对外关系方面，舍得花钱，敢于花钱，主动花钱，目的就是买一个好感买一个国际形象。不论中原谁当皇帝，老钱都恭恭敬敬地上表称臣表示祝贺，表达臣服之意，而且努力保持朝贡关系。

李唐朝廷风云残阳之际，天下诸侯把昭宗皇帝晾在一边，除了向皇帝要官封赏时能想起皇帝来，其他时候早就把皇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地方向中央政府的税赋朝贡米面油粮时断时无。藩镇诸侯根本不关心皇帝的死活。弄得中央政府经常断炊，吃了上顿没下顿，皇帝太监宰相一起忙生活，四处找米下锅。

在歪鼻子瞪眼睛大呼小叫的诸侯中，钱镠算是保皇派，从来不和皇帝尥蹶子，更从来不犯上作乱。在两浙东南一带的大大小小战争中，老钱都是打着奉命讨贼的旗号，事先向皇帝请示，事后请皇帝发落。老钱虽然也有小算盘，可是他的小算盘和维护皇朝体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

起，没有太露骨。这使得昭宗皇帝不提拔他都不行，而且一路提拔，高歌猛进，不亚于朱全忠和李克用的晋升速度。

老钱还有一件事坚持做，那就是向李唐朝廷进贡。要说起来老钱的苏杭一带距离长安路途遥远，中间还要跨越淮扬、宣武、河中乃至凤翔等藩镇，可谓千山万水。可是老钱一直保持着向李唐朝廷的进贡，该交税的交税，该交粮的交粮，该交丝绸的交丝绸。这对经常断供的皇帝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啊。和同辈军阀比起来，老钱显得一枝独秀，忠良可嘉。

公元907年，朱全忠篡夺帝位，终结了李唐王朝，建立后梁帝国。老钱没有为李唐的覆灭哀伤，也没有嫉妒朱全忠的自立称帝，而是客客气气地向朱全忠上书祝贺，还送来大批的银子作为朝贡。当时老钱身边的人劝老钱："大王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向朱全忠称臣？您在东南国富兵强，足可以自立。"老钱笑一笑没有做过多解释。

朱全忠死后，朱友贞继位大梁皇帝。老钱对这个晚辈照样很客气，毫无轻视之意，仍然奉朱梁为天下皇朝正统。几乎年年纳币，岁岁进贡。当然，朱友贞也没有亏待老钱，把老钱的官爵一路加封，一直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老钱的官职为吴越国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不是三军总司令，是个军界的最高荣誉职衔，相当于五星上将的意思。

看看老钱进贡的路线，就可以看出老钱的诚意。早期向洛阳进贡的路线是杭州出发，途经汀州、虔州、郴州、湘潭、岳阳、武昌，最后到达洛阳。再后来，由于战乱，进贡路线被军阀切断，老钱又开辟了海上通道，经登州、蓬莱到开封。

后梁灭亡，李存勖入主中原建立后唐。老钱毫不犹豫，立即上书后唐朝廷，纳表称臣，热烈祝贺李存勖做皇帝。同时，一车车一船船地向洛阳进献钱粮丝绸。李存勖很高兴，觉得这老头儿很懂事。庄宗李存勖不计较老钱曾经支持过朱梁，仍然让老钱继续做吴越王和天下兵马大元帅。

老钱通过贿赂李存勖身边的大臣，要求皇帝颁赐给他金印、玉册。

金印是国王的印信。国王级别可以用金印，一般的诸侯不过是铜印或石印。但玉册就有讲究了，玉册也叫天书玉册，是皇帝专门用来祭祀天地，或者记载秘密事项的。王公大臣只能用竹册。

后唐很多大臣反对给老钱玉册使用的待遇。李存勖正在一统天下的兴头上，且重在招揽诸侯，于是勉强同意了老钱的请求。至此，老钱在实质上已经和天子皇帝没什么大区别了。

老钱对中原以外的边远国家可没有那么低调，大大方方地以大国自居，派遣使者带着他的诏书，册封新罗（现在的朝鲜）、渤海（现在的牡丹江一带）以及东海、黄海甚至南海上的一些岛国，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借着李唐帝国时期遗留的余威，吴越国册封这些小国的国王或酋长。这些国家几百年来以得到中国政权的册封和承认为荣。

到了李嗣源朝，老钱继续和中原朝廷保持友好关系。但后来和朝廷发生了一起误会，弄得老钱和朝廷都很紧张。此时安重诲正握有国家权柄，军政大事都由安重诲经手决断。老钱有一次向后唐朝廷写奏章，起始句中用了这样的字句“吴越国王致书枢密使安执事”，然后就开门见山地说事情。没有照上行公文格式，还要先问问天气怎么样啊？安大人最近身体是否康健啊？这些寒暄客套话被老钱省略了。安重诲认为这是老钱耍大牌，摆老资格，看不起朝廷。于是安重诲很生气，安重诲生气后果很严重。

没多久，后唐派使者去吴越国出使。两名使者回来后闹矛盾，互相攻击诋毁。有一个说钱镠这老东西太傲慢，说话举止俨然是皇帝的派头，并攻击另一个使者没骨气，向老钱鞠躬磕头。这时候老钱已经快八十岁了，稍微牛一把也是可能的，其实也并不为过。只不过后唐的使节一方面太敏感，一方面这俩人互相瞅着不顺眼，借题发挥。

两个小人物借题发挥不要紧，小人物借题发挥出来，充其量仍然是小问题。可大人物借题发挥就不是小问题了。安重诲原本军国思想很重，总想着扫平四海。他抓住了这个机会进行了大大的发挥，指责老钱目无皇朝，有不臣之心。

这个帽子可不小，老钱扛不住了。既然扣上帽子，事情就不会轻易

作罢。安重诲动员皇帝李嗣源将老钱一切官职削夺，通知老钱退休回家。

人最怕的事情就是晚年之后被人全盘否定。安重诲把老钱打倒，老钱哪里能咽得下这口气。不过老钱仍留有余地，他没有直接出面和安重诲争斗辩论，而是派出儿子钱元瓘上书朝廷，百般申辩。这其实也反映了老钱内心里并不是很看得起安重诲甚至后唐朝廷，不值得自己出面，派出儿子和他们过招就行了。

在父亲授意下，钱元瓘发动两浙文人用丝绢写奏章。丝绢这玩意的容量实在有限，比纸张磁盘芯片差远了，没写几句就写满了一米多长的布料。再者说小钱同学也实在太能写，百八十人夜以继日地狂写，没几天就写了满满一屋子奏章。小钱派人将丝绢奏章装了一车又一车，络绎不绝地往洛阳送。大有不给平反誓不罢休的架势。

不到一年安重诲宦海翻船死了。老钱和小钱的努力终于见到了效果。后唐明宗李嗣源给老钱平反，恢复名誉和一切职务，并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继续主持吴越国军政大事。

钱镠在常年的军旅生涯中养成了很多奇特的习惯，有些是很好的习惯，他将这些习惯坚持了一辈子。

老钱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从军，由于行军打仗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老钱练就了不睡觉的硬功夫。他所谓的不睡觉其实是不深度入睡，不睡长觉。无论多么困乏劳累，老钱都努力克制自己，以免睡过了头误事。如果实在困急了，老钱就躺下来，掏出他特制的小枕头垫在脑袋下面。老钱的小枕头是一截光溜溜的圆木，或者一个碗口大的铜铃。枕在这东西上面能舒服吗？既硌得慌也不稳啊。只有小心翼翼地才能在上面枕得住。每当老钱睡熟了的时候，他的小枕头就会侧翻或者滚开。老钱一惊之下就会醒来，并且很快恢复了精神。

白天打仗行军苦不堪言，晚上还不能踏踏实实休息。对一般人来说，这简直是活受罪，没病也折腾出神经衰弱了。可老钱却适应了这种独特的休息方式，并给自己的小枕头起了个名字叫做“警枕”。

即使后来老钱当了国王，身为一国之君可以住在宽敞舒适的宫殿

内，可老钱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醒习惯。如果老钱在睡觉，无论是午觉还是晚觉，只要有人来请示汇报工作，他从不耽搁，立即接待办理。手下人担心叫醒他会打扰他睡觉，心里有顾虑，也不敢靠老钱太近。老钱吩咐宫女们说：“如果有公务，决不能延误，你们用一张纸抖动一下，我就能听到并醒来。”老钱工作之投入，令人佩服；老钱睡觉之轻，令人生畏。

老钱不仅自己睡觉时刻保持警觉状态，还用各种办法使警戒值班人员保持警觉。他自己发明了很多独步天下的办法。老钱在王宫里睡觉，一觉醒来后，从身子底下摸出一个小弹弓，将一个药丸大小的铜球“噌”的一声射出宫门或者宫墙。铜球撞击墙面屋瓦石阶等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值班打更的侍卫们就会被惊醒，不至于麻痹大意睡觉脱岗。老钱以他独特的方式时不时地查岗。遇到这种上级领导，任何人在值班时的确提心吊胆够紧张的。

老钱这种怪异的睡觉功夫，比曹孟德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曹孟德散布谣言说他可以梦中杀人，那是他熟睡时吓唬刺客不要靠近他。而钱镠这一套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能保护他的安全，而且还有其他实际功用。

钱镠爱学习爱思考，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也有一定的哲学思维。他有一个积累点滴知识和灵感的绝招。每天睡觉时，弄个大盘子放在床头边，盘子里覆盖着一层细细的沙子。老钱躺着睡觉也爱思考问题，经常会有灵感忽现或者记起来什么要紧的事情。由于担心睡醒后会忘记，老钱就用手指在沙盘中做下简单的记录。他这个习惯保持了一辈子，一直到了八十多岁临终前都还使用这个方法。老钱的学习思考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读史书读到此处，我也很感慨。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习惯，早年是在衣服口袋里装着一个两寸见方的小本子和一支笔，偶有所思就记在上面。后来手机功能发达了，就记在手机上。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进行详细整理。十多年下来，不觉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字的东西。

老钱虽然后期为人低调，可他毕竟年轻时曾经雄霸一时，骨子里雄

豪之气不会散去。在一次回归故里的时候，老钱展示了他豪放性情的一面。在浩浩荡荡的三军及文武百官的陪同之下，老钱回到故乡衣锦军。乡里乡亲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张灯结彩，宰牛杀羊，满县城载歌载舞，沉浸在欢庆海洋中。在邻里乡亲的簇拥下，几杯热酒下肚，老钱豪情大发，吟诵出一曲《还乡歌》，歌词如下：

“三军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

老钱的诗歌气概干云，表达了成功人士衣锦还乡的心情，一副意气风发的豪迈姿态。

老钱的《还乡歌》和一千年前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有相似之处，环境相似，歌词相似，心情相似，主题相似。

刘邦的歌词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两人的诗歌意思差不多，但如果细细品味起来，老钱的意境还是比刘三的意境格局小了些。不过在那个战火纷飞、天下大乱的岁月，老钱也有足够的资格这么抒怀了。看看其他诸侯，哪一个有他这么成功，幸福指数有他这么高？老钱几乎是唯一一个会写诗歌的藩镇诸侯王，其他诸侯基本是百分百的大老粗，一天到晚忙着打仗争斗阴谋诡计尔虞我诈，哪有闲情逸致抒发情怀？

无后或者死于非命，这是军阀或者皇帝的普遍痛处。在传承基业方面，钱镠也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他不仅将吴越江山安安稳稳地传承了下去，而且将位子也顺顺当当地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朱全忠和他比起来，朱全忠死于非命；李克用和他比起来，河东藩镇地盘严重缩水；王建和他比起来，一大堆儿子不成器；杨行密和他比起来，儿子也不成器；朱友贞和他比起来，最后是国破身死；李存勖和他比起来，是有国无后；李茂贞和他比起来，既丧失了基业也断送了后代；刘仁恭和他比起来，不仅没有善终，而且身死地亡。

老钱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八十一岁，简直是个生命的奇迹！他终于笑到了最后。

公元932年三月二十八日，老钱在国泰民安的吴越国极尽享受之后，走到了高寿尽头。老钱该为自己的基业寻找接班人了。

躺在病床上的钱镠，对围在身边的文臣武将们说："我不行了，我这些儿子们都没什么才干，不足以继承吴越国大政。我死后，你们再另外选吴越国的主人吧。"



老钱这句话完全是屁话，是他试探文武官员的假话，这也是中国社会欲擒故纵的老把戏。老钱可以这么轻飘飘地说，可文武众将谁敢这么认为？特别是在老钱还没咽气的时候，一旦他们表现的图谋不轨，一定会被老钱嘁哩喀喳砍头抄家。

文武官员痛哭流涕，既有对老钱感情不舍的悲伤，也有表达忠心的姿态，大家齐声发誓说："公子元瓘多年来跟随大王您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仁爱军民，举国爱戴，在各位公子中最为优秀，请大王立他为继承人吧！"

这些话正说到老钱的心坎里，他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故意要众人发誓效忠，以便为儿子接班营造坚固的政治基础。

老钱颤巍巍地说："既然你们都这么认为，那就将吴越国交给元瓘执掌吧。"

说着，老钱在床头一个角落里摁了一个按钮，床底下立即徐徐滑出来一个大抽屉，大抽屉内有一个箱子。抽屉沿着轨道滑到定位后，箱子的盖子自动翻开。箱子里装着满满一箱子各式各样的钥匙。

老钱把钱元瓘叫到跟前，指着这箱子钥匙说："儿啊，文武官员都认为你能干，可以挑起国家大任，你可要好好干啊。"钱元瓘泣不成声，不住地点头。老钱喘了口气又说道："你们子孙要世世代代侍奉中原皇朝，不要因为改朝换代而废弃了礼节，一定记住这是我吴越国保国立命的根本。"

老钱又看了看众人，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众人和钱元瓘谁也不知道，老钱的床底下居然还有这个机关，更不知道老钱的抽屉里居然有这么多钥匙，这些钥匙都是金银财宝库、军机情报密室、王家族谱密室的钥匙。好家伙！老钱留下了多大一笔财富啊。这和现在国家领导人交班时把核武库密码进行交接一样重要。

小钱年轻时聪明敏达，善于抚慰将士，战争中临机决断，从不拖泥带水，战功卓著。继位后，小钱延续老钱的政策，对外息兵，偃武修文。小钱更喜欢文学，天天和一大群文人写诗作画，他累计作诗一千多首，将其中三百首优秀的编纂成《锦楼集》。小钱的诗词看来是写的不

错，以至于吴越地面上的老百姓都能传唱。

小钱除了在国计民生上继续沿用了他老子的方针之外，在享受方面更是和老钱一脉相承。吴越国就是财大气粗，有的是钱。小钱更喜欢大兴土木，修宫殿盖花园，亭台楼榭堪称江南第一。小钱吃的穿的全是名牌，做豪车，乘宝马，穿金戴银，珠宝碧玉不计其数。可是小钱这个富二代和蜀国王宗衍那个富二代不一样，人家小钱是懂得花钱，不是败家子，不卖官鬻爵，不涸泽而渔，更不荒淫废政。相反，在高消费的同时，小钱治理清明，吴越国政治环境比较正常有序。所以说，人家小钱要比王宗衍有品味的多了。

钱元瓘在位九年，国际关系和平共处，国内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文化生活继续繁荣。到了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2年），杭州城内吴越国王宫失火。这把大火将几十年来钱氏父子一而再再而三改扩建的豪华王宫烧了干干净净，小钱为此痛惜不已。王宫烧没了，小钱暂时搬到别的地方居住。可诡异的是，小钱的临时住处再次失火，又烧了干干净净。小钱被追逐不放幽灵一般的火灾吓坏了，以至于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从此小钱得了精神病，疯狂不治，活活吓死了，享年五十五岁。

钱元瓘死后，其儿子钱佐继位。

在战火纷飞，军阀混战，毫无正义可言的混乱世界中，吴越国在钱氏父子治理下，可以称得上是世外桃源。有很多人批评钱氏父子缺乏进取心，没有节操，甚至鄙视他们。如果从人类生存发展的本原目的来说，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从人的本性来说，不就是在自己能过上好日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为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创造条件吗？钱氏父子值得尊敬。

吴越国的太平盛世继续。

4．徐掌柜

淮南的掌门人杨行密死后，儿子杨渥继位，没几年杨渥死于非命，杨隆演继位。但实际的政权掌握在徐温父子手中。徐温这个掌柜的全权主持淮南王国的大事小情。

进入五代时期之后，军阀割据几乎完全变成了世袭制。大藩镇下属的小藩镇除了形式上仍称为藩镇之外，基本上是有名无实，或者说已经不同于李唐王朝的藩镇了。对于诸侯世袭的做法，似乎没有太多人反对。即使有人反对，其付出的代价和成本不小。这种代价和成本虽然比推翻一个王朝小得多，但比推翻一个节度使要大得多。

杨行密是个穷孩子苦出身，从小长了个大块头儿，力大无穷，性情宽宏大度，为人重信义，礼贤下士，受到淮南军政界的拥戴，牢牢站稳淮南几十年。杨行密也算得上英雄一世，可是杨行密的儿子却是一窝狗熊。大儿子杨渥继位后，荒淫无度，骄奢淫逸，被大将张颢和徐温废掉，二儿子杨隆演继位。杨隆演虽然不太弱智，可他上台时年少气短地位低，又恰恰遇到徐温这个强人。因此，杨隆演基本上处于傀儡状态，淮南的政权被徐温牢牢掌握在手中。

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对于曹操挟汉天子以令诸侯，以及曹丕篡汉的典故不陌生。徐温和曹操如出一辙，不仅性格权谋相似，徐温父子劫取杨家淮南基业的手段也和曹操父子不分伯仲。估计徐温也是熟读三国的人。

历史虽然相似，但故事总有不同。这也是循环往复、更生不息的趣味所在。

徐温原本和张颢合谋暗杀淮南吴王杨渥时，张颢主张两人的部属合伙下手。徐温老谋深算，认为人多嘴杂，容易走漏消息，事情极容易败露。他主张由他或者张颢的军队单独干。张颢不太信得过徐温，因此张颢最终选择由他和他的军队执行这次暗杀任务。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知道谋害杨渥秘密的人只有张颢和徐温两人，此外只有天知地知了。

杨隆演继承淮南吴王之位后，大臣严可求力保杨隆演，并在张颢和徐温之间制造矛盾，最终通过联合徐温除掉了张颢。在除掉旧盟友张颢这件事情上，徐温毫不手软。徐温之所以铁心要对付张颢，除了独揽淮南军队大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将谋害杨渥的秘密永远封掉。封掉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活人变成死人，死人是永远不会走漏任

何消息的。因此，徐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背叛了他的盟友，三下五除二将张颢的脑袋砍了。

徐温的儿子徐知训问徐温：“为什么先和张颢联合，这么快却反目成仇了？”

徐温不动声色地说：“这就是官场。”

徐温虽然深居军队最高要职，可他的地位并不稳固。徐温手中的军权是依靠连续的政变巧取豪夺而来，并不是靠一步一步的累积军功升迁上来的。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人，即使不做贼也心虚。况且做过天大血案的徐温，心里更虚了。

为了尽快巩固地位，徐温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手段。由于严可求主动结盟徐温的缘故，徐温对严可求尊敬有加，并将严可求网罗到手下成为幕僚。严可求原本并非徐温的附庸，他效忠的是杨行密家族。可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严可求不得不周旋于朝中文武大佬中间，特别是要百般拉拢军界大佬徐温。只有和徐温维持合作关系，淮南政局才可能稳定，杨氏家族的统治才能得以继续。严可求在与徐温合作不久之后，就在徐温手腕和强大的利益驱使下，投入了徐温的怀抱。严可求擅长谋划，徐温对于严可求的主张一般都会满口肯定。两人一唱一和，一文一武，联合把持了淮南国政。

在确立徐、严二人核心之后，徐温更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

在徐温铲除张颢的政变过程中，钟泰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亲自带人砍了张颢，为徐温立了大功。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论功行赏时，对钟泰章的封赏不疼不痒。不知道是徐温忽视了钟泰章呢，还是杨隆演忽视了钟泰章？反正这事就这么马马虎虎过去了。

钟泰章为人低调，自己从来没有主动邀功请赏。一年多之后，在一次喝酒时，钟泰章和同僚将士喝多了酒。大家七嘴八舌地胡侃，从天南侃到地北，从牛头侃到马嘴，把一些有影没影的陈年旧事翻出来逗乐子。讲着讲着，有人就讲到了铲除张颢一事，说自己曾经如何英勇，如何见识高明，参加了锄奸行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钟泰章此时也喝得面红耳赤，头脑发胀。钟泰章不善言辞，是个闷葫芦，但他听别人瞎吹牛，实在忍不住说了自己的经历。此言一出，那些唾沫星子横飞的家伙全都蔫了。沉默了一会儿后，有人仍不服气，反问道："你既然立了那么大的功，为什么还当着这么个小破官？"钟泰章叹口气，摇摇头，说道："我的确曾经亲手砍了张颢，只是朝廷忘了重赏我而已。"那些原本已经蔫了的家伙，听钟泰章这么说，个个瞪着红眼珠子笑翻了，嘲笑钟泰章胡编乱造，往自己脸上贴金。

这事很快传到了徐温耳朵里。消息只要通过几张嘴传递，无论故意还是非故意，都会走样儿。这件事传到徐温这里的时候，已经走样儿了，变成钟泰章埋怨朝廷埋没他的功劳，借着酒疯发牢骚。这可不得了，在封建社会，这种行为是大罪过，严重了会被杀头乃至抄家灭门。

徐温没有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他没有追究钟泰章失言的罪过，而是做了自我批评。徐温摆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是我的疏忽啊。我知道钟泰章在铲除张颢事件中立了头功，可是我为他争取的封赏很不够，理应给予他更大的封赏。"徐温第二天上朝，向杨隆演建议，提拔钟泰章做了滁州刺史。

杨行密性格厚重，爱护部属，将士乐意效忠，心思踏实。徐温通过政变上台后，军队中将士人心惶惶，对徐温怀有很深的不信任感。徐温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主动模仿杨行密的作风，故意向军界展示自己宽大的胸襟和厚道的为人。徐温不仅通过手中的权力，向亲信部属施以好处，拉拢人心，对杨行密旧部大将也多采取礼贤下士的态度加以安抚。大批淮南将领在徐温的怀柔政策下，逐步安定了心思。徐温慢慢将淮南军队实际掌控在自己手中。

杨行密生前培植了一支虎狼之师，手下大将如云，个个能征惯战，屡立战功，深受杨行密器重。徐温出身于一个牙将，也就是卫士长之类的职务，地位不高。现在他突然晋升到了军界最高职务之一的内外马步军都军，引起了一些杨行密旧将的不满。有些人说话谨慎，心里不服气，嘴上没说出来。可是有的人不仅心里不服，嘴上也不服。其中一个名叫李遇的大将最为看不起徐温。

徐温在对待反对自己的人时，还毫无保留地显示了险诈的一面，无情打击，彻底消灭。

李遇位列杨行密四大金刚之一，战功卓著，地位尊贵。李遇除了服气杨行密，对别人全不服。杨行密为了团结力量，当年对李遇也是礼让三分。徐温位列将相，把持了吴国朝政之后，在吴国军政两届引起了巨大震动。以李遇为代表的淮南旧将既惊讶又不顺服。宣州观察使李遇经常在家骂骂咧咧地说："徐温是什么人？从哪里冒出来的？籍籍无名之辈，怎么突然摇身一变位列将相了？"

李遇的话很有分量，也很有煽动性，迅速在淮南军界传播传染。这些喧嚣不服的言论和情绪对徐温身份的合法性构成了极大的质疑和威胁。徐温原本做贼心虚，对带茬带刺儿的话十分敏感而恐惧。他担心老将群起攻击他，那么他的权威地位岌岌可危，很可能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徐温已经对军界旧将实行了很久的怀柔策略，李遇竟然还大放厥词反对徐温，看来李遇是不可能以怀柔政策收服的了。徐温在内心里暗自下了决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要除掉李遇。

除掉李遇谈何容易。李遇原本淮南大将，影响巨大，不能明火执仗地扣帽子拿下。更重要的是李遇身在宣州，拥兵自重，徐温鞭长莫及。于是徐温心生一计，打算给李遇下个圈套，请君入瓮，瓮中捉鳖，憋死丫的。

如何能调得动地方大佬离开巢穴呢？

机会来了。

吴国派馆驿使徐阶南下出使吴越国。馆驿使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接待处主任。徐主任在出差之前被徐温找过去。徐温对徐阶说："小徐，你去吴越国办事途中会路过宣州。到宣州后，你动员一下李遇，让他到中央来向国王汇报工作。"徐主任对徐温的意图心领神会，连忙点头，表示一定办好此事。

徐主任风尘仆仆来到宣州。

朝廷来人了，虽然职务不高，可决不能不重视。不重视朝廷的人，

就等于不重视朝廷，不重视朝廷就等于不珍惜生命。中国社会历来是重视接待工作的，特别是对“上面”来的人，一定要做好接待工作，其中奥妙无穷。

李遇热情接待了徐主任，亲自陪着徐主任吃饭喝酒。席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徐主任惦记着徐温交代的任务，他对李遇说：“李大帅，你战功卓著，武忠王（杨行密）在世时深为倚重，乃国之栋梁啊。”

被小徐主任高帽子一捧，李遇觉得脸上放光，心里很受用，哈哈大笑，不过口中还是谦虚了几句：“哪里哪里，都是先王领导有方。”

徐阶话锋一转说道：“现在幼主继位，大帅你作为先王旧部地位尊贵，应该率先垂范，尊崇新君，为天下做出榜样。”

李遇点头表示同意，说道：“徐大人言之有理，我明天写个奏章向新君表明心迹，表示为国为君尽职尽责的决心。”

徐阶摇摇头说道：“大帅只写奏章是不够的，你应该带头儿进京朝圣，当面汇报工作更好。”

李遇还沉浸在刚才徐主任恭维的快感中，因此对徐主任的话有心理上的接受感。李遇痛快地说道：“好，就按徐大人说的办，我准备准备，十天之后进京面圣。”

徐阶见李遇中计，心里一阵子暗喜。他站起身又提了三杯酒，为了李大帅身体健康干杯，为了吴国昌盛干杯，为了国王圣明干杯！酒桌上一团和气，人人沉浸在酒精的麻醉和身心的快乐中。

夜静更深，酒席将散。

李遇、徐阶和陪酒的文武官员都喝得八分醉，大家纷纷起身离席，摇摇晃晃准备离去。

徐阶心里不放心，生怕夜长梦多李遇变卦。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徐温交代的任务，徐阶进一步对李遇加了码，他说：“李大帅，你还是应尽快进京，否则，外人会说你有反心啊。”

李遇听徐阶这么说，立即暴怒，一股无名业火冲上脑门。李遇高声骂道：“有人说我造反？如果我李遇造反，那么暗害威王（杨渥）的人算什么？难道不是更大的反贼吗？”

完了！小徐主任从头凉到了脚，知道最后这句话把事情搞砸了。

李遇不买账，反水了。

调虎离山、请君入瓮的计划失败。

李遇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指斥徐温造反弑君，把他和徐温的矛盾激化公开化，到了无法调和无法遮掩的地步。

智取不成，只有强攻。

徐温派出淮南节度副使王檀挂帅，大将柴再用和儿子徐知诰为副将，率领四镇兵马攻打宣州李遇。出兵理由是讨伐李遇对朝廷不臣服，有反心。从徐温派出的这支军队的组成可以看出，徐温煞费了一番苦心。

这支军队的司令部构成人员有亲有疏。对王檀和柴再用既使用也是测试，看看他们对朝廷对徐温的忠心，将他们置于和李遇对立的位置，让他们骑虎难下，不得不效忠徐温。司令部里实际起主导作用的是徐知诰。徐知诰既起到了监军的作用，又积极推进讨伐战争，作用十分关键。在军队组成上，将四个藩镇的兵马集结起来，既可以壮大讨伐力量，又可以离间四镇与宣州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消除四镇趁火打劫的隐患。这次派兵讨伐李遇，可谓一石五鸟。

既然撕破了面皮，李遇决定对抗到底。

宣州乃军事重镇，兵精粮足、城高水深。官军打了好几天毫无进展。

李遇有个小儿子在淮南王国朝廷做牙将，被徐温发现并找到，押赴宣州前线。李遇这个儿子不争气，在宣州城下痛哭流涕，对着城头的李遇杀猪般嚎叫。李遇心疼儿子，生怕徐温把他儿子大卸八块，自此与官军不敢全力死拼。战事陷入僵局，官军将宣州团团包围。

通过苦肉计之后，徐温接着又使出了反间计。官军派出说客进入宣州，以吴王杨隆演的名义劝说李遇，向李遇分析利害关系。最后李遇在亲情面前斗志彻底瓦解，放弃了抵抗，出城投降。

徐温没有因李遇投降而消除敌意，采取了痛打落水狗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态度。李遇刚刚出城，徐温就指示柴再用将李遇就地斩立决。吴国

官军入城将李遇满门抄斩。徐温血腥残忍的一面淋漓尽致。收拾掉李遇，杀鸡骇猴，淮南军界全都吓傻了，对徐温俯首帖耳，没有扎刺奓翅的了。

徐温通过软硬两手巩固了对军队的统治。当然手里有了刀把子，对政治的统治地位自然也巩固了。

讨伐李遇胜利之后，徐知诰借此立功，升任升州刺史。徐温对各军头职务借此机会进行了调整，有的明升暗降，有的真升真降，有的挪窝腾地，有的退休回家。徐温的另一个儿子徐知训升任淮南行军副使、内外马步军副使。徐温父子都身居要职，把持了吴国军政大权。

公元915年冬天，吴国再次升了徐温的官爵，加封徐温为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齐国公，直接掌管润州，并将升、润、常、宣、歙、池六州也交由徐温协管。徐温的地位炙手可热，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

徐温在主持吴国军政大事的方式上，发明了自己的一套办法。他自己不住在都城扬州，而是在金陵（今南京）遥控中央运作。徐温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障眼法。表面上，徐温作为藩臣驻守地方，与中央保持从属关系。实际上他另起炉灶另搞了一个政治中心。扬州不过是在他指挥棒下运转的傀儡而已。徐温既可以遥控扬州，又可以远离危险源保证自己的安全。

虽然吴国的政令出自金陵，但扬州依然十分重要。徐温并没有忽视更没有放弃对扬州的控制。徐温的办法是派儿子徐知训驻守扬州，名义是辅佐吴王执政，实际是直接参与军国大事，收集情报，监视朝野动静，及时向徐温报告情况，并将徐温的意图指令传递到吴国中央各衙门。

徐温发明的这个双核遥控政治模式在吴国保持了很多年。

徐知诰在升州大兴土木，广修城池，装饰府舍，亭台楼榭豪华无比。有一天，徐温从润州到升州巡视，看到升州的豪华舒适后，产生了想据为己有的念头。经底下马屁精撮合，于是徐温和儿子交换了藩镇治所，将徐知诰调往润州。徐知诰的地盘被徐温占据，心里不舒服，可又

不敢说，只好忍着。润州地盘小，徐知诰不愿意去，他想争取尽可能小的损失，要求徐温改派他去宣州。可是徐温另有打算，没有同意徐知诰的请求。

徐知诰闷闷不乐。徐知诰闹情绪被幕僚宋齐丘看出来。宋齐丘开导徐知诰说道："徐知训骄纵狂妄，他在扬州的日子兔子尾巴长不了。润州到扬州只有一水之隔。如果机会到来，你取代他指日可待，这是地利优势啊"。

宋齐丘的观察是准确的，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他言中。

身负重任的徐知训，没有按照徐温的嘱咐勤于政务，而是在扬州胡作非为，飞扬跋扈，骄奢淫逸，把吴王和文武官员都不放在眼里，任意凌辱，把扬州折腾的鸡飞狗跳，逼的朝野各派系势力和他矛盾重重。

危机四伏的时代，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诱发危机。

危机的过程往往伴随杀机。

开启杀机的动因不仅仅有生死利益争斗，甚至眉眼言语都可能引发仇恨。

徐知训欺凌大臣习以为常，欺男霸女随手就干。畏惧徐知训的权势，很多人忍气吞声。徐知训怠慢甚至戏谑吴王，吴王也不敢反抗，只能回避或者面墙哭泣。对于徐知训的胡作非为，他的部将幕僚谁也不敢劝说，生怕惹恼了这位大爷不高兴，反倒把自己的脑袋搞丢了。因此，徐温对徐知训的情况毫不知情。

危机在日复一日地发酵。

危机在激化。

危机在寻找导火索与火药桶。

此时此刻，任何人任何事都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火星。

死催的徐知训终于惹上了一个"爷"字辈的大人物。

大家是否还记得朱瑾这个人。二十年前，"三朱"大战以汴军胜利告终，在《逐鹿中原》之《三朱大战（下）》中有详细介绍。兖郓二镇失败，哥哥朱瑄被杀，弟弟朱瑾逃亡淮南，投靠了杨行密。杨行密为了对抗朱全忠，收留了悍将朱瑾，并任命朱瑾为徐州节度使，成为陆军大

将。在庞师古兵败清口的战役中，淮军主力中就有朱瑾。后来杨行密击破杜洪和钟传等敌对势力，朱瑾多次立下大功。

杨行密正在图谋争霸，忙于网罗人才。朱瑾在落魄之际投靠杨行密，杨行密不仅没有怠慢朱瑾，反而对朱瑾十分重视，给予朱瑾的待遇远在亲随旧将之上。朱瑾慷慨英烈，能征惯战，虽然从兖州战败，可是名气威震中原，是一员不可多得的虎将。二十年前，朱瑾来到淮南时，徐温就对朱瑾的才干和地位产生了忌惮。朱徐不和虽然没有彰显出来，可彼此心里都有数。

杨行密去世，杨隆演继位后，朱瑾官拜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负责掌管皇室卫戍部队，是军界的二把手。徐温掌握了淮南军政大权，是军界的一把手，风头正健。朱瑾不仅勇武超群，心眼也不少。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殊，因此只拼命打仗以图报答杨行密家族的知遇之恩，从不干预政治，刻意规避徐温父子的锋芒。

关于朱瑾和徐温父子的矛盾以及激化的事件，很多正史野史都有记载，版本各异，充满传奇色彩。

我们在此把《资治通鉴》、《旧五代史》、《江南别录》、《南唐书》、《五代史补》中描述的这个事件拼接起来。

在徐知训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徐温将徐知训托付给朱瑾，请朱瑾教习徐知训兵法。那时候朱徐两家的关系还算彼此敬重，没有权力上的冲突。再加之徐温很会做人，朱哥长朱哥短地套近乎，因此朱瑾对徐知训倾囊相授，教得很尽心。

可是徐知训这小子实在是狼心狗肺，在和朱瑾学习兵法的过程中，有一天和朱瑾产生了争执，两人各执己见，吵得脸红脖子粗。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情，可徐知训心胸狭隘，心理阴暗，居然咽不下这口气，晚上趁着夜色派出十个精壮手下，潜入朱瑾府中，暗杀朱瑾。

朱瑾常年在军旅之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习惯，且在府中布置了很多报警系统。朱瑾正要就寝，忽然发觉屋外报警机关发出异常动静。朱瑾条件反射地吹灭灯盏，手持砍刀藏身阴暗之处，以逸待劳观察情况。突然徐知训的手下从窗户和门几个地方冲进来，举起明晃晃的钢刀向床

铺砍下。

这帮杀手手起刀落后才发现床上没人，心知计划失败。杀手正要转头撤走，朱瑾大喝一声跨步上前，挥起大砍刀，嘁哩喀喳砍死三人，其他杀手负伤逃走。

朱瑾扯开已死杀手的衣襟，从衣服标志上知道这是徐知训府中的家兵。朱瑾心中暗自一惊，他明白了徐知训这小子是个白眼狼。朱瑾毕竟是大将，久历大场面，没有贸然发作，也没有声张，而是将这三个杀手的尸体悄悄埋在后院。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朱瑾见了徐知训还是一副恭恭敬敬的态度，徐知训见了朱瑾还是嬉皮笑脸，两人若无其事。可朱瑾从此对徐知训小心提防，外松内紧严加戒备。

两年后的一天，朱瑾派家中的一名歌妓前往徐知训府中送一封信。这名歌妓颇有几分姿色，算不上倾国倾城，也是娇羞动人。朱府歌妓刚见到徐知训的面，徐知训就被她迷倒了。徐知训不顾场合，兽性大发，手忙脚乱地要将这歌妓摁倒在床榻上。就在徐知训要霸王硬上弓的时候，有仆人侍从进来报告事情，徐知训这才悻悻地作罢。

这名歌妓回到朱府向朱瑾哭哭啼啼地复命，诉说了徐知训性骚扰的过程。朱瑾听罢大怒，一掌拍在桌子上，破口大骂徐知训畜生。尽管如此，朱瑾还是忍下了这口恶气。

“歌妓门”事件过去没多久，又出来一个“宝马门”事件。

朱瑾寄居淮南后，蒙受杨行密大恩，日思夜想要立大功回报杨行密。可是朱瑾苦无良马，冲杀战阵没有合适的坐骑，这令朱瑾十分苦恼。淮南本地不产战马，宝马更是难上加难。有一天朱瑾正在睡午觉，梦到了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白老头。那老头说：“将军你不是发愁没有宝马良驹吗？别急，宝马立即就要降生了。”

等朱瑾睡醒之后，听到别院马厩里喧哗。他走过去观看，只见一匹母马刚刚生下一匹小马驹。这小马驹正在吃力地学着站起来。朱瑾一拍额头自言自语说道：“哎呀！这也太灵验了吧。”

这匹小马驹长大之后，通体雪白，身高八尺，身长丈二，眉骨高耸，声如龙吟，摇头摆尾，威风凛凛。这匹宝马性情暴烈，只有朱瑾可

以驯服，其他人根本不敢靠近。朱瑾爱穿朱红衣氅，人和雪白的马匹互相映衬，如白云托烈日，红霞落雪山。从此后，朱瑾掌中铁槊胯下宝马，出入敌阵如风卷残云。

朱瑾得宝马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徐知训耳朵里。徐知训占有欲极强，对财宝、女人、宝马、名犬、花鸟、刀剑无所不好，只要听说哪里有这些东西，他非要弄到手不可。徐知训请人捎口信给朱瑾，索要朱瑾的宝马。朱瑾视这匹战马如生命，朝夕相处，爱不释手，哪里肯送人？断然拒绝了徐知训的无理要求。一个很想要，一个就不给，两人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公元917年六月。徐温父子担心朱瑾地位日益显赫，制约了他们进一步把持朝政。经过秘密计划之后，徐温父子耍政治手段，以吴王杨隆演的名义将朱瑾调离扬州，外放淮宁军节度使。朱瑾心里非常清楚徐温父子的阴谋诡计，这是嫉妒他，将他手中权力逐步削夺。侵犯到了核心利益，朱瑾对徐氏父子的恨意在胸中燃烧。

“婶儿”可忍，“叔”不可忍。

朱瑾觉得已经无路可退。

朱瑾寻思机会反击。

徐知训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总算去除一个眼中钉，心中轻松。为了给朱瑾饯行，其实是及早打发朱瑾上路，徐知训在府中设宴表示欢送。朱瑾仍然表现出一副恭谨谦逊的态度，欣然赴宴，恭敬从命。

第二天，朱瑾到徐知训府上还礼致谢，也借此告别。可是徐知训没在家。据徐府家仆说徐知训去逛妓院了，做下人的谁也不敢去那地方打扰他。朱瑾在门房坐了半个多时辰，徐知训还没回来。朱瑾不耐烦了，对徐府家仆说：“我早饭还没吃，就不等徐大人了，我先回家了。”

下午徐知训从妓院吃喝玩乐够了，回到府中，听仆人说朱瑾来过，没见到徐知训就先回去了。徐知训觉得不好意思，自觉失礼，赶忙去朱瑾府上拜会。这古人的礼节拜来拜去实在是多的不得了。

朱瑾听说徐知训要来，心中大喜，暗道机会来了。

为了恭候徐知训，朱瑾在府中张灯结彩，大摆筵席，吹吹打打，隆

重得像过节一样。徐知训带着一干侍卫来到朱府赴宴。朱瑾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将徐知训一行迎入府中后，分宾主落座。朱瑾摆上山珍海味，斟上飘香的美酒，安排了最美最甜的歌妓唱歌跳舞助兴。一时间，宴席上热闹异常，猜拳行令，斟酒布菜，互敬互让互相灌，勾肩搭背搂细腰。

酒至半酣，朱瑾一拍掌，乐曲、歌声、喧哗声都静了下来。这时候，朱府家丁牵出了朱瑾的宝马来到中庭。朱瑾高声宣布：“我要出镇地方藩镇，宝马难以同行，我将它献给知训大将军。所谓宝马配英雄，也让这马有个好的归宿。”



徐知训先是一愣，没想到朱瑾回心转意要将宝马送给他。徐知训揉了揉眼睛，直勾勾看着这匹宝马，起身走上前去，用手抚摸了一下马的脸颊。看得出来，徐知训的确十分喜欢这匹马。这匹宝马突然前蹄腾空，仰天长啸，把徐知训吓了一大跳，急忙后退几步，差点跌坐在地上。

徐知训自我解嘲说道："真乃神驹，气势夺人，气势夺人。"说着徐知训回到席间，捧起一大杯酒说道："朱将军这番慷慨，知训我受之有愧。来，我敬将军一杯。将军此去，不知何时相见，我们今天一醉方休，尽欢尽兴。"

众人也被这热闹的气氛感染，纷纷吆五喝六的推杯换盏。

徐知训虽然酒量大，可是今天格外高兴，多喝了很多酒，已经两腿打晃，舌头发直了。这时候，朱瑾走上前来说道："大将军，今日一别我们天各一方，彼此挂念，依依不舍。内人也想向大将军敬杯酒，以表心意。"

徐知训脑袋早就晕了，满口答应："好好，嫂夫人敬酒，我一定要喝……要喝。"

古代女人不可以随便抛头露面，朱瑾夫人更是身份尊贵，不能到大庭广众之下来敬酒，按规矩只能在内宅行礼敬酒。所谓的内宅其实就是酒席大厅的屏风后面。朱瑾的前妻被朱全忠俘获。在张夫人压力之下，朱全忠才没有将那位朱夫人纳为小妾，但为了保全性命，朱夫人只好出家做了尼姑。这个朱夫人是朱瑾在淮南新娶的老婆。

徐知训随从朱瑾起身离席，转过屏风，来到内堂。朱夫人已经等候在此，她身鞠万福向徐知训请安，并捧过一杯酒献给徐知训。徐知训摇摇晃晃地躬身还礼，伸出双手去接朱夫人的酒杯。

就在徐知训低头探腰接酒杯的时候，站在徐知训侧后方的朱瑾，从袖子里抽出一只笏板，照着徐知训后脑勺，用尽全力"啪"的一声重重地砸下去。徐知训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打晕扑倒在地。朱瑾从墙上摘下宝剑，手起剑落，将徐知训的脑袋砍了下来。

朱瑾为暗杀徐知训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这种大事件，一定要万无一失，每个环节都要计算周密。徐知训来朱府做客，并非逛戏楼下饭馆消遣，实际是另一种场合的争斗。徐知训还带着甲兵侍卫而来，显示他是有所戒备的。况且徐知训也是练武之人，有一番身手，不是轻易可以对付得了的。

朱瑾先是献出宝马以麻痹徐知训的警惕心理，接着以夫人献酒为名

将徐知训诓骗离席。因为是宴请上级长官，按照安保规矩，朱瑾身上不能携带刀剑等兵器。朱瑾身上唯一可作为武器的东西，就是他暗地里揣在袖笼里的笏板。这种笏板长约一尺，宽约三寸，厚约一厘米，以烘干的竹子为材质。笏板是官员上朝时用来记录请示汇报事情要点的，相当于现在工作中的记事本。这种笏板的杀伤力十分有限，只有在恰当的角度击打在人体脆弱的部位时才能产生杀伤效果。因此，朱瑾用笏板拍了徐知训的后脑勺，一击而中。

即便朱瑾计算的如此准确，但他仍然担心出意外，如果笏板打轻了怎么办？如果徐知训不弯腰接酒怎么办？如果徐知训负伤反抗怎么办？如果徐知训杀猪般嚎叫怎么办？一定会被外面徐知训的护卫听到，到那时事情完全有可能无法收拾。

为确保万无一失，朱瑾在将徐知训带入后堂之前，使眼色让家丁把两匹拴在同一槽上的公马缰绳解开。所谓“一个槽上拴不得俩叫驴”，就是这个意思，两匹公马性情暴躁，又处在发情期，互相又咬又踢，嗷嗷干仗。如果朱瑾和徐知训发生厮杀打斗，那么这两匹马凄厉的嘶鸣可以掩盖后堂的杀戮声。徐知训被杀，前堂喝酒的人毫未察觉，还在面红耳赤地大吃大喝。

朱瑾提着徐知训人头来到前堂，高声宣布：“逆贼徐知训已经被诛！”

徐知训的随从突然间见到主子血淋淋的人头，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

朱瑾连夜带领家将赶赴吴王皇宫。见到杨隆演后，朱瑾说：“大王，徐温弑逆威王，父子把持朝政，专权为害，篡逆之心昭然若揭。臣已经替君除害，杀了徐知训。请大王发令，集结各部军队讨伐徐温。”

吴王杨隆演此时正在搂着嫔妃吃草莓，被朱瑾这番景象吓得体如筛糠，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朱瑾将徐知训人头“咚”的一声扔在杨隆演脚下。杨隆演急忙跳起来，躲到墙壁后面，连连摆手说：“朱叔叔，这是…是你自己的事，和我没……没有关系。”

朱瑾万万没想到雄霸一时的杨行密养了这么一个废物儿子，杨隆演

这小子简直是一团豆腐渣，扶不起的阿斗。朱瑾愤怒地骂道：“唉，你这缺心眼的娃娃，不足以谋天下大计！”

这时候，徐知训的兵马已经将皇宫团团包围。朱瑾率领亲随部将往外冲杀。无奈徐知训的兵马实在太多，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朱瑾几番冲杀之后，无法破除宫门口把守的军兵，他只好翻越宫墙逃走。但毕竟年事已高，老朱瑾在落地时扭伤了脚踝。在这万分危急之时，朱瑾身边又没有马匹可乘，他一瘸一拐地撤出战斗。可是后面追兵死死追赶不放，朱瑾难以脱身，索性不跑了，他立住身形，面对追兵说道：“我朱瑾深受国恩，为万民除害，现在大事不成，我愿一人抵命。”说罢，朱瑾横剑自刎。

朱瑾刺杀徐知训的消息还没等天亮，就飞也似的传到了一水之隔的润州。徐知诰得到信息后，和宋齐丘紧急磋商。两人启动了早已谋划好的预案，立即点起军兵挥师渡江，杀入扬州城。

徐知诰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至少他认为已经等了很久。徐知诰进入扬州之后，没有贸然行事，而是缉拿凶犯和乱军，加强治安和警戒，包围皇宫，包围都城，实施了最高级的戒严。然后，徐知诰才派人快马飞驰去金陵向徐温送信。

徐温在接到扬州城内密探送来的信息之后不久，又收到了徐知诰的报告。徐温大惊失色，放声痛哭，为失去儿子而哀痛。痛定思痛，徐温也明白为什么儿子徐知训会遭此大祸，完全是由于这小子胡作非为，大失众望，才引火烧身。徐温发出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徐知诰代替徐知训原有一切职务，驻守京城。第二道命令徐知诰追捕凶犯。第三道命令是责罚徐知训部下不规劝的失职行为。

徐温之所以让徐知诰代替徐知训有两个原因，一是徐知诰已经进入扬州，先入为主，生米已煮成熟饭，只待徐温认可；二是徐温的其他儿子都年龄小或者不成器，不堪大任。徐温权衡利弊之后，顺水推舟，升了徐知诰的职。

徐温借逮捕凶犯的机会，大肆铲除异己。无论和朱瑾有没有瓜葛，只要和徐温不对眼，徐温命令徐知诰将这些人一网打尽，统统砍头。通

过这次清洗，徐温彻底肃清了反对他的人，完全实现了对文武朝野的控制。

盛怒之余，徐温命令徐知诰将朱瑾暴尸三日。时值盛夏，烈日当头。朱瑾尸首横陈当街，哪还用三日？一天就臭了。可说来奇怪，朱瑾的尸体不仅没有发臭腐败，而且竟然连苍蝇蚊虫都不敢上来。这在扬州城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人传诵以为朱瑾是天兵天将下凡，具有不坏金身。于是，有的人偷偷在朱瑾尸身上割下一小块肉，拿回家煎熬之后吃下治病，病情立即好转。如此一来，更神了。扬州城内沸沸扬扬，把朱瑾的故事传的越发不可思议。

既然晒不坏，那就用水泡。徐温又命令徐知诰将朱瑾尸首碎尸万段，然后沉入池塘。

朱瑾被碎尸沉塘，徐温的对头被一网打尽，按说徐温应该高枕无忧了吧。可是徐温夜夜睡不好觉，总有白胡子白头发白老头到他梦里来吓唬他。徐温彻夜做噩梦，以至于神情恍惚，憔悴不堪。

后来徐温受人点拨说，徐知训之死罪不在朱瑾，应该厚葬朱瑾。徐温无奈，又命人将朱瑾尸骨从鱼塘中打捞上来，厚加安葬，并为朱瑾修建了祠堂。安葬朱瑾之后，徐温的病情也好了。

这一年，李存勖打过黄河，原本和吴国联合南北夹击朱梁帝国。因为徐知训事件，导致吴国无暇他顾，放弃了和晋军的合作。

那么徐知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会不会成为徐知训第二呢？他又如何替徐温担负起治理吴国的重任呢？

徐知诰原本姓李，小时候被杨行密遇到，很受杨行密喜爱。杨行密有意收他为干儿子。可是杨行密的亲儿子们容不下徐知诰，总欺负他。杨行密无奈，将徐知诰转送给了徐温，并叮嘱徐温，此子将来必有大成，要好好教育抚养。这小孩做了徐温的干儿子后，才正式取名为徐知诰。

徐知诰自幼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尤其对徐温孝顺有加。徐温鞍马劳顿休息期间，徐知诰总是坐在他旁边，给徐温扇扇子按摩，驱赶

蚊虫，彻夜不合眼。徐温非常喜爱徐知诰，总觉得自己的亲生儿子们都不如他。

徐知诰官拜升州刺史后，不像一般的军头，只知道杀伐打仗，他十分爱惜民力，体察民情，委任廉洁勤快的官吏办差，制定顺应社情民情的政策，倾尽家中财物招揽四方贤能之士。一时间升州大治，徐知诰周围也聚集了宋齐丘、王令谋、王翃等文武之才。

代替徐知训执掌吴国朝政之后，徐知诰更加礼贤下士，低调做人，将徐知训那一套全部推翻。天天上朝向吴王请示汇报工作，对待文武大臣尊重客气，遇到大事必找大家商量，对待部属宽爱体恤，对待自己十分节俭自律。在宋齐丘的协助下，徐知诰让贤能之士为官，广开言路收集合理化建议，杜绝各种走后门徇私情现象，开垦荒芜的农田，减免农商赋税，鼓励种桑养蚕。没几年，江淮之间经济兴旺，产业繁荣，政治清明，吴国进入了繁盛期。

公元919年四月，在徐温和严可求导演下，杨隆演称大吴王，基本上相当于皇帝。吴王加封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兼宁国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加封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领江州团练使，加封王令谋为内枢密使、严可求为门下侍郎、骆知祥为中书侍郎。

吴王杨隆演小心谨慎，与世无争，才得以在徐温父子专权擅政的局面下得以苟延残喘。杨隆演虽然懦弱，可是他并非不通世事，他知道做皇帝不是闹着玩的，擅自做皇帝更是大逆不道。在徐温的挟持下，杨隆演勉强做了模拟皇帝，可是他更加的不开心了，天天沉溺于酒精麻醉，不仅嗜酒上瘾，而且只喝不吃。日子久了，喝坏了肠子喝坏了胃，不到一年最终身体报废。

公元920年五月，杨隆演驾崩，时年二十四岁。

由谁来继位？

这是个十分微妙的时刻。

这是个权力交替的敏感时刻。

这是个惊心动魄的时刻。

这是个可能闹出一大堆人命的时刻。

徐温急匆匆从金陵赶赴扬州料理皇家后事。有人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徐温的心思，自以为猜透了徐温的想法。站出来引用了刘备托孤的典故，刘备对诸葛亮说：“我的子嗣如果有才干，你就辅佐他。如果子嗣无才，那么你可以取而代之。”刘备这些话原本就是假话，是故意把诸葛亮架到炉子上。现在有阿谀奉承之辈以此来讨好徐温。徐温怎么想呢？

杨隆演死的不是时候，他刚刚在徐温的拥戴声中作皇帝一年，徐温口口声声效忠的誓言还在朝堂上回荡，徐温怎么可能这个时候篡位呢？不是徐温心里不想篡位，是他认为时机不成熟。禁不住心里暗自骂道：“他奶奶的，死的这么早，老子一点准备都没有。还有这帮不懂事的兔崽子，跟着瞎起哄，这不是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吗？”

徐温严厉地制止了拥戴他的人和言论，斩钉截铁地说道：“杨家有男儿，当立男儿继位。即使没有男儿，也要立女儿继位。我徐温如果有篡位野心，早在诛杀张颢的时候自取王位了，何必等到现在？谁再瞎议论，我杀他的头！”

徐温拥戴了杨隆演的四弟杨溥继位。

一大堆揪着的人心放到了肚子里。

吴国上下人人舒了一口气。

此后，徐温和徐知诰父子采取了保境安民的策略，与吴越国和后唐都保持着不战不合的关系，吴国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公元927年十月，徐温去世。

徐温的死可是吴国的大事件。

徐温的死比吴国国君的死都重要。

对这一点大家都明白。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在吴国混下去了。

徐温弥留之际，心腹谋士严可求和徐阶屡次劝徐温废除徐知诰，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徐知询代替徐知诰的位子。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理由就是徐知诰不是徐家的血统。封建社会血统观念是统治社会运行的主要法则之一，威力强大。徐温和他夫人都认为徐知诰很忠厚孝顺，且才干

比其他几个儿子强，一直不愿意废掉徐知诰。最后架不住严可求等人的狂轰滥炸，徐温下令派徐知询去扬州取代徐知诰的职权。

徐知询走到半路上，徐温就咽气了。

徐知诰很不情愿地正要办理交接手续，徐温咽气了。

徐知询急忙折返回到金陵，料理徐温丧事。

徐知诰和徐知询兄弟二人各自占据一个权力中心，借着徐温去世展开了斗法。

徐知询在金陵向徐知诰发出命令，要求徐知诰到金陵奔丧。徐知诰不搭理，说是吴王离不开他，住在扬州不动窝。没几天，徐知诰以吴王名义向徐知询发布命令，说徐知询割据金陵，有不臣反逆之心，要求徐知询进京自辩。徐知询动摇了，他离开金陵老巢赶赴了扬州。徐知询没有识破这是徐知诰的调虎离山之计。徐知询到了扬州后，无异于被剪除了羽翼的秃尾巴鹰，任凭徐知诰玩弄了。

十二月，吴国加封徐知诰兼中书令，领宁国节度使，填补了徐温的空缺。没几天，徐知诰的死对头严可求去世。徐知诰立即请示吴王将徐知诰的儿子徐景通封为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而他自己请命出镇金陵。为了更好地控制扬州政治，避免重蹈徐知训覆辙，徐知诰举荐大谋士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兼内枢使，位居文官首辅，以协助徐景通料理政务。

徐知诰和儿子成功复制了徐温和徐知诰的治理模式。

徐温曾经几次大规模改扩建金陵城池，后来徐知诰又进行几次扩建充实，金陵城成为了长江下游的大都市，不仅繁华热闹，经济殷实，而且是淮南水师战舰的主要基地。金陵成为了淮南名副其实的政治与经济中心。

徐知诰父子把持吴国国政近十年。这期间，徐知诰数次想取代杨溥为吴国皇帝，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眼看着自己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年龄一年比一年老，当不上皇帝的徐知诰猴急团团转，百爪挠心，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茶不思饭不香，日子过得没意思。

后来不得不效法曹丕，又是封齐王，又是加九锡，升格建制如国王

级别，高出东、西两都城与吴王并治，接着又搞禅让。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政治烟幕弹之后，公元937年即后晋天福二年，徐知诰终于做了皇帝，建国号南唐。

徐掌柜变成了徐老板。

徐老板后来将位子又传给了儿子李景。

没几年后，南唐被赵匡胤平灭。

5．楚汉两茫然

乱世出英雄。马殷起于部卒行伍，南征北战霸据湖广，可十几个儿子都不争气，把偌大基业折腾散了架。偏居岭南的刘氏家族算是个奇迹，是从李唐王朝灭亡延续到赵宋王朝的几个少数政权之一。不过刘岩有二十多个儿子，也都不争气。

马殷也是霸据一方的重量级人物，身居楚国国王高位，雄视淮南、吴越、荆湘、四川。可是马王爷的发家史和任何大军阀一样不简单。

马殷原本是许州人，年轻时加入行伍从军，跟随秦宗权效力。那时候，天下大乱，官匪都差不多，从军当兵多是被生计所迫，希望能够在军中谋口饭吃，管他什么官军还是匪贼。

秦宗权手下六大金刚之一的孙儒攻打淮南，副将是刘建峰，裨将是马殷。孙儒被杨行密打败身死，这支吃人疯狂的部队崩溃，作鸟兽散。其中一伙人撤出淮南，在刘建峰带领下，以马殷为先锋，向西进入湖北、湖南、淮南交界的地区，靠打游击为生。

唐僖宗乾宁元年，刘建峰带领这伙土匪杀入湖南，占据了潭州（今长沙），刘建峰自称湖南节度使，马殷升官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唐朝暗弱无能也无力，只好承认了这些人的官职。土匪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官军。转正过程很简单，不需要考试，不要调档案，不需要政审，不需要签劳动合同。

战乱年代，骄兵悍将比比皆是，当个军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不必持有博士、硕士证书，不必“海龟”深造MBA，可必须要经过血与

火的考验。没有两把刷子是无法带领一支队伍的，也坐不稳这把大帅的椅子。

刘建峰就是这么一个不合格的军头。他其实是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特长。这家伙当上了节度使，占据了一个巴掌大的地盘之后，就飘飘然起来，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了。整日里没什么正事，刘建峰就伙同部下吆五喝六地喝酒。日子就在这种无聊和盲目的娱乐中一天一天地度过。

湘军中有一个低阶军卒名叫陈赡。

陈赡有一个老婆。

陈赡老婆有一个十分漂亮的脸蛋儿。

陈赡老婆的脸蛋有一个很大的名气。

陈赡老婆脸蛋的名气大到被刘建峰知道了。

刘建峰知道此事后，心里痒痒的升起了一股股冲动。湖南节度使刘建峰利用职务之便将陈赡支使到外地出差，而他却悄悄地到陈赡家视察工作、慰问基层士兵。陈赡当然“恰好”不在家。陈赡的老婆出来接待了上级领导。刘建峰送上一袋子米和一匹布料作为慰问品之后，双脚在屋子里转磨磨儿不肯离开，双眼在陈赡老婆脸蛋上刷来刷去不肯离开。刘建峰终于按捺不住兽性大发，将陈赡的老婆给糟蹋了。

陈赡出差回来，发现老婆被大帅给那个了，当时气得肝胆欲裂、咬牙切齿。狠狠地说不报此仇誓不为男人！陈小兵在怀里揣着一柄短把儿铁檛，来到节度使大帅府。守门侍卫问他：“来帅府有何事？”

陈小兵说道：“我出差回来，向大帅复命。”

侍卫向刘建峰通报。刘建峰心里想有什么屁事，我派他出门原本就没有实质任务。刘建峰摆了摆手说道：“我很忙，让他回去吧。”

侍卫出来通知陈赡回去。陈赡哪里肯走，郑重其事地说：“我这次出差，发现了重要情报，一定要见大帅。”

刘建峰听说有重要情报，这才勉强让陈赡进门。

陈赡走进大帅府，见到刘建峰后，插手施礼。刘建峰瞟了瞟他，懒洋洋地说：“有什么事，说吧。”

陈赡煞有介事地看了看左右，走上几步，凑到刘建峰耳边，似乎有重大机密讯息要禀报。刘建峰顺势侧过头，准备要听陈赡讲。陈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怀里抽出铁楇，对着刘建峰脑袋奋力砸了下去。骨肉脑袋撞上铁疙瘩，那后果自然是血肉飞溅。刘建峰因为小头惹祸丢了大头，一命呜呼。

湖南主帅毙命，将校部属乱作一团，需要找个新的头头儿才行，否则树倒猢狲散，还要去做流寇土匪。大帅府的几个将官紧急商议，最后大家推举一人。此人是湖南行军司马张佶，是湖南军中的二把手。张佶虽然有个好名字，可老张一点都不吉利。在众人邀请下，老张骑着马进入大帅府。刚刚跨入府门，老张的坐骑惊了，又是咆哮又是踢踏，一阵子狂乱尥蹶子之后，把老张从马背掀了下来。老张胯骨摔裂。老张忍着剧痛，侧卧在床上，对众人说："我不是做大帅的料，你们也不要推举我。邵州刺史马殷英明勇武，他有本事领导我们。咱们派人去把马公请来吧"。大家一听张佶这么说，一时也没了其他主张，只好如此吧，众人急忙派人去请马殷。

马殷得到邀请消息之后，星夜兼程，马不停蹄，赶到长沙，入主帅府，做了湖南节度使。老马捡了一个大便宜，不过也是他自身实力的体现，所谓机会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嘛。

马殷主政湖南之后，以手下大将秦彦晖和李琼等为亲信干将，发动了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数次战争。向南向西征服了湖南南部和广西东北部大片地盘。向东北打败杨行密占据了鄂州和岳州等地。向东南越过五岭占据了福建西北和广东西北数州。向北逼退高季兴，占据长江以南土地。

朱全忠覆灭李唐建立后梁。马殷的策略是典型的远交近攻，特别是对待中原朝廷，十分客气，十分尊重，不论谁做皇帝，他都认，口口声声皇帝长皇帝短。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为马殷赢得了政治上的生存空间和巨大利益。人在羽翼未丰之时最好低调，特别是不要挑战天下的老大。中原朝廷也是为了获得形式上的被认可，对马殷给予了政治上的崇高待遇。马殷官爵一路飙升，做到了梁朝的侍中兼中书令、天策上将

军、楚王，地位相当于当年的秦王李世民，普天之下马殷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马殷通过武力积累了地盘和物质资本，通过尊崇中原朝廷积累了政治资本，获得了又好又快发展，实力持续提升。



后来李存勖灭梁，建立后唐，再后来李嗣源登基称帝。马殷都及时地上书称臣，表示顺服朝廷。朝廷对马殷礼遇有加，其实大家都在维持

表面上的从属关系。马殷向朝廷表达臣服的具体行动除了写几封信，再就是送几包茶叶，金银珠宝税赋钱粮他是不肯送的。所以彼此心知肚明，互相欺骗，也无可奈何。

无论多厉害的英雄都有变老的一天。

英明神武的老马也老了。

晚年的老马其地位实质上已经比照皇帝身份，对规模建制、辖区州城府县的设置，基本都是按照独立王国自我管理，设置了左右丞相、大学士、仆射、尚书等等。老马将自己的祖宗上尊三代，建立宗庙，加封王爵和尊号，光宗耀祖。

马殷很善于播种，膝下有十几个儿子。可是老马不善于教育，不太重视儿女培养工作，既不抓学习也不抓素质。儿子们一个比一个草包。老大马希振不愿意当官，嫌当官太累，自己躲到山里修了个道观，出家修行去了。老二马希声成为马殷的接班人。

马殷长寿，一直活到七十九岁，可以与钱镠媲美。年事已高的马殷基本上处于退休状态，将楚国军政大事都交给马希声处理。

马希声这小子体态肥胖，肉球身子上扛着一个肉球脑袋，大肉脑袋里装了满满一脑壳糨糊。他听说朱全忠当年喜欢吃鸡，于是极力效仿，认为多吃鸡可以雄才大略、争霸天下。马希声吃鸡的能力绝对可以入选世界吉尼斯纪录，每天至少要做五十只鸡，蒸的、煮的、烧的、烤的、炒的，变着花样的吃。马希声吃鸡的速度快、技术娴熟，双手左右开弓，伴随嘴唇蠕动，各种形状的鸡骨从他嘴里翻飞着弹射而出。马希声每顿饭啃得鸡之后，满桌子的鸡骨头堆积如山。

趁着马殷年老废政的时机，江陵高季昌派间谍到楚国内部搞破坏。重点在离间楚国大谋士高郁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年来之所以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地广富足，马殷全是依靠高郁出主意想办法，出谋划策。马殷对高郁十分信任，完全放心，充分授权，君臣二人配合的天衣无缝。高季昌派来的间谍几次离间马殷和高郁的计谋都没有得逞。

马殷退居二线，儿子马希声执掌楚国大权。高季昌的间谍转而从马希声身上下手，马希声大呆瓜一个，果然上当，听信间谍编造的鬼话，

对高郁起了疑心嫉心杀心。高郁听说马希声要办他，正在密谋削夺他的兵权，又急又气，恼怒地找到马希声骂道：“我追随辅佐你爹几十年，我们都老了，已经入土半截子了。你这个不知道好歹的娃娃现在长大了，掌权了，我看看你到底能把我怎么样？！”老高一甩袖子，气哼哼地走了。

马希声伸着短粗的脖子瞪着死鱼一样的眼睛，看着高郁的背影，恶狠狠地下令：“给我把这个老不死的剁了。”

楚国大谋士、马殷的左膀右臂高郁，被马希声砍死在朝堂之上。

过了好几天，马殷才知道高郁被害的消息。马殷老泪纵横，跺足捶胸大哭，边哭边骂：“我老了，不中用了，我不成器的儿子居然擅自杀我的大臣旧部。我看我的基业是保不住了。”马殷一病不起，几个月之后撒手人寰。

马希声继位楚王之后，也没干几年就呜呼哀哉了。估计是这小子胡吃海塞，食物中毒。三年后，即后唐李嗣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马希声死了。这时候，后唐正和孟知祥打得起劲。

马希声死后，马殷的四子马希范继位。马希范喜欢文学，一天到晚和一帮酸不唧唧的大学士游玩畅饮吟诗作赋。在发动了几次对边远地区的战争获得胜利之后，马希范忘乎所以，自以为功过三皇五帝，大肆修牌坊、建碑柱、起宫殿、扩园林，酒池肉林，骄奢淫逸。因此国库消耗巨大，苛捐杂税负担沉重。

后晋开运四年（947年），做了十五年楚王之后，马希范死了。

马希范死后，马希广继位。此后，马殷留下的几个儿子开始了风波诡谲的争斗，直到将还算强大的楚国折腾散架，被南唐国李景也就是徐知诰的儿子捡了大便宜，将这几个小马哥迁到金陵软禁起来。自此楚国灭亡。

要说起来，像楚国、吴越国这些没有称帝的地方政权，实质上和帝国没区别。存在的时间比中原所谓正统帝国要长，日子过的也比中原帝国要舒服些。只不过中原帝国沾了个“帝”字，形象似乎高大起来，被喜欢正统死脑筋的史学家乱编排，这些中原短命王朝站到了聚光灯下，牛

X的不得了。其实那些没有沾上“帝”字的王国，其政治秩序、管理质量、发展水平、社会生活不见得差，有的还很好，水平远远超过中原帝国。这才是政治或者人性的意义，不去凑热闹慕虚华，追求实质上活得好才是根本。即使这些王国也会出现后代子孙不成器的现象，但其引发的政治动荡和战乱程度，比中原帝国也小得多，对社会的伤害也轻得多。

说完楚国，再说说楚国的邻居南汉国。

南汉国偏居广东一带，自唐末历经整个五代直到宋初，前后六十七年，可以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之一。

李唐帝国分崩离析，天下大乱，中原陷入争霸状态。岭南地区地处遥远，与中原失去联系，初步走向了半独立及独立状态。中原王朝走马灯似的更换，鞭长莫及，谁也顾不上岭南、云南、百越等地，任其自生自灭。这些边远政权自得其乐，真是天高皇帝远，此处我为王。

南汉刘氏的发迹，源自于李唐王朝末世的广州牙将刘谦。唐僖宗乾符五年，黄巢打到广州，并在广州驻兵一年之后北经湖南，向洛阳进军。黄巢走后，广州军队拥戴了刘谦为刺史。没几年，刘谦死了，刘谦的大儿子刘隐接班成了广州刺史。

唐昭宗乾宁年间，青海（即今广州）节度使刘崇龟死后，朝廷派出薛王李知柔来广州主持工作。李知柔走到湖南时，广州军队大乱，拒绝接纳李知柔。刘隐带领部下军兵平定叛乱，迎接李知柔进入广州。自此，刘隐受到朝廷信任和重用。到了唐昭宗末期即天祐二年，刘隐做到了青海节度使。朱全忠建立后梁帝国后，远交近攻，对远道的地方政权统统升官加以笼络，对刘隐加封为检校太尉、兼侍中，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公元909年，朱梁朝廷加封刘隐为南平王。

岭南地处偏远，在当时属于穷乡僻壤，蛮夷之地。朝廷对犯了罪的大臣进行流放发配，首选之地就是岭南。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岭南聚集了一大批前朝官员和官员的后裔。在中原战乱频仍，缺乏通晓典章旧事人才的时候，岭南却集中了一大堆熟悉大国运转规则的高级干部。千

万不能小看了这些人，他们对于一个国家复杂的规章制度、礼仪法度、组织结构等比较熟悉。简而言之一句话，人家知道如何玩转一个国家。只有刀把子是不行的，靠刀把子夺取政权，可不能一天到晚地靠刀把子干这干那。应该设立哪些衙门，哪些名头职爵，哪些请示汇报路径，哪些职责分工，这些东西搞不清楚的话，别说一个国家即便一个村镇都无法运转。这些人都成了刘隐的宝贵财富。

刘隐有个很好的品质，礼贤下士，并善于招贤纳士。凡是有名有姓有来头的，刘隐都登门拜访，把他们请出来做官。有的人牛脾气不肯出来做官，刘隐也不勉强，在遇到难题的时候恭恭敬敬地去请教咨询。一时间，原本蛮荒不开化的岭南，在刘隐治理之下还井井有条地运转了起来，逐步呈现了生机与活力，此后的二十多年，岭南一带国泰民安，府库充足，边疆安定。

可惜刘隐只活到三十八岁，正值壮年，可是生命无论如何却难以延续了。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刘隐去世。

刘隐死后，二弟刘岩继位。

刘岩是刘谦的侧室老婆段氏生的，他能活下来也是幸运。刘谦的正室大老婆韦氏是个大醋缸，生性嫉妒心极强。这个女人听说侧室段氏生了个男孩，顿时醋劲大发，认为段氏抢了她的风头。韦氏提着宝剑急冲冲来到段氏的房间，要杀死段氏母子。

韦氏抽出宝剑，挥手举起，正要砍下的时候，突然手臂僵在半空不动了。韦氏张着嘴巴，眼睛直勾勾看着哇哇啼哭的刘岩，居然紧张的额头冒出了汗珠，身体也禁不住发起抖来，手中宝剑“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韦氏看着刘岩，嘴里念念有词地说：“这个孩子不一般，这个孩子不是凡人！”原来是韦氏觉得刘岩非同寻常，被这个娃娃吓得不敢动手了。

三天之后，韦氏仍然按捺不住熊熊燃烧的妒火，派人再次去段氏房间，杀死了段氏。韦氏杀死段氏，但留下了刘岩。韦氏不仅没有杀死刘岩，反倒将刘岩抱养过来，作为自己的儿子抚养。这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变态行为，杀死孩子的父母，却收养孤儿，他们难道不怕孩子长大之后复仇吗？

刘岩长大之后，聪明过人，任何事情一看就会，任何问题一点拨就透，擅长骑马射箭，有一身好武艺。刘岩身材也奇特，大高个，手臂垂下来可以达到膝盖。历史上有这个体貌的还有三国时期的刘备。

朱友贞继位梁帝国皇帝后，封授刘岩为南海王。

刘岩觉得天下大乱，没有什么正统不正统，谁都可以做皇帝，压根儿没有把朱梁帝国的朱老四放在眼里。这小子在公元918年于广东番禺称帝，建立大越国，后来又改为大汉国。

刘岩这家伙聪明过人，行军打仗也是一把好手，但性格极其复杂，还有其他的几个成分，残忍好杀，发明了种种酷刑。他还喜欢奢华，大兴土木，聚敛财宝。好大喜功，夜郎自大，自以为天下第一大国国君。

刘岩做皇帝后，为了加固统治，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暴力统治。在他的刑罚手段中，就有令人发指的酷刑刀锯、肢解、炮烙、灌鼻和刳剔。这都是些什么刑罚呢？刀锯就是用切割木头的铁锯将人锯开锯死。肢解就是把人大卸八块，碎尸万段处死。炮烙是将犯人赶上烧红的铜柱子行走，坚持不下来掉在火堆里烧死。灌鼻就是将滚烫的辣椒油灌入犯人的鼻孔，将人活活烫死。刳剔就是把人的五脏六腑逐一挖出来。血淋淋，残忍恐怖。可刘岩乐此不疲，十分喜欢看杀人的场面。每每看到刑场用这些酷刑杀人的时候，刘岩兴奋的如同打了鸡血，如醉如痴，直勾勾盯着看，张着嘴伸着脖子，口水顺着嘴巴子流一地。汉国上下都认为刘岩是科莫多龙，拖着口水追捕猎物。刘岩的暴戾只有幽州大燕皇帝刘守光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刘岩大肆兴建宫殿，大大小小名目繁多，修建了不下十几处宫殿。还专门修建了一所珠宝博物馆，把岭南全国搜刮来的金银珠宝玉石玛瑙，满满当当地陈列了一屋子，起名曰玉堂珠殿。

刘岩超级喜欢炫富，和时下网络上拿着大把大把钞票炫耀，或者摆出各种名包、名车、名贵首饰炫耀一样。只是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和视频，可炫耀的观众范围有限，难以满足刘岩的炫富欲。于是刘岩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炫耀他的财宝。如果有中原内地或者其他地方来的使者、商队，刘岩都要把他们带到玉堂珠殿。自己充当导游兼解说员，

将数不胜数的宝贝展示一番，摇头晃脑地说：“你们看看我南海富甲天下，奇珍异宝不胜枚举，这宝石、这珊瑚、这夜明珠、……这么多，你们见过吗？”刘岩渴望通过这些商人，将他的富有传播的远一些，越远越好。这些使者和商人不得不故作大开眼界状，连声赞叹，频频竖起大拇指。不赞美羡慕刘岩的后果很严重，严重到可以在珠宝大厅脑袋搬家。

刘岩做皇帝做的绝对有气势，比徐知诰偷偷摸摸半遮半掩要直接得多，比中原皇帝因天下残缺而自觉不太完美要雄壮得多，比王建偏于一隅要大气得多。刘岩常常说自己祖上原本咸阳秦人，是封建帝王发祥地出产的正品货，绝对品种纯正、质地优良。只不过流落到岭南，夜明珠埋到了粪土里，勉强在此地做皇帝，为这些南蛮子主持主持大局，算是给荒蛮之地一个面子。至于李存勖嘛，不过是个洛阳刺史罢了，算什么鸟皇帝！

不仅在名头上刘岩自我夸耀，要站在高枝上，目空一切，在具体行动上，刘岩也不甘下风。另一个边疆政权云南王郑旻，大老远地派人到番禺来，向刘岩进献了红鬃白马，要求聘娶刘氏的公主。刘岩撇了撇嘴，不屑一顾地说道：“他奶奶的，一个偏远蛮僚居然想要攀附本皇帝，没门儿。”可是郑旻派来的使者挺拧，不肯罢休，非要见到刘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个云南使者也是个充大头的主儿，把名片递进南汉皇宫。刘岩一看他的名片，气得乐出了声。云南使者名片上写着：“皇亲母弟、清容布爕兼理、赐金锦袍虎绫纹攀金装刀、封归仁庆侯、食邑一千户、持节郑昭淳。”刘岩又气又乐说道：“他奶奶的，这么一长串名头，吓唬老子啊。把这个郑昭淳带来，我看看是个什么人物。”

郑昭淳果然有两把刷子，他听说刘岩喜欢诗词歌赋，于是称自己在文学方面造诣很深。这进一步引起了刘岩的兴趣。刘岩把自己的一班大学士找来，和郑昭淳喝酒吃饭、观光旅游、猜谜语、写诗词。期间，刘岩及其下属故意出题目考验郑昭淳。郑昭淳对答如流，什么上联、下联、长联、短联、七言绝句、五言绝句、格律诗、乐府诗、自由诗，样样精通，工整无暇，张口就来，倚马可待。郑昭淳的文学水平把刘岩镇

住了，令刘岩深深折服。最后，刘岩不得不答应了云南王的要求，把他哥哥刘隐的女儿（相当于公主）嫁给了云南王。

刘岩后来改过好几次名字，开始更名为刘陟。后来有一天白龙云气出现在南宫三清殿上方，刘岩认为是福瑞之兆，因此又更名为刘龚，以附和飞龙出现的现象。没几天又有妖僧对刘岩说：“按照天书预示，灭刘氏者龚姓也。”刘岩十分相信巫婆神汉占卜算卦这些东西，他听妖僧这么说，脑袋“嗡”了一下，放弃了刘龚这个名字。不过他总觉得白云龙气不能放弃，在强烈的自恋情结驱动下，刘岩翻遍了《周易》找灵感。突然一句“飞龙在天”出现眼前，刘岩双手一拍说道：“有了，上面是龙，下面是天，给朕造一个字，朕以后名为刘□”。和刘岩同样具有强烈自恋狂倾向的还有武则天，自己造了一个日月当空的名字“曌”。

刘岩当政的头十年里，积极扩军备战，扩大地盘，连连击破楚军，牢牢占据了广东广西东部及岭南大部分地区，与楚国马殷形成相持局面。

刘岩做了二十八年汉国皇帝之后，在五十四岁时（公元942年）去世。刘岩死后的谥号都牛气冲天，称天皇大帝，比契丹的天皇帝还多一个“大”字。这一年，中原朝廷已经更替到了后晋天赋七年。刘岩死后没几个月，后晋高祖石敬瑭也驾崩。

刘岩时代末期正是楚国马希范上台执政时期。刘岩曾一度想联手南唐李景攻打楚国。事情还没有眉目，刘岩撒手西去了。

刘岩死后不久，楚国内乱不断，面临分崩离析。如果刘岩的子孙有出息，继承汉国基业，发扬光大，完全有机会吞并楚国，成为天下第一大国。可是，历史无法假设。马殷的儿子们都是废物点心，刘岩的儿子们也都是面团豆腐渣。天下统一再次失去一次绝好的机会，诸侯割据，诸侯混战，四分五裂的局面还要继续。

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强人出现的时候，几乎同时代出现，谁也不服谁，谁也无法摆平谁，于是连年征战，各地争霸。刘岩在世时，马殷也在，老钱也在，徐温也在，谁也打不赢谁。朱温在的时候，李克用也在，刘仁恭也在，李茂贞也在，谁也灭不了谁。一个强人死掉后，庸人

出现，可此时强人也都纷纷死了，剩下一堆庸人。这些庸人倒是不会向外开战了，反倒纷纷向内开火，窝里斗，天下还是乱。天下割据势力仍然难以整合，各个能量团自己玩自己的，自己乱自己的。可是苦了老百姓，年年盼安定，年年失望。

刘岩的儿子比马殷还要多，马殷十来个儿子，刘岩有二十几个儿子。

继承刘岩皇帝之位的是三儿子刘玢。刘岩的两个年长的儿子夭折，按次序刘玢即位。

刘玢是个大呆瓜，他能即位完全是封建社会长幼次序的结果。

刘岩知道自己儿子虽然数量多，可是质量差，个个酒囊饭袋。他也发出了和朱全忠一样的感慨，觉得儿子们不如自己，基业前途暗淡。在立太子确定接班人的态度上，刘岩犹豫不决。他在垂危之际和右仆射王翻商量合适的人选。刘岩喘着粗气说道："我这些儿子，老大老二死得早，老三洪度、老四洪熙都不是做皇帝的料，只有小儿子洪昌长得比较像我，或许会有些出息。你说这可怎么办？"

老三刘洪度就是刘玢。王翻谨慎地说道："老三、老四羽翼丰满。您年事已高，仓促间取消他俩的继承人资格，恐怕会引起乱子。不如分几步走，以缓解矛盾。先将老三调离京城，到外地做藩王。再培植洪昌的地位和力量。待时机成熟后，明确指定洪昌为继承人。"

刘岩双目失神地点点头，说道："只好如此了。想我称帝近三十年，叱咤天下，可儿孙不肖。估计大汉基业如同老鼠钻进牛犄角，路越走会越窄了。"

说到伤心处，刘岩老泪纵横。

刘岩和王翻计议已定，准备废长立幼。

两天后，崇文使萧益进宫看望刘岩病情。刘岩又和萧益商量继承人的问题。刘岩把和王翻商议的意见告诉了萧益，征求萧益的看法。没想到萧益极力反对废长立幼。萧益认为长幼有序是社会运转的基本法则。兄终弟及才是正道。现在老三老四在世，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洪昌接班。一旦小儿子即位，年长的皇子们一定不服，会发动他们周围的势力来抢

班夺权，一场腥风血雨在所难免。

经萧益这么一说，刘岩犹豫了。他深知封建社会长幼有序的威慑力，一般人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咽最后一口气之前，刘岩变卦，指定了刘洪度为皇位继承人。刘洪度称帝后改名为刘玢。

这位三爷刘玢比马王爷家的马希声强不到哪里去，这俩人倒像是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

刘玢的哲学就是一个字“玩”。

马殷下葬的时候，马希声一如既往忘我地吃鸡，对他老子的去世很漠然，完全不理会楚王的葬礼。

刘岩出殡，声势浩大，举国皆哀。

刘玢穿着孝服在宫中饮酒作乐，召集戏班子唱歌跳舞，卡拉OK。并让男女艺人和宫女侍从脱光衣服，赤身裸体，捉迷藏，做游戏，滚作一团。他则大吃大喝，观赏取乐。还居然披麻戴孝趁着夜色溜出皇宫，到花街柳巷找小姐。刘玢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大的领导，突然当上了南汉国的老大，感到天下无人能管得了他了。刘玢半夜睡着都乐得笑出声：领导真爽，老大更爽。刘玢的能量瞬间释放，憋了几十年的欲火全部迸发发泄。

刘玢好色。老四洪熙抓住他这个弱点，变着花样给刘玢进献美女，让刘玢天天趴在女人身上不起床，军国朝政完全荒废。

刘玢还有一个爱好，痴迷于观看搏击比赛。洪熙就偷偷安排手下大将暗地里蓄养了一批死士，个个身高马大，力大无穷，装扮成搏击选手，在洪熙府中天天操练。等到时机成熟了，洪熙告诉刘玢说，他找到一批搏击高手，比赛水平堪称一流。刘玢按捺不住好奇心，在长春宫设下酒宴，和洪熙等几个弟弟以及文武大臣一边喝酒，一边观看比赛。搏击比赛的确激烈，高潮迭起。

两个时辰过去了，刘玢兴头已过，酒也喝了很多，昏昏欲睡。刘玢体力坚持不住，起身要回寝宫睡觉。洪熙向手下力士使了个眼色，四五个大力士起身过去搀扶刘玢。离开宴席，穿过走廊，走在宫墙夹道中，眼看着要走到寝宫门口了。四五个大力士突然出手，有抓胳膊的，有抓

腿的，有扭脖子的，硬生生将刘玢撕成了碎片。刘玢做皇帝不到两年，身首异处，时年二十四岁。

刘玢死后，按照次序洪熙即位。

刘洪熙的哲学只有一个字“杀”。

赶尽杀绝。

将亲兄弟赶尽杀绝。

南汉国血雨腥风暗无天日。

兄弟手足相残年年上演。

人性最残忍最无耻的一面暴露无遗。

洪熙暗杀了刘玢后，心里不踏实，生怕兄弟们和大臣们反对他。为了给自己壮胆子，他加重了各种严刑峻法。在做贼心虚和病态的不安驱使下，洪熙即位第一年捏造罪名杀死了弟弟洪杲。第二年，在弟弟洪昌到外地祭祀的路上，洪熙派杀手暗杀了洪昌。弟弟洪泽在邕州有善政，治理清明，洪熙派人送去毒药害死了洪泽。第三年，洪熙杀害了弟弟洪雅。第五年，刘岩的其他儿子洪弼、洪道、洪益、洪济、洪简、洪建、洪昭等，在同一天被洪熙杀死。刘洪熙通过血腥的暗杀手段将刘岩的二十多个儿子一一剪除，清扫了任何有资格挑战皇位的人。刘洪熙暂时巩固了他视为珍宝的帝位。

南汉国血雨腥风内乱不已，对楚国却发动了几次获胜的战争。这时候的楚国是马希广和马希萼争权夺利，打得不可开交，楚国国防严重滑坡。一向傲视南方的强楚，居然被南汉国打败。后来，南唐李景派人来楚国捡便宜，与汉兵相遇，也被汉兵挫败。一时间，刘洪熙无人能敌，一副志得意满傲视天下的样子。

牛气冲天的刘洪熙觉得内外没有了敌人，开始了无休无止的荒淫作乐生活。刘洪熙派官军到南洋上去当海盗，打劫过往商船，掠夺大量金银财物。然后大兴土木，修建了十几处豪华的宫殿。再就是彻夜喝酒作乐，以至于喝醉酒随意杀人而浑然不觉。

刘洪熙做了十六年皇帝之后，于后周显德三年秋天死去，时年三十九岁。刘氏皇帝除了刘岩还算活得年龄大，其他人都不过三十多岁就玩

完了，究其原因多与荒淫无节制胡造身体有关系。

刘洪熙死后，大儿子刘钅长继位。

刘钅长和刘洪熙如出一辙，猜忌心十分重。效法他爹，将弟兄们一一杀光。刘钅长小心眼，谁也不相信，特别是不相信文武大臣，他认为文武大臣有家室有子孙，因此都有私心，只有宦官、巫师可信。刘鋹左右擅权弄事的都是宦官、巫婆、神汉。如果刘钅长觉得某个官员还不错，可以办一些事情，他首先将这个官员给阉了再委以重用。简直一个混蛋。

刘钅长将南汉国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由于地处偏远，居然还苟延残喘了十三年。后来终于被北宋大将潘美灭国。刘氏在岭南确立统治地位长达六十七年，并非是由于刘氏善于治理国政，也并非他们武力强大，主要是由于地处偏远，缺乏劲敌，远离战乱，得以风雨飘摇地存活了整个五代，自李唐贯穿到赵宋。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藩国在创建政权之后，第一代创业的军阀崛起于行伍，雄略有余治理不足。其后代出生于奢华之家，更没有接受系统的经世治国的教育，多数缺乏执政意识，根本没有家国天下的概念，不知道当君主的责任和目的是什么，只是把权力当做个人发泄私欲的玩具。这种封建帝制的背景下，皇帝不英明，藩国政权自然缺乏核心的运转驱动力，要么畸形地病态延续，要么迅速分崩离析。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些小国存在时间一般比较长，甚至有一段时期，国内政治经济生活还比较稳定，疆域也不算小。中原所谓王朝正统，不过是五十年间易姓七八个，改朝五代，长则十几年，短则七八年，年年战火不熄，处处民不聊生，算什么正统？不过是史学家抱着“中原正朔，四夷皆下”的虚幻顽固思想，用笔在自淫罢了。

在藩国政权中，最成功的当属吴越国的钱氏一族。其他不过是鸡犬过街而已。

二、契丹帝国

1．东征渤海

就在中原大乱，梁晋征战的十几年间，契丹在耶律阿保机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在西征突厥、回鹘、党项、小藩、沙陀大获全胜之后，契丹的疆域已经向西拓展到河西走廊，向北到达了漠北，向南越过了长城。接下来，耶律阿保机将眼睛投向了东部的渤海国。

契丹建国并非和耶律阿保机的建号同步。公元907年春天，耶律阿保机登上汗位，称皇帝，这只是他夺取契丹八部联盟统治权的第一步。此后耶律阿保机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内外斗争，对外主要是对周围邻居的侵略、反侵略。如室韦、大小奚、回鹘等部族，都曾是叱咤一方的游牧民族，和契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不是他们打契丹，就是契丹打他们，连年征战，势不两立。耶律阿保机征调契丹八部的优势兵力，对这些外部部族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征伐。历时十年，终于将这些强大的对手一一击破，确立了契丹北方第一强悍民族的地位。

对契丹内部的争斗，主要围绕皇权的争夺。按照契丹几百年的传统，大汗之位需要选举产生，而且需要三年一换届。可是耶律阿保机坐上这个位置后，屁股就不挪窝了。这几年耶律阿保机所在部族中其他少壮派贵族成长起来，特别是在血统上和权力上都很具有地位的皇弟弟们逐个长大成人，这些年轻人也想当大汗，个个野心勃勃。于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地政变运动，试图推翻耶律阿保机。在险象环生、风波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耶律阿保机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手腕。他打着家国天下的旗号，一一惩治了参刺造反的弟弟们。不仅如此，耶律阿保机还采取了较大的怀柔政策，一而再再三地宽恕造反的皇弟弟，对跟随他们起哄架秧子的也没过多追究，努力不将斗争扩大化。直到最后矛盾不可调和的极限程度了，耶律阿保机才启动了杀戮机器，而且杀戮范围很小。

在游牧民族中，优胜劣汰、恃强凌弱、强者生存的法则盛行了几千

年，篡位夺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如果这种习惯不加以遏制，任何人坐皇帝都不会坐安稳，更别提坐长久。

耶律阿保机决定要逐步清除这种习惯。不仅要从人们特别是贵族的行为清除，更要从意识中清除，从而在根本上确立皇权世袭的新游戏规则，确立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依靠强大的影响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平息了内部权力斗争之后，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正式建立契丹国，并改元神策，重新命名皇帝尊号。

自此，耶律阿保机的皇权统治地位在契丹国中牢牢确立。

契丹国在迅速向外扩张的过程中，阻力最大的是南方。

尽管在中国史书上、电影中、评书里、戏文内说得最多的是契丹侵略中原，中原深受其扰。可实际上，契丹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身处四战之地谋发展。在和各方邻居开战的历程中，契丹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可偏偏南下长城的多年战争中，契丹受到了中原王朝及藩镇力量的英勇抵抗和有力打击，屡屡受挫，几乎没有捞到多少便宜，胜少败多，往往损失惨重。这说明，汉人在边境布防、保家卫国、战略战术以及生产力等方面是优于契丹的，比契丹先进才能打败契丹。只不过中原内乱，诸侯割据，都忙着互相内斗，没有力量没有心思没有工夫打出长城。所以，契丹和汉人的战争在最初阶段，表现为契丹主动进攻，汉人被动防守，汉人疲于应付。

契丹在长城以南没有获得疆土和利益的突破，转而将重点移向了东方。东方就是古老的渤海国。

渤海国并不在渤海上。

渤海国也不在渤海湾。

渤海国其实是个陆地国家，只是有一点海疆在渤海。

说渤海国古老，是相对的。有点老，还不算太古。

渤海国的历史和契丹有相似之处，渤海国的年龄严格说起来比契丹早。

渤海国几乎和李唐王朝同龄。

渤海国地处东北，基本上覆盖了吉林、辽宁、库页岛的大部分地

区，鼎盛时期曾西达蒙古、北到黑龙江。其祖先是唐朝初期的粟末靺鞨部族。李唐武则天时期，在统御契丹及东北部族的地方官员委派方面，用人不当，压榨盘剥甚至残害地方少数民族，激起少数民族部落的反抗。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对抗李唐朝廷，袭杀了营州都督赵文翙。在李进忠的叛乱中，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人也趁机起兵，参加了反唐的行动。

营州事变后，李唐女皇武则天派官军前去讨伐，并实行了分化瓦解的政策。粟末靺鞨的首领乞乞仲象率领部族逃离营州，向东渡过辽水迁徙逃亡，打算脱离唐朝的统治范围。唐朝一面对契丹实行铁血镇压的讨伐政策，一方面对粟末靺鞨采取招抚的怀柔政策。

李唐朝廷赦免了粟末靺鞨叛乱罪行，封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可是粟末靺鞨并不完全相信李唐朝廷会真的放过他们，部族内部出现了分化。大部分人主张继续向东向北逃亡，继续千里大迁徙。在迁徙途中，乞乞仲象病死。乞乞仲象的儿子大祚荣继承了他的首领位置，带领部族继续迁徙。在大祚荣向北逃亡的过程中，原本在高句丽统治下的一部分粟末靺鞨闻风而动，脱离高句丽统治，投奔到大祚荣的队伍中来。这支迁徙大军越汇集人越多，整合了散落在东北的粟末靺鞨各部落。

李唐政府招抚政策失利，武则天恼羞成怒，再次派出大将李楷固率军千里讨伐大祚荣。公元697年九月，唐朝官军在天门岭（今辽宁省青源境哈达岭）追上了粟末靺鞨，双方发生激战。大祚荣骁勇善战，利用靺鞨部族逃亡的悲情心理，鼓动激发了部族决一死战的士气。同时，大祚荣巧妙用兵，利用地形，排兵布阵，一战大败唐军。李楷固只身一人逃回中原。

唐朝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强大的突厥攻入唐朝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现在的河北省中西部地区），当时弱小的契丹被迫投靠突厥统治之下，中原和关外东北的联系切断。大祚荣趁机建立靺鞨国，沿用他父亲的封号，国号震，定都在现在的吉林省敦化县。

渤海国建国后，实际上危机四伏，中原唐朝的威胁并没有彻底解除，只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东突厥的强大不仅威胁到了唐朝，而且对

契丹、奚、靺鞨、鞑靼都是威胁，渤海国不得不向突厥臣服。东面的高句丽在唐初被李绩伐破之后，虽然向李唐朝廷臣服，但仍是强大的地方自治政权，对周围的小部族采取兼并和统治。北部的黑水靺鞨虽然也是靺鞨，但与粟末靺鞨分化，互不统属。大祚荣在这种环境下，展开了高超的外交活动，纵横捭阖，终于站稳了脚跟。渤海国的外交关系远则出海到达了日本，曾与日本长期友好。

公元705年之后，渤海国和唐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得到改善，向唐朝表达臣服藩属的意愿。但为了保持安全的外交关系，渤海国仍与突厥来往密切，对突厥既不亲密也不得罪。后来突厥被回鹘灭掉，渤海国继续与回鹘保持友好关系。渤海国为了遏制新罗（朝鲜半岛的政权），一度联合日本，对新罗实行东西海陆夹击，迫使新罗低头让步。新罗则忍了一段时间之后，联合新兴崛起的契丹，对渤海国实行东西夹攻。短短几年的时间，渤海国迅速崛起，人口繁盛，达到十多万户人家，作战兵力达到几万人。

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的震国才正式改称渤海国。在国君的产生方式上，渤海国高度自治，实行世袭继承制度。但需要李唐王朝册封认可才算生效。在李唐王朝册封渤海国王时，还要同时封一个头衔，就是忽汗州都督。这是两个政权妥协的结果。渤海国拥有高度自治权，李唐王朝通过册封礼宣示天朝主权，并将渤海国视同一个州，只不过是一个附属自治州。双方的面子都保住了，双方都感觉很爽，至少在有限的条件下很爽。

公元755年，渤海国迁都至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渤海镇)。

渤海国皇城遗址现在在宁安县渤海镇，距离镜泊湖很近。我在2011年秋去看过，只有城墙宫殿的基座了，四四方方，层层叠叠，断壁残垣掩映在荒草之中。石刻石器石级都是火山岩材料，这一点很有特色，黝黑色的石块上密密麻麻布满孔洞。不多的几件文物摆放在年久失修的镇级博物馆里。博物馆的墙壁上悬挂着渤海国十五位君主的画像。我去的时候，渤海国遗址仍在考古发掘之中，很多考古工人躬身弯腰在忙碌

着，通过一铲一刷的搜寻，通过一砖一石的发掘，尝试着解读这个远古国家的历史兴衰，一层层揭开罩在他脸上的面纱。

渤海国皇城完全是仿照唐朝长安城图纸建造的，是由李唐朝廷专程派人送来的长安皇城图纸，对照该图纸进行大比例缩小后，建造了渤海皇城。这既表达了渤海国对唐朝皇都的向往与崇敬，也顾及到了上下级尊卑关系，在规模建制上比长安城小一些。这是中国唯一高度相似的两个建筑城群，也承载了一段历史佳话。

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深受唐朝影响，几乎完全照搬唐朝的各项制度、模式、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深受唐朝影响的独立政权。晚唐诗人温庭筠曾经有一首诗，描述唐朝和渤海国的关系。这首诗题为《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文为：

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故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国效仿唐朝制度，建立了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体系，纵向上实行京、府、州、县的郡县制度，军队建制也是十六卫制。农业、手工业、冶铁业高度发达，经济实力大增。渤海国全盛时期，幅员辽阔，以吉林为中心，向东濒临日本海，向西到现在的内蒙古地界，向南到达现在朝鲜的咸兴，向北到达黑龙江中下游，延伸到库页岛。在国内行政区划建制上，设立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多个县。下辖人口几十万，民族部落近十个。在文化教育方面，渤海国政府一批批地派人到长安学习培训，引进唐朝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儒学、佛教、音乐、艺术、绘画等都在渤海国扎根发芽，勃勃生长，使得渤海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国家。几十年的时间里，渤海国已经是当时雄踞一方的强国。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渤海国始终与中原朝廷保持臣属关系，年年

进贡，岁岁来朝，一年大小节日祝贺，派遣使节，派驻皇子到唐朝中央为人质。唐朝也是颁赐甚多，往来频繁而和谐。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后梁后唐。

任何政权都有衰败的时候，要么由于内患，要么由于外敌。

内患如狼，外敌如虎。

虎狼敲门，不约而同步。

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或许是渤海国小日子过得太滋润了，本土没有强敌侵袭捣乱，大唐天高皇帝远也没那么多烦人的事，农业生产风调雨顺，国王一代一代往下传，似乎是举国安康，四野太平。日子太优越了也会出问题，渤海国两百年间无忧无虑，国家治理的能力却在无形无迹地退化。到了第十五代国王大湮义的时候，渤海国的颓废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了。他成了一块大肥肉，摆在了日益强大崛起而好战的契丹面前。

渤海国散发出的诱人香味，翻过崇山，越过峻岭，钻入了契丹人的鼻孔里。

契丹人按捺不住了。

契丹人要吃渤海国这块大肥肉。

契丹人要行动了。

公元924年，也就是后唐李存勖入主洛阳的第二年，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对渤海国发动了一次预备性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意义有两个，一是对渤海国发展全面战争的前奏，属于铺垫性质。二是对中原发动全面战争的前奏，只要灭掉渤海国，契丹将除掉最后一个后顾之忧，腾出手来大举南下，对中原全面开战，不再是打打停停，小打小闹。

契丹这次对渤海国的预备战争，战场在渤海国的辽东。契丹与渤海国小打了一架。结果契丹没有捞到好处，无功而返。

公元925年十二月，在经过精心充分的准备之后，耶律阿保机亲自挂帅东征渤海国。

东征渤海国的理由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耶律阿保机将渤海国定义成契丹几百年来的世代仇敌，如果世仇不

报，怎么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呢？耶律阿保机还是很厉害的，他这个战争借口很富有煽动性和冠冕堂皇。渤海国和契丹做邻居已经两三百年了，世世代代打打杀杀，的确互有胜负，但这种仇恨并没有耶律阿保机说得那么严重，只不过是边境之争或者财物掠夺。出于战争的政治需要，耶律阿保机举全国之力，煽动起所有契丹各部落的复仇怒火，调集兵力十几万，打算毕其功于一役，灭掉渤海国。

灭掉渤海国是契丹的战略需要。

只有灭掉渤海国才能长驱兵伐中原地区。

既然是战略需要，那必须做成。

皇帝想要做成的事情，全国都要使劲。

事情大到足以让皇帝为之调集资源，可见此事的代价也一定不会小，此事的红利更一定不会小。

契丹兵伐渤海，从豪华的指挥系统中就可以看出规模之盛，规格之高，意志之坚定。这次战争行动由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亲自率领和指挥，皇后述律平、皇太子耶律突欲（也就是耶律倍）、皇次子大元帅耶律尧骨（耶律尧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耶律尧骨和耶律突欲都是因为喜欢汉学，后来改为汉名）辅佐。契丹不仅指挥系统豪华，军队组成也是盛况空前。有契丹八部为主力，还有奚部酋长勃鲁恩、河北定州王郁，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属部族也派出军队从征。

契丹军出征的仪式十分宏大。首先祭祀木叶山。木叶山是契丹的神山，他们的祖先图腾发祥于此。然后到达乌山，杀掉黑牛、白马祭拜天地，祈求神明保佑。再到撒葛山，举行一种叫做“射鬼箭”的巫术活动。这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鼓舞士气，祈求出征顺利，获得上苍支持。各种出征仪式举行完毕，契丹大军浩浩荡荡，越过商岭，直达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县）。

从这次契丹出征的路线可以看出，契丹采取的是斩首策略，从西向东直接兵伐渤海国京都，而不是从南部的辽阳一带进军。所以这次军事行动是一次绝对重量级强悍的闪电战。

大雪封山。

冰冻三尺。

河川凝固。

四野无垠。

如刀的北风彻底刮来，穿透铠甲裘皮，刺人心胆。

苍茫大地沉睡在冬眠的梦乡，万物封藏，等待来年的阳光。

契丹人出发了。

肩背弯弓腰挎箭，皮帽皮袄皮战靴。

车辚辚马萧萧，庐帐千顶旌旗飘。

步兵骑兵蜿蜒百里，幽咽号角划破长空。

契丹人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穿过茂密错落的丛林，翻过崎岖不平的山谷，人不卸甲马不离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敌境。

公元926年正月，在一个月圆之夜，十几万契丹大军包围了扶余城。

此时的渤海人还在暖融融的被窝里酣睡，根本不知道灾难已经降临。

契丹大军人衔枚马勒口，鸦雀无声，按部署各自执行任务，营寨罗部在扶余城四门。皎洁的月光下，覆盖积雪的大地泛着白光，是那么得甜美而纯静。城头上箭楼里透出值夜的灯光，一闪一闪，似乎是来自宇宙深处的星星。呼啸的北风卷过城墙垛口，砖瓦上的积雪被纷纷吹落，扬扬洒洒没入夜色。一只乌鸦哀鸣了一声，拍动翅膀飞过战场上空。

突然，契丹中军发起了进攻的号令。牛皮战鼓雷动山响，出征号炮连珠炸开，海螺号角哞哞直响。契丹进攻的行动如山崩海啸一般爆发出来，黑压压的契丹军兵扑向沉睡的城池。霎时间，数十架云梯搭在城墙之上，数百辆战车冲过壕沟，数千名刀斧手爬上城头，灯球火把照彻了大地，契丹军叫嚣着如潮水般要破城而入。

睡梦中的渤海守军被号炮声和喊杀声惊醒，根本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敌军，慌慌张张穿起甲胄，抓起武器，向城头冲去。仓促之间，渤海军队组织起了抵抗与守城行动。扶余城已经多少年不打仗了，这些守军的

爷爷的爷爷也记不起来了。他们完全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条件反射驱使下，拼命向攻城的契丹军砸石头，扔滚木，挥刀砍下，开弓射击。

渤海军队太久没有战事磨练了，战斗能力被优越的生活消磨殆尽。扶余城太久没有战争了，守备工事脆弱而简陋。不到一顿饭的时间，城墙被契丹军队打开缺口，契丹军兵蜂拥而入。在暗夜里，四处火光冲天，喊杀一片。渤海军队和契丹军队展开了巷战、肉搏战、游击战、攻防战。

黎明到来，太阳升起。

一道白色雾气横亘天空，直达橘黄色的朝阳。

城内的喊杀声逐渐稀少，渤海守军被契丹人全部歼灭。扶余城陷落。血水和雪水凝结在一起，敌军和守军的尸首枕藉在一起。

契丹军队夺取城池之后，往往会大肆抢掠一番，他们是一支典型的以战养战的军队。这次也不例外，扶余城陷落，契丹各部落军队手忙脚乱地在城里抢夺财物。耶律阿保机下令把城内外渤海居民俘虏变成奴隶，迁往契丹后方。

这时候，皇太子耶律倍站出来，向皇帝耶律阿保机建议："父皇，扶余城距离渤海都城龙泉府忽汗城近在咫尺。我们不应在此久留，趁渤海国仓促之际，应火速进兵，一举攻克龙泉府忽汗城。"

耶律阿保机点点头，同意了耶律倍的意见。他命令部队暂时停止掠夺，留下一小部分军队看守扶余城，大军日夜兼程杀奔龙泉府。

契丹军以惕隐安端和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为前锋将军，率领一万骑兵直奔龙泉府而来。契丹先锋在路上遇到渤海国国王大湮义派来救援扶余城的军队，双方一场激战，渤海军大败。随后，契丹主力部队在皇太子耶律倍、大元帅耶律德光和南北院大将军率领下，浩浩荡荡一路疾进。

经过一天急行军，夜里子时契丹大军杀到忽汗城下。

十万契丹军把忽汗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直到此时，渤海王大湮义才真的相信是契丹的主力部队杀到了眼前，而且来者不善，志在灭国。

第二天一早，大湮义趴在城头看着城外彻底连天的契丹军队，旗幡招展，号角飘扬，人喊马嘶，毡房帐篷如水波一样此起彼伏，车马牛羊漫山遍野。渤海王从吃奶开始就没有见过战争，也没有搞过军事演习，没有听到过战鼓声。这个血腥紧张的场景，把大湮义吓坏了。渤海王仅存的一点斗志土崩瓦解，他一屁股瘫坐在城头甬道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不知如何是好。众位大臣面面相觑，国难当头，这些平日里摇头晃脑的家伙也都没有了主意。君臣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想到了同一个主意，投降。



于是大湮义掏出白手绢，吃力地扒住城墙垛口，对着城下契丹军队拼命的摇晃。城下契丹军队看到城头一个貌似头头的家伙在摇白手绢，知道这是要求投降的意思。他们赶紧禀报给了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点点头，说道：“受降。”

日上三竿。

忽汗城南城门徐徐打开。

城内出来一支人马，分左右站立在城门外两侧。

一个身穿素服的胖子步履蹒跚地走出门来，手里牵着一头牛和一只羊，再后面跟着三四百名渤海国的官员。

这是投降仪式。

走在前面的胖子就是渤海国王大湮义。

大湮义走路似乎都很吃力，鼻孔里呼出的蒸汽在朝阳中缓缓散去。

随着契丹先锋仪卫军队的高声呼喊，受降仪式开始。

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端坐在火红色战马之上，背后是一把黄罗伞盖。即使坐在马背上，也能看出耶律阿保机是个大高个，身形颀长，双肩平直。他头戴宝珠嵌顶的豹皮帽，身穿虎皮纹窄袄，外披轻便黄金甲，猩红色貂裘滚边斗篷从肩头垂向马背。阿保机脸型消瘦冷峻，目光炯炯有神，三缕黑须清晰可辨。契丹皇帝君临天下的气场放射着巨大的力量，不怒自威。

耶律阿保机左侧是皇后述律平。她骑着一匹通体雪白的战马，身穿豹纹皮袄，胸前盘着一条火红狐狸皮毛披肩，身披嫩绿色披风大氅，头戴灰色皮帽，迎门镶嵌一颗鹅卵形红宝石。述律平虽然已年近五十岁，可依然神采俊俏，两道黛眉飞入云鬓，一双秀眼深邃镇定，两片朱唇细薄有力。

耶律阿保机右侧是皇太子耶律倍，再右侧是大元帅耶律德光。两侧燕别翅排开是各部落酋长、大王、大将军，宰相、枢密使等文武官员。个个鲜衣怒马，精神抖擞，杀气腾腾。

渤海王大湮义手捧国印和牒谱走到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马前，恭恭敬敬地将信物奉上，口中有气无力地说道："渤海国待罪之人大湮义，等候契丹皇帝发落。"

耶律阿保机用手提了一提丝缰，将战马向前带了半步，向身边宰相使了个眼色。契丹宰相从大湮义手中接过信物退在一边。耶律阿保机声音平缓地说道："渤海王你可知罪？多年来，你粟末靺鞨残害我契丹民众，夺取我土地家园。朕此次是吊民伐罪，亲征龙泉府，为的是报我契

丹两百年来的血海深仇。”

大湮义连连点头，表示知罪。其实大湮义心里想：“我知什么罪啊，我继位以来，渤海和契丹基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渤海更没有得到过什么战争实惠。明明是你契丹千里奔袭我渤海国，还强词夺理。”

耶律阿保机接着说：“朕念你顾及生灵涂炭，主动请降，特赦免你的罪过。你们回去吧，准备一下。明日朕将入城。”

渤海王大湮义原以为契丹人会杀了他，或者把他下大狱，最低也会充军发配。虽然天气寒冷，可是大湮义的脑门上后背上早已热汗淋淋。现在听耶律阿保机说要赦免他的罪责，并放他回城，大湮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傻了半天挪不动脚步。契丹官员走过来送他回去，实际是押解他回城。大湮义这才醒过神儿来，心里默默念叨：“额滴神啊……”

渤海国王未动一刀一枪而投降，这对契丹来说是个大大的好消息，不知道可减少多少死伤损失。说实话，契丹虽然十万大军，可劳师袭远，况且天寒地冻，已经付出了不少伤亡代价。如果血战龙泉府，相持不下，时间长了，还真是胜负难料。不过阿保机亲眼看到大湮义那个窝囊相，心里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耶律阿保机命令稽核官员入城，清点府库钱粮，清查户口人口，清理驻军守卫，清扫街道府衙，清收刀枪武器。为明天入城做好各项准备。

可是出乎耶律阿保机意料的是，忽汗城内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投降，还有小股渤海军坚持战斗。契丹派到城里做接收工作的十几个人被渤海游击队消灭了。城里人挟持渤海王，关闭城门，拒绝投降，誓死要和契丹人血战到底。

耶律阿保机大怒，下令攻城。一阵狂轰滥炸，几次血腥冲锋，忽汗城陷落。耶律阿保机进驻忽汗城，命人将大湮义连同王族家眷全部囚禁起来，押赴契丹军中，彻底断了渤海人拥戴主子抵抗的念想。

契丹连续攻陷扶余城和忽汗城，渤海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崩溃。国王被俘，这对渤海国来说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占据渤海都城后，耶律阿保机将渤海国的金银财宝、米面钱粮掠夺一空。论功行赏，犒赏三军，

这是出征之前就已经讲好的，也是十万大军冒着严寒千里作战的目的。除了赏赐奚、吐蕃、党项等参战友军之外，得到实惠最多的当然是契丹。耶律阿保机看重的不只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地盘，他将契丹的地盘几乎拓展了一倍。不仅如此，阿保机还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把渤海国的粟末靺鞨部族大举迁移到契丹都城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契丹侵占渤海国之后，有很多鞣鞨人不服契丹征服，四散逃亡，有十多万人向北逃入女真，有几万人向东逃入高丽。没多久，忽汗城和扶余城已经变成了废都，杳无人烟，一片废墟。

为了加强对渤海土地居民的控制，耶律阿保机把渤海国改为东丹郡，把忽汗城改为天福城。将皇太子耶律倍加封为人皇王，留在东丹主持军政事务。另外还派驻了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辅佐耶律倍统治东丹。

传国十五世，历时229年的渤海国灭亡，纳入了契丹的版图。

渤海国毕竟存在两百多年，物质文明和文化高度发达，虽然他的文明属于输入型文明，但独立发展如此长的时间，也是了不起的。瞬忽之间亡国，令人叹息。

契丹成为了北方最强大的政权，成为地球东方最强大的军事帝国，名动天下，傲视四野。版图横亘河套、草原、沙漠、白山黑水，绵延数千里。中原内乱，对外文化与商贸交流中断，以至于中亚等国家认为中国就是契丹国，契丹国王就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直到现在，据说斯拉夫语系里对中国的称谓还是“契丹”。

耶律阿保机一战而灭渤海，震动天下。不亚于去年冬天李存勖轻取四川。一时间南北两强，二虎并世。可世事变幻，福祸相倚。李存勖入主中原，兵伐两川，功名盖世，可硝烟尚未散去，祸患生于萧墙，英年殒命。无巧不成书的是，耶律阿保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渤海之行，竟然成了他的异乡末路。

2．阿保机的心思

耶律阿保机征服渤海国是为什么呢？他下一步的战略构想是什么

呢？一次外交会见全面透露了契丹皇帝的勃勃雄心，他要吞并河北。

征服渤海国之后，契丹国土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既有畜牧业，也有了农业，还有了手工业。既有丰富的矿藏，也有发达的贸易。既有强大的游牧骑兵，也有了野战城守的步兵。既有了中原输入的政治文化，也有了契丹自己的文字。既有契丹八部为核心的帝国族群，也整合了十几个少数弱势族群。契丹帝国不仅拥有了这些多种形式的文明，而且展示出整合这些文明的能力，这是一个帝国或者文明生命力的象征，是处于上升趋势的标志，是具有竞争优势的文明能力。可是说，契丹国具备了一个复合型大帝国的基本条件和气象。因此，契丹在此后的百年间傲视北方，也就此奠定了基础，或者说成为必然。这都要归功于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是他三十多年来南征北战，苦心经营的结果。耶律阿保机已经成为契丹人心目中的神，战神、财神、保护神和精神之神。耶律阿保机的地位达到了崇高无比的极致，受到各部落的顶礼膜拜与无限崇敬。

耶律阿保机平定和统一了北方，强盛了契丹帝国，他雄心勃勃，他踌躇满志，他要南下中原。

耶律阿保机完全有理由这么想，因为他能。

耶律阿保机完全有信心这么想，因为他能。

耶律阿保机完全有必要这么想，因为他能。

这一年，耶律阿保机五十四岁，经验丰富，阅历深厚，威望崇高，地位牢固，权力巨大，可谓鼎盛时期。他还能大干几场，大干很多年。

攻破扶余城和忽汗城之后，渤海国内仍有很多地方不服契丹的占领，屡屡发生叛乱或武装对抗。耶律阿保机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平息扑灭了各地的反对势力。

公元926年六月，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到达慎州（据说在吉林扶余以西），准备回驾契丹皇都临潢府。

就在耶律阿保机准备回师的时候，急匆匆来了一位后唐使节。阿保

机与这位后唐使节的会谈，全面表达了他对于中原的看法以及他下一步的战略性打算。

公元926年四月，李嗣源遭受重重政治迫害之下，走投无路，万般无奈起兵对抗后唐朝廷。后唐皇帝李存勖众叛亲离，穷途末路之际被乱兵所杀。李嗣源在一片拥戴声中填补了李存勖留下的皇帝空位。李嗣源即位之后，按照一般通行的外交礼节，后唐朝廷派出供奉官姚坤出使契丹，去向契丹皇帝报丧，告诉契丹李存勖的死讯以及李嗣源登基称帝成为后唐之主。

姚坤身负重任，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赶赴契丹国都临潢府。到达临潢府之后，姚坤才知道契丹皇帝皇后皇太子都在渤海国，正忙着打仗。姚坤不敢耽搁，晓行夜宿，翻山越岭，又赶往忽汗城。姚坤边赶路边打听契丹与渤海国的战争状况以及契丹皇帝的行踪。走在半路上，姚坤听到消息说，契丹已经灭掉了渤海国，耶律阿保机此时正在慎州，准备班师回京。姚坤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被契丹灭掉渤海国的巨大战争胜利震惊了。姚坤虽然官爵不高，可是见识不低，他明白耶律阿保机其志不在小啊！契丹国力非一般可比，以后必定是中原的劲敌。

那个时代没有飞机火车，更没有软卧包厢，姚坤这次出差行程上万里，完全靠骑马坐木轮车，雨雪风霜，坎坷崎岖，十分辛苦。没有电视广播互联网，新闻和消息不灵通，姚坤打听到的消息总免不了滞后或者失真，这给他这个使团的行程造成了巨大麻烦。足足走了一个月之后，六月份，姚坤到达慎州，找到了契丹皇帝。

姚坤没来及吃口饭、喝口水，也没来及洗把脸、换件衣服，就急匆匆将国书递交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听说后唐派来了使节，而且行程万里追到慎州，立即宣布召见姚坤。

接见仪式设在高大宽敞的毡帐之中。姚坤带着两个侍从，在契丹侍卫带领下进入毡帐。毡帐之内灯火通明，四根手臂粗的蜡烛，火焰如炬。地上铺着一整块印染编织的地毯。毡帐墙壁上悬挂着豹皮、狼皮、虎皮。对着门口毡帐深处，有两个胡床，胡床之上端坐两个人。左侧一人身高估计有九尺，身穿黄缎团花锦袍，腰横镶嵌碧玉大带，在背后打

结后大带两头下垂半尺。此人面色沉毅，额头骨骼峥嵘，三捋胡须，目光炯炯有神，正盯着姚坤上下打量。姚坤心想，此人想必便是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了。再看另一张胡床之上，坐着一个女子。此人身穿红色夹袄，皮肤白皙，头发经双耳上方向后编成一个黑色大辫子，目光镇定，若有所思，双手叠放在双膝之上，细长的手指上戴满了宝石戒指和义指。这女子正是述律平皇后。

契丹风俗不同于汉土，皇后不避外堂，和男子一般可以抛头露面。

在毡帐大厅两侧摆放着几张矮桌几，桌后席地而坐着很多人，这些人面目各异、头发眼睛颜色各异、发饰头型各异、服装各异，估计是契丹国的文武大臣或部落大王。

姚坤观察毡帐内情形的时候，契丹皇帝也在打量姚坤。只见姚坤一身汉式官服，已经泥污斑驳，面容憔悴，但神色仍然精神饱满。

还没等姚坤说话，耶律阿保机首先问道："听说你们中原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各有一个天子，是这样吗？"

姚坤听阿保机单刀直入的问话，尽显锋芒，且暗藏玄机。这分明是指的后唐政变的事情，可阿保机故意将这件事说成后唐分裂为两个国家，河南一个，河北一个。姚坤心想，这次出使原本是例行公事，没想到两三个月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不仅中原多变故，今日的契丹也不是昨日的契丹了。姚坤虽然一路上做了很多心理准备，谋划了N多个应对方案，但今天见契丹皇帝咄咄逼人的态势，仍然不免深吸一口气。姚坤知道今天一定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外交之战。

姚坤不慌不忙，向阿保机行了一个礼，回答道："河南的天子乃我朝庄宗，在今年四月洛阳兵变中罹难。因此，我此次之行的任务之一就是告知您这个噩耗。所谓河北皇帝并非在河北做皇帝，而是来自河北的李令公，上李下讳嗣源。李令公原本我朝藩汉马步军大总管，受先帝庄宗之命招讨魏州乱军。正在前敌之时，洛阳兵变，前敌军心大乱，李令公被迫放弃招讨重任回师京城。先帝庄宗罹难之后，国家无主，在朝野上下的一心拥戴之下，李令公登基称帝成为当今圣上。不存在河南一帝，河北一帝的问题。"

姚坤所说并非事情原貌和全貌，但他主要是为了维护后唐政权和国土的统一性，重点在于将李嗣源和李存勖说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且都是后唐朝廷的合法皇帝，是先后关系，不是并列关系。

听到姚坤说李存勖被害身亡的消息，耶律阿保机突然嚎啕痛哭起来，声泪俱下，难以自已。其实，耶律阿保机一个月之前就得到情报，听说了李存勖的死讯。那时候，他想趁火打劫，趁中原大乱之际出兵河北。可是渤海之战吃紧，阿保机不得不放弃了那次绝好的出兵中原的机会。现在听到后唐使节正式报丧，阿保机故意演出了一幕感情戏。

阿保机边哽咽边诉说："想当年，我和河东晋王李克用八拜结交，成为异姓兄弟。庄宗皇帝是我朋友的儿子，相当于我的侄子啊。一个多月之前，我听说中原大乱，危及我侄儿性命。当时我心急如焚，已经点齐五万铁骑要救援洛阳，可是渤海战事吃紧，四境未平，我不得不忍痛放弃救援行动。没想到我大侄子遭此厄运，命丧凶灾。真是天大的怨恨啊！"

姚坤心想，你大侄子？什么大侄子？自从你撕毁和李克用的盟约，你们两家已经成为世仇。这时候假惺惺地猫哭耗子假慈悲。

耶律阿保机痛哭一场之后，话锋一转，开始发难。他谴责道："现在后唐的天子李嗣源，当初听到洛阳兵变的消息，不紧急救援庄宗皇帝，贻误了战机，才导致这样的恶果！"

姚坤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明白了，耶律阿保机一开始抛出所谓的"河南天子、河北天子"的论调，是为了做伏笔，他不打算承认李嗣源这个皇帝的合法性。

想到此处，姚坤十分慎重地回答道："当今皇帝并非不着急，可是河北距离洛阳路途遥远，道路被各地的乱军阻断，实在是来不及救啊。"

耶律阿保机神色顿了顿，不死心，继续发难，责备说："我大侄子既然罹难身死，关于继承人问题，你们应该和我这个叔叔商量，怎么可以擅自做主？"

毡帐内的所有人都听出来阿保机话带刀锋，暗藏杀机，咄咄逼人，势不可挡。两名后唐使团的随员，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紧张地看着

姚坤。身形瘦弱的姚坤不仅没有退缩，反倒挺了挺腰杆，将头昂了昂，不卑不亢地说道："我当今圣上，历经百战，统领天下兵马二十多年，官至兵马大总管，所部军队兵强马壮，兵力在三十万以上。李令公威望隆重，部下几十万人众人一心，异口同声，全心全意拥戴李令公继位称帝。如果当时李令公违拗了众人意愿，立即就会引发大祸乱，甚至有生命之忧。我朝并非不懂得向天皇王禀报，听一听天皇王的意见。可是人心向背，不这么办不行啊。"

姚坤这一席话可谓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他将李嗣源的地位、实力及后唐军力展示一番，同时又指出李嗣源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其言下之意，后唐朝廷谁做皇帝应由自己人说了算，且完全有能力自己做主。

阿保机的责难被姚坤顶回去了，阿保机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且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这时候，契丹太子耶律倍接过姚坤的话茬，继续发难。

耶律倍摆摆手说："唐国使不必多说了。这不明白着的事情嘛！《左传》中有'牵牛蹊田'的典故，有人牵着牛，不小心牛践踏了别人的庄稼地。虽然牵牛人有过失，可却要强行掠夺别人的牛，这么做不是太过分吗？同理可辨，庄宗虽然有缺失，可你主李嗣源却要篡夺人家皇位，这不是强取豪夺吗？"

耶律倍自幼喜欢儒学，读了很多汉人的典籍，因此才引用了《左传》的一个典故驳斥姚坤。

姚坤嘴角轻轻一撇，心中暗自冷笑："小子读了几年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他不慌不忙地回敬道："应天顺人，登基大宝，乃天子之行，怎么可以与荒野匹夫一个道理？天皇王当初总领契丹国政的时候，想必也是顺应民望吧，难道也是强取豪夺吗？"

事已至此，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倍父子两人都没能难倒姚坤，反倒被姚坤一一顶回，烧鸡大窝脖，二人两鼻子灰。

阿保机识趣地收住话题，不再纠缠了。他说："做皇帝顺应民意，理当如此，理当如此啊。经国使你这一番介绍，我了解了我大侄子遭逢此难的原委了。我早就听说李存勖后宫有两千多女人，有一千多演员，

整日里玩鹰遛狗，打猎游戏，喝酒贪色，不爱惜老百姓的民力物力，远离贤臣，亲近小人，搞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我知道这些事情后，常常为他忧虑，担心因此而导致灭亡。”



阿保机用手握拳头在膝盖上锤了锤，做痛惜状，继续说道：“一个多月前，我得到消息说我大侄子的噩耗，我就已经引以为戒，皇室禁

酒，将豢养的鹰犬统统释放清理，裁减各种演员。虽然我契丹也有各部族的演员近千人，不是重大公务宴会场合，绝不允许轻易演出。如果我和李存勖一样贪图享受，荒淫无度，也一定不会统治长久啊！希望吸取他的教训。”

耶律阿保机收住欷歔慨叹的神情，喝了一口奶茶，又说道：“李存勖虽然和我情同父子，可毕竟一度互为仇敌，双方互相敌对很多年。我和你朝当今天子没有过节，应该可以建立友好关系。你先回去禀报你家天子，说我过几天将率领铁骑大军到幽州、镇州以南，和你家天子当面缔结盟约，把幽州境内土地割给我契丹，此后我们南北友好，互不侵犯。”

阿保机这话说得太盛气凌人了，太直接了，太露骨了，太大言不惭了，太自信了。

这番话完全暴露了阿保机侵犯中原的野心和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他以承认李嗣源的合法皇帝身份为交换条件，要求后唐朝廷割让幽州给契丹。镇、定一带已在王处直儿子王郁占领之下，王郁是契丹的盟友。如此一来，河北大半土地将脱离后唐朝廷统治。这既不是谈判，也不是商量，而是通知。让姚坤带话给李嗣源，就这么定了，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如若不然，契丹大军将武力进犯中原，且和后唐朝廷全面开战。这是赤裸裸地恫吓与威胁。

姚坤心里明白，耶律阿保机收服渤海国之后，声势强大，一定会南下中原。中原和契丹此后必有恶战。

姚坤不软不硬地回答道：“国土分割的事情，不是我做臣子的应当过问和解答的。”阿保机也没有容姚坤继续多说，而是接着又问出了另一个话题。

阿保机问道：“听说你朝战取了四川？是这样吗？”

姚坤憋着一肚子愤怒，刚才想驳斥阿保机的侵略意图，没逮着机会，借此话题，姚坤一语双关地回答：“去年九月我朝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服东西两川，获得兵马二十万，金银财宝无数。当今皇帝刚刚即位，还没来得及清点数目。等理顺各项急务之后，一定会派人将缴获的

财宝送一些过来，与天皇王分享。”

阿保机从姚坤嘴里证实了后唐取四川的消息，感觉十分震动。他知道四川之艰险，易守难攻。后唐朝廷居然短短两个月就占据了四川，这个巨大的胜利不亚于他占据渤海国啊。可见后唐实力之强大。阿保机怀着三分嫉妒四分羡慕三分敬畏地追问道：“听说四川与中原之间路途险远，又有剑阁天险，你朝兵马是如何通行的？”

姚坤扭了扭脖子，其实他也不知道行军打仗的事情，更不了解当初郭崇韬伐四川的具体谋略，他故作高深地高声回答说：“蜀道虽然艰难，可是我朝收复河南平灭朱梁之时，已经有精兵四十万，战马十万。只要蜀道仍然称其为道路，我们兵马自然就能过去，走剑阁和走平地没什么两样。”

耶律阿保机熟悉汉语，他听得出来姚坤是在虚张声势，他对姚坤说：“我通晓汉语，你不必这么故弄玄虚地说，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我的部署，让他们知难而退罢了。”

耶律阿保机的确枭雄，识破了姚坤的心思。阿保机打算用强硬态度逼迫姚坤就范，在慎州签下割地条约。可是姚坤铮铮铁骨拒不从命。幸好有契丹汉臣韩延徽从中斡旋，姚坤才得以回归洛阳。

姚坤在慎州不敢耽搁，只休整了三天，就又匆匆上路了。他要尽快赶回洛阳，向李嗣源报告重要军事情报，让后唐朝廷做好准备抵御更加强大的契丹的进攻。

乐极生悲。阿保机要大展宏图挥师南下之时，却发生了严重的意外。

3．汗位之争

气吞山河的大英雄可以伐灭一个国家，征服一个部族，却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一死，激起了契丹内部一场腥风血雨。

耶律阿保机拉开架子雄心勃勃地要挥师南下了。

可是他却得了伤寒感冒。

伤寒在中国医学史上是一种极其普遍、杀伤力极大的病症，很多医术高明的医生都奈何它不得，这种病还有传染性，因此最怕群发。

按照中医的说法，伤寒的病因有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内因有正气虚亏，如身体虚弱，或劳倦饥饿，起居失常，寒温不适，房事不节等。没有证据表明耶律阿保机是得了哪一种原因的伤寒。但阿保机这次得病来势汹汹，一下子就把九尺多高、历经风雨的契丹皇帝给撂倒了。阿保机一病不起，在床上卧病一个多月，病情越来越严重，用遍了所有的医药，毫无起色。

七月二十六日晚上，东北广袤的夜空里突然明亮如昼，从遥远的太空深处飞来一团橘红色的火球，风驰电掣一般带着电闪雷鸣坠落大地，直接砸在了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毡帐前面。在地上砸出了一个锅盖大小的坑，里面一颗黝黑色的陨石还在冒着白烟。契丹人惊慌失措，纷纷赶来护驾。

第二天早上，人们还在纷纷议论昨天夜里的陨石事件。突然，皇帝毡帐之中传出痛哭之声，接着有几个侍从冲出帐门，分别向各部落酋长及文武大臣毡帐中跑去。不一会儿，契丹各路诸侯大臣急匆匆赶赴皇帝毡帐，这些人个个神色凝重，不知所措。众人涌入毡帐，看到述律后跪在床前，双手在床榻上抱着皇帝耶律阿保机，头埋在耶律阿保机胸前，正在失声痛哭。阿保机手臂无力地垂在床沿下面，面色苍白的头颅歪在一侧。契丹皇帝已经停止了呼吸。

大家看到这一幕震惊了，谁也不敢相信叱咤风云战无不胜的天皇帝竟然被伤寒击倒，命赴黄泉。阿保机的死比昨夜陨石坠落造成的冲击要大得多，将契丹文武的头脑全部震蒙了。大家不知所措，或扑倒大哭，或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或互相抱头痛哭，或质问苍天夺取皇帝性命。毡帐之内哀声一片，乱成一团。

就在众人喧哗哭闹成一团的时候，述律后慢慢地站起身，转过脸，立在阿保机的床榻之前，整理了一下衣襟，用红肿的眼睛扫视了一番帐内众人，然后用平静而坚定的语调开口说话：“天皇帝突然撒手离我等而

去，是我国第一悲痛之事，我和众大臣一样哀伤于内。然而，这里是异国他乡，各地叛乱尚未平息。皇帝梓棺不宜久留，当务之急乃尽速回京。”

述律后说完这番话，毡帐内乱糟糟的喧哗声静了下来。述律后看了看众人，看到这些手握权要的文武大臣都在听她讲话，心里稍稍镇定了一下。她接着说道：“皇帝临终前，嘱咐哀家说，子嗣尚幼，托付哀家暂时主持军国政务，待皇帝丧葬安顿完毕之后，辅佐新君登基。”

述律平此言一出，原本安静下来的毡帐一下子又躁动起来。众人听出了述律平话中的含义，就是说从今天起，契丹国大事小情要由这个女人说了算。

述律平心里感到一丝凉意，她知道她虽然贵为皇后，虽然平时也可以参与军国大事，虽然可以和阿保机并肩而坐，但真正要完全说了算，还与实际权力差得远。面前这些位高权重的大王大臣服不服？恐怕不服的大有人在。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述律平接着又宣布道：“天皇帝走得匆匆，我们远离故国，这是个非常时期，况且天皇帝尸骨未寒，我想众位大臣都会深明大义，与哀家共度难关吧。这个时候谁若是不顾大局，就是目无天皇帝，目无哀家！”

述律平的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既有怀柔笼络的一面，更有威慑恐吓的一面。述律后刚强有手段、谋略深远，深得阿保机皇帝信任喜爱，这是几十年来众所周知的。大家面面相觑，默不做声了，谁也不敢单打独斗，独自站出来与这个女人作对。

述律平细薄的嘴角不易察觉地抽搐了一下，继续说道：“现在太子在忽汗城主持东丹国事务。大元帅在外讨伐叛乱。哀家已经派人通知他们，尽快来行宫。现在，由哀家负责护送天皇帝灵柩回临潢府，请各位大臣同行。”

众人从耶律阿保机的毡帐中走出来，各自揣着复杂混乱的想法回到自己毡帐中去了。虽然在皇帝毡帐和阿保机遗体面前，众人暂时服从了述律平的旨意，可是离开皇帝毡帐后，有几个资格老战功卓著与阿保机

一向关系不和的酋长贵族开始了串联，他们愤愤不平，不服述律平的领导。这几个人暗地里商议如何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在帝国中攫取更大的权力。

述律平的暗哨将这几个人的活动报告给了她。述律平吩咐人将这几个酋长大臣的老婆找来。这些女人来到皇帝毡帐后惴惴不安，不知道述律后有何吩咐。述律后坐在床榻上，眼皮下垂，双手交叉，缓声细语地说："天皇帝撒手离去，哀家现在成了寡妇。你们是不是也打算效法我啊？"这些大臣的老婆听述律后这么说，吓得个个面如土色，慌忙摆手说，不敢和皇后攀比，回去一定劝说夫君支持皇后的工作。

吓唬了众大臣的老婆后，述律平又挑了几个刺儿头桀骜难驯的酋长，把他们找来，冷冷地问道："你们思念先帝吗？"这些人正在日夜密谋，心怀鬼胎，不免做贼心虚，连忙敷衍述律后："先帝待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哪里不想念先帝啊？"

述律平扬了扬眉毛说道："既然如此，那你们到地下去陪伴先帝吧"。

这些人听述律平这么说，感觉"唰"的一下从头凉到了脚，知道这个女人要先下手了。还没等这几个大臣有所反应，刀斧手"呼啦"冲上来，将他们五花大绑，拉出毡帐，找个空地，嘁哩喀喳砍下了他们值钱的脑袋。

面对不拿皇后当干部的敌对派，述律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施展的铁血手段，暂时镇住了文武大臣。

九月初，耶律阿保机的灵柩运回到契丹帝国皇都临潢府。由于阿保机死的突然，他的陵寝还没有完工，只好将阿保机的遗体棺椁临时安放在皇都城西北。这时候，大元帅耶律德光和皇太子耶律倍也先后赶到了皇都。述律后派出小儿子李胡去忽汗城代替耶律倍主持东丹国事。

接下来的首要事情就是新皇帝即位。

按照一般制度，皇帝死后太子继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是偏偏出了意外。

已经做了很多年太子的耶律倍，在皇帝继承人身份问题上却受到了

质疑。

从既往的事实来看，耶律倍继承阿保机的皇位应该顺理成章，也符合耶律阿保机生前的一系列安排。耶律阿保机生前已经将耶律倍确定为皇太子，并进行了文武多方面的培养和锻炼，在重大军国事务方面，积极让耶律倍参与，也多次听取了耶律倍的意见。耶律倍的地位和业绩可以说比较稳固，大有可圈可点之处。

耶律倍曾经率军出征河北。这次征伐渤海国，耶律倍也是作为先锋统帅。太子的军旅生涯不算少。在耶律阿保机西征党项、室韦等部族时，耶律倍留守京师，承担了监国的重任，具有管理国家的实践经验。在国家文化政治建设方面，耶律阿保机力排众议听取了耶律倍的意见，在儒道佛三教中，优先尊崇了儒教。在攻打扶余城之后，阿保机听取耶律倍的意见，放弃了逗留稽查户口的计划，兵贵神速，直捣忽汗城，一战而灭渤海。在接见后唐使节姚坤时，耶律倍也作为重要人物参与了会谈。

契丹吞并渤海国，将其改名为东丹国，派出了耶律倍镇守，直接列入契丹皇族直辖的属地范畴。按照契丹的传统和耶律阿保机建立的种姓军国制度，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地盘，拥有自己的军队。皇帝出兵打仗时，各部落要派兵参加协助作战，但派出的人数上可以几千也可以几百，没有硬性要求。各部落派兵打仗时，自带兵马，自备粮草。打仗获胜后，从掠夺的财物中进行分配补偿。可以说契丹国的大部分国力兵力都分散在部落和地方州县里，皇帝可以直接调动的资源有限。现在征服了渤海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阿保机要将其作为皇族的补给基地。因此，在管理上实行了直接管辖体制，在赋税制度上实行了严苛的征敛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南下中原积蓄力量。可见耶律阿保机对东丹国的重视和对耶律倍的信任。

在渤海国期间的几个月里，耶律阿保机数次与耶律倍商议军政大事，彼此来往密切，感情深厚。从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上看出，耶律阿保机没有要废除太子耶律倍继承人资格的任何迹象。

在对待次子——大元帅耶律德光的态度上，耶律阿保机重用不假，

可只在于军事领域重用，并没有迹象表明要扩大耶律德光的影响力到其他领域。在两个儿子的使用上，耶律阿保机是从战略部署出发通盘考虑的，让太子耶律倍镇守东丹，以消除后顾之忧。让次子耶律德光统兵，做为下一步大举兵伐中原的统帅。因此，耶律阿保机对于两个儿子的使用不仅有安排、有次序，而且有分工、有区别。

既然耶律阿保机生前没有废立继承人的行动，临死也没有变更继承人的遗言交代，那么耶律倍的继承人资格受到了谁的挑战呢？

谁又有资格挑战耶律倍呢？

毕竟耶律倍是契丹国的三号人物。

一号人物皇帝耶律阿保机已死。

二号人物皇后述律平不具有继承人资格。

能与耶律倍争锋的只有耶律德光了。

那么耶律德光是争还是不争呢？

这是一桩历史悬案。扑朔迷离，迷雾重重。

按照《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辽史》、《辽史纪事本末》等多个史籍的记载，大同小异，寥寥数语，语焉不详，基本上都是说述律后喜欢次子耶律德光，故意打破了父死子继的规矩。她让耶律倍和耶律德光进行了一场竞选，结果耶律倍落败，耶律德光当选契丹新皇帝。

这么简单几句话显然是不够的，难以揭示这次契丹式宫廷政变的全貌。

为什么述律后要打破既定的继承规矩？这是要冒风险的，她冒得起这个风险吗？

耶律阿保机四个儿子，和述律平生了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是宫人所生。耶律倍、耶律德光、耶律李胡都是述律平的亲生儿子。述律平为何喜爱次子耶律德光？后来史书说，述律平更喜爱小儿子李胡，并决意让李胡接替耶律德光死后留下的皇帝之位。那么为何述律后不一次到位，让小儿子李胡直接上位，继承阿保机留下的帝位呢？

耶律德光自己是怎么想的？他想不想当皇帝呢？或者之前有没有动过这方面的心思呢？

耶律倍的继承程序被阻断，他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逆来顺受还是积极抗争？

耶律倍的地位和功绩既然已经如此之高，这种竞选还有意义吗？有多少被操控的空间？谁在操控？如何操控？操控的代价是什么？

这些问题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可是历史留下的线索太少。研究历史之所以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不知道当时情景下将要发生什么细节。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蛛丝马迹，进行推测，再现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帝位斗争场景。

在分析这场宫廷政变汗位斗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时空拉长，向后延续十几年来反观这场斗争。耶律阿保机在世时耀武扬威积极备战，要南下夺取镇州和幽州等河北土地，这是他的既定战略。可是耶律德光即位后，契丹不仅没有马上实施耶律阿保机的南下计划，而且在此后的近十年间没有和后唐发生大规模战争。直到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交换条件，换取契丹帝国挥师入关，灭掉后唐。

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耶律阿保机的南下战略呢？

史书上有一种说法，说契丹放弃兵犯中原的计划，主要是因为耶律倍等人在洛阳。契丹担心与后唐开战后，会危及耶律倍等人的性命。其实这个说法不太合理。耶律德光继承皇位五年后，耶律倍才觉得难以在契丹容身，渡海跑到了后唐洛阳。这五年间，契丹也没有大规模南侵战争。况且，如果契丹实施南下战略，是国之大计，还会顾忌到一位逃跑皇子的安危吗？在小规模战争中，被后唐俘虏的契丹战将滞留洛阳，更不足以成为制约契丹南下的筹码。

改变契丹南下战略的动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述律后。

述律后似乎对大肆兴兵南下兴趣不大。前些年，她就曾多次劝阻耶律阿保机兵伐幽州。耶律阿保机不听她的劝告，果然挫败而还。述律后并非不贪图长城以南的土地，但她知道中原王朝特别是北疆藩镇兵强马壮，战斗力强大，不是容易对付的。她担心契丹穷兵黩武劳师袭远得不

偿失，弄不好会把这个刚刚兴起的帝国拖散架。她更倾向于采取袭扰困乏的策略，使河北一带疲敝，然后坐享其成。例如《资治通鉴》记载，在公元917年，“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犹是矣。吾但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在公元921年，“述律后谏曰：‘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山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

述律后老成稳重的态度和阿保机急于求成的策略存在根本性区别。述律后要改变耶律阿保机既定的战略部署，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改变耶律阿保机的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如果听命于述律后，那么述律后的意见就自上而下地变成契丹帝国的军国策略，而不必费力冒险去自下而上改弦更张。

如此一来，就要对比一下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的两位皇子的政治态度了。

耶律倍与耶律阿保机的意见向来一致，因此才得到阿保机的宠信。况且这次兵伐渤海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耶律倍建议使然。耶律倍性格“外宽内忍，刻急，喜杀人”，虽然饱读汉人诗书，崇奉儒学，可是性格外表宽厚，内心刻薄，为人有些险诈。这些可能是述律后最大的顾忌。如果耶律倍做了皇帝，他很可能继续执行耶律阿保机的军国扩张政策，而且在低调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不驯服的心。况且耶律倍年事已长，时年二十八岁，羽翼已经丰满，对事物的看法已经成型。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述律后觉得这个大儿子将来未必肯受她这位皇太后制约。

耶律德光作为大元帅，几乎参与了耶律阿保机皇帝发动的数次重要的南下及西征东讨的战役，在军界很有地位。从耶律德光的履历来看，他久历战阵，但是独当一面的时候还不多，多数情况下是跟随耶律阿保机作战，或者执行耶律阿保机的命令。从这一点上看，耶律德光的独立角色不如耶律倍突出。耶律德光“貌严重而性宽仁”，外貌严肃，而实际上性格宽厚，甚至有些粗枝大叶不追究细节。耶律德光对述律后十分孝

敬，不仅细致伺候述律后起居，而且十分惧怕述律后，一旦述律后发脾气，耶律德光连续几天不敢见述律后，直到述律后再次召见他，这才敢露面儿。

从性格上比较，耶律德光似乎更受述律平这个女强人的喜爱。耶律德光时年二十四岁，虽然在军界地位很高了，可是其他政治资本尚浅，不足以在契丹朝野呼风唤雨。耶律德光的平势性格和述律后的强势性格可以共存，耶律德光在军界的权威和述律后在政治界的权威可以互补。从这两点上说，耶律德光比耶律倍更受到述律后的青睐。

至于小儿子李胡，此时不仅年龄小，而且很不成熟，性格残忍暴戾，不受朝野欢迎。有一个小故事或许能对比出这哥仨的性格与做事方式。

早年有一天，天气寒冷，耶律阿保机让三个儿子去找柴禾，生火取暖。二儿子耶律德光最先回来，怀里抱着满满一大堆柴禾，有干的有湿的。大儿子耶律倍第二个回来了，他捡了一堆干柴而且捆绑好，带了回来。最后回来的是老三李胡，这小子没捡到多少柴禾，却一路走一路丢，回到营地时所剩无几。从这件事上，耶律阿保机看出了这三个儿子办事能力的区别。老大办事精细，目的性强。老二不仔细，缺乏鉴别意识，注重速度不注重质量。老三办事能力最差。

即使若干年后，耶律德光死后，李胡虽然有述律后力挺，仍然没有获得皇位。原因是朝野大臣不买他的账，大家心中不服。

史书说述律后性格“简重、果断、有雄略”，典型的女强人一个。既然老大耶律阿保机已经死了，这种女人是不可能再容许身边出现第二个强人，和她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

从述律后的眼光来看，耶律德光是优于耶律倍和李胡的人选。那么述律后一人能否改变游戏规则呢？她一人能否玩转这一个大棋局呢？

或许能，或许不能。

要看天、地、人要素是否凑巧。

耶律阿保机七月份死后，直到第二年十一月份才产生新皇帝。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产生新皇帝，可见这场博弈

斗争之复杂而激烈。

这一年多里，最忙的人是述律后。

这一年多里，最大的操盘手是述律后。

虽然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八部，仿照汉制建立皇权帝国。可是传统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契丹是崇尚勇武甚至暴力的部族，完全是一套强者生存法则。虽然耶律阿保机建立了一些长幼尊卑的帝国秩序，可是这个传统的竞争法则仍然在这些部族统领的血液里流淌。

强人耶律阿保机一死，有些强悍的部族头领就站出来想展示一下能力，特别是对于述律后这个女人执掌朝政很是不服。摆在述律后面前的第一道危机就是这些桀骜不驯的王公大臣。不摆平他们，述律平就别想牢牢掌控契丹国政，甚至很可能死的连个臭虫都不如。因此，述律平要尽快铲除这些带刺儿的实权人物。

没多久，南院宰相耶律苏去世了，耶律苏是耶律阿保机的弟弟，他的去世解除了对述律平的一大威胁。但是仍有很多实力派对手蠢蠢欲动。

述律平身体里流淌的是契丹和回鹘的混合血液，同样血腥同样暴力。

她采取了毫不犹豫的血腥措施打击异己。凡是借先帝说事儿不服气的，她都让他们去见先帝了，直接拉到阿保机正在修建的陵寝坑道里砍头殉葬。契丹朝廷被血雨腥风笼罩，述律平一口气砍杀了包括南院夷离堇耶律迭里父子在内的几百个实权人物，对反对派实施了铁血清洗和无情镇压。

述律平在血洗反对派的同时，她自己也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斩杀大将赵思温的时候，赵思温迟迟拗着不去阿保机陵墓坑道受刑。述律平责问他为什么不去陪葬先帝？赵思温曾在协助耶律阿保机攻陷渤海国扶余城中立下汗马功劳。赵思温脑子活络，回答尖锐有力：“和先帝关系最亲近的人是你，最应该去陪葬先帝的人也应是你，你为什么不去殉葬？”

这句话具有极大杀伤力，从根本上釜底抽薪，质疑了述律平杀人的借口。

述律平无奈之下说道：“儿子们还小，需要我辅佐。”

尽管她这么说，可这些话不可能平息众怒，而且还可能激起新的反抗。述律平一咬牙，一跺脚，暗自恨声说道：“豁出去了。”她瞪着发红的眼睛，厉声吩咐道：“来人！我暂时不能追随先帝于九泉，但为表达我对先帝的赤诚之心，我愿意断去一手以陪葬先帝。待世间繁务料理完毕之后，我甘愿赴地下陪伴先帝。”



说着述律平卷起袖管，将左手放在了桌子上。

述律平这一招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述律平见没人动手，回身从墙壁上摘下宝剑，“呛啷”一声抽出寒光闪闪的宝剑，手起剑落，血光迸现，述律平的左手齐腕被砍下。

述律平闷哼一声晕厥过去。侍从宫女慌忙七手八脚地抢救，找来太

医涂上金疮药，把述律后抬到后宫休息。

述律后如此狠绝的自残，完全震惊了契丹朝野。这个女人对自己下手都这么狠，对别人能手软吗？能善罢甘休吗？契丹朝廷的反对党死的死，退的退，剩下寥寥几个也纷纷偃旗息鼓。

述律平自断手腕，实属被逼无奈，反映了她和契丹贵族大臣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同时也反映了她个人的权威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赵思温只不过是投降契丹的汉人，官职并不算高，最多算是二等武官。连赵思温都能抗拒述律平的旨意不去送死，反倒逼着述律平自残。可见述律平在朝中已经陷入孤立的绝境，迫使她不得不做出巨大牺牲以求得绝处逢生。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述律后独自一人来到耶律阿保机的棺椁停放处。她趴在棺椁上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喃喃自语：“先帝啊，你走得太突然了，连句话都没留下，就撇下这么偌大一个国家，让贱妾我一人料理。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弱女子，如何能承担起如此千钧重担啊？各部落属国刚刚收服，人心还没安定。王公大臣各怀鬼胎，都想改朝换代上位夺权。儿子们年纪还轻，难以应付如此险恶的环境。一旦不慎，契丹帝国顷刻会分崩离析。先帝啊，你在世的时候，靠你渡过一次次危机。你现在离去，我孤儿寡母靠谁呀？！”

述律后边哭边诉说，哭累了就坐在阿保机棺椁边的地上，用剩下的一只完手抚摸着棺木。不一会儿，情绪再次涌上心头，述律后又泪如雨下，再次诉说：“突欲和尧骨两个孩子都不错，都是先帝你调教培养出来的契丹翘楚，可是他们还不懂得一张一弛、盈亏满损的道理。朱全忠世之英豪，终结李唐三百年社稷，横扫大半个天下，可是传至二代，国家不到二十年而亡。李存勖少年英雄，沥风沐雨，征战十年而得天下，享国三年即众叛亲离，身死名裂。先帝你东征西讨、历尽艰辛，才有如此基业，我契丹帝国要传之永世，决不可掉以轻心。所谓繁华盛世也不过是危居累卵，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必须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贱妾向来忠于先帝你，绝无二心。为了契丹帝国江山社稷万代永固，贱妾甘愿冒着万世骂名另立新君，以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基业。先帝爷啊，你

能否谅解贱妾的苦处啊？”

述律平哀伤委屈痛苦寂寞的哭泣声和断断续续的自语声，在空荡荡的灵堂内回响。大殿内空无一人，只有躺在棺椁中的耶律阿保机和棺椁外的述律平。吊在大殿门口的白纸灯笼在冷风中摇摆，黑色的幔帐影影绰绰，大殿的窗格投下斑驳的光影。四下里寂寥无声，只有几个草虫时不时地鸣叫几声。

在清洗了政敌之后，述律平树立了自己独立的权威，一时之间朝野各方势力没有人再敢向她发起挑战。

公元927年八月，耶律阿保机的陵墓修好。耶律阿保机遗体安放在祖陵，下葬木叶山。

公元927年十一月，述律后召开了新皇帝推选大会。

述律后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操纵耶律德光继承皇位，颇费了一番周折。耶律倍也好，耶律德光也好，毕竟都是亲生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况且耶律倍作为皇太子，是法定的继承人。如果由述律后本人直接改弦更张，废除耶律倍的继承人资格，扶持耶律德光上位，既存在违拗阿保机的难题，也存在直接和耶律倍发生矛盾的风险。因此，述律后用了一招“借刀杀人”之计。

述律平召集各部落头领开会，目的是推举新皇帝。

各位不禁要问了，难道还存在推举新皇帝的问题吗？还需要差额推举吗？这和阿保机生前定下的规矩不也相矛盾吗？述律后能贸然提出这样的提案吗？契丹几百年来的传统是，大汗人选要经过各部族头领选举人大会推举，虽然存在家族世袭的成分，但不是指定专人精确世袭，其实是经大会确认。虽然耶律阿保机建立了皇帝世袭制度，可是时间毕竟不长，还没有深入人心。大家对于选举人大会制度还没有丢弃和遗忘。况且此时的契丹受汉文化影响还不大、不深，没有那么多腐儒。因循守旧的思想不够普遍，没有人会为了坚持拥立嫡长而唧唧歪歪，更没有人为了维护所谓的道统而甘愿掉脑袋。所以，尽管耶律倍已经被指定为太子，具有法定的继承人资格，可是述律后提出召开选举人大会，通过大会确认新皇帝人选，很多人并不反对，也不感到惊诧。大不了是在新制

度实行的同时，叠加老办法并行而已，双轨制嘛！

述律后让两个儿子耶律倍和耶律德光各自骑马，立在皇族毡帐门前。请各部落头领根据自己的意愿，向两人投票。表达同意的方式就是走到选中的人跟前，用手牵住他的马缰绳，也就是执辔。这个投票方式很直接，很高效，似乎也很透明。

临开始之前，述律后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说道："儿啊，你们都是先帝和我的亲生骨肉，都是契丹的英俊青年，在大家心目中都具有崇高的威信，至于谁能继承大统，就要看民意了。"

随着一声令下，选举开始。众头领中有的人走向耶律倍，有的走向耶律德光。可是不一会儿，场面就出现了分野，走向耶律德光的人数倍于走向耶律倍的人。这是什么缘故？难道耶律倍多年来身为太子和皇位继承人，竟然没有聚拢一些支持者吗？太子党的人脉优势还敌不过一个大元帅吗？

非也。

这次选举不是公平的较量，完全是幕后操纵的结果。

述律后通过铁血手段树立了威信之后，通过很多渠道释放消息，说她在三个儿子中更喜欢耶律德光。选举人大会之前，各部落头领已经为选新皇帝而心急如焚了。他们明白述律平的做事风格，这次选举不仅关系到两位候选人的荣辱，还关系到每位选举人的生死。如果不小心投错了票，脑袋极有可能搬家。于是，这些头领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在大会之前四处打探消息，询问述律后暗中支持哪一个皇子。多数人在投票之前已经探明，耶律德光是述律后的中意人选，于是大家纷纷走过去抓住耶律德光的马缰绳。只有个别耶律倍的死党和脑袋搭错弦的投了耶律倍的赞成票。

结果不言自明，耶律德光胜出。

坐在马背上的太子耶律倍将这一幕尽收眼底，他心知肚明。一年多来，皇后迟迟不让新皇帝上位，分明是对耶律倍不太认可。参加这次选举，耶律倍还存在一点侥幸心理，想和耶律德光拼实力。可事实上他不是在和耶律德光拼实力，而是在和述律后及耶律德光两个人的组合团队

拼实力。

耶律倍必输无疑。

耶律倍还算聪明，一眼就看穿了局面。没等投票结束，他就翻身下马，走到述律后跟前，深施一礼，说道：“母后，二弟德光战功卓著，地位隆重，深得民望，应当继承大统。”

述律后心中暗自高兴，这一计策果然高明，轻松转嫁了母子间的矛盾。不过述律后仍然追问道：“那你认为德光有没有能力胜任啊？”

这分明是往耶律倍心头的伤口上撒盐啊。

耶律倍咬了咬嘴唇说道：“二弟文武全才，早已承担了大任，我比不了他。”

耶律倍当着众人的面亲口说出拥戴耶律德光的话，表明他已臣服，不会再做出造次之事。所谓定分之争，说的就是既然尊卑名分已定，就不要再争夺了。

述律后放心地笑了，皆大欢喜，至少从她看来是这样。没有发生骨肉相残的惨事，没有皇权颠覆的风波，没有出现中原汉国败家子继位的怪事。一切都在面子合法、里子合情之中得到解决。

述律后将她的强大政治资源和耶律德光坚实的军界资源紧密结合起来，牢牢控制了契丹帝国的朝政。

其实耶律倍和耶律德光的实力很难分出高下，见识品质也很难论出短长。如果没有偏心的述律后，可能耶律倍会顺理成章的登基。但如果耶律倍登基，也很有可能引起一场权力重新分配的恶斗，结果殊难预料。除了述律后偏袒耶律德光之外，耶律德光还有一个强大的亲友团，他的老婆是述律后的侄女，也就是说耶律德光的老丈人是国舅，在契丹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与耶律阿保机做皇帝之初相比，与中原各王国的皇位更替相比，述律后和耶律德光的组合可能是效果最好的，这种组合保证了契丹国的统一完整，政权稳定和传续。

十一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耶律德光登基称帝，成为契丹太宗皇帝。

述律后和耶律德光主政契丹，为中原带来了十年的宽松局面，可是

中原朝廷有没有利用好这相对和平的十年呢？

4．十年和平

饱经战乱的中原和刚刚立国的契丹，同时想到了同一个问题，休养生息，巩固国力。这期间虽平淡，但决不平凡。

述律后和耶律德光夺取了契丹帝国的统治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皇权，加强国家机器的功能建设。

耶律德光做了皇帝，述律后变成了述律皇太后。述律皇太后问耶律德光：“儿啊，你做了皇帝，现在第一要务是什么？”

耶律德光想都没有想回答道：“完成父皇未竟的遗志，挥师南下，扫平中原。”

述律皇太后摇摇头，耶律德光疑惑地望着母后，等待她的明示。述律皇太后徐徐说道：“你这么回答也没有错，毕竟你是先帝的儿子，子继父业乃常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契丹帝国现在是真的强大到所向无敌、横扫天下了吗？契丹帝国只是一个个部落和属国的联盟，比起中原的王朝统治稳定性来，还差得远。这些部落和联盟跟着皇家打胜仗可以，打败仗则怨声载道；喝酒吃肉享受可以，冒风险历艰难则缩头缩尾；皇家强大时他们都恭恭敬敬，一旦皇家有个闪失，这些老实人都会群起造反。”

耶律德光张大眼睛，看着母后，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无所不能的父皇也从未教导过这些事情。今天听母后如此一说，耶律德光感到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他疑惑地问道：“那父皇为何决定南下中原？”

述律皇太后看了看殿门外的积雪，叹了口气，说道：“你父皇征战三十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的心中只有胜利，很少顾虑危难来临。汉人有一句话叫做‘福祸相倚’，现在契丹貌似鼎盛强大，是应该居安思危的时候了。你现在刚刚做了皇帝，第一要务不是建功立业，而是安全。安全第一，万古不变。”

“母后，如何才能安全？”耶律德光舒了一口气，安静地等待母亲的

进一步指教。

述律皇太后用右手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断掉左手的手腕，恨恨地说道："手里握紧刀把子，位子坐得才安心。"

"军队？母后你说兴建军队？"耶律德光一下子明白了。

述律皇太后点点头，说道："先帝在世时已经着手建立禁卫军，但还不够强。你还要继续扩建这支军队，把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早在十几年前，耶律阿保机做皇帝之后，他就着手建设一支独立的军队，隶属皇帝直接指挥，只效命效忠于皇帝。这对契丹的传统是一次根本性变革。契丹的传统是各部落相对独立，彼此之间是联盟关系，或者说唇齿相依。居于大汗地位的头领部落，除了拥有领导权之外，没有凌驾于各部落之上的专属部队。头领部落和其他部落一样，拥有独立的军队，只是头领部落的军队更强大一些。所以大汗能够自行调动的部队充其量是本部落的军队。

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后，加强了皇权力量。他将本部落迭剌部的军队一分为二，其中一支军队以专门负责皇宫禁卫之名，直接划归皇帝调遣。这支军队装备精良，兵员健硕，训练有素，给养充足，地位贵重，忠心耿耿，是地地道道的皇家特种部队。在阿保机生前这支部队已经达到了十万，且以骑兵为主。这支部队的番号为"皮室军"，名义上承担皇帝护卫职能，实际上出征作战，内部戡乱，都担当了主力。成为了契丹帝国军队的中坚力量。

述律后和耶律德光掌权之后，继续加强特种部队建设。耶律德光以扩充军队备战备警为名，将皮室军从十万骑扩大到三十万骑，规模增长了两倍。不仅如此，述律后也以加强后宫防卫为名，仿照皮室军新建了"属珊军"，兵力二十万骑。母子两人直接领导建设的这两支特种部队，总兵力达到了五十万骑兵，都是天下精锐，个个骁勇善战。如此一来，皇家特种部队几乎把契丹国内各部落能冲能打的优良将校搜刮殆尽，客观上削弱了各部落的自有军队。这也是述律后母子加强皇权十分狠辣的一招。

皇室不仅利用权力直接征调选拔各部落的勇士，而且将特种部队的

机制搞得非常活，充分发挥了激励作用。武器用最好的，铠甲穿最好的，战马骑最好的，食堂吃最好的，澡堂子用最好的，工资挣最高的，官职升迁优先考虑，社会地位受到尊重，有打仗立功的机会优先分配，皇太后皇帝还时不时地接见慰问，拍个照留个念什么的。这太有吸引力了，太刺激了，太有前途了，契丹帝国各地的在籍军人和民兵、平民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加入皇家特种部队。

这支五十万人的精锐骑兵成了契丹帝国的国家部队、皇家私人部队，既加强了帝国整体军事能力，也震慑了各部落或明或暗的野心。

如何安置原皇太子耶律倍？这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耶律倍吃了哑巴亏，心里自然不痛快，但他并不缺心眼，明白时局的利害关系。耶律倍远离皇都临潢府这个是非之地，回到忽汗城，做他的东丹国王去了。边往东丹走，耶律倍边想这一年多发生的事情，越想越觉得窝囊。这不是被他们涮了吗？自己还傻乎乎地陪着竞选做分母，岂有此理。耶律倍懊恼之余，就不想在契丹混下去了，他决定跳槽另谋出路。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天夜晚，耶律倍带着几百人偷偷向南往后唐逃去。

可是耶律倍这次离家出走行动很不成功，被契丹边防巡逻队发现了，并截获遣送回了皇都。述律皇太后暗自吃惊，问耶律倍："儿啊，你不是回东丹了吗？怎么跑到南边去了。"耶律倍撒谎说："一路走，一路散心，不想迷路走错了方向。"述律皇太后半信半疑，心里也觉得挺难为这个大儿子的，有些过意不去，就没再追问。皇太后又置办了很多礼物，派人护送耶律倍回东丹。

耶律倍虽然去了东丹，但他的老婆孩子都还留在皇都，王府依然在皇都。耶律倍并不是一直在东丹住着不动地方，他在东丹住一段时间，再到皇都住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一个赋闲的王爷，没有多少实际工作，也就是在皇都和忽汗城之间来往出差。



耶律倍非常喜欢读书，他自己家买的书达到上万卷，比汉人大学士文化人藏书读书都多。耶律倍读书广泛，专业跨度很大，对很多学问都有涉猎，且水平不低。耶律倍通晓阴阳学，擅长作词作曲，精通医学,会看病配药，写得一手辽、汉好文章，还翻译过阴符经，绘画也是他一大特长，什么人物、花鸟、虫鱼，造诣很深。耶律倍淡出政坛，修身养

性，开始了田园生活。

到了太宗耶律德光天显三年十二月，皇帝下令，东丹国实行大移民，将都城迁到东平（今吉林宁安、依兰之间），并将东平升格为东丹国都，重新命名为南京。这次大规模移民对于渤海国来说，伤筋动骨，是契丹彻底改造渤海国的第二步举动。渤海国原住居民迁的迁、逃的逃。

天显三年、四年、五年期间，耶律倍多次到皇都，或者祭拜太祖陵，或者上朝奏事，或者拜见皇太后，耶律德光也做亲密状，多次到耶律倍家里做客探视。从表面上看来，述律皇太后与耶律倍之间，皇帝耶律德光与耶律倍之间，母子关系兄弟关系亲密无间，来往频繁。但实际上，耶律德光对这位大哥的态度在潜移默化地转变，一方面加强了对东丹国的赋税征敛以充实帝国，虚弱东丹国力。另一方面派出嫡系人马以充实耶律倍的仪仗卫队为名，对耶律倍严密监视。明显流露出对耶律倍的不放心。

耶律倍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感受到新皇帝对他步步紧逼的威胁。公元930年十一月，耶律倍万般无奈之下，再次选择出走。这次出走行动，他策划的比较周详。先是和后唐皇帝李嗣源几次联络，接好头儿之后，再在东丹国直接渡海，经由蓬莱登陆，到达开封，后又转至洛阳。

耶律倍临出走之际在海边立了一块木板，刻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文如下：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

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耶律倍的心境，实属万般无奈，迫于弟弟当今皇帝耶律德光的政治迫害，自己又无力反抗，不愿意受窝囊气，只好远走他乡，另谋出路。

耶律倍这次出走属于秘密行动，为了确保成功，不得不舍弃了在皇都的老婆儿子，只带了一位侍妾和万卷书籍。由此可见，失意之后的耶律倍的确已经将精力转移到了读书研究学问上面，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万里出走，也要带着视若珍宝的书籍。

耶律倍到达后唐国土之后，李嗣源给予了他极高的礼遇，使耶律倍在寒冷的冬季和落寞的遭遇中，感受到了些许温暖。后唐朝廷以接待天子的仪式排场迎接了这位契丹皇子。到了开封汴梁之后，李嗣源又为耶律倍找了一个老婆，把李存勖后宫中的一位姓夏的宫女，嫁给了耶律倍，让他在中原再成一个家。后唐封授耶律倍领虔州节度使之职，享受省部级待遇。为了褒嘉耶律倍投奔中原，李嗣源给耶律倍赐姓李，并起了一个汉人名字，李赞华。这一年耶律倍三十二岁。

耶律倍投唐的时候，石敬瑭正在伐蜀。

投奔了后唐的耶律倍并没有忘记家乡，经常派人往契丹皇都送信，探视家眷，念念不忘亲人。契丹方面对于耶律倍的出走，反应也很谨慎，既没有大肆渲染，也没有进行反面定性，反倒是刻意将耶律倍的出走描绘成正面的行为，说耶律倍是仰慕古代贤人，为了让出帝位，才隐逸远避他乡。耶律倍在契丹国史中一直保有较高的地位，后世追尊他为让国皇帝。应该说述律皇太后和耶律德光为了遮蔽家丑，在对待耶律倍出走的事情上，采取的政治策略是很高明的，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如此，才能维护皇家体面。

耶律德光在主政的头十年里，刻意和后唐朝廷保持互通使节的友好关系。契丹帝国有个大事小情，会及时派人去洛阳出使联络。后唐李嗣源也频繁派使团去契丹，嘘寒问暖，表示友好。

除了在外交方面和后唐朝廷保持互动互通互市之外，耶律德光在内政方面动作密集，不断加强皇帝集权统治。

登基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耶律德光密集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到各个部门和领域指导工作。把来参加选举人大会的各路诸侯打发回各自驻地，耶律德光开始检阅近卫侍从部门，进行职能编制和人员调整，加强功能。在皇都近郊检阅畜牧业，查看马牛羊牲畜的饲养放牧及生长情况，表示重视发展畜牧业，增强国力的态度。接着检阅皇都仪仗部队，视察各部落、州府、属国、外国驻京办事处。紧接着下旨，选拔契丹八部优秀子弟，安排到各个岗位做官，以此笼络契丹贵族的人心。

转过年正月，耶律德光就开始了检阅军队，对皇族直属特种部队、

南北藩汉部队一一进行检阅。皇帝检阅部队不是看一看，挥挥手了事，实际带有具体视察和演习的内容，因此场面宏大，程序严肃。尽管没有战争，但耶律德光通过这种仪式，向军界表明他是三军统帅，是老大。

检阅完军队，耶律德光开始了狩猎活动。契丹帝国作为游牧民族的军事帝国，其皇帝的狩猎多半是群体性骑射运动，既有娱乐成分，更有讲武习兵的含义。耶律德光在两个月里组织狩猎集会达五六次之多，通过狩猎观察文武官员的人心向背，考验组织性与纪律性。实际上是对文武官吏和地方官员的特殊面试。耶律德光做了皇帝，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务交给了三弟李胡。

耶律德光在称帝头九年里，主要工作就是到处走走，到处看看，祭拜天地，祭拜先祖，祭拜太祖阿保机陵，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祝寿过生日，检阅兵马，核查户籍，接受四面八方来的使节和朝贡，派使团到各国去出访。契丹帝国与四邻八舍和平相处，建立了广泛的友好关系。

契丹皇帝忙着内修国政，巩固统治，停止大规模的对外军事扩张，并非没有一点战争。

契丹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四月，契丹参与了后唐朝廷的定州之战。定州之战参战有三方，发起战争的是义武节度使王都，被拖入战争的有后唐朝廷和契丹帝国。后唐朝廷决意打赢这场战争实在是情非得已。

李嗣源刚刚登基称帝，收拾了一个烂摊子，几乎烂得没法再烂，七拼八凑都缝补不到一起。这个皇帝位子如同安放在万丈深渊之上的钢丝上，李嗣源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正在大规模裁撤皇宫消费，梳理整顿官僚机构，安抚稳定军队，鼓励农工商发展，平息各地时不时冒出来的叛乱，忙的不亦乐乎。两年下来，朝廷局面刚刚有了些眉目。

公元928年四月，李嗣源认为人心稍稍稳定，局势也基本得到了控制，时机趋于成熟，他决定大规模调整一次干部。把邺都留守皇子李从荣调往晋阳，担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冯赟为副留守，以夹马指挥使杨思权为步军都指挥使，辅佐李从荣。把宣武节度使石敬瑭调往魏州，担任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加封为同平章事，享受部长级

待遇。把枢密使范延光调往镇州，担任成德节度使。让枢密使安重诲兼任河南尹。把河南尹皇子李从厚调往开封汴梁，担任宣武节度使，仍主持各军种工作。这次干部大轮换，李嗣源把心腹骨干官员都安排到最重要的岗位上，以此加固统治的中层基础。

就在李嗣源调整干部的时候，有一个人坐不住了。此人便是王都。王都在《铁血中原》之《复仇》中出场，他篡夺了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位子，并利用李存勖鏖战黄河的空隙，迫使李存勖承认了他的地位。近十年来，王都基本上处于半自治状态。州城府县的官吏都是他自己封派，赋税都是自己征收自己用，从来不上缴朝廷。

李嗣源称帝之后，宰相安重诲决定拔掉王都这个钉子户，开始向王都征粮征钱，又计划把王都调动到别的地方去。人要是心里有鬼，就怕风吹草动。王都原本和李嗣源就不是一条心，又处在中原和契丹交战的前沿地带，中原兵马天天从定州来来往往，王都看着这些兵马，想着安重诲的态度，心里越来越发虚。终于在李嗣源大规模调动干部的时候，王都坚持不住了，精神有些崩溃，开始秘密活动谋划造反。

王都谋反败露，后唐朝廷派出招讨使王晏球兵伐定州。王晏球就是朱梁帝国曾经的北面招讨副使，和主帅段凝一起投降了李存勖。王晏球一战攻下了定州西关外城。王都吓坏了，送了一堆钱给契丹，请求耶律德光发兵救援定州。耶律德光派出了奚部将领秃馁率领一万铁骑驰援定州。

契丹突然介入这场战争，使局面复杂化了。王晏球避敌锋芒，暂时撤退到了曲阳。王都见契丹援军到了，立即来了精神儿，和秃馁耀武扬威地追击王晏球。王晏球激励士气，命令决一死战。双方短兵相接，王都和秃馁大败，死伤过半，尸横遍野。王都和秃馁少数几个人逃回了定州城。在外面逃散的契丹兵马又中了卢龙节度使赵德钧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

耶律德光并没有吸取这次兵败的教训，他加重了筹码，派出了猛将惕隐涅里衮和都统查剌率七千精锐部队增援定州。王晏球主动迎击契丹，大战于唐河之北。契丹再次大败。王晏球穷追不舍，穷追猛打。追

到幽州境内的时候，赵德钧再次伏击契丹，全歼契丹精锐，活捉了涅里衮和查剌。

契丹兵败，王都黔驴技穷，只好缩在定州城内避而不战。王晏球围困定州十个月后，于公元929年春天，城中粮草断绝，将士产生了分裂，有一部分人开城投降。王都走投无路举家自焚。秃馁被擒后押赴开封砍了头。

王晏球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判若两人，初始阶段断然拒绝王都的谋反利诱，战争中智勇双全，该硬拼时拼的火星子直冒，该智斗时，保全实力，计谋迭出。在长达十个月的战争中，王晏球为了激励士气，拿出自家的钱财，犒赏军兵，爱惜部属，没有杀害一兵一卒。战争胜利后，皇帝慰问三军，王晏球没有卖弄功劳，反倒一再说给国家军需供应添了很多麻烦。王晏球尽显大将风范，与几年前的望风投降的形象大相径庭。可见人是会变的，或者此谓识时务吧。

契丹这次定州之败给年轻的耶律德光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他对述律皇太后的判断越发的认同了。估计这次入关是耶律德光按捺不住年轻躁动的心，自作的主张，因此耶律德光做了深刻检讨，主动承担了这次军事决策失误的责任，认为这次出师定州，过于草率，不合时宜，才招致了两路大军惨败。

述律皇太后告诫耶律德光说：“儿啊，做皇帝要淡定，要学会等。”

在述律皇太后和耶律德光的眼中，中原王朝的军事实力很强大，不是容易对付的。此后契丹一连很多年不再轻易出兵南下。

其实，契丹和后唐保持十年的和平时期，主要原因是双方都想休养生息，治理内政，谋求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这是双方不谋而合的共同想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双方彼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判，因畏惧而产生了讲和的动力。

李嗣源朝廷认为契丹皇子耶律倍和猛将涅里衮、查剌在洛阳，形同人质，契丹为了这些人的缘故，不敢贸然发动战争。而耶律德光方面认为后唐军力强大，且屡屡示好，也不想大动干戈。

实际上李嗣源朝廷完全是外强中干，表面光鲜。李嗣源接手了李存

勖留下的破烂家业后，努力想休养生息、巩固统治，可是被迫的战争一场接一场，南讨高季兴、北讨王都、西讨董璋和孟知祥、北防契丹、西北抵御党项，消耗巨大，疲于奔命。好在用兵命将、谋划策略比较得当，多数战争都取得了胜利。到最后兵伐四川这场大战役，实在是打不动了，且李嗣源朝内很多主和派也不愿意继续打仗。只好劳师费力之后，不了了之。

后唐李嗣源朝廷在七八年间，边建设边打仗，虽然国力有所恢复，可还是弱不禁风。在这种情况下，幸好契丹没有大举南下，如果契丹了解后唐的虚实底细，大举挥兵进犯，说不定摧枯拉朽，一举能灭掉后唐。

世上没有永远的友好，永远的和平一直是永远的期望。

后唐和契丹虽然都在致力于内部治理，虽然都希望以和平换时间。可是这两个帝国存在根本的区别，契丹是用换来的时间走向强大，而后唐却用换来的时间苟延残喘，走向没落。

伴随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去世，中原再度陷入混乱。

5．谁来接替李嗣源

李嗣源明白自己不是做皇帝的料，可是他在位期间治理的还不错。李嗣源死后，中原刚刚走向小康的局面还能为继吗？

李嗣源无疑是一员良将，骁勇善战而又低调厚道的大将，可他对做皇帝这门职业的确外行。后唐庄宗李存勖也是如此，是一位极具非凡天分的将帅之才，可惜不会做皇帝。李嗣源比李存勖稍强一点的是，李嗣源比较有自知之明。李存勖志气高远，一心奋斗就是为了做皇帝。而李嗣源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是做皇帝的料。

李嗣源总是忆苦思甜，念念不忘自己出身是个胡人，以小校从军，受到李克用和李存勖重用才做到天下兵马大总管的位置，成为军界的老大，这已经足够。至于做皇帝嘛，纯粹是被迫的，他时常摇摇头，自叹不知诗书，不晓典故，哪里会干皇帝？

李嗣源有淳朴的一面，心胸也比较厚道，不惹是生非，也不喜欢瞎折腾自己不懂的东西。皇子李从荣性格外向，锋芒毕露，既掌握兵权，还喜欢舞文弄墨，拉着一帮子酸臭文人吟诗作对，一副文武双全才不世出的范儿。明宗李嗣源曾把李从荣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儿啊，咱们一家子都是军人出身，耍个拳脚弓马之类的还行，写诗作赋不是咱们的特长，别瞎凑热闹了，免得贻笑天下。"

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上，李嗣源大有同本同源的感受。他来自社会底层，了解百姓疾苦，也很怜惜百姓。公元929年九月，后唐明宗和冯道聊天，说到这两年五谷丰登，四方太平。冯道说："臣时常记起来一件事，那是早年在先皇幕府中的时候，臣奉命出使中山，途经著名的井陉山路，崎岖坎坷路途险恶。臣担心马匹会绊倒把我摔下来，因此一直小心翼翼地抓着缰绳。庆幸的是一路上没有闪失。等到了平坦大道上，我心想应该好走多了，就放开了紧握的缰绳，让马自行奔跑。可是没多久就从马背上被甩下来摔伤了。从这件事上，臣悟出一个道理，艰难之时要小心，太平之世仍需要警惕。治理天下也应当与此同理。"

李嗣源听得入了神，深深点头表示赞成。接着他又问道："今年丰收了，老百姓吃穿应该不发愁了吧？"

冯道回答说："农民遇到灾荒年，常常会饿死。如果遇到丰收年，则粮食跌价，谷贱伤农。无论丰歉，老百姓都很困难。"

李嗣源略带吃惊地"哦"了一声。

冯道继续说道："臣记得有位叫做聂夷中的进士写过一首诗，诗文是'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这几句话虽然通俗，可是说透了农民的苦日子啊。"

李嗣源听后哈哈笑了，说道："你说得对。你是在提醒朕要爱惜民力啊。来人把这首诗写下来，挂在我寝宫墙壁，朕要时刻警惕。"

李嗣源这种平民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他在位期间的治国理念，尽可能地偃武息兵，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空间。几年下来，中原国力和民力大有恢复，基本可以解决温饱了。

李嗣源毕竟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对于国家建设、政治治理基

本上一窍不通。他可真是一位朴素皇帝，靠着最本原最淳朴的感觉发号施令。他唯一可以倚重的就是首席宰相安重诲。

安重诲虽然敢于任事，明于决断，一心为公，善理大纲，可他性子太急，刚愎自用，缺乏容人之量，又凭恃和李嗣源三十年的深厚感情，什么大事都想说了算，什么大事都敢干。最终还是惹怒了朝中各派系政治势力，特别是惹怒了李嗣源，身死名毁，实在可惜。

安重诲在世的时候，后唐朝廷的政治秩序还算有板有眼，特别是在大事上还算可圈可点。伴随任圜、李琪等仅有的几个能力稍强的宰相退场，尤其是安重诲死后，朝堂之上的重要岗位大多是些饱食终日、投机取巧、不知今不通古的家伙，朝政日益涣散，大政方针苍白无力。

李嗣源本人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取心和警惕心逐步淡漠，身边一群阿谀奉承的小人日夜狂轰滥炸。哪一个大臣也没有安重诲那个胆量和身份，敢于规劝李嗣源的过失。李嗣源后期的国家治理开始了走下坡路。

这里需要交代的一个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冯道，此公号称“官场不倒翁”，褒贬不一，争议了上千年，颇为有名。这时候，冯道官居左仆射、平章事，开始在朝政高层大事件中频频亮相。

李嗣源还有一个与其他草莽霸主一样的弱点，不重视培养下一代。儿子不少，几乎没有一个成器的。这不仅仅是李嗣源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帝国未来的命运。

朱全忠、王建、杨行密、马殷、刘仁恭、刘岩都栽在了这上面。

李嗣源有一个养子名为李从珂，自幼追随李嗣源东征西讨，历经戎马生涯，战功卓著，很受庄宗李存勖和明宗李嗣源喜爱。李嗣源做皇帝后，加封李从珂河中节度使。可是安重诲和李从珂有私怨，安重诲百般遏制李从珂，甚至要干掉李从珂。李嗣源当时迫于无奈，只好罢免李从珂职务，让他回家赋闲。直到安重诲死后，李从珂才复出，官至太尉、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是个真正的实力派，只是名分不够正统。

李嗣源亲生的长子李从审，在庄宗李存勖身边效力。这孩子作战勇猛，但死心眼，巨老实。李嗣源魏州讨乱兵失利，被迫回师汴梁。李存

勖亲自征讨李嗣源。李存勖派李从审去说降李嗣源。可是半路上，李从审被元行钦害死。

李嗣源次子李从荣，官至河南尹、天下兵马大元帅、秦王。这小子二十多岁，年龄不大，气焰很高。除了怕安重诲安大爷，他谁也不怕。安重诲死后，李从荣更是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吓得大臣们谁也不敢给他当师傅。李从荣府衙在都城洛阳，他每次上班的时候，身边都要带着几百武士，一路上张弓搭箭，横冲直撞，人喊马叫，耀武扬威。李从荣还特别喜欢写诗，自认为天下第一，产量奇高，写了足足有一千首诗，编辑出版为一大厚本子《紫府集》。李从荣通过各种方法，把自己包装的跟个名人能人和后继有人似的，天天上三流小报，月月登朝廷新闻。

李嗣源三儿子李从厚，官至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中书令、宋王。不过李从厚没有去太原，实际在邺都魏州上班。李从厚性格有些懦弱，比较谨慎低调，善于委曲求全，尤其是对待张扬的哥哥李从荣恭谨奉承，避免触犯他而惹祸上身。

李嗣源四儿子李从璨，性情直率豪爽，喜欢结交朋友，仗义疏财，是个交际场上吃得开的社会型人物。李嗣源登基第二年巡游开封汴梁，留李从璨为皇城使，负责皇宫大内的治安工作。可是这小伙子吆五喝六地找了一些人在御花园喝酒，喝醉之后，踉踉跄跄地跑到皇帝宝座上睡觉去了。此事被留守京城洛阳值班的安重诲得知。安重诲为了以正法典，竟然极力动员李嗣源将李从璨绳之以法，且与普通人同等对待。最后李从璨被迫自杀。

李从益是李嗣源的小儿子，在皇宫里含着银汤匙出生，此时还是个娃娃。

李嗣源做皇帝时已经六十岁了，现在年事已高，头发白了，胡子白了，眼看来日无多，继承人的问题迫在眉睫。可是李嗣源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或者说他举棋不定犹豫不决。

后唐朝廷的史馆编辑张昭远曾向李嗣源建议：“皇帝应该早立太子，选择为人正派学问大的人当师傅，教习太子明白纲常礼仪之道，懂得天下安危之理，掌握治理朝政，避免祸乱的本事。”李嗣源没有太听懂

张编辑的话中深意，只是叹了几口气，没有实际行动。

岁月不饶人啊。到了公元933年，李嗣源六十七岁，在那个出生入死久经沙场的人群里属于高龄了，做皇帝也算做得久的了。

这一年，李嗣源突然得了中风，病的很严重，连续十来天没有上朝。皇帝不露面，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皇城洛阳老百姓更是预感到不妙，担惊受怕的日子过得太多了，人人都养成了高度的生活敏感性。皇帝有意外，那天下就一定会有意外；天下有意外，老百姓一定会遭殃。这个逻辑经过多年的生命与鲜血的培训，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本能的反应。老百姓有的早早地拉家带口逃往山里去了。

为了维持稳定，无奈之下，李嗣源强撑着病体，来到皇宫议事大殿上了半天班，和大家见了见面，挥了挥手，点了点头，算是安抚一下人心。军队的稳定是重中之重，皇帝又下诏书对各路兵马和官员给予一定的赏赐。可是就这么一点抚慰人心的奖金发完之后，朝廷月度预算立即显出了赤字。这也说明后唐朝廷政局并不稳定，财力还不殷实。一切只是勉强维持局面而已。

发完奖金之后，李嗣源再次病倒，不吃不喝不拉不尿，再也起不来了。谁都知道李嗣源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大家都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了。未来是什么？未来是后李嗣源时代的日子怎么过？未来所有规划的假设前提都是谁做新皇帝？这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谁能做新皇帝呢？李嗣源的儿子呗。李嗣源还有几个儿子？有谁可以胜出？潞王李从珂、秦王李从荣和宋王李从厚似乎都有可能，三人中只有一个可能继位。那么会是谁呢？没有人知道，因为皇帝直到现在还没有指定接班人。

老皇帝要死了，接班人却迟迟定不了。这意味着什么？任何在官场中生存了几年的人都很清楚，皇位争夺，一场血雨腥风不可避免。既然是争夺，那么应该站在哪一边呢？现在迷雾一般的局面，谁也看不透。无论站在哪一边都可能会错。既然出错冒险的概率这么高，那么不站队就是最安全的选择了。

找个避风港，这个道理居然被几个人同时想到了。

这几个人都是朝廷位列班首的头等大臣，枢密使范延光和赵延寿。这俩人只要工作一天，就必须做出站在哪一边的抉择，以他们的身份根本没有回避的余地。因此，这俩一品大员同时想到了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官，脱掉这身官服不就可以避开争斗了吗？范延光和赵延寿双双向皇帝李嗣源提出辞呈。

李嗣源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已经衰弱的心脏被气得剧痛，破口骂道：“我这个皇帝没用了，你们想走就走吧，还请示什么！”范延光和赵延寿被皇帝骂回来了，可是心里还是惴惴不安。被眼前的皇帝骂几句虽然可怕，但保住性命更要紧，所以他们仍坚持要走。最后，两人想了个办法，先走一个，等新人来了之后，另一个再走。他们认为如此则皇帝就不会疑心他们撂挑子罢工了。赵延寿是驸马，后宫有靠山支持，一而再再而三地帮着他走后门说情，因此赵延寿先离开了京城。出了洛阳城门的赵延寿拍了拍胸口，长舒一口气，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赵延寿走了，范延光更着急了，四处活动，抓紧选人补充新枢密使。李嗣源下令调山南东道节度使朱弘昭补缺。朱弘昭也明白面前是火坑，磨磨蹭蹭不愿意进京。李嗣源气得七窍生烟，五内俱焚，骂道：“你们都不愿意在我身边工作，我养着你们有什么用？”朱弘昭迫于皇帝压力，只好硬着头皮进京，被迫升官晋级。

总算来个替补的，范延光也找到了借口，没几天他也离开了京城。

后来李嗣源又调来老部下康义诚为亲军指挥使、同平章事。老康找不到替身，没办法脱离苦海，不得不继续工作。但老康为了自保安全，在自己为老皇帝工作的同时，他派儿子到秦王李从荣那里工作。老康希望脚踏两只船，左右押注，似乎可以降低风险。

李嗣源一直病到十一月，闭门不上朝。秦王李从荣年少气盛，按捺不住勃勃的野心，终于憋不住了。他气呼呼地闯入皇宫，希望弥留之际的李嗣源能指定他为接班人。虽然旁边有李从荣派系的大臣一再提示，可是李嗣源什么也没说。李从荣只好回家。

李从荣转身走出宫门的时候，宫内传出了一片嚎哭之声。李从荣以

为李嗣源咽气了，于是他回到家闭门不出，等待进一步的消息，伺机出手。可是李嗣源只是晕过去了，后又缓过气来，吐出了几片如同肺叶子似的肉，尿了一大泡尿，然后喝了一大盆粥，精神似乎也好多了。李嗣源穿戴整齐准备要升朝议事。这可把皇帝周围的人激动坏了，认为皇帝病情大好，这一劫总算是挺过去了。

李从荣不知道李嗣源回光返照的事情，在家里等消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最后，这小子实在沉不住气了，他担心李嗣源另外指定了别人接班，没他的份儿了。情急之下，李从荣毛躁躁地带着一千人马来到皇宫之外，驻扎在护城河桥头，观察动静，准备破门而入冲入皇宫，要挟大臣和皇帝传位给他。

皇宫侍卫发现李从荣带着人马向皇宫冲来，马上跑进内宫向值班大臣报告。值班大臣早已神经错乱，不知如何是好。倒是一向靠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宦官孟汉琼此时挺身而出，声言保卫皇帝，要带领五百皇宫禁卫军杀出去。

大臣们跌跌撞撞地去请示李嗣源。李嗣源不相信儿子造反。但这种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容不得研究研究调查调查。提着脑袋血战一生的人此时只相信自己，即使亲爹亲妈也不相信，别说一个肉臭味干野心早已外露的儿子。保证自己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明宗李嗣源一面同意禁卫军杀出去，一面派人去调潞王李从珂护驾。危难之际，李嗣源还是想起了曾经一起出生入死久经考验的养子李从珂。

没等李从珂赶来，孟汉琼带着人已经杀出宫门。李从荣完全是一个驴粪球外强中干，见到禁卫军杀来，立即吓得尿了裤子。没放一箭，调头就跑，一口气跑回家和老婆躲到了床底下。一时间满大街都是乱军，分不清好人坏人，胡杀乱砍，乱抢乱偷。禁卫军杀到李从荣家，根本不容分说，把李从荣夫妻从床下揪出来，就地砍了脑袋。

李嗣源得到报告说李从荣已经被除掉，又气又心痛，剧烈咳嗽，全身抽搐，差点掉下床来。虽然大臣们说李从荣造反，可李嗣源始终不太相信李从荣有那么坏，毕竟是亲生骨肉。李从荣一旦丧命，还是给李嗣源造成了巨大创痛。弥留之际，李嗣源召见各位文武大臣，宣布他死后

由三儿子李从厚继皇帝位，同时派孟汉琼飞驰到魏州找宋王李从厚火速进京。

公元933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安排完后事，李嗣源闭上了眼睛，与世长辞。

十一月二十九日，李从厚赶到京师。十二月，李从厚继皇帝位于洛阳，时年十九岁。

李嗣源为何迟迟不定接班人，犹豫不决选择哪位皇子，其内心的真实感受已经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粗略地比较一下这几个皇子。李从珂的能力深受李嗣源认可，但不是亲生儿子，在皇帝传位这种大事上，李嗣源产生了亲疏有别的私心。李从荣近在身边，性格张扬，貌似积极上进，实则虚夸浮躁。李从厚性格懦弱，喜爱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春秋》等帝王之学的大部头，可是不得要领。小儿子年幼，无法驾驭错综复杂的朝局。这或许就是李嗣源没能料理好身后事的主要原因。原本小兵一个，因缘际会，李嗣源做了皇帝，现在偌大帝王基业，只能听天由命了。

唉——。一声叹息，实在无奈。

李从厚即位的消息传到了巴蜀，孟知祥长叹一声：“宋王李从厚年纪小，朝廷大员都是投机取巧的小人，过不了多久一定会出祸乱。”

孟知祥见李嗣源也死了，中原政治破败不堪，于是摘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趁着还有口气，急慌慌地登基做了蜀国的皇帝。不过孟知祥的龙椅也没坐热乎，在半年后驾崩与世长辞了。

李从厚即位之后，守孝没几天就在群臣请求之下正式上班办公了。新皇帝上任烧的“三把火”是，赏赐中央和地方军队将校，给大家发发奖金补贴，以稳定军心；突击提拔了一大批干部，人人升官进爵，以稳定官心；对重要藩镇和官员岗位进行调整，换上可靠信得过的自己人，以稳定圣心。

在这一大轮的干部调整方面，文官之列主要有左仆射冯道加封司空，李愚加封右仆射，刘昫加封吏部尚书，宣徽南院使、骠骑大将军、

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孟汉琼加开府仪同三司，赐予“忠贞扶运保泰功臣”荣誉称号。在李从厚登上帝位的过程中，孟汉琼和冯道忙的最起劲儿。孟汉琼有直接护驾之功，承旨迎接了李从厚进京。在李嗣源临终前，官居首辅的几个大臣都不愿意干了，纷纷辞职避祸去了，冯道虽然还不是百官之首，充其量排在文官序列的第三第四名以外了。可是由于排在前面的王公大臣们明哲保身，胆小畏事。冯道可能认为机遇来了，多次率领百官向李从厚献殷勤表忠心。

在武将方面，逐个挪窝儿，看起来平淡无奇，实际暗藏玄机。把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孟汉琼调入京城任宣徽使。把成德节度使范延光调往魏州，改任天雄节度使。把北京留守石敬瑭调往镇州，为成德节度使。把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调往太原，改任北京留守。把前河中节度使、洋王李从璋调往凤翔，改任凤翔节度使。

这几个人都是重量级人物，李从珂是李嗣源的干儿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亲姑爷，李从璋是李嗣源的侄子，范延光是李嗣源朝廷的原枢密使。

前文我们说到，李嗣源临死之际曾想召李从珂进宫护驾。那么李从珂为什么没有来呢？

李从珂没能在皇帝更替这么重要的时刻出现在京师，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李从珂远在凤翔，不能立即赶到洛阳救驾；二是李从珂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愿意冒险离开属地。李嗣源没有想到解决李从荣逼宫危机会如此之快，半天的功夫，几个“能干”的大臣嘁哩喀喳就把李从荣及其同伙干掉了。逼宫危机暂时解除，也就不必十万火急地调动李从珂进京了。另外，李从珂还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虽然李从珂不在李嗣源身边，可是李从珂以伺候病重的李嗣源为名，早已派他老婆进宫观察动静，及时向李从珂通风报信。可是李从珂迟迟等不来李嗣源传位的确切消息，甚至连个态度和倾向性意见都没有。因此，李从珂按兵不动。

没多久，李嗣源驾崩，传位给李从厚。这时候召见李从珂进京的信使才到了凤翔。李从珂见自己没戏了，更不愿意也不敢轻易离开属地。于是潞王李从珂推三阻四地说自己病了，不能出远门，来不了京城，不

能参加父皇李嗣源的葬礼。

李从厚登基之后，李嗣源留下的两个糊涂蛋宰相朱弘昭和冯赟仍然堂而皇之地当官、上班、办公、定事。这俩家伙和李从珂、石敬瑭比起来，无论功劳、名气还是地位、资历都差得远。朱、冯两人原本就是在别人都不愿意当宰相的情况下，才蹿升到这个位置上来的。现在新皇帝登基了，李从荣死于非命了，形势貌似安全了，他们俩人又觉得宰相的位置很舒服，对权力贪恋欲大增。可是由于还有其他人比他们更有资格、更有影响力，这俩家伙就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位子不牢靠。于是，朱、冯二人先拉拢新皇帝的亲信，建议将孟汉琼调入京城。再利用新皇帝李从厚的安全危机心理，挑拨李从厚和李从珂及石敬瑭之间的关系，打算借刀杀人，把李从珂和石敬瑭扳倒。

主意打定之后，朱、冯二人立即紧锣密鼓地收集李从珂的小材料、小把柄。首先把李从珂的长子、皇宫控鹤指挥使李重吉排挤出皇宫大内，调往亳州当团练使。然后又软禁李从珂的女儿。继而散布李从珂图谋不轨的谣言。

孟汉琼被调入京城，引起一连串的人事变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潞王李从珂调离凤翔。

这一个多月来，李从珂已经被朱、冯二人以及各种谣言搞得疑神疑鬼、坐卧不宁。这一天忽然接到命令，让他离开凤翔去太原。况且来凤翔接替他的李从璋正要急不可耐地上任。李从珂更加恼怒。因为，李从璋在代替安重诲任河中节度使的时候，他一到任就把安重诲及其老婆的脑袋砸碎了。这次李从璋来凤翔，会不会顺手把李从珂的脑袋也开瓢？李从珂对李从璋有很深的厌恶之情。

李从珂不管皇上弟弟李从厚是怎么想的，也不可能搞清楚李从厚的真实想法，反正他现在觉得有不祥之兆，怀疑朝廷要借此机会干掉他。

李从珂再也坐不住了。

彻夜未眠之后，李从珂击鼓升帐，召集文武部属开会。

李从珂哭丧着脸，问在座的各位："我儿李重吉被奸臣所迫，远离帝都。小女虽已是出家之人，可仍被怀疑，遭受软禁。现在朝廷又要逼

着我调往太原。各位弟兄们，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是福还是祸？”

李从珂这么问，明摆着是表达不满，还问什么是福是祸？

凤翔将佐毫不犹豫，扯开嗓子嚷嚷起来：“这还用说吗？明摆着是朝廷不信任大王。皇帝年少无知不懂事，一帮奸臣擅权谋私。大王你万万不可离开藩镇，一旦离开如同蛟龙离水，凶多吉少。不能接受调令！对，不能接受调令！”这帮刀头舔血、百战之余的将佐，跟随李从珂征战二十年，只认李从珂不认什么皇帝和大官。

李从珂又看了看观察判官马胤孙，问道：“本王要借道洛阳，再去太原，你看怎么走比较合适？”

这哪里是借道啊，洛阳在东面，太原在北面，何来借道之理？其实李从珂已经下定决心，与朝廷对抗，起兵造反。

可是这位马判官很执拗，劝李从珂：“大王，朝廷调动你去太原，是正常的换防，有什么可怀疑的？那些武将匹夫都是瞎出主意，把你往火坑里推。”

听完马判官摇头晃脑地发表完高论，大家嘘声一片，嗤之以鼻。

李从珂试探了军心之后，信心大增，一拍桌子，大声宣布：“本王要清君侧。”

“清君侧”是一个西汉初年的典故，完整语句是：“诛晁错，清君侧。”西汉一帮权大势大的诸侯国王以清理皇帝身边奸臣为借口，起兵逼宫，对抗中央。后来汉朝皇帝无奈，杀了忠臣晁错，才平息此乱。这个借口冠冕堂皇，后来被各种各样的忠臣和奸臣拿来做旗号，十分畅销。

凤翔虽然是著名藩镇，可自从李茂贞父子死后，藩镇实力大大削弱，今非昔比了。李从珂决意起兵，但手上军力财力有限，不敢单打独斗，而且以下犯上心里发虚。于是李从珂打出锄奸惩恶的旗号，矛头指向朱、冯二人，并且嫁祸给朱、冯暗箱操作传位大事，强力谴责他们危害社稷，离间皇亲国戚感情，排挤藩镇诸侯。

李从珂这一道檄文很厉害，既明确了立场，他起兵是帮助国家除害，不是起兵造反。说这次皇位更替有暗箱操作，实际上否决了新皇帝的合法性，为他将来上位埋下伏笔。他还呼吁了最广大受怀疑受排挤的

官员，协助李从珂一起起兵。

这篇檄文极具煽动性。

那么能不能煽得动呢？

第一个不买李从珂账的就是他东面的邻居，西都长安留守王思同。这家伙的理由是，感激老皇帝李嗣源的恩情，不能参与李从珂的谋反行为。王思同对新皇帝并没有什么感情，对朝廷朱、冯也不屑一顾，但他不愿意毁掉名节。

其他藩镇大多不看好李从珂的前途，也不买李从珂的账，纷纷把凤翔派出的使节关押了起来。还有一些持观望态度，既不拒绝也不参与，静观其变。

这个局面大大出乎李从珂的意料，使他倒吸口凉气，一丝冷汗从后背窜上额头。

李嗣源朝廷各路武将诸侯中，要数李从珂最有实力。李从珂自幼跟随李嗣源征战，骁勇善战，出生入死，军中地位一度仅次于李嗣源。由于李从珂和庄宗皇帝李存勖同岁，两人作战都很勇猛，李存勖对李从珂十分喜爱，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年轻的李从荣虽然手握军权、官居要职，可大家都明白他是色厉内荏，除了逞凶斗狠瞎咋呼，没有多少能水儿。李从厚不仅年龄小，而且毫无作为，即便是虚名也没有李从荣大。李从珂也是这么想的，他自认为是竞争皇位的不二人选。他原以为以他的名头和实力，振臂高呼，一定会应者云集。可是他呼完了之后，四下一看，还是他独自孤零零地在那里戳着。

那为什么李从珂起兵得不到支持呢？

可能有几个原因。自从李存勖胡折腾断送了皇位断送了性命之后，李嗣源被乱兵拥戴称帝。七八年的光景，李嗣源腿一伸眼一闭，既没有培养接班人，也没有及时指定接班人，导致秦王李从荣之变。文武大臣对于后李嗣源时代无所适从，持观望自保态度的人居多，都不愿意趟这浑水。

可以说无论是李从珂、李从荣还是李从厚，都没有机会和名义培植自己的势力。文武大臣们也不敢贸然向任何一位皇子靠拢。因此，这几

位皇子在争夺皇位时，基本上靠的是个人的力量，没有来得及拉拢朝野各派加盟。

李从珂虽然资历很深，可是前几年被李嗣源的头号大臣安重诲一度打击排挤，差点丢了性命，政治生涯陷入谷底。即便安重诲死后李从珂复出，官爵提升了，可毕竟没几年，且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过来。

造反路是一条不归路。

潞王李从珂咬咬牙，硬着头皮准备单干。这时候，冰雪之中送来一盆炭火。陇州防御使相里金主动派判官薛文遇来凤翔，和李从珂谋划起兵大事。

李从珂出招，李从厚不得不接招。

皇帝李从厚调兵遣将讨伐李从珂，可是他发现没人愿意为他卖命。

此时此刻，最应该为皇帝分忧解难的应当是亲军指挥使康义诚。从感情上说，老皇帝李嗣源对康义诚十分信任，曾称赞康义诚淳朴厚道。从职责上说，康义诚掌握军权，亲军是皇帝的核心部队，有责任在生死危亡之际保卫皇帝保卫朝廷。老康自从做了这个亲军指挥使就没过上一天安心日子，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先是肩负老皇帝李嗣源的重任，后又脚踏两只船应对秦王李从荣的蹿升，再面临新皇帝李从厚的登基，现在李从珂又发兵作乱。

老康的神经快崩溃了，他不愿意在皇帝父子和皇帝兄弟之间选择，不想得罪任何一方。李从厚命帅出征讨伐李从珂，老康扭扭捏捏不肯去，推荐了长安留守王思同为主帅。

李从厚叹了口气，心中暗道："只好如此了，待朕摆平了这件事，再收拾你这个老油条。"

新皇帝李从厚下达诏书，谴责李从珂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大元帅，以已经从静难（宁夏一带）节度使退休的药彦稠为副元帅，以已经从绛州（陕西一带）刺史退休的苌从简为马步都虞候，以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人为主将。到了三月份，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主动提出和山南西道张虔钊、武定孙汉韶、彰义张从宾、静难康福等五节度使联合讨伐凤翔，加入围剿行列。

这个阵容要说起来也不算弱了，其中不乏能征惯战的将领，东南、东、东北、西北、朝廷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围剿凤翔。这么大的官军压境，小小凤翔如同鸡蛋，还不一碰就碎了。

官军各路兵马陆续抵达凤翔城下，也不听王思同调遣，各自找块阵地向凤翔发起攻击。

凤翔城池年久失修，护城河被淤泥快填平了，城墙和箭楼破败不堪。在官军的一通猛攻猛打之下，东西两处外关城门失陷，城内守军死伤严重。



李从珂心急如焚，在帅府中坐立不安，焦虑之色溢于言表。

事情偏偏出人意料。

凤翔军战斗力不强，可官军也有官军的缺陷。

这次李从珂和朝廷之间的战争，双方拼的不是军力和财力，实际上拼的是心理，完全是一场心理战。

官军并非先在洛阳聚集，作为一支完整的部队出发，而是分散在各地去凤翔围剿李从珂。这种打法，必然是分散了力量。更严重的是，主帅王思同虽然有忠心，可是没有领兵打仗的能耐，对于排兵布阵一窍不通。

李从珂沙场宿将，精通各种阵法打法，进攻有方，防守有法。手下将校有李从珂这个主心骨，还指望李从珂打赢了做皇帝，可以跟着鸡犬升天。所以凤翔军的士气比较高，背水一战，只有置之死地才能求生。

趁着官军攻城间隙休息的时候，李从珂登上城头，向城外官军展开了强大的心理反击。

李从珂生的身形高大，肩宽背厚，魁梧威猛，方脸虎目，络腮胡须。他站在城头声泪俱下，向官军喊话："弟兄们，多年未见，没想到此时此刻我们如此见面，让我五内俱焚啊。想当年，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跟随先帝（李嗣源）东征西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九死一生，全身上下满是创伤。"

说到此处，李从珂将衣甲扯开，露出了臂膀和胸膛，道道伤口疤痕在阳光下震人心魄。

李从珂接着诉说："你们当年跟着我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江山社稷。难道你们忘了我们的战友情分和生死誓言了吗？当今朝廷信任奸臣，猜忌骨肉，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受到讨伐？"

李从珂那么大的壮汉涕泗横流，追述往昔，令城内城外的军兵将校感慨万千，纷纷想起了过去和李从珂患难与共的岁月。有的官军掩面而泣，自动扔下刀枪，纷纷表示不打了。

张虔钊性格倔强褊急，不管李从珂那一套，还举着宝剑督战。他手下士兵怒了，不仅不攻打凤翔城，反而调头冲着张虔钊杀过来。张虔钊吓坏了，趴在马背上，一溜烟地逃走了。

就在官军军心动摇的时候，官军中的羽林军指挥使杨思权大喊一声："大相公，吾主也。"大相公就是李从珂，因他在皇子中排行老大。人心惶惑之际，只要有一个人挑头，就会立即爆发从众心理，这是动物界的本能。杨思权一喊，官军各路兵马纷纷弃甲投降，愿意效忠潞王李

从珂。以王思同为首的六大节度使成了光杆司令，这仗还怎么打？六大节度使抱头鼠窜。

李从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背的衣衫已经被冷汗湿透。

几万官军投降李从珂，可是这些人也是有条件的，在进城之际，就向李从珂明确提出来，一旦李从珂做了皇帝，要封他们为节度使，封防御使、团练使都不要，嫌官太小。

李从珂为了收服人心，只好一一答应，立即开出了空头支票。找来一大摞纸张，在一张上面写上："封杨思权为邠宁节度使"，交给杨思权。对其他人也一一写上名字和官职，每人一张白纸期货委任状。

除了封官，还要赏钱。这是军阀混战年月的游戏规则，否则谁提着脑袋跟你干？

李从珂把凤翔城里一切值钱的东西都给军队分了，官财不够分，又搜刮了老百姓的钱财，老百姓的还不够就又强行征收了各级官吏家的钱财，还是不够，就把大大小小的锅收缴，砸锅卖铁充数，这才算安抚住军心。在缺乏公义的政治理念及目标的情况下，原始的感情和原始的利益占据了上风，使围剿凤翔的官军土崩瓦解。

李从珂凤翔一战顶住了官军的第一波攻击，易守为攻，准备要打向洛阳。

围剿凤翔失败，官军溃散。后唐朝廷震恐，从皇帝到大小官员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新皇帝李从厚带着哭腔对亲军指挥使康义诚、枢密使朱弘昭、冯赟说："先帝归天之时，我在外地做藩属。那个时候，谁能即位全由你们诸位大臣说了算。我实在没有心思要当皇帝，更没有和哪位皇子竞争的打算。"

李从厚越说越激动，脸色发白，葱根一样的手指颤抖着，他继续说道："既然我已经登基称帝，可年纪轻，经验少，国家大事全部委托各位大臣协助处理。我原本对于兄弟感情很珍惜，不愿意互相猜疑。可是你们这些大臣们考虑到国家命运，并以此建议我要提防潞王，我哪里还有异议？"

说到此处，李从厚额头上冒出了汗滴，他在抱怨大臣们瞎出主意才

招致今天的祸乱。新皇帝一脸苦相，蜷缩在龙椅之上，咬了咬嘴唇说道：“当初发兵之初，你们个个耀武扬威以为了不起，认为凤翔贼寇不足挂齿。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办法转危为安？我打算去迎接潞王，把皇帝大位让给他。如果这样还不能消除灾难，那我也心甘情愿了。”

李从厚虽然年轻，但作为一国之君，说出这样一席话，也的确哀伤凄楚。

朱弘昭、冯赟这俩家伙吓坏了，低着脑袋既不敢看皇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康义诚此时来了勇气，挺起胸膛对皇帝说：“讨伐凤翔的官军受惊吓溃败，主要原因是主帅失策。现在侍卫亲军还有很多兵力，臣愿意率领亲军扼守要塞，召集亡散的官军，坚守城池，再图长久之策。请陛下不必过于担心！”

李从厚这时候想起了和李从珂战功齐名的石敬瑭，打算派人去调石敬瑭进京护驾。当初文武大员容不下石敬瑭，才想办法将其排挤出京师，到太原去做官。现在李从厚要召回石敬瑭，他们哪里肯同意？特别是康义诚这个职位以前是石敬瑭的，石敬瑭如果回来，康义诚不就没位子了？因此，康义诚坚持请命去抵挡潞王。

皇帝李从厚无奈，实在想不出别的计策了，只好听从康义诚的意见。在侍卫军出征之前，皇帝亲自做战前动员工作，又是打气又是鼓劲儿，还给赏赐，把国库中仅存的钱财全部拿出来劳军。李从厚也给这些军校开出了空头支票，答应他们只要好好干，灭了凤翔之后，每人再犒赏二百缗钱。既然已经撕破脸，皇帝李从厚派人杀了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和尼姑女儿。

潞王李从珂一路向东，破关斩将，擒获王思同、药彦稠。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匡国节度使安重霸、保义节度使康思立、马步都虞候苌从简、左龙武统军王景戡望风投降。

李从珂行军抵达陕州后，有部下僚佐劝说李从珂，暂且缓一步进军。因为潞王大军势如破竹，对京城洛阳构成了极大的威慑。一时间谣言四起，说潞王兴兵要逼宫，逼得皇帝逃离了京城，洛阳城内人心大乱。李从珂于是停留在陕州，发出通告文书，指名道姓铲除朱弘昭、冯

赟两家，不牵涉其他人，请朝野放心。

康义诚率领侍卫军开赴新安（今河南省新安附近），一仗还没打，连潞王的军队还没见到，官军就乱套了。官军十个一伙儿，百名一队，扔下刀枪盔甲，偷偷跑出大营，向陕州的潞王军队投降领赏去了。从新安到陕州的路上，投降溜号的官军络绎不绝，大家有说有笑，争前恐后。

康义诚走到干壕时，部下只剩了几十人。这时候，官军突然遭遇了凤翔的侦察兵。康义诚吓得腿肚子发软，连忙表示他出征前就已决定投降，这次出征只不过是个幌子，实际是把队伍拉出来投降的。说到此处，老康拿出自己的佩弓佩剑做信物，请凤翔侦察兵带给潞王。

一天之后，老康屁颠颠地赶到陕州向潞王投降。李从珂素来看不起康义诚阳奉阴违、见风使舵的为人，本想杀了这厮，但念在招抚官军之际，暂且留了老康一条命。

康义诚讨贼走得轰轰烈烈，败得落花流水。

消息传到京城，皇帝李从厚吓得面如土色，急惶惶派人去找朱弘昭，打算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老朱接到皇帝召见的命令后吓坏了，认为皇帝要把他交给潞王做替罪羊。老朱在害怕、郁闷、惶恐、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自家后院投井自杀了。

老朱一死，洛阳城内大乱。各派系势力各怀鬼胎，各自忙着为将来打算了。京城巡检使（警察局长）安从进听说朱弘昭已死，急忙寻找投降潞王立功的机会。不能再观望了，现在形势已经分明，潞王太强大了，朝廷肯定顶不住了。安从进带人冲到冯赟家，一通猛杀猛砍，要了老冯一家的命，捎带上老朱的人头，和老冯的人头一起送给了潞王，以此表达他效忠于李从珂的决心。

潞王已经大获人心。

洛阳已经岌岌可危。

皇帝李从厚不敢在洛阳住了，打算效法唐朝各位先皇帝，逃离京城，另谋出路。李从厚派人去找亲信大宦官孟汉琼，打算让孟汉琼保护他一起跑。皇帝派去的人不一会儿回来了，禀报说孟汉琼单人独骑去陕

州投降潞王去了。李从厚气得差点一口鲜血喷出胸腔。

终于挨到了晚上。趁着夜色，皇帝李从厚带着五十名侍卫出玄武门，出逃魏州。皇帝前脚出城，留守的禁军后脚立即把门关上，不让皇帝再回来了。李从厚泪洒洛阳，孤零零半夜大逃亡。

第二天早上，冯道、李愚这些宰相上班后才发现朱、冯已死，皇帝逃走。

现在洛阳京城里说了算的只有皇太后、冯道、李愚、安从进和中书舍人卢导。这几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搓手顿脚，七嘴八舌说不出个准主意。安从进和冯道主张迎接潞王，拥戴潞王为皇帝。李愚和卢导觉得不妥，即便投降也要投的有些体面，哪能这么赤裸裸呢？有失读书人的斯文。皇太后可不管他们这些费事劳神的周折程序，直接派人去向李从珂表达慰问了。

最后冯道大吼一声说道："办事要务实，不能追求花架子！现在扯那些别的都没用。"

孟汉琼急惶惶地赶到渑池遇到了潞王。此时潞王已经接到皇太后邀请，正浩浩荡荡赶赴洛阳。孟汉琼自以为和潞王很熟，可以得到潞王重用。潞王李从珂根本连眼皮都没抬，冷冷地说了一句："事情明摆着，你这祸国殃民的宦竖，推出去砍了！"

李从珂进入京城之后，没有直接去皇宫，而是回家住下。一方面有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他还没有接到任何劝他称帝的消息，没有理由进驻皇宫，免得落下犯上的口实。

第二天，冯道等人将写好的劝进奏章送到潞王手上，极力拥戴李从珂称帝。李从珂进宫拜见皇太后、皇太妃，到李嗣源棺椁前放声痛哭一番，陈述这次来洛阳的理由和目的。

冯道率领百官求见潞王，再次拥戴潞王称帝。李从珂摆摆手说："我此行是迫不得已，等从厚皇帝归来，父皇陵墓修好安葬之后，我还要回凤翔保境守土，继续做藩臣。各位大臣突然提议拥戴我称帝，这不是我的目的。"

大家一听傻了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该怎么办。

还是有人聪明，悟到了李从珂话中的玄机。皇帝李从厚并没有死啊，李从珂如果登基，那是篡位。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主意，由皇太后下令，免去李从厚的皇帝头衔，降为鄂王，提拔潞王李从珂为代理皇帝。

如此一来就名正言顺了，文武百官再次劝进，李从珂没有再推脱，而是舒舒服服地顺竿儿往上爬。在李嗣源的灵柩之前，由皇太后和百官见证，李从珂即位为皇帝。

李从珂坐了皇帝，马上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在起兵凤翔之初，他答应对拥护他的军兵封官赏钱。现在到了兑现的时候了。封官的好办，把白纸期货委任状改称圣旨委任状就行了，一口气封了一大堆节度使。赏钱可难办了，因为国库已经空虚。自李嗣源死后，连续开销，没剩几个钱了。国库全部钱财加一起离犒赏三军所需还差一半。

李从珂不敢食言，生怕军队作乱再把他掀翻。无奈之际，李从珂下令搜刮所有国库、皇宫、内务府、官员、老百姓家，值钱的统统交出来劳军，即便如此可还是不够。又下令，不管是自有房产还是租赁房产，先预征收五个月的房地产税。如此一来，民怨沸腾，往外拿钱的怨恨李从珂，收钱收不够的军兵也怨恨李从珂。于是民谣四起，说是“送走泥菩萨，来了生铁佛”，意思是李从厚懦弱，李从珂铁腕。

按下李从珂收拾对付这个烂局面不说，再说说李从厚的情况。

公元934年四月十六日，李从厚一路颠沛流离，跑到卫州的时候，遇到了石敬瑭。康义诚出征前，李从厚发出命令调石敬瑭进京勤王。穷途末路之际君臣二人相遇。

李从厚哭哭啼啼地拉着大姐夫驸马爷石敬瑭的衣襟说道：“国家社稷危在旦夕，这可怎么办啊？”

石敬瑭试探地问道：“康义诚奉命西讨，胜负如何？陛下怎么跑到此处来了？”

李从厚这才向石敬瑭介绍了最新情况：“康义诚这个老匹夫背叛了朕，京师即将陷落。”

石敬瑭沉吟了片刻，然后仰天长叹了几声，无奈地说道：“陛下为

今之计，去魏州邺都也不见得有什么结果。先从眼前着手吧，卫州刺史王弘贽是一员老将，请皇帝就近和他商议一下对策。”

王弘贽盛情接待了流亡天子和石敬瑭一行，在驿站安排了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王弘贽单独会见了石敬瑭，他对石敬瑭说道：“以前也有天子被迫离开都城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有将相、侍卫、府库、法物追随，作用是使官员黎民有所供奉，心存希望。现在陛下什么都没有，只有区区五十个骑兵，能干什么呢？”王弘贽的意思很明白，现在的皇帝孤家寡人一个，既没实力也没希望，肯定也不会再有东山复起的那一天了。

石敬瑭把王弘贽的话转告在驿站焦急等待消息的李从厚。李从厚身边侍卫听石敬瑭这么说，看透了王弘贽和石敬瑭的心思，分明是搪塞推诿，不愿意护驾嘛！李从厚侍卫气得哇哇大叫，冲上来要杀石敬瑭。石敬瑭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在外面听到动静，带兵杀进来，把李从厚身边五十人杀了了干干净净。石敬瑭没敢杀李从厚，将其抛弃在驿站。石敬瑭心想我没有闲工夫在这里和你这落魄皇帝磨牙，潞王已经进京，还是潞王有奔头儿。于是石敬瑭一路急行军赶赴洛阳向新皇帝报到。

石敬瑭可能原本就瞧不上李从厚，不认为他是做皇帝的料。在卫州这场君臣偶遇的戏中，石敬瑭极其狡猾。他迅速地判明了形势，做出了利害取舍。他决定弃李从厚而投李从珂。可是石敬瑭又不愿意背上背叛主子的骂名，于是他把矛头转移给了王弘贽。而他则巧妙地转变角色成了中间人，似乎是王弘贽不愿意护驾，而不是他石敬瑭。

大家要高度重视刘知远这个人，他在若干年后做了后汉的皇帝，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王弘贽把李从厚软禁起来，派人向新皇帝李从珂报告请功去了。李从珂顺水推舟，命令王弘贽在皇宫做侍卫的儿子王峦去解决李从厚。王峦马不停蹄来到卫州和他爹商议之后，由王弘贽设宴请李从厚喝酒。李从厚猜透了酒中有毒，拒绝喝酒。王峦见下毒暗杀不成，索性找了根麻绳，把李从厚勒死了。王弘贽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傻蛋，捡起石敬瑭抛弃的落魄皇帝，不仅没有觉得烫手，而且乐呵呵地把弑君的大帽子带在了

自己头上。

百日皇帝李从厚殒命卫州府衙。

就在后唐皇族血拼之际，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在洛阳秘密发出了一封书信。此人是耶律倍，他写信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信中说道：“李从珂以下犯上，弑君自立。后唐内乱，请契丹趁此机会发兵中原。”

那么契丹有没有发兵开战呢？

6．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为了活命，向契丹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契丹等了十年，终于等来机会。后唐这头外强中干的大象倒下了，契丹从它身上咬下一大口肥肉，瞬间吞并燕云十六州。

自从公元930年冬天，契丹太子耶律倍私奔到中原洛阳后，一直受到后唐皇帝李嗣源的热情礼遇，享受着省部级待遇，不用操心任何政务，也不必上班工作。他的主要事情就是读书、研究学问、琢磨医药、写写字、绘绘画。

由于长期压抑，耶律倍的心理出现了畸形的变态趋势。一方面是饱读诗书、田园避世、与世无争的做派，甚至仰慕古人先贤，以让出皇帝之位的境界自居。另一方面性格极其苛刻残酷，对待身边的仆人甚至妃子屡下毒手。如果哪一天心情不好，耶律倍立即暴怒，对待妃子用烧红的铁条烫烙，甚至割开她们的胳膊喝她们的血，隔不了几天就有侍妾婢女被杀。耶律倍性格变态成了虐待狂或者性虐狂，以致于没有仆从愿意伺候他，甚至后唐明宗李嗣源给耶律倍娶的夏夫人，也受不了耶律倍的这种疯狂的肉体虐待和性虐待，被迫削发为尼，出家离开了耶律倍，这才侥幸保全了性命。

耶律倍尽管被弟弟耶律德光排挤出契丹，可是耶律倍心里还想着契丹的家人，和他们常常书信往来。李从珂兵变称帝后，耶律倍认为中原大乱，是契丹兵伐中原的好机会，他主动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传送密信，邀请契丹入侵。

从这一点上看，我怀疑耶律倍这家伙已经变成了超级双料间谍，既为李嗣源朝廷服务，又惦记着老家契丹。

那么契丹方面是否知道中原的动荡呢？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后唐换了三个皇帝。契丹很了解中原的情况，既有暗哨打探消息，也有官方使节往来。既然契丹知道中原地区皇权更迭、危机四伏，那么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契丹没有动静。

契丹按照正常两国间的国礼，处理了李嗣源和李从厚的死讯，派出使节前往洛阳吊唁。

因为契丹自己这期间也遇到了重大丧事，契丹的太皇太后去世了，几乎是和李嗣源同时去世的。太皇太后就是耶律阿保机的母亲，耶律德光的奶奶，这是契丹国内地位最高的人物了。契丹忙着给太皇太后治办丧事。一直到二月底，契丹太皇太后的皇陵修好后，才安葬礼毕。

古有“伐丧不祥”的说法。估计契丹既有自己的国丧又有后唐的国丧，两件事赶在一起，特别是自己的国丧更加重要，契丹没有在这个时机大兴兵戈。

耶律德光得到耶律倍的密信后，决定对中原后唐实施试探性进攻。

公元934年八月。

秋高。

气爽。

精神爽。

草长马肥。

耶律德光亲自率领人马越过长城雁门关，杀入关内。九月，到达云州，一战攻下边塞城池河阴。十月杀到了灵丘（今山西省灵丘县附近）。十一月攻下武州（今河北省宣化县）辖区的阳城。正在耶律德光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寒冬来临，十二月份皇后在生皇子阿钵撒葛里的时候难产，孩子的命保住了，可是皇后死了。皇后随耶律德光在军中，皇后一死，这仗没法继续打下去了。耶律德光率领契丹军队还师。

这次契丹入侵之所以没有取得较大的战果，一方面是因为契丹皇后

的突然死亡阻断了战争向纵深推进，另一方面因为中原王朝在北部边境的防御力量仍然较为强大。此时在山西北部边境指挥迎击契丹的是后唐名将石敬瑭和杨光远。

按照契丹国的法令，出兵打仗一般是春季和秋季。秋季打仗利在速战速决，如果战争陷入僵持，则会面临冬季严寒的考验。契丹劳师袭远，粮草辎重补给不足，迫于天气的压力不得不放弃战争。因此契丹多次入侵中原不能深入，只能在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实行运动战、掠夺战。这也是耶律阿保机处心积虑要占据长城以南河北一带的目的，要为契丹大举南下建立桥头堡和补给周转基地。

大家要问了，石敬瑭不是去洛阳了吗？什么时候回到山西太原的？

石敬瑭去洛阳，去得蹊跷。

石敬瑭住洛阳，住得凶险。

石敬瑭回太原，回得艰难。

尽管石敬瑭在前文书中多次出现，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石敬瑭此人。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对石敬瑭只有“儿皇帝”这么一个令人不齿的简单印象，其实石敬瑭也有传奇的人生。

石敬瑭系出名门，是望族之后，家庭背景很深。据传是卫大夫石碏、汉丞相石奋的后代，大概有牵强附会的成分。但从四代祖爷爷开始，石敬瑭祖上有名有姓，代代官居要职，辈辈投身军旅，和李克用祖上关系密切，渊源深厚，一直在山西代北驻守为官。石敬瑭的父亲石绍雍曾是河东李克用和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战将，屡立战功，名头和河东头号大将周德威差不多。

石敬瑭排行第二，生于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二月二十八日，现在已经四十二岁。石敬瑭自幼少言寡语，脾性平和，不爱说笑，喜欢研习兵法，尤其推崇上古名将赵国的李牧和西汉的周亚夫，治军严格厚重。

李嗣源在做代州刺史的时候，见到石敬瑭，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就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了石敬瑭。后来石敬瑭跟随李嗣源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深受李嗣源信任和器重。

石敬瑭真正出名是在晋梁河北大战的初期，后梁老将刘寻阝从莘县出奇兵夜袭魏州，与李存勖率领的晋军发生激战。石敬瑭带人奋力冲杀，不仅杀敌甚多，而且自己的队伍完好无损。当时的晋王李存勖给予石敬瑭最高的褒奖，石敬瑭自此驰名天下。从此，石敬瑭跟随李嗣源在黄河一带与梁军频频交战，成为晋军中的主力，勇武战功与李从珂齐名。

由于石敬瑭和李嗣源一个脾气，不爱卖弄张扬，更不喜欢争功邀赏。因此，石敬瑭的官职一直升得很慢，在庄宗李存勖做了皇帝之后，石敬瑭还仅仅是李嗣源帐下的一名都校，没有干到节度使的职衔。不过李嗣源一直很喜爱这个乘龙快婿，很了解他的为人。

李嗣源入主洛阳成为后唐明宗皇帝之后，石敬瑭的春天来了，地位一路飙升。岳父大人做了皇帝，石敬瑭立即被提拔为光禄大夫、检校司徒、陕州保义军节度使。李嗣源做皇帝第二年，加封石敬瑭检校太傅兼六军诸卫副使，进封开国伯。在平定汴梁朱守殷之乱后，石敬瑭又被提拔为宣武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进封开国公，获得“耀忠匡定保节功臣”荣誉称号。没几个月，又加封为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待遇、兴唐尹、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驸马都尉。

石敬瑭不仅英勇善战，在治理地方行政方面也有出众的才干。石敬瑭在陕州节度使任上，干了不到一年，各项工作处理的井井有条，受到了军队和老百姓的欢迎称颂，是个很有名望的父母官。

后来，石敬瑭在邺都（魏州）做天雄节度使，主政魏博地区。当时的邺都是后唐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居于南北交通要道，农业商业发达，可是人情风俗粗犷剽悍，老百姓爱打官司，一天到晚案件不断。石敬瑭命人在帅府门口挂了个盒子，让老百姓把意见、状纸、检举信随时投递到这个盒子中。这就是我们当今司空见惯“意见箱”的最早雏形。石敬瑭工作勤奋，把意见箱的各种信函状纸一一亲自审阅，亲自审案。可是魏博这个地方的人太爱打官司了，自从得知节度使大人广接民意敬业办公之后，各种状纸如雪片一样络绎不绝。这案子越办越多，一年之后，石

敬瑭案头上堆了满满的卷宗。

石敬瑭一生简朴，从不铺张浪费，更不喜欢声色犬马的娱乐活动。下班之后，石敬瑭常常召集幕僚讨论风土人情、社会治理得失、民间饥饱冷暖，很了解政治和民情。因此，石敬瑭辖区的官吏和部属都不敢欺骗蒙蔽他。石敬瑭在每一地做官，都倡导孝行为先。凡是对父母老人不好好赡养的，一旦被石敬瑭发现，必定砍头论罪。

有一则故事是讲石敬瑭明断是非的。一天，有一个酒店的老板娘和官军士兵打起来了，吵闹纠缠不休。最后双方将官司打到衙门，对质公堂。老板娘是原告，她说在店门口晒粮食，官军牵着马路过，晒的粮食被军马偷吃了，要求官军赔偿。官军是被告，觉得冤枉，矢口否认军马吃了店家的粮食。两人各执一词，都没有证据。审案子的官员被这两个人吵晕头转向，不知道哪个有理哪个无理。

正在案子陷入僵局的时候，石敬瑭来视察工作。石敬瑭来到府衙现场，旁听审案情况。待听明白情况后，石敬瑭说：“各执一词，如何判定是非？可以把军马杀了，刨开马肠子看看就行了。如果马肠子内有粮食，那么官军就是有罪，砍头惩治。如果马肠子里没有粮食，那么就是老板娘诬陷，就把她砍了抵罪。”

随着石敬瑭话音落地，公堂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原本乱哄哄的一群人，顿时鸦雀无声。石敬瑭一摆手，侍卫人员走到公堂外，手起刀落，将军马杀死，把血淋淋的马肠子捣腾出来。老板娘和官军及围观的老百姓、审案官吏纷纷伸长了脖子，张着嘴巴，瞪着眼睛，急切地争着看到底在马肠子里有没有发现粮食。

结果出来了，马肠子内除了马粪空空如也。

那个先前疯婆子似的老板娘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地上。石敬瑭面无表情，看着现场。审案官吏慌慌张张地左顾右盼了几眼，急忙命人将那老板娘拖出去，当街砍了脑袋。

虽然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人的性命似乎和一匹马一般，但在那个战乱纷争的年代，能分出是非曲直已经算是高明和负责任了，况且石敬瑭还有治乱世用重典的成分在里面。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诈勒索。

虽然兵伐四川失利，但石敬瑭的官职却继续提升，因为战争的责任全都算在了安重诲一人的头上。石敬瑭改任河阳节度使、判六军副使。石敬瑭地位扶摇直上，受到李嗣源的厚爱有加，这引起了一撮儿人的羡慕嫉妒恨。有人想把石敬瑭从中央排挤到外地去。首先发难的是咄咄逼人的秦王李从荣，这小子认为石敬瑭挡了他发展的路。在李从荣和一班文武大臣的撺掇下，石敬瑭兼任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荣誉称号改为“竭忠匡运宁国功臣”。自此，石敬瑭离开京城到太原上班去了。由于调离中央，丢了判六军副使的头衔，此后不能执掌国家军队，石敬瑭曾很为此而郁闷过。

明宗皇帝李嗣源死讯传到太原，石敬瑭哭得死去活来，足见翁婿情深，似乎没有太多假的成分。李从厚皇帝面临潞王李从珂威胁之际，想征调石敬瑭进京护驾。在卫州君臣相遇，石敬瑭在权衡利害之后，毫不怜惜地放弃了李从厚，改投李从珂。

这个时候，石敬瑭对新皇帝李从珂尚无恶意，也没有太多猜忌。如果石敬瑭对李从珂不放心，那他完全可以调头回太原，拥兵自重。

石敬瑭对李从珂没有猜疑之心，可是李从珂对石敬瑭很不放心。

在李嗣源一生戎马生涯中，李从珂和石敬瑭如同李嗣源的左膀右臂，两员猛虎战将，功劳能耐不分上下。李从珂素来对石敬瑭有些不服，两人心中暗自竞赛已经多年。况且李从珂一度活得很不如意，差点被安重诲干掉，和石敬瑭一路大红大紫的经历比起来，李从珂总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潞王李从珂起兵篡位成为后唐的新皇帝，放眼天下，唯一让他不放心的人就是石敬瑭，也只有石敬瑭有这个实力。

李从珂称帝后改年号为清泰，史称清泰帝。李从珂不仅和庄宗李存勖年龄一样大，作战风格相似，做了皇帝之后的表现也一样糟糕。李从珂起兵于弱势地位，为了召集更多的支持者，他不得不开出了一大摞空头支票。做了皇帝后，清泰帝李从珂不敢食言，只得一一兑现当初的许

诺。如此一来，天下藩镇和朝廷大员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价值导向是非难辨，政治秩序陷入昏暗与混乱。各种投机分子充斥在各级官僚机构之中。派系斗争、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欺上瞒下、横征暴敛、朝令夕改等等弊端大行其道。李嗣源朝廷的两位大员范延光和赵延寿在外面躲避了一阵子，又受到李从珂重用，重新回到朝廷做首辅大臣。见风使舵的冯道被提拔为司空、兼任匡国节度使。实在是找不到新的有才干的人，李从珂也不得不从现有的垃圾官员中重新废物利用。

石敬瑭在洛阳住下来，已经意识到李从珂对他的猜忌，心里惶惶不安，可是又不敢主动提出来回太原，担心这会加剧李从珂对他的防范与猜疑。石敬瑭寝食难安，度日如年。最近，不知道石敬瑭得了什么病，瘦得皮包骨头，形销骨立，精神萎靡，样子十分痛苦。每天上朝的时候，晃晃荡荡，弱不禁风，摇摇欲坠，几乎要支持不住了。

在对待石敬瑭的态度上，文武大臣出现了分化。从凤翔跟随李从珂起兵的部将都劝李从珂把石敬瑭滞留在京师，不让他再拥有地盘和军队。而石敬瑭的岳母曹太后和公主老婆，不断地向李从珂说石敬瑭病得可怜，估计活不长了，请皇帝关照关照他。还有的文官大臣对李从珂说，不应该猜疑石敬瑭，应该让他回太原继续承担重任。

最后，清泰帝李从珂看着石敬瑭的可怜相，心也软了，终于同意石敬瑭回太原。石敬瑭刻不容缓，马不停蹄，一路飞奔，回到了太原本地藩镇。

石敬瑭死里逃生，躲过一劫。

石敬瑭到达太原城门时才敢停下来，回头看了看洛阳方向，重重地抹一把额头的汗水。

石敬瑭回到太原后没几天，赶上耶律德光兵伐中原，两人小打了几仗。

李从珂与石敬瑭间的矛盾演变，和李存勖与李嗣源之间的矛盾演变如出一辙。

一劫刚刚过去。

一劫紧跟到来。

石敬瑭逃回太原后，时刻警惕清泰帝李从珂对他的态度，战战兢兢过日子，苦思冥想自保之策，挖空心思消除清泰帝对他的猜忌。石敬瑭和后唐朝廷之间玩起了捉迷藏，可谓煞费苦心、机关算尽。

石敬瑭虽然人在太原做官，可是家里很多人仍在洛阳。他在朝廷有很多内线卧底。石敬瑭的两个儿子在宫中做侍卫，曹太后对石敬瑭关系亲近，几个小姨子对他也不错。石敬瑭花大把大把的银子买通了皇宫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员。这些人每天把清泰帝李从珂的态度和朝廷的一举一动，及时完整地报告给石敬瑭，还时不时地替他活动活动门路，说说情。

为了消除清泰帝李从珂的戒心，石敬瑭在外人面前常常说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难以继续工作，不能承担节度使这种重任了。让这些人带消息给李从珂，使李从珂认为石敬瑭没有野心。

在韬光养晦保持低调的同时，石敬瑭暗地里抓紧扩军备战。他明白有实力才有活力。一味装病躲得一时，躲不了一世。只有手中紧紧握有刀把子，才是活命安全的第一保障。石敬瑭以加强边防治安为名，联合幽州节度使赵德钧，要求朝廷大量向他们提供粮草军需铠甲器械。

就在石敬瑭想尽一切办法和朝廷维持稳定关系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再次挑拨了李从珂和石敬瑭脆弱的神经。夏天，朝廷派人给石敬瑭驻守忻州的军队送来夏季军装，并对军队进行了一番宣讲鼓励。这原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回事，石敬瑭陪同朝廷钦差发完衣服讲完话，正要扭头回府衙，军中突然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大帅万岁！大帅万岁！"

闻听此言，石敬瑭和朝廷钦差不约而同地全身一震。朝廷钦差错愕狐疑地盯着石敬瑭，石敬瑭额头立即冒出了虚汗。军队不感谢朝廷，竟然感谢石敬瑭，还高呼石敬瑭万岁！这是谋反啊！

石敬瑭一咬牙一跺脚，心里骂道："他奶奶的，哪个王八蛋这么混球！这不是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吗？"石敬瑭断喝一声："刘知远，查明是谁在蛊惑军心，就地正法！"

刘知远不敢犹豫，只得把带头喊口号的三十六个人砍了脑袋。可怜

这几十个傻家伙，对石敬瑭忠诚，可是不识时务，白白断送了性命。

“万岁事件”之后，清泰帝对石敬瑭的疑心更重了。

君臣之间一旦产生猜疑，十之八九是以生死为结局。这是中国封建历史中最为悲哀的一幕，也是多少或贤明或昏庸的君臣无法挣脱的死结。这种政治环境下，不存在保障互信的可验证法宝。只有肉体的消灭与反消灭是终极选择。

既然猜疑愈演愈烈，清泰帝决定要动手了。

先下手为强。

弱肉强食。

石敬瑭回到太原藩镇不到一年，李从珂就调派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驻守代州，目的是分化石敬瑭的权势。

公元936年春节刚过，中原大地还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上至皇帝宗室，下至黎民百姓，都还在走亲访友，燃花放炮。清泰帝李从珂在皇宫大内摆下家宴，与皇太后、公主、皇后、皇族近亲喝酒看戏。石敬瑭的老婆大公主向李从珂敬酒祝寿，说完万福金安万寿无疆的祝词之后，大公主起身向李从珂告辞，准备回太原。

虽然李从珂做了皇帝，可是皇宫中人人各怀心腹事，谁也不相信谁。所谓的宴饮过年，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虚假文章，走走过场罢了。

石敬瑭在太原避祸，他媳妇大公主在宫里也住不下去，急着要走。李从珂看出了大公主的心思，忍不住冷嘲热讽了几句：“大妹你为何不在京城多住些日子？这么急着回太原，是不是去和妹夫石敬瑭会合，一起谋反啊？！”

李从珂这个话太直接、太刺激、太不留情面了。

大公主吓出了一身冷汗。石敬瑭得知这个消息后在太原也吓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李从珂是在酒宴上说的这番话，可这不同于一般的酒话醉话玩笑话，这意味着李从珂和石敬瑭撕破面皮了。

李从珂当着大公主的面指斥石敬瑭，事后李从珂也觉得有些冒失。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事已至此，不必遮遮掩掩了。清泰帝李从珂着手和文武大臣密谋除掉石敬瑭。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和吕琦商量出一个主意，他们认为石敬瑭一定会造反，而且判定石敬瑭如果造反一定会勾结契丹。如果河东和契丹联合起来，中原无论如何也敌不过的。还不如中原朝廷先主动联合契丹，釜底抽薪，切断石敬瑭的外援。李崧和吕琦还商量出一个联合契丹的办法，由朝廷出面把前些年俘虏的契丹大将送还契丹，再给契丹送上岁币十万缗，契丹一定会主动接受后唐朝廷的邀请。

李崧和吕琦俩人估计自身力量不够，又联络了财政部长张延朗，三人一拍即合。张延朗认为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制约石敬瑭，而且可以和契丹修好，节约边防军费开支十之八九。

三人商议之后，才向皇帝李从珂提出建议。李从珂一听，拍掌称好，也认为是一条妙计。得到了皇帝肯定，三位大员挽胳膊撸袖子，起草给契丹的友好国书。

第二天，清泰帝李从珂把这条计策告诉了枢密使秘书薛文遇，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薛文遇对此嗤之以鼻。薛文遇认为这是皇朝正统屈尊就驾向契丹点头哈腰，太有失颜面，奇耻大辱。不仅如此，薛文遇还搬出昭君出塞的典故吓唬李从珂，说如果契丹接受修好，要求娶皇家公主怎么办？

李从珂被薛文遇数落一顿没词儿了，反倒觉得薛文遇言之有理，很后悔听取了李崧、吕琦和张延朗的话。不仅不再认可他们的这条妙计，转而翻脸怒斥三人怂恿皇帝成为卖国贼。吓得这三位大臣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连声赔不是请罪。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趟这浑水，纷纷闭口不言，你们皇家的事情爱怎么办怎么办去吧。反正是狗咬狗一嘴毛，没一个好东西。

实际上这场辩论的交锋极具有代表性，一直影响了后世上百年的外交政策以及几百年的治史观点。此时的中原王朝早已不是朱梁时期，更不是盛唐时期，百业凋敝，政治废弛，纲纪沦落，军备虚弱，人心离散，已经没有能力虎踞中原雄视天下，更不是天朝皇极统御四方的时代了，只不过是占据了黄河两岸较大地区的一个政权而已。即使这样一个日渐堕落衰败的政权，不思振兴光复的良策，还死死抱着天朝正统的陈

旧观念不放，暴露无遗地反映了一些中原士大夫的意淫虚幻心态。

此时的中原已经开始走向没落，而契丹正在走向强大，两者的力量对比在发生转化。中原士大夫似乎靠老祖宗的一点正统仙气儿就可以打败契丹的铁骑。在后来数百年的历史研究中，有捉笔著史话语权的士大夫仍然不甘于认为中原输给契丹的现实，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为这个政权以及其后疲敝的中原政权辩护。似乎这块土地只有他们这些嫡传正根儿子孙才有资格统治，即使他们统治的一塌糊涂，即使他们祸国殃民似乎也是神圣的。

这是一种极端不务实的态度，自己给自己戴眼罩。

当然李崧、吕琦、张延朗的所谓妙计也未必可行，因为契丹不一定会接受他们一厢情愿的“优惠”条件。如果契丹只盯着土地，或者土地和钱财都要，或者胃口更大，那么这条妙计也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问题不在于这条计策的可行性，而在于这种外交政策的态度，在后来的各代政治中及历史研究中，往往被扣上屈辱卖国的帽子。国力是外交的基础。外交政策是软弱还是强硬，是防御型还是进攻型，都离不开国力的支持。舍弃现实国家利益的得失，空谈什么主战派高尚和主和派屈辱不过是腐儒行径。

石敬瑭处于被动态势，一再忍让，一再示弱，一再试探。他使出最后的解数试探皇帝李从珂的底牌。石敬瑭主动申请调离河东，称体弱多病不堪重负，要求换到小一些的藩镇去休养。

石敬瑭的奏折递到洛阳皇宫。李从珂也很清楚石敬瑭的心思，明白这是石敬瑭在试探他。可是既然石敬瑭已经出招，那么皇帝如何接招呢？李从珂就此咨询“鸽派”代表李崧和吕琦等人，他们极力主张不同意石敬瑭的调防申请。因为一旦朝廷同意，就意味着双方都走到了绝路上，战争将一触即发，任何回旋余地都不复存在。可是“鹰派”代表薛文遇认为，事已至此，人心可见，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干脆同意石敬瑭的申请，看他怎么办。如果乖乖调防还则罢了，如果不听话那么朝廷可以名正言顺地兴师讨伐。

最终，清泰帝李从珂采纳了薛文遇的意见，下旨调石敬瑭为天平节

度使，到山东去做官休病假，即刻启程。石敬瑭扔出去的烫手山芋，又被李从珂扔回来了。石敬瑭反倒骑虎难下了。

朝廷的这纸调令如同一枚重磅炸弹，炸的河东文武官员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像开了锅。最后石敬瑭采纳了都押牙刘知远的意见，用兵对抗。继而采纳了掌书记桑维翰的意见，联合契丹做为后援。

石敬瑭说干就干，为了保命，他奶奶的，反了。

公元936年五月，河东四镇节度使石敬瑭起兵造反，发出宣战檄文，指责李从珂弑君篡位，以干儿子身份称帝不合法，要求还政给李嗣源的小儿子李从益。李从珂看到石敬瑭的檄文气得哇哇大叫。一不做二不休，把石敬瑭在洛阳的家眷统统杀光。派张敬达为太原四面招讨使，以杨光远为副使，讨伐石敬瑭。

听说石敬瑭反了，河东附近的州城府县纷纷响应，投奔了石敬瑭。看来石敬瑭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

虽然石敬瑭有些实力，可是真和朝廷对抗起来，他还是觉得心里没底。毕竟做贼心虚，更觉得底气不足。其实石敬瑭要比当初李从珂起兵时更有实力，只不过石敬瑭面临的对手也更强大。李从珂要比李从厚强大得多。况且李从珂和石敬瑭原本不相上下，都是军事强人。所以石敬瑭丝毫不敢大意，甚至心里对李从珂还有些畏惧。毕竟李从珂是皇帝，可以调集全国的资源对付他。

石敬瑭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想出了一个破天荒的所谓“妙计”。他决定开出优厚条件联合契丹，共同对抗后唐朝廷。石敬瑭为了保住性命，保证打赢这一仗，可是下了血本。中原丧乱几十年，从来没有人邀请和联合过契丹。石敬瑭突然将眼睛转向了关外。

石敬瑭派桑维翰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写去结盟书信，在信中石敬瑭送上了两份厚礼，一份是政治礼，向契丹称臣，而且称呼耶律德光为干爹。另一份是物质礼，约定事成之后，割让幽州至雁门关的十六个州府给契丹。

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干爹，从辈分上讲似乎说得通。耶律阿保机和李克用是结盟兄弟，李存勖曾称耶律阿保机为叔叔。耶律德光是耶律阿

保机的儿子，一度和李克用的干儿子李嗣源兄弟相称。石敬瑭作为李嗣源的女婿，比耶律德光辈分低一级似乎也合理。可问题是，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干爹，就匪夷所思了。因为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年龄小，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做“爹”的地步。

割让土地，在石敬瑭看来是空头支票，没有实际损失，比送钱要划算得多。事成之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先让契丹出兵要紧。



可是石敬瑭手下大将刘知远不这么看，他认为向契丹称臣就足以表达敬意了，何必认干爹呢？引契丹发兵，只要送些钱财就可以了，何必要许诺割让土地呢？因为钱财如流水，花掉还可以再来，这土地要是割出去可就不容易要回来了。土地一旦易主，再争土地就涉及到了时空主权根本利益冲突。况且燕云十六州将来是契丹进攻中原的桥头堡。由此

可见，刘知远要比石敬瑭见识深远。同时也反映了石敬瑭病急乱投医乱吃药，对土地主权的漠视，将自身安危放置在了天下利益之上，他已经顾不了许多后果。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求救书信，看后大喜。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送上门来的大肥肉。耶律德光拿着这封书信兴冲冲到后宫拜见母亲述律平皇太后。耶律德光对母后说道：“儿子我昨夜梦到石敬瑭有事求我，今天果然接到他的来信。真是天意。”

述律太后平静地说道：“何事如此兴奋？”

耶律德光回禀：“前年，后唐李从珂篡位，杀害了弟弟李从厚，登基称帝。可是石敬瑭功高震主。李从珂猜忌石敬瑭，步步紧逼，打算要置石敬瑭于死地。现在石敬瑭走投无路，被迫要起兵造反。石敬瑭请求我们发兵助他对抗后唐。”

述律太后点点头，徐徐说道：“中原丧乱，战火不熄，短短三十年已经将一个偌大的大唐帝国折腾得四分五裂，破败不堪。全都是由于政治昏暗，君主不奋发，官员不努力，人怀私利，互相争夺。中央疲敝无能，藩镇割据骄纵，大道失衡，本末颠倒，以至于此。不可不警惕啊！”

耶律德光没想到母后超越石敬瑭这个具体的事件，谈到了天下兴亡的道理，内心诚服，不住地深深点头。

述律皇太后看了看跪着的儿子，十年了，这个皇帝已经从一个青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述律太后多年含辛茹苦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她问道：“石敬瑭邀我出兵，给出了什么条件？”

耶律德光回答道：“石敬瑭虽与我多年边境抗衡，这次他十分谦卑，主动自降身份称儿为干爹。更重要的是，他许诺事成之后，将幽州至雁门关以北土地奉献给我契丹。”

述律太后听到此处，眼睛放出了明亮的光，嘴角微微露出了笑意，她用右手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左臂的断腕，说道：“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后唐朝廷虽然衰败没落，可前几年军事战斗力仍然不可小视。现在他们内斗不息，自我消耗，终于为我契丹送来了天赐良机。如此，我契丹唾手可得长城一线土地，省却百万兵马征战之苦，更不必冒着穷兵黩武拖

垮国力的风险。”

耶律德光谨慎地说道：“母后筹策深远，非儿所能理解。现在事情果然如母后所料，我们坐享其成，全赖母后决断。”

述律太后显然也为自己的远见卓识得到回报而自豪，她斩钉截铁地说：“天赐不取，反受其咎。兵伐中原。”

九月份，秋高气爽，草长鹰飞，马肥牛壮。

契丹太宗皇帝耶律德光御驾亲征，率领五万皇家特种部队骑军，号称三十万，入关驰援石敬瑭。契丹铁骑从扬武谷南下，浩浩荡荡，风驰电掣，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号角战鼓之声震彻大地，人喊马嘶之声百里相闻。

奇怪的是契丹大举入关，把守代州和忻州要塞的后唐守将，奉命于朝廷，竟然不拦截契丹。因为，后唐朝廷调集了十万大军在太原，认为足以应付石敬瑭和契丹，而且怀有信心毕其功于一役。后唐朝廷的这个决策失误造成了战局的决定性后果。

耶律德光意在速战速决，不听石敬瑭劝告，派猛将渤海人高谟翰率领精锐部队挑战张敬达的唐军。契丹派出小股部队引诱唐军北过汾河，然后伏兵四起，将唐军切断为两截。对北岸渡河的唐军猛攻猛打，几乎全歼。对南岸的唐军也展开了强悍的攻击，一番激战之后，唐军溃败逃回晋安的营寨之中。

耶律德光用兵果然高明，初战告捷，提振了石敬瑭和契丹军的士气。

契丹军和石敬瑭军合兵一处，绕道张敬达唐军背后，切断了唐军营寨和洛阳之间的联络。这时候，后唐朝廷大惊失色，才后悔所谓“诱敌深入、放契丹入关”策略的失误。清泰帝李从珂紧急布防，四面八方调集兵马，从西南、南、东南、东北几个方向派出四路大军，紧急驰援张敬达，作为第二梯队向太原前线全面压上。

调集二路兵马支援张敬达之后，清泰帝李从珂仍不放心，忍着眼睛疾病的折磨，不得不挂帅亲征。李从珂督军作为第三路兵马，兵发洛阳。

从表面看起来，后唐李从珂做出的军事部署似乎很全面很强大，但色厉内荏。有三大要素制约了后唐军事部署的质量，直接导致了后唐各路兵马的解体。

一是李从珂的主力部队自从凤翔起兵以来，骄纵不法，只知道要封赏，不愿意卖命。上自李从珂下至将佐没人能管得了这些骄兵悍将。

二是李从珂朝廷内斗愈演愈烈，避难宰相赵延寿后来被李从珂重新启用为枢密使，惹得朝廷内很多人不服气，很嫉恨，想把赵延寿排挤出中央。这次出兵之际，很多人建议由赵延寿率领中央军去和他父亲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会合，共同讨伐石敬瑭。可是赵德钧另有图谋，一直打着趁乱获利的小算盘，极大破坏了二路兵马合击的计划。由于朝廷内部意见分歧斗争激烈，还有一些其他的破敌计策胎死腹中。

三是皇帝李从珂本身对石敬瑭具有畏惧情绪，亲征路上总是瞻前顾后，不愿意直接面对强敌。

李从珂朝廷中有一个人事部副部长名叫龙敏，提出了一个计策，他建议由后唐册封耶律倍为契丹皇帝，派兵护送耶律倍从东部的幽州北归契丹都城临潢府。以此制造契丹内部的猜疑和分裂。既可以动摇契丹内部的统治，又可以从背后钳制契丹的军事行动。

要说起来龙敏的这条计策很有杀伤力，也是后唐最后一张可用也应该用的王牌。耶律德光无论如何贪图燕云十六州的土地，也不会比皇帝宝座的安全更重要。他一定会暂且罢兵回师，处理国内政治斗争为先。

可是龙敏人微言轻，李从珂暗弱缺乏决断力，没有采纳龙敏的计策。

再说赵德钧此人原本是刘守光手下一名小校，在晋王李存勖征伐幽州后，被收编并入晋军。赵德钧作战还算勇猛，曾受到晋王重用，承担驻扎镇州抵御契丹的重任。赵延寿是赵德钧的干儿子，读过几年书，性情“妍柔”，有些男不男女不女，可是李嗣源挺喜欢他，将其招为女婿。赵延寿和石敬瑭为一担挑，同为李嗣源的女婿。现在天下大乱，赵德钧暗地里怀有异心，想乘乱做皇帝。

赵德钧打着讨伐石敬瑭的旗号，从幽州出发一路向西，以整合兵力

为名，吞并了易州、镇州、泽州以及赵延寿等各路兵马，还要吞并魏博的兵马。魏博兵马由枢密使范延光统领。范延光觉察到赵德钧心怀叵测，拒绝接受赵德钧节制。

十一月，赵德钧屯兵团柏口，磨磨蹭蹭不再进发。无论后唐皇帝李从珂如何督促，赵德钧就是不走了，驻军一个多月只是观望。团柏口距离晋安张敬达被困营寨不到一百里，可是赵德钧坐视不救。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冬季来临。

一旦大雪封山，契丹军队将陷入困境。因此，契丹军心开始动摇，每天傍晚都要打点行李，准备好铺盖卷，随时准备撤军。耶律德光深知此次南下机会难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可是后唐援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战争一旦陷入胶着状态，后果难以预料。契丹毕竟不是来给石敬瑭做炮灰的，耶律德光急着要把空头支票兑换成硬通货。为了巩固契丹军心和石敬瑭晋军军心，以便于把石敬瑭开出的条件巩固下来，耶律德光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

在战争还没取得胜利的时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决定扶植石敬瑭做中原的皇帝。石敬瑭做了皇帝，既可以进一步凝聚人心，又可以把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条约合法化。

在契丹支持下，又经过部属文武的反复劝进，又经过几番假模假式的推让，最终石敬瑭把小舅子许王李从益甩在一边，自己直接做了皇帝，建国号晋。

石敬瑭为什么要改国号呢？因为李存勖建立国号唐，后来没有血缘关系但能扯上点姓氏关系的李嗣源继位，勉强还用唐国号，再后来李嗣源的干儿子李从珂继位，虽然关系越来越“干”，因为李从珂毕竟还姓李，也还继续沿用国号唐。石敬瑭离李存勖的亲缘关系就差得太远了，十八竿子打不着，无论如何也攀附不上了，只有另立国号。

石敬瑭做了后晋皇帝，为了回报契丹，答应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给契丹，不仅如此，在原来商定好的条约上，又增加了一项，每年后晋要向契丹进攻布帛三十万匹。

耶律德光和石敬瑭的条约以国家权力写在了纸上，但是要兑现还要继续打仗。

三、晋辽恩怨

1．儿皇帝的日子

石敬瑭做了契丹的儿皇帝，这是中原帝国的首创。这个引狼入室的决定不仅令石敬瑭后来的日子很难过，而且此后几百年中原士人一直恨石敬瑭。

石敬瑭毕竟不是糊涂蛋。做了后晋高祖皇帝之后，石敬瑭把辖内的法令制度都改回到后唐明宗李嗣源朝廷的办法上来。在他看来，李嗣源朝廷的政令还是比较合理可行的。李从厚、李从珂的法令既昏暗又混乱，更伤民。

众人愿意跟随并拥戴老大做皇帝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大家都跟着沾光，蛟龙腾渊，鸡犬升天。晋高祖石敬瑭马上提拔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使事，观察判官薛融为侍御史、知杂事，节度推官窦贞固为翰林学士，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进封老婆晋国长公主为皇后。

人人官升好几级，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干一辈子都不太可能熬出头的。做皇帝和拥戴皇帝的红利是巨大的，是极其诱人的，所以这种事总是不断地有人干，而且越干越顺手，越干套路越熟练，越干演技越完美。以至于若干年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现在对战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石敬瑭的晋军，也不是千里作战的契丹铁骑，更不是后唐朝廷的官军，而是幽州赵德钧。此时的赵德钧是战场中力量最强大的一方，他在明面上代表后唐官军，实际上他自成体系自成一派。赵德钧无论帮哪一方，哪一方都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将从此改写。

后唐李从珂、契丹耶律德光此时对赵德钧都十分忌惮。都不愿意成为赵德钧的敌人。清泰帝李从珂好言相劝、财物褒奖、威逼利诱，办法使绝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赵德钧赶快进军攻打石敬瑭。赵德钧以

兼并镇州成德藩镇为要挟，向李从珂不断发难。耶律德光也是犹豫不决，甚至一度打算放弃石敬瑭转而和赵德钧合作。

赵德钧脚踏两只船，一面和李从珂周旋，一面和契丹皇帝暗中谈判。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向契丹太宗耶律德光开出的条件是，如果契丹支持赵德钧称帝，那么赵德钧入主洛阳之后，将和契丹结盟为兄弟之国，并允许石敬瑭继续管辖河东。

赵德钧给出的条件显然没有石敬瑭给出的条件优厚。可是赵德钧在现实形势下，并非急于或者需要契丹给予多大的帮助，而是最大可能地减少契丹和石敬瑭对他的敌对干扰，他要以入主洛阳称帝为第一目标。赵德钧认为，如果没有契丹和石敬瑭干扰，靠他目前的实力足以推翻清泰帝李从珂。赵德钧和石敬瑭的心态和实力不一样，因此在对待契丹的态度上也不一样。

半路杀出个赵德钧，陡然使战场形势复杂化。

石敬瑭的计划、耶律德光的计划、李从珂的计划都搁浅了。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被迫需要调整部署和打算。

空气骤然紧张。

结盟？背盟？

合作？敌对？

信任？猜疑？

朋友？敌人？

讨价？还价？

眼前利益？长远考虑？

冒险搏杀？全身而退？

一时间，各派力量陷入复杂的纠结。各种间谍、密使、说客忙碌穿梭于各方阵营之间。

这里面最着急、最沉不住气、最脆弱的就是石敬瑭。石敬瑭不仅身体病弱，而且军力也面临断粮断草的危机。

听说赵德钧在暗地里拉拢契丹，石敬瑭急得火烧火燎，赶紧派出大臣桑维翰去求见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桑维翰见到耶律德光后说道：“大契

丹国为了伸张正义，不远千里发兵来救援我石晋皇帝于危难。晋阳一战而使唐军瓦解，残余唐军退保营寨不敢出战，现在他们弹尽粮绝，马上就要山穷水尽了。赵德钧父子不忠不信，狼子野心，畏惧大契丹国力强盛，才派人拉拢皇帝你。其实他们父子早就有谋反之心，幽州军在团柏谷按兵不动，明摆着是想坐收渔利，首鼠两端。赵德钧父子虚张声势，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根本就不是为国捐躯赴难之人，他们心里装着自己的小算盘。”

见耶律德光不动声色，不知道是听明白了桑维翰的话，还是没听进去桑维翰的话。桑维翰不敢掉以轻心，喝了口水，继续慷慨陈词：“赵德钧父子都是小人行径，他们的荒诞之词绝不可信！皇帝难道会贪图他们给出的蝇头小利，反而放弃石晋皇帝眼前的大功吗？我认为皇帝你不是这样的人。”

桑维翰挑拨加奉承，可是耶律德光仍然不为所动。

桑维翰有些心急了，瞟了一眼耶律德光，咬了咬牙说道：“如果石晋皇帝取得天下，将来一定会厚报大契丹皇帝你，我们会倾中原财力奉献契丹。赵德钧这点小小利益如何可比？”

桑维翰豁出去了，这种表态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引契丹入关的条约范畴，近乎于满清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表态了。

尽管桑维翰说得头头是道，尽管桑维翰开出了更优厚的条件，可耶律德光毕竟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很明白，桑维翰代表石敬瑭越是说得迫切，给出的条件越是优厚，越说明石晋一方实力虚弱，急需要契丹的帮助。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坐在大马扎上，手里端着一碗奶茶，不慌不忙地呷了一口，面露难色地问桑维翰：“你见过捕老鼠的吗？”

桑维翰没明白耶律德光什么意思，错愕地望着耶律德光。

“即便是捕捉老鼠这种弱小的动物，如果不小心翼翼，也有可能被老鼠咬到手。何况面对强大的敌人呢？赵德钧和李从珂可不是鼠辈啊！”耶律德光解释道。

桑维翰辩驳道：“李从珂和赵德钧有那么厉害吗？大皇帝您已经遏

制了后唐军事部署的咽喉命脉，他还能有什么反击之力？”

耶律德光一副城府很深的样子，微微摇摇头，说道：“我不是要放弃和你家皇帝之间的约定，只是行军打仗谋略思虑不得不慎重。”

桑维翰并不气馁，进一步给耶律德光施加压力：“大皇帝您以倡导信义解救我家主公于危难，这件事四海皆知。为什么这个节骨眼上，您犹豫不决，三心二意了呢？这不是半途而废吗？臣很为大皇帝的声誉担心。”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见桑维翰死缠烂打，他也没什么词儿了，索性不再和桑维翰讨论，站起身来走入寝帐休息去了。耶律德光把桑维翰晾在一边，足见他对于赵德钧和李从珂的顾虑，他不能肯定战争形势会发生怎么样的演化。

桑维翰使命没有完成，不能也不敢回去复命。桑维翰的倔劲上来了，干脆不走了，于是跪在契丹皇帝大帐门口等耶律德光回心转意。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太阳从上午移到正午又偏到傍晚，桑维翰一直在雪地上跪着一动不动。

经过大半天的反复思考，最后耶律德光终于下定了决心，继续和晋高祖石敬瑭站在一起。

桑维翰总算达到了目的。可是他已经站不起来，双腿早已麻木。只好由随从用担架抬着回了晋军大营。

桑维翰前脚刚走，赵德钧的使者也到了。赵德钧使者此行的目的是游说耶律德光放弃和石敬瑭合作，转而和赵德钧合作，建立军事同盟。耶律德光双手一摊，指了指大帐前面的一块石头说道：“我已经和石敬瑭建立了盟约，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除非这块石头烂了，我再改主意。”

关于和谁合作，耶律德光为什么此时此刻犹豫了呢？契丹大举出兵入关，并非简单地靠石敬瑭的一纸空头支票就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如果中了后唐的埋伏怎么办？如果李从珂和石敬瑭演一出双簧苦肉计怎么办？契丹帝国对于中原这几年形势的演变洞若观火，做出出师决定一定是依据全面可靠的情报来源。况且石敬瑭和契丹为敌近二十年，哪能草率就相信了石敬瑭的甜言蜜语？即便石敬瑭不向契丹发出求援邀请，契

丹也绝不会放过这次大好机会，一定会趁火打劫，而且一定会大大打出手。

契丹出师之初，述律皇太后就曾对耶律德光面授机宜，提醒他防范赵德钧的动向。如果赵德钧全力向北与契丹开战，契丹就放弃援助石敬瑭的行动，回师塞外。耶律德光想到了中原很乱，但没有想到会这么乱，乱的花样百出。不仅驸马爷石敬瑭和朝廷打起来了，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也怀有不可告人的反心，当朝首辅大臣赵延寿居然也背叛了朝廷。这些新变故的出现，增加了战局的变数和复杂性，超出了耶律德光当初的判断和假设。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本次突击中原的定位和部署，迫使他不得不兼顾方方面面或敌或友的力量。

陷入困境的后唐清泰帝李从珂，现在非常后悔听信了薛文遇仓促开战的意见，恨不得杀了薛文遇。

由此看来，中原的事情靠中原自己已经解决不了了，契丹成为制约中原各方势力角逐的决定性外部干涉力量，这也是契丹国力大增的标志。

中原帝国皇权除了沾了个“中原正统”的似是而非的名分之外，无论在政权的稳定性还是时间持久性上，比周边所谓的王国政权差得远了。在治理水平的低下和社会生活的艰苦程度上，比周边王国政权也要更糟。所以，洛阳政权狗屁不是，完全是自以为是。更可笑的是，后世的史学家居然大有人在去捧这个臭脚。

赵德钧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张敬达陷入绝境。被契丹和晋军切断归路的张敬达，与后唐朝廷彻底失去了联系，为了安全他们只有苦苦坚守，不敢贸然突围冲击。粮草一天天断绝，以致战马饿得互相啃咬。战马咬死之后，再被士兵吃掉。

哀莫大于心死，重围中的唐军士气完全丧失。主帅张敬达性情刚直，治军急严，在这种困苦环境下，仍然在咬牙坚持。在极度惶恐之下，唐军人心惶惶，随时都有发生兵变或溃散的可能。部将高行周和符彦卿（前后唐大将李存审的儿子）担心张敬达被乱军暗害，时常尾随张敬达身后保护。可是张敬达不理解高行周的好心，斥责高行周：“你小子

总鬼鬼祟祟地跟着我干嘛？”挨训斥之后，高行周就不敢时刻跟着张敬达了。有一天，张敬达独自在帅帐的时候，副帅杨光远策动部将和士兵暗杀了主帅张敬达，率众投降晋军。



耶律德光和石敬瑭喜出望外啊，他们一直担心赵德钧和张敬达合兵一处。现在张敬达已死，唐军投降，省却了很多恶战与伤亡啊。况且张

敬达属下战将都是赫赫有名的猛将，高行周在前文书出现过，曾是李嗣源的爱将。符彦卿是李存勖朝廷藩汉马步军大总管李存审的儿子，李存审跟随李克用之前原本姓符。安审琦是河东大将安金全的侄子。

石敬瑭获得了投降过来的将校军兵，耶律德光获得了缴获的五千匹战马、五万件铠甲兵器。晋安营寨中的兵力还有如此规模和战力，却主动降敌，并不是力屈无奈，而是心理绝望，实在可惜。

张敬达被杀，杨光远投降，马步军指挥使康思立又气又哀，悲愤至极气绝身亡。耶律德光也很为张敬达及康思立的忠义感动，命人厚葬二人。

石敬瑭做了晋高祖皇帝，再次分封文武官员，任命赵莹为门下侍郎，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任命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高行周为昭义节度使。

张敬达的营寨已破，契丹和石晋联军打算火速进军中原，兵贵神速，乘胜一举击溃李从珂。在起兵之前，经石敬瑭推荐，由耶律德光指定石敬瑭哥哥的儿子石重贵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看守大后方。

契丹骑军为前锋，督促着后唐降军，浩浩荡荡向南杀来。赵德钧父子得知张敬达兵败，契丹近在咫尺，吓得屁滚尿流，没有打一仗撒腿就跑。混乱之中，后唐军队前军席卷后军，自相践踏拥挤，死伤近万人。后唐二路大军一溃千里。

在契丹和石晋联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及威慑之下，后唐军队望风逃窜，不战自溃，完全丧失了斗志。后唐清泰帝李从珂和一帮朝臣也吓破了心胆，既没有了主张，也不敢抵抗，主动撤军逃回洛阳。

赵德钧父子率领幽州军向南撤退，到达潞州时被晋军追上。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如果赵德钧父子坚守潞州或许还有转机。可是赵德钧已经威风扫地，主动献城投降。耶律德光对跪在马前待罪的赵德钧、赵延寿，不屑一顾，轻蔑地扫了一眼，然后冷冷地命令道：“收押赵氏父子，械送契丹国都城临潢府等候发落。”

到了临潢府，赵德钧被述律太后冷嘲热讽一番，成为阶下囚。赵德

钧也曾怀有气吞万里之志，现在落得这步田地，羞惭难当，从此得了抑郁症，第二年忧郁而死。倒是赵延寿由于了解一些中原朝代典故，熟悉管理汉人的一些手段，还有利用价值。契丹让赵延寿做了翰林学士，帮助治理朝政。

契丹和石晋联军进驻上党之后，耶律德光不走了。他对石敬瑭说："我不远万里而来，为的是伸张正义，现在大功告成，你已胜券在握。我如果渡河向南，恐怕河南民众会惶骇过度，激发其他不测之变。你应当自己统帅军队渡河继续作战，可以较平稳地抚平河南。"

耶律德光做出这个决定，的确反映他有杰出的军事才华，不愧年轻时就做了契丹的兵马大元帅，深刻了解战情、民情和政情。

为了确保石敬瑭后续战争的胜利以及继续控制石晋政权，耶律德光并没有让石敬瑭独自渡河作战，而是给他留下了一部分契丹军队，与晋军共同作战。耶律德光自己则率契丹主力留在河北，密切关注晋唐战争的进展。如果晋军失利，耶律德光则赶去救援。如果晋军占据洛阳，耶律德光则撤军北还契丹帝国。

在布置完最后阶段的军事部署后，石敬瑭和耶律德光依依惜别，两人手拉着手久久不肯松开，抱了又抱，搂了又搂，啃了又啃，互相感动得掉下了眼泪，盟友之情溢于言表。耶律德光激动之际，把自己身上穿着的雪白貂裘大氅解下来，亲手披在了石敬瑭身上。另外送给晋军良种宝马二十匹，普通战马一千二百匹。耶律德光语重心长地说道："两国交好，此后世世代代不能忘记啊！"石敬瑭含着眼泪不住地点头。

晋高祖石敬瑭亲帅大军挥师南下，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唐军守将官吏望风迎降，州城府县纷纷开门迎接。没用几天，晋军杀到了洛阳城。

后唐皇帝李从珂走投无路，失魂落魄地带着母亲、老婆、妃子、儿子和传国玉玺登上洛阳宫玄武楼，点着一堆干柴，赴火自焚。临死之际，刘皇后打算放火把皇宫也一并烧掉，被皇子李重美拦住了。李重美说道："我们已经失败。新来的天子还要用皇宫，如果再重新修建宫殿，一定会劳民伤财。我们死就死了，不要再作孽了。"小皇子一席话极尽哀

伤与厚道。

李从珂登玄武楼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人，耶律倍。李从珂发觉了耶律倍的间谍形迹，下令把耶律倍找来，陪他一起自焚。可是耶律倍拒绝李从珂最后一道皇命，被李从珂派出的侍卫勒死。石敬瑭入主洛阳后，将耶律倍的遗体隆重地送回契丹。

晋高祖石敬瑭入主洛阳，军法严明，很快就恢复了都城的治安和生活秩序，逃窜入山谷荒野的老百姓陆续回城。石敬瑭没有像李从珂入洛阳的时候，不分良莠地对文武官员照单全收。对奸邪贪墨混日子钻营误国的官员或杀或罢免。有一个人在这批后唐遗老遗少中继续做大官，此人就是冯道，他仍官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很多后人推崇冯道的处世之道，认为他总能得到重用是因为他有为官秘诀。其实冯道没有什么大能耐，在治国理政方面很少有建树，更没有匡古烁今的大成就。他之所以能屡屡胜出无非两条，一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频繁，政权更迭如演戏，从政是高危职业。在反复的政治杀戮中，无论有本事的还是没有本事的官员凋零严重，官员岗位人员稀缺，一度出现了“官员荒”、“干部短缺”现象。特别是读过一些书、知道一些典故、会写几段文章的官员更是寥寥无几了。冯道算是鹤立鸡群了。二是冯道不太做坏事，他没有大本事做大好事，可他心眼不坏，害人的事情基本不做。或者说是非观念不鲜明，是一个政治理念和道德操守处于灰色地带的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使他很少树敌，无论哪个派系当政都不恨他。所以冯道没有惹上杀身之祸排挤流放等麻烦。后来石晋头号大臣桑维翰失势，冯道成为当朝首辅。他深知石敬瑭集权的心思，故意处处维护皇帝权威，不揽权不揽事不惹事不惹皇帝不高兴。冯道终于混到了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眼中第一红人的地位。

洛阳政治秩序恢复正常之后，公元936年十二月十六日，石敬瑭设宴答谢契丹盟军，并欢送他们回契丹。

石敬瑭做了皇帝要兑现当初和契丹定下的盟约。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皇帝。后晋实际上具有了契丹从属国的性质。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还在晋安之战中被迫许诺了更多的优厚条件，每年要向契丹进贡三

十万缗钱财。此后，后晋年年向契丹进贡送礼的使节络绎不绝，大节大送小节小送，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石敬瑭虽然在走投无路之时不得不与契丹结盟，并签订了付出巨大代价的盟约，但石敬瑭对契丹并非百分百信任和亲善，在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对于北部其他边境地区仍然加强布防，以免被契丹侵蚀占领。其中一个措施是任用干吏张希崇为朔方节度使，驻扎河套一带，提防契丹入侵。

其实燕云十六州并非契丹一次性全数得到，在后唐庄宗李存勖朝廷和明宗李嗣源朝廷时，中原已经丢掉了营、平二州，这次石晋割让的实际是十四州，都是幽州藩镇的辖区城池。幽州乃老牌藩镇的河朔三镇之一，历史悠久，是北方军事重镇。契丹上百年来不敢南下牧马，主要得益于历届幽州藩镇的有效抵御。在契丹和幽州的战争中，契丹胜少败多，契丹一直对幽州很头疼。

现在唾手获得幽州土地，俘虏了幽州最后一任节度使赵德钧，契丹立即把政治重心大举向南推进，把幽州更名为燕京，做为契丹帝国的南方都城。实际上是加强了对幽州到雁门关一带土地的统治，采取了汉策制汉的措施，把燕云十六州建设成为南方农业经济为主的基地。

燕云十六州骤然之间由中原国土归属了契丹，这是个大事件。可是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在回师途中，对燕云十六州的接收并不顺利。很多汉人州府官员抵制这种割卖国土的行为，不仅思想想不通，行动上也极力抵制。

契丹太宗皇帝耶律德光从上党班师回塞外，路过云州。这是当年李克用父子发家的地方，世世代代都是李克用家族的大后院。大同节度使沙彦旬开门主动献城，可是节度判官吴峦誓死不肯沦陷于契丹。吴峦号召部署关闭城门，把沙彦旬和契丹挡在门外。耶律德光这个气啊，他奶奶的，你们家皇帝都把土地送给我了，你个小判官竟然和我契丹帝国对抗。耶律德光下令攻城，可是云州毕竟河东重镇，城高水深，契丹军队打了半年毫无进展。

不仅云州不降契丹，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也感到奇耻大辱，拒

绝做契丹藩臣，带着部下撤出应州回归中原。威塞节度使翟璋虽然暂时降了契丹，可是不到一年忧郁而亡。

无论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目的是否单纯，无论他是否还有光复的后续心思，可实际情况是燕云十六州没入契丹，对于后来的中原王朝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契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持续发展壮大的时期，这片土地对于契丹起到了主要动力引擎之一的作用，而对于中原王朝则构成了如断一手的制障。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如此痛恨石敬瑭的原因，尽管后人的无能也有很多种。

石敬瑭危难之际求援契丹。

石敬瑭做了皇帝后维持和契丹的友好关系。

石敬瑭骨子里暗地里和契丹同床异梦。

石敬瑭在孝敬契丹的同时，手脚并没有闲着，积极想办法对付契丹。

公元937年春节刚过，中原大地历经丧乱，看不出来喜庆的色彩。

后晋高祖石敬瑭和头号谋臣枢密使桑维翰谈论国家大事。这一席谈话展示了后晋和契丹关系的真实一面和基本方略。

这时候的后晋面临着三大困难，一是立国未稳，各地藩镇人心复杂，各怀心腹事，都在观望中，时不时的叛乱兵变仍到处冒烟儿冒火。二是国库空虚，李嗣源七八年积攒起来的一点点家底，被李从厚、李从珂和石敬瑭四年三易政权的战乱折腾光了，老百姓民不聊生，百业荒废，陷入极度贫困。三是契丹帝国层层盘剥，对后晋的物质要求远远超出了当初的盟约，给后晋经济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

这三大矛盾齐刷刷地摆在了石敬瑭面前。

这三个问题如同三座大山压得石敬瑭喘不过气来。

石敬瑭也不是神仙，不可能吹口仙气把事情摆平。这些矛盾互相制约，陷入了死结。没有钱打仗，各地藩镇动乱就无法平息。藩镇战乱不宁，天下就不能恢复生产生活。社会动荡，老百姓就无法安居乐业，更没有赋税收入。国家财政就没有来源，更没有多余的钱财进贡给契丹帝国。如果对契丹帝国伺候稍有不周，契丹那边就来信训斥，甚至动武威

胁。

一向善于决断的石敬瑭陷入了无尽的愁闷和烦恼。

石敬瑭心想，当初做皇帝是为了活命，可谁知道做皇帝这么难？危难之秋做皇帝也是活受罪啊。郁闷之际，石敬瑭把大谋士桑维翰找来，既是聊天也是商讨国家发展大计。桑维翰给石敬瑭一口气开出了五个药方：

一是要维稳为先。只有安定下来才能谈得上国家建设。维稳的重点是让蠢蠢欲动的各路诸侯平静下来。怎么才能使诸侯的心放在肚子里呢？桑维翰给出的对策是怀柔，要皇帝和各路诸侯推心置腹，消除猜疑和不必要的惊恐。这一招很管用，对绝大多数人都管用。石敬瑭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有一个经典案例可以说明石敬瑭在这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收到的效果。

石敬瑭入主洛阳之后，李从珂朝廷的天雄节度使范延光驻守在魏州，他原本是后唐围剿石敬瑭的二路大军的主力之一。改朝换代后唐灭亡，石晋新立。范延光对石敬瑭十分缺乏信任感，况且手底下有一大把兵马，于是咋咋呼呼地不愿意归顺石晋朝廷，还起兵对抗。石敬瑭一方面派出大将杨光远讨伐范延光，一方面给范延光宽大政策，软硬兼施。虽然石敬瑭的两个儿子被范延光的乱军所杀害，可是兵败后的范延光仍受到了石敬瑭的高度厚待，既没有被治罪，也没有株连很多人。过了几年范延光还平平安安地退休，享受宰相级待遇。从这一点上说，石敬瑭的胸怀比五代时期很多军阀皇帝都要宽广。

桑维翰的第二个药方是恭恭敬敬对待契丹。不仅表现在政治态度上，以臣国、儿皇帝的身份表示卑下，还要按时缴纳各种进贡和礼品。做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和契丹保持友好关系。此时的契丹已经强大到傲视天下的地步了，年轻疲弱的石晋根本无法与之对抗，所以石晋朝廷绝不敢惹毛了契丹。

在石敬瑭对待契丹的真实态度上，有一个事件比较有代表性。公元940年二月，太原留守安彦威入朝，石敬瑭对他说：“我一向注重信和义。前些年契丹出于维护道义来救我，我现在必须信守承诺报答他们；

可是契丹欲壑难填，没完没了地索要财物。你在太原能够委曲求全，维持和契丹的关系，十分不容易，这也是我的一片苦心”。安彦威回答说：“陛下您为了天下苍生免遭战火，你都能做到卑辞厚币对待契丹，臣受这点委屈算不得什么！”这段对话即使剔除水分，也反映了石敬瑭并非一副奴才骨肉心肠。

中原和契丹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产生了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两边被战争俘虏的大量人口得以回归家园。

第三个方略是加强国家军事建设，提高国防力量。抓紧练兵、演习、防御毫不松懈，对外提高警惕，做好各种武力防备。当然，这种武备当时主要的对象是契丹和西蜀。这说明，在和契丹不得不保持表面上友好关系的同时，石晋肚子里很清醒，武力防备才是根本。

第四个方略是鼓励老百姓耕种织布，富国富民，提高财政收入，逐步壮大国力。

第五个方略是加强国内及中原和四邻的商贸往来，促进货物流通。这个举措在历朝历代封建社会中是个很高的认识。中国古代是个重视农业、抑制商贸的国家，很多王朝都有不同程度的商业限制政策。

桑维翰的这五个建议应该说都很有见地，切中石晋朝廷要害，既有高度也有可操作性，互相之间也具有很强的协同关系。如果这五条国策能够很好地执行下去，石晋王朝一定会有较大起色。《资治通鉴》上评价为“数年之间，中国稍安”。也就是说，这五条得到了执行，而且坚持了几年，并非昙花一现。五条政策收到了积极效果。不过这也表明，这五条政策的效果很有限。估计是这五条政策的具体落实都打了折扣，只是“稍安”，没有出现复兴气象。

至于这五条国策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大体上有几个主要原因。晋高祖石敬瑭在位时间不长，做了七年皇帝就死了，人亡政息。明君配良臣是封建社会国家大治的先决条件，这两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导致政策发动机失效。石敬瑭和桑维翰君臣的配合及推动作用没能持续发挥。在迫于大将杨光远的压力下，石敬瑭称帝后不到两年就免去了桑维翰的枢密使职务，改任兵部尚书。没

多久再将桑维翰调离中央，到地方上做节度使去了。石敬瑭为了削弱枢密使的权力，基本上废除了枢密使制度，改为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实际上是扩大了皇帝权力。桑维翰即使做枢密使期间也没有朱梁的敬翔、后唐的郭崇韬、安重诲的巨大能量。桑维翰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全面持久实施，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再就是朝野局面复杂，天下人心离散，各怀心思，积弊难返，几乎没有什么良药可救。

除了北方的契丹是头号强敌之外，西北的党项也开始壮大起来，不断侵扰西北边防。能干的朔方节度使张希崇死后，党项更加肆无忌惮，频频入侵。

石敬瑭在内忧外患的大格局下，注定是个弱势政权和弱势皇帝。不过石敬瑭不是混蛋，也不是简单没头脑，更不是拿着国家权力泄私欲。从这一点上他比朱温、李存勖和李嗣源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石敬瑭执政的六七年里，他始终把维持政权稳定和社会生活安定作为头等大事，没有像李存勖和李从珂那样愣头愣脑地抒发个人狭隘的私欲而激化方方面面的矛盾。为此，石敬瑭不得不对外奉承契丹，对内姑息迁就手握重兵的藩臣诸侯。对范延光、杨光远、安重荣等军界强人一忍再忍，极力避免朝廷和藩镇之间产生猜疑和矛盾。因为石敬瑭太熟悉这种猜忌的后果了，他就是这种猜忌的受害者。在这一点上，石敬瑭和李嗣源有同样的遭遇和感受，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后来的治国之策。

一个弱势的皇权注定了不太可能有大作为，他只好用时间换空间，在时间的延续中寻找解决之道。但这个时间是不是足够长就成了头号问题。

2．“战”还是“和”？

石晋内部对于土地的沦陷和对于契丹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分歧，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愈演愈烈，伴随石敬瑭的死去和小皇帝的登基，这个矛盾达到了顶点。

时间过得很快，因为人感觉。

时间过得很慢，因为人感觉。

时间过得既不快也不慢，因为老天掌握。

石敬瑭在他人生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像梳理乱麻一样，一根一根地梳理天下大事。在对待契丹方面，作为后晋的最高统治者他不仅以身作则，向契丹曲意奉承，而且一再诫勉边镇大将和官员要克服各种困难执行好这一条国策。

在对待拥兵自重的藩镇方面，石敬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通过“先兵后礼”的政策，军事重压之下取得优势胜利，但避免因痛打落水狗而激化和扩大矛盾，反倒继续给予失败者高级礼遇，从而彻底摆平了前朝大臣范延光。

从太原之战中收降过来的大将杨光远，随着地位和军事实力的上升，野心开始膨胀，头脑开始发热，手伸得越来越长。不仅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吆五喝六，还对朝廷大政方针指手画脚，特别是不满桑维翰的权势，迫使石敬瑭将桑维翰调职。石敬瑭包容再包容，忍耐再忍耐，后来实在忍无可忍了，石敬瑭决定修理修理杨光远。

石敬瑭的办法是“剪除羽翼，调离基地”。他先借着各种名目把杨光远手下大将一一提拔，提拔到别的地方做大官，分化削弱杨光远的权势。再通过明升暗降的办法，把杨光远的官爵加封加封再加封，换地换地不停地换地方，一连挪了三四个窝，才把杨光远的实力逐步掏空。可谓煞费苦心。

自从立国之初，后晋内部就存在“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骂主和派是投降派，主和派骂主战派是惹祸精。石敬瑭在两派之间费尽心思周旋。石敬瑭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地在两派之间周旋，之所以对任何一派的腰杆都不很硬，核心是因为石敬瑭卖国在先。他为了一己私利，把偌大边疆国土拱手与人，他是始作俑者，罪恶的源头在他那里。所以，无论时局多么艰难，这个孽是他先做下的，他没有太多的正气指责别人。

没等石敬瑭把乱麻梳理好，两派之间的矛盾终于走到了势不两立的

地步。

公元941年，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实在受不了契丹的鸟气了，更看不起石敬瑭和一干投降派的奴才相。作为北部边防重镇，安重荣不管后晋的什么国策不国策，屡屡对契丹动手动脚。

契丹使者往来中原，成德是必经之路。

安重荣接待契丹使者的时候，不是谩骂就是冷嘲热讽，到后来竟然派人在半路上暗杀契丹使者，打劫他们的或者他们携带中原的财物。

小打小闹几年后，安重荣决定起兵公开对抗契丹。他向皇帝石敬瑭写了一篇几千字的长长奏章，申请联合吐谷浑、突厥、沙陀等受契丹奴役的难兄难弟，一起反抗契丹的压迫，和契丹全面开战，收复国土。

安重荣这么高调对抗契丹，愁坏了后晋高祖皇帝石敬瑭。

对这么有骨气、有志气、有士气的下属，除了表扬、鼓励、支持之外，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要打压他们、抑制他们、泼冷水吗？恐怕一般人都是这么想的。

可是主和派的首席代表人物桑维翰自有一番高论，他这番言论极具有代表性，不仅仅体现在这件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放在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时空中，在中原与契丹的关系中，桑维翰的这一番意见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此时的桑维翰已经不是枢密使了，被调任泰宁节度使，在兖州做官。石敬瑭很信任桑维翰，他们俩之间仍保持联系，经常一起商量国家大事。

桑维翰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阐述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他认为石敬瑭之所以能解脱晋阳之难且取得天下，主要得益于契丹帮助，现在绝不能做背盟负约的事情，道义上不能陷入被动，这是其一。

安重荣所谓的反抗压迫行为，实际上是自以为是，既骄傲又轻敌。至于联合吐谷浑的理由更不成立，吐谷浑受契丹压迫比中原严重的多，吐谷浑是想借刀杀人，利用石晋打击契丹，军事力量上不具备条件，这是其二。

再看看契丹，这些年来，契丹帝国兵强马壮，实力一路攀升，又大

又强，吞并了周围很多政权和土地，可以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契丹军事太强大，这是其三。

契丹帝国有这样的成就是有原因的，契丹皇帝英明神武，有勇有谋，契丹官员团结努力，契丹国内农牧业发达繁荣，又没有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契丹国内没有麻烦，这是其四。

看完契丹再看看中原，刚刚平息战火，民不聊生，军事力量有待恢复，与契丹强大的军事力量比较起来，差距太大，这是其五。

如果一旦和契丹关系破裂，中原朝廷必须要加强边防，派的守军太少则没有能力抵御敌人入侵，如果派的守军太多，中原后方又没有那么多粮草钱财供给，国力虚弱，这是其六。

一旦开战，中原就要派大军北上作战，可是契丹游牧民族，不会在关内恋战，他们会及时撤走。如果中原大军回来，可契丹又会迅速入关来袭。如此一来河北一带将成为拉锯战游击战的战场，老百姓将天天受到战火的苦难，这是其七。

现在中原刚刚安定下来，满目疮痍还没有褪去，老百姓的生活还没有恢复，国库空虚。朝廷艰难地维持局面，还天天提心吊胆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更别说要全民总动员瞎折腾了，那还不把天下折腾散架了，这是其八。

契丹和石晋关系如此亲密，双方盟约早已昭示天下。现在对方没有奓刺儿惹事，石晋反倒要挑起事端，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即使中原打败契丹获得胜利，也会留下无穷后患。万一战争失利，败给契丹，那可能会招致灭国之灾，这是其八。

很多人只看到中原向契丹进贡交钱，看到中原低三下四受屈辱。他们没有想明白，如果战火一起，兵连祸结，消耗的财力物力人力要比这些进贡大得多！这是其九。

穷兵黩武、战争频仍之后，国家不得不迁就优待武官将领，边境藩镇地位肯定会上升，军人的重要性过于显著，不可避免地会重演历史上屡屡发生的诸侯骄纵不法欺凌皇权的事情，到时候皇帝不得不忍气吞声。这是其十。

桑维翰就是厉害，对天下时局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全面分析，一口气说出了“十不可”。全面否定了然以军事行动对抗契丹的可行性。

不这么做，又能怎么做呢？

谁愿意把脑袋夹在腰带里，更何况泱泱中华大国，皇朝正统，历史上哪受过这个鸟气？难道要永远这样受契丹欺凌？难道要永远给人家当奴才？

非也，非非也，非非非非也。

桑维翰在否定主战派的同时，也提出了他的建议。

他建议后晋高祖石敬瑭内修政治，抓紧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哪些事情呢？训农、习战、养兵、息民四件大事。

积极引导鼓励老百姓发展农业，这是立国的根本，有了钱粮才有一切。在动别的心思之前，必须填饱肚子、穿暖衣服。

不发动战争并非不重视军事建设。国家要深入开展军队训练，有条件的情况下加大军备投入，提高军队战斗力。

让老百姓安生过日子，人心稳，一稳百稳，人心顺，一顺百顺。老百姓安定下来，社会秩序才能稳定，国家统治才能牢固。

桑维翰建议皇帝石敬瑭把国内的这四件大事抓好，要持续地抓，一抓到底，不能放松。等到国泰民安、财力强大之后，再等待机会，捕捉机会，打翻身仗。到那个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一定会有较大成功把握。

桑维翰详详细细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方略，应该说他的建议比较符合当时石晋和契丹的实际情况，建议措施切中要害，目标明确，措施具体，逻辑清楚。

被一脑门子官司烦得要命的石敬瑭，看完桑维翰的奏章，一拍大腿说道：“桑维翰说得有道理，就这么办！”石敬瑭如醍醐灌顶般清醒了，下定决心继续保持和契丹的友好关系，委曲求全，暗修内功，眼下绝不能发动战争。

虽然皇帝决心采纳主和派的意见，可是如何平息主战派的情绪却是一件很棘手的事。虽然皇帝一言九鼎，可是也要分时候，此时此刻的石

敬瑭说出来的话连一个鼎的分量都没有，充其量是一个鼎腿儿的份量，他个人压制不住主战派。

石敬瑭打算以做通主战派的思想工作为上策，于是转过头苦口婆心地开导安重荣，不让他发动战争。安重荣根本不听石敬瑭唠叨来唠叨去。他一门心思要打仗，并且愈发地看不起石敬瑭，嫌石敬瑭窝囊。

以皇帝石敬瑭为代表的主和派和以安重荣为代表的主战派论战不息，矛盾迅速升级，两派之间互不相让，最终走到了激化的地步。

安重荣盛怒之下，决定不跟着石敬瑭混了。安重荣觉得石敬瑭实在没出息，他带着成德藩镇反了。

这他奶奶的什么事啊？枪口原本该对外，现在成了窝里反。

石敬瑭也怒了，心想安重荣你个兔崽子敢不听皇帝的话，我忍了你很久了，现在居然登着锅台上炕，还要造反，岂能容你，老子先灭了你。

刚刚安定了三四年的后晋国内又爆发了内战。

这一战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是后晋不稳定的必然后果。一大堆藩镇诸侯趁火打劫，其中就有被削弱了兵权的杨光远。

经过了几个月艰苦的讨伐战争，石敬瑭总算勉强消灭了安重荣和杨光远，但朝廷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原本虚弱的国家元气大伤。

这团乱麻在石敬瑭手里一时半会儿理不清，石敬瑭又急又无奈。这几年石敬瑭身体一直不好，健康状况日益糟糕。在内忧外患折磨之下，石敬瑭的身体终于吃不消了。

公元942年五月，后晋高祖皇帝石敬瑭一病不起。

上天没有留给石敬瑭更多的时间理这团乱麻。弥留之际，石敬瑭还要处理最后也是最棘手的一件事，确定继承人。

确定皇位继承人历来是个难题。

石敬瑭似乎早有主意，他把宰相冯道单独找来，秘密接见。六月十三日，石敬瑭已经虚弱的说不出话来，他命人把小儿子石重睿领出来，向冯道磕头行礼，然后又命人把儿子抱在冯道怀里。意思是请冯道辅佐幼子继承皇位。

交代完这件事之后，石敬瑭腿一蹬眼一闭，带着无限的屈辱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知道为何石敬瑭将冯道作为顾命大臣。冯道虽然受到石敬瑭的宠爱，但以石敬瑭的智商不应该将这么大的事情处理得如此简单草率。他完全有机会多指定几个人作为辅政顾命大臣。这是一个不解之谜。此事的后果的确证明了石敬瑭的草率。

冯道这家伙没有遵照石敬瑭的遗命办事，而是找到了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商议出另一套方案。冯道和景延广认为，现在国家多难，应该由一位年龄大一些的皇帝主政，石重睿还是个孩子，难以肩负大任。应该说冯道的这个主张有一定合理性，再抛开封建社会忠君因素不考虑，其主张更具有必要性。

那么谁年龄大呢？难道只要年龄大就行吗？

冯道和景延广想来想去选来选取，选中了齐王石重贵。

在冯道和景延广的操办下，中了头彩的石重贵登上了后晋第二任皇帝宝座。石重贵生于公元914年，时年二十八岁。

其实石重贵并不是石敬瑭的儿子，他是石敬瑭大哥的儿子，但石敬瑭很喜爱石重贵。在石敬瑭称帝离开太原南征洛阳时，经契丹皇帝耶律德光钦点，石重贵被委任为太原留守，负责石晋王朝大后方的管辖。石敬瑭有六个儿子，大儿子石重英在洛阳被清泰帝李从珂杀死。次子石重信和三子石重义，年少有才华，但在范延光叛乱中，被叛军所害。还有两个儿子石重进、石重杲年少早夭亡。最小的儿子就是石重睿。要说石敬瑭教子还算有方，这一点比一般的皇帝要强不少，可是石敬瑭的儿子死的死小的小。

石重贵自幼不爱读书，勇武好战，一身武艺不简单，冲锋陷阵有些气概。由于年轻有冲劲，石重贵在石晋王朝中迅速崛起。后晋天福二年，石重贵从太原入朝洛阳，被封为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右金吾卫上将军。后晋天福三年，被封授为开封府尹、检校太傅、郑王，没多久又加封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晋天福六年，由开封府尹改任广晋尹，进封齐王。天福七年正月，加封兼侍中，相当于当朝宰相待遇。

石重贵能够被冯道等人擅自选定为接班人，估计最大的原因是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成为石敬瑭子侄一辈中较为成年和有实力的王子。

史书上对石重贵的评价差异很大，《资治通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记录他一些不屑的劣迹，认为他不具备做皇帝的才能，逞一时意气招致契丹大举进攻，顷刻遭遇灭国之祸。《旧五代史》对石重贵的评价还比较正面，说他年轻有锐气有志气，敢于和契丹做斗争，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表现不俗，论才干不好也不差，属于中等人，最后国破受辱很是可惜。



后晋朝中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石敬瑭在世的时候还能勉强镇得住。石敬瑭一死，两派之间的矛盾继续升温，连后晋末帝石重贵也深陷于此。从这个角度上看，石晋对契丹国策的大转折虽然以石重贵称帝为标志，但并非完全由于石重贵一人所能主导。

在“鸽派”和“鹰派”相持不下的时候，皇帝的分量就尤为重要了，皇帝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会占据上风。石敬瑭执政七年一直站在“鸽派”一边，而石重贵却一反老子的态度，选择了“鹰派”一边。

石重贵虽然被耶律德光选中为接替石敬瑭镇守太原的皇家贵族，但他对契丹却没有好感。石重贵之所以偏向“鹰派”一边，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他本人血气方刚，不谙世事风云沧海桑田的缘故，蠢蠢欲动，逞一时之勇，打算不受契丹窝囊气，挺胸做皇帝。二是他身边的重要大臣没头脑，蛊惑撺掇他，使小伙子石重贵更加迷失了方向。

具有拥戴推帝大功的冯道和景延广权倾朝野，一时之间无人能及。特别是景延广私心杂念深重，一门心思争权夺利，操纵皇帝以拔高自己的地位。

石重贵刚刚即位称帝，景延广就极力主张改弦更张，在他主导的致契丹国书中，石重贵只自称孙皇帝，但不再向契丹称臣国。这个差别可是巨大的，孙皇帝是指辈分和年龄，这东西因自然条件而发生，没法改变。即使有辈分差别也属于家人礼数，范围限于私人范畴。可是如果“臣国”俩字取消，就变成了平起平坐的邻国了，等于不再承认石晋王朝是契丹的从属国。这个可是国事也是公事。

国事大于家事。

公事大于私事。

因为利益大不同。

石晋的国书送到契丹。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打开一看，顿时大怒，当即发难指责石晋朝廷没有经过契丹帝国批准就擅自拥立新君，并派使节来到洛阳向石晋朝廷兴师问罪。景延广一看契丹来势汹汹，特别是看到契丹使者那个牛叉烂样儿，当场把契丹使者骂了个狗血喷头。

从此两国关系破裂。

石晋朝廷开始不断地逮捕契丹在中原的商人、使节及交流团。契丹国享受了石晋六七年的供奉，飘飘然之际突然被石晋新皇帝蜇了一下，顿时恼羞成怒，紧急研究如何对付这个石重贵。

石重贵脑袋发热发昏，耶律德光可不是愣头青生瓜蛋子。桑维翰阐

述契丹国内治理强盛也是实情，同时也反映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这十几年的执政水平的确不凡，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英明君主。契丹虽然对石晋保持了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优势，但石晋并非渤海国这些小国弱国可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两国一旦开战，契丹失败的可能性很小，但也必定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契丹帝国的皇帝和大臣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最初的时间里，契丹并没有因为石晋朝廷的反目而立即动武。

契丹要谋定而后动。

这时候两个因素促使耶律德光下决心进兵中原：

一是契丹国内有一部分人主张对石晋动武，其代表人物是赵延寿。赵延寿就是赵德钧的儿子，后来被契丹俘虏。鉴于赵延寿曾是后唐宰相，出于汉人制汉的需要，契丹仍重用赵延寿为宰相级官员。赵延寿在契丹仍然野心不死，梦想着成为契丹汉人的首领，甚至有朝一日可以在契丹支持下坐上中原“伪皇帝”的宝座。因此，赵延寿极力劝说耶律德光出兵讨伐石重贵。

二是石晋内部出现了分裂，受到排挤打压的大将杨光远变节投敌，秘密写信给契丹，报告中原虚实，极力邀请契丹南下中原，他在石晋内部为策应。第二个石敬瑭产生了。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终于下定决心，大举兵伐中原。

公元943年十二月，契丹皇帝聚兵点将，调集山后八军和幽州兵马五万，以赵延寿为统帅。耶律德光对赵延寿说：“延寿啊，你好好干，如果灭了石重贵这小子，中原就是你的。”赵延寿顿时精神百倍，奋勇当先，率兵出征。

诸位要注意了，耶律德光此次出兵调集的主力部队并非契丹铁骑劲旅，而是用的汉人沦陷区军队为主。这说明耶律德光想让汉人打汉人，也是出于谨慎考虑，先让这些汉人降兵打头一阵，一探虚实。

够贼的。

公元944年春天，后晋边境告急。

契丹前锋大将赵延寿和赵延昭率领契丹大军杀奔贝州而来。赵延昭

是契丹大将赵思温的儿子。赵思温就是那个逼着述律皇太后自断手腕的人。即便如此，老赵依然受重视，可见契丹对待汉人官员的态度。只要有能力，一定会得到重用。

贝州是什么地方呢？在现河北省南宫县东南清河县附近，当时是水陆交通要道，南北互通的军事重镇。后晋朝廷将大量的米面粮油囤积在这里，作为北方军事行动的粮草供应基地。贝州储备的粮草数量足以支持大规模战争三四年使用，可见此地战略位置之重要。当年李存勖南下中原时，和梁帝国大将就曾一度在贝州一带发生激战。

就在契丹发动战争准备南侵的时候，贝州城内出了奸细。这个晋军士卒逃亡到契丹大军营中，向契丹一五一十报告了贝州虚实。契丹先锋大军在赵延寿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到贝州，接着耶律德光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也杀到了贝州。两人分兵两路对贝州南门和东门展开了猛攻。由于贝州守军离心离德，有人叛国投敌，偷偷打开城门引契丹军队入城。

顷刻之间，粮仓贝州陷入浩劫。粮草全部被契丹洗劫，一万多守军被屠杀。这些粮草对晋军意味着什么？晋国内已经连续两年大面积的闹蝗灾，庄稼被啃得不仅颗粒不剩，连枝叶秸秆也一扫而空，饿死了十多万人口。

后晋朝廷震动，立即调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以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陈使，以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陈使，以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陈使，以左羽林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陈使。

契丹主力大军在赵延寿和耶律德光的率领下，兵发幽州，毫不费力瞬间攻克贝州。契丹帝国同时在西部还派出了另一支部队，入雁门关，杀奔太原。此时镇守太原的是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刘知远早就看出来后晋小皇帝石重贵是个惹祸精，早晚要招致契丹兵戎相见。但石重贵和刘知远不和，一直对刘知远排挤。因此，刘知远自己在太原暗地里加强战备。在刘知远的奋力抗击之下，雁门关一线的契丹军队被打败退去。

现在，石敬瑭割弃燕云十六州的后遗症充分暴露了出来。契丹没有

长城和燕山山脉的阻隔，直接从河北北部南下中原，在一马平川的几百里平原上，契丹铁骑可以说如同一支机械化部队，风卷残云一般迅速推进，如入无人之境。夸张一点说，契丹朝发幽州可以夕至洛阳。贝州沦陷，后晋朝廷在枢密使景延广指挥下，发布命令调集几路大军会战。还没等高行周出发，契丹前锋已经占据了邺都魏州。

敌军达到魏州，距离黄河南岸的都城开封汴梁近在咫尺，皇都危急！

当初，石敬瑭夺取了后唐的天下，在洛阳睹物伤怀，总觉得别扭，就打算迁都到开封汴梁。正巧魏州的范延光阴谋作乱。枢密使桑维翰针对平叛提出建议："开封大梁地处交通要道，向北控扼燕、赵，向南通达江、淮，水陆汇通，商贾云集，物产丰富，是个好地方。更重要的是开封距离魏州很近。如果范延光造反，大军可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

公元937年，石敬瑭以洛阳漕运不便为由，迁都开封汴梁。

开封汴梁的确水陆交通商贸便利，可是地处黄河边上，缺乏战略纵深，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长驱直入，可以很快逼近开封。皇都时刻处于险境之中。所以说，石敬瑭做了两件错误的事情，一是割让北方屏障燕云十六州，二是放弃洛阳都城山河险固屏障，迁都开封。

小皇帝石重贵听说契丹大军南下，立即起驾向西去洛阳，打算避敌锋芒。石重贵刚刚离开开封第三天，契丹前军已经杀到了黄河北岸的黎阳。由此可见速度之快，这是以前几十年中从没有过的先例。后晋朝廷又立即调集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率兵抵御契丹于黎阳。

一天后，后晋皇帝石重贵到达澶州，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屯兵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已经被契丹封为魏王的赵延寿屯兵南乐。

两国军队相距咫尺。

这时候石重贵被吓了一大跳，他才知道契丹不是好惹的。他急忙派人写信给耶律德光，要求两国罢兵重修旧好。耶律德光回信说："事已至此，没法再改了。"拒绝了石重贵的请求。

就在石重贵的服软请求被契丹拒绝的同时，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东南沿线的契丹在沧州一带南下，后晋大将杨光远投敌，勾引契丹攻陷博州，直抵黄河重要渡口马家渡，左武卫将军蔡行遇被俘。

可以说西起滑州东到郓州，契丹大军全线压上，已经迫近黄河天险。

石晋方面紧急布防，调来前保义节度使石赟守麻家口，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守杨刘镇，护圣都指挥使白再荣守马家渡，西京留守安彦威守河阳。晋军在黄河各大渡口严阵以待。可是万万没想到，在杨光远引导下，契丹东部军队渡过了马家渡。石晋朝廷又紧急调集军队万人驰援马家渡。

就在石晋军队忙着守卫黄河的时候，北面行营都大元帅高行周被契丹大军包围在了河北戚城（今濮阳县北）。戚城一战十分惨烈，在史书的几个地方都有记载。晋军头号大将高行周和二号大将符彦卿等人差一点被契丹歼灭。这一战的失利和景延广的瞎指挥有直接关系。后来得到紧急军情的晋朝皇帝石重贵亲自挂帅救援，才在死人堆里把高行周等人救出来。

契丹主力于魏州一带大举压上，和后晋主力发生激战。契丹占据了上风。在西北和东部战场，由于契丹军力薄弱，虽然进军速度快，可是战斗力不强。马家渡被晋军夺回，击败契丹军队万人。沧州一线的契丹押运队和辎重运输队也中了晋军埋伏，损失惨重。夏州（今宁夏）境内四万晋军东渡黄河主动出击，袭扰契丹西部边境，以策应中原战局。

契丹最初南下的时候，每夺得占据一个地方，就建立自己的府衙政权，任用当地官员，实行抚慰统治政策。马家渡一战，契丹损失惨重。契丹由此被激怒，改变政策，对中原州城府县实施了疯狂的报复屠杀政策。契丹的大肆杀戮，激化了沦陷区的矛盾。老百姓和沦陷官吏不等晋朝救援，主动纷纷抗击契丹。这对契丹也是不小的打击。

二月，杨光远打算从青州向西和契丹会合。杨光远到达郓州时被后晋官军击败，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杨光远缩回青州，再也不敢露头儿了。

在契丹实施攻势晋国实施守势的战局下，攻的一方信誓旦旦咄咄逼人，守的一方提心吊胆疲于奔命。可就在这种优劣势明显的时刻，一场大会战改变了战场形势。

二月末，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想出一计，这一计和若干年前晋王李存勖在魏州诱歼刘寻阝的计策相似。耶律德光放出消息说要撤军，而且把主力部队撤出元城。但他留下了上万的铁骑精锐部队埋伏在元城以北的顿丘。目的是劫杀上当追击而来的晋军。耶律德光要劫杀的晋军可不仅仅是他正面的这一支主力晋军，还包括了从恒州、定州即将赶来会师的晋军。可以说耶律德光的胃口巨大，打算一举将晋军主力部队消灭在顿丘。

耶律德光静静地埋伏等待。

人算不如天算。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消息早已洒满黄河两岸，尽人皆知契丹撤兵离去。

可晋军没有动静。

这是为何？

因为老天帮了晋军大忙。

一连十天老天爷稀稀拉拉下雨不停。

晋军得到消息契丹弃城撤走，摩拳擦掌准备追击。可是阴雨连绵，不适合出兵作战。晋军只有被迫等待。

耶律德光受不了了，他不知道晋军为何不上当？且契丹暴露在荒野里，人困马乏，眼看着就坚持不下去了。

契丹也急，晋军也急，只有老天不急。

契丹魏王赵延寿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建议：“晋军的主力大多在黄河之上，只是畏惧于我军的锋锐，只敢守不敢战。我们干脆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直捣晋军营寨，毕其功于一役，则天下大定。”

耶律德光听后点点头，也只好如此。

三月初，契丹十万藩汉大军从东西两侧包抄澶州城。

城内后晋皇帝石重贵也披挂上阵，亲自出征。

皇对皇、将对将、兵对兵，一场势均力敌的大战、恶战、短兵战、生死战在澶州城下拉开帷幕。

这一仗杀得人喊马嘶、天昏地暗、风云失色、日月无光，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最后双方伤亡都很惨重，血流成河，染红了泥土。战场之上堆积了厚达三寸的一层箭头儿，卷刃的和折断的兵器漫山遍野，面目全非的两国士兵尸体枕藉如山，破烂的旗子和铠甲锣鼓帐篷如枯枝败叶一般绵延不绝。

这是一场血腥残酷的战争，是一场伤亡巨大的战争，是一场谁也没有胜利的战争。

最后，耶律德光下令罢兵，兵退三十里。

契丹最先坚持不住了，主动撤出战场。

契丹之所以撤出战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耶律德光的判断出现了失误。这次出师入侵中原之初，杨光远秘密报告耶律德光说中原军队疲敝不堪，已经有一大半丧失了战斗力。可是在澶州城下，耶律德光看到装备精良、严整有序的晋军部队，大吃一惊。他认为他误判了军情，错以为晋军很容易攻破，现在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耶律德光不敢恋战，知难而退。

契丹军队长项是运动战、闪电战，弱项是阵地战和持久战，自从兴兵以来已经四个月了。况且在耶律德光主动兵退三十里之后，东部契丹军队也吃了败仗。两相呼应，坚定了耶律德光撤军的决心。他留下赵延昭守贝州，自己率领契丹主力北还幽州。没多久，赵延昭也一把火烧了贝州向北撤走。

晋军在搞不清情报是否属实的情况下，没敢贸然追击契丹，其实也没有多少剩余能力追击了，只能见好就收。

至此，后晋和契丹的结束第一阶段战争。

这几个月的战争把后晋彻底拖垮了，经济崩溃，财政枯竭，军备耗尽，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积极主战的枢密使景延广此时才知道国难之大，危机之重，祸害之深。由于他指挥战争不利，被文武大臣参劾下台。那位摇头晃脑的冯道宰相，因为哼哼唧唧没有准主意，对于国难

毫无建树，也被免职到地方任长官去了。邀契丹以自固的杨光远大势已去，被讨伐的晋军分尸处死。

破国思良将，后晋君臣朝野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桑维翰。

桑维翰复出，任中书令兼枢密使。桑维翰就是有本事，复出主政之后，日理万机，通宵达旦工作，身兼文武朝政总指挥，干练决断裁决不漏，堆积如山的事情在他手底下如行云流水被处理的高效稳妥，几个月之后就把破败不堪的朝局打理的井井有条了。但是桑维翰和很多能干的人一样，有一个毛病，性子急，不能忍，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在这次后晋与契丹的战争中，有一个人大家不要忽略。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他曾是石敬瑭的心腹干将。要说各藩镇中最强大的就是刘知远，可是他只在自己地盘上抗击契丹，没有奉命支援中央作战。因此，后晋皇帝石重贵怀疑刘知远有异心。此话传到了刘知远耳朵里，刘知远紧张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此时一个人对刘知远说了一段话。

刘知远手下校将郭威对刘知远说："河东山河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郭威劝刘知远霸据河东。此时的郭威已经从一个小兵卒混到了军校一级的头头儿了，成为刘知远的亲信。刘知远后来成了后汉的皇帝，郭威成了后周的皇帝。

3．灭国之祸

后晋小皇帝石重贵血气方刚，不愿意做屈辱的孙皇帝，一声怒吼撕破了和契丹的盟约，招致契丹疯狂报复，把石敬瑭辛辛苦苦攒下的这点家底一举报销。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亲自督师南伐石晋，没有讨到太大便宜，这出乎他的意料，也激怒了契丹朝廷。契丹必须做出决策，是就此罢兵？还是扩大打击力度？

摆在面前的一个事实是，契丹比石晋强大。石晋曾是契丹的从属

国，现在石晋要造反，做老大的契丹哪里能咽得下这口气？漠视了石晋的反抗，以后还如何压制其他的小国小弟？契丹从此别在天底下混了。

必须打。

狠狠地打。

不惜代价地打。

直到把石晋打服了。

公元944年十二月，契丹卷土重来。

这次契丹挥师南下，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做了充分的准备，下了必胜的决心。

石晋国内为了备战也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掘地三尺把民间钱财搜刮殆尽，又大规模强行挨家挨户征兵以补充兵员。

这是一次决战，事关国家命运的决战。双方都想借此战扭转大势，一方想从被动变主动，一方想继续保持镇压的态势。可以说这是倾国力以血战的一场战争，双方各自投入直接作战的兵力当在十万以上，加上侧翼辅助军队及粮草运输等其他兵力，各自投入总兵力不下二十万。其争斗惨烈和规模宏大可想而知。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吸取前一次出师的经验教训，对这次南下的策略做了一些调整。这次契丹集中优势兵力直接进攻中路，如一把出鞘的利剑一般杀奔中原重镇魏州而来。契丹军队在布局上仍以赵延寿为先锋，耶律德光督大军紧随其后。

由于失却了长城屏障和燕山山脉阻隔，契丹从幽州长驱直入，骑兵先锋没用几天就杀到了邢州（今河北省邢台）。正在后晋朝廷调兵遣将紧急布防的时候，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已率主力杀到了元城。后晋朝廷被契丹来势汹汹的气势镇住了，不敢正面迎敌，要求军队稍稍后撤以避敌锋芒。冷兵器时代，两军作战，首先拼的就是士气和意志。晋军这一撤如山崩地裂，各路大军纷纷逃窜，谁也不顾谁，哭爹喊娘，丢盔弃甲，一口气后撤到了相州（今河南省安阳）。

后晋中央指挥系统的缺陷暴露无疑。自从去年与契丹开战以来，后晋朝廷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指挥不利，部署混乱，政

令不畅。这是兵家大忌。

公元945年春天正月，后晋重新调整部署，调遣赵在礼屯兵澶州，马全节屯兵魏州，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兵黎阳渡口，西京留守景延广从滑州率兵把守胡梁渡，义成节度使皇甫遇率兵驰援邢州。契丹很快掠过邢州杀到了魏州。李存勖朝廷末期魏州军乱，赵在礼就是那位把李嗣源诓入魏州城的乱军首领，现在这小子做官做到了节度使。

北面招讨使大元帅张从恩率领各路大军列阵于相州，驻扎在安阳河水南岸。晋军派出皇甫遇和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领三千骑兵前去侦察契丹动向。皇甫遇等人到达邺县，正要渡过漳水的时候，遇到了三万契丹军队，双方发生激战。皇甫遇寡不敌众，只好且战且却。撤到榆林店的时候，契丹又有大批军队扑上来。

望着黑压压的契丹军队铺天盖地涌过来，久经沙场的老将军皇甫遇和慕容彦超商量后认为，只要他们再撤，一定会遭到契丹的追击包围，而且还可能席卷相州的大军，连累中军，后果不堪设想。

绝不能撤！

一败立即涂地！

一定要挺过这一劫！

皇甫遇和慕容彦超下定决心后，指挥军队摆开阵势，和契丹正式交战。双方从中午激战到下午，来来回回打了一百多个回合，晋军和契丹死伤都很惨重。

在激战中皇甫遇的战马战死，皇甫遇只好下马徒步作战。一员骑将徒步作战是很艰难的，其战斗力锐减。契丹军兵的刀枪如暴风骤雨般砸向皇甫遇。老将军皇甫遇苦苦支撑，挥汗如雨，眼看着陷入重围难以支撑。就在这个紧急时刻，皇甫遇的随从杜知敏赶过来，把自己的战马让给皇甫遇。皇甫遇翻身上马，抖擞精神，挥舞兵刃再次投入战斗。

又厮杀了一个时辰，双方都打累了，战斗节奏慢下来，各自罢兵休息。这时候，皇甫遇一回头见杜知敏身陷契丹，被一群契丹兵活捉。皇甫遇花白须发贲张，大喊一声：“知敏是义气男儿，决不能眼看着他被敌人俘虏！一定要救他出来！”于是皇甫遇和慕容彦超拨转马头再次冲入契

丹营阵，奋力冲杀，把严严实实的契丹营阵撕开一条缺口，两人一左一右把杜知敏从契丹军兵手中夺回来，掩护他回到了晋军阵地。

刚刚喘口气没多久，契丹又派出了新生力量掩杀过来。

满脸血污的皇甫遇和慕容彦超互相看了看，把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狠狠地说道：“今天是死地，求生必须决一死战，即使求生不得，也要一战报国！”两员晋国大将振臂高呼“誓死报国”，剩下两千尚有战斗力的晋军也跟随主帅高声宣誓：“誓死报国！誓死报国！”呼声震彻大地。

两千晋军在皇甫遇和慕容彦超率领下冲入了几万契丹营阵，拼出了最后的力气，挥舞着长矛短刀，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朝着契丹敌军猛冲猛打。

太阳西垂，大地之上只剩下一抹残红。

夜幕降临，战场上的喊杀声还在继续。

奋力拼杀，看不到胜利的尽头。

驻扎在相州的晋军大营在焦急地等待皇甫遇他们的消息，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了一个下午了音信皆无，大家急得搓手跺脚。大将安审琦说道：“皇甫遇老令公去了大半天没有音信，一定是遇到了敌军被困回不来。”正在大家猜测坏消息的时候，一个哨探骑兵跌跌撞撞闯入帅帐，报告说皇甫遇几千人马被契丹几万人包围。这个消息如同一个炸雷，几万人包围几千人，那还不如同剁肉馅包饺子？

安审琦心急如焚，立即披挂上马要带人去救皇甫遇。主帅张从恩迟疑地说道：“这个消息真假莫辨，如果契丹大军掩杀过来，我们即使全军迎敌也不是对手。安将军你一人前去有什么用呢？”

安审琦听张从恩这么说，心里不高兴，反驳说：“谋事在人，成败在天。万一打不过契丹，我将和皇甫遇老令公一起赴死。如果敌人没有大举南下相州的意图，我们眼睁睁看着皇甫老令公深陷绝境，将来我们有何面目见天下人！”

安审琦言辞壮烈，慷慨激昂，他不再理会张从恩的态度，带着本部人马杀奔榆林店而来。契丹正要以多欺少，围歼皇甫遇、慕容彦超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支晋军从远处杀奔过来，黄尘漫天，旌旗招展。契丹

以为晋军大批援军赶来，不敢恋战，只好撤出战斗离去。

此时的皇甫遇和慕容彦超二人已经绝望，全身上下体无完肤，铠甲支离破碎，胳膊后背大腿上布满刀箭伤口，脸上手上马背上到处是鲜血，分不清哪是自己的哪是敌人的。两位大将已经气喘吁吁，再有一会儿，即使不累死也要被契丹的车轮战重创。晋军三千骑兵伤亡殆尽，剩下能走路的不到五百人。

见到安审琦之后，皇甫遇和慕容彦超下马深施一礼，感谢救命之恩，三人相视苦笑了几声。

夜空中闪出几颗星斗，微凉的风中带着浓浓的血腥气味。皇甫遇、慕容彦超和安审琦默默无语，并辔回归相州大营。

张从恩害怕契丹大军掩杀。

契丹那边对晋军也吃不准。

榆林店一战，晋军打出了士气，对契丹的锐气是个重大挫折。契丹几万军队撤走，对契丹主力构成了沉重打击。他们以为晋军强大的主力杀过来了，不敢在河北停留，挥军大举北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原本已经驻扎到了邯郸，听说前军吃了败仗，连夜扔下一堆粮草辎重向北逃走，马不停蹄一口气逃到了鼓城。

契丹虽然退去，张从恩却更加害怕。他认为契丹大举南来，兵强马壮，人多势众。相比之下晋军弱小，在相州这个小地方难以持久抵抗，不如集中全部军队到黄河要塞黎阳。那里有军需粮仓，背后有黄河天险，是抗击契丹的有利地方。对于张从恩的这个意见，并非众将都赞成，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从恩这位大元帅也不顾别人赞成还是反对，自己拉着嫡系部队径直去黎阳了。

主帅撤走，那谁还有斗志？各路诸侯纷纷偃旗息鼓跟着张从恩东撤。撤离邢州的一幕再次重演，晋军乱七八糟，毫无秩序，一团混乱，简直是一群散兵游勇、乌合之众。

向北撤退的契丹主力稳住心神之后，觉得情况没有他们想象的糟糕，于是重整旗鼓，在先锋赵延寿率领下再次南来，直抵相州城下。这次契丹南来并非决战，实际意图是一探虚实。在相州城内的晋军苦苦坚

守，另外晋军派出右神武统军张彦泽救援晋州，赵延寿没有和晋军接战，直接撤走退去。

经过榆林店激战，晋军稍稍增强了一些信心。

张从恩因指挥不利，被调离北伐主帅之职，改任东京留守。晋军北伐统帅再次换人，替换上了驸马爷杜重威。杜重威的老婆是石敬瑭的女儿。

为了表示与契丹血战到底的决心，晋末帝石重贵振奋精神，主动要御驾亲征。

此时，北伐副元帅马全节向石重贵献上奇计，要以闪电术长途奔袭幽州，对契丹南征大军实施釜底抽薪。正在兴头上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石重贵认为马全节言之有理，忠勇可嘉。后晋皇帝立即下旨，召集各路兵马，长途奔袭幽州。

二月，晋国各路兵马在杜重威和马全节统领下，浩浩荡荡杀奔幽州。

就在后晋和契丹之间的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后晋后院又起火了。皇帝石重贵和很多皇帝有同样的毛病，喜欢亲近小人。这些小人为了攫取更大的私利和权力，一天到晚地给皇帝灌迷魂汤，把皇帝哄得神魂颠倒。在糊弄皇帝的同时，这些小人奸臣还将矛头指向忙于正事的大臣。因为权力是一个蛋糕，有人分多了，就会有人分少了。手握大权的人就是这些奸臣的死敌。

谁在忙于正事？谁权力最大？当朝宰相桑维翰。

桑维翰干活是一把好手，业务能力强，工作爱岗敬业，是个劳动模范。可是他不善于政治斗争，特别不善于和形形色色的“好人”或“坏人”周旋。这种干部在官场中很吃亏，很容易受伤。桑维翰屡屡受到排挤和中伤，在朝中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权力一天比一天变小，能干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变少。

桑维翰还有一个急性子的特点，他管不住自己的嘴，总忍不住对权倾朝野的文武大臣皇亲国戚指指点点，修理修理这些人的五花八门的出轨出格行为。更要命的是，桑维翰对皇帝也毫不客气，有几次和皇帝争

辩的脸红脖子粗，极力要求皇帝改正错误的决策。例如，桑维翰要求皇帝不要大把大把地给文艺工作者赏赐，那些冲锋陷阵提着脑袋保家卫国的将士还得不到太多赏赐，这会引起军队的不满。例如，他建议皇帝对驸马杜重威不要太宠爱，要节制杜重威的权力膨胀，以防不测。皇帝石重贵厌烦地摆摆手，把桑维翰的话当耳旁风，甚至一顿臭骂把桑维翰打发走。

桑维翰虽然性子直，但并不缺心眼，他明白自己没法在朝廷继续干下去了。于是借故说脚脖子扭了，提出辞职。这正符合皇帝和一群奸臣的心思，他们高高兴兴、利利索索痛痛快快地把桑维翰枢密使的职务割掉。他们担心桑维翰反弹报复，没有安排桑维翰到油水肥的藩镇上去做官，而是给他找了一个开封府尹的差事做。这个官职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东京汴梁的治安，是个操心受累的活儿。

刚刚有点起色的后晋朝政再次陷入昏天黑地的混乱。后晋不仅文官政治暗弱无能，而且武将疯狂聚敛私财，杜重威、李守贞、赵在礼等在各自地盘上大肆搜刮，把应上缴皇朝的财赋截留近半。文争武贪对石晋北方的战争构成了巨大的掣肘毒副作用。

北伐大元帅杜重威率领晋军浩浩荡荡一路北上，先后攻取了满城、遂城。晋军之所以获得这些战役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契丹主力已经北撤，无人防守。得到晋军大举北上的消息后，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立即整顿人马再次向南，迎击晋军。双方在阳城遭遇。晋军和契丹遭遇后，虽然晋军有些胆怯，但还是取得了第一仗的胜利。契丹被挫败后向北退兵十余里，退到白沟（今河北省著名的箱包集散地）以北。

契丹吃了败仗并不甘心，第二天卷土重来。

晋军虽然打了几次胜仗，可是在心理上总是笼罩在畏怯的阴影中。晋军不敢恋战，摆出了严整的方阵，以防卫之势应对契丹骑兵的冲击。这时候契丹铁骑黑压压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把晋军方阵围在中央。晋军和契丹军队边打边向南撤。契丹几次冲刺想把晋军方阵撕开口子，可是晋军防守密不透风如铁桶一般。双方打了一天，阵地仅仅移动了十里路。

第三天，晋军走到一个名叫白团卫村的村庄，大军安营扎寨稍事休整。晋军大营四周埋上鹿角丫杈筑起第一道防护屏障。契丹骑兵越来越多，把晋军大营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契丹先锋骑兵在晋军营寨之外驰骋挑衅，打算激怒晋军出战。晋军主帅杜重威感到契丹锐不可当，不想力拼，他认为晋军应该采取避而不战的策略。契丹不死心，力求速战速决，这是契丹军队的长项。契丹数次挑战没有奏效之后，又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切断了晋军的粮道。

到了晚上，夜幕低垂，乌云四合，伸手不见五指，四野陷入寂静。

暗夜里突然狂风大作，从东北方向刮来强劲的风暴。在尘土飞扬的风暴中，民房房顶被掀翻，大树被连根拔起，甚至地皮都要被席卷而起，大地河岳在颤抖，风沙嚎叫之声传遍百里。面对天气的骤变，谁也不清楚这是哪里来的罕见恶劣天气，也不知道这股狂风多长时间才能停止。军兵蜷缩到帐篷里紧紧抱在一起，生怕被大风卷走。战马被并排拴在木桩马槽上，避免惊扰失控。

人人心里都在默默祈祷大风尽快停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大风毫无减弱的迹象。

晋军大营负责炊饭的军队，掘地打井要解决水源问题，可是一连掘了几口井都没成功。每次刚刚挖掘不到一丈深，土层就会坍塌。无奈之下，士兵们只好收集坍塌的泥土，用衣衫裹住后用力拧绞，从泥土中拧出来的泥水再供给人马饮用。

人困马乏，既缺水又断粮，晋军苦不堪言。

总算盼到天色放亮，可是风势不仅没有减小反倒更大了。晋军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军心开始浮动。

风暴虽然对契丹军队也构成影响，但要比对晋军的影响小得多。契丹军队在外围，有较大的灵活空间，况且契丹军队居于北侧较多，处于顺风位置。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知道晋军主力全部在此，这真是天赐良机，消灭晋军在此一刻。如果把这支晋军部队吃掉，晋国的军事力量土崩瓦解，直捣东京开封汴梁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下令，契丹帝国核心主力部队皇家特种兵全部下

马，在特种兵总指挥高谟翰统领下，手持短兵刃，对晋军实施围歼。契丹为什么下马呢？因为大风中战马不容易控制。虽然契丹骑军在地面步行作战不是强项，但这种局面下，仍对晋军占有绝对优势。契丹特种兵个个骁勇善战、强悍勇猛，抡起三尺长的月牙弯刀冲向晋军营寨，嘁哩喀喳清除掉鹿角丫杈，冲入晋军大营，对晋军疯狂砍杀。契丹一面冲杀，一面顺风放火，扬洒沙尘。晋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成了契丹军队案板上的肉，被契丹特种兵成片成片地砍倒在血泊中。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晋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于立即反击迎战还是等待时机，众将意见不一，产生了激烈争执。

晋军士兵眼睁睁看着同伴被契丹砍杀，愤怒地高呼：“大元帅为何不下令反击？我们弟兄在白白送死啊！”各大营晋军将领也纷纷请求出战迎敌。可是大元帅杜重威仍然认为环境不利，应该坚持到风暴停歇再出战。

和杜重威关系比较好的马步都监李守贞言辞激烈地对杜重威说：“敌众我寡，现在沙尘漫天，双方谁也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马。这种情况下，只有拼死一搏才有可能获胜。这场大风对我们来说也可以当做有利条件加以利用。如果真要等到大风停止，我们已经被杀光了！”

李守贞也不管杜重威同不同意，对着众将大喊一身：“各路兵马一起反击！”

李守贞发出号召后，转头对杜重威说：“令公你好好守御防备，我李守贞带领中军去和契丹决一死战！”

李守贞打算出战，可是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和自己的部下认为：契丹借助风势，晋军处于劣势，晋军应该等风小了再打。

马军右厢副排陈使药元福走近张彦泽，极力劝说：“现在我军又渴又饿，如果等风停下来，我们早已成了俘虏。敌人认为我军不会逆风做战，这时候我们应该出其不意，迅速反击，这是兵之诡道也。”

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大将符彦卿大喝一声：“与其束手就擒，不如以身殉国！”

经过激烈争吵，最后大将符彦卿终于说服大家一起出战。符彦卿就

是李存勖的头号大将李存审的儿子。晋军突然杀出营寨，契丹特种兵一惊，他们没想到晋军会主动出击。契丹被晋军突然一惊，后退了几百步。符彦卿和李守贞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身先士卒，向契丹阵地冲杀过去。

风暴之中昏天黑地，双方谁也不知道对方投入了多少兵力，谁也不知道对方使用了什么武器装备，一场血战在风沙中展开。这一战契丹投入了最精锐的特种部队，打算毕其功于一役，把全部晋军围歼在此。晋军将士置之死地而后生，以万分之一的希望苦苦求生，除了死拼别无出路。呼啸的风声中，双方将士各种语言的喊杀生，战马凄厉的长嘶声，兵器尖锐的交锋声，震彻大地的战鼓声，铠甲征衣的破碎声，旌旗破风的撕裂声，交织在一起，在天地间激荡扩散。沙尘滚滚的黄黑色，鲜血迸溅的鲜红色，刀枪划过长空的银白色，双方战服战旗涌动的五彩色，此起彼伏，在战场中来来往往，搅成一团。

这场战争成为五代战争史中十分惨烈、规模浩大、战术诡异的经典案例。

在晋军骑兵、步兵不分兵种不分先后不分方向的疯狂反击下，契丹特种兵马下作战的劣势逐渐暴露了出来。仓促之间，晋军根本没有给契丹特种兵重新上马的一丝机会，死死缠住契丹军兵拼杀。双方这场恶战持续了两个时辰。契丹军队终于最先坚持不住了，战斗意志崩溃，丢盔弃甲，溃败逃窜。这种大仗恶仗硬仗之中，拼的就是体力和意志，谁先坚持不住，谁就先败，只要败退则一败涂地，山崩地裂一般地不可收拾。契丹十多万大军抱头鼠窜，如同摧枯拉朽、悬河决堤。

居中指挥观敌掠阵的晋军主帅杜重威看到战场局势发生逆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他派出精骑部队对败逃的契丹军队死追不放，不给契丹军队任何喘息休整的机会，不让契丹停下来组织反击。契丹军队被晋军杀得落花流水。契丹败军跑了一程又一程，向后看看，晋军还在追，契丹军队只好气喘吁吁地继续玩命地跑。再往后看看，晋军还在追，契丹军只好再次低头继续逃亡。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被契丹败军席卷着也向北败逃。耶律德光平时乘

坐的是毡房马车，这种马车吱吱嘎嘎地行驶速度不快，大车越跑越慢，眼看着就要被晋军追上了。情急之下，耶律德光放弃大车，骑上一匹双峰骆驼，对着骆驼屁股狠抽了几鞭。这匹骆驼似乎也知道逃命要紧，翻蹄亮掌狂奔而去。耶律德光带着残兵败将一口气逃回了契丹南京幽州。

这次契丹损失惨重，不仅粮草辎重武器装备丢弃无数，精锐部队也伤亡严重。耶律德光这个气啊，坐在虎皮大椅上，哇哇大叫，亲自督刑，命人把各部落酋长领军大王痛打两百军杖。唯一没有受到责罚的是赵延寿。

这次遭遇战，晋军险胜。

获胜后的晋军也已经人困马乏，无力继续追击契丹，大军驻守定州。

四月，夏季来临。

后晋罢兵。

后晋皇帝和出征军队回师东京开封汴梁。契丹战败，一时半会儿也没有能力再次入侵。双方进入了一个休战期。

似乎契丹没有桑维翰说的那么可怕，似乎晋军也没有他们自认为的不堪一击。

这两年的战争，虽然晋军一直缺乏自信，可是毕竟胜多败少，似乎晋军可以和契丹抗衡，甚至有北伐收复失地的可能。

这时候，契丹国内对是否应该南下作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很快升级成帝后之争，皇帝耶律德光和皇太后述律平之间对是否有必要占领中原领土，持不同的看法。

原本述律皇太后对战争就不太热心，经过这两年战争的摧残，不仅中原经济崩溃，老百姓流离失所，契丹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将士战死，畜牧业受到重创，各部落士气低落。述律皇太后看到这个情况后，站出来对中原战争表示了强烈反对。她的理由很简单，她认为蕃汉不同俗，即使占领汉地也没什么好处。耶律德光坚持认为是石晋皇帝背叛了契丹，石重贵忘恩负义，首先撕毁了盟约，理应受到惩罚。述律皇太后苦口婆心地开导耶律德光说：即使侵占了中原土地，契丹人不习惯也没能

力治理，没有什么好处。一旦战争失利，契丹被中原修理一顿，到那时悔之晚矣。

耶律德光虽然嘴上强硬，但内心里也开始打鼓，对这两次战争的失败心有余悸，勃勃雄心受到挫折。述律皇太后担心儿子放不下面子，下不了台阶，她以无比宽大的心胸对耶律德光说：自古以来，都是汉人主动和蕃国和好和亲，没听说过蕃国主动与汉人和好和亲。尽管如此，也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中原天子回心转意放弃战争，我们可以主动和他们和解，这并非我契丹帝国怕了中原，而是为了老百姓安居乐业。

契丹这边高层内部正在争论的面红耳赤的时候，中原石晋朝廷也被一场场险象环生的战争吓坏了，产生了放弃和契丹对抗的念头。在鸽派首领桑维翰劝说下，后晋皇帝石重贵主动派出使者去契丹议和。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还纠结在兴师问罪上，心里虽然已经不太想继续战争，可是面子上还没有转过来。他需要大大的台阶才能从“骑着的虎”上下来，耶律德光见到后晋使者后，虽然答应议和，但开出了很强硬的条件，要求桑维翰来主谈，他认为桑维翰是主和派，万事好说好商量。除指定对契丹友好的主谈代表之外，耶律德光还要求中原再割让镇、定两藩镇的土地给契丹。显然耶律德光初步有了罢兵议和的打算，只是从谈判策略的角度，虚张声势地开出了夸张的条件。

石晋朝廷见契丹如此强硬，在理解契丹的态度及策略方面产生了误判，因为这其中的关系和尺度实在太微妙。石晋朝廷自尊心再次受到了刺激，他们认为契丹毫无和谈诚意。况且石晋是战胜方，哪里咽得下契丹这口恶气。石重贵一怒之下骂道：“他奶奶的，不谈了，爱咋地咋地。”

谈不拢，那就只有打。

打需要决心。

石晋和契丹都还没有下定决心。

在没有决定大打出手的时候，零星战斗和谋略博弈频频登场。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件是赵延寿的反水迷雾。

赵延寿在契丹和石晋的近几年战争中一直处于急先锋的角色。契丹利用他做汉奸进攻中原。赵延寿在最初的日子里对夺取中原信心满满，野心勃勃，但他并非全心全意为契丹卖命，他还有自己的私心，就是占领中原做皇帝。无论是儿皇帝还是孙皇帝，哪怕重孙皇帝也行，赵延寿不在乎。

在屡次南征失利的情况下，赵延寿并没有受到耶律德光的怀疑，更没有受到惩罚，一直肩负契丹先锋军的重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公元946年七月，赵延寿忽然主动向石晋秘密表示愿意回归中原。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没有隐藏重大阴谋？

此事真假关系重大。

石晋朝廷当政宰相李崧、冯玉对此深信不疑，具体理由在史书中不详。于是石晋朝廷派天雄节度使驸马杜重威和赵延寿密谈。经过几次秘密接触和讨价还价，双方约定由石晋派军队北上幽州接应赵延寿，赵延寿反叛契丹，在晋军护卫下南归。



石晋朝廷在隆冬十月，派出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以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晋军浩浩荡荡征伐河北。这次出征十分艰苦，自从六月以来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天气湿冷，军兵和粮草运输苦不堪言。

从《辽史》关于赵延寿的传记中显示，赵延寿这次秘密联络晋朝，是一次巨大的诱敌阴谋。不过这次诱敌阴谋很可能是赵延寿自己的决策，后来得到了耶律德光的支持。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接到石晋朝廷北伐的消息，心想：好小子，刚刚打算找个台阶两国罢兵。赵延寿如此雕虫小技，石晋居然急慌慌地出兵，偏偏还要死撑着打。那就痛痛快快地打一仗，一直打到你死我活。

这次契丹出兵并没有从幽州沿东线或中线南下，而是在西线出兵恒州。在契丹第一猛将高谟翰统领下，一战击杀晋军先锋梁汉璋。杜重威等不得不改变去幽州的计划，向西去和恒州节度使张彦泽会合，以迎击契丹。

杜重威生性懦弱，虽然身份为皇亲国戚，兼任上将军，可是每次和契丹对阵都畏缩不前。现在和契丹隔着滹沱河对峙，杜重威自己没有破敌之策，也不听取众将的建议，只知道向后方要兵要粮，躲在营寨中把一张张的免战牌高悬。

在杜重威一道一道催兵催粮催命文书的恐吓下，东京开封汴梁城内，上至皇帝下至黎民，个个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

十二月，开封府尹桑维翰见国家情势危急，急匆匆赶赴皇宫求见皇帝石重贵，打算和皇帝紧急商议保全之策。可是小石同学这时候还在后花园玩弄猎鹰，派人告诉桑维翰没工夫接见他。桑维翰痛苦地摇摇头，仰天长叹一声：“这个时候，皇帝居然还在鹰犬娱乐，石晋的末日到了！”

晋军中有勇将屡屡请求出战，杜重威迫于压力，只好派出一支人马和契丹激战。无奈寡不敌众，这支两千人的军队陷入契丹重围。更可气的是杜重威拒绝派大军前去援助，眼睁睁看着这支敢死队战死阵前。

晋军战败，契丹包围了晋军大营，切断了和恒州及开封的联系。

杜重威彻底丧失了斗志。

前来招降赵延寿的杜重威此时此刻却产生了投降契丹的念头，他派人秘密到契丹大营向耶律德光表达降意，并提出投降的条件。耶律德光为了速战速决，减少战争伤亡，将计就计，诓骗杜重威说：一旦契丹灭

掉石晋，将扶持杜重威在中原称帝。杜重威这个狂喜啊，他奶奶的，驸马有什么鸟用，当个皇帝还是很刺激的嘛！杜重威抱着热罐子立即决定投降契丹。

杜重威担心众将不从，在帅帐中埋伏下刀斧手，召集众将开会。全体将士到齐之后，杜重威突然拿出投降文书，要求众将一一签字画押。众将被杜重威的这一幕震惊了，帅帐内像开了锅，吵翻了天。杜重威一声令下，刀斧手冲出来，把明晃晃的钢刀架在了众将脖子上。十几万大军在杜重威胁迫下，不战而降契丹。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率大军自恒州一路向南，势如破竹。杜重威派出张彦泽为先锋官，契丹派出耶律解里协助张彦泽，实际是监督晋军，在前面为契丹开道，提前杀入开封汴梁。晋军中也有气节贞烈之士，老将军皇甫遇拒绝投降，绝食两天后自杀。

张彦泽日夜兼程，杀入开封城。此时的开封城如同一座空城，几乎所有的军队都在前几天支援给了杜重威，城内防御力量微乎其微。石重贵见大势已去，危险迫在眼前，这才心急火燎地找人护驾，可是以前十分信任和倚重的亲信一个个逃窜不见了踪影。走投无路的石重贵想效仿李从珂，在皇宫里点起一大堆柴火，要和皇太后、皇后等一家老小自焚殉国。这时候，一个还没有逃走的侍卫亲军薛超拉住了皇帝石重贵，苦苦劝阻皇帝不要自杀。石重贵在侍卫的苦劝和极力阻拦下，最终没有投身火海。

张彦泽在开封城内纵兵烧杀抢掠，趁火打劫。他把皇帝石重贵一家老小囚禁起来等候契丹发落，私自杀害了桑维翰并制造了桑维翰自杀的假象。

公元947年正月，耶律德光率大军进入开封。

为了平息众怒，耶律德光对张彦泽判了死罪。张彦泽这个祸国殃民的叛徒顷刻之间做了契丹的走狗和替罪羊。张彦泽被老百姓断腕刨心挖肝凌迟处死。

后晋皇帝石重贵被契丹发配到辽东去，一路上缺衣少吃，随行的几个宫女宦官挖野菜采摘野果为皇帝充饥。再后来，石重贵又被遣往河

北，在一个小地方做了农民种地。几年之后，石重贵的女儿、老婆、宫女被契丹掠夺，他也被契丹暗杀。石重贵是中国历史上受羞辱和沦落之苦最严重的皇帝之一。

主战派的代表景延广被契丹活捉，在被契丹押送往北方的路上，于陈桥驿自杀，此人还算有点气节。

后晋灭国。

4．中原的主人不好做

入主中原的耶律德光并没有把中原视作契丹平等的子民，而是作为掠夺的对象。契丹在中原的统治短短三个月就土崩瓦解，比输掉一场战争还快。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入主石晋东都开封汴梁。这是耶律德光第一次到中原，也是平生最后一次到中原。在过去数十年中，耶律德光只是从书籍、汉官、使节、翻译和商人口中知晓一些中原的事情，没有亲眼所见。那时候也没有君主出国访问的外交活动，更不能随便旅游观光，电视互联网照片视频什么的更是没有。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君主皇帝还不如普通官员及老百姓自由，更没有他们那种一饱眼福和一饱口福的机会。

尽管中华风物人情曾经播洒四海，光耀天下，可现在耶律德光来的的确不是时候。多年战火摧残之下的中原，千里旷野处处是堆积如山的白骨，阴沉沉的天空盘旋着觅食腐肉的秃鹫，崎岖的官道或野路上遍布成群结队的难民，一座座的州城空荡荡成了人间鬼宅。

后晋虽然没有宣布将皇都从洛阳迁到开封汴梁，但由于皇帝的活动大部分时间在开封，汇通天下的开封汴梁实际上处于皇都的地位。作为皇都并没有繁荣气派的景象，而是满目疮痍，一片凋敝败相。

为了加强安全保卫，开封九门和皇宫各道宫门都由契丹亲军把守警戒。契丹军兵全副武装，尖兵利甲，昼夜轮班站岗巡逻。除军兵站岗之外，契丹还派出了大批牧羊犬把门，虽然是牧羊犬，但此时承担的却是

顶级的警犬任务。凡是有契丹人居住的地方，无论是皇宫大内还是官府民宅，到处悬挂着羊皮，这是契丹的精神工具，用以驱魔驱鬼驱邪驱晦气。开封城内弥漫着浓浓的羊肉膻味。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终于如愿以偿地入主了中原。

这是他多年的梦想，也是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梦想。

公元947年春天。

二月初二，龙抬头。

对于中原人来说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一大早就起床，沐浴更衣之后，穿上黄缎锦绣龙袍，外罩绛紫色纱披，腰束镶金碧玉带，头顶珠帘通天冠，足蹬厚底高腰龙靴，左手中指戴了一颗鸽卵大小的红宝石戒指。耶律德光这身打扮是中原汉人皇帝上朝的盛装朝服。这也是耶律德光第一次全套穿戴汉人皇帝的服装。他觉得既兴奋也有些异样，禁不住对着高大的铜镜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将胸脯挺了挺，双手扶了扶腰带。

穿戴整齐之后，耶律德光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出寝宫，转过一丈多宽的紫檀木雕龙祥云屏风，来到皇帝宝座宽阔高耸的台阶之上。伴随着内侍官一声高喊：“皇帝驾到！”，开封汴梁皇宫崇元大殿内乱哄哄的气氛立即肃静下来。耶律德光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遍高大宽敞的宫殿内的众人，然后自信而泰然地坐在了龙椅之上。落座之后，耶律德光又下意识地欠了欠身，他觉得这汉人龙椅不如契丹的大马扎坐着舒服。

大殿之内黑压压站满了蕃汉官员，有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各种肤色的人，有黑眼睛黄眼睛蓝眼睛褐眼睛各种眼神的人，有皮衣皮裤布衣布袍绸缎官衣各种服饰的人，有束发的剃发的光头的扎小辫儿的各种发型的人，有汉语的蛮语的胡语的波斯语的操各种语言口音的人，有高的胖的矮的瘦的各种体态的人，这些人也没什么班次秩序，一堆儿一群地拥挤在大殿内，听到内侍官的号令之后，这些官员都在抻着脖子探着身子看着高高在上的皇帝。

耶律德光抬眼看了看大殿外一缕刚刚升起的朝晖，志得意满、君临天下的豪情涌上心头。他的脑海中闪过了很多很多念头，想起了父皇耶

律阿保机征服渤海国后接见后唐使者的霸气四射，想起了母后述律平自斩手腕的痛苦与血腥，想起了自己三十年披挂征战的戎马生涯，想起了年轻早逝的皇后，想起了和石敬瑭盟誓缔约的场景，想起了皇兄耶律倍黯然离开临潢府时的落寞神情，这些往事如同昨日，历历在目，一幕幕飞过。

突然耶律德光又想到了后唐皇帝李存勖。李存勖飞扬跋扈为谁雄、气吞山河称霸王的名气曾经传遍契丹大地，李存勖席卷河北大地，横扫后梁中原，突袭平定四川，一时间富有四海，十分天下他占大半。那是何等的盛气凌人！可是李存勖没当几年皇帝就呜呼哀哉了，天下也分崩离析。耶律德光禁不住打了个冷颤，半分自嘲半分自责地心里想：怎么想起他来了？！

耶律德光的思绪被台阶下山呼的万岁声拉回到了现实。他清了清喉咙，面带威严，细薄的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声音洪亮而坚定的说道："昔年我契丹和石晋缔约，结为父子之国，两国官民互通有无，和睦相处十余年，本是天下之福。然而石重贵反复小人，背信弃义，置天下苍生于不顾，突兴战火。我契丹为维护正义，讨伐昏君乱臣，举王师以南下，斩荆棘于中原，历经五年，沐风栉雨，才有今日之功，天下大定。从此之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裁减赋税，省撤徭役，使黎民安居乐业，还天下以休养生息。"

罢兵停战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文武官员，大家都被这纷纷扰扰的战火折腾惨了，谁也不想继续打仗，于是群臣高呼："万岁圣明！"

耶律德光很受用汉人的这一套恭维礼仪，听起来真的感到英明高大起来。

这位刚刚开疆拓土的边远地区君主，入主中原之后，其俯视天下的豪迈心态更加浓烈。耶律德光顿了顿，接着又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我契丹自太祖皇帝龙兴以来，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东起渤海之滨，西达河套祁连山，北连大漠瀚海，南过黄河腹地，其广袤不止上万里，辽阔之盛空前。故自此，我契丹将国号改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临潢府为上京，幽州为南京，镇州为中京，东平为东京。废除东京开封汴梁，改

为汴州。”

文武官员又是一通万岁！万岁！万万岁！

官员们高呼的同时，钟鼎之乐有节律地奏起。

满大殿的人在为皇帝耶律德光制造盛大隆重气氛的同时，也在心急如焚地等待一件事，分封官爵。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分封功臣这是所有建功立业之后的皇帝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不容易摆平的一件事，但必须要快点做，做晚了会出乱子。

大辽皇帝耶律德光从袖口里抽出一张纸，边看边宣布：“以魏王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以张砺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以前朝石晋宰相李崧为太子太师、枢密使。以威胜节度使冯道为太傅、枢密院顾问。以和凝为翰林学士，以赵莹为太子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封皇兄耶律倍长子耶律阮为永康王。遵照太祖意愿比拟萧何乃汉之大姓，此后皇后述律一族改姓萧。封国舅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封上将军高谟翰为荣誉太师、汴州巡检使。以前燕京留守刘晞为西京留守，永康王耶律阮之弟留珪为义成节度使，耶律郎五为镇宁节度使，耶律阮之姊夫潘聿撚为横海节度使，赵延寿之子赵匡赞为护国节度使，汉将张彦超为雄武节度使，史佺为彰义节度使”。

耶律德光一口气封了一大串文武官员，有高兴的，有不高兴。升官的人人高兴，没有得到想要的官的心情沮丧。

有人对冯道获得高官提出异议，认为冯道这家伙作为前朝石晋的宰相，没能辅佐石晋皇帝处理好晋辽两国的关系，他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耶律德光摇摇头说：“这个老头子多次出使大辽，为两国友好作了很多努力，他不是个爱惹事的人。”

最闷闷不乐的人是赵延寿。

尽管赵延寿官居第一，但他仍然很不爽。

因为这与当年耶律德光的许诺差着十万八千里。

当初南伐石晋的时候，辽太宗耶律德光以赵延寿为先锋，并许诺赵延寿如果扫灭石晋，将以赵延寿为中原之主。耶律德光五年前的这个许诺或许出自本意，也或许是虚情假意。因为，当初的耶律德光或许打算

扶持赵延寿，如同扶持第二个傀儡政权一般，让中原继续臣服于契丹。让赵延寿做中原之主的说法，一直到杜重威投降的时候还存在。也或许耶律德光为激励赵延寿为他卖命，而诓骗赵延寿。其中半真半假已难考证，只有耶律德光一人知道了。

耶律德光入主汴梁之后，实质上已经把中原纳入了大辽国版图，而不再打算比照石敬瑭或者渤海国的模样，在中原另立一个政权了。赵延寿绝顶聪明，自然看得出来耶律德光的心思，他不敢直接诘问耶律德光的变卦和食言，而是打算迂回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

赵延寿一向和李崧关系很好，他举荐李崧为枢密使。现在赵延寿托请李崧向辽太宗耶律德光说情，说他放弃当中原皇帝的奢望，希望皇帝能封他为皇太子。李崧觉得赵延寿这个请求很怪异，哪里有汉人为契丹皇帝的皇太子的道理？况且赵延寿和耶律德光不沾亲不带故，匪夷所思。难道赵延寿还指望继承耶律德光的大辽皇帝宝座不成？脑子进水了吧？

迫于互相利用的关系，算是还赵延寿一个人情。李崧向耶律德光转述了赵延寿的请求。耶律德光听了李崧的话后，也感到很可笑，他半信半疑地说道："我和魏王赵延寿关系至深，如果魏王需要，只要有用，哪怕割我的肉，我都不会吝啬。可是皇太子必须要皇帝的儿子才能做，魏王怎么有资格呢？"

这是一桩历史悬案，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不过以赵延寿的政治智慧，不至于提出这么荒诞的请求，充其量他的请求也不过是比照皇太子的待遇，以便为将来主宰中原做铺垫，因为他感觉耶律德光不可能久留中原。但不管怎么说，赵延寿为大辽国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冲锋陷阵，充当头号"汉奸"，赵延寿这个貌似维护自身权益的冲动触犯了耶律德光的帝王神经。

耶律德光命人赶紧给赵延寿拟一个新官职。负责给皇帝起草文件的张砺提出给赵延寿封授：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职务保留。耶律德光看后没说话，取过朱批御笔，把"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涂掉了。

所谓“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耶律德光借干部调整的机会削夺了赵延寿的兵权，把他从中央权倾朝野的官位赶到地方上晾着去了。

赵延寿很不痛快。

那位驸马爷杜重威比赵延寿更惨。带着三十万大军投降了契丹，不仅没有换来中原皇帝儿皇帝或者孙皇帝，连小命都差点丢掉。被耶律德光戏弄一番之后，安置到陈桥大营软禁了起来。耶律德光总担心这几十万晋军发生叛乱，他打算效法楚霸王项羽，找个机会把三十万降军屠杀。幸亏赵延寿想办法，才保住了这些晋军性命。赵延寿向耶律德光建议，如果将来辽军北还，南唐国、蜀国必定来侵犯中原，不如让这些晋军向南去戍边，可以抵御边患。耶律德光听后，深深地赞许，认为赵延寿言之有理。那时候是耶律德光入主汴梁初期，赵延寿说话还管用。

要说耶律德光的确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君主，善于广开言路，知言纳谏，知人善任。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他能够审时度势，明察善断，成功地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是进入开封汴梁之后，耶律德光在如何深度融合蕃汉风物人情及治国之道上，遇到了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虽然有人及时向他提出合理化建议，但他没有能够洞彻玄机，没能采信施行。

占据中原之后，耶律德光被中原的丰富多彩的物质艺术成就深深吸引，他下令将汴梁城内的金银器皿、锅碗瓢盆、丝绸刺绣、字画典籍、文艺工作者洗劫一空，一车一车地往契丹运，官道之上的运输车辆络绎不绝。在这一点上，耶律德光没有把占领的中原作为他的子民和国土，而是作为掠夺的占领从属地。

分封诸侯之后，耶律德光大摆筵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祝贺平定中原之功。

皇帝也需要撮一顿儿。

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四海之内各藩镇长官纷纷入朝来贺，生怕来晚了捞不到好处。边远的吴、蜀、荆南、党项等也派来使者祝贺。远在契丹大后方的述律太后

专程派人送来慰问金和慰问品，向皇帝耶律德光表达祝贺。宴会现场气氛热烈，鼓乐齐鸣，鞭炮齐放，人声鼎沸，歌舞喧哗，猜酒行令，举杯相庆，各地方的贺词贺信贺表如雪片一般飞来，把耶律德光的文治武功捧到了极致，德比三皇功盖五帝，君临天下，威加海内。

在酒精和志得意满的心情双重作用下，耶律德光举起酒杯向后唐和后晋的遗老遗少官员敬酒。这些汉人官员战战兢兢地端着酒杯，除了抖着花白胡子卖力地颂扬大辽皇帝之外，什么多余的话也不敢说。耶律德光仰头喝干一大杯酒之后，对着这些汉人官员说道："中原的事情，朕全都明白，可是契丹的事情，你们不了解啊。当今放眼天下，唯我大辽！哈哈哈……"一句话说的这些委曲求全的汉人官员羞愧难当。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宴会气氛达到了高潮，众人端着酒杯揣着各种心思，捉对敬酒厮杀。

赵延寿品行虽然不咋地，但的确有些才干见识。他端着一杯酒向辽太宗耶律德光敬酒，并借此向皇帝提出一项建议："请皇帝比照中原兵制，为契丹军兵发放定额粮饷，以稳定军心。"

醉眼惺忪的耶律德光在胡床之上翘起二郎腿，摇了摇头，对赵延寿说："为军队发粮饷？不行。我大契丹几百年来没有这个制度，也没有这个必要。出征之时，各部落军队自带粮草自备铠甲兵器，休兵时各自回到部族安置。行军之中的军需供给，全靠他们攻城略地，靠胜利赢得战利品。不必国家供给粮饷。"

耶律德光虽然没有采纳赵延寿关于军饷的建议，但他觉得应该给契丹军队以奖赏。想到此处，耶律德光一招手把三司使刘旬叫到跟前，他面带红光地高声吩咐道："我三十万契丹将士，出生入死，血战沙场，平灭石晋，立下大功，应当给予封赏。刘旬你抓紧去筹集奖金，办理此事。"

耶律德光故意提高嗓门做出这一决定，原本嘈杂的宴会大厅，突然安静了片刻，接着契丹文武官员爆发出了雷鸣般的谢恩之声。

刘旬嘴上领命，心里却像油煎一样难受。

因为，刘旬这个财政部长手上没有一分钱。石晋王朝连年战乱和天

灾，国库耗竭，库房里除了老鼠什么都没有，哪还有钱财犒赏三军？

契丹军队在没有正常军饷供给的管理体制下，以“打草谷”牧马为名，四处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方圆几百里之内老百姓和小型富户及官宦之家被轮番洗劫，一遍一遍没完没了地洗。

刘旬为了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好派出皇朝特使到各州城府县去“借钱”。说借钱，其实是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各州城府县苦不堪言，无论是汉官还是蕃官都对这个敛财政策产生了激烈的抵制情绪。即便经过征敛搜刮到了一些钱财，最后耶律德光也没有赏赐给契丹军队多少，根本不够这些人塞牙缝的。大量的钱财被运往了北方契丹都城，入了皇家内务府。

在石晋晚期，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高度压迫之下，已经出现了占山为王的农民起义。现在又叠加了契丹的暴力统治，激起了更大面积的民变。一时间中原大地烽烟四起，石晋朝廷遗留的一些官府政权和军队开始有组织地抵制抗击契丹，老百姓自发聚集揭竿而起以求自保。刚刚占据中原的大辽国似乎坐在了四处冒烟的火山口上。

中原可不是渤海国。

中原不是好惹的。

高压之下的渤海国不仅土地被占领，而且族群解体，四散迁徙逃亡，气数已尽，国家是真正的亡了。

中原地区生命力的强大区别似乎也在于此。几千年历经战乱和分分合合，总能有一股力量贯穿始终，这种力量就是凝聚的生命力所在。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穿越时空，历经磨难，从未崩散。

中原的矛盾和敌对情绪在迅速酝酿发酵。

血腥统治激起了新一轮暴力抗争。

抗争需要挑头儿的。

挑头儿需要头大的。

头大必须要有实力。

放眼天下，比较有实力的只有远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北平王、中书令刘知远。

当初后晋小皇帝石重贵和刘知远互相猜忌，如同当年后唐清泰帝李从珂猜忌石敬瑭一样。刘知远在石重贵那里很不吃香，只好韬光养晦蜗居太原，既没有机会参与朝政，也没有机会承担大的任务。五年北伐期间，石重贵把刘知远晾在一边闲置不用，却启用了庸碌无能的杜重威。刘知远只好在太原把河东这片土地守护住，几次击败了从雁门关朔州一带入侵的契丹军队，包括契丹北院大王耶律洼。

由于刘知远吞并了吐谷浑余部，掠夺了其财富，又陆续收编了河北战争中败亡的晋军。河东力量逐步壮大起来，此时有马步军五万。河东军队是各藩镇中最强大、最完整，统治最稳固的。

契丹占据开封汴梁之后，刘知远立即提升战备警戒级别至最高级，河东四境严加防守。刘知远原本属于石敬瑭朝廷的鸽派，虽然不如桑维翰、赵莹对契丹那么亲密，但也一直主张和契丹合作，反对和契丹决裂对立。在石敬瑭引契丹入援之初，耶律德光为了巩固和延续石晋朝廷的和盟政策，曾向石敬瑭指定几个汉臣，要求石敬瑭优加重用，刘知远就在这几个人之中。应该说，耶律德光对刘知远没有不良的感受。

但刘知远的政治眼光显然要比石敬瑭高一筹，他始终将中原国家利益放在更高的位置，对契丹保持了理性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卑躬屈膝、丧权辱国的迎合态度。

耶律德光入主汴梁之后，曾下诏请刘知远入朝。因刘知远坐拥强藩，辽太宗虽然对刘知远没有恶意，但也并不放心。

时局至此，既验证了刘知远先前的判断，也促使刘知远及时采取自保之策。契丹已经占据中原，契丹已经变成了中原的敌人。刘知远不打算和契丹合作。可是刘知远也清楚自己这个藩镇不过是天下一角，力量薄弱，难以公然独自对抗正值鼎盛时期的强大契丹。

在这个节骨眼上，刘知远和耶律德光打起了太极拳。

刘知远本人没有入朝，而是派出部下带着贺信去汴梁向耶律德光祝贺。刘知远在信中表达：一是祝贺契丹入主汴梁；二是太原远在边陲，负有戍边重任，本人不敢擅离职守；三是尽力向大辽进贡，不过现在契

丹有一支军队进入河东，阻隔了道路，请皇帝召还这支军队后，再将贡赋献上。

刘知远虚头巴脑说了一大通，一件实际事都没有给耶律德光办。

辽太宗耶律德光看罢刘知远的奏章，嘴角撇了撇，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耶律德光把刘知远的奏章撂在龙书案上，又扫了一眼之后，略加沉吟，提起笔在刘知远的名字之前添加了一个“儿”字。刘知远是石敬瑭的哥们儿，耶律德光将他们一律视同儿子辈之列。他通过添加此字，目的是强调这个关系不能变更。而刘知远的奏章中没有这个“儿”字，不知道是故意略去还是忽视忘记了。

一个“儿”字，耐人寻味无穷。

写罢这个“儿”字，耶律德光靠在龙椅背上，仰起脸，缓缓地吩咐道：“给刘知远赐予木楞”。

按照契丹礼仪制度，赐予木楞这是巨大的荣誉优待，只有皇叔伟王一人获得过这一殊荣。耶律德光此举寓意深远，虽然他心里对刘知远不放心，但仍想用怀柔的策略招抚之。毕竟刘知远是成名宿将，且带甲五万，一旦闹翻了，兵戎相见，胜负也在未知之间。

刘知远和耶律德光继续斗法。

拿到辽太宗的楞棍之后，刘知远派人向辽太宗贡献了宝马和名贵绸缎，以表达还礼敬意。

虽然辽太宗向刘知远赐予了楞棍这种殊荣，可是刘知远还是拒绝亲自入朝谢恩。耶律德光已经明白了刘知远的七八分心思，他让人带话给刘知远：“你不伺候石晋，又不臣服于我，那你到底想干什么？”耶律德光的这番话语带刀锋，暗含恐吓之意。

刘知远把耶律德光的这番话传达给部下们，请他们发表意见。

郭威首先说道：“这帮胡子与我们仇深似海，契丹人人残暴贪得无厌，已经大失人心，不可能在中原站稳脚跟。”

刘知远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接着又有人说：“大王，不如反了！怕他个鸟！”

刘知远一脸严肃地摇摇头，捋了捋胡须，缓缓说道：“举兵并不

难，可用兵有道，贵在时宜。时机不当，适得其反。现在契丹刚刚取得重大胜利，正在盛势巅峰，况且不仅有十万契丹精锐，他们还收降了十万晋军，占据了开封和洛阳这些战略要地，优势都在他们一边。如果没有特别的有利因素，我们岂可轻举妄动？！”

众将听刘知远这么分析，都觉得言之有理。

刘知远接着对未来形势发展分析道：“从目前情况来看，契丹并非要一统中原，不过是贪图中原的钱财，没有兴复治理的意思。等到他们搜刮够了，一定会离开中原回归北方草原。况且冬季已经过去，冰雪开始消融，契丹人及其牲畜难以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这种占领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我们应该等契丹北归之后，见机行事，如此才是万全之策。”

文武幕僚听完刘知远深入而细致的分析，都纷纷挑起了大拇指，表示叹服。不愧是老大，见识高超，老谋深算。

在刘知远和耶律德光斗法的时候，有些石晋旧将出现了分化。前北伐统帅张从恩现在是昭义节度使，地盘挨着洛阳，与契丹近在咫尺。这个家伙首先害怕了，担心新皇帝收拾他。张从恩自己入朝觉得不太好意思，想拉上刘知远作伴。刘知远骗他说：你先去，我随后就到。他屁颠颠地入朝去拜见大辽皇帝去了。

张从恩贪生怕死之辈投靠了契丹做伪军，还有的石晋藩镇如秦州节度使何建，脱离契丹投奔了蜀国。

刘知远得到这些消息，仰天长叹：“唉，中原无主，以至于藩镇离散，我作为一方诸侯却无能为力，深表痛惜啊！”

河东众将听刘知远这么说，大家纷纷提议刘知远称帝，以聚拢各藩镇人心。

刘知远原本紫色的脸因激动而涨红，他急忙连连摆手说：“我没这个意思，皇帝岂是随便做的！”

没几天，河东得到情报说晋末帝石重贵被契丹北迁黄龙府，要路过河北。刘知远决定半路拦截营救石重贵。于是刘知远派出大将史弘肇在校军场集合队伍，要出师井陉，解救石重贵。没想到这次出师遇到了麻烦。成千上万的士兵集结待发，等刘知远训话时，队伍爆发出一浪接一

浪的喊声。河东军队大喊："契丹攻陷京城，囚禁了天子，天下无主。能够主宰天下的，只有大王您！您应该先登基称帝，建立号令，名正言顺之后再行出师。"

站在点将台上的刘知远被吓了一跳，赶紧命令侍卫出面制止河东军队的呼声。

誓师未果，只好解散，改天出兵。

晚上，夜深人静。

春风徐徐吹进窗棂。

刘知远正在独坐思考。这时候行军司马张彦威等人走进北平王府大堂，他们进门就对刘知远说："大王，您看到今天的情形了吧？人心所向啊！请大王建尊号称帝。"说着张彦威从怀里掏出来一叠书信，展开之后诵读起来，这是众将联名的推举书信，拥戴刘知远称帝。

刘知远坐在虎皮帅椅上纹丝没动，神色凝重地说："彦威啊，军士无知，你们怎么也跟着瞎起哄呢？"

正说着话，刘知远心腹幕僚郭威和杨邠也来了。

郭威对刘知远说道："大王，刚刚得到情报，昨天保义藩镇军乱，赵晖等人袭杀契丹大将保义节度使刘愿，已经占据陕州对抗契丹。他们发来书信，要求大王您挑头，以您马首是瞻。"

正在低头不语的刘知远，抬起黑眼珠少白眼珠多的眼睛看了看郭威，说道："有这等事？"

郭威走上前一步，回答："千真万确，大王，现在内外各种力量纷纷拥戴您，这是不约而同，众望所归。大王你若不乘机取之，总是推来推去，恐怕人心离散，到时候会引发祸乱啊。"

刘知远这时候，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身说道："看来只好如此，天塌下来，我不去顶，谁去顶！"

大家见刘知远同意称帝，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于是众人分头去准备刘知远登基的事情，毕竟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要说刘知远决定去解救石重贵，可以说是半真半假，半真的原因是刘知远想把石重贵弄到太原，以招揽天下，毕竟石重贵具有法定身份这

张王牌。所谓半假是刘知远并非真要为石重贵卖命，他们原本就互相瞅着不顺眼，刘知远只不过是利用一下这个傀儡而已。

现在既然刘知远自己决定要当皇帝，何必再去救什么石重贵？如果真把石重贵救到太原来，岂不成了包袱，多此一举。可是誓师大会已召开，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事情也不能不办了啊。于是只有拖，一连拖了五天。后来得到情报说石重贵早已路过河北迁往关外了。刘知远顺理成章地卸下了解救石重贵这个负担。

二月十日，刘知远在太原称帝。

刘知远自幼身体不是很健壮，有点书生相，喜欢安静而不喜欢娱乐玩耍，性格沉毅寡言，整天一脸严肃的表情。再加上肤色紫黑，更显得威严庄重。刘知远被石敬瑭发现和重用是缘自一次救命之恩。当年李存勖攻打朱梁时，石敬瑭在李嗣源军中，奉命和梁军对垒于黄河德胜渡口。在激战中，石敬瑭被梁兵围困，石敬瑭的坐骑战马身受重创，战马的铠甲被砍断，失去战斗力。就在危急关头，刘知远赶过来，把自己的战马让给石敬瑭骑乘，他骑上石敬瑭的受伤战马，奋力殿后保护石敬瑭退出战斗。

这次救危解困，使石敬瑭对刘知远留下深刻印象，并高度赞赏刘知远的勇壮。此后数十年间，石敬瑭一直把刘知远视为亲信，隶属帐下听令。以至于后来，在刘知远的辅佐下，石敬瑭取代后唐称帝立晋。

刘知远登基称帝，为了保持低调及笼络更多的石晋旧人，他仍然沿用晋朝国号及石敬瑭的天福年号。

这一年刘知远五十二岁。

刘知远称帝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各州城府县被契丹督迫催借的钱粮，一一罢黜，不再缴纳。晋朝文武群臣被契丹胁迫做使者的，不追究责任，请直接到太原效力。对于契丹派往各地的契丹使者，请各地捕杀。发完命令，刘知远还做了一件事，他和老婆商量之后，拿出了北平王府里的所有积蓄发给军队，这极大地激发了河东军队的斗志。

辽太宗耶律德光听说刘知远称帝，并且发布了这么简单而极具杀伤力的第一道命令，心里咯噔一下，他意识到了刘知远的厉害，是个深谋

远虑的强劲对手。



耶律德光立即命令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高唐英为彰德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分兵把守黄河通往陕西、山西及河北的西北要塞。大辽朝廷严阵以待，摆出了和刘知远大干一场的架势。

刘知远称帝之后，果然起到了强大的号召作用。一方面是刘知远平

日里为人低调宽厚，名声还不错。另一方面是刘知远有实力，适合做老大。磁州刺史李谷秘密来电表示拥戴刘知远。滏阳义军梁晖赶在高唐英之前袭取了相州，发布通告拥戴刘知远。晋州大将药可俦杀了节度副使骆从朗，以响应刘知远。昭义留后王守恩在耿成美到达之前，举城反契丹，归顺了刘知远。澶州义军王琼攻打镇宁节度使耶律郎五，响应刘知远。一时间，官军、义军纷纷起兵反契丹。

之所以各地反抗契丹的力量如此容易得手，既有民心所向的支持，也有辽朝政策失误的原因。耶律德光对于中原藩镇割据的弊病十分清楚，可是他也苦无良策。因此，在占据中原后，耶律德光也只好分封藩镇。但耶律德光担心这些诸侯回到地方之后割据叛乱，所以他迟迟没有把这些已经封了节度使的武官派往各自封地。以至于藩镇治理空虚，为反抗契丹的力量留下了空当。

事已至此，耶律德光才醒悟过来，他急忙把蕃汉各路节度使派往封地赴任，即便如此，也已经晚了，各地反抗契丹的军事行动此起彼伏。例如，契丹派降将符彦卿去徐州平定义军叛乱，可是符彦卿反被义军挟持，最后双方达成和解，符彦卿答应义军对抗契丹。

看到此情此景，辽太宗耶律德光禁不住长叹一声说：“我不知中原之人难制如此！”

在天气逐渐变热以及遍地烽烟四起的双重压力下，耶律德光产生了撤出中原北归契丹的想法。当然不可一世的大辽皇帝即使撤离中原，也要走得体体面面。

耶律德光召集文武群臣开会，宣布说：“天气进入三月，越来越热，我本北方寒冷气候中生长，耐不得南方湿热，暂且到上京临潢府去看望皇太后。”

这些汉人官员也很给力，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南方的事情也很重要，如果皇帝想念皇太后，可以请皇太后来咱们这里住一段日子。”

耶律德光心里这个骂啊，这帮混账王八蛋，给我上眼药啊。他庄重地摇摇头说：“皇太后乃是我契丹大族，是国之根本，不可轻易远游。”

说罢这番话，耶律德光看了看后晋留下的文武官员，心里生出一丝

恶意升，他说："朕要北上，请全体官员随行，以备顾问。"

这些汉人官员闻言差点晕过去。我们不让皇帝走，皇帝不让我们留。这是报复啊。

于是汉人官员纷纷磕头说："皇帝您带着这么偌大的国家机构北迁，恐怕动静太大了，会动摇中原的统治基础，不如分批分期跟着您去上京吧。"

耶律德光想了想，说道："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让直接辅佐朕，有公务在身的官员随行，其他人暂且留下治理中原。我走后，中原的事情由国舅萧翰带我主持工作。"

三月底，大辽国太宗皇帝耶律德光无奈地离开了他刚刚占据了两个月的开封汴梁，离开中原北归。在渡过黄河白马津的时候，耶律德光还自我解嘲说："我在草原时以射猎为乐，到了这里无所为乐。这次北归故国，实乃解脱，即使死了也不遗憾。"

望着滚滚的黄河，耶律德光落寞地摇摇头。

5．杀胡林

耶律阿保机、李存勖、耶律德光都在重复同一个宿命，没能突破功成身死的魔咒。历史滚滚，又翻过一页。新的一页会怎样书写呢？

刘知远做了皇帝，马上分封诸侯，以便于这些人安心，别人拥戴他做皇帝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跟着他升官发财。升官发财之后也才能为他卖力建功立业。刘知远首先封弟弟刘崇为太原尹，弟弟刘信为义成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封史弘肇为忠武节度使兼步军都指挥使。右都押牙杨邠升任枢密使，蕃汉兵马都孔目官郭威升任副枢密使。封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观察判官苏禹珪升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封振武团练使折从远为节度使。河东左都押牙刘铢为河阳节度使。封王守恩为昭义节度使，高允权为彰武节度使。封岢岚军使郑廉升任忻州刺史兼彰国节度使。封缘河巡检使阎万进为岚州刺史兼岚、宪二州义军都制置使。

刘知远派出大将史弘肇向东南进军，一路破关斩将，攻下潞州。辽

国派往陕西河洛一带驻守的武将耿崇美、崔廷勋和奚王耶律拽剌，在河东军队的凌厉攻势之下，被迫退保怀州。

契丹收集了石晋降军及兵器库中所有的铠甲武器十万件，用十艘大船装载顺着黄河入海，准备走水路运往上京。负责此次押运任务的人名叫武行德。契丹运输舰船浩浩荡荡走到半路，武行德策动部下反叛契丹，杀死了契丹随行军兵，运着这些武器装备乘虚进驻了河阳，并向刘知远写去投靠书信。刘知远大喜，立即封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

辽太宗耶律德光走到临城时，契丹探报气喘吁吁地赶来报告说武行德谋反，已乘机占据河阳，大批武器辎重被抢劫。听得报告，耶律德光“哇呀”一声，口中喷出一股鲜血，仰身栽倒在地晕了过去。契丹行宫随同人员顿时慌了手脚，乱成一锅粥，谁也没想到皇帝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大家七手八脚掐人中，捶后背，抚前胸。少顷之后，耶律德光总算缓过了心神。

耶律德光半坐半卧在床榻之上，有气无力地看了看文武群臣，语带懊悔地说道：“我有三大失误，才导致天下人背叛我啊！向各州城府县搜刮钱财，这是一失；令契丹人打草谷，四处抢掠，这是二失；没有早派节度使赴任，这是三失。”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没说话。特别是赵延寿和张砺低头不语。

史书上对耶律德光能够反思和认清自己的三大失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耶律德光不失为一代明君，头脑还算清醒。但笔者以为耶律德光只是认识到了皮毛，或者说导致他败退中原的直接原因，而没有认识到深刻原因。深刻原因是耶律德光把中原当成了占领国，当成了掠夺基地，而不是纳入大辽国版图和已有契丹国土平等对待，没有按照汉人的规律治理中原。这说明他还不是一个统一天下、胸怀天下、爱抚天下的英明之主。

耶律德光这一次突然发病之后，竟然卧床不起，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病情会越来越重。辽朝皇帝行宫走到河北栾城时，耶律德光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御医查来查去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因。病榻之上的耶律德光，心情十分不好，更加烦闷，更加惧怕炎热的天气。侍从们只好找来冰块，

敷在他的手脚心和胸脯、腹部，这样还不行。耶律德光要求吃冰块，一块接一块地舔舐。大家看着这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却被无名的病魔折磨得气息奄奄，任何人都束手无策。

这天晚上突然雷电交加，火光冲天，一颗巨大的陨石从太空风驰电掣飞来，“轰隆”一声巨响砸在了契丹大军辕门之外，一丈多高悬挂着契丹大纛旗的旗杆应声折断。

第二天，耶律德光行宫继续向他的故乡方向前进。晌午时分，走到了一处名为杀胡林的地方。

耶律德光迷离地睁开双眼，嘿动嘴唇问道：“行军到了何处？”

内侍官低声回答：“此处地名为杀胡林。”

耶律德光苍白的手颤抖了一下，低声自言自语：“杀胡林，杀胡林……”声音越来越小，默念五声之后气绝身亡。

一代雄豪耶律德光死不瞑目，客死异国他乡，死在了这个他搞不懂的地方，死在了一个名为杀胡林的地方。胡，就是指的契丹。这个地名应验了耶律德光的命运。

耶律德光这一年四十六岁。

树倒猢狲散，况且远离老巢。

耶律德光的突然死亡，令十几万远在中原的契丹大军慌了心神，失掉主心骨之后的危险是可怕的。

特别是十几万手握刀把子的劲旅，人人都是火星子甚至火药桶。失去了最高统帅，其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一个紧迫的问题立即浮到了契丹文武蕃汉官员面前，谁来继承耶律德光的皇位？

这个问题片刻不容耽搁，必须给出答案。

即使没有答案，也必须要造出答案。



因为迟迟没有答案比答错了还可怕。

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赵延寿。

赵延寿痛恨耶律德光背信食言，没有让他做中原的天子。现在耶律德光死了，赵延寿认为他翻身的机会来了，不想再去漠北契丹国境受气，于是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就近进驻了恒州。

赵延寿拉着队伍走了，大辽永康王耶律阮和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也率领自己的部队随后进入了恒州。赵延寿原想盘踞恒州图谋自立，可是契丹大军随后跟来，他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没敢轻率关城拒绝耶律阮等人。

在恒州城内的契丹文武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赵延寿为首的汉官，赵延寿宣称曾受先皇帝耶律德光秘密遗嘱，授权他主持中原军国大事，并通知中原的各路契丹兵马及各级官员俯首听命。另一派以永康王耶律阮为首，在契丹贵族拥戴下，假借耶律德光遗诏，秘密策划继承大辽国皇帝之位。这两派紧锣密鼓，各搞各的，特别是赵延寿对契丹贵族的秘密活动毫不知情。赵延寿在明处搞，而耶律阮在暗处搞。

契丹贵族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谋立新君，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抹不去的阴影和噩梦。

二十多年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渤海国大获全胜，可是突然暴病身亡，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述律皇太后直接摄政，为了达到她的目的，毫不留情地一口气诛杀了几百个契丹贵族。那一幕实在太血腥，太疯狂，太变态，太恐怖。

现在历史又在重演，耶律德光在征服中原之后，客死异乡，同样没有留下遗言。难道述律皇太后还要再次摄政，再次杀人吗？杀谁？还和上次一样杀和先帝亲近的有功贵族大臣？

想到这里，随军在外的契丹贵族禁不住感到脖子后面飕飕冒凉风，似乎那个断腕女人已经站在了他们背后。决不能再给那个女人这样的机会。这次他们要自己说了算。

于是南院大王、北院大王、大将耶律图鲁窘、禁军统领耶律安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起，他们都看重了一个人，耶律阮。

理由如下：

耶律阮是人皇王耶律倍的长子，是皇亲国戚，血统正宗，根子红。

耶律阮为人豪迈，胸怀宽大，好施人恩惠，人缘好，一直得到契丹贵族的拥护。

耶律阮身形高大，虽然一只眼睛弱视，可擅长骑射，武艺高超，苗

子壮。

耶律德光夺了耶律倍的皇位继承权，并将耶律倍排挤走。但耶律德光很喜欢耶律阮这个大侄子，并将其带在身边锻炼培养。耶律阮对耶律德光也没有记恨，一直忠心辅佐。

以上这些条件足够了，足够应付外界议论了。

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这几个权倾朝野的契丹贵族手握兵权，他们想拥戴阮，还有谁敢反对？即使他们想拥戴兀鹫，也没人敢反对。用南北两院大王的话说：“谁反对，我们就灭了谁！”

契丹贵族计议已定，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地准备阮的登基仪式。

可此时，蒙在鼓里的赵延寿却仍在卖力地咋咋呼呼，到处宣扬自己有中原的监国之权，这无疑对耶律阮的登基称帝构成了巨大障碍。

公元947年五月。

盛夏。

知了在树梢恣意地鸣叫。

太阳热乎乎地烘烤着大地。

五月初一，永康王耶律阮请赵延寿、和凝、李崧、冯道、张砺等人吃饭喝酒。这些人各怀心腹事，说着言不由衷的话，频频举杯胡乱地互相敬着酒。酒至半酣，耶律阮对赵延寿说：“我内人，你干妹妹刚从上京来中原，她很想见见你。”赵延寿和阮的老婆一直以兄妹相称，关系很好。赵延寿对阮的话深信不疑，他神采奕奕地起身，跟着阮离席进入内宅。

过了很久，永康王阮独自一人出来了，赵延寿却不见了踪影。阮没有入席继续吃酒，而是对着众人宣布：“魏王赵延寿谋反，现已缉捕捉拿！”

阮的这个宣布无异于一颗千吨级的核炸弹，直接把在场的这些老官僚炸晕了头。他们战战兢兢不知所措，慌乱之中打翻了盘子打翻了碗，碰洒了饭菜碰洒了酒。

永康王轻蔑地笑了笑，继续说道：“先帝太宗皇帝在开封汴梁时，曾秘密给我一个诏旨，允许我主持中原军国大事。现在先帝驾崩，没有

别的遗言。可魏王赵延寿擅自说得到先帝遗诏，他自称可以主持中原国事。这是大逆不道，是谋反！”

阮直接从根儿上断了赵延寿的后路，阮否认耶律德光临死前有新的遗言，因此赵延寿的所谓“遗言说”是假的。但阮自己又搞出来一个早期遗诏，比赵延寿的版本早得多，貌似可信度也高得多。

酒宴不可能继续了，被请来吃饭的人揣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各自回去。

第二天。

恒州城。

待贤馆。

永康王阮召集蕃汉文武群臣开会，宣布辽太宗耶律德光遗命：“永康王阮，乃大圣皇帝太祖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为太后所钟爱，人心所向，可在恒州即皇帝位。”

耶律阮从即刻起登基称帝，为辽世宗，时年二十九岁。

坐在大马扎上的阮，看了看张砺等人，说道：“魏王赵延寿竟然还有此野心？即使他敢在此登基，我将率铁骑把他屠灭，恐怕你们这些人也将跟着陪葬。”

和凝、冯道、李崧等人听得鸡皮疙瘩起了一层，寒毛竖起来老高。

当刘知远得到情报说辽太宗耶律德光撤出汴梁北归时，河东军团内部对于出师策略产生了分歧。

刘知远召集群臣开会商议军情。众将多数人主张出师井陉，直取镇定，然后伐魏州，平定河北之后，河南则唾手可得。刘知远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打算兵出石会关，杀奔上党。副枢密使郭威谈了他的看法：“契丹皇帝虽然暴亡，可是在中原的契丹军队不可小视，还有十几万人坚守要塞。如果我们出师河北，我方兵少，且路途遥远，缺乏支援，如果遇到契丹各路兵马合击我军，则进退不得，凶多吉少。如果出兵上党，山路险远，土地贫瘠，百姓穷困，大军没有供给，也不可行。离河东最近的是陕州和晋州，他们已经投靠我皇帝。如果从此出兵，直取河洛，则大局易定。”

郭威分析的头头是道，众将和刘知远都为之折服。

刘知远留下弟弟刘崇为太原留守，亲自率领大军从太原出发，自阴地关出兵晋、绛。先锋官史弘肇锐不可挡，没几天就攻克了泽州。河东军乘胜进击，又解了河阳之围。在河南的契丹守军人心涣散，防御力量土崩瓦解，纷纷舍弃城池向北逃窜。

史弘肇为人沉毅寡言，治军严整，对于践踏伤害民田和民宅的军兵，毫不含糊，直接砍头。在他的带领下，河东军队军纪严明，深受老百姓爱戴。这也是刘知远能够兵不血刃、势如破竹，一路打到开封汴梁的重要原因。

受耶律德光指派主持开封汴梁事务的国舅萧翰，见大势已去，无心恋战，也想尽快北归契丹。但他又担心自己一走，南方大乱，落得丢失中原的骂名。于是萧翰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很妙的主意。他派高谟翰从洛阳把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小儿子李从益找了出来。李从益怎么会在此呢？在石敬瑭推翻李从珂之后，李从益和母后王淑妃隐姓埋名，在洛阳躲乱避祸。原本日子过得日趋平静，不成想被萧翰突然给找到。萧翰硬是将李从益扶持为中原监国，替他主持国家大事。李从益和王淑妃吓坏了，他们知道宫廷斗争的残酷，也亲身经历了生离死别的险境，无论如何也不肯从萧翰之命，绝不想再次坐到“皇帝宝座”这个火山口上。

可此时已经由不得王淑妃和李从益了，他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等萧翰率领契丹大军走后，王淑妃哭哭啼啼一再推脱不让儿子做监国，无奈实在推不掉。继而她又开始退而求其次，想出一条自保之策。她和儿子向刘知远写了一封信，邀请刘知远赶快来开封汴梁，他们母子虚席以待，主动迎接，绝不敢和皇帝争天下。他们这是借此表明心迹，以免将来入主中原的强人把他们母子作为敌人给干掉。

刘知远的河东军团进军神速，很快就越过黄河进驻了洛阳。留守在汴梁的官员急匆匆来洛阳迎接刘知远，请刘知远进驻汴梁。乱世之中，各级官吏大多为墙头草，随风倒，谁是大王就归顺谁。刘知远派出大将郭从义率领先遣队去开封，肃清城内一切可疑的敌人，恢复城内秩序和

治安。同时，刘知远又秘密令郭从义暗杀了李从益和王淑妃。可怜王淑妃母子终究没能躲过皇家宫廷争斗的灾祸，即使不想做皇帝也不行，因为他们有做皇帝的潜在合法身份，这是对刘知远这个缺乏合法身份的新皇帝巨大的威胁。

开封城内一切尽在河东军队掌握之后，刘知远进驻开封。

开封城内的新皇帝刘知远下诏明确三件事：第一，凡是契丹封授的汉人节度使和各级官吏，都继续有效，请各安职分。第二，将汴州恢复为东京。第三，改国号为汉。

虽然刘知远和耶律阮都登上了皇帝宝座，可是更大的艰险还在后面。

无论是中原还是契丹，都将掀起新的一轮腥风血雨。

历史滚滚，又翻过一页。新的一页会怎样书写呢？

英雄横空出世，他整合最大的利益，
他汇集最大的能量，他带领天下找回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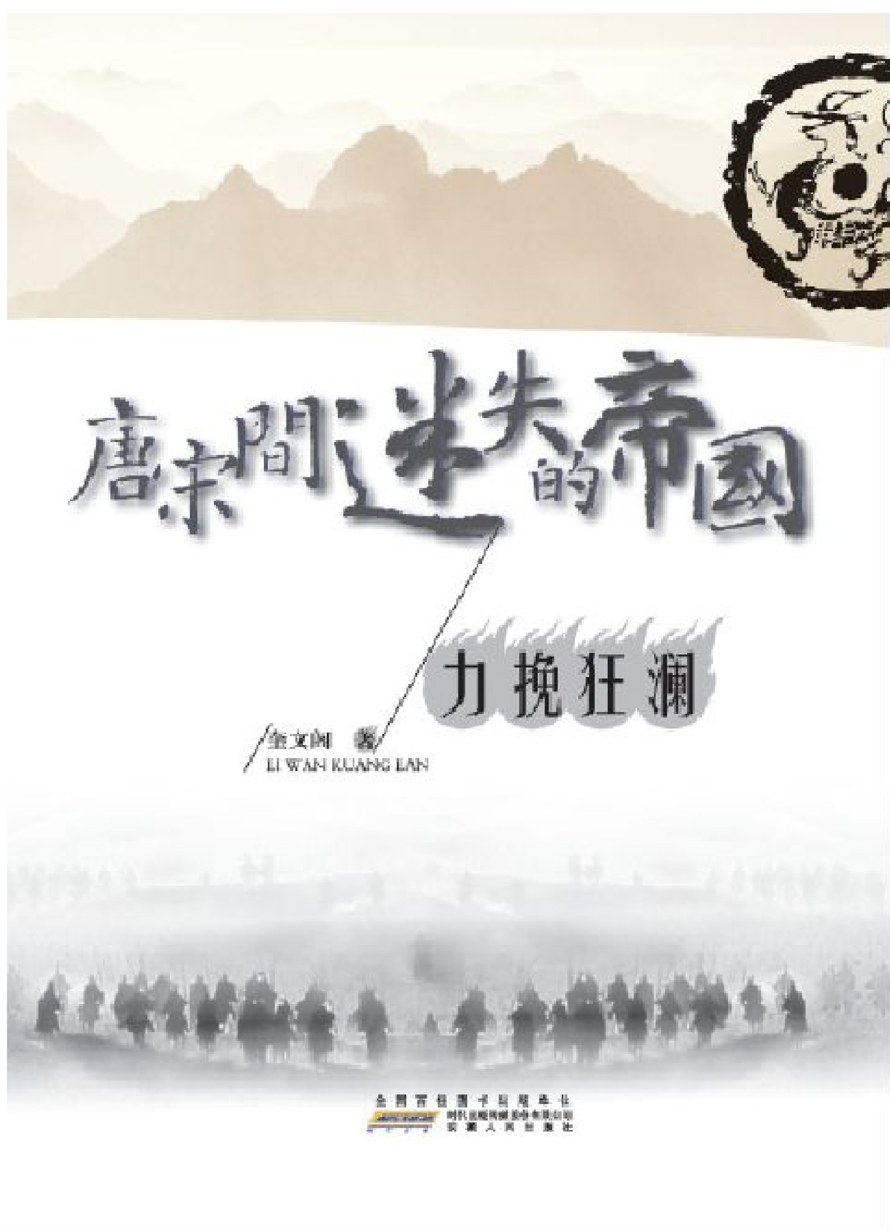
唐宋間迷失的帝國

力挽狂澜

笙文阁 著

LI WAN KUANG LA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S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5, 力挽狂澜 / 奎文阁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12-06345-0
I. ①唐… II. ①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474号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5：力挽狂澜
作　　者 奎文阁
出 版 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胡俊生 梁明德
责任编辑 胡俊生 侯芙瑶
责任印制 刘 银
装帧设计 王　艳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8楼
　　邮编：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64267120 010 - 64267397
印　　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700×960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4 月第1 版 2013 年4 月第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2-06345-0
定　　价 30. 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一、长城内外
1．此汉高祖非彼汉高祖
2．今非昔比的述律太后
3．辽世宗改革
4．新强人郭威
5．烂泥扶不起
6．步步惊心
7．树欲静而风不止
二、宏图大志
1．考验
2．二王之死
3．交班
4．锋芒乍现
5．青春无敌
6．牛人小试牛刀
7．初征淮南
8．再征淮南
9．三征淮南
10．病龙台
三、江山一统
1．迷雾重重
2．一个姓赵的人
3．那一场惊心动魄的事
4．皇袍加身的隐秘
5．大宋王朝

一、长城内外

1．此汉高祖非彼汉高祖

刘知远在中原风雨飘摇之际，登上了山河破碎的中原皇位。刘知远这位汉高祖和一千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有着天壤之别。人家是开创一片新基业，刘知远不过是收拾了一个烂摊子。

契丹被迫撤离中原，留下了短暂的政治真空。刘知远宽大的政策收到了实效。当初被杜重威挟持投降辽国，被辽国封为节度使的武官，此时纷纷回归，陆续向刘知远的新朝廷表达效忠。虽然中原未必是明主，但汉奸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所以多数沦陷于辽国的文武官员通过多种方式南归。刘知远对他们一一接纳，既往不咎。刘知远接收的人中就有赵延寿的儿子赵匡赞。赵延寿北撤，赵匡赞留守中原藩镇。赵匡赞没来得及追随他爹就被刘知远的大军攻破了。赵匡赞不仅没有遭到刘知远怀疑，反倒继续做节度使，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由河中调到了晋州。天平节度使李守贞被从山东调往陕西，接替赵匡赞继任护国节度使。高行周被放到了河北重镇魏州，成为天雄节度使。而那位被耶律德光当猴子戏耍了一遭的驸马爷杜重威，被调往澶州任归德节度使。

早些年刘知远就看不起杜重威的无能。虽然刘知远有拥戴石敬瑭的大功劳，可是当时刘知远的职级实在太低，所以他晋升到省部级职务还是花了些时间。可人家杜重威由于是驸马爷，被当年的后晋皇帝石敬瑭很快就提拔到节度使的位子上。刘知远和杜重威的任命写在同一个文件里，两人同时宣布。由于刘知远看不上杜重威，觉得自己和杜重威混为一谈，倍觉耻辱。因此刘知远索性抗命不遵，拒绝接受皇帝下达的封官令。后来石敬瑭派特使去做刘知远的思想工作，刘知远这才勉强接受提干的决定。在克服了国恨和私怨的双重压力之后，刘知远对杜重威还真是给足了优待。

所谓做贼心虚。杜重威做了卖国贼，心更虚。

虽然刘知远出于政治目的，赦免了杜重威，可是在中原文武官员和老百姓的冷眼白眼之下，杜重威夜夜提心吊胆，日日寝食不安。他总觉

得不踏实，总认为说不定哪一天脑袋就被刘知远切下来了。

比较来比较去，杜重威再次选择了相信契丹。尽管契丹把他当大傻蛋玩了一大圈。

后汉调整干部的任命书下达之后，杜重威认为这是刘知远借调整干部的机会干掉他。惶惶不安的杜重威实在忍不住了，突然决定抗命不遵，和后汉为敌。杜重威把儿子派到契丹留守恒州的大将麻荅那里做人质，请求麻荅派兵支援他。麻荅派出部将杨衮率领一千五百契丹兵去魏州支援杜重威。大家注意了，这个杨衮就是后来大宋朝精忠报国的大将杨继业的爹。

杜重威再次私通契丹反叛中原的消息传到了开封，刘知远勃然大怒，阴沉着紫黑色的脸骂道："杜重威这个混账，不识好歹，我放他一马，他不感恩图报，反倒再次投靠契丹对抗朝廷。给我灭了他！"

刘知远派出候任天雄节度使高行周为招讨使、慕容彦超为副招讨使，统兵赴魏州讨伐杜重威。

高行周和慕容彦超这两人在前文书中都出现过。高行周行事谨慎，作战勇敢。慕容彦超也是一员悍将，但性情急躁。这两人在对待攻打魏州城的策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高行周主张围困为主，待到魏州城内弹尽粮绝，杜重威不攻自破。慕容彦超急性子，主张强攻硬打，速战速决。慕容彦超火爆脾气，天天找高行周理论辩论，还上书朝廷批评高行周胆小保守。高行周作为主帅为何不能制约慕容彦超呢？因为这里面还另有一层原委。高行周和杜重威是儿女亲家，高行周的女儿是杜重威的儿媳妇。如此一来，慕容彦超疑心丛生，他认为高行周有姑息迁就杜重威之嫌，甚至不排除和杜重威暗地勾结的可能。如果主帅暗通敌军，他这副帅不就成了冤大头了嘛！

慕容彦超寸步不让，极力主张攻打魏州，高行周则苦苦劝阻。主帅和副帅之间的矛盾越闹越大，一直把官司打到了皇帝刘知远那里。

刘知远觉得问题严重，主帅和副帅不和，这是兵家大忌，旦夕之间就可能爆发不测之变。于是，刘知远立即决定御驾亲征，避免前沿军事阵地上出现兵变和不测事件。

要说起来，在行军打仗方面，刘知远还是有水平的。他来到两军阵前，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高行周的支持。汉高祖刘知远下榻在高行周的大营，这是对高行周莫大的信任和鼓励。然后，刘知远还耐心听取了高行周关于军情的意见。高行周对于围困策略给出了三点理由：魏州城中杜重威军队拥有粮草，如果汉军强攻，只能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即使强攻，也未必能确保成功。如果缓一缓，城中粮草断绝，杜重威的军队将会不攻自溃。

刘知远听完高行周的话，深深点头。

做领导的最重要本事就是要能够辨别是非曲直。

做领导的大忌是简单草率决策。

刘知远同意高行周的意见，同时否定了慕容彦超的意见。不仅如此，刘知远还单独召见慕容彦超，当面批评了慕容彦超的错误思想，并命令慕容彦超去向高行周道歉。除了亲自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之外，汉高祖刘知远还派大臣出面对高行周和慕容彦超进行调解。可谓用心良苦。

刘知远之所以如此细心周到地对待将领，是因为高行、周慕容彦超这些人原本不是刘知远的班底和部属，对刘知远并非真心顺服，只是迫于刘知远做了皇帝这种名分，才不得不接受后汉朝廷的领导。如果利益和关系摆不平，这些刚刚表达归顺的将领不仅不会卖力卖命，说不定会成为第二个杜重威或者另立山头。

尽管汉高祖刘知远如此苦口婆心地调解高行周和慕容彦超，但慕容彦超还是固执己见、不买账。在围城一个月之后，魏州城内粮草日趋匮乏。城内军兵三三两两地开始逃出来向汉军投降。慕容彦超实在按捺不住了，认为魏州城内抵抗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于是向皇帝刘知远再次要求攻城。为了顾全大将颜面，刘知远勉强同意了慕容彦超的建议。

刘知远亲自督阵，调集汉军攻打魏州城。魏州城乃河北重镇，城墙高耸，壁垒坚固，城上杜重威军队居高临下负隅顽抗。足足打了一个时辰，汉军在城下扔下千具尸体，受伤万人，魏州城仍然屹立不动。

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慕容彦超见此情景终于知道自己错了，再也不敢叫嚣着强攻了，悄悄地到一边猫着去了。刘知远只好鸣金收兵，停止攻城，继续实施围困策略。

公元947年十一月底，经过三个月的围困，魏州城内终于粮草断绝，人马没吃没喝，饿死的士兵和战马占到了总数的七八成，剩下的也都已经皮包骨头，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饥饿这种东西任何生物都扛不住，一旦饿到极点，人也会发疯。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杜重威走投无路，再次选择投降。

对于投降后的杜重威，在一般人看来，即使不砍头也要打入大牢。刘知远刚刚坐天下，为了稳住局面，后汉朝廷仍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留下杜重威一条命，而且还将其封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但实职权力全部剥夺。

杜重威的命保住了，可是需要破财消灾。

在郭威建议下，后汉把杜重威家的钱财全部抄没，赏赐分配给了军队。杜重威十几年来搜刮军饷和民财十分有本事，他家富可敌国毫不夸张。这笔钱财对于穷得叮当响的朝廷来说，可谓是久旱逢甘露。

失势之后的杜重威虽然保住了性命，可丧失了钱财。不仅破了财，老杜还丧失了面子。他就像过街的老鼠，只要出现在世人面前，老百姓呼啦啦围上来，向他投石块、鸡蛋、沙子，唾弃谩骂指责铺天盖地而来。老杜沦为了毫无社会地位和尊严人格的“高官显贵”，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老杜心里懊悔，每当此刻他就想还不如死了算了。可是他又缺乏自杀的勇气。

即便魏州城被汉军攻下，可高行周迟迟不愿意入驻做天雄节度使。原因是他和慕容彦超的嫌隙已经很深，而慕容彦超接替杜重威做了归德节度使，封地在魏州以南不远的澶州。为避免横生枝节，谨慎低调的高行周不想和慕容彦超做邻居。最后，朝廷从安定团结出发，把忠武节度使史弘肇从徐州调来澶州任归德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把皇太弟刘信调往徐州任忠武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把慕容彦超调往郓州任天平节度使并加同平章事待遇。

杜重威魏州之乱历经三个多月终于平定。

和杜重威一样做贼心虚的还大有人在。

一旦做贼，从良很难啊。

赵延寿的儿子晋昌节度使赵匡赞虽然得到了后汉刘知远的优容，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特别是有个如此有名头的“汉奸爸爸”，家庭出身很不清白。赵匡赞惶惶之际，选择了暗中勾结蜀国，希望能够靠外援以自保。

刘知远在对待赵匡赞的问题上，采取了另外一套策略。自后晋以来，中原离丧，西部藩镇陆续脱离中原统治投靠了蜀国，这对中原朝廷是个极大的威胁。如果像对待杜重威一样讨伐赵匡赞，那么很可能会立即逼反了赵匡赞以及其他藩镇，或者会引来蜀国的大举入侵。

因此，汉高祖刘知远很慎重。

凑巧的是，地处西北的回鹘早已衰落，为了制衡契丹的压迫，回鹘不远千里向中原朝廷进贡示好，寻求结盟。可是回鹘的使者贡品都被横在中间的西夏党项阻挡掠夺了去。

公元947年十月隆冬，刘知远派出了右卫大将军王景崇率领禁军三千人出师西北，去扫荡党项等为非作乱的部落。

王景崇临行前，刘知远秘密向他交代，在巡逻西北边防的时候，注意观察赵匡赞的动向。如果他放弃投蜀，乖乖入朝，则罢了，如果他一意孤行，你可以便宜行事。何谓便宜行事？就是看着办，全权处理，可以招抚、讨伐，甚至要他的命。

后来，在做从汉、投蜀、自立等选择题时，赵匡赞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迟迟犹豫未决。此时的蜀国认为大展身手，甚至一统天下的机会来了，乐呵呵地派来了接应军队。没想到，无论是赵匡赞还是蜀军，都是豆腐渣，被王景崇率领的凤翔、陇、邠、泾、鄜、坊等州城的汉军，打得一败涂地。王景崇很顺利地就收服了晋昌藩镇。

后汉之所以能够顺利收降杜重威等契丹降将及沦陷藩镇，主要原因是契丹无心恋战，仓促撤军北去。

耶律阮在恒州被契丹贵族拥立为辽国新国君，其实是一次宫廷政

变，并非按照正常程序继承皇位。耶律阮和契丹贵族摆平赵延寿和晋朝官员不难，更难的问题是如何回归契丹面对述律皇太后。因为，已故辽国皇帝耶律德光有儿子。耶律德光的儿子才是继承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耶律德光的儿子年纪尚小，没有跟随耶律德光来中原，此时在上京临潢府。

经过南院大王、北院大王及其他契丹贵族首领的商议，他们认为最难的问题还不是面对耶律德光的儿子，而是面对述律皇太后。那个女人杀伐决断毫不留情，说不定又要借题发挥，弄出什么腥风血雨来呢。

在极度恐惧之下，中原的契丹军队和贵族决定以铁血手段，拥戴耶律阮为君主，一起杀回临潢府，共同面对可能的各种危难局面。

危难时刻，安全第一。

若求安全，抱团第一。

辽世宗耶律阮把安国节度使麻荅封为中京留守，继续驻扎在恒州。其他契丹贵族和辽世宗一起率领几万人马回契丹。由于嫌弃这些晋朝文武官员碍手碍脚不中用，耶律阮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留在了恒州，只带着翰林学士徐台符、李澣以及一大堆宫女、太监、戏班子演员同行。对于那位想自立为帝的赵延寿，耶律阮没有太难为他，至少没有腾出手来立即干掉他，而是带着他一路北归。一年之后，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之下，赵延寿在抑郁之中客死契丹。

公元947年六月，辽国舅萧翰从开封逃到了恒州，和麻荅会合。

萧翰素来与张砺不和。张砺在耶律德光朝中得势的时候，屡屡抑制顶撞契丹贵族。现在耶律德光死了，张砺也不受耶律阮重用，萧翰报复的时机来了。萧翰带着张牙舞爪的契丹铁骑把张砺家包围起来，挥舞着兵刃大呼小叫，打砸抢，把张砺大肆羞辱一番，差一点当场要了张砺的命。麻荅认为张砺毕竟是辽国大臣，萧翰不能擅自诛杀大臣，极力劝阻了萧翰动手。不过，即使萧翰不动手，张砺也没有活过当天晚上。张砺又气又病又恼又悔，脑溢血心脏病突发，死于家中。

奉辽世宗耶律阮之命镇守恒州的麻荅，虽然是一员猛将，可是性情贪婪、狡猾、凶残、好色。辽国皇帝耶律阮把契丹大军带回草原，给麻

荅留下两千多人马。可是麻荅却申请了一万四千人的粮饷，多出来的钱财全部被麻荅据为己有。侵吞军饷之外，麻荅还肆无忌惮地到处搜刮民财，抢掠貌美民女。对看不顺眼的村民，麻荅随随便便就抓捕起来，污蔑为盗贼，施以酷刑。这些酷刑匪夷所思，令人发指，包括扒掉面皮、挖出眼珠、砍断手、烙铁烧，以此吓唬中原反抗的民众。在麻荅居住办公的房子里，到处悬挂着人肝、人胆、断手、断脚等，这家伙出出进进，神情自若，熟视无睹，毫无愧色，毫无惧色，毫无人性。

麻荅手底下只有区区两千契丹兵马，哪里够用，在中原四处烽烟冒火的情况下，他根本无力扑灭此起彼伏的反抗契丹活动。尽管还有上万人的汉人军队归麻荅指挥，可是麻荅对汉人具有很深的成见，既蔑视汉人士兵，又不信任汉军。他对这万名汉人军队克扣军饷、裁撤装备、不抓操练，汉人士兵低人一等的感受与日俱增。汉人军队军心动摇，众怨沸腾，思归中原的情绪迅速蔓延。这支军队面临瓦解。

驻守恒州的汉人军队，在几个低级军官的策动下，趁杨衮出兵在外城内空虚之际，举兵哗变，展开了驱逐契丹的反抗活动。一时之间，恒州城内喊杀声四起，驱逐契丹的口号震彻四门，到处都是汉人军民手持长短武器，冲入官衙府库，见到契丹人就打，见到契丹人就杀。

麻荅被这突如其来的兵变民变吓坏了，不敢阻止镇压，其实他手上也没有力量可用，不得不匆匆收拾了几大车金银财宝向北逃走。

可是汉人军兵和市民造反缺乏统领，更缺乏严明的纪律，把契丹赶出城后，这些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乱军和暴民，四处烧杀抢掠，趁火打劫，和土匪没有差别，完全放弃了追击和驱逐契丹的初始目标。

逃出恒州城的契丹军队在获得回援军队的支持后，重整旗鼓，折回头杀入城中。这时候一盘散沙的汉人军队失去了战斗力，面临一触即溃、被契丹歼灭的危险。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有人把冯道、李崧、何凝等晋大臣请出来主持大局，冯道对着乱军喊了几嗓子，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敌。有了主心骨，汉人军队振奋精神，重新聚集在一起，和契丹军队展开血战。大战一天之后，终于将麻荅等人打跑，并一路赶出长城。

驱逐了契丹之后，恒州城内的汉军推举冯道做节度使，继续领导他们。可是冯道摆了摆手说道：“我只不过是一个书生，哪里会带兵打仗，你们应该选举一员武将做代理节度使”。



冯道果然油滑且有自知之明，他见好就收，以保全自身安全为第一。他知道恒州是个烂摊子，这些趁乱崛起的军民不好管辖，于是冯道

知难而退，早早逃离了恒州，避免在这个乱局中越陷越深。

杨衮听说麻荅已经逃回契丹，他也不敢恋战，急忙撤军北去。自此，中原因晋辽战争而沦陷的地区基本全部脱离了契丹的占领。

麻荅这家伙逃回契丹之后，因失守恒州而受到辽世宗耶律阮的谴责。可是麻荅不服，竟然将责任推脱到了辽国朝廷身上，他认为是辽国朝廷征调了大批汉人随行才导致这次祸乱。辽世宗被麻荅的强词夺理气坏了，秘密派人给麻荅送去毒酒，把麻荅毒死。麻荅恶有恶报，罪恶的一生就此结束。

恒州之乱安定下来之后，冯道、李崧、和凝这几个后晋大臣，屁颠颠地从恒州跑来开封汴梁，向汉高祖刘知远表达效忠归顺。这些人对于谁做皇帝根本不在乎，所谓“有奶的就是娘”，对他们来说“有权的就是爹”。刘知远为笼络人心，以李崧为太子太傅，何凝为太子太保，以冯道为太师，这几人都位列三公，享受了封建社会最高的荣誉待遇。

刘知远在做皇帝初期，除了通过极其宽大的怀柔政策笼络了一批后晋的文武旧臣，初步建立了对中原各州镇的统治，还采取了一些政治策略。裁剪赋税，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空间。对因社会连年动乱而日益严重的盗贼、土匪甚至民变，采取了高压态势，砍头下狱株连等毫不手软。

刘知远的皇位还没坐热乎，一个意外事件终止了他的帝国生涯。

在刘知远亲征魏州攻打杜重威的时候，刘知远把儿子刘承训留在京城主持工作。刘承训德智体美劳样样优秀，是个好苗子，受到刘知远的器重和喜爱。刘知远有意将这个儿子培养为后汉王朝的接班人。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刘承训竟然在留守开封汴梁的时候，于公元947年底暴病身亡，时年只有二十六岁。

长子夭亡对汉高祖刘知远构成了巨大打击，因悲伤过度，刘知远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没多久即卧病不起。

公元948年正月。

刘知远明显感觉自己不行了，留在人世间的日子不多了。他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抓紧安排后事。

在长子刘承训死后，按顺序有继承皇位资格的人是刘知远的次子刘承祐。可是刘承祐还年轻，只有十八岁，时任大内都点检。这个职务大体相当于皇宫警卫局局长，在以前朝代似乎没有出现过，可是这个职务在后来朝代的历次宫廷政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承祐年纪轻，资格浅，没有业绩军功，缺乏威望。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危机四伏的动荡年月，尽管拥有合法继承人的外衣，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实力，皇位不仅有可能夺不到，即使夺到手，也很可能得而复失。

刘知远深知这个道理。

为了给幼子刘承祐登基铺平道路，汉高祖刘知远做了精密的准备工作。

刘知远秘密授意枢密使杨邠提出建议，将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忠武节度使刘信调往徐州赴任。其实刘信是刘知远的弟弟，在帮助刘知远打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亲信的作用。从刘信担任的职务上也可以看出他的重要性，他有权指挥皇城的羽林禁卫军。刘知远立即同意了杨邠的建议。刘知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刘信虽然兼任忠武节度使，可一直留在京城，没有去徐州赴任。刘信是刘承祐登基的最大威胁。刘信既手握兵权，又拥有皇太弟的身份，身边聚集了一批力量。在亲儿子和亲弟弟之间，刘知远还是选择了亲儿子。当然刘信这家伙也不是当皇帝的料，吃喝玩乐，贪污腐败，脑笨胆小。

刘信被调出京城之后，大将史弘肇被调回京城，主持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工作。史弘肇是刘知远的心腹大将，深受刘知远重用。

调离刘信之后，刘知远在病榻之上指定了四名顾命辅政大臣。辅政大臣的职责就是帮助没有经验的年轻皇帝处理朝政，实际是起到传帮带的作用，让小皇帝在干中学，边学边干。这四个人分别是首席宰相门下侍郎苏逢吉、枢密使杨邠、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枢密副使郭威，都是当朝重量级人物。

刘知远气息奄奄，拼出全身力气聚拢元神，强撑着病体向四位大臣交代后事：“承祐还小，身边也没什么力量，他登基即位及将来执政的事

情，都托付给你们了”。

四位顾命大臣一起磕头，感谢皇帝的信任，表示一定办好皇帝交代的事情。

刘知远歇了一会儿，大口喘着粗气，又说道：“善防重威。”刘知远骨子里对杜重威并不信任，更不放心。他知道杜重威此人毫无原则，反复无常，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出来，因此叮嘱顾命大臣要时刻小心提防杜重威，不要被杜重威咸鱼翻身反咬一口。

做好一系列周密安排之后，刘知远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或许刘知远不做这个弱势政府的弱势皇帝，他还能多活几年。看来他是知道这种皇帝不好做，在称帝之前三推四让未必全是假的。

为了把后续工作做得更加细致稳妥，四位顾命大臣周密筹划，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

刘知远死后，顾命大臣并没有立即对外宣布消息，而是完全封锁了皇帝驾崩的消息。他们仍以皇帝刘知远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指称杜重威父子趁皇帝得病的时候，谣言惑众，图谋不轨，下令将杜重威及其所有的儿子砍头。皇命即下，杜重威被碎尸万段于闹市。老百姓终于等到了杜重威的末日，纷纷赶来争抢杜重威的骨肉，煎炒烹炸炖以解多年来的憎恨。

又隔了几天，进入二月。

顾命大臣再次以皇帝刘知远的名义发布一道诏书，提拔皇子刘承祐为周王、同平章事。这么做的目的是尊崇刘承祐的地位，为他继承皇位制造声势，铺平道路。

一个时辰之后，后汉朝廷才对天下正式发布通告，宣布了皇帝刘知远的死讯。

按照老皇帝刘知远的遗命，顾命大臣辅佐周王刘承祐继承皇位。

刘承祐的登基过程可谓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可是登基成功只是取得了形式上的名分，能不能坐得住坐得久可是个大大的问号。

2．今非昔比的述律太后

大辽国的皇位交接和中原帝国相似，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不可避免。述律皇太后这位契丹的强人奶奶打算再次主导这次皇位传承，可是她心有余力不足了。

耶律阮登基称大辽皇帝，实际上是一次军事政变。他既没有耶律德光的遗诏，也没有请示皇太后述律平。辽国的实权人物述律皇太后得知耶律阮擅自称帝之后，怒不可遏。她认为这是对她的权威的无视和公然挑衅。使述律皇太后大怒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她对皇位继承人另有打算。这也是耶律阮及在中原的契丹贵族最为担心的事情。

如果述律皇太后认可耶律阮做皇帝，那远在中原的契丹贵族只要给皇太后写个请示报告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背着述律皇太后，私自拥戴耶律阮登基呢。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耶律吼、耶律洼、耶律安抟他们对述律皇太后的心思看得很透，猜得很准。他们的内心里深深地留有太祖耶律阿保机死后大批贵族被述律皇太后屠杀的沉重阴影。这些被杀的贵族大多是忠于耶律阿保机的人。述律皇太后为了清除障碍，毫不手软地把这些位高权重的旧臣逐一砍了脑袋。

按照这个逻辑，很可能是旧戏重演。

述律皇太后另立一个新君，为了扫清障碍，将会把随同太宗耶律德光南征的契丹贵族砍头，让他们去地下“陪伴”先帝去。

决不能让这一幕重演，一定要保住项上人头。这是耶律吼等人的第一反应和坚定立场。自己项上的人头关系到一家老小乃至后世子孙的荣辱。

此时的契丹贵族大多是种姓世袭制，一代传一代，代代富贵。不像中原的暴发户，由于门第阶层衰败，在枪林刀丛中崛起了一批又一批的草根贵族。

这些契丹贵族个个有来头，特别是带头儿兴风作浪的，更是名门望族之后。

身处恒州的契丹贵族中，有一个人对述律皇太后怀有深深的敌意和高度的戒心，他就是耶律安抟。安抟此时是辽国皇帝侍卫统领。安抟对

帝位交接中的腥风血雨体会更深，具有切肤之痛。因为他的父亲耶律迭里就是当年被述律平炮烙屠杀的重臣之一。

这几个手握刀把子的契丹贵族不谋而合，想到了同一个目的。拥戴新君，保住脑袋。无论耶律阮是否愿意，此时此刻，契丹贵族都会强行拥戴他称帝。只有拥立了新君，这些契丹贵族的脑袋才能保得住。

刚好，永康王耶律阮是有做皇帝的积极性的，他父亲耶律倍原本应该继承耶律阿保机留下的皇位，中间被述律太后操纵偷梁换柱，致使皇位花落耶律德光家。这正是耶律阮夺回皇位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耶律阮尽管做了皇帝，契丹贵族尽管成功拥戴耶律阮做了皇帝，可是他们明白更棘手的问题在后面。他们必须直接面对皇太后述律平。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面对述律平不会是请客吃饭，一定是一场血腥的争斗，一定是以你死我活而收场。

所以，耶律阮和拥戴他的契丹贵族不敢大意，率领南伐中原的主力军队，全副武装、浩浩荡荡北还上京。

听说耶律德光客死异乡，耶律阮擅自称帝，上京城内的空气也骤然紧张起来。做出第一反应的人就是述律平，她也明白来者不善，因此她也做好了开打动武的准备。

那么述律平到底想为谁而战呢？

小儿子李胡。

李胡是耶律阿保机和述律平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述律平很疼爱这个小儿子。在李胡的成长经历中，述律平给予了李胡更多的偏爱。在耶律阿保机去世之时，李胡还小。二十多年前，述律平即使偏爱李胡，也没有条件直接把李胡扶上帝位。在三个儿子中，她采取了折中的策略，选择了二儿子耶律德光做皇帝继承人。

现在耶律德光去世，再次出现了皇帝继承的契机。耶律德光的儿子还很小，不具备做皇帝的能力，也还没有形成气候。更重要的是述律皇太后更偏爱自己的小儿子李胡。她想抓住这次机会，扶持小儿子李胡登

基称帝。

述律皇太后听说耶律阮擅自在恒州继位为大辽国皇帝，顿时大怒，发布通告谴责耶律阮及一干契丹贵族大逆不道，既不禀告皇太后，也没有通过的合法的仪式，竟然私自宣告继承耶律德光的皇位。这是对契丹皇族和国家制度的蔑视与挑衅，必须予以严惩和讨伐。于是述律皇太后下令调集举国之兵屯兵边境，拒绝耶律阮回归上京临潢府，并对耶律阮实施讨伐。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耶律阮毫不示弱，派出德高望重的伟王耶律安端为先锋大将，率领北归的契丹铁骑先行，为他扫清障碍。伟王就是那位被耶律德光颁赐木拐棍的人，大辽国中得此殊荣的只有伟王安端一人。第二个获此褒奖的就是当时蛰伏在太原的后晋北平王刘知远。

辽国皇帝军队和辽国皇太后的军队在泰德泉相遇，两军对峙，摆开架势。

一场战争一触即发。

我们前文书说过，自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后，皇室一直在倾力建设直属中央军。到了耶律德光时代，不仅皇帝直接统辖的禁卫军规模壮大，皇太后述律平也建设了一支归她统辖的禁卫军。所以，契丹派出南征中原的军队和留守上京的军队都很强大，都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装备精良。

到底鹿死谁手，殊难预料。

伟王的副将是耶律留哥。

耶律阮的战将都是辽国顶尖级的军事将领，是被耶律德光带出来征伐后晋，打大仗打硬仗的，个个都是万马军中冲锋陷阵的名将。

述律皇太后的主将是辽国兵马大元帅李胡。李胡的先锋官是排陈使李彦韬。

这位李彦韬原是后晋皇帝石重贵的侍卫马军指挥使。后晋灭亡后，李彦韬跟随亡国之君石重贵被流亡发配到东北关外，后来被述律皇太后收编，安排在皇太后特种部队属珊军帐下效力。

此时此刻，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这位李彦韬颠沛流离，跟着石重贵没享受什么荣华富贵，差点流落山野，一路上吃糠咽菜，赶上辽国皇太后扩充亲卫特种部队，这才被选拔到了辽国中央军效力，混上口饭吃。但是这小子对述律皇太后一点感念之情都没有，在泰德泉皇太后军刚刚见到伟王的部队，李彦韬就临阵倒戈投降了耶律阮。

排陈使是个很重要的武将职务，负责两军对垒之时的阵法布置以及军队阵型指挥。李彦韬突然叛逃，对李胡造成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耶律安端和耶律留哥趁势大举掩杀。辽国兵马大元帅李胡大败而逃。

辽世宗耶律阮的军队继续前进，气势汹汹，以誓死必胜的决心，一路打到了潢河南岸。此时李胡的军队刚刚逃过潢河北岸。两军在横渡口隔河安营下寨，夹水对峙。

皇太后军队出师不利，对契丹后方是个巨大的震动。

从双方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虽然辽世宗一方的军队并不是契丹军队的全部，但的确是契丹的精锐之师，以皇帝直接统辖的特种部队皮室军为主。留在契丹后方的军队，还有皇帝的一部分特种部队，负责保卫后方的安全，但这些军队只听皇帝的，不归皇太后统辖。皇太后虽然也有自己的特种部队，但这支队伍的战斗力比皇帝特种部队的战斗力还是差了一截子。况且各部族头领基本上都被耶律德光带往了中原，留下的贵族头领也并非一心效忠皇太后，这些人首鼠两端，各怀心思。因此，述律皇太后的军队数量或许比辽世宗的军队多一点，但战斗力的确不如皇帝军队。

对于如何解决这场帝后之争的危机，契丹高层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皇太后述律平和兵马大元帅李胡主张和辽世宗耶律阮势不两立，不是他死就是她死。

可是一些贵族首领主张和解，以维护辽国安定团结为重。更重要的是，这些贵族看到了人心向背的潜在力量。除了述律皇太后给大家留下刻骨铭心的屠杀大臣的不良历史记录之外，李胡和耶律阮这两位主力选

手的对比也很显明。

李胡虽然是兵马大元帅、虽然是太后的儿子，可是李胡这家伙从小就残忍好杀，性格乖张，飞扬跋扈，骄横无礼，和很多文武大臣贵族头领积怨很深。他在契丹国内缺乏实际的威望。而耶律阮虽然年轻，辈份也较低，可是耶律阮散财好施，出手大方，喜欢结交，是场面中的人物，一直以来人缘很好。

再看两人军事实力的对比，李胡虽然是兵马大元帅，可是在这次南征后晋的大规模战争中，李胡没有承担任何重任，他手上的兵权暂时被皇帝耶律德光调用了。契丹能征善战的核心军队此时都在耶律阮的掌控之下。李胡几乎是一个光杆司令。

契丹后方的贵族们对眼前这个形势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无论是站在耶律阮一边还是述律皇太后一边都有风险，站在述律皇太后一边似乎更不靠谱儿。身在北方的契丹贵族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和全族的荣华富贵去冒险，胆子小一些的干脆持观望态度，不站在任何一方。

个别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契丹贵族站出来试图调和帝后之间的矛盾，其原因既有为国着想，也有为家打算。这其中以耶律屋质为代表。

耶律屋质何许人也？

契丹的种姓部落制度历经演变。

契丹的部族分类大体的依据是，以种姓为第一溯源划分为不同的氏族，以聚居地为第二维度划分为不同的部落。有共同的种姓氏族归属，且分别聚居在不同的草原部落，这种部族较强大，如石烈部、六爪部，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被分拆为五院、六院等官方类别。有的是先聚居在不同的部落，而尊奉共同的姓氏祖先的，也比较强大，如奚、室韦这些部族。耶律阿保机历经征战才收服了这几个部族。有的是分别聚居成不同的部落，但没有共同的姓氏祖先，属于小散户一类的，如特里特勉、稍瓦、曷术等小部落。具有共同的姓氏祖先但是没有分化为不同部落的，是遥辇氏，也就是现在契丹的皇族。

所谓的契丹八部，也是在不同的种姓间先后出现了几个“八部”。最

早的是上古八部，到了北魏末期为奇首氏八部，到了隋唐为大贺氏八部，到了唐末是遥辇氏八部。

遥辇氏并非没有部落，而是为了加强对各部族的统治，按照耶律阿保机的设计，将遥辇氏的所谓八部落重新进行了划分，成为皇族三父房，同姓九横帐。

再后来耶律阿保机将较强大以及和遥辇氏一直关系较好的部族，分别划归南北二府统辖，在部族之上出现了南院大王、北院大王。南北两院是国家管理机关，南北两院大王并非世袭制，而是在各部族首领中产生，产生的办法基本是由皇帝实行选拔任命制。这是契丹从部族种姓割据制向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过渡的重要一步。

对部族制的改革和兵卫制度的改革，极大地加强了契丹皇族和中央朝廷的统治权。

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境内各部族之后，对遥辇氏部族的居住进行了划分，部族制和兵卫制融为一体，形成了南北二院、三父房、遥辇九帐、皇帝横帐的布局。三父房和横帐合称皇族四帐。皇帝横帐居住在西方而面向东方，遥辇九帐居北面向南，三父房居南面向北。

三父房是耶律阿保机本家直系血亲上三代的族人演化而来，分别为孟父房、仲父房、季父房。

从与皇帝远近亲疏关系的角度排列的话，皇帝横帐之后是三父房，再之后是南北二院，这些和皇帝都是沾亲带故或者同族同姓的。遥辇九帐是在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前的痕德可汗的族亲，耶律阿保机仍然对他们给予包容和崇高的荣誉地位。这一点被《辽史》列为耶律阿保机的三大英雄品质之一。

这位耶律屋质就是皇族孟父房的人，很有来头。

据《辽史》记载，耶律屋质气质简约安静，见识远大，气度宽宏，处变不惊，很有定力。尤其重然诺，守信用，办事有始有终。从年轻的时候就是皇族中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此时耶律屋质的官职是惕隐，负责本部皇族的事务，相当于汉室皇族的宗正。耶律德光南征中原，耶律屋质正在契丹朝廷后方协助述律皇

太后治理国政。

李胡在泰德泉打了败仗，咽不下这口恶气，暴跳如雷，下令把拥戴辽世宗的契丹贵族家属统统抓起来，作为人质。如此一来，契丹国内更是人心惶惶。前敌和家属之间音信隔绝，谣言四起，一场皇族大分裂、刀兵相见、血光之灾近在眼前。

辽世宗耶律阮对这场战争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内心深处也很紧张。他知道述律皇太后谋略胆识过人，不好对付。在得知足智多谋的耶律屋质正在协助皇太后治理政务之后，耶律阮更加紧张，他担心屋质和述律皇太后这两个能人凑在一起释放出巨大能量。为了破坏皇族和皇太后之间的合作关系，耶律阮使出了离间计。

耶律阮向皇太后述律平写去了一封信，在信中故意流露出一个破绽，表示他和屋质之间存在暧昧关系。辽世宗打算通过这封信在述律平和屋质之间制造互相怀疑的危机。

述律平果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心机城府非常人可及，韬略过人。她没有上耶律阮的当，而是直接把这封存有暧昧之词的信交给了屋质。其目的有两个，既是试一试屋质的忠心，也是表示对屋质的信任。

屋质聪明绝顶，读完这封信他立即内心了然，知道这是耶律阮和述律皇太后之间在斗法。屋质沉着冷静地说："因为皇太后您当年辅佐太祖皇帝扫平天下，功德丰伟，所以我才愿意为太后竭忠尽智。如果太后怀疑我，即使我想为您尽忠，恐怕也不行啊！"

屋质的话很有份量，他首先把述律皇太后捧一番，说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既然是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就不应该随便怀疑我屋质。

然后屋质又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心。但这个忠心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那就是以述律皇太后的信任和明智为前提。

述律皇太后何等聪明睿智，听屋质这么讲，她内心里不得不消除了对屋质的怀疑。述律皇太后继而对屋质说："屋质，我并不怀疑你。我是和你商量，当前这种局面如何应对。"

泰德泉一战，皇太后和李胡一方遭遇挫败，这对皇太后是个不小的打击，迫使述律平审时度势，调整策略。

耶律屋质看出了述律皇太后的心思，他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看眼下这个形势，耶律阮一方手握重兵。虽然太后您威望隆重，可也不能掉以轻心。臣认为，当务之急的上策，不如双方握手言和，一定能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下策是以速战之术应对，一决高下。不过如此一来，各部族离心离德，这将对大辽国造成重大灾难。请太后明察。"

述律太后没有作声，沉吟良久，才抬起眼睛，看了看屋质，缓缓说道："可恨的是，耶律阮作为皇侄竟然越位擅自立为皇帝，如不惩戒，将埋下祸乱的种子。"

屋质很清楚述律平的心思，她是想让小儿子李胡继承耶律德光的皇位。屋质意味深长地说道："大元帅李胡、永康王耶律阮都是太祖皇帝的子孙。无论谁做皇帝，都是皇族一脉正系，并没有流落别家。有什么不可的？皇太后应从长计议，从大局出发，和永康王议和。"

说完这些话，屋质内心里也禁不住有些紧张，毕竟他这个建议和述律皇太后的初衷大相径庭。一旦触怒了她，弄不好会掉脑袋。

述律皇太后脸色凝重。虽然年逾七十，但她的皱纹并不明显。述律皇太后细薄的嘴唇紧闭，右手修长的手指戴着更加修长的义甲，已经断掉左手的左臂隐藏在窄窄的袖口中。这个女人历经风霜，处理过多次惊天动地的危机，忍辱负重，主持了契丹国多事之秋的政务，她心中到底想些什么，外人谁也猜不透。

耶律屋质不敢抬头，凭第六感官在静静地体察眼前这个女强人的体态变化，希望从这细微的蛛丝马迹中，感知她心思的方向。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述律平抬起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左臂，这已成了她二十二年来的一个标志性动作。每当遇到重大决策，需要下狠心下决心下死心的时候，述律平都会下意识地抚摸残断的左臂。细碎的摩擦声在耶律屋质听起来如同滚滚滔滔的潢河水，震慑心胆。他知道述律皇太后正在做反复的权衡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就在耶律屋质揣摩述律皇太后心思的时候，述律皇太后开口了，她轻声问道："和永康王议和，那派谁去合适呢？"

述律平此言一出，如同在耶律屋质肩头卸载了一座大山。耶律屋质顿觉眼前一片清明。他深深地佩服述律平这个女人，佩服她把握全局、洞察世事的见识，佩服她纵横捭阖、心容四海的气度，佩服他先国家后私情的决断力。很明显，述律皇太后在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保全大辽国的安定团结局面比任何事都重要，她也认识到帝后之间力量对比的落差。她终于克服了私心杂念，决定和耶律阮讲和。

耶律屋质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主动接过了在双方间议和的重担。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如果太后信任我，我愿意前往履行这次使命。如果永康王也为国家着想，愿意议和，那真是社稷之福。"

于是，述律皇太后亲笔写了封信，交给耶律屋质带给耶律阮。

述律皇太后克服了极大的心结才答应议和，耶律阮是否愿意议和呢？

屋质并不清楚辽世宗耶律阮做何感想，做何打算。他抱着一颗调停之心，急匆匆来到潢河彼岸的耶律阮大营。耶律阮借着泰德泉胜利的气势，打算一鼓作气，彻底消灭李胡和太后一党。读罢述律皇太后的来信，耶律阮轻蔑地往旁边一放，语带轻狂地说道："我父皇本应继承太祖大统，太后从中作梗，以至于天朝反复。现在，太后又起二心，极力扶持李胡，这是再次挑战太宗皇帝的遗旨。朕已率契丹王师，指日渡河，扫荡叛逆，岂能与他们议和！"

听完辽世宗强硬的话语，屋质心里"咯噔"一下子。仗着宗室长者的身份，屋质急忙对耶律阮苦口婆心地劝解："您兴师开战，且和皇族内部争斗，这是我大辽国灾难的开始啊！只能让别人看笑话，还会引来敌人趁虚而入。如果您真是要安社稷、定国家，上策莫若与皇太后、李胡和好。"

辽世宗耶律阮正在兴头上，不认为面前有太大的困难。他说："李胡他们不过是些乌合之众，哪里是我的对手？"

屋质毫不气馁，继续劝说："即使您大获全胜，那您忍心对李胡和皇太后等骨肉亲戚下手吗？天下人将怎样看待您？况且现在判定胜负尚早，万一李胡获胜，那么李胡已经抓捕的群臣家属将死无葬身之处！无

论谁胜谁负，都不是好结果。只有双方讲和才是上策”。

这一席话，对形势分析得合情合理。耶律阮还没表态，他手下众贵族大臣已大惊失色，议论纷纷。谁不顾念自己的家族？这些身在辽世宗手下的贵族时刻挂念着契丹后方的家眷。

辽世宗被屋质抛出的难题困住了，他也没有破解这个两难局面的好主意。过了很久，耶律阮才极不情愿地问屋质：“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屋质见耶律阮态度缓和下来，顺势端出了第二个建议，他说：“请您和太后会面，互诉曲直，说明原委，这样一来双方讲和不会太难。万一讲和不成，再决一胜负也不迟。”

辽世宗点点头，表示同意。

辽世宗派出宣徽使耶律海思为代表随同屋质过潢河，去见述律皇太后议和。

尽管有耶律屋质从中极力斡旋，可是帝后之间的议和谈判并不顺利。皇太后屈尊就驾来到了耶律阮的大营。刚开始的时候，帝后双方互相指责，各自抱怨，根本不给对方留余地。即使耶律阮和述律皇太后直接见面后，谈判仍毫无进展。

谈判会场气氛陷入凝结，双方僵在当场。

谈判面临破裂。

在这个紧要关头，述律皇太后再次展示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她转移了焦点，对耶律屋质说：“屋质啊，你来替我们好好策划一下，破解这个困局。”

屋质明白这是皇太后借机转嫁压力，也是在为谈判找台阶，他故作高深状，说道：“太后和永康王如果能恕罪，我才敢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述律太后欠了欠身，面色稍作缓和，说道：“你但说无妨。”

屋质拿过场中官员手中的奏事竹简，对述律皇太后说：“二十多年前，人皇王耶律倍在世，您为何另立了太宗继位？”

述律皇太后没想到屋质会问这个问题，她在不明屋质底细的情况

下，本着安全的策略，回答道：“关于立嗣君的问题，是按照太祖遗旨办的。”

屋质转过头，问耶律阮：“大王您为何擅自继位，不向太后禀报请示？”

耶律阮没有正面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他说：“家父人皇王当初应该继位却没有得到应有对待，他因此而离开。”其言下之意是，指责耶律倍被述律太后排挤出走。这次他要吸取耶律倍的教训，不能任述律太后的摆布。

屋质收敛神情，一脸严肃地说道：“人皇王舍弃祖国却跑到敌国后唐去，这是做儿子的礼道吗？大王您见到了太后，毫无谦逊之礼，只有满口的抱怨。这是做孙儿的应有态度吗？”

数落完耶律阮，屋质又面向述律皇太后，说道：“太后您偏心眼，废长立幼，假托太祖遗命，随意安排皇帝继承人。这是您应该做的吗？你们两人这种态度，我看没什么好谈的了，开战吧！”

气愤至极的屋质，把手中的竹筒一扔，忿然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耶律屋质一通正气凛然的慷慨陈词，镇住了在场的皇帝、皇太后和各位皇亲国戚。述律皇太后悲戚地流下了眼泪，一边回顾过去，一边哀诉衷肠，她说道：“遥想当年，太祖爷遭遇诸弟作乱，天下苍生深受祸乱之害，那时候遗留的祸患疮痍还没有完全平复，我们怎么还能再重演历史的一幕呢？”说到此处，述律皇太后捡起一根竹简，表示放弃争执，愿意和解。

辽世宗耶律阮也被现场气氛感染，说道：“我父亲主动让国避免战乱，我却要兴师内战，怎么还能怪罪别人啊！”于是耶律阮捡起另一根竹简，也表示愿意和解。

帝后和解，谈判会场内契丹文武贵族欢欣激动得又是哭又是笑，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场浩劫得以避免。

虽然帝后和解，但这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他们两人都只是表达了为国家前途命运着想的态度，并没有表态说应该由谁治理这个国家。谁做皇帝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

沉浸在喜悦和激动情绪中的契丹贵族和文武大臣，都还没有顾得上想这个具体而又有刺激性的问题。述律皇太后毕竟久经风浪，最先清醒过来。她问道："屋质，既然大家都表示愿意为了国家放弃争端，那么由谁来做大辽国的皇帝呢？"

这句话无异于一枚钢针刺入了每个人的心脏，人人都打个冷战，齐刷刷将目光投向了李胡和阮。是啊，说一千道一万，不就是为了谁做皇帝争得不可开交吗。大帐内鸦雀无声，每个人的呼吸此时都变得沉重起来，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和喘气声。众人的目光如同机关枪一样，对述律皇太后、耶律阮、李胡进行了密集的点射之后，又疯狂地对耶律屋质进行了扫射。

这个问题重有千钧万担，一下子压在了屋质的头顶上，似乎要将屋质的身躯压成粉末。屋质无论怎么回答都会冒着砍头灭门的风险。

此时的屋质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显明地表明了立场和观点，事无可避，则无需再避。他语调缓慢但坚定有力地回答道："太后如果将帝位授予永康王，这是顺天应人之举，还犹豫什么？"

屋质这句话不长，但玄机颇深。他假设性地将传承帝位的权利给了述律皇太后。更假设性地传递了一个微妙的信息，说述律皇太后有意让永康王耶律阮做皇帝。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的说辞是，符合天意人意。虽然屋质说出了让阮做皇帝的理由，但不是由他直接建议出来，他将皮球踢给了述律皇太后。屋质巧妙地化解了自身的压力和危机。

对屋质这个提议，述律太后还没有做出反应，李胡抢先跳了起来，他疯狂地大叫道："你们胆大包天，擅自议论帝位人选。有我在，阮有什么资格继位！"

李胡这么一闹腾，众人原本揪着的心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人人手里都捏着一把汗。耶律阮一方的人，担心李胡阻挠致使耶律阮的皇帝之位落空。述律皇太后一方的人，担心李胡的皇帝之位落空。持中立态度的皇族为屋质担心，担心屋质冲得太猛了，陷得太深了，得罪了任何一方都可能脑袋搬家。还有在述律太后一方但与屋质交好的，想不通

屋质为何背弃述律皇太后，却偏向耶律阮。

屋质博学多才，熟悉典章礼仪制度，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他今天豁出去了，对李胡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按照我皇朝制度，大位传给嫡系长子长孙，不应由兄长传给弟弟。早年的时候，太宗皇帝越过太祖皇帝的长子耶律倍继承皇位，这件事尚且不够合礼。你以弟弟的身份怎么有资格继承太宗留下的皇位呢？更何况，你暴戾残忍，不体恤黎民，朝野上下都对你怨恨在心，你更缺乏做国君的德器。现在万众一心，愿意拥立永康王，人情天意注定如此！”



被屋质评述羞辱一番，李胡怒不可遏，气得脸红脖子粗，暴跳如雷，抽出腰刀要砍屋质。

这时候，述律皇太后发话了，她对李胡说道：“儿啊，你听到这些话了吧？今天这个局面实在是你自作自受啊。早年，我和太祖皇帝在几个孩子中最疼爱你，没想到这种溺爱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你不成器啊。

正应了谚语所说‘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并非我不支持你称帝，是你自己没有那个资格和本事啊。”说罢这些话，述律皇太后无奈地叹息了一声，垂下了眼皮。

述律皇太后表明了立场，放弃李胡，转而同意了耶律阮称帝。

屋质使出全身解数为耶律阮争取帝位，可耶律阮又是怎么想的呢？

由于屋质先前是辅佐述律皇太后的，耶律阮对屋质并不信任。虽然屋质站在了耶律阮这一边，可是耶律阮仍怀疑屋质的动机，他问屋质：“你和我亲缘关系这么近，为什么一开始却帮助太后呢？”耶律阮这是鸡蛋里挑骨头，故意难为屋质。

屋质并未生气，回答道：“臣以社稷为重，不能随便选个人做君主，才不得不做出这些努力。”

屋质的回答十分得体，不偏不倚，只强调一心为公，为大辽国的江山社稷。

屋质的这个回答，在耶律阮心中得了满分，耶律阮很赞赏屋质的公忠体国。

一场帝后之争至此有了结果，以辽世宗耶律阮为代表的契丹贵族派大获全胜，不仅顺利北归，获取了帝位，而且保全了大辽国的完整。

这一年九月，辽世宗改元为天禄元年。

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大辽国的命运没有如谈判桌上众人希望的那般平稳，一场场动荡差一点毁掉新兴的大辽国。

3．辽世宗改革

辽世宗在大辽国二百年的历史中，在位时间不长，但他正处于辽国与中原社会深度互通的时期，他借鉴汉人官僚政治，从实用主义出发，加强了辽国中央集权，完成了辽国政治史上的关键转型。

耶律阮做了大辽国的皇帝。

公元947年九月，辽国改元为天禄元年。史称耶律阮为辽世宗。

虽然述律皇太后做出了巨大让步，放弃小儿子李胡转而同意耶律阮继任辽国皇帝，但是受益者没有放过述律皇太后。

二十二年前，在述律皇太后的铁血手腕主导下，耶律德光继承皇位，大辽国保持了十几年的安定团结和休养生息局面，国力大大增强。现在述律皇太后年事已高，她再次主导辽国易主的计划失败。尽管她是个失败者，但她是个体面的人，有尊严的人，保全了皇家的颜面，顾全了国家的大局。

这样一个有重大影响和历史贡献的女强人，此时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述律皇太后同意耶律阮称帝，并不意味着述律皇太后和耶律阮站在了一起，变成了一条心。他们之间只是暂时消除了敌对，并没有建立互信。似乎最好的办法是辽世宗耶律阮把他奶奶尊崇起来，给予荣誉地位，同时削夺她的政治权力，使她成为契丹的精神领袖或者象征。这样做似乎对任何人都能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耶律阮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这样的胸怀和把控能力。

耶律阮尽管已经成为大辽国皇帝，却仍然极度缺乏安全感。

耶律阮尽管已经成为一国之君，却仍然惧怕述律皇太后的权威。

帝后和解之后不到一个月，有人告发述律皇太后和李胡仍然策划谋反，以此为借口下令把述律皇太后和李胡囚禁起来，关到了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让这个对太祖皇帝情深意重的女人去专职陪老伴亡灵去了。



囚禁了述律皇太后和李胡之后，辽世宗对太后和李胡一党的几个核心成员大开了杀戒，砍了几个人的脑袋。

契丹的逐步强盛有着深刻的原因。用现代视角分析，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保持了一个持续改革的过程，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辽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演绎出一段从原始走向强大的轨迹。其中以政

治体制改革最具有代表性，经历了几代君主持续的努力。

契丹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实用哲学。从契丹管理特点出发，实行拿来主义，仿照了汉人的一些政治体制，简单实用，因事设职，不追求五花八门的虚名。因此，契丹的官僚机构和政治效率很高。这也是契丹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情要追溯到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在汉人韩延徽的建议、帮助之下，刚刚新建的契丹帝国开始参照汉制组建国家官僚机构。韩延徽这个人连续在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和耶律阮三朝任高官，对于辽国的政治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辽太祖为了分化统治各部族，首先将他所在的迭剌部落的最高首领夷离堇的职权一分为二，把从他老爷爷以下的皇族重新组合，归为两堆儿，成为五院部和六院部。然后，从这两堆儿里各任命一名首领，并给取了一个新名号，分别称为五院大王和六院大王。

这个措施和前文书说到的房帐制度、营卫制度、中央军制度等结合在一起，巩固了以皇帝为最高核心的统治基础。

到了辽太宗入主中原之后，耶律德光更进一步，把辽国官僚机构划分成了南北两府院。五院部大王变成了北院大王、六院部大王变成了南院大王。

不过，南北两院大王并非南北两院的最高长官，他们只是南北两院政府中的官爵之一。南北两院中还各自都有宰相、枢密、宣徽、林牙、郎君、护卫等官职。辽国划分南北两院的目的并非为建立两套并行的机构。虽然两院的机构名称基本相同，但实际上各自职责并不同，两院组合到一起才是一套完整的治理机构。两院相辅相成，一起发挥作用，治理的政务都是契丹部族的事务。

后来汉人土地和人口在辽国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如何有效地治理好汉人事务成为了辽国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在南北两院的官僚体制中，辽太宗又专门增加了治理汉人事务的职事。辽国内两套制度并行，用契丹的制度治理契丹人，用汉人的制度治理汉人，实行“一国两制”并行治理。在官僚机构的分工上，并非北院治理北方民族事务，南院治理南方

汉人事务。北院政府主要管理宫帐、契丹部族、附庸从属国的事务，南院政府主要管理汉人州县、租赋、行军打仗等事务。

契丹灭晋之后，充分研究借鉴了汉人的中央官僚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借鉴了枢密院制度。辽世宗耶律阮对契丹南北两院的职能进行了调整，建立了枢密使、宰相和六部制。契丹北枢密院下辖兵部，执掌行军打仗、军队武备建设、武官考试遴选、畜牧业等政务。契丹南枢密院下辖吏部，执掌文官考试选拔、契丹部族事务、户口赋税等事务。这就是所谓的“北衙不理民，南衙不主兵”。枢密院制度的建立，对北院大王和南院大王的职权是进一步削弱，南北两院大王的直接行政职权只有管理户部。此外，在枢密院建制之下的夷离毕管理刑部，宣徽使管理工部，敌烈麻都管理礼部。北院和南院宰相各自总领南北两院事务，宰相的权力上升，成为南北两院的实际一把手。各部族惕隐管理本族宗族事务，林牙负责文教。于越这个官职的权力被彻底架空，只保留了参政议政的权力，基本上相当于汉人的太师、太傅之类，属于荣誉性职务。

耶律阮十分崇尚汉人典章制度，这一点和他爹耶律倍很相似。为了建立并运转仿汉人的官职，耶律阮对辽国挟持北迁的晋朝官员一一委以重任。仿汉人官职以及对汉人的重用，削弱挤压了契丹贵族的政治空间，是对契丹贵族利益的剥夺。耶律阮对汉人的重用在辽国贵族中遇到了巨大阻力，受到多方质疑。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麻荅。

麻荅是契丹贵族中地位很高的一个，他拥有自己的军队，在灭晋战争中随同辽太宗南征。辽太宗死后，辽世宗从恒州北归，留下麻荅镇守恒州等中原地盘。由此可见麻荅的重要性，以及深受辽国皇帝的信任。可是麻荅实在不是当一方诸侯的料，没几天就把中原丢了。兵败之后逃回上京临潢府的麻荅，受到辽世宗的严厉责备。可是麻荅这家伙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还将丢失中原的责任一股脑推到了辽世宗头上，说他一味重用汉臣才导致中原汉人造反。麻荅这种疯狗乱咬的行为强烈地激怒了耶律阮。辽世宗一狠心，将麻荅弄死了。

在最初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新成立的北院枢密使由辽世宗心腹安抟担任，南院枢密使由汉臣高勋担任。

辽世宗启用了新人担任他的左膀右臂。

安抟的父亲耶律迭里曾经极力反对述律后废黜耶律倍的继承权，是耶律阮父亲的铁杆支持者。安抟又是耶律阮的铁杆支持者，深受耶律阮信任。耶律阮新设立的北院枢密使岗位，真实目的就是为总揽朝政做铺垫，安抟成为辽世宗的第一心腹，对辽世宗大小决策起到了重要影响。

高勋在契丹国中的资历并不深，他在不久前刚随同杜重威投降到耶律德光麾下。他既不是皇帝亲信，也不是契丹元老，更没有太大的功劳，高勋的发迹是个谜。《辽史》上说他“性通敏。好结权贵，能服勤大臣，多推誉之”。可能主要是高勋和契丹贵族没有瓜葛，又加之性格上善于和人相处，广泛结交契丹贵族，这些估计是辽世宗重用高勋的主要原因。

没两年，辽世宗再次加强中央集权，取消了南院大王和北院大王的职衔，改为比照汉人制度，分封了很多王。王爵数量增加了，貌似提高了很多人的地位，可实际是打破了南北大王双峰并峙的局面，削弱了南北大王的地位和权力。

取消南北大王制度的同时，辽世宗又将南北枢密使合并为政事省，相当于朱梁时期的崇政院，这个总理衙门的机构成为在皇帝领导之下的集权机构。至此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成了，结束了契丹部落种姓制度的历史。大辽国的治理效率大幅提升，国力大幅增强。

在改革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契丹贵族原有的利益被削弱，引发了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巨大矛盾。辽世宗采取了软硬两手策略，对于曾经拥戴自己的贵族和功臣提拔重用，除了安抟、高勋之外，封安端为明王，主政契丹最重要的藩属国东丹国。封察割为泰宁王。封留哥为惕隐，代替屋质为皇族族长。封屋质为大于越，地位荣宠无比。对南北大王各自增赐大量户口和土地。

对于不满皇帝改革的敌对派，辽世宗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手段。天禄二年春天，天德、萧翰、刘哥、盆都等谋反，被耶律屋质发觉，向辽世宗告密。辽世宗及时扑灭了反叛，砍了天德的头，责罚了其他人。天禄三年春天，国舅萧翰及公主阿不里又谋反。这次辽世宗没再留情，砍了

萧翰的脑袋，公主阿不里死在狱中。

入主中原不足一年而败退。

撤退丧师途中辽太宗驾崩。

几年征战占领的土地失掉。

这是大辽国永远的伤痛。

辽世宗耶律阮咽不下这口失败的恶气，信誓旦旦，决意再次南征中原。

历经征战，穷兵黩武，中原疲敝，虚弱不堪，其实大辽国也已经不堪重负。

更巧的是，辽世宗这次南伐遇到了一个新崛起的强人——郭威。

4．新强人郭威

二十年前，很少有人会想到爱打架斗殴的郭威能出人头地，而且居然成为了名动天下位高权重的人物。

大辽国主耶律阮在公元949年九月，派出几路大军入侵中原，在魏州、南宫、堂阳等河北一带烧杀抢掠一番。公元950年十月，在南唐鼓动撺掇下，辽世宗亲自带兵南下，攻下了安平、内丘、束鹿等城池。虽然《辽史》将这几次南征都描述成了辽国的胜利，可事实上辽国南侵并没有获得多少便宜，付出的代价并不小。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郭威。

此时驻守邺都的是郭威。

大家要问了，郭威是如何调来邺都的呢？

说到此处，我们要详细交代一下郭威的来历。

郭威的早年经历和朱全忠颇有相似之处。郭威是河北邢州尧山人氏。生于公元904年（唐天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郭威降生的时候照例和一切皇帝出世时一样，具有不平常的异象，满屋子放光，噼噼啪啪爆裂之声不绝，火星子四射。现在推测起来，估计是炉子烧了含硫磺和硝铵多的煤炭，发生了爆炸。

郭威童年时期，父母双亡，他跟着姨妈长大。郭威长大成人后，魁梧壮大，天不怕地不怕，逞凶斗狠，打架斗殴，就是不爱种地持家，属于无业游民，在当地来说也是一个刺儿头。

前文书《铁血中原》之《复仇》中，河东名将李嗣昭战死镇州。李嗣昭的儿子们和李存勖闹翻，抬着李嗣昭的棺椁回潞州割据。

李嗣昭的儿子李继韬招兵买马，扩军备战，要和李存勖对抗到底。这时候，不务正业的郭威生活没着落，游荡到了泽潞一带，寄居在壶关的亲戚常氏家中。见到潞州军营招兵备战，郭威就到李继韬大营应招。由于长得高大威猛，力大敢为，郭威被李继韬一眼看中，招致麾下效力。这一年郭威十八岁。

参军之后的郭威仍然逞凶斗狠，喜欢打架，时常违规违纪。由于李继韬正处于用人之际，并且他很爱惜郭威的勇猛，往往会赦免宽待郭威。李继韬的宽大助长了郭威的恶习，郭威更加肆无忌惮，终于在上党闹市中演出了一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上党街市上有一个杀猪宰狗的屠夫，生得是四肢发达，膀大腰圆，全身横肉，与日本的相扑运动员相似。全上党城的人都惧怕这个屠夫，不敢和他争执吵架，更不敢与他打架。一般人和这屠夫过招，不超过三个回合，一定会被打趴在地，只有出的气没有吸的气。这屠夫名气大噪，号称“镇上党”，属于著名人物。

一天郭威休假，在上党街上溜达。同行的人说：“听说上党城中有一屠夫，生得彪壮，无人敢惹。我们也多加小心，别和他发生冲撞。”

郭威闻听此言，嘿嘿冷笑了几声：“哪有如此怕人？俺今天要会一会这厮！”

大家知道郭威爱惹是生非，生怕他惹出事端牵连大家，众人纷纷劝他要遵纪守法，别闯祸。众人越是这么劝，郭威越来劲儿。

怕什么来什么。

原本上党街市也不大，郭威等人找了一家酒馆喝酒吃肉。酒足饭饱之后，郭威等人继续在街上转悠。

走着走着，郭威一行人走到了一个卖生肉的摊铺近前。郭威一直惦

记着那个传说中著名的屠夫，一心想会一会这个“镇上党”。见到肉铺之后，郭威眼前一亮，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喊道：“谁是那位传说中的操刀肉屠？”

郭威话音刚落，在一排生肉挂坯之后转出一人。此人如一扇门板一般，全身的肥肉呈轮胎壮叠摞在两根柱子上。脑袋上杂乱的头发胡乱地在头顶打了个结。两道扫帚眉底下一双绿豆小眼。嘟着的两个大脸蛋子下蓬乱的一圈络腮短须。伴随此人走出来，一阵腥风“呼”的一声扑面而来，笼罩住郭威等人。

那屠夫三摇两晃来到郭威近前，瓮声瓮气地问道：“谁找俺？”

郭威虽然也人高马大，但和这个家伙比起来，还是小了两号。郭威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屠夫，故意摆出军爷的架势，口鼻中喷射着酒气，大大咧咧地说道：“给俺切五斤细肉，俺要带回去做菜肴。”跟着郭威的其他军卒，一直担心郭威招惹这屠夫，人人手心里捏着一把汗。见郭威不打架，只买肉，大家这才放心。

上党屠夫见是军爷，不敢怠慢，操起蒲扇大的钢刀，在整扇肉上割下一条，然后切成拇指大小的肉片，用荷叶包好交给郭威。郭威接过肉片，掂量了掂量，然后又说：“再给俺切五斤臊子，回去蒸包子。”上党屠夫斜了一眼郭威，心里想“这厮是军营里的火头军吧”，可是嘴上没说什么，转身又割下一块肥瘦相间的肉，叮叮当当地剁成肉馅，用荷叶包好后，交给郭威。郭威接在手中，又说：“再给俺切五斤肉丁，俺要烤肉串。”跟着郭威来的军兵大为奇怪，既没听说郭威还负责包包子，更没听说要烤什么肉串，郭威想干什么？难道要搞篝火晚会？可咱们也没带这么多钱啊。有人上前去拉扯郭威的衣襟，那意思是拦一拦郭威，弄明白之后再要肉。

郭威装作没觉察，用眼睛盯着上党屠夫，等他切肉。上党屠夫心里也怒了，暗自骂道：“他奶奶的，哪里来的兵痞？不是拿爷爷我寻开心吧？”想到此处，上党屠夫对郭威说道：“这位军爷，你先将这两包肉的钱给了，我再切肉丁。”

郭威听上党屠夫这么说，嘴里骂道：“死胖子，你给小爷我切的这

是什么肉？长不长短不短，肥不肥瘦不瘦的，拿回去如何能用？还要钱？妄想！”

上党屠夫至此彻底明白了，眼前的这个壮汉军兵的确是来找茬的。上党屠夫在这条街上混了这么久，哪里曾受过这般调戏与羞辱？开始时由于见郭威是军人，内心里忌惮他三分，才百般忍耐到现在。见郭威摆明了找茬挑事儿，上党屠夫实在忍不住了，哇哇大叫几声，跨步上前，对着郭威面门就是一记左手直拳。

上党屠夫的拳头和足球般大小，带着强劲的风声瞬时冲到了郭威眼前。郭威向左斜跨半步，头一偏，躲过这一拳。谁知道，上党屠夫这一拳乃是虚招，真正的杀招是右手。郭威跨步正落入屠夫右手的攻击范围。上党屠夫挥起右手一记雷霆贯耳，向郭威太阳穴砸来。这一招来势凶猛，间不容发。

危急时刻，郭威没有躲闪。因为他的左脚刚刚落地，已经来不及换步伐躲闪。郭威也没有伸手去格挡，他明白以他的手臂如果硬碰硬挡屠夫的拳头，即使不被砸个骨断筋折，也会受伤败阵。说时迟那时快，郭威左脚落地，身体后仰，抬起右脚向屠夫的下巴踢去。郭威动作迅捷，后发先至。上党屠夫的拳头到达近前的同时，郭威的脚已经踢中了对手的下巴。只听一声惨叫，那屠夫高大的身体如一座大山一样“轰隆”一声栽倒当街，尘土溅起一尺多高，肥肉的余震久久未消。

这一场争斗来得太突然，任何人都没想到，在上党城中竟然还会有人敢和这屠夫交手，而且电光石火之间，一招将这号称“镇上党”的屠夫打翻在地。随同郭威一起的潞州军兵，更是大惊失色，来不及上前拦阻，郭威已经和屠夫战在一处。见郭威一招制敌，同伴们从担心中缓过神儿来，欢呼雀跃，为郭威喝彩。四周围观看热闹的老百姓，也跟着起哄架秧子，一起喊：“打得好，打得好，打死丫的，真解气。”

“镇上党”屠夫躺在地上，口中已经流了一地的鲜血。这厮也是一个泼皮，见郭威是个厉害角色，不敢冒然站起来再打，索性赖在地上耍无赖光棍。那屠夫仰躺在地上，口中不服，边骂边叫嚣：“贼兵痞，你今天算是惹着爷爷我了，我跟你没完。有种你就在你爷爷胸口插一刀，如若

不敢，你就是孬种。”

郭威此时被战斗和酒精催化的脑筋发涨，神经极度兴奋。经上党屠夫语言激恼，郭威抓起案板上的切肉刀，“咔嚓”一声砍入了上党屠夫的胸膛。伴随血光迸现，上党屠夫闷哼一声头一歪死了。

当街杀人，这可不是小事。

“哇！”人群大乱，呼喊成一团。街上的老百姓担心郭威逃走，官府会以放走凶手之罪法办他们，众人“呼啦”将郭威围在中心，随即将其五花大绑捆起来押送到了官府。

案情迅速上报到潞州节度使李继韬那里。李继韬听说是郭威闯了杀人之祸，又急又气。他一向爱惜郭威才干，不忍心砍郭威的头治罪，于是悄悄地把郭威放走，制造了越狱的假象。郭威捡了一条命。

几百年后的《水浒传》中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故事，估计就是从郭威的这个经历中演绎的。

后来李继韬兵败，其部队被后唐庄宗李存勖收编。郭威也在收编之列，他在后唐官军中碌碌无为，一连几年也没有发展的机会。

事业没有突破的郭威突然爱上了学习。

郭威并非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二愣子，他很有心计，脑袋瓜灵光，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文化资源之后，他敏锐地意识到，他需要学习文化。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郭威喜欢舞文弄墨，即便行军打仗，他也手不释卷，阅览军旅的簿记书札兵书战策，遇到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弄明白不罢休，因此他说出来的道理往往能够使大家信服。

有一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郭威爱学习这一点。这使他和他之前的军阀头子草莽武夫产生了巨大分野。郭威从军时曾和同期的十个人八拜结交，成为异姓兄弟，歃血为盟，约定同甘共苦，“苟富贵勿相忘”。

十个把兄弟之中，以李琼文化水平最高，他生在官宦之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郭威和李琼关系最为亲近。有一天，郭威见大哥李琼正在读书，郭威凑过去问李琼读的什么书。李琼回答说是《阃外春秋》。郭威没听说过，摸不着头脑，继续问道：“这部书里都讲些什么？”

李琼耐心地回答："《阃外春秋》讲的都是治国用兵之道，应以正道治国，以奇计用兵，分析存亡治乱的道理，记载贤愚成败的事例，应有尽有。"

郭威听李琼这么说，眼睛放光，他认真地对李琼说："李大哥，你一定要教我读这本书，让我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李琼对郭威一向很器重，认为郭威将来必有大成。郭威有求，李琼痛快地答应了。此后，郭威天天在袖子里揣着这本《阃外春秋》，只要有空就抓紧拿出来读一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及时向李琼请教。两人亦师亦友，郭威后来发迹，将李琼作为心腹高参一直带在左右。这位李琼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也一直作为高级官员历经几代，直到大宋初期退休，赠太子少师荣誉，活到了七十三岁。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郭威仍然籍籍无名。

到了李嗣源称帝，成为后唐明宗之时，石敬瑭官拜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郭威由于擅长记事算账，明敏练达，被石敬瑭委任为军籍管理员。这时候的郭威还是没有大显身手的机会，既无战功，也无名头。打架斗殴的毛病收敛了许多，做人更加低调，遇到事情更注重使用头脑而不是拳头。

郭威大手大脚爱花钱，喜欢结交，可手头儿的银子总是不够用。幸好郭威有个有钱的老婆柴夫人。柴夫人既有钱也有见识，她拿出私房钱支持郭威，让他多亲近多辅佐刘知远。至于柴夫人为何有钱，我们后文书再讲。因为郭威和石敬瑭官阶差距太大，郭威根本没有机会为石敬瑭效力。此时的刘知远是石敬瑭的牙将，且富有英雄大将气概，深受众人钦服。于是郭威自此很卖力气地跟着刘知远干。在刘知远这里，郭威受到了赏识。

石敬瑭成为晋高祖后，魏州的范延光不服气，兴兵作乱。石敬瑭派大将杨光远带兵讨伐。按照调兵部署，郭威所在部队应该同行参战。可是郭威磨磨蹭蹭不愿意去。他的把兄弟就问他："杨令公是当朝重臣，你不愿意跟着他去干事业吗？"

郭威摇摇头说道：“杨令公素来缺乏英雄之气，我跟着他也没有前途。真正能够任用我发挥我作用的是刘知远令公。”

后来刘知远在晋朝不得志，低调地居住在河东藩镇过日子。郭威作为刘知远的幕僚为刘知远尽心尽力，出谋划策，成功策划了一系列重大行动，包括起兵称帝，建立后汉。

郭威虽然以勇力从军，可后来的职业生涯是依靠文职韬略晋升。

大凡皇帝出世，都要有一些非凡的传说以附会。这既有渲染天命神授的意思，也是这些乱世枭雄不自信的反映，弄出些神奇鬼怪故事以掩人耳目，为他们反反复复的篡位建元披上合法外衣。

据柴夫人说，有一次她看见郭威午睡时，有五色小虫从郭威鼻孔里爬进爬出，她顿时认为这是异常现象，是九五之尊天龙附体的暗示。柴夫人急急忙忙地把这个新闻告诉了李琼，李琼又大肆渲染一番，通过几个把兄弟把郭威包装得神乎其神。

还有一次，郭威驻军在吴姓民宅旁边。民宅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吴氏，鬼魂附体，很长日子好不了。这家天天闹鬼，这中了邪的吴氏不仅叽哩哇啦乱叫，还向过往的人投掷瓦砾石块。街坊邻居没有人敢路过吴宅。

奇怪的是，郭威从吴宅经过的时候，吴氏就悄悄地猫着不闹腾了。郭威走后，吴氏接着闹鬼。郭威回来后，吴氏又安静了。人们都很好奇，就隔着老远质问吴氏：“你不是神吗？郭军爷过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叫啦？”那吴氏回答说：“因为他是更大的神。”

大鬼压小鬼的故事又给郭威增加了几分传奇。

汉高祖刘知远坐了皇帝，郭威跟着升官，成为后汉国的枢密副使。刘知远死后，刘承祐继位，郭威作为顾命大臣之一，被封为枢密使、检校太尉，权倾朝野。

刘知远留下四位顾命大臣，分别是门下侍郎苏逢吉、枢密使杨邠、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枢密副使郭威，这四个人互相争权夺利。苏逢吉为宰相，是众大臣之首，到处封官许愿，有缺儿就填官，没缺儿也要发明出一官半职，官员泛滥。杨邠认为天下多难，财政紧张，没有

必要设置提拔这么多官员，况且官员水平普遍很差，因此往往抑制苏逢吉的工作。苏逢吉怀恨在心，和同党苏禹珪、李涛一起撺掇小皇帝刘承祐，要将杨邠和郭威排挤出朝廷，到外地做地方官去。

杨邠和郭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匆匆找到了皇太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衷肠。皇太后明白此时儿子新即位，资历和经验浅薄，需要大臣辅佐。大臣中发生党争派系争斗很常见，可是如果倾轧得太过头，则会危害到朝廷安危。皇太后知道儿子被人愚弄了，立即把刘承祐叫来，训斥一番，把杨邠和郭威留住。

明白过味儿来的汉隐帝刘承祐，立即训斥了苏逢吉，罢免了李涛，以枢密使杨邠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仍担任枢密使，把郭威也提拔为枢密使，提拔了三司使王章为同平章事。朝中大事小情都基本上要首先经过这三个人点头。杨邠虽然一心为国，可他看不起读书人，特别是苏逢吉大肆提拔了一批不中用的读书人之后，杨邠更加厌恶这些人，将大部分庸官罢免。没有符合杨邠高要求的那么多人，怎么干事呢？朝政事务往往凝滞，工作堆积如山。一方面事情多，一方面没人才，更缺合适的人手，这也是五代中后期的一个怪圈死结。

公元948年三月，刚刚喘了口气的后汉国，出了大乱子。

陕州的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守贞和永兴节度使王景崇、凤翔节度使赵思绾串通造反。

李守贞就是那位和后晋驸马爷杜重威关系交好的大将，自以为乃晋朝上将军，屡立大功，一朝沦落为汉臣，心里很不平衡。况且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的汉天子重用的都是河东旧人，李守贞不受重视，被冷落边缘化。愤愤不平的李守贞暗地里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打算雄起自己做皇帝。

王景崇原本深受刘知远信任，曾巡检河中平定了赵延寿儿子赵匡赞的叛乱。可是贼喊抓贼，另一个暗通蜀国的家伙侯益反咬一口，把王景崇推向了不忠不义的境地。刘知远死后，新皇帝继位，在君臣缺乏互信的情况下，王景崇惴惴不安，为了自保他也背汉投蜀。

赵思绾原本是赵在礼的旧将，后来被赵延寿收编，再后来跟着赵延

寿的儿子赵匡赞干。

藩镇割据，藩镇异心，藩镇和朝廷缺乏信任，树欲静而风不止，国欲宁而乱频仍，这也是五代时期的一个顽疾。作乱的和平乱的都很无奈。

后汉朝廷把河南、陕西、河北一带就近的几支军队派出去围剿李守贞等人。昭义节度使常思屯潼关，河中节度使白文珂屯同州，河阳节度使赵晖屯咸阳。郭从义和王峻两路兵马临近长安，可是这二人尿不到一起去，相恶如水火。评判战争从春天打到秋天，由于汉军不和，战事毫无进展。

刘知远也没留下什么家底儿，他原本就是一个河东藩镇的底子，况且还是处处受气的藩镇，手下战将和谋士没几个。和当年的河东晋王李存勖根本没法比。

为了督促潼关以西的战事，后汉皇帝只好派出有份量的大官前去统辖各路兵马。谁有份量？四位顾命大臣。谁熟悉行军打仗？史弘肇和郭威。谁走得开？只有郭威了。于是郭威被朝廷委任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前去督战。

从郭威这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来看，他没有实质性的带兵打仗的履历，更没有打大仗打硬仗的经历，严格说起来算不上军事将领。这次出征是他第一次接手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没想到第一次就啃上一只硬克螃蟹，还是帝皇蟹，亲自主导了一次关系到后汉帝国成败存亡的大事件。而郭威的对手是久历战阵的李守贞。李守贞虽然称不上旷古名将，可毕竟是当世老将，打了一辈子的仗，是在军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战将。在行军打仗方面，人家李守贞过的桥都比郭威走的路还要多。

如何应对李守贞这个硬敌手？

如何应对李守贞、王景崇、赵思绾三人联盟？

更要命的是官军兵马力量十分薄弱。自从辽太宗耶律德光入主中原之后，契丹把二十万匹后晋官军战马以及大量铠甲武器运往了辽国，直接掏空了后晋军队。在削弱后晋武装的同时，耶律德光还曾打算从肉体上消灭后晋主力部队，差一点把杜重威带过来投降的十万晋军活埋。所

以后晋灭亡后，后汉立国，官军力量极其薄弱，再加之国力空虚财政匮乏，朝廷根本无力装备军队，只是勉强维持而已。这也是李守贞敢于造反挑战朝廷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郭威面前的一个异常艰难的任务，似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

郭威作为文官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呢？

郭威自有郭威的办法。

临行前，郭威对战略战术进行了一番谋划。他首先请教了太师冯道。冯道虽然位列三公，但在后汉不得志，特别是新势力崛起之后，为躲避锋芒，冯道明哲保身，躲在家里不上班了。郭威亲自到冯道府上请教出征之策。冯道摇摇头说道："我已经不在其位，不好乱讲话了。"

郭威说："郭威见识浅薄，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冯道捋了捋胡子，缓缓说道："郭相，你可熟悉赌博？"

郭威早年沉迷于赌博，并因此吃了不少责罚。他现在听冯道说赌博，以为是冯道揭他的短，脸色骤然沉了下来。毕竟郭威是当朝权臣，内心里没有把冯道太当回事。

冯道微微一笑继续说道："你看赌场之中，财力雄厚的人，底气十足，吆五喝六，声势夺人，而且输得起，可以缠斗多场，因而存在翻盘取胜的机会。财力小的人，首先输了气势，再如果输一两场钱，只有走人了。"

郭威不明白冯道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疑惑地耐着性子听。

冯道继续说："李守贞自以为资格老，久历军旅，深受士卒拥护，不可小看了其战斗力。希望郭太尉不要吝惜钱财，激励赏赐军兵，如此则可取得优势啊。"

郭威恍然大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现在这种过了今天没明天的战乱年月，人人都想尽快捞取好处，人人都想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有钱今天花。几十年来这些骄兵悍将个个都是有钱的就是娘，谁有钱就给谁卖命。如果拿不出钱来，还不如一边凉快去。

至于三藩镇之中，到底应该先打哪一个？众将看法不一。最后郭威

采纳了先打最难最大的李守贞的策略，只要击败李守贞，王景崇和赵思绾不攻自破。

郭威到达前线之后，调查研究，侦查敌情，和将士们深入谋划，和士卒同甘共苦，激励赏赐士卒毫不吝啬，慰劳探视伤员不辞辛苦，听取大家意见毫不懈怠，指挥部署从不疾言厉色，偶尔有人顶撞也不发火。

郭威通过高超的政治策略和扎实的现场管理，极大地团结了原本不和睦的后汉官军，鼓舞了士气，站稳了脚跟，扎住了前军阵地。

郭威指挥几路大军到达河中镇府陕州，并没有急功近利强攻硬打，而是派人分别堵住四门。然后征调两万民夫，在陕州城外挖了一圈深一丈的壕沟。后汉官军对李守贞实施了长期围困的战术。

李守贞自认为是第二个刘知远，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李守贞颇为迷信，当了王爷，还想当皇帝。请了几个和尚、道士给他算卦，似乎的确有帝王之相。如此一来，李守贞更加牛哄哄了。汉军来到眼前，似乎只要他李守贞挥一挥手，汉军就会立即倒戈投靠河中。可是李守贞错了，他站在城头上使劲挥了十几次手，挥得满脑门子冒汗了，城下的汉军也没有动摇，只是看着李守贞傻乐。

李守贞的心凉了半截。

他期待的景象没有出现。

为了突围，李守贞屡次派兵偷营劫寨、突袭，每次都被汉军劫杀，以失败而告终。李守贞发往后唐、后蜀、契丹的求援信使也都被汉军抓获砍了脑袋。李守贞成了瓮中之鳖，困坐愁城。

时日一天天过去，李守贞的军心开始动摇。

李守贞的两位盟友王景崇和赵思绾多次派出小股部队迎敌，都被汉军击败，最后蜷缩在城内不敢出战。

后汉这一场平叛战争旷日持久，一直打到了第二年秋天。河中城内粮草断绝，外无救兵，互相隔绝，各个击破，三藩解体。公元949年七月，郭威组织了总攻，一举消灭了三藩。

郭威一战成名，威震天下，成了打仗能手。

八月，郭威凯旋，回到后汉都城开封。

后汉皇帝刘承祐摆出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文武百官、老百姓、禁卫军夹道欢迎。宰牛烹羊、美酒鲜果，犒赏三军。开封城内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到处彩旗飘飘、歌声飘扬。平定三藩是后汉帝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是刘承祐继位以来最大的一次功绩，值得隆重纪念，值得大肆庆祝。

后汉皇帝对平三藩战争的总指挥郭威给予了最高规格的奖赏。皇帝把压箱底儿的钱财拿出来封赏满朝文武和三军将士。刘承祐赏赐给郭威镶金边绣银线的丝帛布匹、崭新的官服、镶嵌美玉的腰带、宝马雕鞍，这四大件都是朝廷对有功之臣的最高奖励。

郭威没有兴高采烈，没有趾高气扬，更没有居功自傲。他客气冷静地委婉谢绝这些褒奖，郭威说道："臣领命征伐一年时间，不过是攻克了河中一个城池而已，哪里有什么功劳？况且臣领兵在外期间，镇守京师、筹集粮饷、转运供给等这些重任，都由各位大臣承担。微臣我怎么敢独自享受这些大功呢！请陛下对大家都给予封赏。"

刘承祐虽然年轻，也听得出来郭威这是谦虚，政治觉悟高，从大局出发，想得周全，会做人。皇帝心中既高兴，也暗自称赞郭威。郭威越是谦虚辞让，皇帝越是想嘉奖他。皇帝提议："那就另外给郭爱卿一块方镇吧。你们商议一下，看什么地方比较合适。"京官虽然重要，可是油水少。皇帝提出给郭威一块地盘，那是给郭威肥肉啊。

郭威赶紧躬身施礼，推辞说："杨邠职位在臣之上，还没能有寸土之地，臣何德何能享受这个待遇。另外，运筹帷幄、参谋协助这些重要工作，多靠史弘肇大人。臣不敢有非分之想。"

郭威不仅不居功，还将其他人一一表扬一番，坚持不领封受赏。皇帝刘承祐的执拗劲儿也上来了，他说："那好，按郭爱卿你说的办。对当朝宰相、枢密使、宣徽使、三司使、侍卫使等九大班子的领导人，和你同样的标准，加官晋爵，赏赐财物。不过郭爱卿，朕还是觉得应该对你有特别的奖赏。这样吧，暂不赏你实职了，给你一个侍中的待遇吧。"

见皇帝一脸严肃，郭威不敢再推辞，担心太拨皇帝的面子。郭威行礼谢恩："谢陛下。但臣仍想把这次平定三藩的成功原因总结一下。运筹

决策、统筹协调，全是依靠皇帝和朝臣。调兵筹粮、运输保障，全是借助各藩镇。暴露荒野、沙场战斗，全是依靠将士。臣不堪独占其功啊！”

郭威很会做人，把后汉国中上上下下有权有势的人统统表扬一遍。这种话谁人听了不高兴？从这一点上看，郭威比后唐李存勖朝廷的郭崇韬、后唐李嗣源朝廷的安重诲、后晋石敬瑭朝廷的桑维翰都要高明得多。

立功难，推功更难。多数人想立大功，占大功，鹤立鸡群，光芒四射。可是光芒一旦射出来，射向谁呢？弱小的人被射中不会有什么反弹，最多是被考暖，因为他们离得太远。英雄周围的重量级人物被射中，很可能被烤糊，他们当然不舒服，必定会反射。在众多大人物的反射之下，滋味一定不好受，日子一定不好过。郭威深知此理，所以他很低调，很收敛，没有胡乱放射光芒。

汉隐帝刘承祐和郭威君臣二人客气来客气去，几个回合下来，皇帝也腻烦了，摆了摆手，说道：“就这么办吧，不必推辞了。”

没多久之后。

九月份。

辽世宗耶律阮保住了皇位，兴师南伐中原。

这几年由于辽国内斗，无暇南顾。后汉国没有外患干扰，得以稍事喘息。可是三藩之乱也不是小事情，搅得后汉气喘吁吁。

正在君臣朝野举国欢庆平定三藩胜利的时候，后汉国河北各州府传来战争警报，狼烟四起，烽火再次传遍黄河两岸。自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辽军南下的基地搬到了燕京（也就是以前的幽州，现在的北京），契丹骑军朝夕之间就可达到魏州、贝州、临清一带。中原帝国的北方门户洞开，缺乏战略纵深的屏障，西京洛阳和东京汴梁直接就暴露在了敌军眼皮底下。

辽汉战火熊熊燃起。

后汉朝廷此时十分看重新立了大功的郭威，认为他是当世的乐毅、吴起，众口一词请郭威前去邺都魏州督战，指挥抗击契丹的战争。

这时候遍观朝野，后汉的第一军事强人无疑就是郭威。

郭威正当此任。

郭威应堪此任。

郭威不得不挑此任。

枢密使兼侍中郭威和监军使王峻奉旨前往河北巡视督战。辽国这次南下其实没什么充足的准备，见汉军整顿旗鼓前来抗击，只好掳掠一番之后撤走。郭威打算趁辽军撤退之机，率军追击敌军到契丹境内，被皇帝刘承祐制止了。说实话，汉军也没有扫荡河北远征契丹的能力，只能见好就收。

契丹离去，郭威回朝复命。

但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

契丹如潮水，去了还会复来。

辽军再来怎么办？

后汉河北藩镇空虚，没有大将镇守，更没有广泛组织协调河北各藩镇力量的重量级人物主持局面。

为了长久之计，后汉皇帝刘承祐和一些大臣认为应当把郭威安排到邺都做官，以统领河北各路后马对辽作战。

郭威本是京官，属于朝廷大员，怎么可以轻易动地方呢？

为了兼顾朝野两方面的工作，最后朝廷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郭威到邺都做天雄节度使，同时保留枢密使之职。河北各路兵马都受郭威节制，各藩镇抗敌力量都由郭威协调督办。用现在的比喻来说，相当于总参谋长兼军区司令兼地方大区军政协调人。

如此一来，郭威的权力和责任太大了，大到了几乎前无古人的程度。郭威从一个逞凶斗狠的兵勇，因缘巧合成长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文官，又成功转型为当朝军界第一实力派人物，集军权与行政权力于一身。这个职业生涯颇具有戏剧性。

难道没有人反对郭威的这种任职安排吗？

难道朝廷不怕郭威位高权重威胁国家安全吗？

难道皇帝不怕郭威功高震主吗？

有人反对这么做。

也有人支持这么做。

反对的和支持的各有理由。

为了这件事，后汉高层曾发生了激烈斗争。此处暂且不表，下文书再说。

5．烂泥扶不起

中原王朝的更替如同在沙滩上筑堤坝，建而复塌。原因不仅是材料劣质、基础不牢，还有思想不靠谱，更有外部侵袭不断。修大坝的任务落到了郭威头上，他也只能望洋兴叹。

汉隐帝刘承祐即位没几年，朝中大臣之间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

朝臣和谐是梦想，可朝臣巨斗则是噩梦。

原本汉高祖刘知远留下了四位顾命大臣，分别是苏逢吉、杨邠、郭威、史弘肇。这四个人应该说办事基本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可是政治生涯中他们也各怀心思，执政理念和施政偏好则存在很大差异。

如果刘知远在世，或许可以继续维持四大臣联合执政的局面。可是刘承祐毕竟年轻，少不更事，他不懂得帝王权术，更不会在大臣们之间纵横捭阖。只能眼睁睁看着朝中大佬掐来掐去，他反倒沦落为文武官员利用的棋子。

苏逢吉以宰相身份，敢于任事，决策处置从容如流，办事效率高。有的事办得对，有的事办得不对，倒是没有耽误过事情，算是有几把刷子，对于天下粗定的后汉朝廷的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苏逢吉为了揽权，自己搞了一派人马，大肆提拔录用干部，以至于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苏逢吉依仗自己曾多年在刘知远身边办差，深得刘知远信任，仗势欺人，不把其他将相放在眼里。这家伙还有一个毛病，“深文好杀”，不仅贪财，而且善于罗织罪名，对政敌和看不顺眼的人下手极狠，往往不留活口。苏逢吉极度小心眼，心胸比针鼻儿还小，报复性超强。他为了侵占前朝宰相李崧家的宅院房产，不惜罗织罪名，诱骗逼供，竟然把李崧家五十口全部砍了脑袋。

杨邠嫉恶如仇，善于组织调配资源，但不善于运作官僚机构，更不善于和皇帝及皇亲国戚相处，大权在手常有飞扬跋扈之色。郭威在四人中资历较浅，但他善于筹谋策划，更善于处理和大臣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又增添了会打仗的盛誉，可谓文武双全，是政敌最少的人。

杨邠曾和郭威联合起来与苏逢吉、苏禹珪恶斗过一次，借助皇太后的力量，对宰相集团的进攻实施了有效反击。自此，杨邠成为后汉朝中的大哥大。可是杨邠善于管事，但不善于理人，在他领导下，官僚机构人员缺乏，又过于追求细节，导致办事效率低下，帝国政治运行慢得像头牛。日子一长，杨邠感觉到了吃力。

郭威本来是副枢密使，和杨邠岗位性质相同，只是职级低一点。虽然郭威会做人，一直对杨邠恭敬有加，可毕竟是分割杨邠权力蛋糕的人。平定三藩得胜归来的郭威光芒四射，一下子似乎要越过杨邠的地位。

在工作压力和郭威蒸蒸日上的威胁下，杨邠一度使出韬晦之计，主动提出辞职，要求回家养老。杨邠急流勇退倒是不错的自保之策，免得日后闹出大矛盾不好收场。可是这枢密使辞职也太突然了，朝廷和皇帝都没有思想准备。皇帝刘承祐说："杨爱卿，你干得好好的，辞什么职啊，接着干，别胡思乱想。"

皇帝软硬兼施，总算是把杨邠摁住了。可是史弘肇和苏逢吉又干起来了。

史弘肇是行伍出身，急脾气，直筒子，平时不爱说话，但说句话就要算数，抬个杠也能噎死人，容不得别人挑衅他的权威。作为军事将领，史弘肇治军严厉，带兵纪律严明，行军作战屡立战功。但他性格偏执，不善于和同僚合作，更不屑与皇帝身边的伶宦宠幸为伍。在负责京城治安工作期间，史弘肇虽然肃清了各种暴乱匪盗，但做得过了头，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滥杀了不少的无辜，很多人心里痛恨史弘肇。要不是他有个明事理的好儿子经常劝阻他，他几乎要将都城开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了。

史弘肇不仅干本职工作认真拼命投入吹毛求疵六亲不认，而且在参

与朝廷重大决策发表意见时，也毫不掩饰，敢和任何人对着干。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文官的唧唧歪歪摇头晃脑模样，对宰相集团抱有很深的成见。

公元950年，契丹再次兵伐中原。

后汉皇帝刘承祐打算派文武双全的郭威去镇守河北，这次不是去巡视督战，而是给块地盘常驻。皇帝让文武大臣们商议给郭威一个什么官职比较合适。

经过简单的讨论，大臣们提出拟办意见是让郭威为天雄节度使，镇守邺都魏州，并有权统辖协调河北各路兵马，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抵抗契丹的行动。

作为藩镇节度使怎么有统辖其他藩镇的职权呢？名不正言不顺，事情不好办啊。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史弘肇向皇帝提出建议，郭威继续兼任枢密使职务，这样就可以统一调度河北各路兵马了。这个建议听起来似乎有理，可是苏逢吉反对。苏逢吉认为从以往惯例上，没有地方官兼任中央官的做法，且这样给郭威的权力太大，对国家机器的运转也不利。其实苏逢吉的顾虑要比史弘肇高明一筹。史弘肇只考虑到了一个局部问题的便利，而苏逢吉则考虑到国家整体运行的安全。尽管苏逢吉反对，最后皇帝刘承祐采纳了史弘肇的建议，要求河北州城府县只要见到郭威的命令，无论是调兵遣将还是筹集粮草，统统立即照办。

会散了。

要吃饭。

这帮家伙在一起吃吃喝喝是经常的事。今天你做东，明天他请客，夜夜小酒，天天微醉。

这次朝会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司徒窦贞固在家设宴，邀请文武大员一撮人吃饭，后汉朝廷有头有脸的大官悉数到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频频举杯，仰脖痛饮。

半斤酒下肚，史弘肇酒兴发作，对前一天朝议郭威职务的事情仍然耿耿于怀。他给郭威斟了一大杯酒，自己也举起一大杯酒，声调极高、情绪极其激动、语气极其愤恨地说：“昨天朝堂之上，讨论老弟你的任职

问题，竟然有人表示反对！岂有此理！尽管如此，皇上还是采纳了我的意见。来，今天咱们痛饮此杯，表示祝贺！”

史弘肇话里有话，他是在指责苏逢吉。

苏逢吉和杨邠也跟着举起酒杯，打圆场说道：“朝议都是为了国家大事，意见不一致也是正常的，老史你又何必介怀呢？”

史弘肇在这种场合借题发作，的确不合适。公事是公事，现在是私人聚会，不应该借题发挥。尽管苏逢吉和杨邠找竭力台阶，维护酒宴气氛，可是史弘肇借着酒劲不依不饶，声色俱厉地发飙道：“郭威出任地方督抚，这是重要工作。定国安邦，重要的是长枪大刀，哪里是舞文弄墨所能左右的！”

史弘肇说这话原本只是表示对苏逢吉等文官宰相的蔑视，可是打击面太大，把文官全给扫射了。

这时候，苏逢吉还没来得及接话，负责财税的三司使王章不爱听了，反驳道：“没有写写算算的人，国家财政赋税从哪里筹措？”

主人窦贞固觉得帮哪边都不是，只好干坐着，束手无策。郭威见几个人争吵起来，担心事情搞大不好收场，急忙站起身，一扬脖把满满大杯酒喝下去，想抓紧结束这个话题。众人纷纷跟着干杯。

这场宴会不欢而散，从此，史弘肇和苏逢吉、王章等人互相产生了猜忌。

一个月之后，又一次夜宴。

这几个人脾气不对路，还总往一起凑，也真邪门。

五月天，这一次是王章在家夜宴朝廷文武权贵。为了喝酒助兴，酒至中场，有人提议猜酒令，以示奖罚。这个酒令类似玩五魁首、老虎杠子鸡的游戏。史弘肇不会玩这个游戏，总是摸不着头脑，不得要领，急得脸红脖子粗满脑门子汗。

驻京办主任阎晋卿坐在史弘肇身边，他熟悉这个游戏，很有窍门。于是阎晋卿就教起了史弘肇。不一会儿，史弘肇就找到门道上路了。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的苏逢吉，看到了史弘肇手忙脚乱地向阎晋卿学习，就开玩笑嘲弄史弘肇说：“身边有个姓阎的人嘛，你不用担心被罚酒了，哈

哈哈。”苏逢吉大笑之际，唾沫星子飞出老高。

苏逢吉万万没想到自己这句玩笑话开大了，为此引来了杀身之祸。史弘肇的老婆也姓阎，阎夫人原本是卖酒的，曾在酒馆卖唱卖艺，出身低微。史弘肇听苏逢吉这么说，认为苏逢吉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侮辱他和他老婆，揭他的短处和痛处。“嗷”的一嗓子，史弘肇站起来，指着苏逢吉破口大骂，各种难听的话以咆哮体磅礴而出。

苏逢吉一下子被骂得脸红到脖根子，脑门子青筋暴跳。他不知道史弘肇有个姓阎的老婆，更不知道阎夫人曾经在酒肆卖唱。苏逢吉认为史弘肇经不起开玩笑，小鸡肚肠，没气量，索性也以眼还眼，以骂还骂，咆哮对咆哮。

史弘肇武夫大老粗出身，什么难听的话都有，苏逢吉骂不过他。可史弘肇越骂越起劲，越骂越恼怒，直接跨过酒宴桌席，要拳打脚踢苏逢吉。苏逢吉是文官，哪里打得过史弘肇。见势不妙，老苏扭头就跑，出门上马离场逃回家了。

史弘肇急红了眼，不依不饶，低头找刀剑，他要亲手剁了苏逢吉。大将军要杀当朝宰相，这下子场面乱套了。杨邠急忙跑过来，死死拉着史弘肇的胳膊，苦苦相劝：“老苏是百官之首，当朝宰相，你如果杀了他，那把皇上放在什么地位？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啊！大将军要三思。”

被杨邠一劝，史弘肇情绪稳定多了。

酒局如此，谁还有心思继续喝酒？

散场！

史弘肇一向是杀伐决断毫不手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杨邠虽然不认可苏逢吉在用人乃至其他方面的政治主张，但作为朝廷首辅大臣，杨邠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做事情还是有原则的。他担心史弘肇借酒发疯，离席之后继续到苏逢吉家惹事，只好亲手拉着史弘肇的坐骑缰绳，两人并辔而行。杨邠一直把史弘肇护送回史弘肇的府宅，交给他的家人，看着他睡下，这才敢回自己的家。

一场将相相残的悲剧幸免。

苏逢吉和王章总觉得史弘肇、杨邠看不起文官，看不起文官工作，

觉得在朝中工作没意思，产生了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做官的念头，也有躲避政治斗争的考虑。后来，苏逢吉转念一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觉得去地方上会死得更快。苏逢吉作为当朝宰相，史弘肇已经敢对他肆意侮辱甚至挥刀动剑，那如果他到了地方上，史弘肇只需要一动小指头，就能把苏逢吉碾成豆腐渣。由于朝廷实在离不开王章这个敛财高手，史弘肇和杨邠也不愿意他离开，因此王章迟迟没能外放做官。

这些后汉朝廷重量级人物中，唯一走得了的是郭威。

郭威走得正是时候。

此时的后汉朝廷之中，不仅崛起于河东的四位顾命大臣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而且皇帝刘承祐日益骄纵，任用了很多奸佞小人及太后的兄弟，投机钻营的政治分子走向前台，与朝中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也在发酵。后汉朝廷正走向一个危机四伏、祸害爆发的大旋涡。郭威对此表达了深深的担忧。而开船的舵手刘承祐哼着小曲感觉良好浑然不觉。

郭威离开中央到邺都魏州赴任。

临行之前，有一个必要的程序是领导诫勉谈话，期间，郭威对皇帝说："李太后曾跟随先帝多年，饱经人情世故，见识深远。陛下你还年轻，遇到大事，应当多向太后请教然后再做。"郭威这番话是有所指的，两年前，新上位的宰相李涛一党曾经怂恿皇帝排挤杨邠、郭威等顾命大臣。后来，被太后发觉，及时予以制止。

刘承祐听郭威这么说，点点头，但没有说话。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

郭威接着说道："陛下，为君王者，应亲近忠诚和正直的臣属，远离奸佞滑邪之徒，善恶之间，要仔细分辨，审慎对待。"

刘承祐若有所思似的问道："以郭爱卿之见，朕应信任谁呢？"

郭威回答："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都是先帝旧臣，精忠报国，希望陛下和他们推心置腹，信任重用，一定不会出大的差错。至于疆场杀敌之事，臣愿意竭尽全力，鞠躬尽瘁，决不负陛下厚爱。"

刘承祐听郭威说完，正了正衣襟，表情郑重地对郭威的忠言给予肯定，并表示一定会自省自惕，把皇帝当好。

中原多年战乱，民生凋敝，土地荒芜，村舍空寂，人口锐减。郭威到达邺都之后，审时度势，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由于后汉无力主动出击作战，郭威决定采取防御策略。他下达命令，告诫边境州城府县的守将，严加守备，坚守职责，不得四处剽掠扰民，也不要主动出击招惹契丹。如果契丹来犯，则将老百姓召集进城中，坚壁清野，让契丹来而无获。

郭威怀着不平静的心走了。

朝廷更不平静。

更大的祸乱即将发生。

祸将起于萧墙之内。

李太后有个弟弟名叫李业，李太后很疼爱他。刘知远做皇帝时，曾让李业负责内务府的钱财收支。刘承祐继位后，也很喜欢这个舅舅，打算让李业出任宣徽使。宣徽使是个重要职务，是宣布、传达和监督执行皇帝指令的官员，相当于皇帝的办公厅主任。可是官吏岗位的出缺及补充有严格的选拔程序。按一般程序，这次宣徽使出缺，应由驻京办主任阎晋卿接替，况且阎晋卿已经干了很多年，也应该升官了。李业却要插一杠子。杨邠和史弘肇不赞成外戚干政，可一时又不便于协调这些棘手的关系，这次人事调动的事情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枢密院秘书聂文进、飞龙使后匡赞、翰林茶酒使郭允明都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善于逢迎皇帝的喜好而得宠。这些人虽然年轻，可是耐不住寂寞，在本职岗位干了几年之后，总想鲤鱼跃龙门飞黄腾达。他们觉得官职升得慢，对杨邠、史弘肇这些掌权的大臣产生了怨恨。

刘承祐有个心爱的夫人耿氏。刘承祐打算把耿夫人提拔为正宫皇后。皇后虽然是皇帝的老婆，可也是国家的一种类似官职的角色，具有独立的升迁选拔制度。杨邠认为耿夫人还太年轻，资历浅，不宜这么快升位，没有足够的资格出任国母。不巧的是，这耿夫人红颜薄命，没多久命归黄泉，永远没有机会做皇后了。刘承祐为此深为惋惜。为了表达补偿心情，刘承祐打算以皇后的礼仪厚葬耿夫人。耿夫人活着不能做皇后，死了之后总可以享受皇后待遇吧？杨邠这个倔老头儿仍然表示反

对。这极大地刺激和伤害了年轻丧偶皇帝刘承祐的心。

刘承祐的年龄在一年一年地增长，独立执政的心态蠢蠢欲动，他不愿意事事受制于辅政大臣。说起来这也正常，一个年轻皇帝总要从被扶持走向独立掌权的成熟期。关键是，这个皇帝是否具备成熟的能力。如果心思大于能力，心智年龄比生理年龄成长得慢，那很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危险。

刘承祐对执政大臣的厌恶情绪不断积聚增长，时不时地会流露出来。皇帝情绪的微妙变化被皇帝身边的一撮儿政治小动物发觉了。李业、聂文进这些人趁机向皇帝说："杨邠这些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中，将来一定为非作乱。"小动物这些话明显带有挑拨之嫌，可此时此刻正迎合了皇帝的感受。

皇帝怀疑大臣的苗头一旦产生，往往难以熄灭，反倒会疯狂燃烧。

刘承祐对顾命大臣的怀疑很快达到了疑神疑鬼、神经质的程度，特别是经过李业、聂文进等人的撺掇，皇帝对杨邠和史弘肇的怨恨迅速升级。不仅如此，宰相苏逢吉从党争的小集团利益出发，也在一边添油加醋煽风点火。

怨恨的顶点意味着肉体消灭。

皇帝要动刀杀人。

皇帝把李业、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找来，秘密开会，研究方案，决定捕杀飞扬跋扈的杨邠和史弘肇等人。计谋已定，刘承祐向李太后汇报他的打算。李太后听后大惊，继而恢复了镇静，她虽然饱经世故，可也想让儿子早一天亲政，况且她对四位顾命大臣也并非完全信任。李太后很老成持重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草率从事，应该和宰相苏逢吉商议商议。"李太后对杨邠等人也产生了反感情绪，但并没有动杀机。

李业在旁边说："先帝说过，朝廷大事不应和书生商议，读书人胆小会误事。"

李太后还是不赞成刘承祐的方案，仍然坚持己见。

刘承祐没有得到太后的支持。如果在几年前，刘承祐会立即改弦更

张，遵从太后的意见。可现在刘承祐年轻好胜的心已经占据上风，他不愿意受制于大臣，同时也不愿意受制于太后。刘承祐愤然离去，扔下一句话：“国家大事，女人不应干预！”

隔一天是朝会。杨邠、史弘肇、王章一大早走入广政殿旁边的偏殿，坐下来边喝茶边聊天，等皇帝上班后，他们候旨上殿参政议事。突然，一群全副武装的武士冲进来，嘁哩喀喳乱刀砍下，顷刻之间，三位权倾朝野的大臣稀里糊涂地人头落地，血溅朝堂。

聂文进拿出圣旨，在广政殿对刚刚到齐的宰相和文武大臣宣布：“杨邠等谋反，已经斩首伏法。皇上圣明，及时发觉并铲除了奸贼，真是我朝幸事。”众文武闻听这个消息，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说话，惶恐之余迅速地思考着，自己与杨邠、史弘肇是否存在过往瓜葛，是否会因此被牵连。

一时之间，开封城内乌云密布，血雨腥风四起。官军派出大队人马叫嚣着抄了杨邠、史弘肇、王章的家，屠杀了他们的家眷、亲戚，抓捕了他们的幕僚、门客、同党亲近僚属，根本不履行审讯程序，直接砍头夺命。成百上千的人被牵连，被杀戮，被冤枉。一场政治大阴谋大屠杀大危机爆发，后汉朝野震动，人心惶惶。

苏逢吉虽然恨史弘肇，但并没有害他性命的心思。听到皇帝做出这样的事情，苏逢吉大为震惊，失魂落魄地自言自语：“这事做得太草率了，太草率了。如果皇上能咨询微臣一句，也不至于如此。要出大乱子了，要出大乱子啊。”

四位顾命大臣中，苏逢吉和李业关系较好。因此，在这场大屠杀中，苏逢吉幸免于难。可是大家都背地里猜测，是苏逢吉参与并主导了这场政治斗争和血腥清洗。其实这场屠杀和苏逢吉确实没有直接关系，尽管苏逢吉曾一再煽动李业和其他顾命大臣之间的争斗。

杨邠和史弘肇死了，还有谁呢？顾命大臣中，位高权重的还有郭威。

皇帝刘承祐原本对郭威的态度还不错，具有一定好感。可是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局面已经失控。李业、聂文进这些人对郭威可没有好

感，视同杨邠一党，必欲置之于死地。

在国舅李业的策划下，对顾命大臣远在外地的同党实施了暗杀行动。刘承祐下达密令，指使镇宁节度使李洪义在澶州杀掉与史弘肇关系很好的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指使刘铢将郭威、王峻在开封的家眷满门屠杀，密令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曹威杀掉郭威及其监军、宣徽使王峻。为以防不测，皇帝下令召集各藩镇节度使进京听命。一道道密令从皇宫大内发出，一个个快马密使从京城飞驰四方。

皇帝密使第一站先到达澶州。李洪义胆小怕事，不敢执行暗杀王殷的指令。李洪义和李业虽然是兄弟，可是不同心，他不赞成这种屠戮大臣的阴谋。李洪义既不敢执行密令，也不敢抗拒密令，将密令揣在怀里左右为难。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因担心夜长梦多事情败露，李洪义干脆主动向王殷报告了暗杀密令，让王殷好自为之。王殷大惊，为了自保，他立即抓捕了皇帝密使，然后派出心腹连夜赶往邺都给郭威送信。

郭威正要就寝，突然见到皇帝的暗杀密令之后，惊得一头冷汗。暗自心惊："幸亏出镇邺都，如果留在京师，说不定也身首异处了。"他愤愤地吼道："昏君啊昏君！乱臣贼子，一群乱臣贼子，竟然做出这等恶事！"

郭威急忙把亲信部下魏仁浦找来，把皇帝密杀令递给他看。魏仁浦也为之震惊动容。郭威问道："你说怎么办？"

魏仁浦沉默了片刻，坚定地说道："大人，您是国家高官，威望隆重，又握有天下兵权，镇守魏州重镇，可谓位高权重，引人注目。现在一群奸佞小人蛊惑圣听，恶意罗织罪名给您，这不是小事情。靠申辩控诉是无济于事的。事已至此，绝不能坐以待毙。"

郭威点点头，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此时人为刀俎，他为鱼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郭威继续追问魏仁浦："不申辩，割据对抗能行吗？众将不支持怎么办？"

魏仁浦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说道："不如这样，咱们把密令诏书修改为皇帝要诛杀邺都众将，以此激怒众将，他们为了保全自己，一定会

和大帅你坐到同一条船上来的。”

郭威竖起大拇指，称赞魏仁浦此计甚妙。和魏仁浦商议之后，由魏仁浦把密令诏书掉包，用邺都留守的印章上下颠倒，冒充玉玺印章，盖在了假诏书上。郭威下令击鼓升帐，聚将议事。

不一会儿，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步军都指挥使曹威、监军使王峻、牙军使柴荣等一干武将臣僚陆续到齐。帅堂之内，手臂粗的红色蜡烛火焰通明，中军侍卫全副武装，刀剑出鞘，枪矛林立，一副杀气腾腾如临大敌的气氛。

郭威高大的身躯端坐在帅案之后，表情严肃，目光如炬，嘴唇紧闭，眉头紧锁。夜半紧急升帐聚将，众人感受到了帅府堂内的紧张肃穆，心里暗自猜想一定是有大事要发生。郭威扫视了一眼众人，沉重地说道：“前日，杨邠、史弘肇和王章三位大人遇害，且被李业、聂文进等奸贼污蔑为谋反，全家被杀。他们忌惮追随先帝征伐的大臣，要赶尽杀绝。这些奸贼怂恿皇帝颁布密令，暗杀澶州王殷将军和本帅，并且还要将邺都众将全部铲除，以绝后患。”

说着，郭威拿出假诏书在众将面前晃了晃，仓促之间谁也没看出来诏书和印章是假的。

文武众将听到这个晴天霹雳一般的爆炸性新闻，各个目瞪口呆，片刻后吵开了，叫骂呼喊争论之声鼎沸。郭威没有制止大家，任凭这种激动的情绪尽情发泄。等了一会儿之后，有人高喊：“大帅，你说怎么办？我们听你的。”

郭威声泪俱下，哭诉道：“我和杨邠大人他们，披荆斩棘，出生入死，经历百战，跟随先帝打下天下。后来，我又受先帝托孤之重，全心全力报效国家，效忠朝廷。现在杨大人他们被害，命陨黄泉，我和王峻大人在京城的一家老小也全部被杀，即使我年龄幼小的孙子也没有被放过。我没有心思独自活在世上了。你们应该按照皇帝密旨办事，把我的头砍下来回朝复命。我不连累你们。”郭威高大的身躯因痛苦而不住耸动。

没等郭威说完，郭崇威大喝一声站出来，抢过皇帝密令双手用力一

拉，圣旨化为碎片。他愤愤地说：“天子年轻，不懂事。这些事一定是一群奸臣小人所为。如果这些奸贼得志，我大汉国家岂有太平！我等甘愿跟随大帅您进京面圣，申辩冤屈，清除君侧，整治朝纲。决不能稀里糊涂地被一个密使杀害，以至于落得千年骂名。”

郭崇威通过实际行动明确表达了立场，他拒绝皇命，站在郭威一边。

武将吵吵完，文官中的翰林赵修己说道：“大帅你白白送了性命，有何益处？不如顺应众心，率领大军向南，攻入开封，取代天下，这是天赐大任。”

对于赵修己的话，郭威很受用。当年，他曾策划并劝刘知远称帝，用的办法也是激怒众将，当年也是被逼无奈群情激奋的情景。因此，郭威很熟悉这些套路。他需要在关键时刻有这样一个人站出来说话。

郭威做出极不情愿的神态，黯然而无奈地说：“当务之急，只好按大家说的办，才有申冤昭雪的可能。”

即日，郭威留下外甥兼养子柴荣镇守邺都，命郭崇威为先锋，他本人自将中军，浩浩荡荡向开封杀来。这位柴荣后来成为五代时期的英明皇帝。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表。

在各路节度使中，慕容彦超行动最快。他接到皇帝诏命之后，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立即披挂整齐入京。皇帝刘承祐将全部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慕容彦超，让他主持大局。

哨探将郭威率军南下的消息飞速报告给了皇帝刘承祐。此时的刘承祐已经完全昏了头脑。他恨恨地说道：“好啊，郭威你果然有反心！慕容爱卿，朕命你统领大军出城剿贼。”

慕容彦超骁勇好战，虽然年事已高，可对谁都不服气。慕容彦超和阎晋卿、吴虔裕、前保大节度使张彦超等人率领禁军，离开开封，赶赴澶州迎击郭威。

郭威一路上势如破竹，当天到达澶州。澶州王殷开城迎接，率所部兵马加入郭威军队。第二天郭威到达滑州，义成节度使宋延渥迎降。这位宋延渥的祖父名为宋瑶，曾是后唐天德军节度使兼中书令，他父亲宋

廷浩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驸马。后来，宋延渥又做了刘知远的驸马。再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又娶了宋延渥的女儿为皇后。宋家世代显贵，当世无双。

郭威把滑州府库中的钱财全部拿出来，赏赐给将士。郭威一边劳军，一边故意使用激将法说：“朝廷军队马上就到，如果我们与之开战，则视同违逆造反。如果不战，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我看，还是为了保全你们的名节，把我杀了吧，我虽死无恨。”



这个时候，郭威说出这种话，答案只能有一个。军队将士一致高呼："是国家辜负了太尉，不是太尉您辜负朝廷，我们万众一心，愿意追随你，和他们拼了！"郭威军队的士气达到了顶点，思想得到了高度统一，意志得到了进一步坚定。

听说郭威已经到达黄河边，皇帝刘承祐有些后悔和害怕了。国舅李业仍然坚持要铲除郭威，继续对抗。李业动员朝廷把国库的钱财赏赐给

军队，并写信招诱家在开封而身在郭威营中的军士。

第三天，郭威率军抵达封丘。

封丘是开封的门户。

魏军压城，京城乱成一团。

皇帝刘承祐又派出左神武统军袁鳷、前威胜节度使刘重进等率禁军和侯益屯兵赤冈，慕容彦超以大军屯七里店。南北两军在刘子陂相遇，战争一触即发。

李太后见到这种情景，深知形势严峻，她主张严兵据守，以拖待变，打算写信给郭威，让他申辩委屈，其实是让郭威开出价码，然后朝廷再做定夺。

而皇帝刘承祐和慕容彦超都主张开战，特别是慕容彦超屡屡在皇帝面前吹嘘，可一战而擒郭威。

第四天，皇帝刘承祐亲自督军出战。郭威严令部署不准出战，一旦出战就等于和皇帝为敌，清君侧的行动将变成赤裸裸的造反。对峙了一阵子后，慕容彦超率骑兵冲向郭威大营。魏军之中郭崇威出面迎敌。突然，慕容彦超的马绊倒在地，把慕容彦超摔下马来。魏军呼啦围上来，刀枪并举，差点把慕容彦超生擒活捉。慕容彦超损兵折将退回本营，官军士气受到极大挫折。

官军看到了郭威军队的强大。

当天晚上，官军之中的大将侯益、吴虔裕、张彦超、袁鳷、刘重进悄悄地跑到魏军大营，拜见郭威。郭威对他们说：“天子身处险境，周围都是小人，你们都是亲近大臣，应该回去护驾。”主将已经暗通了郭威，官军士兵更是络绎不绝地向魏军投降。

那位夸海口爱吹牛的慕容彦超带着十多名亲信，灰溜溜地逃回了本镇兖州。其他护驾军队作鸟兽散，各自逃亡。只剩下皇帝刘承祐和几十名随官，孤零零地住在七里寨。

夜风吹来，不寒而栗。

偌大的官军大营，空寂无人。

第五天早上，皇帝醒来发觉四周大营空空如也，他哀叹一声，不敢

久留，策马扬鞭跑回皇宫。刘承祐走到玄化门的时候，刘铢站在城门楼子上，拒绝接纳皇帝回宫，并开弓放箭。皇帝刘承祐快被气吐血了，只好拨转马头落荒而逃。

刘承祐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在田野里，泥土的味道一阵一阵地钻入鼻孔。刘承祐远远见到一个民宅，他急匆匆赶过去躲避。刘承祐迈步进院门，迎面冲出来几名散兵游勇。刘承祐早已没有了皇帝派头，衣冠不整，丢盔弃甲，蓬头垢面。这些乱军是来打家劫舍的，突然见到刘承祐，以为刘承祐是捉他们的捕快。慌乱之中，不由分说，乱军举起刀枪，把刘承祐乱刃分尸。

刘承祐瞪着悲哀、悔恨、无奈、恐惧和不解的眼睛，死在了黄尘乱草的土墙门口。

一大早，郭威去官军大营拜见皇帝。等到了官军大营，郭威才发现皇帝已经不见了。于是郭威率军队入城。

官军土崩瓦解，京城陷入恐怖。

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已经熟悉了改朝换代、大军入城的情形，过往噩梦般的经历历历在目。

心里有鬼或者无鬼的一些人，在惶恐之中自杀了，如苏逢吉、阎晋卿、郭允明等。聂文进只身逃跑，被军兵追上斩首。李业逃奔陕州，他哥哥李洪信不敢收留他。李业又继续逃亡晋阳，走到半路，被强盗劫财夺命。后匡赞逃奔兖州，慕容彦超不敢收留，抓捕后匡赞，将其献给了郭威。

魏军即将入城之，刘铢死守玄化门。他既不接纳皇帝，也不接纳郭威，不知道这小子是哪一伙的。郭威只好从迎春门入城。进城之后，和早年的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一样，郭威先住进了自己家，以表示没有冒犯朝廷的意思，做做样子给外人看。郭威的府宅早已失去了往日喧哗鼎盛的气象，老婆、女儿、儿子、孙子全被朝廷杀害，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门窗家具破败不堪。看到这些景象，郭威眼泪纵横，哭昏死过去好几次。

魏军入城大肆剽掠，直到下午，郭威才下达死命令，制止乱军，恢

复秩序。刘铢被抓捕，砍了头。

郭威让人找到了皇帝尸体，收入棺椁。

这时候，来了一个老头儿求见郭威。

此翁不是别人，正是冯道。

冯道总是能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方，拜见恰当的人。

恰当的时机是指，造反的人控制住了局面，但还未正式取得名头之前。如李从珂、郭威。

恰当的地方是指在新实权人物尚未进入皇宫大内之前。

恰当的人自然是指日后登基做皇帝的新强人。

太师冯道颤巍巍地率领百官来拜见郭威。郭威也按照正常规矩还礼。冯道泰然接受，并说道：“郭侍中，你这来一趟很不容易啊。”冯道此话意味深长。

第六天，郭威率领百官到皇宫大内明德门向李太后问安，所谓的“问安”实际是逼宫。郭威向太后提出建议：“国家事务繁重，请太后早立继位新君。”此时此刻的太后不过是封建国家礼法程序中的傀儡而已，虽必不可少，但作用有限。

李太后以她的名义颁布了命令：“河东节度使刘崇，忠武节度使刘信，都是高祖皇帝的弟弟；武宁节度使刘承赟，开封尹刘承勋，都是高祖皇帝的儿子。可请百官商议，从中选一个合适的继承皇位。”由于刘承勋病弱起不来床，郭威和百官只好建议由刘承赟继位。其实刘承赟是刘崇的儿子，刘知远很喜爱这孩子，一直视作自己的儿子养。

郭威建议由冯道带人去徐州请刘承赟来京继位。新皇帝到任之前，请李太后垂帘听政。

冯道斜着眼睛问郭威：“侍中，你真有意要请刘承赟进京继位？”

郭威露出不易察觉的一丝尴尬的笑，点点头说道：“国不可一日无君，还望太师辛苦一趟。”

冯道表情沉重地说道：“侍中，我辛苦不怕，我担心我老头子成为忽悠大王。侍中非诚勿扰，你可不要令我成为信口雌黄的人啊，让天下人笑。”

此时的后汉国不仅缺皇帝，头班大臣也都死光了。李太后下旨，封授官爵。实际体现的都是郭威的意图，只不过是通过太后的嘴说出来而已。以王峻为枢密使，袁鳷为宣徽南院使，王殷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为侍卫马军指挥使，曹威为侍卫步军指挥使，宋延渥为左监门卫将军。以陈州刺史李谷任代理三司使，以范质为枢密副使，窦贞固、苏禹珪为左右宰相。

没几天，镇州、邢州送来八百里加急战报，契丹皇帝耶律阮亲自率军来犯，内丘、饶阳陷落，前线战事吃紧，请求朝廷支援。

内忧未定，外患又来。

李太后下旨，由郭威率大军出师河北抗击契丹。

这时候的郭威肯定恨死契丹了，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上来打仗。李太后借此机会支走郭威合情合理，郭威只好领命离开京城。

在郭威离开京城北伐的同时，候任皇帝刘承赟正兴冲冲赶来开封汴梁。

郭威走得了吗？

刘承赟能顺利入京吗？

这一走一来之间，又将爆发新的故事。

6．步步惊心

封建社会中夺取皇权的动机有很多种，有人是为了富贵，有人是为了继承大统，有人是为了活命，有人是主动的，有人是被迫的，不一而足。郭威是被黄旗裹住了身体，似乎被迫做了皇帝。

得知自己中了头彩，被选为皇位继承人，刘承赟一阵狂喜，差点因此而抽风背过气去。刘承赟暗自感叹道：“哎呦妈呀，真是天命啊，这么大个肉包子偏偏砸到了我头上”。

刘承赟迫不及待立即起程，在冯道等人护佑之下，星夜兼程从徐州赶往开封。各州城府县都已得到消息说刘承赟要登基成为新皇帝了。刘承赟这一路上受到了皇帝一般的接待和礼遇，他走到哪里，万岁的呼声

就响到哪里。

十二月一日，郭威怀着复杂的心情带领队伍离开京城，返回河北。刚刚掌控了朝廷大局，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还没来得及做出全面的安排，还没来得及构思下一步的棋局，还没来得及把椅子坐热乎，就匆匆离开了权力中心。郭威吃了哑巴亏，有口没处说，一路上闷闷不乐。

十二月四日，郭威走到黄河岸边的滑州时，小住了几天。至于为何小住，想必郭威还是犹犹豫豫，不愿意赴任，似乎在思考挽回被动局面的计策。反正是不如挥兵南下的时候速度快。在滑州停留时，刘承赟猴急火燎地派使者来郭威大营表示慰问，安抚勉励三军。

刘承赟的这个慰问来得实在是匪夷所思。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也不肯跪拜领命。大家窃窃私语、互相嘀咕："我们攻陷了京城，还抢掠了一番，这个罪责很大。如果姓刘的继续做皇帝，那我们还有活路吗？必死无疑啊！""是啊是啊，什么慰问令，分明是追魂令。这是提醒我们记住在开封做过的事情，以便秋后算账啊。"

军心浮动的情况传到了郭威耳朵里。郭威忧心忡忡，他担心产生哗变，决定立即起程继续行军，早一天抵达邺都，以便安定部署。十二月十六日，郭威率军渡过了黄河，抵达了澶州，在馆驿中住下来休息。

与此同时，刘承赟赶路的速度要比郭威快得多，他已经抵达宋州。朝廷派出了苏禹珪去迎接刘承赟。苏禹珪和窦贞固两人在李业制造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不闻不问，不爱惹是生非，最后竟然没有任何罪责，还受到了新朝廷的继续重用。

十二月二十日，天刚蒙蒙亮，郭威命令大军起程，继续赶路。

郭威披挂整齐，迈步走出卧室，正要翻身上马。突然，几千名将士呼喊着涌进院子，群情激奋，似乎要发生一场大乱子。郭威经验老道，马上命人关闭房门，严加守备，观察动静，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情绪激动的军兵翻过墙头，登上房顶，踹破窗户，挤入郭威的房间。人头攒动，大家七嘴八舌地喊："大帅你应当做皇帝，将士们已经和刘家结下血海深仇，决不能再拥戴刘姓子孙为皇帝了！"



郭威听明白了，这是部下们担心将来遭刘家皇帝报复，铤而走险，另立新君以自保。

这些人迫切需要的是安全感。

郭威何尝不需要安全感？他也担心遭到新皇帝的报复，他还担心几万军队出现兵变，各种不测之祸随时都可能发生。可是郭威毕竟经历过

大场面，努力保持住应有的镇定，他高声命令：“保持冷静，大家冷静，不要乱，本帅自有处分。”

无论郭威如何说，这些乱了心神的军校根本不听他的话。这时候，不知道谁从哪里扯下来一面黄色的旗子，强行披到郭威肩头，喊道：“这就是皇帝，大帅穿上黄袍了，这就是我们的皇帝！”

郭威被披上黄旗子，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为了摆脱这面旗子，郭威拼命挣扎，又拉又扯。军校们哪里肯让他扯下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黄旗和郭威一起抱住，用旗子裹住郭威，使郭威动弹不得。郭威又急又气，脸涨得通红，喊破了喉咙，没有人理睬。

乱军挟持着郭威启程，离开澶州，向开封冲来。

郭威再次南下京城。

郭威“被皇帝”了。

这里很有可疑之处。郭威第一次南来进京的时候，星夜兼程，没几天就从邺都到了开封。可是这次从开封回邺都，二十天的时间却才走到澶州。足见郭威磨磨蹭蹭不愿意赴任的心思，或许他在等什么。更可疑的是，尚未登基的刘承赟竟然鬼使神差地派人到滑州慰劳军队，于情于理都说不道。况且一心赶赴京城坐皇帝的刘承赟，哪里有什么心思派人去劳军啊，军队劳苦不劳苦，此时关他屁事！更更可疑的是，郭威在滑州已经发觉军心不稳，不敢耽搁，启程行军，那为何到了澶州之后，又住了四天？自相矛盾，疑点重重。

在这二十多天里，可以发生很多事。

完全可以怀疑是郭威导演了这出逼宫称帝的大戏。郭威不愿意离开京城，可是又没有合理的借口继续留下。于是他磨磨蹭蹭，边走边想办法。到了滑州时，终于想出一条移花接木的妙计，假冒刘承赟的名义，杜撰出一份慰问令，借此吓唬原本心里发虚的军兵，迫使他们把刘承赟做皇帝的后果和他们未来的命运联系起来，以此激发军兵的恐惧感。

在澶州又磨蹭了几天，目的是让这种恐惧情绪有时间有空间发酵传染，终于催化了大面积的军兵恐慌和躁动，为拥戴郭威称帝创造了情绪、人心和利益基础。

这种微妙的时刻，只要有几个人站出来拥戴郭威称帝，其他人在从众心理和夹道出路作用下，必定会蜂拥响应。

但郭威一个人肯定无法导演如此精妙的好戏，必定有人鼎力相助，是谁呢？

从事前与郭威的亲密程度和事后爵位利益获取程度两个角度分析，可疑的人有王峻、王殷、李琼、魏仁浦、郭崇威、柴荣、郑仁诲。

王峻在郭威做皇帝后，功劳被定为第一，可见他一定有重大贡献。不过此时王峻远在京师，不太可能直接参与滑州和澶州事件，但是有可能他在临行前和郭威商议了后续的事情。王峻在朝中实际上作了郭威的策应。

王殷虽然和郭威在同一战线，但他此时也在京师，没有直接参与兵变的机会。

李琼虽然是郭威结义十兄弟的大哥，早年一直看好郭威的前途。但此时李琼没有和郭威在一起，不存在参与此事的时间和机会。

郭崇威此时也在开封，没有随同郭威北伐。尽管郭崇威忠诚于郭威，可是他实在是没有机会参与这次改变历史的大行动，他也缺乏策划此类大行动的头脑。

柴荣此时仍然留守邺都，所以也缺乏参与这次行动的机会。

郭威的左膀右臂中，只有魏仁浦嫌疑最大。他深受郭威信赖，时刻追随在郭威左右。况且在邺都时，魏仁浦曾给郭威出主意修改皇帝的暗杀密令，以激怒众将，凝聚人心。因此，对偷梁换柱的计谋魏仁浦很拿手。在滑州捏造刘承赟慰问令的人，很可能就是他。在澶州导演激怒众将的人，也很可能是他。

魏仁浦是谋臣，只有魏仁浦一人难以完成策划并实施兵变拥戴的任务，在将领中应该还有人参与此事。此人很可能就是郑仁诲。在郑仁诲传记中，说他有佐命之功。可能是郑仁诲撺掇和领导军兵实施了强迫拥戴。在《宋史》韩通传记中，说郭威“及入汴，通甚有力焉”，此时韩通是郭威天雄节度使的马步军都校，是军队的重要统领之一，也是郭威长期培养的心腹干将。韩通外号“韩瞪眼”，有勇无谋，爱咋呼，估计韩通

是此次澶州兵变的挑头儿者。

滑州和澶州的疑案似乎有了答案，还有一桩疑案。

这桩疑案在开封。

在国难当头、外敌入侵的紧急情况下，郭威被朝廷派遣去统兵北伐。既然是去打大仗，一定需要大规模的兵力，一定需要大量的将领，一定需要强大的官僚机构配置，一定需要有亲信主力辅佐。可是郭威带进开封的文武主力部署，基本全都留在了开封。这是为什么？郭威难道要做光杆司令去抵挡强大的契丹吗？

原因只可能有两个，一是李太后借此机会调虎离山，支走郭威，但留下其左膀右臂，以剪除郭威羽翼。二是郭威故意留下亲信干将，以作内应，为将来某个大行动做准备。

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很小。能够借此机会把郭威调离京城，已经算是一步高棋，也是一步难棋，需要极其艰难的博弈才勉强成功。如果李太后为削弱郭威的力量，强行把王峻、王殷等人留在京城，这会激怒郭威集团。如果郭威不同意这么做，李太后也只能是痴心妄想。

第二种可能性较大，这就意味着郭威在离开京城之前，就已经埋下了后招。或许当初设计这个后招的时候，郭威希望其主要作用是把握京城的大局，以便于郭威遥控京城政治。而郭威也并非愿意只身涉险，带着如此薄弱的军队去打仗。或许他当时的打算是，到达邺都后驻守防御，不去深入北方与契丹作战，以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是郭威留下主力心腹在京城的第一个目的。但以郭威的老谋深算和稳扎稳打的风格，不太可能只想到遥控京城这一步，还很可能做了最坏的打算。

什么是最坏的打算？

郭威的安全受到威胁就是最坏的情况。

郭威的安全什么时候会受到威胁？郭威现在是最强大的，在中原暂时没有什么人能威胁到他的安全。能威胁到郭威安全的只有两个人，可能李太后派人暗杀他，可能新皇帝灭了他。

如果这种危机出现，郭威就会实施反击。实施反击的路线，将是返回京城，夺取政权。而不会是割据邺都，因为邺都已经没什么主力，且

在政治地位上邺都明显处于弱势。

反击开封的成功把握有多大呢？对此郭威已经有丰富的经验，几年前郭威曾协助刘知远杀入京城，一个月之前郭威又亲自杀入京城。他对挑战京城的权威和对抗难度了然于胸，没什么大不了，不是什么难事。

因此郭威后招的第二个目的很可能是杀回开封。

在如此紧张复杂多变缺乏信任危机四伏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形势下，郭威选择杀回开封的可能性最大。

至此，澶州之变和遥控开封两大疑点都有了答案。

郭威被迫做皇帝这桩疑案全面解开。

只是由于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阴影，这桩疑案一千多年来一直蒙着一层若隐若现的面纱，当事人和做史者都不太愿意捅破。一旦捅破这层面纱，会影响周太祖郭威的形象，也会为后世增加一个“坏”榜样。

郭威拥兵或者被兵拥着，调转头向开封冲来。留在开封的王峻第一个得到了消息，他作为枢密使有权调动军队，他立即派出了郭威心腹大将郭崇威去宋州护卫候任皇帝刘承赟。王峻这么做名正言顺，也很及时，也很负责任，也很有政治觉悟。

在第一时间派人护卫候任皇帝的同时，王峻还调派了前申州刺史马铎前往许州，护卫皇叔刘信。

郭崇威带着七百侍卫禁军飞驰到宋州，诱降了刘承赟身边第一侍卫护圣指挥使，杀了候任皇帝的几个侍从亲信。刘承赟成了光杆司令，只好乖乖地跟着郭崇威住到了特定的驿馆中，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负责去迎驾的老头子冯道，此时默默无语，没做任何事。冯道明明知道自己被郭威涮了，替郭威背上了诓骗候任皇帝的恶名，可冯道还是蹲在了这个事先已经预料到的大坑之中，没有唧唧歪歪乱叫。冯道的聪明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做点事，什么时候低调隐藏，什么时候不做事不作声。

原来如此。

王峻派郭崇威护驾是假，软禁滞留候任皇帝进京是真。为郭威占据京城，夺取皇权赢得时间和空间。

护驾是假，护卫皇叔刘信就更是扯淡了。

马铎到达许州之后，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位只会吃喝玩乐满脑袋浆糊的刘皇叔逼得自杀了。刘知远后人中，又少了一个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对郭威的挑战又少了一分。

郭威的返京之旅神速，比离京时快多了，比坐专列火车都快。

除发明了黄旗加身这种新形式之外，郭威还有一项创新。他向李太后写去奏折，陈述自己被军队胁迫称帝的委屈，表示将继续尊奉刘汉祖宗神位，愿意请李太后做母亲。这真是一大发明，比拐弯抹角加九锡封魏王再禅让简洁实用多了。这样一来，郭威就有资格继承皇位，直接进入了决赛。

京城内的李太后大势已去，无论有何种心思也只好低下高贵的头。在王峻等人策划下，十二月二十七日，以李太后的名义下旨，剥夺刘承赟的皇位继承人资格，废为湘阴公，降了两级，任命郭威为监国，代理行使皇权，主持国家大事。

公元951年正月初四，李太后再次发布通告，阐述了一大堆古往今来兴废更替圣人王道家国天下的道理，最后表示刘汉气数已尽，郭威德能勤绩样样优秀，应当由郭威做皇帝。

郭威终于达到了目的，顺利登基称帝。

这一年郭威47岁，年富力强。

郭威称帝后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新难题。

李嗣源起兵夺权称帝，并没有改变国号，仍然沿用后唐国号。石敬瑭、刘知远起兵晋阳，称帝于晋阳。因为皇家易姓，他们另起炉灶，都是新建了国号。

郭威既然已经表明尊奉刘氏祖宗，请李太后做母亲，那么郭威称帝后，是否改变后汉的国号呢？似乎应该沿用后汉国号是情理之中。

郭威当然想新建国号，重打锣鼓另开张，开启新局面。可是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

首先，郭威称帝后发布了一篇长长的公开信，把自己的祖先上溯几千年，终于和西周的国姓姬姓联系在了一起，成为西周皇族后裔，以此

抬高了身价，神化了出身世系。然后又自我表扬一番丰功伟绩，顺天应人，身心健康，德能俱佳，很适合做皇帝，如果不做皇帝将是违背天意。通过制造舆论，为革故鼎新、改元建号做了铺垫。

然后，郭威又指使司天监等历法、天文官员，从天文地理、节气时日、阴阳五行等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里找依据。虽然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荒诞可笑，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规则可是指导社会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法则，早已深入人心。

最后的结论是，新皇帝继位，必须新建国号，国号应当为周。

做了皇帝之后，郭威兑现承诺，把李太后尊称为昭圣皇太后，但剥夺了最高国母的权力，迁往西宫安置。

对待汉隐帝的丧事方面，郭威也做足了面子，用皇帝礼仪厚葬了刘承祐。

那位体弱多病的刘承勋此时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病”死了。他死得真是时候。

几天后，郭威派人秘密暗杀了湘阴公刘承赟。

郭威的心放在了自己肚子里。

大哥做了皇帝，为此大行动大事件大功劳费心费力的弟兄们自然应得到封赏。人人加官晋爵，个个荣登显贵。

头号功臣就是王峻，不仅继续留任枢密使重任，而且兼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单单从官衔上看，王峻的职务已经超过了朱梁帝国的头号大臣敬翔，成为后周帝国中的头号高官，文武兼任，不仅掌管中央军务，还兼任文官之首。

王殷给郭威送密令在先，留守京师在后，居功至大。周太祖郭威把最重要的藩镇镇守职权交给了王殷，提拔他为天雄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仍然执掌朝廷军权。现在地方官兼任中央官已经不再是怪事，而成了合法的待遇。

大谋士魏仁浦被郭威被提拔为枢密承旨、右羽林将军，也是一个复合型职权，地位之重可见一斑。羽林将军是皇帝近身护卫力量的长官。魏仁浦借此便利，时常在皇宫大内和皇帝讨论天下大事。

对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果州防御使、检校太保郭崇威提拔为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仍然执掌朝廷军队。提拔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曹威被提拔为利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仍然执掌朝廷军队。

皇子柴荣被调往澶州为镇宁节度使、检校太保。郑仁诲因拥戴郭威的功劳，被封为检校司空、驻京办主任兼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

拥戴策划郭威称帝的亲信文武加官晋爵。对于后汉的原班官员，只要没有直接迫害过郭威，这次也都被加官进晋爵，以拉拢人心。

以前太师、齐国公冯道为中书令、宏文馆大学士；以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窦贞固为侍中，监修国史；以左仆射、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苏禹珪为守司空、平章事。

提拔郓州节度使、守太师、兼中书令、齐王高行周进位尚书令；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齐国公安审琦进封南阳王；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太保、兼中书令、魏王符彦卿进封淮阳王。这些军头自从后唐时代就已经崭露头角，历经三个朝代的变换，见识了中原多种变乱，已经被走马灯似的政权搞晕了头。在他们眼里，没有那个政权是好的，没有那个政权是值得他们奉献忠义的，因此他们后来对天下事务是半参与半独立状态。由于手握军队，割据一方，任何人做了皇帝都不会小看了他们，都要加官晋爵以示安抚。所以这些人未必有帝国再造、定国安邦之功，可是官爵都升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对镇州武行德、晋州王晏、相州张彦成、潞州常思、邠州侯章加封兼任侍中。

郭威做了皇帝，建立了新帝国后周，成为了周太祖。

刘知远的一个弟弟三个儿子都死了，郭威的心放到了肚子里。

可是郭威的心只能放一半，还有新的事情搞得郭威睡不好觉。

虽然郭威花了很多心思企图安抚这几堆火，但这几堆火还是烧起来，烧得郭威很难受。

7．树欲静而风不止

郭威努力想做个好皇帝，他想重建国家，恢复社会生机。可战火动

乱偏偏不熄。怎么办？

郭威出身寒微，他深知社会底层老百姓的疾苦。

郭威历经三代，他深知天下动荡的祸害。

郭威戎马倥偬，他深知军头们的厉害。

郭威认真读过兴废治乱的书，他深知治国理政的要义。

郭威被皇帝怀疑而被迫做皇帝，他深知君臣猜忌的后果有多严重。

郭威坐了皇帝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任用贤能官员，裁撤奢华用度，开源节流，休养生息，建立君臣互信，维护边疆稳定等，这些措施基本方向都是正确的。

后唐李嗣源、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做皇帝时，都感到英才凋零，干部匮乏，有一大堆事情要干，可是找不到德才兼备的官员，只好将就凑合，用了很多能力参差不齐的遗老遗少新锐新贵。

其实任何社会都有千里马，人才辈出，不会因为一茬人才消逝而不再成长。关键看朝廷如何选人、如何用人，有没有选贤任能的办法。

郭威朝中头号能干的人就是枢密使兼宰相王峻。王峻比郭威大两岁。王峻自幼聪慧伶俐，他父亲原本是军营里的乐队队长，受此熏陶，王峻自幼擅长唱歌。在朱梁帝国朱友贞时期，王峻被相州刺史张筠买到府中，唱歌陪酒。后来张筠为了巴结权贵赵岩，将王峻送给了赵岩。朱梁帝国灭亡后，赵氏家族破灭，王峻无所依归，流落街头靠讨饭过日子。后来辗转投奔到后唐三司使张延朗门下，仍然郁郁不得志，肚子都填不饱。刘知远跟随晋高祖石敬瑭入京取天下时，抄斩了张延朗全家，王峻又加入了刘知远的幕府。后来刘知远做了皇帝，王峻才开始崭露头角，一直升官到驻京办主任。汉隐帝时，朝廷派王峻出任郭威的驻魏州军队的监军使。

王峻和郭威原本同在刘知远幕府效力，认识较早，关系一直还不错。两人关系得到飞跃式加强是在镇守魏州时。汉隐帝听信谗言一口气杀了几位辅政大臣，把郭威和王峻在京城的家眷也全部屠杀。郭威、王峻同命相怜，这时候王峻坚定地站到了郭威一边，一直全力辅佐郭威入

京勤王。郭威被李太后支开京城后，王峻作为枢密使在朝中与郭威遥相呼应，保持一致行动，两人密切合作，顺利解决了候任皇帝刘承赟。王峻在开封控制住京城局面，为迎接郭威入京创造了有利条件。王峻在郭威的夺取皇权斗争中发挥了首功的作用。

大家要问了，王峻只会唱几支曲子就能飞黄腾达？当然不是。王峻除了遇到刘知远、结识郭威这种人中龙凤的大人物，拥有偶然的际遇之外，还有其自身的条件。王峻对郭威忠诚，这是郭威当初能够顺利调齐军心、击败后汉刘氏皇族的关键。郭威做皇帝后，王峻工作十分卖力气，时常废寝忘食。天下粗定，万事待举，王峻身兼数职，任劳任怨，大刀阔斧地干工作，众多纷繁复杂的事情，被他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后周帝国渡过初期难关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后周帝国第二个重要文官是魏仁浦。他全程策划了郭威兵变、勤王、逼宫、称帝的大事件。魏仁浦出身寒微，家里穷，小时候衣服都穿不起。小魏十三岁立志离家出来闯荡，努力自谋生路。到了后晋末期，他在枢密院谋得了一个小伙计的差事。后来被驸马爷杜重威看中，认为他端庄谨慎，善于写写算算，就把他调到军中当参谋。后来杜重威因为投降契丹，名声很臭，魏仁浦以此为耻，愤然从杜重威那里离开。刘知远起兵入京师，魏仁浦和百官迎接。后汉立国，魏仁浦获得了一个兵部参谋的职位。当时郭威任枢密使，负责军队事务，有一次找魏仁浦询问军队数量。魏仁浦不仅准确地回答了天下兵马总数，还清清楚楚地立即写出了各地兵马、各兵种、各建制的军队数量。郭威对这个年轻人很赞赏，毫不迟疑，立即将其当成人才调到了身边工作。

郭威做皇帝之后，将魏仁浦提拔为枢密副承旨，差不多相当于总参谋长副官，没多久又提拔他做了皇帝近卫军统领。郭威将魏仁浦视作贴己心腹，时常找魏仁浦商议机密大事。魏仁浦博闻强记，对天下兵马的将校名字、来历及兵籍供需烂熟于胸，郭威有问他必有答，不用带笔记不用带电脑。魏仁浦虽然官职没达到顶级，但其重要性尽人皆知，是郭威的心腹大谋士。

后周帝国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官是范质和郑仁诲。范质是个优秀青

年，自幼通达文学，十三岁已经收学生教授《尚书》，可谓少年奇才。后唐年间范质考中进士，被后晋宰相和凝寄予厚望，受到栽培。后来，范质以文章写得义理兼备而受到朝廷头号大官桑维翰的器重，聘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起草朝廷对外发布的重要文件。汉隐帝派郭威统兵伐河中李守贞的时候，远在两军阵前的郭威每次见到朝廷来的文件，都感觉体例清楚、思虑周到、说理透彻、文辞恰当。平三藩胜利回京后，郭威四处打听这个负责写文件的人，后来得知是范质，郭威称赞道："真乃宰相的才华！"不是胡吹烂捧，郭威这个人确有些不凡之处，有远见、有韬略、好结交、爱学习、善带兵，更注重发现人才，访求人才，重用人才。郭威从邺都起兵清君侧入京，范质为了躲避兵荒马乱藏在了民间，被郭威众里寻他千百度才找到。大雪天的，郭威亲自解下自己的皮袍子给范质穿上，把他请回来继续负责起草文件，并提拔他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郭威称帝之后没多久，再次提拔范质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参知枢密院事。范质官职仅次于王峻，成为枢密院里的重要辅政大臣。

从郭威第一次兵谏京城到后来入京称帝，这个过程中一系列的重要文诰、诏书、教敕等文件，基本出自范质之手，且很有水平。仅凭这一点也使得郭威和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这些军阀区别开来，显得有思想有内涵有治国理政的韬略和打算，一些棘手的敏感问题，经范质的阐述，也显得顺理成章入情入理。

郑仁诲也是郭威自己发现的一个人才。早年在河东太原刘知远幕府时，郭威常和郑仁诲交往。当时郑仁诲是武职，但为人做事必服从大义，出于正理。郭威对郑仁诲很佩服。后来郭威做了后汉的枢密使，将郑仁诲调来身边为助手，协助处理军务。郭威做皇帝后，以拥戴大功，封授郑仁诲为检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没几天又封为枢密副使。第二年调任为宣徽北院使、右卫大将军，镇守澶渊藩镇，没多久又被调任为检校太保、枢密使，加同平章事。由此可见，郭威对郑仁诲的器重，以及铺路提拔，目的就是重用郑仁诲，让他发挥更大作用。郑仁诲可谓是文武兼备，和郭威差不多，跨越文武两套官职序

列。

在武将里面，受到重用的当属王殷、郭崇威、曹威等人。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些人，在此不再多说。

可以说，在郭威这个新皇帝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文武官员。这是晋高祖石敬瑭和汉高祖刘知远望尘莫及的。

任用贤臣的目的是制定出正确的方略，治理好国家。在治国方面，郭威首先裁撤奢侈消费。为了起到警示作用，郭威把后汉皇宫中的金银珠宝玉器拿出一大堆，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命人举起榔头将这些稀世珍宝全部砸碎。郭威当众宣布："帝王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汉隐帝一天到晚不务正业，珍宝玩意儿不离手，到最后荒废朝政，致使天下败亡，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

为了不劳民伤财，郭威下令皇宫所有开支用度从简，压缩朝廷经费，停止各地的稀奇古怪、山珍海味和财物贡献，精简各种娱乐消费项目。

对于连年战乱和后汉盘剥造成的民不聊生，郭威深有体会，他和王峻等大臣商议之后，下达命令，免除各地近三年来欠缴的各种苛捐杂税，免除河北战乱重灾区近年的苛捐杂税。要求各藩镇、州城府县的粮仓、米库、税务局重新严加管理，禁止层层盘剥，禁止另外加码，一律按照国家精简的税赋征收。对因逃避战乱和苛捐杂税而流亡和落草为寇的一律赦免，要求其一年之内回家，恢复生产从事正业。

在治安法律方面，后周朝廷废除苛严的后汉朝廷法令，禁止名目繁多的酷刑，实行宽大管理的策略。除了造反、大逆不道的重罪之外，一律不准抄家灭门株连九族没收家产。

对消耗国家财力的一些职能岗位进行削减，裁撤藩镇幕府中的一些辅助岗位，裁撤历代皇陵的守护力量，压缩官员俸禄，以此节约国家经费开支，减轻财政负担。

郭威大刀阔斧改革政治，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老百姓负担的同时，没有忽视关系到政权安全的另一支力量。这些力量更直接更强大更难摆平。这些力量就是庞大的文武官僚阶层，这里面既有新兴的贵族，

也有前朝历代的旧贵。新贵要分享郭威做皇帝的胜利果实，旧贵也不能简单地一脚踢开。对于从前朝延续下来的文武官员，对于有能力派上用场的，后周朝廷都给了出路，重新鉴拔录用，对于举足轻重的继续加官晋爵。目的只有一个，安抚住这些人，争取使其最大可能地团结在新皇权的周围。

后周开国，革故鼎新，力求新气象，打开新局面，周太祖郭威及其助手忙得不亦乐乎，可谓煞费苦心，谋划周到。可仍然有两个人无论如何也摆不平，无论如何也不买后周朝廷的账，无论如何也要和郭威对着干。

这两个人一个在东南，一个在西北。

东南是慕容彦超，西北是刘崇。

一个是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一个是为了报国仇家恨。

慕容彦超原本为后晋大将，本与郭威没什么瓜葛。只是在郭威进京清君侧时，慕容彦超积极响应汉隐帝刘承祐的号召，主动要求阻击郭威。但在开封城西，慕容彦超的官军败给了郭威的魏州军。慕容彦超灰溜溜地逃回了兖州。

要说起来，慕容彦超和郭威的这点过节算不得什么，又没造成太大的伤亡。郭威也没太当回事儿，至少他自己口口声声说没当回事儿。做了皇帝之后，郭威从安定团结的立场出发，主动对慕容彦超进行百般安抚，明确表示那次京外对阵不是什么大问题，请慕容彦超不必介意。可慕容彦超自己偏偏心虚，耿耿于怀，总认为郭威总有一天会报复他，会对他下手。

慕容彦超胡思乱想。

慕容彦超寝食难安。

慕容彦超辗转反侧。

慕容彦超心里没底。

慕容彦超频频试探周太祖。

慕容彦超精神频临崩溃。

慕容彦超终于按捺不住了，起兵造反。

慕容彦超敢于造反，自有他的理由。他是猛将，天下闻名。兖州也算是天下强藩，有一定实力。后周刚刚立国，手忙脚乱。富贵险中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不就是割据一方造反成功的吗？

于是慕容彦超反了。

为了牵制后周，慕容彦超向南唐、契丹和西北的刘崇发去邀请函，请他们加盟，一起从四面八方对付后周。可是慕容彦超失算了，这些人各有各的烦心事，没有能力和闲工夫和他会战。这也说明慕容彦超对于天下时局根本不了解，毫无战略头脑。

封官许愿、下诏宽慰、打保票赦免都不管用，周太祖郭威忍无可忍，决定出手，武力讨伐兖州。

公元952年，即周太祖广顺二年，后周朝廷派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曹威为统帅，齐州防御使史彦超为副帅，皇城使向训为都监，陈州防御使老将药元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候，兵发开封，讨伐慕容彦超。

曹威到达兖州后迅速实行合围，修筑工事，将慕容彦超困在里面。周太祖郭威在开封等消息，等了几个月，兖州仍未攻破，他心里着急，决定御驾亲征。郭威爱打仗这个性格没有变，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郭威率领大军于五月一举攻破兖州，慕容彦超和他的老婆投井自杀。郭威之所以能一战而下，既有曹威长期围困致使兖州疲敝的原因，也有慕容彦超自作孽的原因。慕容彦超贪财无度，搜刮掠夺了城内所有富人、穷人的钱财，据为己有。两军开兵见仗了，他还在自家后院忙着挖坑埋金子，他的军兵毫无斗志，兖州城一战击溃。

郭威进驻兖州，专程去了曲阜，祭拜了孔子，下令修缮宫庙孔祠。这是唐末以来第二位祭拜尊崇孔子的皇帝，也是第一位尊崇孔子的汉人皇帝。第一位尊崇孔子的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慕容彦超逞匹夫之勇，谋侥幸之利，被郭威很快消灭。

可是远在太原的刘崇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刘崇是汉高祖刘知远的二弟，被刘知远封为北京留守，镇守河东根据地。刘承赟就是刘崇的儿子。郭威兵变邺都南下开封，刘承祐兵败遇

害，河东众将劝刘崇起兵讨伐郭威，南下京师，争夺皇权。刘崇正在犹豫之际，听说儿子刘承赟被指定为候任皇帝。刘崇大喜，放弃了兵伐开封的打算，他说：“我儿子做皇帝也不错啊，我就不用去兴师动众惹麻烦了。”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郭威做了皇帝，刘承赟死于非命。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重重地砸在了刘崇的脑袋上。刘崇大悔大悲大怒大发雷霆，他在太原宣布继承后汉帝国的皇帝之位，仍然沿用刘承祐的年号。刘崇决定和郭威势不两立，血战到底，发誓报国仇家恨。刘崇在对抗后周的同时，学习先辈石敬瑭的经验，向北边的辽国请求派兵支援。

面对刘崇自立，周太祖郭威最先采取的策略仍然是安抚。他不厌其烦地给刘崇写信，苦口婆心请刘崇安保一方，和朝廷共享太平。刘崇根本不理会也不相信郭威这套说辞。双方仇恨太深，势不两立。靠磨嘴皮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大家要问了，郭威原本被派往魏州抵御契丹，他黄旗加身，回开封做了皇帝，那么契丹岂不是乘虚而入？契丹在内丘没有捡到便宜，损兵折将，军中因月食天象异常而妖言不断，辽国皇帝耶律阮不敢深入南下，不得不罢兵北还。所以，即使郭威没有去邺都，调转头回了开封，河北军备薄弱，辽国也没能取得大的胜利，这也是个侥幸。不然的话，郭威要面临夺权和御敌双线作战的困境。

在最初的时间里，北汉刘崇和后周郭威都派使者去辽国通报情况，搞外交活动。辽世宗耶律阮两边都给予了答复，派使者还礼，对两个新皇权都给予了承认。可是不久，辽国就评估出了北汉和后周的不同，特别是对于辽国战略价值的不同。刘崇向辽国请求派兵协助攻打后周，辽世宗耶律阮认为这是大好时机，认为石敬瑭邀请耶律德光的历史一幕有可能重演。于是辽国决定放弃后周，而帮助北汉刘崇。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北汉向大辽付出了巨额的钱财做交换。

公元951年九月，北汉和辽国约定共同进攻后周。

东南有慕容彦超蠢蠢欲动，西北的刘崇和契丹来势汹汹，一场大战

争在所难免。

周太祖郭威派出了头号大臣枢密使王峻赴山西统兵作战。

后周严阵以待，但辽世宗耶律阮遇到了麻烦。耶律阮认为天赐良机，和北汉一起出兵中原，可以捞取历史性的好处。可是辽国连年穷兵黩武，征伐不断，各部落筹粮筹兵筹集装备，不堪重负，纷纷产生了厌战情绪，对辽世宗好大喜功好战邀利的做法十分抵触。辽世宗召开各部落酋长大会，研究兵伐中原的军事行动，各酋长、大王贵族齐摇头一致反对。辽世宗一意孤行，强行下达命令要求向各部落征兵出师。

辽国在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的情况下，兴兵南下。一路上，各部落贵族嘟嘟囔囔牢骚不断。他们说如果打赢了仗，金银财宝全都归了国家，各部落打草谷也抢不到几个钱；如果打输了仗，各部落则血本无归。

耶律阮继位以来，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对辽国官僚体制全面进行了革新，实行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契丹贵族势力受到极大压制。另外，辽世宗总念念不忘南伐雪耻，连年征战，对国家造成沉重负担。这些都加剧了辽国内部契丹贵族和皇帝之间的矛盾。有些矛盾已经发展成了根本利益的冲突。辽国高层危机四伏。

这次辽国南侵，主帅是辽世宗耶律阮。如果不是他御驾亲征，恐怕没有哪位契丹酋长愿意出征。辽国大军从雁门关越过长城，走到新州地界。此处有一座山，名叫西祥古山，山下有大湖名叫火神淀。在湖边，辽军扎下营寨。辽世宗耶律阮的几座牛皮大帐也部署到位，这就是他的行宫。

这一天是耶律阮的父亲耶律倍的生辰。辽世宗和随行的文武大臣在行宫内举行了祭祀仪式。祭拜之后，辽世宗大宴群臣。

酒宴盛大，气氛热烈。

皇帝醉了，群臣醉了。

繁星寥落，秋风习习。



曲终宴罢，各自归去。

辽世宗回到寝帐睡觉，不一会儿鼾声大作。这时候，皇帝行宫大帐周围突然窜出大批黑衣人，个个窄衣襟短打扮，黑布蒙面，手持钢刀。刀锋在黑夜里闪着寒光。皇帝近卫军岗哨在寝帐外游走巡逻，个个没精打采，昏昏欲睡，对来到近前的黑衣人毫无觉察。这群黑衣人悄悄逼近

皇帝寝帐，悄悄逼近皇帝近卫军。只听得闷哼几声，十多个近卫军岗哨已经被黑衣人割喉。

这些黑衣人举起钢刀，劈斩开牛皮大帐，蜂拥而入，对着床榻之上的辽世宗挥刀剁下。在酥油灯火的映照中，血光崩现，辽世宗耶律阮被乱刃分尸！

这时候帐外响起了警报声，号角齐鸣，铠甲兵器交击，大队近卫军步伐杂沓地向皇帝寝帐冲来，“抓刺客”之声响彻云霄。这群黑衣人反身冲出大帐，准备离去，迎面遇到了皇帝近卫军，双方一片混战。黑衣人被击伤，纷纷倒下。眼看黑衣人被全部歼灭的时候，皇帝近卫军一片惨叫，突然东倒西歪地死伤无数。剩下的几个黑衣人疑惑地向外张望，原来近卫军外围又包抄过来大队人马。仔细一看是契丹骑军。这些骑军对着近卫军开弓放箭，箭雨迅速淹没了近卫军。这些骑军原来是黑衣刺杀队的接应部队。

率领接应部队的人是燕王察割。

察割位高权重，多年来一直和辽世宗关系密切，但这都是察割伪装出来的假象。他内心里痛恨辽世宗，尤其痛恨辽世宗对契丹贵族权力的改革削夺。这些年，察割秘密地积蓄力量，寻找机会推翻辽世宗。察割深知辽世宗的权威难以挑战，他没有像萧翰、留哥那样公然造反，而是处处恭维顺从辽世宗，甚至帮助辽世宗干了不少事情。察割以他的伪装赢得了耶律阮的信任。前不久，辽世宗还派察割为特使去太原，出使北汉，册封刘崇为北汉皇帝。

察割的阴谋终于等到了机会，等到了动手的这一天。辽世宗兴兵南伐，和契丹贵族之间矛盾逐步激化，这是察割敢于行动的主要原因。察割认为他的行动会得到契丹贵族的拥护。趁着辽世宗麻痹大意的时候，趁着皇帝和群臣大醉的时候，大阴谋家燕王察割动手了。

刺杀辽世宗耶律阮成功之后，察割大开杀戒，他要一举扑杀所有和辽世宗关系密切的文武大臣。这时候，以皇帝行宫为圆心，辽军大营乱套了。到处火光冲天，喊杀声四起。

辽世宗头号文臣耶律屋质没有喝太多酒，他被警报声惊醒。屋质急

匆匆走出自己的大帐，刚刚出来就遇到了察割的人马正朝他这里冲来。叛军老远就喊：“别让穿紫色衣服的人跑了。”屋质的官服是紫色的，因此叛军才这么喊。屋质扭头回帐脱掉官服，换上便装，从窗口攀出大帐，去找弟弟耶律冲。

屋质一面指挥皇家特种部队皮室军和近卫军讨伐叛军，一面派弟弟耶律冲去找寿安王。寿安王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儿子，此次也在随军之中。屋质兄弟终于满头大汗地找到了寿安王耶律璟。小伙子耶律璟被突如其来的乱象吓懵了，搓手跺脚不知如何是好。屋质久历惊险，阅历丰富，临大事善于决断。

屋质对耶律璟说：“大王你是先皇帝的儿子，若果被叛贼捉到，必定凶多吉少。到那时，大辽国群龙无首，悔之晚矣！”

耶律璟张皇失措地问道：“皇叔，你说如何是好？”

屋质指了指湖岸边的祥古山说道：“殿下，你先到山中躲避。臣带人剿贼。待形势安全之后，臣再去接你。”

耶律冲保护着耶律璟向山林里逃去。屋质召集契丹酋长、大王、将领，紧急开会，研究讨贼方案。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察割等人以为弑逆成功，控制住了大局，也在紧急联络各部落酋长。屋质率领忠心于辽世宗的将领，调集兵马，从暗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叛军团团包围。经过短暂的激战，屋质全歼了叛军，杀死了察割等叛乱头领。

一场兵变平息了。

屋质派人把耶律璟从山林里迎接回来。在行军大营，屋质带领百官，拥戴耶律璟继位，成为辽穆宗。

辽国出师期间政变，辽国震动，北汉震动。

受政变影响，辽军放弃了这次南侵战争，回师燕京幽州。

尽管耶律阮死了，耶律璟刚刚即位，辽国为了照顾与北汉国的关系，一个月之后派出彰国节度使萧禹厥率领五万人马协助北汉南伐。北汉皇帝刘崇亲自挂帅，率领两万人出师，再次攻打后周的晋州。

后周北伐统帅王峻驻扎绛州，指挥这场战争。原本，周太祖郭威打算御驾亲征，被王峻劝阻了。王峻担心后周立国未稳，一旦郭威离京，

兖州的慕容彦超会乘虚而入。郭威听了王峻的建议，恍然大悟，大大表扬了王峻的忠诚和思虑周到。

王峻到达泽潞一带之后，没有急于和汉军开战，而是采取了相持策略，和北汉及契丹打消耗战。虽然郭威多次督促，要求王峻速战速决，可是王峻仍然坚持既定策略，他向皇帝郭威阐述了理由，目的是稳扎稳打，趁敌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一举破敌。

果然，两个月之后，进入严冬时节，大雪纷飞，气温骤降，契丹远征军最先坚持不住了，产生了撤军的念头。北汉在争夺蒙坑天险时，输给了后周军队，北汉军的锐气受到极大挫折。看到形势不利，北汉皇帝刘崇下令撤军。王峻敏锐地抓住了战机，派大军追杀。周军在霍邑和汉军发生激战。由于山路险峭，汉军撤退过程中坠崖死伤大半。老将药元福主张一举追歼汉军，不给汉军以喘息之机。可是王峻担心冒进遭遇不测，他仍坚持稳扎稳打，阻止了周军深入追击。周军没有尾随紧追，刘崇才得以保全残部，退回太原。

年轻的后周帝国，成功地解决了东南和西北两场战争危机。

在郭威及其一班助手的努力下，后周帝国似乎开启了一个健康良好的局面，五代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天下纷争，如果能够就此刹车，中国的历史将会重现生机。

美好的愿望能不能成真呢？

二、宏图大志

1．考验

后周帝国遇到了一位有作为的好皇帝，辽帝国遇到了一位荒诞不经的坏皇帝，中原终于有机会崛起复兴，复兴的重任考验着年轻的帝国。

新接班的辽穆宗耶律璟这一年二十岁，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

辽穆宗上台的时候正是辽国内危机四伏的时候。由于连年征战和辽世宗改革，契丹部族内积聚了大量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因为换了新皇帝而自动消除，反倒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爆发。

辽世宗和辽穆宗都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属于非正常接班出位。这本身就是对既有皇权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的震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利益的再分配。

耶律璟做皇帝后第二年，国舅爷政事令萧眉古得和宣政殿学士等一群高级官员要逃离辽国，投奔中原。没多久又爆发政事令娄国、林牙敌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谋反事件。第三年，李胡的儿子宛、郎君嵇干、敌烈合谋造反，株连到了太平王奄撒葛、林牙华割、郎君新罗等贵族。这一系列的契丹贵族争斗，扰乱了辽国的政治秩序，动摇了帝国基础，严重分散了辽国国家实力和精力。

辽世宗耶律阮虽然好大喜功，但也算是励精图治，待人宽厚有德。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他推动了辽国从部落贵族统治体制向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变，这对辽帝国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可是这位辽穆宗耶律璟就缺乏当皇帝的一些重要品质，他嗜酒如命，经常通宵达旦地笙歌豪饮，喝醉之后就呼呼大睡，从早上一直睡到大中午才起床。辽国人给这位皇帝起了一个外号——“睡王”。

《旧五代史》上记载耶律璟有疾病，不能近女人。估计是患有先天性的发育缺陷，也或者此君口味有异于常人，反正缺乏做男人的一大项生命活动，更不用说作为一国之君拥有无上权力却派不上用场的痛苦。更令人引发联想的是，史书上同时还有一句话：“左右给事，多以宦者。”我们保守地推测，皇帝一天到晚只能和一群太监混在一起，连宫女、服务人员都不能配置。

除了嗜酒这一大爱好之外，辽穆宗尤其喜欢打猎，到处东游西荡，东山射只鸡，西山杀只鹿。打猎没完没了，没时没晌，放纵起来，一连多日不回宫，不干工作。如果不是穿着皇帝装束，耶律璟和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没什么区别。

由于长期性压抑，辽穆宗将权力变态地应用到了另一个领域，他滥施酷刑，残杀、残害各种名目的罪犯和平民。这家伙的残忍疯狂程度，完全可以和前文书《群雄逐鹿》中的大燕皇帝刘守光、《千山残雪》中的南汉国皇帝刘岩相比，什么砍头、剁手脚、炮烙、关进烧红的铁笼、

用铁梳子刷人肉，令人发指，而他却乐此不疲。

辽穆宗供奉着一位女国师，对这位女巫言听计从。女巫为了控制辽穆宗，胡诌乱造了一个神话，说她能炼制长生不老药。炼制长生药，需要成年男人的胆做药材。辽穆宗竟然信以为真，为支持女巫炼药，他下令捕杀了不计其数的人取胆。

这样一个残暴荒诞的皇帝，将处于上升发展势头中的大辽国带入了一个低谷。皇帝不干工作，也不抚理百官，国家朝政废弛。辽帝国的政治荒废，为后周帝国的崛起创造了机会。中原帝国走上坡路，契丹走下坡路，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对饱受契丹欺凌的中原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而宝贵的历史机遇。

郭威抓住了这一历史的宝贵机遇。

郭威内修政治，治国理民，以图富强。

为了进一步发挥开封汇通天下的作用，公元952年，后周帝国对开封进行了改扩建。朝廷征调了五万民夫，大修了十几天，对开封的城墙、漕运、给排水、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修缮疏通。开封作为中原第一大城市，商贾云集，贸易频繁，逐步呈现繁荣的气象。

后周帝国国家建设的任务越发繁重，官农商学兵百业待举，新帝国的很多新思路和政策需要执行下去，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大政方针确定之后，最关键的是干部。干部的缺乏对郭威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郭威为了治理国家，举贤任能，大规模提拔了一批文武干部，充实到国家重要部门和管理岗位。在找到干工作的人才的同时，如何积极充分地挥干部的作用，却在考验着这位立志有作为的皇帝的政治智慧。

就在周太祖郭威挽胳膊撸袖子大干快上抓建设的时候，他的得力助手王峻撂挑子罢工了。这是为何？都是干部惹的祸。郭威提拔干部原本是顺理成章和合情合理的措施，却惹得枢密使王峻不高兴。

王峻此人优点很多，作为宰相级的干部，他工作思谋深远，以天下事务为己任，肯卖力气，不怕苦不怕累，敢于任事，敬业投入。但是王峻也有一个很突出的毛病：权力欲超强，嫉贤妒能。王峻极其敏感，他提出的建议如果得到皇帝采纳，他就会高高兴兴沾沾自喜，如果没有得

到采纳，他就愤愤不平发牢骚脸面上挂不住。王峻的工作风格比较霸道，属于强势铁腕人物，喜欢耍威风，喜欢不如他的人追随他，以满足轻躁的虚荣心。郭威把枢密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皇外甥李重进等提拔起来。这些人都曾是郭崇威的嫡系心腹部将，他们的迅速崛起，极大地刺激了王峻的嫉妒心。王峻认为这些人分化了他的权势，是在抢他的工作、抢他的权力、抢他的风头。

王峻嫉妒之心促发了不良情绪。

王峻向周太祖郭威三番五次地递交辞呈。

王峻辞职是假，以退为进试探皇帝是真。

王峻和皇帝玩起了藏猫猫。

由于王峻和郭威是老相识，再加上王峻为郭威兵变称帝立下汗马功劳，周太祖郭威对王峻一直亲敬有加，没有用君臣之礼对待王峻，而是“王兄冷、王兄暖”地整天称呼王峻，把他视做关系深厚的帮手。郭威对于王峻的性格特点了解很深，也熟悉王峻的为人处事风格，因此郭威对王峻采取包容态度，极大地宽容王峻的各种过分诉求和出格做法。

对于王峻的这次罢工行为，郭威耐心地做说服劝解工作，希望王峻顾全大局，恢复工作。郭威派出侍从带话给王峻，转达皇帝对王峻的信任，慰问并邀请王峻尽快上班。可是王峻并不把皇帝特使当回事，面对皇帝派来的慰问代表，王峻扯开嗓子声色俱厉地发表不满：“我身体不舒服，要多休息些日子。郑仁诲这些年轻人既然走上了领导岗位，那就让他们干吧！他们资历虽然浅薄，但皇帝想用他们，那我就不管了！”

王峻不但对皇帝特使发牢骚，他还向各地节度使、刺史写信，唆使他们向皇帝郭威施加压力，帮王峻说情，联名推举和保护王峻的权力与地位。事情搞到这个地步，性质已经很严重，王峻大有煽动大面积官员逼宫的嫌疑。郭威看了各地督抚写来的联名保举奏章，心里大惊。无论皇帝多笨、多厚道，对官员的一致意志和行动都很敏感很忌惮。特别是这些意志和行动和皇帝不是一条心的时候，皇帝往往会对此作出更加敏感的反应，这种反应很可能会演变成皇权的防卫过当。

周太祖郭威仍在克制，用最大的努力克制洪水猛兽一般的怀疑心

理。

正面慰问劝解不管用，郭威又想出一个办法，他找到一个中间人去做调解。此人是枢密院学士陈观。陈观素来和王峻亲近友善。郭威想让陈观做和事佬儿，去向王峻转达皇帝的最新旨意：“王峻你如果还不来上班，皇帝将亲自来请你。”

陈观虽然和王峻关系不错，可是他并不傻，他没有冒冒失失地接受这个任务。因为陈观如果执行了郭威的旨意，无论见不见效，结果都很有风险。王峻一旦接受陈观的劝解，那说明陈观说话比皇帝管用，将来陈观很可能会被皇帝怀疑为与王峻是同党，那对陈观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王峻如果仍然不买皇帝的账，皇帝很可能会大怒，说不定会把王峻的脑袋砍了，那陈观将落下陷害王峻的恶名或嫌疑。

代表皇帝去劝解王峻，这是一个棘手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陈观不愿意接受。可是皇帝既然已经对他派出这个任务，陈观又不能简单拒绝。陈观很聪明，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陛下，你不必这么迁就王峻。你只要放出话去，说将亲自到王峻家慰问，且大张旗鼓地调集禁军随行，王峻一定不敢不回朝上班。”

周太祖郭威听陈观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他心里想，皇帝嘛，一国之君，犯得着这么忍气吞声地迁就王峻吗？不劝了。



陈观这一招果然管用，王峻听说皇帝要带兵来他家慰问，他害怕了。这哪里是慰问啊，搞不好会被抄家。公元952年七月，王峻放弃了和皇帝斗心机，乖乖地入朝上班恢复工作。郭威也借坡下驴，对王峻慰劳一番：“王兄你可回来了，朝廷里积压了一大堆工作。你不在，这些事情搞不定啊。”

为了全力推进国家建设的各项繁重工作，周太祖郭威不仅重用和包容枢密使王峻，对其他能干的大臣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尊重和宽待。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对待三司使李谷。

李谷的经历也有些传奇色彩。

后唐明宗李嗣源建国初期，青州军叛乱，李嗣源派出霍彦威平叛，株连到了北海度支使韩叔嗣。韩叔嗣这个人没什么名气，但他有个儿子后来很有名。韩叔嗣的这个儿子名叫韩熙载。此时还很年轻的韩熙载为了活命逃离后唐，向南投奔淮南的吴国。韩熙载逃亡之前和好朋友李谷告别，两人在送别亭痛饮，感慨世事。韩熙载对李谷说：“吴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

李谷笑着对韩熙载说：“中原若用吾为相，取吴如囊中物耳。”

韩熙载的名气为后人所知，主要出自一副传世名画，名为《熙载夜宴图》，描绘的是南唐宰相韩熙载在家设宴娱乐的场景。韩熙载虽然后来做了南唐的宰相，但南唐还是亡于中原帝国。

李谷是河南汝阴人，身高八尺，相貌魁梧，青年时代勇力善射，游侠乡里。后来发奋读书，过目不忘，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在这二十来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早年主要从事后勤保障工作，负责调集粮草，筹集钱财。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将李谷提拔为中书侍郎、兼三司使，负责财政赋税工作。李谷也实现了当初和好朋友韩熙载别离时的志向，成为了中原帝国的宰相。

李谷喜欢仗义疏财，救危济困，是个热心肠的人。工作风格是沉毅有气度，临大事见识深远，独具机略，对待皇帝不卑不亢。汇报工作陈述观点的时候，慷慨激昂，善于表达，尤其善于打比方说理，能将复杂的事情论述清楚易于理解。虽然李谷不是郭威嫡系圈子里的人，但皇帝郭威对李谷很器重，超越常人。

在帝国建设的关键时刻，财政部长李谷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断了。李谷告假一个月在家休养。李谷肩负着繁重的工作，他这一病不要紧，很多工作积压在一起难以疏通。皇帝郭威离不了李谷的鼎力协助，没几天就下旨要求李谷回来上班。李谷右胳膊不方便，不能正常参拜。

郭威特赦李谷不必按常礼参拜，只要能主持工作就行。可是李谷觉得自己伤得很重，无法办公，极力要求多休息一段时间。

郭威见李谷犯了牛脾气，主动为李谷开展工作改善办公条件，派大宦官带口信给李谷说："李爱卿啊，你担任如此重任，朕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你，如果你能够把事情办好，没有必要拘泥于朝礼。我给李爱卿在皇宫的便殿特设了一间办公室，你快来协助朕处理国务吧。"

在皇帝的强力要求和盛情邀请之下，李谷不得不强撑受伤的病体入朝，进入皇宫偏殿的套间办公。李谷伤得实在不轻，手臂骨折严重，根本无法拿笔写字。皇帝郭威再次给想了一个办法，不用李谷拿笔写字打算盘，而是专门刻了一枚人名章，李谷在文件报告报表上审核时加盖李谷的铭章即可。这或许就是最早的财务负责人审核盖章制度的雏形。

李谷的确有见识，他主政三司使期间，向后周朝廷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于公于民都产生了积极有益的作用。由于牛皮是制作弓箭的重要军备物资，在五代时期受到严加管制，特别是后汉朝廷法律严苛，对于民间私自贩卖一寸牛皮的人，竟然治以死罪。李谷和周太祖郭威都认识到了这个政策的弊端，在李谷的推动下，这项禁令被解除，将进贡牛皮的赋税形式转换成均田入亩，抵交公粮的形式。如此一来，国家可以征收到牛皮或者粮食，老百姓也可以留一些牛皮作为民用。

五代时期连年打仗，军队四处安置，很难有固定的驻军基地。为了补充军需供给，很多军队采取了屯田制，不过这些军队和土地不隶属于当地政府管辖，这为军队屯田管理滋生了很多弊端，如军团侵占民田，逃避赋税，包容奸盗等。在阖门使兼青州刺史张凝和三司使李谷的建议下，朝廷下令，取消军队屯田制，将军队供给收归国家管理，军队占用的田地交给长工佃户占有耕种，农具、牲畜一并无偿赐予佃户，将这些土地的管理纳入到国家正常管理序列。

屯田制的变更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他们由为军队打短工，变为长期拥有田产。农民开始投钱建设村舍、尽心耕种，农民收入大增，人口繁殖，粮食产量大增。国家统计数据中，一下子就新增了三万户人口，很多流民从隐性人口变成了正常人口。这期间，曾有人向周

太祖郭威建议，对于一些肥沃的土地不能简单赐予农民，应该收取一些费用。郭威摆摆手说道：“老百姓富有了，也就是意味着国家富有了，我收这些钱干什么用？”

由于北汉国国土面积狭小，蜷缩在太原周围。昔日的河东藩镇后来被分割成多个小藩镇，北面的几个被契丹侵占，南面的在后周国内。此时的北汉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国力弱小，没有能力与后周和契丹争锋，蒙坑一战失利之后再也不敢主动找郭威报仇了。

契丹方面由于辽穆宗的嗜酒游猎导致国政废弛，对于中原的武力侵扰也大大下降，偶尔有些小规模剽掠式进犯，也都被后周边境藩镇击败。

所以，后周的北部边防环境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的时期。

西部的后蜀国国君荒诞无度，政治腐败，能够偏安一方已经知足了，没有觊觎中原的军事行动。东南的南唐在李昪（徐知诰）之后逐步崛起，总有兵伐中原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南唐在李璟时期曾灭了楚国马氏，取得了一时的辉煌。但其国力依然弱小，不敢独自进攻中原的后晋、后汉及现在的后周。于是南唐屡屡向远在塞外的辽国通信，邀请辽国南北夹击后周，可是辽国表面上答应，实际上没有兴趣和能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所以，后周帝国虽然很虚弱，但他周围的敌人更加弱小，这为后周创造了难得的和平环境。边防无大的战事，使后周得以休养生息。

即使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对于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对于军事立国的新王朝，武将仍然很重要。可是这一年，名将高行周去世了。高行周的性格具有典型的双重性，打起仗来威风凛凛、叱咤风云、冲锋陷阵毫不畏惧，平时和幕僚相处的时候，高行周不仅没有一点凶猛的影子，而是像个书生，侃侃而谈、神色自若、平易近人。高行周历经幽州大燕，河东晋军，后唐庄宗、明宗及闵帝、清泰帝，后晋，后汉，后周，期间还曾沦陷于契丹，经历了复杂的政治风云变幻，但高行周始终保持一个军人的本分，忠于职守，服从君主，不谋非分之利，不做不义之乱，也不贪财聚敛，更不居功自傲，他是五代时期十分稀少的，能够得到皇

帝、同僚、部属等普遍器重信任的武将。高行周的家风很严谨，他的儿子高怀德也成为了北宋初年的名将，此事在后文书中再表。

对于另外的几位著名武将，周太祖郭威也都一一重用。符彦卿是河东大将李存审的儿子，被封为魏王，他的女儿被郭威看中，迎娶到家中给皇子柴荣做了媳妇。在前文书中，安审琦曾不顾主帅的反对，只身营救陷入契丹重围的皇甫遇和慕容彦超。安审琦是河东大将安金全的侄子，被封为陈王。符彦卿、安审琦、高行周三人齐名，历经几个朝代，是中原帝国军界的南山北斗。周太祖郭威对他们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并委以重任，许以高官。

后周皇帝郭威举贤任能只是改善官僚机构的一个措施，为了推进责权利相对等，提高官员选拔调转升迁及职责的透明度、公平度，他改革了以往的种种弊端。以前州城府县有大有小、有富有穷，官员职责有轻有重，苦劳不均、待遇失衡现象严重。郭威按照责权利相匹配的原则，重新厘定了全国省部级官员的待遇和责任，对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重要官员俸禄、随员配置、经费、马匹、食盐等标准一一做了明确，极大地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促进了吏治的公平。

后周帝国在周太祖的治理下，似乎呈现了健康发展的势头，但另一个巨大的矛盾在潜滋暗长。

2．二王之死

五代乱世，风波诡谲的政治斗争和反复无常的兵变，彻底粉碎了王朝的秩序和君臣之间的互信。国家粗定而杀功臣，这似乎成了一条噩梦般的规律。郭威也没能成功打破这个规律。

后周在励精图治的过程中，伴随时日的推移，人情人心的变化，健康的社会关系在积极显现，但另一种负向的关系也在潜滋暗长。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矛盾在加剧，考验着帝国的政治体制及君臣间的信任和信心。

君臣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很重要。

君臣之间的猜忌和矛盾很常见。

所谓雄才大略明君，所谓经世治国能臣，其必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处理好君臣之间的矛盾。

公元952年十二月，黄河在河南滑州一带决口，河水泛滥。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据史书上记载，黄河频繁泛滥。这一现象，不知道是由于战乱而导致河堤年久失修，还是由于河水充沛水量高涨。原因不详，但频繁的黄河泛滥造成的灾害是严重的。由于灾情严重，周太祖郭威派出了钦差齐藏珍赶赴现场治理水患，可是这位钦差大人渎职不负责任，不仅没有治理决口，而且致使水灾泛滥灾情扩大。灾情在蔓延，老百姓身处苦难，郭威为此忧心忡忡。枢密使王峻主动请命，亲自前往督导，调查研究治理黄河灾害的方案，监督河夫民工作业。

齐藏珍这家伙不仅这次治河渎职，几年后又犯了事，终于被后周朝廷砍了头。

镇宁节度使皇子柴荣长期在外，请求入朝探亲，和皇帝汇报汇报工作，谈谈思想，拉一拉家常，交流交流感情。柴荣入朝还随身带来了一个人，此人曾是李守贞的骑将，名叫马全义。几年之前，郭威受后汉隐帝刘承祐委派去河中平叛三藩，马全义就在李守贞军中。马全义作战勇敢，多次对官军造成重创。三藩兵败后，马全义被郭威招降，隶属柴荣部队。

柴荣这次入京，受到了皇帝郭威的召见，父子二人进行了欢愉的会见。郭威还特别关照了柴荣的跟班马全义。郭威将马全义向身边的人推荐一番，表扬马全义忠于职守，作战英勇，值得臣子们学习。表扬完马全义之后，郭威提拔马全义做了殿前指挥使。这个职务似乎在以前朝代没有，是郭威首次设立的一个岗位，并将这个岗位特赐予了马全义。

柴荣入京面君探亲，原本是一件合情合理的普通事。

柴荣这次入京却引起了一个人的警觉和不满，此人便是王峻。

柴荣天资英武，可是和王峻关系一直不好。王峻很嫉妒这位皇子。就如同当年后唐首席大臣安重诲排斥明宗李嗣源的爱子李从珂一样，王峻处处阻挠柴荣和皇帝郭威接近。从后来事情的发展分析，王峻排挤柴

荣主要还是出于嫉妒之心。他想牢牢占据皇帝之下第一人臣的权位。郭威深知此情，为了避免招惹王峻，不得不按捺亲情，一再搁置柴荣要求入京的请求。这次借着王峻外出治河的机会，郭威才让柴荣进京。皇帝父子见面弄得和小偷约会似的，也是千古奇观了。

可是远在滑州工地上的王峻消息灵通，时刻关注着京城的大事小情，他得知皇子柴荣已经到开封，并且皇帝又提拔了一个新人马全义到重要岗位之上，王峻醋劲大发，急匆匆离开治河前线，赶回京城。

像老鼠见了猫，王峻回京第二天，郭威就打发柴荣回澶州封地去了，父子二人见面不到三天即匆匆离别。由此可见郭威对王峻的顾忌。由此也可见王峻之飞扬跋扈，独占荣宠的心态与影响力，这些都远远超越了他的权力，成为了王峻巨大权力之外叠加的巨大势力。

周太祖郭威出身寒微，起于军旅，成于兵变，历经乱世，深知帝国官员任免的风险，一旦用人不当，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方面郭威选贤任能，对材干之人委以重任，靠他们实施国家方略。可另一方面他不完全信任任何人，担心官员位高权重，权力过于集中，某个人之后便难以控制。变生肘腋、祸起萧墙的教训时刻提醒着他对文武大臣的防范。

郭威制衡大臣的办法比较多。他首先采取稀释措施，不断地提拔新人，分散现有大臣的权力。再一个办法就是频繁地调动岗位，避免能干的大臣在一个岗位上待得太久，不让他们积蓄太多的势力和能量。郭威的谋略城府之深、政治手腕之高明，也绝非石敬瑭、刘知远可比。

为了加强皇权，郭威使出了种种政治手腕，做出了不懈努力，频频出招。后晋高祖石敬瑭曾经为了加强皇权，一度取消了枢密使的设置，改革君权和相权的配置，但后来以失败告终。郭威提升皇帝集权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与宰相之间产生了矛盾。况且此时的宰相是权倾朝野的王峻，况且此时王峻的权力远远超越了枢密使，他身兼数职，堪比朱梁时期的敬翔。

王峻和敬翔一个很大的区别是，王峻飞扬跋扈，揽权揽事，权力欲极强。而敬翔勤于职守，但没有权力欲，而且刻意低调，尽量与皇帝朱全忠保持一致。所以，敬翔的巨大权力是朱全忠基于信任基础上给予

的，而王峻的巨大权力是郭威迫于干事业的需要让给的。朱全忠比郭威狡猾得多，霸道得多，他能给予宰相如此大的权力，说明他们君臣二人彼此信任度要远高于郭威和王峻。

这也说明为什么首席大臣王峻对皇帝提拔调动干部如此敏感，为什么王峻会处处想办法要自行安插干部，原因只有一个，与皇帝争夺权力。

王峻的哲学字典里一个核心的字是“争”。

可是王峻遇到了一个雄健的强权皇帝。

安重诲曾经也是争，但他遇到的是一个厚道的皇帝。

郭威没有李嗣源那么厚道，郭威持有的是实用主义哲学。为了振兴后周，为了推动工作干事业，郭威容忍了王峻的种种过分要求。忍字头上一把刀，这注定了郭威忍不了太久。

王峻巩固和扩大相权的办法很多，如主持科举考试、建议任免、调动干部、主动干工作、闹情绪撂挑子，花样百出，他还有一个办法是为自己要官晋级。

公元953年（后周广顺三年），王峻数次向皇帝郭威提出，要兼任一个藩镇的节度使。王峻的这个要求的确有些夸张，他已经是文官中的一等大员，同时主持着军国事务，居然还要求增加节度使的职务。近世以来，能身兼内外职务的寥寥数人，如后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曾兼任藩镇节度使，枢密使、侍中郭威曾任天雄节度使。但这些人的职务都是皇帝主动封赐的，没有个人强烈要求的。王峻贪权之心溢于言表。皇帝郭威心里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但出于无奈，再次忍让了王峻，给了他一个平卢节度使的职务。

郭威之所以能够接受王峻咄咄逼人的要求，是因为他另有打算。一方面是国家在用人之际，王峻工作能力很强，皇帝需要王峻替他办很多事。另一方面，郭威忍让的地方都是关于王峻个人或者他任职岗位范围内的事情，没有超越一定的范围，目的是换取王峻对郭威在别的方面的支持和妥协。



没多久，这种君臣之间的交换和妥协走到了尽头。

皇帝郭威要牢牢掌握对次一级宰相和各部尚书的任免权，以此巩固皇权。可是王峻却屡屡抵制，提出要让他自己中意的人选出任次一级宰相和各部尚书。郭威认为王峻侵犯了皇帝的权威，王峻认为皇帝向下干预太多，实质都是攫取权力。郭威不愿意大权旁落，两人产生了激烈冲

突，君臣争吵了一天，可毫无结果。

皇帝郭威认为任免高官是皇权不可侵犯的阵地，此处决不能迁就王峻。

皇帝和宰相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领域彻底爆发。

第二天，借着朝会的机会，周太祖郭威突然命人把王峻抓起来，关进了小黑屋。郭威对着冯道、郑仁诲等文武百官哭诉了一肚子的委屈，将王峻多年来目无君长、欺凌皇帝、官欲无厌、离间亲情的种种劣迹，控诉了一番。郭威百般表白他如何一忍再忍，受尽委屈，实在无法继续忍下去，罢免王峻实在是迫不得已。

皇帝郭威牢牢掌握着控诉的权力，且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模样。他当然不会给王峻任何发言的机会，不让王峻与任何人见面，也没有经过审讯等司法程序，直接将其免职发配到商州去了。到了商州的王峻得了拉肚子的疾病，皇帝郭威仍然惦念王峻，准许王峻的老婆去探视王峻，可奇怪的是王峻没几天就病死了。

或许是急性痢疾害死了王峻。

或许是郭威暗杀了王峻。

只有天知道。

一场帝相之争落幕了。

这场斗争中谁对谁错已经并不重要，这是一场封建社会反复上演却无法自我解决的死结性悲剧。

文官头号大臣，为郭威称帝建立首功的王峻死了。其第一个效应就是物伤其类。

和王峻同样曾经拥戴郭威称帝同样官居要职的高官还有不少，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会想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古语，毕竟王峻曾经很能干，曾经为后周立国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他的“王峻们”心里惴惴不安，不安可能会诱发自卫，自卫就可能存在防卫过当。

曾经有过促使主子自卫和亲历自卫过当的郭威，深知罢免王峻的后果可能导致的连锁反应。郭威的表白和汉隐帝刘承祐诛杀几位辅政大臣时的表白几乎如出一辙，都觉得被辅政大臣欺负了。郭威当然会联想到

汉隐帝草率剪除辅政大臣的一幕及后果。这也是郭威一直隐忍王峻的重要原因之一。郭威毕竟不是汉隐帝，郭威是一个久经世故的强人。所以，聪明的郭威一般情况下，不等矛盾酝酿发酵爆发，就会主动采取措施实施安抚。

安抚的第一个对象是武官中的最高将领——王殷。

王峻和王殷是文武两界中的老大，双峰并峙，一体同功。

王殷身形魁梧，作战勇猛，但为人谦虚谨慎守礼法，尤其对于母亲十分孝顺。大事小情必先禀报母亲同意之后才去做，即使后来王殷做了刺史，还时常因为一些小事处置不当而被母亲在大庭广众之下责打。虽然久在军旅，可是王殷交友很慎重，从来不和狐朋狗友杂七杂八的人鬼混。

由于王殷在第一时间向镇守邺都的郭威通报了汉隐帝的暗杀令，郭威才侥幸得以保全性命，并及时果断做出反击。可以说王殷对郭威有救命之恩和拥戴之功。 郭威做了后周皇帝后，将镇守邺都的重任交给了王殷，并允许王殷节制河北诸军。这是郭威对王殷最高的褒奖及莫大的信任。

可是，郭威并不真的完全信任王殷。他将留守邺都的皇子柴荣调到了邺都和开封之间的澶州，也就是郭威黄旗加身兵变的地方，其目的主要是要柴荣预防万一的邺都兵变，以起到阻隔作用。郭威可不想在他做皇帝之后，再发生一次天下强藩邺都军人造反的事。铲除王峻之后，柴荣升为开封府尹、晋王，终于可以进京了。接替柴荣镇守澶州的人仍然是郭威的亲信，郑仁诲被任命为镇宁节度使。

汉隐帝杀了顾命大臣，驻守邺都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郭威为了自保起兵造反。

与之同理或同等模式，郭威杀了一等功臣王峻，驻守邺都的另一位一等功臣王殷会不会造反呢？谁能保证他不造反？如果造反怎么办呢？

于是郭威派出王殷的儿子兼飞龙使王承诲去邺都慰问安抚王殷。郭威派王承诲此行表面是安抚王殷，实地观察测试王殷父子的心思波动才是真正目的。

王殷如果稍有异动，很可能立即招致杀身之祸。

王殷没有什么异动。

王殷并不傻，他知道皇帝在怀疑他。

作为臣子，唯一能表明忠诚心迹的办法，就是自动解除权柄，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一个弱者。王殷正是这么做的，他向皇帝郭威请示，借着秋天万寿节给郭威过生日祝寿的机会，主动来京城向皇帝祝贺。这不是挺好的举动吗？可是郭威不同意。因为郭威担心王殷不是发自真心，他担心王殷以此试探他。这种办法以前很多人都用过，石敬瑭、范延光、慕容彦超都曾假惺惺地表示要离开封地，可一旦皇帝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他们就走上了绝路，将会铤而走险和皇帝撕破脸对抗。

这就成了麻杆打狼两头儿怕，互相猜疑不放心。

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王殷一次难以辨明真假的表忠行动作罢。

没多久，皇帝要举行南郊大典。王殷再次要求入京觐见皇帝。这次郭威只好同意了王殷来京。王殷进京免不了带着卫队，再加之王殷身形魁梧，邺都军队行进在开封大街上，声势威壮，路人见了都纷纷避让，表示畏惧。

王殷没有异动，一再表达忠诚。可是有人异动，有人向郭威密告了王殷的异动。说王殷贪财，在河北大肆征税征粮。说王殷飞扬跋扈，目空一切。说王殷有密谋，在打小算盘。皇帝郭威原本就在怀疑王殷，认为只有他有实力有可能作乱。现在有人煞有介事地揭发王殷，立即增加了这种似是而非的消息的可信度，坚定了郭威对王殷的怀疑。

郊礼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可是郭威的身体却出了故障，连走路都有困难。而传说王殷功高震主的谣言一浪高过一浪，这使得郭威心神不宁，坐卧不安。有些大臣们也被搞得晕头转向，议论纷纷。这时候邺都、邢州、洺州一带大地震，天相大变在封建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人间灾祸的预警。这更加重了谣言的神秘色彩。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周太祖郭威强撑着病体，在滋德殿大会群臣议事。待到王殷入殿报

到，向皇帝问安的时候，突然两侧冲出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刀斧手，把王殷三下五除二拿下，五花大绑起来。皇帝下旨说王殷图谋不轨，罢免一切官职，充军发配。可王殷被押解出京城，没走出十里路，就被郭威派来的杀手秘密干掉了。为了防备邺都兵变，皇帝郭威立即派出澶州的郑仁诲飞驰邺都接管军权。留守邺都的是王殷的次子，这小伙子在稀里糊涂之中被郑仁诲砍了头。

至此，曾经帮助郭威夺取皇帝宝座的两位头号功臣，在一年之中先后被皇帝剪除。

其实严格说起来，王峻和王殷并不能算郭威的属下臣子，或者在“二王”看来不是。他们三人在邺都起兵、澶州兵变、汴梁夺位的大事件中，一直是盟友关系。“二王”不存在被郭威指挥和跟随郭威的从属关系。他们三人是为了共同的安全需要，走到一起，结成了“一郭二王”的同盟。尽管郭威后来做了皇帝，“二王”并没有因君臣关系的确立而消除盟友关系的心理背景，王峻表现的尤为突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官要权，其目的就是要和郭威分权分利，这是盟友心理驱使的结果。

王峻对柴荣的排挤，更是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他的这种盟友心理，他不认可柴荣是郭威的皇子骨肉，他认为他才是郭威最亲密的战友。柴荣只不过是一个外姓人而已，在夺位斗争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凭什么攀着假皇子的关系分得帝国更大的权势？所以王峻毫不掩饰地排挤柴荣，其目的仍是为了保护他和郭威之间早已过时的盟友关系。

到底是谁不信任谁？

到底是谁在考验谁？

恐怕历史也难以评说。

3．交班

皇帝交班历来是难事。郭威刚刚开启了大周帝国的基业，任何人都没想到他竟然在五十一岁的时候走完了风云激荡的人生。可能是英雄气短的历史魔咒再次应验了吧。谁能接替郭威，把大周帝国的事业发扬光大呢？

周太祖郭威铲除了文武两位头等功臣，虽然是君臣猜忌的主要原因所致，其中也不乏隐情。特别是对待王殷的态度上，过于仓促。不仅仓促削夺了王殷的权力，而且仓促要了王殷的命。这是为何？

因为郭威得了大病，生命垂危。

郭威到底得了什么病？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历史上大人物暴病暴亡的现象很普遍，或许是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也或许是由于讳莫如深。正史中常用的词语是“帝不豫”，就是说皇帝不行了。

原本要在公元953年十一月举行南郊大典，这是皇帝登基之后取得完全合法身份的必要程序，是皇帝一生中最隆重盛大的活动之一，可是郭威偏偏病倒了，病得很厉害，步履艰难，无法办公。以至于如此隆重的南郊大典，郭威只是象征性地行了行礼，拜了拜天，拜了拜地，其他的繁琐仪式都是由皇子晋王、开封府尹柴荣代办的。

南郊大典如此重要如此喜庆的节目，郭威竟然无法亲历全程，可见当时郭威的心情有多么沉重。郭威已经预见到了自己时日无多，这个久经沙场、身体高大威猛的人竟然如此轻飘飘地就被病魔击倒了。这一年郭威才五十岁。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黄金年龄啊，可是心理斗不过生理，身体垮掉了，无论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都无法支撑了。

时日无多，意味着要抓紧进行皇位交班。

皇位交班是封建社会最诡异、最艰难、最具有风险、最深不可测、最争斗残酷的时刻。

经历过交班也经历过夺权的郭威，熟读《春秋》熟悉兴废的郭威，励精图治壮志未酬的郭威，深深地明白这次交班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开国元老功高震主，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已经浮现到水面上来的问题。郭威已经十分费力地剪除了首辅宰相王峻，对于头等武将王殷，郭威十分不放心。如果郭威活着，或许他还有信心和王殷多周旋几年。现在郭威生命垂危，虽然王殷没有明显的劣迹和不臣之心，可郭威仍然担心他死后，王殷会挑战他的皇位继承人。因此，为了以绝后患，郭威仓促地除掉了王殷，以免再搞出来一出像李从珂、石敬瑭、刘

知远或者他郭威那样逼宫篡位的惊险剧。

皇帝交班。

何时交？

在哪里交？

交给谁？

如何交？

交什么？

周太祖郭威趁着自己还明白，还能够掌控局面，加紧了交班的进程。绝不能像有些皇帝突然眼一闭腿儿一蹬，什么话也没来及说，就到天国去了，留下一团混乱不堪的局面，甚至葬送了江山社稷。秦始皇、朱全忠那么强的人就是因为死得仓促，没有提前安排好交接班的事情，以至于身后国家大乱。

至于交班的地点，也很有玄机。一定要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一般来说，老皇帝不到咽最后一口气不会交班，所以交班的活动大多在皇宫病床之侧，相对来说皇宫是最安全可靠的地方。但也有些皇帝没来得及回到皇宫就驾崩了，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东征渤海国时客死他乡，秦始皇在巡游天下时死在河北沙丘。郭威虽然还没有病得卧床不起，还没有到咽气的边缘，但他已经开始了交班的各项准备。即便是南郊大典这种顶级官方活动，他也尽量不参加不出席了，驻守在皇宫大内，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

后周帝国的皇权应该交给谁呢？

郭威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有一个候选人。

尽管此人不是郭威的亲生儿子。

也不是郭威的嫡出孙子。

这个候选人就是柴荣。

柴荣是郭威的内侄，是柴夫人的侄子，从小过继给郭威，是郭威的养子。郭威的老婆和儿子、儿媳妇、侄子、女儿、孙子一大家子都被汉隐帝刘承祐杀了，绝了后代。只有养子柴荣有资格继承皇位。

柴荣虽然年轻，可是英姿挺拔、头脑清醒、有干劲儿、办事认真，也有作为，深得郭威器重和喜爱。从基本条件和与皇帝的关系来看，柴荣继承皇位不存在障碍。

要说起柴夫人和柴荣来，颇有一些传奇故事。

郭威早年穷困，讨老婆都困难。前后一共娶了四个老婆，都是二婚。可是这四个老婆又都匆匆离世，连续丧偶对郭威来讲是一生中不小的打击。四位老婆中，柴夫人是郭威的第一任老婆。

柴夫人原本河北邢州龙岗一带人氏，世代显赫富有，在地方上很有一定影响力。柴夫人的父亲在当地讲授易经义理之学。据说这位柴老爷子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载，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心能通神。柴老头的相面本事也传给了女儿，父女二人都能看人前途，预计凶吉。

柴家原本一家人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遭遇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全国各处搜抢民女，年纪轻轻的柴小姐也被抢到了洛阳宫中。当时洛阳后宫佳丽有三千之多，堪比秦始皇聚集六国宫人之盛。李存勖没有来及享用这些佳丽的十分之一，就被李嗣源推翻皇位，一命呜呼。后唐明宗李嗣源做了皇帝之后，生活俭朴，不事奢华，停办一切文艺演出和杂耍戏班，将全部宫女遣散出宫，要么就地转业嫁人，要么投靠亲友，要么远走他乡。柴夫人也在被遣散之列。

听说女儿要回家了，把柴老头儿和老伴乐坏了，急匆匆不远千里来河南接女儿。老夫妻和女儿相见，抱头痛哭一番，互诉离别之苦，然后收拾行囊赶路回家。柴老头和老伴被女儿的行李吓了一跳，除了四时应季衣服之外，还有大量的金银首饰奇石财宝珍珠玛瑙古玩玉器，女儿发大财了！柴老头眼睛瞪得大大的，柴老伴嘴巴张得大大的。

柴小姐很不在乎地看了看父母，说道："这些钱财是皇帝、皇后赏赐的，还有各地方官吏走后门请托进献的，还有宫内宦官、侍从孝敬的。不算多，听说皇后娘娘的私房钱才多呢，富可敌国。"

柴老头一边听一边不住点头，心里想："在宫里小住了几年，居然这么能搞钱。早知如此，多生几个女儿送到宫里来好了。官家就是好，财路多啊。"

柴小姐一家有说有笑，乘坐马车向西兼程回乡。正值夏天，雨季来临，走到鸿沟的时候，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通，柴家一行只好住在客栈等待天晴。这个鸿沟就是项羽、刘邦楚汉相争的时候，划鸿沟为界的地方。大雨一连下了十来天不停息，而这十来天里发生了一场旷古传奇的爱情故事。

柴家住宿的客栈邻家是一所邮递驿站，站长是小伙子郭威。此时李继韬已经兵败，泽潞部队被李存勖整编过来，郭威也在其列。后来郭威被后唐朝廷委派了一个小邮局的局长的差事。郭威爱喝酒爱交友，天天到客栈里来聚拢一群朋友喝酒聊天，谈天论地，谈古论今，谈未来谈理想谈人生。郭威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说话声音洪亮，人缘极好，聚会的时候气氛热烈。

柴小姐住在客栈里，出来进去，免不了见到郭威他们这一些人。柴小姐寂寞的芳心禁不住被郭威散发着魅力的气场所吸引。再说了，柴小姐毕竟是从皇宫大内出来的，见过大世面，对人物世事还是有一些鉴别能力的。尽管郭威是个小人物，但柴小姐注意到了郭威器宇不凡，远大志向的流露，以及型男的范儿。特别是郭威后脖子上有一个巴掌大小的胎记，形状如同一个麻雀，颜色呈青黑色，因此郭威外号“郭家雀儿”。郭威情绪兴奋之时，摇头晃脑，手舞足蹈，衣领敞开后，这个胎记暴露出来，在郭威脖子上窜动，似乎在展翅飞舞，很是迷人。

柴小姐把着门框整日里偷偷地看郭威，看得芳心突突跳，看得花眼迷离，如醉如痴。如果有一天郭威没来客栈喝酒，柴小姐心里就没着没落，似乎丢了魂儿一般，眼巴巴盼着郭威出现。一旦听到郭威的声音，柴小姐马上弹起来，奔出卧房，跑到客堂，四下张望。确定郭威到来之后，她立即停住身形，故做无事漠然状，在客堂来回穿行两趟之后，要一壶茶水坐在角落里，埋头喝茶，不时地偷偷瞟几眼郭威。

细雨催情思。

柴小姐害了相思病。

雨终于停了。

柴老头安排启程。

柴小姐却要求留下来。

柴老头大为疑惑，问道："女儿啊，这大雨已经耽误我们十多天的路程，我们急着赶路回家。你为何不想走了呢？"

柴小姐扭扭捏捏地说："爹、娘，孩儿这几天遇到一位贵人。"

柴老头更加疑惑了，贵人？什么贵人？你就是大富大贵之人了，拿了这么多金银财宝还不够贵？

柴小姐鼓足了勇气，对柴老头和柴老太说："爹、娘，这几天你们没有注意到隔壁邮舍的站长总来客栈吗？"

柴老头点头，说道："看到了，看貌相不似凡夫俗子。"

柴小姐听爹爹夸郭威，心花怒放，拍手说道："爹你也看出来了。女儿也老大不小了，这次离开皇宫，即使回家乡，也要嫁个人家，以免蜚短流长。女儿看这位郭威器宇不凡，志向远大，符合女儿心意。请爹爹去登门提亲。"

柴老头、柴老太一听女儿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半天没回过神儿来。老两口再次瞪着眼张着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柴老头儿和柴老太太没想到女儿竟然如此开放，在客栈住了十多天，竟然自己找到了意中人。真是儿大不由娘啊。老两口是又惊又羞，觉得老脸没地方搁。天底下都是小伙子登门提亲，哪里有女孩子家自己找夫婿的？

老两口在房间里转磨磨，觉得难为情，他们说道："女儿啊，你出自皇宫，曾经随王伴驾，即使回家乡嫁人，也要嫁个节度使啊刺史啊的高官，怎么嫁给这么一个无名小辈呢？"

柴小姐此时倒是坚定起来，她说："爹、娘，女儿终身大事在此一人。我看此人相貌气度，未来前途无量。我随身的一千万钱财分一半孝敬您二老，你们回老家颐养天年。剩下的五百万钱财，我用来协助郭郎成就事业。"

老两口心想，完了，女儿铁了心了，不仅要自己主动嫁人，还带上钱财助夫。为了避免人才两空，柴老头儿无奈替女儿到隔壁邮站找郭威提亲去了。

柴老头见到郭威后，说道："看阁下面相，富贵不可限量，我有小女愿意许配，且有家财愿意相助。请阁下慎重考虑，珍重机会。"

郭威也早就留意到了有个小姐在暗中偷偷观察他，郭威虽然没有什么行动，但也已经有意暗中查访柴家一行。郭威穷得叮当响，不名一文，突然有如此身世美人、有如此巨额钱财送上门来，他当然觉得庆幸有加，简直是中了大奖得了头彩，便满口答应了柴氏父女的婚事。

柴小姐欢欢喜喜过门，嫁给了穷小子郭威，变成了柴夫人。

柴老头和柴老太长吁短叹地回家，盼着夫婿早日发达。

回到邢州老家后，一天早上起来，柴老头哈哈大笑，似乎梦到什么神奇的好事了。柴老太了解柴老头的习惯和本事，知道他一定是预测到重大事情了，追着问他到底是什么事。柴老头就是不肯说。柴老太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不揭开谜底不罢休。

柴老头喜好饮酒，没事就自斟自饮喝几盅。柴老太特意买来好酒好菜，让柴老头高兴高兴。柴老太别有用心，不住地劝柴老头儿多喝几杯。不一会儿，一斤酒进了柴老头儿的肚子里。柴老头儿晕了，舌头发直，眼神发散。趁柴老头儿喝醉之际，柴老太再次套问柴老头到底梦到什么了。柴老头醉态朦胧地呵呵笑着说："我见到玉帝了，他告诉我郭威将来会做天子啊，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

哪有不可泄露的秘密？

越是叮嘱捂严实的秘密，越是透露得快。

郭威有天子之命的话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出去了。那个时代，做天子的传言是很危险的，弄不好会被视做潜在威胁，丢掉性命。但是也有些好处，在鱼龙混杂、群雄并起的战乱时代，这些神神道道的传言会给郭威增添很多无形资本和光环，帮助他聚集一些力量，招揽一些追随者。

郭威后来的一些扑朔迷离的神奇遭遇和传说，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么多故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实在不多见。很可能是柴夫人点拨郭威，故意编造，以蛊惑人心，成为郭威建功立业之外另一项十分有效的营销策略。

柴夫人毕竟熟悉宫廷斗争的一些游戏规则，了解升迁沉浮的一些窍

门。嫁给郭威后，柴夫人给予了郭威不少指导，对郭威游走官场裨益良多。不仅如此，柴夫人倾囊相助，大把大把地花钱，支持郭威广泛结交有识之士，打通权贵的门径。

柴夫人追随郭威南征北战，对郭威的发展支持良多。可没等郭威富贵登基称帝，柴夫人因身体柔弱，在太原的时候就早早地去世了。郭威对柴夫人情深意重，感念于内，时常怀念追思痛失一位贤内助。郭威登基后，在秘书的帮助下撰写了一篇文章以怀念柴夫人。这篇文章以华彩美文回忆和评价了这位原配夫人的贤德，郭威的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柴夫人有个侄子名叫柴荣，生于公元922年九月二十四日。柴荣从小听话有礼。柴夫人很喜欢这个孩子。在柴荣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柴夫人把他收养过来，给郭威做干儿子。郭威也没什么家业家产，一家三口人，家里的吃穿用度、洒扫采购这些小事情，都交给柴荣去办。柴荣办事认真勤快，对姑妈、姑父也侍奉很周到，很快赢得了郭威的信任。

郭威辅佐汉太祖刘知远称帝之后，刘知远任命郭威为枢密副使，柴荣也跟着谋了个官差，职务为左监门卫将军，就是为皇宫大内守卫城门的头头儿。后来郭威被汉隐帝刘承祐派到邺都做天雄节度使，柴荣随军前往，官职为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负责领导大帅府禁卫军。再后来，郭威建立后周，登基称帝，将柴荣调往澶州，成为镇宁节度使，控扼黄河南北两岸的交通要道。

柴荣为官清正廉洁，法令严明，远近的土匪盗贼都不敢来澶州滋事。后来慕容彦超造反，对抗朝廷。曹威受命东征兖州，一连几个月毫无进展。柴荣主动请缨，要求带兵讨伐慕容彦超。郭威有意让柴荣历练，并独立创建一番功勋，可是王峻不愿意让柴荣执掌兵权，处处阻挠。郭威才不得不御驾亲征，一举定兖州。王峻失势罢官没多久病死，郭威立即将柴荣征调入京，官拜开封府尹兼功德使，加封晋王。这是周太祖郭威有意栽培柴荣的重要一步，让皇子治理京师，掌控开封的治安警戒，同时又兼任朝廷功德使，代表朝廷广施恩惠，既宣传了朝廷的恩德，又树立了柴荣的形象。

公元953年底，周太祖郭威病情严重，他加快了培养皇子柴荣及权

力交接的进程。借着南郊大典的机会，在盛大而庄严的国家活动中，郭威把一些抛头露面上镜上报的事务交给了柴荣，让他代表皇帝主持这些事务。柴荣几乎出席了全套的仪式和场合，向世人表明其身份的重要性和地位的不同寻常。

公元954年正月，郭威再次提拔柴荣的职位，授予柴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等职，代理主持内外兵马军界事务，并继续担任开封府尹兼功德使，柴荣的权力已经基本等同于皇帝的权力了。

郭威的病情时好时坏，但没有持续向好的迹象。郭威明白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趁着偶尔病情见轻的时候，郭威抓紧办理后事。

南郊大典之后，郭威大规模赦免天下，人人加官晋爵，该涨工资的涨工资，该晋级的晋级，赦免以前朱梁、清泰帝等篡伪之罪，妥善对待历朝皇陵，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以此稳定天下方方面面的情绪，消除或明或暗的不满，提高百姓对大周帝国的拥护指数。

在大规模提拔干部的同时，郭威也着手展开调任换防工作，将澶州节度使郑仁诲调入京城任枢密使，将郭崇威调往澶州任节度使，将符彦卿调往魏州任天雄节度使，将曹威调往镇州任节度使。同时将邺都降格，视同天下一般藩镇，不再享有都城待遇和权力。郭威调动干部的目的是为柴荣登基铺路，免得这些军头们在自己老地盘上呼风唤雨为虎作伥，担心新皇帝柴荣治不了他们。

在王殷、高行周死后，符彦卿是军界的大佬了。尽管符彦卿是柴荣的老丈人，郭威仍然不是完全放心。在重用符彦卿镇守邺都重镇的同时，降低了邺都的规格。既让符彦卿为柴荣拱卫北大门，也防范邺都实力太大难以控制。

符彦卿为何是柴荣的岳父呢？

柴荣娶符彦卿的女儿，这其中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柴荣和符彦卿的女儿都是二婚。柴荣的原配夫人刘氏被汉隐帝刘承祐抄家时杀害。这位符夫人原是大将李守贞的儿子李崇训的老婆。柴荣和符夫人都有一段不幸的遭遇。

符夫人待字闺中的时候，被一个相面的术士看到，惊为天人，对符彦卿说："您这个女儿面相贵重，将来地位一定高得不得了。"这事后来传出去了，很多朝廷文武大员都听说了符小姐富贵命的故事。后汉河中节度使李守贞暗地里准备造反，对巫婆神汉的说辞尤其迷信。他听说符小姐的故事后，便托人说媒。符彦卿和李守贞同殿称臣，平时彼此没有不良感觉，况且当时的李守贞反迹未露，地位隆重。符家和李家可谓门当户对。于是符彦卿就同意了这门亲事。李守贞将符小姐迎娶入门，做了儿媳妇，希望这个儿媳妇旺夫旺公爹旺李家。

郭威授命伐河中、平三藩。河中李守贞兵败，城破之际，李崇训在绝望中疯狂地大开杀戒。为了避免家人陷入官军手中受辱，他亲手杀了弟弟、妹妹等家人，再要举刀杀老婆符夫人时，符夫人不见了。李崇训来不及寻找她，四顾无人之后，举刀切腹自杀。

符夫人哪里去了呢？她藏到了屏风后面，她可不想给李守贞、李崇训父子陪葬。符夫人见李崇训死了，正要准备离开，寻找个安全的去处躲起来。可是她已经走不脱了，官军此时杀入了李府。符夫人毫无惧色，搬了一条板凳放在门口，坐在上面，翘起二郎腿，指着冲到近前的官军骂道："我是魏王符彦卿的女儿，魏王和枢密使郭太尉是好兄弟。我看你们谁敢在这里撒野？"

符夫人这么一吓唬，乱糟糟的官军还真给吓住了，纷纷退走。后来郭威入城，听说了这档子事情，惊叹道："这个女子不简单啊，在乱兵之

中能够保全性命，真不是平常人。”郭威命人将符夫人找到，周到安置之后，护送回京城，送到了符彦卿府上。

郭威在同僚中几乎没有敌人，他和大部分人处得都不错，和符彦卿的关系虽然没有符夫人说的那么好，但也不差。符彦卿自然对郭威是千恩万谢，符夫人也感谢郭威的活命之恩。

几年后，郭威全家在京城被抄没遇害，郭威和柴荣父子都又成了光棍儿。郭威登基做了皇帝之后，总想着为儿子尽快再定一门亲事。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皇帝的儿子更不愁娶啊。给皇子选老婆，那还不随便挑？郭威想来想去，没有全国海选超女，也没有找名门望族的黄花大闺女，而是再次想起了符夫人。他总觉得这个符夫人是女中豪杰，是个奇女子。尽管那个旺夫的传说不仅没有旺了李家，反倒早早地使符夫人成了寡妇。郭威倒是不在乎这个，他决意要迎娶符夫人。

那么这几年符夫人是个什么状态呢？

这么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又死了夫婿全家，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符妈妈不认为女儿有什么大富大贵的命运，能在河中府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就是万幸了。她劝说女儿出家做尼姑，吃斋念佛以增添福寿。没想到符夫人坚决不同意，愤愤地说：“生死有命，我怎么可能去削发出家苟且偷生呢。我不干，我还有打算。”符妈妈无奈，拗不过女儿，放弃了逼女儿出家的打算。于是符夫人就在娘家这么养着。

郭威喜爱这个符夫人的不平凡，那么柴荣是怎么想的呢？柴荣愿不愿意接受有过不幸婚史的符夫人呢？柴荣性格里有些特立独行的因素。他早就听说过符夫人的传奇故事，也很欣赏符夫人的胆识，对她很有好感。柴荣十分痛恨佛教寺院和尚尼姑，认为这些人碌碌无为，侵占田产，误人思想，坐贪钱财。他听说符夫人坚决不出家的态度后，更是敬佩有加。

周太祖郭威的聘书送到了符彦卿府邸，符彦卿颇为惊讶，既惊讶于皇帝的厚爱，又惊讶于皇帝的无忌。当然符妈妈更是高兴，总算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归宿。

一拍三合。

于是，这门亲事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成了。

澶州迎来了年轻皇子节度使的新媳妇。

前文书我们交代过，李存审（符存审）家风很严，他从一个落魄流浪儿成长为河东藩镇及后唐的将相，几个儿子孝友谨悌，忠诚任职，也官至王爵。这种家风成就了符家近百年名门望族的地位，保持住了不绝的荣华富贵。符夫人嫁给了柴荣，后来成了后周帝国的皇后。若干年后，符夫人的妹妹又成了大宋的皇后。这是后话，此处不详表。

关于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把握兴旺更替之道，周太祖郭威对柴荣交代得更为细致，希望儿子能够加强学习，深刻理解，正确把握，认真贯彻。

有一天柴荣正在开封府尹宅邸看书，突然有人求见，柴荣一抬头，吃了一惊，问道：“怎么是你？你因何来到京师？”

来人名叫曹翰，原本是柴荣部将，现在澶州藩镇做牙将。曹翰说：“殿下，我是私自来京的。”

柴荣更奇怪了，说道：“小曹你身为官差，擅离职守，死罪啊，你不知道吗？”

曹翰平静地说：“我知道，殿下。但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来见殿下，所以才未经请示，自行进京。”

柴荣冷峻的脸庞上掠过一丝异样，扬了扬眉毛，问道：“何事如此重要？”

曹翰示意柴荣屏退左右侍从，低声说道：“殿下，你是皇上唯一的子嗣。现在皇上病情垂危，你不去皇宫大内侍奉，还等在家里干什么？”

柴荣面露难色，说道：“我也关心父皇安危，可是我没有被召见，怎好进宫？”

曹翰眼珠狡黠地转了转，说道：“殿下此言差矣。有道是百善孝为先，你主动要求进宫侍奉医药伺候皇上，有什么错？如果你不去，将被天下人笑话啊。况且皇帝朝夕不保，你作为继承人不紧密跟随在身侧，将来若有变故，如何来得及？”

柴荣恍然大悟，用手一拍额头说道：“小曹，你说得对，说得对！我马上进宫，你留在开封府，帮我打理衙门中的事务，别回澶州了。”

柴荣匆匆赶入皇宫大内，来到周太祖郭威的寝殿。这时候，郭威已经奄奄一息了，见到儿子柴荣来到近前，郭威拉着儿子的手，吃力地说道：“儿啊，如果我这次一病不起，过不了这道坎儿，你抓紧给我修造陵墓，决不能将我的遗体长时间停放在宫中。我的陵墓要力求简朴，不要大不要豪华。修造陵墓的工人就近调集就行，不必劳师动众。对于工人要实行雇佣制，决不能强行奴役百姓。石材太消耗人力、物力，所以陵墓禁止使用石材，用砖瓦代替就行。棺椁也不必用紫檀木料，用陶棺就行。穿纸质寿衣入殓，不必锦衣华服，更不必陪葬珍宝玉器。”

郭威说到此处，已经累得额头上渗出细汗，柴荣不敢打断父皇，赶紧捧来一碗水让父皇润润喉咙。

郭威咳嗽了一声，接着说道：“在入葬之前，就近找三十户人家为守陵人即可。安放棺椁时，打开棺材盖，让众人都能看得见，在众目之下安放棺椁，向世人昭示没有珍贵陪葬物品。切记切记，不要因为安葬我而伤害他人性命。陵墓之外，不要修建地宫，不要守陵宫人，不得使用石人、石兽等配饰雕塑。只需要在陵墓前立一块石碑，刻上几个字：‘大周天子临终前，对继位皇帝叮嘱，朕平生务求俭朴，只需要陶棺纸衣入葬。’你如果不按我说的办，阴间神灵也不会相助于你。”

此时的柴荣已经泣不成声，泪如雨下，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叱咤风云的父皇，竟然如此俭朴律己，想得如此周到细致，如此的心境明澈。柴荣只有不住地用力点头，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

面如金纸双目无神的郭威，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儿子柴荣，握着儿子的手用了用力，歇了歇，继续说道：“儿啊，你是否不理解朕为何如此？朕前些年在平定三藩、收复河中的时候，看到李唐王朝十八代帝王陵园，极尽奢侈豪华，耗费巨额人力、物力，可最后都遭到偷盗破坏，尸骨暴露于荒野，陵墓横弃于枯草。你没听说吗？汉文帝平生节俭，死后葬在霸陵，此陵墓至今还在。败由豪奢成由俭。谨记，谨记。”

郭威洞察历史，了解百代，思虑深远，不谋一己之私，而谋万世平

安。

郭威此时已经呼吸困难，胸脯剧烈起伏，他仍然坚持要把话说完：“我死后，每年清明节，你们如果有空，量力而行，派人来陵墓前洒扫祭拜即可。如果顾不上派人前去，也可以对着陵墓方向遥相祭拜。请在河中镇府、魏州镇府各葬一副铠甲和一把宝剑，在澶州镇府葬一顶通天冠和一袭绛纱袍，在东京汴梁葬一顶平天冠和一袭衮龙服，以此纪念朕曾经的主要经历。千万千万，别忘了我说的话。”

柴荣双手紧紧握着郭威的手，拼命地点头，连声说：“孩儿记住了，孩儿记住了，请父皇放心。”

郭威的后事遗言堪称几千年封建帝王的典范，就差骨灰撒入大海、魂魄归于天堂这样的话了，基本上接近于一个纯净的人了。

郭威说完这些话，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和半昏迷状态。柴荣不敢打扰，静静地跪着，陪伴在床边。过了大约一盏茶的时间，郭威似乎又恢复了些体力，开口说道：“李洪义虽然是前汉李太后的弟弟，可他与李业不是一伙儿，他忠于朕，要不是他及时觉醒，通风报信，朕命危矣。这么多年过去了，别人都受到了封赏，也应该给李洪义一个藩镇节度使的待遇。魏仁浦辅佐朕，取天下，运筹帷幄，智慧练达，要让他在枢密院担负重任。民间有传言姓赵的有天子之命，你要提防姓赵的。”



郭威吩咐人把在寝殿外候旨的李重进召唤进来。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年龄比柴荣大几岁。郭威让李重进给柴荣磕头，对李重进说：“重进，你和晋王亲如兄弟。此后朕位传给晋王，你可要尽心尽力辅佐他啊。”

李重进分别向柴荣和郭威磕头，表示将忠于大周朝，忠于新君。郭

威这么做的原因，是担心李重进对柴荣不服气，将来兄弟之间闹矛盾，不好收场。趁自己一息尚存，将柴荣和李重进的君臣名分定下来，日后，李重进就不得不尊重柴荣了。

然后，郭威提拔冯道为太师，范质为尚书左仆射，李谷为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对司徒窦贞固进封汧国公，司空苏禹珪进封莒国公，并享受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将郑仁诲从澶州调入京师，任枢密使。提拔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提拔枢密承旨魏仁浦为枢密副使。让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兼任武信节度使，仍然负责统领禁卫军。让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兼任武定节度使，让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兼任昭武节度使。把护卫皇帝安全的最直接的文武都提高了待遇，目的是稳定他们的心思，希望他们一心拥戴新君。

郭威命宰相起草遗诏。宰相将传位诏书起草完毕后，对着在场的文武大臣宣读一遍。郭威满意地长吁一口气，说道："我死无恨矣。"说完，郭威放心地闭上了眼睛，溘然长逝。

突然，皇城东北方向火光冲天，伴随一生炸雷般的巨响，一颗流星坠落大地。天空中乌云四合，日月无光，阴冷的风携带灰蒙蒙的细雨，笼罩了开封。众人惊愕天变，群臣惶恐地磕头，哀痛皇帝撒手人寰。看来郭威还的确有些神奇之处。

郭威时年五十一岁，正值鼎盛时期的年龄，就此终结。

郭威在半人半神的传说中走完了半生。

或许，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皇权交接。

时间、地点、人物、环境、事件、风险控制等等要素，都是那么令人满意，都是那么尽在掌握之中。

煞费苦心。

叹为观止。

柴荣在群臣拥戴下，节哀顺变，在崇元殿继皇帝位。群臣山呼万岁之后，柴荣正式成为后周帝国新皇帝。奇怪了，此时云开雾散，天晴日朗。

柴荣继位后没几天，就面临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潞州传来紧急战

报，河东后汉皇帝刘崇联合契丹大将杨衮趁大周帝国新丧，率领四万大军进犯中原。

4．锋芒乍现

柴荣刚刚即位，立足未稳，就面临一场大挑战，太原刘崇联合契丹打过来了。应对这场危机的态度，充分展示了柴荣的个性，也证实他不是一个平庸之辈。

封建社会为了传承家天下至万世，遴选接班人和培养接班人就成为了头等大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远见的皇帝大多会花很多时间，投入巨大精力，培养王储，以便于让这些接班人执掌国家大权之后，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状态，熟练地行使皇权，尽量缩短上任之后的学习过程。但这种情况往往是可遇不可求，在封建社会血雨腥风的皇权争斗及反复无常的政治风波中，这种有序良性的皇权交接成为了十分罕见的小概率事件。

新皇帝成熟执政的本事大多不是基于长期的训练，而是基于良好的先天品质及智商。这是封建社会的悲哀。不过，这也成就了一些非凡帝王的传奇人生，使他们的文治武功更多地折射了他们个人的灿烂个性，使他们的旷世奇迹更多地记载了他们出类拔萃的思想和行为。

柴荣无疑没有经历过王储的充分训练，因为他父皇郭威做皇帝的时间并不长。尽管周太祖郭威很有见识，很有谋略，很有远见，很重视柴荣的培养，但毕竟在郭威做皇帝的时候，柴荣早已成年，很多性格与能力已经定型。所以，新皇帝柴荣的治国理念及判断，基本发自于他自己早已形成了认知、见解和个性。柴荣的这些见识和能力更多地形成于跟随郭威的早年军旅生涯，除了他个人独立的个性成分之外，或许受到郭威言传身教的影响不小。当然早年郭威对柴荣实施言传身教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或柴荣将来可以做皇帝。

强人郭威匆匆去世，名不见经传未有显赫功绩的皇子柴荣继位。在天下人看来，这是后周帝国最脆弱的时候。在敌国看来，这是对后周帝

国实施攻击的最佳时机。北汉皇帝刘崇正是这么想的。

自古有“伐丧不祥”的说法，这其中的含义深远而奇妙。刘崇可不管什么祥不祥的，他打不过周太祖“郭家雀儿”，难道还打不过郭威的儿子“小家雀儿”吗？刘崇当机立断，联合契丹发兵南伐。

这次北汉和契丹的联军组合是，刘崇亲自率领河东军三万人，契丹派出大将杨衮率领铁骑一万人入关相助。辽太宗耶律德光入主中原时和著名如高漠翰、耶律安抟、伟王安端等现了已纷纷凋零。杨衮成了契丹军界的新起之秀。这位杨衮就是我们熟知的杨家将中老令公杨继业的父亲。至于杨继业为何成为了大宋朝的一等战将，这是后话，后文书再表。

南北两军初一交战，周军失利。镇守上党的昭义节度使李筠派出部将穆令均迎战后汉先锋张元徽，可是穆令均被张元徽伏击斩杀。李筠退缩在上党城内不敢出战，向朝廷发来了八百里加急战报。这份战报的信息量很有限，只报告了汉军来犯的消息，不掌握汉军具体军力，不了解汉军主帅何人，对契丹的入侵情况也不太了解。

战报摆在了后周天子的龙书案上。

这份战报似有千斤之重。

刚刚休息了两年的中原战火又起。

年轻帝国有没有必要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年轻帝国有没有实力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以德服人，和平共处，行不行？

刚刚登基没几天的年轻皇帝柴荣如何应对这场外部危机？

危机从来不是孤立的。

外患应对不当，很可能会诱发内乱。

柴荣能不能成功解决这场危机，直接关系到他在这把龙椅上坐多久。

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二月，周世宗柴荣召集文武群臣开会，商议应对北汉来犯的策略。

柴荣挺拔的身姿端坐在龙书案之后，面庞冷峻，剑眉双耸，虎目半

睁，不怒自威，双唇未启，已含纲宪。这是柴荣第一次全面正式地面对群臣，第一次以上下级关系共处朝堂，第一次作为一国之君发号施令。文武群臣里面不少人的资历阅历经历履历日历都比柴荣厚得多长得多深得多远得多。尽管皇权无上神圣，但辨析事理自有是非。尽管皇帝令人敬畏，但百官心服口服不是易事。况且文武百官将相都是由先帝郭威亲自鉴别选拔出来，受指定而辅佐新皇帝柴荣，这些人本身就具有元老的身份和心态。

这样一种环境和时刻，柴荣和群臣讨论军国大事，他还不具备心理和气氛优势。

城府很深的皇帝如果遇到这类军机大事，一般会先将问题抛出来，慢悠悠地问道：“各位爱卿，你们看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啊。”无论群臣答对了还是答错了，无论群臣答得符合皇帝的心意还是不符合皇帝的心意，皇帝都有回旋的余地，决策的主动权永远保留在皇帝这里，调和矛盾保全颜面的策略永远由皇帝享有。可是，周世宗柴荣没有这么做。他放弃了皇帝独享的这种优越性权力，相反，他将自己直接放在了靶心，成为众人攻击或附和的对象。

柴荣认为周汉之间仇深似海，根本没有调和的可能。双方都没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打算。只有一条路，就是打。

柴荣很直接。

柴荣直接亮出了自己的主张。

柴荣不想玩藏猫猫的游戏。

柴荣单刀直入主题。

柴荣说：“刘崇入寇，朕要御驾亲征。”

说完之后，柴荣静静地注视着面前的群臣，他期待群臣支持他的观点，跟随他的主张。

柴荣话音刚落，文武群臣就嚷嚷起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三年前，刘崇被我朝击败，兵败平阳，损兵折将，逃回太原，气数已尽，他一定不敢亲自来犯。”“陛下你刚刚即位，情况还不熟悉，地位还不够牢固，民情还没有完全信服，不应轻举妄动。”“先帝的陵墓还没有修

好，在安葬先帝之前，人心悲痛，群情浮动，不宜大举发兵，应该以防御为上策。”“区区太原，穷乡僻壤，军力弱小，不足挂齿，不劳陛下亲征，派大将出征迎敌即可。”

这些意见各有道理。

周世宗柴荣摆了摆手，打断了众人乱糟糟的话。他心里想：“你们这些人就是欺朕年轻根基浅，再等几天，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柴荣沉静而坚毅地说道：“刘崇伐丧，趁火打劫，认为朕年轻缺少治国经验，有轻视我朝之心，存在侥幸之念。他想借此难得机会扫荡中原，吞并天下，寄希望于一战扭转乾坤。朕认为刘崇这次一定会亲自率军来犯，朕必须赴前敌迎战。”

太师、中书令冯道颤巍巍地发表了意见，此时的冯道已经七十三岁，他翘着花白的山羊胡须，说道：“陛下，您刚刚亲政，百事纷杂待您处置，您不可轻易离开朝堂。先帝棺椁尚未安寝，人心尚未归一，陛下应留镇京师，主持大局。陛下万圣之躯，绝不应身赴险境。”

柴荣最看不起冯道，认为这老家伙墙头草随风倒没原则老滑头。他看了看冯道，挺了挺腰杆，扬了扬眉毛，说道：“当年唐太宗平定天下，混同环宇，哪一次征战不是太宗亲历战阵？朕哪能避险偷安？”

老头子冯道虽然身体衰弱，但性子还很硬，他面无表情地问道：“陛下能和唐太宗相提并论吗？”

柴荣以唐太宗披坚执刃担当大任的精神自我激励，可是冯道的反驳也很有力。冯道拿柴荣的能力和唐太宗相比，直接命中要害。人家李世民毕竟经过了历史的验证，成为一尊历史之神。他柴荣毕竟初出茅庐，还没有做出任何光辉业绩。尽管柴荣内心里未必认为自己能力比不过李世民，但柴荣这么说的确难以服人。

柴荣感受到了压力。虽然做了皇帝，可是这些元老旧臣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柴荣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既然表面上似乎能力比不过李世民，柴荣又搬出了一个理由，他辩解道：“我朝兵力强大，击破刘崇，如同大山压鸡蛋而已！”

老头子冯道一改往日善于察言观色的作风，今天和皇帝针锋相对，

寸步不让，他又反问柴荣：“陛下你是一座大山吗？”

冯道此话一出，柴荣不高兴了。这位年轻志大的皇帝首次展露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柴荣脸色骤然阴沉下来，他憋着嘴不再吭气，心里暗自骂道：“糟老头子，自以为多活了几年，就有一肚子的经验，竟敢看不起朕。”会场气氛凝结，大殿之内鸦雀无声，文武群臣都将目光投向了皇帝和冯道，人人担心这场君臣争执会演变出不良的后果。

这时候中书侍郎、平章事王溥站出来，说道：“刘崇抱有侥幸心理，打算投机取巧，轻视我朝。陛下正可以出奇制胜，御驾亲征振奋士气，统筹调度大军，全面迎击后汉。”

王溥打破了陷入僵化的局面，他站在了皇帝一边。柴荣面色缓和下来，他说：“不用再讨论了。朕意已决，择日御驾亲征。现敌军已逼近潞州，枢密院拟旨：调天雄节度使符彦卿率军自磁州固镇出兵，从北汉军后方进攻；调镇宁节度使郭崇为符彦卿副帅。调河中节度使王彦超率军从晋州出兵，向东邀击北汉军；调保义节度使韩通为王彦超副帅。调马军都指挥使兼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兼清淮节度使何徽、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率军为先头部队，兵伐泽州。以宣徽使向训为总监军。朕督中军随后跟进。”

为了配合北伐战争，柴荣下旨大赦天下。此举目的有二：一是为稳定国内人心，二是大赦囚徒以扩充军队。

皇帝离京亲征，有两件事必须办好，首要的事情就是安葬先帝郭威，再就是看守好京师。由于冯道在修造皇帝陵墓方面很有经验，曾经为几个皇帝修过墓地，这次毫无例外，冯道又被柴荣委任为山陵使，全权负责郭威陵墓修建及郭威遗体下葬工作。看守京城责任重大，弄不好皇帝就没有了归路，因此这一重任落在了首辅大臣枢密使郑仁诲肩上。郑仁诲有这个能力，郑仁诲深受皇帝信任。

柴荣出手了。

柴荣出手的方式也与众不同。

柴荣这是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出手。

柴荣出手迅捷而凌厉。

柴荣统帅各路大军开赴前线，一路上火速行军，星夜兼程。用了不到七天，周军就从开封到达了泽州。为了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快速的行军，柴荣出发不久就法办了一个不同政见者。皇帝禁卫军的控鹤都指挥使赵晁认为，北汉军趁势而来，气势汹汹，周军应该持重进军，以时间挫一挫敌军的锐气。要说起来赵晁的话也不无道理。可是柴荣不这么认为，他主张兵贵神速，火速迎敌。

赵晁将他的想法告诉了皇帝秘书郑好谦，郑好谦找了个机会向皇帝柴荣建议，进军因该稳妥，不宜太快。柴荣大怒，训斥郑好谦："你怎么会有如此想法？一定是有人指使你的。从实招来，否则杀你的头！"郑好谦没料到自己的建议惹得柴荣如此动怒，只好将赵晁供了出来。柴荣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赵晁下了大狱。柴荣之所以有如此过激反应，估计还是因出师决策时受阻挠而生气，凡是不支持开战的言论，在柴荣看来都是反动言论，都有蛊惑军心之嫌，绝不容忍。

北汉皇帝刘崇此时还不知道柴荣亲自挂帅出征，他率领北汉军队和契丹联军一路向南奔袭。过了上党之后，刘崇放弃攻打潞州，直接绕道向南，打算突袭后周黄河腹地。刘崇不想和这些军事重镇进行对抗，他打算一举掩杀到开封。

这一天晚上，刘崇率军驻扎在了高平（现在山西晋城县东北）之南。高平已经属于泽州地界。一千多年前，在高平西北曾发生过一起旷世大战，秦国首席大将白起击破了战力强大的赵国军队，活埋了四十万赵军。此一战彻底奠定了秦国灭掉赵国的优势地位。

刘崇驻军高平，柴荣也已经督师到达了泽州。第二天一大早，两军醒来，突然发现敌军就在彼此鼻子底下。后周与北汉前锋部队发生激战。北汉军队没想到后周大军如此神速，已到达了泽州。在缺乏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北汉军队稍稍后退了五里路，让出缓冲地带，以扎住阵脚。

柴荣得到战报说刘崇大军就在眼前，顿时他的神经高度兴奋起来。柴荣立即做出部署，各路大军火速进军，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和汉军会战。不到半个时辰，后周大军和北汉大军主力部队遭遇了，两军对垒，

各自摆开强大阵势，把主力精锐全部压上，一场名动史册的大战即将爆发。这场战争的惊险及惨烈不亚于秦赵长平之战。

战场之上乌云四合，空气阴冷，大地被紧张的气氛笼罩。

由于柴荣督促各路兵马急行军，速度过快，另一支部队河阳节度使刘词率领的后备部队没有跟上，后周各路大军配合作战的态势还未形成。尽管如此，可是柴荣已经等不及了，他不待诸军会合，立即下令出击开战。柴荣排兵布阵的方略是，让白重赞与李重进率左军位于阵地西侧，让樊爱能与何徽率右军位于阵地的东侧，让向训和史彦超率领精锐骑兵位于阵地中央，让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领禁兵环绕在他身边。部署好阵前诸兵种之后，柴荣命人飞驰去调集另一路军队，让刘词率领接应部队紧急赶来。柴荣顶盔挂甲，手提长剑，骑在战马上，亲自督战。

北汉军队也毫不示弱，摆出了严整的阵容以待后周军队。刘崇统帅中军驻扎于巴公原，先锋大将张元徽率军在阵地东侧，杨衮率领契丹军队在阵地西侧。

周汉双方军队都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人喊马嘶，战鼓擂得震天响，旌旗飘带在晨风中猎猎扑展。将帅士兵挺胸腆肚，怒目而视，剑拔弩张，额头青筋暴跳，腮帮子鼓起来老高。双方等这一天都等了很久，现在只待主帅一声令下，将立即投入残酷的厮杀。

由于周军还没有到齐，在数量上比汉辽联军少。刘崇看到这种情况对汉军有利，他产生了轻敌的念头，对请辽军来帮忙有些后悔。因为请辽军是要付出代价的，北汉要向辽国支付大量钱财做报答。刘崇对手下大将说道：“早知周军就这点实力，何必用契丹来帮忙？今天一战，不仅要大破周军，而且我军要打出威风打出士气，让契丹人也见识见识我军的厉害！”北汉众将齐声附和，信誓旦旦要与周军决一雌雄。

在阵地西侧的辽将杨衮催战马绕疆场一周，观察了后周阵地情况，拨马回到汉军阵地，来到刘崇跟前说道：“周军阵容整齐，布局有方，不可轻易冒进。”

刘崇微微一笑，用手一托胡须，说道：“机不可失，杨将军不要多说了，你留下看老夫如何破贼！”

刘崇神情飞扬，不可一世。杨衮意见没被采纳，只好悻悻地回归本部阵地。这时候刮了一早上的东北风，逐渐转向变成了南风。东北风对于在阵地北侧的汉军有利，而南风则有利于周军。这时候北汉副枢密使王延嗣让司天监李义对刘崇说：“天时有利，可以开战了。”

北汉枢密院学士王得中跑过来，紧紧拉住刘崇的马缰绳，劝阻刘崇道：“陛下，现在风向变了，李义却说天时有利，分明是大放厥词，罪当该死！”

刘崇用力从王得中手中挣脱缰绳，说道：“朕决心已定，你这老书生别胡说了。再妖言惑众，我就杀了你！”

刘崇令旗挥下，命令东侧的张元徽率领一千骑兵向周军的东侧阵地杀来。张元徽是河东大将，一路上势如破竹，击败了几个城镇的周将周兵，声势很大。他摇旗呐喊地率人向周军阵地冲来。周军东侧阵地由樊爱能与何徽把守，看到汉军气势汹汹的阵势，樊爱能和何徽胆怯了，刚一交战就败下阵来，两人带着骑兵掉头就跑。周军东侧阵地骑军溃败，步军毫无恋战之心，一千多人举手投降。

两军交战，实际上拼的是士气。特别是第一仗的士气尤其重要，胜负会迅速感染整个部队。

刘崇为了显示自己胸有成竹蔑视周军，他特意在高岗之上支起一张桌子，摆上小酒小菜，把盏饮酒，做神情自若状。

汉军见主帅如此波澜不惊，大气凛然，斗志更增添了三分。周军东侧阵地失守，对其他阵地立即造成了联动的拖累效应。周军军心浮动，人心惶惶，眼看一场大溃败一触即发。柴荣很清楚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危害，他催马奋力向阵前冲来，挥舞令旗组织军队稳住阵脚，全面迎战。

柴荣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可如果没有大将跟上去，不会坚持太久周军就会军心离散、土崩瓦解。这时候皇帝柴荣身边一个身材雄伟的红脸大汉怒吼一声：“皇上身陷险境，我们这些人都是干嘛吃的？难道还不誓死杀敌吗？”此人名叫赵匡胤。大家应该都知道赵匡胤是谁吧？赵匡胤此时是皇帝侍卫中一个小头

目，史料不详，大约相当于兵头将尾的职级，时年二十七岁。

小伙子赵匡胤大吼一声之后，又对率军守卫在皇帝身边的侍卫都指挥使张永德说："将军，敌军气焰嚣张，只要我们全力奋战，顶住他们的冲锋，就能够有机会击破之。您部下禁卫军多数军兵善于左把式射箭，请您率领一部分军队向西登高射击，我带领一部分军队从右侧出击。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我们誓死力战！"

张永德是郭威的乘龙快婿，此时是驸马都尉，他也是一员骁将，经赵匡胤一提醒，立即表示同意。两人各率领两千人马冲向汉军。赵匡胤身高马大，威风凛凛，挥舞着一丈长的盘龙金棍，率先冲锋陷阵。赵匡胤所到之处，如秋风扫落叶，汉军应声死伤一片。在赵匡胤和张永德的激励下，周军焕发出强大的斗志，挽住颓败之势，人人以一当百，越战越勇。周军和汉军陷入难解难分的厮杀。阵地在两军士兵脚下一寸一寸地交替争夺，战场之上到处是刀光血影，阴冷的南风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周军毕竟兵少，时间一长，有些坚持不住了。眼看着周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了还手之力。这时候，北汉皇帝刘崇发现了后周皇帝柴荣。刘崇内心一阵狂喜，他想在这一仗之中，不仅要打败周军，还要擒捉柴荣。刘崇对张元徽大加表扬一番，命令张元徽率领汉军主力向周军中央阵地冲来，目的是直接攻击柴荣。擒贼要擒王！

周军再次陷入危险境地。

眼看着汉军撕开了周军中央阵地的外围防线。

皇帝柴荣即将暴露在汉军面前。

危急时刻，内殿侍卫马仁瑀对部下大呼："皇帝受到攻击，我们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冲啊！"马仁瑀催马挡在柴荣前面，张弓搭箭，"啪啪啪"连续射出十箭，一片汉军毙命。另一禁军将领马全义对柴荣说："陛下，别看敌军凶悍，但气势已尽，您居中静观，接下来众将会击破敌军。"说罢，马全义率领五百骑军冲入战团。

张元徽立功心切，急催战马直取柴荣。可是就在张元徽狂奔的时候，他的战马被周军的绊马索绊倒，张元徽从马上摔了下来，就地滚出

两丈远。周军呼啦一下围上来数百人，刀枪并举暴风骤雨般落下。张元徽徒步挥舞长矛，奋力抵抗。无奈饿虎难斗群狼。汉军骁将张元徽被周军乱刃分尸。

汉军先锋大将阵亡，更为不利的是，风势加大，飞沙走石，吹得汉军睁不开眼睛。周军终于缓过劲来了，抓住机会奋力反击。柴荣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他跃马挺枪，带着几百名侍卫亲军，直接向刘崇的酒桌冲杀过来。柴荣也要擒王！

刘崇见大事不妙，挥舞令旗准备收兵回营，来日整军再战。可是汉军溃败散乱，已经不听刘崇的指挥，各自夺路逃亡。辽军大将杨衮见周军战力强健，他也不敢恋战。况且刘崇开始时轻蔑杨衮，打算把契丹撇在一边，让汉军独占军功。杨衮对此怀恨在心，对汉军失利袖手旁观，没有救援接应，而是率领一万契丹铁骑全身而退。

再说樊爱能和何徽向南逃窜，一路上居然挥刀动枪地抢劫周军辎重财物，这些败军边抢还边喊："契丹大军来了，官军败了，快跑啊。"这些家伙打敌人没本事，抢自家的东西倒是很起劲儿。皇帝柴荣派出侍从追赶樊爱能的部队，召集他们不要逃跑，要求他们立即返回前敌作战。可是樊爱能的部队不仅不听诏旨，而且把皇帝派来的侍从给杀了。

樊爱能和何徽跑着跑着，遇到了后续部队刘词。樊爱能对刘词说："前军不行了，官军大部分投降，你也别去送死了。"刘词头脑还比较清醒，他没有听信樊爱能等人的话，坚决带着自己的队伍赶赴前线。

周汉两军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北汉军失利北撤。撤出五十里之后，汉军不走了。因为北面是一条山涧。汉军此时还有主力一万多人，战斗力并没有被全部消灭。汉军在山涧旁重新列阵，决定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天色傍晚，太阳西垂。

大风停驻，薄雾升起。

一抹紫色和红色相间的晚霞铺展在天际。

景色优美，可没人有心思去欣赏这残阳。因为他们的心思都在保全性命上面。

刘词率领接应部队赶到前线和柴荣会合。柴荣整合部队之后，下令全力追击汉军。在山涧旁边，乘胜追来的周军和汉军再次发生激战。这一战更加惨烈，因为这一战不是胜负之战，而是生死之战。汉军被周军彻底摧毁，死伤无数，尸横山谷，涧水被鲜血染红，土石被血水浸透。北汉大臣王延嗣被周军攻杀。刘崇扔下漫山遍野的粮草辎重甲仗器械牛马羊驼，落荒而逃。

众将纷纷要求柴荣下令，进山追击刘崇。柴荣摆了摆手道："天色已晚，深山之处不宜追击。况且我已经在山里埋伏下奇兵，刘崇是自投罗网。"

众将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的皇帝，不明所以。柴荣微微一笑说道："开战之前，我早已让李彦崇率领一支秘密部队插到汉军背后，扼守江猪岭，以切断汉军向北的归路。刘崇进山，必死无疑。"

后周将领暗自佩服皇帝用兵之术。别看皇帝没有打过大仗，这一出手就不同凡响。要说柴荣下手的确够狠的，排兵布阵严密周到，不仅两军战前的事情安排好，连战后预计汉军战败的后路都给切断了。柴荣的风格是不打则已，既然开战，就要往死里整。

可是柴荣还是失算了，不是他料敌不准，而是用人不准。李彦崇走到半路听说樊爱能失败逃跑了，他也失去了信心，认为周军全面失利，他放弃了去江猪岭的计划，掉转头带兵退走。刘崇恰恰就是从江猪岭安然逃命。

夜幕降临，繁星升上天穹。

周军在旷野里安营下寨，经过一天激战，士卒疲惫，很快各营寨之中鼾声四起，军队进入了梦乡。刀头舔血的日子，生命随时都会终结，能够睡上一晚好觉，似乎显得更现实更有用。

第二天，柴荣率领大军进入潞州城。



进城之后，击鼓升帐。

柴荣神情冷峻地坐在帅案后面，文臣武将站立两厢。众人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之中。

柴荣看了看众将和随行的其他官员，说道：“这次险胜敌军，壮大了我大周威势。幸赖三军将士戮力同心，奋勇杀敌。对立下汗马功劳的

将士予以重赏，提拔李重进兼任许州节度使，向训兼任滑州节度使，张永德兼任武信节度使，白重赞为鄜州节度使，史彦超为华州节度使，药元福为同州节度使。提拔散员都指挥使李继勋为殿前都虞候，殿前都虞候韩令坤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赵弘殷为龙捷右厢都指挥使，散员都指挥使慕容延钊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控鹤第一军都指挥使赵鼎为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虞候兼领严州刺史，以马仁瑀为控鹤弓箭直指挥使，以马全义为散员指挥使。”柴荣一口气封赏了几十号有功之人，其中赵弘殷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是很能打仗的人，当年曾受到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赏识。

听完柴荣的封赐，个个踊跃，人人谢恩，互相恭喜。

柴荣封完立功大将之后，说道：“对于俘虏的敌军，挑选一千精壮士卒，由唐景思率领，去驻守淮北。其余几千人都给予衣服、干粮，全部遣散，愿意去哪里都行。尽管我军获胜，但也实在冒了很大风险。赵晁战前劝戒朕要稳扎稳打，也不是没有道理，把赵晁释放了吧。”

众将听皇帝这么发落降军，都认为皇帝宽仁。切切私语之际，纷纷挑起大拇指。

接着柴荣说的话，大家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柴荣说道：“我军将士英勇作战的同时，也有一些人不战而逃，畏懦怯阵，动摇军心，违法乱纪！”

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帐内，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顿时紧张起来。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审视自己是不是努力杀敌了？不知道要面临怎样的惩罚。

柴荣一只手按住帅案，另一只手抵住膝盖，严肃而坚决地说：“，右侧阵地步军临阵投降汉军。现在汉军失败，这些人又被我军俘获。对这些没骨气的懦夫全部斩首示众，以正法典！”

这可是个严厉的决定，自朱全忠之后，历经几个朝代几乎没有哪一任君主如此严厉地对待过投敌的降兵降将，知道其不过是权宜之计，所以无不宽大处理，法外开恩，安抚了事。一千多步军降兵啊，全部砍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众将紧张的额头渗出了细汗，但没有人敢站出

来讲情。

柴荣目光犀利地扫视了一眼众人，又说道："樊爱能、何徽何在？"

在一大群将领背后，磨磨蹭蹭走出来两个人，低着头，衣冠不整。这两个人紧张地搓着手掌，汗珠子已经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两人正是樊爱能和何徽，他们走到大帐正中，低声回答道："末将在。"

得知周军打了胜仗之后，昨天晚上，樊爱能和何徽又施施然地回到了大营。

柴荣用如电的目光盯着这两个人，抬起右手指着两人，声色俱厉地问道："我与敌军苦战之时，你们两人哪里去了？"

樊爱能和何徽没敢回答，仍然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柴荣一字一顿地问道："身为大将，况且是朕的侍卫禁军统领，你们临阵脱逃，该当何罪？"

大帐之内的空气似乎凝结了，几十个人的目光全部投向了樊爱能和何徽，预感到柴荣可能要做出严厉的处罚决定，这两员大将的官帽是保不住了，搞不好会坐牢。

樊爱能和何徽仍然没敢回答，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回答什么都可能答错了，后果会更严重。

柴荣侧过头问张永德："你说按军法当如何处置？"

张永德握紧拳头怒目而视樊爱能、何徽二人，不假思索地说回答："陛下正在兴师治军，要征伐四海，如果军法不严，尽管有百万雄师，也会犹如一盘散沙，毫无用处。"

柴荣点点头，咬咬牙，突然一拍桌子，下达了绝杀令："把樊爱能及何徽二人，还有他们所部之中队长以上军阶的七十人全部抓起来！你们这些人吃着国家俸禄，不是没有战斗力，却望风逃窜，分明是想把朕出卖给刘崇！给我将这些人押赴校军场，全部斩首示众！另外，李彦崇没有按行军计划到达江猪岭，擅自放弃战略重任，罪不容赦，官降三级。"

众人闻听柴荣此言，像被电击了一样，人人不约而同地颤抖了一下，随即将头低下，屏住呼吸，努力克制住不安的情绪。樊爱能和何徽

吓得面如土色，体如筛糠，“咕咚”一声瘫软在地上，连求情告饶的力气都没有了。

柴荣封赏提拔了几十个人，同时也砍了几十个将领。

杀大将！这已是几十年无人敢做的事情了。

发布完这道命令，柴荣阐述了他的一个观点：“此次高平之战，战事酷烈，我方虽然获胜，但侥幸成分也不少。此战也让朕意识到，军队疲弱，意志懈怠，这是多年以来养成的坏毛病。骄兵横将，仗势邀宠，打仗无能，邀赏欺上，这也是近世几个朝廷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弊端不除，军队战斗力无从谈起。从此之后，禁卫军废除世袭制，不求多但求精，节省民力财力和军费开支。只选拔年轻精壮的人入伍，加强操练演习，淘汰世代继承的老弱疲敝之卒，非有武艺不得留军，非有军功不得赏赐。发布通告文书，面向天下各藩镇招募骁勇善战之士，调来充实禁卫军和中央军。赵匡胤你负责在这些强壮士兵中，优中选优，分别编队，加强训练，作为我军核心骨干。”

高平一战，新皇帝柴荣借机惩治了几个宿将，以震慑骄纵惯了的将校。如果杀一可以儆百，那么这次柴荣杀了几十号人，足以警示全军。柴荣树立了自己的恩威，使这些不可一世的功臣宿将及老官僚对他刮目相看。周世宗柴荣对军队建设的这次大幅度改革，极大地提升了后周军队的质量和战斗力，而且牢牢掌握了国家最精锐的部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朝廷弱藩镇强的畸形局面。从此之后，后周军队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军队。中原军队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几个朝代之后，终于又重新振作起来，焕发出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

再说北汉皇帝刘崇从江猪岭侥幸逃脱之后，带着百十来人在山里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太原逃。走着走着，北汉军迷路了。他们抓到了几个乡民做向导带路，可是这几个向导却把刘崇等人诓骗了一百多里路，到了晋州地界。刘崇发觉情况不对劲，派人打探才知道走错了路。刘崇气得哇哇大叫，把这几个村民杀了。刘崇不敢停留，昼夜兼程往太原逃跑，生怕被周军发现。这一路上，刘崇不敢停脚，也不敢吃饭，趴在马背上，一路狂奔。一把老骨头差点颠散了架。等回到太原，刘崇只剩了

一口气了。

刘崇丢盔弃甲、损兵折将、狼狈不堪地逃回太原，收拾败逃的士兵，整顿装备，修建城池，加强战备，以应对周军的追击和掩杀。杨衮带着一万契丹骑军整整齐齐地全身而退，驻守代州。虽然出师不利，可鉴于盟友关系，刘崇仍然派大臣王得中送杨衮回契丹，并向契丹皇帝辽穆宗耶律璟表达谢意。其实，刘崇并不死心，更不甘心败在柴荣这个晚辈手下，决意要报仇雪恨，让王得中向辽穆宗请兵再次相助南伐后周。辽穆宗一天到晚晕晕乎乎，喝得烂醉如泥，也搞不太清楚天下的局势，轻轻松松就答应了刘崇的要求。

柴荣旗开得胜，初试锋芒就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柴荣这颗年轻进取的心是极大的鼓舞。柴荣下达了进军令，派出几路大军从潞州开拔，向太原进发。

周世宗命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威为符彦卿的副帅，以向训为行军都监，以李重进为马步都虞候，以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统帅两万大军作为正面主力攻击部队。命王彦超、韩通从阴地关进入河东地界，与符彦卿会合。另外派刘词为随驾部署，以保大节度使白重赞为刘词的副帅，保护皇帝的中央军随后继进。

公元954年四月，。周军一路破关斩将，符彦卿部队很快就达到了太原城下。另一路大军王彦超从西面进军，攻下了汾州。柴荣又派出一支部队攻下了辽州。后来宪州、岚州、石州、沁州先后投降后周。太原周围的重要城池相继失陷，这对北汉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太原几乎成了孤城，四面临敌，暴露在了周军的全面攻击范围之内。太原城岌岌可危，似乎朝不保夕。

在进伐太原的同时，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周太祖郭威的陵墓修好了。在太师冯道的主持操办之下，郭威棺椁下葬。真应验了郭威临终前的话，柴荣在潞州忙于军务，没有赶回京城参加郭威的葬礼，只是遥相祭拜一番。

高平之战获胜后，柴荣本意是派符彦卿率大军紧逼太原，去吓唬吓唬北汉就行了，没想和北汉大打出手。因为柴荣也知道周军还有很多弱

点，太原历经几代藩镇，乃军事重镇，易守难攻。周军真要和北汉打起来，胜负难料。

令柴荣意外的是，北汉的地方州城如此不堪一击，北汉的老百姓对周军如此欢迎，争先恐后地带着瓜果蔬菜酒肉牛羊来慰劳周军。北汉老百姓希望周军能够把北汉朝廷给灭了，因为北汉的苛捐杂税太多了，法律太严苛了。柴荣听说了这些消息，雄心大发，打算动真格的，要扎扎实实和北汉打一架。

柴荣派出使者来到太原前线，和众将商议开战的策略。前线众将都认为这次远征缺乏充足的准备，粮草不足是个大问题，建议暂时班师回朝，等周密准备之后，再出兵来战。可是，柴荣一旦决定的事情，很难再更改。柴荣决意要攻打太原，打算毕其功于一役。

可是事情没有柴荣想象的那么容易。

5．青春无敌

柴荣无疑是五代十国几十位君王中，才气见识卓越的一位，更是积极进取、心怀天下的一位。他想成为君临天下、统一环宇的狮子王。但如何登顶、啸傲山巅？王者之路在哪里？

柴荣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干起工作来劲头十足，不知道疲劳和困倦。柴荣为准备一件想干成的事情，会发动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想出所有他能想到的办法。为了打赢太原之战，柴荣亲自居中调度，研究制定军事策略及后备供给。柴荣对聚集在太原城下的十几万大军，重新制定了严明的军纪，禁止剽掠，禁止打家劫舍，禁止掠夺当地财物粮食以充军，让老百姓各安其所。他还鼓励附近老百姓出钱出草出粮，可以换取官职、冲抵赋税。朝廷统一从泽、潞、晋、绛、慈、隰及山东附近州城府县这样，调配筹集粮草，运往了太原前线。为了有序及时充足地筹集后勤保障，柴荣专程把三司使李谷派往了太原前线。

郭威遗体下葬典礼刚刚办完，冯道死了。

冯道的影响力在当时仅次于皇帝。由于老病，冯道活到七十三岁的

时候生命终结。冯道的死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影响。尽管柴荣不太喜欢冯道，可还是为之停止办公三天，追赠冯道为尚书令、瀛王，给予了崇高的荣誉待遇。

史书上关于冯道的记载占用了很大篇幅，即使《资治通鉴》如此高规格的正史，在记述和评价冯道时也用了很多笔墨。《旧五代史》单独给冯道立了一篇传记。由此可见其历史影响。但是冯道此人在历史上争议很大。在此我们不大篇幅展开议论，只是略述一二。

冯道少年时代以孝敬闻名乡里，博闻强记，善写文章，通晓古今典故，尤其对于文辞考据有一些研究功夫。先在幽州军阀燕王刘守光手下效力，后来被河东李存勖俘获。经河东首席谋士张承业提拔，逐步得到重用，从此参与晋王中枢军机大事。历经五朝、八姓政权，冯道始终在朝廷位居高官，出将入相，三公、三师的高级头衔的帽子换了一顶又一顶，一顶比一顶高。

冯道为人聪明，虽然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太多显赫的建树，可善于揣测人情世故。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多数情况下不表态，或者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世故圆滑游刃有余。在五代时期风波诡谲反复无常的官场中，不站队不尖锐不锋芒不争抢不倾轧不制造矛盾不拉帮结派不营造私人关系不得罪同僚也不靠小聪明小伎俩邀宠更不靠盘剥贪腐自肥也不鱼肉欺压百姓，日子过得清净简朴，遇事宽宏圆滑，平常不紧不慢，乐乐呵呵。一般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他要干什么，当世的人都认为他识时务，识大体，善于处理政治关系，为人谦和宽厚，德高望重，气量恢宏，被推崇为当时高人几乎接近于圣人了。

冯道也以“长乐老人”自号，甚有自鸣得意的飘飘然，俨然从乱世之中的成功人士自居。

果真如此吗？

那要看用什么眼光检测了。

对于冯道的争议持续了一千多年，有褒有贬，有客观有主观。我们不一一列举，在此只摘要两个人的评议观点。此两人都是宋朝的大人物，都是大儒，都是治史的能手，都通义理。他们是欧阳修和司马光。

欧阳修着重从为臣之道的操守，阐述了他对冯道的不耻，认为冯道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投机逢迎，寡廉鲜耻。欧阳修认为五代几十年间，节义忠烈之士只有十八人，而且都是武将。他对这个时期的文人一个也瞧不上。

司马光则从为臣和为君两个方面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冯道没有忠义，随时随地变节，即使偶尔有些小的善举，也难以掩盖其大节亏蚀的恶劣形象。司马光还分析了产生冯道这类人的外部原因，是因为五代的君主个个昏暗，不识好歹，姑息养奸，为冯道这样的人制造了生存的空间。

客观上说，司马光的议论比欧阳修的议论要胜一筹，他不仅评述了个人操守的主观动因，还评议了外部环境特别是皇权的不良影响。这比单纯地讲个人修养要客观一些。

冯道虽然死了，打仗还要继续。

柴荣决心已下，他要一举扫平北汉。大规模战争既然已经发动，就不会是一件小事，也不会轻易停止。打仗拼的是钱财，组织打仗靠的是指挥官的本事。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柴荣从潞州起驾，将中央指挥机关移到了太原城下。两军阵前，柴荣亲自指挥对太原的攻击。

这时候，北汉的外围城池仍然有不少望风投降。五月，柴荣刚刚到达太原，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严严实实。后周大军营寨在太原城外驻扎，旗幡招展、号带飘扬，行军帐篷如同水波浪一样绵延起伏，四十里之内的原野上全是周军。河东的忻州监军李勍杀了刺史赵皋及契丹翻译杨耨姑，向后周献城投降。辽穆宗耶律璟再次派出了杨衮为大将，入关帮助刘崇。由于北汉的州城府县相继陷落，纷纷投降，导致北汉内部互相猜疑的气氛日益浓烈。

杨衮率领契丹军马来到代州城下。杨衮怀疑代州防御使郑处谦私通后周，打算在入城时设计把郑处谦除掉。可是郑处谦发觉了杨衮的意图，没有上当，而且关闭城门拒绝杨衮入城。杨衮的怀疑加速了郑处谦向后周投降。杨衮计策失败，无处安身，进退维谷，只好退回契丹。辽穆宗耶律璟痛斥了杨衮无能，把杨衮关了起来。可是不久郑处谦又被部

下桑珪所杀。桑珪向周世宗禀告说郑处谦勾结契丹。柴荣此时鞭长莫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契丹囚禁了杨衮，又派出另一支军队到忻口袭扰周军。后周大将符彦卿统兵与契丹激战数次，双方未分胜负。后来，先锋将军史彦超带领二十多名骑兵与契丹遭遇。史彦超素来以勇悍闻名，毫不畏惧，挺身纵马，杀入敌阵。不一会儿后周大将李筠赶来。李筠和史彦超奋力冲杀，斩杀契丹两千人。契丹见势不妙，边打边退。此时史彦超和李筠带出来的周军也损失惨重。但史彦超杀红了眼，紧追不放。眼看着史彦超李筠脱离了周军大部队，越追越远。此时，契丹援军赶到。败逃的和支援的契丹军队合兵一处，实施了大举反扑，将史彦超和李筠围在核心。尽管史彦超、李筠拼命厮杀，仍然冲不破敌军包围圈，最后史彦超阵亡，李筠侥幸撕开一个突破口逃回大营。

忻口之战失利，符彦卿被迫撤军回到太原城下和柴荣会合。几十万大军汇聚在太原城，给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沉重负担。特别是周军劳师袭远，远程作战，后勤保障很快出现了困难。进入夏季之后，雨水不断，天气潮湿，道路泥泞，牛骡木轮船车的运输方式遇到极大困难。气候对于古代的战争经常会构成灾难性影响，周军士兵开始大面积的得病，腿脚浮肿溃烂，拉肚子闹痢疾，雨季行军常见病迅速传染。再加之虎将史彦超阵亡的噩耗，对于周军的士气造成了巨大挫折。众将和柴荣商议之后，认为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为今之计只有搬兵回师。

老将药元福对柴荣说：“进军容易，退军难，需要周到部署。”

柴荣点点头，说道：“你说的对。撤军的部署及殿后事宜由药将军你负责吧。”

药元福率领所部人马断后。周军断后部队军容整齐，有秩序有节奏地保护大军回师。北汉太原城内的刘崇这些日子吓坏了，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见周军撤走，刘崇长舒一口气，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刘崇下令追击周军。幸好有药元福，北汉军队在追击中没有捡到多少便宜。



刘崇被一个年轻的小皇帝修理得颜面尽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又羞又恼，郁闷得一病不起。刘崇没活过年底就一命呜呼了，将巴掌大的地盘传给了儿子刘承钧。

柴荣回军路上，祭拜了周太祖郭威的陵墓，然后回到了开封。

这次泽潞大败北汉军，太原城下威迫刘崇，对于后周来说是巨大的

胜利，振奋了军威和国威。这次出征的动议主要发起于皇帝柴荣，战争的胜利也直接得益于柴荣的直接领导，在此过程中，柴荣屡次力排众议，显示了强悍的决断力、准确的判断力以及超强的统筹调度的组织能力。这件事极大地提升了柴荣的自信心和地位，对这位刚刚登基几个月的年轻皇帝来说，无疑是巨大利好，开门红，对于柴荣牢牢确立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帮助。

从此之后，周世宗柴荣更加勤奋地工作，更加积极地进取，更加强势地决策，文武百官多数情况下变成了执行者，不太敢轻易与皇帝发生争了。

柴荣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皇帝要干事业，不可能光杆司令自己干，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官僚才行。柴荣着手调整了干部队伍，把支持他执政理念的人提拔到了重要岗位上来。把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质提拔为司徒，代替了窦贞固。把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景范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代替了李谷。提拔了枢密使、同平章事郑仁诲兼任侍中。提拔了枢密副使魏仁浦为枢密使。自从后唐安重诲之后，出现了多个枢密使并列同朝的现象，这也是皇帝削弱枢密使权力的重要措施。

提拔完亲信得力大臣，柴荣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严格管理，绝不姑息迁就。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贪赃，被皇帝赐死自尽。有人向皇帝申辩说孟汉卿罪不至死，皇帝柴荣说：“朕明白，我是要杀一儆百！”为了消除林立的藩镇小山头，柴荣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削藩，取消或合并了几个小藩镇。

柴荣精力旺盛，工作投入，一项项的重大政治举措陆续出台，多年的积弊劣政得到纠正。只要看到不合时宜不便于治国理政的事情，柴荣马上就研究出台管理措施。在努力处理繁重工作的同时，还有一件事令柴荣很伤脑筋。那就是黄河之患。这几年黄河水频繁泛滥，从杨刘到博州一百多里的河堤连年溃坝，河水汪洋，淹没了几百里的农田和村舍，老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朝廷派出了几批治理河患的工程队，都无功而返。后来，柴荣派出了财政部长李谷发动了六万劳工，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堵塞了溃坝，疏通了河道。

公元955年正月，柴荣又制定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后晋、后汉以来，漕运是物资流通的主要渠道，特别是官粮征收运输调剂入仓的主干道。但是在粮食运输过程中，难免出现计量和霉烂损耗的事情。按照旧法，一旦出现缺斤短两，负责运送粮食的官吏要被杀头。运粮官员为了活命，每次都要向老百姓超额征粮，以冲抵损耗。柴荣下令，废除此法，给予一定冗余调剂政策，准许每斛粮食损耗一斗的空间。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征粮官吏向下级和老百姓层层加码的弊端。

助推物流和商贸也是柴荣很重视的一项事务，特别是强令推动和西夏等西部少数民族互通贸易的活动，这就便于中原获得战马、牛羊、皮革铁器等重要物资。

在考选干部方面，柴荣进行重要改革。他让翰林院和中书省、尚书省推举干部时，不仅在任命文件上注明任用者姓名，还注明推举者名字。对于合格的，予以任用。如果走马上任的官员为非作歹，不仅要严惩干坏事的官员，还要推举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招对于肃清官场陈腐习气起到了重要的震慑作用。

自从石敬瑭丢了燕云十六州之后，契丹越过长城，占据了南犯中原的桥头堡，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挥兵南下。中原吃尽了契丹的苦头，可又苦无良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和边防城池被契丹洗劫侵略。

柴荣对此非常重视，边患不宁，谈不上国家建设，更谈不上收服燕云十六州。后来，有人对柴荣说，在深州和冀州之间有一条河，名为胡卢河，东西长数百里。可以深挖拓宽这条河，增加河水流量，将其建设成为阻隔契丹向南奔突的天然屏障。柴荣觉得这个对策有道理。说干就干，柴荣立即命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带着部队，开挖胡卢河。同时在李晏口这个要害位置新修一座城池，派兵把守。胡卢河在河北省宁晋县东南，也称葫芦河，以前为滏河、漳水、滹沱河汇流而成，今已淹没为洼地。

借助地利条件修筑了军事屏障之后，柴荣没有放弃人为的作用。他授予德州刺史张藏英很大的权力，在北部边境以高薪招募骁勇善战士

兵，根据边防具体需要，可以自由出击或守御。这支队伍成了驻守州城阵地军的重要补充力量，以游击战术极大地打击了契丹南犯之敌。此后很长时间，契丹军马不敢越过胡卢河，中原的老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社会生活得以安定。

自从两晋南北朝之后，佛教在中国兴起，历经隋唐五代，地位日益上升，逐步渗透入了国家政治，成为和皇权、政权关系密切的一个精神统治工具。在国家官方活动的助推之下，佛教的讲经说法、寺院僧尼、法事活动大规模扩张，遍布全国。到后来，在皇权、官僚、地主之外，寺院成为了最大的有产势力。无论是钱财、地产、田产等动产不动产，各级各地寺院都是富得流油。

有钱有势之后，寺院的掠夺性一面就愈演愈烈。很多寺院已经不局限于接受施舍，开始侵占附近的土地甚至村庄，已经成为瓜分社会财富的重要力量。况且寺院的钱财产业是不需要交税的，僧尼是不需要服劳役的，也就是说只消耗不创造。佛教已经大大远离了其原本的清修方式，成为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一股巨大势力。柴荣看到寺院过度泛滥，畸形发展的弊病，他下令罢黜国家指定范围以外的所有寺院。禁止寺院私自剃度招收僧尼，凡是打算出家的人必须先经祖父母、父母、叔伯同意之后才行。只保留洛阳、开封、魏州、西安、青州的戒坛，其他全部停办。禁止出家人各种自残式的赎罪行为及其他惑幻精神的迷信活动。即使对于国家指定保留的寺院，也要严格造册登记。凡是死亡、还俗的僧尼，要及时削册，寺院也相应减少各种钱财待遇配额。

随着天下逐步稳定，物流商贸逐步恢复，对于钱币的使用需求也日渐增多。可是据官府统计，钱币出现了短缺，原因是铸钱的铜短缺。那么铜都到哪里去了呢？有两个去处：一是老百姓把铜用来浇铸器皿，二是老百姓或者富户用来铸造佛像了。原本中原地区对铜的开采技术一直不是很发达，铜几乎是仅次于金银的稀缺金属，因此被用来铸造钱币。可是现在缺钱怎么办？缺铜怎么办？柴荣下旨，一方面官府专门成立矿务局开采铜矿，另一方面命令老百姓把铜器和铜佛像在五十天内统统交官，官府按价值给予补偿。

关于这个措施，柴荣还对议论纷纷的群臣发表过带有申辩色彩的意见，他说：“你们不要非议我毁灭佛像的措施。从根本上说，佛教是以善道教化世人，只要人心向善，何必拘泥于形式上的供奉佛像呢？那些铜龛泥塑怎么可以等同于佛呢？我听说佛教的理想是为世人着想，造福兴利。他们为了布施，即使断头挖眼也毫不吝惜。如果朕的身体可以换来老百姓的安生，朕也会在所不惜。”

司马光对柴荣的这段话给予了高度肯定，司马光认为：“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后世有人指责柴荣毁灭佛教，是暴君。其实司马光和柴荣的话在客观上驳斥了这些攻击。柴荣并非要对佛教实行灭绝政策，而是在鉴别良莠、辨析是非、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正确决策。

在周世宗柴荣的强力推动下，后周统治时期，保留了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止了三万三百三十六所，登记僧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尼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人。由此可见，这是多么庞大的一组数据，天下寺院的规模是不可想象的大。

历史上有人说柴荣毁寺灭佛，对寺院僧众实施了大规模的灭绝政策，以至于后来柴荣英年早逝也是遭此报应。其实这都是情绪性和迷信性的指责和诅咒而已。柴荣的确对佛教不感兴趣，从他对待符皇后的态度上也可见一斑。符皇后在嫁给柴荣之前，坚决抗拒母命，拒绝出家赎罪以延长寿命。柴荣对此十分赞扬和敬佩。柴荣作为新一任统治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寺院势力对他的统治和对天下正常运转的危害。因此，柴荣要强力压缩寺院势力的生存空间。当然，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同时，朝廷也获得了额外收获——没收了大量寺院财产。后周对老百姓实行轻简的赋税政策，短期之内国家财政必然吃紧。大规模没收寺院财产对壮大后周帝国的财政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强制僧尼还俗和限制出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对社会经济和生产是好事情。

柴荣还有一个爱好，喜欢搞基建工程，尤其喜欢搞市政建设。他在澶州的时候，就把澶州的大街进行拓宽，对各级府衙官邸进行了修缮，对沿街商铺进行了整修，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开封作为京城，虽然已

经被三前的皇帝重修过几次，可柴荣觉得还是不够宽大不够气派。公元955年四月，柴荣下令对京城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分批施工拓建。

这次大规模拓建开封，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柴荣亲自绘制图纸，亲自对城市功能布局进行分配。朝廷先派出专家设计师，在开封城外划定施工区域，做出标识。对于标识区内的衙门、官仓、街道、兵营、监狱等国家公共设施一次规划到位，预留位置。同时拓宽开封城内主大街，街道增宽到了三十米，相当于现在的双向八车道马路。对其他地方的修建，朝廷采取了发动群众的办法，允许老百姓自行出钱出力，修房盖屋，开铺开店。将城内城外的坟场全部搬迁，一律搬到新城界标识七里之外。

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朝廷如何组织施工呢？岂不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吗？周世宗自有他的办法。等到冬季农闲的时候，发动民夫筑城修建。开春农田耕种忙碌起来的时候，就停止施工，等到冬季再继续施工。采取了一次规划、循序渐进、官民共建的建设策略，既科学，又不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还高。

末唐以来，大量的城市被毁坏，烧杀破坏的人比比皆是，搞建设的寥寥无几。几十年间只有三个修建城池的高手:一是末唐名将高骈，修筑了以成都为核心的军民两用防御型城市群；二是淮南徐温，修筑了金陵都城；三是周世宗柴荣，规划拓建了开封。

柴荣对开封的城市建设理念和管理水平，已经不低于现代社会的水平了。对于大规模迁徙坟茔，无论官民都议论纷纷，反对之声四起，谣言不绝。柴荣对此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他说：“现在争论没有意义，再过几年你们就会受益于这次城建活动。”开封城经柴荣的这次大规模设计规划及拓建，一直沿用到北宋中后期。可以说这次拓建超前了一百多年。

汴水自从后唐末年溃坝决口之后，汪洋泛滥，由于连年打仗，官府顾不上挖掘疏浚河道。这条河被污泥拥塞得成了一片大沼泽。柴荣下令兴修水利工程，派武宁节度使武行德负责，征调劳役民工，修筑堤坝，开挖河道，疏通河水，从开封一直修到泗水。这项工程工程量浩大，当

时很多人认为难以成功，柴荣说：“只要坚持做，几年之后，你们就会看到这项工程的好处。”

我们举出这么多事例，目的是说明柴荣爱岗敬业、励精图治的执政态度，兴利除弊、日理万机的执政能力。郭威确定柴荣为后周的接班人，是选对人了。柴荣的确是个不错的皇帝。

登基一年来，周世宗柴荣的工作越干越顺手，国内政治逐步步入正轨，军队、民政、经济、社会、吏治等方面大有起色。柴荣那颗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心，萌生了一个新的大构想。特别是在击败北汉之后，荡平天下统一四海的念头在柴荣心里油然而生。这个念头在朱全忠之后，后唐庄宗李存勖曾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后来再没有哪一任中原皇帝有此雄心，也没有哪一任皇帝在任内顾得上干这么大的事情。

柴荣是一个典型的行动主义者。只要有了想法，他毫不犹豫，立即就想付诸实施。

为了实施宏伟的抱负，柴荣吸取了上次迎战北汉的教训，没有和群臣进行面对面的议论和交锋，而是先采取了统一思想的策略。柴荣这次学聪明了，也老练了许多。

周世宗柴荣抛出了一个气球，测试文武群臣的观点倾向。他对宰相们说：“朕日夜思考治国安邦的良策，可不得要领，以至于寝食不安。况且，从后唐以来，南吴、西蜀、北燕、河东割据在外，中原皇权未能远播，以至于山河破碎。为此，朕最近想了一个题目，你们大家帮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宰相们狐疑地看着这位年轻好胜的君王，心里想：“皇帝爷你又在打什么主意？难道不能安稳几年吗？总喜欢折腾出各种花样。”柴荣胸有成竹地对这些满脑子乱想的大臣们说：“各位爱卿，都是朕的股肱之臣，你们每个人写两篇作文吧，一篇名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一篇为《平边策》。一定要好好写啊，朕将亲自审阅，作为国是决策的重要参考。”

皇帝柴荣抛出的这两个重磅课题，在每一位官员心里都激起了万丈波涛。这些官员怀着不同的心思，惴惴不安地回家做作业去了。

几天之后，皇帝收到了几十份答卷。柴荣一一浏览之后，其中大部分策略都是讲安定守成，建议朝廷不要折腾，要保持稳定，要谨慎治理，要富国富民，要休养生息。柴荣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随便翻一翻就甩到一边去了。突然，柴荣被其中一份答卷吸引住了目光，他一口气读完，返回头又读了一遍，然后一拍大腿，感叹道：“好文章，好建议！”

柴荣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了一篇《平边策》。这篇策论是比部郎中王朴写的。王朴原本小青年的时候，被郭威看中。郭威认为王朴聪明干练，将其派到了柴荣手下工作。王朴曾在柴荣澶州幕府效力，后来跟着柴荣一路升官，现在的职务大约相当于法制办的一个处长。

王朴在他的答卷中说了什么内容？

皇帝柴荣为何如此兴奋？

王朴的《平边策》主要内容如下：

王朴说中原帝国先后丧失了对吴、蜀、幽州、河东的统治权，都是由于政策失误所致。要想讨论攻取这些地方的计策，必须先分析中原帝国失去这些地方的原因。

最初的时候，有五大原因导致朝廷丧失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一是君暗臣邪，朝廷最高决策层昏庸，臣子们碌碌度日，一群糊涂蛋；二是兵骄民困，军队骄纵不效忠国家，老百姓水深火热得不到抚慰；三是奸党内炽，帝国官员派系争斗不息，派系林立，莫衷一是；四是武夫外横，割据军阀不服朝廷统辖，拥兵自立；五是因小失大、积微成著，一系列的小矛盾日积月累造成大患。

现在如果要恢复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必须针对以上五大原因，反其道而行之。

如何反其道呢？王朴给出的建议如下：一是提拔贤良之人，淘汰又笨又坏之徒，以达到奖贤任能的目的；二是广施恩惠，推诚布公，以达到增进信任的目的；三是赏罚分明，以达到激励的目的；四是摒弃奢侈，节约用度，以达到积蓄财富的目的；五是减轻徭役赋税，以达到安

抚和稳定老百姓的目的。等到群才聚集，政令畅通，政治清明，财物充足，上下一心，然后再大举发兵征讨，大功可成。

从敌人一方来说，如果对方知道我们有必取的决心和优势，那么敌人那边也会产生分化，了解情况的人愿意为我们充当间谍，了解山川地理的人愿意充当向导，他们的老百姓从内心里欢迎我们。到那时候，天意也要帮助我们成功啊。

分析完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之后，王朴进而针对具体专题开出了药方，总的指导原则是先易后难。

关于对付南唐的策略。南唐和后周接壤两千多里，边界很长，所以战线也很长，这就为袭扰南唐创造了条件。如何袭扰呢？应当在南唐防备力量薄弱之处下手，声东击西，敌人一定会千里奔走防御救援。敌人只要大范围移动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遇强击弱。在袭扰南唐的时候，不必大动干戈，只要派出小股部队即可。南方人素来谨慎小心，一旦听到警报，无论危险大小，他们必然集中全部力量驰援。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他们几次，将使对南唐消耗大量财力、民力，等他们疲敝衰竭之后，我们可以用最小的力量乘虚取之。

到那时，长江以北的地盘将被我朝占领。占据江北之后，我们可以把江北建设成为攻取江南的新基地，颁行我朝制度和法令，驱使和治理江北的官民，从江北再攻打江南就容易得多了。

夺取江南之后，攻取岭南、巴蜀则易如反掌，如探囊取物。平定南方之后，幽燕等北方地区必然是望风投诚。如果北方不识时务，我朝再大举发兵征讨，也不过是秋风扫落叶，可席卷天下。

虽然岭南、巴蜀、幽燕唾手可得，但是河东绝不会容易屈服。河东一定是最难攻取的死敌，用恩义信用招抚怀柔不管用，只有靠大军强攻。由于去年高平之战后，北汉已经奄奄一息，衰败不堪，没有什么能耐侵扰我边境。所以，等天下荡平之后，我朝腾出手来，最后再一战定河东。

王朴给后周帝国描绘出了扫平环宇、统一天下的路线图。这是一幅恢宏壮丽的蓝图，气魄盖世，逻辑严谨。既然这么令人激动，什么时候

甩开膀子干呢？王朴答案是一年之后可以兴兵。他说现在后周帝国已经具备了几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士卒精练，军队训练有素，特别是柴荣改革军队建设之后，士兵战斗力大大提高；二是甲兵有备，打仗用的武器装备储备充足；三是群下畏法，朝廷令行禁止，军队纪律严明，号令一致，国家运行效率很高；四是诸将效力，在有效的赏罚机制之下，将士们乐意效力奋发。

既然有这么多好的条件，为何还要等一年才能出师呢？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不足之处，那就是粮草还不够多。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机器一旦运转起来，那就是一个吞噬粮草物资的魔兽，是个无底洞。粮草如果一旦断供，战争必然失败。所以，王朴认为再等一年，把今年夏秋两季的粮食收割之后，运输仓储到边防战备基地。粮食丰产丰收，万事俱备，可大举发兵，实施这一伟大的计划。

王朴的这篇《平边策》，对柴荣触动很大，也很符合柴荣的心理预期，扇乎得柴荣那颗年轻好胜之心激动沸腾，一团烈火在胸腔中熊熊燃烧。

其实客观地讲，其他文武群臣以安定治理为核心的策略，也有很高的价值，富国强兵保境安民也是必要的，是审慎的策略。王朴的建议，则要开疆拓土，易守为攻，是积极进取的态度。这两种类型的治国策略，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适用条件。王朴的文章气度恢宏，战略清晰，逻辑严谨，分析深刻，措施具体，神采飞扬，并非是好高骛远纸上谈兵。王朴提出了战略性目标，同时全面地分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既有有利的也有不足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比较客观。所以王朴的文章受到了柴荣这位英明君主的器重是必然的，柴荣看出了这篇文章的战略价值。

王朴的策略不仅仅被周世宗柴荣器重，更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末唐之后，五代十国历经丧乱，天下疲敝，山河破碎，需要统一，只有统一之后才有可能治理好，才有可能消除彼此征伐战乱的混杂局面，才有可能给天下以安定太平。这是历史的需要，可是五代十国几十位君主，有雄心壮志统一天下的没几个人，有能力和办法统一天下的更是凤

毛麟角。王朴“先南后北”的战略构想不仅被柴荣被后周帝国采用，也被后来的赵宋采用，成为改变历史影响深远的战略性策论。

柴荣在心里给王朴打了一百分。没过几天，皇帝下旨提拔王朴为左谏议大夫，协助管辖开封府。王朴一下升到了副部级。

王朴的建议得到了柴荣的充分肯定，但柴荣没有急于宣扬这份《平边策》，他打算充分酝酿准备之后，再全面实施。可是在柴荣启动这份伟大计划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

6．牛人小试牛刀

柴荣的想法很多，时常有冲动。在大举伐淮南之前，他先拿陕甘一带的蜀国地盘练了练身手。牛刀小试，果然不凡。

就在柴荣酝酿实施他的伟大计划的时候，公元955年正月，有人从陕西甘肃一带来京城，向柴荣说蜀国无道，边防废弛，可以将晋汉期间叛离沦陷的地盘收回来。柴荣一听这话，有些兴奋了。这个建议虽然无法和后唐李存勖时期的伐蜀建议相比，但也足够诱人。

读了王朴的《平边策》之后，柴荣更觉得收服陇西凤翔等地盘很有必要，因为那里是粮食主产区之一。扩大粮食供给基地，无疑对实施“先南后北”大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说干就干，周世宗柴荣让群臣推荐伐蜀的大将。王溥推荐了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柴荣认为向训可以胜任，于是下旨命向训和后周的凤翔节度使王景、驻京办主任昝居润一起搭班子，率兵伐蜀。

此时的蜀国皇帝是孟知祥的三儿子孟昶。小孟接班蜀国皇帝之后，已经干了二十年。由于中原历经晋汉，遭逢乱世，蜀国得以偏居西南，小日子过得不错。君臣个个吃得脑满肠肥，天天笙歌，夜夜小酒，不思征伐之谋，不劳边防之忧，几十年间没有什么烦心事。特别是晋汉被契丹所逼，陇西陕甘一带州府脱离中原，投靠了蜀国，这令小孟皇帝感到自己更加了不得。

对于这次后周伐蜀，小孟皇帝没有太当回事，派出了几个大将出兵

秦州，迎战周军。迎战周军的是蜀国的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珪，副职是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俦，驻蜀国京都办事处主任赵崇韬为都监，驻京办副主任赵季札为秦州监军使。这几个人都是小孟皇帝身边的亲信，可谓阵容华丽盛大，与周军的领导班子档次不相上下。

但可笑的是，赵季札刚刚走到德阳，听说王景已经打过来，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向皇帝写信请求辞职不干了，扔下军队，带着一大帮姬妾戏班子和粮草辎重逃回了成都。赵季札擅离职守，逃回成都，给蜀国造成了巨大的震动，蜀人议论纷纷，以为周军大举杀入了四川。小孟皇帝把赵季札找来询问情况，赵季札竟然语无伦次，什么也说不清楚。小孟皇帝这个气啊，一怒之下，砍了赵季札的脑袋。

真正和周军短兵相接的是李廷珪。在威武城一战，周军失利，排陈使胡立被蜀军俘获。时间一晃到了七月份，周师出兵两个月了，没有取得大的战绩。周朝内部又产生了分歧，很多大臣认为劳师无功，四川向来是易守难攻，不要再瞎子点灯白费蜡了，赶紧撤军得了，弄不好，又和石敬瑭伐蜀一样，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柴荣不甘心，他派出赵匡胤去前敌查看情况。赵匡胤昼夜兼程，从前敌回来后汇报说，秦州和凤州可以攻取。这坚定了柴荣的信心，柴荣下令向训和王景全力进攻。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蜀周终于发生了一场激战，这场战役确立了周军的绝对优势。蜀国大将李廷珪派出先锋官李进把守马岭寨，又秘密派出了一支奇袭部队出斜谷，屯兵白涧。此外，李廷珪还派出两支军队进入凤州，分别出兵唐仓镇和黄花谷，目的是切断周军的粮道。周军千里伐蜀，粮草运输是头等大事，当年石敬瑭伐蜀无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粮草供给不上。李廷珪的这组合拳够狠的，计策高明，令周军防不胜防。

可是周军招讨使王景截获了蜀军的情报，掌握了蜀军的军事部署。王景派出偏将张建雄带领两千人马火速赶赴黄花谷，又派出一千人马赶往唐仓。王景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及时派出军队去黄花谷和唐仓镇迎敌，而是另有目的。王景派出的这两支军队并非作为拦截蜀军的主力，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待蜀军到达黄花谷和唐仓镇之后，插到蜀军背后，切

断蜀军归路。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将计就计。



达到黄花谷和唐仓镇的蜀军正要对周军的粮草运输队实施打劫，突然号炮连天，周朝大军从正面掩杀过来。蜀军没有想到周军早有准备。还未开战，这支蜀国奇袭部队在心理上已经败下阵来，再加之寡不敌众，蜀军大败。往回逃跑途中，蜀军又被早已埋伏下的张建雄等部队劫

杀，蜀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两支奇袭部队覆灭的消息传到了李廷珪这里，李廷珪大惊，蜀军大惊。马岭寨和白涧的蜀军，丢弃营寨和关隘，向后撤走。李廷珪、高彦俦无奈，只好退保青泥岭。这一场智斗加力斗的战役，严重动摇了蜀军的军心，蜀国雄武节度使兼侍中韩继勋弃守秦州，逃奔到了成都。秦州被周军攻占，成州、阶州望风投降。

王景率领周军乘势急进，包围了凤州。周军大将韩通带兵占据了城固镇，切断了蜀国的援兵。这是典型的围点打援战术。没多久，凤州坚持不住了，被周军攻克。王景擒获蜀国威武节度使王环及都监赵崇溥等将士五千人。

周军伐蜀，大获全胜，重新确立了中原对秦、凤、成、阶四州的统治权，恢复了后唐时期在此地的版图。后周朝廷下令，大赦秦、凤、阶、成全境。对于俘虏的蜀国将士，愿意留在中原的，给予封赐官职和工作；愿意回四川的，周朝发放路费打发他们回家。废除蜀国在这四个州的苛捐杂税，实行和中原一样的轻赋税政策。柴荣的怀柔政策，在秦、凤、成阶四州的战后恢复建设及巩固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后周朝廷的高明之处。

伐蜀成功，再次验证了柴荣的决断力和意志力。这次战争与高平之战遥相呼应，彻底征服了后周文武百官的心，使他们不得不对这位年轻君王刮目相看，使他们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服从柴荣的领导，使他们不得不自觉自愿地和柴荣一起实施开疆拓土建立霸业的伟大计划。

柴荣此时也已经很成熟，政治谋略和经验比较老道了。文武百官朝贺伐蜀之功，柴荣没有像后唐庄宗李存勖那样将赫赫战功据为己有，而是表扬了两个人。柴荣说：“边功之成，王溥择帅之力也！”周世宗的这句话，既赞扬了王溥识人荐人的贡献，也肯定了主帅向训的直接作用。

柴荣很会做人，更会做皇帝，对大臣给足了面子。

得此殊荣，臣子很有面子，谁还不给皇帝卖命？

后周这边张灯结彩举国庆祝，蜀国那边可是愁眉苦脸心情郁闷。好在小孟皇帝也不是昏君，他赦免了李廷珪等人，没有将战争失利的罪责

全部算在这几个人头上。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将士尽力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也是为君之道。小孟皇帝摸不透后周这位新皇帝柴荣的脾气，不知道柴荣到底想干什么。为了安全起见，小孟皇帝向周世宗柴荣写去了求和书信。柴荣很骄傲，没有搭理小孟。小孟更紧张了，赶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在陆上要道剑门关和长江水上要道白帝城，加强了守卫和防备。

小孟皇帝天天提心吊胆，觉得周军随时都会攻入四川。每天早上起来，小孟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有没有周军来犯的消息。一天天过去了，周军仍然没有消息。小孟纳闷了，周军怎么会不来了呢？

柴荣试完牛刀之后，该干什么了呢？

宰牛啊！

柴荣放弃了四川这个硬骨头，调头去宰一头大肥牛。

7．初征淮南

柴荣决心实施他的“先南后北”战略，调集了举国之力，精心准备之后，发动了征南唐的战争。尽管后周没有一举灭掉南唐，但已经把势力范围拓展到了长江一线。

柴荣作为后周二世皇帝，和后晋二世皇帝石重贵有一些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军旅出身，登基时具有相似的年龄，继承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家底儿，没有皇位的内部竞争对手威胁，两人都想振兴中原有所作为。可是两人在战略视野及执政能力上的差距却是天壤之别。石重贵一开始就盯上了当世最强大的契丹，并不惜撕破和契丹友好的关系，主动攻击，以卵击石，最后国破身辱，成为五代时期结局最惨的皇帝之一。尽管契丹和后周敌对，尽管契丹在辽穆宗继位后一度走下坡路，但柴荣明白契丹仍然是当世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柴荣并没有把收服燕云十六州作为首要使命，更没有将此作为思想包袱背在身上。柴荣审时度势，综合权衡，向软柿子下了手，这个软柿子就是淮南的南唐。

淮南是什么情况呢？为何成了南唐？

吴国执政徐知诰把持吴国朝政十多年之后，总想篡位杨溥取而代之。可是杨溥谦让谨慎，徐知诰迟迟找不到借口动手。后来徐知诰一天天变老，终于忍不下去了，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治把戏，通过文斗取得了吴国的政权。由于徐知诰原本姓李，他为了“光宗耀祖”，就扯虎皮拉大旗，借用冒用篡用利用了李世民建立的李唐帝国国号，并煞有介事地自称李世民的后裔。徐知诰比郭威稍谦虚一些，只是和几百年前的李世民攀亲戚。郭威直接和几千年前西周王室攀了亲戚。

徐知诰野心不大，也不好战，与左邻右舍保持着和平共处的关系，只想在淮南这块土地上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还算得上是一位体恤民情，爱惜民力的皇帝。后来徐知诰迷恋炼丹，结果吃药多了中毒身亡。徐知诰在位七年，临死将南唐皇位传给了长子李璟。李璟原名李璟通，徐知诰称帝后给李璟通更名为李璟。

公元943年，李璟继位。这一年年初还有几个政权换了皇帝。中原晋高祖石敬瑭去世，儿子石重贵继位。南汉皇帝刘玢被四弟刘洪熙暗杀，刘洪熙篡位。前一年吴越国的钱传瓘被精神分裂症夺去生命，儿子钱弘佐刚刚即位一年。

李璟继位之后，在父皇徐知诰（李昇）灵柩之前和几个弟弟盟誓，唐国帝位传承实行“兄终弟及”制度。这个盟约安抚了几个手握实权的王子，消除了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稳定了李璟的统治。李璟在位期间，正赶上中原狼烟四起，战乱频仍，后晋和契丹打仗被灭国，后汉受河中三藩搅乱，中原乱得一团糟。李璟割据淮南，小日子过得不错。后来楚国内乱，马氏兄弟自相残杀，为李璟出兵夺取楚国大片土地创造了机会。

南唐的国土迅速拓展，东到衢州、婺州，南到五岭，西至湖湘，北据淮河，统辖三十余州，地方广袤数千里，是当世辖区最大的独立王国。难怪李璟总觉得自己能力强，大有光复李唐帝国，统一天下的冲动。南唐一会儿和契丹结盟，一会儿和后蜀结盟，一会儿又和北汉结盟，一会儿支持李守贞，一会儿又支持慕容彦超，总想着打到中原去。可大多数情况下，雷声大雨点小，咋呼咋呼了事。

南唐皇帝李璟性格柔和宽厚，喜欢研究诗词文章，不太勤于政务，重用了冯延巳、冯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等人，这些人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吴人谓之“五鬼”。李璟在位第十一年，都城金陵失火。这把大火演变成了漫天火灾，气势汹汹，烈焰腾腾，足足烧了一个多月才熄灭。金陵城历经徐温、徐知诰几十年修建扩建改建，已经是江南的一座繁华名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军事基地。这把大火把金陵城付之一炬，遍地焦土废墟，简直成了一个巨大的焚化垃圾场。这样一场都城火灾对南唐朝野都是个沉重的打击，搞得上上下下心情低落情绪郁闷，疑神疑鬼地以为触犯了什么天忌，遭了天谴。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金陵大火第二年，淮南农业绝收，粮食绝产，出现大面积的饥荒。老百姓饿死的比比皆是，尸横遍野，瘟疫传播，一番人间地狱惨状。这一年是公元954年。

公元955年十一月初一。

天寒地冻。

河川冰封。

草木肃杀。

柴荣下达了征伐南唐的总动员令。后周帝国派出了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庐州、寿州等行府事，也就是伐淮南大军总指挥。以许州忠武节度使王彦超为李谷的副总指挥。李谷统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名大将出兵。柴荣用人喜欢超拔出奇，要么是从籍籍无名之辈中选拔到中央政府、让文官干武职，要么让武官干文职。这次征淮南的司令部构成就是一个例证。李谷早年习武，可几十年来一直是文官，虽然官居宰相，却担纲了伐淮战争的总指挥。王彦超虽然军旅时间不短，但并非当朝第一大将。韩令坤更只不过是二流新秀。不过这倒是应验了李谷二十多年前的豪言壮语，当时年轻气盛的李谷曾向好友韩熙载抒发志向：如果他做了中原的宰相，一定会挥师平定江淮。

为了筹集足够的粮草钱财，柴荣把枢密院承旨张美调任为右领军大将军、代理三司使，接替了景范的职位。张美是个理财高手，在他的精心运筹之下，保障了后周与南唐的战争以及其他的战争军费开支，柴荣

得以全身心投入前线战事，没有后顾之忧。

朱全忠当年几次征淮南都以失利告终，这是朱全忠至死的隐痛。朱友贞在继位之初和淮南打过一仗，以后几十年间，中原和淮南几乎再没有打过仗。李存勖和李嗣源动过这方面的心思，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原因主要还是中原人不习水战，一旦打到河湖错落的水乡，北方士兵不是晕船晕水，就是水土不服传染瘟疫。结果往往是劳师无功，甚至功败垂成。

后周帝国这次将扫平天下的行动目标，首先对准了淮南，有把握吗？没困难吗？

困难当然有，但可以想办法解决。

首先是通过天时克服地理困难。后周选在冬季出兵，看起来似乎犯了兵家大忌。出兵作战不是以春秋季为最佳吗？并非如此，这要看在哪里，适合谁。中原地区作战，以春秋季为首选，因为早春不伤庄稼，晚秋已经完成收割，而且雨水较少便于行军，气温不冷不热适合奋力拼杀。可是契丹就不这么办，他们最合适的出兵季节是初冬和初春，而且以骑兵奔袭掠夺为主，时间短，速战速决。原因是契丹到中原来的目的是掠夺，大车小辆地带着牲口和草料，不能持久，既不抗冻也很怕热，必须在大雪封山或初夏来临之前收兵。

后周选择十一月出兵淮南，主要原因是冬季雨水少，土地干旱，河汊冰结，病菌稀少，容易识别水位深浅辨明方位。这一点对以北方士兵为主的后周部队十分重要，可以有效避免因水位涨落造成的道路迷失，避免湿热造成的瘟疫传播，避免士兵腿脚长期浸泡雨水而溃烂，避免道路泥泞而阻遏粮草运输。所以，冬季对于后周很有利。而久经沙场狡猾诡诈的朱全忠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由于轻敌冒进征战心切，多场主要的战役都选在了雨季，结果铩羽而归。

这次柴荣南征和几十年前朱全忠南征还有一个不同，那就是对手不同。朱全忠的对手是处在鼎盛时期的杨行密。杨行密乃乱世枭雄，行军打仗本事了得，治国理政也是当世高手。朱杨二人可以说旗鼓相当不分上下，朱全忠难以讨到便宜也是情理之中的了。而柴荣的对手是李璟。

这位李璟作为皇帝，虽然比杨行密的身份高出许多，可本事却差得远了。

除了精心挑选了出征时间之外，柴荣还精心挑选了地点。这次伐唐的前沿阵地选在了寿州。

寿州（今安徽淮南市凤台县）是淮南的北大门，是南北之战的必争之地。寿州是军事重镇。柴荣在出兵淮南之前，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他得知每年冬天淮河水位下降，南唐要增派部队沿河巡视驻守，称为“把浅”。由于多年来淮南和中原没有战争，各忙各的，谁也顾不上谁，寿州一带相对比较平静。寿州监军吴廷绍认为边防安宁，每年增派这么多军队，只是白白消耗粮草，他于是向后唐朝廷建议，取消了每年冬季的“把浅”战备。清淮节度使刘仁赡认为战备乃常态，不可因一时的特殊情况而废弛，极力要求坚持“把浅”战备。可是南唐朝廷没有听取刘仁赡的意见。

南唐放松警惕，取消战备，这对后周来讲当然是好消息。

寿州节度使和监军不和，这对后周来说当然也是好消息。

高手相争，疏忽大意乃是胜败的关键。

这种情况下，周军如果不打寿州会很不好意思。

在做了天时地利的准备之后，后周还制造了巨大的政治舆论，发布讨伐檄文，指斥南唐窃据一方，篡号称帝，招收亡命之徒，骚扰中原，欺凌四邻，勾结契丹，罪大恶极，人神共愤。柴荣把自己宣传成替天行道，讨伐逆贼的正义之师，通过发动舆论工具，对南唐实施压制，并孤立南唐的国际政治关系，以争取人心。

南唐皇帝李璟这些年歌舞升平，四邻无敌，正在摇头晃脑地吟诗作对，突然听得寿州战报，他吓了一跳。李璟脱口而出道：“怎么啦，周军要来攻我淮南？这是从何说起啊？快召集文武开会，商议御敌之策。”

经过一番紧张讨论，南唐派出了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也就是大元帅，率领两万人马赶赴寿州前线，抵挡周军。以奉化节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晖为应援使，率领三万人马屯兵定远，构筑第二道防线。把资深大谋士宋齐丘从镇南节度使任上调回，参谋国政。宋齐丘

曾经辅佐徐知诰几十年，为徐知诰一步步夺取吴国权柄出谋划策，出力甚多。

此时最紧张的还是寿州。

驻扎在寿州的淮南军队已经多年不打仗，几乎不习惯打仗，几乎忘记了打仗，几乎忘记了他们还是军人。突然听说周军浩浩荡荡从北方杀来，寿州城内像开了锅，乱作一团。倒是节度使刘仁赡沉得住气，颇有大将风范，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分兵把守重要隘口，积极组织防御。大将是军队的主心骨，刘仁赡稳住心神，部队和老百姓这才稍稍安定下来。

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周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伐淮南。淮军毫无防备，节节败退。周军在淮河正阳渡口，搭起了浮桥，几万大军掩杀过河。十二月，王彦超和周军先锋官白延遇先后在寿州城外击败淮军边防部队，一口气打到了寿州城下。

过了淮河的周军忽然发现寿州不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容易攻破，刘仁赡很善于用兵，而且南唐支援大军已经顺淮河浩浩荡荡向寿州开来。李谷和众将商议后，认为周军不习水战，更没有舟车战船，面对广阔河面上的淮军水师，周军处于劣势。历经杨行密、徐温、徐知诰几代人发展壮大，淮军水师已经成为最强大的水军，淮军个个都是水中蛟龙，战斗力盖世无双。由于担心被寿州城内和淮河上的淮军水师前后夹击，李谷决定暂时撤回正阳浮桥以北，以待后周援军。

公元956年正月，李谷将他撤军的计划报告了周世宗柴荣。柴荣此时正要御驾亲征，正在做各项部署，准备择日出师。听说李谷要撤军，柴荣急了，他说：“怎可轻易撤军，军队一撤，士气必挫。”

柴荣立即派出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李重进星夜兼程赶赴正阳前线。李重进临走之前，柴荣对李重进面授机宜，嘱咐李重进：“我军北撤，唐军一定追击。你火速赶往前线。如果唐军追击，你务必要迎头痛击唐军。”

有道是进军难，撤军更难。虽然李谷他们是主动撤军，可是仍然产生了混乱，丢弃了大量锣鼓帐篷粮草辎重，周军狼狈不堪。

柴荣正要亲自出征淮南的时候，枢密使郑仁诲去世了。郑仁诲对郭威和柴荣父子尽责尽忠，是后周朝廷的擎天白玉柱。郑仁诲的去世令柴荣很是悲伤，他要亲自到郑仁诲家吊唁慰问。礼宾司反对说："皇帝此时去吊孝哭丧，于时令不合。"柴荣不管那一套，说道："我和郑爱卿，君臣情义深重，我去吊唁有什么不合适的？"柴荣坚持亲自到郑仁诲家恸哭致哀，郑家也是极尽哀荣。

柴荣是个工作狂，精力超级旺盛，甚至过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赌博，不打猎，不玩鹰，不遛狗，不好色，不贪吃，不爱奢侈名牌，不乘豪车宝马，不住豪华宫殿，不养花弄草，不看戏听曲，不踢球摔跤，不登山旅游，不炼丹修道，不和宦官厮混，不和奸小打闹，不私藏财物，不爱数钞票。伐淮南这么大的战争摆在面前，可是别的事情他仍然抓得很紧，丝毫不耽误。借着冬春农闲时节，柴荣坚持实施他的宏大基建工程。朝廷下令，征调开封府、曹、滑、郑州的十多万民工修建开封的外城。

这就是柴荣，一个认真刚毅而又执著的人。

皇帝亲自去前线打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京师安危，这是国之根本，在一定程度上比皇帝还重要。所以，柴荣在离京之前，对留守看家工作做了细致部署。调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为东京留守，以端明殿学士王朴为副留守，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既互相参谋协助，又互相制衡监督。以彰信节度使韩通为点检侍卫司及京内外都巡检，也就是京城警备区司令兼警察局长。

为了接应李谷，柴荣已经把李重进派往正阳前线，另外调河阳节度使白重赞率领皇帝禁卫军三千人马驻扎在颍上。周世宗柴荣亲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寿州。

救兵如救火。李重进身负皇命，星夜兼程赶赴正阳前线，拦截驰援寿州而来的南唐刘彦贞大军。李重进和李谷会合之后，李谷仍然坚持稳扎稳打，打算以持久战拖垮南唐。他上书柴荣，劝柴荣不要来前线，驻军陈州和颍上就行，这样可以和李谷他们遥相呼应，更重要的是可以确保粮道安全。柴荣看了李谷的书信，觉得李谷太缺乏进取精神，过于老

成持重。柴荣对李谷的打仗风格露出不悦之色。

话说李重进急匆匆赶到正阳北渡口之时，正遇到南唐北伐大元帅刘彦贞的增援部队。刘彦贞这家伙根本就不懂得领兵打仗之道，平日里作威作福，猛劲儿敛财搜刮，行贿受贿。李璟之所以选了刘彦贞这么个草包为北伐元帅，是因为刘彦贞花钱喂饱了一大批南唐的权臣。这些权臣在李璟面前把刘彦贞夸得和朵花似的。

刘彦贞气势汹汹赶到寿州。听说李谷焚烧浮桥自动退兵而去，他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周兵鼠辈而已，听说我大军到来，不战而逃，可笑啊可笑。来人，点齐军兵，给我追击周军，杀他个片甲不留！”

驻扎在寿州的南唐清淮节度使刘仁赡急忙站出来阻拦道：“大帅你还没到寿州，敌人已经先跑了，这是惧怕您的声威。既然他们已经主动撤走，我们不必急于求战。况且周军全师而退，战斗实力不可小看。大帅还是稳重为好。”

刘彦贞斜了一眼刘仁赡，语带嘲讽地说道：“刘将军，想必是你吃了几个败仗，被周军吓住了吧。现在我是主帅，行军打仗按我的命令办！”

刘仁赡不敢再言语。南唐军队咋咋呼呼地铺天盖地向淮河北岸的周军掩杀过来。此时后周大将李重进刚刚来到前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喝口水。李重进牢记柴荣的指令，只要淮军追杀，一定要奋力还击，决非不手软。李重进率领部下韩令坤、赵弘殷等人和李谷一起向南迎击淮军。

这是周唐两军主力第一次全面交手，都是生力军，都刚刚抵达前线，都还摸不清敌人的虚实，都求胜心切。双方在淮河岸边爆发激战。这一战杀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动人心魄。喊杀声震彻大地，兵器交击声直冲云霄。淮军犯了骄兵必败的大忌，他们原以为只要淮军渡河，周军一定会吓破心胆，望风而逃。万万没想到，周军竟然焕发出了无比的战斗力，个个如狼似虎，猛冲猛打，毫无惧色。

天地之间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勇猛的军队了，自从李克用的沙陀军团和朱全忠的宣武军团之后，四十多年来，再也没有这么训练有素、纪律

严格、作战勇敢、进退整齐的军队。周军之所以如此英勇善战，主要得益于柴荣这两年大刀阔斧的军队改革和建设，才真正使这支国家军队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成为一支虎狼之师。

尽管周军兵力大大少于淮军，可激战半日之后，淮军惨败。淮军主帅刘彦贞被李重进斩首阵亡，副将咸师朗被周军生擒活捉。淮军被周军歼灭一万多人，尸横遍野，三十里范围内全是淮军的尸首和残破的战车及辎重。周军大获全胜，缴获粮草物资铠甲刀枪不计其数。这一仗，周军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打出了气势。由于李重进长得黑，淮南人畏惧地称其为“黑大王”。此战使南唐朝野震动，上下惊慌失措，真正感到了大敌当前，国难临头。这一仗，周军由被动转主动，再一次验证了柴荣用兵策略的高明与成功。

由于周世宗柴荣和李谷的用兵策略出现分歧，柴荣决定由李重进代替李谷为南征大元帅。李谷退居二线，在被后周占据的南唐地盘上做地方行政工作，负责地方建设、筹粮、筹钱。

柴荣一举杀到寿州城下，征调了宋、亳、陈、颍、徐、宿、许、蔡等州数十万的民夫，修筑工事。周军将寿州团团包围，日夜轮番攻城。无奈寿州城太坚固，刘仁赡太坚强，寿州城久攻不下。

在围攻寿州的同时，柴荣没有忽视其他事情。他派人及时出榜安民，通告老百姓不要惧怕周军，不要惧怕战争，可以和往常一样过日子。柴荣还三令五申要求周军严明军纪，严禁骚扰百姓。周军这么做的目的是边打边争取民心，把战争保持在正义之师的水准线之上，决不能掺杂施假，决不能走样变味儿。这也是柴荣的高明之处。

柴荣到达前线之后，展示了他特有的强大攻击力。柴荣的风格是不打则已，一旦开战就如雷霆万钧，狂风暴雨，攻击波一浪接一浪，铺天盖地，直到把对手彻底摧垮摧毁。

柴荣这次几乎带来了后周军界的所有精锐部队，英勇善战的大将云集寿州。柴荣坐镇指挥，分派各路大军呈扇面状渡过淮河向南唐发起猛烈攻击。在不同方向上承担攻击任务的有李重进兵团、张永德兵团、赵匡胤兵团、韩令坤兵团、王审琦兵团、武行德兵团。其中，李重进兵团

以围攻寿州为主，韩令坤兵团从东路朝扬州进发，赵匡胤兵团从西路朝金陵进发，武行德兵团向东朝濠州进发。赵匡胤和韩令坤这两位后起之秀的攻势最为凌厉，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把淮南之地切割为支离破碎的战场，任凭周军宰割。

公元956年二月，柴荣派赵匡胤星夜兼程奔袭滁州的清流关。驻守清流关的是南唐大将皇甫晖。皇甫晖所部兵马号称有十五万之众。皇甫晖这个人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前文书《铁血中原》之《太妃的预言》中，这家伙刚刚面世，是后唐贝州驻军的一个军卒，后趁机作乱，挟持赵在礼占据了魏州。后来他从后唐的陈州刺史升任后晋的密州刺史。契丹灭晋，皇甫晖不愿投降契丹，于是带人投奔了南唐。

赵匡胤赶到清流关时，皇甫晖正在和周军先锋激战。赵匡胤没有直接加入战团，而是带着所部人马悄悄绕到山后面，人喊马嘶地从淮军侧翼杀了出来。皇甫晖大吃一惊，没想到半路里杀出一个“程咬金”。淮军不敢恋战，急忙撤入滁州城内。淮军边往滁州城内撤，边砍断护城河吊桥，打算避而不战，固守滁州。赵匡胤眼疾手快，看到敌军已过护城河，他一提丝缰，战马腾空而起，挥动令旗带人直接涉水过河，追到滁州城下。此时淮军已经全部入城，城门“吱呀呀”关闭，赵匡胤的战马差一点就撞上滁州城门。

已经入城的皇甫晖，站在城楼之上，俯视周军。这时候，他才发现，周军只有区区几千人马。皇甫晖心神稍稍恢复，信心大增，认为以他几万人的力量，有足够的把握歼灭这支远征部队。皇甫晖对赵匡胤喊话：“赵匡胤，咱们各为其主，今日疆场对峙，如果是好汉的话，咱们各自摆开阵势，你我大战三百回合。”赵匡胤仰头看了看皇甫晖，轻松地笑了笑，招招手，说道：“好啊，那你出来吧。”

赵匡胤示意周军让开城门，退出一箭之地，让淮军出城列阵。皇甫晖重整旗鼓，点齐精兵，打开城门，号炮一声之后冲出城来，要和赵匡胤明刀明枪决一死战。就在皇甫晖端坐马鞍从城门洞往外走的时候，赵匡胤突然用战靴马刺一磕胯下马肋骨，赵匡胤的战马刺痛之下，长啸一声翻蹄亮掌冲出本部军阵。赵匡胤俯身藏在马脖子后面，从后背抽出了

三尺长的重剑握在手中。赵匡胤人马合一，如闪电般向淮军阵地冲来。此时此刻，皇甫晖刚刚走到护城河外，淮军还没有摆开阵势，甚至还没有看清楚对面周军的阵容，赵匡胤已经在眨眼之间奔袭到面前。赵匡胤抡起长剑向皇甫晖劈头盖脸砸下。皇甫晖万万没想到赵匡胤会给他来这一手。这就叫做兵不厌诈，皇甫晖吃了大意的亏，有些亏可以吃，吃亏长见识。有些亏不能吃，一道白光闪过，皇甫晖“哎呀”大叫一声坠落马下，头部血流如注。



赵匡胤气势如虹，战马乘势在淮军阵地中猛冲，一边冲杀，赵匡胤一边大喊：“我只擒拿皇甫晖，尔等让在一边，否则人头落地！”淮军全都懵了，被眼前突发的一幕惊呆了震傻了，已经完全忘记了使命和自卫的反应，呼啦啦淮军闪在两边，给赵匡胤让出了一条宽敞的大道。赵匡胤马不停蹄像旋风一样掠过敌阵，此时他腋下又生擒活捉了一人，此人

正是皇甫晖的副将姚凤。

周军之中不仅赵匡胤反应敏捷迅速，赵匡胤的所部兵马在第一时间领会了主帅的意图，跟随赵匡胤冲入淮军军阵。顷刻之间，淮军四散溃败。

周军杀入滁州。

赵匡胤大获全胜，占据了滁州。第三天夜里，滁州城外来了一支周朝兵马，要求入城借宿休息。接到禀报之后，赵匡胤走上城头，向外观瞧。城外黑乎乎的夜色里的确有一支几千人的军马，看番号是周军。赵匡胤高声断喝：“城外何人？”

城外周军中走出一人一骑，此人声音洪亮而沉毅，回答道：“大周朝侍卫亲军马军副指挥使赵弘殷是耶。”赵弘殷是赵匡胤的老爹。沙场之上，父子相见，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幕。按照一般人的逻辑，赵匡胤应该急忙打开城门，迎接老爹进城休息。令城内城外所有人意外和震撼的是，赵匡胤回答道：“老爹，你我虽然是至亲骨肉，本应相见慰劳。可是天色已晚，军情不明，守卫城池是我的职责，我不敢大意。不能请您入城！”

赵弘殷一听赵匡胤这话，既好气又赞许，赵匡胤头脑冷静，分得出轻重。在刚刚占领敌人地盘的时候，的确需要倍加小心，尤其是夜色之中，军情难以勘测，真假难辨。赵弘殷军队在外露宿一夜问题不大。可假如是淮军假扮周军夜袭滁州，那可就麻烦大了。

赵弘殷带领人马在早春的寒风中，露宿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得以入城休整。

柴荣在征淮南的过程中，战争和治理并重，并非是简单的军事征服。周朝武将只负责攻城略地，另外再派官员出任州抚，按照周朝的制度改造所占据的地盘，将其纳入周朝的治理体系。赵匡胤攻克滁州，柴荣派来了多个官员治理滁州。翰林学士窦仪来到滁州清查户口及府库钱粮。赵匡胤派亲信找窦仪要几匹布赏赐军校。窦仪拒绝了，说道：“赵公最初克城之时，城内的东西你可以随便拿，谁也说不得什么。可现在既然已经封存为朝廷的国家财物，除非皇帝下旨，谁也不能动了。”在窦仪

那里碰了钉子的赵匡胤，不仅没有恼羞成怒嫉恨窦仪，反倒因此对窦仪产生了敬意。

封查府库之外，柴荣派来了左金吾卫将军马崇祚做滁州的地方官。柴荣为滁州配置的领导班子之中，还有一人，此人名叫赵普，出任滁州军事判官。在恢复滁州治安的过程中，由于赵普工作细致，逐一审讯鉴别，避免了大批屠杀现象。赵匡胤对赵普这个人产生了兴趣，认为这个小伙子不一般，有出奇的才干。赵普此人就是后世著名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大宋首席宰相。

赵匡胤自出道以来，大仗大胜，小仗小胜，战无不胜，所向克捷，凯歌频传，在周军和淮军中的名气迅速崛起，成为了一位威震四方的年轻将领。赵匡胤身材高大，性格豪爽，为人讲义气够哥们，喜欢结交，气质十分阳光，这更增添了他的气场效应。他的传奇故事为人津津乐道。每次出战对敌的时候，赵匡胤一定是鲜衣怒马，盔明甲亮，征衣鲜艳，旗帜鲜明。赵匡胤不仅人打扮得漂亮夺目，把战马也打扮得精神十足。他在马鞍、马辔、马镫上装饰了色彩艳丽的缨穗盘扣铜钉。赵匡胤在两军阵前一站，如天神下凡，光彩耀眼，十分拉风。赵匡胤的同僚们好心好意劝诫他不要这么招摇，这样很容易被敌军辨认，容易遭到攻击。赵匡胤气概干云，豪爽地笑笑说道：“你说对了，我就是要让敌人认出我来，知道我赵匡胤来了！”

周军势如破竹，攻城拔寨，把淮军打得节节败退。南唐皇帝李璟害怕了，产生了求和的念头，派人带着书信拜见柴荣，表示愿意息兵罢战，两国修好，认柴荣为兄皇帝，每年向大周进贡钱财。柴荣冷冷地瞟了一眼李璟的书信，没作任何答复。柴荣一旦动手，绝不肯轻易罢手。他还有更大的欲望。

周军派出的间谍侦探陆续从四面八方收集来大量情报，把南唐内外的虚实打听了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南唐将主力部队都部署在了淮河一线，特别是西北一带与周军接阵的正面。还有一部分南唐兵力被派往了西南，以防御吴越国的偷袭。南唐东南大后方兵力空虚。远在长江下游的东都扬州兵力薄弱，无重兵把守。周世宗柴荣得到这个消息后，萌生

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要千里奔袭扬州，直插南唐腹地。

兵贵在用奇。

奇正相生。

兵贵神速。

柴荣派出韩令坤率领一支骑军越过淮河，千里长途奔袭南唐东都扬州。临行之前，柴荣对韩令坤叮嘱道：“不要残害老百姓，不要发掘破坏南唐皇室陵寝。”

韩令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扬州，他派出白延遇带领五百骑兵先期入城。白延遇所部周军已经大摇大摆地进入扬州城了，扬州城内的南唐人居然毫无察觉。等到韩令坤大军杀到城外，扬州的南唐文武官员这才发现周军已经从天而降。南唐东都营屯使贾崇一把火烧掉官府民舍，弃城而逃，扬州副留守冯延鲁，也就是南唐“五鬼”之一，听说周军杀到，吓得尿了裤子，慌忙剃了脑袋装扮成和尚，藏在寺庙之中。后来周军在寺庙里搜到了冯延鲁，将其打入囚车木笼押送寿州。

韩令坤按照柴荣的嘱咐，张榜安民，严明军纪，很快就稳定了扬州城内的秩序。前文书《千山残雪》中我们曾讲述过楚国的灭亡。楚王马殷的儿子们窝里斗，窝囊废，终于被南唐李璟捡了大便宜，占去了楚国土地的大半，马希崇也被掳掠到了扬州。现在马希崇及其后人还在扬州，柴荣下旨对这些人实行优待政策，给吃给喝，保全家眷。

滁州失陷，扬州被占，其他关隘要么投降，要么被围困，淮南全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中原乱了几十年，朝代换了四五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皇帝不是笨蛋软蛋就是混蛋，谁也没想到，这横空出世冒出来一个年轻皇帝柴荣，竟然如此厉害，大有翻江倒海，横扫天下的架势。

李璟绝望了。

李璟服输了。

李璟终于认识到自己和柴荣不是一个等级上的了。

为了保住最后的地盘和面子，南唐皇帝李璟派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和工部侍郎、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前往寿州，拜见柴荣，表示愿意

向大周朝称臣纳贡，献上御服、茶药，及金器千两、银器五千两、缯锦二千匹、犒军牛五百头、酒二千坛。南唐的这个态度够虔诚了，够孙子了，够放血了。

南唐使者以为靠这些应该可以打动柴荣。

可是柴荣摆出了威武雄壮的仪仗队接待了南唐的两位重量级使者。没等钟谟、李德明开口说话，周世宗柴荣用冷峻的眼神盯住了他们，令两人不寒而栗。柴荣缓缓说道："回去告诉你家主子，赶快来见朕，赔礼道歉，悔过自新，如此则平安无事。如若不然，朕将兵扫金陵，荡平江南！"

唐周虽在谈判，烽火并未停息。

韩令坤占据扬州后，又攻陷了邻近的泰州。南唐见后周态度傲慢不可动摇，转而打算向契丹求援，和契丹南北夹击后周。可是南唐派出契丹的密使在半路上被后周军队截获，南唐最后挣扎的努力化为泡影。

柴荣坚持认为刀枪之下论输赢，必须打下重镇寿州，才能彻底击碎南唐的心理和军事防线。于是，柴荣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寿州的会战。他命人重新修筑了下蔡浮桥，构筑淮河水寨，研究攻打方案。为了攻打寿州，柴荣把赵匡胤调了回来。

赵匡胤乘皮筏子沿淮河进入寿州城外的护城河中，打算仰攻寿州。刘仁赡带领军民奋勇迎战，淮军使用了重型装备，从城头发射重机弩。这重机弩在前文书《风雨飘摇》之《刺史的约会》中出现过，我们详细介绍过这种武器的厉害。和人的臂膀一般粗细的弩箭呼啸着射向周军。周军这次损失惨重，弩箭在赵匡胤身边雨点般落下。危急时刻，牙将张琼挺身挡在了赵匡胤身前。一支弩箭射进了张琼大腿中，张琼应声倒下。

周军急忙撤出战斗。赵匡胤命人紧急抢救张琼。张琼在昏死中苏醒过来，众人七手八脚地要将弩箭从张琼腿中拔出来。可是铁质的箭簇已经射入腿骨，拔不动。张琼要来一大碗酒，仰头喝下去之后，说道："你们拔吧，我忍着。"那个时代，没有麻药，也没有止疼药，打针输液更是不可能。众人用刀尖做杠杆，用力剜，才把这支大弩箭从张琼腿中拔出

来。拔箭的过程中，张琼的鲜血流了一大盆。强忍刺骨钻心的剧痛，张琼神色自若，没吭一声，只是脸上豆大的汗珠子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张琼的雄壮不亚于关二爷刮骨疗毒。

在中线滁州和东线扬州大获全胜的时候，西线也传来捷报。周将何超带领安、随、申、蔡四州兵马攻下南唐西北重镇光州。郭令图攻下了南唐西南长江重镇舒州（今安庆之潜山县）。随后蕲州、黄州也相继被周军占领。其中舒州被郭令图占领之后，又被淮南人夺取，幸亏后周铁骑都指挥使王审琦驰援郭令图，再次占据舒州。

求救契丹没成功，南唐皇帝李璟再次回到谈判桌上。这次他派出了右仆射宰相孙晟与礼部尚书王崇质来寿州拜见柴荣。唐使转达了李璟的态度，末唐以来，天下分崩离析，群龙无首，各占一方。臣李璟我沿袭前祖，苟安淮南。现在天命有归，圣人大周皇帝出世，我愿意臣服，作为外臣属国，服从您的领导。请您罢兵，如此也彰显您的怀柔圣德，天下人一定会佩服。同时，南唐再次进献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孙晟从金陵出发之前，对大奸臣冯延己说：“此行按职责应该你去，可如果我推辞，则有负先帝之恩。”冯延已奸诈地笑了笑，又拍了拍孙晟的肩膀，勉励他出使成功。

孙晟和王崇质来到柴荣大营，柴荣打发他们到寿州城下劝降刘仁赡。这个刘仁赡的确让柴荣很头疼。各地州城府县纷纷臣服周军，唯独这个寿州是块硬骨头，啃不动。刘仁赡见孙晟到来，他披挂整齐，在寿州城头施礼磕头，遥问朝廷和皇帝安好。孙晟仰望刘仁赡说道：“君受我南唐国家厚恩，绝不可开门投降。”听说孙晟不仅不劝降刘仁赡，反倒激励刘仁赡抗拒周师，柴荣大怒，要把孙晟砍了。孙晟说：“臣是唐国的宰相，岂可劝节度使叛国投敌呢？”柴荣觉得孙晟的话也有道理，觉得孙晟也算是有气节，最终还是饶过孙晟一死。

这次周唐谈判，南唐完全处于下风，孙晟和王崇质他们谈得很艰苦。南唐李璟再次做出重大让步，请求废除自己的皇帝称号，割让寿、濠、泗、楚、光、海六州给后周，在此基础上，每年进贡金帛百万。要说这个条件实在是很优惠了，也实在是很诱人了。可是柴荣的胃口也实

在是太大。他认为淮南大部分土地已经纳入后周控制之下，几路大军捷报频传，进军顺利，形势一片大好。柴荣打算一鼓作气全部占据长江以北的土地。年轻气盛的后周皇帝柴荣再次拒绝了南唐的求和条件。

上一批来谈判的南唐使者李德明还在周营，他见柴荣如此坚决，而且周军如此勇猛，知道南唐大势已去，南唐根本不是后周的对手。为了保全南唐的最后一点点基业，他认为南唐只有接受柴荣的条件，割让长江以北土地，才可能求得和平共处的机会。李德明向柴荣请示，愿意回金陵劝说李璟划出江北土地。

李德明回到金陵后，提出割让江北的建议，在南唐朝廷中引发了轩然大波。南唐皇帝李璟觉得太窝囊，太不甘心，损失太大，对李德明的建议觉得很不高兴。大谋士宋齐丘认为周军虎狼之口欲壑难填，割让土地对南唐毫无帮助，指责李德明言过其实，太夸张。枢密使陈觉、副枢密使李征古一向与李德明不和，向李璟控告李德明卖国求荣。这次大争论是关系南唐命运的争论，是国家利害的集中交锋，刺激了南唐核心统治集团的利益。南唐皇帝李璟最终没有同意李德明的建议，恼羞成怒之际李璟把李德明作为卖国贼腰斩于金陵闹市。

既然柴荣欺人太甚，咄咄逼人，李璟决定也不再当孬种，决定破釜沉舟和柴荣拼了。宁可战死，也不能吓死。南唐皇帝李璟派出皇弟诸道兵马大元帅齐王李璟达统兵抗拒周军，派陈觉为监军使，前武安节度使边镐为应援都军使。中书舍人（皇帝办公厅主任）韩熙载向李璟建议说："论信任关系没有比亲王更近的了，论责任没有比元帅更重的了，还用监军使干什么！"李璟不听，坚决按自己的主张办。前文书《考验》一节中，我们曾简述过韩熙载，他曾壮志凌云，要做南唐的宰相，然后要荡平中原。办公厅主任虽然不是宰相，可也是中枢要员，从这一点来看，韩熙载的职业理想应该是实现了，但荡平中原的理想恐怕是实现不了了。

在派出李璟达之后，李璟另外委任前永安节度使许文稹为西面行营应援使，以救援西部州城。之后，李璟又派出鸿胪卿潘承祐到各地招募骁勇善战的将校。潘承祐不负众望，果然招募到了一批猛将，充实到了

淮南军队中。

夏季来临，四月的天气已经十分炎热。

寿州久攻不下，柴荣不禁有些急躁，他委任李重进为庐州、寿州招讨使，以武宁节度使武行德为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城下都部署，准备调集重兵从水陆两条战线展开对寿州及其周边地域的猛攻。对武行德这个人，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前文书契丹灭晋时，就是他被迫为契丹押运铠甲武器，走黄河水路北上途中造了契丹的反，袭占河阳抗拒契丹。

兔子急了还咬人，南唐绝地大反击见到了效果。南唐右卫将军陆孟俊率领从南方常州刚刚打败吴越的生力军一万人，一战夺回了泰州，然后挥师进军扬州。韩令坤原本轻骑奔袭夺得扬州和泰州，其实他手下没有多少军队。韩令坤只有区区千把百人马，勉强维持扬州城内的治安还行，和南唐主力部队开战就力不从心了。见陆孟俊气势汹汹杀来，韩令坤担心寡不敌众吃亏，主动撤出了扬州。

扬州失守，战报传到寿州，柴荣情知形势严重，如果扬州被南唐夺回，将在士气上极大地打击周军，弄不好会导致连锁反应。于是柴荣派出大将驸马都尉、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火速去支援韩令坤，又派出赵匡胤屯兵金陵以北的六合县，左可支援扬州，右可预防金陵出兵来袭。

赵匡胤到达六合之后，下达了死命令，要求所部兵马严防死守，绝不动摇绝不退后。不仅如此，如果有周军从扬州退下来，赵匡胤命令所部只要见到这些逃兵，直接砍断他们的腿，绝不留情，绝不放过。赵匡胤实际起到了督战扬州的作用。在张永德的支援下，在赵匡胤的督战下，韩令坤拼出全力再次杀回扬州城。周军和淮军在扬州城东发生激战，擒杀了陆孟俊。

扬州成了周唐争夺的重镇，两军再次展开攻防战拉锯战围攻与反围攻战歼灭与反歼灭战。骁将陆孟俊阵亡，南唐皇帝李璟急忙召集临近各府道围剿扬州周军。可是赶来扬州的淮军实在太菜鸟，一万多楚州军被韩令坤在湾头堰击败，一万多泗州兵在曲溪堰被张永德击败。

南唐齐王李璟达统帅两万兵马从瓜步山下渡过长江，向扬州进发。走到距六合镇二十里的时候，李璟达命令安营下寨。周军众将建议趁淮

军立足未稳，主动出击。赵匡胤摇摇头说道：“敌军安营下寨，不来进攻，这分明是有惧怕我军之意。我军不到两千人，敌众我寡。如果我们主动出击，敌军一眼就识破了我们的虚实。不如等他们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再全力出击，一击必破。”就这样，周唐两军在六和对峙了四五天，各自没有动静。最后，还是李璟达沉不住气了，命令部队出击周军。

终于等到了淮军出击，敌人一动就露出了破绽。赵匡胤命令所部兵马誓死力战，绝不退缩。赵匡胤亲自提着长剑督战，只要发现有不卖力气不卖命的，他举起长剑照着那些士兵的皮斗笠就砍。这一战，周军人人都是敢死队，以一当十，人如猛虎，马如蛟龙，最后以少胜多，杀死杀伤淮军五千多人。淮军早已听说赵匡胤的威名，原本对赵匡胤就有恐惧症，剩下的一万多人不敢恋战，调头就跑。在争抢渡江时，淮军自相踩踏挤压溺水死伤大半。六合一战，南唐所剩的精锐部队全部报销，南唐主力损失殆尽。

第二天，赵匡胤召集军队检阅，逐一检查士兵的帽子。但凡帽子被剑砍裂的，都是临阵畏怯不戮力杀敌的。赵匡胤数了数，一共四十人。检阅完一遍之后，赵匡胤说道：“战场之上，奋力杀敌是将士职责。号令一出，必须服从。不畏凶险，敢于牺牲，是军人的品质。这四十个人昨天临阵畏怯，我当时假装督战，用剑砍裂了他们的斗笠。战争虽然结束，但是畏敌之罪不能饶恕，把这些败类拉出去砍了！”赵匡胤此令一出，全军震惊。从此之后，赵匡胤的军队人人竭死作战，无不奋勇争先，战斗力成为周军中的强中之强。

前线各军团攻城略地，捷报频传，可柴荣坐镇围攻寿州没有一丝进展。雨季来临，隔三差五地就下大雨，周军行营里的积水没到了膝盖。一些常见的战争弊端出现了，瘟疫开始传播肆虐，粮草运输困难供应不及，战斗装备攻战工具和器械破败不堪，士兵民夫不堪其苦，开小差逃亡现象加重。另一方面，去金陵劝说李璟划江割地的李德明一去不返，身首异处。南唐由求和转而坚决抗击周军。这些因素对于远程长期作战的周军很不利。周军领导集团不得不考虑撤军的问题。

柴荣打算速战速决、短期内到达长江的目标，受到了不可逾越的阻

碍。柴荣意志坚定，但并非顽固不化刚愎自用，这是他英明的一面。在看到这些不利因素时，经宰相范质等人极力劝说，柴荣十分惋惜地放弃了淮南战争，同意班师撤军。柴荣并没有匆忙撤军，更没有慌乱。他放弃寿州，但放出舆论说寿州已攻破，以迷惑南唐。而他则率军顺着淮河向东，到达武行德占据的濠州。再从濠州至涡口，一路上边打边退，安全平稳地回到了开封。

公元956年六月，柴荣班师，但他并没有全部撤走周军，而是做出了一番部署。他从京城调来宣徽南院使向训出任淮南节度使兼沿江招讨使、检校太尉，留下李重进继续围困寿州。

这次周师南征，似乎大获全胜，打得南唐只有招架之功没有了还手之力。

但周朝并没有彻底赢得这场战争。

8．再征淮南

打下寿州是彻底击败淮南的关键。这次李谷没有拦阻柴荣，而是极力建议他御驾亲征，合力攻打寿州。

假如真有爱情，或许柴荣和符皇后可以算一个感人动人伤感的故事。

假如皇家真有亲情，或许柴荣和符皇后之间的这段传奇足以感动千古。

柴荣早年跟随姑母姑父生活，寄养在郭威家中。虽然郭威对柴荣父子情深，也很喜爱柴荣的勤奋和认真，可毕竟不是亲生父亲。从不多的史料信息来看，柴荣和他父亲柴守礼似乎感情并不好，即使后来柴荣做了皇帝，也没有公开认祖归宗。柴荣在家庭亲情氛围上还是缺少了点什么。由于后汉朝廷内乱，郭威和柴荣留在开封的家眷被奸臣抄斩，柴荣青年丧妻及两子，确是人生一大不幸。

柴荣一共有三个老婆。一个是刘夫人，在开封被奸臣抄家灭门。第二个老婆就是大将符彦卿的女儿，是前文书我们曾述及的符夫人。第三

个也是符彦卿的女儿，是较小的一个女儿。符夫人为柴荣生养了柴宗训等儿子，是对柴荣的重大贡献，使柴荣得以接续了香火。

柴荣做皇帝后，符夫人变成了符皇后。

柴荣性格沉毅急躁，是典型的工作狂，特别追求办事效率，对工作质量挑剔，对人要求严格。他精力超级旺盛，催办任务督促严急，以至于文武大臣疲于奔命，总是跟不上柴荣的节奏。向柴荣汇报工作时，文武群臣时常战战兢兢，不敢触逆。由于柴荣的这种急性子，认为部下办事效率低下和质量不高，他经常大发雷霆，怒火冲天。满朝文武几乎没有人没挨过柴荣的批评训斥。柴荣的这种工作方式，虽然有利于提高政府运转效率，有利于督促官员恪尽职守尽力办事，可也有负面问题。因为柴荣这种急躁状态下决策的事情未必完全正确周到，骂来骂去把大臣们搞得一天到晚高度紧张，从感情上和心理上对柴荣有一种畏惧感，几乎无法建立亲信和亲近的感情。

每当这时候，符皇后充当了重要的调解缓冲作用。她一般不会直接拦截柴荣的怒火，而是先顺着柴荣往下继续陈述，在陈述过程中巧妙地加入了解释和婉转。经过符皇后的润滑，柴荣也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快就从暴怒的情绪中缓和过来。平静之后认真想想，柴荣越发地敬重符皇后的见识和忠心。柴荣在澶州丧偶，续娶符皇后之前，就曾听说符皇后贤明有见识，已经心仪有好感。婚后，符皇后对柴荣情深意重，两人感情深厚，彼此相依。

当初，周世宗柴荣不听李谷劝告，决意要亲征淮南。不仅李谷不赞成柴荣大举深入，符皇后也不赞成柴荣亲征。符皇后极力劝阻柴荣，她认为淮南路途险远，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攻克。柴荣不听符皇后劝谏，下定决心御驾亲征。他总觉得不亲自上手，事情总是不放心。后来果然如符皇后所料，周军陷入旷日持久的淮南战争，虽然东西两路进展迅速，但寿州、濠州一线的淮河重镇久攻不下，劳师无功，战争拖入雨季后又遭遇酷暑暴雨。不仅柴荣为战争忧虑，符皇后在京城也是日夜操心战事。符皇后性格刚烈，也不太容易忍受涵容。在日夜焦虑和哺育皇子的劳累之下，符皇后忧虑成疾，一病不起。公元956年七月，柴荣班师回

到京城一个月后，符皇后病亡，时年仅仅二十六岁。



符皇后的去世对柴荣又是一个沉重打击。柴荣再次丧偶。他和符皇后感情一直很好，两人心心相依。符皇后突然离世，柴荣大为悲痛，十分痛惜夫人韶华早逝。在符皇后灵柩停放的宫殿内，柴荣坐在地上，望着符皇后的棺椁，目光呆滞，身体凝固。就这样如同雕塑一般，柴荣坐

了一个晚上。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符皇后的离世对柴荣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后周帝国，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劝诫柴荣，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柴荣说一说知心话。周帝国过于急功近利的政治风格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

由于柴荣对符皇后用情很深，深思怀念，两年后柴荣续娶了符彦卿的小女儿，也就是符皇后的妹妹，并立为皇后。小符皇后和她姐姐长相神情很相似，这位小符皇后也就是民间传说的“小周后”。

周军撤走之后，南唐继续研究御敌光复方略。

南唐驾部员外郎朱元向李璟提出了一套用兵方略，李璟认为朱元挺有本事。在举国众将纷纷失利的窘迫局面下，李璟启用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朱元，封他为大元帅，出兵收复江北州县。南唐派出的反击军队驻守在紫金山，和寿州遥相呼应，互为应援，构筑了梯次性攻防布局，山峦之上十几所营寨星罗棋布。南唐从紫金山修筑了一条战备甬道直达寿州，为寿州供应粮草。

柴荣班师之后，对征淮南战功进行评定，对文武官员论功行赏，并借此进行了干部大调整。对于有功人员，官职低的给予提拔，藩镇小的给换大地方。对于办事不利，能力不济的人员，或罢官或惩处。以曹州节度使韩通为许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将许州节度使王彦超提拔为永兴节度使；以给事中高防为右散骑常侍；以西京留守王晏为凤翔节度使；以赵匡胤为同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以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为殿前都点检；将弃城逃跑的郭令图降职为团练使；以王朴为平章事、枢密副使；以张美为三司使。因审案不详实不认真，将御史中丞杨昭俭、知杂侍御史赵砺、侍御史张纠免职。

国家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在柴荣大封文武的时候，有朝臣建议对几位小皇子也封官晋爵，这也符合前朝的惯例。可是柴荣否决了这项提议，他认为皇子们都还是孩子，乳臭未干，没有任何职责和业绩，没有资格享受这些荣誉。这说明柴荣的头脑比较冷静，他坚持以业绩为导向的赏罚理念，更以这种很鲜明的事例进一步向世人宣示这一主张，以此凝聚和激励人心。同时，柴荣也通过故意推延皇子加封，向众文武表明

重贤任能的诚心。

柴荣班师回朝，虽然留下了部分军队继续作战，可是毕竟主力撤走，兵力和粮草供给不足，战线太长，疏于防守。况且有些周朝的将帅没有认真贯彻周朝的法令，不体恤老百姓，肆意剽掠抢劫，这激起了淮南老百姓的反抗与抵制。

在南唐军民的联合反击之下，原本被后周占据的地盘相继失守，唐将朱元袭击占据了舒州与和州，刺史郭令图再次被赶走。唐将李平攻占了蕲州。

后周新任淮南节度使向训从实地战况出发，决定调整战略部署。他向皇帝柴荣建议，把扬州等地的周军调回来，和寿州的军队合兵一处，集中兵力攻击寿州，等打下寿州之后，再进攻其他地方。原来锐意进取、好高骛远的柴荣吸取了经验教训，同意了向训的建议。

在扬州、滁州等地周军北撤时，南唐高层再次发生分歧，有的主张追击伏击侧击北撤的周军，大谋士宋齐丘却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应放走周军，以德服人，如此则战争可以平息。这位几十年宦海沉浮的大谋士，竟然出此谬论，实在是千古滑稽。南唐错过了一次沉重打击周军的难得良机。与宋齐丘一样愚蠢的还有一人，即南唐“五鬼”之一的陈觉。陈觉作为李璟达的监军，虽然拥兵五万驻扎在濠州，可是却不敢出战应援寿州，只是隔岸观火。

唐军的犹豫为周军制造了合围寿州的机会。

全部周军将寿州围了个水泄不通。

周军的兵力部署是，向训派人留守扬州后坐镇寿州前线，李重进屯兵寿州之东，张永德屯兵下蔡控扼寿州之西，武行德驻军濠州对峙南唐齐王李璟达。

为了建立攻击寿州的军事基地，后周决定修建下蔡城。周世宗发动了几十万民夫修建下蔡城，并修筑下蔡的淮河浮桥。下蔡逐步聚集了周军主力，同时成为周军的粮草仓库。

在向训调兵遣将准备围攻寿州的时候，周军内部发生了一起危机。寿州前线的两员大将闹矛盾，张永德和李重进互相猜忌，两人不和。张

永德向柴荣写密信，控诉李重进有二心。柴荣不相信会有此事，按下此事作冷处理。张永德是郭威的四姑爷，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都是皇亲国戚，二人各自统兵数万，拥兵在外身负重任。这两个重量级武将闹矛盾，意味着什么？兵变？内讧？造反？投敌？掣肘？不协？一旦关系破裂，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上午，李重进单人独骑来到下蔡张永德营中，拜访张永德。两人各怀心事，表面上还要互相客气。张永德设宴款待李重进，李重进毫不介意，大大方方地入席喝酒，神情泰然自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重进对张永德说："我和您都是皇家至亲，有幸得到皇帝信赖，担任军事重任，应该通力合作，效忠王事。何必互相猜疑呢？"张永德听李重进如此坦然真诚，也为之感动，从此两人冰释前嫌，和睦相处。

李重进和张永德不和的消息不仅在周军内部广为传播，南唐也获知了这一情报。南唐使出了离间计，向李重进写去了蜡书密信，向李重进开出了优厚的条件，邀请李重进反叛后周。这种反间书信向来杀伤力极大，历朝历代多少忠臣良将被这种伎俩放倒，一生贞节清誉毁于一旦，身死名裂。李重进不做贼心不虚，坦坦荡荡地将这些策反密信上报了朝廷。幸亏柴荣也是一位明君，对李重进毫不怀疑。这场前敌危机得以妥善处理。此一段，也可谓是千古佳话。

南唐使者孙晟、钟谟被柴荣带到了开封。柴荣待他们十分优厚，礼遇有加。但是二人始终不为后周进献一言，不透露南唐的任何机密信息。百般劝诱之下，柴荣仍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柴荣气急败坏，下令杀了孙晟。过后不久，柴荣醒悟，敬重怜悯孙晟的忠节品行，对杀害孙晟很后悔。为了补偿这种悔过心理，柴荣加封钟谟为卫尉少卿，以资表彰。

国难见忠烈，死事显节义。

历朝历代都有，历朝历代都缺乏。

缺乏尤显珍贵。

南唐在动员军民抗击周军的同时，极力邀请契丹出兵夹击后周。可是此时的契丹皇帝是那位著名的"睡王"耶律璟，根本无意于进取，对历

经惊涛骇浪渡海而来的南唐使者，赏赐了几瓶马奶子和几块奶疙瘩，敷衍了事。

向训调集重兵围攻寿州几个月之后，仍然没有取得胜利。时间到了公元957年正月。这时候，后周朝廷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不少人认为大军在外，消耗太大，劳损伤亡不轻，主张全面撤军。柴荣此时也开始动摇了。为了全面了解情况，优化决策方案，柴荣派出了几位心腹谋臣范质、王溥到李谷家商议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为何要去李谷家？因为李谷病了。

李谷得到了中风，半身不遂，已经瘫痪在床一年多。李谷特别怕生病，一旦有病，感觉就如同天塌下来。以前在郭威朝，李谷摔断胳膊时，申请在家休养好几个月。这次病倒后，李谷多次上书请求退休养病，可是柴荣军国事务繁忙，需要李谷这样能干的大臣帮辅。即使李谷病得不轻，饱受病痛折磨，柴荣还是硬着心肠勉强要求李谷办公，每逢重大办公会议的日子，皇帝命人用担架抬着李谷上朝议事。由此可见，柴荣是何等的工作狂，对自己和部属要求是何等的严苛，是多么的因公废私不近人情。

遇到这样的领导，虽然遇到了施展才华干事业的难得机遇，获得了用武之地，可要是没有一副好身板，也扛不住沉重的工作压力，必须成为累不倒打不垮饿不死骂不跑病不烂的铁人、超人甚至神人。

这次李谷没有劝说柴荣罢兵，反倒劝说柴荣再次御驾亲征。因为李谷认为在周军的持续围困打击之下，寿州城已经摇摇欲坠，只需要最后一击。这最后一击必须由皇帝柴荣亲自出马才行。只有皇帝亲临前线，才能凝聚力量，振奋士气，发起摧毁这座堡垒的致命一击。

从客观上分析，李谷这次一改去年的消极态度，并非是迎合皇帝心理，的确是在对战场形势深刻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的判断。柴荣对这个建议很赞同，下定决心再次亲征淮南。

远在前敌的军情果然和身在家中的李谷的预料一致。寿州城在经历近一年的围困之后，粮草断绝，武器奇缺。走投无路之际，守将刘仁赡做困兽之斗，打算率兵出城和周军决一死战，但是齐王李璟达不同意。

打不能打，守又眼看着守不住，困坐愁城，刘仁赡忧愤不堪，终于病倒了。

就在刘仁赡病倒的时候，雪上加霜，发生了一件对刘仁赡构成致命打击的事。刘仁赡的小儿子刘崇谏一天夜里偷偷溜出寿州城，乘着小木船逃到淮北，似乎是要投降周军。刘崇谏刚刚渡河，就被巡逻的淮军发现并捉送回寿州。身为寿州首席大将，正在军民艰苦守城的时候，自己的儿子却暗地里投降敌军，这对刘仁赡来讲是奇耻大辱。刘仁赡下令把刘崇谏腰斩于闹市，以正法典。刘仁赡此令一出，左右震惊。虽然寿州城内将领很震惊，可是没有人出面求情，因为都怕激怒气头儿上的刘仁赡。监军使周廷构在职级上和刘仁赡同列，他出面在辕门前痛哭劝说刘仁赡放过这个孩子，说这孩子还年幼不懂事，不能和一般军人对待。刘仁赡坚决不许。

周廷构见求刘仁赡无效，赶紧又跌跌撞撞去求刘仁赡的夫人，请夫人出面为这孩子求得一线生机。没想到，刘夫人也坚决不同意放过刘崇谏！刘夫人眼中含泪，语带悲腔，说道："我并非不爱崇谏这孩子，可是军令如山，不可因私废公啊。对人来说名节绝不能污损，如果宽纵了刘崇谏，那么刘氏一门都将成为不忠之臣。我和大将军还有什么面目再见将士！"

最终，刘崇谏被腰斩，于公以明军纪。行刑之后为之发丧，于私刘家为之尽哀。这件事极大地激励了寿州淮军将士，人人感奋，誓与寿州共存亡。但这件事对已经积劳成疾的刘仁赡造成巨大打击，丧子之痛，只能憋在心里，更难受。

公元957年二月，以枢密副使王朴为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巡检，侍卫都虞候韩通为京城内外都巡检。安排好京城后方之事后，柴荣统兵出师，挥兵赶赴下蔡。

柴荣这次出征与去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增加了一个兵种，水军。由于周军不习水战，去年和淮军对垒时，在水面上周军总是吃亏，却束手无策。柴荣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去年班师回到开封后，痛下决心自办水军。周帝国在汴水之上修建船坞，建造战舰数百艘，请俘获的

唐将为教练，教习周军水上作战。几个月之后，这支新兴的水军已经可以纵横出没了。柴荣从陆上进军的同时，命右骁卫大将军王环率领数千水军自闵河沿颍水进入淮河。周军水师的横空出世，令唐人大惊失色。这位王环就是柴荣伐蜀的时候，擒获的蜀将。由于王环是被周军打得走投无路，束手被擒的，所以柴荣不仅没有鄙视他，反倒委以重任。

柴荣这次采取了围点打援的计策，先歼灭外围援军，最后猛攻寿州。他带领赵匡胤等众将进军，攻打紫金山南麓（安徽凤台县东南，这个紫金山不是南京紫金山）。赵匡胤一战攻破淮军两座营寨，捣毁了通往寿州的粮道，把紫金山和寿州串珠状的一字长蛇阵军事布局拦腰切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初战告捷之后，柴荣回师下蔡。

唐二路元帅朱元自出师以来，屡立战功，自我感觉良好，不服总监军使陈觉和大元帅李璟达的调遣。陈觉心胸狭隘，容不得朱元，他向李璟上书说了朱元很多坏话。李璟听信了陈觉的话，下令把朱元调走。朱元吃了哑巴亏，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囊，一怒之下想不开要挥剑自刎。危急时刻，朱元被部下宋垍拦住。宋垍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丈夫走到哪里不能求得富贵，何必和娘们儿一样想不开呢？”朱元恍然大悟，一甩手不和昏庸的南唐玩了。朱元带着一干弟兄及一万多兵马投降周军去了。

朱元投降之后，淮军军心浮动。趁此机会，柴荣发动了对紫金山淮军的歼灭战。对这场战役，柴荣做出了精心部署，他先派虎捷左厢都指挥使赵晁带领三千周军水师顺淮河东下，埋伏在下游。然后柴荣移军赵步，命令众将向唐军紫金山营寨发动了猛烈攻击。这场激战彻底摧毁了唐军剩余的几座营寨，杀伤一万多敌军，生擒活捉了南唐大将许文稹、边镐、杨守忠。

紫金山大寨被攻破，大将被俘虏，剩余的淮军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沿着淮河纷纷向下游逃窜。柴荣眼见南唐败军进入了他设下的埋伏圈，下令紧追不放，尾随追击歼灭。柴荣自己率领五百骑军沿着淮河北岸死死咬住淮军，边追击边开弓射箭。赵匡胤等众将在淮河南岸追击。周军水师从淮河水上追击。唐军毫无斗志，被后面三路周军追得屁股冒

烟，只顾着抱头鼠窜。唐军跑着跑着，突然迎面杀出一支周军水师拦在淮河中央。

一场围歼战爆发。

唐兵战死淹死吓死急死以及投降的不下四万人，被周军缴获战船运粮船及武器装备几十万件。唐军支援寿州的几万大军全军覆没。

紫金山淮军大营被破之后，只剩下濠州水师可以接应寿州。柴荣下令征调附近数千民夫，在濠州和寿州之间的淮河上修筑城池，南北两座城池夹河相望。城池修好之后，柴荣命人把下蔡的浮梁桥移到此地，成为一座控扼断绝濠州和寿州的水上堡垒。这次是各个击破的办法，将濠州和寿州的联系切断。

南唐驻扎在濠州的水师见周军拦在了上游，形势对濠州十分不利，于是南唐濠州都监郭廷谓打算奇袭新城浮梁桥，以捣毁周军工事。淮军的奇袭计划泄露，被后周右龙武统军赵匡赞破获。赵匡赞以逸待劳，埋下伏兵等待郭廷谓。郭廷谓带领几千淮军趁夜溯水而上，刚刚到达浮梁桥附近，突然一声炮响，周军伏兵四起，火光冲天。几千淮军顷刻间陷入火海，被周军全歼。

濠州大营崩溃，齐王李璟达和监军陈觉从濠州逃回金陵。

攻破紫金山大营和濠州大营之后，柴荣将攻打寿州的指挥权交给向训，他自己回到下蔡坐镇调度。

又经过一番攻心战，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寿州城动摇了。南唐清淮节度使兼侍中刘仁赡病得奄奄一息，已经无法辨认人员，处于恍惚昏迷之中。寿州监军使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以刘仁赡的名义，向柴荣写来了降书顺表。

柴荣调集全部精锐部队列阵寿州城北，接受寿州投降。柴荣没有难为刘仁赡。刘仁赡被人抬着出城，柴荣见了他一面之后，让他可以回寿州家中继续养病。由于刘仁赡为南唐尽忠尽职，坚守孤城决不放弃，为此柴荣也很敬重他，封授刘仁赡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可是刘仁赡已经病入膏肓。在柴荣下达封赏令的当天，刘仁赡气绝身亡。柴荣为了对刘仁赡加以肯定并表彰他为自己国家尽忠的精神，追赐他为彭城郡王，赐予寿州降军番号为忠正军。南唐李璟听到刘仁赡的死讯，也追封他为太师。刘仁赡等受到敌人和自己人的双重嘉奖和肯定，实乃旷古未有的奇人。

寿州实在是太难打，寿州实在是一座钢铁堡垒。为了以绝后患，柴荣将寿州治府从寿春移到了周军新修的城市下蔡。

寿州大捷。

公元957年四月，柴荣班师回朝。

9．三征淮南

淮南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荡平，还需要柴荣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大兴征战的同时，柴荣还在大兴土木。

柴荣对于基建工程怀着特有的狂热，虽然淮南战争吃紧，虽然开封城在改扩建，虽然汴水在修浚治理，虽然黄河大坝在加高加宽，可是柴荣仍要建造办公楼，他在皇宫之内新修了一座永福殿作为新的办公场所。柴荣对工程的质量、组织协调以及工期，要求十分严格。百忙之中，他还亲自到工地视察。有一天，柴荣来到永福殿工地，发现工人们生活很艰苦，用树枝当筷子，用瓦片当饭碗，暴露在工地上的烈日下，胡乱填充肚子。柴荣大怒，当即下令把负责这项工程的宦官孙延希拉出

去砍了头。

柴荣在以往疏导汴水的基础上，下令将汴水向北疏通汇入济水，从此齐鲁一带的舟船也可以进入汴水，直达开封。开封的商贸流通货物运输更加便利通畅。这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开封的繁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五月，永福殿修建完毕，柴荣将其更名为广政殿，正式启用为大型办公场所。后周朝廷拥有了一座气派崭新的政府办公楼。

五月初五，端午节，柴荣给文武百官每人发了一套工作服，算是过节的福利。

后周百业俱兴，到处花钱，可是又实行轻赋税的政策，那么钱从哪里来呢？推测起来不外乎两个来源：一是关闭没收了大量寺院财产，这是一笔富可敌国的财富；二是发了战争财，攻陷江南十多座城池，没收了大量府库钱财。有了钱，腰杆自然要直一些，底气自然要足一些。柴荣这个喜欢干事业的皇帝，手头自然也就宽裕一些，干起事来也就得心应手得多。

平定寿州，二征淮南大捷，周世宗再次封官行赏。

对首席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宋州节度使、充淮南道行营都招讨李重进加封检校太傅、兼侍中；以宣徽南院使、淮南节度使向训为徐州节度使，加封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以滑州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张永德为澶州节度使，加封检校太尉；以赵匡胤为滑州节度使，加封检校太保，兼任殿前都指挥使；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洋州节度使韩令坤为陈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以代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袁彦为曹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以左神武统军刘重进为邓州节度使；以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阆州防御使赵晁为河阳节度使；以兖州防御使白延遇为同州节度使。

封完武将，提拔文官。对宰相范质、李谷、王溥增加俸禄爵邑，给予功臣荣誉称号。对枢密使魏仁浦加封检校太傅，晋封开国公。以宣徽北院使吴延祚为宣徽南院使，代理西京洛阳留守，判河南府事。以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为检校太保，享受枢密正使级待遇，如同现今社会

中职务后面加括号，注明相当于正处级还是正部级干部。

有的受奖，有的受罚。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对中央政府检查夏苗不积极配合，被告发后，皇帝柴荣下令砍了这小子的头。由于在定远军及寿春城南战役中失利，武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武行德被降为左卫上将军，河阳节度使李继勋被降为右卫大将军。尽管武行德和李继勋都是周军的猛将，可是柴荣赏罚分明，绝不含糊。

对于从后蜀和南唐收编的文武官员，柴荣也大多量才录用，优加厚待，赐左监门上将军许文缜、右千牛上将军边镐、右卫大将军王环、卫尉卿周廷构、太府卿冯延鲁、太仆卿郑牧、鸿胪卿孙羽、卫尉少卿钟谟、工部郎中何幼冲等每人冬季衣服料子二百匹、棉花五百两。

终于等到了冬季来临。

十月，周世宗柴荣以王朴为东京留守，授予临机决断的权力。以三司使张美为大内都点检。留下王朴这个万能宰相和张美这个理财高手看家，柴荣一万个放心。柴荣继续实施他的战略计划，扫平淮南。柴荣就是这么执著，无论有多少困难，他都要锲而不舍地把事情做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十一月，柴荣率大军抵达濠州城下。趁唐人不备，赵匡胤从濠州城东发动攻击，李重进从濠州城南发动攻击，柴荣亲自披挂上阵从城西发动攻击。周军自从有了水师之后，如虎添翼，战斗力大大增强。南唐濠州团练使郭廷谓窘迫无策，举城投降。

濠州淮军吃紧，泗州的数百艘淮军水师闻风要来救援。柴荣马不停蹄，连夜带领水陆两军迎击泗州淮军，一路上连续歼灭来援之敌。第二天到达泗州城下。赵匡胤一马当先，身先士卒，率兵攻城，焚烧了泗州城南门，捣毁水寨以及外城。柴荣坐镇调度各路兵马轮番强攻泗州城。

十二月，南唐泗州守将范再遇举城投降，淮军水师退保清口。清口就是前文书《群雄逐鹿》中朱汴大将庞师古兵败被杀的古战场。此地易守难攻。周军兵分三路，柴荣率领侍卫亲军从淮河北岸进军，赵匡胤率领兵马从淮河南岸进军，周军水师从淮河水上进军。周军和唐军在芦苇荡里、泥滩里、水草里、沟壑里边打边走，一路追杀，号角声、战鼓

声、喊杀声绵延几十里。这一场追击战一直打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县），周军追出去六十多里路，几乎全歼了唐军，擒获南唐保义节度使及濠泗楚海都应援使陈承昭，缴获战船三百多艘，俘获唐军七千多人。唐军两大水师主力之一的淮河水师遭到毁灭性打击。

周军攻破寿州之后，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拔寨如同探囊取物。打到楚州地界后，周军一鼓作气攻下楚州、涟水、高邮、扬州、泰州。在行军过程中，柴荣一再下令要求军队不得骚扰百姓，周军军纪严明，号令如一，秋毫无犯。

公元958年正月，韩令坤再次进驻扬州。

柴荣这次渡淮是抱着必胜之心而来，不彻底荡平南唐决不收兵。柴荣学习能力特别强，虽然接触水军较晚，可是他已经掌握了水军的作战规律，并且善于发挥水军的优势。他打算亲自率领水师从淮河进入洪泽湖、高邮湖，再经河道进入长江，和南唐残余部队交战。可是淮河上隔着一座堤坝。柴荣命人去现场勘查地形，要求另外开凿出一条河道出来。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地形复杂，无法施工，即使要开掘河道，也十分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柴荣不死心，亲自到现场实地踏勘，然后亲自绘制图纸，调集民夫开掘河道，仅仅用了十天就竣工了，不仅打通了航道，而且工程省时省力。柴荣真是一个工程专业的高手，不仅亲自规划开封城，而且还擅长开掘河道。

周军水师大型战舰数百艘从淮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了长江，如同河神水怪从水里冒出来。南唐朝野惊呆了，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周军会这么快就打到了眼皮子底下。周军打到长江来，一口气攻下了南唐静海藩镇，打通了北方与吴越钱氏王国的通道，以前吴越都是走海路或者绕道湖南、湖北才能抵达汴梁。

三月，周世宗柴荣经过扬州到达了泰州。

周军的这次南征直接威胁到了金陵的安全，很有可能将南唐国踏平。南唐国内像开了锅一般，人心惶惶，惊慌失措。最先慌乱的是南唐皇族。按照徐知诰（李昪）的遗言，李璟兄弟三人实行皇位兄终弟及制度。眼看着国家危亡之际，皇帝李璟束手无策，可又不愿意低三下四向

柴荣低头称臣，更不愿意将国家社稷断送在自己手上，于是皇帝李璟打算辞职，把帝位交出去，其实也就是意味着把历史责任交出去。李璟选择了逃避。这一招在几百年后，宋徽宗也用了一次，面临敌国紧逼，他急忙将皇位传给了儿子宋钦宗。

可笑的是，原来炙手可热纷纷争抢的皇位，此时却成了刺猬，谁也不愿意接。皇太弟李璟达和李璟遂连续上书，表示国家蒙难，自己没有本事挽救危亡，理应辞去继承人资格，甘愿降级到地方上当个节度使。李璟一看，这俩弟弟更滑头，给他来个金蝉脱壳，临难溜走。无奈之下，李璟将目光投向了儿子李弘冀，他将儿子立为皇太子，让他成为替罪候选羊。李弘冀不能再推辞了，这个窝囊的历史命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李璟放弃了最后的挣扎，彻底绝望了。

有道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安排好后事之后，南唐皇帝李璟派枢密使陈觉拜见柴荣。南唐向柴荣表示，愿意割让江北所有土地，去除皇帝称号，传位给太子，向大周称臣。柴荣听完之后，仍然是一副冷峻的神情，不紧不慢地说道：“朕此次兴师，就是要取江北之地。既然你家主公愿意归附我大周，那就好办了，朕也没什么其他要求。你家主公自此称国主，也不必传位给儿子了。你们君臣安心继续过日子吧。”

自此，后周将辖区地盘扩大到了长江边，新增十四州六十县，获得金银、丝绢、钱财、茶叶、粮食百万之多。后周派赵匡赞为庐州（今合肥）节度使，派宋延渥率领水军沿江驻防。对于杨行密、徐温等原吴国领导人在江北的墓地，柴荣都派人仔细照看守护，以示尊重。

柴荣临北归之前，还做了一件事，这件事他已经做了几年，前面两期工程都是铺垫，这次他派人疏通汴水直达淮河，终于实现了几年前柴荣曾做出的宏伟构想。长江水陆可以通过淮河经汴水直达汴梁再入黄河，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全线贯通，其作用不亚于当今南北修建了一条铁路新干线。这项基础设施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柴荣不仅有雄心，而且有正确的用兵方略。

他比朱全忠强得多。

柴荣不仅会打仗，还同时想着建设。

他比李存勖强得多。



部署完毕这些事情，四月，柴荣回到了京师汴梁。

仗打完了，善后更重要。李存勖就是因为没有做好善后工作，从根

本上动摇了雄霸一时的后唐社稷基础。

五月，柴荣在开封京城皇宫崇元殿，大会文武，研究战争结束后的各项方略。

这一天日食。太阳被遮去了大半个脸，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朝堂内的热烈喜庆气氛。

柴荣身穿崭新的朝服，坐在高高的龙椅之上，一副志得意满君临天下的气派。见文武到齐，按班列次序就位之后，柴荣说道：“这次南征战功卓著，幸赖将士同心戮力，文官竭智谋划。鼓励战功是我朝既定政策，现在战争结束，应论功行赏。”

柴荣说完这段话，崇元殿内鸦雀无声，文武群臣都眼巴巴地等着皇帝封赏。所谓功名利禄，大家提着脑袋出来混不就是为这个吗？

柴荣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条不紊语调沉毅地宣布：“端明殿学士窦仪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第一个受封赏的居然是窦仪！这一点大家谁也没想到。窦仪就是在滁州拒绝赵匡胤索取布匹的那个人。由于窦仪性格倔强，有一次触怒了性格更加倔强的皇帝，差点被柴荣砍了脖子。幸亏宰相范质豁出命去解救，才算保下了窦仪。对窦仪的本事，柴荣还是认可的，只是当时在气头儿上，差点误杀忠臣。现在窦仪受到如此重用，大家议论纷纷，挑起了大拇指，称赞皇帝柴荣英明。

柴荣咳嗽了一声，继续宣布：“调襄州节度使、太师安审琦为青州节度使，以许州节度使韩通为宋州节度使兼侍卫马步都虞候，以宋州节度使向训为襄州节度使，以赵匡胤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以左武卫上将军武行德为鄜州节度使，以右神武统军宋延渥为滑州节度使。”

柴荣宣布完这一串名单，底下文武群臣议论纷纷，这次像开了锅，已经不再是兴奋，而更多的是不满和牢骚。这一串名单里，只有武行德和宋延渥提拔了，其他的人都是平级调动。武行德由于又有新战功，所以恢复了节度使待遇，属于东山再起。宋延渥是因为水师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提拔为省部级干部，属于正常进步。可这次南征中，赵匡胤功劳

最大啊，几乎每一场硬仗都是赵匡胤打下来的。平日里赵匡胤喜结交，为人豁达厚道，人缘很好。现在大家纷纷为赵匡胤鸣不平，认为皇帝柴荣赏赐太薄。而赵匡胤却没有跟着文武群臣瞎嚷嚷，他泰然豁达地笑笑，什么也没说。

其实，不止赵匡胤没有被提拔，这次所谓的论功行赏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多数人官职没变，不过多发了些奖金或米面粮油。因此从结果论推断动机的话，周世宗柴荣是借这次封赏之名，进行了新一轮干部调整，特别是对武将立即进行了换防调动。其目的是牢牢掌握对藩镇的控制，不使这些新立大功心高气傲的军头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从这一点看，柴荣作为皇帝的政治策略的确用心深远，令人不寒而栗。柴荣的这次以封赏之名行调动之实，在赵匡胤及赵匡胤哥们儿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柴荣对立功武将赏赐吝啬，但对普通士兵却很优厚，他宣布："行营将士阵亡牺牲的，都赐予官爵，嫡系子孙，可量才录用，享受封荫恩泽。在战争中伤残的军人，给予救济抚恤。淮南各州及徐、宿、宋、亳、陈、颍、许、蔡等为战争出力的州县，免除去年秋夏欠缴的赋税。"柴荣很聪明，他靠武力打下地盘，并没有靠武力维持统治，而是对淮南和中原一视同仁，实行一样的法制和治理政策，力求老百姓尽快安居乐业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柴荣的政策比南唐的政策要人性化得多，也合理得多，受到了淮南老百姓的拥戴。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老百姓的人心向背是纯朴的，谁对他们好，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拥戴谁。从这一点上，柴荣比耶律德光英明得多，对占领的地盘没有实行掠夺政策。柴荣巩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基础，抑制了军头们的权势，刚柔之间尽显帝王权术。

伐淮南大捷，与此同时另有一项重大成就。开封的外城修建完毕，作为重要的献礼工程，适时竣工。这也是柴荣亲自规划督办下的一件大型政绩工程。柴荣亲自为之剪彩，亲自为各城门命名。

武功已著，文治也没耽误。

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代混乱时期后，唐朝的法律制度

基本已被破坏得混乱不堪。周世宗柴荣命令枢密使王朴组织人重新梳理编纂了法律，本着体例统一、简明实用的原则，删繁就简，统一了法律制度，汇编为《大周刑统》法典。这部法典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除法典之外，柴荣还命各有关部门全面制定了礼法大典、音律大典、历法。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历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历法是全社会的作息时间表，是全国人民的百科全书。什么四时节气、重大日子、放假节庆、婚丧嫁娶、播种收割、用兵吉凶、修房盖屋、孩子生辰、老人做寿等等全靠这部历法做指南。后周制定《钦天历》价值较高，柴荣还专门作为重要礼物赐予南唐国主李璟，让他好好学习和使用，以指导国内的节气四时农耕桑蚕等工作。

农业是封建社会的根本，是国家财政、社会安定的基础。柴荣对农业十分重视，为了警示自己时刻关注农业，特意雕刻了两个木头人立在办公室门口，一个是农夫，一个织女。如何治理好农业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费脑筋的事情，柴荣参照以前朝代的做法，推行了均田租的政策，重新丈量土地，按占用土地多少核定税赋负担。这无疑比按人头抽税要合理得多，同时也夯实了税赋来源的基础。

按照王朴《平边策》的战略构想，先南后北大战略的第二步应该是伐蜀。柴荣将伐蜀提上了议事日程。可是就在柴荣研究伐蜀方案的时候，一个外部因素打乱了他的计划，进而导致了一场意外，这场意外彻底终结了柴荣的伟大梦想。

10．病龙台

柴荣未费吹灰之力收服了被辽国占去的三关，豪情万丈之余，他打算一举攻破幽州。可是，年纪轻轻的周世宗却病倒在了前线，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

征服南唐之后，柴荣将目光投向了四川。在上一次的伐蜀战争中，柴荣已经掂量出小孟皇帝的份量。他知道后蜀也是一个比较软的柿子，

可以捏一捏，没什么太大风险，不会被扎伤。此时湖北武昌的高保融见风使舵，从中极力撮合，力捧大周帝国的威风，积极劝说小孟皇帝向大周帝国臣服。可是小孟皇帝觉得柴荣看不起他，上次他给柴荣写信表达和平共处的意思时，柴荣没搭理他。小孟皇帝觉得很没面子，也不相信蜀道艰险的四川能被周军轻易攻破。所以，小孟皇帝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积极备战，分兵把守水陆交通要道，派人密切打探周军动向。

柴荣看蜀国不肯轻易臣服，于是决心武力伐蜀。

公元958年十月，后周帝国派出大将户部侍郎高防为水陆制置使，以宋延渥率水军巡防长江，高保融进逼三峡。

一场会战正在酝酿。

伐蜀阴云密布。

就在柴荣调集力量，准备从长江水陆和西北陆路发动伐蜀战争的时候，北方辽国的进犯打乱了他的伐蜀计划。

在柴荣连年南征的时候，北方的辽国和北汉时不时地趁火打劫。虽然南唐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和辽国结盟，虽然辽国皇帝荒淫废政，没有发动对中原的大规模战争。可是北汉和辽国时不时地派小股部队南侵，给后周的北方边境也造成了不小的破坏。

大家要问了，此时镇守后周帝国北部边防的人是谁？是宿将郭崇威。这些年，郭崇威一直镇守成德，看守着中原的北大门。郭崇威已经在我们的故事中消失了好几年，原来是在这里肩负重任。

自后晋以来，几朝弱势皇帝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文武实力派权臣的制约，主弱臣强的局面沿袭已久，已经成为中原政治中的顽疾。几任皇帝试图破解这个死结，要么以失败告终，导致社稷倾覆，江山易主；要么姑息迁就凑合敷衍，付出了沉重代价。柴荣自从登基以来，为了摆脱受制于权臣的被动局面，恢复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确立皇帝的权威，他对官员实行了大洗牌。

柴荣以一个新皇帝的身份大幅度调整干部，其困难是巨大的，不仅官员中派系林立盘根错节，而且很多官员实力雄厚。一旦触及他们的利益，这些官员会奋力反击，给新皇帝出难题，处处作梗，甚至会推翻皇

帝另立新君。

为了避免激化矛盾，柴荣采取了很多策略，逐步实现了他掌控朝局的目的。首先是借助高平之战，斩杀大将樊爱能和何徽等三十多人，震慑将校。继而整肃部队，淘汰劣质兵员，选拔骁勇忠诚士卒，在军队中树立威信。此后，柴荣重用的人大多是新发现新提拔的年轻人，例如皇亲李重进、张永德，新秀赵匡胤、韩令坤、王审琦，降将王环、许廷谓等人。对于老将符彦卿、安审琦、药元福，则不再让他们领兵作战。即使先帝郭威留下来的亲信将领，如郭崇威等人，柴荣也不给他们冲锋陷阵杀敌立功打大仗的机会。文官之中，也不例外，柴荣对王朴、王溥、张美、魏仁浦等人大加提拔，甚至为了鉴拔人才，柴荣打破学历、出身品、级等硬杠杠，经常从最底层选拔官员。通过培植新人，柴荣周围迅速聚集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和励精图治的文官。

柴荣通过大换血、稀释调和、优胜劣汰、调任换防等手段，整顿了官僚系统，加强了皇权统治，提高了皇帝的控制力。

面对辽国和北汉的进犯，周世宗为了确保伐蜀大战略，他调大将张永德去河北御敌。张永德和郭崇威组织了反击，在镇定一带击破契丹。昭义节度使李筠在石会关击破北汉，晋州都监李谦溥在孝义击破北汉。周军对辽汉联盟实施了有效的打击。

公元959年二月初一，春寒未退。

周世宗柴荣派枢密使王朴去视察河堤。王朴回来的途中，路过退休宰相李谷家，探望瘫痪在家休养的老宰相李谷。李谷已经卧病两年了，屡次上书告老退休，可是柴荣不同意，极力挽留李谷参与朝政。后周攻克寿州之后，李谷第九次上书辞职，柴荣终于同意李谷退休。朝廷对李谷给予了司空的待遇，增加食邑封地。为了优化朝廷政务决策，也是为了表达对有功勋旧的信任，柴荣经常派大臣到李谷家里商谈国事。皇帝每次开月度例会的时候，派人用肩舆抬着李谷上朝在便殿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

王朴和李谷聊了一阵子，准备起身告辞。就在王朴站起身的时候，突然一头栽倒在地，晕死过去。这个突发事件把大家吓坏了，李谷家人

和王朴的侍从被眼前一幕惊呆了，慌乱成一团，七手八脚抢救王朴。过了好半天，王朴才苏醒过来，双目失神，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牙关紧闭。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王朴平日里精力旺盛，四处忙碌，也是一个工作狂，没看出来有什么毛病。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王朴的侍从用担架抬着他匆匆离开了李家，回到王朴府中。

二月初五，王朴溘然长逝。

一代奇才，全能宰相，王朴因长期积劳成疾，心脏病突发，不治而亡，时年五十四岁。

王朴之死，对于柴荣来讲，不亚于曹孟德痛失郭奉孝。

王朴出殡那一天，周世宗柴荣放下一切工作，亲自到王朴府中吊唁。王朴府上，大门左右悬挂白纸灯笼，黑色挽幛随风摆动，金纸牛马沿墙排列，三牲祭品供奉几案，安魂蜡烛火焰摇曳。伴随哀乐齐鸣，檀香萦绕，灵堂内一片肃穆。王朴家眷哭声一片。

柴荣步履踉跄走入灵堂，手扶王朴棺椁，用玉钺（一种类圆刃斧状仪仗之用的微缩版兵器）敲打着地面，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诉说：“文伯啊，你为何遽然仙去？朕正当国事繁重，伟业待举，如有疑难，再也听不到你的宏论卓见了。国家痛失栋梁，寡人折断一臂。放眼寰宇，朕是最不幸的人了。”众人过来劝说，请柴荣节哀，可是柴荣久久不肯离去。哭了一会儿，接着再哭，柴荣在灵堂内不知哭了多久，完全不似一个帝王往日的威仪，如同王朴的至亲好友一般性情表露。

王朴去世为什么令柴荣如此痛惜呢？他有何德何能？

王朴，字文伯，东平人（今山东泰安市东平县）。年纪轻轻考中进士。后来他跟着后汉第一权臣枢密使杨邠工作。背靠大树好乘凉，王朴前程似乎远大无量。王朴看到汉室根基浅薄，隐帝刘承祐年少孱弱，朝廷小人当道，杨邠身为大臣却与将相争斗，他感到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朝廷，危机四伏，祸乱将生。王朴为了避祸保全，毅然从杨邠那里不辞而别，跑回老家了。后来汉末大臣倾轧，抄家灭门，殃及幕僚门客。而王朴因及早抽身，没被连累。这说明王朴有洞察世事的见识，有权衡利弊、割舍眼前利益的决心。

郭威篡位建立后周，大批选拔干部。为了培养柴荣，周太祖郭威将柴荣调到澶州任节度使，从中央选派了大批贤能之士到柴荣身边工作，其中就有王朴。当时王朴的职务是掌书记，负责写写算算公文处理什么的。柴荣即位后，水涨船高，王朴跟随柴荣进京，得到任用。

王朴的才华真正得到周世宗柴荣赏识，是在他撰写《平边策》之后。这篇策论与柴荣的理想不谋而合，很受柴荣器重。从此，王朴作为柴荣班子中实施新战略的主要成员得到重用，而且一路提拔，坐着火箭晋升。

周世宗柴荣对外以武力征伐，急于想统一天下，对内推行法治，严明纲纪，整顿吏治，励精图治，可谓百业待兴。干事业要有人，更要有人才。年轻的后周帝国，严重缺干部，特别是缺乏能谋事能干事能成事的干部。皇帝柴荣是个工作狂，必然手下应有一群工作狂的官员，否则事业目标和工作任务根本无法实现。王朴是具备这种条件的最佳人选。

王朴明达干练，才思敏捷，深谋远虑，精力旺盛。这个素质正好与他的领导皇帝柴荣匹配。皇帝定大事，需要王朴这种素质的人组织实施抓落实。要说王朴具备这些才干，并没有太稀奇之处，几千个人里面总能挑出一两个这种人。但这不是王朴的全部，这只是他的基本素质或者说硬件部分。王朴对当世事务洞若观火，处置应对起来得心应手，治国安邦经世致用，这就是他卓越能力的软件部分。但这仍不是他的全部，仅仅是他众多才华中的一小部分。更匪夷所思的是，王朴还精通阴阳五行天文地理，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更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王朴还精通音律，他将因唐末以来战乱失传的音律规则进行了重新标定，把黄钟大吕管弦乐器打击乐器的制作规格重新进行了规范，使国家拥有了完整统一和谐的音乐法典。更更更令人望尘莫及的是王朴还是城建及工程专家，他主持改扩建了开封城，几次主持大修河堤。这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他为世人留下了《平边策》、《钦天历》、一座城市、一套乐器规范和音律标准，这些成就每一项都足以耀古烁今。

王朴不是人，简直就是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人。

王朴干事情和柴荣一个风格，性格果断刚强。再加之皇帝对他十分

信任。王朴如一台永动机和推土机，无论多难的事情，到他手中都会得到解决，办出成效。凡是王朴主持操办的事情，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敢阻挠，没有一个人敢质疑，没有一个人敢不配合。王朴虽然很自我，虽然很强势，虽然敢硬碰硬，虽然有很多人对他羡慕嫉妒恨，可是没有一个人的才华超越王朴，没有一个人的见识比王朴高明，没有一个人的知识量比王朴丰富，没有一个人的逻辑比王朴严密。

这就是王朴，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级复合型人才。这样一个人在柴荣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突然去世，那是什么样的影响？

万能宰相王朴成了千古的传奇。

王朴死了，周帝国的事业还要继续。

由于河北屡遭辽国侵袭，柴荣打算做一次北巡，以评估北方战备形势，再做权衡之后，部署伐蜀战争。关于柴荣为何在筹备伐蜀的节骨眼上，要亲自领军出师河北，没有发现明显的重大诱因。从现有的史料中看，柴荣这次出征定位于北巡，而不是北伐。在用词上不同于对南唐的御驾亲征。由此可以推测，柴荣这次到河北的主要目的是巡视视察边防，并非要和辽国全面开战。

三月，周世宗柴荣从东线巡行沧州。命义武节度使孙行友巡警西山沿线，让宣徽南院使吴廷祚主持东京留守工作，三司使张美负责皇宫大内工作。命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高怀德（高行周的儿子）、张铎等人统军作为先头部队出发。韩通此人是郭威的心腹旧部，曾为郭威兵变篡位、为柴荣北击刘崇、为柴荣守卫京师立下大功，深受柴荣信任，是郭威旧将里面继续受到重用的少数人之一。

自从淮南战争之后，柴荣尝到了水师的甜头。不仅在南方，即使在北方，水师照样有大用场。况且柴荣一直重视水陆运输，几年来致力于疏通河道，打通南北主要河流运输通道。柴荣这次北巡，虽然是水陆俱进，其实主要依靠了水师的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水路交通便利很多，首先是节省粮草辎重的运输成本，无需筹集众多的车夫车辆牛马帐篷，战舰照样可以承担运输任务。其次，水道交通对地方上打扰少，有利于兵贵神速。再次，一旦雨季来临，水上运输不会因道路泥泞而使后

勤保障中断。几百年来，在北方作战中，柴荣是喜欢并且擅长运用水师的帝王。

韩通不仅是一员良将，还是一个治河高手。他从沧州沿水路向北进发，沿途打通各条水系，直达瀛、莫二州（今河北省河间县和任丘县）。四月，驻扎在乾宁军（今河北青县）。

柴荣到达沧州后，马不停蹄，率领五万兵马一路疾驰，当天到达青县。沿途所过州县，没有任何人察觉皇帝带着大队人马经过。周军到达中原和辽国的边境后，辽国宁州刺史王洪被突然降临的周军吓破了心胆，没放一箭举城投降。

周世宗在青县调整了部署，调集水师集结待命，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以石守信为韩通副将，以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两军水陆俱进。柴荣乘坐龙头战舰沿河北上，几百艘战船首尾相连，号角齐鸣，帆篷蔽日，绵延数十里，两天后到达独流减河（今天津境内），再溯流向西到达益津关（今河北省霸县），契丹守将终廷晖望风投降。再往西走，水道狭窄，大型战舰无法通行，周军弃舟登岸。柴荣跨上战马一路疾驰，大部队被远远甩在后面。柴荣身边只有侍卫亲军，总计不到五百人。

当天晚上，柴荣露营在野地里。四处夜幕低垂，夏季的热风中偶尔传来辽国兵马的喊叫声，契丹骑军巡逻队的銮铃声时不时地从附近经过。跟在周世宗身边的官员都吓坏了，担心被契丹人发现，遭到围歼，后果不堪设想。在这样紧张而惊心动魄的夜晚，谁还能睡着觉，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将士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紧握兵器不敢合眼。只有柴荣和衣而卧，坦然入睡。万幸的是，契丹骑兵没有发现柴荣他们。

第二天，赵匡胤带人杀到了瓦桥关（在河北省雄县南易水上），契丹守将姚内斌毫无防备，被突然出现的周军主力吓坏了，也是没开一仗，举城投降。赵匡胤将柴荣迎接进入瓦桥关。

由此看来，柴荣不仅练成了强大的水师，而且建成了水陆两栖部队，随时可以在水上和陆上转换攻防。柴荣对他一手缔造的这支精锐部队十分钟爱，大仗硬仗总是派其上场。

后周帝国的水陆大军主力突然杀到，完全出乎契丹人的意料。辽国

边防城镇根本没有任何防御措施。柴荣这是标准的闪电奔袭战术，从出师到杀入契丹境内，总计不到一个月时间。即使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世，他率领契丹铁骑奔袭南下的速度也未必比得上。瓦桥关失守，辽国莫州刺史刘楚信举城投降。辽国瀛州刺史高彦晖举城投降。五月初一，李重进等众将才率军陆续赶到。至此，沦陷于契丹的瓦桥关以南地盘被后周收复，一共包括三个州十七个县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户人口。周军没有伤亡一人一骑，没有用一刀一箭，轻轻松松收服三关，大有剑指幽燕，兵出塞外的气势。

关南三镇顷刻陷落，极大地震动了辽帝国朝野。辽穆宗耶律璟急忙派出八百里加急信使，到太原找北汉皇帝，要求北汉紧急出兵出击周帝国西路边防，以阻挠周军继续北上幽州。而幽州城内也是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藩汉守军加紧布防备战，真正是一番如临大敌的景象。

周军闪电奇袭大获成功。

军中文武无不叹服皇帝用兵如神。

柴荣也很高兴，雄心要抒发要大发。五月初二中午，在行营之中，周世宗大摆筵席慰劳众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柴荣清了清喉咙，大家立即安静下来。柴荣说道："我大军势如破竹，瞬间兵临幽州之境。现在世仇契丹的南京幽州近在咫尺，朕想一鼓作气，收服幽州。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众将听皇帝这么说，多数人都摇摇头，他们心想："皇帝原定的是北巡，怎么突然变成北伐了？"大家齐刷刷地说道："陛下你离京至此短短四十二天，兵不血刃，轻松收复燕南之地，这是不世奇功啊。可幽州乃胡虏重镇，契丹军队一半主力常驻在此，我们不应该冒然深入。"

柴荣兴冲冲地抛出这个提议，希望众将能够纷纷响应，和他一体同心，攻打幽州，以建立不朽功勋。没想到，大家都很谨慎，不愿意冒险深入敌境。自从高平之战以后，对于柴荣的重大动议，很少再有文武反对。可是这次不知为何，众文武齐摇头，都反对柴荣攻打幽州。柴荣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很不痛快。这酒宴也就不欢而散，草草收场。

尽管众将不太积极，可柴荣的倔劲儿上来了，仍然固执地坚持要攻

打幽州。匆匆结束午宴，柴荣下令调集各部兵马，誓师兵伐幽州。柴荣站在瓦桥关的一处高岗上，俯看水陆各部兵马。周军军容整齐、威武雄壮，盔明甲亮、号带飘扬，各兵种、各部队雄赳赳气昂昂，方阵分列各自位置上。



由于酒精的缘故，柴荣脸膛泛着红光，高声宣布：“唐末以来，契

丹屡寇中华，兹成仇敌。尤其自晋氏以来，燕云十六州陷入胡虏，此乃我中原帝国奇耻大辱。朕即位以来，夙夜兴叹，以收复故土为大任。今我军朝发沧州夕至瓦桥，胡虏望风而下，幽州闻警颤栗。此乃我军建立不朽功勋之秋也，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等当乘胜兵伐幽州，一鼓作气，荡平河北！”

柴荣做完战前动员，命令先锋官刘重进先期出发，为后续大军兵伐幽州扫清道路。柴荣随后率大军继进。周军出师动员命令刚刚发布完毕，当地的父老百姓就拉着牛羊猪肉和陈年老酒来慰问周军，预祝周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柴荣喝下一位老翁递上的酒，抹了抹嘴，问道：“老人家，此地为何名？”

老翁颤巍巍地回答：“陛下，此地祖祖辈辈相传，没有改过名字，一直叫做病龙台。”

柴荣听老翁这么说，心里“咯噔”一下，脸色变了变，没再说话，急忙走下土岗，飞身上马，令旗一挥，疾驰而去。

刘重进率先锋军队占据了固安。很快柴荣也进至安阳河。安阳河也称洹水、胡良河，在涿县以北，源头出自房山，向东流经涿县，又向东南与拒马河交汇，流入琉璃河。面对安阳河挡路，柴荣命人搭建桥梁。由于已经时至傍晚，桥梁一时半会儿修不成，柴荣只好回到瓦桥关住宿。

这天晚上，柴荣“圣体不豫，翌日病亟”。史书上一共用了八个字，说柴荣得了疾病，第二天病情加重。中国史书上对帝王生病的记载，十之八九是“不豫”，快病死了就是“寝疾”，至于具体是何病症，病情症状表现，原因及治疗过程，全部省略。不知道是为长者讳的原因，还是医学不发达诊断不清楚，反正后人很难搞清楚皇帝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们对此只好大胆揣测一番。

从王朴和李谷的经历可以推断，柴荣日理万机，身体常年累月被繁重的工作折磨侵蚀，况且柴荣又没有体育、娱乐爱好，不懂得锻炼身体，也不爱吃保健药，因此其健康状况比王朴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午酒

宴之后，他急匆匆地跑到高岗之上部署军队，估计是受了风寒。从后来的病情发展来看，不太可能是心脏病、脑血栓这种急症。所以，长期亚健康的柴荣在喝酒出汗之后，遭受风寒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病情要比现在的重感冒伤害大，况且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没有青霉素头孢之类的特效药，只能靠中药调理慢慢恢复。

柴荣病倒后病情日益加重，被迫中断在前线指挥战争，回驾京师。柴荣回驾，但军队并没有撤回。柴荣在回驾的途中，还撑着病体办公，遥控北方的战事。

五月初四，周军攻破易州，擒杀辽国刺史李在钦。五月初五，端午节，柴荣下令在瓦桥关建雄州藩镇，在益津关建霸州藩镇，由韩通负责修筑城池的工程。五月初六，命李重进将兵出土门（即井陉，著名的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向西越过太行山攻打北汉。五月初七，以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五月初八，柴荣离开雄州，带着韩通等人继续南归。

柴荣南归途中路径澶州，可是走到澶州柴荣停下不走了。不仅不走了，柴荣不办公不看病，也不接见探望病情的人，连文武大臣也不见。如此一来，上上下下紧张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皇帝得病非同小可，不仅仅是一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更关乎到他身后江山社稷的命运。

对于柴荣为何驻留澶州不急于回京，此间到底说了些什么，做出了哪些决定，正史没有记载。只有一个野史《却扫编》中记录了一些情况。

群臣候旨，左等没命令，右等没消息，大家急得团团转，担心这种状况会引发潜藏的危机。可是无论什么职务的官员都见不到柴荣，柴荣根本就不见他们。这可怎么办？大家困坐愁城，一连几天过去了，忽然大家发现有一个人可以见到皇帝。此人是郭威的女婿驸马都尉张永德。或许是由于亲戚的缘故，柴荣唯独允许张永德可以每天进入卧室。

群臣来找张永德，对张永德说：“驸马爷，现在天下未定，京师空虚，四方诸侯和敌国都盼着京城出乱子。澶州距离开封这么近，皇帝为

何住在这里不走了呢？应该赶紧赶回京城以稳定人心，镇住大局啊。一旦皇帝一病不起龙命归天，又没有遗言圣旨，那江山社稷可怎么办啊？你快请示请示皇帝，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快拿主意做决定。”

张永德一听大家说的有道理，就在觐见周世宗柴荣的时候，把群臣的意见转述给了柴荣。柴荣躺在床上，听张永德问这种话，猛的抬起头，瞪着眼睛看着张永德。柴荣突然的表情变化把张永德吓一跳。

柴荣咄咄逼人地问张永德：“是谁让你问这些话的？”

张永德傻愣愣地，不知道自己说错什么了，照实回答说：“是文武群臣都关心陛下和社稷，才让我代为请示的。”

柴荣重新躺下，似乎在思考问题，过很长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道：“我就知道你是被人指使的，你难道就不明白我的心思吗？唉——，不过看你那穷苦相，命该如此！”柴荣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说完这些话，命令立即起驾回宫。

《却扫编》中记录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无处考证，而且仍然无法解释柴荣驻留澶州的目的。柴荣对张永德说的这些话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似乎是有多种可能答案的谜语。

在柴荣驻留澶州的时候，五月二十五日，李重进奏报，在北井击败北汉部队，斩首敌军两千余人。五月三十一日，柴荣回到开封。六月初一，昭义节度使李筠击败北汉，攻下辽州。六月初三，郑州一带黄河决口，柴荣命令宣徽南院使、前京城留守吴延祚去组织修坝筑堤堵塞黄河。

柴荣的病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可似乎也没有生命危险。回到京城之后，柴荣还能坚持办公，还特意关心了南唐国的情况。他向南唐国的清源节度使留从效表示，周朝刚刚收服南唐，应以怀柔抚远为主，不打算在开封京城另立一个特设机构治理南唐，以免引发和南唐之间的猜疑。柴荣还要求南唐地方官继续忠于南唐，不必急于向周朝请示汇报工作。这样和平相处，周朝彰显怀恩气度，南唐臣服礼节保全，原南唐地方官员也便于尽忠尽节。

柴荣这段话可谓肺腑之言，用心良苦，其目的只有一个，保持和维

护淮南的安定局面，避免朝廷和诸侯国之间发生误解猜疑。

没几天，南唐李璟派儿子李从善和大臣钟谟到汴梁向周朝奏事，柴荣问钟谟：“你国在训练军队、整修武备吗？”

钟谟谨慎地回答：“既然我们已经臣服于大周帝国，不敢反复，没有再扩军备战。”

柴荣摇摇头，说道：“此话不对。以前周唐为仇敌之国，现在成为一家人，我们之间君臣名分已定，我保证不会有其他的意外。可是世事无常，至于我死之后局面将如何，殊难预料。你回去后告诉你家国主：趁我在世的时候，可以整修城池，操练士兵，购置兵器，据守要害，以为子孙长远考虑。”

钟谟回到金陵，把柴荣的话转告李璟。李璟惊讶了半天，没明白柴荣是何用意。虽然李璟想扩军备战，可是担心此举招致周帝国怀疑和报复，所以迟迟没敢抓军队建设。今天有了柴荣的意旨，南唐抓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加强战备。

笔者读史读到此处，大声叹气良久，深深佩服周世宗柴荣的气概。他这番话说得很平静，可谓大气磅礴，包容天地，仁心幽远，光明磊落。柴荣揭示了做帝王的真谛，保境安民是根本职责。他以天下苍生一体为念，无论哪种形式的人性破坏和民生践踏都是不应该的，包括敌国征伐、本国祸乱、君臣猜忌，都是对社会的破坏。武力战争只是手段，共致太平才是目的。他对战争的诠释也达到了极致，战争是明刀明枪的较量，并非是不可告人的践踏人性的宣泄与狭隘私利的破坏。

接着往下读的时候，发现司马光也慨然赞叹周世宗柴荣。现摘录如下：

臣光曰：“或问臣：‘五代帝王，唐庄宗、周世宗皆称英武，二主孰贤？’”臣应之曰：“夫天子所以统治万国，讨其不服，抚其微弱，行其号令，一其法度，敦明信义，以兼爱兆民者也。庄宗既灭梁，海内震动，湖南马氏遣子希范入贡，庄宗曰：“比闻马氏之业，终为高郁所夺。今有儿如此，郁岂能得之哉？”郁，马氏之良佐也。希范兄希声闻庄宗言，卒矫其父命而杀之，此乃市道商贾之所为，岂帝王之体哉！盖庄宗善战者

也，故能以弱晋胜强梁，既得之，曾不数年，外内离叛，置身无所。诚由知用兵之术，不知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王环以不降受赏，刘仁赡以坚守蒙褒，严续以尽忠获存，蜀兵以反覆就诛，冯道以失节被弃，张美以私恩见疏。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

柴荣感觉到了命运末日的临近，尽管他心有不甘。

柴荣以前曾问大臣王朴："王朴，你擅长卜卦，你算一算，朕能执政多久？"

王朴掐算了一会儿，回答说："三十。"

柴荣仰天哈哈大笑说道："三十年足够了，朕当用十年开拓天下，用十年休养百姓，用十年致太平。"

而现在柴荣才坐了五年天下，他还有很多理想没有实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命运比人强，柴荣不得不认命。他开始安排后事，册封小周后为皇后，封皇子柴宗训为梁王，领左卫上将军，封皇子柴宗让为燕王，领左骁卫上将军。

柴荣对文官的岗位重新做了调整，加封王溥为门下侍郎，让王溥和范质在领导文官事务的同时，可以参加枢密院的工作。封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职务保留，其实是让魏仁浦有权利参与文官管理。柴荣让这几个首辅大臣从职务上可以跨越军政两界，目的是分散他们的权力，以互相制衡。在皇权交替的特殊时期，避免大臣擅权作乱。

对于身边的武将，柴荣也做了安排，以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左骁卫上将军、检校太傅，享受枢密使级待遇。加封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兼任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加封澶州节度使张永德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但是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提拔赵匡胤兼任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傅，接了张永德在中央军中的职务。

做完这些安排之后，柴荣去世，享年三十九岁。

皇长子柴宗训继位，时年七岁。

周世宗英年早逝。

周帝国幼子接班。

三、江山一统

1．迷雾重重

柴荣之死是个谜，柴荣传位也是个谜。无论怎么看，这其中都充满了疑惑。

如果说柴荣突然得了不治之症，还有可能用积劳成疾、酒后风寒推测，那么他在回驾途中以及对后事安排的种种怪事，的确十分耐人寻味。无论如何也不是一段清晰的历史。对这么大的事件，正史信息量十分缺少，而各种野史的信息又充满传奇色彩，这就更增添了史上这一个多月各种事件的神秘感。

《资治通鉴》在行文风格上偏重于记载对治国安邦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事件，注重阐述正道正理，彰显忠信节义。这一点和《史记》差异很大。司马迁注重考证，但也喜欢收集传奇轶事，记载了大量信息和线索，这使得《史记》具有浪漫主义的一面，故事性及可读性很强。不知道《资治通鉴》是故意裁剪有关内容，还是不屑于或不认可有关所谓的野史信息，反正有些故事因信息量缺乏，而显得不够完整和苍白。专门记叙这段历史的《旧五代史》不仅记录了正史的信息，还收录了一些野史资料，同时作者薛居正及其父亲是后周帝国的官员，属于当事人，他对事物的见闻具有贴近的一面。所以，我们综合这两部史书中的资料，对柴荣卧病传位这段历史进行一番推测。

这里首先需要介绍几个人物，因为这些人物都是后周帝国军政界举足轻重的大佬。

第一位就是李重进。官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李重进实际是柴荣所建立中央军的最高指挥官。自从高平之战后，柴荣大刀阔斧改革军制，并从各地选拔骁勇善战的士卒充实到中央军即侍卫亲军中来，从而建立了一支直接由皇帝指挥的主力特种部

队。柴荣的这个做法有点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的中央军。柴荣南征北战主要靠这支部队，不像以前王朝，发动战争的时候多靠某一个藩镇的力量。如此一来，周帝国既加强了中央军事力量，又抑制和削弱了诸侯藩镇，一举两得。柴荣的这个努力很成功，基本扭转了藩镇骄兵悍将欺凌皇帝的局面。

既然是这样一支重要的军队，其统帅一定很重要。既要能征善战，更要对皇帝忠诚。郭威的外甥李重进被授予重任。这个职务是周太祖郭威临终封授李重进的职衔。当时病榻上的郭威还专门嘱咐李重进要好好辅佐继任皇帝柴荣。柴荣执政五年多的时间中，一直对李重进很倚重，君臣信任无间。即使张永德、齐藏珍等人说了很多李重进的坏话，柴荣根本没往心里去。李重进对大周帝国对柴荣，忠心耿耿，屡立战功，一路加官进爵，成为军中地位最高的人。如果再升职的话，恐怕就要封王了。尽管李重进官爵不断提升，但他一直牢牢掌控着大周帝国的中央军核心部队，可见其地位之稳固。

柴荣抱病南归，虽然放弃攻打幽州，但并没有放弃攻打北汉，他留下李重进越过太行山去攻击北汉。对这一部署，柴荣没有说明意图何在，估计是给太原刘承钧一点教训，巩固一下北部边防。

但是柴荣病重甚至面临归天危险的情况下，他为何把手握重兵且又深受信任的李重进留在疆场呢？

第二位是张永德。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自小深受郭威喜欢，年纪轻轻就官居重要军职。后来一直在中央军任统领职务，现在官拜殿前都点检、驸马都尉、澶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地位仅次于李重进。“殿前都点检”这个职务似乎是柴荣发明出来，的其职能大概再以往的殿前都指挥使演化而来，而殿前都点检这个名称似乎是套用了之前的大内都点检的名称。尽管设置了都点检，但殿前都指挥使职位还保留，殿前都点检权位在殿前都指挥使之上。张永德升任都点检，赵匡胤接替了张永德殿前都指挥使的职务。在张永德之前，李重进曾是殿前都指挥使，可以说张永德是接了李重进的班。但是二人担负任务不同，日常情况下，李重进统帅侍卫亲军，侍卫亲军其实已经变成了作战部队，而张永德负责中央

警卫部队，两人互不统属。张永德此人有口无心，虽然是孝子忠臣，可是性情直率，没多少花花肠子，基本上没有政治头脑。

第三位是韩令坤，其官职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陈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他受李重进领导，与步军都指挥使并列。被柴荣留在了霸州驻守。

第四位是赵匡胤，此时官拜忠武节度使、检校太保，兼任殿前都指挥使。他受张永德领导，是张永德的直接部下。可以说赵匡胤的晋升和张永德有密切关系，在高平之战后，是张永德极力保举赵匡胤，赵匡胤才崭露头角，被柴荣看重。淮南战争中，张永德、又多次赞誉和保举赵匡胤。

柴荣留下了主力作战部队在外，带着以张永德赵匡胤统领的警卫部队和韩通带领的侍卫部队回驾。韩通是侍卫亲军都虞候，是侍卫亲军部队中仅次于李重进的二号人物。似乎柴荣并非因对这些将领的个人亲疏关系，而是考虑到他重病期间的外患防御，而做出的各项军事部署。因担心契丹和北汉趁柴荣病危之际入侵中原，所以柴荣将李重进率领的作战部队主力留在了疆场。既然无法征讨幽州，柴荣便对于契丹采取了防御为主的策略，令韩令坤驻扎霸州。而对北汉则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派李重进继续攻击河东。从这一点上来看，排除柴荣不信任李重进而故意不将其带在身边的可能性。

第五位是吴延祚，此人在我们的故事中出场不多，他从小就跟随郭威南征北战。由于读书较多，吴延祚职业生涯在文武两界都曾担任重要岗位。可能也由于是这种复合型人才的缘故，吴延祚在柴荣北巡时，被委任为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东京留守。

范质、王溥、魏仁浦等文官都在柴荣身边，这些人都是中央行政机关和中央军事机关的大佬。此时，文职大佬中，三司使张美和吴延祚正在东京汴梁。

那么带在身边的这些人是不是就一定受信任呢？应该说柴荣对这些随行大臣还是很信任的。

建立良性的君臣互信关系，一直是柴荣努力的一件事。他时常叹息

王峻和王殷之死，认为是太祖皇帝郭威对他们姑息迁就，以至于他们越发嚣张，最终损害到了皇帝和国家利益，不得不以君臣反目结局。王峻和王殷被定为不忠奸贼，而郭威的名誉也受到损伤，被大家认为是过于刻薄猜忌，不够厚道。

君臣缺乏互信，甚至互相猜忌，多数情况下会直接危害到政权的稳定，也会对国家发展构成伤害。如何建立君臣互信？如何共享太平？如何和睦始终？这是柴荣煞费苦心的地方。柴荣采取了很多办法，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剖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群臣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的作文，直面各种诱因和困难，君臣坦诚相待，毫不避讳。再就是柴荣会及时批评教育有问题的部下，防微杜渐，见到不良苗头就及时掐灭，防止愈演愈烈，难以收拾。因此，后周帝国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受到过柴荣的批评。所以说，柴荣对周帝国的官员没有太多的戒备心理，不像有些皇帝临终时，要将功高震主有威胁的大臣除掉或想方设法剥夺权利予以打击。

从这一点上看，柴荣没有太多担心文武大佬会抢班夺权。

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后周帝国官员派系之争会趁柴荣病危交班之际爆发矛盾？

从这一点来看，也不太可能。因为柴荣通过多种手段并用，后周的文武大臣个人权倾朝野的情况基本没有，派系倾轧斗争的现象并不明显，应该说柴荣领导的这个团队是一个比较团结的集体。因此，柴荣不必担心官员集团之间的争斗大爆发，而破坏政局稳定。

照此分析，柴荣所处的情况是五代以来皇权更替最好的环境了，那为何柴荣逗留澶州不回京师呢？为何柴荣责斥张永德呢？为何回京后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被剥夺了呢？为何柴荣发出后世不可知论呢？为何柴荣没有指定辅政大臣呢？

从时局各事项的重要性分析，柴荣暴病卧倒，那么最重要的事情，一是他的健康是否有可能会好起来，二是外敌是否会趁虚而入。

柴荣的健康是否会好转，直接关系到后面的一个大问题，是否需要安排后事？对此，恐怕柴荣自己也没有准确的估计。毕竟他才三十九

岁，正值盛年。况且他还请王朴卜卦说他可以执政三十年，与之比起来这五年才仅仅算是个开始。柴荣没有得过什么病，至少表面看起来身体还算健康。他未必肯甘心向病魔低头。所以，他很可能认为此时安排皇权传位事宜为时过早。



既然柴荣认为没有必要考虑传位，那么张永德冒冒失失地代表群臣

询问柴荣死后之事，柴荣当然不高兴。但柴荣很了解张永德，认为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会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所以柴荣推断有人指使张永德。

那么柴荣不想认命，可又不知道此一病是否还能好转，所以他不能表态，既不能按好转表态，也不能按一病不起表态，于是就耗着，把大臣们耗得心里惶惶没着落。

柴荣责备张永德“独不喻吾意”又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他认为张永德应该明白他的什么心思呢？很多人猜测这句话，认为暗含玄机，特别是与另外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猜测，则更加具有可疑性。

一件事情是，柴荣在出巡河北的路上捡到一块二三尺长的木头，上面写着几个字“点检做天子”。不过正史和野史都没有记载，这块木头是柴荣出巡路上捡到的，还是回驾途中捡到的，当时很多人在场，看到了这块木头，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第二件事情是，柴荣从澶州回到京师，很多人都升官了，可是张永德却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令人费解。

如此串联起来，似乎是这块牌子提醒柴荣防范张永德，担心他有篡位之嫌，才将其军职割掉。这种推测是否合乎逻辑呢？

首先分析一下这块木头，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冒出来，肯定是有人事先做了手脚，埋在皇帝经过的路上，又“恰巧”被“发现”，发现之后居然能经过很多道安检程序呈给了皇帝。这一连串的行动，如果没有经过精心策划是不可能做成的。而且做这件事的人身份一定不一般，他要具备和皇帝接近的条件。半路上冒出这么一截木头，以柴荣的智慧应该可以猜到是有人捣鬼。可是柴荣会不会相信呢？我想他未必完全相信，半信半疑是有可能的。因为柴荣和柴家人都有装神弄鬼的记录，柴荣对卜筮这种东西还很热衷。所以策划“木头事件”的人，一定是把握住了柴荣的这种心理。而这种半通不通的文字，正因为其信息有限，所以才会引发无限联想。这截木头很可能对柴荣的心理有一定影响，导致他对张永德有所猜疑。

尽管柴荣一心要建立君臣之间的互信关系，可到了关键时候，他也

有心理障碍。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柴荣弥留之际，还是罢免了张永德的都点检职务，并且没有安排别的军职。

那么柴荣逗留澶州是什么目的呢？如果观望病情，完全可以到京城去观望啊，为何一定要留在澶州？一种原因是周太祖郭威在澶州兵变，龙升篡位，夺取天下。第二个原因是柴荣曾在此任藩镇多年，是他获得独立地盘的一个职务。柴荣对此地有感情，是不是有某种情结，既然龙升于此，那么也想归天于此？或者试探左右群臣，借柴荣病危趁机作乱，在澶州再来一次“黄旗加身”？

我推测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现实的原因，这次柴荣北巡意在加强边防，震慑辽汉。不成想，这次北巡发生如此意外。一旦柴荣病情恶化的消息传到敌国，辽汉一定会联合起来大举进攻中原，那么刚刚收复三关这样的一点点成就，很可能会丧失。因此，柴荣做出了边撤边打的战略部署。澶州作为京师北大门，是战略重镇，柴荣驻守此处，很可能是想镇守大局，支持河北的战争。果然，在柴荣驻守澶州的几天里，河北捷报频传，周军连续取得了几场战役的胜利，把北汉打得抬不起头来。至此，柴荣认为短期之内，辽汉没有胆量大举反扑，澶州安全，京师安全。于是，柴荣起驾回宫。这或许是柴荣的真实意图，也是他责骂张永德看不透的军事谋略。

或许柴荣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有意让张永德接班继位，结果发现张永德不是这块料，也没有这个野心，所以慨然作罢。没有证据，难以猜测，或许到后文书会有更多的线索，再专门讨论这个可能性。

回到京城之后，柴荣的病情又迁延了十几天。最终，柴荣没有挺过这一劫。柴荣曾以“十年荡平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共致太平”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可是他只在龙椅上坐了五年六个月。五乘六乃三十，正好与王朴的预言一致。王朴当时不便于说破，只是含糊委婉地说柴荣可以执政三十。而柴荣乐观地当成了三十年。

柴荣传位毫无悬念，一定传给儿子。不过他的儿子太小，大儿子柴宗训才七岁。柴荣当然知道皇帝幼弱的弊病，几千年的历史上这种教训比比皆是。如何保证儿子顺利登基顺利长大顺利治理国家，成了柴荣面

前的一道多元多次方程式。他不得不直面两个残酷的现实：他的短命和儿子堪忧的未来。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和未来，对一颗充满豪情万丈气吞天下的年轻帝王的心，是一个莫大的摧残。柴荣不可避免地对未来产生了无奈的不可知论的猜想。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柴荣告诫南唐加强战备以作长久之计的心态了。

为了尽可能地稳定政局，尽可能地延续他确定的路线与执政格局，柴荣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把没头脑的张永德罢免军职，实际上是对他死后各方政治力量格局的保护。他担心张永德以贵戚身份和实权地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甚至无人能够钳制他而恶性膨胀，危害朝局稳定。再一个措施是，柴荣临终将文官宰相集团和军事领导机关的重量级人物，实行了互相交叉兼职，既互相监督牵制，也互相平衡稳定，避免大臣之间夺权倾轧，朋党乱政。

柴荣为儿子传位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可谓煞费苦心，机关算计。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柴荣万万没想到，他死后不久，一个眼皮子底下的危机瞬间爆发。

2．一个姓赵的人

以周世宗柴荣的英明，居然没有发觉赵匡胤的能量和威胁，这并非是柴荣一时糊涂，而是赵匡胤的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的确发乎自然，他算不上处心积虑隐藏很深的阴谋家。

周太祖郭威从魏州领兵进入汴梁清君侧的时候，坊间就有传言说姓赵的人将会做天子。郭威对此非常忌惮，他下令搜访与此传言有关的嫌疑人，最后找到一个姓赵的少年。这孩子十分了得，在京城乱军之际，他独坐胡同口，张弓搭箭射死了十多个趁火打劫的兵痞，还正气凛然地申明郭威入汴是为剿贼而来，不是打家劫舍。郭威觉得这个姓赵的少年做派非凡，于是在他称帝之后，暗地里命令开封府尹柴荣将这赵氏一门暗杀，以掐灭这个有可能做皇帝的火苗。

可是另有一个姓赵的人，郭威父子却毫无戒备。

赵匡胤。

赵匡胤，河北涿郡（今涿州）人，生于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柴荣去世这一年，赵匡胤三十二岁。

赵匡胤是官宦世家，祖上历代为官，虽然没有出将入相那么显赫，但在北方一些州府也干到了厅局级干部。赵匡胤的父亲是赵弘殷，此人在前文书中出现过。赵弘殷骁勇善战，年轻的时候在成德赵王王镕手下效力。前文书《铁血中原》中，河东李克用的儿子晋王李存勖继位之后，联合成德、义武等藩镇，对朱梁帝国展开了反击。李存勖和朱友贞决战黄河，赵王镕派出军队协助河东晋军作战，其中就有赵弘殷。由于作战勇猛，赵弘殷深受李存勖赏识，被委任为禁卫军军职。

不知道什么原因，赵宏殷的官职一直升得很慢。到了后汉乾祐年间，赵弘殷跟随枢密使郭威西征河西三藩。汉军在陈仓和蜀军一战中，赵弘殷冲锋在前，担任主攻击任务。枪林弹雨中，赵弘殷左眼被敌军流箭射中。赵弘殷不仅没有退却，反倒神威大发，越战越勇，一口气大败王景崇和蜀国联军。赵弘殷因此战军功升任护圣都指挥使。

时间很快到了后周广顺末期，周太祖郭威将赵弘殷提拔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很快又转为右厢都指挥使，领岳州防御使，相当于厅级干部或军分区司令。赵弘殷的显贵主要还是在柴荣时代，作为侍卫亲军的将领，他跟随周世宗柴荣远征淮南。此时赵匡胤也是侍卫亲军中的将领，只是职级还稍稍低一些。赵弘殷虽然没有儿子赵匡胤那么爱显摆，没有儿子那么拉风，但也是屡立战功。初征淮南胜利后，赵弘殷官至检校司徒、天水县男。

赵弘殷、赵匡胤父子俩同时为禁军的高阶将领，分别在作战部队和警卫部队任职，这在当时可是一大荣显，说明赵家深受朝廷信任。赵家在军中特别是禁军中的影响力如日中天。淮南战争未结束，赵弘殷去世。赵弘殷如此骁勇善战，可是职业生涯的军职晋升很慢，到后来竟然被儿子赵匡胤追上，父子俩几乎平起平坐。这说明赵弘殷此人勇力有余，而谋略不足，也不太善于官场中的见风使舵，属于比较厚道老实的一类人。这或许也是柴荣对赵氏父子比较信任的重要原因。

赵匡胤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老大赵光济死得早，老三赵光义，老四赵廷美，老五赵光赞很小就死了。剩下的几个兄弟中，赵匡胤和赵光义是亲兄弟，同父同母。赵光义的乳母陈氏后来嫁给了赵弘殷，生下了赵廷美。据说赵匡胤在洛阳夹马营出生时也有非凡的景象，满屋子红光窜来窜去，浓浓的香味经久不息。赵匡胤出生时身体呈金色，三天褪不掉。用现代医学推测，估计赵匡胤是黄疸儿，而且是重症黄疸。赵匡胤成年之后，身材高大，方脸大耳，神采飞扬，器量宏阔，为人豁达。一看就是人气型魅力MAN。

虽然赵家世代为官，可不知为何，却不太重视对孩子的文化教育。赵匡胤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小时候几乎没上过系统的学堂，没有认真学习文化课程。可能出于军人家庭的影响，赵匡胤喜欢骑射练武，而且一学就会，武艺超群。赵匡胤在习武方面天资非凡，天生就是领军打仗的料。赵匡胤年少时游手好闲，到处闲逛，无所事事，没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不过，关于赵匡胤青少年时代有很多传说。我们找几例不太像后世编排的故事给大家讲讲。

一天，赵匡胤和一群小哥们在洛阳城内闲逛，有人提议到养马场去转转。养马场中圈养了很多从西北贩卖来的马匹，这些马都是野马或者散养的牧马，有待驯化为军马。这帮军队的公子哥趴在马圈护栏上，对着各种各样的马匹指指点点。这时候突然有人说：“这些马都还没有经过驯化，也没有佩戴鞍辔，有谁敢骑？”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应。过了一会儿，赵匡胤挥了挥手说道：“我愿去试一试。”

这些马都是西北河套草原上的野马，生性暴烈，不受拘束。赵匡胤轻轻打开马圈门栏，走入马圈，悄悄靠近一匹枣红色野马。趁马匹不注意，赵匡胤抓住马鬃飞身跨上马背。野马突然遭人骑乘，顿觉十分不习惯不舒服不受用。野马在草原上自由自在，连日来被圈养在这个圈场内，几乎被憋坏了，现在又有一个毛小子居然跳到它的背上，它哪里肯服从？这匹马仰头长啸一声，前腿腾空而起，打算把赵匡胤掀下来。赵匡胤紧紧抱住马脖子，双腿牢牢夹住马肚子，身体像膏药一般贴在马背上。这匹马没有把赵匡胤掀下来，心有不甘，狂性大发，在马圈内暴躁

地狂跳尥蹶子。赵匡胤和烈马如同爆豆一般，在马圈里蹦跳颠簸。马圈外围观的那帮小哥们，哈哈直乐，指指点点，评头论足。

突然，这匹烈马“哐当”一声踢掉了一根围栏木杆，跃起身形从破损的围栏上飞跨而出，驮着赵匡胤奔驰而去。众人惊呼一声，愣了片刻，转而尾随烈马和赵匡胤看热闹。烈马在洛阳大街上飞奔，冲着城门方向冲来。古代城门内侧一般会贴着城墙有一截坡道，以便于守卫士兵上下城墙。这匹马冲到城门口时，由于城门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拥堵着，烈马奔势受阻，突然一个紧急制动，调转方向，沿着坡道向上冲去。赵匡胤在马背上如同一发炮弹一般被烈马甩了出去，额头直接撞上了城门门楣。赵匡胤当即仆倒在地。

热热闹闹的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惊呆了，大家“呼啦”一下散开，接着又“呼啦”一下聚拢过来，以为赵匡胤脑壳被撞碎了，至少会被撞晕过去。可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赵匡胤在地上爬起来，蛮不在乎地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定了定神儿，继续去追赶烈马。

这时候，那匹烈马沿着坡道向上走了一半，坡道关闭，无路可走，只得回头再向下走。赵匡胤纵身而起，用脚一蹬城墙，高大的身躯借力腾空扑向烈马，赵匡胤空中拧身再次跨上马背。那匹烈马此时通体流汗，摇头摆尾，仍想把赵匡胤掀下去，可这次赵匡胤死死抱住马脖子绝不放手。烈马跑下坡道，在城门附近的街道上又暴跳了一会儿，终于安静下来，失去了狂野的力气。而赵匡胤的那帮小哥们也已经气喘吁吁地赶到跟前，听众人指指点点说赵匡胤跌而复起、毫发无损的险情，这些公子哥齐刷刷围拢在赵匡胤面前，向赵匡胤表达最诚挚和热烈的佩服之情。

赵匡胤原本在小哥们里面就身形高大，酒量好，重义气，为人豁达，这次驯马事件更是大大提升了赵匡胤的星点值，人气更旺。赵匡胤的这些小哥们里就有韩令坤、王审琦等人。

在各种版本的野史、小说、笔记和正史中，都记载了赵匡胤被和尚资助的故事，各个版本差异很大，但故事情节都写得有鼻子有眼的，有的是在洛阳发生的，有的是在陕西发生的，有的是在襄阳发生的。估计

赵匡胤在十二来岁的时候，不太可能屡次偶然遇到和尚，更不太可能每次都遇到了道行高深的和尚。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赵匡胤为了求职，走南闯北到处游历，一连几年，毫无所获。



有一次南下湖北，进入复州地界（湖北天门县一带）。此时复州防御使是王彦超。赵匡胤向王彦超报名要求参军。王彦超看了看赵匡胤，

略有所思沉吟一会儿，没有留下赵匡胤，相反却送给赵匡胤一些盘缠，打发他离开，另投别处。王彦超对赵匡胤说：“看你是个人才，此地没有什么发展机会，你还是另投他处吧。”

赵匡胤再次碰壁，感觉前途渺茫，自己一无所用，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来到襄阳高辛庙，到庙里求签，卜一卜自己的前程。每根签上的符号都不同，不同的符号代表不同的前程。赵匡胤默默祈祷，看能不能干上节度使，结果抽出一签是空的。赵匡胤叹了口气，看来干省部级是没希望了。于是赵匡胤接着祈祷，希望能做个防御使，结果抽出一签又是空的。赵匡胤心凉了半截，厅局级也没希望了。赵匡胤退而求其次，继续祈祷，心里暗自许愿做个团练使也行啊，可是抽出的签竟然还是空的。赵匡胤快要崩溃了，难道我赵匡胤顶天立地的汉子，只有做小校的命吗？于是咬着牙又抽了一签，竟然还是空的！赵匡胤的心拔凉拔凉的，他仰天长叹：“他奶奶的，这不成那不成，难道要让我做天子吗！”

赵匡胤刚发完感慨，突然一支签从手中滑落，赵匡胤捡起来一看，大惊失色，签上卦辞果然表明是皇帝！这次抽签算命的结果太意外了，原本心情已经灰暗到极点的赵匡胤，再次豪情大发，壮志满怀，自我感觉良好起来。再加之赵匡胤是个乐天派，很快就恢复了达观自如的状态。

有一天，赵匡胤又喝了不少酒，晕晕乎乎地闯入了一片菜地。由于酒精的作用，烧得口腔干渴，于是赵匡胤就在菜地里拔了几棵莴笋大嚼起来。正在赵匡胤坐在田埂上，狠吞虎咽的时候，走来了一位老和尚。这位老和尚看了看赵匡胤，问道：“施主是否饥渴？”

赵匡胤急忙点头说道：“正是，正是。”

老和尚说道：“请施主随我来。”

赵匡胤跟着老和尚走入了一个小寺庙。老和尚取来了饭菜和茶水，请赵匡胤随便唱。赵匡胤一通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片刻之间把老和尚的饭菜一扫而空。赵匡胤吃饱喝足之后，这才眨巴眨巴眼睛，问道：“大师，因何助我？”

老和尚笑眯眯地说道：“我本游方僧人，到此地修了一座小庙安

身，在路旁种菜谋生。方才我正在睡午觉，梦中一黄龙来到我菜地，啃噬我的莴笋。我被梦境惊醒，急忙到菜地巡视，刚好见到施主你。莫非施主乃黄龙下凡？”

赵匡胤听老和尚这么说，心里且喜且戚。喜的是有这样一个梦兆，当然感到心里很受用。戚的是自己已经壮年，却仍然一事无成，四处游荡，还不能自食其力。

赵匡胤略有不好意思地说道：“感谢大师相助。我四处求职，毫无进展。打算到前敌军中效力，可身上的盘缠也花光了。”

老和尚点了点头，说道：“施主你身材雄伟，相貌非常，器宇轩昂，将来一定贵不可言。我这里有些银两，送给你。你向北方去，一定会有所机遇。”

赵匡胤赶快站起身，深施一礼，感谢老和尚。

老和尚哈哈笑道：“施主将来富贵，请勿相忘。老僧别无所求，请施主能给我修一座寺院即可。”

赵匡胤满口答应，出得小庙，一路向北赶路，向河中一带走来。

此时正值后汉乾祐初年，枢密使郭威奉命征讨三藩。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此时已经在军中效力。二十二岁的赵匡胤加入了郭威的汉军，参加了平定三藩的战争。

周太祖郭威做了皇帝之后，赵匡胤当上了皇帝禁卫军值班卫队的班长。赵匡胤爱结交，为人大方，出手阔绰，人缘极好。没办法，赵匡胤全身上下都散发着感染力。一有空闲，赵匡胤就找人喝酒、谈天论地、打牌赌博，只要有他在场，气氛就热烈活跃，只要他一招呼大家就一定能找到乐子。无论是比他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赵匡胤都能倾心以待。这是赵匡胤天生的一个优势，他具有非凡的交际能力，很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自此赵匡胤在军中如鱼得水，很吃得开。赵匡胤在军队中很快就结交了一帮新哥们儿，大家磕头结拜。这就是传说中的“十兄弟”。前文书郭威搞了个结拜“十兄弟”，赵匡胤现在也搞了个结拜“十兄弟”。

赵匡胤进入职业生涯晋升快车道是在追随柴荣高平之战以后，受到

顶头上司张永德的提拔，开始作为少壮派军人进入柴荣侍卫亲军主力部队。此后，赵匡胤在三次征淮南战争中，战功卓著，迅速超越了他的老爹赵弘殷，进入了省部级干部行列。

郭威、柴荣父子很喜欢装神弄鬼，自己编排以及由亲信编排了很多光怪陆离的神奇之事。同时他们自己也深信这些半真半假的预言故事。像赵匡胤这些非凡的经历，不太可能是在他夺位登基前后临时编成集中释放的，应该是早就有舆论，可是柴荣为何允许这样一个太阳神阿波罗一般的强人在他眼皮子底下呢？他不仅没有受到怀疑，反倒加官进爵。柴荣曾一度认为方脸大耳的人有帝王之相，有可能危及他的皇帝之位，因此找出很多缘故悄悄地把这些文武官员罢免甚至砍头。可是赵匡胤天天在柴荣面前晃来晃去的，偏偏没有被加害。赵匡胤自己也纳闷，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自认为是天命如此了。

赵匡胤有着如此非凡的经历，似乎有大富大贵大红大紫的天命，又有一群高级将领作为好兄弟，他自己又特别能打仗特别能吃苦，战功卓著，军权在握，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军事影响力就是资本，尤其是在那个军头林立，变幻无常的时代。这么一个有高度影响力、光芒四射的军界强人，他的发展轨迹会是什么呢？

3．那一场惊心动魄的事

“皇袍加身”的模式并不新鲜，但赵匡胤陈桥兵变可以成功，的确有着耐人寻味的决定因素。

公元959年七月，七岁的皇子柴宗训继位，成为后周帝国的第三任皇帝。

新皇帝柴宗训自然缺乏理政能力，军国大事都由范质、魏仁浦等人决断。

新君新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干部，首先被调整的是手握军队大权的几个重量级人物。将邢州节度使王仁镐调任襄州节度使，晋封开国

公；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曹州节度使、检校太保袁彦调任陕州节度使、加封检校太傅；将右羽林统军、检校太保李继勋外放为邢州节度使，加封检校太傅；将滑州留后、检校太保陈思让调任沧州节度使；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陈州节度使、检校太傅韩令坤升任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兼陈州节度使，加封检校太尉；将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检校司徒高怀德升任为夔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将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常州防御使、检校司空张令铎升任为遂州节度使，兼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保；将郓州节度使、充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检校太傅、兼侍中李重进外放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仍然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将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向训调到洛阳改任河南尹，兼西京留守，加封检校太师、兼侍中；将宋州节度使、充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韩通调为郓州节度使，仍兼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将澶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驸马都尉张永德调任许州节度使，晋封开国公；将赵匡胤改任为宋州节度使，兼任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晋封开国侯；将淮南节度使兼殿前副都点检、检校太保慕容延钊调任澶州节度使、检校太傅，仍兼殿前副都点检，晋封开国伯；将殿前都指挥使、江州防御使、检校司空石守信调任滑州节度使、检校太保，仍兼殿前都指挥使。还有其他人也一一不漏地进行了加官晋爵、换地调整。

以上这一长串的名字中，将会有很多人会成为历史风云人物，在后文书中我们再述。

调完武将，又调整了文官，主要是加封官爵。守司徒、同平章事、宏文馆大学士、参知枢密院事范质加封开府规制比照三司标准，晋封萧国公；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王溥加封右仆射，晋封开国公；枢密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魏仁浦兼任刑部尚书，仍兼枢密使；检校太傅、右骁卫上将军吴延祚兼枢密使，进封庆国公；宣徽南院使、判开封府事昝居润加封验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张美加封检校太傅。养病在家的李穀加封享受三司使规格、晋封赵国公。以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窦仪为兵部侍郎；

把兵部尚书张昭晋封舒国公。

加官晋爵名义上是表达新皇帝的优待，实际还有一个目的是调整权力分配，将他们特别是手握军权的武将大换防，防止尾大不掉。

冬季几个月没什么事，主要是按照冗长繁复的程序安葬周世宗柴荣。柴荣并没有像郭威那样留下后事从简之类的遗言，也没给幼小的儿子留下锦囊妙计或者祖训。周帝国为柴荣的丧事很是大操大办了一把。

公元960年春节刚过，河北战报驰来，河东北汉国与辽国联军大举南下，乘虚兵伐中原。

后周帝国毫不怠慢，调兵遣将北伐迎敌。这次挂帅出征的，既不是后周头号大将李重进，也不是二号大将张永德，更不是三号大将韩通，而是新任殿前都点检赵匡胤。

赵匡胤以战功早已晋级后周大将第一梯队，与其他人相比毫不逊色，只是在职级上还不是头把金交椅。现在头号大将李重进外派淮南，二号大将张永德远离禁卫，那只有殿前禁军总统领赵匡胤责无旁贷奉命出师了，而侍卫亲军的实际领导人韩通则留守京师。

赵匡胤率领后周帝国的军队，冒着寒冷的早春北风，出师北伐。这次北伐的先锋官是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他率先头部队第一批出发，随后赵匡胤率领大军出发。周军浩浩荡荡从汴梁封丘门出城，走到城北陈桥驿的时候，天色已晚。几路大军住下来休息。陈桥驿是一个很大的官方驿站，一般情况以接待驻军为主。十几年前，晋末帝石重贵战败灭国，被契丹掳掠押往东北，辞别京师开封之时，就曾夜宿陈桥驿。晋国上将军杜重威投降契丹，其十万大军被耶律德光安置在陈桥驿，差点被耶律德光全部屠杀。

大军住宿陈桥驿。

连营如波，夕阳如火。

这时候，有一个人坐在营帐门后，对着夕阳指指点点。他身旁围拢了一群军校。只听中间这个人说道：“你们看看，太阳下面怎么又有一个太阳？”说话的人名叫苗训，在评书《赵匡胤演义》中，这个人被戏化为牛鼻子老道，名为苗光义。苗老道此时是殿前散员右第一直散指挥使，

是个小头目。坐在苗老道旁边的是楚昭辅。楚昭辅有才干，也是赵匡胤从华州节度使刘词那里要过来的。刘词倒是很会培养干部，先推荐了赵普，又培养了楚昭甫。

众军校顺着苗老道的手指望去，逐渐西陲的太阳被一抹抹的火烧云半遮半掩，似乎在太阳下面，的确有一个圆形的亮斑。大家七嘴八舌地问苗老道这是什么天相。

苗老道素来以擅长观天象小有名气，甚至能掐会算，预知未来。这时候他煞有介事，眉头紧锁，屈指掐算，然后神色凝重地说道：“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一异常天象说明，新君当立。”

苗老道此言一出，众军校纷纷吐了吐舌头，缩了缩脖子，提醒苗老道说话小心，这种话说出来传到朝廷耳朵里，会掉脑袋的。

苗老道更加神秘地压低嗓音说道：“你们看，黑云此时压盖了上面的太阳，说明真的要换天了。”

大家也都小声议论，会是谁啊？这年头皇帝如韭菜，一茬换一茬。不知道谁又要遭殃了。唉，管他呢，谁能让咱升官发财咱就跟着谁干。此时有人说：“小皇帝这么小，咱们提着脑袋去打仗，即使立了功，小皇帝也不明白啊，还不如让点检大人做皇帝。咱们跟着他一起去打仗，打了胜仗，他一定不会亏待咱们。”接着有人附和：“说得对，这么多年点检大人带着咱们出生入死，他一直为咱们争取了不少赏赐的机会。”一时间议论纷纷。

两个太阳终于都沉入了大地，天色暗下来，星斗挂上了天幕，各大营传出了鼾声，偶尔伴随几声梦呓或者磨牙声。

寂静的暗夜里，斗转星移，更鼓敲打了五鼓，天色接近黎明时分。

突然，驿站大门口传来一阵嘈杂之声，有一群人在嚷嚷，似乎是在说：“我们要拥戴点检为天子！”这还得了，有人居然在几万大军的驿站，公开宣称要赵匡胤做皇帝，岂有此理！接着就听到有类似将校一般的人赶过去，制止喧闹的人群。可是，这些将校越是制止，喧闹声越大。双方僵持不下，就在大门口一直吵吵。

此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色放亮。这时候大门口闹事的人越聚越

多，这些人涌入大门，直奔赵匡胤居住的馆舍而来，围在赵匡胤卧房外面，高声宣称：“点检，现在天下无主，七岁娃娃懂得什么？我们愿意拥戴你做皇帝。”喧哗声此起彼伏，群情激烈。

赵匡胤有个爱好，喜欢喝酒，他酒量很大，可是也时常喝醉。这天晚上，赵匡胤又和一群部属喝酒，喝多了，熟睡未醒。

赵光义和赵普急匆匆赶过来，敲了半天门，赵匡胤没答应。赵光义用力将门板撞开，走入赵匡胤卧房，见赵匡胤还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揉眼睛，似乎还没睡醒的样子。赵光义进来后，随手将门关好，嘱咐守卫士兵在外面严加把守。他对着睡眼惺忪的赵匡胤说：“哥，外面军兵哗变！”

赵匡胤大吃一惊，问道：“哗变？为何？”

赵光义答道：“将士们认为世宗死后，幼帝继位难以治理天下，难负重望。他们纷纷要求由你来做皇帝。”

赵匡胤以为自己听错了，张着嘴惊诧地望着弟弟，又惊又怒地问道：“这如何使得？”

赵光义略显犹豫，低了一下头，又抬起头看着赵匡胤，说道：“众心不可违。若违，会有性命之忧。”

赵匡胤一边起来，一边穿衣服，径直朝门外走.他打开房门，看了看外面喧哗沸腾的众人，刚要大声呵斥,突然众人振臂高呼：“万岁，万岁。”同时，有几个军校冲到赵匡胤面前，将赵匡胤紧紧夹在中间，有人将一袭黄龙袍硬性披在赵匡胤身上。这时候,“万岁”之声更大更响。赵匡胤被这突发的变故震惊了，他高大的身躯努力挣扎，试图摆脱掉这件皇袍和挟持他的军校。可是四五个军校像捆粽子一样，手拉手将赵匡胤紧紧抱住。此时有人将赵匡胤的战马牵过来，众人不由分说，七手八脚地将赵匡胤抬上战马。

堵在门外的军校越聚越多，包括各军种的将佐也都赶来，已经有几千人，大家看到高高在上身披皇袍的赵匡胤，呼啦啦跪倒一大片。还有一些没有跪倒的，手持刀剑围在赵匡胤身边，那意思是如果赵匡胤今天不答应做皇帝，他们很可能会杀了赵匡胤。



“军中无主，天下无主，我们愿意拥戴点检做皇帝！”

“万岁！万岁！万万岁！”

赵匡胤毕竟久经沙场，见过无数危机场面，他定了定神，知道今天这场面，如果硬顶着众人不答应，弄不好性命真要不保。这种乱军弑主的案例以往比比皆是。赵匡胤无奈之下，默然屈从了众军校的挟持。

在众军校簇拥下，大队人马正要抬脚出发。突然赵匡胤带住丝缰，停住脚步，若有所思地扫视了一眼众人，然后咳嗽了一声，说道：“尔等逼迫我做天子，我的号令，你们能服从吗？”

众将还有士兵纷纷叩拜，说道：“我们对陛下，唯命是从。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赵匡胤高声宣布：“太后及当今皇帝，我曾是他们的臣子，你们不得侵犯他们；朝中文武大臣都是我的同僚，你们不得欺凌他们；朝廷的国库府衙以及官民之家，你们不得剽掠。要是按照我说的办，将有重赏。如果谁违背这三条禁令，格杀勿论。”

众将和军兵纷纷称:“是，一定遵命。”

就这样，赵匡胤皇袍加身，在全副武装的大军拥戴之下，从陈桥驿折返京师，向开封而来。

北伐大军离开京师刚刚一日，突然旗幡招展地又回来了！这可是骇人听闻的大事。周军走到皇城外郭陈桥门，守门侍卫拒绝开门放行。周军向上喊话说是大元帅、太尉、都点检赵匡胤的军队，请侍卫开城。城上值班军校头目一个姓陆，一个姓乔，他们回答道：“昨日只接到朝廷派太尉出师之命，没有接到太尉回师之命，国法\军令在上，看守城门职责在肩，不能开门！”

事不宜迟，时间就是生命。拥戴赵匡胤做天子的大军必须尽快入城，完成新天子登基的手续，才能取得合法权威。否则，就是叛军，每耽误一时，危险就增加一分。面对紧闭的城门，陈桥驿周军又不敢硬攻。开封防守严密，要是硬攻，几天也未必能攻下来，况且一旦开战，那就真变成叛军了。赵匡胤绝不会答应这么做。

北伐周军无奈，只得绕着城墙来到封丘门。到达城门外之后，北伐周军对着城上喊话：“新皇帝已经产生，现在来到了城下，还不赶快开门？”

封丘门守门军兵一看黑压压的大军拥堵在城门口，昨天“点检做天子”的传言果然成真，他们急匆匆打开了城门，迎接新皇帝和北伐军队入城。

赵匡胤入城之后，马不停蹄直接带人冲向皇宫。

赵匡胤派亲信部队将皇宫团团包围，将大周朝的最核心部分控制住。然后，赵匡胤下令几万大军各自归营，不得侵扰街市。他本人到他的都点检府衙办公室驻扎。虽然北伐军将皇宫包围，可是任何人在没有皇命的情况下，都不得私自进去。私自入宫视为造反谋逆。所以赵匡胤也不敢擅闯皇宫，而是和以前篡位的郭威、刘知远、石敬瑭、李从珂一样，先到家里或者办公室住下，再做进一步的行动。

进一步的行动是什么？

就是尽快履行换皇帝的手续。

赵匡胤在都点检府衙内焦急地等待消息，京城的秩序是否得到了控制？有没有文武大臣不服？留在皇城的侍卫军队会做何反应？赶走小皇帝的事情是否会遇到麻烦？事情如果不成功会是什么后果？

正在赵匡胤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名叫王彦升的校尉跑进府衙，向赵匡胤报告yu　　，他把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杀了。赵匡胤一听这个消息，心里“咯噔”一下，大吃一惊。他急切地问道：“为何把韩太傅杀了？”

王彦升一边抹着满脸的汗，一边按奈不住兴奋的心情，慷慨激昂地叙述经过。赵匡胤率大军入城的时候，朝廷的晨会还没结束，听到消息后，文武大臣慌乱不知所措。范质抓着王溥的手说：“仓促之间派将出征，这次选错了人，是我等之过啊。”范质的手指甲用力过猛，掐到了王溥手掌的肉里。王溥嘴唇发紫，紧闭双唇也不知该说什么。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大惊，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赵匡胤居然真的会造反。震惊之余，韩通冲出朝堂准备去府衙调集侍卫亲军，保卫朝廷，保卫皇帝。半路上，韩通迎面遇到了北伐入城的一支军马。

就在韩通调转马头准备走别的路的时候，王彦升带领的这支北伐军队已经认出了韩通。王彦升带人立即冲了上来。虽然韩通是上将，可是他现在身边除了几名贴身侍卫，没有军队，手上也没有作战武器。见势不妙，韩通催马往府宅跑。王彦升认为韩通逃走是要调集侍卫部队阻击赵匡胤。于是，王彦升紧追不放，一口气追到韩通家中。韩通命人紧急

关闭府门。就在韩府大门“吱呀呀”即将关闭时，王彦升已经杀到，他带人破门而入。

韩通抽出肋下长剑和北伐军搏斗，无奈寡不敌众。一代上将被王彦升等北伐军乱刃分尸，韩通一家老小被北伐军灭门。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远在扬州，韩通作为掌控侍卫亲军的最高长官，如果他下令调集侍卫军队阻击北伐军，一场血战在所难免。王彦升自以为立了大功，为赵匡胤扫除了京城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王彦升边叙述，边兴奋得眉飞色舞。

赵匡胤在后周帝国军界高层人脉广泛，和很多高级将领是好哥们，但是和韩通的关系一直不太好。韩通此人资历很深，很早就跟着郭威南征北战，战功卓著，在军中他不太服气任何人。韩通的外号是“韩瞪眼”，说他脾气大，高傲暴躁，欺凌下属。但是韩通此人没有什么心机韬略，典型的一介武夫。他有个残疾儿子，患有佝偻病，人称“骆驼儿”。这个孩子见识非凡，他早就看出来赵匡胤不是一般人物，不会久居人下，于是劝他父亲韩通自觉和赵匡胤搞好关系。可是韩通很高傲，根本听不进他儿子的话。

韩通掌管侍卫亲军部队，赵匡胤掌管皇宫卫戍部队，两人互不统属，井水不犯河水。尽管赵匡胤把大部分作战部队带出了京城，编入了北伐军，可是人心未必都能服从赵匡胤。现在赵匡胤冒天下之大不韪入京逼宫，如果韩通与之对抗，后果不堪设想。

听完王彦升的叙述，赵匡胤闭了闭眼，说道：“韩通虽然不买我的账，但也不必将其杀了。唉，也罢，绝一后患。”

赵匡胤本想和平顺利地解决帝位更替这场危机，不想置韩通于死地，况且入城之前已经下令不得滥杀，可是拥戴他称帝的心腹王彦升出于效忠，已经擅自将韩通杀死。迫于眼前形势考虑，赵匡胤只好默认，不能追究王彦升的责任，但赵匡胤心里对王彦升还是产生了一丝不良的感觉。

就在赵匡胤听取王彦升汇报完情况的时候，几位大将半拉半扯地簇拥着一个人进入府衙，赵匡胤定睛一看，被簇拥而来的正是当朝首席宰

相范质，后面还跟着王溥、魏仁浦等朝廷军政两班一品大员。一看朝廷内说了算的人物悉数到场，赵匡胤踉踉跄跄赶到范质等人面前，握住范质的手痛哭流涕，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委屈：“范相啊，我深受世宗大恩，这次算是被这些乱军害苦了，他们在陈桥驿半夜里把我绑架，弄了一件龙袍强迫我穿上，让我做皇帝。不仅如此，他们还刀兵相逼，说如果我不干，就有性命之忧。我实在是被逼无奈，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赵匡胤一边哭诉一边用手扯了扯身上这件大小正合体的龙袍，跺足捶胸，一副十分无辜十分懊恼的样子，可他就是不肯把龙袍脱下来。

老范质眨巴眨巴眼睛，上下打量了一番赵匡胤。虽然这些年他也听到过有关赵匡胤神奇非凡的一些传闻，虽然赵匡胤出师之日京城曾有谣言，虽然赵匡胤光芒四射位高权重，可是范质觉得赵匡胤平日里忠义豪放、尽职王事，不像奸诈阴谋之徒、争权夺利之辈。今天，身穿龙袍身材高大的赵匡胤突然站在面前，范质觉得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既熟悉又生疏，既觉得赵匡胤身上有一股强大的慑人气场，又觉得不可思议。

范质傻愣愣地站着不说话。这时候，北伐军校尉罗彦环举起重剑架在了范质的脖子上，大声吼道：“我们这些人缺乏统领，今天必须要太尉做天子！”

赵匡胤急忙呵斥道：“退下，休得无礼！”

可是罗彦环等几个军校似乎并不听赵匡胤的命令，仍然按着范质不松手。

赵匡胤两手一摊，很无奈地对范质等人说：“范相，你看看，这些骄兵悍将很执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也没办法啊。”

范质和王溥、魏仁浦面面相觑，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几颗天下顶级聪明的脑袋飞快地运转，可是实在想不出万全之策。范质性格倔强，和谁都敢对着干。王溥和魏仁浦智商足够用，但都不是玩弄权术的奸险之人，性格里都有厚道宽容的成分，几乎没有政敌，也没有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特别是魏仁浦对眼前这一幕太熟悉不过了，因为这出戏的最早版本就是他编的。无奈之下，王溥最先跪拜磕头。接着范质叹了口气，和魏仁浦等人也跪拜在地，口称“万岁”。算是承认了赵匡胤的

皇帝身份。

大势在前，威迫在后，范质等人只好屈从了赵匡胤，替小皇帝柴宗训起草了诏书，“天生万民，为大众选树统领，尧舜二帝出于公心而禅位，夏商周三王顺应形势改朝换代，这是大势所为，道理一样。我乃幼齿儿童，家运中断，人心离散，国家命运有新的归属。听说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天生有圣人之姿，有神武之略，曾辅佐我太祖皇帝，后又效力于世宗皇帝，东征西讨、战功卓著。天地鬼神宾服于圣德，讴谣狱讼顺应于大仁。现在，我要应天顺民，效法尧帝禅位给舜帝，卸去工作重担，让位给有能力的人做皇帝，呜呼钦哉！这是天命！”

这份文件寥寥数语，把皇帝之位从柴宗训屁股底下拿走，放在了赵匡胤屁股底下。没有太多的理由，就是能者上庸者下。要说起来，这篇传位诏书比当初周太祖郭威取帝位之时的诏书，水平可差得远了。也可见，这几位顶级聪明的文官不太情愿附和赵匡胤，迫于无奈才草草写了几笔了事。

无论怎么说，有这么一份诏书文件，总好过没有，至少在颜面上能够保全彼此。

下午，由范质出面召集文武群臣到皇宫崇元殿开大会。翰林承旨陶谷拿出草拟好的小皇帝柴宗训的逊位诏书，面对赵匡胤及文武群臣宣读一番。赵匡胤跪拜磕头，接受诏命，登基称帝。这次赵匡胤没有穿那件陈桥版的皇袍，而是穿戴了皇帝登基大典用的特制礼服和皇冠。这些衣服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竟然如此及时且合体。

五代时期换皇帝，就如同现代某国家换首相一样，走马灯一般，大家也都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今天是张三，明天是李四，反正谁都可以做皇帝。当了皇帝也未必有多么了不起，还不知道能干多久呢。到头来，还不是和逊位皇帝一样灰溜溜家破人亡。但皇帝毕竟是天下之主，一旦成功就是一本万利，因此还是有人前赴后继地冲向皇位。自从朱全忠灭了李唐帝国，捅破了篡位这层窗户纸，做皇帝就成了平常事，谁也不觉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觉得有永世不能抬头的罪恶感。

召开了干部大会，宣布新皇帝登基之后，君臣名分就此确定。新皇

帝赵匡胤开始发号施令。

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安置旧皇帝一家。这次赵匡胤倒是简单，也没有那么复杂地必得拜见皇太后的礼节。他直接下令，把皇帝和皇太后迁出皇宫大内，移居天清寺。天清寺是为纪念柴荣的丰功伟绩而修建和特别命名的。将柴宗训的名号由皇帝降为郑王，把小周后尊称为周太后。

旧皇帝、皇太后搬出皇宫，赵匡胤就可以入住皇宫了。

赵匡胤带人进入皇宫大内，此时宫内已接到消息，乱成了一团。剩下的嫔妃、还有几个更小的皇子互相拥抱着、瑟缩着、哭泣着、张望着站在大殿里，等待不可知的命运。赵匡胤问道："这个小孩是谁？"

一个嫔妃哭泣颤抖地回答："是先帝的小儿子。"

赵匡胤扭头问身后的众人："你们说怎么办？"

赵匡胤身后有当朝宰相范质、赵普、潘美、石守信、张令铎、高怀德等人。赵普回答道："除掉。"赵匡胤又看了看其他人，只见潘美手指紧紧地扣住大殿的柱子，低头不语。赵匡胤问潘美："潘美，你的意见呢？"

潘美仍然低头，不敢回答。

赵匡胤眼神稍稍变换了一下，问道："你认为不可吗？"

面对赵匡胤的逼问，潘美低声说道："末将和陛下都曾是大周的臣子，如果末将劝陛下除掉这孩子，则有负先帝世宗的恩德。如果末将阻拦陛下除掉这孩子，陛下一定会怀疑末将对您有二心。所以末将不敢回答。"

赵匡胤点点头，对潘美的话和心情表示理解。他转回头叹了口气说道："我取代了别人的皇位，再杀掉人家的后人，实在是不忍心。"

赵匡胤指了指这孩子，对潘美说道："你把这孩子带回家，好好抚养吧。他是世宗的儿子，不能做你的养子，就做你的侄子吧。"

潘美拱手说道："遵命，谢陛下。"从此之后，这孩子就在潘美家长大，改姓潘。赵匡胤做了皇帝之后再也没有问过此事，而潘美也没有再提及此事，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个孩子后来的名字为潘惟吉，

其后人潘凤也是宋朝一代名将，性情风格很像柴荣。

这位潘美是大宋朝的一员良将，德才兼备。可不知道为什么，在民间将潘美传说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戏化成了评书《杨家将》里的太师潘仁美。

赵匡胤登基称帝，时年三十三岁。

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几乎和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如出一辙，历史中的记载寥寥数语，故事情节几乎完全相同。只是这次皇袍替换了黄旗。既然皇帝是被部下拥戴的，那么说部下的力量一定很强大，他们可以把赵匡胤扶上来，也可以把赵匡胤掀下去，关键看这些拥戴之功的将校在这次弥天大赌局中是否分得了足够的利益。

一人飞升，鸡犬升天。

这是历次拥戴兵变的主要动因。

为何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赵匡胤被拥戴称帝的过程中，大多卖力气效忠的都是些低阶军校呢？因为他们拥戴皇帝成功之后，获益最大，可以从一名不入流的官吏一跃成为帝国的高级官员，甚至出将入相拥坐藩镇。所以，这些人的“拥戴成本”最低，而获益最大，富贵险中求的诱惑足以促使他们自发或者被人唆使地干一票。与之相比，那些已经接近于权力顶端的文武大员，则不会轻易干这种事情，更不会豁出身家性命去为一个比自己仅仅高半格的人抬轿子。所以篡夺皇位的腥风血雨中，很难见到一品二品的官员为新皇帝打头阵搞冲锋。他们的策略往往是坐观其成，坐享其成。无论谁做了皇帝，都不会亏待他们。

公元960年正月。

赵匡胤称帝。由于赵匡胤以前兼任的归德节度使藩镇治府在宋州，因此建国号为大宋，改元为建隆元年。按照阴阳五行匹配，国家以赤红色为主色。封皇弟赵光义为殿前都虞候，尊杜夫人为皇太后。

赵匡胤坐在龙椅上，颁布了利益兑现的诏令，对朝廷内外的百官军士赏赐有加，以前被贬职降级的重新恢复官职，充军发配流放的统统释放，立下军功的对其父母追加封赠。追封韩通为中书令，下令以国礼安葬。

普遍大赦封赏之后，对拥戴之功的重点人物进行重点封赏。以义成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接了韩通的职务；以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接了慕容延钊的职务；以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接了石守信的班；以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为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以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武信军节度使。由此可见，这些将领在赵匡胤夺位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都被提拔到禁卫军的重要岗位。

远在霸州的韩令坤和先期已经抵达镇州的慕容延钊都是赵匡胤的好哥们，赵匡胤派人去向他们通告一声，说兄弟我做了皇帝，加封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同平章事，对韩令坤也改任天平节度使、加封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这俩哥们立即发来了贺信贺电，表示拥护，并说早该如此。韩令坤做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那么李重进呢？赵匡胤将李重进升为中书令。

对在朝的宰相、枢密使以及参与拥戴活动的军校，赐予官服、犀玉带、鞍马等贵重物品。

其他周帝国的原班文武旧臣身居要职，身处要地，其影响力不可低估，因此赵匡胤也对他们加官晋爵进行了安抚。范质仍然为司徒、兼侍中，但不再参知枢密院的事情；王溥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仁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吴廷祚仍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二品。封赵普为枢密院直学士。对天雄军节度使、魏王符彦卿加封太师，对雄武军节度使王景加封太保、太原郡王，对定难军节度使、守太傅、西平王李彝殷加封太尉，对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加封太傅，其他的也一一提拔封赏。

至此，赵匡胤顺利坐到了皇位上。

4．皇袍加身的隐秘

赵匡胤的皇袍加身故事，无论当世的还是后世的，估计没人会相

信。这次政变的幕后真相扑朔迷离，诡异而复杂。

上一节不过是正史里散碎线索的拼接。篡位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正史对郭威澶州兵变和赵匡胤陈桥兵变都做了简化处理，或者根本就没有收集到内幕资料，因此语焉不详，情节支离破碎。除正史之外，各种版本的野史对这次惊心动魄的皇位之争也有所记载。一般来讲，野史的可信度一直在正史之下，其实我认为并不尽然。只是正史占据了官方的权威发言权而已。我们可以收集一些野史的线索，对这次大事件做深入了的破解，探究其中的重重谜团。

治史名家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载，赵匡胤奉命出师北御契丹，诏令刚刚下达，京师之内立即谣言四起。开封的大街小巷传说“发兵出师之日，将拥立点检为天子”。这个谣言的杀伤力是巨大的。老百姓刚刚安定了十来年，刚刚觉得大周朝的统治还算不错，刚刚觉得天下有了主心骨，怎么突然军队里又有传言要换天子？那一定又是一场烧杀抢掠血光之灾啊。开封城的老百姓都已经受过多年的防恐训练了，这些自我保护的经验都是用财产、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对这些恐怖活动有着极其敏感的嗅觉和极其迅速的反应。于是，无论是富户还是穷人，都大包小包地带着财物逃离家门，远避山中。

这时候最惊恐的莫过于赵匡胤本人。外界传言他要做天子，这不是把他架在火炉子上烤吗？一旦被现在的皇帝怀疑为篡位叛乱，岂不是死路一条？当今天子虽然年幼，可他周围的人都是历经风波险恶的高手，此时此刻要干掉赵匡胤，无疑于捻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赵匡胤揣着挂帅出征的圣旨，忧心忡忡地回到家。他把外界的传言悄悄地告诉了正在擀面的姐姐（按照《宋史》记载，赵匡胤只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但是姐姐早亡。所以，此处似乎不准确），赵匡胤希望从家人那里得到一些意见。没想到这位赵大姐，勃然大怒，愤然呵斥道：“遇到大事，大丈夫应当自己决断，跑回家里吓唬我们这些妇道人家干什么？”赵大姐越说越生气，举起手中的擀面杖冲着赵匡胤劈头盖脸就砸。赵匡胤碰了一鼻子灰，急忙调头往外跑。赵大姐提着擀面杖在后

面，一口气把赵匡胤赶出家门。



赵匡胤只好硬着头皮，来到军营，按照圣旨的命令，点齐军马，即刻出征。

为何赵匡胤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顺利领军出征呢？为何皇帝柴宗训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制止赵匡胤呢？因为开封城内谣言四起，可是皇宫大

内却消息闭塞，毫不知情。真是奇怪，治理高效的后周帝国，皇宫大内对于外界的消息会如此不灵通？除非是有人故意隔绝了消息。

那么谁有这个便利条件可以隔绝大内的消息呢？

在整个陈桥兵变入京夺帝事件中，有两个人最为可疑：一个是赵匡胤的三弟赵光义，另一个是赵匡胤的军师赵普。

据《宋史》之《太宗本纪》记载，在赵匡胤奉命北伐之前，赵光义的官职是周帝国供奉官都知。这个官职的职责是统辖伺候皇帝起居，是大大小小多个供奉官的重要头头之一。所以他对皇帝身边的事情了如指掌，对于皇帝起居也是全权掌握。

据史书说，赵匡胤他妈杜夫人梦到神仙在她肚子里放了一个太阳，于是有了身孕，不久生下赵光义。此人出生时也是红光满屋，霞光万道，异香充斥了自家和左邻右舍。赵光义性格与赵匡胤不同，从小就飞扬跋扈，一般小孩都怕他。赵光义长大之后，高鼻梁、脸型方长、眉骨棱角分明，表情严肃庄重，一眼看上去，觉得很威严，有居高临下之势。赵光义特别爱学习，兴趣广泛，涉猎门类很杂，什么兵书战策、阴阳八卦、天文历法、医药炼丹，他都喜欢研究。

赵弘殷随着柴荣伐淮南时，每打下州城府县，从来不掠夺财物，只搜集各种各样的书籍，交给小儿子赵光义阅读。赵光义如获至宝，一头扎进书堆里，孜孜以求，废寝忘食。

赵匡胤结交的大多是文韬武略材器之士。而相比之下，或许是由于赵光义对多学科的广泛涉猎，所以他结交的人也很杂，几乎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赵匡胤为人开朗达观，热情奔放，豁达感性，豪爽易亲近。而赵光义则深沉冷峻，精细理性，城府很深，刚毅有决断。

陈桥兵变之时，赵光义没有留在皇宫，却随军北伐，其中必有蹊跷。

赵匡胤被乱军挟持，披上了一件龙袍。这龙袍可比黄旗难搞多了。黄旗随便扯一面披在郭威身上，随手取来，很方便。这龙袍一定是事先做好的。而这些低级军校没有能力做龙袍，甚至都没有机会见过龙袍。

那么谁见过龙袍呢？见过的人不少，高级将领应该都见过。可是龙

袍如何制作？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即使赵匡胤作为禁军统领，天天和皇帝在一起，也未必能画出龙袍的图纸来。况且龙袍一定是皇家御用制衣作坊才有资格做，其他裁缝店不仅没有资格制作，甚至连皇袍的布料都没资格储存，一旦私自制作皇袍是要满门抄斩的。

赵匡胤进入开封，当天就登基称帝，脱下了临时用的龙袍，换上了正式的皇帝大典礼服。据《宋史》记载，皇帝的皇冠和衣服，工艺极其复杂，要镶嵌各式各样的金银珠宝，还有繁复的刺绣图案。其技术难度和印钞票差不多，防伪工艺巨多。赵匡胤登基的这套礼服绝不会是临时穿的别人的，以赵匡胤的体型，一般人的尺码也不合体。因此，可以推测，这套正式的皇帝礼服也一定是早就制作好的。

那么谁有这个能力制作皇帝衣冠呢？

只有赵光义有作案条件。

这一年，赵光义二十一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他深居皇宫大内，专职管理皇帝起居，对皇帝的衣装绝对是了如指掌。以赵光义的深沉精细，完全有可能趁工作便利，秘密仿制了一套皇袍和一套皇帝礼服图样。至于制作的工匠，可能是皇宫御用的裁缝，也可能是民间的裁缝，尽管是秘密活动，只要给出足够多的钱，还是有工匠愿意冒险制作的。

既然龙袍是由赵光义提前准备好的，这就足以说明陈桥兵变是一场早就策划好的阴谋。

策划陈桥现场的行动并不复杂，把十年前郭威在澶州的剧本拿来复制一下即可重新演出，无非就是《黄旗加身II》。实际上，这两次兵变的故事情节的确一模一样，只是陈桥兵变稍稍做了些改进，属于新版本。

那么是谁策划了这场行动呢？策划了多久？谁是总导演？谁是执行者？

从后来散碎的线索来看，赵光义和赵普导演此事的可能性最大。《宋史》中对于赵匡胤做皇帝后，没有急于提拔赵普和赵光义做了解释，说这是赵匡胤不想过早暴露赵普和赵光义在夺帝行动中的角色和作

用，以免引起世人的猜疑。赵匡胤想尽力把这次夺帝行动定位在兵变挟持这个坐标上，淡化阴谋色彩。所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赵匡胤才把赵普和赵光义提拔到了最高实权岗位。这和周太祖郭威对待魏仁浦的方式，也几乎是一模一样。

从能力上说，赵普也完全具备这个能力。此人心机很深，善于决断，喜欢干大事。更重要的是赵普和赵匡胤兄弟之间关系亲密，如同自家亲兄弟一般。这三个姓赵的人交往时间很早，早在洛阳夹马营时期，三人已经是玩伴了。后来，三人各奔前程，赵普投奔了刘词。周世宗伐淮南时，经刘词推荐，赵普又被派到了滁州担任赵匡胤的判官。淮南战争胜利，很多人都升了官。赵普也不例外，可是赵匡胤一直将赵普留在身边，参与赵匡胤的重大军政要事的决策。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母亲杜夫人，都把赵普当成自己的儿子一般对待。好吃的好喝的想着赵普，家里的大事小情也和赵普商量。所以，赵普已经和赵匡胤一家融为了一体。

据《宋史》之《李处耘传》记载："处耘隶太祖帐下，补都押衙。会太祖出征，驻军陈桥，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遽白太宗（赵光义），与王彦升谋，召马仁瑀、李汉超等定议。"这一段话完全暴露了陈桥兵变的现场策划。苗训和楚昭甫挑起天象异常的话题，诱导军校们接着讨论京城里已经流传的"点检做天子"的流言。此情此景"恰巧"被赵匡胤的心腹部下李处耘发现。李处耘毫不怠慢，去报告了赵光义和赵普。这里一个疑点是，李处耘是赵匡胤的心腹部下，他为何要向赵光义报告，而不是直接报告赵匡胤？看来李处耘和赵光义之间早就有联系机制，或者赵光义早就对李处耘安排了任务。更奇怪的是，赵光义没有及时去向赵匡胤转报告，而是找来了王彦升、马仁瑀、李汉超、韩重斌等人，这些都是赵匡胤的嫡系部下。

赵光义和这几个人都商量了什么呢？最后他们拿定了什么主意呢？当然是商定拥戴赵匡胤称帝。他们商定之后，由赵光义和赵普出面去劝赵匡胤称帝。而醉酒未醒的赵匡胤，推脱不答应。此时门外喧哗四起，乱军已经逼迫到了赵匡胤卧房门口。

据明朝《宋史本末纪事》记载，陈桥这边赵光义挑动乱军挟持赵匡胤皇袍加身，同时赵普派出了牙队使郭延斌飞驰入京，去找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都虞候王审琦。石守信和王审琦一向和赵匡胤关系密切，早就对赵匡胤宾服有加，听说陈桥那边实施了行动，石守信等人也立即对京城进行了控制，做到了里应外合。

所以担任这次陈桥兵变夺位行动总策划的应该是赵光义和赵普，而实施散布舆论的是苗训这种神神道道的人，挑起兵变假装闹事的是王彦升这些嫡系军校，负责传送情报的是李处耘，而坐观其成甚至暗中相助的是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慕容延钊、王审琦这些高级将领。这些将领要么是赵匡胤的铁哥们儿，要么是军中的好朋友，要么是直接的部下。谁愿意挡着赵匡胤的路呢？况且赵匡胤久负盛名，一直有帝王之相的各种传闻，更重要的是大家对赵匡胤没有恶感，都很喜欢他信服他，觉得他做皇帝也不错啊，比那个七岁的孩子要强多了。以赵匡胤的为人，他做了皇帝，一定不会亏待这些平日里的好哥们儿。

柴荣虽然很努力地治理国家，虽然文治武功堪称英明之主，虽然柴荣极力塑造君臣之间的互信，可是后周帝国的根基毕竟很浅，况且是建立在五代十国这个历经丧乱的大沙丘上，人们没有对后周帝国矢志不渝的忠诚，根本就没有养成这种道德习惯。从忠诚度上来说，呈现盛世迹象的后周甚至比不过风雨飘摇的大唐末世。柴荣对人严苛，性情急躁，刑杀不贷，周帝国的文武官员一天到晚生活在高度紧张的压力之下，对柴荣几乎没有什么感情，只有畏服。柴荣一死，大家的凝聚力立即面临解体。

所以，柴荣死后，赵匡胤做皇帝的雄心逐步暴露，所谓的雄心大志无需再做过多的掩饰，连杜夫人和赵家其他人都很自然地认为赵匡胤应该当皇帝，这种心理看来由来已久，绝非突发奇想，也绝非赵匡胤一人的心思，已经变成了赵家人的集体愿望。赵匡胤想做皇帝，完全是一种自发的愿望，是对自身命运感觉良好的持续强化的结果。赵匡胤、赵光义弟兄二人神话般的传奇经历，已经寓意非凡的命运征兆，未必全是他们自己事后编造的，其中或许有一半是外人对他们高度的评价和期许。

内在的自我感觉良好与外在的正面评价，叠加在一起会强化一个人的自我肯定与认知，会使一个人持续保持一种自命不凡的感觉和志向，并在适当的时机产生实现这种目的的冲动。

赵匡胤早已决定角逐皇帝宝座。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嘛！

赵匡胤的皇袍加身与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被挟持拥戴，表面看起来一样，实质完全不同。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的确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做长期的舆论准备，甚至在被挟持拥戴时，还采取实际行动予以反抗。李嗣源要自杀，石敬瑭和刘知远惩处了几个带头喊万岁拥戴的人。郭威虽然澶州兵变带有策划的印迹，虽然也有命运不凡的舆论准备，但是称帝的念头是在家破人亡的威胁之下产生的，此时他与后汉皇室已经势不两立。而赵匡胤根本不存在被怀疑、被迫害、被灭掉的危险，相反，此时的赵匡胤事业蒸蒸日上，地位越加隆重，也越加受到朝廷信任。他不存在被迫做皇帝的任何蓄谋和理由。所以，如果陈桥兵变是人为策划的行动，那么只能说明赵匡胤及其家人早就有主动取代周天子的打算。只是在具体时机和具体方式的选择上，未必是赵匡胤本人全部的意志和决策，很可能是年轻气盛的赵光义发挥了直接助推作用。

从赵匡胤登基的程序上看，很直接、很简单、很急迫、很毫无顾忌。朱全忠还搞了一年多的加九锡封魏王和传禅，徐温、徐知诰父子用了两代人十几年的时间做准备，李嗣源坚持先做监国后做天子，石敬瑭、刘知远和郭威都还经过了一番推让、恭请太后懿旨之后才登位。赵匡胤将这一切全部省去，足见其当仁不让的决心、气魄和赤裸裸。柴荣死得早，接班人柴宗训幼小，给赵匡胤夺位创造了一个时间窗口。以现在的情形看，即使柴荣多活几年，赵氏兄弟或许仍然会动手。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做天下之主最完美的材料。

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里还有一段记载，赵匡胤入城之后，有人急匆匆去向赵老太杜夫人报告消息。此时，杜夫人和赵匡胤的老婆王夫人带着家眷正在定力寺院烧香，为赵匡胤北伐祈福。陈桥兵变，赵匡胤折

返回京，他担心家眷安危，派心腹楚昭甫回家送信。听说乱军拥迫赵匡胤折返京城，入宫做了皇帝，王夫人吓坏了，面色苍白，说不出话了。杜夫人却镇定自若，慢声细语地说道："慌什么？我儿自幼胸怀大志，生性不凡，人们都说他会有大富贵，今天应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杜夫人话音刚落地，寺院外面人声嘈杂，朝廷镇压叛军的侍卫部队搜查到寺院来了。寺院住持老和尚守能禅师急忙把杜夫人一行人带到后院藏经楼，让他们登上藏经楼躲避。随即老和尚把登楼的扶梯撤掉了。老和尚刚刚回到正殿，侍卫军巡逻队已经闯了进来。这些人剑拔弩张，大声叫嚷着要搜捕。在前院搜罗一遍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巡逻队来到了后院，指着藏经楼问老和尚："那上面是什么？"

守能禅师回答："是藏经之处，年久失修，早已废弃。"

巡逻队要求搬来梯子，上去一探究竟。老和尚拦不住，只好把梯子搬来。巡逻队侍卫提着钢刀登上梯子，爬上了藏经楼，费力地用手推开门板，一股灰尘扑面而来，门口结满了层层蜘蛛网。那侍卫呛得咳嗽几声，说道："这么陈旧的地方，灰尘遍布，没有人进来的痕迹，算了，走吧"。

巡逻队离去。

杜夫人和老和尚慨叹："莫非天意？刚才还干干净净的门口，怎么会突然多了这些蛛网与灰尘？"

这位守能禅师曾经是泽州一带的山贼，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巨寇，后来看破红尘出家修行，常驻开封定力禅院。只是寺院之中和京城之人都不知道守能禅师的往事。

陈桥兵变，赵匡胤酒醉安睡，可能是赵光义和赵匡胤早已商量好的。两人分工不同，赵光义在前台策划指挥演出，赵匡胤装作毫不知情，被动接受。弟兄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这次大行动，赵匡胤事先肯定知情，或许不一定知情太详细。更有可能是心机深重、沉毅果敢的小伙子赵光义，早就在积极谋划，创造条件，为赵匡胤称帝铺路。赵匡胤虽然想当皇帝，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登上帝位，他还没有想好，是弟弟赵光义一直在为赵匡胤策划这件事。所以，赵匡胤临北伐之前，京城流

言四起，赵匡胤却蒙在鼓里，吓得惶惶不安，竟然回家向家里人商量，反被姐姐用擀面杖砸了一顿。那时候，估计是赵光义借着北伐的机会，临机决断，启动了帮助赵匡胤夺位的大行动。

由此看来，柴荣在北伐路上捡到“点检做天子”的那一截木头，很可能也是赵光义做的手脚。柴荣病重，难得的机会来临。赵光义把这种传播谣言的东西埋在路上，又自己发掘出来，再利用职务便利献给皇帝，借此引起皇帝猜疑张永德。赵光义成功地利用了柴荣垂危之际的防范多疑心理，顺利地把柴荣皇族亲属中手握重兵而又关系亲近的张永德搬倒。搬倒张永德，那么获利最大的当然是张永德的副手赵匡胤，赵匡胤顺利地晋级到军界的顶层。柴荣果然中计，张永德被削夺都点检职务，赵匡胤取而代之。

赵匡胤有想法，赵光义有干法。兄弟二人密切配合，很高明、很顺利、很安全、很体面地策划了这次历史大事件。

赵匡胤做了大宋的开国皇帝。

皇帝走马灯似地更替，什么时候天下才能真正安定下来呢？

5．大宋王朝

雄才大略的赵匡胤审视了千年的丧乱兴废，做出了平天下、收军权、传帝位、定国策等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将迷失的帝国带出了泥潭。

赵匡胤兄弟轻飘飘地就将柴荣苦心孤诣建立的王朝秩序击倒了。这并非说明柴荣努力的方向不对，但至少说明柴荣的理念并未深入人心，社会基础还十分脆弱。

所谓“春秋无大义，五代乏完臣”。五代十国五十多年的乱世，破坏的不仅仅是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和历史文化财富，还有统治秩序、道德观念。政权割据、军阀混战，有枪就是草头王，过了今天没明日，今朝有权今朝乐，明天不知死何处，全社会充斥着短视的心理和委曲求全的苟安，只有畏服强权，毫无忠信可言。

在那个乱世，皇帝是个危险职业，搞好了做十年八年，搞不好三五

年就呜呼哀哉了，甚至家破人亡，赔光了所有家当，断子绝孙。倒是那些中小军头获利最大，无论谁做皇帝，他们都能升官发财，荫及子孙，作威作福。所以争着做皇帝不是什么好事，是冒着巨大风险的赌博。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皇帝何滋味？谁做谁知道。强势一些的大佬则满心思玩命赌博，怀抱富贵险中求的心态。做了皇帝的暴发户，反过来想遏制这种动荡反复的局面，却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忠臣，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忠臣。于是满朝上下充斥着权谋斗争，充斥着猜疑嫉妒。谁也不知道气球哪一天会破裂，但知道一定会破裂。

为了保持皇权稳固江山万世，朱全忠的办法是恩威并施、诡计多端、杀伐决断，让部下敬畏，摸不着底细。李嗣源的办法是休养生息、息事宁人。柴荣的办法是开诚布公，皇帝和臣子之间写保证书。可是这些办法都不成功，没有在思想上体制上解决问题，皇朝帝国的恩威仍然很脆弱，皇权统治秩序仍然很短暂。

赵匡胤做皇帝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财政生计，不是骄兵悍将的安抚，不是外敌入侵，不是恢复社会生产，不是吏治，也不是削藩。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皇权永固。

柴荣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疯狂的工作，已经将一个帝国带入了正轨，整个国家呈现出了难得的健康气象，再假以时日持续做下去，后周帝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代盛世王朝。可是偏偏又发生了一起皇权更迭。虽然这次皇权更迭的成本很低，赵匡胤力求通过不流血的宫廷政变，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的伤害。可是一旦坐到龙椅之上，赵匡胤思考问题的角度立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夺了别人家的皇位，但他绝不想别人再夺了他的皇位。

说简单些，如何保持赵家的天下千秋万代是赵匡胤关心的头等大事。说复杂点，如何把五十多年来天下纷争皇权更迭的恶习遏制住，是赵匡胤面对的历史责任。

如何破解这个历史难题？

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和大代价。

赵匡胤自命不凡。现在他坐到了龙椅上，看他有没有本事坐得住。

一旦失误，他眼皮子底下仍然还会有强人冒出来，还会继续上演黄袍加身的好戏。

赵匡胤取代了周室，并非所有的人都服气，并非人人对赵匡胤都顺服。后周帝国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和昭义节度使李筠就不买赵匡胤的账。李重进是后周帝国军界的一哥，又是郭威的皇外甥，堪称当朝权贵，无人能比。李筠勇力非常，能开百担弓，原属于后唐秦王李从荣部下，后又辗转到赵延寿帐下，耶律德光病死杀胡林，契丹大军北归，李筠和白再荣趁机在镇州反抗契丹成功，后来得到刘知远和郭威的重用，一直镇守泽潞。这两人大仗、硬仗打过无数，战功卓著，冠绝一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服气赵匡胤。

如果从效忠周帝国的角度讲，李重进和李筠应该说对周帝国的感情远大于对赵匡胤的感情。赵匡胤无论从年龄、资历和能力上，都不可能有机会结交和厚待这两人。所以，从历史的角度，这两个人的命运只能属于已经成为过往的周帝国，不太可能和新崛起的赵匡胤走到一起来，更不太可能和赵匡胤建立起信任关系。

既然如此，只有你死我活。

赵匡胤对归顺他的一律加官晋爵，对和他作对的则无情打击，绝不手软。大宋朝以石守信等为先锋大将，随后赵匡胤御驾亲征，先后发动了泽潞战争和淮南战争，终于击败了李筠和李重进，并对他们的同党进行了大规模捕杀。

赵匡胤暂时稳住了阵脚。

新皇帝上台，总免不了剿灭一些不顺服的，这也常见，赵匡胤倒是没觉得这两件事有什么不爽。赵匡胤在对待天下的问题上，继承了柴荣的理念和战略，继续实施荡平天下、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其策略仍然是王朴曾经提出的“先南后北”。历史走到现在，天下诸国各自演变。中原继周世宗柴荣这个能干的皇帝之后，紧接着又一位更加能干的宋太祖赵匡胤登上历史舞台。其他的割据政权却纷纷走到了苟延残喘的末路，继任者一代不如一代。

由于南唐和吴越国很识相，在第一时间和大宋朝接续友好关系，宋

太祖赵匡胤一时找不到征伐南唐和吴越国的理由。在称帝第四年（乾德元年），赵匡胤另辟蹊径，派出老将慕容延钊挂帅，征伐荆湘，拓展地盘十四个州、六十六个县。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赵匡胤派出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率领三万兵马从凤翔陆路出兵，另派江宁军节度使刘光义为副都部署，率领二万人马从归州水路出兵。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展开伐蜀战争。后蜀皇帝孟昶投降，四十五个州、一百九十八个县、五十三万四千三十九户人口归属大宋。

宋开宝二年二月，宋太祖赵匡胤派出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统军展开征伐北汉的战争。但打太原仍然不顺利，和柴荣当年几乎如出一辙，周围州城府县纷纷攻占，就是太原久攻不下，三个月后赵匡胤只好撤军。

伐北汉不成，掉回头，大宋朝继续向南发动统一战争。开宝三年九月，由潘美为统帅，带领十州兵马攻打南汉国。半年后，宋军俘获南汉国皇帝刘鋹，占据南汉国全境六十个州、二百十四个县、十七万二百六十三户人口。

大半个天下尽入于宋，最后，宋太祖赵匡胤终于将目光投向了南唐和吴越国。开宝七年九月，大宋派出曹彬为元帅、潘美为都监，统兵十万从湖北武昌出师，沿江东下征伐江南。一年后，曹彬攻克升州，俘获南唐国王李煜，南唐灭国，大宋朝拓地十九个州、三个藩镇、一百八十个县、六十五万五千六十户人口。

此时的大宋已经是五代以来最大、最强盛的王朝了。大宋虎视天下，大有恢复李唐王朝气象的架势。此时的辽国，也不敢再轻视中原，而是屡屡败仗之后，转变了外交策略，改为与大宋通好的方式。

伐荆南、灭后蜀、平南汉、定江南这些事情看起来势如破竹，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但是这些大型战争并不容易，即使雄才大略的赵匡胤也颇费了几番周折，用了十七年的时间才干完这些大事。可就在统一战争完成“先南后北”的平南之后，赵匡胤突然驾崩，终年五十岁。

赵匡胤在位十七年里，全力兴兵，几乎年年发动战争，以统一天下。除此之外，他还办了很多大事，从根本上奠定了大宋几百年的基业

和走向。

在历史上最为著名和人们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杯酒释兵权”。在民间其实将此事传得过于神奇了，杯酒释兵权并非真的是通过一次宴会削夺大将兵权。这么大的事件，颠覆了五代十国乃至李唐中后期以来一两百年的定式，彻底扭转了骄兵悍将犯上作乱的局面，釜底抽薪地消除了皇权频繁易主的动因。

赵匡胤在依靠军队实施荡平天下的大战略的同时，也在盘算着如何抑制甚至削夺军队的权势，特别是要剥夺军界中地位隆重的大佬的权势。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且实施起来带有极大的危险性，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甚至万劫不复。

为了解除大将兵权，别说一杯酒，就是喝一百杯赵匡胤也乐意。这绝不是一杯小酒轻飘飘所能办到的，而是皇帝和军头大佬们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交锋。大宋朝从此解除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忧虑，但此后几百年却背上了另一个沉重的包袱。

在征伐荆湘时，赵匡胤极力让他的好朋友、素来以老大哥相称的慕容延钊挂帅出征。慕容延钊当时已经衰老卧病。赵匡胤给他讲了一大堆理想追求和精神，最终用肩舆抬着慕容延钊出征。赵匡胤为何一定勉强要慕容延钊出征呢？难道他无人可用了吗？非也，这是赵匡胤一石二鸟的帝王权谋。

此时慕容延钊的职务是殿前都点检。这是一个危险的职务，“点检做天子”的预言、谣言并不一定会随着赵匡胤的称帝而消失，其后续的影响力还会隐隐存在。借这次出兵之机，赵匡胤给了慕容延钊大元帅的职务，却免去了都点检的职务。慕容延钊比赵匡胤大十几岁，一直和赵匡胤关系很铁。但慕容延钊身体不太好，所以，这次派慕容延钊出征，赵匡胤比较放心。同时也卸去了赵匡胤的一块心病。对赵匡胤来说更有利的是慕容延钊胜仗归来后，因疾病和劳累，不久就死去。从此“都点检”这个职务从宋朝的官职序列中彻底消除。

赵匡胤的另一个好朋友好哥们韩令坤做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时间也不长。跟随赵匡胤征伐扬州，灭掉李重进之后，韩令坤到郓州任天平节

度使实职去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这个职位转给了赵匡胤的小兄弟石守信。

自此，曾经位列赵匡胤之上甚至和赵匡胤平起平坐的后周将领，要么被赵匡胤剪除如韩通、李筠、李重进，要么被赵匡胤免除中央军的实职如慕容延钊、韩令坤，还有几个识相的聪明人早早地顺服了赵匡胤，如向训、张永德。

向训是后周帝国的名将，一直地位隆重，手握重兵，权位在赵匡胤之上。但因向训不是柴荣的嫡系部队，在淮南战争之后，柴荣以明升暗降的方式疏远了向训，让他离开了中央到河南做地方官去了。向训久经世故，早就看穿了军阀混战皇帝易主的风波诡异。在赵匡胤做皇帝之后，向训毫不留恋后周帝国和柴荣皇室，很快就向赵匡胤表达了忠心，他向赵匡胤进献了平定李筠的计策。更重要的是向训隐藏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一代名将向训在河南浑浑噩噩，专门搜刮聚敛，向宋太祖赵匡胤表明他只喜欢钱，对军功和权力没兴趣。赵匡胤明知向训聚敛扰民，可为了收拢军权，赵匡胤忍了，他让向训在河南舒舒服服地待了十年。

第二个聪明人是张永德。张永德原本是第一个都点检，况且是周太祖郭威的姑爷，也是皇亲国戚，与李重进的地位同等重要。可是张永德被柴荣认为头脑简单没心眼，担心他被人利用，而免去了其都点检的职务。失势后的张永德并没有抱怨，也没有消极，他早早地投靠了赵匡胤。张永德此人有一个毛病，对天命神授的各种谣言深信不疑，早年他信郭威能做皇帝，后来又信赵匡胤可以做皇帝。张永德不仅对赵匡胤没有抵触心理，而且对这位老部下主动提携和辅助。在赵匡胤做皇帝后，张永德还拿出万贯家财助军，甚至帮助皇帝娶媳妇。赵匡胤十分喜爱这个曾经多次荐举提拔过他的老上级，更喜欢张永德这种主动示好的觉悟。因此张永德在大宋朝舒舒服服地活了几十年，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寿终正寝。

摆平这些后周帝国的原班大佬之后，赵匡胤曾一度觉得很安全了。可是宰相赵普的一席话再次挑起了赵匡胤的疑心病。



宋太祖建隆二年的时候，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这班赵匡胤的小哥们纷纷执掌了中央军的主力部队。赵普几次向赵匡胤劝诫不要让这些人手握如此大的权力。赵匡胤不以为然地说：“赵普你多虑了，这些都是我的好兄弟，他们不会背叛我的。”赵普很聪明，没有直接在赵匡胤和这些重量级人物之间搬弄是非，他巧妙地说：“我也不担心这些人会背叛

你，只是我看这些人都不是雄才大略之人，一旦他们手下冒出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把黄袍披在他们身上，他们到时候也将身不由己了。”听完这话，赵匡胤恍然大悟，惊出了一身汗。

有一天，赵匡胤晚宴之后，把石守信等人带出皇城，到了一处僻静的丛林。赵匡胤对这些大将说：“此处无人，咱们坦诚相待。如果你们觉得我不适合做皇帝，你们现在可以动手杀了我。”

石守信等人喝酒正喝得高兴，被赵匡胤这么一个重磅炸弹级的问题砸懵了。大家纷纷说：“现在天下已定，君臣名分已明，谁还会有这个野心？”

赵匡胤步步紧逼问道：“如果有部下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能摆脱得掉吗？”

石守信等人吓得从马背上“咕噜”滚落了下来，磕头如同鸡吃米，齐声喊道：“请陛下给我等指条生路。”

赵匡胤仰天长叹：“人生如白驹过隙，你们出生入死不就是要追求荣华富贵吗？朕会给你们大笔钱财和大量土地田宅，回家抚子弄孙，安享天年该有多好？”

石守信等人彻底明白了，这是皇帝信不过我们，要我们交出军权。趁着皇帝表达了极大的宽容和厚爱，此时不交何时交？今天不交可能要挨刀。皇帝给钱财，此时不要何时要？过期作废更糟糕。这几个中央军大将纷纷交出了军权。

赵匡胤成功收缴了中央军的军权，将军队大权牢牢地掌控在了皇帝手中。

摆平中央军之后，地方军怎么办？

藩镇割据，诸侯林立，拥兵自重，虽然五代以来，历经几个王朝的努力，将藩镇分割得越来越小，藩镇实力已经不像晚唐时期那么强大。可是这些诸侯毕竟还具有强大的能量。

自古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赵匡胤爱喝酒，很多事情都是在酒桌上解决的。有一天赵匡胤设宴款待一大批藩镇的节度使。赵匡胤顺便表扬了大将王彦超几句。王彦超在后汉和后周时期曾叱咤风云，战功卓著。

可是王彦超很会揣测皇帝的心意，他立即在宴席上叩拜说：“臣无德无能，位居大任，实在惭愧。”而其他的节度使却争先恐后瞎嚷嚷，说自己曾经如何攻城拔寨如何冲锋陷阵。赵匡胤摆了摆手轻蔑地说道：“那都是前朝旧事了，对本朝有何贡献！”赵匡胤选树了王彦超这个榜样，借以抑制藩镇的骄纵情绪。后来王彦超主动要求退休回家养老，安度了晚年，活到了七十多岁。

削夺军权是一个高风险的行动，所谓“杯酒释兵权”实际是一系列紧张刺激、惊心动魄的君臣博弈活动。具体如何有谋略有步骤地成功实施了这一计划？我们将日后专题剖析。从此军队的权力收到了朝廷，确切地说收到了皇帝手中，不再设置常任的军队总统领。根据每次打仗的需要，由皇帝临时指派大将统兵。仗打完之后，大将各自归镇，不再典兵，只有待遇没有军权。将军和军队从此分离，分别管理。

打铁还要自身硬。皇帝做得久，不仅要消除外部威胁，更要自身文韬武略足够强大。

宋太祖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于建隆二年去世。临终之前，杜太后把儿子赵匡胤叫到病床前，问赵匡胤：“儿啊，你是怎么得来的天下？”

赵匡胤哽咽着回答：“是受众将拥戴的结果。”

杜太后摇摇头，说道：“如果周世宗在世，或者他的继任者不是个孩子的话，即使众将拥戴，你做得成皇帝吗？”

赵匡胤说：“不能。”

杜太后循循善诱地说道：“主弱臣强，这是后周帝国甚至五代历朝迅速败亡的主要原因。你可不能重蹈覆辙啊。你还年轻，孩子尚幼，你将来的身后之事不可寄托在小孩子手中。你弟弟赵光义天资英纵，有能力承担起天下大任。将来你要把皇位传给光义。”

赵匡胤深深点头，表示谨遵母命。杜太后不放心，又让人把赵普找来，让赵普把她的遗嘱写下来，封入一个金色的盒子里。为了遏制改朝换代恶性循环的趋势，杜太后深谋远虑，竟然想到了以“兄终弟及”的策略，以取代“嫡嗣相传”的旧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宋朝比朱梁、后唐、后晋、后周幸运多了，开国皇帝有一个能干的弟弟，两人间的年龄

梯次结构又是如此的合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匮之盟”。可是这个规则的完整含义是什么？还有哪些具体的细节构成？为何要做成秘密建储？赵匡胤难道在弟弟和儿孙之间没有选择的余地吗？“金匮之盟”的实施条件会不会如期发生呢？这与十六年之后的“斧声烛影”又有着哪些诡异的联系呢？这些疑问，我们将在日后再讲。无论如何，赵光义接替赵匡胤继任大宋朝的皇帝，对大宋朝带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有了合格的继承人，消除了外部威胁，那么赵光义是否可以复制赵匡胤的成功呢？即使赵光义足够聪明足够有才干，那么大宋朝皇室的子子孙孙都能明白和贯彻立国的根本理念吗？赵匡胤为此采取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办法，留下了铁律遗言，作为大宋朝立国的总纲领，要求子子孙孙牢记勿忘。

赵匡胤不仅黄袍加身模仿了郭威，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叮嘱也模仿了郭威。郭威死后在陵墓前立了一块墓碑，镌刻遗言警示柴荣。赵匡胤的做法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大宋建隆三年，赵匡胤刚刚做皇帝不久，就想到了年身后之事，想到了大宋基业长治久安的问题。宋太祖赵匡胤秘密镌刻了一块高八尺宽四尺的石碑，上面写着三行誓词：第一句话是“要善待柴氏子孙，即使有罪也不要惩罚，如果犯了谋逆造反的大罪，也只能在牢狱中秘密赐予自尽，不要在大街上行刑砍头，也不得株连九族”。第二句话是“不得刑杀士大夫和谏言献策的人”。第三句话是“赵氏子孙如果违背了这些誓言，必遭天谴”。

这块石碑上的誓词的意思一目了然，奠定了大宋朝三百年的治国纲领。赵匡胤命人将这块石碑安放在太庙侧殿的夹壁墙内，命人严加守卫和看管，作为绝密崇高而神圣的密件来保存和传承。太庙就是安放皇族祖宗灵位的地方，相当于老百姓的祠堂。每年皇帝给祖宗祭祀的时候，都要去到夹壁墙中，跪在誓词碑前，认真背诵誓词，并对照誓词做自我检讨。新皇帝登基之日，也要到这里学习牢记这段誓词。赵匡胤的石碑誓词，就如同当今社会总统交接核按钮一般秘密和郑重。

在皇帝参拜这块誓词碑的时候，只允许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跟随皇帝，远远地站着侍候，其他人都要回避，任何人不知道碑文到底是什

么。这块誓词碑一直在太庙夹壁墙中矗立了一百多年。靖康之变后，金人入侵汴梁，赵宋太庙遭到毁坏，石碑暴露出来，人们这才见到了石碑上的这三句誓词。

三段誓词中的第一句话，表达的是赵匡胤对后周皇族后裔的包容态度，向天下人展示他宽大的胸襟，这并非是假仁假义，的确对巩固赵宋的统治具有实际意义。这一点上，宋太祖赵匡胤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相似。耶律阿保机夺了痕德可汗家族的皇位，后来他将痕德家族的后裔列为九帐，给予特殊崇高的地位。耶律阿保机的这个决定被《辽史》称颂为大英雄的三大品质之一。可见大英雄都有包容之心之胆之量。誓词中对大宋朝最有意义的是第二句，善待文人。这决定了大宋朝抑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促进了一个时代的繁荣昌盛，但也埋下了四邻虎视鹰瞵国防虚弱的隐患。这个基本国策影响深远，为后人扼腕叹息，或褒或贬，历经千年争论不绝。

宋太祖赵匡胤成功地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强有力地遏制了五代混乱战乱的沦落局势，重建了大一统的社会秩序，缔造了一个复兴崛起的新王朝，中国历史迈入了与盛唐并肩的一个新的盛世帝国，老百姓享受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和平。

一段血腥战乱、民生凋敝、道德沦丧、制度崩毁的历史终于结束，老百姓总算盼到了安定生活的那一天。

任何或善或恶的强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风波沉浮，兴风作浪，现在都已化作尘烟，成为了永久的过往。

这是人性的规律和自然的规律，顺者昌，逆者亡。

故事终了，历史继续。笔者掩卷叹息曰：

多少雄杰归故里，多少王侯成粪土。

多少名利化云烟，多少欢乐藏悲苦。

多少成败在瞬间，多少沉浮由人主。
多少真相随风雨，多少传奇传千古。

是为结语。